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八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24321/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八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八七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趙浚谷詩集六卷文集十卷附永思錄一卷疏案一卷

〔明〕趙時春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八年周鑑刻本

.....一

浚谷先生集十三卷

〔明〕趙時春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八年周鑑刻本

.....四八八

雲崗選稿二十卷(一)

〔明〕龔用卿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龔燿刻本

.....六五七

趙浚谷詩集六卷文集十卷

附永思錄一卷疏案一卷

〔明〕趙時春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八年周鑑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趙浚谷集

十六卷》提要

浚谷集序

余曩日讀書至秦誓讀詩至駟鐵小戎終蘭黃鳥
之什愛其言質直武毅明信悃悃而文采蔚爛煥
乎成章則以謂先王禮樂教化之餘澤又經仲尼
化工刪潤理固宜然比年起廢參藩守在關右由
雍歷函從涇溯渭西陟空同吳嶽諸山觀于朝那
汧汭諸水見其盤薄雄秀厥崇際天曼衍逶迤其
流駸激則知山川原本遠有自來秦人而為秦聲
猶楚人之為楚語要無惑其然也居久之行部至
福平往來固原訪浚谷先生于藏書閣之廻光亭
因得盡讀先生平生所為詩若文乃其感事憂時
吟懷撰物酬答寄贈則何其宛然秦繆公后子蹇
孟明氏之烈而小戎駟鐵黃鳥終南之流風也
然之豪如太白而不滛雄如子美而多變踈暢跌
蕩如司馬子長班叔皮至其卒澤於道德仁義之
典禮中正之粹又非諸君子之所能造此又曷

也蓋先生資材卓犖本自不群東

朝徧交一世之名士並時如羅子達夫唐子應德

皆與之食息臥起上下其議論而講於孔氏之正

學故其言顚而文譎而則直而不倨肆而成章閎

衍鉅麗而弗靡逖追典謨而上薄風雅要亦其理

也則豈秦風之所能限耶蓋前之諸君子得於天

地者同而其養於已者不能無異蘇子由古史

譏子長淺陋而不學意率有感乎是即彼班生李

杜諸君子亦何能追轍也之謂耶善乎仲尼之言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而不如丘之好學

他日則又以學之弗講為其憂故學匪以為詩若

文人焉而已也為哲為謀為補為又為賢聖仁人

君子之業否則藝焉爾矣甚乃為佞為諛為誣為

慝為禹歆操丕之流蓋學與弗學所繇致相遠矣

然則學可一日弗講哉余蓋於趙子得師焉趙子

以余之論深有合而因屬余題其集余不敢讓浚

谷其將益有以教蒙乎

時嘉靖壬戌春殷

賜進士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滁陽柏泉胡松序

趙浚谷詩文集序

浚谷趙子詩文集刻傳久矣尚未有序序集非難而爲浚谷子序集則難耳浚谷子年十四魁關中十八大魁天下入讀中秘書出補武部與諸名士講學爲文文學日益宏肆而聞望驚耀人耳目不得見其人得見其集則幸矣雖集不可無序而序豈可易爲哉邑人有薄宦平涼者浚谷子每寄聲云詩文詞論俱未有序在交遊知愛莫有如中麓者四序幸勿退托嗚呼子以多疾久欲不作勞心事一序已難而况四序耶詞論姑待先爲一詩文總序貽之曰古之序者多先序其人而後及其集浚谷子初立朝即不苟同於人方西樵下士名相也曾托霍渭厓促之一見竟不肯往抵掌笑談天下事靡不切當通達國體識者

謂可比之賈生上書請上禁諛納諫以振士風極論時政闕失及詆擊輔臣之專佞雖下詔獄而辭益辯氣愈豪識者又比之賈生少狂能挫抑洚灌及放歸田里無復用世心尋以立皇儲推補編修校書同羅念菴唐荆川復上書請朝正後遂朝東宮觸迂聖怒而一二執政素忌才者又短長於御前予爲之周旋其間百計求解天威稍霽又同放歸田里因北虜犯邊用薦者言起領民兵又自副使徑陞山西巡撫都御史嘗謂閣部大臣曰不棄不肖授以兵民重任安內易事耳外將盡捕草寇邪生擒噍噍邪其言雖誇其志則雄矣已又以巡撫間居今將破格用人會推兵部侍郎雖未蒙欽點起廢亦只在直及間耳其官政詳畧田家苦樂人事

酬旅進旅退無不形之詩文者詩非徒作
文非浪言詩有秦聲文有漢骨朴厚而近
古慷慨而尚義此三秦風氣浚谷子鍾山
川之靈而又充之以問學之久幼則為脫
羈天馬長則為濟時人龍云集凡十五卷
詩六卷文九卷續有作者當續入之

浚谷趙先生集序

嗚呼此予亡友巡撫山西都御史浚谷趙公
集也公生有異資年十四領陝西鄉薦第三
後四年舉禮部會試第一遂成進士讀中秘
書其所為文章傳播海內士相與口誦手抄
以為法式然公則謂此儒者之末事不足究
心而獨有志於正士風定國是建尊主庇民
之業其後以言事失官再起再仆竟阨於忌
者不克遂其所欲為以卒徃予誌公墓蓋深
悼惜之今十五年而茲集出予因得讀其所
著禦戎論謂中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崇浮
靡而忽實效又論王安石謂不當以臆說便
利鼓其士人虛談之習乃掩卷歎曰公之薄
文詞而重事功雖其言或傷於激固誠有所
見也論者不察其阨於忌徒見夫事功之未
著遂詆以為迂至既歿而論猶未定嗚呼昔

賈誼慟哭流涕於漢文之庭當其時絳灌之
屬與其和而非之者蓋紛如也及後世考論
漢事稽其害之所馴至溯其弊之所由始乃
信以為才稱以為通達誼之名則大顯然而
無救於漢之衰矣公初以忌業不克建繼又
以忌名不遽聞沒既久而讀其集者於其昌
言直氣猶凜然若見之公則何損焉吾獨慨
夫浮靡虛談之未盡去於世道不能無過慮
也今

凌峯集序

合

三

天子明聖諸忌公者亦已次第漸減有舉公言告
諸

當守其於士風國是事中國而庇羣生所助豈
小哉予又不能無望於後賢也遂為序以俟
之集九十六卷為詩若文凡千餘篇初公捐
館舍後其子守巖秘梓於思成堂其壻巡撫
河南都御史周君鑑嘗學於公而得其志守

一故又久之而復傳梓於汴乃其體裁之雅氣
格之奇則太宰栢泉胡公序之詳矣

萬曆庚辰仲冬望日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致仕華亭徐階序

凌峯集序

合

三

趙浚谷詩集目錄

卷之一

鳳臺曲

塞上曲二首

雨後見月

闌百草詞

春暮遣興

古朗月行

雉朝飛

幽澗泉

稚子捕魚

秋思

麥秀詞

看花

讀屈原傳

秋懷二首

秋興

漁父二絕

憶昔行

贈別張邦敷六絕

招隱篇

送連伯金館長左遷日照令三首

趙浚谷詩集目錄

秋夜對月

早朝

早起偶書

戲作吳子射歌

殺胡行

長江歌送江于春赴留寺評事

贈楊評事

夢亡友丁汝說

上京樂十一首

直日登白雲樓遊眺述懷八首

并序

來日太難

春江行客

東風歌

五雜俎

懷春七篇

燕歌行

時興二首

狹邪行

日出扶桑

重贈吳二應麟

寄張三原三首

海上悲秋

謁歸如露化迎家君賦詩問東海

海上別吳二應軫

望太行 河內四絕

孟津山河壯觀樓

入函關

峽石高嶺望南陽武關

晚行華陰

瞻華岳

至家

陽春歌

春思玉臺體

華亭道中

邠州水簾洞

華山謠別張南川侍御

北上過孟津

五月八日初上提牢廳

雜詩贈友人

呂幼通部長讀書精舍

久旱苦熱

趙浚谷詩集目錄

庭前二首

招屠文昇袁永之觀池魚十四韻

伏日登白雲樓

苦雨

雨

秋分日賀萬壽節十四韻

同崔懋言遊張氏園亭

古別離答黃德兆武部

擬古重答黃武部

擬古有所思

聽蟬

山人訪友圖

秋陰二首

送管通政持節封崑山王妃

對雪二首東李懋欽

寄張三原二首

送李于西侍御巡邊

黃德兆李懋欽夜過敝廬

楊郎中生菜園歌

書同年主爾熙一川圖

沐浴子	候朝	答李德欽見招不赴
望日早朝	守歲	元日
贈曹進士察之父以部掾冠帶還家		
雪夜集閭公甫宅觀礪絲屏風二首		
春日省中對雪	戲東屠文昇	
妹夫張雲龍許就講習詩以代東	寄二姪	
寄時泰弟	春日感興	清明
部內小述東諸寮友	白馬篇	
遊草橋張氏莊同刑曹諸部長泛舟二首		
武選司牡丹盛開廬郎中襄集四司君子同賦		
前任刑曹主紙劄後改武庫主月廩偶書		
贈崔懋言太守	送咸寧侯總戎兩廣	
春日有懷	友人夜話	春雨二首
春望	初夏直省	晨坐書齋
對月	夏夜嘆	邵氏園亭讌集
郊壇遇暴雨	郊晴迴望	孤鴻賦
七月三日夜錦衣獄	受械時賦	
獄中對雨	七夕獄中詠懷	釋罪除名

順天府以罪人逐居郊館病創詩賦	秋光
秋思八首	旅甸懷古八首
荅黃德兆問居	荅黃德兆問行
鄭氏蒲山書屋	去國留別寮友
潞河發舟	北風
九日病創無菊無酒	留滯
旅鴈	曉發滄州困雨向晚喜晴
臨清東邵苑卿天和陳僉憲察楊同知言俱謫宦	稍遷聞余重困追陪數日
李僉憲順孫父封刑部主事封者多從陞品服色	
澠池曉行苦寒	還家後逢至日聞初建園丘郊禮
原州九日	秋風雨
雨後劉侍御歐陽苑卿招遊崆峒	
問道宮	春日登華亭城
彈箏峽	四條嶺
華亭王母宮圖歌	隴山七月雪
麥秋	喜霽
卷之二	立秋

郊齋閑居	南巖夜坐	党氏西莊
野老	秋霖	罌粟
素馨	探春	熟荆
芍藥	牡丹	刺梅
十子梅	石竹	登龍門洞望飛鳳山
王母峰	出射	贈孫子忠自歸廂山
贈孫子忠廂山四詠	河西歌十二首	
近營	春暮	接水
飛鳳山	陟空同	南巖喜雨
龍門洞歌	山中眠石	乞李姨兄楊柳栽
百子圖	挽韓昭王	
同原南池泛月奉陪唐尚書與劉總戎段正郎樾		
兵憲同舟	奉肅唐漁石尚書	
賀巡撫黃都御史平岷山賊		
送總制姚尚書歸浙江		
連伯金錦長以御史按至話舊有懷往事		
褒城郡王西郊池館會燕		
和辛芷卿同潘泉諸公暖泉泛舟次杜韻		

中秋	秋日觀禾	秋夜長二首
關河西失律	秋社	
代崔懋言壽胡侍御親彌勝蔭	華亭雨霽	
赴宮僚徵東親友	之隴重陰	
送大學士石門翟公巡邊東旋二十韻		
先寄康對山太史	閻氏池亭三首	
代紀元正上翟石門三首	登白石崖五首	
和翟石門閣老行邊韻		
又和陳大參侍石門行邊韻		
奉陪劉松石尚書南池月夜泛舟		
荅屠文昇見寄和韻	過井陘	
和許太保詹事府會燕四首	贈壺關舉人郭恬	
寄黃德兆吳子方	貽許都事	
送華子潛省親	戲荅唐應德惠柑橘	
送郭鴻臚之榆林宣親	長安街步月贈同遊三首	
訊唐應德避居城南寺	問聞邦正病	
東閣晚出	曉霽度前朝	孟浩然雪梅圖
送廣西布政羅經歷		

元霄 又雪 南岩牡丹盛開

宗室城西園池讌集

和黃德兆見寄 張學諭舉子 寄黃德兆

贈河西唐都御史歌 重和黃德兆韻

和荅宗室賀生子韻五首

和總督楊南潤邊秋喜雨八韻 挽樂平王

寄呂九川都憲 寄王壽夫銓郎 寄張西盤司空

送劉竹濬尊師赴西寧兵憲副 夜雪曉霽

山居十首 和荅閻訓術賀余生長子韻

感遇二首 訪唐應德不遇

卷之三

次人早春韻三首 料絲屏風燈

和人早春登空同聽琴二首 次陶總戎讌集韻

謝陶總戎移竹 涇川柳 宗憲約子許移竹

荅鄭陽王巡撫優約 和王紹夫大參夜雨過訪韻

送張通判歸鹽城 陪許都事遊空同

新作涇水橋通空同路 演玄觀

木溝引澗水 閒雲 夜晴

暴雨水漲毀空同橋四首 夏日即事詠懷十首

招客遊空同 次臥義武空同述懷韻二十四首

寄張邦敷時免湖州知府九首

西郊登故儀州城二首 荅巡撫翁都憲

可醜 喜雨二首

早秋懷羅達夫唐應德 荅諸尚寶子興

儀山歌 張氏園亭小飲三首

縣南門近西妻兄園中小飲三首

翁都憲發兵五千修順水城聊寄長句

陶總兵東園臺上歌 和翁都憲過訪不遇韻

累歲中秋不見月作古朗月行以傷之

贈皖城吳大參二首 哭外祖母

聞撫薊許都憲廷議謝病 荅馬府判二首

總督張南川先生還自花馬池歌十一首

陶總戎小飲觀所市馬將赴督府召用

楊提學過訪 北亭霽後負暄 喜姪守約生子

寄許廷議都憲四首 許都事弟上舍索書扇

李大行吊祭郡藩北還 許都事弟祭郡藩東歸

函谷草堂 次左太僕喜雪韻

次左太僕冬至韻

同左太僕次楊督學塞上曲韻十首

元宵待月二首 翁都憲轉兵侍總督宣大軍

春興四首 曹兵憲胡人大獵圖歌

左李二太僕飲南巖書門樓贈答

同羅達夫次王大參三鳳吟韻

次羅達夫朱陵觀閣太守入道故蹟韻二首

同左大卿觀陶總戎牡丹戲贈二首

同左大卿遊諸宗園池二首 同左大卿詠芍藥

翁總督海居圖歌 送左大卿入賀

北亭雨餘七首 千葉榴花 滄江歌

和巡撫柯都憲獅山十二咏

哭中殤長女次李丈韻二首 寄屯邊陶總戎四首

陶將軍北園竹

瑞溪以詩慰次子之哀次韻奉答二首

冬日郊山即事三首呈王端溪

次太僕王端溪飲寒舍韻 次王太僕得孫韻二首

次荅王太僕漫興見懷韻二首

次王太僕登王母宮韻 九日王太僕過訪次韻

和王端溪冬日遊空同三首 端溪送酒

次王端溪季冬閏雪四首

壽翁兵侍父梅齊翁海居五首

送應大卿入賀九廟四首

次王端溪臘日撥悶韻二首 臘旬王應二大卿過訪

王大卿再賦借譽前韻奉答

次王大卿晚況韻二首 次王大卿述懷韻

得羅達夫書三首 次達夫見寄韻

次王大卿元日述懷韻 再次王大卿遊空同韻

東王應二大卿

陪王應二大卿遊陶總戎東園四首

花落酒杯中二首 喜雨 憑軒

次張太微見寄二首 春初懷唐應德

正二日風霾大作兩寺諸君陶總戎過訪二首

次陶總戎雪後招飲竹園韻

驚蟄邀王應二寺卿陶總戎飲寒舍

三君子招飲竹園三首 和陶總戎韻

次張南川總督西征韻 送應大卿賀萬壽三首

贈京僧佛智二首

喜霽三首

儀山喜霽

穫麥

萬峰樓晚酌

寄包蒙泉侍御

萬峰樓晴眺二首

次滄江子見寄韻

雨霽嘆二首

馬蹄峽

晴望

郊山收麥晨歸二十二韻

又雨

百草峪

雨亭溝

飲遼太守東城昭陽樓

白露候大雨雪五首

賞菊

次龔祭酒村莊野趣五首

迎暉山房

臨漪草閣

望仙樓

容膝軒

挽岳厚夫四首

哭唐漁石冢宰三首

卷之四

元旦

元日午後病

春初寄包侍御

元宵待月

元宵飲陶總戎家

春園霽雪

報分守周大參

智上人過訪

寄張南川尚書謫戍慶陽二首

九疊大風雪

三月朔復劉孺人次楊斌秀才晚詩韻

又次段義民韻

又次張雲龍秀才韻

六月山墅送櫻桃因次杜韻轉貽宗室存一子

苦雨二首

郊山滂雨祈晴題觀音堂五首

郊山半霽二首

喜晚霽報社

存一子使人訪予郊山燕惠般果旨酒二首

滄江子送箋

萬峰樓讀易二首

萬峰樓晴眺

霽後喜穫

王端溪布政四川

寄謝都憲

送陶總戎赴督府

寄同年張都憲原禮謫固原戍

秋懷八首

中秋喜對月

雞冠花

王簪花

黃旗

秋日喜霽

寄王孔昭八韻

挽段義民郡君

寄翁總督三首

同春亭三首

邀高太守同春亭看牡丹

盆榴

同春亭引流

憫禾

獨酌同春亭

分蜂

扇

唁曾總督

唁夏閣老三首

華亭田明府招會邑博諸儒宿旌王母峰

析菊

兩館集陶總戎水樓

黃都閫招遊教場 獲牟 尋秋

送太僕喬大卿致仕歸真定二首

獲山田五首 為張童子作帖

和廖郡倅對雪用韻二首 冬日東郊即事四首

臘殘即事 寄張以貞令長治三首

春正四首 代人贈孫尹 理竹

高明府惠蟹黍酒 上元苦寒陰二首

春雪喜霽十二韻 次李少泉大卿見贈韻二首

驚蟄後喜雨 方朔偷桃圖

修事十韻 張大行頒封襄陵妃

荅李大卿懷歸

次李大卿招燕陶總戎竹園無懷陶三首

宗室招遊東郭園 廖倅作高明府壽圖

樂意軒 白牡丹 紫雲英

壽安紅 種豆 鳳尾竹

探春花 強項花

樂休渠石磻滕三首 悲喜東宮加元服

喜傳羅達夫舟至白河 問題戲東宮羅達夫

荅靈夏巡撫王鳳泉

移構曉水月 開尊對松竹

石泉酒歌贈羅達夫 書表弟扇

亭賦 大僕司大丞恭賀 聖節

寄竹溪劉尊師時以西寧兵憲家居

題光亭 陳大卿東喜余尚如二十年前因賦贈

和宗室靜明子飲余樂休園

劉大參姻燕陶總戎竹園時入賀 聖壽二首

劉大參談浙中宋事 驚秋二首

滄江送井池金鯽 秋後雨

次羅達夫石蓮洞見憶韻 秋盡喜雨

贈荅謝曉溪工侍 冬日山行即事

荅李中麓太常三首 名開光 荅黃德兆八首

壽黃德兆太夫人四首 挽仲舅儀賓

荅段義民咏邊情 已酉殘歲

春初閑咏十三首 春初張月巖招飲映川亭

樂休園遲客 春雪二首

荅巡撫甘肅楊都憲書稱咸寧侯相諧四首

汪大叅長憲雲南

寄李仁甫

再飲映川亭五首

荅同年華學士子潛

哭袁永之

寄同年陸浚明

書存一子扇

庭榴

壽張朝重大尹

涇田二首

黑山嘆

紀廂

秋日雜興六首

畫竹

親仁堂雨中壽讌三首

涇浦躬獲三首

挽兵部郎中華封君

寄新及第唐太史漁石唐冢宰仲子也

九月一日飲張月巖叢菊菴遇雨

書張汝猷帖三首

九月八日招慰張月巖

夜歸儀州

九月二十日吏部題覆吏科薦疏蒙恩行取米

京聽用又四日除添註兵部職方司主事專管營

務孟冬二十一日家居聞報遙拜寵命即告辭

墳墓老母戒行於中門奔趨遇雪馬上口占四絕

夜出潼關

過三臺

過岳王祠

涿州

仲冬望後至宣武門

次日朝見

仲冬四日華管營官又九日奉旨以職官罷歸

恩後待罪西郊館鄭錦衣園壁有紅葉題詩圖因

賦三絕

寄唐應德

丙戌進士讌集二首

卷之五

朝正望闕行五拜三叩頭禮

春日即事

正月二十七日除山東按察司兵備僉事奉

勅管領山東民兵二月十日辭行宮保宗伯徐公

郊餞贈詩次韻奉荅

送于戶部督漕還朝

四月將兵北戍二首

兵赴薊州

既領民兵四月終戍通尋命戍薊復命還通初議

併領春秋班軍尋止而勅又下命以五月中收

班軍赴京寵命莫適從於諸本兵紀事

喜雨

練兵五首

葉中含柳亭二首

至薊見何太華總督四首

守巖傲詩

汝猷傲詩

荅靈陽孟通判二首

次許少華中丞校閱韻

次南戶部尚書王端溪韻六首

密雲歌

贈東海李生逢煦耿

屯密雲唐氏莊古懷松歌

荅昌平守秦維价

計使

曾戶部榕所卷

罷戍歸德州

寄吳涿州二首

贈周憲副按邊儲

和皇甫吏部

和宗室靜明見寄

述懷奉少保宗伯徐公

書寄傅郎

撥悶東葉子元給事三首

錢戶部洞泉卷

守巖傲

端午小述

夏日周壽菴吳海亭招遊大明湖

盛夏喜雨八首

伏日北戍十首

再戍密雲

奉次總督何太華帥師巡古北口過馬頭山韻

唁咸寧侯平虜大將軍 中秋密雲再歲對月二首

贈一大參傅憲副黃少恭

次周戶部韻

九日王大參馬戶部招讌

次馬戶部贈別韻

順義別郭戶部

潞河送大司寇應公二首

荅陳憲長

按禹城守歲三首

除夕禹城命時泰弟修歲祀 元日禹城朝賀八首

春日感興二首

二月十一日奉

命陞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等

關巡撫山西二首

入故關

寄羅念菴二首

霖雨志喜二首

登鎮遠樓

出師成晉大雷雨

喜霽

忻口

代州三首

登城八首

巡邊二首

遣秋

戰城東

護紫荊

送趙左使謝病歸浙二首

寄黃德兆二首

寄張邦敷

寄段義民

寄家行臺菊

招劉汝器

代旋師

和蘇舜澤總督九日感興韻

次蘇總督西征遇雪韻

罷督軍西歸癸丑臘望奉

恩旨回籍聽調以兵

科論其忠勇委可嘉而沉機或不足也二十一日

去太原正月十日至平涼

贈馬谿田五章

寄王湛泉四章

仲夏喜雨

東休園

懷恩堂二首

闕閑亭

寶齋亭

外氏池荷

柳湖觀荷

病足次楊斌秀才見問	十月喜雨
負喧	守歲
元旦賦十二韻	
答陶生	元二日陰
樂休園	
人日大風	穀日晴定
壽大司寇喻公	
元宵月二首	早杏辭二首
寄友人	
寄河中劉尹一中	柳湖讌集
病辭相招者	春信二首
客有嫌短刺者賦此曉之	夏至帖最守嚴
生子次見賀者韻	喜雨
涇涯	荅薛兵憲
早甚	暮望
紀事四首	
賀布客	題賈樵村總督椿萱榮壽卷
秋暮登桂香樓	贈蒙迪惠吉南歸
次陶總戎韻因以贈其西戌四首	人日感懷三首
寄王壽夫	賦鞦韆
新晴登桂香樓六首	
題滄浪園	荅滄洲生
寄傅郎中三首	
中秋二首	平涼兵覆保安懷來聞二首
陶總戎宅省寺諸公讌集以寒疾辭招	
荅羅念菴八首	送袁迪

孫梁帖	次陶總戎復古亭見贈韻二首
次陶總戎韻三首	牡丹
陶將軍北園四首	寄張邦敷柏林幽居
次陶將軍讌集韻二首	泉泛舟
早熱	端午
五夜大雨二首	
得故將王介信三首	
空同二十韻	官殿十韻
眺豐亭	香山寺
渡涇	
飲月石	鑽羊洞
十二松	
上天梯	南巖集射
敬憐	
夏興三首	喜雨
玄鶴	
雨中招讌	又雨
送陶虞卿赴神機參將	
庭前三首	南山行贈同遊周子明曹希賢
秋暖	四者
送陳都憲巡撫河西	
哀田家	後園
苦雨	
階下	張以貞北上自彌立菴
送周子明北上	奉懷祭酒東郭鄉公
寄羅遠夫	中秋待月
秋事四首	

初冬

臘日懷唐應德新除職方郎值開新朝堂

卷之六

寄懷張邦敷次韵二首

漫述長句

遲日

早春飲陶園

送陶虞卿赴靈州參將

次懷羅念菴韵

謝長洲惠隻鯉膏諸池二首

清明後連風雨

春事

春興四首

柳湖讌集用陶氏瞻韵二首

桃花塢看花

和陶氏瞻傷春韵

南岡海棠花

端午

書舍四首

七夕後大雨

赤青

猗猗戒得也君子以義命居焉 夢祥

寒坐

衰年 庭菊

送陳長史

聞 延推陪月述懷

聞唐應德點兵

為守歲納采

冬晴即事

元日

范太僕同遊柳湖

北園疏小池

清明喜霽

唐應德南征

夏觀

公嶺歌

烽檄

密雨

中庭甕池夫容開三花

秋興二十二首

石蓮洞歌

秋日曉霽

移葡萄架

隴北行

和楊斌苦熱

喜雨以上三日在霖雨前

九日

和胡栢泉祀吳山

和六盤山

和胡大參經華亭

霜候

秋日翫菊

許太保觀化臺

清明閑居

夢屠文昇

贈堪輿家

感興寄友

次謝右轄見寄韻

脩農事遇雨

送郭少卿恭賀聖節

答扶風令宿山墅韵

山墅喜雨

久耕

南岡招遊山莊

夜發山墅

重陽雨登桂香樓

與任勇遊擊

望後賞菊

觀菊遇雨

十月雨

除夕

春寒

春暖

贈胡大行

贈答羅達夫

庭杏題孫督學冊

霜遲 山野秋穫

巖棲

長安菊移植盛開

仲冬對菊

癸亥除夜

正六夜生仲孫

十四日立春

春雪晴次楊斌韻

偶成

偶述 春興八首

悲潞東

柳湖春夜

次胡大卿見贈韻

答胡大卿前韻

探春花

寄少師徐公

送任勇將五軍營送東墅因種樹

出窖花

喜雨

分花

雨後雪

老懷

和西溪苦澹韵	彭原懷古	寄呂定原
寄呂芹谷	彭原招殷少參	夜譙擲毬
和胡大卿次彭原懷古韵	空崗峽曉雨	
周子明舍後園觀水竹偕樂	夏咏十絕	
秋事七首	秋望	柳湖觀荷
寄黃守張以貞	得大司寇天台應公書	
宗室南槐子盆橘見遺	小雪前喜晴	
寄大司徒端溪王公	段義民老彌雪山	
甲子冬至	次成太僕韻	又次見寄韵
臘月迎春	峽石作硯	乙丑元日記先
春寒慢述	壽傳彭原七十	送雷經歷
引流巖居	奉所拜	勅命削崖治仰
成太僕見訪	成大卿連姻翁尚書因訊厥家	辰樓
惜春	終老	寄周子明
答鳳翔姚崇正秀才	唁分宜嚴氏	
次答靜明子韵	次答姚秀才韵	四月雪
五月雪	端午晴薰	五月晦喜雨
六月三日疾雨	送李指揮分寧夏屯間	

寄宣夏撫臺王鑑川	初秋夜屢雨
解人苦雨	虫吟
鳳翔李推府頻相訪	
臘二日暖	端午酬府君頒禮
東泉	
山居即事	答方御史
望秋山	
秋景好	賀家宰胡栢泉
龍菊	
捕盜	論文
哭姪守正	
送方巡茶	日至
與曾行人飲山樓	
山雪春霽	恭上
世宗皇帝挽章	送周子明督學四川
饒周女行	答漢中范太守
長日	
寄李伯華	雨
端午	
午夜曾督學過訪	覽衆建策
五月望報朝那	午涼
柳報	
與子明話蜀中事	秋日漫述
次曾督學枉贈韵	秋夢
吏部移文	
周子明招飲阻雪	送楊撫臺還會城
雪晴	
送楊中丞還鐵嶺	九九歌
趙浚谷詩集目錄畢	

嘉靖癸未甲申趙浚谷詩集卷之一

鳳臺曲

鳳凰臺上鳳凰樓，
食梧桐枝鳳飛翩。
歸何許臺上孤凰空，
自啼臺邊織錦天。
帝女聞之一聲淚，
如雨羞將雲鬢理。
機杼長黯黯，
芳愁不語瑤華錦。
字斷消息羅園繡，
幕空寒暑果寒往。
歲華還忽聽黃鸝聲，
間關安得羽翼齊飛去。
令人睹此毛髮斑。

塞上曲二首

大將擁旌旄，
飛師度白檀。
烈士多膽氣，
麾戈斬樓蘭。
朔漠多風雪，
貂裘九月寒。
胡天白皓皓，
龍沙路漫漫。
長懷報明主，
况敢辭艱難。
曉行搜弱水，
夜戰到桑乾。
驚鷹臺紅日，
漸血蟻雕鞍。
箭射左當戶，
旗懸大可汗。
歸來奏天子，
賜貂冠策勲。
上麟閣，
甲第列長安。
丈夫悲多奇，
遭遇良足歡。

中原無爭戰，
太乙鎮山河。
黃鬚誰氏子，
紛披起于戈。
秋風吹塞草，
胡馬一何多。
皇駟控飛將，
天網恢網羅。
肆征蒐狼虎，
折羽靜風波。
揚威鎮四極，
棄兵叙九歌。
始知聖人度，
能令宇內和。

雨後見月

秋至多淫雨，
雲深不見月。
涼颼向晚來，
滿地清光發。

閩百草詞

東風搖春色，
百草正蕤蕤。
吳王姑蘇臺，
借此西施妃。
柔指纖纖摘，
春花采采飛。
含情顧相笑，
萬物皆增輝。
寂寞無鹽閭，
詎能采葑菲。

春暮遣興

突兀衙門冷，
高覺日初寤。
歷零聞雨聲，
綠蕪敗前樹。
煙靄發清興，
爽籟凝物趣。
感時覺騷憂，
復此值春暮。
風明落花飛，
青郊美無度。
拄杖尋微行，
數步一回顧。
豈徒戀物華，
自能解心悟。
顏生甘簞瓢，
宋玉饒詞賦。
所貴古今人，
浮名何足慕。

嘉靖乙酉趙浚谷詩集

古朗月行

古月呼爲白玉盤，
今月芒似寶劍寒。
古月已沒今月在，
却恐蟾蜍不敢安。
月出東方照東海，
滄波如雪射光彩。
老蛟伏螭精神動，
冰殼夜光顏色改。
天仙玉女不可求，
十洲三島今安在。
有客贈我珊瑚鞭，
惠而不見思纏綿。

春光易逐年光落况復相逢未有緣人間得失已如此
安能茫昧求神仙

雉朝飛

雉子山頭三月春日出欲出採薪人採薪山中跋芳草
有雉爰爰雙錦翹雄者狂呼雌者號往來奮翼求其曹
嗚呼唐虞不復見人間萬事空憂勞東鄰蠶婦操杼作
南閭公孫掣錦袍錦袍易蔽催新著哀哀寡婦空悲號
出求山上但公粟忍見山頭雉子毛雉子之肉不可充
俎毛不可縲耕夫織婦相嗟嗟雉能高飛人將焉逃

幽澗泉

幽泉咽咽不可聽木葉蕭蕭令人驚深崖結閣雲天裏
隱若長空白虹起理君素絲彈璫琴月之光花之陰長
缺歸來誰問津我所思兮山之岑

稚子捕蛾

園中有素蛾雙雙欲飛去忽被網羅驚分散知何處

秋思

流螢明素襪新月下寒堂對景寂不語相看欲斷腸

麥秀詞

承先朝命
五步成

亭亭麥中子
朝風吹大者既摧折小者復何依

看花

苦恨風光來不早還知造物應難齊
治花歷歷向人笑
祇令芳蘭長自懷

讀屈原傳

楚王倒大阿豺狼當鐵斧傾危放宗臣
六月徂南土微
茫抱寸心萬里一毛羽哀哉汨羅江滄浪淚千古

秋懷二首

秋盡涼氣入金風動嫋嫋蟋蟀度衡宇
玄貳辭高閣所
愛暑溽薄今我翻不樂蕭索永夜清佳并俱紛
紛擇

良可惜蒼昊信難度未采時菊芳歲宴同寂寞
明月吐秋窻清夜坐高爽商風振北林川原盡奔莽長
憐百憂生况復懷遐想難為情我欲登芒屨
陽山高

水復深願言甘
秋興

秋興

人云秋興悲我樂自浩蕩清風吹萬壑
靈籟發幽響
日生虛白乾坤變光朗淒淒綠并腓悠悠白雲上
時興
既綿邈因之動遐想

漁父二絕

漁翁本是忘機者，偶戀江湖迷。出處瀕草汀，花不記秋。
青山綠水任來去。

江上相忘戀物華，棹舟歸去日欲斜。相逢即問今何事，
如此風波不在家。

憶昔行

憶昔 孝皇全盛朝，蒼生無事日逍遙。一從弓劍棄
萬國逆瑾即，插侍中貂。中朝沮壞無綱紀，山東鬼怪作
萌妖。草澤一聚百萬起，驛弓白馬誰家子。略地攻城不

續後谷詩集卷之一

五

可論流血僵屍更無比，羽檄飛馳天下聞。哀哭聲震中
原，居將軍金甲何輝煌。使者徵兵到朔方，詔書調

取赴內難。朝廷遂失西邊防，雖然掃盪皆平定。况乃

黎庶轉殘創，三千組練連魚鳥。百萬民兵守齊梁，嗚呼

我生逢不辰，正德已巳二月春。是歲郡王實首亂，猶有

當時太平人。以後效逆踵形迹，至今中興轉遂巡。陸沉

正坐夷甫輩，雍熙仍想稷契臣。比聞山東盜復聚，劫驅

老弱不可數。守臣懲創往時失，藩籬四合圍守固。旌旗

交映擬雲屯，矢石交加如雨注。古來天子守四夷，于今

境內翻征戍，誅求供軍無時休。寂寞空村，安得裕物力

生財已困屈，嗚乎廟堂豈得不深怖。仁壽遭焚為煨

燼，園陵新製齊雲霧。有司竭力未能供，大農陳藏今

已涸。更有幾夫內含怒，嗚乎廟堂豈得不深計。

嘉靖丁亥趙浚谷詩集

贈別張邦敷館長六絕

常恨結交未得深，交深更覺轉關心。長安陌上空迴首，
不見當時舊盞簪。

繡柱銀橋拱，帝州寒沙飛盡水。東流孤鴻定擬歸，

續後谷詩集卷之一

六

何處望斷夕陽天際愁。

君去秦關定幾時，為君駐馬問交期。西南歲月知多少，

長憶慙慙對酒卮。

大行壺口自披離，西度秦關路委遲。終古遊人魂斷處，

不堪重聽渭城詞。

秦皇宮殿亂如麻，身後珠襦不在家。古往今來同此別，

何須回首嘆京華。

華岳蓮開綠水春，渭源風浪擁黃昏。莫因感物含悽切，

更有塵間失路人。

招隱篇

隱泉不在水隱山不在岡時運會有然志士安可量猛
虎鬱叢林長嘯聞夕陽苟唯餓渴念胡爲爪牙傷出林
飲清溪溪內雙鱗翔美爾樂何極感我情未忘不依桂
樹枝乃向荆棘傍臨風三嘆息鼠思懷憂痒

送連伯金館長左遷日照令三首

共讀蘭臺秘追隨玉署中一時登俊入四海威豪雄桂
籍芳聲晚銀霄海色空天衢方努力雲散各西東

鳴珂急遽騶送子去悠悠悵望天風起蒼茫雲樹秋滄

溟深更闊興低恐難求世路險方急峴巖且爲留

聞君臨海甸觀覽信悠哉雲霧中天沒陰陽二曜開鯨
奔蜃覓動潮湧萬山來每恨人寰隔無緣開壯懷

秋夜對月

夜若何其夜未闌坐看新月出雲端風翻白露侵堦濕
步立蒼苔當面寒却恨九秋重謝去爲凋一葉衆芳殘
仰希鴻鵠振高羽長嘯青冥雲霧漫

早朝

呼開紫極聯步趨彤墀合散金鞭淨紛披御仗移風

雲肅殿閣日月暖旌旗未就甘泉賦長懸雨露私

早起偶書

獨卧聽晨喧攬衣欲遽起院靜不聞人鳥啼深樹裏
嘉靖戊子趙浚谷詩集

戲作吳子射歌

吳子開弓如懸瓠飛入雲中射白兔天愁地暗鬼神驚
鰲失海涸蛟龍怒金甲素鉞當門呼一麾吳子落平蕪
自從棄置甘寂寞不復彎弧射天衢夜來開我玄冥圖
與君角射相歡娛揮臂駐矢久不發此豈有意欲躊躇
古來百鍊方知藝今將一矢酬前圖嗟我未精馬稍理
感君自是滄海珠金盤曾託仙人掌寶氣曾衝牛斗墟
不有光華動萬乘豈宜輕擲枉長途君不見落日慘淡
黃塵起夜夜城頭鳴訓狐

殺胡行

大白東出掃攬槍時靈旗卷電驅天狼將軍材官精且
強尚書承詔出未央元戎勇士殺胡王胡王未死胡猖
狂選騎憑陵侵漢疆漢疆有神漢道昌精靈并應天地
光揚我威武振戎羌千秋萬歲戴人皇五德調元七曜

明張我明道有輝煌

長江歌送江于春赴留寺評事

長江之水白如雪長江之濟蘭爲楫江上桃花爭笑人
江南行客寸心折征帆日夜三千里晚發燕都暮江水
江濤春漲險更深赤虬噴浪老蛟沉不知風波何時定
江來搖蕩愁人心南望長江之邈迤北瞻縹緲之飛雲
五色燦錦綺行行吹落鍾山岑美人瑤席定何處
惆悵春夕動長吟他年此日若相思揮毫爲贈雙南金

贈楊評事

西蜀士乃有揚子雲英聲冠宇宙藻翰垂芳芬萬
珠光照夜翼北之產龍爲群子雲已逝踪跡沒江
國寂不復聞常疑華陽空青之寶氣散入巫峽化風
謂蛾眉雙抱青城合涵江碧水流紛紜精靈應有
出爾來果復見楊君楊君兄弟皆蜀錦此君更有
去年射策明光殿欲將詞彩動華勛 詔書
金華省與君同此讀丘墳看君落筆千萬語甘泉
賦定能云子雲況居天祿閣君亦棲遲金馬門雄姿
逸氣君應是可惜不作解嘲文

夢仁友丁汝說

夢君玉樹埋土泥令人情況何能極念茲悠悠歷世間
何處樓樓不遑息天長地久音信斷左顧右盼紛輪逼
因悼君心戚戚忍聞道君聲唧唧蒼茫宇宙何所爲
君不見淚沾臆此去滄溟即咫尺頗聞海外有神域
蛟龍御雲氣一夜飛遍諸仙國島嶼迴日月迷
霧暗蛟龍黑濤浪恬寂青氣開宮闕照耀黃金色
北海怪爭趨走龍伯出飲陽侯食赤霞掩映紫絲鞭
祥光寒白玉勒駐目流睇心不定盤旋宛轉始相識
似當年山中人不語去不即忽卒剛風捲天裂
我墮落咎非側使我蕩漾悸心魂拙身欲走忘南北
吁嗟此君難再得人生榮悴安可測憶君青眉之少年
金盤玉瓊珊瑚飾富貴功名取所餘豈料身世今如棘
嘆乎人生榮悴安可測

上京樂十一首

羅綺街寒翠繡圓金鞭翻落錦羈飛長安街上群仙開
賭博場中戲馬歸
少年曾著武皇衣稍頭狹袖領腰稀唯聞虎騎衝天去

不見千官侍仗歸

二月漁陽花似錦
渾河春水碧於藍
三千俠客歸何許

十五胡姬酒半酣

玉珮銀環拂地來
鳴鍾伐鼓正陽開
金狔頂上行人度

織女河邊探石迴

朔吹聲高戰馬飛
草地雪深狐兔肥
小姬爭奏牛心炙

胡波欲彈大打圍

自從先帝御昇龍
皇帝店淒涼上苑
空有時還過南

陽市何人重入大明宮

趙客詩集卷之七

七

花帽腰金著錦衣
年年執戟護黃扉
蒼龍紫闕當晨啓

白馬青鞵薄暮歸

金勒青驄白玉鞭
勾欄陌上酒家眠
美人猶自嫌輕薄

却向西湖唱採蓮

戚家樓閣數千間
夾幕鴛鴦朝暮還
冰漿夜照珠晶薄

遲日晴看歌管閑

曾侍先皇狩舊京
五陵高處曳霓旌
不防日下班

新詔翻向山頭作老兵

金蟬當骨冠戴貂
久陪帷幄擅中朝
那知群宿朝南極

血染遊魂恨未消

直日登白雲樓遊眺述懷八首

序

序曰昔仲宣王勃咸臨高而有賦
余亦登樓而咏詩
悼時感事思親懷友苦調悲節馳騁不休自謂古今一致不異所聞云

因留畫省獨防夜重上白雲四面樓
霄漢遠看碧玉落

晚霞晴歛翠華浮
千年日月懸金殿
萬里風煙接羽丘

東望滄洲溟浪隔
開山極目令人愁

省內赫弘開素閣
雲間仙子降丹霄
綵筆毫端重嘆息

趙客詩集卷之七

七

羽車天外獨招搖
幾迴紫鳳音塵隔
一去黃沙煙霞饒

不知何日堪迴首
此夜逢春自寂寥

遙看玉樓雲霧裏
只疑紫府出人間
瑤池故遠千年閣

寶氣還歸萬壽山
翡翠光沉繡柱黑
琉璃色散錦花斑

極知滿目騰彫繪
腸斷山東百二關

天垂七宿星河迥
地列三關宇宙分
白日豺狐悲畫角

青春氛祲變黃雲
幾迴飛輓出燕塞
十萬甲兵勞聖君

北望烽煙戎馬闊
拊髀空羨李將軍

六花金甲開河外
十二連城屏勝州
壯士爭傳白羽箭

將軍渾掛黑貂裘金盤玉盤誰能錯
自是中朝輕寶地側身西望淚交流

六夷巢穴富實敵百越江邊翡翠多
鯨噴雪浪海生波金蛟虛遠將軍柱
玉象常衣

南望斗牛氛正闊爲誰談笑靜干戈
一從走馬長安陌獨向京華歲月賒
春機難愁思風飄魂夢接煙霞參差
羣負班衣會冷落空悲

惟有夜深天上月故隨仙子海邊槎
常嘆天公亦惜才斯人流落重堪哀
千金寶劍埋

獨駕祥螭上玉臺日落佳城倉鼠叫
月明華表白可憐青眼辭人世腸斷
黃公舊酒杯

來日大難

來日大難歲月易過今日閒燕樂且相歌
主人厚陳笙簧孔多不如連袂舞婆娑
牛之生馬蠶能飛蛾不見化人進前吟
哦君今不樂

奈君何

衆客勿懼聽我設科今日不飲罰兩海
鼉

春江行客

東風吹暉柳稍黃水輪輾盡吟滄浪
走入羅幃看不見

東風歌

飛却梅花空自香香入春園散春草
秦中三月覺春好黃鸝啼過西原斜
行人遍識長安道長安大道直如線
試看東風拭素練秦樹青青漢苑綠
昔時歌舞今不見其中八水接天流
東風吹浪起閑愁右排崑崙左函谷
上衝雲漢迴斗牛但見洪波千萬里
杳然莫如曲江秋曲江兩岸花如錦
前朝佳麗成灰燼惟餘亡國恨無窮
歲歲東風吹不盡

五雜俎

五雜俎旌旆文往復還陣風雲不得已
戰三軍五雜俎雉子班往復還鳥在山
不得已羅網間

懷春七篇

春風播陽和芳樹敷條柯上有紅玉
英下有煩冤羅煩先何所欲感我憂
思多空傳瑤池意不見青鳥過方命
無鸞駕飛上崑崙阿河流劇險漲終
焉困風波白日阻

窮途感慨當如何

桃李皎媚姿繁紅信綽約江南三月春芳菲亂朱藥光
華不成實其下多蹊腳昔向春風開還向春風落北方
有佳人貞白若冰雪三十不嫁人四十守閨閤容光委
時晦歲華從寂寞宜家豈不願誓不嫁輕薄

旦夕青樓上歌鍾日日開問道誰家子給事霍將軍因
得被光寵出入奉明君侍近多清暇歸來醉紅裙歡彈
朱琥珀此足盛蔚薰庭前冰穀席新從宮內分坐則辟
燠渾卧則却蠅蚊但恨無丹藥可使乘風雲白日驚忽

暮盛事難再云青春照黃土遺恨在丘墳

春風漫浩蕩春禽相和鳴時景傷佳麗萬物倍光明懷
人感春色悽愴百憂生蚩蚩矜繁華寧知相代更海田
變桑榆鷓鴣化鵬鵬枯槁貌多歡戚烈未足榮蒼實無
定意倚伏虛前程

東風嘯澤陂春水蕩漣漪流水既不遠落花將在茲顛
倒含空碧晴雲宛相宜曉來臨池照萬象俱參差飄然
會我心滌蕩煩憂思雖未諧夙願且復酬斯頌江湖會
有約何必適前期

御堦千樹綠春風亂楊柳空復占芳時光華何能久貞
愧松柏姿艷居桃李後竟日啼鶯燕窺向金門走依依
大道問芊芊何所守我欲折有贈有贈非吾友不如斷
車馬且飲樽中酒

浮雲無定意流水無定波不如長相守兔絲與女蘿絲
蘿之纏綿乃在松柏柯松柏長不萎絲蘿長不過問君
富園饒百草惠陽和但能植四物所得良已多

燕歌行

幽都四通路實地多豪雄手挾魚腹劍腰懸象牙弓因
激胡虜憤獻策平山戎出師三十萬號令如雷風斬王
單于庭洗兵遼海中捷書奏未央百蠻盡來同元戎方
虎拜天子乘飛龍堪笑李將軍白首無奇功

時興二首

晨起凌堦側芳華慰素居黃雲散碧草綠雨濕青絲霧
宿微風外天垂度極遲不緣辭漢吏山鳥肯相窺
坐得天風晚行看草木涼尊前彈寶劍花底聽鳴禽壯
上悲時節遠入懷好音安能藉羽翰遂爾曠逸心

狹邪行

長安有狹邪路狹難並知青松夾上傍雲依桂枝紫
殿彫碧玉彤黃焜陸離桃李艷朱實百合媚幽姿時見
烏衣子幕間兩兩飛葛藤延蘼蔓相習不知非丈人上
宮來車馬謾澤肥金簫燕玉等雜沓龍鳳吹內子乘簾
菲珠翠耀中闈不辨持門戶裾珮空歲徒小妻差強健
首飾光摘旒從者七百輩女史相追隨出門時顧盼足
下朝雲垂道左駐行人無不嘖嘖咨美人對盤龍自負
不與茲醜婦未知羞閉門隔戶窺窺客美此人日夕來
相歸爭奏殊方物堂下羅珍奇雖微管敬仲却勝桓公
妃

日出扶桑

悲哉日出日出扶桑照海隅海有胡僧為呪術能使石
爛山崩海波枯曜靈無光陽侯癩老龍戩戩困塗泥低
頭不敢向天吁三島之仙人或騎牛牛馬而奔驅汗
沫喘息長途徂不見其形之謂空聞其聲之為鳥安
得與我長劍倚天衢為君授命斬妖胡何必延綿待天誅

重贈吳二應珍

與君髫髻即相知交義強過壯大時已傾洛下家貴

肯問城東遊俠兒陳留膠漆何勞數潁川杯酌未
燕南九月悲風起隨風時渡澤沱水澤沱浩蕩寒波流
西望邯鄲北薊州偶來燕趙尋方勝却憶張陳舊
舉手誓天天欲裂揮戈指日日為愁慷慨英名世所美
劍客猛士還相求一諾一身即欲許千秋萬歲莫憂
一朝勢盡交亦窮山河反覆決雌雄為虜為王何足道
空餘荒塚沒蒿蓬悵望陳踪良已久驅車去之京燕中
頗聞燕人語唧唧但道昭王與慶卿黃金招賢為雪耻
白刃入秦竟不成一時得失徒為爾千載空餘好士名

即今

明主方前席莫使前賢嗤後生寧知歷塊困

腰裏忍將卞璧獻荆庭匣中有劍尊有酒英豪豈落他
人後拔劍聊為梁父吟孟時翫先生柳片片白雲宿
淺簷累累寒山對虛牖堪笑權門搥鼓吏頗學嘆世鹿
皮叟此叟沉淪人莫識惟我與君能得之心隨太虛還
日月身將忘機等鹿麋謂言此地可能久誰知世事如
反手嗟我已落風塵中羨君獨與滄溟友滄溟波浪迴
且深之子長懷萬里心燕草茫茫三月春思君不見空
愁人龍之飛鳳之舞嗟將獨立高騫而遠翮爾我亦是

冥中鴻忍能垂翅落網罟因之長懷偕往念拜謁金門
謝簪組堂上有親間有兄人世之樂何可更願得清閒
從君語驪駒玉珂難爲情安能並騎黃鵠駕長風與君
攜手蓬萊頂上行

寄張三原三首

與君秘省周旋久不道人間行路難懶向都門醉裏別
愁從煙霧靜中看東風散陌休回首春雨黃牛好掛冠
須信浮雲能變化莫言清渭有能蟠

秦地山河似綺羅君行西陸頗經過昭陵玉匣爲黃上

題金全詩集卷之二

十九

漢帝金仙墜碧波複道離宮空有象驪山渭水竟如何
由來感激空前席自古英雄多浩歌

與君同是悠悠者避世虛憐滄海深桂館淹留成歲月
蘭舟蕩漾信浮沉蒼茫吾道難容膝擎石磊物情留寸心
他日五陵能會面直須彈劍起長吟

海上悲秋七章

天風海漲合秋濤白地噴波萬丈高垂雲之翼失羽毛
老蛟潛魅空敖曹不復黃公捫赤刀嗚乎女媧難重見
誰能立極斷六鼇

商風颼颼吹寒毛大葉乾枯小葉焦海波如山摧暗潮
潮頭號怒走蛟虺不復蛟人厭冰綃嗚乎后羿難重見
誰能長箭射群妖

嗟嗟日月長居諸來往循環世莫如耕夫苦饑賈有餘
天高地厚空號呼不復任公釣大魚嗚乎龍淵難再得
誰能奮劍斬蟾蜍

秋荷紅蕖暮江濱碧波白露相鮮新始始晚色淨芳塵
爲君服採佩君身羅帷繡幕結氤氲羞人袂除三月津
朝行兩芳暮行雲

題金全詩集卷之二

二十

秋陽烈烈耀朱光零落交紛悲眾芳空華不實我所傷
哀哀孤鴈向南翔不復排雲叫天闌嗚乎伯樂難重見
誰能千里聘驕驕

秋蘭朱實芳草裏不謂豪華即遷徙焉得佩之確惠正
玲瓏玉殿香風起感君此意良難已劍鋒不動如秋水
與君長歌爲君死

今我不樂思滄洲玉死群仙從所求彩鸞玄鶴下清秋
俟我不往空夷猶君子有酒旨且柔何以用之聊解憂
焉能千歲長不休

謁歸如霑化迎家君賦詩問東海

朝發燕都門暮宿東海上意氣若流虹青霄可排盪時
芳俱萼菲乾坤變蒼赤憶昔金馬門跌宕懷幽想雲中
顧奮飛羽翼何由長茲遊既酒脫風物復浩蕩馳騁逞
雄姿賦詩餘清響自看朔塞鴻手弄扶桑像不知千里
間倏忽可長往試問海東頭天門去幾丈仙聖何許人
羽車復幾兩玉醴味安比金芝產誰壤有無安期生是
否葛蒲杖世人那得知燭來訊罔象

海上別吳二應軫

燕齊多奇士吳子肯碌碌軒昂環偉姿英聲妙昔風光
華映青春眉宇森林木詩書五千卷頗亦稱腰腹頃應
諸侯薦來謁方州收我始年二七君亦階三六見者皆
驚嘆間豁清神目又應公府辟俱捧尺一牘本意出處
同世事忽反覆青衿歸故園白駒來空谷鉛刀試一割
寶劒匣中置君心自浩蕩我生何踟躕因之勸遠懷現
然念幽獨請得賜沐休寧親東海隕流連追舊遊交情
偕仲叔涼風颯然來乾坤遍清肅懷歸悲季秋命車隨
西陸浮雲無定踪窮途無歸依巫咸難預謀詹尹不可

下安得兩黃鵠並騎相馳逐

望太行

望太行險崔嵬連峰排河漢延袤亘紆垓風生虎豹谷
霧隱蛟龍堆羊腸碣石相陰翳唯見黃河雲外來左盤
右旋天地轉靈洞石門日月開紫芝白鹿久寂寞升崖
素壁無塵埃萬山參差橫參氣紮陽真人安在哉古道
淒涼不可問時時山鳥自飛迴

河內四絕

積雨沉陰連海岱三河路上行人稀悶來獨上高樓望

唯有青田白鷺飛

處處紅粧兒細分河濱柿子石榴裙美人猶自愁霜雪

獨向朝霞化彩雲

水圍綠竹清風細山遠黃河翠色微稻子灘頭鳬鴈度

魚兒浪裏鷺鷥飛

青青竹筍長新芽箇箇山禽舞迳斜遠望雲峰垂黛色

飛飛亂葉點晴沙

孟津山河壯觀樓

漾風欵棹下河洲更倚闌干上翠樓四顧青山雲杳杳

獨憐鷓鴣晚悠悠淒涼古樹含秋色寥落寒天起暮愁
無限詠懷今古意滔滔河水自東流

白露蒼蘆含素秋夕陽返照入飛樓舟凌繡柱波濤迴
門對青山煙霧稠深院碧梧難並宿野田黃雀自生愁
坐來把酒看雄劍會有寒光拍斗牛

入函關

龍霧洪河隱鷄鳴函谷開鎮雄天地壯塞絕山川迴迢
迢雲中路委遲星使來二陵風雨急百戰虎狼雅雉堞
埋秦鏃虹橋識楚灰霸圖餘想像佳氣近崔嵬白馬將

趙汝全詩集卷之十一

五

軍去青牛仙子迴古今同逝者懷想信悠悠水落蒹葭津
遠山空林籟哀應知題柱志羞數葉繡才

峽石高嶺望南陽武關

出沒雲山千萬重秋風策馬最高峰素車東向憐嬰子
赤幟西臨想沛公熊耳出關擒虎豹馬頭長羈斷蛟龍
即今 聖代方垂拱峻嶺重關豈異封

熊耳馬頭所見山名

曉行華陰

待月行西陸延宵度咸林明發曉星沒天際森鳴禽遙
看潭水綠遠泛南山陰澄波映清光虛空何處尋自然

遠塵煩浮沉不住心驅車且行去誰識郢中音

瞻華岳

丹崖蒼壁勢嶒嶸鳳翥龍盤幾萬層福地風雲靈氣合
洞天宮闕隱光凝仙人掌下千崑雪神女峰前九月冰
翠蓋紅蕖人不見玉壺朱紉興難乘

至家

去去辭燕齊行行近鄉縣征途千里長遊子朝暮見親
戚喜我至携酒迎郊甸話新心固歡談舊淚如澣猶恐
風塵昏持水洗我面洗罷相跪拜留連坐日晏誰云主

趙汝全詩集卷之十一

五

客殊俱覺形骸變流水流自東飛鳥飛還倦莫作風中
蓬零落同霜霰

嘉靖己丑趙浚谷詩集

陽春歌

天網已轉斗復東六合清輝朝帝宮柳條初放鸚鵡綠
桃花欲剪鰾脂紅紫芝瑤草含芳色清波橫翠嶺碧空
碧空蕩漾散春和遲日氤氳光多長使鳴禽集玉樹
生憎珠璣墮銀河銀河春水何茫茫飄紅亂點不成行
雙生蓮帶春已暮並茂朱羅占早芳風箏飄泊掛白榆

遊絲掩隱羅垂楊。鴻鵠昨向青冥去。燕子近來歸故鄉。
故鄉可思不可見。此物愁人堪斷腸。琴上猶彈雙鳳凰。
沙頭忍見紫鶯鶯。鶯鶯七十弄。光景海鶴伶仃嘆孤影。
無情最是黃鸝聲。啼遍枝頭春晝永。

春思玉臺體

東風動瑤草。行人在遠道。碧樹亂鶯啼。綺園花未老。
空見蛾眉月。不見嬋娟好。此時倦遊人。離思傷懷抱。

華亭道中

漾風晴浪染征衣。立馬高原望四圍。向煖流水瑪瑙出。
題集詩集卷之一

排空絕巖鳳龍飛。山頭路僻行人少。谷口雪深春樹稀。
始覺丹丘今在眼。戀看斜日未知歸。

邠州水簾洞

石洞玲瓏冰玉靜。珠簾錯落水晶懸。瑤池夜月留王母。
福地香風宴列仙。谷口行雲當暮雨。山中飛鳥近朝還。
眼前無事成今古。惟有碧桃不記年。

華山謠別張南川侍御

我行長安道。驅車五陵間。石獸顛危不可問。舉頭忽見
太華山。太華之高千萬丈。飛梯直上落星灣。右排崑崙

絕弱水。左朝嵩。岳迴函關。却望雍梁。小如點。直與太
行王屋相。鉤連洛下。秦中消息斷。終南岷劍。何纏綿。
河伯兼得朝。東海鼓濤欲。進波連天。巨靈持斧。蛟螭
怒。然後山摧石爛。通三川。其中嵯峨峭壁。立飛鳥不

敢相往還。深崖大壑。響鳴籟。往往蒼峰噴石。泉隱若
白虹。半空沒嵐光。黛色倚天邊。雲深深兮。含雨水。蕩
漾兮。潺湲。但見朝雲暮雨。縹緲生輕煙。靈光霞紫。射

丹牖。福地桃紅。落素岩玉女峰頭。猿鶴度。仙人掌。上

日月懸。九步一折。十步一盤。欽岑崎嶇。龍馬踞。笑巖

狹小。不容拳壯士。視此無顏色。縱有長檻鐵鎖。誰能攀

華山。高高且難使。我瞻依。壯心目。恍惚疑聞玉井蓮。繡

衣使者空迴首。白面書生增悵然。起持長劍。尊前舞馬

得華岳。便便吞吐君不見。韓眾騎鹿。此山遊人間。無事成

今古

北上過孟津

行盡千山與萬山。春風回首憶長安。銀河如帶分南北。
萬里白雲天際看。

五月八日初上提牢廳

潛蟻伏獨漉永與赤霄辭有時翹素首矯矯雲龍姿恩
波安所竟足容枯槁滋少小拙榮望踈薄逢休時本爲
詩書生今從法律師先幾慚那相起廢扶顛危三尺慕
蕭公能令漢道夷精靈如不滅夢寐庶相期嗟哉草玄
叟談天雕龍辭三十漢執戟我得良已私努力建勲業
勲業當及茲遲日已西去七星度南陲拔劍揮流景空
銛何所施念昔賢達者悵焉生憎悲

雜詩贈友人

驚禽出林杪翩翩上雲端自非風翮歟誰能回首看嗟
君遠行邁行邁良爲艱白日因仍謝金魄幾團圓杖策
行且歌悲歌聲無歡常恐時節晚安知道路難亦松倘
有遇相將到歲寒

蘇秦鼓寸舌談笑輕諸侯鑒子何足道能令強秦憂淮
陰起卒伍折筆答東州雖然頗奇特終非達者流孔明
既能武子卿頗爲文令名範百世豈曰建時勲少小悅
豪放好古觀丘墳長劍三五尺不數漢終軍燕塞多驚
塵越關寡魚稻懸旌播英風豺狼迹如掃安能守筆硯
徘徊令人老

手持湘妃管泥成雲錦書寄遠誰爲致欲憑雙鯉魚化
作兩赤龍飛去隨天公天人舉素手笑指青蛾舞左旋
騰朱雀右盤迴白虎遊覽世間人醒觀何足數

呂幼通部長讀書精舍

呂子幽貞士頗亦愛閒居偶來隨世緣終不廢吹噓近
市買屋第問卜築書廬箚藏幾千卷曾中復五車誰道
宮牆庠知君樂有餘西城騎馬後東華退朝初涼颼鳴
夏木皓月當庭除朱絃韻虛籟按劒顧蟾蜍晨興捫黑
髮芸窗自櫛梳興來浩歌發但覺天地舒迴首盼青陽
二曜爲躊躇瑞麟時遊囿翔鳳亦在閭世間真隱者焉
知釣與漁

久旱苦熱

南風吹熱猛如火欲去不去愁人心朱雀燒尾天柱折
炎日蕤空卷清陰燕南五月起紅霞着人擬前飛黃沙
可憐西海亦枯槁城北乾死玉蓮花老樹婆娑怪鶴舞
皮焦枝爛空岬义此時我身正毒苦欲走東西忘門戶
便欲升天叫天人天門九關隔塵土蓬萊山玄珠圓其
中縹緲飛卿雲水晶之宮白玉柱碧霧引香風仙子何

足數四時泰和長美好不知寒暑不知老天公胡獨
君偏斯人空自傷懷抱憂來猶自有消期苦熱曾無可
避時君不見滿城簫鼓祈甘雨神靈茫昧應難知

庭前二首

日日飛禽起亂啼庭前老樹婆娑枝晚來風起黃雲黑
鳥雀無情復豈知

庭前檜柏老蒼蒼亂葉交枝相映長炎月已昇三伏節
秋風一夜柳梢黃

招屠文昇袁永之觀池魚十四韻

西曹劇酷暑南海憶冰綃汲井成新沼微涼引夏飈遊
魚時潏潏近水覺蕭蕭仙洞日陰翳龍門夜寂寥清光
隱玉鏡餘照閃金刀吹浪鮮鱗出隨風荇葉飄參差泛
碧影蕩漾沉青霄其下翻雲氣維南迴斗標五星如轉
彈二氣存虛歟清賞豁然會臨流詎問蓬索居懷勝友
操翰及良宵魚水夙交契濛濛近可以大同窄迫竹
杖豈潛跳倘遇琴生鯉相期王子喬

伏日登白雲樓

自公多清暇避暑上高樓高樓何所依峩峩瞰皇州涼

颶擊北戶六月懸清秋遙空片雲沒二儀渺難求蒼茫
宇宙間法象存蜉蝣微生幸有託焉用懷百憂玉衡指
朱雀大火復西流逝者不再得聊用恣遨遊

苦雨

淫潦連昏旭層陰薄混冥青山藏雨脚綠水入雲亭浩
蕩風烟闊參差天地靈不聞寰宇洗空復奮雷霆

兩

六月四日風雷繞燕塞行雲盪清曉燕都山黑燕水白
雨氣昏昏迷燕趙溪壑蕭條烟霧多日抱蛟龍隱鼉鼉
渾河翻浪漲洪波向來雷雨將奈何

秋分日賀萬壽節十韻

天上秋分日人間龍見時時集合伏卦著晝移當
震文明出承天寵祿綏星辰開景象日月範光儀照夜
庭燎永催朝漏鼓遲升階鳴珮氣爽陸擁旌旗玉露含
盤冷金波去殿低禮從三輅轉奏八風吹萬國供王
瑞千官祝壽祺北辰元拱宿南極想靈龜獻脯迎符語
洛書備福詞廊寥闕聖謨卓越軼雄規安得千秋錄仙
稱七月詩空然隨百獸拜舞立彤墀

同崔慈言遊張氏園亭

絕勝金張館斯文崔燕
選笙歌搖白日臺榭復清秋
隱月宮桂池分天漢流
養來仙子過時見彩雲浮

古別離答黃德武部

遠言所思者乃在巫山
勝巫山迥且崇瀟湘變寒涼
車發都南顧臨河梁
離云適京洛終然險路長
何所悲蕭索澄秋霜歲
月奄忽暮鴻鴈復南翔美人不
可見凋零慘兮

擬古重答黃武部

與君別離久相望何漫漫
傷彼瑤臺月虧盈暗雲端
又如洪河檣飄搖不敢安手
封泥錦字報子青琅玕道遠
誰爲致欲憑兩飛鸞飛鸞
下來食謂言行路難昭陽出
復沒年光代燠寒憂來不
可輟倉況摧心肝

青樓結朱羅涼颼澹夕陰
忽聞清絲聲佳人撫瑤琴一
彈明月白再彈秋鶴吟拊按
三四彈商風振北林桑柘
弄直絃條蕩悅人心豈無陽
春曲迢遙難和音

大海闊無際滄波下夕陽
微月初就盈飄若水晶光忽
焉桑榆暮金波何輝煌遂
使眾星隱尊能永夜長浮雲

一散虧二八使人傷

猛獸不受羈高鳥不受擒人維品物靈安比獸與禽
衣辭通侯揮手却千金匪直眩高迹大運竟難忱潛鱗
伏九淵鳴蟬翳深林天地無全功誰識造化心

秋風驚草木萬物盡凋零豈惜微塵沒哀此洞房清君
子赴朔漠迢迢萬里行中閨限內外別君涕泗橫長夜
聞啼鴻魂驚塞上聲殘膏照影明月入帷空安得逐
北風飛飛到邊城

有客揮寶劍其價雙南金拂袖持長柄寧死不受侵起
向尊前舞龍光變暗陰南金豈不貴所重國士心

海水日夜流潮汐總爲客賓鴻避寒燠馳走忘南北長
夜撫青銅林暝天已黑銀河冷冷橫列宿密如簣眾星
皆有託牛女遙相隔咫尺鳥鵲橋何由薦枕席秋風最
蕭瑟寂寞竟終夕

擬古有所思

今我不樂懷南山玉露交零桂枝開美人娟娟隔塵雲
仙裾瓊珮空紛班盈盈秋水在中間冥冥雲露渺難攀
駕言欲往且復還思去君兮涕淚潸

聽蟬

自公多清暇，寂坐聽鳴蟬。高林下落葉，蕭蕭合自然。淒淒
淒淒風，露咽鳴瀉寒。泉飄泊，逾餘響，迢迢振遠天。那知
此聲苦，頻傷時序遷。

山人訪友圖

懶隨燕趙豪俠兒，却寫先生學鳳吹。丹戶爐烟混池館，
茶香鶴舞玄真池。秋風倚劍星文冷，月夜彈琴山鬼悲。
試看飛泉共白石，麻鞋竹杖兩相宜。

秋陰二首

秋氣日倍薄，蕭索天地陰。昏霾沉碧澗，紛靄蔽蒼林。零
露悲時節，浮雲自古今。淒涼遊子意，還聽風蟬吟。
金菊既鋪徑，芳蘭亦滿園。波光明遠樹，晚照落平原。如
此風情好，頻傷霧露繁。會須營一醉，得意欲忘言。

送管通政持節封崑山王妃

玉符金冊下朝班，仙使引將霄漢間。天子許分龍
虎節，內官擎與鳳凰冠。風霜落莫關河迥，旌蓋凝威道
路閑。西到秦山最深處，故鄉風物自開顏。

對雪二首東李懋

飛來瑞雪曉熒熒，漫舞輕颺夜未停。欲墜鳥巢雲畔落，

故深魚鱗地中暝。侵陵晦色連河朔，浩蕩寒光薄混冥。

閑坐小齋孤興發，不知集霰冷圓屏。

天上九關雲未開，人間四海雪還來。寒生古道行踪滅，

凍合疎林啼鳥哀。皇苑樓臺迷遠近，帝城車馬絕

塵埃。應知郢國長吟客，不愧梁園作賦才。

寄張三原二首

故人花縣宰，謫宦已三年。調雅俗還古，攝鳬人似仙。物
情多變態，道豈推遷願。秉堅貞志，窮通莫問天。

一別風塵迥，相思關塞遙。王孫空自怨，楚客不堪招。按

雀懷珠彈，層羅試寶刀。那知鴻鵠志，天外羽飄飄。

送李子西侍御巡邊

使節經行處，邊城臘月寒。雲隨桓子馬，霜重惠文冠。朔

吹連清角，風聲振白檀。儒生經濟略，直欲救時難。

多君重意氣，能賦復能兵。飛檄三關肅，登車萬里清。前

籌資上略，北闕請長纓。遙想龍沙裏，應聞奉使名。

黃德兆李懋欽夜過敝廬

霜氣侵陵夜正清，引脂延燭坐深更。行藏自可高人話，

笑語生憎俗眼驚，瀟灑論文容我輩。放狂尊酒讓時名，相逢莫厭追陪久。明日出門各轉萍。

楊郎中生菜圖歌

世人見菜不解愛，畫圖何由知其奇。問君那復好此物，千朵萬朵搖離初。從憶晚來移本晚，逢瑤圃漸生枝。屈子江蘭何足數，傳說調梅空爾爲。堂上颯颯風吹急，依然翠蔕倚繩繩。直新芽驟長琉璃黃，大葉長垂玳瑁黑。暮雨朝雲疑不流，煙光露色靜如拭。咫尺畫出疑有神，從容細玩真難得。若不剪刀快將取，却恐蕃滋無終極。君不見去年開洛少，未穡黍稷慘淡此顏色。誰能寫入畫圖裏懸佇，君王桂殿側。

書同年王爾熙一川圖

渭北三川合，雍西四塞通。水流今古恨，雲散往來風。白露滴秦樹，青山沒漢宮。終然辭釣者，試爾濟川功。

沐浴子

楚客振清流，鳳歌濯長纓。濁世何足道，翻得狂士名。鄙薄謬流俗，慕古希高聲。上山採仙藥，山高水泠泠。飲水吸清風，將以寧吾終。唧唧野田雀，爭飛我泉中。奪我朱

凰食，汚我潛蚪宮。古今共如此，嘆息何當窮。

候朝

月滿都城際，霜清殿閣餘。怕寒疑夜永，近火覺風徐。曉燭分宮路，明星照帝居。向來驚曙鼓，顛倒愧巾裾。

答李懋欽見招不赴

俗吏少閒暇，隨塵西復東。可憐離咫尺，猶自嘆飛蓬。映壁慚余陋，連珠羨爾工。何當辭鐵籠，瀟灑伴冥鴻。

望日早朝

城上黃鍾開，左掖仗前朱。節滿中朝齊，看鳳舞青銅。品

時有龍吟白玉橋，初閃翠旗雲蕩漾。乍分羅扇月招搖，香風瑞影澆紅燭。紫府群仙下漢霄。

守歲

羅幕寒猶在，金壺漏欲遷。煙花辭故夜，燈花候新年。旋地星躔改，中天斗柄懸。離情驚鼓角，杯酒暫流連。

嘉靖庚寅趙浚谷詩集

元日

王正班自大明宮，九祀光華四海同。上苑梅花融臘雪，御堦楊柳弄春風。斗杓并引蒼龍上，日影行臨黃道中。

虎變鳳翔欣世泰駟虞麟趾樂禮崇

贈曹進士祭之父以部掾冠帶還家

掾曹投筆視華省錫冠簪故國三秋夢春風萬里心懷
歸江路渺抗擻水雲深愛子情何極因風惠好音

雪夜集閻公甫宅觀礪絲屏風二首

閒庭披雪徑列燭看雲章蛟室千絲奏龍宮百寶裝質
添冰玉潤色似綺羅光耽翫留今夕銜盃興轉長

礪絲出絕域何日到京華雲母朝添彩天孫夜浣沙雕

文飄素縠動影變寒霞欣與騷人賞光輝羨藻葩

春日省中對雪

春日省中對雪

積素紛庭際飛花滿樹間斷雲交復沒舞雪去仍還片
片風中影行行葉底徘徊憐麗景惆悵看冰山

戲東屠文昇

二月已來正月過艷芳時節恐無多桃花近眼馬能醉
夜雨關心聊放歌空教含愁春盡願聞佳興近如何
曉來騎馬新苔滑憶汝何由並玉珂

妹夫張雲龍許就誦習詩以代柬

春來深憶汝悵望早鴻飛有子能傳世無勞歌式微相

思聞塞遠悽斷信音稀聞許論文軌余衷固所唏

寄二姪

伯仲皆清變猶吾少稚時書同小叔讀業向阿爺持驥
子期千里桂林本一枝慙慙耽簡冊珍重慰吾私

寄時泰弟

汝年十四五猶自解鄉書密語情真切他時意詎疎家
承詩禮後身重箕裘餘因憶阿六弟涕泗滿襟裾

春日感興

春日霏霏春草萋淡煙輕靄散雲霓蒼蒼並長桑榆社

春來感興

翠白分生桃李蹊牽落晚梅增皎潔飄飄弱柳與提携

黃鸝紫燕多情緒來往宜春上苑啼

清明

年年歲歲長為客又見清明三月春芳草晴連千里道
異鄉風捲萬花新燕京土俗分煙火戚里笙歌動四鄰
日暮城南爭射柳聞喧車馬起飛塵

部內小述柬諸寮友

省中春曉肅陰陰翠柏青松鬱近林背日樓臺風景暮
低簷燕雀歲時深蓋垣細瓦生蒼蘚羅戶輕絲掛碧雲

披裘猥蒙君子錄薦芹豈抱野人心

白馬篇

白馬垂銀帶青轡紫絡頭燕爾豪俠子夾街兩兩遊右手弄金彈左手援吳鉤仰視雲中鳥忽成席上羞美人五五絃急管雜篳篥吹唱薄層霄餘音哀且柔持觴勸君酒願君千萬秋歡娛良未極長日忽西幽昔爲塵世珍今隨逝水流西方有奇士雄俊世莫儔千金博嘖笑氣縈輕王侯流光被千載瑟聲振九州嗷嗷夸毗子挾刃爭乾餒烈士寧受侮拾棄歸山丘時哉苟有遇安知非東周不然滄海上且從赤松遊

遊草橋張氏莊同川曹諸部長泛舟二首

徐騎穿林入迴幃向水隈接余舒絲萼幽蔭紅醅風送春波去雲隨野棹來共吟也草甸空羨謝公才澤畔蒲孫出蹊間蕙草長水涵鵲鵲色花噴麝蘭香戲鯉衝朱蓼鳴禽亂綠楊 帝京多勝槩行樂有輝光 武選司杜升盛開廬郎中襄集四司君子同賦 名卉來西陸開花滿薊門三春多景色萬里寄孤根窈窕檻中見芳菲海內尊看花無限意惆悵與誰論

前任刑曹主紙劄修改武庫主月庫偶書

既爲庫吏爲倉吏可畏前賢畏後賢吾道有時當磊落此生得意在屯邇靜中消息誰能識身外榮華絕可憐

贈崔懋言太守

玄冬十二月栗風吹郊關閉征旅君行將安之浮雲散驚飈遊子恨別離對酒不能歡各言情所思嗟君遠出守傍徨臨路岐山河踰萬里采阻登重梯丈夫當有志勿爲兒女悲勸君且停車聽我前致詞皇天昔勅虐斬伐降嚴威九九不藏螫三伏少雲霓驕陽與愆陰聯綿瘴蒸秋草華而秀夏畦垂燕枝遂使秦庸蜀鞠爲豐薺墟廣川號崔嵬入水濯星魚上山採山藥下山掘木皮墮壤重金玉傾都閭藿藜出山夸毗子跳梁事繭絲號令疾霆馳鞭撻少完肌蒼罔原丘際枯槁行纍纍顛路傍周陶棄置餒豺鷗日暮烏投宿慘淡黃雲迷野曠聞哭聲瘦鬼向人啼仁人久不作吾傷世道衰音卿昔哺餓西巴乃放麕異類有深情况燕守牧司車服籠名數冠蓋光陸離昭昭將在斯冥冥不可欺努力建勲業及此艱難時霧霏流 皇澤惠序播休真景融臻至理熙夷神人諧令

聞自我求幽竊相福棋周雅戒靖共先哲示良規式用作歌誦慙懃寮友私寄言謝便蕃各念此新詩

送咸寧侯總戎兩廣

大將承恩出建章旄頭飛羽度衡陽樓船夜擁江波黑
劍戟光搖若馬黃

皇明疆理自天開玳瑁珊瑚越寶來使者星臨龍伯國

伏波旗卷趙王臺

紫綬金章漢列侯巨牙高纛鎮南州風霆晝擁收金戟

歌舞人歸自玉樓

廣南節度聞名久橫海將軍今有無要使威稜懾絕域

莫將瀟灑論兵符

田州刺史開疆後海外諸侯進表來使者丹書天上至

元戎金鼓日邊迴

春日有懷

思親秦塞遠憶妹海城遙故國風塵迥他鄉音信消春
光猶寂寞魂夢幾飄飄到處多鴻鴈參差恨碧霄

友人夜話

幽居久棄人間事此夜寒窗忽對君明月近來秋色好

莫辭深酌與論文

春雨二首

霰霖朝蕪暮飄零西復東潤生前浦綠花滿上林紅落
地沾飛絮連天洒亂蓬行看寧百室膏澤被千同
一夜生風兩千里絕塵埃望望乾坤淨飛飛燕雀迴九
衢轂枕潦三徑草穿苔回首東郊道飈花遍麥來

春望

漠漠郊天遠青青路柳新花光蜂間蝶春意鳥窺人極
目煙霞杳驚心燧火頻白雲飛起處顛倒念吾親

初夏直省

落日絨華省棲雞下錦幃嚴更傳柝小滴漏點驚稀風
月清朱戶星河近紫微扣壺情未愜補袞願不違

晨坐書齋

初日簾鉤上晨光徙倚時涼風天外起新靄坐中披霽
雨苔心溜開雲樹影移塊然塵外想瀟灑獨吟詩

對月

觀書倚劒坐空庭霧鎖星關夜半扃清院深沉天宇寂
一輪明月數峰青

夏夜嘆

青真萬仞高上有雙珠關赤鳥燒晴雲朱雀度流月仰
憚蚊與蠅俯愁蜈與蝎束身整冠簪衣帶遭幽齧跼蹐
但欲眠撫床再三謁兩目何時瞑側身避倉卒張燈照
四隅此物米餘忽瞿然心內驚笑若存膚髮秉命在夏
天蠹淫降昭罰小醜乃縱橫群生競相伐四顧起長嘆
端坐待明發三復采芩篇憂衆心不歇

邵氏園亭讌集

上柏何亭亭蒼松夾玉街朱樓枕幽澗白晝生雲蘿芳
卉鬱葱籠文石疊崔嵬仰瞻嘉樹陰好鳥鳴啾啾俯瞰
練漪水菡萏發朱芰昭陽射虛牖清風披我懷捫藤緣
石磴凌雲蕩天階歛忽陵谷改瀟灑洒心神詣追隨盛文
史扁翰排江淮興逸情偏爽交深志不乖高謝世間人
輕舉棄吾儕安能守筆研空此勒與差

郊壇遇暴雨

鶴鳴于垓不勝愁鵲夜其巢更可憂飛電遠從天外落
伏雷新自澗邊收伏雷形如羸煙籠霧幌郊原闊地裂
雲翻殿閣幽三伏已占搭麥雨兩岐還睹秬糜秋

郊晴迴望

鳳樓清曉雜煙生迴望 皇居十里明昨葉生峰穿
燕屋芙蓉漾水出龍城秀巖聳碧藏天色仙掌流黃走
露莖屈日陰晴多變態江山千古幾含情昨葉合俗呼松塔見本草

孤鴻賦

孤鴻冥冥翩翩六翎朝發南海暮宿北溟仰見明月不
知晨星明月皎皎晨星熒熒猶之不懿使我心屏悼彼
窮羿荒迷弗寧徇獸于野張罟洞庭我心惕競蓋潛吾
形以翺以跳夙夜匪停敢惜微軀恐傷先靈衆人不知
謂我避炎我哀而鳴如沾於疔聽者生憎莫舌之甘君
子過惠小人傷廉聖人不作吾與誰占

七月三日下午錦衣獄

壯志多辛苦浮生甘坎壈明夷欽聖軌衰德愧狂歌用
拙存余陋力微奈爾何不辭落陷穽搔首謾吟哦

受械時賦

曾將狂狷擬鄴都不悟髡鉗到腐儒三木應同范孟博
一毛深謝楚楊朱豈甘搖尾辭羅網猶意盛囊賜屈錄
寄語悠悠行路客腰金衣紫欲何須

獄中對雨

好雨來何處悲風欲暮棲帶雲同下上落地自東西景
象寬天小光華映日迷吾心適有契如晦更聞雞

七夕獄中詠懷

烏鵲橋邊螢火飛鳳鸞機上曉星稀生憎御水流黃葉
何處仙槎傍紫微落日嚴城悲禁柝秋風此夜洒人衣
塵埃滿地無全目欲向長生甘惠機

釋罪除名

本無經濟略虛忝 聖明時化碧情難盡懷沙遂所

期投荒欣幸免汗赭固相宜三黜還鄉郡慚同柳士師

順天府以罪人逐居郊館病創賦

孤館蕭蕭不勝情細蛩良夜旅魂驚獨愁落葉紛紛去
誰伴寒花脉脉生潦倒歸心雲共遠寂寥離思水同清
數聲殘角西風裏天自蒼蒼月自明

秋光

殘葉蕭蕭下夕風秋光疑在有無中王孫不自惜芳草
客子空懷悲蕙叢夜杵聲悲遙和雁天階雨濕細鳴蛩
蒼茫目斷寒煙歇旅食生涯任轉蓬

秋思八首

露濕銀床凋玉林暮天遙響急寒砧乾坤沈廓煙塵空
風雨膠河漢陰鳴鵲屢驚搖落候浮雲一見古今心
京華旅食時將晚彈劍聊爲漁父吟

極目萋萋帶白蘋天空木落淨飛塵故鄉風景山河異
明主恩波雨露新銀漢影流纖月晚金莖氣裊碧梧春
欲浮渭水供垂釣慵向窮途數問津

即看碣石通滄海何處秋光不損神衰草白沙天外靜
落霞黃菊曉來新易垂莊鳥懷鄉淚誰念湘潭放逐臣

歸去惟尋河上叟滄浪細濯羽綸巾

倚蘭窈窕暮生芳秋水漣洏飲玉妝花滿臙脂含夜雨
葉殘翡翠落秋霜空將紉佩吟騷客豈有行雲夢楚王
千古幽人嗟下伍幾時龍卧起南陽

百川群海接天流帝子妍華悲素秋瑤席綺衾歸寂寞
羽車龍駕自夷猶絕傷月夜孤鴻語佇立秋風數雀愁

閨闔高高望不極乘槎幾日到牽牛

朱雀星流散閣通青龍日轉玉繩東三秋幾陣恒山雨
萬里頻吹朔塞風繡柱銀橋投海燕錦條金彈失青鴉

欲將仙棹浮瀛島坐看蓬萊接混濛

玄武湖頭萬壽山葱蘢佳氣滿天關
珠宮彷彿虛無裏月殿陰森縹緲間
飛鳳千秋常捧日盤龍五色首成班
紫芝白石離憂切青瑣形關難再攀

虎戰龍驤定上都文謨武烈肇鴻圖
西山寄劍鸞鳳南海援弓落鴈鳬
宮女驕冠新製錦列仙瓊珮曉相扶
江湖浩蕩愁千縷社稷安危在六符

旅甸懷古八首

燕山落日照銅駝海甸秋風歛碧莎
搖落深知江淹恨羈棲無奈楚狂歌
朔雲萬里愁蒼海南鴈群飛損綠荷
欲問關山渾有夢空悲歲月疾如梭

帝駕龍車出震宮濯征涿野兆黃熊
千年遺像風塵裏百戰中原圖畫中
金簡玉書封岱岳翠華朱節下崆峒
至今寰宇迷雲陣誰使伶倫截竹筒

白玉爲樓金作臺昭王昔此聚群才
君臣磊落千年契戰伐紛騰萬里開
黍谷潛移松桂晚軒弓何處梓楸哀
英雄悵望空陳迹日暮悲風向草萊

爽氣蕭蕭易水寒英雄一去幾時還
干戈無地甞陶鼎

社稷何人闢翟般千尺蜺虹暈白日
三秋草木變衰顏青囊繡柱留遺恨
朔雪愁雲慘故關

海外蒼茫竟可知人間變態盡堪疑
當時文藻迴天地異代風流播鼎彝
羣落日玄狐悲故國深秋綠蘚暗殘碑
河山寂寞空懷古獨向秋風自詠詩

瀟湘秋水接黃河此地猶聞羽葆過
南渡可能翻地軸中原誰復奮天戈
旃裘浩蕩黃雲滿風雨淒涼紫塞多
終古重看翔鳳地于今還聽大風歌

武穆旌旗絕塞陰祠堂猶柏曉蕭森
青年慷慨臣時略皓首嗟蛇捧日心
夢遶黃龍空想像南來白鴈已駸尋
雄姿猛氣今安在猶使孤臣淚滿襟

信公忠節迴天地人世紛華自古今
戰壘微茫煙草沒祠堂窈窕歲時深
英雄事業三秋夢江海間關萬里心
五噫六歌偏灑淚夕風斜日慘高林

答黃德兆問居

行藏甘寂寞客邸更淹留書劍風塵裏
關河旅夢秋離情雲渺歸興水悠悠
莫問詹生卜思從季主遊

答德兆問行

故國關山迥他鄉歲月閑望雲離思切歸鴈旅聲殘野
曠燕臺古風高易水寒孤臣懷闕淚長共路漫漫

鄭氏蒲山書屋

誅茅聯竹結書屋牽水生花透翠微架上牙籤長錯落
階前玉樹有光輝秋風自覺寒螢細雪夜猶驚燄火肥
黃卷已勤泉石約碧梧想見鳳凰飛

去國留別寮友

驅車都城門東望大通關山川鬱迢迢河水流潺湲流
水尚有歸逐臣去不還迴首謝衆賓慷慨無歡顏我行

雜錄卷之十一

甲元

日以永征途阻且艱下有千仞谷上有萬重山山谷或
變易物理固循環秋風吹萬壑草木競紛班擊筑歌易
水援琴賦東閣豈無相思調美人在雲間天孫與可鼓
可望不可攀懷人感秋色慘況生瘴癘寄言衆君子秉
德相經綸莫作秋蓬嘆流涕空涓涓

通州道中

大同橋下咽鳴水通濟河邊芳草洲頻驚翠澤開空泣露
落花流水自傷秋關河渺渺三千里雲樹蒼蒼二百州
遙憶美人何處是玉簫聲斷鳳凰樓

潞河發舟

近崖脫柁迴山碧點點楊舟泛水黃吾道乘桴迷渺渺
中流擊楫詠滄浪沾沾野鶴將魚去歷歷潭煙駐岸傍
輕漾短桡搖細浪漁歌村酒送斜陽

北風

迷茫秋水深無際浩蕩鄉思攪更生南浦空聞鴈語
北風自覺櫓篙輕花鳧白鶴心無事綠野青山眼正明
且喜波搖歌棹發扁舟直下衛源城

舟中晚眺

遠山橫翠散斜暉秋水憑空片帆微煙樹杳茫移地軸
海風披拂弄雲旗晚生霞靄中天沒初習鳧雛掠浪飛
少壯何須傷暮景疎慵近喜解朝衣

九日病創無菊無酒

病裏重陽不見家家人相對莫相嗟他年擬酌逡巡酒
此日難逢爛熳花歸去惟存張子舌再來無復馬生車
何須遠棹浮滄海著屐青山可種瓜

留滯

留滯滄洲已浹旬鵲冠終日滿風塵空雲何事來還往

流水無情秋復春海甸中宵來驛使天涯盡未歸人
不堪對酒翻惆悵翠條黃花幾度新

書所見

點點花鳬吹細浪飛飛白鳥落平沙天如碧玉涵秋水
菊似黃金散暮花

旅鴈

萬里冥鴻海外來天涯力盡未曾迴幾行數下中宵淚
孤影長鳴竟日哀霜露久淹燕伯國稻梁何處越王臺
猶存健翮隨飄泊試與凌雲見異材

曉發滄州困雨向晚喜晴

向曉移舟橫海軍群山競闢海山雲夾河霧襲乾坤壯
將夜風催雨露分檣掩岸沙垂鷁彩劒涵秋水動龍文
蕭條異域長爲客惆悵窮途念故群

臨清東邵苑卿天和陳僉憲察楊同知言俱謫宦

稍選聞余重困追陪數日

江湖轉客人千里邂逅相逢酒一杯把臂論文心未老
排雲披腹志先灰自操舟楫不辭遠生怪蛟鼉刺欲來
近喜南州陳與邵路岐終日共徘徊

李僉憲順孫父封刑部主事封者多從陞品服色

令子舊爲彤闥彦封書近見狀泥頻稍選按察三河使
特借章服再命新五色銀花銀帶七香裝軸玉麒麟
即看門戶生光彩何以咨謀答聖神

澠池曉行苦寒

蒲地霜華覆白茅九天寒氣靜林梢夜光栗烈關河圻
朔氣參差日月交豹飾羔裘猶自冷象弮魚服半不膠
燭龍照夜渾無賴更遣陰風高怒號

還家後逢至日聞初連園丘郊禮

忽驚至日初條新物候空將悲逐臣尚憶彩雲隨法駕
徐看紫氣控飛塵郊從文祖春正月禮變軒轅甲子旬
獨卧南山瞻北極虛操弱線數星辰

嘉靖辛卯趙浚谷詩集

原州九日

秋聲咽塞笳邊氣蕭蕭華九日登高處群山入望賒蒼
蕪仍碧水綠酒對黃花鴻鵠歸何處空落霞

秋風雨

風搏澗底秋雲白雨打沙頭溪水黃隴樹一朝含淒楚

泰山萬點正微茫空悲瑤草時將歎其奈芳蘭晚更香
鴻鵠冥冥何所慕更辭朔塞向衡湘

雨後劉侍御歐陽苑卿招遊崆峒

輕雲細雨洗塵埃萬壑千岩向曉開冉冉隨風凌絕巘
稍稍滴露裊殘苔青松翠竹秋山暮白鴈蒼鷹湖塞來
三島共遊成昨夢十年今日喜重陪

問道宮

玉殿蕭森涇水邊韓皇此地昔求仙千年鶴駕歸靈洞
竟日煙峰鎖澗泉春晚花香飄異域秋風桂子落高天
嗟余便向赤松去爲爾長歌招隱篇

春日登華亭城

春歸芳草無多路水繞山城入幾家聊上孤墉憑以望
暖風吹折探春花

四條嶺

久耕八里山新墾四條嶺匹馬下西風斜陽照獨影嵐
生繡巖齊木落蒼山冷得意在林泉處寰真土梗

彈箏峽

峽居時道蕭關漢代名連山接三塞列戍控金城形

勝雙流合乾坤一壑平憑高瞻斗柄東北是神京

郊氏莊遇雷祈止志喜

震天雷電昏無極掃地風雲捲太空七月寒氷來雪海
千岩飛瀑噴鴻濛移時便覺川原失霽後翻驚禾黍同
老大南山耕稼客歲時醺酒謝神功

華亭王母宮圖歌

薛生曹生知余好山居示我仙山之畫圖南山幾峰俱
插天恍惚不與雲霄殊吳鎮之麓西北走北風一夜川
岩吼千峰萬壑吹轉來汨水峽側不容口其中三峰難
具狀參差均壤回回向瑤池近在甘泉南芙蓉反出崑

辛酉

崑崙上往往靈光化彩雲時時瑞氣迎仙仗舊聞古廟沒
青林今見新宮開翠障晉國祇留憑石言緱城還覩巨
人像吾聞名山多滴詭今之畫圖亦如此五利真欺漢
武皇八駿空勞穆天子白雲之歌幾曾聞青鳥傳使徒
爲爾爾後寂寥難重陳世人賤目只信耳君不見黃昏
棲鴉滿宮林山鬼夜嘯悲風起

隴山七月雪

層峰薄大陰隴樹鬱蕭森密雨圓輕霰秋光不作霖忽

龍迴日月快濤變欽岑可念關山戍淒涼苦不禁

腸斷咽鳴水情深蕩漾花登樓空見月絕域祇看霞冷
遙香閨夢裏通胡苑沙安邊自有術壯士莫長嗟

爛柯山

佳時爛柯山近在人寰內之子矯鴻翮遂與風塵背英
名播九州流芳被千載憶昔皇王時哲人猶自晦夷齊
轍周粟巢由跡唐穢苟無堯武心疇能相假貸乃知古
聖君懷賢掩瑕類匪媚嘆喑徒而晚嬰妍態世道日陵
夷宣赫崇偷輩豈無英特士依稀存梗槩重以鏐金石
不獲終草萊悵望名山雲俛仰增嘆慨

麥秋

風前燕燕颺將報壠上黃雲澹欲飄隔歲妍華嗟已晚
四時雨雪故偏競三春序錢傳周頌雙秀亭岐擬漢謠
大有如今真帝力老農何以報明朝

喜霽

久快立秋雨新晴甲子時禾場便日好麥壠趁風宜地
開群山迴天空孤鴈遲陰晴那可料造化本無私

立秋

蕭條風雨後寥落乾坤秋蘭畹欣將實桂叢可自留金
光迴斗柄灝氣滿神州試問乘槎客何時到斗牛

嘉靖壬辰趙浚谷詩集卷之二

郊齋閑居

近市厭湫喧丘林傷闕寂蕭條坐郊齋非榮亦非戚南
風散微和春禽鳴四壁紅藥被朱英青蓮冒綠的芳草
連翠空曉山生黛哲石逕穿流波悠然泛有滴共欣時
景鮮却望周原迤周原多路岐車轂長摩擊行人自往
來相顧不相覓因之謝繁華澹泊寡踴躍君子貴蚪潛
志士傷伏櫪豈知庚桑生樗散聊自適

南巖夜坐

星月低簷度山河拂戶開丹花迷徑路巖嶼自樓臺綠
暗陶潛柳黃深崔立槐呼童聊灑掃彈劍賦歸來

党氏西莊

昔紀東山勝今聞西党莊山川紫故宅花柳暗新堂封
麝藏金粟滴酥落玉漿人生適意處身世兩相忘

野老

度花穿柳遍芳洲華髮蕭蕭兩鬢秋野老不知身外事
青山綠水自悠悠

秋霖

玉露凋零傷素秋墨雲沉沍黯神州層蒸鳥鼠關山壯

淋漓魚龍湮泪流如意鸛鵝空自舞高飛鴻鵠使人愁

已同原憲甘環堵肯向優旃乞半休

罌粟

罌粟花如錦開時蝶滿枝明朝零落盡惆悵暮春時

素馨

名從閩女得形借楚王憐不惜礙春早聞花似去年

探春

不知春幾許欲向早時開何似堯階草歲歲探春來

紫荊

未舒青玉案先帶紫羅裳不解吟神女只應教義方

芍藥

芍藥花無賴開時濃向人晨朝酒醒後猶自醉吟春

牡丹

並帶殷紅滿千枝雨露新可憐歌舞地不見洛陽春

刺梅

不惜容顏好其如光景移酒衣香自發落地已不支

十子梅

十子本同樹開把亂錦細芳菲無限意不盡

石竹

怪甚幽人棲偏憐石竹多但存聖正節

登龍門洞望飛鳳山

試攀龍洞梯遙望鳳山岑秦隴迴天小岷梁絕壑深
微懸紫閣迢迢列青林千古雄圖在哀歌獨至今

王母峰

乘鸞王母去此地尚空臺杯酒遊人出絃歌廟在空
碑埋碧薛歸路滿黃埃變幻安能極觀遊亦杜裁

出射

孟冬嚴殺氣紙射出荒郊羽箭無留鏃角弓正滿
流轟掣電絃急怒奔蛟鹿鵠聊觀禮非關獻剪毛

贈孫子忠自號虎山人

虎山昔作三河吏鳳曆方將二載春文物當時焉
風流爲政有斯人東關別駕屈孫楚上谷功曹借
莫使趙張虛琰琬早看勳業畫麒麟

贈孫子忠虎山四詠

丹崖石室幽人地紫霧金壇仙子家黃鶴樓中空有

碧桃巖下自開花

高臺直上與天齊絕巖偏能映日迷王氣已隨玉馬去

靈光猶有碧雞棲

右天臺故址

山自蒼蒼水自泠敢云清濁太分明西河胡馬曾來飲

北闕看君去請纓

右涇水濁流

空山古廟遶寒泉想見龍騰不記年莫沕淵潛空自珍
擬乘雲雨共飛騫

騫

右古廟龍湫

河西歌十二首

洮水黃河接塞流南山插隴入甘州山河本自隔戎夏

誰遣殘胡西海頭

十萬鳴弦小十王曾驅叛寇入河湟青海便爲胡部落

赤斤元是漢封疆

漢兵不洗西海箭胡兒來飲河南馬誰道安邊十總兵

材敵盡出嫖姚下

見說東平王總制盡將旌旆駐山椒天聲五月風雷動

胡騎三千煙霧消

山河千里控莊浪西接西蕃北小王不禁殘胡渡黑水

盡驅熟戶入洮陽

甘肅纔通一線路誰念河西十萬師聞道今年小王子
驅降西已過月支

設有先聲聞不刺更聯鐵騎屯莊浪夾河夜半催金鼓
應見胡王死漢疆

底死可憐蕃部落半殘天討半殘胡蠻夷猶夏當伏斧
王風無外是雄圖

朔方兵馬雄天下一夜達軍滿夏州桀虜方乘新勝勢
列將誰分 聖主憂

自古和戎非上計大抵強優弱亦臣近祖 文皇宣
武略遠懲石晉宋時人

達馬西征不刺迴虜牛駱駝漲黃埃陷軍九地豈天意
安邊須用出奇材

萬里陽關國西門茫茫流沙禹乾坤不知何代英雄將
殺伐虛承帝主恩

嘉靖甲午趙浚谷詩集

近營

獨樂吾何敢獨醒事已非近營南園地還採故山薇雲
水觀心靜丘園與世遠無勞嗟抱甕茲地可忘機

春暮

春暮南郊上清尊共所親晴光通萬里佳氣藹三秦落
絮疑無地飛花遠趁人絕貪風日好休厭水雲貧

接水

抱甕思何短夏畦草厭勞編橋迎細浪排岸動秋濤雲
影深流見泉聲急處登高吾生付物理幽趣亦滔滔

飛鳳山

簇簇低閣樹纖纖小渡橋煙雲來宇宙峰巘絕招搖石
磴連長嶠松風自寂寥仙人多鳳侶遙擬聽吹簫

步空同

縈迴緣鳥道磴磴俯蛇盤絕壁千重層連天一徑蟠仰
高心轉迫迴首路方難險絕更休息凭誰啣馬鞍

南巖喜雨

每歲暮春常苦旱今年入夏便多雨眼前無數塵埃空
喜極翻令風伯舞漠漠野田飛鵝鴝蕭蕭澗壑啼猿虎

怪余終日坐南巖樹色煙光佳可撫

龍門洞歌

我聞龍門洞上有大還鑪婁景昔時居此地往來不與

人煙殊景福曾憐玉宸觀石室深藏金篆書長下崑崙
龍潭幽引水穿渠繞四周細衝轉輪石作雄高奔絕
木為溝憶昔千家變城市寧知異代成荒丘琅宇琳宮
隨羽化龍虎不來麋鹿遊汭水上隴山頭朝朝暮暮三
丁秋昔時仙子今誰在寂寥空谷寒波流

山中眠石

翠宿山間雲還依山畔石修林幾萬株飛瀑一千尺天
地為吾廬煙霞供衽席悠悠身世間覺夢即晨夕

乞李姨兄楊柳栽

唐詩集卷之二

寶砌垂楊柳金絲萬縷搖三秋吟蛩五月亂鳴蝓融
雪埋元氣隨風解露條揮斤聊代肆分陰父春朝

百子圖

群兒遊床爭笑美人獨撫瑤琴蕭白雪難和落日寒
鴉滿林

黃爵偶然麗網狡童執紉相紡一朝解脫歸來萬里青

霄直上

挽韓昭王

紅飛綠逸亂春愁歸客逢春不日留白旂丹旌牽去路

五湖前頭深園欲莫花仍發滕閣空存水自流
千秋月明歸鶴處令人猶憶木蘭舟

蘇子美趙汝長詩集

固原南池泛月奉陪唐尚書與劉總戎段正郎樊
兵憲同舟

四郊平蕩夏容多玉關無事遍笙歌原州城南青草碧
流斯澹蕩生微波波光瀲灩浸塘苔芳辰樂景仍相摧
尚書既携二妙至戎司亦領三驅來遂使炎蒸化時雨
忽於蒼渚聽殷雷殷雷時雨何浩渺眾峰突兀雲徘徊
煙水茫茫同一色凌風始覺臨高臺彩虹欲射青海口
赤霞初映白龍堆頃更長空淨如拭萬山洗盡無塵埃
黃鴨花鳬池頭集放舸解纜旋相及宛轉中流簫鼓鳴
公回兩岸蕪葭濕天清地靜悄無聲一輪明月當空立
桂影光吞玻璃寒金波隱映鵲鵲急金波桂影寂無濤
綠荷玉鏡兩爭高勢傾斗柄迴南極中涵太虛沉碧霄
抵疑蟾宮失雪兔翻於水殿踏冰綃池裏潛蚪徒偃蹇
野外還颺吹沈寥沈寥鶴駕去仍還時時此地會群仙
君看南池泛舟夜豈減蘭亭修禊年

奉壽唐漁石尚書

朱明麗景晝日長
鵲火蘊隆金匿光
蒸人炎颺揮成漿
高堂紉素生微涼
寶瑟瑤席華燕張
緝御伏几稱壽觴
爲公前誦嵩高章
千時南極正輝煌
群仙鶴駕赤霞裳
雲裘玉佩朝明光
還識先朝御史郎
練甲十萬控封疆
蒼顏華髮帶秋霜
元老方叔儉化襄
管平濯武震零羌
戎馬諧和樂未央
直驅太白掃天狼
秦夏群黎入用康
黃河青海饒牛羊
蒲萄名酒出西涼
以寧胡考餽其香
履台陟鼎輔
聖皇執契協符綏萬方

賀巡撫黃都御史平岷山賊

絕險岷梁地指麾
寇盜平熊羆
屬節度叔虎得專征戰
伐縱橫略安危
經濟名檄移巴蜀
近威軼漢關
清忠遇艱難
効身當報主
輕劍鳴思壯士籌
運寄儒生勲策麒麟閣
秩崇鷄鶩行
願分天漢澤
洗盡潢池兵

送總制姚尚書歸浙江

西陸初分間東山
早掛冠名曾被駱越威
已震呼韓再東中
臺節三登上將壇
升車千里肅挾纘
萬人歡絕海騰鴻鵠
高岑棲鳳鸞
南溟久返旆
北斗尚移官采芑瞻

飛隼伏波稱據鞍
各颺文武志
載真區寰安祗應召宣室
忽聞吟考槃
揚旌秦塞關
加舸荆江湍
幽谷無停轍
淮湖有汎湖
遙知雲雨處
會見蛟龍嵒
嘉靖丙申趙浚谷詩集

連伯金館長以御史按至話舊有懷往事

蹉跎十載論交後
契闊八年嘆索居
吳越奔波曾憶汝
秦關阨塞正愁予
非防狡兔埋三窟
即換銀魚誦五車
好報兵曹張主事
何緣不寄一行書

褒城郡王西郊池館會燕

城西川原明如練
城上樓堞隱可見
褒城別墅西郭西
斜對闌闌俯郊甸
龍尾遙穿涇水流
種柳栽花紅滿縣
朝光還挹翠屏山
夕嵐坐識崆峒面
南來諸峪勢俱高
飛岩泮壑時噴流
蹴蹴既鑿轉輪渠
積石擬築銀溝堰
繡園芳園何逶迤
奇葩名卉紛相串
遂使林泉咫尺迷
終覺景象昏旭變
行盡綠陰更上樓
迴看漣漪別開殿
漣漪新荷水殿香
東風吹動瓊珠濺
流水聲中曾聽歌
菡萏深處重張燕
坐上賓客皆瓊珠
庭前冠佩多分鈿
朱閣文窓允幾重
宗王甲第真不賤
池塘潏灑楚江秋

極目秦山總流絢頗同西域化人居座間五色蓮爭現
豈有華峰玉井根枝頭十丈明霞電氣裏翠盤捧赤瑛
灼灼紺的垂花片翠盤輕泛綠醴波直柄飲君君莫倦
明朝東出鄭州途嗟予大道纔如綫

和辛茆卿同藩臬諸公暖泉泛舟次杜韻

疊鼓鳴笳引畫船群公飲御出高天閑雲流水渾無那
殘葉隨風解自牽碧照珠樓開寶曆香翻桂館列華筵
遙瞻使節隔霄漢却指層城說暖泉

中秋

宛轉秋空月若幾天路除何人攀桂樹有客問仙槎萬
里金光滿三更玉鏡斜故園淪落處猶憶照京華

秋日觀禾

告成欣歲序實穎見群葩禾秀猶芳露收晴散晚花歡
殊楊子醉喜滿齊髡重擊壤吾何遜萬方今一家

秋夜長二首

秋夜長秋色清月華寒露下深更雕簷綺榭飛螢明當
階走砌促織鳴是時烈士壯心驚天邊颯颯吹涼風涼
風吹入秦關裏千家萬戶皆秋聲秋聲卒律疾鷹隼秋

氣蕭瑟滿咸京五道飛符徵士馬三邊將帥正西征擊
鉞伐鼓通青海輕車虎士鎮長城塞上兵甲猛且多中
原昇平奈樂何曾忝署郎觀禁旅此夜幽懷聊放歌

蟲聲唧唧秋夜悠坐看驚鳥起城頭桂影無塵銀漢流
天孫河鼓還相求玄鳥歸來鴈南遊涇渭蒼茫蕪葭秋
零露已集秦庭樹悲風還掃漢家樓陳后金屋含舊怨
班姬紉扇生新愁新愁舊愁無時歇故國旋從秋草沒
細尋此事堪傷神且對南山醉明月

聞河西失律

頗憶當年河源使崑崙擬到日邊迴到支西走元非計
宛馬蒲萄竟不來南徼蕃夷絕瘴海北門鎖鑰屈鼎臺
莊浪官道纔如綫須信安邊用異材

秋社

雲雷收盡泰天碧雨露翻為寒草黃初熟蒲萄分玉醴
澆殘蜂蜜滓瓊漿叩牛擊壤皆吾事去燕驚鴻謾自傷
即向翠微深處老不知玄圃是仙鄉

代崔懋言壽胡侍御親號藤蔭

當代雍洽重儒生諸公衮衮登承明胡子昔爲庶吉士

落筆東閣偕豪英東閣起草誰不羨妙詞能使

君王嘆 御筆題恩懷嘉行承恩擬上 金鸞殿特賜

南州簾簾文光含雲錦色疑茜內官捧出傳宣呼丹墀

拜舞余盤薦明法既歷白雲司簪筆還登御史院秋風

颭颭秋氣高試看鷹隼疾霜毛 九重命下按河洮

丁新制出劔刀鄉里爭誇 華節春日晴搖畫錦袍

堂戲綵傷官草中庭列宴開蟠桃蟠桃仙人紫府郎曾

排闥闢朝明光帝命嘉符掌諸祥殊珍奇瑞爭軒翔碧

藤合根蔓于城紫芝共帶生之堂芝章延綿六百本藤

絲連幾尺長人生大節忠與孝子其有意留芬芳不

見華封三祝日當時合逢陶繼君

嘉靖己亥趙溪谷詩集

華亭雨霽

開戶驚殘月新晴散遠氛嵐橫山欲翠波漲水生紋

細侵堦濕鍾清結曉聞乾坤何鳥咬字甫肅氣氤氳

低簷度鷗鴻遠陣分秋光明野色初日麗流雲叢桂欣

將實倚蘭晚更芬騷吟悲楚澤帝咏橫河汾歡極三章

賦情深九辨文那同憔悴客所幸奉華勛

赴宮僚微東親友

少年情切凌雲遇弱冠棄捐在中露蕭條林壑已十年

釣漁且飽山中兔空谷白駒更殊青終南玄豹猶澤霧

含哺每稱擊壤歌行吟不作悲秋賦瑤池昨夢拜東皇

華渚流光睠西顧忽傳雷雨下青霄萬國謳謠邦本固

擬同周室聽警蹙不比漢庭招羽翼自慚身非瀛州人

即今已備蓬萊數鳳池窈窕侍藥龍黃閣聯翩序鸛鷺

丈夫勲業及壯年萬里長風破前路驪駒實劔富清秋

莫向離歌嘆新故

趙溪谷詩集卷之二

之隴重陰

秋陰遍穀黍流潦滿阡畦百里村煙濕千山草露齊滑

愁泥活潑行怯路踈蹊牽挽三層嶺強攀萬丈梯乍驚

雲欲歛忽上霧仍低日月同虧蔽乾坤入望迷當關

虎豹逐浪舞鷗鷺餘漲猶充斥中峰自澗溪訟風憂豈

減苦雨意真淒匪兇傷征役產盡悲庶黎人皆歌漸石

吾亦望虹霓安得迴龍馭群生任馬蹄

送大學士石門翟公巡邊東旋二十韻

四海共 皇風分憂切上公位兼八座重鎮屬九邊

雄文武仍才傑綸綸聖功揚旌截塞外曳旆度湟中
嘉善傳周賚錫金修漢宮便蕃來寄譯歌舞通華戎萬
里鳴鞭下三軍挾纜同台光方燦爛時雨亦零濛撥出
天山北更之鳴澤東旗翻關月黑緋映海藍紅尚憶吟
鴻鴈無勞歌阜螽索戈安衽席庇士共忻懽迢遞皇華
節旬宣帝澤洪先驅紛虎豹上略藉變龍麟閣威
儀著鳳池勲業崇履應旋斗柄劍已過崆峒龐相空圖
史梁公富饒籠明謨多後人登用及愚蒙庸敢玷蘭室
終當返桂叢他時擊壤頌元凱奉重瞳

先寄康對山太史

先生豪氣蓋中州翰苑英名四十秋又向玄圃栽瑤樹
常看玉牛泛蓮舟龍伏鳳若爲侶碧水丹山得自由
擬到滄東秋月滿浮雲天外任悠悠

閻氏池亭三首

閻氏亭池好秋來景象多平畦深瀟稻淺水低攀荷戲
鯉分蒲躍鳴蟬高柳過凭欄聊以眺渺渺浩清波
人生何處好林卧枕城隅遶砌魚千尾迎軒柳五株遠
山呈翠黛近市足清醅極目滄浪闊無勞向五湖

池光帶晚霞秋色淨蕪葭鳥度穿牆竹魚衝澗水花揮
金聊割鯉迸玉試分瓜馮子莫彈劍馬上須有車

代紀元正上翟石門三首

上相旌旄出漢關遶庭殺氣晴胡山九天雨露清秋滿
萬竈緜緜白晝閑太乙還從七宿下三台只在五雲間
何須遠使窮西海蚤已威稜震北蠻

補袞曾瞻學士清陳符喜見泰階平威靈不數周三捷
丰度只推唐九齡紫塞勲名屬華髮黃扉德業耀丹青
行看海內金爲土豈待燕然石勒銘

東遼北代西沙州海接崑崙萬里悠車馬奔騰唐節度
旌旗塞擁漢諸侯經綸望切賢臣頌密勿深分

聖主憂煩收從今常禁苑籌邊何必起高樓

登白石崖五首

獨上摩雲嶺遙瞻大震關秦涼千里道儀隴萬重山綠
水亂分渡白雲出自關十年成昨夢高卧碧峰間
我懷既浩蕩山色更崢嶸難作桂叢別况蕪萱樹情三
秋木葉赤萬點隴容青行去數迴首驂驂何處停
龍門山洞好飛馭此經過嶺峻欲乘霧苔深但捫蘿牧

重紀石起仙子揀芝歌吾亦唐桑者因之咏在阿

凄其飛鳳雨突兀朝那雲雲雨夢何處雲霄已勤征

翼雄漢將祖楚陋秦文寂寞英豪客空悲千載聞

五鳳凌天起三仙亦壯哉川靈迴抱關山勢競崔嵬洞

自婁生著峽經神出間簫吹尚可聽柯爛若爲裁

和程石門閣老行遊韻

默閣元公出塞雄驂驂羽隊照山紅北門鎖鑰通玄武

西旂旌旄儼白龍已布天威截海外行看霖雨遍寰中

虞夏正擬陳干羽豈待元戎奏膚功

謝安持籌卷之七

五川造城塞不禁陽春天遣試重臨目中九鎮方共武

塞外百蠻盡好音即向桃林息虎旅擬規崑竹聽龍吟

近來秋圃詩宜和舊日梅花賦可尋

遼塞秦關路幾千只應近在

帝閣前燕資將相元

井偶表裏山河勢亦連戎虜直從尊組折邊氓偏得

聖神憐康衢擊壤重興頌青海金微俱宴然

又和陳大參侍石門行遊韻

長城今萬里開府屈元公四海思霖雨三春起卧龍經

綸將相異左右華夷同敢祝弼 皇道終收寅亮功

巖然最絕域旌節遍經過地勢東連海一入驕北渡河烽

奉陪劉松石尚書南池月夜泛舟

朱明初送夏黃葉已驚秋絕塞金光盪中天玉鏡浮開

簾翻寶曆鼓世送蘭舟花底是河動尊前鳬鴈悠張筵

溥露下轉席清風流輕淺抵雲漢飄飄上斗牛高情同

謝傳發興自庾樓喜接龍門會叨陪濠上遊百篇慚擬

李一紙固稱劉角鼓喧初夜旌旗滿上游豈湏橫樂賦

已辦折衝謀他日鳳池去還看伊呂儔

謝安持籌卷之七

答屠文昇見寄和韻

一別清都已十年夢魂常向 帝庭前曾陪黃竹白

雲咏共讀蘭臺石室編落井還慚謀議拙憂天仰荷聖

神憐故人近有瑤華約更接冰壺理直絃

過井陘

萬古腸迴井陘道仗劍長吟對枯草衆壑獵獵北風吹

將軍摧壘爲之掃憶昔鼓蓋隨飛旌寧知世事逐寒藻

六龍飄泊竟何歸由來海岳會顛倒我尋碣石望中州

居然今古紫懷抱一飲數斛方爲開始覺醒時天地小

明發驅車向京都人問得失何時了

和許太保在事府會燕四首

帝城佳氣藹青蒼東府元條此聚觴漢典同瞻八座貴
虞庭唯有五臣良畫翻石室金縢秘曉侍銅龍玉殿傍
不有升誠動宸極詎能平步到文昌

聖代敷名屈節若偶隨清暇薦羞觴鷄鳴欲贊三朝禮
鶴駕還修五學良日月重輝金闕表風雲常遠玉河傍
參差宮僚懶無補擬效華封頌胤昌

仲冬嚴氣鬱寒素壁府群仙集燕觴周室勲庸崇爽旦

趙汝谷詩集卷之三

十九

漢庭羽翼陋通良名高北斗璇衡外光燭東華玉笈傍

此日協恭瞻御體同熙帝載萬年昌

堂前檜柏晚添蒼堂上張筵旅奏觴海內縉紳瞻具美

日邊雲物景辰良詩傳黃竹瑤池裏酒注金甌玉水傍

同沐天恩何以報載賡虞咏樂休昌

贈虛閣舉人郭恬

羨君儒素炯風神不逐長安車馬塵歸去猶聞山樵咏
幾時定折林宗巾明經拾紫非難事冀野飛黃稱絕倫
若到壺山逢歲宴應看集霞憶交親

寄黃德兆吳子方

俯仰乾坤成浩嘆紛紛世事詎堪論玄都觀裏頻回首
織女石邊莫問津十八年前東海客四千里外北歸身
長安無限閑車馬盡屬任公大釣綸

貽許都事

翩彼飛翰振趾中柯洧洧滴泉不息成河燕姜侯野嗟
將奈何近田之每每藝之猗猗

近田猗猗其穫孔那孰荒于稼而阜於禾君子懷德小
人載罔聊析其源載鼓其波

劉汝谷詩集卷之三

十

我聞往古有大聖人化洽寰海燕及蒼旻曰宜其類祇
服其親爰肇厥基以覃至仁

凡為有彼孰不由此良驥千里啓勒跬咫君子謹終深
惟其始迺顧迺瞻自綏及履罔或不臧聿求多祉唯戎

公是似時春作歌其詞孔邇誰共受之近田許子

近田四章三章章八句一章十五句

送華子潛省親

春光欲動出燕臺擬祝春山助壽杯恩向玉堂天上去
人從瓊島日邊迴白華亂渚青陽麗彩服當遊錦畫開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送廣西布政羅經野

羽書飛射流星繁上將平交出微垣千里瘴雲消北嶺
五溪蠻洞接西原正間帷幙收才子况領綱維佐大藩
此去功名入共羨早隨旌節度崑崙

送鄒學士以太常少卿管留院

故京禮樂存者舊原廟衣冠重寢陵學士銜恩辭北極
斯文今日仰中興蛟螭不久蓄潢水鴻鵠何勞避繳網
明主應開宣室召可能迴轡致時澄

挽姚學士二首

及第進東觀壯心要不違只從南陌別便向北溟飛世
外芙蓉上天孫玄衣衣所悲人異鶴千載更無歸
閣苑神仙府文章學士家駉鸞促羽騎貫斗秘精華徒
有劍穿犀猶存書滿車平生起草處零落鎖煙霞

送聞邦正兵備辰沅西南夷

大塊茫茫從所寓問君此去歸何處洞庭浪闊九疑高
鴈飛不過展南路七澤懷哀氣已深五溪驚墮那能渡
剪兒有志疾如霜瘴煙淪冷收殘霧劍明朝千里行
爲命遙指天邊樹

奉寄劉尊師時分守宣府

秋風驚朔漠胡馬飲桑乾欲問安邊計猶傳行路難憑
誰清瀚海長策繫呼韓無術排闥闔明時尚永嘆

和崔侍郎謝過訪不遇

使節如何度鳴珂尚遠矧斗牛空有夢雲水豈留形遷
幕夕沾雨直廬曉帶星無媒尋徑路惆悵立空亭

送崔侍郎之南都

萬里朝天去復迴九秋嚴氣正堪哀鵠鴻在野誰能問
虎豹當關那可開冠珮早從星復下帆檣遙指石城來
請看六代南朝事殘月分明照鳳臺

長歌寄唐漁石尚書

秋風吹硬江洲草南野垂垂架禾稻高堂置酒雞豚肥
幽巷無人百事好憶昔五侯遂蓋旋終知世務隨塵掃
以茲乞骸歸故廬更須栽水奉親老 天語優溫訝
始聞丈夫致身苦不早鴻鵠高飛欲絕攀蛟龍得水寧
枯槁小兒手掣紫羅囊大兒氣徹青雲道諸孫玉立長
精神脯簪花奉翁媼靜來穩睡浙江頭江靈海伯共
夷猶可憐難解鷗皮子徒爲鼓怒錢唐取一得一失何

足道潮來潮去幾千秋覺後逢人仍睡語却從北極指
神州狼角影搖星月動雉尾班空烟霧愁雖然謝棄人
間事猶有江湖萬里憂

贈呂幼誠

緩歌長吟日主事聽我漫道生平志天高地厚不須論
猶聞故老哭弘治一旦堯天十日橫白晝變魑生詭異
翠旌影動高冥間果然怪鳥落雙翅餘者焦焦難具陳
一掃妖氛歸正議是時后羿虛張張靈藥空仁直造次
天王副服起南荆萬邦寶室仍作贊大夫學士竦精神
駢駢流楚充上駟我起髡髮君及冠一朝四海稱國器
老成典刑歸白眉戈鋌武庫森赤幟高揖羲皇世上人
肯作漢唐轅下吏寧知二十餘年來嗚乎世事堪流淚
余充士伍川南山君亦坎坷不得意正計衰遲逐牧樵
風義蕭條歷歷憔悴開地燕南垂直憶追馳渭北騎
咸陽陵墓鬱鬱蒼蒼代華頓寂寥我等垂鞭問往事
耕夫植杖耒耨春苗目今已逝皆陳跡壯懷感此倍魂消
君既排雲射錦標余亦賜環歸寶刀冬綰牙章清禁省
重播玉珮 默處朝默處宮闕祥雲境 天雞每晨報清

曉萬戶千門總不知群仙冠劍藏窈窕當午鳴珂出玉
街有時烽火來燕趙代北將軍悲苦辛閨中少婦誇好
娼不惜千金博彈丸可憐折盡遼城烏鵲吞聲鴻鵠
飛何況鶴鶴身尚小以茲激烈動心懷人間萬務轉修
哉東流之水吞不盡孟明三峽正崩開會須射殺前湖
蜃手挽百川逆浪迴

詠史二首

漢武求仙日泰皇望氣時竹宮頻顧幸松道久參差入
夢幾千杖扣關百萬師古今纔覆手惆悵獨悲思

蔡氏好兄弟文章似二蘇虎頭夾玉殿龍腦護金輿傾
刻三正以侵陵萬國枯到今無左衽僅是百年餘

九日戲書遣悶六首

百年底事半牢落九日他鄉獨坐時迴首雲山不可數
故園殘菊夢相思

不解西鄰羅帶舞早晨驕馬走西東三百六句通不飲

二十餘年成老翁

陳困朽貫索湏盡銀海金椎築未成賤子終朝歌白石
蒼生幾處哭霰判

青衣手捧黃金朵翠葉光披白瓦盆苦為幽香聊引興
可能相對共開尊羅子送翁

頃垣豁綽皇宮宇詞客軒翔唐謝伍筆陣登壇八面風
翰林破檻雙虬虎

終壇重九最風流有客薤露宣德甌不怕南京尹給事
還招右諫唐編修尹相給事劾薤露

苑廡行

西苑墻中海遊鴈頸白身鮮天下稀食君魚藻感君恩
春來秋去不南飛金鰲玉柱時相見蓬池太液生光輝

獨憐語燕窺瓊戶不伴饑鳥開瑣闌逐水穿塘隨少長

意遠心閑無是非中有蒼鴻禮獨尊比翼牽行列子孫
力衝白浪滄溟破陣入青蒲鱣鯉奔校人中宵事除掃
團沙幾處驚驚潦倒刷衣振羽各蹇騰哀音嘹唳摧晴昊
我行感此心驟然嗟爾置身何草草微生飲啄應有分
物理推遷識須早君不見黃鵠初出漢宮時一朝萬里
雲霄道

送王編修省親

江南十月蓬草枯歸舟泛江錦牽徂鼉伯水仙迎鴈首

朝發北海暮三吳腰間玉劍拂虹彩波底龍光轉輶
入門交友生顧盼登堂父母頓歡娛人間始見臨風玉
天上却迴明月珠甲第因仍列時彥葉登朝人共羨
畫日占雲丹鳳墀鳴璫曳珮金鑾殿有時磨墨戲楸欄
詞鋒往往來酣戰寶螭石鯨咸動色祗疑霹靂生池硯
如此清閑久不歸顧瞻桑梓情逾依拜章乞告肝膽露
天書許假心神飛異螺供饌理須有祥烏反哺事不違
暫借鳴鳩養靈壽終看細草抱春暉清時孝理天下重
豈為還鄉誇錦衣

芳洲歌贈袁院判選

北風蕭瑟翻江水江上盧橘始著黃盛以南州刻絲篋
薦之君王輯瑞堂割膚始見金作色指歎豈讓玉為漿
明時貴德不貴味珍珠何惜遍炎方映日連雲迷浦淞
託根結子洲中央芳洲主人好事者採花食實香滿野
千奴共事苦清狂群仙對奕何瀟灑其中颯颯起風雲
却恐騰空語非假有時長謳振雲端往往黃鵠飛來下
鶴之舞兮仙之歌問君行樂當如何借君只欲獨行樂
寧知四海病蹉跎安得萬里俱開蘇耽井一洗蒼生今

日之沉痾

太原行

朔南胡馬秋雲闊太原將軍氣不吐五臺崢口平如削
恒代陰歛飄血雨塞鴈替愁北飛天長地遠稀毛羽
塵漫漲空二儀昏萬壑蕭條只黃土陝西士馬緊防邊
秦涼勁騎多虓虎黃河破浪搖輕舸倚險排牆控萬弩
魚鱗躍空捫膺跳梁合勢來宣府太史靈旗掃旄頭
參卿領將材且武左盈右摩練千兵鑿空抵巇執首虜
豺狼對食咽不吞果向雲中窺北戶野曠秋高縱所如
嗚乎黎庶竟何辜食稅衣調餒健兒忍心閉壘對歌舞
犬馬猶知報主恩此曹豈得人爲伍狐狸吹火狗當門
吏卒無言官長怒萬事反覆難具陳甲非乙是將何補
致君堯舜理須臣不見洪濟客伯禹

苑樹秋葉

高柳不禁風柔植光零露嚴氣搏層冥紛穉交苑樹急
衝靈籟鳴緩泊金塘住情知非芳時神川代新故
城西行熊正郎過招謝司直唐司諫同遊
窮秋草瘦日慘悽美人携我遊城西錦堂華檻連雲冷

萬葉飄飄悲鳩鵲祠郎綺燕張高臺司直右諫騎馬來
鳴箏急管拋不發颯然萬壑秋聲哀此氣此聲何處得
我欲叫天天徘徊歌亦不能催古調酒亦不能注金罍
但恐履霜冰霰接踵至乾坤旋轉藏地雷平生坦率無
不可痛美短褐隨程裸天子命我護鶴與豈謂身貧愁
細瑣八柱擎天蟠六龍杞國愚父憂之墮眼見鷗鷺翅
委泥梟獍啼啼踞向我對食暫餐還苦咽拔劍吹毛心
噴火間居深念交遊疎殿前緩行足欲跛我友嗟我久
幽憂招我同鼓鉤臺枕身跨駑駘捨驢驘遠道橫行計
亦左深潭大澤藏蛟龍苦犯靈神若爲那聊採決明散
漫行且依下礎從容坐向晚羲和馭赤鳥夕氛細掃光
婀娜天地陰晴理則然我曹煩惱情亦頗迴首七陵氣
象雄鳳旗靈旂紛旖旎

羅達夫唐應德謁陵迴折簡走問

弓劒龍遊護翠微衣冠鷗立拜巖扉千年玉牒藏何處
萬歲金宮望幸非靈駕瑞雲移綵仗侍臣香霧起仙衣
即看神鼎窺湖去領取鈞天清樂歸

問屠文升病六韻

時余亦隱居

嗟余裂剝君卧病咫尺都城不共聞鸞閣一朝可無子
鳩雛萬里看騰群龍文閣閣想天仗蜃氣樓臺結海氛
終日常關白虎觀幾時靜掃赤鳥軍有懷欲緩殿前步
伏枕須讀肘後文堪嘆死墻先翠柳早秋落葉已紛紛

聞固原告急六首

聞道白羊騎猶穿花馬池故園烽火急上死帛書遲涇
納思雲鳥蕭關入鼓鼙何由請一隊直擣向燕支
自得山西信常疑關內兵案形翻批亢掃穴爲橫行誰
使蹄林馬輕過細柳營墮歸尤作意掌劍莫虛鳴

題後谷詩集卷之二

三

慈母倚門口君王按劍時杜心驚白馬血淚灑丹墀邊
月侵關冷胡笳帶雪吹茫然塞宇宙塵絃漢旌旗

三千唐勁騎八百漢精兵形勝張群策飛騰振一鳴百
金招駿骨萬馬避先旌白面何爲者優遊頌太平

昭代崇儒雅壯夫耻甲兵慙慙集隱惻爲蒼生愁
見烽煙黑喜聞官吏清閑過半甲子俛仰愧升平

岳子憂三關棄捐長豎泐許郎無九邊騰踏自溫飽天
意亦憐才人情苦執拗飛黃不着鞭太白空凌昂

黃公佩宅醉後歌

三

故人昔爲金榜客余時策名爽鳩籍故人致身青雲道

我亦起視螭頭草十年不見傷睽隔一生相遇即傾倒

念我與子俱壯年便爾參差豈枯槁昨者遭際生顏色

如此風物起懷抱爲君滿斟白玉甌爲君倒掛珊瑚鈎

景短夜長天宇靜院深軒豁噴色幽樂極神歡未可量

靈散寶盤置中央數以三七面方誰其尸之古杜康

博徒於此碎心膽吾曹聊用試低昂案上逡巡銀罍走

尊中歛灑金華香不知今夕是何夕翻指帝鄉爲醉鄉

座間賓主誇無敵人生嘉會安可常門外驪駒已戒路

題後谷詩集卷之二

三

城頭破鏡飛明光飄然分手橋梁去明日追隨朝建章

偶書

人道秋聲悲不知秋色好月明風更清紛穰始除掃

花馬池歌寄劉松石尚書

花馬城邊三萬騎手携霜刃未曾試悲笳夜報飛鳴鏑

赤囊如電走邊吏胡氣憑陵欲奔放白旆晝豎斬驕將

元戎旌旆倚雲間尚書節制來天上後驅靈幕卷旄頭

左圖參伐排兵仗肉飛紫燕追流星彌吐青龍裂寶璽

聞道奔走旣脫王更傳馳逐烏介帳勝氣三秋雷雨橫

醒虜一朝肝膽喪絕漠連營萬馬鳴前吹角鼓振天聲
始知信叔有英傑何似劉生空不平

雪屏歌爲趙考功賦

高皇天造建諸侯潁川西平度南州昆明池上駭龍戰
長驅直指炎江取炎江百夷俱解甲衣冠禮樂歸

皇家遂使文物變鄒魯果然聲籍等諸華吾宗迥出漢
池秀金門天馬稱神駿射策明廷曾空群含香仙署

還結綬却憶當年讀書處蛟鱷雄蟠鸞鳳蒼玄憲星斗
掛奎壁蕙帳猿鶴同來去世事紛華等浮塵經綸動業

借前筇春花桃李爛晴雲秋香松桂飄庭除南州四月
苦炎熱幾向瑤山獨對雪點蒼峰高上插天叢巖突兀

群孫列飛瀑琮琤落雲端剛風浩蕩吹寒折曉蒸霞綺
散朝曦夜搖銀漢光明滅光明滅涼如水咫尺還應照

千里郢曲曾共陽春傳商歌坐看清颺起金張功名許
史間九衢車馬千門裡想當炙手薰灼時嗚呼雪屏之

寒美無比

許廷議病起拔飲

試問南官客何緣北牖居應爲司馬賦未足汗牛書叙

寘春猶淺微茫月正初幅巾拔一醉愼吳厭清渠

庚子除夜二首

流光不可住燈花送深更只作隔年別那堪千里行歲
功成亥子春色太分明寂寞守殘夜芳尊聊自傾

亦愛春光好其如除歲何世人新事重感我故情多夜
久星華轉風隨火樹和何由搖玉珮報晚聽餘歌

嘉靖辛丑浚谷詩集

別羅達夫唐應德

彭義門前官道柳到時凋謝發時迴榮枯自是尋常事

聞逐春風歸去來

途次逢春鴈

去歲布衣充侍從今春侍臣作布衣雲間却羨南來鴈
猶自當春向北飛

真定樊侍御送別

柱史秦關序褰帷趙甸春暫飛中厖馬遠送西歸人狂
病因憂國逢時豈顧身知君多義氣不止爲交親

臨洺入武安山歌

不是山憐我定是我愛山纔解澤沱臨洺水便入武安

上黨關關身一瞰邢臺依然往事埋新草不見古人
對今人但見今人成古老可憐今古俱爲空今人漫說
古英雄光皇返旆來河內唐帝戎衣定漢東按劍一麾
清四海出師十萬掃長虹羅誠自決陣前水鄉禹不收
關下功當時豪俊俱攬取乃知古人難與同我身入
名山裏且尋採芝放麕翁

西歸

春風戒廢路遂臣去京師稽首謝承明嘔噦不能辭步
出青龍橋御溝瀾流漸泚水有結日逝水靡還期岷嶠
結中悵悵側復陳詞皇路方駘蕩皇猶協著龜而紫負
累愆蒙合針春離明日信時維微律安靈燕畢命足平
生咕喋欲何爲食膏多巧弄玄穹固不知混元一氣至
壺關噴關之麒麟衆物開時一依臣職固當爾
帝心虛測靈鵬鯢翻雲漢驚鴻安棲非鉅細非傳比厥
賦同一揆無忝侍從臣不後百王師義則金貂並鷺鷥
儲逢池州味與海口仕笑補天原名義輕山岳網維重
鼎鑊亦防絃組膺尺素來感荷荷無負吾心鏡歐威所
事上不斷真淚不厭熱熱數求治理初爲蒙揭并集

其道抗堯舜其佐咸禹夔端拱號無事日晏竟忘饑合
軌古神聖執勞享其逸早起寢常晏率典倡群司不謀
濬哲一往古盛于斯季末尚隆賁聲華亂戎夷氣候相
招煦驕奢蕪淫波此類固循環所致不偏裨

高皇落鴻運精礪底皞熙三朝程百度萬載奠四隅宏
圖列聖續雅頌六合彌儲君嗣休烈矩矱度

前規藝臣稽舊實彤管畫天涯雖復大無際敢不布四
支又值豐豫極品彙阜而嬉除戎久不講天驕閭藩籬
未塞燕關鐔靡恤晉創瘼嚙沓無賴子餐餐及老倪乾
坤勢乖隔暇旭見魍魎旦夕懷憂畏清泰杜分離矧丁
歲考績庶務咸來釐萬邦貢獻俊衣冠合歲筵俱奮鴻
鵠羽式承龍鳳姿聖人有作觀天地亦迴曦王輅朝春
正金聲振海湄六龍舒蜺蛇重光照累恩再聆鈞韶奏
雙出仙仗移歡欣踊嵩渤威文洽絡氏臣民仰餘慶明
良續虞詩懸注目空斷未動神先馳同官唐與羅交誼
等墳篋謂日興勤惕藉此懲澆漓終宵懷不寐勇氣決
雲霓相率守閭闔封章上御墀佇想青霄裏遙瞻丹黼
垂諒欲疎觀聽下不悟爲惑迷待報經旬月流傳借嶮巖

尚書騰章劾云將神聖窺元臣請鐵鉞身首可劃剝一切變常典公然倒事示縉罷官非侵潤腰領荷仁慈只此投簪去便是闔棺時所嘆二三子同本各析枝杖策余征遘問津子舟艤歲月有行邁物情忌蕪隨與君便長別安可立斯湏試問路旁子相向空漣湔丈夫萬里志肯學兒女悲所以介介者恩義兩難虧望日遠北關瞻雲趣西陲間有萊公鶴山無孟氏麕身異木與石寧能免棲遲經過金臺下陳踪久紛披駿骨豈重值樂生謾自悲胡為燕臣慟坐使寒霜欺高義歸寂寞宿莽蔓丘坻夜眠涼荒野晨謁呂翁祠黃梁失前夢白練曳新旗得喪偶然被高玄不可追黃河冰方破太行路委蛇返往歲才稔奔走力空疲人爭哂衰鳳吾獨覓鸛鳴縱有千里糧誰耐鄭當時所以苦裘馬寧因好爵糜憤昔草昧際開創仗熊羆一劍闢龍虎百萬決雄雌奄致六符泰聊用寸豪擒蟻封忘塞決九川因蛟螭捧土恨無幾庶耐造化私敢告衆君子凡百慎所思造塔湏合頂製錦必抽絲建極表無外濯靈或在茲宗社永攸繫浮生實有毗幸及老農圃且茹南山芝

朱邊伯憲副王兵備僉憲三同年過訪贈答

蓬散京華十七春每逢集叢憶交親忽驚千里來星傳擬帶三陽入渭濱眼見桑麻綿納漢手提尊俎障胡塵玉關不隔雲臺路早樹高勳懷遠人

雪霽

朔雲蒼莽沒胡沙銀燭蕭條冷萬家即有玄冥垓壑戶祇疑玉女散天葩點衣綉綉隨風落當午輝輝向日斜特地遊聲春較晚不知何處是梅花

雪霽

遲日晴輝滿院牆簾城春色動微芳微寒自覺輕綿細散靄何分曉戶光柳絲柔風吹藻瀟樹啣冰稼動茫茫野夫身外無多事笑指園爐索酒嘗

小元宵六絕

羅綺朱樓幾百家畫簷簫鼓夜鳴笳自挑短燭觀周禮滿眼春光散雪花去年此日涿州道今歲還歸第一城雖向雲霄戢羽翰幸同黎庶樂昇平

月上銀屏雪滿山清極掩映偏人問不知碧落光猶缺
未透天門第幾關

天舒螺黛月舒鉤占盡春光最上頭應恐既盈妨朧魄
爭如未滿照神州

天上人間覺未遙華燈皓月試初宵眼前兒女敲秦缶
何似瑤臺弄玉簫

雪結後猊冰結團玉爲爪撥被銀鞍窗前滴凍長三尺
映作空庭一段寒

元宵

四壁嶙峋雪未消滿城燈火闌元宵春光自是無情物
也逐閑人漫渡橋

又雪

春入情思夢入霞覺迴光透碧意紗東君應恐韶芳晚
先散瓊枝一樹花

遠地春嚴雪又圓愁聞赤甸久晴乾天公何惜桑林雨
總使吾皇萬國安

南岩牡丹盛開牡丹移根三歲乃花子
生者十作乃成花也

根植勞三歲人推首衆花惜芳朝媚目吐華晝明霞

酒駝顏啓馮欄欄慢斜欣榮共物理吾道足生涯

新晴

積翠倚長空山川似鏡中晚峰抽宿霧嘉樹舞柔風
禾競紛綠園葵半吐紅有生皆自得此道固不窮

和荅王孔昭二首時孔昭自通政謫漢中判稍遷
襄陽同知

一別金門去何時珠舄還驅車漢水上掛席楚雲邊已
訝黃裳老其如貝錦傳來厭獨醒欲共甕頭眠

銀臺新鮮綬玉花罷看花兩度秦京道重傷漢使槎物
情甘夢寐吾道豈匏瓜自有滄洲趣寧懷楚甸沙

沙棗花

嘉樹來西域移根向北堂寧無衛足影不斷隔離香
露依稀白隨風淺淡黃安期倘有遇微薄愧仙藏

春晴

遲日行青靄曉山生翠煙鳥翻花露下人嘯柳風前香
覆蘼蕪野潤深桑柘天猶能持利耜出向萬夫先

時豆

稀疎平小町延蔓上新籬草細人猶斲陰深鳥預窺擬

須調半粥敢賦落箕詩雨露勞濡沛無忘天地私

夏日園中即事

長日臨芳圃幽棲正可人隨風淑影散含露雜花新
寂容啼鳥安閑得此身普天皆解慍何以報乾坤

八月大雨雹

黑氣漫空玄雲上天關秀色奪蒼溟咫尺塵隨飛鳥來
百里震從頭直往風飄屋瓦兩傾盆千溪萬壑各爭長
排岩走壁埋龍螭拔山堰木號颼颼入市流渠強半輪
墮地寒水饒百丈遂使招拒失收成果然蜥蜴炫伎倆
停杯對酒發哀吟翻雲覆雨非吾黨昔也爲有今則無
造化晴陰指諸掌不見雞棲日入時明月欲升衆星朗

寄和羅達夫見懷韻

憶君不見倍騷憂鴈字新來復素秋遙想當年分比翼
依然明月滿高樓乾坤往事休重省南北行踪那可留
敢有矜能窺夏禹且將洒掃問言游

和達夫歸田韻

少不諧俗長不猜身世沉浮寄草萊壠上偕耕元自慣
盪時相敬愧非才舊眠石榻雲猶起新理荒園亦開

閑閑竟得彩毫何川賦歸來

和達夫還鄉韻

里人相送挈壺罍使算多豈畏醒憐我經年逝千里
皆云萬死得重生花光醉眼先萱草春色懷人更好鶯
誓以餘生隨擊壤免將真性博虛名

挽黃封君

慣從擊壤客飽飫太庭春方羨黼泥重俄驚白旆新光
添耆舊傳芳滿蕙蘭群鄉社欽遺範應存自在身

壬寅除夜

家在郊堡獨掩扉照人燈火夜容微茲宵不覺催年盡
明日方知悟昨非壯志如今驚老大後生何事更依違
此身幸與時偕健細數天行到曉暉

嘉靖癸卯趙浚谷詩集

春寒

曉來嚴氣鬱漫漫不道春還臘未殘歸鴈一迴千里雪
早雞數報五更寒柳花愁見水爲絮桂魄無分玉作盤
何計可拯邊塞戍鐵衣次骨據征鞍

代人送封王朝使

承制米中禁持符昨社茅驚聲隨象路柳色動春郊望
切形埤近代稱華胄豪不辭千里遠還向五雲高

代人送封王勳伯

皇室敦親懿建藩羅庶邦廷咨次國伯策拜諸侯王天
漢流仙露陽春煥寵光斐然歌載路聊以代承筐

庭燕來巢

不憚經年別仍歸舊主人冷炎殊世態去住自秋春穿
幕絕沾污含泥豈問津巢成還乳子反復見天真

早春憶羅達夫唐應德

通志卷之四

秦塞春歸海色晞憶君此日別黃扉三年逐客田廬在
萬里行人音信稀江渚早梅堪寄折楚天煙樹渺依微
惠而不見空惆悵目斷南來鴻鴈飛

寄屠文昇

兩度同爲香案吏十年中隔驛筒詩江湖一去無消息
雲海千重空爾思金馬祇今須曼倩碧山何必效鴟夷
我向南山老耕稼有懷無路奏墳荒

癸卯二月十七日雪大凍

巨耐春過半無端雪更堆好花遲暮發歸鴈羽毛摧結

樹龍文破帶風蛟殼開空然理趙鐔何處剪蒿萊

對酒述懷

春日難再得春酒不可餒有生咸舒徐胡爲懷鄙吝及
今隨晏歡逝矣斑雙鬢自戒平生愚長將舌引刃時逢
狂態發每復招物覈所以當醇醪不辭一麾盡既欣中
體適況於外情順去秋燕趙災胡馬飲汾晉一閭三失
守蒼黎困行陣安得一杯酒真此道旁殢聊以慰魂靈
豈云充酒汎友人楊伯修飭躬履慎信棄木喻再著百
口頻饑饉安得分清滴極此長疾疹吾獨遂溫飽有醜
對旄佞形骸分爾汝苦樂迥殊軌緬懷大庭人六合同
一瞬

春庭即事

春光不可問春事屬誰家庭暖初喧燕簷風欲度花含
泥隨遠近飛蓋下橫斜幽絕不須掃原無長者車

引浚谷水入園

狹岸東流細高渠引浪深却迴清澗底還瀉碧桃林魚
沫花邊擁龍驚竹下吟濯纓非所冀抱甕免相尋

恭聞正元朝賀

玉宇朝新正金函始奉箱五雲奔櫻契四關載虞皇省
歲殊祥異占星引瀾長未容傳虎拜先已辨龍光黃道
迎清蹕朱衣擁尚方禮儀先睹漢冠珮故同唐肅穆瞻
群辟歡欣動萬邦昭英屈九聖景命逾千祥憶昔接慶
武虛憐望系章對復志輦轂鷗鷺阻趨瞻無路容攀檻
逢人但擊壤請看詩書歲已開白雲鄉

落花

凄愴乾坤事事年年此度花一番春暮雨幾處爛明霞結
子生綠細委波送紅斜儘從橫擲免使溷泥沙

小集

小集微生事觀遊愜杜懷無名新鳥嘯隨意好花開林
綠迥深淺流清澈互迴問津不自我中聖若為裁

雨

窈窕春窗落氣飄色開片雲含日上疎雨送風來野
潤綠增浦階深紅倚台落英休嘆慨更喜肥青梅

寄徐子升祭酒五首

官長 儲官舊司成禮殿新望崇聯壁府名滿奉璋人
寒漏棘槐曉暖風桃李春幸隨三祝客高揖八元臣

去歲承書問書中意緒 慈門憂不減方吟頽如何登
聖丈夫賤係宗小子過折衝先姐且無事學干戈
兵復復遣將財廣更添兵不收一方禍馬能萬國寧風
雷明漢靜日月春陰早我轉隨乾馭蒼黎仰 聖明
徐堅未麗正江令富才華謝道無三統緯文歸一家連
珠今辭水泣至音長沙無路樓鴻翻明時空自嗟
人無百歲計已半七齡年種林通富醉抽蘭芽復然不
離垂白母矧敢怨皇天君識箇中趣難憑雙鯉宣

寄荅馮子仁御史

春風吹散蒼鷹翻化為乳鳩向天呼因家不識喚布穀
又對城頭畢塹鳥下啄寒泉衝水渾小兒爭攫清虬珠
珠在深淵龍在海神物安肯困泥塗壯志直欲扶天柱
好風時為掃清都叫天不聞聞者怒力排後偷聞豺狐
九鳥日遠不可落六翮鳥底爭奔趨穴社穿城俗所忌
南方之魴空輾轉折鋒缺鰓何有我洪水滔天最微子
可憐鳳翔張太守對之涕泗不能吁遂言始者禍起處
目為朋黨合戰屠手携格天閣下案逼上駟馬佐成書
金膏血泣肉饑虎張君口噤心疑狐閉門祇托秋雨落

晉軍水消冬晦謀我歸西秦君海外迺知天道不崎嶇
神昭聖灼黜詭佞天高地廣難容軀遂使似月流枉矢
終然探鰈困凶雛為臣不忠子不孝視君父子當何如
忽然雷雨沛恩澤斯須枿藥編稿枯我飛兩鳧向雙關
君乘一葉返三吳州府交辟公車薦令子名當天壤俱
莫欺吾老不及見親看戴月擒蟾蜍豈直縈緹專美漢
胡為終童開棄繻本擬春初接英妙又逢天網放狂愚
隴北江南幾千里秦車吳輦共一途請俟雲間連珠鴈
贈爾露盤雙玉壺

張名國紀自吏部司務擢知鳳翔府

送黃都閫比戎

腰間龍躍劍帳下虎韜兵月缺帶林幕春深細柳營
旌十竈靜報國一身輕莫使麒麟閣獨傳漢將名

和同年楊副郎遊空同韻時余畏水漲負約

雨洗天關近曉開旂含仙露故人來夜聞浚峪波增壯
遙想蜀涇勢亦恢軒帝舊曾延二子客星高可按三台
清玄不假齊嵩少知愧孫登長嘯才

兩師乘鯉曾修道雲帝騎龍更合符玄甲影搖玄鶴洞
翠微光照翠華臨四時花滿盤龍樹鶴翔人爭圖象珠

爾有黃庭不肯住枉勞飛鳥囁清都

贈楊副郎

涇曲花開千萬丈看花正好君來訪却憶燕都共探花
屈指金輪九九兩玄武湖頭龍運波玉泉山頂螺為嶂
太乙真人下蓮舟勾陳黃道迎仙仗天子臨軒賜

天子臨軒賜

顏色丞相東閣誰肯向交遊意氣稱絕倫余未弱冠君
正壯擬同松柏保歲寒豈直桃李乘春旺君夢三刀把
州麾我飛雙鳥窺蓬閣自居月諸機流年人非物變增
惆悵舊舊尚落那可論行藏隱約卿相當寧從北海事

趙天吉詩集卷之二

君有莫學東晉崇疎曠往年應召劉計表處正值重離

光帝豈收拾梁棟連楠梓剪截機刺資宗匠長安

陌前柳更新玄都觀裏裝仍長羊裘澤畔從物色蟬聯

車騎接卿相金氣三秋收眾芳聖人萬壽朝群象

君奉玉函祝無極余倒瑤尊瀉傾向餘者歡悲難具陳

所嗟同老殊得喪狂愚再觸神龍鱗至仁竟將生慶族

長詣萱庭問雞鳴却迴欄柯伴樵唱慣窮山水識靈藥

虎筆研迷甄益好風吹送好客來高情已陟高山上

斥逐鳩心怯涇流莽莽漲歸來更領鼓鐘音

今年看花與君同明年花候遙相別
不知花催人老花不讓人行千里傷離別
花謝三春忌飄蕩但願年年對花時與子康強保無恙

麗春

寒城麗春花喻春開來夏風露颺桑柯紅白交層樹直
以陽暉果斯須芳心耐若能保歲寒不讓連城價文質
道誠珍光貞徒爲下

飲樂平五三將甫園中三首

兩餘池館靜水邊巷垣深明艷當三月招携試一臨竹

光浮酒面花氣點茶心刺得陽春趣無勞奏綺琴

曲水映朱門層雲隱畫垣喜邀冠蓋並愁絕雨風翻翠

幘銀揮中金刀玉雪盆更留階上草方信對王孫

水沙葱蔚歲英麗春光深式燕開金盞良朋萃玉簪鳥

銜紅合徑蝶飛粉團林悲槿非吾愿傾葵仰素心

春晴

寂寞孤雲曉氣清多煙輕山浮翠風動水增波

井交噴潤時生鼓奏和玉徒亦荷杖共舞雲行歌

漫述十首

天地震雷聲似今歲黑風嚮似雷春月驚天霹靂過

昨前十丈水頭來

榆林兵馬踴衆雄更可新招盜賊充姑令雜編原隊伍

勝強專聚衆狼虫

將多兵少更添將財困兵疲復募兵守備八重勞調度

涇原千里又微行

開闢豈憂乏士馬只憂兵聚勢難分中唐節鎮擁旌將

歸宋燕山常勝軍

李公舊用雄邊隊韓相虛藉義軍軍遂處編排丁壯侶

異時或軫 聖明君

走卒衙官疲驛使金鉦駱鼓遍征夫忍將眼底片時樂

換取囊中萬室枯

本爲防胡增列將不知列將恨於胡脫班見面查兵械

棄子離墳妻背夫

省官省事省民財四目四聰四面開雷兩一聲震宇沈

豈愁邊塞有胡埃

廊日日陳奇計驛馬紛紛急通文但願虞皇容牧相

掌上度南薰

當時衛足幾無計漫爾憂天更費詞世事無窮身有限
嗟余老大更狂癡

東王紹夫大參

新酒適清花正開使君征旆自南迴舊時白而今蓬鬢
不惜酡顏共綠醅

送陳死卿入賀萬壽聖節

共喜朝天去休傷岐路分南淮瞻帝里北極

動星文祝聖懷金鏡獻方圖錦雲無令千里俊空

老驚駘群

趙汝谷詩集卷之二

至一

家世公卿胃腰章金紫齊掄才空冀北華望滿淮西監
牧多龍骨當朝訪駉驥夫君等伯樂寧肯問官奚

春服

三月邊城暖尚遲緼袍繚緜自相宜往尋沂浴同遊侶
敢與端陽受賜期裾曳清風淨綠綺袖携香霧滿青藜
平生不解杼機事過爾優游有所思

宗室城西園池燕集

美人池館在郊垌長日張筵坐水亭亦有嘉賓揮玉
爲閑遊鯉護芻蕘酒行金斗還同色花迷瓊枝結作

乘興不辭歌既醉坐驚山月上榮葵

和唐應德見懷韻

兩地孤踪信所如三年一見故人書絕愁清曉星寥落
還憶皇州月滿梳綠鬢垂絲爭似昨丹心狂態宛
猶初滄浪幸有狎鷗處肯學湘壘怨索居

和黃德兆見寄

共去共來不共轅同徵同罷又同番人間萬事皆如此
身世百年那可言滄海乘桴君獨老渭川垂釣幸猶存
誰憐一別十三載腸斷當年唐棣翻

趙汝谷詩集卷之二

至二

張學諭舉子

垂白見春歸祥光溢絳帟楊枯因帶潤蚌古得珠輝延
客頻爲黍入門爭挽衣傳經舊業在休厭校官微

寄黃德兆

黃子騷歌清且哀覽之令人心成灰湘妃鼓瑟班竹裂
六鰲墮地仙山摧就中楸誓騷中篇名幽無比怪石崩澗鳴
歷隲昔年與子結川好璿衡七換管中灰署郎司馬稱
通要考金匱玉擁群材竒宛笙鏞白日動參差羽騎清
尊開新奏園丘九轉樂已種玄都千樹芝靈虺吞無

所畏鸞翔扇變何雄哉小黠大癡以底用黨同伐異暗
生猜勢如孤牝落人手果然蜥蜴噴飛霜赤墀夾陛懸
鞭扑象魏陳法到棘槐怒為霜雪喜為雨護有巢四佞
有媒始者憐余橫及禍終焉併君釀禍胎名註刑書對
刀筆身落坎窗等愚駭蘭摧芝毀理則類豈諫豈疏豈
大災宣聖幾能傷實憤重華晚竟祭黃能小宰待君司
筦鑰太史徵余為貳陪鍊石五色誰容補迷途七聖詎
能迴憶昔驅車清渭水聞君折翼黃金臺鴟鴞抵鼠誰
不嚇淵潛自沕若為裁可憐凜凜七尺幹寧堪奔走隨
招徠大官日饒肉與米鳳兮鳳兮德何衰侍班警蹕少
顏色傳經博望空徘徊早不投簪事耒耜虛着好髮遍
頰腮 聖主恩深賜腰領高穹私厚養不才開從牛
角掛書卷時聽雞鳴獻壽杯種樹開花無拘檢長吟緩
步漫塵埃逢人定休談故事對客只喜問新醅昨者騶
呼驚過我夫君海上有書來惜我幽微嗟我困起我覆
車助我推我實浩蕩少疾苦謝君遠意相栽培願君百
歲共安好凌雲携手上蓬萊

贈河西詹都御史歌

家住柳城東風壤被山戎少習詩書悅禮樂不辭孫吳
暗與同丈夫風雲時際會勇冠霜簡黃金帶螺勒雲翻
碧玉蹄後擁旌麾前飛蓋威稜遠暢鐵門西精神炯貫
藤橋外道旁迎拜小昆彌帳下傳呼史太奈芒芒禹迹
暨流沙赫赫漢疆控奄蔡出食爭給貳師軍獻馬同陪
九廟醉秬今天驕猶未滅青海黃河數喋血皂雕影動
朔風寒蟾蜍暗薄大陰缺月支難解單于仇日逐常思
都護節飛書一掃西庭空坐令三方右臂折南連劔外
北氐羗手提輿地歸 君王應同安遠蕪降虜豈直
營平屢奏章

重和黃德兆韻

試歌楚誦憶王孫悄悄幽懷知幾番獨引清尊聊自醉
滿階芳草向誰言一春花落風初定千里雲消月自存
誰道蓋棺無定論近來屯骨嘆虞翻

和答宗室賀生子韻八首

近日芝蘭望果頻縱為豚犬亦堪珍無如厥考甘鳴鴈
願奉王孫學名麟萬事開心聊畢娶一生此外任洪鈞
御車持杖或相倚休羨羅囊過等倫

燈花送喜夜來頻玉樹當階世所珍才愧鳳毛猶夢
德慚驥種更翔麟二三君子勞相問七十稀年半已鈞
身外無端休妄想敬承先祀繼人倫

才瞻綳襖未爲頻試聽啼聲強自珍何似犂牛生角犢
定非赤紱係遊麟孺人洗面聚花盞長姊紉身覓石鈞
壽母開顏時一笑滿堂歡劇更無倫

每瞻楸梓首回頻况復堂堂愧薦珍但使貽謀及燕翼
敢期勲業畫麒麟聊儲俎豆湏爲晬喜掛蓬弧豈論鈞
自是昇平多際遇對時茂育得同倫

詩度小奚來徃頻錦囊時復扣餘珍俊才未許蘇司馬
高義還過趙德麟雞黍他年動二子榆楊此日重千鈞
從今負版添新籍衮衮公侯敢僭倫

和總督楊南潤邊秋喜雨八韻

漢將北征不顧家洗兵好雨助光華風牽虎帳催出塞
雲逐龍旌繞復斜唧唧寒蛩鳴細柳蚰蚰野蠋動隨車
天章遙應翻河鼓洒掃煙塵萬里賒

秋入金微塞外清起看霖潦遶寒城龍韜喜潤旋生甲
雲陣平分正不傾欲使呼韓沾漢澤從教信叔樹勲名

三軍不擾萬民悅幸伴漁樵樂此生

天聲暗帶雨聲過一夜燕支頓減旄旌曳虹霓吞瀚海
鼓譟雷電動牙和賜貂此日勸明主被羽何年奏

凱歌不用風雲思猛士山西名將古來多

燕領虬纒正當年白羽麾軍射左賢積濕分膠神弩勁
新波夾障錦鞍便佇看霖雨通寰海直待風雲送上天
夜夜龍光衝北斗何時立向御墀前

胡庭漠漠迥添愁漢戌年年盡白頭沙上枕戈空帶濕
閨中少婦不勝秋玉麟啓鎮資籌策金鳳傳杯且勸酬

誠問何當休士馬朔雲收盡紫雲浮

苦雨陰風送曉寒帳前爽氣撲龍干沙邊立馬千山碧
塞外燒荒萬木丹重見桑麻接隴右不教烽火近長安
丈夫勲業及強健他日凌煙取次看

列校分疆萬里通九秋甘澍遍西東漢庭不獨褒楊賜
魏鎮還宜聽李冲咫尺煙塵歸寂寞碧甍漢月照胡空
直須放馬息兵甲一任秋山落葉紅

姑衍作城海作池塞門禾黍共離離元戎正欲恢三略
飛將無勞嘆數奇得水蛟龍環壁壘遠翻鵠鶴護旌旗

澄清要是男兒志何用人刊德政碑

挽樂平王

朱閣深沉赤日斜素帷遙掩碧窓紗幾迴置醴思冠蓋
一夜寒霜出鬢髭娃館空藏新月色梁園不復舊時花
上賓唯有鄒生在哭向瑤林起暮鴉

寄呂九川都憲

兩朝耆舊漸銷沉直道如公留至今黃髮無憊聊自得
蒼天有意竟難忱閑將九子冲雲漢羞逐三春息鄧林
二十年前門下客爾來雙鬢覺蕭森

寄王壽夫銓郎

帝都一別幾經秋聞道投簪返故丘四海交親多逐客
十年裘馬倦塵遊朝廷有道閑居好天地無心歲月
流細數韶華研物理世間何事不悠悠

寄張西盤司空

莫言几杖老汾東今日安危寄數公名重三朝緣社稷
天將一德付宗工鳳翔虎變人爭睹乾道坤承代有終
涇野狂夫無所事猶堪擊壤播堯風

送劉竹涼尊師赴西寧兵憲副使

千里戎機赴若飛萬年觴酌欲生輝羗漳十部爭歸欵
鄴廓諸軍得所依早向天山傳露布近於雷海耀霜威
懸知收鶴朝金闕不用厭焚臈袞衣

夜雪曉霽

澄光驚戶牖嚴氣逼重關夜度蒼林合曉隨鳥取飛衝
風迷遠岫映日弄晴暉蕙帶原來淨何須更拂衣

山居十首

不是山人性愛山山人骨相本來寒喜緝書帙收時少
懶着衣冠見客難木石與心元無異楊柳舊景久相安
爾來漸覺朋知遠免向人前學弄丸

東嶺蘊火引風來落日空山景色幽纔到三冬人足冷
更無一事若爲留免勞童稚烘煙火不爲學仙覓羽丘
誰道巖深難與侶坐間亦有鹿來遊

非關昭代遺賢俊自是疎狂多謬迷身退何妨行落魄
命垂難與世推移閑敲坐石雲垂足酌酌清泉草滿漚
已分人間生事絕從今籠絡免相羈

少年謀道不謀禪亦有禪機自可參避世無逃天地外
此生合老慶原南即因養拙憐紛累若修行總是貪

隨處林泉似所計那知塵世各肥甘

人世各營營城市居我生胡為此平樓卧巖端合如熊引
踐雪由來賦馬蹄夢覺寒山唯見月凍深殘擇更無蹊
早須塞向塗荆戶知在郊風四又西

郡城南面眾峰幽家在高峰最上頭牧子分弓晨射雉
樵人負擔晚驅牛樹梢鸚鵡能人語籬外狗獐共鹿遊
頗悟前身是岩客不因此地可忘憂

龍樹稠稠幾萬重結成孤絕最高峰三時渴飲岩頭雪
百里遙聞空外鍾乘月有時能獨往行雲出岫本無踪

悠然適與素心會非是修身學晏容

亂石當壑眾壑流旋如原野浪如丘禹功振古留人代
我輩安閑只自謀深谷曉寒號虎豹鬱林峽東隱蛟蚪
爛柯聚米皆陳跡今日重來感舊遊

隴阪咽鳴衆所嗟瓦亭逐逐送征車此中幸有閑田地
春種秋收只在家一飯敢忘君父賜百年唯應夢魏賒
翻思嚮者金門侶回首鄉關各一涯

屢屢荒蕪獵火紅每當寒候送和風可憐麋鹿亦遭劫
此等豬奴秦武功倚杖長思天地外置身無出水雲中

不妨異日兒童輩共說深岩一老翁

和答閩訓術賀余生長子韻

身世行藏殊隱見與君異地連姻眷男婚女嫁適當時
林卧雲棲難會面自是清閑福有根非關着意求安便
栽花植樹長兒孫千岩萬壑行將徧嗟我昔年困迷途
無端起應金門薦上愧 君王下祖禰嗣續烝嘗勤
置念一朝得掛玄武冠三秦試訪先賢傳君家奕葉聯
蟬瑞獨裏幅巾寧不美謂言高尚輕王侯頗復折腰事
州縣閔予小子久焚獨盡種芝蘭課最殿歲月如流真
可惜衰遲豈得重強健聊從玄牝探幽微休向紅塵輕
自銜王生寧馨可相期盧郎老大欲誰怨竊比牯犂懷
舐犢敢謂鳳毛殊光燄且喜同生半是兄早知不肯為
人先百年端合付洪鈞千金幸免免如願感君遠示瓊
瑤詞報答深慚錦繡段

感遇二首

登高望四荒四野何茫茫胡塵吹不斷岷隴雜戎羗總
結遠疲輓旌旆羅周行世濟皇王運未睹黎元康或云
陳禮樂禮樂非笙篴簡文齊軌厓端拱好才良穆如風

海外辰曜協天綱永懷不可見逝矣空傍佳比鄰有田
父粟余事禾場謂余多苦志所憂非所將登稼還輪租
相携共並漿子孫服王役與君同壽昌

有鳥被翠翰生自隴山樹百丈巢其顛飛鳴隨去住一
朝閉金籠感激主人遇學語期報恩寧知鵲鳩妬踰淮
諒非良巧構疇能寤因得謝條鉞還向雲山路極知故
山好何似主恩故豈無高飛翼睚眦為誰語為悠悠今古
心愴況爾生賦

訪唐應德不遇 戊子年春作

文德坊東車馬陌興來倒屣訪幽客主人綵綺靜懸
床稚子玄纁亂收策迴首長安御柳青夕風倒射春
雲白李花已落楊花飛不見黃生空太息

嘉靖甲辰趙浚谷詩集卷之三

次人早春韻三首

芊芊脉脉見郊垌還似遊人酒半醒千里新芳初破眼
九淵深蟄正含靈比年高卧存虛白何處嬌歌聽踏青
早晚東風滿幽谷飛泉百道下寒溼

何事先春漫出遊祇緣春色正和柔若為拾翠行芳甸
又恐春光逐水流北斗向昏嚶角亢東風到處任蘭蓀
遙瞻紫閣浮青黛不到高峰亦自幽

萬里和風動柳梢九天珠露淨仙茅歷傳軒鳳將重紀
月轉竟賞始一交暗裏流光催短髮幾迴春色醉芳苞

如今攜手先遊遍休待落紅滿近郊

料絲屏風燈

誰抽織女機中線來佐王孫案上螢綺色銀光明繡幙
仙媛古帝集寒屏繁華已去空陳迹圓月依然滿戶庭
屈指元宵今幾度幾人長醉幾人醒

和人早春登空同聽琴二首

春岑浮翠黛迴薄幾千尋影暗天邊月響傳空外音陽
春密雪調流水對山心此地聆幽曲自然高更深

若有人兮思遠道麗山晴日恣幽求西來九曲纏龍骨
東望三峰列羽丘紫氣空傳青牘去瑞雲無復翠華遊
從來往事渾成夢剩水殘山春復秋

次陶總戎讌集韻

太平人醉杏花傍 明聖恩深不可忘試問鳴笳追
衛霍何如擊壤頌陶唐酌分玉瀝頻添酒膾落銀刀喜
共嘗竊幸閑身無外事百年時得奉餘光

謝陶總戎移竹

竹塢晴光高幾尋草堂分植借餘陰養心靈老化龍杖

留待蕭郎學鳳吟陶子聘余長女對酒遙添風月色結盟深慰

歲寒心生逢舜代居周北食實應須聽好音

涇川柳

三月涇川道暖風秦樹天花飛千里白雲引萬家烟濤
笛吹來折闌壘學去妍五林年少種老六更堪憐

宗室守約子許移竹

龍籜朱門種虬鬚翠蓋同歲寒餘勁節留著更清風金
瑣光含日綠醺近欲空栽竿持向渭不為學非熊

答鄭陽王巡撫復約

看花步月舊同遊早入中臺鎮上將李里春生隨石壤
尺書風動漢東侯羽長鴻鵠凌霄漢武接襲龍翹
聖猷獨卧南山瞻北斗壯懷因此動騷憂

和王紹夫大參夜雨過訪韻

彤管當年得嗣芬獨憐使節上青雲三邊胡騎瀕為掃
千里神駒早逸群春雨隨車沾草澤暮雲回首憶朝曛
起聽鼓角催明發匣劍猶餘星斗文

送張通判歸鹽城

耆年勞佐郡長夏動歸旌愧乏新豐酒若為送別情東
郊靡草歇南楚杜蘅生自可消塵想何須更濯纓

陪許都事游空同

飛鳥俯玄都相將扣玉壺樹陰浸地遍山色近天無仙
馭人何在登臨興詎殊狂歌吾故態行醉不須扶

新作涇水橋通空同路

涇流雙峽阻空同近疊飛橋眾路通魚沫擁花圍岸石
虹頭眠柱隔溪風行人歷歷清垂影聯騎飄飄上接空
何用新題誇駟馬只今容易到仙宮

演玄觀

王子昔年朝玉真絳標朱節啓瑤臺
六御蕭森涇水濱故物丹青今已改
狂歌尊酒共行春眼前無數棠花發
不見當時鳴珮人

木溝引澗水

隔溪棧水幽草木易爲稠樹影蕪天影
前流復後流遠行唯挾策深處可浮甌
源潔宜深省濯纓聊自謀

間雲

霏微近水際迴薄倚巖平一片衝天起
八方映日明去留時有象聚散本無形
不任作霖雨蛟龍莫力爭

夜晴

誰洗上清星斗文天光夜色會平分
吾心適有恬然想萬里長空不着雲

暴雨水漲毀空同橋四首

橋石深隄地洪濤怒拍天經營凡幾載
建毀共斯年寺主收殘孽神龍復故淵
從茲玄殿闕香火免喧聞橋自帝孫作
開山擬太和米風官史少葦室野僧多赤
耐窺金璐黃幡遶翠蛾只頂幽巖極王制
欲如何舊俗寡僧道民悶不識經何人開
梵宇華嚴駐仙靈丹

山天妃鼎張帝子庭朝朝鍾鼓動白雲
吾黨猶江子少尊韓退之衆倡聊作戲
辭怒欲加筆爲觸群迷弄翻遭雜謗嗤
請觀今日事天意亦何私

夏日即事詠懷十首

薰風出自正陽樓飛入人景百二州香
散蓮珠晴滴淚碧翻葵扇暮生愁赤鳥
奮翼衝霞起朱雀迴標送火流玉署分
香憐尚在因之飄泊到岩幽

曉曉渤澥曉生紅暖入黃隋紫塞同影
動山河皆自北層蒸雨露却流東幾迴
光借金波月千里晴搖麥浪風萬粟欣
欣皆自得不妨晝漏永銅龍

綺雲夾戶動朝光梅雨初肥柳影長
黯淡千峰忽異色炎蒸一夜動新涼不
分野卉高低翠細拂園花遠近香窮巷
泥深車馬絕草玄端合似揚郎

百里同聲震玉虛九天拙曳動香車
驚深野雉爭相開情切田龍氣欲噓
應物屢不知納麓千年後猶有人傳
百泉窈窕夏增波峽入天關萬年長
集竟如何滿川餘春

既多五部降奴能飲馬
公市綠岸羌胡射鴈鵝

聞道昔年烽火急，奔流曾此度長河。

深院無塵晝下簾，好風吹雨落前簷。天聲鳥嘒皆成詠，龜範龍圖豈用占。荷華翠穿雲母碓，榴花紅映水晶盤。更聞池鯉好消息，昨夜新波四尺添。

雲邊青陵麥滿陂，南山種豆亦多時。幹其屢共年華變，雨露一承造化私。香覆翠光盤地軸，影搖黃浪接天涯。老農食罷無餘事，猶與人歌保介詩。

滿地槐陰覆院牆，院中朱杏送時芳。即隨仙子跨臯比，不向王侯夢異鄉。爛熳登盤供客興，蕭條墜葉屬誰忙。祇宜清暇媚幽獨，洛詠聲中日正長。

身未陰陰百丈清，遠天花露襲層城。芳浦有人交玉珮，飛泉無地不金聲。獨携魚服當晨出，喜浴龍媒傍曉行。茲土繁華非舊事，三思往哲有餘英。

西陸關山明錦繡，上游都會接雲霄。草龍珠帳來安息，神馬碧雞出漢朝。五月奚官收苜蓿，千尋疊架引蒲萄。非唯泛駕憐奇駿，亦藉涼陰靜煥黃。

招客遊空同

靈洞曲通幽，龍踪夾澗流。古今稱福地，形勝跨方州。數

與逍遙偶時為汗漫遊幸逢 皇道泰寧羨赤松傳

次段義民空同述懷韻二十四首

兀碑平穿縹緲間，近連天柱號天關。遠分秦隴三川水，收盡崑崙萬里山。

獨向雲霄俯翠岑，不知風露染衣襟。舉頭東望長安遠，誰識先生捧日心。

好隨屏翳馭豐隆，飛上中天氣最雄。三十六宮降伏盡，一雙玄鶴賞元功。

曾是玉皇香案臣，羽衣霞帔不驚塵。即今身入名山裏，何似羲軒世上民。

傳聞此地幸軒皇，欲畫瑤池作帝疆。但願長隨風牧相，不憂編戶不窮荒。

獨木為橋兩石溝，老僧破衲更何求。莫言色相成虛寂，說到寂虛正可憂。

眺豐亭下郡西門，芳樹滿川禾滿原。山色依然風景好，不知人世幾千番。

美人窈窕駐山阿，山上林青淑氣多。梵宇虛空無水界，須騎白象飲涇河。

可招石起為羊茲廢禹餘堪作糧但使天君居淨地
還靈境舊封疆

不須世外尋幽境休傍人間學步趨
月光風天路闊丈夫肯負百年軀

上界分天尺五近高岑拔地萬尋強
千年日月朝金闕五時風雲護法王

與子同歌白洛原林鶯正喜自幽還
天長地闊毛衣短縱有新詩孰與傳

自到名山十五春山中無地不宜人
世間多少黃金帶

趙參贊集卷之三
袞袞新肝骨已陳

世路荆榛竟自推山中叢桂不相隨
射洪仙子昇天去

藤月依然向夜虧

汴中劉子富才雄不為詩窮壯道窮
五馬新傳臨蜀道

六科誰共起瘡癰

今日深山論帝鄉高談道德次
六科誰共起瘡癰

散不見當時羅隱

爾時寧弗顧同儕只為寒窗不自謀
仙蹤朝北闕

到頭何以見前修

虛被浮雲遮勁翮恰如鸚鵡解多言
聖恩寬放深

山去且學白熊養混元

北望神京路阻修百重山水萬重愁
楊君況在重城

繫念此如乘失舵舟

衆峰積翠曙光輕手接星辰薄太清
但願年年長此日

君王萬歲樂昇平

胡子身疊郭子來太師家破衆不哀
聖君垂統如

虞帝四罪分明自取災

桂館蘭宮恩幸長金丸飛燕隔中央
至今人說興亡事

猶唱春風嫵媚娘

杖屨尋芳遍五臺為誰長嘯為誰哀
人間萬事吾能說

濟世還須命世才

蟠桃若木影扶蘇銅柱鐵門入
聖謨只此登臨舒

咏眺豈勞輿地更披圖

寄張邦敷時克湖州知府九首

署郎通籍再星周解綬江鄉尚黑頭
世事偏傷岐路衆

謗書誰向塵中投畫輪極戰非前夢
文水壺山喜自由

如許風光不易得幾時杖屨共優游

當年別後猶重見今日別來更可悲
緘字寄將空有夢
投壺檢帙憶曩時平生公壤同余拙
身世浮沉各自知
靈藥如人曾聽說服之不減南山芝

浮生聚散復何似今日秋來明日春
天路茫茫不自我
憂心悄悄動看人三千界內勞行役
十九年來苦問津
而後一丘真自得休將玉宇觸閑塵

生男托後持門戶俱是行年三十五
青瑣休論長鳳毛
丹丘自合眠龍虎不因每事有顛屯
安得秉心良獨苦
他日方爲異弟兄登堂歲序拜其父

紛紛籍籍始何年天下仁賢多棄捐
自分才非東觀客
微時不廢南山田入門雞犬欣迎主
更宰豬羊拜謝天
能使困腰生老大滿斟村酒賦詩篇

壺關上與天爲黨涇水北出隴阪東
地理幽偏人事絕
羊腸詰屈似空同紫陽仙子歸何處
玄鶴真人晚未逢
兩處音耗千里隔何由舞雩共吟風

烽火山西不記年早旗曾閃路城邊
平生報國憂天
志今日登樓嘯月前二帝不聞曾躍馬
五胡端合罪談
玄關身正喜當年壯隱几詳研六月篇

近日遼疆氣甚氛得時梟獍欲凌雲
九陽更值丙丁歲
萬里猶徵戌已軍天下安危三十字
自身康濟五千文
一官得失何須說但願昇平倚聖君

秦晉連疆隔大河夢中相憶阻洪波
勢分涸轍修鱗少
鬢入秋風短髮多空谷淹留傷閒寂
此生交舊半蹉跎
有懷無路連床話爲爾長吟伐木歌

西郊登故儀州城二首

彼美西郊地長天草木深城隍餘故國
杖屨更登臨
鳥嘒風前景人懷物外心綸竿不受釣
聖代有知音

倦受區中煥言尋溪上行衆芳皆有色
雜樹不知名
虫印曲穿薜蘿珠斜被城古來唯廢塔
偏向夕陽明

答巡撫翁都憲僕時在野獲睹尺書

聖時卿佐資才俊如公致身當壯年
西臨若木天山月
南淨崑崙崑嶺外天繡衣高蓋凌雲出
玄篚包茅來日邊
四塞山河竟誰有五溪蠻洞師初旋似
聞單于可唾手
不見交王拜馬前男兒得意湏如此
腰間那肯負龍泉
近者鼠狐頗肆怪華屋可穴墉可穿
賤厮走卒稱驛使
金鉦駘鼓上雲煙動以官司擾州縣
反持律例更索錢

高皇布令正排甲大者果輟小咎鞭寧知百七十年後
里正閭師盡倒懸直屋納稅何由得遇與胥徒奉管絃
且如連城設戍將本欲威靈閭外宣豈期當時選戍者
不由才選盡由錢彼既傾家事外物安能束手坐中權
所以東方諸富室爭求內地不出邊受詞鬻獄亂鄉野
食稅衣調固縣官猶自揚言射官吏其實不能散虛絃
我行對此心慘怛敢將民瘼告高賢初秋爽氣肅鷹隼
懲一儆百政之先祗須大鈞略移轉豈勞柱後惠文冠
行看曹牧人爲父始知斑生便是仙鳳凰正奮萬程羽
鶴鶴且幸一枝便扣牛擊壤畢生事待公勲業格皇天

可醜

仲冬地裂人未知炎月旱雲枯高柳忽然雨雹浪翻屋
世間萬事亦可醜公門不復制強豪私室武斷皆白首
涇州賈氏五弟兄十逢客旅殺其九積金高過府司衙
欺舞上官欲脫手縱子弑父焚其屍山西流民數三紐
殺人取財積悖惡昨蒙憲司解其扭一行冤苦理埋沒
哀哀寡婦枷在手錢神通聖古則然恨天怨地無不有
萬鍾曾受 聖皇恩百姓於爾竟何負高軒大蓋傳

聯呼仍對三光朝北斗

喜雨二首

禾潤山連野雲深近罩城低垂天外黑灑入宇中清高
浪翻山石河流送遠聲羽衣不用著頓覺燠煩輕
簷釘漩溜渴雲勢舞山腰宇宙渾不辨江海晝生潮近
戶絲蛛濕淘沙石燕飄翻思關外戍此際夜鳴刁

早秋懷羅達夫唐應德

會少寄書多古人夙所嘆願茲長別離尺書亦難見
皇風正清夷同仁異離亂胡爲阻天涯而不一對面江
山幾萬重煙波渺宇縣長風天外來一夜青林換衆魚
鳴喧雜群雞叫清旦嗟余但索居終焉寡儔伴起登南
山巔五陵空秋煙回看青海底鯨波殊未已昔賢安在
哉悵望青陵臺赤鳥方西逝關月正東來不覺霜露重
萬籟吹新哀昔者同携手此日難復有人定長樂鍾夜
涼西苑柳柳色年年新思君成白首本自殊鄉邑安能
竟相守斯機未能息陸地龍蛇走悠悠塵世間倏忽成
老醜無作嘆飛蓬相將期不朽

答諸尚寶子興

吾愛諸夫子磊落復風流操筆如椽走龍虎壯志直與
秋雲傳卷舒去來從倚伏逆浪狂波任住留憶昔投擲
嶺海外雲霓之衣霞作蓋遊戲天吳驅海若手束蛟螭
結作帶簿書形軀縣吏腰肯盜溟渤無芥帶孤帆日夜
泛江湖聽盡鳴鵬是天籟十年不見長安塵半生辜負
風雲會鳳池欲假李堂月鵷閣都種秦人檜世路浮沉
各自知天意微茫無可奈仙都數間呼曼卿區中猶是
嬖楊最遂令北斗失光芒坐見南山生蔚蒼因之感激
雙淚流掛冠投綬歸山丘是時夫子在留臺封書寄我

趙安合詩集卷之三

十四

嘆徘徊開絨便覺雲煙動長風送月度天來月裏仙人
弄玉笙招我與君遊上清上清符璽七十二君今尚之
仙相似萬劫猶秘玉笈文五道飛出雲錦字唐虞之典
義軒墳清淨無爲而自治何勞四閭振佳兵何須百計
招神瑞休復否泰此其端乾坤旋轉非難事君作朱熊
界上人我從赤松世間棄各尋雲路躋高冥男兒貴適
平生志

儀山歌

君不見儀山南落花流水注深潭君不見儀山北亂石

拔地成偏側二流雙合風浪高一片煙生秋雨色牛馬
紛紛畫不聞蛟龍作意長天黑昨者望雨生騷憂今者
滿川消未得何似去年前年時渾深胡騎阻關塞

張氏園亭小飲三首

隴州溝畔小亭臺曉自登臨霽色開秋稼離離垂地滿
秋風颯颯使人哀兩溪水韻落絃管四面山光入酒杯
山水年年同酒綠不憂短鬢不相催

昔年食杏種茲園今日成林結杏繁四序推遷成昨夢
百年身世欲何言棲飛映日鴉千樹潦倒當風酒一尊

趙安合詩集卷之三

十五

聊向野臺尋徑路虫聲唧唧動前村

縣南山北水之津路入桃源不動塵近出城門半一里
更携達者二三人尋芳藉草吸新月問柳攀花渡綠蘋
解道烹雞酌白酒昔賢詞筆定通神

縣南門近西夏兄園中小飲三首

勸子學爲圃于今成小園半溪曲渡水千樹遠迎門野
酌從吾性幽香晚更繁不須傳五柳茲地可忘言
面前王母宮茲地可幽賞浩劫餘空林幾迴成獨往人
稀鍾磬微路古石苔長鳴鶴九臯來因之動遠想

迎風共舞雪風動鳥群呼物色有如此乾坤不負吾水
光涼杖履爽氣落扶蘇莫問平生事心知歲月徂

翁都憲發兵五千修順水城聊寄長句

長夏祝融行火令豐隆屏翳來相競界破銀河瀉玉波
冰丸撞壁相交迸睥睨雲連三十尺洪流噴薄濺襟掌
始見商羊舞欲狂更燕怪石飛來勁朱門甲第列星霞
擲翠指碧愁性命走啼行藏聲呼暮近指譙麗路且夏
平日築圃皆通津爾來泛濫無餘剩天兵遙下朝那湫
忍使巫咸更窺詞白日不動朱雲馳天章暗合秋容淨
累基削馬未決旬萬杵千旗氣欲橫豈曰策勳登大常
直須枕墊恤民病嘉靖閑逢臨執徐大夫賢豪

天子聖我歌宜防思古人拭目他年當國柄

陶總兵東園臺上歌

有客有客掇玉壺邀我東郊共醺醺晴雲一片青霄落
慶慶瑤山瑣平蕪杖策張蓋出炎日碧流載道迴紫紆
恐是河鼓翻天漢波中往往戲仙鳬夾岸長楊迷遠近
門前蹀躞兩龍駒問之何不致千里爲言 天子未
平胡純鈞湛盧生塵埃且啣杯酒心悠哉流光已逐東

歸浪耳中羌笛暮吹哀眼前壘石未生綠猶是先公驃
騎聞當年歡笑極遊豫今日與子復徘徊安知百十千
年後不云此是昔人登臨之古臺臺上松陰垂地滿涼
風萬里透人懷襟期那得長如此當筵何惜倒金罍君
不見軒轅黃帝乘龍馭西上空同不肯去赤松鶴駕久
寂寥祇今空有雲行處又不見渚原城北會盟壇遊壇
戰骨當空寒爾時不省唐天子棧道歸來汗未乾有酒
欲沃今古愁占人難共今人留目今已是十年流朱顏
綰髻催清秋云胡不飲空騷憂

和翁都憲過訪不遇韻

西來使節異題橋地是朝那關是蕭關俗觀風人共美
降王屬國早須招三秦擬定玉門戍百粵曾歸銅柱標
十五年間甘草澤竹看鴻羽上青霄
早陪金榜侍 天京乞仗無端効一鳴三黜還家頭尚
黑幾迴懷關不勝情極知樛散疎人事敢嘆儒冠負此
生躍馬猶能承驥尾古來茲郡數三明
累歲中秋不見月作古朗月行以傷之

自古天邊月清光被九州照見東洋海萬里滄波流滄

波萬里接天上層蒸雨露采何壯帝前長噴九螭龍傾
漢倒河恣所向河漢氤氲雲雨多藏景含光將奈何王
關戍婦思砧杵斑斑昭陽泣綺羅羅扇春衣夜夜幽此
時蕭索令人愁不見團圓光滿地空令凝望上高樓高
樓淒兮飛露淒淒蜩螗蟻化兮蛟負舟水沉沉兮吼怒雷
復霽兮霖澍稠馮夷鼓兮商羊舞驅海若兮陵陽侯舉
觴欲酌兮何所望而不見兮行夷猶人言他日猶自可
此日奚爲賸慘東山陬古來雖有萬萬歲一年一度一
中秋此是明月之令節靈娥仙子來相求此時願少留

卷之三

六

神駕大開冒覆闔十洲只恐胡騎因之入燕塞姑使關
山暗烽堠縱令金波晶晶排煙霧又有蝦蟇吞噬潛相
投此亦不足道此亦不足憂但願年年青天上冰輪王
界寒飈颺魅首妖領行滅絕臣力猶能尸諸因顧於其
間百年耳更待明月將何時頗聞風后有神術運簾八
極揮雲馳剪紙製衣爲之像耳邊已覺吹颼颼安得稽
首再拜長對月毋徒悠悠傷心而興思

贈皖城吳大參二首

昔日爲郎同粉署俊才逸駕獨青霄建安風骨推今代

吳祐聲名出漢朝千里關河入膏澤九秋鴻鵠動飄飄
何時得奮冲天翼一上濠梁聽爾招

雙龍闕下共談時再駕漕車亦似遲暮雨三秋勞使節
胡雲萬里動征旗幾迴飛輓秦關戍獨擅高名河漢詩
驚谷未能忘夢寐鵲斑無路奏墳麓

哭外祖母 享年九十一歲

去歲茲辰奉壽筵給顏鶴髮啟神仙黃泉已背崑崙路
白旄猶標景泰年三紀孤帷懸日月六朝獨享太平天
含悲更欲慙慙祝唯願萱堂又過前

卷之三

九

聞撫薊許都憲廷議謝病

玉塵金貂王謝家吳鉤寶劍絕無瑕幾年推轂北門鑰
近日新縣南陌車挾彈何人窺鷗羽贈鞭無路洗龍沙
淨香亭下芙蓉好爲製荷衣凌紫霞

答馮府判二首

美人遺我鳳樓篇才藻翩翩繼昔賢聯翼九雛隨下上
扶搖萬里會高鶩卷阿聖詠今 王是楚客狂歌謾自
傳裁得琅玕如許大行看彩翮下秋天

身世行藏可自由廟廊終不異山丘悲歌激烈成何事

秋色蒼茫歲景流驚起壯心邊戍鼓喜酬寥寂好朋儔
君如不棄庚辛楚數過巖樓論往修

總督張南川先生還自花馬池歌十一首

霜清紫塞少塵埃
鼙鼓聲喧旂鼓催
旌節遠從鴻鴈引
路車新繫白羊迴

紫府仙人辭
玉皇手揮金田靜殊方
功成直擬歸

天上不使蕃人頌六郎

五部降胡夜散兵
萬旗牙隊擁龍旌
懸知虎豹藏營窟
近接星辰朝太清

天聲早晚遍遐荒
雪海陰山滿太陽
五教從容追稷契

兩階千羽仰虞皇

沙雲黯黯胡天高
風塵海上未全消
湏向長河開月陣

早麾飛將取天驕

冒頓驅降過月支
蟠成右臂盡西陲
玉關驛路纔如綫

可念河西十萬師

不道樓搶近紫微
九關煙霧暗征旗
侍臣縱有包胥哭

更向何方問釣磯

尚方請劍非無計
北塞英雄屬那誰
但願早崇十六相

垂衣端拱更何爲

鐵甲光寒紫塞秋
年年塞上送征裘
征人未掛黃金印

思婦城南已白頭

當年使節事澄清
攬轡曾爲萬里行
七貴五侯何處覓

祇留勲業照丹青

柏府高風日夜寒
四邊清肅萬人歡
馬能八極厲靈轡

一掃塵灰天下安

陶總戎小飲觀所市馬將赴督府召用

羽書夜報臯蘭下
金鳳傳杯那怕一
劍聊酬國士恩

千金試買天池馬

白龍堆下畫飛雪
黑馬蕃中大神夜行鵬影折
共醉千鍾莫

憚勞看君一飲吞胡羯

楊提學過訪

萬里長風迴塞鴻
三冬程雪灑文幢
秦中豪俊今能幾

燕骨神奇難更雙
白虎傳經餘漢澤
菁莪紹統自周邦

酒闌聽話三邊事
始覺呼韓可立降

北亭雪後負暄

小亭近在大城隈
徙倚亭中向日開
日下五雲穿牖戶

天邊三雪淨樓臺攬衣不逐袁安卧寡和空傳郢客才
縱使懸鵲亦自樂何妨浮蟻更行杯

喜姪守約生子

昔年吾為汝娶婦今年汝為吾生孫不須析枝論叔伯
且喜烝嘗多後昆況吾生子才歲餘與姪先後復相如
已洗中裙辦襁褓敢憚提携費襟裾題詩更與吾兄報
共捻白鬚不用除

嘉靖乙巳趙浚谷詩集

寄許廷議都憲四首

彌城山水世間奇西峪先生海鶴姿明月滿潭白石爛
逢人何處覓垂絲

物情參透更參禪雲白山青水自甘三十三天無色界
相邀只在號城南

擬將瀚海平為沼還向淨芳疏作池池底蛟龍莫太劇
兩蒸雲會在丁時

附鳳攀龍二十年驚鴻別鶴最相憐祇今同挂青松杖
風月滿前不用錢

挽溫同知許都事索之也

芳歲擅時名郡僚殊寵榮折棠思惠化引憶佐專城人
吏海康頌良朋月旦評餘英諒不泯若箇楚招情

許都事弟上舍索書扇

三邊雪霰衝鴻鴈萬里寒風動鶴鵠累葉名家玄尚白
中州勝士眼渾青春來接夢多芳草凍裡聯鑣蹴濁涇
還愧文休屈馬磨子將寧復重朝廷

李大行吊祭郡藩北還

肅將明命來西陸還駕星軺朝北旻禮洽存亡達
武孝化行敦睦布克仁舊還奉使唯青瑣常草尺書待
紫宸英俊于今資亮采佇看康濟及斯民

許都事吊祭郡藩東歸

典籤幕府資雄才奉使觀遊亦壯哉山到空同皆北拱
水分河隴自東來抽毫濡浪驚龍起題石新詞掃壁開
風烈承家人所羨況聞太宰復三台

函谷草堂

函谷仙人久化去草堂函谷復新題劒文藏匣驚星斗
山色依然遶戶楣千里長河吹浪急百年心事竟誰知
請看昭代儒林傳不愧伯喈碑上詞

次左太僕喜雪韻

嚴氣行空動陸離朔風吹影各紛披光添照夜飛龍馬
亦集承明瀧鳳池古畝平鋪多景色北憲高卧更神怡
由来郢曲難爲和況是新裁白雪詞

次左太僕冬至韻

九地微陽動三冬嚴氣多履長飛日馭清蹕奏雲和捐
棄甘中露蕭條只在阿近聆君子頌惆悵欲如何

同左太僕次楊督學塞上曲韻十首

一劍橫衝十萬師選鋒新出羽林兒登封擬到天山上

絕漢曾塞雲橫旗

雪海水深胡馬驕沙雲黯淡胡天高靈旗一掃旄頭落

宣特將軍試六韜

海晏河清帝德高分明聖哲等虞姚好看四罪登元凱

直洗干戈辟水橋

沙磧重青君馬黃關山日落漢天長大農不用調車乘

已道生招日逐王

欲挽銀河洗甲兵玉關遙隔長征驚風吹散踰林馬

暖日晴梳細柳營

尚方寶劍亦華礮一舉清都虎豹開四宇星辰皆映紅
風塵不動安如山

劍流赤霄氣噴虹日星軒皇引六龍雲陣只今流海
不知塞北更誰雄

霜刀玉轡騶拳毛月滿驂弓雲陣高萬騎沙場盡舉
驚看一箭落雙鵰

燕都定鼎自 文皇戴極常親北極光玄武鉤陳
拜手萬年 天子坐明堂

五陵今日憶陳湯每歲禁兵赴冀方寂寞壯心將白首
何年頡利獻明光

元宵待月二首

春風送暖暖初來海底赤鳥夜欲迴火樹冲天萬井合

綺樓待月片雲開共誰御氣疑三極聊取清光盃一杯

角鼓重重清漏急明朝世事轉悠哉

常懷春歸怕去急即今已度上旬時百千萬種都休問

三十七年事可知入夜香雲紛散路大空明月本無期

我生自有團圓相不學人間照陸離

新都憲轉兵侍總督宣大軍

上分旌重雲中列鎮雄地兼熱代晉勢控北西東玄
環金關鈞陳拱玉宮三關朔風千里合照熊手握
轅訣身登司馬崇霜清雜帳合天子待車攻要選百
士先頒八石弓川光迴組練陣氣空霓虹五部招降
高勇五長延技能列城賓膏雨萬里破狂風烽火漠南息
塞倫塞外同呼韓歸聖澤頗收屬明公方以伏波績移
瀚海空周自通獻望漢閣早傳容朽骨還生色翹頭
侍膺功長纓倘有美幸勿棄終童

春興四首

春光濃似酒短髮亂如絲物與欣榮日人殊少壯時引
杯慚綠減冥坐悟玄通斟酌隨深淺獨蒙天地私
暗色迴龍氣春聲送鳥啼氤氲千嶂合苦撥衆芳齊意
靜心常泰神存道未迷自然諧物理無事問天倪
門掩春仍到院開風自吹硯冰晨欲脫帷布暖先知黃
綻拂空柳紅穿向日枝窮陰亦有限休恨積消遲
東風吹萬壑淑氣滿千林凍解魚龍窟祥占雨鳳樓感
時惜日晷憂國畏年侵不作兒童侶閑聽土鼓音

曹兵憲胡人大獵圖歌

春陽無事獨飲酒有客扣門圍在手云是驃騎陶將軍
近逐條侯來細柳幕下握金一廉訪君父司屬國招五部
熟胡要領得胡情視胡猶兒胡父母胡工自寫出獵圖
千隊胡雛隨鷹狗坐中城城寒風生壁上紛紛介馬走
沙平草白獵穹高呼韓首掃漢旌旄月如彎弓腰繫刀
箭羽流星聲怒號宛轉雙輪下阜鵬翻身接翅洒赤慄
楔偷肉羹脂騰跳碧眼黃鬚最果兩拳如杵身騎腰
關支玉甕來相邀笑酌凉州新蒲萄共撥琵琶紅壓槽
獻酬割鮮從所招金縷寶校雙朱鑣負熊擬薦未央朝
天子不好長楊獵此曹忠順烽塵消丹青想像絕嵎谷
煙雲黯淡凌招搖夫君名位等志仲披圖指點心神動
皇興十萬過唐宋狼鹿競入職方貢勸君更作王會圖
吾力能廣殷武頌

左李二太僕飲南巖書舍門樓贈答

小築山樓抱仄腰南巖春色曉爭奇同碧漲新濤分衆壑
翠入空同見一毛賤子深樓懷木石使君作賦擬劉曹
經過不惜枉麾蓋敢摘時丹送香

同羅達夫次王大參三

待罪金華歲月深玉階終日望璫音至仁竟放湯園獸
能語新還隴上禽千里遙傳風穆誦百年共保歲寒心
白龍堆下烽煙少幸守犁耜老故林

次羅達夫朱陵觀閣太守入道故蹟韻二首

長年休美短休嗟往古來今此歲華仙院即思騎紫鳳
御堦應想拜黃麻萬塵浩劫同遊蟻一似浮生看落花
纔到經營即外境何須布置苦辭家

長安及第世同嗟更望馮空上玉華閨苑芙蓉調漢鼎
大官梁肉拌胡麻耕開莘野巖邊雪夢入桃源水上花
奉勸先生休伎倆清風凝望早刑家

同左大卿觀陶總戎牡丹戲贈二首

露蕊繽紛拂檻長好風披袖送餘芳光添早蝶搖仙珮
影落殘虹覆院牆羅襪行時春更好玉尊開處晚猶香
不辭潦倒同君醉明日凋零謾自傷

遲日平臨玳瑁筵曲房層閣引神仙東皇持贈瑤華使
上客須將錦繡纏帶何妨行綠蟻赤心更可報皇天
憑欄無限春光好翻使紅顏憶去年

同左大卿遊諸宗園池二首

玉律盡開與雲連構結多依渥水邊四月芳菲平滿地
幾家樓觀遠摩天香風不使珠簾隔白日晴飄羅綺妍
歷盡昇平饒勝事與君還詠太康篇
水殿晴開夏晝長綠陰深處柳風涼池邊玉蓋光侵幕
荷上珠圓遠送香詞客揮毫驚麗句壯年行樂有輝光
欣逢勝蹟並清賞明日不辭更進觴

同左大卿詠芍藥

幽賞人傳上巳辰邊城開到已無春朱英裊露垂垂發
碧葉含風細細勻水散餘香生晚潤光牽朝露倍精神
自憐草屨倍冠蓋對酒相看幾度新

翁總督海居園歌

粵維南濱之奧區揭揚地實天下杜右放西洋歸大壑
左送尾閭月初上萍洪驚濤薄地維參差牛女殊天象
南極之南更有星老人拄杖撥雲明靈樞前戶守海若
祝融境界接脣瓊壽域仁薰自此來陽山明都轉雄哉
六鼇欲拱龍伯國百重藍船定王臺八餅地靈理則有
今賢古獻不殊才矯矯張曲江斯文絕代空後來繼之
崔清公勾踐尉佗不足雄迺知富貴無可數男兒夢自

宣徽風明公嘯起揚揚異壻前
興志馳騁目中已無
四神洲何況汪洋凌萬頃
洋洋潏潏氣常餘澄入重淵
意彌靜頃承 明詔定南交
指揮萬艦猶舳舻下瀕將
軍膽氣粗請纓壯士精神整
一舉即招鬼主來再麾可
係單于頸此首小鱣非昔倫
數倚控持來作梗廟廊盡
獻平胡策大戎猶犯中華境
天子按劍坐明堂飛
符五道出三省闕壇推擇許
先登斧鉞有虔躬所秉漁
陽突騎樂可言北平飛將屬
遙領曾聞文帝舊經畫萬
全興和貴嘉靖璫園孔棘資
良籌 朝廷有道思骨髓
汲黯坐寂寂蕭疎郅都能使
煙烽冷他時得贊管平圖
寂寞壯心驚耿耿

送左太師入賀

早驅龍錦過泰山還捧螭函拜
聖顏金鏡千秋明
宸座銅峰三品接鵷班望雲
綵綵聊停輟指日堯階可
賜環惆悵凱風飛北旆夢魂
隨到上陽間

北亭雨餘七首

細雨洗新竹微涼上小亭
階苔初破綠地笋各呈青
鳥戀幽樓好人欣不陌停
言尋舞屢兼歌咏亦忘形

兩山夾岸開一水自山來
野漲迷奔壑雲峰入壯懷
晴光分遠樹曉色淨無苔
杖屨休言倦觀遊日展回
避喧聊杜門開徑倚山村
水接魚龍氣天迴星斗文
岸花喧笑日水竹淨迎尊
黃卷無宿約開時獨細論
風送山樓雨新添池水波
遊鱗唼岸荇啼鳥出煙蘿
中聖難忘酒怡神發浩歌
渭川空有竹今古意如何
日長門自掩神定晝不眠
鳥啼樹中樹雲開天外天
每祈塵累淨何用姓名傳
種秫畢婚嫁歌詠樂堯年
久得園林趣燕無物外營
浮雲聊縱目靈籟自成聲
對酒愁心破看花病眼明
此生同道泰何用濯清纓
遲日報晴空曉山生翠屏
無官可避俗有室靜如僧
南畝遂躬稼北山免勤鋤
多爭席客可以逃吾形

千葉榴花

未有一尋幹能開數月花
倚風飄秀色映日起層霞
越女紅裙結神駒赤汗加
東君多護惜免使落泥沙

滄江歌

滄江之水天邊來滄江之人
清如水胸中吞吐生層雲
汪洋洪波瀉千里往者沉
璧見河宗煩憶前生赤龍子

赤龍起洗昏胡塵手挹天章六合禰靈濟大澤呈祥氛
渤澥泥濘歸我覆瀋哲長源發九川疏派分瀾潤萬里
風骨自有虬鬚黃面目頗帶龍文紫百泉出坎浩無垠
三峽倒流復可擬吾為子尋沫泗宗海門觀日吹長風
小道蹄涔那足數男兒自有天地中寬然迴鼓清流揖
他日致身同大鴻

和巡撫柯都憲獅山十二咏

帝命靈獅鎮四隅飛來江左勢不殊虬鬚 聖主獅
形相浩氣寰間此地儲 右金允儲精

卷之三

兩兩明珠結作峰含光照夜得相同影連 司晨鳴鏢
地近金陵曉度鍾 右珠璣孕秀

蓋官群瑞羨誰先連葉九莖稱獨妍鳳背瑤英石磴側
薦冠金帶柏臺前 右靈芝呈祥

赤帝握乾父應時群星燦爛接朝曦君才絕勝驪華子
親奉赤符何所疑 右赤光騰彩

碧水凝光山色園風前玉樹動朝暉臺端早著冰霜利
何用清流更振衣 右一溪環碧

江上高峰衆所尊麥丘蘭嶼徒紛紛四時排闥侵人骨

雲蓋霞衣不可分

右群峰送青

玉琴風動石泉深幽谷泠泠振遠林萬古千秋無色相
喜逢君子是知音 右琴泉風弄

巖雲重疊倚天平石几高盤似玉庭要使為霖安四字
山人莫嘆曉猿驚 右几石雲封

颯颯丹楓萬葉霜西風點綴映斜陽綴芳搖落君知否
留與窮秋作晚粧 右楓林晚照

依砌深陰送午涼下惟無事共秋忙微祥那異王公語
鑽燧何須墮殿郎 右槐砌午陰

粉榆社在漢劉前公去粉榆幾歲年間俗之餘何所事
願將民瘼達旻天 右粉榆古社

青翠相將負出牆生孫長子各成行夫君自保歲寒約
不藉山靈爲主張 右松柏新堂

哭中殤長女次李丈韻二首

嚴霜昨夜下高天壯志悲秋正畏年寧忍辜珠俄墜碎
那堪粧鏡淨連娟嬌顏想像月中霧淚眼無分露下蓮
和罷新詩腸欲斷恨無神劍啓重泉
乘龍相對倍增惆不見關雎河上洲地闕三分猶似夜

坤闔霜鬢倍慙秋極知世事皆逢轉獨恨芳年逝水瀟
兩弟提攜曾倚望蒼冥使我念甘休

寄屯邊陶總戎四首

紫塞霜寒揚漢旌朔雲飛雪暗龍城三盃馬上莫辭醉
勝氣遙吞胡羯營

弓滿流星霜滿刀悲笳亂奏胡天高赤囊如電來中使
廟將先頒花蟒袍

蛟浪椎冰萬點愁虬鬚屈指欲封侯寒衣搗就憑誰寄
夜夜月明滿玉樓

趙汝嘉詩集卷之三

圭函

每聽吹角起胡塵誓掃匈奴豈顧身對影還憐天上月
幾年曾照太平人

陶將軍北園竹

世情貴少不貴多栽竹貴多不貴少將軍城北萬琅玕
人人見者皆稱好離離清陰覆地垂稍稍翠竿陵漢表
憶昔分植涇水濱十畝盤根勢非小蛟蚪爪拏纏坤軸
金光奪日射池沼將軍彎弧指為的走馬鳴鏑中其杪
破二作三或百十千萬為群自相遮雕欄布滿漸成籬
文窻交加不知曉風來已作簫簫音雨罷漸聽波濤渺

時時兒孫破階苔年年剪拂還鍾趙脫穎曾聞封管城

長材尤宜建旂旄仙人顧盼我作笙威鳳來儀麗哉矯

食實棲枝將九雛引領長鳴朝百鳥蒼生瞻仰舜文時

敢將喉舌空相掉惜不削杖拄之行却恐化龍騰縹緲

秋來百卉腴嚴霜秦塞吹寒尤迅慄急衝靈籟聞作聲

竟持高節何曾標紅爐氈帳擁嘉賓銚金戛玉彌窈窕

晚欲題詩滿雲柯碧光愁予目宵宵掩映瑤尊色更空

翻思故袍憂欲悄綺筵無復紅塵流芳華直與青天皎

瀟湘近移空同前英皇拭淚觀奇條防川力比宣房捷

趙汝嘉詩集卷之三

圭函

如簣酷似淇澳統十五年訪林泉幽一見此君心了了

列鼎相出紫峰駝行厨正耐赤腰裹居不苦俗食不瘠

揚州騎鶴恣登眺憶昔渭川老漁翁行持一竿周業肇

將軍暫此學綸鈞時維鷹揚固其兆嗟余伎倆困蹉跎

屢見濁溼噴浩渺願借餘光釣明月與君皓首結蘿薜

端溪以詩慰次子之哀次韻奉答二首

仲秋喪女冬喪兒顧我何心能不悲覽鏡白髮驚始見

慈闈素鬢倍于斯緬懷物理皆如此始信人生不可期

春到北園煩枉駕同吟新草共吟池

常懼無兒幸有兒縱使單寒少須悲成立倘能昌胤嗣
壯懷何必苦嬰斯達人高詠遙相慰介壽春觴敢負期
但願常如天上鴈暖風晴日共差池

冬日郊山即事三首呈王端溪

寒日帶野燒黯黯晚雲高菴靜群鳥下風飛萬木彌歡
悲付物理倚伏聽兒曹少畢樵蘇事冬烝報大刀
去住此山上今經十五冬深巖逐廂豹飛瀑隱蛟龍未
免簿書會早須租賦供其餘雜色目幸得尚從容
不審今年吏呼余爲勢豪誅求百役并鞭筆幾僅逃京
使急官債收司半老饕羨君民瘼急嘆息九天高

次太僕王端溪飲寒舍韻

兩朝耆舊羨清流華髮新添酒一甌康濟平生才半枕
盡收秋色入雙眸迴舟殊異戴安道騎竹爭瞻郭細侯
玉瀝莫辭三百進金雞喜報五雲樓

次王太僕得孫韻二首

喜看蘭玉長高門世事紛紛竟足論烏巷玄談垂奕葉
槐堂風烈布諸孫少添白髮翁猶健故物青氈久尚存
世濟清標人共羨不須更羨鉢盂盆

歷年二十拜龍門孔室三千接至論揮塵常驚扣王缺
傳經竟喜得蘭孫嗣勳庸拜憶圭薦拙藻鳳池睹石存
公自西來瞻華岳瑞光分得洗頭盆

次答王太僕漫興見懷韻二首

茅屋秋深不動塵芳尊祗合待高人幽懷雅倦世間事
名勝神交物外春秦塞流雲開漢月關山夜色急戎砧
短歌狂態公能熟請共清觥進屢紛

少年曾侍舊名流汗漫高談得自由豈料縱橫朋禮樂
半收賢俊作幽囚全軀早得辭官事養性還宜問酒甌
一笑相逢莫刺說已將文苑築糟丘

次王太僕登王母宮韻

藍宮巖宇晚添幽松檜幡幡欲動秋絳節不米青鳥去
畫阿依舊白雲流露凝石髓虛丹藥鴈蹴涇沙起碧瀾
荏苒十年成旦暮可憐白盡少年頭

九日王太僕過訪次韻

九日開尊對列仙白衣相助更欣然喜逢紫塞消烽際
迴憶清朝勤政年華髮搖風晨並入黃花散靄晚相
連明朝有興還來訪休怪狂夫醉欲眠

和王端溪冬日遊空同三首

登高還作賦，福地欲平臨。
殿古寒烟歇，峰迴促騎尋。
長風催暝色，斜日下空林。
欲掬蒼濛相，歸來未滿襟。
落葉疑無地，穿林忽有天。
已參金粟佛，還訪瑤壇仙。
塵幻三千界，幽棲十五年。
屢陪簪組客，遊馭晚相連。
先宇凌空起，華旌迥曉過。
曲盤人似畫，寒暮鳥猶歌。
上客俱仙珮，慚余附女羅。
倘蒙時枉駕，猶足製行窩。

端溪送酒

南國木犀酒，玄冬雪月涼。
素懷傾欲盡，感子意何長。
巾

清陶彭澤衣，沾吏部郎庾公興。
不淺潦倒更連床。

次王端溪李冬閑雪四首

沍凍微陽啓，風塵大地乾。
青陵愁龍折，紫陌飛沙獨。
鶴啼丹洞羣，鳥集藍欄屠。
蘇雖已醞，對此不能安。
城中百尺井，素綆汲猶乾。
月暈不成潤，風霾空自寒。
簞簞深倚閣，塵幕動盈欄。
無路排雲漢，平霜萬國安。
寥落四關道，蕭條萬井乾。
正愁來歲歉，不止畏冬寒。
豺虎交衢路，雞豚盡收欄。
縱呈三白兆，僵凍詎能安。
無衣欣日曛，有地怯天乾。
身上和庸調，眼前饑與寒。
華

勛今赤宸階上，斥雕欄黃髮異年。
少願聞陳治安。

壽翁兵侍父梅齋翁海居五首

內臺司馬第，南極老人星。
恩重五絲詒，丹還九轉經。
雨花蓮座碧，風麥海天青。
堯歷頒新朔，重瞻幾葉蓂。
姑射海中仙，人間豈浪傳。
渡深靈鷲拱，潮滿鳳鵬騫。
採藥蓬萊島，栽桑斥堠田。
但知新甲子，休問膝衣穿。
戟旂擁甲第，節將拜潘輿。
福壽人難並，琴書樂有餘。
安閑終世事，清切九卿居。
自有封侯相，何必曳長裾。

家近定王臺，登臨亦快哉。
鵬搏萬里去，鰲負三山來。
天

外碧雲捲水邊紅，日開仙人騎赤鯉。
時獻夜光杯。

令子新開府，上卿兼擁旄。
倚毗丹宸重，屬望白雲勞。

自有千鍾養，何愁五鼎調。
竊同張仲作，賦美清朝。

送應大卿入賀 九廟四首

烝嘗 九廟尊朝賀，萬方奔海色。
明雙闕春光，傍五雲臨軒。
方買驥伯樂，已空群剪拂。
勞君子獨憐駿骨存，遠送旌旄去近瞻。
日月光三春，隨鷺序五載侍。
龍牀御路香煙渺，相思魂夢長。
不堪頻北望，獨立滿斜陽。

長安同甲第二十一年春慶慶官桃發迴迴御柳新
天恩多雨露覆載僅容身執手臨岐路非君孰問津
問津不可道往事埋新草還入明光遊早知顏色好天
寒鳥去遲野凍河流少短酌爲交親飛騰慰宿抱

次王端溪臘日撥悶韻二首

燭龍照戶水潛潭忽復微陽四九三當世百憂寧寓目
後天六籍可沉酣杜門聊避逐羣客枉駕何惜揮塵談
良晤從來難更得早知玉殿奉金函

憶辭清禁謝朝簪爾日行年三十三自顧巢由非我輩
每思嵇嵇念猶酣神州慷慨期同力世俗紛膠不足談
錦使落魄無所濟猶能閬苑落瑤函

臘日王應二大卿過訪

衡門非要路交舊尚賢豪坐枉干旄重側聞道德高
風斜拂領庭日彩迎袍興洽不知暝因之薦濁醪

王大卿再賦借譽前韻奉答

大鈞非見棄雅意避權豪君有澄清志明同日月高
才略尺朽成賦奪官袍餘馥容相乞竊分浮甕醪

次王大卿晚况韻二首

晴旭浮曉面入跡滿霜橋蟾月收明鏡魚關長殺綃腐
儒欣盛際林卧度清朝晨起櫛梳罷相從只一瓢
良駒出天廐休論司馬橋駿蹄不遺骨鮫淚豈成綃雲
路幾千里騰驤祇一朝耳聞堯舜際莫棄箕山歌

次王大卿述懷韻

坐見青陽度空添明鏡悲物情增窘東朋好嘆分離華
國名偏重蒼冥意屬誰斯文未委地敢賦鹿鳴詩

得羅達夫書三首

比歲音書間一來五年離索可開懷春生南國鴈常返
魚下西江浪不迴舒卷有時頻自覺聖賢超世獨充才
水清雲白幾千里何日尋芳共綠苔

聞道新裁孔雀屏喜余三歲兩添丁人間萬事皆如此
身世百年半已經芳閣有人能製錦柴門逐處可趨庭
浮生幸有相逢日兩代良緣重欲訂

手携驥子更遊園此老行春樂已繁聊簪三雛聯鴈鴛
大開三徑聽簾塢華桃每放思求婦白髮相將想抱孫
千里好音開一絮欣逢雨露滿乾坤

次達夫見寄韻

鴻鵠雲間失所依
整整顧影各分飛
孤帆君下楚江去
匹馬余從秦塞歸
南郭蕭條迷氣色
東臯几杖有光輝
物情民瘼俱紛逼
爾後音書更覺稀

嘉靖丙午趙浚谷詩集

次王大卿元日述懷韻

春光其奈歲華何
三十八年半委蛇
攀桂故遊行更少
扶桑新影漸看多
丈夫自有飛騰日
勳業寧論上下坡
此日此時真可惜
莫逢諸貴膳羞羅

再次王大卿遊空同韻

層峰上接天
秀色何茫然
撫景傷遲暮
尋幽晚未旋
市朝情已闕
林麓久相憐
請看巖間草
抽芽似去年

東王應二大卿

萬里柔風入漢畿
四郊淑氣正霏微
芳尊綠酒思同把
小院紅桃花已飛
求友谷鶯鳴下上
振衣雲鶴轉光輝
早遲文旆飾衡宇
春事商量願莫違

陪王應二大卿遊陶總戎東園四首

東郊宿草綠北渚
亂流生道識將星
屢近隨卿月
旌樹獨禽弄好水
澹魚波明俱是遊
閑客棲棲何所營

地迥寬宜射人開清似仙
桃紅歸馬日蒲碧躍魚年三

五逢今主十年慶
甫田且尋杯酒勝聊復共持弦

已結林爲幄還將水作圖
衆峰石宛轉雙沼波光輝池

淨青天接川迴翠嶺微何慚
屢年者行樂亦忘歸

細柳搖金甲暖風吹六花
石奇排作陣花霧密成霞香

滿將軍藥春隨使者車
賞心酬勝日歸路已昏鴉

花落酒杯中二首

花光濃似酒飲酒惜餘花香
泛金杯細波承珠蕊斜清

光蕪秀色幽賞足芳華勝
逐東風去飄零各一涯

爲愛花間好蕪悲春去多
酒殷花復謝情事欲如何花

射仍依酒年芳空自過
浮生堪太息有酒且長歌

喜雨

春郊黯黯曉雲羅
度柳穿花入翠微
野潤漸看石燕舞
溪深莫遣鷺鷥飛
紅飄故滿回中道
錦浪遙添涇上磯

憑軒

日日憑軒何所事
時時時藥更我花
已欣物理皆同樂
不用經營長在家
藥滿町欄深映雨
花分庭戶細蒸霞

先生自有園中趣謾說虛飛雲外車

次張太微見寄二首

昔飛仙鳥躡仙宮余吏金門恨木同玄鶴遙瞻天柱外
青龍只附地維東何時大藥傳具諦携手凌霄共馭風
四遠茫茫從所致無勞咫尺問崆峒

杜子祠堂接漢宮春來花鳥浣溪同前朝壯麗轉清風
知有幽居尚在東摘藻何慚三禮賦披衣更詠五陵風
青山不負閑人約已近空同又大峒

春初懷唐應德

東坡全集卷之三

四

白壁初分涇上冰黃金欲動涇川柳階草萋菲抽宿

隱几蕭條思我友陽羨珠若誰止烹况余獨飲秦臺酒

六載一瞻七字詩百年幾得頻開口人生出處會不問

浮雲聚散復何有有信風前好寄將無使天涯各回首

正二日風霾大作兩寺諸君陶總戎過訪二首

黃霧覆流埃悲風千里來此時齊狂駕春酒幸同開歡

劇聞雄辯更深見好懷共憐驚鈍者狂斐不知裁

共欣春酒綠翻燭花紅接席三盃并傳觴萬戶同聚

星占氣色落日起寒風行聽林鶯野無勞問角弓

次陶總戎重後招飲竹園韻

晴日輝輝抱大花春風冉冉到人家綠溪弱柳搖金色
拂檻曾曾袖玉芽老際青陽真可惜詞傳白雪益堪誇
相并莫惜同潦倒明晚開尊景更嘉

驚蟄遊王應二寺卿陶總戎飲寒舍

春酒臨春雪瑤林盡着花敢勞冠蓋重行到野人家集
霰增朋好深盃照綺霞飛騰燕散落共本各天涯

三君子招飲竹園三首

淑氣滿秦川晴光照綺筵言尋北郭趣近對竹林賢鳥

東坡全集卷之三

五

嘒雜歌吹松風韻管絃應同良士慮安用太康篇

負郭將軍鳩尋春僕伯選清尊調上客芳樹羅群仙日

暖花苞啓風來竹葉偏興高人復逸行共采菰葦

久伴漁樵子今陪杖屨遊縱談多道藝雅伎出筵侯轉

逕望歌細促襟杯竿綢主人投轄慣不醉更無休

和陶總戎韻

竹樹晴分海色餘錦塘淑氣動金魚策蹕早赴濠梁約
知是人間結網疎

次張南川總督西征詩

西征搜弱水東討盡河灣揮我燕然筆待公銘勒山標
戈迴白日覽鏡惜紅顏自有封侯相寧能老玉關

送應大卿賀萬壽聖節三首

眼見青眉同署客獨成華髮面 君人旌隨舜日薰

風起 恩沛堯階雨露勻十二龍閑千里足萬年寶

鑑四時春此生歷盡清平樂莫向犁耨問隱淪

炎日行空景物芳喜慶高蓋出秦涼朝 天何異登

天去世路無如仕路忙顧我甘從空谷老思君唯有夢

魂長他年致 主軒義日願乞涇流作穎陽

東坡集卷三

四十六

久因居市避喧俗近逐夫君共酒杯人世榮華寧有分
平生交友重嬰懷悠悠周道駢駢速歷歷天邊鴻鴈來
看取揮毫成賦後重將勲業畫雲臺

贈京僧佛智二首

心靜不驚俗隨緣事遠遊天花逐處發祇樹衆人留塵
海千巖雪覺航萬里舟早須登涉通行矣慎相求
帝都極樂界花木四時春貝闕懸空影法輪自在身何
勞西土去重覓上方人那畏京塵淫原來不染塵

喜霽三首

漠漠遠天開清明樹色來片雲孤嶼沒隔水亂蛩迴駢

馬出青郭鳴蛙遍綠苔人生無那好不樂何爲哉

冥坐觀群象真容十九多一年豐熾日百歲幾經過濃

露滴晴葉澹烟收夕蘿于焉終永日搔首更長歌

長風沈衆氛極望淨無雲羅列區中秀昭回天上文晴

軒日影度隔舍水聲聞頗悟前生理煙霞占十分

嶺山喜霽

雨過團峰秀山深城郭涼已欣人事靜復此夏容長東

谷開破照南薰入衆芳屢於三伏日避暑更徜徉

東坡集卷三

四十七

雜詩

西土高寒夢晚收火炎金遞始知秋萬重山裏服田事

十七年來歲月流躬稼那堪陪禹稷老農端合問宣丘

青陵欲破黃雲上白帝何勞燕燕留宛轉腰纏欲淨

團樂落結圃場稠四時樹藝寧辭久雙秀亭岐固所求

不止一身饒樂事共欣萬戶足乾餱時豐倘得長如此

四域三邊豈用憂

荊峰樓晚酌

晚上荊峰樓南看絕頂間麥禾遍隰原山水帶城郭群

青鸞相依欲雲何所託
遇知靜若心不受山林縛
轉運翔鴻猷
抽身甘豆蔻
跡雖履廟廊
心豈殊丘壑
屢蹶雲雷踪
俯瞻虹霓薄
夫留安足陳雅意
遊清莫不見夏秋
交世傳金火
搏收功無早遲
代謝只今昨
惜取尊前身
實却爐中藥
罷耕還醉吟
仰胡不樂

寄包家昇侍御

長逝短幽包御史
去年殿上侍
天子親賜繡
斧清

南荆一忤權璫身
合死
金闕自垂日月明
鐵衣遠戍

風塵裏
丈夫氣欲吞羯胡
何勞催促向遼鄙
北望閭闔

題卷中詩集卷之三

四

幾萬重西渡河
湟九千里戍人鄉
淚墮胡茄落
屯田

徵漢鹽父苦豺狼
肆誅求近傍
霜威錯歡喜
君身自在

網羅中
安能播揚去
沙粒見賢思親親
即踈世人賤目

唯貴耳
我昔請劍斷城狐
近來反覆困塗豕
雲鴻失侶

向誰鳴
思君共飲濁涇水
掘泥揚波亦自佳
況無冰炭

消無滓
空同之野心
修哉秋來萬壑洪
濤瀾數聲短笛

遶風高
一片寒光關月起
有時烽火近朝那
自操稷棘

護桑梓
三秦豪傑胡爲乎
四海蒼黎竟誰恃
直竿漁父

空白頭
捫虱先生漸豁齒
青山高卧不論年
白雲出谷

題卷中詩集卷之三

四

宛如似人世紛華
壽等閑虛名都付蔡侯紙
所以古來賢達
倫散髮酣歌
良有以況吾與子俱
陸沉車塵馬跡
徒然爾且來共放
山中魔
豈其定食河中鯉
長向尊前對聖賢
那問凡間有臧否
清朝終肯混龍蛇
直道久拚率庖兒
憶昔造物初洞濛
君家萱親水雪履
兄節弟孝訓雙成
坤德子職世莫比
漢庭母儀重稱鮑
義方對仗寧怯李
我家慈教迥相同
每輕軒冕重田里
常嘆今人愧古人
翻謂古人亦如此
古人今人東逝流
但願保終還如始
祇須菽水奉晨昏
猶勝鍾鼎致甘旨

萬峰樓晴眺二首

試向晴樓望
翛然散客愁
禾麻天宇動
草樹川原秋
風急岫雲滅
山明樹影幽
去留從物理
吾道亦悠悠
淫雨苦泥淖
好風行掃除
曙光浮鴈宇
山色滿吾廬
餘靄澹明滅
遊雲自卷舒
年年常在此
何用賦歸歟

次滄江子見寄韻

長缺歸來世事餘
紫芝舊傍南山居
此生甘向耒耜老
沒世難成封禪書
碧水蒼蕪秋正闊
白雲丹壁景如初
傳經事業付公等
獨倚西風兩鬢疎

雨雹嘆二首

目送儀山雲身被儀山雨十日曾無一日晴田家執作
更辛苦拖泥帶水不足言炯炯麥芽穗中吐東風吹山
山霧流湏臾爲霖遍下土土潤天低濕復蒸此物循環
那可數勢易時長鍾怪奇幽崖冰雪欲飛舞昨者轟雷
震九天引聲不絕等鳴鼓亦似武安振瓦師乍如巨靈
疏河斧萬點寒冰迸天裂三農屠毒甚狼廂常聞時雨
爲君親豈知淫潦爲賊虜或言此是天收禾曾道阿香
天喚取皇天清靜本無求爭如塵世設官府天心人事
倘如斯縱我多言亦何補

南山崔嵬白石爛夏麥登場秋禾燦典新買熟酬公私
公賦未如私家半冰雹如銀積如山癡官見之豈等閒
不如祿負他方去明朝且得開心顏

馬蹄峽

走馬馬蹄峽四山色圖兩崖石上出一道水東歸踏
石馬騰騎衝濤雨拂衣正思開創力禹跡詎能希

晴望

空谷中浩無際溪清水正流升高即四顧極目無煩愁

騎殘霞捲吟鞭不知時屢改身世兩悠悠

郊山收步晨歸二十二韻

山色百泉潤麥風千壠清牧童饒笛吹山叟嬾逢迎
稼甲旬雨役多翼日晴宛園石礫砢彭魄木枝撐影動
秋容暗響傳空谷聲擊牛破輦穗聯馬斷餘莖返照
仍勁映霞分小明含風拂批淨落地牟來盈華實
辨葦葭終是輕休論鼠碩害俱有屬宜情民物登豐
乾坤德澤宏生涯殊綽綽吾道豈硜硜明發飭歸騎
濛更濯纓揮灑驚露落擊祛覺雲平不省神靈意復
雷雨爭九川影黯淡衆壑氣崢嶸野霧失僅僊村煙
舍楹我行山頂上仍恐崖腰傾飛轡下長峽荷蓑入市
城峽波遲鶴舞曉色動雞鳴咫尺盆水注蛟螭氣象
向來真微偉行矣慎經營

又雨

旬日喧豗鳴未平颶絲作浪遶山城快刀斫斷
運籌欲揮勢正橫逝水波濤勞枉助好山顏
是時只宜垂釣石正恐東南鼇柱傾

百草峪

山開出翠峪草色上青冥低垂復宿氣兼鶻

霖經一月雲雨動群靈何計追鴻鵠凌霄振六翎

兩亭溝

南亭望北亭相對兩峰青山色遙依隴水流曲到涇塞
烽深地暗殘照入雲曠最是晨光好四圍列翠屏

飲邊太守東城昭陽樓

風雨瀟瀟烽火暗旗鼓不聞絕謀探平涼太守立城頭
獨驅士庶臨高瞰兩衛屯兵七百人放戍賊求誰不憾
翻使市人守壘閫公等野宿攻苦淡胡馬東行更西馳

九淵五原即瑤瑤天遣雲雷賜誅征地深泥淖多岩礪

至

督將孤軍千里隨兩帑力疲難下哨誰挽銀河洗妖氛
日夜玄冥吹澹澹主人有喜西師贏昨早太陽右珥紅
假令朔方更濟師冒雨夾攻恣椎鑿馬旋弓弛穹帳傾
五徒鋒犀火食熾皇天助順人不因早須一決何勞三
念此令人氣填胸與君舉白消吾慙

白露候大雨雪五首

久雨朔風寒飛雪冒激湍漠漠青巒結冥冥涇水瀾胡
氣千里越百穀爛不乾靡收失墜歛玄冥據其權群芳

枉華秀不實我所嘆撫茲情屢側寢與詎能安

崆峒距邊州朔氣亘千里余耕茲山南恒苦霜風起墮

霜能敗禾胡勢亦相依寰中樂土多終焉眷桑梓歲歲

含艱辛栖栖不能已寶刀鞘中鳴倚馬注弓矢誓誅屠

耆兒報主雪茲耻驂騑未着鞭憑誰告天子

高皇啓華運禹蹟匡土疆文祖恢鴻略宣威滿四

荒被髮盡編戶誰令胡再強王道昭日月我

祖有紀綱纖纖便利子嘉田化莠根繹思理亂由財匱

夷忠良有懷不可道悽愴心內傷年年胡馬至仲秋風

月涼萬里常畏人激越情難忘胡騎利弓矢迫弩足相

至

當矛戟雜過斧參疊儼成行唯有梁體乾茲圖略領量

劉文精士馬王効氣跳梁政如嘉靖始海虜入歸降胡

漢施長技漠南不足襄囊沙汾晉曲夾擊河湟旁今日

五原險長塹扼其吭孤軍落天陷可以不戰亡奈何多

偃蹇組織工文章杼軸空閭里虫豸襲冠裳馬不足枯

其士不厭糟糠遂令行屍輩桀驁長顏頰每嘆陶弘景

三復張曲江斯人不可作憂憤增彷徨

誰謂南山土改秀不收禾誰謂西郊雲淫潦日滂沱誰

謂兩有冰嶺屹盈坡陀誰謂仲秋雪皚皚覆山河誰謂
蕭荆熾嘉種益嗟蛇顧茲歲月晚穠耜將奈何雲雷空
奮厲蚪螭藏崩阿潛身媚幽燭江海信盈科

離離日生耳獵獵旗作聲仰看旗映日俯觀兵甲盈鴻
鵠越胡雲梟獍自縱橫有兵不衛國有權不翼城有夫
長三仞鼓足竟誰行樵火焚其釜家人咽無聲嬌子敗
祭器慈父孰云傾我自惡懷抱沾裳淚欲傾

賞菊

秋氣日陵厲秋花正滿園承風金影動映日霜葉繁九
九催時片雙雙倚竹藩餐英明楚渚陪酒爛陶垣剩有
幽人賞詎無蝶使翻開襟同盡醉相對欲忘言

次韻巽祭酒村莊野趣五首

述古先生曾作舍武夷仙子是隣家鳥黿已釣龍頭客
海鶴閒翻鱷浪沙

迎暉山房

越南太隱似庚桑曾飲咸池沐曙光休共白駒憐白屋
還騎天馬躡天房

臨漪草閣

錦池風動扇微涼芸閣陰森晚更香凡鳥未容刷羽翼
暫看雲鷁下晴塘

望仙樓

題樓何似舊題橋聊卷鴻翻下碧霄玉笈金書餘舊業
還齊元凱聽韶簫

容膝軒

安樂行窩聊一室幼安木榻終穿膝何如高翥鳳凰池
華蓋芝軒承御筆

挽岳厚夫四首

同榜英豪士如公有幾人京塵悲素澤墳草自青春慟
哭安危日塗泥要路津相期何處是箕尾問星辰
抵几風神動前籌邊塞安後鞭輪祖述長嘯失呼韓華
表何年返榆關近日難尚憐埋玉處營壘稍單寒
青史論成敗令人氣滿懷夫君郎署老舉世盡雄才無
地揮談麈平奇登古臺邊秋明月夜英爽應歸來
玄晏嵇中散風流更盡忠昂昂難隊鶴矯矯人問龍復
與山濤重名齊正始中浮雲何日定回首任東風

哭唐漁石冢宰三首

地望推元老天官翊

聖圖兩操文武柄一別死生

殊蕃使懷休璟台司玆蔡謨麒麟遺像在精爽欲吞胡

槍甚金貂侶心摧貝錦文鵬鷹翳海日鯨浪上江雲空

有西州慟不聞東魯論傳經遺素業天路早飛翻

憶昔登龍日髫年擬鳳圖浮雲推歲序晨宿踈虛無小

却寇平仲宣忘大禹謨及門桃李衆鴻猷取次鋪公嘗此云

寇忠
懸云

嘉靖丁未趙凌谷詩集卷之四

元日

絳霄聲江口報春頻三十九年踈髮新同慶支干增厯象

生憎角鼓動邊塵擣牛如文章大雅東高閣犁耙生涯豈

讓人翻憤宣尼匡濟略德鄰不惑問迷津

元日午後病

強年春病豈相謀踈豁含風翻復憂減却步兵千斛酒

也分工部半層愁錦牽絲柳消餘臘紅送碧桃慰遠眸

奈此老癡不力疾都將春色付悠悠

病愈

野夫晨起能梳頭群從呼兒問酒甌春氣醺人還自醉

此生何事苦含愁玉壺鼎沸晨寒薄蠟炬輝長庭院悠

五歲兒騎三歲馬萱堂畫永更何憂

春初寄包侍御

邊城角鼓初寒夜海日曛曛欲上時沙草連天白似雪

塞風吹鬢亂如絲茶添渾酪能消酒脂凍雞羊可詠詩

男子四方生有志不遷青海竟不知

元宵待月

春氣陰陰覆院低惱人風色更淒迷光天頓有華燈照
明月不來窗扇欲顧影獨憐空作主清霄萬里動相思
一年會有相逢日且酌屠蘇莫浪悲

元宵飲陶總戎家

將壇春酒冰漿細元夜邀賓燈火新直待清霄寒吐月
休教白髮老侵人香翻桂影燭光薄紅沁榆階寶曆勻
群品欣欣增氣色太平依舊獨閑身

春園霽雪

幽病春不減言尋芳樹行滿林冰稼掛何處早鶯鳴雲
破天光好雪涵晴日明未瞻流品象獨有川原平

報分守周大參

去歲秋霜甚今春月旦非四郊枹鼓動萬姓柵荆扉
有憂時病不緣困阻饑使君鮑上略何以濟民艱
道殣日相望喘牛庸復知鴻鴻滿野關羽布甚乘時及
早安天下何暇治川支願紆轡杜力先解釜魚危

智上人過訪

偶有辟支病君為轉法輪行圓心自妙神解道隨身方
丈天花發乾坤日月新冠替余火謝相對兩開人

寄張南川尚書謫戍慶陽二首

上還三鎮節便荷五原戈堂堂陸古尊重廟廊今網羅
階明日月陽氣布春和應籍羔羊德澤風化祝駝
縱橫時太甚蘭芷遍雷霆君子登槐棘老成留典刑終
焉點白鑄吾欲叫蒼冥茲地赤松近何由聚德星

九盡大風雪

陰陰四野同脉脉動秦中氣奪春光薄勢無雪海通觀
田迷早綠帶日減初紅誰道四陽月嚴寒戰西風

三月朔夜劉孺人次楊斌秀才挽詩韻

倦看朝辭遁枯榮愁對春鴻聽別聲粧鏡倚風塵不掃
羅衣帶雪曉方驚梁間覓主空悲燕院外呼朋自轉驚
萍水相將強半世祇今纔悟得虛名

又次段義民韻

龍鑑沉光彩鸞霄罷羽儀屢驚榮辱並不負死生期柳
綠傷新黛桃紅憶故枝雞鳴重有感誰問夜何其

又次張雲龍秀才韻

何用奇膠理斷絃此生甘苦任蒼天心摧落日蜉蝣羽
影愧春風鴻鴈聯老去心情歸寂寞從來變態巧爭妍

夜臺塵世無消息獨歛瑤琴悲冀庭

六月山墅送櫻桃因次杜韻轉貽宗室存一子

山墅含桃六月紅碧衣持送半筐籠朱顏對啓慚遲暮
赤日擎來色竟同聊喜告成當夏永無嗟奏御後春宮
持將王子彤庭薦免使遺珍滯華蓬

苦雨二首

淋淋綠雨淹長夏幕幕朱陽燒早雲城郭倚隍皆自復
水風無地不成文只疑天外蛟龍聞偏喜人間鵝鷺群
爲報東風須理料急揮仙箠掃流氛

聞道沂陽縣已翻屋中如注水衝田豈期高岸還成谷
失却爲霖更遮天浴日久勞攀聖相懷山暫復似堯年
人寰盡屬滔滔者尚有餘功濟巨川

郊山帶雨祈晴題觀音堂五首

四顧煙光接水光依然雲雨散昏茫山靈自有圓明相
忍作流氛蔽太陽

十丈藤蘿牽翠樹萬家禾麥散黃雲此時不遣晴光照
不道乾坤有至文

閑愛晴空靜夢泉絕嘆汗濁漫山川山靈有意相招引

爲放清明萬里天

菩提大士亦雄才咫尺登參不可開爲借金剛無畏力
掃除煙雨一齊迴

郊山半霽二首

山色平分翠欲鋪煙光水氣半天無老農荷笠驅牛晚
別作人間一畫圖

籃輿出陟面前峰雙袖領携八面風欲慙夕陽殘霧裏
來朝留放早天紅

喜晚霽報社

十里長風收宿霧孤村燈火掩荆扉天邊玉桂傍人起
雲裏星槎入漢微吟罷群羅山鬼泣歌殘秦缶社神歸
從今便有豐年約更向臨風問授衣

存一子使人訪予郊山蕪惠殺果旨酒二首

北山招隱自愚公南畝荒登罷翁雲掩朱明溫谷冷
浪生黃蘗夏場空考槃業已傷多事承簪深勞軫素衷
爲好不妨投木李賦詩度此付來鴻

平生好飲因無事阻雨山村更罄鉶綠酒來時霞正赤
白衣到處眼渾青閑情斷付盃中物浩氣應同天愛星

醉脫裳衣泉下宿由來大道本

滄江子送箋

因淹淪雨虛場禾爲寫幽情費紙多承寄雲箋供筆札
剪裁瓊玖照山阿書當快意嗔毫鈍詩愛閑吟怯韻訛
吾黨盛年何所事且從元凱亦賡歌

萬峰樓讀易二首

萬峰樓上萬峰齊獨抱幽懷望欲迷秋檻倚風迴塞鴈
星軒入夜聽天雞瑤池氣接崑崙北金檢分明華岳西
參龍圖收暝色不知天祿少雲梯

萬峰樓讀易二首

古來玄理貴燕山身共群山竟往還孤鳥投林生漠漠
片雲出岫自閒閒病添几杖從前卻懶近衣冠任後
他日倘逢龜筮老爲言名字免人間

萬峰樓晴眺

一片秋聲萬壘山晴窗遙對白雲閑情隨飛鳥共來往
常在清風碧落間

霽後喜穫

絳日孤雲捲晴空衆鳥穿頗宜珮纈出三兔市塵喧芳
樹碧侵渚好山青到天縱然收穫薄風曷亦堪憐

王端溪布政四川

星使遙平蜀道難華陽耆舊捲帷看風清鈴閣錦江靜
檄出碣門玉壘安司馬文章三劍外鳳凰新命五雲端
莫言江坂多岐惡鑄取三王忠孝看

寄謝都憲

題名昔共黃金榜持節重瞻白豸冠遠樹風聲清塞外
近從日下出長安雲橫隴上吾能得月滿渭川空自寒
咫尺無由聯羽翼願從麟閣聽鳴鑾

送陶總戎赴督府

還撫龍泉劍遠從驃騎營胡沙昏白日邊地盡秋聲王
略勤三捷天威肅九征燕然石尚在待子樹勲名

寄同年張都憲原禮謫固原戍

艱難北道橫戈戍冷落中臺持節遠望天門隔萬里
更憐秋色伴孤身蛟龍不久黃池卧雷雨旋迴紫塞春
欲問軒轅招隱處那堪涇水闊無津

秋懷八首

秋氣平臨關塞遙隴雲秦樹漸蕭蕭蒼煙帶水孤城暗
白日含風萬影搖書度衡陽今已屢浪翻積石未全消

可憐牛女還相惜人世空瞻烏鵲橋

漢宮秦闕憶咸陽極目昏昏渭水黃仙子玉盤承露白

蜚廉銅柱倚穹蒼當時歌舞情無極此日麋鹿滿未央

唯有磻溪明月在不堪回首野雲長

還瞻北闕整朝衣秋向東方拜紫微三賦獻來雙鬢改

八年流落寸心違此生已負鸞龍會故國猶傳鳳鳥飛

莫向西周歌此曲由來叢桂有光輝

天南天北秋無際秋去秋來只自傷千載斯文尊稷禹

幾人致主並虞唐龍圖王曆何年着錦字瑤音遠寄將

會駕黃蚪遊紫霧莫言空谷久徜徉

搖落交紛悲衆芳華而不秀竟堪傷紅膏日暮九川暗

鶴夢秋迴萬里長舒卷由來隨物理治平端擬仰

皇王爲招執矩行時令群賢森森振八荒此秋潦不實

筭頭涇水郡城西颯然秋色使人迷轅皇羽駕虛無裏

廣樂鈞天誰爲携乾坤一去驚龍戰殿宇千秋聽鳥啼

空令英雄閑弔古淚下清笳厭鼓聲

蒼茫朔氣動龍沙古塞陰雲棲晚霞秦戍壯心摧羽檄

漢姬鄉淚墮琵琶金揮昧谷傷領燕翠冷翠恩相惜鴉

何日兩階干羽振露清煙白靜天溼

名掛金闕二十秋寸心偏愛故山幽推賢每羨益龍虎

學初終慚司馬牛明月哀鴻思舊侶野雲孤鶴自相投

永將白賁酬三極不向朱門拜五侯

中秋喜對月

萬里關山月半軒風露餘照影隨曲折映酒足清華地

遠扶桑影天空落桂花忽聞橫笛起驚醒暮棲鴉

雞冠花

畏雞妨樹藝更愛雞冠紅植此忘情物永將群卉同易

牕延繡頸秋氣動朱叢三徑芳華晚相拚到始終

玉簪花

朝簪相謝久復對玉簪花仙珮遺瑤花天香下紫霞以

茲寒素質殿彼艷明葩永作丘園貴幽懷只自嗟

黃旗

擾擾黃旗子皇皇報戰塵疾風催虜騎勁草憶王臣經

濟安危日疎狂病廢身古來英衛侶滋欲問三秦

秋日喜霽

心遠深秋日身輕曉霽大淡煙生樹杪風浪舞平田衆

簾聲俱發群芳結自然此生隨物象絕彼曼柔牽

寄王孔昭八韻

晚出叅藩分陝重忽聞脫屣罷官時素心白日元無忝
長嘯碧山只自知驚語勿勿俱所厭病鬢翹翹尚能支
龍雲蜀道三千里林鳥谷聲十二時身在無妨名漢落
義存當與命屯遲行藏難共俗人說雅志終歸賢聖期
結社何年酬夙願出塵早已遂支離秋光萬里牽人目
因付南鴻問所思

輓段義民郡君

鳳吹秦臺歇鵲橋杆軸分空聞歌薤露何處覓天孫錦
瑟埋秋草殘粧想暮雲人生胥此慟不獨我同君
嘉靖戊申趙浚谷詩集

寄翁總督三首

四年目斷塞門魚千里欣瞻天上書飛檄幾迴傳帛帳
鳴弦十萬動狼胥不妨鴻鵠衡霄翼況是鯢鵬並海居
身似敬通福相薄無緣攬轡奉征車
中原經濟倚三台力爭邊功竟可哀能使殿庭消犴狴
敢言邊塞絕胡埃早營綠野真良計誰道赤松未是材

多病鯨夫今白髮試彈匣劍賦歸來

可憐白骨連秦蜀起戴黃巾學戰爭鴻鴈哀窮中野關
夔龍何計泰符平握籌倘見兩階舞屈指重瞻四海清
擊缶長吟懷帝力年年黃籍報添丁

同春亭三首

開身鮮俗累無地不同春啼鳥林陰變飼蜂花慢新賦
詩狂失藥中酒興通神一枕北窗卧翹然太古民
泉石耽爲累經綸事久疎願將尺地分作衆生廬衣
食周寒餓風塵消戰車道遠四十載僂仰愧居諸
映戶雜花滿穿階細草生尋常挾策處忽聽好禽鳴一
路清香發衆畦春水平餐英與摘實此外更何營

邀高太守同春亭看牡丹

五馬行春慶春光此地偏眾芳三月裏獨占一枝先香
逐微風動潤含濃露鮮纈舒藏蝶穩苞重學鳳翎倚檻
增霞氣題詩耀錦筵宿枝早結帶疊葉久增妍對酒未
顏破襲衣碧影圓鄭人初創賦天后更催篇同樂別稱
木登御喜逢錢嘉期徵上已高賞盛唐年情切令狐相
歌深李謫仙兩都爭校讀百代競張筵遙想繁華日狹

欣明艷天那知成往事復使人憐上國辭歌舞西秦
亦播遷不聞頭互接只是影相牽萼吐晴窗烟霧滅
景延野棲心目爽當砌幹柯連幽對陶潛菊清依周子
連地殊金埒窄歡有玉壺纏逸性從貞潔發生總自然
空同隱八正涇水似三川何異璚琪樹況無紉袴羶會
須遲鶴舞茲卉可通玄

盆榴

丹榴千葉啓新葩素檻團芳動綺霞已向晴風吟錦蒂
更逢赤日借光華載盆曲荷生成被映酒私憐顏鬢綠
不是朱櫻春到早應新那復後 皇家

同春亭引流

細浪綠涇水勢長遶鄰穿郭噴時芳紅沉嘉卉吹來夥
綠淨炎塵分外涼入園林無厚薄潤生茅舍有輝光
從茲抱甕機仍息 任新波遶渺茫

憫禾

間歲苦寒潦亢陽復夏春含生阻利遂調燮屬何人水
帝威仍奪土龍時共神我非環轍老引水亦尋津
獨酌同春亭

遙籍清涇千里沃近憑白帝一園田剪裁風月開尊酒
聊適幽情問聖賢如意飛花當面落滿川煙柳向人眠
此時不解營一醉徒爾青陽笑華顛

分蜂

花塢晴深晝景長養蜂聊復助年芳端居佇看君臣禮
類聚方知天地常庶以逍遙從物化無嗟辛苦爲人忙
雄心久犯殘紅陣百萬長屯文苑疆

扇

金陵素扇偏宜夏竹股清細標軸奇上客揮毫題錦字
佳人寄贈剪瑤詞好風不藉天邊發承日何勞雲共馳
無奈西秦涼冷甚空將持玩慰相思

言曾總督

志道希無悶憂時橫涕流 九重嚴斧鉞萬姓少乾
餒經濟渾無策英豪半旅囚可憐曾氏子血刃想封侯
言夏閣老三首

淫朋滿宇內作事動乾坤遂使青霄上不聞黃髮臣丹
書 高祖訓黃鉞我 皇神幽泉對鐵簡何勞富
寶珍

浪子李邦彥陰謀秦會之流風講搶攘舉事貪真癡英
俊無功業奴臺薦鼎彝不逢堯舜日幾作莽操師

已將妻補妾復舉僕為卿民獻甘中野佳兵望令名生
謀九鼎沸死即萬人烹亭壘今方急含生戴 聖明

華亭田明府招會邑博諸儒宿讌王母峰

君侯為吏值仙縣況余人間粗隱見爾來暫輟空同顏
載酒携登王母殿暑氣風吹林影涼落日雲飄宮宇靄
綠竹光深瀉碧落一吸萬里青天面尊中瑞氣涵瑤池
眼底更無弱水岸醉來聊把角弧彎金鑄迸弦似驚電

十四

百步監竿強八尺一發中堅分兩半笑酌君侯浮甕春
衆賓動色來相勸可知冠蓋風流歷指繪容光燦爛

昔日經營構綺宮爾來屢遂山中讌春酒年年玉曆開

青山芳樹十八換聞道長安多貴人金紫銷盈疾如箭

每嘆朝來爽氣佳時將古者仙人羨何如與子嘯臨風

天寬地廣無爭戰不獨豪華皆枯槁縱有仙靈竟誰伴

身今見駕蒼鹿車盈歡共飲胡麻飯醺醺光含漑露濃

始覺山人不貧賤直待三花樹開時攀條折贈身強健

晴日山行尋白院判故城

山中宜雨復宜晴錦樹平鋪萬壑明草上看風知物候
林間聽鳥得新聲霏煙晚散分樵迥斜日迴光照古城
復有前人爭戰處可憐糜鹿亦曾驚

析菊

微雨澹園綠荷香析新菊插秋籬上英遶我林中屋亦
既欣芳苞瞻茲媚幽獨茂枝鬱以森疎葉不扶樸倬哉
造化工陰晴各迴復娟娟物長生盈盈足自育感茲勤
心神匪直愉顏目艾蕪無高深刷地有主熟隨性植所
宜群卉紛相簇珍重春冰清高賞出寒肅後凋叶聖懷

十五

晚奮敷文郁光含彭澤尊氣吞南陽谷行矣更何營登
醕風生麴

兩餘集陶總戎水樓

細雨濕青郭微風起夕波此時不共飲其奈歲華何野
潤川原靚鳥鳴天地和有生皆有適吾道未嗟蛇

貴都聞招遊教場

扶病遊芳甸乘籃到武墀共尋清賞地不是聚兵時草
密煙墩暖柳長旗影遲龍爭思上略仰荷 聖人慈

後年

貽種天開葉陪米帝錫周諮茲雍右土殊作丘中留早
起萬人瘠先倡百穀收晨朝驚秀色滿戶黃雲流

尋秋

尋秋窮遠山山盡秋無限西目已含情萬里空在眼白
雲天外來晴風自舒卷野含群秀明川瀾雙涯淺余生
際無爲長嘯發孤嶽

送太僕喬大卿致仕歸真定二首

致身 明主非無術投老林泉樂更真龍蟄深淵存
氣象鹿鳴鄉國望嘉賓冠簪已付邯鄲夢杖屨遙尋漳

水春聊問平原好士者當年珠履屬何人

幽居最愛幽閑客逢子掛冠意緒多世上浮雲寧有種
山中巖石竟如何青細有業閑遺卷紫氣無緣呈大阿
況際清時清暇日不妨點綴繼丘軻

穫山田五首

秋急黃林飄山深白霧搖蒨縹隨馬去促織傍人跳雲
破空青見禾堅疇綠消啼餓人自若猶愧我生饒
壯志非溫飽開身幸耦耕敢嫌山力薄翻愛野光平草
束豈成實來也自無名何似芳春日隨處貼倉庚

每歲追烽動無愁霜氣侵自憐收穫急直以患憂深披
而當寒雨獨行衝夜陰勞生獲自古造物本無心

棲汨千山頂還衝廟豹群風穿高出木衣濕俯流雲頗
帶煙霞色常觀星斗文人生只此貴何必更云云

腹清天與燕飯熟野抽蔬仙藥仍多種胡麻不用勸一
生風雅相百事世間疎不藉振毛羽飄飄獲所如

爲張童子作帖

卓然婉孌姿家世睹風儀人誦珠擎掌天排玉樹枝後
來爭戀秀先達重良知夫子年相亞趨庭憶禮詩

茲地人文秘後生屬望深球琳九土秀禮樂百年心欽
聖希鳴鐸懷賢惜寸陰芳春光景好奚啻直千金

和廖郡倅對雪用韻二首

燭龍噴戶北勝陸度城西欲問梅花信言尋何處溪風
林群鳥散木稼衆峰齊不覺層臺重空檐曙色迷

一夜寒花滿千山樹影稀掃門揮朱盡樵笠更將歸歷
歷穿平野紛紛點客衣獨憐傳杵者猶有畏寒啼

冬日東郊即事四首

東道走咸陽軒轅去路長冰多龍蟄處人有鳳歌紅旭

日含霜白流埃上木蒼推遷從物理終老無何鄉
漸覺春消息東風吹欲狂柳舒催臘萼花送款冬香時
序行將改浮生空劇忙願言登景德永與歲華長
曉騎舒塵慄霜踪殘渡橋客從晨市密民用利錐凋漸
覺蒼黎病不同朱轡驕生來饜鼎俎誰肯念漁樵
古郡人煙少分封氣象雄漸高諸舊俗無復舊淳風歌
舞迷先轍井墟悲轉蓬百金求獵犬何有夢非熊

臘殘即事

地故卑廬春意早砌分修竹鳥聲多天邊淑氣摧殘雪
日擁層凌生麗波半醉猶能洛下詠一丘如此道人何
冰山雪窖湏臾事唯有陽和耿不磨

寄張以貞令長治三首

承恩玉殿新登第曳履仙鳬更拜官自有高蹤追卓魯
無庸射策詆朱韓片時得失不湏計千古人心詎可安
若問經綸唯一術白塩長照萬琅玕
郎官出宰非容易民社安危更苦辛能捐太倉一粒粟
便生窮邑萬家春每逢彫瘵增惆悵望爾雲霄早立身
酌水吟風聊自足休將長物溷閑人

近日蒼黎最可哀剜心刻骨為輸財飽營私室千金產
不為公家一線催竭力調停勞俊傑懸情經濟見真才
少遲期月功成後虛室鳴琴亦快哉
嘉靖己酉趙浚谷詩集

春正四首

賤子四旬一歲身 龍飛二十八年春乾坤依舊風
光滿日月重明膏澤新地列圖經從牧犢天將弱管付
閑人破殘壤塊仍歌咏少効涓埃答 聖神

上苑探花及早天東風二十四迴年春山幾處迷玄霧
佳氣五陵生紫煙晴日戴盆重去路蟄雷劇地九開泉

共欣益算軒轅紀又見 清朗冀英添
紅日靜融隴坂雪黃流欲破巨湮波谷風澹蕩生瑤草

岸柳霏微迷玉珂萬井煙濃修事早九農春色自天多
急呼僮僕整犁杖南野相隨布夏禾

歸騎樂休樂事賒亭名考履猶無邪方檻倚花端自茂
驚吟吟風不受斜歷歷天香飄秀色娟娟玉笋努修芽
閑身爽理無多術坦腹亭前曬五車

代人贈縣尹

飛鶴仙郎貴承恩甲榜雄群生息夏楚百里拜春風入
慶逢剛雉登霄即漸鴻矢詩輸躍雀揚側矧乘馳

理竹

希不甘食疏蕪以竹圍廬萬象輸清氣一溝影太虛常
教爭秀茂少煩事修除寸心方看會無處着填於

高明府惠蟹黍酒

五年海角熟風味春日行厨遠送珍甲拆玉螯香浸酒
羅開竹葉暖薰人消殘麗日無多事布滿陽和意更真
不獨蓬門沾乞馥矧看膏澤遍生民

上元苦寒陰二首

減却日頭暖更添冰腹深疎紅新葢圻虛白曉光沉星
曜隔迴照乾坤愁太陰市朝迷去路只是好山林
黃道青陽啓丹心白日遙那堪陰靄衆殊使壯懷消喚
起悲寒漏司晨失送宵頗宜慵懶者高卧待清朝

春雪喜霽十二韻

重蟠涇水凌愁打上元燈天宇略迴照冰山忽自崩勢
傾黃霧捲光格絳河澄析外孤雲淨燭邊皓月昇道橋
喧士女浪燕舒賓朋玉轡搖暗色瓊華照寢興獨憐天

上夜清似玉壺冰縹緲飛銀闕淒涼動轂轡迴風仙珮
結承露彩輿升寒漏隔牛女宵吹雜騎來陰晴青莫定
人事詎難憑塵網終當脫明霞高可凭

次李少泉大卿見贈韻三首

金闕久脫籍草野豈求聞忽枉邦溪棹言昇石徑雲興
高瓊樹玄談劇燭花焚山酌原疎薄因之嗣往芬
監牧寧留驥格君重僕臣梁園詞賦古漢殿寵恩新仙
謫仍追李星垂竟屬荀何時涇水上野服共行春
駭鹿逃空久飛鴻送響來復聞裂石調兼睹濟川才林
暖啼鶯並天長旅鴈哀風流懷往哲慷慨賦吹臺

驚蟄後喜雨

陽啓深淵後雨生驚蟄餘和風來宇宙仁惠活虫魚紫
塞青連野碧山紅倚廬濕沾蜂蝶羽歡喜亦關渠

方朔偷桃圖

吾聞方朔玩世客偷桃時向神仙宅世間塵土不堪留
長生更覺天地窄九重龍馭露盤清一道鯨波弱水碧
長風萬里吹仙衣飄飄征色悲行役辛苦愁慙爲一桃
不博長安二千石丈夫凌雲氣自雄輕身直肯試一擲

天柱高嵒幾百重飛流直渡三千尺金母心尚宇宙寬
服底偷兒恣克斤寧知天上異人間漢庭守衛虛僕射
偷生苟得非吾徒祇令濁俗空相惜圖象永傳侯湛文
經邦誰寫賈生席世路紛紛假奪真如此幻畫安足責
聊為先生洗此誣換取有道書竹帛

修事十韻

我行其野春雲博載柞載艾農事作引水尋源魚龍
境田布穀喧鳥鵲有時遐舉覽千峰得意平生寄一壑
種樹年年碧泛桃倚欄簇簇紅生藥歸來早賦陶公辭
寂寞難同楊子閣飛鳥倦遊得故林孤雲出岫本無託
關身喜際太平時懶慢不將混沌鑿一任風波自浩茫
肯隨車跡成前却欣同衆有識 皇仁聊向群芳開
綠酌長嘯一聲宇宙寬素懷已自翔寥廓

張大行頌 封襄陵妃

寵及陪龍節詩應賦鵲巢觀風能夏國湛露足春郊甲
榜英聲振清時德業交坤看經世略吾道異瓜瓞

答李太卿懷歸

良禽惟為嶺蛤蚧自捐尾達八沈先幾詎使英聲蜚潛

光事呖未終焉迷狂楚歌楚歌楚歌楚歌楚歌楚歌
重髮膚辭祿輕筐篋白日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臨
吹入槁壤生萑非終言敗變龍王不食有獨獨獨獨
仁全生等群丹登堂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
慚俯視絕現偉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庶
次李大卿招燕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次李大卿招燕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尋幽逢竹徑高堂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
陪洛下詠不博商書下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雲開卿月近氣萃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情流水注共醉古楓根何用思南柯守空懷空懷
朝光結綺樹春色動芳草花暖香迎戶柳添煙
談出日表清思識天根獨愛幽閑者時時時時時時
宗室招遊東郭閑

宗室招遊東郭閑

幽徑曲通郭春園靜看花芳尊含日永吟袖倚風斜
氣催綠酒落菜滿白沙王孫空悵豈何計覓舟砂

廖倅作高明府壽圖

地長天永無終極人間圖畫時常見皓首龐眉笑老翁
手指桑田驚屢變千年松柏下天花一道丹青出霞霞

玄猿諷嘖聽無聲白鹿銜芝幾曾咽小童亦作煙霞形
阿母數侍蟠桃宴餘桃在手長不拋此物從來直貴賤
使君自有神仙骨別駕與識方平面塵寰富貴付東流
蓬萊清淺疾如箭明良不廢變龍歌數名長占麒麟殿
鄭生亦獻流民圖宓子鳴瑟坐日晏我歌幽風思古淳
他日更看循吏傳

樂意軒

林花孤鳥散餘春獨酌層軒色色新雨洗竹光供酒興
風搖樂檻引詩神目前康濟同群物紙上功名與衆人
等是塵緣身外事渭源何必更垂綸

白牡丹

天風吹罷露茫茫搖曳瓊枝引素粧不共繁華爭艷骨
綠雲深處動幽香

紫雲英

紫芝食遍紫雲開曾向東皇桂殿栽寂寞春風歸去晚
幾時移植上蓬萊

壽安紅

赤光拂檻最驚人疑日
曳綬麟惟裏紅羅帶早白

時時潑潑動風神

種豆

北園種豆異南山兩潤風吹心自開本是良田無草莽
漫勞除剪動芳蘭蔓紫只合勤攢架雞啄應須早閉關
時育由來付物理我生胡為不開顏

鳳尾竹

曾韻清風儀舜韶會看曳尾傍青霄肯隨桃李爭春艷
自與松柏押後凋

探春花

探春枝上探春歸半雪半霜凝早暉天女剪鋪千縷絲
仙人更曳五銖衣

強項花

苗似草葉芍藥而小弱枝橫初春霜雪而出邊城尚爾中原又當破臘矣

擗剥霜皮映日開勁風吹破試風裁放花縱使無多少
亦自幽貞恆壯懷釋音宣

樂休渠石磻膝三首

洛滑方知着足難不求溫飽亦求安映渠徐步還傷膝
詎敢隨波趣急湍

捫膝先生畏膝創更不屈膝向侯王寧知平地有蹉跌

寄語幽人莫謾傷

膝傷自可容高卧身在猶能奉慈闈同人詎肯排孫臆
蹉跎從今更知非

恭喜 東宮加元服

殿上袞龍重日月天邊禮樂盛宗朝問安擬候宮雞唱
清蹕猶思仗馬驕黃綺于今爲稷契白雲相對獨逍遙
詩書自此歌周誦濬哲他年嗣帝堯

喜傳羅達夫舟至白河 竟不至

扁舟放浪江湖遠生計蕭條雲水寬秦地山河帆影去

楚天日月枕中看喜君小試濟川力愧我長歌行路難

寄語林鶯爲求友不關巧舌聽綿蠻

閑題戲東寄羅達夫八首

天邊燕雀橫飛好地下蚪螭展爪非滿目流埃無住著
長空晴日自光輝

雲鴻鍛羽向寒塘靈識先驚鶯爪長不向碧霄誇健翮

風波那用太周章

削髮可憐鮫德操失時更念阿彌陀世人爭得天尊力

奈我原無度牒何

隴北不曾射雀屏江關先自有巢聲乃知名者人之忌
從此癡頑度一生

荆川無那接知府東郭不當娶後妻唯有野夫情更劇

拍張走馬老羗氏東郭郭謙之
荆川唐應德

泣麟原不出尼父衰鳳曾聞笑楚狂誰意一雙遲張耳

飽聽三萬六千場

鵬程萬仞讓人他鰲舍爭涎有幾何夫子見余已兩度

三生本相癡風塵

浮生四十半居山每嘆蒼生無好顏罪甚不容同狹狹

尚方蚤請除遺姦

寄陶中軍

奮劍從師丈築城當朔南軍聲肅有翅猛氣燕爲領旗

影翻欄月甲光射日嵐治兵原自律揮塵聽高談

答盧夏巡撫王鳳泉

中臺近選詩書帥西夏還儒龍廟韜直指三城申漢法

從來千里見秋毫玉山爽氣肅玄甲鈴閣清風透錦袍

不獨朔方思卧治屢庭祇叙待臯陶

移榻臨水月四月望

不礙涇流遠引來几席前浪花紅吐月溝草碧連天雲
卧行將老空明息淡煙了然心自足頓忘塵慮牽

開尊對松竹

性峻丘園趣每欣淑景臨一壺聊自適百事不關心松
露含晴日竹風動午陰衆禽相對語吾亦獨長吟

石泉洞歌贈羅達夫

藤蘿掛長松白雲宿桂樹飛泉澎湃響石琴波冷冷芳
起層霧霧隱雲騰朝暮冥人云希豹澤文兮蛟螭潛澗
泮雲白日不可留歲來年去成新故斷靄淒迷生洞陰

東坡全集卷之四

五八

石苔忽刺寒露起看稻花生滄波天路便便月欲吐
道人此際長無言不識昏冥兮那有悟昔者一匏輕觸
人至今猗猗磨牙兮豺貍含怒五運迭旋兮偶爾馮生
三光代序兮何須深作典子共尋華陽真逸之老人駢
鸞鶴兮擎鶴鸞瑤液漿兮玉麟脯洞裏尋春別有天天
花飄零長自雨萬劫繁華亦等閑湏臾與腐何足慕君
不見驅牛負版幾何人至今偏稱伊與得杖頭無錢不
湏憂匱中有玉寧可沽又不見吳王西占楚王宮樓船
一指江波涸當時得意不論年于今樂國莽振光顧我

與子胡爲哉起彈匣劍生塵埃南山有麋北山萊總然
適志非雄不顧子長住石泉洞何須更歌歸去來

書表弟扇

請君對酒莫惆悵芳藥雖殘榴蕊紅何似南衙官長署
年年刀筆嘯春風

亭懋

晴日蒸花塢長天困卷書僻居無客至淑氣滿吾廬過
影遮亭密行雲對榻踈悠然同庶物何必夢華胥

太僕司大丞恭賀 聖節

東坡全集卷之四

五九

拜表祝堯壽揚旌際舜薰庶徵隨月考三接近天聞露
下山盤永香傳禁路芬真無談公駿遐想遲

寄竹涼劉尊師時以西宮兵憲家居

寂寞安邊帥優游河上公罷權餘道德詩禮付兒童世
上無難事人情等塞翁終然脫網罟高舉看冥鴻

迴光亭

東亭收夕照落日閃餘輝涇淑沉朱彩空同隱翠微即
舍心性靜莫使精神飛隨處迴光好何勞更拂衣

陳大卿東喜余尚如二十年前因賦贈

二十年前謁 帝時寧知短髮近如絲風流海內交
遊少屈指人間事勢移白日已隨公道去丹心未改故
人知五侯七貴歸泥土獨向東風自咏詩

和宗室靜明子飲余樂休園

多子似劉向余寧比望之遍遊松菊徑喜賦柏舟詩風
雅朱門貴逍遙綠酒卮此生同衆物不醉亦熙熙

劉大叅姻燕陶總戎竹園時入賀 聖壽二首

早遊翰苑文章貴晚出分藩楚地雄更捧王函朝

帝闕擬將金鑑照仙宮聽歌總得南薰韻率舞何妨北

雅

塞通况是將軍花燭第喜看驥子復乘龍

竹葉森森花徑分歌聲樹色上干雲晚涼帶雨娟娟淨

高燕清談處聞人遇知音心力勁酒行深夜燭華焚

何時更繼竹林賞美爾長隨鵲鷺群

劉大叅談浙中宋事

勝國興亡事因君感慨深歡悲多代繼世故更驚心矢
意無胡漢人情自古今細尋諸葛表不醉亦沾襟

驚秋二首

西風吹塞鴈秋色滿遊龍景物一朝異炎涼每歲同淡

煙歇遠樹皎月澹長風開院深無事余心亦自空
秋聲非有聲灝氣逐衝鳴舉目澄清象息心寵辱驚濯
纓方減却醇醑費經營業已增多事誰云遺世情

滄江送井池金鯽

金鯽武林種遺昆布四方天光增遠秀日影遞踈黃終
是池中物不爲机上傷蛟龍莫作意雷雨竟無妨

秋後雨

最憐秋後雨能隔社前霜老物欣將實稚禾齊吐芒天
心迴殫歲 帝範值平康更喜邊烽斷築場未劇忙

次羅達夫石蓮洞見憶韻

次羅達夫石蓮洞見憶韻

石洞陰陰谷鳥啼楚江秋色望中迷幽懷老去仍不斷

物理由來未可齊人世繁華經代謝瀟溪風月故堪題

何時携手清溪上衆壑紛紛盡覺低

秋盡喜雨

邊城暮雨最堪憐况值黃花九月天青擁萬畦風葉滿
紅入孤樹露柯偏百年最喜殘光好終歲無如晚節妍

去燕來鴻相理科幽人自咏後凋篇

贈答謝曉溪工侍

昔年同榜客新拜少司空寵命孤卿貳秩兼水土崇抗
身稷卨右聞省禁垣東德讓遺休在還當播遠風

冬日山行即事

嚴氣收宿霧朝光動晚林鳴禽萬畝靜走馬四山深
菜色人苟免鼠苗詩自吟我生齊衆動猶恐歲年侵

答李中麓太常

名開先 三首

海內奇才天下知悲歌宛轉動心思人生得喪寧無種
造物升沉自有時歲月壺中驚屢改乾坤醉裏自相宜
分明識得團圓趣身外紛華等是癡

紫陌風塵倦受侵青天明月照余心喜無纖垢能長往
怪增多事是閑吟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此日任浮沉
願將世事渾拋却比翼青真振好音

身將傀儡經過遍抵死還傳傀儡文身外有身成底用
夢中說夢不堪聞功名濯濯水中月塵世紛紛風送雲
刺得囊中閑誦說禹顏舜黜會平分

答黃德兆八首

縱橫之說滿天地直使靈均赴汨羅我有鴟夷囊括盡
蘇錕錐利奈予何

今歲伯修生氣死如余含笑混紅塵明珠落溷原來落
白璧凋成總失真

那有爲農不順君韓朱偕統世同云我生罷却韓朱想
老向鋤犂減見聞

慈母年高見轉高直將減六嘆卑陶當時擊壤無名者
有命何妨同事堯

紛紛庶士赴虛名三十年来勞我生漢祖魯公泉下見
至今廣武更無爭

千古英雄入畫圖總來輸與邵堯夫與君共識閨中趣

開氣窗中半點無

由來浩氣塞天地如說無時意更難只爲氣同天地闊
風波不動如山安

近來法作閑文字總謂誤身還誤人留得元精還造化
休將明月染纖塵

壽黃德兆太夫人四首

誥封五品重壽陟百年優渥傳休範桑榆耀錦輶
雖欽鳳羽均眷頌鴈鳩咫尺蓬萊路若爲松桂留
往年司馬署比翼接仙郎祇謂鯨波隔空添鶴夢長恭

敬全桑梓卑棲大棟梁向來行樂處今剩幾人強

愛日賢郎舊悅親子道尊青春解組後白髮戲斑年孝

是五倫首壽居百福先浮雲終莫掩南極燦克天

不并開春酒遙憐獻壽章有年增母算無策報吾

皇散地風波少清時日晷長嘉辰同拜舞永永戴恩光

挽仲舅儀賓

塵掩王門迹香消主第煙鳳臺迷去路馬鬣起新阡甲

子生年齒兒孫指掌全倚余孤宅相揮涕續瑤編

答以義民咏邊情

烽火尋常事斯民代所天劬勞迷舜日永嘆問堯天結

舌庚桑楚傷心王井蓮直從周頌後秘訣更無傳

已酉殘歲

乾坤暗度變年華日月推遷天路賒春意已催官道柳

臘容欲上欸冬花消殘歲序啣三盞策却勲名看五車

更有一犁開未盡無勞負錦賜田家

嘉靖庚戌趙浚谷詩集

春初閑咏十三首

山翠筍頭涇水閒山光水色浩難裁春風四十二番見

桃李年年次第栽

雪鮮深巖水泮冰滿城都開上元燈東皇何事無消息

猶有春寒凍濁涇

小兒伏案讀論語老母憑欄看早花天上雲寒窰內冷

何時四海似余家

襁褓衣褐舊幽風開卷窮經想大鴻失得一朝騰口說

興亡萬古在胸中

軒轅龍去無踪跡唐帝何緣更教棋五子歌殘神禹績

萬年人頌伯禽答

通天玉露萬年杯持杖木人思子亭臺氣日中曾止輦

皇孫苦困恃雄才

西域靈苗守鳥樹後來文子事金丹何如聖死傳經籍

百歲清明萬國安

黨碑震碎帝基荒更造心詞激玉皇湖上孤臣墳草綠

至今人唱憶君王

秦宮穩坐鹿為馬江表遨遊李代楊興廢只關勤惰變

小家人物到陶唐

梅尉何妨安漢公楊堅亦是老秃翁誰云仲達雖倉卒

便有禪文出袖中

身登都統望蓬萊
神策軍中誇俊才
何事掃門迎畢將
廣陵佳麗遽成灰

白馬清流一夕空
黃龍竟見漢江中
古來小雅傷殘缺
終教黍離變國風

霖雨築城大遽忙
最傷劉向苦封章
有心無力迴天地
有淚無門達上蒼

春初張月巖招飲映川亭

映川亭上望涇川
十里清芳盡閣連
珠樹含煙鳥出沒

李太白集卷之四

李太白

綺樓待月客來還
聊携尊酒消遲暮
莫與閑愁在盛年
惜取半窗紅杏雨
提壺共對綠楊天

樂休園遲客

小園向暖春來早
晴日微曛鳥嘒多
俯郭芊芊齊碧柳
當階細細出青莎
園中無物獨堪飲
情事同人奈樂何

天外浮雲從出沒
試同擊壤一興歌

春雪二首

乍無乍有花間象
或白或黃天上雲
勢壓竹苞翻鳳尾
光殘樹股出龍文
濕沾岐路因風重
徐結藥欄待日曛

烏雀苦饑爭掉舌
鵲鴻高舉自不群

宿草畏寒復喜潤
春塘快凍更增波
參差白屋瓦開合
抖擻紅梅意緒多
直指龍沙驅虎兇
半開魚鑰動蛟鼉
野夫吟罷無餘事
春酒重臨安樂窩

答巡撫甘肅楊都憲書稱感寧侯相諧四首

專征憲節天邊見
獨坐威稜海內高
想有迅雷驅鬼魅
何緣貝錦及蓬蒿
幄元老猶推讓
征伐田夫敢僭操
不惜微軀伏斧質
更憐虞帝笑臯陶

二十五年來躬身櫛風沐雨伏埃塵
豈無肝膽報

李太白集卷之四

李太白

天子苦向農圃奉老親
進退關心慚素食
精神用破豈為貧
荷蒙賢聖垂仁憫
幸有頭顱戴葛巾

兩番方命宜誅殛
只恐殺身損舜仁
何事流言喧

將相此生有望荷
君親麻衣無路妨
軒冕微命何能助
席珍只為清時無
可說故將麋鹿辭談唇

少年有志希伊傅
終歲操鋤學許行
猶自嘔枯陳道義
每傷黎庶廢農耕
直將溫飽周田父
豈利刀錐學治生

運甓惜陰今已暮
衰癡何苦占虛名

汪大叅長憲雲南

萬里昆明通驛道 聖朝功化及頓草憲使旌旄降
九霄先驅負弩雜群僚翻憶武皇開創功却笑相如空
潦倒縶子握拳誇鬪牛鬪血出晴昊直待霜威奪
瘴煙喜見鴈冠行邏島公庭無事瞻琴鶴海浦有民還
珠寶與君生年已已同與君相識苦不早傾倒平生經
濟心試看民瘼一清掃近來端士嘯曰癡相助爲癡亦
自好離巧去術絕訛言任誠安分少煩惱省心省事省
民財吾與斯民永相保世間勲業等雲間竹帛聲名盡
骨槁留取丹衷對上清與君子孫長壽考

寄李仁甫

故人萬里遙相憶愁絕天南鴻鴈飛浮世紅塵現夢
太半黃道縉紳微幾手杖鋤披緇往已覺心丹髮白稀
無路啣杯同零詠臨風悵嘆故園薇

再飲映川亭五首

參差樹色蘸青竹爛熳春光醉碧桃四野嵐霞含日靚
萬家煙火逐風高芳丘倚郭開瑤苑嘉興牽入振彩毫
行樂不殊商皓想相持何必嘆華毛

亭前日晏竟忘歸注目紅芳薄翠微水色輕搖山色動

杏花斜逐柳花飛山中招隱春如昨花下高吟願未違
童冠相隨可終老臨流何必更搏衣

百尺危崖更短牆俯看煙柳競時芳高軒日暖朱陽早
綺閣雲環清晝夜桑梓十年心漸老蓬壺一望夢猶香
五花仙味吾能說試共臨風羨羽觴

列樹分花迸結茅闌風含露瞰青郊不妨穴地驚龍窟
幾見鷗雛出鳳巢醉裏乾坤吾獨老世間塵土永無交
此中真有逍遙樂野叟何妨自蹠蹠

青綬銀章不掛身紫雲黃冠亦生春冥心已會無非道
大隱由來自有鄰寂寂田園二十載飄飄天地兩閒人

便滴鼓腹歌皇德箕穎猶能識舜仁

答同年華學士子潛

春鴻江上至欣覩故人書東風吹錦字清思更起予重
以逃空久寧論世事疎再作十年別鬢髮不相須老成
重休運玄理待吹噓如何縞冠緝澄湖明素裾豈是蓼
我泣曾曳銀艾祛內苑寵清秩名字付 金輿英氣
輝竹帛高風蕪弋漁持此慰情好慎哉傷在廬

哭袁永之

夫君自曉子卿術五十光陰五品官清氣平生逼坐次
高才常覺劍鋸寒極知此別無逢日休論人間行路難
寄語後英述往哲此公到此心初安

寄同年陸浚明

我歌君聽道路饒東風吹歌入春條春條逐處鳴天籟
東吳才士亦長謠長謠歌心相和奚必鼓簧同子坐
擊壤含哺度堯年長子育孫時考課聊向灘頭數魚竿
豈肯折腰事馬磨開身頓覺天地寬朗吟爭教心力破
自是清安福有根那容塵穢來相汙此生白衣任人嫌
他人青史無人唾昨者春鶯得意鳴百舌之口何其餓
我肉飽之猶自嗔我身不足當奇貨彼一時哉此一時
息機光陰易經過四海蕭條重友生二十餘年渾無那
縱使髮斑身亦輕更無肱曲足高卧題詩萬里寄同人
開緘一笑乾坤大

書存一子扇

長夏端居事事幽暖風時物亦相求高人相過詩題扇
好鳥鳴時花更稠吟到閑情隨處有客遇關門不強留
消殘無限塵寰意一紙悠悠盡白頭

庭榴

藝榴當庭臂人幽花正好既玩枝上花蕪悅花間草物
興欣相宜八工省除掃風雨及嘉時長日增果果朱顏
映深杯綠陰駐啼鳥亦似華胥遊逍遙醉晴昊

壽張韶重大尹

叢桂同招隱銀章後罷官生涯存齒舌年閱滿支干愛
酒辭蓮社長眠咏考槃爾來新雨足還喜甕頭寬

涇田二首

涇上田疇好秋禾農務閒莎邊行白雨柳外見青山鳥

去天平度樵歌晚欲還忘機誰氏子笑傲野雲間

樹深棲鳥衆壠曠亂雲飛挾策驅黃犢行人在翠微坐
間日射牖起早露沾衣歷盡昇平樂無勞歌采薇

黑山嘆

河西健兒張總兵自言知兵不識丁庚子喪師太原北
千里百里閉堅城擒來坐之法纛下奏章救薦騰公卿
手提金印脫歐刀口稱王塞能橫行黑山遇虜心膽散
兜牟着地甲啣箭一身試國那足云七將失軍皆不戰
債帥堆金事權豪有人貴無者賤閭閻赤子困誅求

紉綺白丁仍保薦日日街頭金鼓喧將平繡襖明霞霞
得力城社倚豺狼失時勦犂困英彥驅胡展轉近三關
嗚乎誰看 高皇面

紀廟

猛廟憑高慣食人獵人寘毒死人身死人飽廟廟還死
始信吾農未是貧

秋日雜興六首

庭前榴子已成枚院外山禽日日來空鎖重門無客到
一輪秋日照蒼苔

自有書文多戰爭看書何必定書程野夫會得書中

一枕熟眠天大明

書字無妨使禿筆硯穿筆禿俱陳迹待能筆禿硯穿餘
幾見書人頭未白

芒種西風急似刀降霜細雨風吹毛極知燠理從心起
瞑目秋雲天地高

紛綸庶物告生成燕坐息心看有生燕去鴻來無住著
龍爭蟻鬪占虛名

無徑不栽菊傍籬有壺須早提携狂夫慣得支離趣

不遣江州刺史知

畫竹

誰掃新安墨染君武林綸顯淡煙雲勢千竿清風颯颯
逼人面中有籜籠禿未生筆底潛蚪弄霞電穿林金瑱
意微茫繞柯露珠交相戰瀟湘之野動虛無半天秋色
稍稍見不獨群翠聳雲霄已有孤青衝雪霰月巖子愛
月滿巖此君影動月為輾巖乾兩齋奈君何寫之始得
成蕃衍高張巖上對月明嗚乎輾井虛自轉抱甕三年
地不盈一嘆萬竿天為變為真為幻詎能知似有似無

聊自炫世事紛紛成畫圖畫裏行藏任舒卷

親仁堂雨中壽譙三首

王孫綺燕落新堂外秋風吹次茫龍霧嘆來多酒氣
月軒瀟洒散天香菊前好雨年年綠桂影流金慶處黃
飄向進前濕短髮若為一洗鬢毛蒼

涇上行雲凝不流深秋急雨渡頭得時鷗鷺頻頻集
向晚風光細細收書閣兕觥行鴈字畫堂萱露潤魚輈
自來行樂先倫理不獨物華可前愛

地清絲竹無煩攘雨洗蠱尊帶逸香徙倚仍看菊亂發

夢時更有酒相忘百年姻婭開蓬密極目煙林引興長
休問蟠桃開幾度此身已到無何鄉

涇浦躬穫三首

腰鑣出甫田秋色靚娟娟地迥山吞日沙清水盪天壠
分牛馬陣人足藁穰煙炊黍同鄉里時雍樂舜年
久倦山中路言尋涇上耕柳高孤雲見禾滿一川平雷
去餘龍卧蕪深有鴈鳴更耽松菊好蕪息大羊驚
雨肥秋杪蔬風掃樹間間自是幽棲地原無長者車筆
光從大字髮短不禁梳瞑目坐終日并我亦忘予

挽兵部郎中華封君

司馬封章重清時寵渥優人間千石祿江上一漁舟華
表鶴仍見棲梧鳳故稠新阡依海國天路尚悠悠

寄新及第唐太史漁石唐冢宰仲子也

傳經舊業屬韋郎已踏飛雲侍 玉皇禮樂三千明

衣座藝文七十護宮牆天邊甲榜收龍扇池上恩波引

鳳凰獨卧南山瞻北斗矧看遺範動嚴廊

九月三日飲張月巖叢菊遇雨

叢菊逢前菊正新杪秋好雨最宜人欲對酒心先醉

不待重陽意更真煙籠千巖曲度鴈寒生兩鬢夢煙身
已知三徑堪容膝詎肯歌中別向人

書張汝猷帖三首

秋夜涼且長秋日清復短爽氣肅人肌寒寐神蕭散書
帙靜可親叢菊眼中滿灑落高人情聊復陳弱管
踈散久默吟折盡英雄氣長嘯酬俗人忘却世間味昨
聞胡犯犯不覺鬚如蝟始信陳圖南高枕得所墜
犀首可憐人無事祇飲酒揮却心上塵鼓吹自長久寧
知物與萬事不犯手羲皇刺作圖混沌元無有

九月八日招慰張月巖

老來兒一倍增情且向無生看有生嘉節休從愁裏過
古人多起虛名

夜歸儀州

野鴉啼盡暮鐘鳴月白霜清入古城區馬街寒猶自笑
熊人呵凍打深更

九月二十日吏部頗獲吏科薦疏蒙 恩行取

來六聽用又四日除添註兵部職方司主事專管

營務孟冬二十一日家居聞報 寵命即

告辭墳墓老母戒行於中門奔趨遇雪馬上口占

四絕

飛雪舞交風，征轡生殺氣。正思裴公生縛吳元濟，
鐵象足休鈍。狂胡罪可問，吾圖匡此民。馬用誇金印，
赤松久有約。黃石意尤真，慈母倚門望。功成蚤乞身，
孺人捐世久。茲夜夢相過，携手殷勤囑。平生所枕戈，

夜出潼關

河帶重山鐵，作城揮鞭東。去實刀鳴自慚，紫氣不重見。
候吏何須記姓名。

過三臺

易漢山河為魏臺，幾年繁艱竟成灰。九泉若遇孔文舉，
莫道懷州司馬來。

過岳王祠

底死誰憐鐵象馬，那堪再折精忠旌。郎南漢祖莫相笑，
自是仲華先拂衣。

涿州

三載間居五帝爭，大風吹靜九州城。十年想像雲龍氣，
今日重為涿鹿行。

仲冬望後至宣武門

冷風吹透鷺鷥衣，鬚帶堅冰馬上飛。還扣帝關成
一笑，錯疑漢將漬圖歸。

次日朝見

二十餘年漢署郎，三迴作吏鬚毛蒼。彤墀拜舞同行少，
玉署承恩舊筆藏。瑞氣五雲增悵望，兵符幾道出
明光。飄飄天地孤忱在，重上闕門禮玉皇。

仲冬四日革管營官入九日奉旨民職官罷

謝恩後待罪西郊館鄭錦衣園壁有紅葉題

詩圖因賦三絕

美人一望阻佳期，斑竹汎瀾悵別離。咫尺金門成萬里，
謾勞紅葉更題詩。

二十餘年青鬢改，若為明鏡起新愁。長門賦就憑誰寄，
一夜相思成白頭。

珠樹紅飄意緒多，何如織女渡天河。一年一見猶嫌少，
爭似山中泣碧蘿。

寄唐應德

烽火未容思猛士，迷途先已失高人。風塵天地一身老，

禮樂崩淪十載新欲洗甲兵酬 聖主豈將期會困

疲民論心講道知何地爲報澄江洗耳臣

丙戌進士譙集二首

藍袍昔日叅金榜華髮重來會玉京夢裏朋情忻聚首
老來合散最關情道存寧覺官聯薄義重方知去就輕
酒散寒城歸騎晚半輪孤月向人明

少年騎馬向 皇州三百人中汗漫遊新向朝賢通

姓字舊時文物故風流酒逢知己心猶壯夢遠伊吾恨

未收寧向後行悲旅鴈正思酣熱動瑩後

通安公歸下卷之四

嘉靖辛亥趙浚谷詩集卷之五

朝正望 闕行五拜三叩頭禮

龍宵春動曉猶寒鳳輦朝迴海色關避殿禮裁新制度
望雲心切舊郎官雪融觀閣天邊濕霜捲檣麾日下乾
自是虞庭崇德讓欲將千羽濟時難

春日即事

四十三年成底事談文未竟又談兵上無心力迴天地
遙拜慈親愧弟兄細柳晴搖春畫錦早花低覆沼魚蘋
會看和氣充寰宇銷散兵甲樂太平

正月二十七日除山東按察司兵備僉事奉

勅管領山東民兵二月十日辭行宮保宗伯徐公

郊餞贈詩次韻奉答

金僕姑期射定楊紕茸甲似杏花粧蹄林馬關驚龍盾
細柳驚歌送鳥章虔祝伯夷三禮盛祇承虞典萬年昌
波恬滄海人增壽元凱勲名自遠揚

送于戶部督漕還朝

綵纜春風動鷁頭海日明軍機急此際黎庶倍含情一
戰廓妖祲八方事薄征送君歸 帝里慷慨憶平生

四月將兵北戍二首

建牙傳海岱飛鳥近天都
渚野橫雲陣竟階落日烏風
霆收戰色沙漠布雄圖上
略聞匡濟斯文不可孤
塞上春風靜營連海色遙
詩書從聖授旌旆倚天高
舞羽銷金甲驅牛賣寶刀
幸逢虞典日猶可失蕭曹

兵赴薊門

遠赴薊門戍言從奮劍遊
揚旌辭潞水搥鼓望皇州
海日行將近胡沙淨可收
請纓酬夙志吾道豈悠悠

既領民兵四月終戍通
尋命戍薊復命還通初議

併領春秋班軍尋止而
勅又下命以五月中

收班軍赴京 寵命莫適從
檄諸本兵紀事

領戍兼驅入衛師東衡操縱
更不疑收兵往逐期旬日

飛檄青徐只片時天外浮雲
從合散世間何事不支離

太平經濟吾能說祇在訂籌
預主持

喜雨

驅旱酬農望洗兵獲素心
波增疾錦纒煙淡哀青林坐

對平田潤蕪消暑氣侵太平
元有象美常直千金

陳兵五首

風動戟門曉天平
錦旆垂野雲分鳥陣營
柳貫魚麗吉甫終還鎬
夷吾豈辨淄行逢歸馬
日釋杖看東甯

壯志多辛苦澄清問四荒
每思唐稷尚寧畏虜猖
狂泳野無橫陣鎬方早
啓行巍巍神聖柝努力
報穹蒼

豈是屯兵少多因紀律疎
氣銷廝養後鋒減永洪
初助寇英豪沮肥家府藏
虛綺羅誰氏子早已掛
金魚

信叔元秦將營平老漢臣
相期千載後敢愧吾家人
氣接山河壯兵環禁苑春
仍期元凱輩躡履問星辰

辭家報國仇寧復問封侯
手提山東士言尋絕漠
邊弓

彎龍塞月戈斷佛狸喉
少慰平生志無勞憶少游

葉中含柳亭二首

皇都煙柳勝江州
帶雨含風出畫樓
屯外流光戈盾靜

池邊生色鳳凰游
懶隨舞榭搖金縷
曾傍沙堤陰

御舟最是承恩清
切地常含湛露嘆風流

十年曾接鳳凰池
五色雲開雙石螭
遙羨午門雙樹柳

長陪甲殿萬年枝
花飛簾苑浸溝水
影曳薰風入禁墀

咫尺天闕勞夢想
掛弓何日詔班師

至薊見何太華總督四首

薊門旌旆列雲煙柳細禾深雨後天聞道嚴城高關
共看賓客去蕭邊

鳴笳疊鼓近漁陽煙樹重重日正黃四宇無塵氛
獨彈寶劍望遐荒

海門曙色滿 皇州劍戟森森士馬稠一戰平戎非

下策獨憐管仲早匡周

宇宙從來有此山麾兵立馬暫開顏丈夫報國當年

壯不斬單于誓不還

守巖傲詩

驅兵臨朔野憶汝在涇鄉家世傳詩禮干戈豈故常人

倫先大義天道不微茫時慰慈母眼花間代奉觴

汝敵傲詩

縱我還鄉里何由見汝親物情雖險塞天意息風塵

皇德昭無外聖經夙可伸幸逢歸馬日巾屨向情新

答宣陽孟通判二首

提兵討罪資英彥駐馬橫戈聽簡書雲裏即傳鴻鴈字

目中欲靜雨狼居行期費劍覓耕犢相對浴沂看躍魚

聊洗征袍復故履休言曾逐李輕車

何處邊烽起賊塵縉紳談笑提純鉤欲携冒頓單于首
還現尼山說法身風俗漸開新日月衣冠宛似舊乾坤
相將春夜一壺酒為訪尋芳泗水人

次許少華中丞校閱韻

燕塞秋來馬欲肥漢兵北顧思宣威已招日逐新降虜

更向月支大合圍陣吐風雲皆變色龍深龍廟自藏機

幕宿無路陪談笑直待康居携首歸

次南戶部尚書王端溪韻六首

壯顏華髮同尊酒惆悵昔年意緒多咫尺王畿隔紫塞

依然星斗各森羅

經綸大業屬真才肯放胡塵玉句求欲布清風重洒掃

可憐郭隗獨登臺

鐵衣偏顧 君恩重玉塞難將慈母來祇謂黃鸝能

百轉徘徊不敢上金臺

烽火漸消家信少干戈不似母恩多試問平原斷朔土

何如郭令破同羅

舜庭元凱數公才韶奏儀鳳謁 帝來三十萬兵屯

易水幾人肯上單于臺

前輩風流公應過祇今文雅猶稱多獨憐塞月迎長劍
翻憶同揮金巨羅

密雲歌

密雲雲樹近接天天上星河二水連日明戈甲陳黃道
風動旌旗生紫烟斬鯨遼海無烽火結網珊瑚有玉田
山河不殊秦關險風俗漸澆弘化前那堪轉輸動千里
只今屯戍已經年歸馬放牛人共願幾度臨風思悵然

贈東海李生逢煦歌

我陳我師當清秋北風彌怒雲飛流按劍欲分鄧支頭

趙汝全詩集卷之五

胡爲不往空奕猶去年虜犯霸陵土氣滿長虹不得吐

明皇王殿振鳴颺三十萬兵若雷雨羅列二十四屬城

豈無勲雄士如肅元戎繡帳坐談兵嗟我友朋安得語

定襄城下折箭盟尚書會戎暗消兵所愧君恩鮮

未報豈爲封侯事橫行春秋多豐貴臣子身忝大天心

內驚辭祿西歸勢不可拔刀斫石涕縱橫東海李生奮

長戈談笑已無西處羅爲我劍舞我長歌劍兮劍兮奈

若何

屯密雲唐氏莊古偃松歌

長風吹長松萬里鳴天籟偃松人共歡赤斂飄幽蓋可
憐磊落青雲姿隨人俯仰今若茲我行對此還嘆息蟠
拏卣踞宛風儀蹉跎秦封大夫後依稀漢季夢公時冬
深冰雪忍相犯夜來雷雨循力支崎嶇蓋覆兩三屋扶
蘇低垂數十枝君不見春蟄啓根骨青銅猶有化龍期

答昌平守秦維价

同薦鄉書三十年祇今髮齒兩蕭然連床尊酒入魂夢
列旌旌旗隔塞煙揮麈一談空自憶棄軍百里勢不前
喜君相助作霖雨何日風雲送上天

計使

燕樹平沉赤日西白雲遙望隔天涯涇川去使無消息
空嘆慈烏夜夜啼

曾戶部榕所卷

南中榕樹如椿壽植向椿庭榕影長枝濕釣鼉龍伯雨
蔭清又鳥祝融鄉時攀翠蓋明日月行上金階作棟梁
不情芳聲傳上國頓看香署益輝光

罷戍歸德州

返旆出河濟休兵向海濱萬民多鼓舞十月小陽春聞

卷尋今古棄戈擁綰紳終然慷慨關燕以念慈親

寄吳深州二首

二十餘年別故人祇今聯境隔行塵俱嬰替組非前夢
獨爲干戈憶老親鳴劍敢忘臯稷業帶牛喜作龔黃鄰
何時更踐連床約莫道支離懶是真

童稚相將携筆硯如今頭角共山河期將直道裨王化
縱有功名奈老何天地尚憐吾古在古今終是薤倫多
簿書那足虛勞苦高會終拚賦伐柯

贈周憲副按邊儲

盛冬霜雪捲邊草征旌喜換憲旌好兵甲漸隨儲積消
終年坐食三軍老嗟余還忝蛙米虫柱後惠文早脫稿
長策匡濟起饑寒短劍紛揮可除掃迺知爭戰豈宿心
試問阿誰造煩惱國步艱難動天驕指揮豪傑誇顛倒
飽肉不宿韜上鷹驚銳常思樞下草三世業儒好春秋
大義君臣頗了了多壘深慚下大夫寧執干戈求溫飽
一匡功業祇因齊十乘盡除終歸鑄已無心力動乾坤
遂使幣帛通邊徼辱甚溝壑存頽眉氣填膺肺思浮島
快甚休沐暫罷兵頭抱犂耒守桑棗富貴於我何加焉

勲業屬君力湏早請騎天駟入天閭振迅長鳴萬里道
嘉靖壬子趙浚谷詩集

和皇甫吏部

藻麗多年領縉紳品流奕世盡高人度遼舊業思光漢
大雅新裁擬過秦晚見飛騰追祖妣不將淪落嘆風塵
即今正可開東閣非子誰看作上賓

和宗室靜明見寄

桀胡干紀常承命鎮封疆伐罪遵虞典全生戴

聖皇丹誠懸皎日勁草足嚴霜故吏荷年返歡將腊解
揚

述懷奉少保宗伯徐公

寵命公孤重關心宗社遙運籌同日遠抗主彌天高補
衮宏三善賢蟬候二毛古來稱柱石要在主持牢

三仕頭將白一兵綬尚青干戈存苦節邊塞獨勞形報
國心猶壯憂時涕每零何當酬攬轡長歌復草亭

迎母之官任辭家報國恩少舒肝膈氣欲以竭胡吞
濟蹇憑知已經邦共討論翻思德讓士洪水化平原

煌煌明聖業養士際乾坤少覺干戈動便同陌路人收

兵護妻子盡室避風塵百拜平庸守千年廟祠新

書寄傅郎

甲榜同而父憂違二十年典兵瞻泰地持憲浴沂重
結詩書好夙將道義先已欣春澹蕩猶恨隔風煙

檢閱東華子元給事三首

匈奴雲內去貴將日邇來銳氣消羅綺壯心驚酒杯天
傳非廟夢人憶化龍材青眼乾坤裏高歌空自哀

手揮七尺刃復挽六鈞弓猛氣清雲表收兵到海東無
家寧有虜董教可平戎夜夜聞彈劍匣間光吐紅

更憐葉給事空讀萬牛書田畝身將老滄浪任所如熟
眠戎馬際高詠義皇初不信魯連子由來氣未舒

錢戶部洞泉卷

洞裏泉聲迥客途鄉思多考槃非昨夢伐木有遺歌煙
竹楚江渺風雲燕甸和高懷權倚閣奈此蒼生何

守巖傲

夏日初長閑勁師不數羽林兒檄傳海岱天縹緲
烽接遼燕路委遲萬載君臣恩義重百年猶夏遺陵夷
一匡周道遺風在三矢降胡舊事奇熱氣平分揮劍戟

綺煙特起擁旌旗 聖時豪傑盡空老重捲沙場未

可知

端午小述

炎日遲遲天畔飛洗兵小雨更霏微洛中消息無鈞黨
塞上風塵有是非雷鼓不鳴長夏靜禹軺欲振葆光揮
共傳赤帝迴清泰自是民間賤寶璣

夏日周壽卷吳海亭招遊大明湖

我生無依着宇宙盡吾廬因拜歷下官遂識大明湖
光明艷新晴後群公載酒自公餘平波如鏡涵群象中

奉百丈陵英集

士

有冥洞潛通濟神光往往躍龍魚霞綺旆兮風爲馬盛
以冰紉白玉裾驅除炎蒸化時雨掃蕩煙塵清太虛遂
使崦嵫呈殘照果然浮浪湧蟾蜍日居月諸閑去來茫
然長嘯使心哀清歌已迴南浦棹凌空更上北極臺北
極高高自今古時有閑人爲鼓舞壘石隄城勢反卑我
曹行樂茲何苦且從蓮葉瀉黃流直欲清涼穿肺腑興
逸神爽發孤吟山靈水伯誰能補假令酒陣再容開讓
君三逸華不注君不見昌國君建旆長驅濟西軍至今

遺恨報燕文又不見淮陰侯六國席捲三秦收胡爲不
向赤松遊此時此樂真可惜良景良緣難重留映水共
憐雙鬢改開尊同是十年流早須功成拂衣去山間湖
上兩優游

盛夏喜雨八首

綠雨淋漓浸綠禾洗兵何似洗愁多逆胡龍漠無乾土
志士雞鳴更枕戈

天外浮雲流不盡爲誰霖雨爲誰乾心情土木日云久
無間躍潛從所安

卷之五

十二

澤國春來厭雨多冀方夏季雨生禾熟黎未曉蒼冥意

幾處興亡幾處歌

詩藝瓜蔕日月賒時時抱甕空雲霞喜逢霖雨兼晨夜

十丈階前盡放花

爲雨爲雲劇苦心祇聞歌舞博黃金嬋娟空有相思夢

不受人間塵土侵

魯公城下雨厭厭周帝河中水正添濛雨自東風所慕

幾時重把夷戎燕

碧水紅蓮漲御河瀛洲太夜渺滄波侍臣曾上陽臺賦

良夜迢迢將奈何

天邊七夕佳期近人世別離緒更多若得烏橋接宴會
何愁風雨隔銀河

伏日北戍十首

兩行雷鼓震鯨波一葉風帆引權歌的的旌麾行細柳
雙雙甲隊出柔莎鸛鵲被野爭霑雨牛斗涵光喜近河
十載侍臣魂夢斷雞鳴猶問夜如何

縹緲非雲望紫微幸麾兵馬戍郊畿手持魚鴈相思字
目送同行鷁鷺飛戰路何如瞻王路朝衣今已換戎衣
幾時率舞同群鸛千羽盈階無是非

卷之五

十三

海門日射黃金殿瀛島風牽白羽旌已有威稜搖黑水
豈無雄志爲蒼生天連地連星辰近波淨析津霞靄明
仙客不煩假羽翼凌霄亡慮數途程

茫茫海月映清流簫鼓迎風晚欲收野騎參差瞻漢闕
美人窈窕憶滄洲即看燕極行黃道共接金波滿玉樓
鴻羽連娟天路永蘭橈復此暫夷猶

物外風塵動戰旂仙郎不博五銖衣欲將心力學精衛
獨障洪波護帝畿羈旅虛憐稱外憲深秋每憶搗

幾衣頻年遠戍誰征戰逐處投人任是非

誰言塞水不宗海君看潮河東際天芳甸禾麻明日月
榆關金鼓洗烽煙琉璃波散晴空影玳瑁遙臨海色鮮
信美神州饒樂事幽人自咏太康篇

錦樹雲連遮岸沙文牕霽瑣貴人家太東擬伴葛霜老
有北空悲豺帟賒自笑茅廬還印綬心知朝市有煙霞
寄言平步青雲客應嘆老兵白鬢髮

千金駿向街前卧六月師來簷外屯悔欲少年學霧隱
又防人語蔽天文苦心無物庇兵衆猛氣空懷報

主恩唯應蒼冥憐逆旅不將風雨近黃昏

辛苦一生爲立身亢桑百歲意方真學成惺惺無眠處
奚問悠悠行路人邸舍乾坤吾尚得壺天日月更多春
獨嘆衆士久風露何由奮劍靜煙塵

潮河南下渾河東艫舳相連萬里通錦纜虹吞燕雨白
朱輪雷動海天紅直從北面朝群衆復道左旋乘六龍
鼓吹入朝私有美幸同冀草被薰風

再戍密雲

縣當古北強三舍驛路天南尺五遙再歲興師煩鎖鑰

幾迴空羨霍渠姚冠西接園陵險山水東生渤海潮
即看轅門同拜舞何時玉殿聽蕭韶

奉次總督何太華帥師巡古北口過庖頭山韻

撥金伐鼓振三軍破虜降王數已分陣列六韜嚴誦令
觴稱萬壽獻明君唐庭正朔海東布秦傑蜚聲宇

內聞行看賞陪舞千羽天生元凱奉華勳

言咸寧侯平虜大將軍

持兵將二載徵調滿山河威斧大臣用幣珠小虜和蒼
冥非有意社稷欲如何猶墮孤臣淚未澄遼海波

中秋密雲再歲對月二首

先生勃解外影落轅門后爽氣心神竦深閨戍婦思雖
添長劍彩終愴望雲時極塞頻征戍寒衣猶自持

先月月虧闇計將胡將擒靈知內間死頓息外烽侵營
影刀頭晃天光水面深虛明得久照換取平生心

贈楊大參傳憲副黃少參

去歲薊門烽火通周有八士藩山東今秋徵調潞河潑

尚餘四子冠領同黃公上計大司農維楊與傅朝豐宮

萬年拜表祝華嵩余憐簡書從六龍六龍監肇正當空

五雲湧出太陽紅絕轡奔塵逐有窮封豕獫狁永不逢
堯天舜日開時雍猛士還思歌大風何如小雅陳車攻
萬邦鸞佩搖玲瓏歸心尚隨鷁首蓬文峰酒窄高龍從
式歌且舞旋秦中一丁永換六鈞弓

次周戶部韻

障亭極目塞沙黃建旆深秋度白羊劍倚宮廬空動色
馬鳴甌脫應難當風鈴細繞元戎帳月陣重臨蹋頓王
自古平戎思上略于今皇道有輝光

九日王大參馬戶部招讌

建牙何用更登高笑指邊霜亂二毛寂歷黃花人送酒
平分白簡客抽毫軍儲喜濟滌場後戎婦遙呈運杵勞
行看笙歌彌宇宙還持俎豆接英髦

次馬戶部贈別韻

秦晉疆連舊唐虞風所欽干戈非素節匡濟見臣心饋
餉燕關急相思湖水深浮風迴德讓共領舜韶音

順義別郭戶部

燕塞收兵後逢君易水寒蕭條下木葉咫尺望長安遠
月侵關冷胡霜入漢乾相期歌杖杜不必問呼韓

路河送大司寇應公二首

紛紛干戈深文際寬法如公演掛冠仙侶天台不可並
道揆地望世稱難三朝路冷鱸香香九月霜深畿甸寒
聊以清風吹去棹飄飄一點到嚴灘

秋風正報蓴鱸好水國猶傳菰露多欲問江神引去鷁
翻思道侶送經鵝百年已逐江鷗浪一葉平分海鯉波
引領南雲增悵望空歌伐木欲如何

答陳憲長

使車陵水到河渚陽關龍啓歲云徂霜寒旅邸殘燈暗
四壁蕭條客興孤慚忝主人缺饋餉挈榼秉燭追歡娛
龍鍾大笑不成醉酒闌翻憶高陽徒擘劍舞風吟翠幙
吾徒跼蹐胡爲乎爲君深酌東生芻空谷黯淡來自駒
起視天星三五俱揮鞭岐路仍踟躕腰間珮玉光模糊
行看曳裾朝帝都廣乞恩澤濟民瘼嗚乎此味不可無

按禹城守歲三首

西風北風吹折庭樹枝地裂冰翻圓四維公庭吏散人
煙靜古屋突決灰塵吹觀書撫劍時況想東馳西奔勞

我師我今有母不歸養迎置官衙經歲時嘉辰屢缺育
甘奉香茫空傳至主知林烏啼雲流馳使我惆
悵空復思

琅當鏃鏃三木長群吏夾持羅道傍頸裂膚破頭毛蒼
其嚙被之村甸氓我行按此心慘傷九川浩蕩誰潰防
百年禮樂屬明皇身異岐雷致壽康生黎枉陷狂
與徃此曹何異狼將羊欲鼓淳風清四海會見夔龍登
廟堂

季冬虹霓見日傍長空黯淡海雲黃城鵲夜噪雉堞冷
錢龜畫啼鵲尾長坐對清尊延嘉客還思春酒奉高堂
人生百歲歲復歲何日行歌返故鄉

除夕禹城命時泰弟修歲祀

我有先祠涇水上每逢佳節倍惆悵鄉俗祀典重親朋
人生客邸徒勞攘顧爾從兄官長衙題紙書神空想像
老母着意真蘭漿稚子掄金倚屏障猶勝今年秋
拔刀騎向呼韓項

嘉靖癸丑趙浚谷詩集

元日禹城朝賀八百

海日曠曠引虹旌縣衙設仗使臣行陽輝初變九龍旂
春氣先暄五鳳城

已從東海收征旆更望北辰拜聖人金字牌前呼
萬歲鳳書三十二年春

鑪香御仗秩無文僊佩曾沾雞舌董每回雲霄占歲事
欲追元凱黼皇墳

東帶重鐸絳笏明遙瞻天上是神京曾隨英妙儀鳴鳳
更接王師取戮鯨

白髮漸隨白日長赤誠空憶赤墀光翻憐二十八年事
曾賜宮花出上陽

喜聞仙履會清朝愁見日燈收絳霄萬國衣冠齊拜手
無緣天表覲唐陶

日月重暉天地光謳歌奕葉賀春長共忻吾主福無極
萬代本支各帝王

寶幢龍節報春暉九昊三皇輩欲飛仙客競傳方朔貴
近從閭闔賜霞衣

春日感興二首

春湧樓船天上至海城旌榮日邊明每聞鼙鼓牽風出

復道鉦笳引隊行民瘼愁看魚在沼廟謨當似水澄清
聊將蕢焚占時獻共詠康衢樂太平

秦關澹蕩春風早遙憶躬耕樂事多花鳥相關成爾汝
水雲作對未蹉跎澄清未了公家事容鬢衰奈何
爲惜匆匆虛歲月赤松莫負舊時歌

二月十一日奉

命陞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

等關巡撫山西

承命初分閭中臺早建旌君臣名義重世路浮雲輕
經濟當如此飛騰在是行春風何澹蕩特地助澄清

唐室太原尹宋藩并代師股肱緣社稷保障問前規熟

干

業吾非敢肺肝人共知相將皇路坦更與赤松期

入故關

羽騎飛旌入故關春風又滿太行山專征節制來天上
庶尹澄清指顧間道柳搖黃金帶暖巖花吐繡綴旗班
致身自慶逢明主要使蒼黎開好顏

寄羅念菴二首

契闊交親十二年南鴻一望儻然清時豈缺衣裳會
直道還將俎豆先沙塞草青慚仗鉞江雲白憶談玄

何時携手同藜杖吟嘯舞雲追昔賢

天生哲嗣爲生民憶昨干戈感慨頻手挾豺狼龍漠暗
身陪廟豹鳳城春伯益志欲抑洪水孤竹何曾識要津
寄語煙霞同志者原無塵垢溷天真

霖雨志喜二首

降澤來恒霍興靈滿晉汾長空生黶黶字縣入氤氲來
勢蛟龍喜飛騰鶴鶴群倚余忝長帥耀武共論文

虹浪侵青野雲峰起翠微潤生千里綠波漲九川磯穿
雷風煙合竟天火電飛有生諧造物瘡痍庶能肥

登鎮遠樓

登鎮遠樓

晉代山河壯樓臺屬望遙民風存蟋蟀牧伯憶虞陶氣
色來千里煙雲變一朝慶歌元自慣無事帶弓刀

出師成晉大雷雨

風霖肅戰旆雷電敷文章綠潤三關野黃登二麥場歛
塵逸馬足清道布旗光鼠穴傾瀕滿欲擒甌脫王

喜霽

人外煙塵歛日邊旌旆明澄清天有意浩蕩物含情抱
彩晴光溜函容霽色橫白雲飛起處不覺壯心驚

忻口

四圍山水含平野萬騎旗幟鎮遠夷
魏轡演酬年少志
宋徵還聽太平詩

代州三首

鴈門猶漢郡振武自唐軍
水注西河背山從北嶽分雄
威沙塞迥保障帝王尊
猶有書生氣賔看磧漠雲
高壙臨朔野群水趨
皇州甲騎連雲擁虹旌遇雨收
自當兵絕漠不用嘯登樓
琴鶴歸清禁寧論萬戶侯
去夏東觀海今秋西伐胡
軍聲直朔野雄氣噬師都尤

卷之五

五

喜桑麻遂通連烽燧孤亟酬葵藿願及早聽慈烏

登城八首

星河北塞連天迥宇宙南雲屬地遙
牧馬沙場雄萬騎
將軍談笑下雙鵬
旌旆悠悠緩帶遊平生不數冠軍侯
天樞旺氣吞龍漠
渾水依然東北流
笑看雄劍撫雄師猶聽伶人說尉遲
男子粗豪因報國
更憐夔萬耐吾癡
天外風雲絕塞陰
人間戈甲動森森
雲來喜得玄冥相

風起時聞肅豹吟

吳歌子夜邊聲起
羌笛秋吹出塞頻
自有陽春生玉律
果將挾纘贈征人

一上高壙情思多
那看江海溷群阿
平生海內英豪侶
何日攀躋布太和

鳴笳曳旆布雄兵
雨洗干戈沙塞清
肅帳晝闌看寶劍
燕領年少欲橫行

勾注長風飄暑雨
關山明月隱孤雲
尚書羽檄從天降
欲拜慈親更拜君

卷之五

五

巡邊二首

塞遠黃河萬里流
木添紅葉鳥驚秋
茲遊欲遂平生志
攬轡麾軍過武州

禾黍垂垂滿塞門
雲屯雉堞拱中原
正思英衛千年事
雷雨經綸倚聖君

邊秋

秋風動天末
颯然滿塞城
萬籥俱嘶發
鴻鴈亦飛鳴
飛騎良家子
橫戈事遠征
願紆匡濟略
一睹泰階平

戰城東

戰城東旌旗冉冉照秋空天遣雲雷下曉虹
弱虜弓我識天意憫蒼生順天牧民仗至公
恤我躬奮我長戈虜喉春大矢兩射追疾風
虜塵空壯士長歌莫草草桑乾已息烽煙紅

護紫荊

天關啓霄漢勾陳奉玉京彼胡之雛何爲者敢張螂臂
撞金城都統將軍三十六羽書飛騎事橫行旌旆經天
壯士喜劒戟戛日秋空明已有飛檄凌瀚海分遣將軍
護紫荊紫荊關勢崢嶸妖鳥不敢過烽塵不敢驚虜若
睥睨盲虜日兮折馬殲厥生

送趙左使謝病歸浙二首

琴鶴歸何早山林興獨遙錦帆趨浙水斑鬚去清朝
有神仙骨靈爲寵辱拙吾衰慚仗鉞進社幸相招
早識南州士如君屬望深同歌塞上曲先動雞門吟
吹尊鱸美湖光相橘園乾地遺老在伐木憶徽音

寄黃德兆二首

仙署分襟二紀多握兵青兗愧經過海邊孤鶴長憐汝
世路浮雲且奈何屈子賦成愁北渚周郎死去問東坡

乾坤定擬高張眼耿耿神天不可磨

種樹尋幽二十年那期微名到林泉丹心直共秋光老
烏府重看暮景鮮白髮故人恩義重清時淪落最相憐
策勲有日還相贖忍使無知稱獨賢

寄張邦敷

寂寞湖州守秋來病骨輕靜添詩有味老助興能行十
畝壺關月三軍灞上營休論閑與劇相對二毛生

寄段義民

涇上幽閑客清時物外人老需中散祿簡授王門賓千

里遙相憶四時獨有春吾棄守絕塞無鯉莫辭頻

寄家

久憶關西信因防河上胡分弓射後收祭縛休屠念
母白雲起懷恩清歲徂故園菊正好惆悵共提壺

行臺菊

澹蕩行臺菊空開九月天已無白衣酒不似故園鮮
起光仍滿霜寒影更妍何時陶令宅重對竹林賢

招劉汝器

悵嘆齊眉侶不逢騰達時舊恩同氣在深感異鄉離一

水隔秦晉三年厭鼓整相招莫恨早世路浩推移

代旋師

萬騎歡騰祝萬壽三秋戎馬動三關寒生玉帳旌旗擁
風靜金微雲鳥閑屢向英豪誇抵掌何時黎庶共開顏
終朝舞羽銷金甲尋春直到上陽關

和蘇舜澤總督九日感興韻

塞上秋風草木斑共看旌節出雲間金戈挽日迴三舍
玉帳分弓護九關菊圃重開綠野宴霜威竟使白狼閒
書生豈作封侯計擬數皇敵重太山

次蘇總督西征凱歌韻

邊地凝寒飽雪霜六花平掩塞沙黃漢兵欲出匈奴散
周雅歸來檢後襄已見錫封傳祚胤更分屈國受降王
階前剩有餘光借毋使空歌我馬蒼

嘉靖甲寅趙浚谷詩集

罷督軍西歸癸丑臘望奉

恩旨回籍聽訓以

兵科論其忠勇委可靠而沉穢或不足也二十一

日去太原正月十日至平涼

報道喜

皇賜更生角巾宵夜促歸程腰牌印綬春

衣緩手卸兵符病骨輕愛自承顏知有地浮雲浪迹自
無名端能不負赤松約力障橫流在此行

丹詔飛來罷督軍早春單騎去河汾四知遙謝楊夫子
三已還同楚閩文湮上有田堪抱甕山中多雨足眠雲
物情諒我忘機久猶許不驚鷗鷺群

贈馬谿田五章

維岐斯原維涇斯流君子壽考邦家之休君子永年德
祿是道

山則華嶽涇則活活國有君子庶民發發君子立朝邦

國有截君子歸來三秦之子

君子用矣庶民定矣君子退藏民之病矣君子休哉我
友敬矣

維岐有鳳禽則哀之維涇有麟禽則翹之國有君子胡
不立朝厥德乃喬厥壽乃遙

君子之壽為國先後君子百年道義之圃或心之懌或
頽之厚胥歸于良由君子壽

寄王湛泉四章

漾漾汾流侵彼周道余心有憂下民如草君子邂逅適

我懷抱出處維時以異彼具

汾流西東我民告空毋寧不惻運有窮通維彼大聖
情不通我友度哉相將令終

武棲迹丘園或懷人隱憂或棘我疆園或寄迹公侯道

維厥時德維厥修毋負於天毋貽笑人羞

維園倚城茫茫柏松嗟我所懷醉我深衷我歸我里瞻
彼桑鴻用紆我思肆我好風

仲夏喜雨

凱風吹雨着芳樹巨葉濃陰噴如注萬壑奔瀉動地來

到處鼓吹群蛙聚幽人發興在高峰騎馬尋芳不知暮

芊芊青莎藹妍郊歷歷翠楊迷遠渡忽明忽暗隴頭雲

乍開乍合溪邊霧彷彿神龍穴欲翻或云河伯婦應娶

森茫不辨周秦京咫尺便有滄洲趣自茲百卉倍榮光

吾亦欣然賦長句

東休園

構園臨芳甸疏池得巨流天明落水底柳暗出牆頭軒

豁風襟敞景幽俗慮忘收衙盃對好鳥來去各悠悠

懷恩堂二首

將母識 君恩懷歸衣綵新風簷朝向日星檻夜瞻辰
地迥煙雲變人閑理性真欣逢虞典日豈羨羲皇民
聖代息干戈身沾雨露多棲遲將十畝安樂止微窩好
鳥啼文樹遊魚湧碧沙因之偕衆物擊壤一興歌

開閭亭

解綬對青山開身閑又閒羈棲芳樹下長嘯碧雲間可
緩幽憂病仍逃庸約關三秋閭暴厲暫爾惜朱顏

寶高亭

世事多勞攘達人惜性真道存矢溺際心共煙霞親五

鼎何有我三公豈易身持茲慰衆動同享萬年春

外氏池荷

外氏池亭古來遊宅相新艷陽齒齒敷交錯翠紅陳蓋

密波光小花明淑氣勻共尋池草句翻憶渭陽人

柳湖觀荷

帝孫臺榭枕城邊招客重開錦綉蓮花底魚遊青障裏

柳塘雲擁碧荷天清波搖曳隨風山綠殿平臨對日鮮

置醴同欣接讌賞浴沂何讓嗣群賢

病足次楊斌秀才見問韻

衰病足力倦行藏任大鈞鴈歸時欲暮龍蟄氣終伸秋
靜踈林馬閑餘漱石身蕭然一枕後何羨羲皇人

十月喜雨

凍雨邊城晏寒林殘葉香潤添冰晚結聲送漏愈長洗
靜嚴霜色留連暮景芳飄飄松竹下疑似夢瀟湘

負暄

慵病喜冬暄日光深入簷窗風減烈果皜影初失老
物生精彩陰寒黝峭鉅尤欣對食處相映水晶鹽

守歲

去歲逢春猗氏城今年守歲還鄉甸彩衣近映壽萱明
華髮屢驚節序變浮世將四十七春建侯笑萬八千縣
持杯自愛屠蘇新藥甲免逢烏介戰萬事極知難豫籌
一丘姑趁平生便莫言邊郡去天賒祝 聖猶瞻承
運殿

嘉靖乙卯趙浚谷詩集

元旦賦十二韻

不覺身年四十七樂天詩句其堪羨賀正自應諸侯王
序爵敢道都察院虛負才名五十年代驚世事百千變

從來外物等浮雲半似暖風消積霰實樹承暉愛日長

玉堂起草非吾願乾坤雨露時時流宇宙風光冉冉亂

髮短鬢長不足矜歲來月往空將換覺民猶憶愧先憂

學道未曾登彼岸金紕虛嬰敢苟安金蘭澆落空長嘆

每思繼孔求知新久矣夢周行待旦幸與丈夫存戟髯

肯隨牧豎拾金彈此生得醉春風共樂昇平無鬪戰

答陶生

人云真將種新句更風流馳騁三唐談飛騰千里駟盾
磨書露布筆落可封侯况是昇平日詩書足上敵

元二日陰

元二陰氛氣未舒尚思春色到吾廬天邊鴻鴈憐朋舊
日下虹霓動遠條風角未容通物色靈臺詎足辨淳于
勾吳塞北煙塵起大貝南金屬望虛

樂休園

樂園光景好幽意早相求晴日竹初麗淑風柳動柔有
懷春共遠無事酒消憂世態逐華髮誰能迴黑頭

人日大風

積陰消未盡人日大昏風波蕩起何處杆機故已空秬

增濁亂氣不掃世塵蒙天意查難測安民在至公

穀日晴定

穀日日增穀晴光滿大虛其占豐稼穡其利足舟車入
室虫皆動破寒力有餘衰遲同衆彙含濡共嘯嘯

壽大司寇喻公

維帝有耆臣遠在坤維外降靈并鬼邊致身雲龍
會諳道兼質文素事乃後繪修辭崇更儒冠復包蓋
攬轡肅秦涼登明崇釋采赤囊薦賢書岐鳳可騰翺愚
蒙忝先容升公魁善養莫測肯中蓄岷峨靈芥蒂旋守

趙汝全詩集卷之五

五十五

股肱邦未逢君子泰季布何淺深兒寬行殿最陰陰泰
苗雲赤甸同霑霈晉參大藩維作鎮西方允赫赫軒冕
榮貂冠文犀帶竚遲三事尊瞻仰六卿大于民有倚毗
于國有著蔡何法約尚新甫刊文無害先與老氏多早
退群公慨陳義極從容去就不狼狽有江可濯纓有山
空蔚蒼鄉添三達尊朝虛九廟酌神虬自媚幽雲鵠
將何奈坤二動直方羔羊政靡汰蔚然表宗工瀚乎衆
口膾平格壽愈昌宇內觀奎文風動淇澳竹月明清渭
瀨衛車式彌高昌綸澤可冲無路啓襟惟矢詞數鳴鶴

百春永永服儼儼

元宵霽月二首

不晴元宵月馬知萬象春行天明代序應日麗方坤氣
迫星河暗光添燈火新最能興湛露澤沛四方人

雨雪收千里清光竟八荒燭空春有色印水景尤長偏
親佳筵會無妨永夜涼行行看桂子冉冉下天香

早杏辭二首

後園早杏開開花正月暮日暄風正光莫遣逢霜霧
花盛二月初爲倚城隈暖結子早盈枝天長人共遠

趙汝全詩集卷之五

五十六

寄友人

饑鷄入鳳穴云與鳳作雛將鳳化爲鷄還泐神龍居上
天有日月神龍能燭幽君子懷忠信云胡相與謀伊昔
策名始共子追前修不悟浮雲變探穴事冥搜陰潛妖
孽作胡騎陵神州拔劍思義士余亦備執矛豺狼禁東
北楔偷防丹丘嗟咄周孔教斯臯羿浞頭遂參九卿末
晉錫忝康侯雅志眞慕庶息機斷誅求方鑿柄難入解
組獲樂遊過君栖鷗處清醺酒旨柔追歡薄旦暮驅車
且夷猶一別復改歲世故江河流庶事增汕湧靈虬寧

羈囚明明

皇祖訓燕翼有微敵於觀廓清候家國

謚千秋

寄河中劉尹一中

劉侯神驥姿老思奮千里栖隱首陽山彈劍長風起每
思物外人安事荆卿七貽余瑤華篇令余思不已與君
俱神遊焉能長滯此皇墳亦等閑何勞論青史大空本
無塵汎掃徒爲爾相邀華胥間持贈一杯水

柳湖讌集

東風吹送柳花香四顧天光接水光浸影樓臺丹腹淨

趙希真詩集卷之五

注

中流簫鼓棹歌長談兵喜邁鷗夷子群盜休誇吳少陽
祇用千邦皆召杜何憂衆庶不康莊

姚太守陶德
戎語海盜

病辭相招者

未老先衰總畏寒空馳力倦覺行難落花窻審芳深淺
藉草因怯風往還貂帽護頭無日已金龜換酒及春蘭
梁園風景今如故減却卻枚尚可看

春信二首

幾處思時雨崇朝竟大風盛傳江寇盜兼報虜縱橫
三三難寫春光不可同願聞匡濟略須尋中象

四海蒼黎散千官錦綺隆回天存北斗省歲憶南風致
治誠如此浮生悵未逢無令歌舞地談笑起英雄

客有嫌短刺者賦此曉之

短刺殊長牘今古不同調一札文十行世祖奮赤燿儉
德古所崇鄙吝令人笑焉知天地心萬物皆同爇第令
民物豐何須紙幅寫此短彼乃長浮華擅高妙官府方
尺書問閭百斛糶一子易一鵝無乃海東鷗袁公既咨
嗟霍公更切誚至哉賢哲心博愛以知要克仁留土階
文德昭清廟一炬瓊瑤宮日月熄螢燭文勝質自微末

趙希真詩集卷之五

注

大本難掉治亂福禍門悉從儉奢召矢詩告耆英因之

勵年少

夏至帖最守巖

南兔夕容少北鳥陽駮長吹薰書几展清旭舫齋涼雋
永親賢聖窮經到帝王堂前時問寢共汝樂天常

生子次見賀者韻

秀發庭階寶吟聞滄海珠隨兄待學禮取次看懸弧趙
氏完雙璧徐生喜二雛敢云同驥種千里駒天衢

喜雨

久旱聞空雷，道天遠浪催。無分風與雨，兼潤穀和萊。立地奔行潦，綠涯破積苔。老農莫浪苦，陽宇暫爲開。

涇涯

千古涇涯水，百年勝事多。引流翻碓碓，排岸起蛟鼉。夏屋陰青竹，秋塘艷綠荷。敷土從白帝，匯渭入黃河。激石洪濤洑，搖空高浪摩。暑寒洲自媚，治亂飽相過。既黍秦興誦，檄徒周雅歌。朝宗非無術，爲力不同科。樂水明吾志，濯纓澄爾波。及時携爵竿，一照朱顏酡。

荅薛兵憲

我因荊川子，知子十五年。浮雲蹤跡不足道，吳江秦塞隔風煙。余追猷猷臨朔野，子携文印迴淞川。行藏互換只俄頃，隱身頻煩俱偶然。忽傳使節亦出塞，長城千里屬高賢。值余橐甲歸涇野，五陵花柳笑人眠。喜逢憲旆來天上，共把深杯嘯月前。興高時復吐佳句，心閑那肯羨神仙。毛穎揮霍成禿首，墨翟機械徒攻穿。勲似營平吾何敢，文如孟頫更堪憐。總因骭難諧俗，兼之櫟散保生全。縱使魯褒能作論，豈知馬直不輸錢。立身長幸得益友，賴茲有以荅皇天。狂歌轉報涇川子，滄浪正可得。

採芳鑒

早甚

立夏不成霖，三秋望轉深。火龍騰赤馭，蛭蟻浮黃金。天縱綠林隊，露涼白骨侵。哀歌誰氏子，腸斷有虞琴。

暮望

暮天一望思悠悠，讀罷連山更上樓。煙歛遙岑雲歛宇，西風寂寞野常秋。

紀事四首

黍禾未穗穀先焦，八月秋霖望眼勞。塞北江南烽火暗，却將黃犢換弓刀。

妻子相隨何處奔，路連白骨鬼連村。可憐黃冊百千姓，半是他鄉不返魂。

盡賣田廬更賣身，犯人俱是太平人。鬼門關吏如相問，猶欠湏知糧站銀。

教兒何用讀齊論，白蠟黃精衆所尊。准令諸生皆上納，孔方或是孔門孫。

貿布客

道傍喘息誰家子，血漫涇河河畔水。租賦耕織不自供，

賣牛買布涼州市官榜關吏兩相要云早即眠遲乃起
人今爲雨雨載途競持弓刀棄耒耜日中馱索行周行
尚逢狙擊津草裏津人里胥懼官誅併命俱傷皆不死
奮身格鬪斬盜徒其餘攻劫尚相抵民今財與命相連
各持餘財分彼此力盡戰場身載車但存齒舌喪行李
不見江南蘇與杭每創文武逮卿士天時人事奈若何
長歌按劍西風裏

題賈樵村總督椿萱榮壽卷

司馬登壇甲第新杖鳩錫命拜恩頻天南星斗椿
萱並漢北策勳子弟均五福同瞻八座貴三尊已備百
年身極知孝友先天下早効評議恭聖神

秋暮登桂香樓

煙樹杳蒼蒼憑高望四荒天寒風日勁地靜水雲長秦
塞連山紫隴林帶雪黃秋聲連道殫無地不含傷

贈袁迪惠吉南歸

昔年偶事東方役去正復返西方居與爾間關將一年
思爾墨妙緼我書况爾韶齡多意氣楚之和璧魯璠璣
庚戌秋難起蒼卒飛檄徵兵事非徐聖澤含嚔二

百載富有忠賢奮草廬爾時致身忘報

主豈翳黥

徒憤左閭磨盾酣著文鋒戰請纓恩係北單于干戈未
息猛士散英雄往往伴樵漁函關道氣余方稔夢澤精
靈爾亦噓濯濯雙江大司馬念爾勤誠錫簡書使爾冠
帶耀鄉里羅子作誦復勤渠宰相宅心盡如此何憂氛
祲不速除爾不我忘遠訪我觀我耒耜到新畬我實原
無金紫志一朝棄屣反厥初幽有鬼神顯禮樂幸決一
去樂何如收拾舊聞輯散帙酌以大斗供脯簪達人知
命无物我志士安貧自展舒紛紜萬事莫重道道遙一
夢遊華胥

次陶總戎韻因以贈其西戌四首

因病獲先老無營自掩門槍沉拋北鎗芝茹緬東園馬
憶路長在貂周舌尚存卷細休泛濫時一玩齊論
竹溪可訪逸靜裏見天真今代功名客古來明哲身九
關繁帛豹一壑閱精神自應膝穿榻休將足踏塵
聞君承羽檄建旆關河賒勒石不辭遠酬恩豈顧家分
弓穿雪窖拂劍起霜華漢節迴龍磧胡氛空鴈沙
附衆兵先略修文武善經要令寒挾纈復道錦思綱壯

士奮忠赤轅門歌孟青策勳嗣祖稱慎勿忘陸滄溟
嘉靖丙辰趙浚谷詩集

人日感懷三首

幾見山河破重愁人日陰物情吁可怪天地竟何心民
瘼日紛逼淳風漸陸沉哀歌行待旦有酒為誰斟

吾忝大夫後深慚尸素多綱維日以懈喪亂天如何億
萬斯須殞昏蒙歲序過今人都未省北虜與南倭

身年四十八遭值二陽九第起熄生機無勞問美醜一
呼三省沒振古未前有茲日尚重陰攬搶光犯斗

寄王壽夫

喪亂身皆在歡悲意更深有心浴海日無力格層陰何
計覓天姥除兇長鄧林春光仍舊賈求友聽鳴禽

賦鞦韆

擬作戎人戲非同羽客昇衡風花影動拜月柳形增雲
袂低還舉霞光俯可憑重添兒女態高遠諒不勝

新晴登桂香樓六首

兩散山原萬象新春光正好更傷春可憐楊柳枝頭露
偏潤樂園歌舞人

雲外白雲山外山漢關目斷更秦關秦臺父沒空名在
千古人文可未還

草樹麥雲關塞稠閑身高卧桂香樓時時野哭驚幽夢
直付東來涇渭流

身近雲霄瞻日月目空河岳俯乾坤脩然一榻無塵慮
可足羲皇以上人

濁涇清渭正洪波便欲濯纓可奈何世事由來繁似夢
謾同擊壤發長歌

千紅萬紫俱東風花落花開業已空眼底吹殘三四子
休教草莽遍成叢

題滄浪圖

淡墨輕絢迥入神江山一掃別生春可憐千古滄浪夢
空見當時畫裏人

蒼滄洲生

心驚朝市喜居山總為身閑宇宙間飛鳥遊雲相伴侶
不妨斜雨不施關

聖言為學比為山萬仞功全一筆間新句已同沂上詠
更裁清韻播間關

寄傅郎守中三首

一別三年久相望兩地賒不能成去住那復識君家疾
歷過空雨嚴春無落霞畫長人自醒書誦想盈車
試筆謾為書酒令字畫好凝神無外馳即物可明道久
蟄奮蛟龍重陰開皓昊休從方外言書字混真草
吾存一粒丹萬劫永相安九範一云正五倫俱可完野
狝奪正氣白帟論凋殘卓卓董生訓明道不求官

中秋二首

閉關除九夏騁隙復中秋爽氣空同色籟聲涇水流無
人扣白帝有客棲丹丘幽絕澄心目若為歲月留
搖落常年事心知何可悲鴻冥飄去迺螢火接來微老
物乘風息晨霏帶日晞衆芳皆自實誰識感秋暉

平涼兵覆保安懷來問二首

我師入衛聞傾覆共道招魂歸來來債帥分身何足道
封疆孔棘更堪哀每思循吏濟黎庶無奈征兵相繼摧
壯士魂銷民力殫不知何計拔將來
老氏常珍柔弱術本因憂患智全身立朝若無木疆士
在外誰為禦侮人四裔小夷爭作孽兩京大旻可傷神

平時盛地今衰歇濟盡全憑濟世臣

陶總戎宅省寺諸公讌集以寒疾辭招

歲宴玄冥東寒節霜霰紛爭地欲裂神龍抱珠隱深淵
烏駝伏雛匿山垤閉關商旅遏萬方塞向雍秦成一轍
余懷宿疾畏幽憂重以嚴風車跡揭端居寂坐無何營
塊然息機同羣鰓轅門清燕儼冠紳雄辨參天心所悅
妻爾牀頭聽鼓笙或機而騎竟不決聊復搗辭喻主人
并告當筵稷與契

嘉靖丁巳趙浚谷詩集

答羅念菴八首

春風催鴈北為報楚江書萬事誰能定一屢且索居枕
戈心欲破戲綵樂常餘天果開平治奚湏出有車
力定心不動神清世自虛四知楊子志三已楚人書每
逐羊攻廟幾將龍混魚祇因名義重非是慕相如
嘆息楚江老詞鋒常冠軍一從易水別每望暮天雲風
外驚羣失春歸鴻語聞浮生何住著念此意如醺
騷離何足道風雅日凋殘余採南山蕨君歌北渚蘭猶
龍望漸迫騎鶴且遊觀莫訝行將老共求心所安

幾作埋輪舉姑為捧檄歡時哉山處重運去聖賢難每
嘆陳蕃劍深悲道濟死世塵安可染渭上有遺竿
細觀羣物化各有盛衰期宇宙無休歇乾坤自轉移此
心存一脉此道喪多岐能使君臣正便是會合時
勸君玩舊書求舊有新味神思苟相融古今同所貴不
蒙外物侵便養浩然氣談講非真誠反諸弘與毅
君嫌我說少我自病其多一正無餘欠萬端俱是訛但
求邪正理勿向辱榮科何限英豪上辱榮盡染磨

送袁迪

送子江南去悠悠江海思李桃千里艷鴻鴈三春時野
綠秦關迥塵紅周道遲不應嘆晚暮致遠素相知

孫梁帖

詩禮承家舊箕裘屬望深日千飛驥種水萬候鵬音韻
誦勤朝夕寒溫視枕衾人懷堯舜理茲義可重尋

次陶總戎復古亭見贈韻

勝得園林勝兼逢節候嘉蕋深禽欲開風軟樹不斜地
潤多生柳客醺為看花興來隨意寫不用壁籠紗
三月風光好平將寒暑分滿川晴日麗逐地見天文香

送蝶蜂舞光含翡翠羣遙知龍化候渺渺水生雲

次陶總戎韻三首

春來巖宇倍生光每接嘉賓笑滿堂時引尊壺相對語
罷休期會逐人忙乾坤底事皆堪詠山水何心助泛觴
始信閑身無限樂休論身外有封疆

十畝閒閒負郭東影如圖畫色如虹羣芳拾翠天關近
引水穿泉銀漢通詩咏羔羊偏宜俗酒浮幽菑更吹筒
共招叢桂岩前客且喜書文正大同

無用獲全樗散材終年採藥問天台心知靈境一朝會

自有丹梯萬丈開紅泛天桃平渡水白吹飛絮上高臺

浮生飲啄皆前定掠剽或當竟遇裴幽怪錄掠剽使裴璞

牡丹

綠雲的動幽芳香霧垂垂度院牆風過競招蛺蝶舞
根深疑有蚪龍藏何須持贈渡瀟水不礙明眸山上陽
前代繁華今代得年年此際倍輝光

陶將軍北園四首

名園倚郭北官道出城東頗訝旌輅近常聞供帳雄歌
翻碧落外人笑翠微中歲歲花開似裁詩都未同

灌水魚龍集臨城角鼓通紅催朱藥雨綠引翠管風泉
暖韓王園山蟠古帝宮手栽拱把樹稍稍上凌空

水閣垂楊月山臺茂竹風半空金線舞滿地碧雲籠映
戶花光亂低簷樹色同清渠多意趣香霧泛洪濛

不怕石頭路來看水面紋行行香浸露片片影隨雲槐
綠蟬繁鬢榴紅蝶上裙川光有美味相對嚼無芬

寄張邦敷柏林幽居

柏林居士清如柏五馬舊走長安陌二十遊藝三十年
老來竟作文章伯世俗慣習兒女情那知丈夫靜如戟

采苦猶存三晉風解組羞稱五湖客憶昔同讀蘭臺編
道義曾窺孔氏宅清標豈讓羲皇人風骨自有夔龍格

時變江河那可留常情腐鼠屢來嚇九折橫波幸猶清
半生黑髮今為白雖然潦倒無成功尚能摩髮窮丘索

辛勤竟犯昔者疾磊落寧同求也畫毋思携手共尋幽
豈料回頭歲更易一望東西路二千欲寄書牘纔方尺

但有意氣晚相投休論形骸遠為隔不見韓休與蕭嵩
亦是同朝兩僕射

次陶將軍讌集韵二首

酒行前令更值花間對此君清嘯應同東洛詠
不犯北山文滿堂賓佐推華髮何處笙歌駐綵雲

事竹林傳往昔于今端合嗣清芬
將軍雅志重交懽數引壺觴顏欲丹流水行雲各自得

春花秋月等閒看歌巾潦倒同人醉捉筆風生與劍寒
無賴牡丹枝下露一年一度濕華冠

暖泉泛舟

樹密泉光幽酒行王子舟題詩因醉罷好鳥為歌留桂
殿臨龍窟蘭枕起鷺洲未聞卜繼燭早已戒華輶

早熱

炎氣行長夏赤雲聚復飄土龍無志氣石燕絕飛霄望
望流泉竭行行大地焦何緣膏澤敷雷雨動終朝

端午

大地朱明滿行天烏馭長懸知陽盛長足以鑑興亡出
葉榴花炯分窩蜂翅忙紫霞良可泛綵線若為強

五夜大雨二首

久旱來蘇雨先占少女風夜喧更漏隱早潤郊原同簇
野生禾子穉田急饑童始知天力大如此不言功

呼零連雨月時雨過崇朝信有圓廬病愁尋方物饒扣
天思雖非憎邪講驅馳得此衆紛息齊心各耕苗

麗春花

千葉麗春花一朝向雨綻開尊共看花拾得落花辦

得故將王介信

時領山東兵權揚州參將初介與章立李繼拔俱余東兵先鋒繼拔先伐海賊死節

海上部仍舊淮南戍更遙樓船扶地軸旌旆絕天驕
禹貢賦不入光風俗漸洗上功煩幕府屢氣未息妖

江海戕官吏朝廷誅聞臣累添新節制未息舊風塵

道覆欲離廣黃巢未入秦天如平禍亂長策仰明神

往年抽健士河濟逮青州熊肅氣終奮豺狼跡漸收
常思李繼收灑淚向章丘勛業春秋貴復仇

空同二十韻

宇宙開羣象山川開兩雄行行自夏絕種種各不同
水激石崖劃石蟠山勢融崇巖接井鬼奔浪注霓虹北顧
臨龍漠西陽燭犬戎附禪生庶彙緣髻跨洪濛俯瞰涇
如帶遙連隴似駿谷餘漢帝米鼎峙梵王宮馬度青霞
外人行翠黛中委蛇跋地軸笑語驚天翁捫壁學猿捫
穿巖似蟻攻片雲流輟雨亂壑響松風日月分高下郊

原見始終禽聲頻慰耳樹色屢凝矐足困思杯酌瞻遙
喜歲豐漸升煙霧上氣與乾坤通倚劍壯心息攀弓道
業隆垂名百代下回首萬緣空無用木匪腫能言鳥脫
籠尚憐周道近或爾夢非熊

宮殿十韻

寢宴軒皇宮岩堯玄武殿當時道德心後世于戈戰遂
使奸雄徒窺覷各逞便聖賢久熄踪圖像虛流絢壁古
失雲龍梁高棲海燕時聞鍾鼓音屢見蘋蘩薦谷口暗
風蘿山腰歎雨電林深巢鳥喧路阻遊人倦縹緲望仙
車淒涼餘道院不勝千載情塵世屢更變

眺豐亭

眺豐餘舊亭今世尚能見古道皇王淳下流河海變民
稀園囿多賦重田廬賤水急造鱗藏川長歸鳥倦大哉
造化功卒使心目眩東顧見岐周南來存漢甸鳳聲什
一空龍采三章串剪伐無遺踪笙歌每列宴村墟落日
明垣堦夕風戰慷慨聊陳詞銜孟難下咽

香山寺

絕頂香山寺周羅衆峰刺天攢劍戟臨壑樹垣墉泣

兩花千樹含風松萬重深藏彌雨約詰曲隱蛟龍山鬼
夜吹火商羊晨植鍾流丹絙地腹聳翠割雲霄洞有禪
僧座途存樵子蹤以其郊大國炊爨固多供林剪石消
碧耕動上露彤太平崇豫樂凡事不從容採藏非常餓
茹芝留故節殷勤勸野叟粗糲且飡餐

渡涇

策騎渡涇水長天雲水遙道人天外去叢桂不堪招

飲月石

月石光如鏡携尊行暫歇共酣石上觴清晝飲邀月

鑽羊洞

長風山竇吹南北振涇涯天地元同氣虛明只自知

十二松

亭亭十二松宜雨更宜風磊落連雲表崢嶸出地中

上天梯

誰攻穿溜石砌作上天梯面壁煙霞近懸巖日月迷

南巖集射

南巖蟬踞瞰深壑北對城垣光如削縉弁期集五六人
弟子張侯不張幕矢直弓和決拾均天暄晝永風微作

倏忽攄穿掣電驚俯見鏑金暗山索乍似迴颺起凝塵
突如流星地中落抑揚步趨動精神操弧注目何盤礴
直令枉矢執難舒始信旄頭光欲弱漠漠高冥下妖氛
紛紛曠野走狐貉軒昂猛氣固無倫不覺暑炎為之薄
嗟我衰疲力弗任羨爾英賢相繼作有酒如灑心所耽
遍酬嘉客引深酌挽強雖異少年雄賦詩尚有登高樂
文武弛張值 聖明彌望諸君大充拓

敬濟

環雲生夏峰突兀起作勢帶煙迷山根隨風度天際孤

負望霖心摧破來蘇計漫空日月昏壓地山河閉豐隆

御丘陳歎然下人世回祿與祝融相將殊作厲遂使漢

宮殿俄頃焚灰燼瞻仰 聖明心側身敬天憐漢詔下

輪臺周書系秦誓舉直信仁賢錯枉消疾癘偉哉文武

謨立見疲氓濟臣言非誑破寨中真望歲除凶元凱登

古有唐虞帝洪水化乾田九土蒙開霽 天固裕

淵衷抗之堯舜儼敷貴光 祖宗福祚垂永裔一息奸

覲徒洪樹萬年計

夏興

陽駁行日永薰風送夏長
芳滋以茂羣卉灼光英
英哇哇出的的露中藏
前者將結子後者復吐芒
化化

炯不息乃知天地常天地應如此吾心曷可忘

好雨過庭鳴風掃浮雲逝
皎然天宇明二儀涵光霽萬
象俱昭羅一塵不可翳
浩浩闢無踪森森密難際
往來
邇始終成此千百世存亡
諒靡驚寵辱何足計消息理
則然莫作輪迴例不見三冬
寒衆物盡藏閑君子燭幽
微消長識隆替理存神獨超
道遠心能詣滾滾難窮
矩方從所制

長夏草木豐壯壯咸相慕
俯觀萬物情便利斯趨赴禽
多網羅驚人或冒風露
蒙密農見粗金融匠思鑄神
龍困衆雲文豹獲深霧凡此
千萬端孰知盛時懼敢告高
明人履常敦儉素養性及強
年倒行防日暮淵谷當戒
嚴道岸宜先渡勿作騎虎徒
聰明還自誤

喜雨

時雨敷羣英仁風振九有一
洗萬形新五月百穀阜膏
已潤南山波應澣北斗旅途
息暘陰入室消塵垢溝增
涇渭流碧滿川原秀前者亢
乾深水絕牛半口傾注連

香陰有魚龍走滴簷帶樹喧
山壑兼實乳白牛地上
綠暗涇川柳哇邊鳴蟬樓池
上閭科蚪村村社鼓譟
家家賣私酒沽酒還問人
今日歡喜否

玄鶴

玄鶴亦丹頂棲身半雲霄
遊戲青冥去欲止風蕭蕭
嗷聲徹四遠哀慘不能驕
生子靡他適多寄空同坳
有時啄涇鯉有時舞林梢
高蹇防繒繳深藏遠鷗鳥
無人記年毒有客嘆扶搖
飄然自情適焉知松與喬

雨中招燕

久旱思雨多雨多連四晨
深波徹九地積霧昏重暈
是路盡成滑無溪不起薪
喜看花卉茂兼此濁醪醇
有口不能飲空慙劉伯倫
今者時已暮來朝曙色新
拂戶花光亂乘涼酒氣勻
對花酒量巨樂酒詩思神
乾坤留此物付與清閑人

又雨

暑氣蒸洪雨觀臨亦壯哉
雲隨青嶂起風捲白波來
天地渾無色震雷歛有材
景中人自好何用巧安排
送陶虞卿赴神機參將

宋殿三衙帥唐環十六軍官聯參斗柄旌旆儼星文
衛迎黃道龍光觀紫雲時時仙仗八清 曜早應聞

庭前三首

庭前無俗物草木自生春綠潤雲連漢紅添花有神醉
醪不問世清詠亦忘歷白髮隨年長青山少故人
曉霞天外捲秋照波間明鵲鵲花中實芊芊嘒嘒英人
觀物有味天與地何情慣識陰晴理亦忘寵辱驚
對酒花盈把看山詩有神興從開處得靜與物皆春雀
啄簾前影燕翻梁上塵流光不可擬俱付世間人

南山行贈同遊周子明曹希賢

終南南去即瀕瀕層峰疊嶂掃無極東經楚蜀連三岳
西抵崑崙綿四域中為吳隴稱奇絕慶室摩井走西北
谷多庖豹漱藏龍曾聞靈鳳鳴周國往往飛泉注奔崖
曉嶠石墻如溝洫裏懷伊憶鴻濛時開濟仍存神禹力
唯吾與子生其間空復閑吟羨山色眼見春田帶雨青
忽對秋烽列戌黑春秋年歲成悠悠坐令南山笑白頭
似追漢世黃綺老還尋太古亦松遊凌霄騎玄鶴馭氣
騰紫蚪千巖萬壑行欲遍天僊室去來相求深入桃源

事幽討暫憇瑤洞窮冥搜追日唯恐嵎嶺晚嘯風始覺
林菁幽白茫月桂露滴頤朱影扶桑光射眸岱宗倒映
滄浪底目中不見孔與周誰能一覽小天下復令願氣
環十洲君不見四代長安舊宮闕至今人唱秦樓月雙
表山巔楓葉愁每同秦娥簫聲咽漢殿銅駝久不聞秦
王賞金奇已歇富貴功名安在哉果然荒塚同蒿萊當
時豈無升遐想那知一去不復迴又不見紫閣宮中大
燒丹自云萬劫鎮心田青牛赤鯉久寔落素書黃石總
凋殘唯有茲山稱悠永去年震動幾不完問我此遊何
所樂高吟淺酌隨芒屨闔風玄圃咫尺開石室翠巘光
如削萬仞涼颼起鵲鳩滿地雞豚飽狐貉隱有菱芳陂
有薇木楊枝兮草萋非悵佳人兮來何暮黍離離兮蘭
蕙肥氣濛濛兮涇渭瀨煙樓蓋兮霧生衣水泠泠兮潛
虬躍電流朗兮雷振威山鬼泣兮商羊舞神之君兮天
與妃一望不見兮見清波之百道掩四維而紛飛既淪
露以盈野亦濡滯以霏微頃臾靜掃無塵翳晴嵐結綺
騰光輝錦樹晃瑤華之明靚噴濤穿石磴之鳴磯川胡
馬手滿復溪山胡為乎長巍巍乃知世故猶風雨不定

陰晴與是非山中之樂何可極明晨命駕吾將歸直待
三花抹滿把他日重將解帶圍

秋暖

今年暑頗健能奪秋氣涼輝輝炎日蒸有似東南方蔭
收且歛轡絳綵倍增光平生風寒疹一夕為之忘獨念
蒼黎病呻吟骨徹霜憑誰共煦燠四海同春陽

四者

猶兒突來躍地炎日飛馳麗天碩鼠將雛亂舞水電著
處壞田四者并爭氣勢野夫靜坐安然盈虛消息久定

續集卷之五

五

聖哲收功萬全

送陳都憲巡撫河西

名渠

匈奴十萬寇湟中烽火遙傳青海紅剖符欲徵漢士為
赤旄分出未央宮爾來便覺雪山重飛檄能令西域通
羌笛吹滿關山月羽扇行採朔塞風時聽清嘯却胡騎
果然騎竹拜兒童頗似定遠降于寘又如充國平开戎
憶昔壯年同紫闥君守瑣闥余小蓬十餘年來事反覆
子為司寇我執弓癸丑之役俱入晉内外分臺持憲同
荷余涇渭釣遊鯉看君臺省夢非熊萬里邊城多苦節

胡不致身為三公手持司命之富貴力舉天下之英雄
斬蓬風俗皇王古期致帝基堯舜崇世間勳業一掄
手無勞馳走空西東

哀田家

田家終歲執作苦頭如杵臼身偃僂自有世業不得耕
走向它方為逃虜辛勤服役度終年每見少者呼為父
豈憚屈心拜蓬蒿幸免係頸入城府公庭椎鼓聚皂衣
吏士官僚材且武市有追胥村有排結為百十聯三五
一一尺籍記諸官各各徵徭增新戶取汝雞鵝送衙門

續集卷之五

五

兼有純帛山商賈官坐汝有令汝扛官道列旗汝吹鼓
質妻於牢子負薪官不需新遭奪取官若歡喜問汝時
第云德政民歌舞不見高山賀走兒反獄射官雄似廟
不見鎮原鄭氏門一紙章劾服屍腐天有日月地有岳
哀汝何由覲聖主

後園

清晨尋後園徐步消晨餐秋實引枝墜豆藤結架寬桂
風吹玉樹荷露走珠盤白日晴堪賞休歌長夜漫

苦雨

連綿入夜雨不斷
溪流階滴喧空迥
山雲覆地稠鳥
無棲樹樂人有荷
蓑憂何計容揮掃
澄碧千里悠

階下

階下遊龍高一丈
分陰布葉子盈柯
荷生翠蓋不成尺
柰此空環清沼何

張以貞北上自蒲立菴

君不見南山藤高懸
百尺倚崖青又不見
北山水乘風作勢
絙丘陵柰此本無
凌霄志一朝借力得
飛昇假令風歇崖
欹倒高如山岳亦
分崩丈夫立身等
天地一心萬變皆
可勝呂尚八十豈
虛老元凱十六詎
誰憑浮雲感化徒
為爾荆舒戎狄不
足膺眼看秋鴻來
渤海更聯黃鵠上
高冥颯颯清風掃
紛翳萬里長空開
翠屏

送周子明北上

周郎早瀕遊上京
秋風杲日耀雙旌
年未三十漢郎署
致身却使馮唐驚
甌中生塵衣作被
堂上有親聞有兒
分當富貴翻嫌遲
似恨不及髫髻時
已見鴻翎奮萬里
宣止桂林折一枝
良驥抱材當致遠
震雷作雨不空
神物直與精靈應
頭角稍稍出藩籬
自存周孔經綸緒

豈効長安輕薄兒
百年勳業一舉手
片時繁華空爾為
看君意氣彌久遠
更瀕手足懷良規
要令勤儉甘荼苦
毋與年少誇輕肥
洪竹常瞻金錫色
國風遠播羔羊詩
使人不羨昔人古
今人還致後人思
終身常在雲霄上
異日流光著鼎彝

奉懷茶酒東郭鄉公

神龍驅眾異本自
體陽剛蒸水為雲
雨飛躍周無方有
欲即凡物宛轉肥
養傷靈鳳中和秉
不涉炎與涼治世
氣至美澹蕩任翺
翔昭明形頗似情
乃嗜刀鎗賢哲懷
令德直方遵典常
潛見非有意進止
從其良雖復匿幽
獨詎能沉耿光微
猶懋墳典淳古返
羲黃惜哉不相值
惆悵曷能忘

寄羅達夫

閑讀壁上軸轉見
龍蛇字文字雖不
多於中有深意云
是羅豫章懷我遠
將寄我本道遙人
冒為介冑士一勾
沃衆焦頗致君嘆
異烈方燎原炎炎
焰熾熾黃塵迷雙
瞳奚止相見忌幸
免兩髮膚濯纓適
夙志哀彼長弘血
冬晦清都墜華岳
驚欲翻石人為下
淚果能折地維

先見東南盡却除華山妖蒼黎大遭崇洪水兼災燔不
期而交至饕餮吞萬方長歌大風隨往事且投開新開
渾如醉思共濟大川寧能忘夢寐近知荆川子白首還
郎更鴻鵠夫其羣青冥渺難致干戈未易繫羣生轉憫
悴捧土但塞責鸞刀可嘗試經綸豈無方大息各異地

中秋待月

累歲中秋雲掩月獻氏澆酒喚不開羣生何意偏凝望
直待清光萬里迴

秋事四首

蕭瑟新生風雨後蒼茫入望郊原秋錦林無處不黃葉

白髮何緣生綠頭

少年抱病尚強烈衰候康寧亦苦辛無限秋光無限樂
可知不待少年人

幸無烽火來靈武亦有禾麻列地苗肯使嚴霜綿九月
少將溫飽濟斯民

沉陰積晦分不開八月愁聞水電雷直待豐收無好日
雨聲間雜哭聲哀

初冬

落葉吹不盡寒花猶自開院含霜日麗庭靜鳥烏來原
野何空闊山川相沍迴重欣晚節好莫嘆歲光催
臘日懷唐應德新除職方郎值鼎新朝堂
二十年同玉署香再蒙甄錄具兵郎丹心未遂升墀改
白髮空隨白日長屢向瀛溪尋孔樂休言漢殿老馮唐
隴梅含臘折堪寄晚取不摧冰雪腸

嘉靖戊午趙浚公詩集卷之六

寄懷張邦敷次韻二首

萬里春風吹汝寥故人鴈字寄迢迢年來桃李欲爭艷
老去松柏覺後凋世事相看渾是夢幾迴相遇正中宵
依稀猶似綠袍並午夜金門渡御橋
晉陽一別五經春又見玄都花屢新陵谷變遷能幾日
故交存沒信傷神何時拄杖天邊倚再使遺黎風更淳
不似當年皇父輩嗶嗶車馬困斯民

漫述長句

我駐中華五十年青陽閉門獨飲酒逍遙物外閑其身
八閩萬事不開口目前新政莫與嗟向來陳迹空迴首
夜氣清平晨聽雞午色氤氳翠生柳巧啼燕雀日增多
靈臺鳳凰莫須有似聞深淵起潛龍先見境垣緣土狗
稍喜積雪控飛埃紛紛野馬當天走昭昭羲馭俯羣衆
細細星辰朝北斗

遲日

遲日晴流雪柔風暖送煙山川迴自如花樹巧生妍驚
燕乾坤解揮毫紙墨鮮此間多道氣偏得躍魚先

早春飲陶園

將軍復受甲園第早生春叢竹應難到池魚動有神蘿
深煙鎖樹院靜鳥窺人重過開芳年正思倒角巾

送陶虞卿赴靈州參將

東風吹樹綠送子赴戎機影絕胡庭鳥氣吞河上麋花
光明劍戟柳色暗旌旗正欲宣天德無勞抵月支

次懷羅念菴韵

隱几蕭條獲所如靜中三復舊時書世間萬事那堪問
何處一塵不可居養士淳名久已謝保身明哲未為虛
物生與我同憂患焉用垂綸學釣魚

謝長洲惠雙鯉齋諸池三首

嘆此悠然罹網羅命由刀俎遠清波一池雖小堪遊戲
水白天青奈樂何

人間未必無鯢翼愛爾孤踪不可雙若得雙將千里信
尚能一口吸三江

清明後連風雨

欲暖猶寒花信雨似無還動柳搖風極目鶯花春渺渺
傷心風雨太匆匆乾坤盡屬浮雲蔽日月虛憐行上空

誰能靜掃羣不潔直使北土開昏濛

春事

春光無隱顯還到野人家杜門風雨入凝望水雲賒庭連交雜樹簾捲寂寥花不用勤揮簾原稀長者車

春興四首

花細開雨細落有酒如涇時可酌春風駘蕩春服成問君此際樂不樂

花霧重花香飄新芽帶雨暮蕭蕭遙聽北首鴈鴻唳牧

童牛持一聲簫

趙孟頫詩集卷之六

三

柳花茸桃花紅密雨和風來自東世間亦有高陽客不

語輕斟百十鍾

閑或坐靜或行不出後戶與前楹架插萬軸渾常事一

卷周易讀未成

柳湖讌集用陶民瞻韵二首

橫野山為帶連天城作屏泉光隨地綠樹影入潭清宿

霧簾仍濕溪風水鳴相邀揮絲筆何必羨登瀛

珠履延賓席銀罌酌酒船天邊王子鳳海上水宮仙細

浪排魚陣長空度鴈聯凌波休笑影已在碧雲間

桃花塢看花

花隨春欲盡走馬向桃源幾樹明穿柳艷枝光出園帶堅風耐落香滿日增暄不染諸塵想獨憐蜂蝶繁

和陶民瞻傷春韵

四角落花春已深一春何日不愁陰可憐勝事難追理無限風光竟陸沉燕舞鶯啼空自老綠添紅減到于今亦知宇宙尋常事撫莫橫琴抱膝吟

南岡海棠花

已欽河間雅更賦海棠詩艷奪人間目光牽風外絲晴

隨赤日好醉與酡顏宜宇宙留尤物偏當春盡時

端午

五旬逢五日如雨復如晴酒映朱顏暮鏡添華髮明伏蒲心未老觀渡若為情溼水應不極良辰驚屢更

書舍四首

作室依廛市而無廛市難避人車馬少遺世心身安山水周圍綠葵榴左右丹顏然坐目永此已無多看山延壠坂北水自柳湖東清曉眠花雨午涼生樹風影添牕隙綠香落硯池紅更喜息烽燧而不患狄戎

亂收書易過雜咏詩不難廢以疎狂久疾存暇食安酒
從花滿酌顏向鏡慵看宇宙容茲物當知宇宙寬
陳迹紛輪謝年光荏苒新誰將過去事覺悟後來人吾
老同羣物英賢正苦辛案頭螢幾度照殺蠹魚人

喜晴

雨霽天容俊依然山水明無花不亂發有壑盡濤聲
啓日仍射雲消風更輕陰晴知定數喜懼逐人情

七夕後大雨

苦雨麥場病暫晴雲復紫壑漲奔濤湊浪起川原明吹

趙希真詩集卷五

五

煙迷曙色滅響失雷聲方隅浩難辨波搖崖欲傾天橋
沒烏鵲牛女諒淪平下流驅萬騎漂石一羽輕有天
賸昧無地不琇璋似聞玄冥使乘龍事遠征九川瀾
汎濫衆水太崢嶸敢告風伯簞林山太陽精居然萬方悅
吾老不硜硜

赤青

三歲餘姚地涌血去年陽穀穴沸血南土血戰未息兵
東陽何事血復穴陰風悲慘寒雲愁果獲得時鬼乘舟
錢參半伏屍先世墓王僉死戰浙河流縣令墮元城

寄債帥無相可封侯腰金堆玉誰寒子不見將軍陣前
死

環臬戒得也君子以義命居焉

有環者臬招予同伍上有昭天載諸后土予祇服之孰
予敢侮莫忝先正而父而母

誰為室圯而不棟以梁行天則龍守甕者虎俾龍而虎
匪邦家之光臬爾貝賄龐之昂昂

臬之噉也匪怒伊嘯君子休也厥有洪猷淑祗爾矩唯
民之適無棄前好邦家是寶

趙希真詩集卷六

六

夢祥

季秋未望夢寢闌床曰門人石奇房倚床几張

瓦獅四蹲二陳二新幅輔者新中居者陳盈尺其身各

鏤單文

其文伊何暴落時財予夢悠哉卜云孔祥君子之皆

越夕月望夢遊廣庭有臬人立啄我幕懷我折其首燬

之榮也曰臬泯族維天之明

寒坐

景寒霜闊地無毛落葉森々凍鳥逃極目乾坤何所蔽

滿頭風雪不堪搔
閉關那礙野飛馬
耀枕漸看月上刀
除却人間餘剩事
晚空虛白自高

衰年

衰年漸近頭將白
百歲空過半已侵
鍊藥未存一粒黍
愛身常畏四知金
能詩高適不須晚
知過蘧瑗直至今
同輩朋遊存已少
閉門兀坐自長吟

庭菊

庭庭栽菊已成林
紫塞白霜不可侵
落葉封根徐自煖
勁柯承日午應深
殘蜂蝶英入薄暮
花芳漸入沉
寂是交情牢未解
既將為酒復為吟

病風已愛菊能醫
酒尤貪菊酒香直
使幽芳熏肺腑
更忻高節動剛腸
崔公與坡下心同
老陶令籬邊世自
忘如此通人不可
見見花使我興增
長

水逝林空冬始嚴
花黃葉綠動相黏
兼之紅白分深淺
辦裏韶華有鈍纖
衝破寒風心未老
轉逢晴旭氣尤添
休論佳節獨重九
何日啣盃不奮髯

送陳長史

凌霜花槁衆枯枯
相與東山咸陽途
傾城冠蓋爭出祖

為君滿瀉金提壺
清歌逸氣隨風發
握手言別將其鬚
君本涇陽涇在此
此涇與彼竟何殊
為言京兆多賢俊
梓棟凌霄動幾株
仲兄同產同令長
伯氏列卿內大夫
即今年各五六十
及衰未老尚堪圖
五陵風月遲相待
兩京節槩不模糊
由來相國寄亦厚
寧能依樣畫葫蘆
宣尼豈爭燔肉少
仲舒欲伸仁誼謨
便作請假省丘壠
此意寧同小丈夫
吾與君伯昔去國
亦非結念向尊鱸
雖則早晚隔一載
終肯半時霍家奴
浮雲顯約徒然爾
可使乾坤少故吾

聞廷推陪用述懷

衰減東籬興狂添
北海尊沈家任草
野經濟謝朝紳母
壽惜年畧時清樂
聖真寄言十六相
巢父未沉淪
講幄昔通直提兵
三備邊報恩慚海
岳僻病老林泉
敢誦曾張論空懷
馬直錢尺書吾尚
嬾安可玷時賢
每念同袍友衰遲
存幾人此生不再
見何日更相親
厭作風塵走甘為木
石鄰縱無黎獻念
壑壤亦先臣
撫鎮職雄鉅中臺
氣富豪爭誇金獬
廬無復素絲羔我
憶千秋古人嗤九
枯毛鳳鳴不可見
琴鶴尚徒勞

聞唐應德點兵

唐子雞群鶴為郎更點兵止齋將白首安石謂蒼生夢寐連床話淒涼伐木聲俗頽頽振濟海宇仰休名

為守巖納采

我行年五十母壽七十六有兒隨母庚周天數同復十五學為文諸經多講讀頽然白首身已不負其腹比父十六七殆猶修而肅陰陽氣粹諧繼嗣望尤夙今人異古人貴慎載之椒六禮行當明四德謹且穆結念秦杰嘗和衷戢宗族母心所大懼曰唯曾孫育孫玄胤祚隆

謝安書集卷之六

九

氣勢充吾屋獻壽北堂前稽首祝百福來春王二月水泮鴈翔將兒重拜母引婦答祠匱匪直慰親心無可明吾目不慕金滿堂安庸珠百斛榮身豈章章書錦非朱轂但願長如斯弦誦喧堂塾仰戴

明皇仁永諧骨肉

冬晴即事

連月窮陰晦終朝掃暄氛陽迴海底日雪散天邊雲酒密人添煖寒深地有紋殘冰脫現底毛穎可生芬

嘉靖己未趙浚谷詩集

元日

元日迎春後身年半百過東風催歲序南畝尚高歌縱有經綸志其如運命何綠尊映白髮未足嘆蹉跎

范太僕同遊柳湖用杜子韻

芳樹遶塘堤繫船湖光掩映最晴天兩行新草雙鳬度一片春風萬柳牽向日錦鱗爭唼藻驚波翠鳥舞當筵良朋勝地交相遇自有雄談埒暖泉

北休園疏小池

上引涇流下及泉方池半畝遂清漣潤生園岸幾多樹影落晴空萬仞天魚躍時看波未定蜉蝣亦與夢相牽

謝安書集卷之六

十

歸來應有臨流賦菊酒常熟那用錢

清明喜霽

花滿清明日柳深陽艷時乾坤紅作隊原野綠生池應惜韶光早休悲華髮迷新書容易展已邁仲春時

暖雨破寒土和風吹早林陽光通萬里潤澤過千金隴樹含雲動園花感霧深會同人物理聊與共浮沉

唐應德南征

鯨波深未破鵬翼奮將搏信義從軍樂無恙行路難群

靈母岳助一劍斗牛寒南紀風塵靜仍期早掛冠
同人分袂久豐潤得詩新悲喜知交集東西望未伸丈
夫多意氣君子貴經綸倘遇赤松子莫為塵世人

寄周子明

遺世航山水懷朋愛谷鶯煙花天地改曆葉歲年征
減經綸志老添骨肉情幸多甘菊酒衰病免相嬰

樂休園桂香樓脫酌

携壺縹緲中吟語驚天翁出沒山街日往來風掃空長
川煙柳碧近砌暮花紅千古流光在惆悵老相逢

聞鄭繼甫兒乃東郭先生孫以童登科

吾道張童子舊知龐德公家傳詩禮訓慣受舞雩風作
記應書字對鏡可呼翁安能奮八翼占星再向東

蘇子遊赤壁畫扇

赤壁蘇詞千古夢清風吹淨戰塵風依然明月開襟抱
畫出江山無盡窮

雙榴

庭榴何意太開遲幹老根牢不易披天外彤霞增秀色
春來湛露踏足深枝久攀赤日承暉遠轉見丹心奉主時

直到高秋猶未老
衆芳空復早歲華

夏觀

雲歛天無盡人閑庭自空開花迷下上流水各西東近
眼蜂螽亂揮耒黍同生涯隨衆雨輾轉已成翁

反覆歌

聞道太原兵反覆成將焚劫開庫獄梟獍豈識蕭韶音
邇來鸞鳳何局促持杯彈劍共論懷浮雲世事轉悠哉
力破南山千仞土一年不治長蒿萊運方阨日月無極
此際誰能不嘆息坐視百川自決防問天天應淚沾臆

烽檄

河西虜烽上傳下關東蠻檄下騰上河海沸騰宇宙昏
似聞猓偷奪天網河南河東連薊遼江北江南絙閩廣
四塞襟喉冠中原萬里繭絲彌沃壤一口風塵走戎車
十年干戈恣閭閻兩初掠吳越次及淮嗣侵歐嶺煽苗黨
去秋韶虔大動搖今春四省任來往未審俘馘奏寡多
但聞屯戍益滋長舞雩無地不金甌良田有時化草莽
却憶六王翊運勞

聖祖虎臣天日朗乃今妖孽動邊疆居然燕溺奪精爽

安得孟軻與馳驅一正人心直群枉

隴北行

畫耕隴北雲暮宿隴北霧久作隴上農孰識隴北路隴
北之山石崢嶸巖牙高啄豺虎橫丹岑碧嶽光交日峭
壁壘嶂類削成七月四月或霜雪盛夏寒水夾雷車轉
時嘉穀委泥土終朝磊落象瑤瓊貪癡之子增欣羨遂
與球琳爭取盈吸風飲氣傳仙侶胡為佩牛而播耕中
間兩道通涼漢綠林黃巾窺客程昔年劍頸蒲州子我
往療之蒲公英那知小草有遠志經綸龍瘞非難事寇
戎豈在倭與胡歐民正是官和吏隴北為農苦奈何父
母之邦不可棄長歌自解還慰農嗚乎豈有終年計

和楊斌苦熱

西人不識熱今夏寒初空歛霧風頻北吹薰日正東平
生冷落處共見炎威同難料小晴雨無端似塞翁

喜雨

甘霖蘇夏旱一望迷郊原滂沛阜禾黍霏微洒塞垣波
交煙樹靚谷吼雲雷奔何處不芳潤胡為獨蕙蓀

喜陶虞卿復解官

三已人間事一揮塞上塵橫金多後進韞玉屬高真仕
蹇跡無垢風清德有鄰從來賢達者往往潔其身

密雨

兩初巨如織雨後密如絲既巨復似密纏綿無定期初
雨農夫喜再雨君子疑稍久樵蘇困終久麥場疲滋久
而不已禾泥垣屋歎雨決即當霽風日共陸離五日為
風順十日為雨時雨陽從人願萬姓樂雍熙

中庭甃池夫容開三花

晴日映清水對此蒼香鮮盆池炯湛露芳色動庭前本
自植炎地胡為媚寒壓諒有後凋質涼秋始生妍風冷
香更遠月正影方圓况復三花麗頗似蓬宮仙豈同桃
李子競彼富春天持茲慰幽獨可望不可攀延賞招良
友共喜素心全綠尊含秀色襯郁山自然寄謝金蘭侶
立操貴貞堅晚暮毋墮獲當如少壯年

秋興二十二首

風前細雨如絲急秋後榴花似火紅珠帳始含露碧
夫容的的向人紅
雙蝶逐花舞日煙雲向晚披地久天長空復許

時移運改應誰知

南山綠漲北山蒼渭水清漣涇水黃宿莽連田無上下
世人生計有閑忙

不妨折幹便承花豈顧胃鷹鵬老鴉昨月空同冰百丈
一齊嘉穀委泥沙

葡萄豆架俱能長紫實白花相對香毋陣天風吹細過
老夫剩得滿庭芳

百合色芳尤仔細三秋叢菊最精神玉簪勢與夫容並
石竹光含剪羅均

東坡集卷之六

十五

四圍椒實騰朱烈千葉杏花逞赤心棗子圓時丹柰熟
可知好鳥集嘉林

怪來桃杏少成實祇是松篁最竦神突起槐椿四五大
開招杖屨兩三人

巖春五色栽春錦楊柳絲牽千縷絲密樹來禽絃管急
秋塘聽雨鼓吹遲

一鉸銀開五月梅九秋菊綻亂金堆直珠闌白豈無意
旋覆爭黃可浪情

海榴色亞粉紅梅十子嬌殷次第開香酒舊薇衣上露

風送驚濤天外雷

絕無彈射鳥聲樂不任羶糲草色均園熟果蔬宜佐酒
老湛風景似長春

黃精委是神仙穀黑椹尤能換好音竹實寧無鸞鳳至
根深疑有蛟龍沉

地迥身閑逐物華由來宇宙是吾家大家都享昇平樂
何必弄兵危白沙

園林宜雨復宜晴卧聽蛩聲共鳥聲草徑花深無計掃
短歌深酌送年程

東坡集卷之六

十六

茂草凌霜一丈青續隨亦有千金種夏枯草歷春到早
紫欬花冷破冰

草木芍藥彌花魁春後春深次第開煩費詩篇傳自古
不妨落魄共行杯

櫻桃薦廟夏不遲羊棗東方種可移沙棠黃花來異域
核桃白果費年時

蒼羅結實似東海番麥垂絨擬梵天向使聖人生四海
其心可得而同焉

蒼羅俗呼貧婆
佛藏亦謂貧婆

自從解甲辭烏臺日上萱堂獻壽杯松柏竹光庭下列

空同隴岫眼中來

豈是江湖忘魏闕多緣癖病老山林
閑看經史千年事
記取風雲萬里心

老去看花頻散誕秋來群卉倍芳妍
世人爭愛春光好
余愛秋空萬里天

石蓮洞歌

石蓮洞古盤石蓮石蓮之人清且賢
蓮是石生人是玉
冰壺月鏡掛青天千秋百歲無凋謝
匡廬衡嶽爭高堅
風嘯靈吞龍窟霞起烟霏日月懸
紫氣斗牛夕射牖

蓮溪詩集卷之六

七

碧光江漢暮紫川前身擬是太極老
此生應作洞中仙
四時花落無今古幾樹桃開知載年
世間萬事逐塵土
石蓮之住常安堵後來賢俊想風流
宇內創痕望甘雨
橫金鳴玉徒紛論試問石蓮蓮無語

秋日曉霽

西風浮雲捲曉霽秋空明蕭颯千山
樹浩蕩百川征晨
興坐齋閣四宇聞垂聲羽扇掛虛壁
都無炎暑嬰瞽童
理趙鐔盈疇禾黍平行行白露候收
穫事麥耕天道自
代謝余意豈將迎神功通消長轉見
萬物情

移前蜀架木覆馬棚

蜀山蜀水蜀人蜀祖除架移材覆馬
房掠取秋冬簷日暖
飽紅更夏十風涼燠調身世唯輕省
消長寒暄得小康
結廬前法彰蔽行看一線幾尋長

九日

天不涼水主洲一片西風萬里秋
白露凄凄迷草樹
黃花楚楚覆園丘衆芳衰歇千山靜
終歲神功一日收
何事前時輕墮淚且隨閑客暫登樓

和柏泉胡大參祀吳山

蓮溪詩集卷之六

八

巖也鎮山川壯裡祀天開禮秩崇
王檢封泥連華岳
雲重竒道亞空同塞帷已潤使君
雨掌扇輕搖執矩風
佳客名藩瞻具美道傍騎竹拜羗戎

和胡大參六盤山

盤盤踞何峰嶸勢壓華夷掩赤城
羽旂迎風煙塞靜
星紀過雨漢關明百年蕪溪胡王
殿千古雄蟠魏國營
想登高成賦虞臨風三嘆有餘情
元安西王避暑居大將
軍檢校事由此入蕭關

和胡大參經草亭

正亭唐李曾移縣宋代儀州亦駐軍
斤斧無時山木靜

更得多術問闔楚參寥何處不創病員錦由來自可群
有露難藏南野豹馳煙悲賦北山文

霜候

不覺金天氣蕭然滿宇中霜空生夜白風葉下秋紅健
鷗鳥切愛授衣人未同豈無甘菊酒奈此華頭翁

秋窮日雨招客翫菊

為愛元秋雨同看三徑花洗霜清勝日落水即還家勁

松桂如光散靄霞共忻暮景好無向白衣賒

寂寞寂歷雨色重連娟對酒霜柯密迎風珠蕊偏喜

九

樓在土山前茲會良珍重明朝十月天

黃卷不銷繡粉白類瓊瑤晚暮無惆悵秋風莫漸凋歲

寒吳保世路轉蕭條把盞緣芳徑朋儕可坐邀

五零草枯菊自花盛衰澤未定炎冷冬成家秀

一風送影斜冬深乾向日寧肯卧泥沙

二 帶天保觀化臺

化臺萬化臺成天闊水空流黃河九折秦函谷

一 州哭代衣冠明錦畫有時道氣動青牛

雲生暮愁

嘉靖庚申趙浚谷詩集

清明閑居

衰懶踈春事清明荏苒來醉欣風動竹病怯雨添苔林
暖集鳴鳥溪暄過早雷論文千載後異得

聖心迴

未省循環理遙憐歲序新花開修祿客柳綠渡溪人春
色無高下風光自換添如雲遊騎密抱松陰冷

夢屠文昇

生死長遠二十年一夢不覺夢中夢作雲煙主

蝴蝶同遊花柳天夢去英名餘夢夢中夢自草綿

夢夢莫慰空惆悵淚灑東南紅杜鵑

贈堪輿家

我亦凡生不關事曉窗觀風占地聖王聖王任八元

人成在薰風裏

感興寄友

春曉寢食語未曙文鳳儀朝陽拂柳柳下金盞爾為挺

挺挺清竹竹實重相宜上有太平象下有凌雲姿靈物

歸蜀人云商貨不逢吉甫乃避張方平退

三三相國樂天新井銘宜知良會遇炳若丹青明咨爾
守道士母為寵辱驚 盛世多元凱同垂異代名

次山東謝右轄見寄韻

四十年来惜十陰豈期重有伯牙琴尚憐民瘼益紛逼
轉覺朋遊更苦 海海變遷成夢寐幻途經濟逐浮沉
故人千里瑤華字悵望東天起暮吟

修農事遇雨

少食在公多食農生計與人將無同出門更遇雨如注
走馬却逐雲西東天黑地昏豺虎棄耒投耜井墟空

清流翻被元規汚碧山已驗庶徵蒙中望迷茫秦漢關
仰瞻黯淡軒轅宮擬負登簑承細浪驟喜襟抱受微風
奔走塵埃丹嶂綠捲來氣翳烏輪紅嗟余身世老農野
風為鳥雀雨魚龍藉翼便欲凌霞舉得水擬將河漢通
寵辱酷似波間羽陰暝何殊塞上翁直須心與乾坤會
眇然定居天地中

送郭少卿恭賀 聖節

驂駒千里戒 寶籙萬年秋春草夾輶暗涇花拂旂游

陳圖雲擁駁獻鏡日迎眸莫厭官聯冷南薰正可留

答次扶風王令宿山墅韻

弱冠登漢署華首辭

明君南畝多逸興北山不勒文榴窓紅吐日柳徑碧生
雲養拙聊觀物非殺此物群

蹉跎四海志宇宙一蓬門無策酬君父有年長子孫身
閑借庶豕食飽任雞豚耕稼遂成叟難忘天地恩

紆綬僅千日負米三十春每酣陶亮酒寧污元規塵白
日同田叟青山少舊臣戒之在老得元祐有全人

山墅喜雨

暖風吹霧滿山溪長日昏濛望欲迷綠澗野田齊上下
黃分麥隴漸東西老農隨處皆喜雨行旅如何不畏泥
正值一年陽道長無欣萬壑吐連漪

父耕

父耕小隴萬重山壚埴于今俱化丹固避肥饒得遠害
更催租稅早輸官水泉東下三千里煙岫西橫十八盤
萬事由天休理科世間何似此中寬

南岡招遊山莊

樂園雄構跨崇城，載酒朋遊秋正清。
夾岸樓臺迷錦樹，中分洞壑拱朱甍。
煙生萬戶輕環砌，風動八方靜掃樞。
三十年来尋舊夢，凭欄無限古今情。

夜發山墅

壁月掛山頭，萬山禾黍秋。
夜涼還命駕，霜露集行輒。
是時天宇靜，晨雞號四周。
奔瀉響深壑，鳴籟發洪溝。
海色上朝旭，萬象變明幽。
言携二三子，聊為汗漫遊。
風襟豁清爽，閑情隨逝流。
搖鞭散露鶴，列炬度懸丘。
履高齋夷險，影暗失岑陬。
但覺霄漢近，列宿炯雙眸。
乃知冥行子，莫辨風馬牛。
云有爛柯者，踪跡杳難求。
往來事勿重，語行矣慎辰猶。

重陽雨中登後園桂香樓

有美各樓栢，桂香果然風雨近。
重陽黃花白酒清，秋暮衰草寒烟紫。
塞長千里朋情勞夢寐，四圍山色變蒼茫。
尚憐群卉皆含潤，鬢髮為誰早帶霜。

與任勇遊擊

苦戰息邊塵，逢時莫顧身。
箭含穹帳血，旗展塞門春。
拊士無寒色，揮金收祭神。
不圖封萬戶，早願畫麒麟。

望後賞菊

十年種菊子孫多，九月開尊歲序過。
漸覺追歡思往事，芬芳無度欲如何。
清霜白露空凌厲，勁氣寒風相盪摩。
信有幽香酬晚興，無分老圃醉顏酡。
今年菊似去年開，果是淵明手自栽。
千載清真人共美，一時幽賞興難裁。
金英瑤蕊霜前發，曉蝶殘蜂日下來。
莫厭啣杯頻無語，細思身世轉悠哉。

九日晦觀菊遇雨

去秋帶雨觀殘菊，今歲秋殘菊雨寒。
露蕊同憐九月盡，天人特地兩交歡。
孤芳不改重陽碧，三徑難同萬木丹。
信美後凋人共歎，素懷無讓酒杯寬。

十月雨

朔風吹飛雨，瀟瀟洒雲煙。
清已沒寒鴈，度復瀾蒼林。
坳洗菊無寒色，衝階雜樹聲。
殘花生晚淡，餘卉散微榮。
暫息霜霰勢，寧有虬龍爭。
始慰鷄結子，哀鴻向日明。

除夕

年暮日同暮，歲除疾未除。
趨朝東帶重，遙拜賴人扶。
有指計莫英，無才廢禹謨。
春風同鼓舞，夢寐想遊雲。

嘉靖辛酉趙浚公詩集

春寒

入春已浹旬，臘感春仍慳。俯觀涇水，仰見日慘淡。尚
慄玄冥威，希睹青陽絃。霜滑鳥夜呼，沙墮雉堞暗。川寒
縮驥毛，山凍緣石礪。春懷方滿，紫起向春城。瞰迷目朔
氣昏，竟日北風濫。東皇向杳冥，燭龍方解纜。試問天地
心，嚴威只可暫。賁中久，溫元初。臘春當探乃，今正春和
寧。可避再三鵝，黃柳心拳天。葢枝頭蒼地，鑰魚正瞑澤。
堅波未泮，洪鈞似不平。水木當契勘，一奮蒼龍角。司寒
慙

喜暖

果將嚴氣化，春柔道泰時。溫晝景修，萬柳搖黃迷。北隴
三川競翠遶，西周世間白髮隨。年長地上青芽帶，雪抽
自是群情欣。化育非關天意有，明幽
不覺柔風天外來。時暄日永，鴈南迴並生。百卉風前萼
漸起重淵塞，上雷身世年年只伴此韶光。冉冉信悠哉

聞鮑食清平候五十三番始開

胡大行弔祭樂平北歸

南宮新得筆，西陸早承恩。賜命傳天貽，隆觀寵澤
藩。九原龍鳳跡，孤旆星雲藩。曲盡哀榮禮，光涵松柏垣。
河澗書已闕，驃騎樂難言。不有王人貴，焉知使者尊。勤
名分內苑，秘器假東園。齊季伯清範，雄思茂駿奔。言歸
當雪霰，長駕欲飛翻。涇渭曾冰破，寒林曉日吞。關河傳
臘飯，春色動轡軒。經濟有奇策，乘時細討論

贈答羅達夫

擲網束蛟鱷，不能掛星斗。喬栢冬愈青，早霜凋蒲柳。夫
子雲鶴姿，蔚難雋。可取獨立宇，宙間儗你將。無有肯為
腐鼠赫，不居群龍首。百年保歲寒，允稱時黃耆。矯矯一

峯公奕世相先後

浮屠明宿寃，道家戒好還。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顏。
九廟威孔邁，討罪固非艱。逆祀夏弗忌，終見頸血殷。君
子懷忠藎，豈云若是班。六逸率水滸，四皓入商山。與君
共脫屣，勿為身世慙

庭杏

歲內盤甘杏樹核整庭前浮生正五十喜見根荻全枝
幹日榮暢天華近四年五十三歲叟花芳侵鬢邊熙熙
兒女子以好固當憐未久遂成實生子行復然時時青
陽候輝輝弄紫煙輕盈覆厚地澹蕩明青天人情與物
理乘時各致妍思混元義式詠於穆篇

題孫督學冊

不見古賢懷古道喜見古人寫古木果然咫尺能參天
高風振蕩活墨牘根柯截葉蛟虬蟠鱗甲著張神鬼哭
苔蘚皴皴飽雪霜米林倒掛明川陸通聲枯幹隱寒鵲
突如怒濤起洄洑儼然天漢吐長虹又似薄雲巖際宿
失勢暫棲九萬鵬凌空那減千尋竹蜀相英靈此其鍾
秦松大夫堪作僕十倍仙人九節筇重對陶潛三徑菊
郵筒使者奔長途淮海先生啓架軸云是元祐黨人為
不爾變化何神倏想其鐵石當坎軻吞吐宇宙橫心腹
泄茲陳蹟布人寰要令槁枯沾化育後賢好德托墨卿
刻珉遠寄數文郁嗟余平生友庚桑你瞻更覺精神肅
緘詩抒素還先生莫使喬柯撐吾屋

嘉靖癸亥趙浚谷詩集

霜遲

那知頻歲苦終喜暮天幽山迫乾坤大霜遲禾黍稠木
凋芳樹葉偏上老人頭孰解老人意凌霜久弗憂
雨霰連水寇相牽八月天始知消長理竟見晚容鮮百
卉及秋實孤芳表暮妍向來無盡意極目生青煙

山野秋穫

命駕之山墅晨興凌隴岡雨稠溪漲闊峰巒嶺雲長碧
嶂排天迥黃花拂路香徘徊秋暮景最意永無忘

巖棲

棲巖久謝塵間事抱病真成棄世遊棋枰著局守石侶
閑雲孤鳥自相投帶霜黃菊看不老映日白鬚喜更稠
掃却身邊閑剩者無勞飛鳥上瀛洲

山暖喜延秋景暮雨多竟致雪霜來寒花結陣開陽地
濁酒獨持慰病懷三十年閒心自老五千文遠論不衰
眼前欲道無人會何事秋風更欲催

長安菊移植盛開

愛此渭陽菊移植遼上城雪霜不易色旭日倍增榮香
逐黃流轉影添丹葉明看花昔日侶迴清若爲情

大落三三徑欲光九九天直從十月滿始露數枝鮮千
里傳芳慶百花空自先晚同松與竹照耀樂休前

仲冬對菊

仲冬菊未稿喜見數萼輝向日欺霜底陵風賤穠飛後
凋人共羨老壯固堪依靜者閒相對歲寒真自稀

癸亥除夜

除服仍除歲殘年異昔年天行逢豕豕數喜驚遷不
寐懷親後朝正趨衆先水鬢霜栢裏展擬歲寒篇

嘉靖癸亥趙浚谷詩集

嘉靖甲子趙浚谷詩集

正六亥夜生仲孫

身年五十六間歲得雙孫你戴祖宗德永懷父母
恩方難當戶並浴澡喜春暄不獨傳詩禮亦傳老瓦盆
夢徵躡耦虎嘉兆富蘭孫三世三庚日百代昆且延湯餅客敢樹駟車門負版增佳氣添丁彌
厚坤

十四日立春

春日先去聲元宵一日仁風未改舊寒風天邊雪覆柳條

綠霞外霜含杏蕊紅伐鼓縱金陳社火畫牛文杖度

王宮共欣士女新粧好燕喜家邦風俗通

春雪喜晴次楊斌秀才韻

天晴思雪雪思開雪月雙清絕點埃曙色空濛銀漢失
夜光寒擁玉山來稼添喬木霜遙采氣合雲峯起壯懷
三白豐年獲自古喜同黔首樂康哉

春日偶成

惠風涇隴至愛此柔條新野濟無乾渡潛魚有舊神暖
塘碧出草春服香浮塵共薦杯中物長兼帶上珍

暹日光駘蕩含生氣普舒鳥聲繁更好泮水漸如初額
脫吾能賦芳牽彼美車昭蘇飲衆甫無力亦吹噓

偶述

臧孫祈禱海濱居至今人哂柳惠書楚客臂鳬誇作鷹
舉之捕兔墜弗勝扶桑日出海為沸詎信黃河千里冰
宋襄驟列仁義陣魯僂率任荆舒懲射虎應屬飛虎將
醫蛇豈積巴蛇陵堯舜屠牛不如坦孟軻易羊乃化滕
烏帽隱几行且坐春花秋葉風吹過昇平人世不易持
生命難同一家貨檀公枉復脫帽呼金首奚共稱願賀
想見天機未杳茫累累月食星恒墮

春興八首

靜聽春鳥鳴春樹對雪花成雪山錦翼穿林冰錯落
紅顏出餘蕊紛紛花邊燕雀行為陣天外鶴鳴去未還
李白春愁詎可似青郊十畝鎮閑閑
老去逢春情自疎日高墜髮不盈梳與兒燕坐嘗春酒
對客清談賦子虛五柳風前金蕩漾三花洞口碧紆徐
桓公不用勤相問曾有關心及遂初

春事百年強過半昇平樂事占偏多青雲三仕經臺省

綠野千秋素劍戈亦有薄田需雨露不從平地起風波
細抽蘭蕙紉春服董冠相隨淫上歌

春來無日不啣杯飛羽傳花競自催羲馭人前奔野馬
軒雲盡處長每台已驚甲子一旬滿行又清明三月來
勸子無憂身外事拜祈 萬壽頌康哉

隴上群峰蒼黛生涇津萬柳更多情常添老子百觴壽
并助兒曹萬里程玄鶴風前頻舞紫仙洞裏亦逢迎
榮枯不省何間物但願人安辟五兵

瓊樹瑤山拂玉臺風開日暖鳥相呼春冰解盡魚龍動
神馬還隨鳳鳥無院外小桃朱礪嘴沙邊好草翠多
經行逐處饒嘉興杜甫遊春得似乎

舟楫碧瓦翠雲高王子天孫氣最豪雲裏雕鞍垂玉轡

春來綠柳醉仙苑晴搖舞袖纏錦綺輕拂香塵上紫袍
共負靈禽尋澗曲同看涇水漲新濤

東風入草塞雲青胡馬攻駒地解腥千里妖氛清洗雨
萬牛磨上曉隨星豈唯野叟群歌舞亦有名賢醉醺醺
四首古來形勝地物非人換祗流涇

悲路東

朔風燕草凍蒼蒼
神州起戰場
將軍承平驕欲死
鼓旗披靡氣不揚
可憐士女屬驅虜
誰念唐衣之異方
振古中原多俊傑
自傷髯戟已含霜

柳湖春夜

湖上春風晚尚銛
苑邊新草透青尖
潭光欲動出鱸鮑
柳影猶稀露桂蟾
四野雪消雲母障
滿塘水散水晶簾
秦樓梁苑竟相似
添夜清尊喜再沾

次胡樂山大卿見贈韻

安定承家多俊人
果然風雅不同塵
省垣甲榜接龍虎

胡樂山大卿見贈韻

五

五

父子同朝領縉紳
天驕每從掄上駕
烏臺早喜奉

昌宸自茲高尚須
通顯肯使幽貞嘆
久淪

壯志曾期物外人
逍遙樗散迥無塵
平雅誦雅羨裴度

為餌釣鰲思李紳
有分終年同野叟
無緣執御侍

天宸古來浩氣寒
寰宇雲蓋飄飄木
可淪

答胡大卿前韻

才高轉覺劍鋒銛
文理鋒雄不畏尖
誰似春啼千仞鳳
清如月映萬潭蟾
金聲座上驚談麈
珠擁毫端明畫簾
不是野夫閑釣寶
餘芳那得過相沾

犁鋒春到喜鋒銛
破土高山最上尖
碧草已嘶金勒馬
黃芽休想蒼生蟾
一方煙歇天銜鏡
四野雲開山捲簾
三十餘年無限樂
太平恩澤竟多沾

野老寧知鈍與銛
但教菽麥早生尖
牧人木矢射山雉
庄客粧仙戲海蟾
千里春光晴入舍
半輪月影暖浸簾
燕歌一曲清明近
社酒盈盆樂共沾

暖日近消風力銛
雪雲半露碧山尖
鳥聲正喜驚求友

魚陟應同鼃化蟾
隔歲種蜂初負蕊
舊巢歸燕待寒簷

還疑鼓柁聲伊軋
為是鞦韆泥露沾

胡樂山大卿見贈韻

五

五

由來正氣斂鋒銛
豈有圓通豈有尖
好德渾如虞典鳳

諸生始愛月宮蟾
自然蕩蕩聲聞瑟
鳥用溫溫光透簾

持此家風定群隱
孔門時雨永同沾

囊括含章豈是銛
浮屠造級尚成尖
輕颺高舉日遶簾

清徹澄光水底蟾
泉石有綠人漱玉
風月無象夜明簾

五侯門下躡珠容
北海逢生足未沾

探春花

早春探春花欲發
春雪初霽仲春月
共愛流芳先故園
復運清輝媚城闕
色擬紫微開唐宮
霜似瑞香來吳越

去冬十月萼已歸
寒霜三雪精不竭
山中萬樹笑竹梅
堂後幾株混林樾
一旦朱英向曉嗽
于時青帝讓前謁
含苞欲放不盡開
久延春景獨徘徊
艷陽九十應占斷
又看龍臥起風雷

寄上少師徐公

黃閣承恩一紀餘
清風化雨極吹噓
累朝約束幾人變
半載爾貞百弊除
浴日擎天功未易
剗門滄海患當舒
茹芝野老長歌罷
亦有陽春及草廬

壯年曾忤史彌遠
豈意重下董宋臣
教育子孫圖上

報優遊由里樂
天真經綸無路酬
知已耕稼有人不用
親但願明良千億祀
莫安黎兆格群神

送任勇將五軍營

關西稱猛將
耕牧起駢雄
嘉靖初元日
聯年俱出童孤
舟穿九曲千里破
諸戎射虎亦常事
早為安插東
汝作天蓬將
常將環衛師
熊羆十萬士
日月九旂旗
轉風雷動
劔揮星斗移
策勳清大漠
復古更陳詩
昔年求猛士
羨爾獨超群
鳴劔三城震
響弓九姓分
雪消塞上火
風捲漠南雲
應有金毗鱗
速將狼盡焚

送任將軍東墅因種樹

出郊因送客
種樹及春分
人遠風塵倦
水羅穀綺文
倚垣添翠帳
逼舍度青雲
竹有綠陰庇
還招鳴鳥群
樹林復樹生子子
而孫賓祭供薪爨
豺狼避籠樊
楊陶令宅紅杏
黃仙園何以長
安道棘槐勞鷺鳩

出窖花

花以地為家
窖穿隨地窪
覆茅陽在內
避凍早生華
經臘不經雪
見盆即見花
小營存變理
大事莫空嗟

喜雨

可喜仲春雨
來沾明艷天
山川青到地
花樹翠眠煙
馬驚騰千里
魚龍奮九泉
休憂甲子旱
不卜識豐年

分花

及雨分花樹
如雲夾砌隄
為添春翠秀
不礙草青萋
映戶香侵坐
拂簷蕊落筓
郎吟三徑遍
沾覆足芳泥

雨後雪

雨後半成雪
春郊復似冬
甫田堆壠露
複嶺霧烟封
舍日荒荒白
流雲片片彤
尋芳聊杖屨
終是不迷蹤

老懷

懷無去住隨處即生涯換服林光變離巾花事移
粟從鳥啄庭樹與蜂宜無問相酬酢亂題滿紙詩
兒湛書與射翁哺孫舍甘絃戲鞦韆架香添浮閣龜花
畦無長地雪髮有微簪深淺隨斟酌但醺不至酣

和西溪苦澆韻

淑氣乍陰亦乍晴水涵日麗迎生明半山殘雪霏微散
千里羣鷗濤湧輕樂聖不知春半老賦詩已羨玉為聲
仁風自解消嚴氣漸見和調天下清

數原懷古

春風吹散曉雲輕訪友閑行不窺城千古山原水界破
萬家陶複地生成西連白帝秦關險北走黃河沙漠平
開鑿難忘神禹力誰能續緒羅長征

寄呂定原

南望定原路有懷定原人定原不可見青山空自春雅
量聞朝夜高文動鬼神漢室天府尹秦關黃髮臣始芝
情未歇安蒲召應頻感舊傷俱老後時德彌新相憶
遙相問短歌寫天真

寄呂定原

須於疆者見兄詩詞翰飄飄遠雖以姓同因誤送
然然何地不相思春風千里北州道信使無程東候時
謠問冥鴻借西翼飛燕一拜九川祠

數原招毅少參夜譙擲散

且停鉦鼓息清謳聽我長歌春夜幽明燭西園張綺宴
還丹九轉報靈輿裝惟喜見具瞻美衆勝應占寵渥
後不惜雄談開朽蔽仁風早已被邗州

和胡大卿次數原懷古韻

老去逢春興漸輕不與丘園與市城萬點隨風紅已破
一天好雨綠將成連雲聳翠看山曉千里流青慶河平
正逢妙處餘無幾方信年華易過征

病身漸朽容與輕乘興尋秦萬里城宇宙我與交作難
聖賢經濟俱相成無門致主山中老何術尊君天
下平大道自能協遠近古來敵國不相征

空同峽曉雨

排雲早陟千層磴侵曉下緣青刃施及徑據鞍分鳥道
凌風盤筍象龍艘宿煙吐谷濛濛雨觸石奔流陣陣清
陰絕更添泥載路擬知艱阻必常操

周子明舍後園觀水竹偕樂

同引涇流水果然清潤生蘗英朱遶砌金竹翠連城促
坐杯行密解衣香自縈此生偕衆樂山鳥亦不驚

夏咏十絕

檐首抱孫日抱霞風簷過鳥墜殘花綠陰層處深留水
何似終南處士家

舊薇風透午堂妍榴吐日明突散煙脚未畦英几上列
試蒸晚惟枕邊懸

夜雷飛雨枕余涼浸曉洪波滿綠塘如許鼃蛙何得意

共隨黃鳥闌筍簾

雲去雲來風亂牽昏昏不辨五月天夏畦賴有竹松筍
無間陰晴常自妍

虎山一望亂雲飛龍隱雙川參正肥野騎行時香拂羈
露花濃處露沾衣

宜風宜雨宜更晴高下田連百穀成舉筍佃人嘗早麥
檢圖兒子報新丁

野老行遲晚看田單鷄濁酒共時賢一聲牧笛長風裏
半簷山花落日前

山樹野花不用栽樂休園內自相偃天風擺動綠雲陣

午日光含錦繡堆

竹管羊毫最有情朝風調雨百無營半言得意天心順
一點陽和透底明

西土寒多夏最宜眠雲枕石少蚊蚊花盆紅艷光町噲

麥穗碧筒省接離

蒼黃棋黑白禽米爭啄和鳴西山休哉衆樂營營皆有得

天心蕩蕩果難裁

四野尤禾息戰爭畫簾隱几頌昇平

天恩徧縱老儒樂孫子羣鷄數白筍

秋事七首

涼風洒洒散煙霞雲白山青水透沙靜聽鳴虫隨筆鼓

新豐皎月耀窓紗

木樨花傳旦暮休茲開盛夏入新秋層葵擬華身如李

飲露含風彌月留

奈朱桃碧豆瓜延最媚人間七月天秋黍搖田生酒氣

鷄鵲作意關肥鮮

病身溫袂晚相宜勉強筆杯興製詩已笑物情渾未解

行看潦倒鬢成絲

天籟有聲吹落葉神功無策暖寒灰
瑤空直上觀今古
唯見羲輪長去來

壬戌冬申見五雲雨年風雨趁耕耜
老夫荷杖觀秋實
稚子臨階讀魯論

美藪嘉禾俱告成金風搖錦動秦城
人生樂地俱如此
爲報潢池可息兵

秋望

履行營室野波漲濁涇秋氣肅雲鴻
鴈地綿風馬牛
凝人跡斷禾茂鳥群留極目盡天宇
無妨暮景修

柳湖觀荷

菡萏多幽姿托根梁苑池
牽風碧影戰走露紅芳披天
地
僧佳幕魚龍著接離
紉衣朝上界好報屈生知

寄黃守張以貞

江靜月明館吏清竹作樓紅巾無地
戰黃陂有賢遊潤
澤通荆楚英聲過斗牛存心育赤子
何愧古諸侯
無薄江淮守爲憐民瘼深敏才脫吏
腕仁政治天心聖
存無倦清時詎陸沉由來崇舊德母
計歲年侵

得大司寇天台應公獻書

漢殿執平法于公宜大門采言推九
德陰隲被羣孫
真作縉紳表世傳墳典文仙居夫姥
近鸞鶴故紛紛

宗室南槐子益柑結橘見遺

始知盧橘爲秦樹化枳虛傳不踰江
金質黃中光照夜
瓊漿白表馥盈缸不唯作頌歌南國
已入吾籠達上邦
彼美王孫滋播種豈無仙叟露眉厖

小雪前喜晴

白入冬未即劇寒裘爐並擁尚不安
飛花美管三場白
暗日緣欣千里丹
衰病遽能傳唱咏兒童何爲不交歡
臂應戴大誰家子應逐王孫拾落丸

寄大司徒端溪王公

三朝舊德如公少八十司徒樂已多
華髮蟬冠天下貴
紫庭璫璽殿前呵已將藻翰追風雅
即向銅狄幾刮摩
自恨登龍四十載無緣奉袂意云何

段義民老誦雪山

雪山老子七十餘
映雪吟窓且著書
萬事紛華不解憂
一簾風月烟如初
閑支拄杖搔斑首
懶向王門曳素裾

七絕清茶消後水山百丈化為虛

甲子冬至

移家硯峽千層嶺灑溪丘園三百年薪水宜人才數步
風塵無恙遠三邊雙流有味沾唇美一室相隨枕石眠
五鼓具冠陪縣吏夢中身已拜京燕

次成大僕冬日行韻

高崗振衣望天門天公賜我紫霞尊為言能跨雲中物
不須遠念桃源村冰雪千丈沒浴子誰能趺蹶凌風起
五更凍結長安塵三杯醒解高陽市烘烘煙火萬人家

虛名盡傍西原斜少讀青史真無用老然白鬢焉足誇
寒窓玩易利仍復陰陽消息自默續有生冷極尋向道
吾徒何苦日奔逐逍遙散步太平時且去涇渭向汙濁
涇內東流亦自合而人奚必嘆分離仰天一笑氣涵斗
鄰却長劍扣秦缶策勳莫度玉關陶情豈俟金華酒
商山誰識漢公卿斥非辱寵寧為榮已同浩氣乘元化
不與人間落姓名人間貴龍善善鶴有恃有形非俊傑
我今忘力與忘形躡霞來往度山嶼揮手一謝浴沂徒
青霄有路未可絕

次成大僕見寄韻

曾見甘泉烽火秋時從戎幕聽前籌延賢未遂公孫關
故宅今傷王粲樓大地隨緣皆可住浮雲行散不須憂
故人惠我瑤華信細數故人多白頭

深山容易度春秋夜寢晨興不計籌奉引故騎血汗馬
題詩近擬望京樓喜君泛駕皆堪馭自信罷牛不用憂
况復今秋烽火息崔公莫唱水歌頭

臘月迎春

閏年臘月春先動步嶺尋源自不憂水壑漸分流水壑
重裘竟解著輕裘凍雲何事開出岫幽興撩人獨倚樓
盡室莫愁顏面改百家村火黛新浮

峽石作硯

千秋硯峽石磨墨供吾筆龍虎踞毫端烟雲散為室
嘉靖乙丑趙浚谷詩集

元日硯峽祀先

山中徙祀當新歲石上鋪筵依舊堂海色雲霞明日月
風聲天地助笙簫衣冠再拜偕村老縣署三呼似上陽
無意任緣皆得意隨郎那更問仙蹤

春寒漫述

乍作溫寒山景異忽分消凍水光平雪融碧透陽坡草
雲起朱明皇澗櫻老際安時休問夢身原山叟豈逃名
昔時交舊今誰在幸有兒孫可耦耕

壽傅彭原七十

彭原老子年七十吞吐雲霞參道書飽黃梁非是夢每携丹鼎似
求魚九轉功成八百滿飛上紫庭未爲晚天路豈沃奇肱車壺中自
有胡麻飯省飽靈椿不計秋揮手青冥謝交遊遶東鶴桂爭先睹巴
陵蛇骨應成丘頓覺神馭超八極何用侵霞駕雙牛空同赤松子天

慶徐神翁與公鄉里定憐公他日相將朝帝闕試問本來將無同

送雷經歷歸省湖南

王慕不辭早拂衣乘春南去有親關韶江樹色存真孝
衡浦梅風逐鴈飛魚笭供餼今正美椿萱映綵願無違
立身大要聞忠孝休問人間有是非

引流巖居

西曲飛泉抱板流百家煙舍倚雲幽平吹花絮巖生錦
響動林谷地有喉燕雀啞泥集霧棟魚龍牽浪度山樓
悠然獨會前朝菊關月涵光下隴頭

奉所拜勅命削崖治仰辰樓

曾忝臺端奉簡書早承恩澤捷符魚負巖皮閣共
王命濡露承風展拜裾已有矢謀光輝上終感得似頌
笑居望冠北面空積拜儼若六龍拱帝車

太僕成井居見訪

騶從傳呼擁碧紗遙瞻星範動山阿論文雅意論兵際
望日何如望雨多一紀回翔身共老三五悵別意云何
衰遲似是桃源客老壯休談馬伏波

成大卿連姻翁尚書國訃感家

追思同榜翁司馬字天爵似杜陵嚴鄭公滴淚對床露
塞北傷心彫察滿京東元戎鼠竄唯和議

聖主龍朔歌大風十五年來人事變誰憐生死俱成空

海夷掉吻噬潮海司馬先虞殫夕烽引領有年空送鴈
撫孤無計爲尸簪老扶短策盡空谷誰運長壽蓮衆兒
致治虞唐諒未遠此生應得尚從容

惜春

一片殘春入夏來山中初夏似春迴悠悠雲起隴關樹
處處草清周道埃野馬有情爲我伴巖花無數向人開

幾聲羌笛夕陽下獨立東風落梅

終老

避世非黃綺棲身常翠微晨興日映枕晚步露生衣
草履無高下村鄰少是非已成終老計後世莫相違

寄周子明

聞君看我舊堂花酌酒殷勤日夕斜
謝市朝無安想青巖獨對紫霄霞

答鳳翔桃崇正秀才

十二年前會德州霜空劍戟烟星眸
如今共飲山泉水不覺人間歲月流

高韻清裁王子猷春風過我共登樓
揮毫想見珠玑一片文光上隴頭

言分宜嚴氏

為饜一家欲不憂萬姓傾考槃多後人
諫諍觸厥難見日虧月十年胡寇城還傷唐應德排難急冠纓

誰氏螟蛉子幾將社稷傾五臣方輔
澤六賊已誅高賁天不棄鼎虧足自烹
無門頌聖德拜手謝神明

次答靜明子韻

喜聽綺句頌朱明獨卧石床歲色更日永不知鷄屢唱
春歸猶任鳥辭鳴衣香并與花簪遠酒興重添詩興清
置醴由來傳盛事衣裾轉愧故人情

次答桃秀才韻

老來空憶少年時抵掌歸風有悵思
海內英豪常識面囊中墳典自相師
春山伐木方求友醴酒臨流可忘時
祇為煙霞哭舊侶中阿不似駐光儀

四月雪

北沼綠荷小似錢西山白雪深侵肘
使人相笑復相憐世事都忘且酌酒

五月雪

園土思龍米悲風嘯虎聞山河迷上下
天地失氛氲擁吳山雪門封隴
坻雲寒侵白羽扇凍竹葉茸軍唐
亦藏舌周鳳果避群鴛欺夏薑
美樹結水晶紋無物不歛手希生
翻東筋袁安母枉臥瘁日急迴薰

端午晴薰

夏日曉驅山頂霞夜來附火今揮扇
北風便作南風吹無怪繡絲遶漢殿

五月晦喜雨

四山雲忽合一氣霧成濛洗我填塗靜熱之禾麥同神
功如許大祈祝竟為空終夜波不斷無妨西北風

六月三日疾雨

俄頃攢成十里雲連天連地畫不分四山大下溪流水
九域難瞻天漢文引浪蜻蜒墜復起聯林翡翠遠為群
煙消即喜炎光滿觴舉應酬舜日薰

送李指揮光祖分學夏屯閩

建閩分屯靈夏地脩渠作堰漢唐城但令士馬皆溫飽

豈憚龍沙不掃平田鼓震時蘇鼓少名流用處濁流清
白頭戍士長安樂且佩黃牛罷戰爭

寄寧夏撫臺王鑑川

明公熊虎姿早奮青雲老南討倭奴北禦胡出冠三軍
入為殿先倡群帥已足奇求諸儒宿尤難見昔者凶雠
盜天樞廣有毛生來自銜吾木野性絕聞達不幸人知
枉被薦庚戌之秋胡窺畿東西鳩銳保漢甸躬操堅利
春胡喉果使單于不敢戰大將相學便陷身韜戈歸家
敢辭倦不載蕞故口飛車公獨肝肺皃灼見無知堅指

曲逆賢才國豈以文自便逮行鈞者靡遺毫并公幾乎
入網骨底多寶臣臣獻忠天啓

聖明凶伏譴珠沒載椒八百斛貨抵真賊三億萬難報
沈生錄赤族寬少紆楊子錄捐身怨疏罪何相徐錄詩奏

豈狂覲功周錄趙綿情非狷淑隱旌別當有期臺省登
庸公應先最苦風俗日益偷化裁急須管撻絢省官省

事省民財官善吏善民亦善物意旋同泰道交水山盡
小陽春現將軍堅持如亞夫守令清操似子賤忠厚周

家靈祚長賢直商士子孫紉余老芝山固多休公乎台
偶恒承看

初秋夜憂雨

夜雨散而陰喧喧大地昏聲放枕席動驚似馬牛奔飄
戶微涼起洒林輕葉翻幽憂疾遂然此外已無言

解人苦雨

積雨鬱沉陰昏明天地侵未窺明暗理詎識古今心春
旱占秋潦晨風布夕霖本來同一道無事苦呻吟
救華方綽約禾黍亦教曹牧竊無虛地腰鑰淨利力不
施如泣雨安得等有高實獲老農望深林且共操

垂吟

山人同衆甫秋感共垂吟但喜禾麻富可忘年歲侵我
閑香似密穠熟飯凝金萬事非吾力且堅食力心

鳳翔李推府頻相訪

東坡舊幕府右輔漢雄名文教諸生振紀綱四境清風
未蜀道易月上渭濱明坐我巖樓處春從幽谷生

臘二日曉

臘日雪明野寒山凍有文殘年天未老向暖地能分畏
滋坯微穴因風卷片雲老人釋杖起與物共欣欣

嘉靖丙寅趙浚谷詩集

端午酬府君頌禮

老農節序漫相忘地主樽醪遠送芳自采澤蘭終意帶
憶頌宮扇拜明光山幽木茂葵榴照樹茂空添鳥雀忙
歌什閑情東逝水朝宗萬里意尤長

東泉

為愛東泉水偏增幽意多飄香珠蕊樹益潤石巖阿入
納終朝海藏山豈動波臨流但酌酒不樂復云何

山居即事

若早即霖滂即晴境環百里俱豐成山中有水生菱於
地底出新秉畫簪常謂常戒醉人非是瑞高町遠容最
多情神靈亦有徘徊意出谷時聞韶濩聲

生本野人偏愛野無妨擊壤便興歌玄朝無補亦無罪
伐木有車竟有禾壯學經綸今已暮棲遲草莽日偏多
兒孫便作父常計六藝五經藏在阿

最喜山南遠塞烽縱傳枹鼓亦從容不通朝市難成虎
如許清池詎起龍野草巖花隨意碧巖露陶火入宵彤
太平豪俊俱騰達誰肯相將從老農

廣樹果花從地僻爭來鳥雀起居幽田童撲逐防彈豢
山客石癡為射闢物意欣欣自得老夫事事信優遊
種新收舊畢年歲不覺星躔又一周

隴上諸峯翠欲流蒼黃稼穡遶山周村煙望望迷孤嶼
林霧紛紛埋衆丘涼動天風防虎豹潤添草野任羊牛
田家苦處還成樂不似官人懷後憂

綠酒黃鸝炊稷香瓠瓜摘藪意何長杯行信口不言醉
歌罷逢人問已忘漸變容顏欣獨老日尋活計未知忙
果能自給無干謁郡吏何煩數范滂

碧山高處湧清泉人畜飲充尚灌田天為拙夫留此地
我生何意不遵天四時好景將誰共半世光陰嘆獨妍
唯有夢中迷徑路少年朋好一留連

答方侍御史

避驄漢殿馳名舊問俗空同倚劍新更訪玄圃搜弱水
遍尋福地與高人掄才應不老驄驪句真堪動鬼神
抱病衰年幽谷臥晞君一曲便迴春

望秋山

秋霽雲山景尚新擬圖畫妙更如神山人莫療樂山癖

笑指人間別有春

秋景好

老去逢秋覺秋老煙歛長空天載道泰酒籬花滿眼黃
絳子垂垂遍豐草亦似少年備騎人老捫心知子孫好
青天白日迴無塵明月清風不用拂修竹任去留
瓊瑣陳踪從絕倒一心百愛俱灰除一紙百年付寄具

賀家宰胡柏泉

暫棄留樞即召還宅揆特冠九卿班流清象魏光天
下手握璇衡照斗閣入籠車柯方獨步於今忠鯁大開

顏連承元凱扶老日釣叟應收渭上綸

觀菊

汭源秋色盡收還野菊籬花處處斑目極天高增秋日
光含瑞氣點蒼山飄香暗與幽人會對酒曾開陶令顏
衝霰欺風都罷講好共松筠早閉關

捕盜

嘆息顏風覆草萊盜牛買劍化狼豺假饒滴漏決河去
深恐干戈徧地來百騎選鋒知莫敵一朝收捕俱堪哀
願思長策保生靈嚴聽凱聲歡似雷

孝廟仙遊政下移我皇總攬國重肥每思致治如三
代何處貪人盜盜賊欺清風易濁俗重看亭臺致老
揮身先恭儉絕柔佞王道平平無是非

論文

少年有志薄重雲伊呂嚴陵思共群歎契先天真更歎
宜將墳典湊時文光天化日自生來巨水高山望已勤
大扣小言各有當休辭衰老益斤斤

哭守正

汭叟耕築勤且哭兄子陣亡骸未復緝胡萊勝毒毒萊

太將名軍咸退縮烽火南傳晨夕同操杵增墉保巖谷
郡中豈無一應居晝啼付獲夜蝙蝠叟年十四逢初元
秋賦鄉薦此兒育先人命我以為祥常依我膝捫我腹
我行不見心惘然今也則亡痛汝叔去秋逐虜鎮靖城
陷陣解圍法閭穀傍有饒人謬自稱上功范睢為張祿
汝欲報國不肯休招魂豈得官一弔我有虛名天地
間哀白竄奔驅黃犢雖云宰輔多同袍欲往告之心轉
惡賴有山靈相我永連歲悲收數百斛我食未飽先食
人相依相保作任睦同我哭汝向山頭安得長戈鉤虜
肉汝有英魂早歸來汝父汝孤淚滿目

送方巡茶

輿棺秦漢關脫徒辭臺端自此往行內愈傷行路難致
君墳典上苦節雪霜寒海內日凋弊歸心一寸丹

日至

老懷終未絕南至日方新拜舞天顏迥迴翔地底春
曉鷄山路冷野馬徑霜勻再數一冬至後年即六旬

與曾行人飲山樓

烽火南傳幾踰秋與君攜手飲山樓自中誰是虎頭客

空向西風嘆白頭

隆慶丁卯趙浚谷詩集

山雪春霽

綠遶水為壑青環山作牆霧生雪月枕晴送日入房高
拂鷗鳴陣生成無雀堂祗通兒女問更有那奔忙
識得山居靜原因靜趣多絕塵省問訊遠寒少干戈卧
向東窓日行分北渚蒹葭時聞大吹簫更使鳥驚柯
天地別無色山河皆混同村煙生即滅雲漢影相通溪
絕平奔馬林枯影掛龍寒窓凝眺處素鬢更多蓬

恭上

世宗皇帝挽章

愛仙仙逝脫塵縈不有人間南面榮齋閣靈蒙恒配
帝玄壇得訣盡登瀛策庭十六收才子寶籙三千禮
上清回首初元勤政日兆民血淚想昇平

送周子明督學四川

手携文印向益州前有文翁後武侯
魚龍噴浪滿芳洲化行萬里青天外清似三巴錦水流
想到秋來桂子熟月明絃誦膳香浮

錢周女行

夏行川漢路三千歷抵懷愁鳥道邊天險舊分南北劍
地幽喜關東西川食兼魚稻青青家有桑麻白白綿
教汝平生非溫飽家聲湏使萬人傳

答漢中范太守

星使來天漢雲函耀若繁履遊鳬鳥俊賢與豸衣端布
彩風雲色山居歲月寬已逢南道主蜀道豈憂難

長日

長日山林好雨虹即喜晴鳥聲交碧樹蝶隊雜芳英自
得欣榮理並深育物情如無烽火倣屈指報秋成

寄李伯華

濟上風光俊者願人更嘉鶯花隨几杖詩酒醉煙霞海
日蛟龍氣盡天歲月賒會當凌八極吾道豈浮槎

雨

百泉蒸潤潤五鳳布山靈氣合乾坤黑澤流草木清潤
纓隨所願濟物遂飄零有感泥塗者鬢華益似星

端午

建元端午日時物倍芬芳雨霽天垂象風薰晝最長綵

新喧子女鑑古感興亡長至真堪慶任賢仰 哲王

午夜曾賢學過訪

午天良夜嘉賓至剪燭論文樂事多傳約真承孔氏訓
障魔其奈異端何共看星斗協奎耀休問蛟龍盪楚波
明日正經鳴鳥地應傳風采振關河

覽衆邊策

紆籌臺省上體疊皆章程何似任賢將能為萬里城

五月望報朝那

昔年析穀雨每歲薦羔羊隨俗鳴鍾鼓入門具鼎觴時
賜客集早夏至日尤長椒獻仍酬酢歸聞未麥香

午涼

長夏山居好麥風送午涼涼閣百嶂列侵座紫花香片
片雲峰捲蒸蒸未吟芳閣身無恙老倚杖獨徜徉

邸報

人能欺此心遂至欺其天折之勢安在青天常在前仇
驚交逆虜國困民亦苦嚴嵩肆會醢夷夏咸涕哭好官
金滿屋至今有稱述余本田野人好惡具天真無暗護
屢退瞻你直道伸萬幾毋如此鬼魅安能神白日常昭

聊暇茲休明身

與子明話蜀中事

君從蜀川來語我蜀中事
峨眉月萬年明照盡人間
不平事江漢春濤掃地維
楚巴山冠失天吏棧閣崢
嶸虎噬人閉關拒官不治
果然竹刺連木稍上如登
天下如墜成都之野豁然
開劍門故道今不閉水無
濯錦只流田官絕嬉遊擬
古寺文章空復憶相如雄
圖幸免沒劉備從來勝地
屬山僧到處橋邊有酒肆
側身常似李白詩憂世還
同杜甫記為報巴蜀父老
知健兒早拔

雪山幟

秋日漫述

久廢身無事力農常自強
烽火三秋近禾黍四山長
制榷護桑梓養梧棲鳳凰
年臨五十九又見菊花黃

次曾督學枉贈韻

巖穴蕭條第幾家
暖風陶稼奉重華
忘機處世悉容易
抱甕中身無怨嗟
敢擬尚方還舊履
屢聞御堤築新
沙休論四十餘年
事果爾心灰似古
槎早飲丘墳菟百
家冠食實已忘華
久期直道扶明

王不為卑官共老嗟
口吐虹霞光日馭
心同鷗鷺立涇沙
傳經幸有兒孫輩
附驥思攀牛斗槎

秋夢

夕風蕭颭晚林黃
野漲秋霖涇汭蒼
萬里朝宗空有夢
三杯潦倒興偏長
鳴蛩何意逐人耳
孤鴈失群自遠翔
手把犁耨三十載
夜來一覺到羲皇
迴憶少年遊上苑
每逢秋至倍傷神
金門獻納希王道
蓬海波濤怯要津
幾度掛冠成昨夢
三關逐虜豈謀身
好風吹散從前事
灑落無忘自靖人

趙漢詩集卷之六

李

手操耜黍自溫酒
笑指鬚長披兩肩
如此頭顱何所望
因之世事亦悠然
非關老態能輕俗
自料疎才莫問天
兩稅輸來一飲罷
不知今古有誰便
秋景紅黃似小春
碧天入水寂無塵
幾村白釀千家樂
一片黃花九月新
蜂度蕎香衝玉墮
鴻彈稷穗埒金勻
先生捫腹長吟後
笑指平生瀝酒巾
百舌收聲語燕歸
忽聞天籟振金微
暫消蒙古角端語
想見岐周鳳鳥飛
寸草結成秋正老
萬里明處日增輝
不知藏霧有神物
忘却人間閑是非

木淨蕪蒼水一方伊人宛在水中央極知鳴鳥久煙絕
遂使飛熊兆香莊運去仁賢何草草勢成孤鼠亦揚揚
乃知尼父行不到細數三風空自傷

周子明招飲阻雪

嚴光結送西山雪象緯無形大地同早識陰凝有此日
悔不陽月布和風隴梅凍折人難採溪徑冰吞道豈通
最是與夫愁破衲吾廬擁被趨殘烘

送楊撫臺還會城

繡袍朱轡倚雲馳十月陽春尚未遲六郡良家爭鼓舞

趙汝谷詩集卷之六

六十一

三秦豪俊擁旌旗憶觀滄海斯文湧故指黃河作業垂
細數壯遊今四紀老當益壯屬公為

雪晴

雪裏出天天更清千峯峻潔萬壑平殘氛捲盡藉風力

朗月一輪照慶明

送楊中丞遷秩撫晉

皇皇義旆走戎車三晉生靈待簡書已審詩書推總
帥懸知頗牧尚不如高標牙纛縣渠醜峻築金臺禮釣
魚長肅大風思猛士空同劍氣正橫虛

九九歌

一九復一九九盡春愈好一年復一年年高人更老春
風萬萬去重來人生百歲世間少屈指明年六十春同
上青霄有幾人咸謂經綸當第一白石歌成覺有神小
山叢桂招不起泊濱明月正垂綸君不見胡塵千里迷
赤縣君王按劍築金臺燕晉生靈苦流散又不見六
宗禋祀百神徧唯有

王皇晚始見他人有人為請求上天浩浩不識而摩
收白銀金穴迷海日蒼黃幾時且日來月往空復春長
歌歎罷彈長劍

趙汝谷詩集卷之六

六十二

趙汝谷詩集卷之六終

趙漢谷文集目錄

卷之一

放雀文

發難九篇

逐訓鵬文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相業評

原理篇

司命賦

陝西破虜頌

壽堂堂誦

房瑄論

修濬通州開河議

送南郎中權守徽府序

孔子墮三都

修身為政之本論

魯仲連說田單

景乙對楚王

逍遙公傳

賀顧孔振母封安人并壽七十序

虛谷說

聖人之所為論

車說送許廷議赴順德推官

壺關縣誌序

續憎蒼蠅賦

誚蒲萄賦

屏風賦

卷之二

李氏族譜序、攬說

送王僉事序

七秘

養魚池記

黃公佩王母圖序

送李生璋分教永平府學序

送楊景周權廣東按察副使序

西曹對雨詩序 賀鄉同年趙惟幾登第書

賀惟幾同年登第書序

侯郎中行狀

重修長子縣城記

諫論上

諫論下

氣解

送夏亭南畿內斷獄序

觀內經難經

與屠文昇書

與張運夫書

壽友人翁序

藍貞婦序

祭侯郎中文

五先生文粹序

壽王封君序

送王太守述職序

送張通判考績序

送張副使擢河南參政序

重修花馬池邊牆記

靜寧州名賢祠記

賀郡博王先生令嗣登第辭引

別知賦贈戚秀夫

岷梁靖亂詩序

重修靈岩寺記

華亭司訓王金被旌序

華亭令賈愷被旌序

送華亭尹莫如德歸南寧序

送華亭文學吳君謝事歸眉山序

華亭復古南門記

遊崆峒記

卷之三

崇信縣修學記

大觀書屋記

送胡寺丞赴調入京序

建寧縣志

上唐尚書書	漁石唐子文集序
重上唐尚書書	代韓昭王祈雪文
送陶虞卿守備環慶序	王參議壽母序
讀龍門子	禦戎論上 禦戎論中
禦戎論下	送韓府長史喬木致仕歸新野序
送白貞大序	洛原賦 送郭行人使旋序
送端少卿廷赦致仕歸江南序	滄江說
再送郭大行還京序	泚州鳳山書院記
題陳都御史奕世清風錄後	選政錄跋
思舊錄跋	
甘肅鎮巡賀總制唐尚書徵為刑部尚書序	
後樂亭記	孰樂園記 固原書院置祠堂記
尤溪陳氏族譜序	樊子集後叙
庭堂箴	宋寺丞壽母序 贈馬希賢序
封建郡縣孰宜論	所澹說
卷之四	
許太宰漢文銅章跋	胡山中麓賦
壽韓柳菴序	送大學士石門程公行遶東還叙

送苑馬寺卿黃岡	擢陝西右布政使序
被召祭先曾高祖文	被召祭先考文
送平涼通判孔君道源擢延安同知序	
壽靜默道人六十序	送華子潛序
送張濟甫赴浙江提學序	送張湖州序
淨香亭記	讀劉靜修文集
送王府丞赴南太僕寺卿序	仰周亭記
郝生家訓序	張氏雙壽圖序
李光祿麟奉使大同圖序	河圖贊
洛書贊	薛文清公從祀議
都督牛恒致仕南歸序	
上輕車都尉遊擊將軍都指揮陶公墓志銘	
潘逸民素菴王君配何氏合葬墓表	
高吾陳先生靜芳亭稿跋	
送紀元正赴湖廣按察使序	任光祿竹溪記
荅江西王少參書	尚書胡端敏公傳
記地變	薛貞婦合葬墓表
中順大夫東昌府知府孫君墓志銘	

平涼府城濠注水記

寶勳堂記

卷之五

閔二守壽母序

隆德

縣學生請賀其學官獎勵序

賀王太守獎異序

平涼府楊經歷獎異序

平涼府黃推官獎異序

贈鎮原雙令序

送鞠通判序

鄭宜公墓志銘

王太守紱被旌序

閔同知材被旌序

守巡壽路都御史序

送平涼縣丞張佐朝觀序

湟中即敘續卷序

送張朝卿赴廣平通判序

續卷序

五

月巖樓記

大觀序記

宗室存一子壽五十序

張學諭教授寧番序

鄉進士王君元配閨墓志銘

按察副使羅公循外傳

左大卿壽二親序

李少卿壽母序

左大卿贈別卷序

郊莊觀音堂記

平涼府東關城小河道議

河曲破虜詩序

楊提學大寧考敘

戴荆考序

寄念恭羅先生書

海樵子序

玄風錄序

奉政大夫青州府同知張公墓志銘

張同知平盜序

南川錄

題薦賢疏略後

桃溪應氏族譜序

贈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應公九華山阡表

淺言

卷之六

嚴州銀冶志序

東塔寺記

康太史集序

少陵志序

王端溪關西詩序

王太僕赴四川右布政使序

諸生送王太僕赴四川右布政使序

續卷序

王耕甫字說

奉送竹涼劉先生致仕序

備邊雜議考敘

張總督擢大司徒督太倉序

貞女節婦解

送應大卿詩卷序

贈陝西按察司副使謝公外傳

重修涇州城記

劉孺人墓志銘

九川呂先生祠堂記

硯贊

岷梁平盜議

同春亭銘

涇州重修廟學記

劉母王氏合葬檢校君墓志銘

壽張長史序

胡蒙谿集序

樂休園記

送雷借審理序

鵝說

虹說

妖月祝

包太孺人墓表

高太守入觀序

又送平涼令李侯入觀序

牧說

送易教諭序 紀異

令兒輩告府辭免坊金狀

養正軒記

徵為兵部職方主事管營辭先塋祝

塞語鄉約序

責言

大勢

卷之七

祭張文隱公文

葉母還金卷跋

被讒祝香文

上徐少湖宗伯書

破虜口外議

陶侍御卷跋

議處民兵

重翻本草序

北虜紀略

祭衛河神文

祭旗文

賀少保徐公入內閣啓

責言後

下

奉壽總督太華何公序

奉壽少保大學士少湖徐公序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後序

壽程太夫人序

衛水神祠碑

學士姚公墓志銘

胡氏家訓跋

學士明山姚先生詩文集序

題東泉姚公文集後

續責言

跋宋少保丞相信公文集後

集後

詰封戶部貢外郎周公墓志銘

東墅丁逸士墓志銘

禡牙文

祈雨文

論禁五臺一帶伐木書

屯牧錄序

奉國將軍滄江子墓志銘

警心要語序

逆黨本末

勾注山祈謝晴文

處饑民議略

卷之八

賀汜川姚太守受旌序

送太僕方三桐致仕歸桐城敘

恩綸錄跋

用耻堂記

壽傅憲使敘

同春亭銘跋

示學者

華亭縣創惠民渠記

李安人墓志

莊浪縣重修儒學廟記

薛仲常文集序

記異

陶生岳字說

夏祭五祀文

洗心亭記

祠堂鍾款

宋高宗書文賦賜吳唐卿

漢光武原娶陰氏後按巡真定納劉楊甥郭

韓文公平淮碑

李羅枯木兒

宋攻燕不攻薊

周漢君臣

漢二帝

諸儒

儒學

莊列諸子

注黃真像

華亭王令官權守同州序

復古亭記

即古亭記

茹隆

硯贊

桃花塢

記異

黃太守被旌序

送陶參將赴神機營序

陶民瞻蘭亭卷

丁巳災變

雜劇談

卷之九

史論

送徐令東歸序

與田豫陽憲副書

陶將軍夫人墓志銘

送總督王侍郎東歸序

送陳通判述職序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

送鳳翔王太守權知蘇府序

望洋樓記

壽東郭鄒先生序

胡柏泉詩文集序

陶民瞻唐聖教序題辭

胡柏泉族譜序

送胡柏泉憲長之浙序

蕭令世登被旌序

郭氏義田記

送解教授序

浚洙王訓導墓志銘

東明趙縣丞墓志銘

韓昭王次妃陳氏墓志銘

曹慶士墓志銘

詩論

送李給事中還朝序

正名

政火

范曄史

清碧先生谷音跋

孫督學壽親序

觀玄

祭唐荆川文

蜘蛛說

壽羅達夫序

周尚原墓誌銘

卷之十

鹽論

時政

固原州公置記

杜佑

贈祁太守叙

程朱責王魏辨

唐宋

礮防

許太保家譜序

王湛泉行狀

祀風雲雷雨山川文

朝那祈雨文

祀東泉水文

報朝那湫文

太朴李君墓誌銘

朝那廟碑

鳳翔儒學記

唐荆川墓誌銘

祭傅彭原文

彭原墓誌銘

陶神廟記

錢郭總督樂辭

祈晴文

來雲峯墓誌銘

題茶馬諭番夷

江防錄跋

從子墓誌銘

呂芹谷墓誌銘

報朝那文

稿懲

贈戶侯何君叙

易辨

中秋報朝那文

隴州儒學記

贈李吏部序

孟君墓誌銘

郊祀議

趙浚谷文集目錄畢

嘉靖癸未趙浚谷文集卷之一

放雀文

僕有以生絲紡網承之以木蓬簾加一蝸蟻于機端而反屬之於木上由而覆諸獲其生雀余哀夫察往而迷求貧賄以喪生者將不止于雀也故釋之而慰之以辭曰充二儀之間荒者織者翔者潛者蠕而動者冲而休者蹀而植者最含陰陽之類奚什百鉅萬於汝乎視汝而巨巨之至者能吐納宇宙韜羅萬象而不窮也視汝而細細之極者能破秋毫匿飛塵而莫覺也故以大形役小形無形役大形大智役小智無智役大智計汝處其中寒暑鳴沙之噓埃哉是其役汝者多矣而汝又將有所役計汝之所役者無幾而汝沒沒矣宜其及乎此也汝以其當役者役物而吾又以所當役者役汝不獨大小之相形有役吾者夫吾之心固為汝所役矣吾知悲汝以彈丸之飮而忘其軀不知吾又以羽毛之觀而忘其萬物之鏡也吾之可悲不大於汝乎昔者桀紂以其威力役天下而不知返也故湯武役之秦皇以其富強役天下而不知返也故楚漢役之齊魯楚魏以其國受役智伯范中行以大

家受役是皆役之大者其餘有執者役執有財者役財乏則以其身役舉天下莫能免者是以胥亂于下而不責其所也悲夫天下之相役久矣而孰與濟之吾今釋汝非為汝德姑免於役而已汝其識之勿復相役以相斃

嘉靖甲申趙浚谷文集

發難九篇

有序

浚谷子居於東溟之浦而齊有替無人者過而難焉曰昔者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寰宇以為諸侯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外視天子者凡八盡以子有功之臣若黃炎之苗裔而共享焉以示天下弗敢私也及秦為不道大泯諸侯之宗枋而破壞先王之公制滅禮好度以自聖也黔首疾之園視而起惟秦之攻秦以大敗而先王法制河決魚爛不可復全此皆秦之罪也今先王方斷斷焉噉喋焉眩以為高詫以為奇鄙人不佞竊有感焉固願先生之明以示也浚谷子仰天而嘻作而應曰客之斯言譬猶以管測天以勺量海以隙視日曾不能見九牛之一毛惡足以識之哉且耳聞者不如目見居善將為汝言之夫雍都之地右極崑崙左達王屋濁河經帶青

海爲濱西暨流沙北絕大漠清渭濁湮黑水漆沮阻以
殺函之險緣以太華之麓浮汶岷而下昆湖環旱岵而
襟隴蜀回中閭道僅方鳥足終南大白去天盈尺沂洛
滄瀾溢池清泥九巘百泉鳥鼠原岍龍龍從從交交蛇
蛇崔嵬砥礪差我率律涿谷沸騰高壁豁呀飛泉澎湃
迴流滌復奔波砰碑排崖浮瀑觸鳴石衝空阨撐丹巖
激洄狀排欽寄走脰峭高岸湧波安流滲漉岫嶼鷗張
湍檻厥沸萬里吞帶蛇山下瀨捷猱欲度而愁拳鯨鯢
逆流而畏泝此其仰關而攻猶寸筵之排大山建鈴而
下易神颺之掃芥蒂客寧欲聞之哉無人曰恃險而不
修德政者亡其國且子不聞吳起之言乎請更他說
浚谷子曰大北地三郡戎馬之場也隴右千里芻牧之
地也於是使伯樂掌其選天駟教之肄廣其畜無薦箱
姜雞川曠風閑水泉通利徒濕就甘擾馴馳御既奇駿
逸孔繁富麗其色則駢駢駢駢紺駢素皇駢駢魚目纖
離驕驕驕驕駢駢駢駢黃其捷則霆標星流鯨鯢倏颺
揚追狡猊而踞夸蛾訖駢駢而繫駢駢推風牛而却奔
車其蹄則削琨瑒裂層冰探前三尋琮琤琤琤雲集鳥

散獸駭犀驚越都如歷塊幸之如螻蛄於是乎聚而觀
之如氤氲之興于山而顛蹙之負于隅突而陳之如犴
蚪之麗于水而猱猱之儼于途棋而布之如經緯之燦
于天而鯉鰈之騰于湖此其過冀北之產渥澤之神大
宛之駒八駿之馴遠矣客以爲何如哉無人曰恃險與
焉者國殆且子不聞女叔齊之言乎請更他說
浚谷子曰夫上林之苑柏梁之臺長楊之館驪山之隈
冠帶千里組紃八垓其東則秦郊五時秦漢之所修也
其西則甘泉回中武皇之所遊也其北則上郡長城廣
莫茫蒼孕尊之曹也其南則陳寶維時棧道鳥足崢嶸
溪壑之交也於是華轂包其左鳴沙阻其右岷劍蔽其
前斗辟倚其後崇原廣川條暢靡荻洞澤淵數無延縈
紆邑藏萬金之寶窟包割上游之沃都方盛代之因仍
異方咸貢其珍殊其植則檜柏松筠楸櫟欒欒蔞蔞
蘆枳杞蒼筤正條赤樗牡丹首桐栲栳榆樞駢檀檟桑
葦楚榛栗柞枯棟棠柘櫟樗櫟檉檉檉檉若菜更椒
蓼白楊灰颺萬籬芝荷蒲蒿荆梅藤檉檉檉沙棠陸散
鵲鳴水浴鴛鴦鴛鴦雉孔雀昭明鸛鸛沙維禮鼠環目鸞

鷄鵠趾鵲巢騅翩隼揚睢鳩鳴鳩鸞鷟苞鳳鸞巧
鳶鵙騰驤鷄雉斥鷃蜉蝣蜚蠊蝻蝻蝻蝻蝻蝻
高依濕潛谷負岡往來鬱林浮沉玄黃無洪纖妍姪
含陰陽盪動充牣以其類行其獸則乳賢鼎鼎距虛
叩狴彪羆犴狻猊豺狼熊羆羆獫狁狁獬豸
封豕黃羊磨牙吮血觸藩捫采角利鬪力胥霄胥戕
是使慶忌史噉獲賁廡育跨奇肱之飛車駕橫鶻之駒
駉虎豹駭貍貍呖擘端角擒騶虞繁弱簪盧決脊貫鬪
純鈞龍淵斷腕破髀置擒殺衝鱗兎輶麕鵠鵠弋獲豪
蕤羅孛蛭蠃微飢而授命糝述奔北而爲俘此其過楚
人之夢澤梁王之兔園遠矣客以爲何如哉無人曰以
狩獵爲娛者珍物而疲民且子不聞虞人之箴乎請更
他說

浚谷子曰夫阿房之宮承露之臺未央之殿終南之材
廣廈洞房雕題環鋤周羅緣幅窮窿崔嵬峻極九顚經
斤八垓前屬清渭後控松崖右瞰瑤池左射蓬萊光含
崆峒真一之寶氣秀奪鄠杜傲儻之奇才窮珍麗乎陳
齏齏怪秘乎方米乃詢其狀也則金錐耀日複道絢空

椒房夏屋桂殿蘭宮突如巖巖隱如蛟龍歌臺舞榭盤礴琮琤曲欄橫榱逶迤珞璣郭以絢堊妝以琚瓊霞霽軒舉朱橈丹楹朱鸞盤著翡翠棟飛驚珠晶簾箔夏簾琅玕繡榻錯落瑪瑙殷寒紅樓高蓋青瑣薄紈甲帳雲母溫室香漫簷虛縱縱廊腰耽耽繚以穀縷玦瑚璠璇溶溶溶乎旭靄之熒盪突突乎虬螭之燿蟠晶傑乎嵐氛之溽闌於是乎奏鈞天之樂徵北鈺之舞曼姬倍輦毛嬙奉黼麗冶嬌婉窈窕媚嫵容與徐紆綽約金縷吹玉笛之飛塵芳靈臺之鼉鼓渺渺兮長江噴流白虹颺空而

以連濟漳其津之巨浸走晉韓趙之塞外其南則藍
龍迅候舳艫紛班約汶滌入漢灣會于江陵濟于扞關
順于南海崖交黎六詔百倭三韓九夷之屬其西則
羸任賦馳通鳴沙車黎斤之龍堆伊吾危湏龜茲三毒
奄蔡條枝之屬瑤瓊瓊瑤瓊琅琅玕玕玕瑤瓊瑤瓊
瑚水火之精青黑之翰浣布屬羗翠羽紅藍石乳沙金
林實越紉宛馬印杖璞韞瑜璫玕璆朔棠魚江鱸錯
落綬綺繡繡紵之飾雜沓貂豸狡猊狼鹿麋鹿虎豹
犀象羴角脉理之餘神農不能名蒼史不能書者遊閑
公子富貴王孫五陵之豪六國之昆鷗山鼓鑄貫庾雲
也皆貨鉅朋僮僕千員疾艇方船交徧江湖孔道長坂
荷輓輓輓煇燁推許邪歌呼帆檣相靡轂輶相扶彭彭
滂滂不絕於途平波浥渥舟櫓爭驅東盡鴨綠西窮善
無北極渠搜南發番禺滴誕珍瓊之娛羽毛骨角之須
崎嶇壅境僻遐隅冒涉水陸畢致之遠衢其過猗
之頓陶之朱遠矣客以爲何如哉無人曰象有齒以焚
其身人有賄以喪其心且子不聞受命之語乎清心

說
浚谷子曰夫良家之騎三五之兵熊仲猿臂突達曼纒
便騁習射鷹搏逐生遞闔關立意氣糾輕瑯瑯保騰拔
距超城力縛庖咒手掣鯁鯁噴鳴叱咤三軍駭驚肆乎
勾越荆客之法練以龍虎豹焚之更於是不乘纖離之
馬佩溶廬之棚服五屬之甲乃使姜牙制其兵白雲爲
之將尉繚鋪其器呂翁仲鳥獲之徒當左右李廣公昆之
屬戒其行乃啓重關趨東征摧大衆破堅城莫不揚髀
科首跣足裸裎抹鉞輶輶穿貫縱橫決腋洞臂斷腸
胸戎魏氏之武卒齊楚之燹利燕趙之突騎聲動天地
執倖雷霆此其秦之威讐天下力無諸侯者也客以爲
何如哉無人曰數戰則兵疲數勝則主驕兵疲而主驕
亡之道也且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子烏乎言之哉請更
他說
浚谷子曰夫西極之濱崦嵫之嶽有神人焉出於藐姑
射之山入於無何有之真浩浩直垂渾渾淪淪堅白若
水雪皚皚若處子下極昌終上觀無始不羨不怒不靈
不榮絕粒辟穀廣太無垠吸風飲露探窟躡根咀若死

灰噫若遊聲髮膚膏然追駕戴勝乎西庚顏色爛然若
垂髫之嬰履水火呼雷霆乘雲氣御飛龍排闥闔度域
紘斥六極奔襲城涉乎具茨之途煦乎杳冥之閱雙鈴
呀而不懼播嶠負而不驚視蛟螭之騰驤如蜿蜒之爭
聽雷霆之聲如蠓蟻之鳴此其過黃帝赤松廣成遠矣
客以爲何如哉無入曰挾左道以惑衆者殺無赦況荒
唐之論幻妄之事哉請更他說

浚谷子曰昔秦人之先有賢君焉實能起秦隴膏之緒
庸錄逸鬱之群西設間來由余於旃宮而俾之聲文南

唐書卷之

九

以牂鄴貿里後於楚纍而樞樞攸分宥視乞丙於唐誠
而復之張三軍采石豹子桑於阮婢而幄壽是聞既荒
拓疆宇亦洪紆鄰禁故西加於戎汎掃羶醑之氣北惠
於晉案樹武商之君東會於濮克濟夏伯之勛刈楚辛
氏之組練宗葉二廣之軍獲其輶輶淺輶輶及啖伐矛
戰閔是頒吳干缺離海罷之叢綴雲澤之方產於湖鄖
貯之郢荆者咸羅之雍宮以昭秦勲故東成於鄭西并
於戎南封於梁漢北底于湟中小邦有麗庇之實秦國
成尊主之功當是時幾於伯矣故死爲穆公施及孝伯

有地一同弘昭先業受天子之龍因張其號遠荒河東
匈奴氏之銳師遷其宗宮樓六強國之車甲民衆以填
豐崇於是諸侯懷震悚恫咸致寶器割腴鴻任質臣妾
交錯勿充指麾召號倚俦踟躬慶吊嘉厥典單洪故
西顧則淳維逋允東向則八州告窮上則后皇錫休下
則塵廬阜豐較績繁德莫秦與雄施及子孫遂代周姬
滅黃熊此二主者皆因弱爲強轉敗爲功者也客寧欲
聞之哉無人曰唯唯鄙人乃得聞此言然更有進於斯
者乎

唐書卷之

十

浚谷子曰昔二王淑季龍馭愆陽聲華燔靡戎狄兢亢
卻黎原岍周羅瘼制之場汧洛涇渭沫漸醑葦之香使
雍秦之衆上不知紀綱旁不聞援濟內不襲冠裳古公
遺閔乃凝精爽集群策敷金方誠足以捍強禦義足以
達玄黃明足以振潰江祿足以胤後王完駮瘵朦昧瘵
盡眩膏肓公季保其緒文武定其疆咸烜赫融耀高朗
昭明騁虞播頌贊響呈祥姬姬漸滂沛洋汪於是使
宜生公造顛夭之倫侍左右畢榮周召之屬備巡行疏
附奔走之徒宣教化鷹揚禦侮之傳奮其剛有汝穎注

河之侯甸及盧彭豳兗已實百濮之要荒今辭而進
君王據上游之雄撫教新之暇退服而相玉位空帑而
奉不良苟持軔規而已曰恩晚青冀之群蒼燎焦塗泥
安徽于天常我王乃躬擐棘輪杖干戈威揚稱群醜之
意訊于奄商師不煩期士不縻糧而東人漂杵崩角自
刈其狂乃遏戾劉謫瘡痍克瘳惠佑嘉臧崇勞勩倣怠
荒反寶于郕宮卜弔于洛陽風被于海峇化闢于外鄉
北發梁搜南抵越塞西暨瀉沙東絕澗流凡絡脉蠢蠕
咸知向方陳其奇瀟騰誕之珍幻眩秘冶之裝宗奐不
能勝其諷史佚不能舉其章王以天之懿命世濟平康
追思而嘆曰夫淑人君子所以表家邦也黃耆鮑皆所
以徠禎祥也今不共靖夷而嬗逸豫焉天下其謂予忘
之我乃然我者俊承將纁黃御琴瑟薦羞觴調和羹舉
大房鼓闐闐舞洋洋乃徵白華之歌歌曰英英白華繁
露晞之自我先王受天之祥敷求獻哲駿惠我無疆英
英白華繁露垂之嗣我祖妣禎祉纍之用行嘉賓德音
孔皆大孝昭明庶物休昌燕我嘉賓用求無斁率諧百
世神靈以格明星在東維房及尾君子有酒諧且止既

樂有數貽孫子於胥頤且繼以由庚之歌歌曰於樂
都維皇雅雅比茲惠德八方米同安于上下率育由庚
於樂嘉平維皇匪遑烝我黃耆來燕來康荷天之光靡
愆以忘於樂足燕式燕以沈享我旨酒調我鳴琴有愛
不忘君子之心少焉疇交錯萬舞升樂屢進壺矢登清
聲爵選壽朋乃徵南陔之歌歌曰猗那郁芝生于南陔
君子之樂樂以培其福孔皆猗那郁芝生于南澗君
子之慶載慶載燕於燕綏止猗那郁芝生于南宮君子
之燕自天降龍其樂何窮繼以華黍之歌歌曰幡幡華
黍覆彼甫田自天佑我用豐年維酒維醺享賓之進黍
之華油油君子有酒旨且柔康我嘉賓永永無憂黍之
華旦旦君子有酒樂且燕既燕以酒又飽以飯何以惠
我常相見黍之華落而為實君子之燕安且吉既宜于
家又惠于國君子之譽永無射歌既展奏樂將告終雅
靈西陲皎月在東觴觥具舉享禮有容賓既飲歡乃作
崇丘之歌以報主人曰瞻彼崇丘有鹿斯遊熙皇君子
邦家之休熙皇君子萬福來道瞻彼崇丘有鹿斯說熙
皇君子萬福維荷君子熙皇獲祿不那既有佳猷

帝布大命于下萬物有之紀綱羽族禽獸則有簪鸞鳳佐以隼鷂鸛鵠剪除不良汝不悛悔磔裂育蓐收守刑泌惡大光虎爪白鉞纖利章明汝不速去乃爾見殃若簇之職掌去妖鳥殪毆室家顛巢木杪汝不避患尸汝腐草斂弱波聲嚴以微繳汝之微軀將安矯來汝訓鵬汝勿西適沙州西國狻猊柑汝頭汝勿南適海隅南方朱雀啄汝味汝勿北適貉貊北荒荼鬱割汝脛汝勿奔于日月中有鳥兔將汝摔來汝訓鵬汝勿以迷東投渤澥田近千畝天之棄地以宅般混汝其努力蓋室東徙戡汝族類數淵逃遁汝不予聽乃有苦

嘉靖丁亥趙浚谷文集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相業評

評曰隆古之臣尚矣吾無得而問焉大道既淪姦雄爭長秦搏而勝之謀以詐運政以力強君臣之間益可悲悼吾惡乎致譏漢祖驅除秦殘天下焉當是之時謀臣如雲猛將如雨然蕭曹能任用群才補空給饟牢固根本鄧侯優焉身經百戰陷摧銳平陽之果宜冠諸將及代蕭相國輔佐少主能以安靜不擾解洽制漢

之眾歛其鉅利恂恂如也豈非勇而有禮剛而無戾若乎孝宣承阨絕之後世臣擅朝魏相一言悟主使祿歸漢室勢去私門及正相揆却幸趙威遠之謀修董曹便宜之奏舉月令白異聞皆據經合義其文理密察足以有別焉丙吉龍潛之舊能不矜伐以微寵光父嗣弱翁之後寬大知體無他技巧以竊名譽綽綽乎有餘裕也玄齡如晦家世華望宜鍾淑德進贊靈旗式固爾猷天位有歸身亦作輔汲引賢俊譙讓勳閥而民難名其功史莫單其美逮乎甯武子之義矣元之兩平內難身事四朝其智有餘既獲明主傾心展布剗革弊政闊達多略誠間世之奇才宋廣平公忠直諒臨大節而不可奪雖與元之接武鍾美然風采神俊淵乎似道浩乎處順亦殊科矣惜乎卒阨其志未睹其終愛心悄悄困于群小廣平之謂與然以鄧侯之慮而不能免械繫之辱平陽之果而不能杜呂氏之謀酈魏之專而不能拔嚴刻之弊房杜創推刃之謀而報及其嗣元之以計中張魏而僅免其身視繆葛伊呂良有異乎唯廣平漆已無玷百世之下聞者猶足以與使死者可作余願為之執鞭

云其餘雖不逮古人亦足以愧世之羣脂模稜無忌憚者爾

原理篇

嘉靖六年冬十一月朔吏部奉

制旨臣燦等十九

人皆除吏臣元陽臣鑛臣鐸臣格出知諸縣將之官於是臣時春述理道所由敬揚

明天子之意作原理

篇以慰其行其辭曰

嘻昔陽馭失綱陰濁亢繁炎精蕩析閏紀金元抑其非

我族類庸茲靈我彝倫群醜潰訐者胡忍紀言俾縉紳

之憤焚蟲逢羅而莫適所奔豈暇興禮樂於庠序持靖

夷之文論於天寔喪其精而聖是敦然後聲華可得而

復蓋圯覆遭閔者百祀而後平反也於斯蒙內又牧靡

邇也矣歌頌煽越煥人文矣炳徹穹顯靈祥氣氤七曜

五政較無氛矣六氣諧均現卿雲矣甘醴麻沸芝華芳

矣有蟲端角偕鳥朋飛儼祁群矣薄落要荒旃毳之

衆遐僻之鄉息乎煦昧作於晷暘嫗育村冒沛澤暢揚

咸奕於庭侑萬年觴享其方珍曼爛蕃麗縈紆熙靡胥

樂於王亦丕庇洪休浸漬其餘芳無瘳蠹札瘥虔劉擒

攘各傲封域克享天常栗栗由仍莫或怠荒睹乎時政

占於禎祥振古逮今未聞如此受命之明者也曷唯武

節高諒威發憤乎殊方比于櫛櫛之敵夫克綏遠猶而

弗爽今圖廬具齒之衆悚慄而柔降我亦假乎濬哲旁

燭敦策無疆矜彼瘡痍普照黎氓故賴其秀者奔走疏

附而理道用張乃掩埃紘之內提蒐羅之綱驅馳郵蒲

歷繡黃用集奇瑰英磊壁璋琳琅或搜諸品穴潢澤翳

林之藏咸洗心賓國為時茂良故有寄命百里列爵星

郎析符佩綬敷宣朱光厲磨策淬矯首迅昂勲閎喧赫

爰登庸於廟堂顯名於竹帛者安克稱量豈必奉承明

之廬直藝苑之房出入省闈方洋天閣啓蘭臺之秘義

辨王府之奧章令談數逢厲而靡究唯取謙於青囊是

公般之巧過施於九攻而駿明之材終般於塌葺之場

也雖有澹明之公季路之剛西門之辨董宣之強徒皓

曙席杖孰能洞測其膏肓乎誠側迹此茲獲任時康當

窮索五內效答穹蒼何棲遲偃仰之足歆長搔首翹足

而披猖宣少府望於平原長孺薄於淮陽夫遂矢歌曰

維其時鮎鮎忘意反用勞爲油油之雲自天覆之祁祁之雨自我滋之覆非我私滋非我化化傷神明敗我禾稼

司命賦

客有以東芻加塗絲繪飾素金碧紫紆繡刺抹傳冠夏后之章甫合軒轅之制度標曰司命之君祇承則畀福祥惠而好我用啓窮固主人辭而難焉曰夫陽輝而穹圓垂象陰翕而柔祇敷形故形則爲水土土石象則爲日月辰星萃兩間之精華麗至道之模型要其所極猶

卷之三

七

參差難并究其所始則窅與窅蓋七聖之智而於是迷四科之博而不能訂謬彼譁幻假此爲靈類無入削猴於棘端同偃師舞巧於周庭縱無求而不獲匪余衷之所寧客曰迂矣子之言也夫三五淪喪剥落直元陽明凋謝陰邪昂軒執失則擎拳曲踞以取媚志盈則招權撓威以自尊一波濤而萬濤漲孤壘摧而三軍奔況七曜焉輪迴而兩間焉乎平反醜正惡真其徒寔繁足恭令頽其竟寔敦豈耿膺之所能撐柱空於悒以蒙遭也最余忠告慎爾出論余乃再拜而受之安于中堂致

蜀言肅冠裳注椒醴其蘭漿列載鉅觥糗糧鳴洞簫鼓笙簧陳靈尊招巫陽望左右幸歆嚮已乃兀然突然燭影亂而神颺翔慄然竦然毛髮豎而相扶將若有恫喝于隅號嘯于梁乃審厥相則恍惚兮難量乃聆厥辭則曹卿乎難詳叩之則無所應已焉則復來降良久巫致嘏曰神靈訊汝謂汝有所凶吝而求祥乎汝之祥由天神不能逆天而取殃謂汝有所咎尤而求懲創乎汝之尤由已神不能易汝之肺肝而柔汝之剛腸夫不揆於人而於鬼乎厚望不圖於諠而受俗之羈韁悲世所以馳騁追逐而卒仆僵者也吾且示子以廣大之論遊子於曠逸之場下挾乎地維上觀乎天閭騁駕永之至辨析聖教之微茫明以語子子其聽叩蓋聞大造以天地爲洪鑪以山川爲巨防鼓動之以五行鎔液之以陰陽綴日月使燭灼驅風雷使簸揚於是鍾淳懿者茂以昌值澆離者肆而狂譬諸爍金精者爲百鍊之劍鈍者爲一割之鉞其間等倫皆可辯明返返物之本原此其較然大章者也乃若遭其其江變態萬端靡可久常或保其愚或賊其臧伊熱之任兮乃孕空桑重華

卷之三

七

之宋兮乃殞而終兮岳兮巢山深藏復發懷諫兮
 乃臣龍逢殛堯垂綸兮暮獲真王甘童舞智兮為趙鳳
 凰此則標錯難齊事理或爽者也至若箕子陳疇於周
 而如僂於商仲尼勁於夾谷而畏於宋匡齊桓雄於五
 伯而組出於床秦繆弘於乙丙而殉其三良此則始終
 異故本末披猖者也又其甚者尤可悼傷接輿獨見兮
 楚稱為狂三閭忠盡兮爰投三湘伍員獻謀兮翻盛革
 囊弘演納肝兮國破身亡者乎詩人之諷刺編為史冊
 之輝煌然懷寶含瑜逢時槍擻既不其力覆用胥戕或
 有義烈精誠感動玄黃長弘並血而化碧鄒衍痛哭而
 飛霜然猶爭世負俗絕頸扼吭其餘擠志飲憤激薄乎
 三光者不可以比方也窺古今之殊致感流波之相蕩
 合至道於冥漠揆安宅於久常縱目乎紘垓之表神遊
 乎無何有之鄉窮通好醜孰能為之弛張進退虞豫孰
 能為之低昂願含章以藏器俟乎時運之芳勿韋脂以
 模稜永含愧於滄浪余聞斯言警悟倉皇方欲單其
 要眇療砭膏肓但見皓月覆地落葉霜凝向之所睹儵
 然而襄矣

陝西破虜頌并序

惟 皇德敷中夏宣威荒遐總大成也遭虜作孽盜
 我邊圉諸將致伐獲其全師宥弱舍老釋奔納伏惟梟
 抗命之旅三百餘人西方戴寧諸夷用靖臣愚司文敢
 紀其事協諸聲律用昭 大明威德有犯者雖遠且
 悍必誅頌曰於昭我 皇式布其武以正妖邪以衛
 中土經絡綸緯陽燿陰撫如竹之棧如絲之縷外薄寰
 海亮恥備興 一解

九夷百蠻生獬監縷咸戴其珍稽首 天府曰仰

皇德如天如父有天神覆有父斯怙庇我

皇威則莫予侮 二解

四夷奉貢八方來臣維 皇之德天地同仁天無不

冒地無不振何有狡猾能遁其身 三解

蠢茲醜虜頑慝昧闇恃其宮落羶穢續紛有如瘼狗

性莫能馴盜我斗辟犯我雍秦西凌瀚海南絕河津 四解

維 皇震怒召用猶人麾旄秉鉞大啓戎鎮恭行天

罰國威是伸蠢茲醜虜猶未知悛翔翔盟池睥睨惶

濱五解

我鼓我師我載我盾靈星招搖我師之屯六解

虎士銳攻濯征其陳風馳雷逝霆厲濤淪虜乃震駭引

避遂巡翕其爪角選徒駘駘七解

乃拊以挺乃撓以紉如狸捕鼠如鷄擊翮或趨而跳或

艾而導言取其殘言有其昏八解

蔞收司刑保國岐幽颯然陰合青蒼則句乘茲肅氣以

懲不循真安西陲永清胡塵九解

升彼高陵以望青嶙 皇帝曰吁斯亦吾民不遵其

軌自戕其身藏諸京觀以警後昏十解

天錫 皇帝智勇聖神佐以良弼濟濟彬彬恢我疆

宇諧我臣鄰開弘廟略匹古元淳十一解

天錫 皇帝文德維新式是四方垂拱 楓宸至

和攸徵休禎畢臻盛德之傳何千億春十二解

壽萱堂誦 并序

夫上者進而事君退而承親其致一也幽國趙堯賓與

余同生同鄉同貢舉又同試於南宮俱不得志而退余

從二觀於海上堯賓亦歸養其母閱三歲而來復試於

有司俱冒險阻違庭闈以干升斗之祿又同也及堯賓

學於成均既而歸復奉其母作壽萱堂以志其歡余乃

羈於朝役弗克殺水所謂退而承親者堯賓有之矣進

而事君余無居焉人亦有言進退維谷靜言思之躬自

悼矣茲觀堯賓之歸宜有誦詩以嘉其志遂為誦曰

鬱彼綠林有揚其輝翩彼歸鳥載翱載飛驅車都闕征

駟駢駢夕陽返照晨光喜微差池于征之子何歸於悵

中懷爰念庭闈維茲日暮嗟我遠違願言觀止愴言生

悲

悠悠遠途馳騁我懷班馬嘶歡遊子既來稽首言別懼

娛莫我登彼高堂言觀其隈背樹萱草含英奮芳意彼

凱風吹曜條開顏色既好根蒂孔培以介老壽以稱金

壘

維堂之基單厚孔丕維堂之高施博金綬其虛牖疏

密攸宜四序變化六氣推移維堂之派孔崇其夷佳節

留止良朋媚茲兒孫羅列以歌以嬉旨酒思柔千歲無

期

百川赴海浩浩奔流善我樂陶造其結縈紆束

永無憂申以康寧慶無不醵渙爾泮爾以遊以遊告好

之良信姦奸修無忝所生以嗣前休用昭孝理教民不偷

房瑄論

天下之大姦有三有奪主之姦有固寵之姦有惑世之姦奪主之姦力足以傾人國而不能得人心固寵之姦術足以動人主而不能欺天下至於惑世之姦則力足以圖富貴術足以搖當時而又有身後之名此乃王法之所不能禁聖人之所必誅而孔子所以深惡於鄉愿者也唐房瑄以清德令名為宰相坐快快而貶卒不

通鑑卷之十一

李五

得志以死人皆惜之吾聞之有德之士如南山玄豹積之深養之厚雖不求美而文章自見故施之為懿行布之為大業夫然後有令名而人信之夷考瑄自小官至宰相無赫赫之功曾附韋堅助河運觸李林甫而致宜春之謫堅培克小人瑄乃與之同事及為相正當多難不聞有深謀奇略而日與門客湛酒聽琴不佐國難信許叔冀而失睢陽任劉秩而敗王師使忠臣義士塗血賊手與正行何異恨肅宗不武不能明正其罪而乃以快快貶之故令小人得以借口為在其為清德令名也

執藉瑄所以惑世良由時道陵夷奸巧得志援引匪人樹立私黨狎容門生克初朝廷互相標榜遂獲虛譽真惑世之大姦餘惡及其子啓結黨逆臣卒以敗露原其誤國之罪宜與許李盧裴等而作史者褒貶不公遂出其罪信乎奪主固寵之姦易明而惑世之姦難知也世不幸而有此人入主當有以辯之學者亦當有以辯之人主弗辯則累於國學者弗辯則害於身嗚呼非天下之至智其孰能辯之

修濬通州開河議

惟 陛下惠元元發德音欲濬通州故河轉漕京師下群臣議其可否愚臣無狀豈足與聞惟籌權衡國事謹撫長老舊聞古今之宜者為議以獻謹按 國朝肇基南都定鼎北畿聚天下之兵置之燕代所以扼狂胡之吭運四海之糧然供給重大經費浩繁雖有甯亢之饒河漢之沃猶不能當十之一故往往漕吳越之粟越呂梁之險跨齊宋之郊播帆如雲咸奉京師遠者涉萬里近者不下旬月然皆方舟而至曾無難犬之虞此則漕運之功而謀臣策士之功也况通州非秦師曾不數

舍而令財力屈於傭估漕功墮於重成損軍國之實優
力臣之心姦盜萬端費用百倍誠如 明詔所諭苟
欲修濬竟達京師實爲至便然百年以來議者曾不是
顧竊窺其意必以爲通州之於京師地勢崇卑既戾水
性又沙漲淺角難於利涉燕以登謀首事智士所憚工
役妄易所費無省及遊食嗜利者根據其中幸而不爲
盜賊此則執事者之議而大利所繇以不興也臣請一
一析之使議者杜口無所復爭夫通河之於運河其執
大小難易至不相侔昔人以其大者爲易而今人反以
其小者爲難昔人能創無前之績而今人不能補其滴
漏此愚之所以深爲執事者負也其至不疑者夫呂梁
積石何如五十里之沙南陽決壅何如五十里之役縱
使稍有所費豈若車輓有歲歲無窮之用哉而乃以發
謀首事爲憚又不能風化頑巧使不爲盜而徒以利誘
之末矣愚以爲宜如明旨間選毅任事之臣捐數年之
估直予之召募自便濬疏水道修治故閘整飭舟楫則
歲額之粟可致之枕席之上 陛下無拱而享天下
之奉無內外之憂矣

送南郎中擢徽守序

燕國南仁甫爲刑曹郎者六載矣天子嘉其動遷中大
夫俾乎微牧陳車都閭將赴于理其僚崑吳周于岐偕
其儕若干人餞之郊甸僉命安定趙時春致其辭曰天
子嘉大夫之勞故錫大夫守茲土也非徒以苟崇大夫
將以觀大夫之所爲而終錫之然其觀大夫也非取大
夫之謹小廉飭慢讓苟自靖而已將觀諸大夫之微吾
聞夫微黜謫之府其形枕江而負海故其資富以饒其
地山峻而水駛故其人險而健其衆左吳而右越故其
俗多讎而尚爭夫以險且健之民處讎與必爭之執而
籍以富饒之業其爲訟豈不大哉吾聞古之善理者太
上能無訟其次能以誠聽訟其次能以辨聽訟辨立而
後誠可乎誠乎而後訟可無天下雖有莫大之訟無踰
茲術者夫道有本政有要三者皆備諸大夫之身矣非
望於微者也吾觀大夫之蔚然而文峭然而理微而能
燭慧而不苛可謂有其辨宜于民無忤色惠于友無侈
辭施于朝無訛議可謂立其誠吾雖未睹于微也而無
訟之術已備諸大夫之身矣 曾揚子玉庭樞于衆庶

而後判哉雖然見其始而保其終者朋友之道也有其始而責其終者君臣之義也大夫其求無負于微以稱天子之觀可也

孔子墮三都

魯哀公以仲尼為相謀墮三都三都之士襲魯仲尼挾李孫以走公宮國人救之大克遂墮三都或曰殆哉仲尼其勝三都也岌岌乎幸與浚谷子曰仲尼之墮三都也何其見之明而信之孚哉非聖人不能為也自古權臣之盜其君必操其要害投其機會而後私其國猶癭

癭者不可割然後即安故人不能危危之則禍立至彼

五

非見於事變乎人情而能然與彼以其見之明而吾以其暗彼以其信之孚而吾以其孤此忠臣義士所以接踵而甘敗也聖人知其術之所在故審其利害而操持之察其強弱而時措之扼之必中其要害施之必適其機會吾見已明吾信已孚彼將膠膠然惑渙渙然離而孰吾敵乎侯犯去陽虎衡桓子因弗叛此非三都之要害乎昭公適齊季氏急政仲由作宰孔子為師而正卯為戮國人往矣此非可為之機會乎孔子挾桓子

以損其權而冀覺也且至死而念之豈非其信有以孚其心哉猶善治癭者攻其風痰清其五內而自消不急急操刀而屠之也操刀而屠癭者亦猶不知其術而急於除君之惡也豈不殆甚哉魯人有患鼠而畜猶者猶兼嗜雞鼠盡而雞亦竭季氏之竊魯孔子之墮都皆猶是也安在其危哉蘇子謂孔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吾師其意而不祖其說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謀權臣者

嘉靖戊子浚谷文集

修身為政之本論

聖人之道自通而遐自卑而崇循其序而施之則正且治達其序而行之則邪且亂正且治者智士也賢人也邪且亂者曲士也世人也彼曲士世人之說曰綱紀法度所以為治而禮樂文章者治之正也由曲士世人之說而觀之誠樂而不厭郁然有文不說於聖人之道也而於其通且卑者則慢而易之略而蔑之以為不足為是故其綱弛而不舉紀紊而無條法密而促度峙而瑣禮偽而不備樂淫而不和文章不核其根故詔之而民

莫聽導之而民莫從勤勵之而姦偽日滋至其大壞極
弊則並其綱紀法度禮樂文章廢之而苟且便宜一切
之制行矣又蕪其遐且崇者而廢之也吾意聖人之
道不然彼聖人未嘗以其身遍天下也而能曉天下之
故未嘗以其心遍內人腹也而能察天下之情武不踰
閭言不盈庭而天下已喻是必有邇而可遐卑而可崇
之道矣夫積千仞之淵層百雉之城其始於涓埃駟九
達之途涉萬里之遙其緣於跬趾遵聖人之道平天下
之政其本於眇然之身乎未有身修聖人之道而天下
不正而治者也未有身違聖人之道而天下不邪而亂
者也然則欲平天下之政者必修聖道欲修聖道者必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理性情欲理性情者必審五官
之司君子知五官之司不可不謹也故不妄矜視不瞞
妖豔反精內照以養其目而為之五章米物珮好飾玩
之屬以節之不聽鄭聲不聆淫詞閑邪存誠以養其耳
而為之五音六律鳴玉和鸞之屬以節之不設詖語不
吐諛辭簡煩節躁以養其口而為之五味應對諷誦言
語之屬以節之不履非禮不存怠惰順正去非以養六

體而為之五服百儀與居出入之屬以節之四體既正
百司攸存湛明內蘊泰然天君而又為之政教號令時
措其宜以宣其美故視惟明聽惟聰言惟從動惟則心
惟審故明足以建天下之綱紀聰足以定天下之禮樂
從足以煥天下之文章則足以繩天下之法度審足以
為天下之權衡故觀其朝則工僚師師百度惟寅九德
咸事則其綱紀可知也問其政則謹權審量督法憲令
執事有度則其法度可知也睹都邑鄙野則君子有敬
小人有讓男女有別少長有節則其禮可知也人樂天
休頌聲並作象功昭德情文諧備則其樂可知也太和
之徵休祥畢集故天垂其象地列其實七曜獻其彩
哲耀其光則其文章可知也故曰聖人有邇而可遐卑
而可崇者謂此道也楚子問於詹何以寡人願聞治國
之道如何對曰臣匹庶也知治身而已不及治國楚子
曰雖然寡人固願聞之對曰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未
有身亂而國治者也國之本在於身秦烏獲舉萬鈞者
也謂其掣千石之舟去柁而輟之少華之岡君子必以
孫龍之誑為曲士世人之說乃足以惑人也悲夫齊威

公任管夷吾以營丘而身與嬖人淫戲于宮中夷吾死
齊亂威公尸焉威公所以糾合諸侯一匡天下然卒身
死國破為天下笑者何也性情不理而身不修故也故
身不修雖有先舜之綱紀法度仲尼之禮樂文章抑且
無如之何且禹湯之後皆為亡王周公治魯至漢猶聞
絃歌彼其綱紀法度禮樂文章之具貽乎後世者何如
哉然明明之典則尚存而太康已荒逸滅厥德矣官刑
之儆有位者方陳而太甲已顛覆典刑矣魯民猶秉周
禮而哀姜慶父已亂三綱矣雖有聖人之綱紀法度禮
樂文章非徒無如之何而又汙蟻之破壞之視為故物
詆為陳言甚者竊以文姦成其僭圖吾意聖人之治天
下其施為之具何所謬戾而後世之弊滋甚乎蓋聖人
之道譬諸羿之射良之御今天下未嘗亡羿之法而撥
弦激矢者相繼未嘗亡良之軌而僨車仆馬者相屬未
嘗亡聖人之道而敗國亂亡者接迹于世故曰有治人
無治法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魯仲連說田單

秦攻魏少梁諸侯皆救之安平君以新與秦鄰獨不往

而此師將為趙攻燕魯仲連往止之曰甚矣哉君之親
秦而讎燕也夫燕之怨報於既往而秦之禍結於將來
今君釋將來之慮而事既往之怨竊為君惑之安平君
曰單請受教連曰秦之薄韓魏而厚齊楚者非與韓魏
世讎而齊楚世姻也語之道里又倍微智者且惑之連
竊為君料秦必將為妬婦之計也連西鄰之人有一妻
二妾者其小者艷而長者害之其妻與之謀其少者而
出之已復委罪于其長者故連之西鄰今唯一妻也秦
之貪天下也甚于婦人之貪其家其憎諸侯也甚于婦
人之妬其妻其欲取而一之也非如湯武有深根固蒂
之計微極而後獲之苟有利焉秦宜無所愛然而深交
於齊楚者是必將拔韓魏之肩而噬其肉也秦自得河
外以來其兵衡於天下然而再攻我聞城而不拔三攻
楚得利而不進豈其力不足哉實執力不能者也秦盡
東之兵驅韓魏而攻我楚人震懼擐甲淮北二周固獻
糧矣以虛聲恫燕趙即齊無四方之救秦士越險千里
而伐人必百其闔計三月之間當舉我境然不能必韓
魏之不掎其後也興巴漢之師順流而攻楚不一月可

至楚疆之兵不能猝赴即四境未盡知而秦已舉楚矣
韓魏席勢深割淮南我亦復收淮北而秦所得者皆山
谿險遠蠻夷之地不足償失故秦不為若夫興三軍以
臨韓魏韓魏君臣識亡而南委命於楚東任質於我趙
固晉黨燕又畏趙六國合從是復蘇秦之謀秦甚惡之
故先納交於齊楚齊景附秦啗齊楚以厚利而惡韓魏
于天下以兵臨之韓魏日削秦以益強以益強之兵攻
日削之國欲無亡得乎諸侯識韓魏之亡必更救之秦
人戰勝是敗天下其亡必速雖不必勝獲利而退去將
復來諸侯固已敝矣秦兼韓魏地半天下遣一軍守鄴
絕四國之從一軍臨魯擾河濟之間一軍定上黨以規
燕代我大而近必先及之是我猶韓魏也夫坐視韓魏
之亡而恕焉則可樂我之為韓魏而恕焉則不可連固
以秦之交為未可信也今秦攻韓魏方急韓魏望我之
救如旱望雨大國之援韓者亦依我為權衡君何不言
於王捨燕而西師拔韓魏而攻秦秦畏我之連合諸侯
必懼而媾我我受秦之媾以予諸侯而內韓魏以為藩
約楚趙為婚姻之國則東秦之權在我矣矣存亡國大

義也抑強秦顯名也塞禍機至明也君一舉而收三者
之功雖筦于弗君過也釋此不為而坐受強秦之欺韓
魏必破國亦將及身享榮名而令後裔為秦俘虜貽談
士之誚連竊為君惜之安平君諾其言而不能用攻燕
無功內執發疽而死秦卒兼韓魏虜齊王遂并天下

景乙對楚王

楚王既戮屈原而走莊辛下令國中曰羣臣與寡人合
志者官右秩庶人願役志寡人者令尹司馬大夫舉之
敢有私議寡人者罪死於是靳鄭之黨當荆之政昭屈
景之間皆徙於野秦王聞之遂與師使白起將而伐楚
王將禦之而難置將乃召景乙而謀諸王曰寡人甚患
白起不獨患秦秦之強楚國所如起之勇天下莫能當
之者子曷為寡人求與起者而將之乙對曰王奚不謀
鄭后王曰鄭婦人也將焉知又問奚不謀靳尚王曰尚
不能其下又無如尚者必子為寡人求與起者而將之
乙曰唯唯臣乃可以言乎臣聞之諸父幸能為王將而
又亡矣臣請為王將其子王曰其父如何對曰其父未
嘗仕楚東事吳計然盡得其術而還種樹於夢澤之陂

其樹有五年而熟者其植宜吳楚其達宜暑溽不動工
力其利倍常其名曰楊梅又周紀而熟者其植宜洞庭
其達宜炎洲少勤工力其利十倍其名曰柑摘有五十
年而熟者其植宜徐嶧其達宜陽其工力獲其利百倍
其名曰梧桐臣之諸父樹此數者勤而行之數年家以
大富獨念猶有勝於此者聞周嵩高之山有靈芝焉秦
太華之山有茯苓焉晉上黨之山有人參焉此物並鍾
其土會朝取華於太陽暮取精於太陰潤以甘露覆以
卿雲天地秘之鬼神守之更千萬歲而人莫知唯黃帝
赤松曾遇之而升仙非志遠好道之士罕得見焉臣之
諸父聞而慕之遂棄其室家放心四遊遇靈芝於嵩高
之阿採而餌之以入九華之洞得太上之佩劍與神女
之陰符其威能召朔風霆役使鬼物所履之國必有大
福今其去楚五十年矣而不復來不可得而將也王曰
異哉其子如何對曰其子之生也少未獲其父訓而生
長富室聞其父以服芝仙幾遇獲之而不可得也以財
購之其僕獻菌而誑之曰靈芝種也樹之十年而育五
十年而結實摘其實而餌之即獲仙道此子信之樹之

十年滋益繁衍碩茂盤結諸樹間恐其陰翳盡伐其樹
而菌上蛇虺蛇蠍稍入其宮侵盜其六畜益以為裨則
徙宮而避之曰牲醴焉蛇悉蟠其宮穴其椽椳梁棟其
父故居鞠為豐藪故老過之無不隕涕臣嘗諫之而不
悟也今其畜菌四十九年矣明年將服之服之必死臣
甚憐之故薦於王以為將楚王不悟大怒曰吾以國事
謀汝而汝謾寡人命有司扶乙而出之乙亡走不知所
終白起大破楚軍燒夷陵滅郢都君臣北竄於陳楚遂
微弱不能從秦

逍遙公傳

逍遙公之先有駟伯者封于皮氏之墟為黃帝主車以
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帝嘉其勤更錫以冀州之沃土
命力牧監焉力牧為之相其原隰區其子孫之材良者
而各處之故公之族冀北為大其後駟伯得仙道乘房
尾而升上帝命之蒞青齊周武王伐紂公族皆從軍謂
冀習紂教俗敗惡不可居請徙華山之陽以近王王孫
穆王好仙聞駟伯得道乃命貴臣造父訪其子孫得八
焉以歸以會王母于瑤池之上王樂極忘返而徐偃王

亂彭楚八子奉王駕征之大克王乃命立天閭王堂使
遊處其中歲各祿四百周衰老子去胡其族亦多從之
者故公又有西戎之族卿士甘公芮伯之屬恐公族爲
它用且害周迭率師伐戎復得千騎宣王中立周復振
乃使公族伐胡有功時荆徐蠻夷入寇江淮聞其克胡
也益怖則解去詩人歌之曰四牡旁獫狁于襄既伐
獫狁蠻荆來威徐方來同諸侯中唯魯衛晉于周景親
故魯有桐十六族以損楚衛有淇上之族以報狄晉有
冀土之餘以伯中國語曰得賢者昌此其效也至漢武

通鑑卷之十一

三十九

帝尤好仙而事征伐盡選公族之壯者以擊胡又使貳
師將軍虜大宛之族以歸于是公之族仕于朝者十四
萬矣戰死者又數萬焉會太史令遷坐法宮更爲中書
令尊寵公之族宗焉往往自宮以適君故公少爲宦者
事上爲御馬監上甚幸焉凡郊祀遊畋出入非公不行
大朝賀則命陪列錫之樊纓鈎帶金危制度侔諸侯矣
雖王公大人下及士賈庶隸亦非公不行諺曰行天莫
如龍行地莫如公其權傾當世若此其狀魁梧微時善
相人伯樂相之曰此子隆準駝背法骨將任重致遠昂

昂千里之駒乎性儉嗇不茹葷飲酒唯病乃飲少酒聞
光武食滹沱豆粥徐孺子爲陳太傅設生芻心甚慕之
居常草具飯豆而已或聞公之祖爲漢進佛經公又不
茹葷酒公佞佛乎公長嘯而不應公既素放逸雖爲上
所寵然上常御輦公驂乘而已無所事事自嘆以官進
而羈縻進退牽制上不逢英雄遂鹿中原高步天衢下
不得爲草莽之臣愧先人矣因請於上曰臣駑駘不堪
鞭策幸蒙上恩排金門奉鸞輿甚微竊也然臣年老牙
齒落毛髮衰又有犬馬之疾聞魏處士韋賢曾賜號道
遠公臣心欲之而未敢言也幸上憐之因賜號曰道遠

通鑑卷之十一

三十九

公所居曹曰退居曹自此日衰不復進用矣而公族之
顯者往往別其族氏其貴於西楚者爲騶氏產於渥洼
者爲神氏仕于丹閔者爲朱氏唐太僕所部者爲雲氏
其餘碌碌守其宗姓無所稱於世漢建武中伏波將軍
援欲附託公族乃上言昔高宗審像求賢爲中興主今
陛下亦中興主而臣族之良者不肯輕進臣能知其狀
請爲銅像以求之然援實系馬服君馬遷雖爲公族所
宗乃程伯司馬之裔皆不出於駟伯

贊曰易稱君子有龍德焉故進退不失其正觀道遠公之規略殆君子乎其剛果有氣雖朱虎熊羆何以加諸然仲尼曰不稱其力稱其德公豈以德稱於世哉初駟伯就封時風后爲筮遇晉其後子孫卒享其兆云

賀顧孔振母封安人并壽七十序

君子之樂於仕者何哉君子有仁以爲軒冕義以爲黼黻忠信以爲爵飽德以爲祿無辱以爲榮故章甫介圭不足以爲華節旌牙纁不足以爲文萬鍾千駟不足以爲富公侯相卿不足以爲貴然則君子何樂於仕哉所樂乎事君也事君者上罄其誠以報其主下竭其力以惠其民上下皆獲而君子無所利焉果何樂於仕哉所樂乎事親也事親者殫其智之所及極其身之所爲皆親之所予未有以自致者也故必仕而行其道豐其國而後保其祿尊其主而後有其貴使天下之人羨而慕之曰斯人之子也微斯人則無斯子也於是以吾之祿而養其親以吾之貴而敬其親使吾親尊而且榮安而且壽此則君子之深頌而樂於仕者也山東顧孔振能承其父之澤奉其母之教舉進士爲某令治高等爲刑

部郎遭遇 恩制贈其父以子秩封其母爲太安人太安人時年七十矣教其子以事君使得行其道而身享其成豈非所謂尊而且榮安而且壽者乎余亦有親在堂求其如顧君者而未獲也是故喜聞其說而樂道之

虛谷說

河出於崑崙之山滄然而泓冷然而澄未聞其險且怪也及其九折而入於中國匯百川而納諸大海衆流之所激盪沙礫之所礮衝風浪之所鼓動則勃焉沸焉濤吞天而勢催山而河之險怪聞於天下矣故夫渡者未必其折帆覆舟也而未有不逆懼其折帆覆舟者夫風起於特隧之中而偃於蓬蒿之下懦夫所不懼愚者所未識若其振躍天地飛走沙石圮拔草木則雖孟賁夏育未有不重息而累足者人之處世也使其蠕然動漠然息導之性適其情則雖抑季可使爲顏回桀紂可化爲堯舜未有驚世而駭人者惟夫惑之以嗜好賈之以執利則投箸之際刀戟起焉枯朽之間鴆毒存焉衽席之中戰鬪生焉故世始以其人如河之不可測如風之

不可得君不敢令之臣父不欲列之子宗屬不可以爲昆弟外屬不得以爲朋友而斯人者亦因矣使果與之接未必其狼噬而蝨賊也而人未有不逆懼其狼噬而蝨賊者共人姚在明以虛谷自命而博求其說於知友余以爲在明既以自命是知其說者且告之者之溥也故以其反者語之使在明有所戒焉

聖人之所爲論

夫物有交於前而不逆其自然之機故推之可得而遷分之可理而聚也凡吾瞬動食息往來行止之際有異於衆物者乎彼衆物以其所物者而干乎吾之物使吾之所物者方且擅之而不能同是以物交物而又置物於其間也物兩則和參則爭爭之極弊則大盜作於其間而俱失之聖人懼其爭而失也是故因其以而推之使遷分之使理而各得其所聚凡迂儒曲士之談聖人者孰不曰聖人以物交物而亡所應得失於其間誠使聖人以物交物而亡所應得失也何爲編牛而服之馴馬而乘之聚五材而并費之甚者搏之而食其肉寢處其皮若寇讎然豈以物交物而無所應得失者哉蓋聽

其自然之機也嘗聞駱越之民文身而川遊冬不爲胡虜之民糴裘而穴處夏不爲煥霜人喪親則尸而祝之以爲孝立君則縛而問之以爲忠南蠻之國以坐爲禮以夜爲晝禽有和鳴相視而化獸有并身累足而走者雖造物不能易之聖人豈能奪而予之哉聖人見鎔者之有浸液而知焚之可滅也故浥水以汰之見溺者之能浮沉而知水之可濟也故舟楫以濟之見病者之呻吟疾苦而知其思愈也故藥石以治之見老者之偻樓困憊而知其思逸也故博濟以恤之此物有可生之機聖人從而生之聖人之仁也見其山川林木而爲之城郭之宮室之見其陰陽配偶而爲之嫁娶之防閑之見其紛擾陵奪而爲之規箴川當身見其趣利避害而爲之均平之禁遏之此物有可宜之機聖人從而宜之聖人之義也觀於天地之高下而爲人之貴賤崇卑光曜之垂彩而爲人之制厚文章觀於覆杯而教人謙讓觀於列宿而分人官職幽贊於太和而作樂此物有可節之機聖人從而節之聖人之禮也因爪牙介角之

害而為之逆順是非以曉之因物主之不相悖而至其
用以資養之因人性之有恒而耻其情以激勵之此物
有可別之機聖人從而別之聖人之智也慮獷獸為害
則投之於山林慮夷狄淫蟲則棄之於四荒斷伐其父
兄而役其子弟不以為疑奴隸其人民而身為君師不
以為專矜百物之皮毛以衣人而不為害割百物之精
華以食人而不為貪此物可決之機聖人從而決之聖
人之勇也夫仁義禮智勇五者天下之大德也萬物所
不能無而聖人備之然聖人未嘗以其能校天下吾觀

聖人之心

四十五

聖人之心如虛空之影浮於萬川駟車之軸馳於千里
無所為而無所不為無所知而無所不知無所見而無
所不見無所異於眾物而無所不異於眾物推遷聚散
一任其自然之機而以有無得失觀之則過矣昔堯讓
天下於許由由知其不可受而避之野遂禪於舜舜禪
於禹禹知其不可禪而傳之子湯武知其不可為臣故
終之以放殺孔子知其不可為君故終之以述作且堯
舜非擅為禪禪所當禪許由非禪為避避所當避禹非
擅傳子傳所當傳湯武非擅為君孔子非擅為臣為所

為眾物則不然魚川遊者不可以行陸而龜鼈燕之
鳥木棲者不可以入淵而鳬鵲鷺鷥燕之虎能搏而不
能升木猿能升木而不能搏而熊羆之然能羆之而不
能並用也百足之虫不能追風千斤之牛不能破羸馬
捷而不耕牛任而不馳雖能用之而又弗相兼也然則
萬物之情各有蔽通長者不夸短巨者不能陵細智者
不能矜愚故物能一能兩而不能三任而行之是為聖
人

車說送許廷議赴順德推官

東漢書卷之十

車十六

夫為車者將欲求木於萬筭之間必先簡良匠師區其
栗而輦者為檀滑而直者為楊槐而祭者為松檜幹而
朽者為筠篁於是乎委之翳數之限以受其陰暴之峻
嶷之下以受其陽潰之於水以勻其疎密灼之於火以
揉其曲直彼匠師者又必簡其徒之精且慎者而任之
乃取其檀以為車之輪郭軛軸乃取其楊以為車之收
輻轂輔乃析其松檜以為車之蓋箱轆軹乃剖其松筠
以為車之周羅圓索輪郭軛軸欲其輦收輻轂輔欲其
理蓋箱軹欲其平周羅圓索欲其數材乞而調工緻

而飾夫然後可以直馳騁之服凌熾熾之陘塊歷大行
風馳羊腸夫然後可以備清廟之輅受金碧之飾飛六
龍之御先九輿而奉君王夫何其始之良苦而終之足
珍將有以作之於前而待用於後乎今吾觀於許子其
材高箕之秀也內健而外圓檀楊之具也志正而體直
松檜之操也惠而不阿虛而能受筠篲之節也內承太
保公之訓育司寇公之薰鎔外有良師碩傳之指歸接
賢士大夫之文論故常窮之於古以博幽頤之情驗之
於今以占百物之變約之於道以會衆般之極豈不猶
作車者材之備而工之善乎今始筮仕而爲推官夫推
官者民政之綱紀也刑政所由成也綱欲其張紀欲其
理刑欲其平政欲其舉則賞罰中而吏道寧民不爭則
茂實形而令聞張任重致遠以薦達於廟廊於是乎引
紉豈不猶作車於前而待用於後乎今子往矣方將慎
其所馭毋迷於其途毋顛於其險以紹父兄之烈稱師
友之意使大匠之識不孤而泛駕之駿有託猗與休哉
是用書之以爲贈

壺關縣誌序

上黨天下之脊也而壺關居其端尤爲阨塞之區秦通
岱恒之經右連般函之麓中披周韓之腹及秦晉之疆
北而馳之燕趙之郊故山東可有邢豫可有懷孟雍可
有蒲阪冀可有陘口或攻其內或攻其外而壺關不可
得上黨不可拔持久坐困則冒三軍於困中令牧豎持
鞭而扑之斃耳由是言之則壺關之盛衰其國之興替
所繫也豈牧不良設守不固是無壺關也無壺關與上
黨是猶人踞其脊而毆之蔑不負矣昔者秦人曾以其
威困山東諸侯破軍殺將而不能得一大都越壺關而
東侵者以韓死守韓不良圖而用馮亭以嫁禍於趙趙
又棄蘭蕪而用馬服子以喪師於長平故東諸侯卒爲
秦所并光武之至河內遣鄧禹自并入關鮑永不用馮
衍而使田邑邑降而禹得上黨遂以虜永禹安集河東
而遂復關中鮮卑慕容之逐垂而用評也亦猶夫趙也
唐之用李抱真以控東方也亦猶夫禹也大將徐達之
伐山西也元擴廓不知守此險遂納河南之兵歲掎角
之勢克期而天下清寧毅皇時大盜群起攻剽劫略擄
漫城邑空不能以一矢加於山西陝右者以壺關在也

奈何

請蒲萄賦

上天有命品物咸正何傾欹委靡詰曲旁崇糾繆膠騰
紛披縱橫委蛇周折柔紉不勁乎何羅麗纏綿叢條繁
牽盤旋芊鬱青翠凝妍迢迢蘭田盤礴脰延託寄而棲
附物而前屈蔓繫結膏緣不遷乎何產於穠華戎馬之
鄉盛於西裔流僻之地珍乎侏離拘社之方而不擇中
土享帝王乎又何飄泊流落徙蕩遨遊浮沉沒沒何緣
何由登金張之圖而塞中域之州乎夫其芳柯如雲朱
寶離離曄曄固清甘煥然特奇狀如朝樁質如荔枝馥鬱
芳芬光采陸離厭厭咀嚙樂以忘饑使漢皇受西域之
質符詔興萬里之師吁嗟嗟兮其敗人也或媒以麴蘖
昨爲水漿沉浸醲郁獎列汪洋使人嗜之顛倒增狂酒
亂錯繆越度失常唐宗沉淫以悅不良詞人珍之盛諸
夜光又咄咄兮其迷真也亂口愛有異品來殊方亂我
局度千典常脆薄詭隨無所川正士直人羞自傷

屏風賦

屏風以方挺四樹斷斷其枝崇牙攢陸黏黑爲儀內藏

其質素紙覆之設格玲瓏陸麗差池光明正平蓋於背

粹於面君子攸宜又皓白皚皚皎潔如明月月出西方

倏忽沒屏風障我無時歇西風飄颻起衆芳受天罰右

屏風當西風之律卒令我不隨時萎長白髮

屏風以木縱橫交加周設邊幅內頗嵯又外則坦夷洞

直白楮重遮無紆繞綺縠之飾無雕琢藻葩儉質嚴密

不受外邪白日照燭灼然瑤華日出東方奄忽暮東風

吹春代新故左屏風當東風之號怒令我壽命長牢固

趙汝谷文集卷之一

趙汝谷文集卷之一終

五十二

嘉靖己丑趙浚谷文集卷之二

李氏族譜序

君子之道大用之則可以化天下小用之猶足私善其身而化其鄉人者何謂曰族譜是也先王之盛上所以舉其政者由君與相以達於都邑之大夫仰而布之於下者乃八家之長其族之宗子也平居往來不踰其井慶弔相接令教相謂曰既相保婚姻姻婭不出跣步卒有非常之變帥之征伐其什伍之長即八家之長也甲徒之衆皆其宗人也此所謂父子昆弟之兵可死而不可使離可窮而不可使叛故不必問其宗族而可知其爲某姓與某姓也三代降王政熄井田之法廢而君子之道不行萬民離散莫能相保逐利遷徙忘其墳墓析富贅貧忘其宗族苟得忘耻忘其昆弟族氏散亂渙無統紀子孫相襲日遠日甚君子傷之力不足正天下猶欲私善其身以化其鄉人此族譜之所由作也年世既遠系代靡存文獻無徵小子以爲不猶愈於已乎於是取其耳目之所及長老之所傳者而紀之不敢輕信妄冒以傷忠厚之風此李氏族譜之所以略於先而詳於

今也李氏於吾趙氏其爲平涼土姓者數十世矣自五世以上與吾高曾同居者今豈有存者乎曰已亡之八九矣三世以上與吾大父同居者今豈有存者乎曰已亡之六七矣一世以上自吾親未仕以前同居者今豈有存者乎曰已亡之四五矣自吾髡髻所及見者饑饉荐至征役繁急其弱者爲溝中之瘠壯者爲道路之丐今其亡者已十之二三矣此其祖父亦皆有聞於鄉里有德於親戚朋友有澤於其若子若孫然曾不數世存者何曰無宗法以居之也時春大懼其且泯焉此所以深嘉李氏之用意而爲之序又用之以告鄉人異日時春請歸耕南山之田而養二親得以中表子姪之禮拜於李氏之祖妣而觀其子孫承當之儀將以爲取法焉李氏之先出於周柱史或曰出於虞士師以官賜氏後世避難改理爲李今其爲譜名某字某以太學生歸省墳墓其妻許氏吾母之族也

攬說

浚谷子爲刑曹郎者有年公以旦先生造而設辭曰子不聞士之處世如羣羽之翔叢林叢林無適主則唯攬

之攫之力則獲之多不力則少獲不攫則不獲有鷗鷯者非其侶則不攫攫固不力日杼杼焉終於空林鷗鷯見其敝鼓翼而進將攫之老鷗見而止之曰是瘦虫也彼其身之不能肥而美以肥子今子處能攫之世而持不攫之操吾恐子之不遇老鷗而遇鷗也浚谷子曰甚矣先生之固且陋先生不聞上帝曾築白玉之京積瓊琅為清冷之淵養赤蚪於其中蚪戲且劇則蕩波鼓腹以首加於闔闔之門尾交於十洲之島其狀若垂天之虹老鷗見而大駭謂仙聖曰自吾守島以來未見是也是且流吾島羣翹於帝而囚之泥中蚪囚三年而天下大旱五穀盡黎民皆怨帝乃使大雷氏召蚪賜以明月之珠使得乘風雲而班布於四方丈夫同世則雷奮失勢則泥蟠會風雷作霖雨貴適其時口腹之利與燕雀爭長執行矣東里先生言子之不能攫人而為人攫也

送王僉事序

西蜀王士延自刑部郎遷湖廣憲司僉事僚友崔懋言偕其儕追而餞之酌酒而祝之曰凡憲司之惠弗載者

子知其所以然乎患莫大於相疑何耶天子不能獨斷人故畀之守令顯天下之民者守令是已守令顯斯民生殺與奪之權則將以其意行生殺予奪之權可乎不可乎天子亦知其不可則設憲司以防之故憲司之設始於疑守令憲司顯守令進退榮辱之權設又以其意行進退榮辱之權則天子又將大置人以防之其疑固大於守令矣然則為憲司者退以疑疑下進受疑於上上疑則下慢慢疑下則上反患顧不大哉雖然上之所以疑我者因我之以疑權疑下也嗚呼王子豈能必不疑守令之可疑但能必不以我疑疑之權疑守令豈能必不受人疑疑之權以疑我但能必不以我疑疑之權受人疑嗚呼王子行矣勉之哉吾不疑彼疑疑之權矣而彼疑我是天也子毋怨吾不以疑疑之權疑彼矣而彼疑吾疑疑之權是人也子毋尤不怨天不尤人子有以報天子矣然吾又聞湖廣故楚地近瘴氣俗喜殺而巨信子果能此豈非鍼楚之秦哉

七秘

浚谷子既答東里先生之難先生以謂士之相諭可以

微言諷不可以苦言華乃曰有物於此無手而能執無
翼而能昇無力而能引千鈞無勇而能伏鷙獸垂之則
愈高擊之則愈焚其潛也雖離婁之明莫能睹其形黃
帝之聰莫能聆其聲其發也則庶噉育育得懸衡焉子
豈能以辱眇之軀當其末利哉浚谷子曰彼將設於阨
嶇峴嶇之所鬼魅之所幽棲狐兔之所往來世有穿窬
屢人削迹而逝躡足而行惻惻然而畏人知乃中其要
會扼其吭拊其背斷其首領而尚不敢言吾履康衢遵
大路不蹈險仄不由蹊徑詭詭焉行洋洋焉止彼若設
之陷者衆矣怒者一大烏能害我哉先生曰夫晨炊而
起日中而并集者趨市利也車馳馬驟駭卒徒競進
刃必先加鏃不虛弦冒死而前頭顱不遑恤者爭雄名
也亦有清肅深嚴之慮而市利者集焉從容談笑之中
而矛戈起焉禁之則不能禦之則不測如川之流方浩
騰而走下如火之烈方灼熾而蒸上如猛虎之搏方呶
闐而礮裂子豈能嬰之哉浚谷子曰夫若舜之早華不
如松筠之晚茂迅霆之振厲不如陰雷之厚施鵬鷁之
縱橫不如鳳鸞之擇棲故枝葉繁則根本細聲名振則

實德殺羽翼盛則幹略衰吾將沈緘以俟時藏器以致
用擇地而居待人而行吾惡庸嬰之哉先生曰合汴泗
汝濟之流百折而東之必入於淮故呂梁之濤上漸六
畝下挾地維蛟龍鯨鯢順流而下以幾萬計有一物焉
滑脂膜蒙腴腹突兀倚勢乘怒驚波如山鈎而引之曾
不盈鈞食而飫之或能殺人語曰衆流所歸莫或障之
晏安酖毒莫或懷之子獨以爲何如哉浚谷子曰夫清
淮之長不能踰洪河呂梁之險不能超龍門然砥柱屹
立則河伯爲之緩馭而杯勺之水何足道哉宋玉廉服
容貌閑都其鄰女窺之者衆矣蓋三年未常寓目焉故
賢者之所好非小人之能事君子之所爲豈衆人之所
可測然小人之所好亦非君子所能衆昏潰賢者亦
安得而辯之易曰厥孚交如上合志也上下不合無可
奈何狂狷免脫正直雉羅醜毒之禍天實爲之爲之何
哉先生曰魯有嶧山其陽生木幹絕青雲而枝脫落薪
者欲稍取之則無可取盡取之則力不贍伐木者怪其
異咸懼而不敢走其下牧夫雞子反以爲神而日禮焉
以崇福卒暴風雨爰有蛟龍蜿蜒其顛山魃聞而駭之

招翹翹與火其下子有何策可以禦之浚谷子曰此清廟之具非適變之用尺寸之長非棟梁之材先生識夫柔紉絡奕陸麗綿連是何物乎其長可以萬尋短可以分寸巨如大木細入毫毛力能引千鈞勢能縛龍虎五色而合之望之若虹經絡而緯緯之可以備玄端製冠冕引金章韻琴瑟截楚兕之角煮齊阿之膠和而固之維其兩端可以摘鐫於百步之外一人中之萬人莫敢前此其材能大能小能文能武用之能與物俱正不用能卷而懷之若先生所談何足道哉先生曰西北有鳥羽毛不能翳其體爪不能衛其身智不能構巢力不能銜枝五官皆備而無所用孟冬栗烈寒氣凜凜天色慘淡北風怒號夜黑雲暗山空鬼泣此鳥惶惑無所投宿仰天而呼曰天羅天羅羅我奈何風婆噴波凍我山坡那得天明結合巢窩其聲嗚嗚哀怨悽愴及白日照臨陽光畢舒則招其侶咸集於山南向暖之處蹲坐相傍已稍溫燠則大歡樂而又呼曰天奈我何得過且過向陽山坡且相與坐此其器小材鈍遭阨則怨夫得志則矜已瑣瑣不足稱者與浚谷子曰夫結陰陽之精三

聚其英五行遭其會七曜舒其明靈神降而憑之生異物焉非麟非龍非犴非熊文米被體五色炫燿所履之國必有聖人受天洪福然不安常居故不為巢不啄汙濁故不求食肩戴仁義履忠信而無所用之集則羣羽朝焉行則隨從唯鳥不識合而相噪彼豈與之仇哉所噪者異也先生曰雍州古天險之國有二水焉一出於笄頭之山一出於鳥鼠之谷其源皆清冷滄泓瀉石泉之間濺青壁之上望之如白虹焉其下流入於淤澤激盪沙石排岸擁山填土成泥俱為濁流今世俗乃謂之一清而一濁夫水與人何情哉吠犬成聲畫地成形聚蟻成雷眾蟻決河豈與生於愛憎非愛憎之所能盡榮辱生於是非是非又烏待其直哉浚谷子曰人言西方有水焉輕輕盈盈散渙無力周羅萬里曾不負羽其上有山焉金壁珠晶之所也一珠瑤瑤之所積也其中四時美好有少無老有生無死有仁無智西去中土不知幾億萬里斯二者俱非飛仙莫能至也而孰從而知之其美惡孰從而辨之孰從而名之又孰從而受之乎故影可以無形波可以無水土可以無地子可以無

毋快心適口說談者而已未嘗知其有無矧能究其
偽哉先生曰有客衣羊羔之裘持白組之囊行歌於市
曰止水清漣不能前奔流揚泥波連天梧桐脆薄易摧
顛擗櫟不動安如山市中急趨得金錢道上行人困屯
漣雲中鴻鵠知我意占余飛去上青天子能解其意乎
嗟遽變八音之節大將不以小敗忽更已成之謀夫便
巧順利乃艱澁之基朋固膠密乃傾洞之端無故獲利
乃受害之源纖綺者踰月不就綈繒則旬日可成此非
美惡由於遲速乎雲之行也不久則其積也不厚故密
雲三日而斯成霖矣此非厚薄係於久近乎隼之颺以
風時爲風所擊螢之明以火時爲火所焚此非利害伏
於寵辱乎嗟夫天下之變久矣其終未有不定者也而
而騰騰而盱盱而何爲者乎先生愀然作色曰長途馳
騁以至所期助子最矢貴決其的執事者所懷雖如兵
機莫使易易知

養魚池記

夫窮天下之大觀未始知觀者也海之濶莫之河之

江越之潮楚洞庭之湖彭蠡之澤極天下之大觀矣其
形勝橫絕括囊宇宙使怯者懼而壯者悲彼方悲懼之
不暇而奚有於觀乎苟於紛錯繁擾之中而有悠然由
然之趣蓋不俟窮極其觀而後得夫所爲美者刑部事
於諸曹最劇部置獄置廳以諸司主事主之監察繫囚
之出入月更其人嘉靖八年夏五月適余蒞事極城滿
前呻吟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左右皆湫隘未有縱余觀
而適余心者乃尋廳之後隙地圓可丈許請於寮友蔡
直夫得其董作之美材鑿地積六七尺縱裁之深更裁
之壁以周郭北內爲臺方約其廣高倍其深下爲洞一
門三汲井爲沼清滄澄冷蒼黃白錦斑青黑之魚凡三
十六尾魚守一覆以萍茨之屬潛伏徙來上下出没儻
然而行忽然而止或掀其鬣或鉤其尾或磔
其鱗或箕其口更迭迴遷五色陸離使余心恬而神
怡縱目徜徉而手足莫知其所如乎於嘗道三晉周
秦之境留滯渤海者五年所謂海之瀾河之廣幸獲見
之獨大江之南未窺然黃龍懷想其名川巨浸庶幾若
在余腦臆其雄偉環壯變態古今使余慷慨激烈而悲

悼往昔生憤世不平之心則有之矣卒未有使余心悠然由然而得其趣者余以是知觀之未始窮而余之未始知觀也

黃公佩王母圖序

凡道涉於支離荒唐之論者君子以為深病苟或意在於善則君子亦不廢其人易稱亨利永貞書備五福此皆人之所有也則於道宜詩稱有命自天萬壽無疆此皆人之所無也則與道倍噫聖人崇易書之文而於詩亦有存而弗削何與意者天下無善善之事取其意之善則其論之支離荒唐姑舍之可也余聞王母蟠桃之說舊矣其支離荒唐寧待問而後知今黃氏公佩繪此以壽其大母而余反數數然稱之何與噫此聖人存詩之意也凡人子孫欲孝其親者摩頂至踵皆所不惜四方異物梯崇浮深皆所當致況彷彿形象之間忍以其支離荒唐之病而為吾親儉哉夫支離荒唐害道之罪小以天下儉親不孝之罪大君子病人論支離荒唐不病人為孝然則余之稱公佩亦君子之志也公佩余同年也與其為善安得不喜談而樂成之

送李生璋分教永平府學序

王者之教行于天下則夷狄貉貊可變而為衣冠君子王者之教不行於天下則衣冠君子可變而為夷狄貉貊余嘗升燕趙之墟望蒼茫之郊喟然而嘆曰甚矣哉金元之世蓋猶夏之禍振古所未聞焉至舉天下衣裳之民辮髮懸帶而名為君子者受其祿食不唯恬然不為怪且從而為之死好事者又愛慕而為之稱譽執史筆者亦以為然而不覺其非古稱異端之害甚於夷狄歐陽子以為修崇吾道則異端自息曩使中華之君能以王者之教教天下則天下何至變為夷狄貉貊使當世之君子能以王者之教徇其身而不為之用則家餘之士必有向風而翻然悔者其陷溺宜不若是之深且久也幸而玄穹悔過挺生 聖子弘掃妖孽廓焉清學校之政班布郡邑通取世之所謂衣冠君子者為之師長使之修王者之教於天下雖僭虜之裔要荒之眾亦必家給而人飫之如永平北朔之土古山戎貉貊之國禹貢被以聲教漢魏徹為邊圉自唐以後鞠為豐葦雖宋世休明之運儒者柄用之時其民荷戈以衛上

國曾無反顧之心今皆承甲令衣冠禮秩咸稱王畿文學之盛彬彬蔚蔚郡之學校乃有十餘處乃有學官數員雖齊魯名都無以過之王者之教變人之速乃若是哉適濟南李生銓注其府學官生家君弟子余之故舊別來間歲其學竟充故舉此以勗之使知王教之重及余之有望於生也

送楊景周擢廣東按察副使序

明制內設御史院外立按察司以糾邦治弼曰風憲官其職不親操政主按政之得失而褒貶之不蒞民事主察民之利害而興釐之故凡內外百司有失職者必敲鉢于衷曰彼風憲官將以所治糾我為風憲官者亦夙夜惕若曰我所糾之治有遺乎則將為我風憲羞庸是百司無牴牾之政黎民有嬉皞之休風憲之設亦侈大哉初擢其權重難制故班御史院於六卿左按察降二司一階又以中丞攝大夫之職副使佐按察使之治凡使之治必關白而後行有所漏鐸則佐而糾之不以逼為嫌故中丞舉其職則天下治副使舉其職則藩省治居是職者可謂得行其志矣其後為中丞者自比于六

卿為九卿姑引大體以自居而下移其治于御史為副使者亦自昵於二司為三司又以逼為嫌而挈其治擅之使副使謙遜無所關率陞堂陪座押案僉書退食解所玩暘日月或問之應曰我帖司副使例如此人亦曰彼帖司副使當然士大夫有擢是職者必問其為帖司否帖司之說豈法制使然哉始余少讀官吏甲令所載風憲官冠豸冠服法服得以風聞章奏奏不如不治心甚駭之又聞長老言異時天造之始副使以下乘馬徑入省堂案驗公私掠治吏卒省中咸懼伏請罪其威若此又大異之以為人生而居是官得行其志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弱齡入仕目睹所謂風憲官者已稍異所聞心私怪焉又聞帖司之說則大以為疑及為刑部主事與郎中楊東溪為陪貳東溪既果斷通敏則凡余之所治者一一屬之而余乃以閑暇為樂始信所謂帖司者不唯風憲而百司亦皆有之會東溪擢廣東按察副使其寮友咸賀不敏以少當傳長者辭令則為致其語口我將以君為帖司者耶必將嬖倖於流俗徇徇以窮年而奚庸余言也竊觀君之楚楚然慙慙王役蹶蹶然不

遑息殆非喜爲帖司者耶丈夫遭際休時在側陋猶
耀其光況居大官衣章服得行而志固當嶄然歸然砥
礪臣節訂頑砭懦播汗流清巍然儕遐夷之民于陶唐
政教之中矣將使後之人指目之而愕然駭異者亦猶
今之駭異昔人此真毅然大丈夫之事也君子所得爲
也顧可以帖司自諉哉夫余固帖司者也然一聞其說
尚悚然而競厲趺然不欲復諸身況君之果斷通敏者
也嗚呼吾知東溪其必不爲此也夫

西曹對雨詩序

梅溪文集卷之二

十五

夫人情鍾於所愛則與物恒具順之則爲喜逆之則爲
悲非其物異也往時人言思人者見屋廬草木衣服之
狀皆似其人又時時夢之其窮愁離阨之極則往往發
爲謠謠苦調悲吟極拘攣憂感之狀故向生感笛王子
推琴猶不但已乃至於狂聒叫呼寧覺爲異此其物足
動之哉彼其情鍾於中則其慕其外者雖什百其倍豈
足啓其沉痾而洩其秘稿乎建人姚在明與其昆在輔
甚相得又同舉於鄉在明先擢第爲刑部郎其昆來試
南宮既離而合又甚驩也見黜有司令署建平學官離

而合合而復離益可悲矣假令在明因物感思豈獨對
雨云哉則解之曰聽鼓鼙則壯士喜而三軍悲悲在於
所懼不在鼓鼙也審音樂則得志者喜而失志者悲悲
在於所欲不在音樂也對雨則農夫喜而離人悲悲在
於所愛不在雨也夫情始於無形觸之而后寓感之而
後形然則在明之情雖謂之對雨可也於是在明之寮
友即風人之義以暢其鬱陶之懷而踊躍其進爲之志
蓋將約之以禮義非止爲情而已也咸謂小子可以興
於詩矣其序以引其端

賀鄉同年趙惟幾登第書

梅溪文集卷之二

十六

禮曰四十曰強強而仕孔子曰四十而無聞斯不足畏
已是以君子其未躋於斯也汲汲然求學知不能躋
於斯也皇皇然求仕如不及當求學而仕焉道德未達
於朋友而名譽已聞於家邦由之乎馳騁於紛華之途
盪摩於聲利之場泛泛焉而靡所底定雖於勉而學
焉而已不可得矣當求仕而學焉道德已達於朋友而
名譽不聞於家邦由之乎翕其實不採其華濟其源不
溥其流雖欲勉而仕焉而已不可得矣此君子所以

貴乎濡之久而發之深體愈充而用愈廣也不敏穉也服膺周孔之訓常有志於君子之道矣將帥而辱與吾子同舉於鄉當時睹吾子與諸同年皆偉然鉅人意未嘗不憮然也又不幸弁而登第則又睹相與者盡天下之長者鉅人意未嘗不盡然私恨於仕之蚤也於是始欲取君子之所謂學者而學之存清旦之氣於初渙之時植南山之材於萌蘖之始然已夢然惑判然解而十失其四五矣然後晚吾之當學而仕與彼之當仕而學者雖榮辱不同其為不幸均也豈有吾子學之乎少壯之日而仕之乎方強之時學不可謂不蚤而仕不可謂不後時此不敏所以瞻望嗟而深有慶於吾子也昔鄭子產疾人之當學而仕者與美錦學製之謂太史公又常憤士之學而不仕者致蛟龍為蛇之譏吾常病此二說盡診世人之蠱而鍼砭之何期身親於吾子而釋此沉疴豈不深可慶與假令吾子雖未超等虎櫺黜業垣赫乎竹帛之間鉤鉤乎金石之韻而已不愧聖人之禮文不墜世人之陷穽矣又豈不深可慶與

賀惟幾同年登第書序

邵陽趙惟幾年四十矣以其減器于有司得甲第其同年趙時春為書以賀之曰余之於子生有鄉曲之契貢於方岳有同登之雅余濫等西曹子亦策名

天府又將均有在公之貴矣然吾聞古之君子其所以相與之深者必有交際慶慰之禮大上以言其次以幣帛余於子之相與可謂深矣余將於是乎有言禮不云乎四十曰強強而仕孔子曰四十而無聞斯不足畏已其未躋於斯也汲汲然進學如不能其既躋於斯也皇皇然求仕如不及苟當學而仕焉騁騫於紛華之途盪摩於聲利之場於是乎有美錦學製之謂雖欲黽勉而學焉而已不可得矣當仕矣而務學焉道德不基於方剛之時藝業已墮於垂老之日由之乎有日暮途遠之嘆雖欲黽勉而仕焉而已不可得矣是故聖人於禮嚴強仕之文其教門弟子也又深致無聞之耻今吾子及年而仕固無負於禮文矣吾又將以南聞望於子然其望子之有聞也又異乎世俗之所謂聞彼世俗所謂聞者聞于人吾所謂聞者聞于己道德之奧妙吾未聞焉吾耻之藝業之浩博吾未聞焉吾耻之耻其不聞于己

也若曰吾耻吾道德藝業之不足以聞乎人嗚呼其若是狹矣誠使學者必以不聞於人為耻也則必敦篤其道德鑽摩其藝業以冀人之聞之也若是而或不聞焉幾何其不離敦篤而就剝薄去鑽摩而事剽竊也吾意聖人之旨則不紕繆若是聖人既使人及時而仕矣則責之以聞乎道德足以修身而去惑聞乎藝業足以修政而立事修身去惑則仕之本立修政立事則仕之術通本立術通而有不聞焉者寡矣其有不聞則聾聵焉者也吾未見人以聾聵之不聞無耻也嗚呼吾子其務

隨家各處卷之二

十九

聞於已不求聞於人吾又望子以不負聖人之訓矣敢籍是二者薦之幣帛以賀吾子惟幾聞之曰微吾與夫人相與之深也則無以此言賀我書於幣帛我將勉焉

侯郎中行狀

吏部驗封郎中秦安侯君以嘉靖八年冬十二月己亥卒于官其鄉人趙時春述其子貢所錄與所聞見者為狀獻于太史執事謹按貢稱其上世遭兵亂譜牒逸亡不可考有文昌君子者果居秦安君之高王父也文昌君之子義義之子長君之曾大父大父也長娶文氏生

憲皆不仕憲娶童氏生君君諱一元字應乾以秦安縣學生中弘治甲子舉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即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調禮部主事遭母喪去官制滿復除兵部武庫司主事陞武選員外郎職方郎中以病免官家居久之用御史薦復起為吏部驗封司郎中卒年五十君素事親孝與人交然廉介不可干以私遇事行行無所避為都水時守濟寧河最有聲時宦者用事從幸往來水道必經濟寧政敗惡不可治君悉裁以法稍稍斂迹有錦衣官稱被旨有所捕乘船詣濟寧命其徒吹鼓喧嘩欲以恐君君揣其情選少年吏擒曳至階下數之曰若被命捕侯一元耶一元闢西男子欲捕即捕何以恐為即非捕我胡亂吾治不劫即賊劫賊之法誅吏趣具奏誅之其人駭汗哀鳴祈免乃舍之其不畏疆禦皆此類也執其父母喪哀毀踰制後遭恩制贈其父禮部主事母安人然心常介以為不及其生榮之也家居無所交往人有所請託難拂其意即謂之曰若所得罪幾何所贖直良苦我不能見此人又不忍困苦也我且代若罪率皆報沮不復言亦不失其歡心卒之日家

無殄具聞者傷之時春與君為同鄉交誼最晚不及見其少時然觀其質真忠信廉儉清節有羔羊蕙葭之風得周秦之正氣矣忠賞稱君欲諫 先皇巡幸攻淮文之惡皆未行而止以其父告咎死其子亦傷於過中故不悉述其表表可稱者耳君初娶於王氏蚤死繼室馬氏生貢及第同而死俱以君勞贈安人最後娶周氏封安人偕其二子持其喪歸葬關西窀穸有期盛德難泯謹撰侯郎中行狀一篇伏唯采錄鏤之金石垂之竹帛庶幾發潛德之幽光照芳矩於不朽耳

重修長子縣城記

大明有天下寢海內之兵而枉席之不復試用者百五十年餘鋒銳銷城郭隳賢士大夫雖從揖讓聲名文物庶幾五帝三王之盛矣妖賊劉六乘間竊發支黨延蔓被於山東西河南北之境小邑破滅大都入保至興邊兵征討之卒就鼎夷而蒼生之禍慘矣當是時忠臣勇士束手受害莫能誰何譬如刀持千金之資而不操利兵以為之衛其不受盜劫而去者幾希唐山進士王君密為長子令既解救其民矣又以不虞為圖乃聚其眾

力匯其材植經其役賦取其故城之澆脆者而襲鞏之庫最者而豐崇之圯覆者而完合之封之以瓦石域之以溝洫樹之以蒲柳守之以樓櫓懸風戰格睥睨之具不旬月而治最版築之士相杵而歌者凡若干人木石之工運斤而辦之者若干人督其役者縣簿杜永泰董其事者邑士王釗等也王君之用心可謂勤矣今世之儒者要言地利不如人和形勢雖強以仁義為本余謂不然夫闕門之禮不可用之於夾谷之會章甫之服不可衣之於過宋之時仁義和惠可以治民不可以待寇捍患古之君子鳴玉而珮劒代結繩以刀筆易巢窟以城郭鎔金柞木鞬革莛羽以為五兵之衛得其旨矣余既深嘉王君之用心又因其邑人薛君大川之請薛君亦廉能吏故不違其請而為之記因併著余說

諫論上

凡諫之難非言之難也所以受之而察其情者為難彼其情將縱而言之人主橫而逆其理焉則其諫不行彼其理直而肆之人主將抗其情而摘其慢則其諫不行彼將其暴其瘼而砭之人主則以為痛已而忤其中彼

其隱其指而謂之人主則以爲玩已而狃於外彼其約其緩急而繩之人主則以爲乘已而忍於心人主之所難莫難於其察諫者之情矣凡人主莫不欲其身有好諫之名而朝有忠信之臣然而大忠誅小忠賞大信疎小信效忠信者蒙顯辜而阿意面諛者有陰福此其所以有其名而無其實好雖切而道愈遠也人主莫不欲其身之尊榮而無貶辱政之正治而無邪慝國之安存而無危亡豈獨欲無之又從而諱忌之夫諱其貶辱邪慝危亡之事而欲其無之者誠人主之務也然不受貶辱之語則何以獲尊榮之福不見邪慝之徑則何以格正治之途不聞危亡之禍則何以致安存之功夫人主惡聞不祥則臣下不敢言冒而言之則計贖身僇而暴國家之惡使明哲者將塞微而杜禍巧佞者將獻奸而伐柄如此則尊榮正治安存之事不可得而貶辱邪慝危亡之形成及其成而後毀之此人主所以多無及之悔而昧不見之圖也凡人主所以不能察諫者之情而愛之者蓋以人主欲尊榮而諫者引危亡人主不以爲詛呪則以爲誹謗誠使人主能因其言而察其情省之

則惕厲而憂之錯磨而削之不於無及而悔之無之則糾密而防之逃聽而慮之不於其既九而後治之夫至智無所計畫明審不俟形著故集衆人之謀慮不勞已之心思而可坐知未然之數也通天下之耳目不廢已之聰明而可坐測萬物之情也恢弘君人之度不煩已之姬煦而坐致百姓之親也故曰積氣成天雲霧冒焉積水成淵龍德化焉集善成德而天下歸焉諫者亦何負於人主哉是以日月不掩其食故天下仰其明雷霆不差其蟄故春夏奮其威天地不蔽其不足故萬物載其仁人主不差臣下之短已故天下樂其治也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夫無道之主貶辱邪慝危亡之所集也然能受諫猶不失有道者之天下況有道之君能察諫者之情而愛其言則三王之治易興而五帝之名可有也是以身不期尊榮而自尊榮政不期正治而自正治國不期安存而自安存故風化漸於疆外而令聞昭於無窮也若乃騁智辯以拒人言遠忠信而快毀佞之口使天下之人捫舌而交目君子則迷而僞是難進於腹心而難解於喉吭也嗚

呼危哉

諫論下

凡人臣有所聞說於其主言不當計不効受而不庸與棄而逝之者分也百言百當百計百効受而庸之者分也棄而逝之者命也百言當七百計効五糝錯而令主擇焉盡受而庸之其參差出者其事危不受而庸之森人得以摘其間者其事危兩持其可否而庸之主將疑而偵其後者其事危諫之術難矣哉衡其理而或臆決其事者其言當而計不効習於事而枝掌其理者其計効而言不當計已効矣而或先後其事則將有揣摩之譏言已當矣而或抑揚以飾其理則將有文撫之誚言已當計已効而或伉殺其辭氣以悚主則將有訕詛之誅此人臣雖有百當百効之術而乃無一安身之計也夫忠信不以迂闊撓正直不以摧敗折彼或不能則將詰曰百當不如一默百効不如一忍雷同其說以低昂天下之人而牽引之上材危行自全中材苟簡容身則空國之勢成而孤立之禍始卒有緩急驛保頭顱護妻孥之臣責之以忠臣孝子之節渙然瓦解冰泮矣人臣

之本望矣使人主豫知其然則必不任其人所以任其人者咎在於忠信之謀不効而正直之言不當彼得以深入其計而反操其柄以伐國比人主覺而誅之不足償天下之責也凡人臣亦莫不欲其道之事泰而享尊榮世之治安而履夷豫行之便利而獲令名然乃有力不足以任其事而過思非分之圖欲以設巧釣奇而求无妄之福無妄之福至於前而不覺之禍隨其後智不及之國將乘險以徼天幸也智及之則自以騎虎墮地而莫敢縱鳴呼天下之人雖狂瘡癰腫執肯暴虎而執蛇哉人臣學道有素行任當世之責懷百當百効之術而不獻於明主之前而乃以辭虎獲蛇為能自求不繫之禍計亦左矣大夫有諄臣三人則不亡其家士有諍友則不喪其身今則不然人臣苟欲徼無妄之禍不以百當百効之術奉其君其黨與亦各乘時以徼福不以百當百効之術奉其友子弟臣妾皆蔽於其私不以百當百効之術奉其長差之毫末夫之萬千滴漏不實遂傾江漢誠使人臣肯以百當百効之術奉其主主雖不受群起而公和之其黨與各以其術奉其友子弟臣妾

答以其術正救其所私是舉天下之人皆善諫也則無一人立於有過之地者此莫大之福人臣之所當構醢而祈者也知之而自昧者爲之隱不知而不自是者爲之愚隱與愚而竊高位者謂之盜盜臣不容於明主之世嗚呼懼哉

氣解

趙時春爲刑部主事科官以票召其從史時春按制文職極於六部 天子自統之有所召乃奉 旨而行即振瑾彬寧播擅大柄亦矯 上指竟不敢召又

科官內機樞臣文字不出 殿陛票召部吏兩傷體統即秘而閤之科官大飽則私呼其吏詣里第而數之撮其項麾之且咤曰若固無面我今我氣咽時春聞之曰時春非勇與人爭氣也將以完內外之體統不使啾訕者訕我二人今乃以怒反遷于史又暴其氣不以過恭乎時春聞之夫氣有聖賢之氣有猛士之氣皆非卒然致之也所基者密積稟者宥而充也有狹客之氣有匹夫堂養之氣非其稟固然所基者不密而所積稟者不宥而充偶置矛鋌於要害之間斯不貫乎已矣何謂聖

賢之氣經之以道德縉之以仁義出於心貫乎四時春乎如春陽之煦條乎如秋容之清充物乎宇宙盪熈乎山川嫗薰乎同彞之人吹噓乎瞻依之士此之謂聖賢之氣何謂卿大夫之氣經之以藝殖縉之以經制出於心貫乎四支洋洋乎如流雲之形氤氲之狀春容徐與滂沛淫汪悚動乎齊民蕩摩乎四境使近之者心豫而仰之者內伏此之謂卿大夫之氣何謂諍臣之氣經之以廉隅縉之以信勇出於心貫乎四支油乎如溫風之始布迅而栗乎如芳華之變淒色捷以勁方如籥力之飲實慨慷磊落卓犖俊偉凌薄乎日月洞燦乎金石震動乎一時興感乎百世此之謂諍臣之氣何謂猛士之氣經之以果毅縉之以正直出於心貫乎四支關乎如攄驅之開峭乎如鷹隼之聿揚蓬厲包休撼蕩威棱激射乎三軍光芒燄熾於閭外此之謂猛士之氣何謂狹客之氣經之以僞爽縉之以幹力出於心貫乎脉絡網僅輕剽魁健迅修寥乎如烟霧之襲人揭乎如回飈之鼓塵煌煌乎如野火之燎原自炎而自滅也又其下者經之以筋骨縉之以血肉出於心貫於肝脾糊其七竅

張強其四支脹滿其五臟掌達其百骸顛倒如狂昏瘵如癡靡乎如瘕狗之欲噬氣溢而無所發洩陽躁而不可收拾咭啞鯁鯁痰結喉中上不能下脉浮不實三日死矣此所謂匹夫臺養之氣也所居不同而所以養其氣者亦異唯爲七情之所牽六蔽之所壅則其變而之下流也有如醉夢者然貴乎醒之醒之即返其元矣或謂時春曰彼方怒子子重激之可乎則應之曰今有提撕人醉攪寤人寐者其人未嘗不怒設或告之曰醉能醒夢能魔則其人必由由然喜矣夫氣之能害人奚啻醒與魔彼誠知我之醒之也安得不由由然而喜耶使其猶未醒也則吾又奚畏乎醉夢者之狂呼耶

送夏亭甫畿內斷獄序

嘉靖八年秋八月刑部以兩京斷獄例當分遣官屬即具名上請奏報可於是子同年夏君亭甫持符往北畿斷獄乃酌酒而餞之餞之辭曰子知夫執法之吏乎天唯天下有執法之吏而後天下有不忍之仁今刑部甲令曰謀反惡逆者籍盜賊殺人者誅此天下之公法也非天子之所得私也二覆五奏而後行刑有當刑而賜

矜與臨刑而曲宥者此天子不忍之仁也非法吏之所敢專也故天子曰可生法吏曰可毋生天子曰可毋刑法吏曰可即刑與天子爭於殿陛之間而卒伸其法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法之可畏而忻然戴天子之仁則孰不思避可畏之法而成吾天子之仁乎若是者余之所樂聞願有之於君者也其不能執法者則異於是天子曰可生彼亦陽曰可生天子曰可毋刑彼亦陽曰可毋刑是使天子毋從而知其不可天子毋從而知其不可則謀反惡逆者不可得而籍盜賊殺人者不可得而誅群不逞之徒相與玩天子之仁而滑其法及其大敗內訌則其法滋不足以勝奸而天子亦無以成其仁矣彼且見其法之不行則將解於衆曰某與某天子之所欲生也吾嘗爭之而不從也某與某天子之所不欲刑也吾嘗求刑之而不吾與也善則稱己過歸諸君不忠之大者又焉得爲天子之法吏乎若是者余之所厭聞不願有於君者也孔子曰友直諒益友便佞損余與君友也故不敢爲便佞之語而以直諒之辭告

嘉靖庚寅趙浚谷文集

觀內經難經

夫學者貴擷其華而識其善承其流而辨其源況誦其書友其人故不用龜筮可以明其世也傳記言內經乃黃帝書難經乃越人書吾觀內經非黃帝書直越人書難經非越人書直倉令書耳以爲倉令之書故必寄之於越人以爲越人之書故必寄之於黃帝假令內經非黃帝難經非越人豈不足以牖世而煽俗彼謂內經不寄諸黃帝則其爲越人者無以安難經不寄諸越人則其爲倉令者無以安將無或乎泯其道以安其身將無或乎泯其身以存其道將無幾乎泯其名以存其道安其身身苟免於非辟道有濟於開成雖沒世而名弗稱君子弗疾也嗚呼若夫人之智慮深矣卒之越人爲秦垣所刺而倉令幾伏礎質況學道之君子哉夫象焚其牙雀啄其尾豹傷其文狄解其裏其所以爲美者乃所以爲身否也況學道之君子哉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與屠文昇書

時春頓首白文昇比部執事旬日不見于談海爲惘子

懷陽侯之量將何以沃我婦門敬候僊騎悄焉聞寂優晨待漏蒼龍閣下詢及西曹諸大夫皆言執事代人作應詔疏草或云例當然非故爲之也然僕竊有未安於執事者不但已已聊陳一二令執事射之略舒職完人有憤其伯子而令其季操筆操之則傷兄置之則忤父不識執事將奮挺以挾兄之背乎抑舍旃而委父之命乎此固小小天下事未可容易者文昇執事思之思之春秋述鄭厲伯使祭仲之嬖殺祭仲其嬖以告其女欲勿言則亡父言之則亡夫不識執事將主亡夫以逆君命乎抑主亡父以傷孝理乎抑又有甚者夫婢妾滅獲雖其主母之固欲使苟使之殺主父則有死與逃耳有死與逃而不可彰其情衆必讐以爲不良人矣甚哉處疑事之難也而執事侃然以正諒自許不復遜避此僕所未曉也且事有似是而大謬不然者若漢之周瑜是已握強兵據要地曾無匡輔之志而反與權賊厚樹藩籬欲與奸瞞並驅於中原而擯漢社稷之臣於崎嶇九死之地皇天震怒單底其斃此固高廟神靈世人所共鑒也執事將欲誅之則其人已爲鬼爲蜮不可即誅而

勿誅而與之與之則已甚枉已執事曾聞董狐南史作
手誰氏設陳壽魏收未著筆而人已譏其穢矣鴻臚雲
中后羿弛弦揚飄秋葉由基釋冰非不能射勢不可耳
伏願執事養鋒蓄銳穀而後發盡敵而止勿爲后羿由
基所笑幸甚幸甚

與張運夫書

執事沉浮州縣簿書良苦忽已三載天道人事不遠伊
復念執事去國遠謫此亦可以少慰哉愚性頑鈍仕學
五年亡効尺寸上之不能陳禮樂說符瑞結

趙家文集卷之七

卷之七

明主之知中之不能審筋力翼拜趨要公卿大人之歡
下之不能廣交遊盛文飾發朋比之聲譽惜若木偶無
所顧避得從常調顧已幸敢望人之知已哉雞鳴而起
飽食三餐冗曹務間押署不聞一二同志談笑相歡得
一劇戲嗑然解酌酒賦詩擬迹楊班俯視世變如寐
夢間不覺寵辱之加身科步之繫於心也言念老親迥
別西東瞻望潸然流涕溫清念此獨耿耿耳人各有志
時來則爲之運夫執事前之而已草草不盡所懷時春
頻首

壽友人翁序

始余學遊河魏師劉子而友董君劉子之所以我師者
以良焉則詔之以惜焉則替之以放於其親黨朋友者
則皆吾師也董君之所以吾友者以良焉則詔之以惜
焉則替之以放於其親黨朋友者則皆吾友也而況於
其親乎哉董君匿其光於王庭瑚璉之用而專其志於
家人父子之間翕翕教教樂且永昌孫哺其其翁婦宜
其嫌休和之臻既壽而光設有章甫嬰組金縷錯輝煌
嗟呼董君較巨挈長其諸不以彼而易此也凡與董君
友者咸賦南山之章徵余序而美之庶幾乎易之餘慶
詩之熾滅者耳

藍貞婦序

夫物有與之俱生而不與之俱毀者則物亦無所容力
於其間松柏生於木後木而毀龜鶴徠鹿之屬生於禽
後禽而毀石有璞沙有金野有丹鉛銅鐵之材皆良於
其類而後毀於其類造物者之于之也不以爲力而物
之受之也亦不知力之所在於人亦然善惡智愚咸出
於天而人乃以其善且智者必貴而善惡且愚者必賤

祭侯郎中文

嗚呼侯君有靈其尚克享余之羞尚克舉余之觴也惟

嘉靖辛卯趙浚谷文集

五先生文粹序

聖人稱述傳記子史之家至博矣未有不以名號其書者不以名號其書者不以名號其書而直稱之曰先生者唯濂溪周子洛陽程子秦張子閩朱子爲然世以其學同歸於聖人故之字聖人者必由之而後入故並稱之曰五先生先生云者弟子尊師之稱也五先生亡矣天下之願爲弟子者將無以致其力故必求之五先生之文文非所以爲學五先生也以爲學五先生而未得故姑求五先生之文五先生之文其行於世者博則世之不能爲五先生之文者必大亂其矣故五先生之文

未有不粹者也而曰文粹者以別其亂真者耳夫聖人之道天道也學者未能合天道故求諸聖人未能得其所以爲聖人故求之五先生又未能得其所以爲五先生故求之五先生之文夫自五先生之文以至天道安在其千萬而存一二哉求千萬於一二而又有亂真者焉則其亡所得可知矣故始於學道終於無所得世乃譏之曰儒者博而寡要陋哉斯言惡知所以爲儒哉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求五先生之道於其文者得其粹然者乃爲約矣苟得其粹然者以爲約則雖在斯文猶爲衍也嗚呼欲求五先生之道者得斯義而推之庶幾其不爲世俗之陋儒矣

壽王封君序

稱詞以壽禮乎固禮也古禮之縟文繁節焚如葉如不可臆度而膚說也其根抵天道延蔓人情者可以神會而心諧也故稱詞以壽禮也禮之六曰嘉嘉美也凡天下之至美可稱道而頌說之者皆嘉禮也箕子陳洪範窮天地之數歸其美於五福而首之曰壽宣尼刪詩三

百篇極人事之變祝壽之詞爲多武王戒殷酹酒至於羞饋耆者則導之使飲古人譙樂其少賤者爲尊長者獻爵必云稱壽觴或云上壽酒是其遺意也龍門子每言六經互相爲用余常以爲知言今樂經逸亡而禮經殘缺故諸經之中有涉於禮樂者可以互相推也夫壽散於諸經者莫不以爲美則其屬之於嘉禮也固宜屬之於嘉禮而不備其文與詞是委諸草莽耳今冠禮有三加祝辭龍門子曾更衍祝辭壽禮既無其辭故近世好禮之士多援龍門子之義而加祝之雖見訕於曲儒不辭也爲禮而見訕不使人知之而又蔽諸已曰我知禮焉惡用人知者其猶未爲禮也已吾郡太守王君其翁司徒封君年七十矣於是府之大寮若吾鄉士大夫各形諸聲詞以頌其德而祝其壽凡其所爲美者諸君固以鏗鏘乎鼓鑄之音而雖穆乎琴瑟之韻矣余故爲之歸乎禮而布其辭解其訕以全其美且稱道諷頌言語明先生長者之意亦弟子之禮也然則茲禮也一舉而諸美備矣其合乎古孰大焉

送王太守述職序

嘉靖十年歲在辛卯王正之月固安王君以戶部尚書
郎出守平涼平涼西鄙敝郡也地斥瘠墾境秋憚春怯
民焚且燬困悴不舒兩腸奪糴蠹食人磐石之宗內
暴其都寇攘戎落外奪其井民罔牢生胥偷玩賜冠不
媒室燒不保嬰穴居巢處滅姓毀宗王君喟然嘆曰嗟
乎 天子其不以某爲不材故試以艱難又嘆曰嗟
乎 天子其不以此邦爲長物故畀之某又嘆曰嗟
乎吾其胡圖援濟此灼灼之衆苟吾職焉吾盡利焉匪
吾職焉吾將禱焉苟有仁心其忘吾言乃宣乃奠乃嘯
乃療乃擾乃溉乃衷其耆而撫其孺乃飴其荼而麗其
瘵其力有不可者焉君嘆曰嗟乎吾力有不可者矣吾
其禱諸監司已而又有不可者焉君又嘆曰吾其毋庸
已吾其禱諸 天子之監尹若巡之使已而又有
不可者焉則又嘆曰吾其竟不已 將以迷職告于
天子及期而部使者以告災 之衣冠黎老又避
車而言曰公去則孰與惠我君乃喻之曰吾非不適於
茲而勤于行也夫將有所爲也有所爲而弗得則吾與
若皆無憾也於是留者懼不能迴君之旆而改君之輶

趙汝谷文集卷之十一

三十九

也又懼君之告于 天子將有以器君而不復西來
也酌酒而祝之曰公毋廷我咸賦九戩之卒章以道其
行

送張通判考績序

郡之上佐晉陽張君將以三考之績告成于期行有日
矣於是衣冠之髦咸酌以祖命其少者一人立於爵間
侑之以辭曰凡臣於王家者亦猶夫吾家焉王家之有
掎殺車馬衣服賄好貨器之屬必簡夫臣僕之善良者
而分司之於是乎日計其會而月考其成苟有不吾足

趙汝谷文集卷之十一

四十

焉未有不吾聞者則其扑簞而去之必甚矣今夫臣於
王家而贏其特殺車馬與盜其衣服賄好貨器者多矣
然吾未見其有即扑簞而去之者焉故容之於一而至
於再甚於三亦可已矣猶有幸而竊善良之名以眩其
賞者焉其不見晒於妻子而忤於臣僕者幾希張君之
判吾郡三載矣前判于青而再以最試有司固以知其
善且良也吾郡視青尤難而君之行猶夫青也則又以
善且良聞於有司也固矣其不爲竊與盜也決矣可以
行於妻子而令於臣僕也昭矣吾儕遠臣無以表標焉

是故帛書之以介于行禮之間

送張副使擢河南參政序

凡天子之所治其區而爲省者十有三政教之所
淵濡威德之所薰炙軒輶東鐸之使魚鴈相將而蠻夷
之部聲名之所漸者不與焉自山之東西河之南北據
古雍豫之都又以涼梁益雍曰陝西言自陝以西暨也
割河北之相衛以益豫曰河南言自河之南而漸於北
也所以股肱京師經絡形勢商周禮樂之風漢唐阜殖
之化縟文備物之鄉而他省不敢望焉地望穹隆而德
宜弘侈於是北平張公釋陝右臬副之任往東河汴分
省之權蓋古所稱上游膏腴之府公於恒而牧之將明
宣猷之重公於是仔而肩之匡直輔翼之術公於是廓
而敷之公之斯行可謂榮且遇矣固將絕般函方河洛
顧龍門窺大室覽川原之削砥則思美文命援墊之烈
賜甘棠之蔽芾則圖嗣召南騶虞之績瞻黍苗之芄穰
則求致卹伯勞來之勤登炎漢之郊墟則盡然念致理
之艱難而傷召杜之不復作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公其
將深有所得乎然余聞公爲御史以直道事

武皇願以血戰 竊與於庸下至今人贊其勇惟仁
者乃能勇仁固安人之術也公其有以得之矣余不佞
辱公之知其知公宜深而郡守王君與公里閑之推又
知公之深者也是故合其言而贈之行

重修花馬池邊牆記

國家威制四夷巖岨封守而陝西屯四鎮強兵以控邊
北虜花馬池尤爲襟喉滅其下而益之墉樓櫓臺燧鎗
墩守哨之具星列綦布式罔不備成化以來其制漸渝
黠酋乘利稍益破壞以便侵盜而大將率綺紈纓弁于
莫或者禦朝議益少之始務遴彙票以功首級差相統
制而巡撫都御史居中畫其計督監司主饋餉更請置
總制陝西三邊軍務以上卿居之士衆知爵賞可力致
則颺起而諸將奏功相繼虜頗懾伏北引矣嘉靖十年
總制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王公瓊始興復之虜尚屯
結恫喝未克即叙時用唐公龍來代博采群猷惟良是
是凡厥邊保悉恢故制寧夏夾河東西遞亘數百里頽
垣墊泚于崇于濬嘉靖十四年秋工乃告竣請給官費
僅二萬兩役不踰數千人無敢勞怨行者如居掠駁用

息是役也相其謀者則巡撫都御史楊公某張公某純
其任者則巡按監察御史毛君鳳韶周君鈺督其事者
則按察僉事劉君恩譚公閻協共王役督集洪猷是
用勒銘以永後範銘曰

奠高埔兮繚坤維踞庫收兮環虬螭鎮貉貉兮伏猱猱
揚威稜兮永庚夷

靜寧州名賢祠記

靜寧州自宋置軍以來為邊鄙要地其人沈鷁勇決號
為能兵故倚之以內捍秦雍外控羗胡然則卓犖奇產

東漢書卷之五

卷之五

後風土之良統制方牧樹甘棠之績代有其人法宜從
祀今天子建元十有餘年海內向風爰修追禮制

守令於諸學宮建名宦鄉賢祠以春秋奉祀焉所以勸

賢昭烈佑啓後人德音其備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

御史唐公上承下教敷政唯勅奉訓大夫知靜寧州事

嘉定劉君琬祇承

明命董作建室列文公靈久協

群望祠既畢莫爰徵余文以記之夫靜寧之為遠裔固

矣迺今則得為中土之鄉者緊諸名賢實有武功以為

千城實有文德以為衣被卒固於皇王禮樂之中以悅

乎被髮左衽之厄茲聖主所以垂式元老所以嬰

陳良收所以建祠者也書曰恃信明義崇德報功吾於

茲舉見之詩云南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勗諸

賀郡博王先生令祠登第樂辭引

蓋聞奎壁垂光天啓文明之運鯢鵬上躍地列變化之

機是以聖王造士育才神功妙於無語哲父遺經垂訓

家聲振於有邦乃若枝分桂林庭列寶樹明珠致之盈

握腰帶馳於階前足不踰闕而光照連城歟不移影而

超躡千里恭惟郡博先生滄海遺珍冀野屈足發輝光

東漢書卷之五

卷之五

於絕地未伸瑚璉之需蘊詩禮於過庭爰奮霖雨之澤

始對策於北闕行馳譽於東觀崢嶸豫章之材奚慚梁

棟橫衝斗牛之氣豈讓龍淵所謂興國之寶臣自今焉

始起家之良嗣夫復何辭輒順輿情以達預望

調鳳樓梧

威鳳將雛欲飛去奮翼青冥直上三千里

聖皇重奏鈞韶美古人豈之周王使祥光已兆來儀始

棲止鵲開離暗宣聖治看恩榮蟬聯紫泥真勳業麟趾

青史

別知賦贈戚秀夫

平涼趙時春既放遜於涇水之陽并頭之麓友魚鳥而
伍麋鹿南山戚子秀夫釋輜轄而訪焉曰吾聞聖人不
役役於時而蟬蛻於物上故實之而水消燥之而春盎
河淮橫流巨靈天吳鼉龜吞雲而砥柱呂梁之碣不移
也吾子奈何解朱絃以紐犁埋韶濩之清賞伏龍光於
重淵溷淤泥而長往負鹽車而垂耳忘萬里之雄想眉
以翹首奮翼嘯青雲以欲上騰驤於九達之衢侯軒蓋
之高敞荷黃虞之有作猶庶幾於芳響使汾耶而靡倡

續後谷文集卷之二

四十五

竟聞寂而孰與爲黨乎時春曰唯唯夫子所言乃見田
躍淵之志蓋未覩於盤瓠潛虬之事也登負擇而振股
視九華瑤池之境猶鉅厠也異哉軒轅氏之問彼髡髻
焉知其具茨乎田有粗糲無羨福務勸釋蹄息養以誇運
蹄操推攻堅不藉鋒穎之利故聖人喟然於浴沂而擊
節於顏氏興漆調之深說數有均於由賜故曰達人安
命君子不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
日用而不知庶幾乎羲皇之治戚子嫣然而笑稱詩曰
振清風兮被皓月南山翠嶺兮涇流馬歇執策援綏哉

脂而別

岷梁靖亂詩序

天下之患常起於細微而其勢莫之或止遂至於不可
救譬之強壯之人本無它疾病飲食膿脆之物日厚奉
養而饑寒之患不至於前自以爲安矣而不知痰積結
於五內毒害發於四支亦非一朝之故也皆由漸以致
之矣治平之世在上者惠以育其下下之人仁以望其
上庶幾乎期於無刑之治而不知大奸巨猾潛伏於草
莽之中者隱若敵國極而至於用甲兵又不能勝而至

續後谷文集卷之二

四十六

於遣將帥授鉞鉞嗚呼其所以爲小不忍者乃至於殘
忍而其始爲婦人之仁者乃所以爲大不仁也曩者流
賊之變是已有司曾不以爲深憂大抵追捕故縱之法
弛而譏疑矜恤之意多至於養蛇成蛇者往往而是嘉
靖乙未伏盜起於岷梁之麓巡撫都御史安崖黃公直
抵其穴盡夷其醜類而後返故有盜魁某有司以虛文
爲死久矣至公是舉而後生得設使某也在則岷梁之
盜豈能遽絕而往者流賊之變安知其不萌於斯也余
居田間久見良民爲盜所暴而有司曾莫之恤及民冒

死以搏之山有司反為盜力往往不得直故為盜者常自以為多幸而良善常自以為不幸其弊將志於驅民而盡歸之盜則公此舉其所以防微而杜漸明典憲而勵風俗良以至矣執法之臣顧不當如是耶公之門人華亭訓導王金請余書諸其卷而歸之於公且曰以詔夫牧民者

重修靈岩寺記

華亭縣既復南門其門之前選堞而環碧者為南河河之南蔚蔚而呈翠者為南山雙峰雙峰之上連覺結閣

續修文獻卷之二

四十七

為東西王母宮東宮之陰有叢林焉其遺址為靈岩寺相傳以居尼萎而不受縣之婆婦施氏張氏群謀興復之不越歲而成背宮而面門依山而臨水噫孰使荆榛荒蕪之中而起幽遐清淑之觀乎始縣之南門塞而宮亦廢則寺鞠為豐草今門復而宮亦舉寺因為之更新是孰使之而孰為之者夫物理之興頹必有數存乎其間而不可知不可必也因王生邦彥之請記為之拊掌而三嘆

華亭司訓王金被旌序

國制於文學亦侈矣哉雖深窮山谷遠方絕域十室之邑五雉之城莫不有學學莫不有長有佐長佐必自銓授誠以教化為急務慎之至也華亭居隴山之陰大原之南群峰環處其於教化微矣而學之置長佐長佐之命自銓司而監司不得擅焉有善則監司得以旌之而有司不得蔽焉者與通都無異也而居是職者顧可以為微乎濬縣王德純寔佐是邑學能舉其職不怠其事巡撫都御史安崖黃公揚彰厥善以勵具官上不隱賢而下不曠職交得其宜邑之弟子以為榮相與徵余文以侈之孔子曰誨人不倦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不倦於教王君之職既舉之矣好學不厭諸弟子勉哉

華亭令賈愷被旌序

令之治或以柔懷或以武勝是不可偏廢也說者謂邑俗不同治亦異術故薛宣以強吏理劇而以儒者居僻用是皆理誠得其意矣華亭於吾郡為小邑而其俗簡朴民當戶而汲負木而慶無大爭訟刑書稀矣通州賈侯國用復以儒者居之故其民不見異物嬉如也殆傳

記所稱庾桑子之里居自然而已者乎巡撫都御史安
崖黃公以侯為良移書例之賢俊以風勵屬城庶幾薛
丞相任人之遺意也邑之父兄子弟侈侯之榮而誦黃
公之德相與徵詞為文以耀之孔子論為政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勸善者為政之大端也故不可以不腆辭而
之序

送華亭尹莫如德歸南寧序

夫士君子之學而仕仕而歸譬之饑飽勞佚各適其所
而身即安故仕者之必有所歸學者之從事乎仕不可
阿其所好而不相為謀持其所長而互相訾議也要在
適諸義而已嘉靖甲午秋陝西憲司支使與御史相告
訐而權貴欲籍此中傷士大夫且用沮敗臺司由是錦
衣逐捕之使窮秦涼文武僚吏之被逮者百人賴
天子聖明其重者免官而已次者或罰或復位而歸其
獄於外議於是天下翕然頌至仁之澤而士大夫
蒙更生之惠初惟是獄者懼於非辜或妄有分析或撫
摠臺官以求解獨華亭尹莫君如德坐以候命未嘗以
唇舌恫喝人人以故皆哀其浮慙而矜其不幸雖例

歸而其不負於人不愧於心者亦既多矣嗚呼如莫君
果可與言哉又將喻梁洋浮江漢歷湖湘嶺粵而歸於
南海之南其閩人必多為我見士夫而布告焉曰仕者
勿以已之得而陵歸者之窮歸者勿以已之高而譏仕
者之通

送華亭文學吳君謝事歸眉山序

眉山蘇文忠公之鄉也士大夫之產固多秀而文矣吳
君眉之邑子誦文忠公之詩與書而慕文忠公之行與
事顧不以他守職竭來設教於吾郡之華亭實以侈其
名而強以勵其勸蓋聞鄉先哲之風而興起者夫蘇學
之不行於北方久矣世之知文忠公者固多而其訕公
者亦不少吾聞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樂之不
如似之世之知文忠公者蓋不啻億萬人其好而樂
之者蓋千萬而十百焉其樂之而又似之者蓋存一二
於億萬而吾猶未幸見焉夫以億萬人之所公好而未
獲一二之似則其為文忠公之知矣彼徒好其名之美
而苦其實之難則將知其所訾名而蔽其所訾故公
雖為眾人之所知而亦大為曲士之訕又況見知不如

文忠公而欲樂爲文忠公則其誦公不恭甚哉雖然世之誦文忠公者未有不出文忠公之下者也居下流而誦上孔子曾深惡之矣犯孔氏之所深惡而欲求合於聖人之道是欲任重而釋其輓却行而慕長途也其必不能也明甚然世猶冒爲之者眩於名故也嗚呼吳君何以處眩名之世而能獨持嚴密之論哉吳君行年七十而貌恒若四五十年者世之夸毗子安知其不引以自足吳君獨倡而言之亟引年而謝事其處名實之際信乎愈未衆矣君之弟子相率乞余文以大君之行深惟

題後於文集卷之二

李士

華亭復古南門記

孔子許子賤之義故本文忠公而爲之辭繫以詩曰作嶺青燈謝眉山絳帳迴南瞻白帝里西上赤城臺野騎新花發春帆細雨來無情清汭水薛荔若爲栽

以至於今而其珍於今者將古之所同歟使其善政流俗不幸不與器物而俱存而猶幸不熄於衆情之所不能已者則謂之復古也尤宜華亭縣之有南門與縣始門之內設橫達與門始方縣之盛爲儀州由州而爲縣故縣之邑井宜繁而達衢宜衆遭兵凶乃廢歲時遺老睹之靡不疚心而歎嘆蓋咨嗟於人願者凡數十有餘年嘉靖辛卯春內畿人齊君宏自蓬萊令尹茲邑愍其荒蕪則下令曰願復故遠者聽地之沒官者輸其直達之宜通者通之門之宜復者復之其埴以培之闢以覆之重垣以翼之今當償其估唯力迺役之民工未盈而齊君罷去後尹廣人莫君如德崇信令泗水薛君麒邑文學襄陵王君廷弼共竣厥役於是邑之者咸欽諸君之善復古也且良其宜於今之人也又將冀見歲時邑井之繁而古人之善政流俗可興也咸請余記而勒之石且曰以示後人

遊崆峒記

雍山之鎮維吳山其阪爲隴其西而北二百里爲笄頭山湮水出焉湮出山放之化平川四十里東於崆峒山

之前峽至於山之東麓與後峽。有龍尾山之北十餘里至於龍尾始與彈箏峽之。才會而涇始大龍山不至平涼府十里而既而南北兩原廓然對峙而川始開涇之水引而障之兩岸以爲磧爲池爲圃卉木茂而禽鳥聚則府城西北之勢愈增奇凡遊崆峒自城者西之自東郭者循城之北而會于西余家東郭而別墅距筭頭甚適故凡崆峒之首尾能悉之崆峒得涇而勢愈尊蓋由鑿前後峽以疏涇而崆峒始負出譬猶正人君子禮義以峻其防巍然莫屈被淫夫小人望之而可知其甲且陋故凡言崆峒者舍涇則無以見其尊凡遊崆峒遵涇南岸道府西越乾溝銀洞溝經石頭寨西嶽廟掠大峒山亂涇汭至於問道宮宮者軒后與赤松廣成二子授受之所故以爲名正德間有道流王翁自號全真貌若七八十者頗自矜大然亦不能辟穀但能啗巨豚肩粟至數升膊肘一壯酒飲有餘俗云解爲五龍轉術其術亦非道流所甚異然五持此術眩耀於士大夫間以居其貲將益侈其宮群教役者艷而劫焉王斥其名以怖之盜懼敗露遂取其元以滅口素與王金真者

爭執城市之惡少劾之獄又期年始獲真盜乃云云然其先枉死者已數輩矣今宮之後建一閣閣下爲王金真像云江南有商遺疾得道士療之而愈自稱崆峒道士王金真命商肖像于崆峒以爲報且彰其異此爲其徒蓋全真之死故設計以解之不足信由官之比遂升前峽坡坡皆溜石飛沙可四里許至山腰一巨石僵道左內有小石光圓如月狀攀躋而倦者據石而休且飲再登一里許西壁有石碑嵌岩間宋遊師雄題名慶夫王金真求長生而橫罹夭折游師雄欲得名而埋沒荒蕪可一爲之慨嘆又上穿蒼蔚歷曲盤如前途之半始得平地爲潭沱寺寺之後稍東高峰爲中峰寺中峰益東之高峰爲東峰寺東峰之傍爲眺豐亭亭之下去崖幾百丈有洞焉玄鶴巢其中亭上坐則涇川南北山之流峙城郭村塢之羅布煙雲花鳥之變態慘之指掌而無遺故曰眺豐眺豐之南曰南峰寺亦懸出涇之上中峰北行半里有小岡岡上喬松六株崆峒之松以萬數皆俯仰衆植中而此松獨迥然秀出噫可敬畏也松岡有小宇亦禪居北有二絕澗獨木爲橋南橋丈餘北橋

倍之號仙人橋過橋登峻坂即北峰寺寺後萬壑峰
幽巖莫測而一塔懸立其西北隅塔後下數仞為丹穴
穴竇圯泐余昔曾遊焉思之可竦神也其西南林木愈
密對峙命峽門藤蘿百折而上為西峰寺西峰之右有
虎穴虎穴蓋西有冽泉大旱則微而終不涸泉之上
復里許登馬巘山真武廟廟之南平視為三官廟其西
仰攀為香山寺三峰崆峒之絕巖下瞰眺豐五峰覽潭
川南北山原若波浪之伏性焉真武廟之東直下澤沱
寺為石蹬千百級折迴以數十視諸徑為極艱曲余昔
遊未之有今與大梁熊殿子氏乃登之云熊子曰余昔
遊焉倏華恒升峨眉絕頂視此山互有異同其俱得稱
為名山宜矣獨疑其靈泉抱悶嗚乎世代往矣元化惟
遷陵谷變易吾安知其終無是與吾安知其終無是與

嘉靖壬辰趙汝谷文集卷之三

崇信縣修學記

河東楊侯梅尹崇信之三年能不勸誨於民以即教寧
是敷是敷顧學宮泐圯弗治士無攸既孔氏宮牆鞠為
蒼蔚瞻依邈焉聲教否戾墮闕弗宣爰致吉蠲爰構五
材于梓于陶于冶于圻搜工于穀葺陳于新易腐于確
奠神于樓登士于學崇崇黼黻鋪遶俎稽式絃誦之聲洋
洋溢溢迺徵余文以昭物則布于眾曰維聖人之教不
以世輕世重而為興替豪傑之士雖微文王猶興昔文
武沒而周道衰秦力政而漢伯強唐宋繼役於夷孔氏
之教不絕如縷楚蜀阨越皆蠻夷而陳良文翁朱子之
徒猶能誦說其義學士大夫稱焉彼真豪傑之士也況
諸子故周產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也佩聖人之澤若
此其甚也更遘陽龍二五之會離明章徵高朗四被尸
唐虞而人咎焉其視菁莪棫樸之士固埒矣或將先之
或將後之殆非適然孤立者也聞乎來者紹乎往言於
古者驗於今著乾二之文以見九五翼顯世之敵以寧
王國此固孔氏之教家傳之志也若徒委焉靡好爵而

私龍斷甘勢利而忘君親效尤於凡民而已豈直學
氏者之羞亦將貽任天下者之憂

大觀書屋記

始余以言謫隸氓徭僦舟間行歸陝西釋縲紲筆楚之
阨而望故國丘壠之樂忘其憂而怡然幸也猶未足以
泄儼者憤為盜狙諸許幸不死而重創焉罄其資以歸
報雖脫虎口還家而垂囊枵腹無以供菽水然猶以為
殆類古賢聖者困而發憤者之節使其身僅存而聰明
不廢吾獨後之乎其志軒然不少衰而觀世利鈍成敗

榮辱屈伸之變其心行然不少渝也然伎便之徒方視
以為奇貨而市利既沒無所得而鑽摩不可入則將
以百方困之是以恐恐然巧靡而削迹禍被捆獲優游
於山澤草莽之間而脫世之陷穽和于山可以食藝于
郊可以圃葺茅于木可以觀詩書古今之變皇帝王伯
之略鋪土于汙剝木承流可以觀魚水之性情天雲之
浮影其升沉陟降陰晴遲速之期其與人事利鈍成敗
榮辱屈伸之故疑若有數焉而不可以與理方之自然
而不能解者值山水驟漲洄其溝斷其流水既竭而魚

待需命小童汲升斗之水以活之則垂綸以嬉其不掛
於鉤者半為涸轍之枯其苟存者無以聊其生而向之
可觀者乃失其半嗚呼魚之於人何心哉使其躍於江
河乘風濤作雲雨為鯢為龍變化不測雖有廉嗷貴育
之勇孰不望而靡馬使直遊於冷淵悠然而逝油然而
吸霏霏脉脉而群出以嬉斯又幽人逸士之所嗟賞而
字育以寄其性情焉者也不幸而困關淖泥澤之中不
逢仁人之恤而陷於狡童庸孺之手然幸余雖非仁人
而竊有志焉方將復其故濟其波安知不遂其性情如
曩之可觀乎反觀於余無乃大有相類者而後益信夫
所謂有數焉而不可必理勢之自然而不能解者雖以
觀夫詩書所稱古今之變皇帝王伯之略其利鈍成敗
榮辱屈伸之機歷億萬年而如一日亦何異於此乎舉
天下億萬年不可必之數與不能解之理勢而違之欲
困人以求利者大惑也居其中而不能反觀又不能以
觀人欲逃焉弗安者亦惑也觀於天下自然之數之理
之勢以喻衆人之惑斯可謂大觀也已然則發天下之
大觀者自余始發余之觀者當自書屋始故不敢以讓

夫人而擅以名吾屋述之爲大觀書屋記

送胡寺丞赴調入京序

榮辱數也遲速期也其數不可以巧避而其期不可以智豫古之君子知其然足乎已而無求於人行之有未得則求懽於已求諸數之未定其或將有所待操是心而守夫身故外物不能搖其精而內變無以喪其明後之君子異於是其求諸已者恒薄而視夫人者恒厚處榮猶夫辱而見速有若遲其心蕩於內無以自守而唯人之徇徇於人者既難必而喪諸已者不可反何古今之人其厚薄相去之遠哉初余童戲遊南宮介於友人山東吳子應軫以知其鄉人胡君介夫視其色溫而氣充剗剗流俗妍媸之態固已意其近古之善自守已者也會介夫先舉第爲長令以治最微爲有力者左之其儕皆得善處而介夫獨爲陝西苑馬丞時余方爲郎比部固無力以伸介夫意其必有不懌然者方往候之則介夫已欣然引道無繾綣可惜之色於是始信介夫信善守已類古之君子也猶以爲此其持乎已者然矣使其自夫人而絮之或未必能以父亦未能無不動也迨

余以言廢家居時昂新王制介夫故等夷或超顯爲列卿大夫小者乃至部寺郎丞而介夫默默守園丞周迴塞南北歲數千里曾不以爲勞更以暇日出郊訪余於南巖草莽之居談吐歡浹未嘗有幾微羨人之意余以此益信介夫守已之厚無忝於古之君子而能持之久而不動者也世之君子亦不能不知介夫故稍調介夫丞太僕嗚乎介夫行矣士或未如介夫之所遇雖素有彊仁慕義之名者猶或不固其所守如介夫豈易爲力哉卒能安乎數以待其期而世之君子已少知之況介夫得稍遂其守乎已者將益重而視乎人者將益輕安知世之不盡知吾介夫也吾意介夫與他人之榮顯者持遲速之間耳而介夫又歲乎其在已者也嗚乎介夫亦何獨厚哉介夫亦何獨厚哉言於其行以規吾黨

漣漪亭記

初余尚友天下之士于浙得屠子文昇焉文昇有憂先天下之志過計其不遂而欲樂已之樂思構浙水之最佳勝處巢以爲亭而觀遊焉請余名之曰漣漪而爲之辭會余必言譴廢退伏自念與世已矣雖欲與之共憂

無所施而所望以憂吾君者夫二三子也固將使之憂
吾君而乃爲之言其所樂以懈其中而誘其外使二三
子者各完其樂而不與吾君同憂吾罪人也姑以不暇
爲解者三年時屬王制肇新慎選禮官而文昇之位實
貳儀曹又進而爲祠部長則其所以憂者愈急而思所
以遂其樂者益切夫以愈急之憂而懷益切之樂余懼
文昇之志將懈而爲斯亭之所誘也是故寓言于亭以
廣忠告之義大凡水之源於泉而滄於泓者漣而清漪
而旋渢不汨於物者性也其導而爲江爲河以通舟楫
匯而爲陂爲澤爲湖以資溉灌以阜百物以饒菽蒲菱
芡魚鼈之利以養兆民於是清者激而爲風濤旋渢者
溷而爲淖閼而水之樂有不得全焉其幸爲吾子亭下
之觀雖不濤於風不溷於淖閼亦且極其泥而揚其波
使之不得遂其清填以埴墁以石文以五材使之無所
得以旋渢則不汨之真日以誦而水之憂愈大矣是豈
水之性也哉其勢則然也人之敝而順安而適與物偕
樂而不役於物者其性也爲之衣冠而縲繫之爲之高
車文蓋而開檻之使之舍己之好而徇人之欲則寂順

安適之妙日以離而其存於應物之餘者幾希而人之
憂愈大矣是豈人之情也哉其用則然也水之性奪於
勢雖欲漣而漪焉有不可得矣聖賢君子之用於世雖
欲獨遂其情之所樂焉有不可得矣夫其樂者難全而
其憂者踵至是故禹焦體湯短髮文王不康食孔子不
燠席墨翟不黔空故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聖賢君
子之謂也其偃仰樓遲不知所以憂而私便一身之樂
者衆人也余與文昇乃道義數年之交非燕樂旦夕之
好也故不敢以衆人望文昇而期以聖賢君子之事是
故寓言於亭以廣忠告之義

上唐尚書書

此語無之劉生之妄也

威聲遐裔轡虜駢通旋旌振旅保大定功吉甫來鎬行
儉入朝歡浹萬夫休問宣暢況居涵濡之中側聞道德
之風誠忭誠幸第恨耀乎山澤不獲執掃除之役頭目
卒中迅風眩矚難於揮翰未遑竭五內之私亟颺於下
執事會劉生自牙和至式詢吾師起居雖小不適寒燠
信順之佑何憂不已及誦教言誨以藏修之宜并及過
當之咎語曰知弟子者莫若師知之至故憂之切抑若

師之所以憂僕敢不以憂之以已已知其憂而靳一云
云以解之恐悖孔門四子侍側以樂夫子之義故不自
忖已聊復一言譬之蟬噪蛙鳴雖不愜里耳而大雅君
子庶幾尚之嘗聞耻辱者勢利之士所羞也勢利者功
名之士所羞也功名者道誼之士所羞也故道莫毀於
詬隍名亦爽於流訕勢或隳於刑辟昔宣聖逐於魯而
孫叔毀之孟子遁於齊而國人詛之子華違於晉而燭
過阨之此皆大聖名賢之所為卒被庸夫俗子之侮尚
不能解於當時而蒙雪於後世何則勢逼情乖則離異
起羨長護短則媒囑生物異代殊則枉直明故君子疾
沒世無名而不病人之不已知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而
不辟患以傷義蓋世齊甘為餒鬼耻食周室之粟顏生
樂於屢空耻從貨殖之士下逮長弘屈平馮參李膺之
徒皆以身為君國之軀卒嬰參夷之禍近世于少保劉
學士俱被極刑此豈非當世之所深嫉而後來之所企
慕者哉僕雖不佞負累於休明之時然幼藉箕裘之業
頗聞詩禮之術長習百家之言馳心於聖賢君子之事
矣大都道行名成而不辱身者上也名成而道不得行

因之以辱其身者次也道無可行名無所成而身受其
辱者宜也無其道而竊其名以享其利者盜也此則少
知自好者之所羞而趣勢利者之所競也吾師度僕何
居於三者哉言乎道則為世禁錮道已毀矣言乎名則
身被大戮名已爽矣言乎身則毀體受刑勢已隳矣三
者無一可而欲使之奔走於臺阜之間伺候於形勢之
門強顏悚體自廁於士大夫之列計亦左矣身為刑戮
之餘詬隍之所萃流訕之所浸世之爭名嗜利者猶欲
為賈貨分功之計其慮至深其蓄彌毒加以此地磐石
之宗牙張弦鼓誠恐不測其身已不自救而況敢與知
人之長短哉假令受欺蒙侮此自其分報復循環天下
通理訐直隱禍陰譴最烈浮屠老子之徒尚以為戒況
僕學於孔氏身雖被廢其心豈直悻悻小丈夫哉孟氏
有云天降大任者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中人者困
心衡慮而後作安知其所以陵僕者非所以益之也而
遽為是言冀耶今天田傭賈堅稍有擔石之積什一之
利已能自愛雖有攘臂詬詈之加猶且閉戶而避之其
自視者重而外視者輕也較僕所負豈直田傭賈堅之

此哉乃與爭名嗜利之徒蹴張而發機抵見其惑也然則僕之必不爲此也審矣且僕之不爲此其由來業已久自髫髻時已不量已分誦書及韓倫綱常之際便慨然自許每覽忠臣烈士哲人義夫之行則流涕交頤思得其人而往從之此固吾師所嘗許可僕所當慕然哉洎服官政果用成性目睹時變於鬱臆激瘳填膺藉令緘口可以免外禍而內患已結於心腹矣自放廢以來加以寇攘屋壁四立風雨不除家徒凍餒動值并戾見爲愆尤嬰有夫札嗣續未立身素剛強而今更多疾病患發意表罕所嗜欲雅好飲酒屬文騎騁射因此盡損便兀然坐閨閣中如婦人孺子他人爲僕慘怛而僕偃蹇棲遲未嘗少貶身之榮辱不暇自恤人之長短於僕何有哉設僕幸蒙洗錄任百職之末猶當明目張膽以報萬一至於快心易怨之舉必有所不爲夫僕之有所不爲殆天之所與也非人也所以深匿潛伏自絕於交際之間者直欲如前所云以遠害自全耳況卑下未易居貧賤衆所侮位微而名高乃譏笑之府故舒修撰之節茹於浙運夏大常之囚釀於胥徒李崆峒之

覺結於既廢彼豈非世之所指目者哉不蚤自遠引果犯群猜明者睹未萌況其章微人耳目者耶此僕之所以離群絕俗而不悔者也天之所以與我者不敢以自棄人之所以加我者不敢以自沮又安知終無可行之道無可成之名而身之耻辱不蒙後時之雪也又安知不足以稱吾師之知而解今日之憂也憤固可啓悱固可發猖狂之言尤望吾師折衷焉不勝怖悸之至

漁石唐子文集序

漁石子者浙東唐子之所著也子唐子始以進士令於鹽城以御史按治于雲南靖宸濠之難于江西以按察副使提學於陝西以僉都御史理漕于江淮再登朝自山西按察使爲太僕卿自副都御史爲吏部左侍郎特丘其長事事如尚書即晉兵部尚書右都御史盡督陝西之軍與其饒事最子唐子之風輝於天下而其在陝西者十之五焉所至交其鉅人名彥而甄淑其髦士雋才子唐子之誼闡於天下而其在陝西者亦十之五焉文與詩凡八卷若干篇目有黔南集有江右集有關中集有晉陽集有淮上集共再至關中者將別爲集以換

然哀其快而關中之集軼四尚贏子唐子之文熠燿於天下而其得諸陝西者又不啻十之五焉子唐子身為天下之士而其煥越於陝西者為歲故能於陝西之士相知之不惑而相信之不疑則時春於群士之中又獨得十之五焉然則子唐子之文非時春其孰宜序之子唐子卒業於楓山章先生先生以直道顯於成化弘治之間時春聞諸唐子云壁巖巖嶢玉鎮冰瓊松柏菁茅霜菊凝華裊然篤行君子也子唐子伏蒲鍾叩陽暴江滌蘆暢栽培岳歸其麓江澎其濤風乎超類拔萃者也膏積爆發發折英葩虎炳豹變掣電蒸霞益乎其溫以靖民也栗乎其烈以糾逖也滄乎其澤以敬敷也鑒微研幾旌淑扑慝以將明也昭毅致果震之弗難陰翕陽舒以經武也行先而言從澤乎人者以潤其身油然者與節合而超然者與音諧郁乎以文以詩也匏大受而中虛竹節堅而膚空作之而已不有施溥而心不凝身為簪組羈而神與江海澄此子唐子以東西南北之文而系之以漁石者也漁石子可謂煥然成章矣王道降聖澤堙而文與道之義岐焉世無碩師儒罕能兼而仔

之或幸有其人而世主亦莫能致諸用今子唐子能以文鳴道於休明之時 聖主能致子唐子於公卿之位使後世君子讀其文而晞其道者將曰 聖主真能知人如古之哲王也夫子唐子真能稱所知如古之賢臣也夫又將曰楓山子真能以道授人時春真能得所受如古之碩師儒也夫嗚乎後學小子其將有所興也夫子唐子諱龍字虞佐初云夢漁子又自云漁石子云

重上唐尚書書

台候仗鉞西陸方隅戡軍吾儕小人食其力而安其土翳誰之功況門人小子夙沐禮樂詩書之風目擊鴻烈踴躍欣歡誠不可已爾者進謁牙肅公私所迫奉教日淺未獲竭惓惓之誠伏讀所惠漁石文集憂金鳴玉人文備而六符徵所謂天將大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者諒不誣矣況會 明聖更化善治之機而吾師位正九卿震係天下之望旌別淑慝翼正顛回致吾君於堯舜之上居天下於泰山之安使咎葛伊傳重見於今白房杜宋姚周專於先代時春罪不及死幸獲親

矣得以勦犁之暇時出其所歌詠 聖君賢臣之
功業以繼風雅之什以託名于不朽則受賜多矣此小
子臆臆之誠非敢為佞也伏望留神採納焉

代韓昭王祈雪文

迺者暘陽為谷雨雪霽霽去月溫風穆如蟄不深
臥獨不用旌陰陽弗曉以肅正民予甚憂之伏惟有神
靈一對降甘土以保利期民而食其力詩云雨雪雰雰
益我二穀天雪不時降穀不時登養生寡遂惟神與予
雖欲三然以美之僅立可得乎今與神致齋三日虔禱
丁神靈指惠澤濟濟斯民神與予亦有賴焉謹告

送陳廣卿守備環慶

凡疆圉之守介冑之士司之填饒之任繩墨之臣司之
守疆圉者病乎不守疆圉者以信於繩墨之臣司填饒者
病乎不守填饒者病乎不守填饒者以信於繩墨之臣司
之民與財猶吾之兵重機精也吾之所欲彼豈倍哉司
填饒者曰彼之兵重機精乃吾之民與財也吾之所欲
彼豈忽然哉誠如是則介冑之士必無焚燔誅威之患
繩墨之臣必無恫喝構戾之行文帖武安如水火既濟

則士豫附而塞內安外侮不作矣夫其事易行而道易
率也然介冑之士多產於膏粱之家未嘗禮樂慈愛之
訓而乏師貞以律之操始離襁褓褊褊當戎行故無以取
信於人而人之所以猜而防矩之者滋甚於是嫌狠起
而競心生焉一弗反於己一弗恕於人是二人者之為
皆悖矣求其免於此者其唯吾友陶虞卿乎虞卿少而
博敏長固悅禮樂而敦詩書嗜事鉅儒長者為發發周
旋諸生間侃然蔑統綺態既生代其父施于有政當路
文獻稱之不釋口節鎮戎師爭令出我門下未期期而
擢守備環慶方面之任嗚呼虞卿何以獨處於群猜
之中而見信於人若是之深哉豈非其蓄於訓者深而
自持者廉以約乎夫人而皆虞卿則夫填饒之臣豈不
闊然廣大而善恕諸人乎豈復增焉流於焚燔誅威而
突焉底於恫喝構戾乎塞內何以不安而外侮何以存
至乎且夫古者之用將非必其武且藝者吉甫建北伐
之勲小雅不專稱甘武而曰文武吉甫趙衰佐匡合之
護而子狐遜之曰弗如其文是其所以武且藝者固自
有道也今虞卿之肆力於文學也久矣幼而學之壯而

欲行之其必勝乎斯任也。爾矣其將進而尚友乎古人也。昭矣吾遠且賤。語虞卿之良而無以助。嫉夫不能應約以及已而求恕於人者。而無以病也。故因虞卿之行。姑為之辭以侈之。且庸以儆夫有位者。

王參議壽序

世運之理。宇土莫衷。六符清平。子無不孝。臣無不忠。綱紐靡物。群品化成。以恬以熙。祺壽以榮。固不北產胡而南產越。而產於中土之中。二精之所萃。五秀之所鍾。既克諸福而有顯名。豈非人生之至願。而不可必逢。迨亦臣庶以義而主之仁。以明哉。維我少方伯北澗王公。世為齊魯。秉儒其祥。建公之福。而疑公既以器藝。其官登庸。而公受錫。揭其號於福之類。公之母夫人氏以大孺人生。錫封既顯。膺綸煥之寵。而陰服神祇之遐齡。公業已填撫西陸。居母於東安土也。又將以修藩臣之禮恭慶上京。因其間歸寧。嗚呼。盛哉。余竊幸侍公於至理之世也。窮世變者莫踰於詩。詩稱至理。莫如成周之隆時。而其勞將命之臣。猶以不遑將母為辭。豈非其君殊尚。而主異戴。亦欲其並敦於君親。而以地以勢有不獲。

所期乎矧于衰末。陟岵米芑之流離。比今之四海為家。而六合救夷。臣子外盡奉公之義。而無內顧愛親之私者乎。豈非天子之明聖。而諸臣莫敢不以庶以義相師乎。如余雖為休明之逐臣。猶不與彼一當。況公方祇王役而佐丕基。既逢人之所難逢。而力足為人之所難為者乎。嗚乎。余行諸公之遭逢。不寧是息而太孺人之壽日以滋茂也。故不敢以不敏辭。謹陳誦以廣四牡之義。

讀龍門子

孔氏之教。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不然而背於道。於是乎為夷狄。為盜賊。絕彝倫。率禽獸。而食人肉。其禍至慘至烈。故聖人防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自孟氏沒。學者擇術不精。亦少知聖賢之所在。凡詩儒誦說。舉以為庸近。於是乎鈞玄探竒。幽討冥搜。務求聞聖人之罕言。以釣利於世。溺斯世於激流頽波之中。使大經沈沒。而邪慝交作。間會五德。沴青之運。遂使象教入主。聲華異類。迭居九五。故天佑聖神起而復之。天下賢豪幸解。解髮服章。甫而龍門宋氏實尸文盟。為之師長。顧不能。

祇揚德意闡融人文甘生死於釋氏蠹吾道於門牆又欲以欺吾君而蠹斯民嗚呼其不仁甚矣原其害皆由以博爲約而莫之知救也自孔教不明學士大夫昧於春秋討亂源孟氏詎楊墨之義以致網維絕禽獸繫情惜憤憤不登於皇王之化者千五百有餘年人居空輿之中曷嘗穿鐸隙以窺餘景矧敢望青霄而睹化日之光哉今宋氏乃以跋提河界之而美釋氏之廣大嗚呼其亦不智甚矣且宋氏恢張釋氏豈不以其過高吾道而可信也則將裂其冠天其髮棄其妻孥嗜好必真然漠然於虛空不住之天以求其所可信而可悅者毋寧咀華落實而誦諸空言徒夸其所謂博而不能撮其要領乎抑何其不勇也反勇則亂反智則惑反仁則賊嗚呼今之黷宋氏而效尤焉者其將爲亂耶惑耶賊耶

禦戎論上

中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崇浮靡而忽實效戎狄之窺中國其始於龍吾之長而毀吾之短中國之人襲其水土饒智計足以達變阜賄貨足以利用夫四裔之人性專而用瘠以智撓專施利收瘠故吾之用一而可兼其

倍矣况吾之用百以敵一而何患乎自守哉古之善用其長者其必在於斯矣不善者則不然其智計亂於輕浮而賄貨匱於奢靡彼以其專勝吾之亂彼以其瘠取吾之匱故春秋譏之以爲自亡而兵家忌之曰致於人昔衛之亡其兆在鶴故敵以其鶴勝之溫之亡其兆在慢故敵以其慢勝之漢之圖其兆在驕故匈奴以其驕勝之晉之衰其兆最著於玄故五胡以其玄勝之唐之亡其兆最盛于貪淫文辭故沙陀因以其類勝之宋之亡其兆最深於虛談道德故始終爲戎狄之所勝而繼之以滅中國之統絕不繼者幾百祀自古士大夫之崇浮靡而忽實效者莫深於宋而其禍莫慘於宋舉其所以長者盡棄之而使戎狄日窺吾之短故吾常以爲宋之亡其咎不在於師旅之不武而在於士大夫弛武而不講不在於設守之不固而在於不知以攻爲守之計何以明其然耶繼周之業乘唐之弊以小加大以強役弱以有道伐無道非有漢祖京索之難朝發令而夕奉版壁猶郡縣然非有王實運衡之勢宋人徒見取天下之易可以文德說而不知戎敵之難非武之善經

定耶故一困於劉氏再困於契丹重困於倭裔之八昊
統絕於後起之金元始爲昆弟之國中爲城下之盟終
約叔姪之號及其無可奈何而稱臣奉貢之使行矣又
不得已而襯壁面縛之禮行矣自古無不亡之國而亡
宋之情最戚舉天下如是之大英雄豪傑如是之多而
宛轉於戎狄掌股之上曾無一夫奮袂而大呼者陋甚
哉宋之君臣其汨沒於浮靡之深也國家有天下驅全
勝之孽胡紹百王之絕統奮青丘之神劍返紫宮乎庚
夷神武既布而聖文聿修於是始尚事功而抑浮
靡時則有覆軍折將而邊圉無尺寸之失蓋膏

皇興北狩而戎夷終不敢失君臣之禮信臣精卒畫疆
而固守虺虎之旅颺揚而霆發於是離極重明百蠻稽
服矣觀前事之得失睹今日之功効經武禦戎之上略
斷可識矣或以爲聖王崇文德而不勤遠略儒者有仁
義道德以禦侮是不然孔子不學軍旅之事而加兵革
夷聖王莫盛於湯武而天吏之師征伐肆克今使士大
夫忽當務之實用而蹈前車之覆轍慕文德之虛名而
忘經武之大敵使戎狄得以窺吾之長短此猶畫餅可

以療饑以菑陽而消癰疽也嗚乎賢

御戎論中

夫散兵不足以制人而制於人疑志不足以應敵而應
於敵天下無事畫封境申約束利兵健卒星羅而雲布
其勢不爲不強其威不爲不張猝有狂夫奮挺之難伺
喝相杖莫肯殺然授命者內顧妻子私貨財之念重而
赴義致果之志微也故曰制於人內顧重而外難輕則
上下異心上下異心則投機有間投機有間則借鑑資
盜故曰應於敵有生之心必喪其生設守之謀常鍾其

守使有必死之志則其生不足爲也使有必攻之謀則
其守不足爲也方三季之衰各有戎狄之難以武王之
威而不能遏淮徐之亂胡周公於是并兼戎狄滅國五
十而百姓寧宣王奮紹周之志肆征不庭而不能禦美
戎之難馴致亂階宗周滅滅桓文於是攘左社之衆建
匡合之功勲而諸夏集同漢祖承百勝之勢而蒙白登
之耻孝武於是開河南通西域威稜建於宣元而百蠻
稽服晉之敗二百年而唐文皇始定之宋之敗又三百
年而我聖祖克安之向使守之失爲可用則曷

幽厲晉宋無覆亡之實禍也攻守之智不足施則是聖
帝明辟無顯融之令名也故常策之戎狄之衆曾不百
一於中國瘠肥相較利害相懸萬一未侔而能爲中國
患者攻其所守者也獲其地不足以益士役其民不足
以廣衆而征伐之兵勢不得息者以攻爲守者也衆均
尚勇勇均尚智智均尚聖四者戎狄之所短而中國之
所長也是所以攻守之勢在中國而不在戎狄明矣散
衆而守則守有定形聚寡而攻則攻無定勢以有定之
守而禦無定之攻雖有聖智難爲工而況於勇怯之間
哉使戎狄襲吾之所長而毀吾之所短者此也夫兵之
勝敗相參鼓旗相當而莫敢先窺者謂其士強弱等而
將智勇班也使吾簡百一之士練技擊之兵非全兵能
當也信任英賢申嚴節制非烏集之敵也彼見五者衆
攻之勢無寡守之失故誘之利其衆可亂惑之聲其情
可得合變制奇之要在此而不在彼明矣是非欲役其
種衆之衆利其羣羣之具也使彼知種衆之衆不可異
保而况吾衣冠之民羣羣之具不可異饗而况吾賄賂
之富則飲馬之謝腹而歛塞之請可幾矣故曰一勞而

永遠暫費而永寧孰與惴惴然散衆而守而坐待戎狄
之患哉吾固曰有死之志則易生也有以之謀則易守也
禦戎論下

其本莫如自治以結天下之心慎守以待既衰之勢漢
晉之亂單于叛安史之難河隴陷盧文進之奔幽薊割
郭藥師劉整之降宋室微其患在內萌於至近發于至
遠浸淫毒害遍滿宇內一夫乘機四夷交難終之在人
始之由戎明王知人之不足恃也故先治其身使其心
志足以倡率百體血氣足以供給庶用聰明足以役使
群動威靈足以招徠英豪未明而衣後日而入兆人之
情四徹而無所蔽雖有纖芥適至之疾而無土崩瓦解
之患外備不索於內內取不求諸外卒有大寇列疆而
守重兵以示勢脅其深入併壁以入保絕其鈔掠重賞
以誘士知其情僞彼雖未敗而固已無所利矣夷狄之
情唯利之是逐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
破一十家之堡不足千人之朝食百家則不能克矣日
馳數百里之地必擊空虛之處遇敵則不能戰矣深入
險重之中必知情勢之宜無間則不能出矣輕騎遠出

以爭利重兵必逐水以屯望無泉則困存固矣故廣置
耳目安集生口堅并壁置兵要害先據水泉匿形而
不擊玩士而不關慎守之策也然則必不戰與曰非不
戰也不當戰也彼固求戰者也彼戰則必死死則必勝
勝則車騎兵甲之獲固已利矣況乘勢遠鈔之利也虎
不先見人不敢搏見射獵者則走聲勢使然也故不戰
者守之善者也求戰而不得欲進而不能隨入隨出亟
進亟退使承平之士習於戰陣久驕之虜疲於奔走情
見勢屈衆情離貳勝負之形決矣戰可得而知矣然則
吾獨無瑕與曰吾固曰自治以結天下之心也凡兵唯
無瑕者可以攻瑕以瑕攻瑕者技巧用焉以瑕攻無瑕
是爲大敗今海夷越鯨波以陵江浙西域渡流沙而脅
甘肅瑕亦甚矣我雖有瑕可以用技北虜鄰壤專精爲
患瑕在於我我瑕則待其來而備之彼瑕則俟其極而
斃之不可斃則守以疲之亦若禦虜然也虜以戰爲實
而以和爲虛彼以貢爲實而以戰爲虛虜能數來而彼
不能數來彼不能數來則我固已制之矣又何求

嘉靖甲午趙浚谷文集

送韓府長史喬水數仕歸新野序

南河之南虞帝之所從遜也箕穎之間許由之所從棲
也汝淮之濱晉魏奇士之所由集也地勢雄拔而山水
秀傑故其產多君子亦似之新野喬君大用豈其人哉
君始舉於鄉筮仕即知定州事定古雄都也固嘗淬其
鏑而試其鋒矣已果脫穎爲南督府經歷未幾而有韓
府長史之命韓之支稱庶茂怙富茂禮者十率七八間
有一二遵典訓者群輩相訾以爲怪物亦往往化爲異
類長史欲奉職法以繩縮則梗不可扼欲束手坐觀則
墮王章又爲士大夫譏議又相率造不經人道語詬詆
長史以爲笑樂大抵類備保母乳富室嬰孺嬉戲則破
敗器用衣服少裁抑之即挑闖哭踊以擗煩長者蓋
國制使然非獨長史之不能賢縱有賢者亦不能使之
善不過決自引去以全其節甚不能者乃更乘間闖得
蹇奪非唯無以正而更爲儕類辱罵乎此亦可以觀於
喬君也哉君以五十之年不謀於妻子不告於鄉黨朋
友一旦出人意表幘被東逝亂紀者駭汗失職者內慚
其必亦有因之翻然憬而躍然改者然則君之去比之

得於仕者爲多矣豈非風土故常之漸染聖清賢讓之遺澤歟抑喬君之產固君子也知其賢者必有以辨矣昔宓子賤爲令仲尼稱之以爲魯多君子崇其政也君之歸也余亦尚其俗重其節也仕止之義一故以告夫君而又以敬告凡百

送白貞夫序

禮部主事白子貞夫以使事至於韓國史修撰屠子文昇蓋贈之言其言曰凡適乎關之西者問其山則終南太華空同也問其水則潁沮涇渭河漢也問其人則

類於本志卷之三

七

某與某若某也而時春之名字適在列白子於是信之而不惑於其山則探幽而窮奇焉於其水則窮源而問津焉於其人則皆造廬而訊之和顏色而從之遊無留良焉其於古人取友之道可謂無二矣白子於使事之歸也而更要余以有言夫余之所言者屠子已先之白子又力舉之而余復何以言哉雖然不忍默以視子抑聞之古人曰名之所以名者名矣而名者未嘗名形之所以形者形矣而形者未嘗形凡屠子之所言

諸名也而其名者未之名焉凡白子之所見者形也

而其形形者未之形焉去年關內旱守土之臣徧走羣望未見其蒸爲霖雨以膏澤生民也而徒見其山之膚無毛水之色不腴是豈善充其形者哉方

明聖側席求賢時春嘗得罪於朝矣試其言而不度於時達諸政而不及於民卒之放廢以終身焉是豈善充其名者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之善體物者類如是白子既猶夫古之道矣我將謂子得其名必求得其所以名名者而善名之得其形必求得其所以形形者而善形之庶幾名必稱情而實職夫形者豈非余之至望至望也哉白子行矣屠子聞之必將添善而贊成之故又申之以詩云爾

黑水西河唯雍州崑崙之水接天流終南太華幾千丈參差似與天爲儔之子好奇燕好隱竭來爲訪林泉幽青壁題詞播霄漢皇華驛路接斗牛憶昔

明聖搜巖穴我亦平步登瀛洲孤寒寒人衆所易終然棄置歸山丘業已無才爲世用徒令咸輔與身謀隱山還復愁猿虎歸家似欲投戈矛七尺之軀無處所飄飄來往隨浮鷗耻向齊門操軒轅未敢數南冠空楚囚正無

朋侶慰寂寞之子為我久淹留傾心一見成白首豈直
膠漆之相投秋風落日催殘葉千山萬山寒不收暫隨
白駒訪空谷更騎斑馬向神州征夫枉自懷惆悵鄙人
何以答綢繆金馬工堂多好仇勸君戮力繼前修封書
試問屠太史昔日風流今尚不

洛原賦

將與子兮瞻彼洛洛之水瀟瀟而清漠披宿海而劃龍
瀾葦漢宮而帶唐郭馳走周韓之郊鷗張大岳之脚汴
鴻蒙之聲域懷麓苑其如昨帝殷厯茲秘謨期使天文

通鑑卷之三

文

式廓命巨靈之鼎贊崇子之疏鑿奎章兆於神龜文
命受而齋淪敷賁爛若群英炳五用於丹艘肆後獻之
製材必於是乎咨靈光覃夫千秋伊獻哲之攸作懷
聖圖以宣文駕崑崙而磅礴爰諭俗以摛詞反斥約而
為博託音咏以諷規郁春葩之殷夢瞻元白之婉微實
雞祥之孤鶴慶流行於江濱紛亂緒之奕絡銜鈞韶之
鳳鳴亦乘秋而作鵠傳世負其殊流義將湮而恩薄顧
之子鑒諸衷懼將遠乎宗初迺道河以汴汴葛蘇延其
託錫嘉名于豫本太始之渾噩陟崇丘之繁榮

千里其如削帶湍流之喧呶噴魚龍之揮霍嗣先敵之
鴻音鼓清風于萬壑魏厚載以爭隆澤沿洛而施博燭
軌躅于無疆豈斯文之鏤鑠亂曰與子遊兮洛之南南
有三峰熊耳山遙瞻淮漢流潺湲與子遊兮洛之西穀
華連蜷蟠朱提層峰峻嶺與天齊與子遊兮洛之陽崧
少崢嶸直大行龍門九曲道路長與子遊兮洛之野闢
雞走馬金溝下纍纍塚墓何為者洛之原兮印之水松
檜森森兮泉石每每沃野良田眾所羨禹範周鼎有遺
趾吾與子兮從茲始

通鑑卷之三

壬九

送郭行人使旋序

制以明經進士而經說各有師授然皆本之永樂中銓
次先儒傳注而已雖時出異同互有短長相去亦不遠
甚非如漢晉間專門章句什百相倍也以故少辨駁不
為聚訟惟高材疾足者先得焉雖然視古之明經固已
遠矣六經唯易最古止說義數詩次之書又次之禮樂
乃漢儒記聞宜用漢氏紀注而損益之春秋以三傳為
案宜傳其所可信而缺其所當疑今之注務以已見勝
古傳傳不可見而欲知經是猶未扣關墮童子之門而

冒入孔氏之室也其不可也明矣然士之偶有得於此者亦自足以榮其名而顯其道故雖有高材疾足不能此之置故往往以明經得高等而經終不可明嗚呼今之爲士者何其幸而聖人之經何其不幸也與嘉靖初余以童子應此選鄉大夫以爲能首薦之禮部當是時以明經試禮部者四千餘人余顧而惡焉而此四千餘人者乃以余爲奇相與群聚而觀之頗因以內交于其家後聞晉人郭君允重最善爲春秋余以是知允重之爲人及試允重與余皆落第再試而余竊魁此選余之後又六年而允重果以魁其倫登第爲行人而余已以言譴廢矣既無所事於世不復爲俗學所糾纏頗得肆力於聖人之經而觀其用心大抵皆平正光明不雜以己見人私之弊其有不合則思之竟不可得則存之以俟有道君子而取正焉會允重以使事來吾鄉與余一再見而意莫逆於是稔知允重之爲人表裏裕然正平光明者也嗚乎如允重可謂具經之質矣其即此而務致經之用也哉吾鄉之治春秋者某生從允重遊其返也請余言以贈別余固樂與允重言者也而況重於有

請故亟扣囊底以語之雖然所言者皆余與允重之言也其勿以布諸人彼不以余爲知言其將以余爲罪言也夫

送端少卿廷赦致仕歸江南序

嘉靖十三年秋虹川端子自大名守除陝西苑馬寺少卿蒞事之冬十月即上疏曰臣廷赦年四十有二筋力審固耳目聰明不幸有心腹之疾蠹食五內浸淫四支懈怠贅惑不任事事有國工謂臣宜安靜和養輔以炎軒之術少馳騫它方技不者且不救願納官有司歸故里制曰可其以少卿秩致仕凡號爲賢士大夫者咸惜端子之去以爲端子且去則較下失一諍臣同官寮友以爲端子且去則正人失一碩輔群吏執事以爲端子且去則小民失一良牧如是則端子不宜去不宜去而墜去衆皆惑平涼趙時春曰否夫端子之去非亟也宜也端子棲遲憲院且六七載正色垂紳志掃狐鼠君子以爲有史魚之節一麾出守再調監牧與時消息不失厥正君子以爲得乾九三之義善與人交弗瀆弗諂君子以爲有羊舌肸子太叔之風然則端子之宜去久

矣其不去者將一陳力以報 聖恩而對揚

祖宗百數十年養士之意於無窮也今端子養其外而疾攻其內噤不得有言其身之不暇恤而奚有於厥官如是則端子之去夫安得不謂之宜雖然吾聞之道人云凡外無恙而內被患者乃有三屍蟲伏人肺腑之間而主飲食有所不足則以庚申日出訴于上帝而降之罰故雖有真逸仙子多以清淨辟食往遭譖毀不得登上壽其饕餮口腹之徒飽肥其欲而無後患今端子鶴形而王立豈道入所謂三屍所忌耶抑上帝之聰明而三屍之穢惡乃或得而蔽之耶豈物理之有然帝亦未如之何姑從而聽之耶意者道人多寓言而世俗遂傳之也然吾又聞西出華東至松南底蘄廬多洞天神君之所居有靈藥寶劍足以殺三屍如果有其術益往求之吾將從子逝矣

滄江說

天地之化貫通於覆幬之間而周流無間者蓋非至動無以見其機夫動矣而未見夫所以動也苟見夫所以動矣而至動自足以擬之明者曰吾見其機焉而已天

得其機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地得其機故承天以時行而萬彙咸亨人得其機故存諸形者以為壽而存夫道者以為神神者聖功之極也雖然未有離乎形而能神者聖人以此示其機故觀源泉之混混而發嘆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晝夜者形也不舍晝夜者神也存夫形神之間機也大哉機乎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致諸知故神無方而機無體天地以此鼓天下之動而昭其儀容是故為之風天地以此動天下之情而通其溉澤以宣其教化

是故謂之水制天下之動者存乎靜才天下之情者存乎性神乎動靜之機而理乎性情故曰道巽之風風之至者也滄江之水水之至者也聖人之道道之至者也孰不為風未始如巽之風動而不括也孰不為水未始如江之水往而未窮也孰不為道未始如聖人之道純而不息也道之著故曰文風之行於水亦曰文夫如是而后為文之至也君子欲致其文者必先致其道欲致其道者必先致其機故機者神功之本而作聖之梯也宗室子旭撮嗜學而好文亟從余遊獨山邵子嘉其勤

號之曰滄江余恐其溺於形而忘夫神蔽於文而惑乎道也是故盡言以告之且曰子母以躁等而企至勿病其高美而難求則幾矣

嘉靖乙未趙浚谷文集

再送郭大行還京序

行人郭子允重再以使事至平涼而西方之士多歸向之者蓋允重善言春秋士之治春秋者罕能得聖人之意故必有達師碩儒以宗之而後可入譬之爲方於規而造輪於矩也經有所授必有所受沿流而遡之至孔

氏而止吾聞孔子之作春秋也其志曰我欲載之空言

書

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矣當是時王綱失紀賢不肖殺亂大人世及以爲禮君子逃匿而莫用春秋之義大要彰善癉惡討罪褒德人臣傳之以尊主而庇民人主執之則親賢以遠奸防微而杜漸誠哉傳心致治之要典但患人未之能知或知之而未能致諸用二者不可得兼故其書徒存而其效鮮矣嗚呼吾豈獨無深望於允重哉 聖天子將大明淑慝以臻至理必使博簡英儒以任耳目之司而郭子之位與才適當其大春

秋之義倘可舉而言之以佐維新之治乎爲我起董子而問焉曰前何以使之無讒而後何以使之無賊

洮州鳳山書院記

昔者孔子蓋欲居九夷則其所以行道化人之心無間於遠邇可知也洮州距京師幾五千里介居河源之表控諸雜蕃羗部落特置茶馬博易以爲羈縻之計此其於教化之意微矣而於事勢利害宜無大相遠者然自創制之始已招置儒學生徒而近歲專命監察御史以糾按其治夫以憲臣領利權而興文教於高尚武力之所此其於教化之意寧可謂微而防萌杜微之術抑豈可少哉宣聖教於遐夷播 皇風於無外寔於御

史焉攸賴嘉靖十四年余同年進士清西劉子良卿適奉 綸命來典厥事憲則既張群吏効職華夷交驩

罔或踰矩念遠方之士未諳文學聲教失宣賢儒萎墜乃檄整飭邊備陝西按察司副使鈞陽馬子紀報下有司卜置書院於州之鳳凰山地靈景祇材飭工備限以重門繚以周垣東西爲翼室以居諸生對峙爲會講亭以冒其前而其中南面五楹爲講堂巍然下臨之堂之

後爲樓以時觀遊曰遊藝樓紫陽子云所以玩物而適情也樓之後爲閣以備典籍曰尊經閣而子史百家不言張伯玉云尊經也閣之後爲射圃亭記云觀德也合之曰鳳山書院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今茲山勢高而形傑士其有興起而鳳鳴者乎且從其山名也士之遊於茲者必將由其門而入焉斯弗迷焉耳歷其階而進焉斯弗舛焉耳周覽見而徧觀焉斯弗猛焉耳歸而升諸講堂以折其中遊諸樓以見其高且美乃以質諸聖人之經而求入其室以蒸太和於生民昭文明於盛世斯足稱之曰鳳鳴之士焉耳孔子嘗謂子路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說者謂其偏於剛不足於中和故不能入於聖人之室而欲其鳳鳴焉不以難乎況洮居西隅萃金剛之氣使其有賢雋之士宜莫踰子路等求其入室而鳳鳴焉顧不尤難矣哉然吾聞之剛之爲害易柔而柔之爲勢難強也上世巴蜀江南皆夷域最號懦怯不可振然自言偃文翁任延之徒各以其所學鼓舞之而後其賢士大夫遂顯名於天下今明御史奉天子成命顯示聖人之道以興多士默消其剛悍難使

之氣遊之於禮樂教化之中以致中和之風者固多士之能事也孰謂入室之難而聖人之道果不可行於遐夷也哉

題陳都御史奕世清風錄後

右奕世清風錄一卷都御史虞山陳公爲御史時錄其先德之書也嘉靖丙戌歲時春舉進士於京師爲翰林院庶吉士時年十八而公已五十餘矣獲侍坐於公不以時春爲不肖而辱與爲忘年之交俄公擢太僕少卿復不以賢自居而欲推於某與某皆當世之所忌坐是以得遠貶而公怡然必如是以遂其好賢樂善之心不然不愜也天下未嘗無才未嘗不足於世用譬之川廣大木浮諸警濤波浪之中而卒致之廟堂梁棟之具者工師之能也其奇材偉幹浥糜於深澤窮谷之內徒使觀者疚心而歎嘆於不逢焉設匪工師之不良則力未易得哉夫工師之不良一室之之病耳爲天下不得其才視一室之利害爲何如受天子之祿而思潤其屋豐其室者滔滔皆是矣治天子之職而不爲之求

得其才君之所禮臣者何其厚而臣之所以忠君者何其薄乎誠得好賢樂善有如公而又有以致之其於天下之大計爲何如而於忠君之道容患其有不盡也然公竟以此不得用於世歷任中外備諸難凡三十有餘年年六十有餘歲而居位至食都御史則時春已放廢久矣乙未秋自南顧八千里以書告曰吾已遠置南徼自度終老且棄世事力無如子何矣子又困窮遠吾無復得見子有故時書其爲我詳說之見子之文如見子焉時春竊惟公之錄是書名公卿士大夫之文若詩所以昭福善之理而廣忠孝之道者皆曰自復清君以上積德以有公而公之才足爲世資云爾時春將曰復清君乃能有公而公乃欲盡有天下之才是復清君不以一子之才事朝廷而以天下之才事朝廷則茲錄也意愈遠而教無窮矣

還政錄跋

龍天下之神怪物獅象之力獸之至鉅者也而人能制之者從其所欲以養之故也英才偉器人之所難得權門邪徑世之所共嫉以其所難得而博其所共嫉愚

者亦知其不當然而明智或爲之者以其所欲在彼故也虞山陳公三爲御史始忤逆瑾輒去繼遭彬寧擅權又輒去以太僕推賢得遠斥纔爲僉都御史又決去嗚乎若虞山公寧可得而制之哉

恩舊錄跋

五經明道術而詩獨言性情五經窮物理之變而詩多言閨門所以正人倫夫婦人倫之始也世之人溺於富貴汨沒於妖聲色而衰於其人倫者雖生存或所不免而況於亡涉乎虞山陳公既貴而其元配王繼室張皆已先卒公適爲詩以叙其悼思之懷而憫其事親之勞其於人倫可謂厚矣噫推是心也敕風綠衣之音胡爲而辱聖筆乎

甘肅鎮巡賀總制唐尚書徵爲刑部尚書序

嘉靖十一年壬辰春陝西饑 詔徵總制陝西三邊

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晉溪王公爲吏部尚書以吏部左侍郎蘭谿唐公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代將其軍兼理賑濟饑民 賜璽書二以行先是請築花馬池邊以捍北虜而開嘉峪關路以紓西夷貢奉屬

方聚衆以窺邊城而西夷之吐魯番有尚反覆微利不
即輸誠於是總制尚書王瓊言有甘露集固原州諸樹
上宜薦 郊廟以答靈貺 天子嘉其意就加 太

子太保尋徵入內而唐公代將矣公既受命即晨夜西
馳歷諸鄉邑聚落延問其父兄弟而徧察其窮瘡疾
苦以時贍恤之至秋禾乃登歲迺始熟而虜欲馳騁騷
取公得其狀趣至花馬池督諸大將兵會戰招諭沒虜
生口以攜其衆虜欲犯邊輒先知必伏兵要害處徵其
疲極而取之虜既少利而戰有亡失迺專意收西海叛

黨或出東北大同不甚窺西邊云公以故得西至甘肅

制置吐魯番事會北虜與叛黨相攻而吐魯番爲鄰胡
所破歲益少豐而三邊無大倣時人以爲 朝廷威靈

公之福德所致然公未嘗以降西夷爲功嘗曰華之於
夷父之於子首之於足也首足之不可並置子父之不

可較曲直亦明矣且吐魯番恃其險遠吞噬哈密狡獪
險毒不可勝原在大司馬之職以九伐正邦國今總制
尚書實績是職憑弱犯寡有固不服吐魯番實有焉大
兵不一越流沙以致討小夷豈能墜度數千里而爲盜

乎如其侵冒王略則整兵以待其勞一鼓滅之耳公之
大意欲尊華夏外戎狄蓋如此屬吐魯番已服而媚公
者已去 天子召公爲刑部尚書且將大用之故其

謀隱不行甘肅執事諸君凡有職於戎行若司牧餉者
父服公之德而侈公之行謂時未定公知最深上知公
宜至盡爲文以志之時春伏念公受眷於 聖明行
且澤被於天下天下有耳目者將共咏頌而傳之非鎮
帥門生之所得私言也獨舉是語者以爲鎮甘肅者之
所當知且獨與時春言之而他人或未之知故特著之
云耳

後樂亭記

兵部尚書蕪都御史蘭谿唐公總制陝西之三年士用
敦琢邊烽稀炤農狎其穡衆以大和於是於下文武大
吏咸謂建閫固原軸運秦夏士馬駢萃而觀遊庫姜不
足以均勞佚疎視遠人共相孔樂之字得城南廢沼濬
其渰濬以爲淵露其阜崇以爲丘圻其廡飾以爲亭地
不加闢而瞻眺用饒公暇而適焉坐小舸燕息極望之
間景接乎目則動與象適物感乎心則神與意會聲入

於耳則靜與理諧賓旅之往來公挾而與遊曲踊盾輪
之徒執蓋而從者畏途遑愁之思以消而趨事赴功之
意躍如也咸請於公名之曰後樂蓋取義於先正范公
仲淹之語云門弟子平涼趙時春曰范公誠賢人也往
者道是師其清風高烈至於今實使人咏嘆而稱頌
之不衰范公誠賢人也抑聞之唐文皇云戰勝攻取將
帥樂之高官崇秩卿大夫樂之蒞中國而撫四夷帝王
樂之方范公之遇主其視文皇之治有若不屑為者夷
考其事奔命於涇渭之間宛轉於元昊掌股之上憂先
天下之志誠酬矣國是未定而外患方殷奚後樂之有
較文皇之功寧無赧乎方今 聖天子欲興殷周之
治公嬰方召之寄其視范公先憂後樂之心宜無少間
雖然必使吾 君獲文皇之所可樂而后臣子釋范
公之所以憂適者元戎屢捷撫當維喙公庶幾其樂矣
乎抑此特將帥之樂耳異者輔世運運含如華夷諸
海外致吾 君於帝王之大樂而公亦得以享卿大
夫之樂焉不亦泰乎公欣然笑曰有是哉其遂書之以
為後樂亭記

孰樂園記

行太僕寺丞宣府范某甫過余言有園在其城某郭用
以怡神而適情昔者寺之長福建陳子命之曰後樂蓋
徵諸宋丞相范文正公之說某則辭不敢曰文正遭國
多難而某生長太平文正荷將相之責而某優遊一丞
文正之樂誠後矣而某則無所不樂某有數椽之屋數
卷之書不知夫孰為廊廟之耽渠某有方頃之田十畝
之圃上山下澤眺飛觀泳不知夫孰為旌旆之羅列給
侍之紛沓時服杖履援琴命酌休乎茂林群權輩喙不
知夫孰為富貴之烜赫而勢利之迭相傾奪也某愧無
文正之德而樂則與之有間矣敢藉此以辭而請更名
焉余曰然夫范子之樂誠不後矣而亦未知其何以為
樂也宜遂名之曰孰樂余聞諸鄒孟氏云獨樂樂與人
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雖然已之於人少
之於眾未始有異樂也窮人之樂以為樂則將何失其
樂以已之樂以為樂則將偕得其樂故窮人之樂樂必
窮使人以憂憂必及孰與夫樂已之樂而無後憂者乎
殫九土之財不足以供其侈竭兆人之力不足以給其

用孰若一丘一壑土階茅茨之爲樂乎烹三牲而割六畜陳八珍而列九鼎享之者自以爲樂矣孰知夫被之者之甚苦哉刺繡縱橫絢綵陸離制倖化工而巧奪天機孰知夫鵲結負登之子屈指而相笑乎夫所貴於王公卿相者非獨以其富與貴將以使之保吾民而曆之安與樂也今民實惴惴焉奔走服役之不暇而已又焉得獨樂孰與高卧丘園而締交泉石外不愧於人而內不負於心爲樂之至也且余聞之昇平之樂未易逢而亦未易居也人情好動而難靜驅之以生事則易而使

唐書卷之三

四

之無事則難故常樂爲其所可喜而忽其所可愛孰若恬靜清漠各安於無事而坐享至治之大樂乎利害交於前而得喪蔽其心是非由於口而毀譽亂其真其視聲不驚而物我兩忘者又未知孰爲樂而孰爲不樂也范子曰誠如子之言則亦孰如吾園之可樂而孰與吾爲樂請受而誌諸園以示後之好樂者

固原書院置祠堂記

固原州城之南有室翼然距闕閣之下左右廊廡相比後先鴈鶩立問其守者則對曰往爲兵備副使山東秦

君溥所建欲龕之而祠民之所尸可以匹社者會葬君代去而法宜待報故久未締牲於是兵備僉事信陽樊子曰是鵬職也不可以但已然紀失僚之勲德而輒祠焉非鵬之所得爲也若以爲書院而置祠堂焉乃有司之所以勵後學而崇先獻其可夫乃斥閭田三百畝以業生徒儲用俎豆咸稱其式命學官率其弟子之髦升者序而升不約而稱曰昔都御史平湖項公鈞陽馬公遏亂石城能捍太忠則宜祠總制侍郎某郡才公志清沙漠奮不顧身以勤死事則宜祠總制尚書單秦公摩

唐書卷之三

四

創軍府世號福將荆山王公斬獲名酋晉溪王公保固邊圉以勞定國法施於民則皆宜祀少師遷菴楊公之法備於秦尚書漁石唐公之功光於荆山而又吾師也則又皆宜祀樊子以爲然爰請於總制尚書浙東姚公設其生者荆山王公漁石唐公位如衙制而諸公壇焉神之也儀既成舉士固興躍樊子蒞於講堂而誨之曰夫先猷鉅公本皆儒士耳而蜚聲宣烈烜耀今昔謂非諸生之所當爲乎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吉甫燕喜飲御諸友侯維在矣張仲孝友吾意諸公之所準

無踰吉甫而諸生之所當為者亦不殊乎是其務修爾
孝聲爾友元文允武噫斯無玷於古之人

嘉靖丙申趙浚谷文集

允溪陳氏族譜序

宗法熄而族譜作宗法風也譜誌俗也自我夷襄于華
神明之胃與荒裔之群首足異置仁人君子有隱焉譜
誌於是乎始作雖然其側微幽漫者已不可得而知已
若夫三五之世覃為祚國流為鉅族溢于簡冊而烜耀
耳目者其源可得而稽矣陳始啓於周姬而分陰於虞

趙浚谷文集卷之三

四十六

姚魏哉重華之澤乎君子知其不容殫勝國之時而尤
溪之陳爰敷其榮逮于吾郡守東泉子貴益亢其宗乃
即其故為之譜遠不祖祖而近不遺親君子曰禮反其
始矣唯禮可以久可以大而它樹不與焉東泉子敦於
是吾知其必有興夫

樊子集後叙

信陽樊子少南哀其所為文與詩成帙以遺其友平源
趙時春時春觀而卒之乃喟然嘆曰嗚乎斯可以昭人
文之盛矣夫曩弘治其德之間中州君子嗜古宏雅者

蓋彬彬乎顯且盛矣奪驪龍之珠而完越室之璧者人
自以為無與讓則我有明之風化魏乎炎漢盛唐之
間而上憂乎姬周者抑諸君子實有功焉吾嘗憂天盛
衰之相因而嗣之者之弗廣也樊子乃能力起而正之
其源出於何大復氏獨堅壁立玄甲之幟不復襲其師
說燦然成一家言視大曆以還蔑如也崢嶸山斗之氣
沿五六十年而諸君子幹之不少衰則我有明之人
文不亦既昭矣乎吾聞之談者云丙戌放進士榜先是
五星聚營室天既昭然垂象而聖天子復以右文
之治化之吾徒豈敢少安以自畫當與樊子勉力焉

趙浚谷文集卷之三

四十七

庭堂歲

大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克辨仁
聖競業明德以欽所負泊于神禹亦卑宮惡衣克勤儉
而惡旨酒嗣之湯檢身文勤止而姬氏思兼有衛之賢
君能慎風夜洒掃庭內恪恭于百齡之八九先師孔子
訓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業可大德可久守于畫
寢斯所深醜管夷吾亦云晏安不可懷而鵠毒是取鄭
孟氏必寡欲養心而孔伋稱君子內省不疚乃有下帷

發憤潛心大業三載不窺園者為漢儒稱首楊雄抑一
法言思深學苦即安一大夫而為淇梁之婦韓子搜則
百家遠紹墜緒唐代山斗胡為嗜博奕而湛桃柳厥餘
營營役役遊戲戶牖蹊徑翰墨毋異於閭難走狗或少
壯不戒老易所守爪指弗決以殞厥首涓滴錚錚積成
滄瀾雖塞田中遭蹶前殆後祇潛其光而德厥厚榮利
位勢毀譽離還吾安所庸為厥奔走唯難非難唯畏非
畏唯懷非懷為萃道之數母徒怵於其身而剛於其口
念哉欽服諸斯庶底功于不朽

宋寺丞壽母序

余少從家君仕于山東而學焉故余雖尚友于天下而
不諸齊魯者為多濟陽屬齊北境為善邑而宋君亨偕
弟利各以文藝舉于其鄉為善士余既樂與齊魯之士
遊而齊魯之士亦莫余棄也故凡齊魯之士群居講議
燕會余亦與焉而其初不與余相知者皆受知由是余
得以知宋君兄弟之為人當是時倫儔皆年少氣銳卒
卒立談間顧天下事可盡致不屑以語予有司而其日
夜浩蕩於心胸者乃欲効之於吾君而有益於其

民使天下號為良臣而後私其寵祿以榮吾親雖萬鍾
吾不以為侈而圭冕吾不以為僭非徒悻悻悲嘆窮枯
為小丈夫老蓬蒿而已也十數年來事大變士大夫吐
辭皆欲驚人而舉事皆欲竦世視有國以來之名公
賢卿皆左矣而況於余之駑鈍無施者乎故言出而身
受辱忠不足以補吾君而孝無以養其親非徒理
當然亦勢耳宋君亦以良縣令徵而僅遷秩寺丞又將
擢同知永州府永去濟南走汪海數千里念宋君之母
老矣而能勉其子以事君不汲汲於朝夕眷戀之

君不汲汲於朝夕眷戀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甲九

私而以服勤王役為先此孔子所以志季氏之婦而余
有以知其為宋君之賢母也宋君之行也徵余言以為
壽夫余之所言世之所棄而何以告君哉經曰事親孝
故忠可移於君移忠以為孝亦猶是理宋君既膺之矣
勉旃勿忽而後可

嘉靖戊戌趙浚谷文集

贈馬希賢序

農桑不擾歲常登遑將無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
春風吹淚灑昭陵此宋人頌其仁宗皇帝之詩也故嘗

以是而推測我 孝宗敬皇帝之治以為古之仁君

唯宋仁字為近之而其一時將相大臣敦厚廉讓之風

耻浮薄而勵頑鄙若鈞陽馬端肅公之屬視韓范文富

諸名公真無所與讓談者又謂其秉旄鸞而升岱岳休

矣哉迄今四十有餘載海內思慕 聖澤而追述賢

佐者良有以也竇魏文貞李衛公之笏藏李文饒平泉

之石人猶為之起敬況聞端肅公之諱乎今吾所親馬

君文昇名適與之同而其年又六十餘矣於禮無易名

相避之義故為字之曰希賢嗚乎如端肅公之賢使無

此遭際亦何以稱於後世哉然使端肅公雖不遇亦必

將以忠厚善道化其鄉里如古之鄉先生可以配食於

仕者是則弗居其位之所當希也若曰我不有其位不

可以喻其事則是人皆不可以為堯舜而布衣之不可

比稷與契也況希賢日不知書而所交必鉅人其所施

予不少憚以是得人之歡心其陰所施為濟人於急難

予之所目擊非世俗里人之比者予將他書之而於是

不暇詳言也所謂以忠厚善道化鄉里者吾將於希賢

而日望之故特原其制字之義云然

封建郡縣孰宜論

天下之勢無定形而聖人之治天下也無執一之制變

之所趨聖人從而通之時之所尚聖人從而宜之故易

曰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與民宜之而

孔子亦以其所己因革損益者知百世之事蓋謂此也

甚矣哉世變之無定也生民之初未始有飲食衣服之

具也而況於君臣等威之辨乎未始有城郭宮室之居

也而況於樽俎禮樂之用乎未始有制梃奮耒之衛也

而況於干戈甲兵之利乎饑則求食飽則棄餘曾無終

朝之謀也而況於慮及子孫後世不拔之業乎聖聖相

繼而後法制漸備人文滋顯法益備而弊愈多文日繁

而治日下皇降而為帝帝降而為王而聖人莫之能強

也自無君而有君自有君而樹君又從而禪之放之殺

之而聖人莫之能一也自混沌不知不識之民而稍為

之帥長由帥長而為之建國而遂至於萬萬國并而為

三千三千并而為千八百而聖人不能救也甚矣世變

之趨日以甚而莫之止也固矣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

聖人能使天下歸於治而已矣不能強之使同也能使

人率其常而已矣不能必其合於古也聖人奉天而行者也凡聖人之所不能雖天亦有所不能也何以明其然也治至於王止矣不可降矣降而為伯天莫之能為也國至於千八百止矣不可并矣并而為十八又并而為十二又并而為七而遂變為郡縣天亦莫之能為也謂封建為聖人之制時無聖人而遂不復猶之可也謂聖人能為天之所不能為逆天而背時以期必合於古焉則可乎故後世之必為郡縣未嘗不為後世之利也惜乎獨出於秦政之世也柳子之論封建未嘗不合於

唐虞各文集卷之三

五十三

天下自然之勢也惜乎其獨舉湯武之事而遂窺聖人以私也故上世之必為建國後世之必為郡縣皆勢也勢之不可一久矣而欲以執一之制治之可乎三王不沿樂而五帝不襲禮三皇無為自化而後世聖人至於用肉刑建國之為制豈大於禮樂而郡縣之於民未甚於肉刑之慘設使聖人復出舉今天下之郡縣而割裂以為萬國舉其一時之功而償之以萬世子孫君國之業封建已定海內遍滿各有定分不可復易繼有勲賢將安所置是賞之不可行也諸侯易世之後未必皆賢

或至怙亂必致征討征討數興傷人必多舍而不誅必將效尤三季變夷明驗昭彰是罰之不得行也賞罰者聖人所以鼓舞天下之大柄也一舉而棄之吾知聖人之必不為是也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將奈何曰使堯舜為君而元凱之屬為監司守令制雖郡縣無害其為唐虞也使胡亥楊廣為君而趙高李由楊熊章邯張衡郭衍虞世基之屬為公侯伯子男制雖封建無救其為秦隋也後世雖有聖人復興必不能易郡縣以為治但當期以永久委任責成勿若今之數易陵忽焉而已矣

唐虞各文集卷之三

五十三

所澹說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天下之欲可盡去乎見可欲而不亂者是乃所以為善矣都府經歷姑蘇韓某故都御史韓公之孫也乃能以恬澹為樂因自號曰所澹夫蘇天下之名區貨賄珍奇百物萃聚之府其於紛華勢利宜其目擊而心醉焉者也韓君果何以能遠眾之所好有取於澹而嗜之哉意者厭飫於醲脆藻飾之酣沉將有以滌淪之而姑自托以脫焉者也無乃如漢制唐典大羹玄酒虞韶蕤武之俱陳而五味雜樂亦迭奏於前與

將去煩就真制欲復性以還造化乎彼山澤之癯田野之叟睹毛嫱西施而走三日不食不寐者則有之矣如展禽宋玉之云不以希乎抑有可怪者焉余以狂言廢故凡天下之嗜甘言者皆諱余而蘇之文士操觚染翰談天雕龍者千百同聲君舍此之求而樂余之言何哉豈非以余窮困枯槁真有得於澹之味而能言之與且余獨未嘗出於澹之外耳君又安知余之不見異物而迷與孔子稱顏子簞歌陋巷不改其樂解之者曰簞歌陋巷非可樂蓋首有其樂耳余亦謂澹非所可嗜蓋必有所可嗜者存而澹有弗與焉然後可以與之澹弗去也使之弗澹弗處也不然余見其或逝矣

張嘉字字以貞說

嘉字以貞字蓋取義於易云告之曰夫易所以冒天下衆動之感而其感也必以孚夫感必動以貞而後孚可嘉爾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不能無感於物之情也感以貞則孚而公匪貞則偽而私聖人不能止物之感而能使其感之必出於貞故教占者曰元亨利貞言其大善而至亨者必利於居貞也而又繫之曰天地之道貞

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蓋動必貞與一而後天下之情一一則誠而已矣誠則孚之至也君子之學察其所感使出於貞善治其情不萌於偽故萬善歸焉萬物化生焉貞夫一故也嘉字勉乎哉吾於是欲無言矣

嘉靖己亥趙浚谷文集卷之四

許太宰漢文銅章跋

西漢文俗簡質此章或和安以後之物也彼其時網維典制視文景明章之烈存者無幾而能更歷數世而後衰者則以二三賢世臣以骨鯁持之於上天下學士大夫以風教維之於下此太宰許公之所以重有感於是章而珍襲之也與公爲漢弘農之靈寶人自先襄毅公爲太宰以延于公與漢弘農楊氏異世而相望正如太尉公秉承伯起之業於前而啓賜彪之烈於後偉然起爲東京之元臣竊意公之有取於漢章亦必尚其世而友其人舍三不惑之徒與而誰與乎世之學者類能樂堯舜而談性命耻以漢儒自名然相眩以相高斯已矣求其超然自振於聲利之外若秉之所不惑者幾人哉彼燕市之粥商彞而售周卣者何可勝算求其真漢氏之瓶注猶或希焉宜公之深有取於是章而重以思其世紹其休使後之所以望於公者亦猶漢史之所以述於秉者而增侈焉則斯章也將不以漢章名而以我有明之章名矣

胡山中麓賦

披青齊之塊嶺兮禁千里之粉麻控河濟之西阨兮緼岱宗以爲家肆峰巒之巖薄兮鬱胡山之嵯嶺聳嶂之穹峙兮耀東暉之朝霞陽侯推曜靈以發紉兮亦有洩尾閭之皇媧赤鳥擊水比鯢鵬而迅奮兮混萬狀之交加燭崦嵫之幽閭兮照曲竇之迴遮高俯九川之陂陀兮明開四閭之光華伊君子之修姱兮海伯山靈胥挾剔而搜爬咸祥秘之競啓兮聲無攸而匪嘉原隰適其分部兮崇卑絕其迴邪毛可茹而流可飲兮菑則獲而陶不宸騁天馬之凌空兮駕奇肱之飛車服鄧林之洪波兮吞月窟之騰竄諒無巨之不細兮矧何邇之不遐遊揚於垓紘之表兮藏精於浮沙之沙亢之安能或超兮抑之弗底于窪庶百氏之紛沓兮折諸聖而無譁亂曰寰之海東溟爲鉅山之族岱嶽爲尊嗚乎宣父陟乎山而觀乎海夫是以知其心微之莫匿而道大之無垠中麓于其卒以尚友乎果魯之人而爲咀其名義之真蓋求之於無言之文而亦奚暇於書諸其紳也邪

壽韓靜菴序

孔子曰仁者靜仁者壽漢之名儒又引而伸之曰君人者將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者也故靜以安其神使毋泊其天君子之仁君子之壽也故雖淵之天耕之病原之溺皆壽也而況於喬松之年師尚父之流哉靜以馭群品使各率其天聖人之仁聖人之壽也故雖夷之餓惠之黜宣尼之棲棲于行皆壽也而況於唐虞之繼治軒岐之濟物哉大哉仁乎斯其所以能靜也至哉靜乎斯其所以能壽也夫唐虞三代以上仁壽之風諸儒口得而誦之而耳已不得聞其詳矣仰惟我

孝宗敬皇帝之治臣幸得而濡其遺澤私淑其耆舊之休風蓋所謂安靜如漢文而禮樂無所與讓仁厚如宋仁而神武固爲過之一時 明良遭際如洛陽之劉文靖公鈞陽之馬端肅公三原之王端毅公洪洞之韓忠定公鎮煩擾於恭默納偷薄於敦厚天下至無功德之可紀而其有才能技巧者至無所施 聖人旣遐舉鈞天以佐事 上帝而陰隲下民諸公亦各克躋耄耄以遺範於後而流澤於遠余以是知靜者之必仁而仁者之必壽也忠定公之孫憲副君廷愷於時春進士

爲同年質直而謙厚有公之遺風蓋公之季子兩淮運同號靜菴者之所出靜菴年亦幾七十矣觀其自號爲靜與其所以壽則傳之於忠定公者有不可誣而又以授之憲副君以繼忠定公之業者端有所自也時春不韋弗獲侍重德之教乃以口舌見稱於世而亦以此取罪夫其所謂靜而壽者他日願與憲副君質於靜菴公而繹其微以自藏其狂愚無用之身庶幾存而不亡亡而若存以尚友乎古之人第恐斯道要妙非言語之所能盡而又不在於言語之間也竊願樂於靜者有求焉

送大學士石門翟公行遶東還敘

聖天子撫救萬邦協重章英德罔不被猶軫念遶東界隩之區幽遐之壤澤或鐔漏疾疹攸恤爰簡元臣畀施帑積故我 武英殿大學士石門翟公遂領兵部尚書左都御史以行實嘉靖己亥歲春殷始自京大更歷延寧至于固原西涉河湟至于甘涼撫臣鎮前督旅之長左右上下各即廼服閭閻于于咸秩以均介輔之徒旃羣之衆奇服異音追隨旌旄歌吹後先公廼祇敷聖天子德惠式頒 大賚咸頌 鴻休 聖壽無疆

迨夏抵秋周行萬有餘里閱五餘月視古昔行猶倍勝
難于詩有之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又云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公實燕有又將東出龍虎關河由燕薊以之乎
遼東於是總督陝師兵部尚書劉公援吉甫作誦之旨
諧辭麗義上咏 聖烈下逮靖共撫景懷別監臣獻
夫敷情陳誼依永成聲固原兵憲李君文中將託之細
帙以薦行李屬時春序其端時春竊唯 聖君之德
莫大於仁輔相之務莫先於勸故易大傳曰天地之大
德曰生聖人之本實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 聖天子興發內帑加惠窮邊至仁也公駿惠綸
命星馳霖濡不亦既勤矣乎昔玉元之記古之善相者
以爲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人以爲名言然則勤者
固輔相之急務也勤以勵已故敬慎而不敢慢勤以崇
業故精一而不外弛時春竊樂有得於公故敢僭以爲
言而又以私自奮焉從是役者兵部武選員外郎蒲州
楊君博亦能勤於厥職以贊公行是故敢併僭及之
送苑馬寺卿黃岡賈子權陝西右布政使序
梗楠豫章之爲標題楹桶其足可惜亦明矣才如賈子

而久屈於監牧六執謂之曰宜於是吏部以賈子名疏
請即拜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於是賈子之登進士第
者二十有九年于茲矣或曰是有司所以拔久淹者與
或曰是將假之以息肩關右之民者與平涼趙時春曰
唯唯否否夫賈子之爲器也大故其萃也宜深其致用
也遠故其儲也宜久其取裁也克故其進也宜艱子知
夫梗楠豫章之所以爲才乎蜀越徼外之山下蟠九地
而上挿青天者固將棲根於其淵而扶枝於其山是故
其利器不得不宏其生廼於蠻夷幽窮之隕人足絕迹
之所微營細用者雖欲斷而小之而力終末如之何故
必有大匠氏以製大用然後得而斲之是故其儲用不
得不久遠其挽於陸也如虹蜺之貫漢庭而浮於水也
如黃龍之負禹舟匪資之以億萬之衆而延之以歲月
之久則無因而致之通都天府之中以供 郊廟明堂
之具是故其進之不得不艱今賈子始自御史列卿而
左居於外憲戎馬之司又遠去京國數千里之外而遍
歷蠻鄉邊塞之區且幾三十年之久世道之升降民俗
之情僞固灼數而著占之矣賈子以是大肆其學天象

之玄深兵戎之大計古今英雄成敗得失之故指諸其掌而無遺慮謂非天之所以大厚賈子而使之自奮於衆人之外者乎陝西地方四千里襟帶羌胡設四大鎮屯數十萬雄師爲中原之右臂御史之以按至者四都御史之以撫至者五又以一兵部尚書督軍其中而宗藩之府將命之使監司之臣皆數倍於他省其供億至爲繁夥財賦所出之鄉自谷口至於劔關華陰至於函岐方不過千里而坐食者四倍焉俗蕪戎狄雜五方嗜奸異而情性殊是故民窮而盜滋兵疲而敵強財匱而政耗皆集之於布政使而非若他官之可以一職一責諉也以是而任之賈子誠得其人矣投諸其民之危者而厝之以安片乎其用之者而繼之以裕易乎其裕之類者而反之以朴賈子胸中固當有以浮游是四千里之陝西而縱橫吞吐之而時春亦包含中之一人也請拭目以觀此行

被召祭先曾高祖文

唯我宗祖積善衍慶啓佑後人傳世雖遠被澤則均時春曩以狂愚干冒 楓宸宸罪歸田期以終身仰荷

洪造更蒙深仁察其孤踪之危苦諒其懇赤之中忱不由左右之先容特垂 天地之哀憐史館之清切既渥宮僚之禮秩唯均是實幸逢 君上之

被召祭先考文

嗚乎唯我顯考以詩書傳子孫以忠直教爲臣蓋以谷永之經學摧節於權門柳宗元之文章託交於匪人竟至敗類比之彼昏故嘗戒以遠勢利而所以守官守道者又切言之諄諄仰承家學以淑諸身受考於錦衣之獄遭盜於衛河之濱伏竄草莽者已經十載落井下石者十百其群豈有蟬蟻之援助唯荷 聖明之深憐謂愚昧可罪者其迹而狂直可矜者其心俾之以史館之職益之以宮僚之選是皆遭遇 君上之至仁而亦由乎遺訓之恪遵也茲將星馳趣命載別丘墳敬陳薄奠告別嚴親瞻戀流涕共知所云嗚乎尚饗

送平涼通判孔君道源擢延安同知序

平涼通判洛陽孔君泗將之延安同知太守錢君瀾偕

其寮追錢之且徵余言以告曰凡邊郡之所最難治兩
不可緩者君知其所以然乎通判司錢穀同知治戎旅
斯兵食二者關有國大計而邊郡爲尤急所以足之之
道誠不可一日不謹雖然節贏縮制多寡此宰相事非
有司之所得爲也撫疲氓時差科上給於公而無甚病
於民此真今日有司之急務孔君之所當急於力爲者
也平涼控固原而延安接鞏塞固原居四鎮之首而榆
林雄九邊之兵司兵食者其尤重矣哉時春曩見范
少卿宣府張君鏗言正德初侍坐於韓忠定公時遇戎
臣失律公夷然不爲意獨與郎官調度糧餉視空乏處
必拊案太息張以輕重失宜爲問韓公曰兵家勝敗爲
常不足慮財不足以聚士張迺不爲用深可慮今西民
之告匱師餉之不繼債帥之誅剝亦既甚矣韓公之所
憂乎茲徵乎夫謀之帷幄消變未形吾徒竊有志焉而
力未如之何矣有司之常職救偏補弊於一時者固孔
君之所優爲而又義所不待辭者也余將於是乎深有
望焉故特語之於旅

壽靜默道人六十序

古之養性以善者靜以馭其陽而默以輔其陰陽者神
之爲也陽動以安則神凝陰者氣之充也陰淫於燥則
氣銳夫山澤之耀叟必達於是也饑火之所燎刺水之
所浸能無燂其陰者寡矣夫間生之英哲必達於是也
世務之所嬰物欲之所縲絏能無動其陽者寡矣夫是
二者未有能或得之也豈其智不足哉所居使之然也
故惟磐石之常坐食於王家則無山林之瘴之所燥無
所職於事則無用世之徒之所勤宜其優優於二者之
間而無行之不可然亦有所不能至焉者彼其吝者固
將有所貪焉而癯之燥及之矣彼其矯者固將有所夸
焉而動之勤及之矣故靜者也所以安其吝而默也者
所以定其驕通於是道者其知所以養性乎其知所以
壽者乎道人之弟偕某又將他求余言以爲之壽夫道
人既以此自命則夫所謂先後天地而馳聘古今固已
在乎靜默之中矣手持照乘之寶而求明月之珠百戴
如星之弁而美魏我之冠祗益踈焉奚其容喙故特申
前者以爲之賀道人 御賜名某秩奉國將軍沉厚不
煩於言其命名厥有意云

送華子潛序

嘉靖十八年春正月

天子以建元嗣告慶于萬方

於是翰林院侍讀鴻山華君假飛魚服玉帶往諭朝鮮

由遼左直抵其都自國王及其臣庶靡不奉

臣恩其境內告成禮而旋適仲夏之月屬余以宣察召

臣秋暮而克與華君會于館下閱三月而三請三臨寧

其親於無錫蓋余與華君舉進士為同年

同為庶吉士歷郎署又同為兵部主事始相與而終相

得其驩可知也已余以廷言行而與者十數月以控

頌而君晉居侍從入直東閣修典禮頌又奉

使絕域宣國家威德臣妾蠻夷互相顧

道今當寄問於隴北四千里之外

心而其獨得之於已而無恃乎

也但三月而告別以歸於江南

繁艷之時奉親庭天倫之樂

俱陳於目而聞然交戰其心

然睹君之色又能開然無所

係也嗚呼余與君不能無感

天子之疏附奔走內顧以帶其親而曉其鄉足以自見於世彼外物之驚驚者固宜其輕於鴻毛而無所累於其中也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請以贈於是行

送張濟甫赴浙江提學序

嘉靖庚子春吏部請以儀制郎中張君濟甫為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其學校事蓋浙為天下之鉅藩掄材為

天下之最而提學職風化之原庚子又值賓興賢能之

歲濟甫將 綸命走快舸泛潞衛河而之津冒江湖

重濤之險必三四月而後至迺以旬日之期操方尺之

檄翕致浙東西數千里之英豪湖海江山之間氣布立

階案下以差品其文詞顧而上之曰是等為才宜進摩

而下之曰是等為不才宜退又召而戒之曰是等為中

才宜歸懋爾業既而有司即其所才之中擇其尤才者

備其額數而貢之於 天子之廷又於其尤才之中

益求其所以盡乎天下之賢者程其所宜以次而晉乎

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任而天下之治理於是乎興故提

學不過專教事一職所職不過一方與常有司無異然

其所致之人才乃有關於天下之治理可以使朝無倖位而野無遺賢則非群有司之所敢望嗚乎其誠重且艱矣哉始丙戌歲濟甫與余亦以是次進當是時同升於公者三百輩 聖天子以爲米恆復遵永樂故事還二十三人讀書館閣以增益其所未至而余與濟甫皆在列顧行輩皆天下彥俊謂天下之事不難致然距今纔十有五年而其存亡得失之故已迭相半求其終能有益於天下之治理而仰答 明聖求才濟時之至意者謂誰與方濟甫與余之未遇時莫不以士之所以不能自致於有司有司之不能自致士於天子爲恨今濟甫且當其任矣使士能自致於濟甫之前而無所愧濟甫又能致其所當致之士而莫或疑夫士也者又將以其所以自致者以致天下之士而効諸治理之用夫然後可以謂之盡天下之賢而稱求才之職果非群有司之所能與其重且艱者斯輕而易舉也故敢僭言之於始以爲觀其成功庶幾真有益於天下之治理而余與諸君子皆與有賴焉

送張湖州序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戶人不越尊俎而代之矣吾甚悲夫庖尸之於今之易位也豈唯易之又從而亂之夫古之人其取精不馳之於不一之鄉而用之不泥之於多顧之惑各專其所守而畢集其所長不相踰越而莫可逃貴故四民各奠其所而萬邦不貳其心有以致之矣德之季也下有羨心以觀其上有猜志以防其下黜之已甚而姦紀衆防之不足而亂政作姦亂相尋而無藝極故監制之柄重而奉使之網密有司疲於應酬而民力竭於饋供又其甚者釀毀譽之媒以亂黜陟之典盜賞罰之柄以張恫喝之威操輕重之券以爲干謁之罔群志爲之風靡而百職日以替奈何古之爲治者吏少法疎而愈興今爲治者吏多法密而愈劾乎專則精雜則亂勢使之然也維湖居浙之西偏舟車之所不衝泛使過賓頗簡稀矣而監司命使之繁例固若也地腴而民質傭租易給無撓攘衝決一旦之憂矣而非分之不滿於千求無望之苛什興於愛憎例固若也知府爲親民首僚得日夕商榷出入民事事之當否即知府之工拙無所諉矣而咨請之滯事機公移之煩上下例固若

也然則張子將奈何曰仕存乎吾志耳非求諸外者也
求諸外而有得其位雖伸其志則屈無所求而有得其
位雖屈其志則伸夫人將以為位乎將以為志乎志專
乎我者也位存乎人者也夫子將以為我乎將以為人
乎並湖走山幾千里天下名勝之區數十萬農桑之民
句踐孫策錢鏐張士誠之徒角死而不可得享者子一
朝儒服垂組而坐治之有侈然為子文其位之樂而實
怒然為子戚其治之勞者矣是皆求諸外者非存乎吾
志者也夫志尤其專而精雜而亂者也以子視位之上
於子者則彼為尸而子為庖尸之陵庖焉非子患也子
治其庖焉而已矣以子視位之下於子者則彼為庖而
子為尸庖之不供焉非子患也子治其尸焉而已矣子
能為尸矣而人以為非尸子善為庖矣而人以為非庖
非子患也子誠自盡其所以為庖尸者焉而已矣子誠
致精而用專志乎我而不由乎人將天地萬物之為庖
尸彼湖山一襟帶之間世路險夷白日之駒隙耳亦何
有於子哉况吾於子又以志合者也是故盡其言以贈
之行

淨香亭記

秦山之北麓為號城之南泉壑之幽深者以十數而西
峪為最峪之水源於其峪之西益窮而為山處其間沮
茹汪漫以百數而東注於峪之口始得停蓄紫瀏之慶
以為迴塘塘之坻必為亭曰淨香者為最據亭而四顧
南經熊耳武關之山北渡即入數萬里海濤之洪河東
西通轍函開關以來角爭之區秦洛二京往來之道其
間世代之廢興人事之得失大者王侯卿相之所經營
小者幽人隱士之所棲遲收夫樵子之所奔馳而呼嘯
欣然而喜戚然而悲愕然而可駭其變故之不可常必
者以鉅億萬數而秦山之峪西峪之水流峙而不息者
然則又當為其最古之人其號為英雄豪傑者眾矣然
皆馳逐於聲利波蕩於功名力疲心倦無可奈何則又
以其餘腐腥臊泉石之清幽舉其瀟灑靜微之本性而
圻汨之古今相尋以為高是又不可以鉅億萬數矣亭
之主人許廷議氏乃獨曰吾不若然吾少有四方之志
故嘗欲借節籌九邊之兵機折筭制百蠻之死命矣然
而有得為焉有不得為焉吾適意而已不能必其為也

吾家世業儒吾又以儒進身儒與禪至不相謀而吾又
悅禪吾之於禪也或學焉或不學焉吾適意而已不能
必其學也吾亭有竹而塘有荷而杜甫之詩所謂風吹
翠篠始知淨雨裏紅蕖冉冉香者適與吾塘亭契吾既
悅甫詩而益信吾塘亭之先有得於甫也故以名吾亭
公亭繫乎塘者也吾則無所不之也故吾之於亭也猶
乎其兵與禪也姑適吾意而已矣豈必以爲吾之所繫
而固有之矧敢以其世味之餘腐而坊汨之乎也哉友
人平涼趙時春得其說而樂之爲之辭以銘諸亭曰亭
之香芳子德之芳芳亭之淨芳子德之映芳竹實可以
棲鳳凰蚪螭偃蹇於荷柄兮嗟今昔之俊良孰委蛇大
道以受命兮伸子之往而不杞其方匪直斯亭之最英
而子又其最勝者與

讀劉靜修文集

經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興者興起於位也以行道也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容其身也非持祿苟容也楊雄美
新文劉因渡江賦不可謂之默楊時許衡吳澄之貴顯
不可謂之容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於公山佛佺之召其

欲往者救時之仁也其所以存心也既而卒不往者律
已之嚴也其所衛道者也聖人度其仁之勢終莫可以
致天下而其律已之嚴猶足以垂範於天下來世使天
下後世之人仁雖不獲以濟時而義猶足以周身亦不
害其爲仁也是數子者不先嚴於律已而苟徇於濟時
又以其既行不售之學而擬諸聖人欲往不往之心此
其所以陷於不韙而不自知也與夫是數子者所謂學
爲聖人之道而老焉者也世徒見其學聖人之道遂從
而學之而不知其老則其於聖人之道又益遠矣姦人
知其有隙之可乘也遂以富貴利達之實附之乎急於
濟時之虛名以欺乎世而濟其私是乃治亂安危之所
係非一人之進退是非而已也故辯之不可以不早

送王府丞赴南太僕寺卿序

動極而思休以致其精靜久而致動以達其用天下之
致一而已矣余同年王子邦興始自行人爲諸給事尋
進吏科都給事以擢順天府丞方是時諸陵時序
天子親享謁而除道飭館戒車乘屬年徒興發百役役
役濛濛不可以牛毛數府丞日走馬路隅刻期取辦以

佐其尹治王子皆饒爲之由是以材力籍籍公卿間嘉靖十九年秋八月進擢南京太僕寺卿治在江北之滁滁不當孔道居山水勝奇處寺卿又有常職僚屬端居而視事挈諸京水之勞無以異於釋風濤金華之危而致諸華屋錦帷之間也夫是則去動休矣曷思所以致其精者乎余聞宋有歐陽修者時稱賢智人也以待從而來守是州乃與其州人教遊以爲樂而輒以醉翁自名夫不以忠信力業率其民而道之以沉湎嬉靡之習固已非矣而況於燕樂之需亭觀之費從御歌舞之資則民之膏血以供耳目之娛其文之所諱而不敢言者又有甚於此者與夫古之君子其動也將以居其業其靜也將以修其德其競競業業爲善如不及之心雖遊焉息焉以舒其神而暢其情如是而止耳誠以天下之致一而已矣少有出於此則必流入於彼故君子致精焉固願王子之居於滁也優游以致其精俟其養之至於奮溢盈滿而自踊躍於日用尋常之外者乃以之探夫幽顯不盡之情與夫事物無窮之變以求其致一之所以待天下之有需於子者而應之無所愧焉是則滁

之有益於子而子之有利於滁者豈肯以其耳目遊宴之私牽而去之以銷鑠之云乎哉府尹蔣子以靖共之好也因請書之帛以介其行

仰周亭記

門人開州郝綸緒清河之波以爲池而蒔荷焉且爲亭於其上開守江左張子名之曰仰周蓋以附諸濂溪愛蓮之意云而時春謂之說曰世之以形迹擬聖賢者未有得爲聖賢者也宋襄公以兵戰擬文王白圭以溝壑擬禹項籍以重瞳擬舜優孟以衣冠擬叔敖楊雄王通以著述擬仲尼韓愈歐陽修以文章擬孟軻而秦漢以來骯髒奇怪之豪欲以一節一行自附於古人之末光而私竊其名字以自眩耀如司馬相如之於閭相如杜子夏之於卜子夏其餘趙亮李舜陳仲弓之徒不可以一二數曾足得爲聖賢哉而況於燕遊亭池之好聖賢與人同也而其所以爲好則不同衆人皆以我徇物而聖賢獨以物徇我而後能無我故好之而能使之徇我者上也好之而能不徇於物焉次也好之而遂徇於物民斯下矣夫雖無所好猶好於美而能不爲所徇千萬

人中寧有幾人乎又況乎能超乎所好之外而使之徇
吾所好是非間世而獨立者乎此濂溪之所以未易學
而世之學聖賢者但擬其形狀之似而未得其真也學
濂溪有道致內虛解外膠通天地時萬物而後得以見
其泥而不染濯而不妖遠清近芳中通外直者也不然
則湛耳目之玩好以竊往哲之嘉名如吾向之所譏彈
者寧復足云濂溪也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夫有之
而後似之者吾之所以望於生也是為記

郝生家訓序

凡人之才蘊於其中而無所自致往往於家庭細微之
間亦可以見之漢陳蕃自以為不能掃除一室而能掃
除天下後卒阨於宦官晉謝玄使人雖履履各當其才
而郝惜知其勝任嗟夫此蕃之所以徒為拔劍之呼而
玄之所以卒成淮淝之功也與夫民生而有氣血心知
之累有親戚交友之倫有飲食日用之常是其所居之
貧富貴賤大小雖有不同而其才之有所必用而可以
自見則一也今日我能為大而不能為其小此其術所
以疎而其才所以不能自振也與孔子稱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彼陋邑之所謂忠信者唯能樹藝其田廬倡
其子弟以事其父兄輯睦其鄉里如是而已耳未嘗知
所謂從先王之教服官府之政以致其遠且大者也故
聖人激之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嗟夫此聖人之教所以
為密而其才率置於有用而無廢物與今觀郝生之諸
父皆斷斷間閭人非有豪望聲勢可籍倚然自其母以
貞節立其家而其昆弟善守之益勵其行而居其業相
與雍穆不少衰又相與資生使遍調夫世之所為鉅人
君子以修其學嗚呼是豈孔子之所謂忠信而吾之所
謂才足以自見於細微者與惜也今世之所謂學者務
大以自高而虛誕以失實往往并其忠信之才而失之
固願生且以其父兄為法而以世之紛華聲利為羞侯
其學有所得而後充其類以求進益毋曰我將為其大而
不屑其小焉則善矣

張氏雙壽圖序

壽圖有三古有上皇氏納坡紘於蟻蟻不識生死疾厄
之事如宋王元之所記此天下之壽圖也其次則王道
純熙近者安而遠者悅無兵革刑辟之患如漢王陽之

所陳此中國之壽圖也天下未必無生死疾厄之事而我獨享其安眾人不能免兵革刑辟之患而我獨承其樂其致之必有本而招之必有道此一身一家之壽圖而今世之未易逢者也嗚乎如張氏雙壽之圖其殆近是哉張氏先為吾陝涇陽人而今得為拱衛以藉京畿之定興夫陝之民丁壯暴邊鄙餘氓用征徭曾有如拱衛安居之壽者乎甚者北虜鳥磔於晉代海盜颺掃於江左群萃烏嘯於河淮生人未有息肩之期而丘壠未有攸暨之望也寧有如近畿之人依日月之末光之為壽者乎人生而有子有孫顧為難矣幸而有才智足以充任使而効忠勤彼其父母望之如望歲然而寵辱利害之相形榮枯倚伏之相繼每十百千萬而不可齊嗟乎豈天運人事之適然哉今張子為司徒郎既顯於朝而其父母又以行義壽考聞於鄉較之縉紳士大夫能獲於是者幾何人嗚乎是又宜謂之榮且壽也然張子狀其父母能以勤儉居其業既享康和劑以揀荒瘡而又斥田掩骼以澤枯朽信乎致之有本而招之有道者矣又宜書之以風世而化俗使其知古之所謂壽者本

乎上而不敢必今之所謂壽者由於下而因有以助乎上也

李光祿麟奉使大同圖序

大同據雲朔華夷之會雖聲華四暨宇內鼓動於華胥釣韶之中而大同之士喋肉刺血以與虜搏前擲虜顛後繼歌舞縱金革角抵延曼之樂動費千萬金司計者決不與之校貨貝輒散而奉使鈞袂蓋所以養豪偉為雄之氣以疎鬼魅狴賊之心固不可以尋常繩尺校嘉靖戊戌歲復予犒軍金數萬於是同郡光祿署事李麟持符載綱以往宣布明聖優渥之至意士咸歡呼醉飽稽首稱萬壽而退具軍樂列麾旄以送使臣李君之僚以為榮耀繪圖其本末而屬余次語其端云唯士之所以敬祝於上而致敬於使者豈非以為報哉雖然此庸人感恩之常非上之所以望於豪偉梟雄之士也吾聞古有豪偉梟雄之士者其上不以名義辱於遠人其次不以理色辱於鄉士其下不以形勢辱於疆宇匹夫為義而大呼決計風雲為變慘而姦軌為喪志況乎合三軍萬隊之力稱焉天子之北戶者也問者

廣數犯塞為疆宇愛此於古豪傳梟雄之士以為最下
辱致死之不旋踵夫合三軍萬隊之力而効死於讎敵
虜酋之頸寧足繫而虜之膏血寧足汗輪蹄也何獨聞
於古之人而不見於今之大同之士也呼之以其名則
應奉之以其資則受責之以其事則哆然縮懦是寧豪
偉梟雄之足言乎以庸人之感恩而為豪偉梟雄之報
本使者如之何而不有以開喻之也抑吾聞之言深者
其形密而感極者其報甚則夫人之所以云云而使大
同之士爭為豪偉梟雄之事以致報乎君上者將必有
以自基於疆宇而非所當先言也姑俟之

河圖贊

粵維太初始於無象無象生象其象無妄無妄之形象
數乃凝數始於一而成於九其復以奇其反以偶奇偶
相得一兩相守苟無其兩一將焉友推之萬化皆莫不
有交錯無窮參伍先後於維聖哲出庶物首劃劃天地
萬象區數以一為父以二為母子母相孕一不與友化
生變通與天悠久矯矯龍罔振鬣洪河其數適合靡寡
以多聖人神之式以易科以詔天則以先民用以辨吉

凶以理邪正為中正謂邪不得病蓋嘗論之易不始於
圖而肇於天之命圖不止於馬而盡於聖人之性

洛書贊

維洛出書意與圖同圖藏其體而書用其公書數其首
而圖適其逢肆維神禹治水方洪不執其一而協其衷
天以是清地以是通泉以是濟山以是崇五材以登九
用以豐豐九之用至萬為隆而歸於一曰維用中中之
為義比一尤工不自象始不與數終象數有方而中無
窮湛然內涵觸無不通不是以非不明以聰有之者瑞
於形而無之者淪於空賢者梃於隅而智者專其功梃
無所往專不可馮聖人化而不物執而不有以為人中
龍書之顯用於是乎充是以立象制數以開天下蒙

薛文清公從祀議

周道衰孔子沒諸儒傳失其真學者雜以它技先儒孟
軻始倡距楊墨之言以為聖人之徒楊墨之害熄而佛
老之術出其徒尤眾其害彌長唐儒韓愈力排其說而
世人始知邪正之分宋諸君子闡揚聖真而天下大明
道德之旨蓋皆有功聖門是以得從聖祀 皇朝以

道治天下學者非儒術不談類能竊乎周程張朱之緒
餘非復楊墨佛老之故轍但虛言無實去本崇末功利
潛行於其間詞章汨沒之已甚求其從事於博文約禮
之訓潛心於修己治人之方言必底績行不愧心如贈
禮部尚書薛瑄者百年以前實難其人同時大學士李
賢亦曰學者皆以科舉爲重獨薛瑄有志道學夫能遠
俗學之害力求聖人之道是亦聖人之徒也以聖人之
徒從聖人之祀於理爲當於義爲允乞下禮部亟賜施
行

都督牛恒致仕南歸序

望名山瞻茂林而懷幽遐清淑之想者世之君子類能
言之矣歲紛華而遊神寥廓紆金紫而馳情物表其知
之必有所不惑信之必有所不疑如都督牛君等比者
是未可以常情論也君世官於浙之處州起家以守備
都指揮與平江西盜再遷參將破廣西猺洞兩總貴州
兵統馭西南夷皆以應靖不擾稱而皆以謁病乞休罷
去及交南賊起始召入掌右府兵政又未及年至而賊
仕能不營榮利求恩澤脫然於近世塵塵之表噫可畏

人也常讀歐陽永叔稱唐李翱之爲人以其爲翱能不以
嘆老嗟卑爲心而以河北不復爲憂使唐臣輩懷翱之
所憂則唐室宜無朱溫之禍此足以爲萬世之永鑑矣
近來將家子乳氣未除輒鑽刺中要人據推轂重任揚
揚自得乃使之與勦虜爲敵以擁衛十萬里之神州致
使天下英豪之上與艷相効悉以嘆老嗟卑爲心百事
悉付之無可奈何此余之所以扼腕太息而深有取於
牛君之勇退也君之甥諭德屠子與余同年進士故余
能知君之詳於其歸也復要余言以贈之行且告曰致
語諸年少且內顧已力念 國家事重勿苟受非分斯
亦退不忘 君之一効也

嘉靖辛丑趙浚谷文集

上輕車都尉遊擊將軍都指揮陶公墓志銘

正德庚午之歲寔誅姦黨選用名賢以清過寇亂而蘭
州彭公澤以都御史督緣邊兵進討蜀漢流賊用集大
勳西師克入無害當是彭公所被任非才能不選而臨
公廼以署都指揮僉事總領秦州平涼兩衛之卒以班
行者盡能用彭公之命卒不剝一禾而旗不殊一卒茲

彭公再以總制經略哈密謀中軍之出納號令者唯以
陶公為良彭公既以嘉靖之初大顯于朝位太保尚書
執本兵政吏去貪沓以拔才將領而陶公以久次戎行
懼陝西遊擊將軍悉將固靖環蘭之票騎以聽戎征蓋
陶公自指揮使至遊擊凡四轉將兵治戎幾二十載而
其父知於彭太保為多太保既當世名卿偉望則余於
遊擊公之卒也誌其墓而銘之可以無辭謹按遊擊將
軍陝西都指揮僉事陶公諱文字質夫其先准之壽州
人始祖得以健士從逐胡元有名功致位世襲平涼衛
指揮同知繼高祖父繼曾祖信繼祖宣咸能不蹶其職
宣又以才力自奮陞指揮使再加都指揮僉事提兵甘
肅寧夏父勛累從宣軍有勞娶於浙江左布政使艾公
英是生公既代其祖指揮使號明辨衛之事不委批按
部者交以為才薦之朝始命統兩衛之師崇其班視都
指揮僉事之禮防守莊浪其師移捕蜀漢群盜遂晉署
都指揮僉事從彭太保軍第功真授都指揮僉事奉
勅守備固原固原雜蕃漢王衛死牧之人多猜訟頡頏
為難公處之咸有驩彭太保再辟掌中軍遂去固原往

從之卒致公遊擊歲壬午值虜大侵平涼遊擊之兵隨
虜前卻頗獲首功六函而公業已累請老壬申歲得報
可即脫鞵韃儲泉石以位授其子希臯以示不復用希
臯以功益拓其業副寧夏總兵官方傑虜無狀
聖天子嚴飭武備以冀奇勳則副總兵君厚取於時者
尚未可量也初公娶於儀賓王輅其媵生副總兵而王
淑人育之無間己孕又為都督楊公宏之室求婚焉楊
都督之治漕士大夫咸稱其賢而副總兵之配克肖其
內外家範有子五人曰繼祖當室聘東昌知府孫君廷
相之女次曰崑衛之屬左千戶次曰岡前千戶次曰愷
副崑之千戶季曰嵩尚幼女七人長聘指揮使馬君勳
次聘山西按察副使劉君思唐之子而領都指揮班黃
君爵參將趙君禹以職事協副總兵君而少相睦好各
請聘其一女以嫡其嗣子而在室者尚三焉副總兵之
妹又妻其衛指揮葉君茂僚姻締媾彭彭乎其世公生
於成化丁亥仕於弘治壬子卒於嘉靖庚子歷四朝七
十有五歲又不可謂之不壽也合而銘之曰出視其所
以主入視其所以為父往之勿以為言來之又將觀其

武後之考夫前者亦焉恤尚之以稽古

潛逸民素卷王君配何氏合葬墓表

王君諱騰字升霄潛之德義里人少亦讀書爲舉子業
因教授於鄉鄉人宜其行沒而泉於浮丘山之陰其子
縣學生金君兩道使宋君某誌而銘之又幾年而厥
配何氏從之葬葬凡幾年而金推擇於有司爲陝西華
亭縣學訓導余久居華亭數於訓導遊處藉其勵於

而服職無闕久之諸生壯者皆有所就而老者日以益
而訓導之七子森然將秀茁嗚乎是不待問而可以

地志卷之四

七

知其父母之篤信以儆其後也士之生於世固有遇有
不遇其值之天數亦有不可期必或幸而偶致者唯不
愧其心以施其身以傳諸永久雖然傳不傳亦無預於
我夫矣是爲獨天之佑吉災凶之理久而後定定而
後見者是不可誣也彼朝詩而暮穆者寧足以是誣
哉訓導之父母既無所取於世而其身又仕不及一命
甫六載而以非罪罷去誠勤此而不以輕發厚殖之而
必有所啓東身東歸而以其諸子列拜於其父母之墓
前勒吾說而時觀之以質諸其心苟果無所愧莫一杯

水聊足爲榮亦奚取於世之遇不遇而強其所不可必
得者也哉

高吾陳先生靜芳亭稿跋

嘉靖建元 聖天子方興右文之化而權臣陰持縱
橫抑闔之術以拊制士大夫故我高吾陳公以德望久
次至兵部侍郎而旋以不肯附麗中以奇禍廢退是時
舊臣遺老以陰構讒斥者相繼言官漸進或深文附會
以取要職而在位者始靡然同聲勢利糾軋以相高而
高吾公方深居靜處取其舊時所爲詩文輯而藏之以

地志卷之四

七

垂諸其世嗚乎悲夫人不能皆上智亦不能皆下愚而
中人視世之趨向以爲善惡者常多聖主知爲善之不
易也故厚其爵賞以勸善而又爲之令名以昭之峻其
罰科以懲惡而又示之軌則以約之其操縱之術甚詳
而民尤有出入其間而爲亂者今也以懲惡之峻罰繩
君子而又欲加之以不美之名以勸善之厚賞私小人
而又開其汲引之途人類其幾何不盡爲異類而名教
其奈何不論於草莽也能于是時崛起其間而無所愧
屈如吾高吾公者其真莊生所爲舉世譽之而不加勸

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與抑孟子所為大丈夫者矣孰為非天之所以厚公而使之啓後人以向善之途哉此愚之所以誦公之言而重有感於其遭遇也嗚乎

送紀元正赴湖廣按察使序

湖廣故荆楚地壤沃鉅而民繁饒宜其情偽利害之蔽於刑者衆按察使寔總持其柄而懸衡之以是求其良者實難而當其選者非才且良不獲與嘉靖辛丑之冬余同年死馬寺卿文安紀元正擢膺其任蓋紀君自戶刑郎歷試歲有成績晉僉副使陝西憲司之政以陟卿位

兵農咸得其處法無所遜而恩以不狎按察湖廣之治紀君其優為之矣夫人非能為其難為者之為難而善用其優為者之為難操舟之人操柁於滔天巨浪之中可以為難矣而不足為良夫鼓楫於中流運精於尺步毫釐之間使舟人安於衽席而忘其風濤之險然後可以謂之良舟師蔽獄而折刑是亦士大夫之難能也至於平庶司之政使率其典憲之懿吏道以不擾而民俗無所爭其施為之也無顯迹而收其効也無名功是不盡良而尤難矣乎紀君平旦而簡亮既不磊落以為高

而不嬰隨以附俗是真能善用其所優為者故余以是乎望之

嘉靖壬寅趙浚谷文集

任光祿竹溪記

友人唐應德氏為其舅光祿任君作竹溪記深怪江南之多竹而人不以貴京師之竹寡而人爭貴之至究其所以貴者則曰京師之於竹也不擇美惡不問巨細唯在竹之氣類者莫不延之於錦堂華屋之前而文之以欄檻沃之以膏汁枝迸而弗取其材氣溢而弗食其笋而凡江南之所以茅誅而薪析之者舉皆京師之所珍養而其充貢於揚荆作室於江黃節釘纒筏於湖海之漕而致之四方以備百用者京師舉不得而有焉以故其貴賤之勢殊若是哉余讀之而笑曰夫京師之貴竹誠異矣而唐子之所為貴者又焉知其不為賤所謂賤者又惡知其不為貴乎吾將多語子凡物以順其性為貴乎以逆其性為貴乎時而致之用為貴乎掩其美而私諸己為貴乎夫江南之貴竹也則誠達於是矣其衍沃足以致其根之茂密而屈偃於磚埴木石之間者焉

有也其和暢足以發其幹之高美而披離繁結於跬步
丈尺之間者烏有也修桐以爲之友而風篁以爲之韻
故其如簣也君子以之效德而其結實也威鳳降而食
焉而屈節於紛華聲利之中以染其腥臊垢膩之辱者
烏有也其如茅之羨者以充蔬而天下莫不悅其嘉味
也其直幹之繁者以致用而天下莫不賴其美材也下
蟠乎地維而上挾乎雲霧望之而仰其秀色依之而被
其清風貪夫陋人薰奴妖妄雖欲狎而蟻之專而私之
豈可及哉蓋盡天下之所以貴竹者君子以爲真也
江南而京師之所以私厚封殖而剽以爲己美者君子
之所謂賤且辱焉者也而子其何以居竹唐子曰子
言誠然他日爲舅氏識之余歸周年而思與唐子之塵
礪以相益者不可得也而有感於竹之說以壬寅正月
十三日晨起作竹溪記蓋復辛丑歲相別之期也

答江西王少參書

陳簿子持五兄書來知起居嘉勝燕及羅唐二兄動定
久逃空虛之人獲此好音喜慰倍增不啻楚然已也伏
睹體道高妙毫心寧靜不俟倚着觀貼孔子曰克己復

禮爲仁寧靜者其禮乎不俟倚着觀貼者其克己乎顏
子于此未能無芥蒂也故孔子教之使勿焉而已矣而
以易之不遠復歸之是禮尚有可復而已猶俟乎勿
能不倚着觀貼而寧靜也言之非難知之難知之非難
行之爲難况能默審其寧靜而無所倚着觀貼之處將
投諸其身而安加乎其入而順世之毀譽將迎之私
無所有大凡意氣名節卓行奇介之操新特意見之
駭耳目而竦心神者悉爲太空之浮埃豈富貴利達
術藝能之足役役乎學者之大患高者不過其前卑
亦復如是未有能少知倚着觀貼之爲害而求得乎
靜者也間有以寧靜自目者非其氣類之恬淡短於達
取必其志行之雄豪無復顧忌約其所持而確以爲準
正告生之見闢於孟氏者從而類推其所謂不倚着觀
貼者直能義襲而色取言給而行飾以播揚於人足矣
未有如吾兄斷然言之真而覺其自得之妙者也而未
教更辱問及區區此一番精神濯舊聞以來新知者顧
深慚未能雖然僕之所患於舊之未濯者正兄之所謂
倚着觀貼也新知之未生者正以其未能寧靜故輒冒

進其說以求正不知其果有合乎果有合焉則從而引之伸之以致其合可也其有未合者則爲之丁之寧之繹之究之使無所不合可也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一豈有不合乎而近世有爲尊德性之學者有爲道問學之學者大尊德性而道問學容能二之哉人之生本寧靜而其德性固完自倚着襯貼之弊亂之而後德性不尊道問學者所以尊德性也握靈蛇之珠操荆山之璧不能自寶而求諸於喪不問則胡由知不以道則胡由復道問學者以求去其倚着襯貼之私而復其德性寧靜之本然故孔子極詳其說於乾之君德而大備其功以對哀公之問政今之學者寧能以尊德性爲政乎寧知以道問學爲尊德性乎其所謂尊德性者逃空虛以適己私而所謂道問學者剽陳迹以夸大人使天下之政率由是出而道術割裂不一易曰良其背不獲其身止其所當止靜曷有已乎非忘其肩背者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行其所當行動曷爲人乎非簡略陵忽者也是以靜則寧而動無倚着襯貼之弊已無不克而理不復天下之致一而其道光明也然所謂已者有非出於理

之外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婦之道所以爲父子之性也失其所以爲性則父子之倫虧而夫婦之道乖矣父子之分所以立君臣之義也失其所以爲義則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綱紊矣長幼之序由是而生者也失序則統紀亂朋友之交由是以合者也失信則倫羈絕自其發動之機則目之爲惻隱而成仁自其愧悟之機則目之爲羞惡而成義自其禁止之機則目之爲敬讓而成禮自其園轉之機則目之爲是非而成智園轉則發動矣此其所以如環無端而卒歸于一致也歸于一致則已盡克而理盡復行止唯其所宜自然無倚着襯貼之患而享寧靜之休矣不知吾兄造如斯之盛而區區之說有合于兄否乎江藩人士篤志於是者衆而東郭鄒先生念菴羅先生尤僕所敬畏而師友之者兄又謂荆川唐先生省親永州將道於茲此兄尤勇於進兄試舉而枚質之僕雖不獲執鞭以聽然而審問之明辯之庶幾其道之有合而得以從事焉則兄之教誨我者多矣其受益也大矣

尚書胡端敏公傳

贈少保兵部尚書謚端敏胡公名世寧字永清祖嵩父
瑤世爲杭之仁和家人家貧能以勤約自將事瑤及母馮
無乏子役登弘治癸丑進士第以自資鎮守太監欲市
恩公耻干謁竟不敢甲寅授德安府推官立屬邑平徭
賦法岐王近倖臣欲困知府需索旁出公爲幹辦迄不
病擊治孝感豪載璫璫力能訟公公竟抵璫法刑獄以
清陞南京刑部主事應 詔止備邊十策極言俗靡士
惰宜經武備弘治求言急公復陳十事曰今以因循爲
慎重緘默爲老成民力日匱而在位僭奢崇流俗而憎

難容公文集卷之四

三

忠直宜汰冗費重守令公用英豪輔養太子奏入皆不
報還貢外郎劉瑾已用事機戶侵官物累萬公擬盡本
法而御史有合瑾以庇姦者劾公夫人入罪廷中議皆
直公御史以黨姦誅內侍劉瑯爲守備都官咸修謁獨
公與張嶺余祐查約魏校弗肯往已爲郎中則與僚貳
約相規正勿効世俗頡頏猜嫌態權知廣西太平府召
見土目勞問其利病即予舉廢保送蔭子亟趣部夷賄
毋入府咸感激効用遂討况村虜其酋黃文昌命龍英
長舍趙元瑤帥其帥取太平州印擒李璿來獻治違命

也公度城將克賊已爲郎中金紗衣犒元瑤贖全城生
命大城並開條治蠻事上之賢軍多奏行者政爲南徽
最行母馮三年喪畢奉朝道逢流賊夜走滄洲與共守
卒完城再知寶應府約岷府毋受訟請王禁太監橫歛
王及中官王潤及諸宗商反賢公交從之治如太平時
江西盜張甚譟按察副使備東鄉兵降賊等畏誅復叛
害兵備李情生要參政吳廷舉爲質公建謀待降者以
信服或者以威已招者必不殺再叛者不必招且別宜
撫宜誅者主名騰檄開諭賊果奉吳參政以歸公兵亦

難容公文集卷之四

四

破賊害兵備者籲賊寇廣昌屠進徵官逼建昌馳兵衛
益王破賊衆城二昌而還念江西方殘破而寧王謀亂
日甚因發憤上疏曰江西可慮不獨盜賊鎮城久燒萬
家便地悉歸王府而王債遍閩閩三司受約束而四隅
漸騷擾民不得安益何由息欲望擇鯁骨臣撫循地方
勅王止治其國勿稅有司以靖亂原章下兵部尚書彭
澤即請摘公奏以弼王王迺抗章言其支庶選婚擾人
即重禁止而胡世寧離間妖言乞誅之以快忿事下都
察院時都御史李士實方爲王造謀行金間用事太昌

以故其奏得行 命巡按御史連公會遷福建按察使解兵備去寧王又以是譖公會逃罪卒得官校來捕而公已間行歸朝久繫錦衣獄考治人憐其忠而科道官始交章論救不能奪公竟發戍遼東歲已卯秋李士實率自為太師扶王以叛斬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正之而三司官果盡降易曰首盜之或擊之立心勿內盜之者為罪而擊之者是助天實為之為之何哉宸濠既破南康九江府進聞安慶守將張文錦崔文力戰敗其先鋒生得督將王綸綸即江西僉事譖公於宸濠者也督南贛軍都御史王守仁帥師討賊宸濠還兵大戰樵舍江中擒斬數萬俘宸濠及其妻子 朝廷方窮治助宸濠反者凡夷戮死徙者數十族獄至嘉靖初始竟不亦凶乎王守仁者餘姚大儒始為刑部郎劾劉瑾其言切至瑾畏惡之甚矯 武皇帝旨廷杖四十貶龍場驛丞即日督發意其必死無何聞守仁得活更令衛校追擒校有哀守仁忠者先馳至無錫告之使善自為計守仁脫衣履江干更著滿服遁去群校以守仁投江白瑾乃已守仁行乞靈隱寺主僧識之逐使去而

集徒告縣令曰伍子胥告我有忠臣入我水府吾與之燕十日而出諸集江蘆灘髡徒不救者吾且命毒龍覆若等縣使僧作無遮水會至其期處於河中得守仁持文書赴滇南境代誅起守仁為吏部郎遷鴻臚卿道並高名益重大臣為使討江西賊守仁外迫群盜內畏宸濠慮其交至而宸濠方散財招士守仁迺使其徒冀元亨為內間說宸濠以萬全使發守仁得治兵盡平江西群盜而宸濠終為守仁所擒有司坐冀元亨黨反者罪至死守仁力爭弗能得諸舊貴悉交宸濠者以守仁焚其文書姦狀幸未露反宣言守仁善兵策得志非宸濠比也諸與守仁起義者率刊其功或罷斥之守仁纔得稱疾去而壁偉論功封伯者數人媒孽守仁未已武皇帝大怒曰若欲害平賊功臣得無助賊反乎始窮治反黨趣封守仁新建伯守仁不敢受而言者交章訟公寃及告反者功皆不省間一歲庚辰廼復用公為湖廣按察使尋為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辛巳公入川聞今上即位縉紳延頸以望治平公即薦名儒魏校何塘邵銳充講官大臣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為輔弼而

以俊比宋璟一清比姚崇知府劉蕡徐鉉不任為郡而
蕡為給事鉉為御史時取忠敢言宜采用其謀議又薦
布政方良永副使胡文璧叅將桂勇等入川以自助松
潘舊部皆熟番其後官軍不能制賂遺番以假道番殺
漢人即匿不舉軍或殺番反坐抵命公請選將更戍以
振威移遠餉就近糧以足食立賞罰格嚴隱匿之禁修
烽墩譯巡望以通道路頗施行矣而總兵張傑內臣張
欽皆因公劾其貪黷罷免蓋嘉靖新政鑒正德宦官濁
亂之弊不復遣鎮守天下翕然稱更生云召為吏部右
侍郎至汴丁父憂去甲申免喪被召即為疏論追崇孝
親之禮宜盡宦官外戚之寵當削畏眾口不敢上然
廷中已聞其說事具欽定明倫大典中魏校予公書
言遠衆論以建事恐成衰宋之弊屬以兵部左侍郎召
公而小人希寵請遷陵寢屬神路於太廟其說紛
紛公具陳其不可復以成邊時所見邊塞利害二十五
事為疏以獻又奏請大臣輔養聖躬且講注大學
泰誓章以戒媚嫉洪範唯辟威福王食章以戒柄下移
孔子繫易節初九爻義以慎幾事俱留中省覽賞贊成

大禮功陞俸一級給事中余經管律劾公奏累留中且
將聞告密之端公乞罷不報丙戌公知武舉薦李承勛
何孟春自代詹事霍縉上官人資格公申言用人二十
事屢引疾乞改南秋楊一清為請乃調南吏部左侍郎
時方考察京官故用公丁亥夏五月陞南京工部尚書
竟辭免陞俸秋七月召為左都御史尋改刑部尚書用
霍縉言仍為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入見辭免少保請
虛心待物毋以喜怒為用舍皆嘉納公素剛嚴及總憲
務持大體期清刑獄裁憲綱十條上之申理執法被誣
者復遷刑部尚書戊子春公懇辭求去具陳昔為宸濠
陷害長子憂死次子純幼門戶無所託上重哀大
臣特命送純入監錄用織造太監剛聰誣陷運兵二千
人盜御服公劾其妄請從寬法後剛舍人訐其詐聰坐
抵罪而公益信嘉靖初大臣類能裁抑弊倖如此天下
益抑賴上德剛明云言官因災變陳言官校逮囚
之害公力贊施行郎官或拘泥律例有溺於詩文者每
諭以經濟為務然時方尚虛談奕棋費日亦不守律例
為詩文也土魯番自弘治以來挾哈密城印以要中國

而哈密回夷居甘肅城者相影響至正德間遂招工魯番兵倭肅州約翻城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以糧乏卻援兵悉索城中回夷得衷甲者盡敲殺磔以示番募屬夷劫番營而結瓦剌使據哈密九疇自搏戰敗其兵會總制彭澤經略哈密奉勅諭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還哈密城印九疇留勅不與土魯番計窮陰遣間使寫亦虎仙以秘術干進得與養子列知兵部尚書王瓊與彭澤交惡即誣奏澤九疇罪瓊為獲奏致九疇死幸削澤仕籍衆皆不平故更化之初言官首劾瓊戊寅奏上書奏上

榆林澤以太子太保為兵部尚書九疇以按察使起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連破番兵斬火者他只丁絕其貢賜番回唯噉賈利既失奇貨大困慙後瓊復召為總制陝西軍與用事謀報怨使王邦奇等訟之時澤已為民執九疇於刑部獄欲併罪澤連及楊廷和詔在廷議公獨上疏具論回夷姦狀訟九疇功上大悟曰今得胡世寧說豈有殺我巡撫償回子命耶九疇免死戍遼東獄得解隴西豪柳瓚誣巡監御史王朝用陰私得旨逮治公以為傷憲奏直其事廷

西言甘露河南言河清遣官禮謝天地群臣致齋風霾大作公自請黜以荅天譴不許劾去郎官錄囚不當者三人建革律例親屬犯姦者得減死庶人在官應守法而不守者科枉法贓論冬十一月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再辭不許乃先陳兵政曰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謬誤惜人才得請乃受官大臣陰進銷兵計公亟言太平不可忘戰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擁族帳內徙土魯番遣使來求而大臣即欲予之以易哈密公議以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爾為餌釣大利故臣以陳九疇為是宜勅瓊曰門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殖哈密永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從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並薦馬吳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為將不見用公遂以己丑春力求致仕命

馳驛歸賜月俸三石歲給役四人庚寅夏復用爲南京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不能起但請廣圖繼嗣容直言惜
人才而已竟以是歲秋九月晦卒年六十幾加贈祭葬
子純以公恩今爲督府經歷贊曰回夷即古西域漢唐
時城郭連屬亡能爲害元以強兵耗散其從而近世復
亡亦斤蒙古罕東安定諸種哈密瓜沙之間千里空虛
其爲河西患至微患在雜胡西番耳陳九疇策之忠矣
其人善賈多術巧往往以珍奇貨射時貴爲虛聲脅中
國至傾民力爲輦挽貨販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匪
用其良覆俾我悖鳴年悲夫端敏公之論卓然哉故擬
其大要列于傳

記地變

嘉靖二十一年歲在壬寅冬十有一月至後陽九初六
卯沒辰始地震自庚子迄是歲歲一震失其時日獨此
余方在俄山山房寐而驚覺席幾側雞犬鳴吠謹誌之

薛貞婦合葬墓表

華亭薛銓伯衡既歿之三十八年寔嘉靖丁酉歲縣乃
具以其婦閻氏節行聞部使者疑而持之未下邑哀哀

一月閻氏亦卒其子太學生海及第湘奉其柩合葬
銓墓之者在縣東山下泔水之隅湘感母之義廬墓三
年負土爲垣植樹周匝海復乞公爲文表其墓按銓之
高祖克溫丁元亂自扶風徙華亭以孝廉舉鄆陽州同
知子巖爲縣典術銓之王大父也巖子正舉于鄉除夏
津知縣銓之大父也正子珣復得鄉舉知單縣是生銓
爲文學生娶隴人馮臚閭君仲容之女是爲貞婦生子
澤浦海湘而銓天歿年僅三十三貞婦又少銓四歲族
雖巨然貧甚不能自振能甘苦攻淡卒育四孤使長立
以不負其夫不玷其家聲凡四十年是宜表而揚之以
風勵臣妻而部使者特以其子之舉海又爲太學生疑
有司黨比卒不受夫唯其子衆而幼且貧其成宜不易
子不肖必不足以顯揚其母而其才足以自樹拔者又
疑之而弗庸使爲善者沮且愧而小人得以挾持君子
嗚乎陋甚矣哉湘之孝足以嗣貞婦使闕于有司又將
并疑之然弘治末年有儀賓劉華者世號爲遊獵公然
賄諸生學官稱其廬墓三年我先君子力爭弗得卒登名
史筆未嘗一日不在娼館死之日群妾皆爲償主負

去鄉人聞華名者無不笑且罵而我 孝廟風烈之
紀華友與有榮焉宜有司之以貞孝為疑而并其信者
略之也余嘗備位太史氏今雖廢矣然採拾遺忘以彰
善懲惡化民善俗以裨 聖政之萬一余尚竊有志
焉而亦其職也故不義如劉華者余得而正之而貞婦
與湘之孝行雖不見伸於有司余得以表而稱焉嗚乎
世豈以余為知言也夫嗚乎世豈以余為罪言也夫

中順大夫東昌府知府孫君墓誌銘

余里有長者曰孫君廷相子忠其字舉正德己卯科登
嘉靖癸未進士授直隸三河知縣陞南京戶部主事調
同知常州府東昌府擢同知兩淮都運鹽事陞授知東
昌府事辛丑冬十月卒于官距其生弘治癸丑享年四
十有九次歲壬寅冬十二月望其子可畏以歸祔葬于
南山運同封君之兆友人趙時春誌曰君愷悌爽坦與
人無猜迕雖婢使輩不知利戒嬉嬉如也令三河為民
所附愛改治魏縣三河民遮關乞留魏竟不能得君常
州淮運皆饒處君治如三河人皆稱其惠無忍以貲汙
之者佐東昌時治黃河之不利於運者督不病工而役

亟完婦人尤以為難及守東昌治前守通租憲司擊民
急租無從辦君諍使出諸獄曉其經紀官賦民感守之
生已也日夜輸纜纏不休郡有豪家殺人夫而偶其配
賂張副使以匿奸張視君素長者殊不忌已而御史章
劾下君覆實君具露奸狀以直死者冤張副使罷去眾
論快之府有美財眾將以為君入 覲裝君悉以易穀
賑民其卒也民尤思之君之上世本洪洞人六世祖官
于涇遂家平涼失其名字是生明甫明甫生祐祐生果
果生全全生君之父鑑仕至文安主簿母靳氏知縣靳
某之姊也俱以君運同恩數贈焉先配胡早卒繼以賈
生子二人可畏可大選尚高平王府縣主側室子三人
可久可立可仕長女聘為襄城王妃次適副總兵陶君
之嗣子繼祖次聘西德王之嗣子餘三女尚幼備誌之
以見君之降年雖不永而其胤祚之昌則固有待也銘
曰維是良太守之室閨且枚簪其貞珉以昭不回

平涼府城濠注水記

平涼府城南山之麓而北據涇水臨小峪而西阻乾
溝涇之上有泉穴城而湧以周乎城之北其西號曰暖

泉以爲韓之沼其東號曰長樂園以爲襄陵之園獨南
濠廢不治或稍藝苜蓿以規畝并嘉靖壬寅夏六月兵
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趙公揚威塞上振旅東
歸於是分守叅政龔君分巡僉事康君率其屬知府王
君行都指揮事黃君奉公以登城歷覽四隅時乾溝流
潦方漲可以注城之西南而小峪之水即時春所謂浚
谷者周常焚而溝之可以入城之東南乾溝之水伏見
不常而東濠下流爲郭城居民萃焉往丁亥歲水大墊
民以千計溺公廼命崇其壩基以遏奔潰而西溝之伏
乾者疏治其上流期可必得是冬公以戶部左侍郎移
督山西軍儲奉公命者務底有績罔敢墜墮屬府人趙
時春志之石樹于壩址以告成事實嘉靖癸卯仲春朔
日

實 勅堂記

嘉靖十九年冬臣時春幸得以翰林院修撰兼司經局
校書與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謝少南聯官
臣少南以其家所藏爲監察御史督學云云錢所受
勅諭謄黃 示臣時春伏而誦之其詞雖一其目以

數十言幾千餘仰其慮周而義精旨該而事核不泥於
古不牽於俗因喟然嘆曰嗟乎此固 聖人之所以
教萬人與庶務者夫臣少南實而藏之其重有感於
君臣之際而思自致也夫臣少南因為臣時春言即其
家建堂凡出身以來所受 制勅書盡積其中以朝
夕祇服以恪共厥職爲臣時春爲記之以交勗於永久
會臣時春以狂言免斥歸家伏念無涓滴之報自致於
聖明之前而嘉靖二十年六月 日 璽書褒封
臣僚及其先世臣時春猶得與列於是重有感於臣少
南之託謹拜手稽首爲之記曰嗚乎夫隆古之君臣幾
無言矣皇墳以來未之前聞也孔子修古史爲書百篇
斷自唐虞迄於周君臣命訓之詞爲多然堯舜典謨爲
詞亦簡都兪吁咈禮文亦質至伊傳周公而後其說長
其禮縟矣然伊尹周公本耆舊其臣之陳之固多益而
其君之受也無侈說要之底於行而已傳說本起幽側
君臣之間相與之甚驟而上下之勢貴望之甚深此其
之所以不得不繁而禮所以不得不隆要之適於治而
已 皇朝官不世授立賢無方士之釋菽褐而服官

政者猶傳說等耳故既 勅之於學校之中而復

諭之於臨蒞之日方事而戒成績而褒 恩禮至而

德音渥此天下之所以家傳人誦而臣少南之所以寶

藏之而思自致於無窮者也臣時春將何以仰贊其大

哉雖然嘗觀於天之高明矣非日之聰可得而既也又

觀於地之博深矣非手足之用可得而度也又嘗觀於

其日月辰宿之麗乎其上羣品萬物之物盡乎其間矣

有非一人之識所可臆度而膚說者然世之君子方以

其咫尺之簡圖之不盈握而取之不踰闕然天地之所

以陰慘陽舒以立教以至人之所以立乎其中而欽若

其道者舉不能有所外焉故謂天地非人之藏者所能

盡則可謂人之所以能盡天地之道非自其藏焉者得

之則不可也人臣之事君固有大於辭命教戒之間者

然自其辭命戒教者而察之而猶有未盡焉臣愚未見

其得也此臣少南之所以 寶藏而服膺之者其意或在

是與臣時春雖朽廢然所以 聖訓而精

白一心以對越之以期無愧於有商蒞靖之臣者則與臣

少南無異也故不敢以狂僭辭請藉百月手而為之記

嘉靖癸卯趙浚谷文集卷之五

閔二守壽母序

一氣聿至衆竅謹號雖暗迭應薄乎上下有形有質無

乎不聞此天地之春聲也天地於物豈莫其端乎以宣

德而喧唱以感恩哉驅之以默召之以潛理何必致不

得不如是爾人之於親也亦然少而孺笑以娛之壯而

服勞祇奉焉惜其日畏其易過識其年欲其踰期于是

而文詞以達其情歌咏以介其壽固理之不可易而心

之不自已者乎平涼同守任丘閔君既宦西陲其母

李太夫人方安于其鄉君既以家婦侍養復念禾旗之

違迺取其守柙時所作圖狀索余題志其上將廣求詩

賦以實其兩旁及茲暮春煦物雷奮奮時之時君方與

諸有作者研餉以鳴大雅鼓舞而宣至和矯祥風於孝

壽之域同群品於化育之天可謂時矣時然後言言其

可已乎哉遂不揆僭妄而序諸端

隆德縣學生請賀其學官獎勵序

縣學官掌其縣教化之事扶不及於品命而其禮數龍

崇常與令忠誠以教化為急務且他技止太平其盛典

也隆德邑聚居隴西北麓深處弟子負大約不踰數十
而學官之設與內地同賢有張續有陝陽張益冒於幽谷
沛澤之流無慮槁壤君子之樂與人善誠不以遠近崇
卑通約變意故學教諭某君某首以器幹受知於巡撫
都御史趙公命有司具牢幣以優異之且勵其成生有
張某者從余遊廼索余爲歌曲以侑之余以爲學校首
善正俗之地民於是乎觀禮焉登歌鹿鳴下管關雎肆
菁莪而亂械櫜余既聞命矣鄭聲不登於大雅致語本
發於伶官不可爲也特序其所以重者以曉諸生且樂
與君之有成云

賀王太守獎異序

府之上佐閔君某偕其僚吏持所被巡撫兵付趙公之
書而教余曰太守王君之蒞茲土也末年而共下已周
其令其上能諳其良業欲拔而陟之天臺之上懼成績
之中易民之未終厥惠也故假遲之以歲月而馳使者
奉牢篚以彰厥善夫既樂太守君之有以取賢于上又
喜下之有以賢太守之賜而不爲有力者所奪去于是
乎踊之躍之而溢爲誦說以煽播之所以長善而善而同

民休也子其與有賴焉辭可但已余曰唯唯余聞漢
牧守增秩賜金唐置刺史其考加服誠欲惠澤下究于
民成功昭徹于上而而橫之軼而軒之既又饒而勞
之農力食有秋朝植而暮獲焉穡斯病矣太守爲治首
民之仰之無以異於穡事之有秋或嘉其賢而進之亟
志有憐而傷之恭民弗獲食其實矣知其賢而優異之
弗易其處善者勸矣民有利焉善之善也夫太守君以
刑曹名大夫擢有茲土兵侍公與君同舉于鄉此蓋知
君之志意使君少不在於斯民獨欲取大位而後仕
夫爲侯於此唯公知君之終加志於斯民也故爲之
不以奪而又未揭之以曉吾民使知其享有成業而幸
食其力也君子於是乎交宜之敢爲其指歸以爲君賀
又以賀吾民也

平涼府楊經歷獎異序

經歷府之綱紀雖居卑位實總領衆職以佐守建綴其
漏鐸望望然羣夜以周布于上下然後州縣無閑情而
府守無滯政勝國如德機范公之輔路總近代如郎中
公之輔新樂成不以人屈官其言誠無可易哉宣府

楊君某以太學士再校平涼用平涼為西邊要害處又宗藩衍派經歷善其事為守枝撐為力省而用譽易楊君前事尹君令事王君咸以忠謹取重假令華亭尤能休慝其里甲不剝瘡以取眾吏懼出眾署事者意表華亭長老為余言云自有署官以來未有內其民而外其靈如楊君者既不以名干民民皆懷甚不能言于上官獨余心望之而又不能為力且慮諸假署者病君以異已而借之以用余故雖知君之良而竟不能吐一辭或口欲言而輒中噤者屢矣然楊君本以淳誠事上尹君知之於方去王君又信之於始至由是巡撫兵侍趙公特獎異之以勵群寮文學諸生迺乞余言以贈君余固樂道君者而其知君尤詳是以悉具其本末使知外飾以媚眾者其得譽固易於君而其誠無足取亦以速敗君之積誠于上下而遲久而後見者其用力及難而終為人所不信君子要不以彼近易此久也

平涼府貢推官樊異序

府之獄訟悉敵於推官固不為簡而平涼又蕪兵馬儲餉之登耗攢難豪宗之爭鬪一或失馭輒不告有司而

至於上請乎 樊子夫子念幽顯之莫究不可以避制復畀之有司有司復取信于其守臣中固重刑獄之職必畀之推官而後止獄之成也推官又不敢擅予否等而復之或必至于 天子之廷海內列府以百數而官與推官相若者常至千自郎官侍從之外未有以職得扣 天子之閣以聽其成者也而推官之成獄反得具達于 天子之庭往往報可不甚有異同此其尤偉者哉故其賢有卓然稱者往往皆乎郎官侍從之列而撫臣之推較迺其權輿焉平涼推官黃君是以膺都臺之命受異等之頒將以風厲其位而明揚帝側于是乎兆矣學官弟子以美教化述諸頌為職余序厥績以昭嘉問播休既庶幾乎所謂稱道風誦言語者遂不敢以不敏辭

贈鎮原雙令序

嘉靖七八載余自書館授刑部主事尋移兵部復報上下章奏數詣六科承署公事時少師大學士桂洲夏公都吏總督所廣都御史平洲蔡公都戶兵侍洪洋趙公都刑余聞平太僕少卿洪源戴君都工部兵張君守平

陽不幸登世都禮給事中清溪王君諱汝梅者獨諫庭杖除名諸公咸致卿佐王君事號奇偉及流落不振今逾十五餘禩矣每爲客談故事未嘗不太息以爲使君獲生全猶當以善其鄉里而道其子弟不徒爲達官顯者癸卯春鎮原令雙君仲祥來謁余與論治民事疊疊不奈且能不以事上病其民而徭賦反爲諸縣最詎及常平積穀可以通滯救荒抑末敦本余深怪今州縣不暇而雙君應曰我方圖是加我數年告成厥績余尤嘆其之蓋素所聞於其民者大相合越數日邑人太學生申君得樂持趙公獎異其令之牘而告余曰縣令師先生之友右春坊右庶子楊君而節於清溪王都諫之家余是以知仲祥之果有得於王君與吾庶子君也敢盡其語以爲仲祥贈凡師儒學士之相授受非徒以責紙筆蓋將以爲觀法而時潤澤之於下民使所居者裕如而所浸者沛然是以能致其不同之衆以世其大同之業故道大光而教思無窮也庶子不釋丹衣左右都諫君又獨善無可施然以其餘饋乞仲祥仲祥能種而滋之蔓延于無窮使貧窮谷保塞之民食其力而飲其福

庶幾得觀二君之餘光焉仲祥信能善推其所學矣聞仲祥之教諭朝邑也以修陝西通志復得事呂涇野侍郎馬谿田光祿而考試浙江舉子于庚子歲得人爲多二公當世之賢人偉望浙又號稱多士仲祥挹其精華以實諸身而漸千人其長治邑也何有他日功成而遷太僚以去其道愈光其施愈遠余庶幾其可與諸公等比乎蓋非忘斯言之慙慙以勵底于厥終也故備序之

送鞠通判序

鞠君吳松之產也時春與吳松馮御史子仁同賜第而其召爲官寮也復佐吳松徐洗馬子升於司經御史君以擊奸宰頌死英聲振天下洗馬君晉爲祭酒其道且大行衆將倚以經世之任者俱余所推重然皆與鞠君交親方君之擢判平涼也二君與時春書譽君之才且良惜其遠出邊郡畫然同詞則夫時春與君之擇吾郡而他之也豈敢以假蕪辭無一言以贈之按吳松本江海與暑之區而平涼據秦夏華戎之會黍稷異味羊魚改腥茗酪殊氣萬襲別服吳松壯者垂髫削刺而謳吟平涼三尺金竿作木爲弓劔助爲弦被竹木以爲

維羽而射不避狼虎纓離保妍已手聲生馬鬣駟牛
阪兀厓之上以相笑樂使挽一葦夜行湮泗岸乃愕然
失措嗟夫禹別九土周辨職方世以楊旌指爲秦越其
風土嗜好背馳懸絕固若是哉況宋以文獻渡江中原
久困胡服南北之俗尤異 大聖人受錫四海行三
互法以用人故鞠君遠超南服蒞止西邑揆之人情似
有不相宜者而平涼強宗悍收番胡兵騎星錯奕布三
尺法六籍術亡奈之何而君周旋期月間數搏執強梗
罔所恟慄使底于成必有可觀矣君遽以南北之分爲
鮮大僚不察從而聽之夫君子所詘者道非必其身之
安也所存者志非貴乎外物之奉也居此而思彼營物
而役志君子之戒也君豈爲是哉不察其志而徇夫物
情不用其道而苟榮其身此君子之所不敢安而鞠君
之所以必去此郡而他適也故敢于其行而僭言之且
以章君之志也

鄭宜人墓誌銘

宜人鄭氏致仕青州府同知張公之元配余之女弟適
府學生張雲龍之姑也同知少孤宜人及笄歸其家儔

無子童能甘苦淡勤女事以佐同知怡怡無不肅躬
意終植其學領正德丁卯陝西鄉薦筮仕濟南府通判
監德州糧儲岳廟香估總馬政公事舉母以毫髮私宜
人豫相勸勉由是善狀聞部使者以青郡劇屢旱蝗非
同知無以輔其守交章奏卒得可報既官五品蒞大都
三子雲鵬雲鵬雲龍子婦王氏曾氏趙氏皆從侍僕妾
食指漸稠宜人御之簡靜如寒約時治其祖妣時事必
善潔凡在青八年竟以榮貴請老又十年嘉靖癸卯三
月甲寅卒于其家距其生成化壬辰未除歲之先三日
實春秋七十有二可爲壽矣女二人長歸生員趙承芳
仲歸王婦之弟九齡先宜人卒側室子一人小字永年
方六歲雲鵬有三女皆適人余女弟男女孫各一人皆
幼宜人之父鄭公某與同知之考某其先世皆以護衛
韓國來平涼故遂爲平涼人雲鵬父翁縣丞王某宗室
之出子雲鵬之婦翁曾某亦儀賓也獨先翰林與同知
公俱爲府學生而宜山東又近卒爲姻義不可不銘銘
曰其生也貞而莫其歸也擇而適其山維南度離門之
三陌其表以張氏大夫之石其衣以柏其儀維緯翟是

為鄭宜人百撰之歸宅龔其下郡永無射

王太守被旌序

其下事易治者其上治難事也其上治易者其下事難治也州縣不得治其上監司不得事其下達州縣之事於上布監司之治於下而東益度衡之使上利不遏而下害不逮不可於上者上不以為嫌必究於下者下不以為厲唯今之太守並之平涼西陸要郡太守常事監司之外復有藩王督伯戎帥牧卿之嫌其下治亦復如是其利專望於太守害則責太守以釋之兩相交難而利害相倚尤於太守乎取之必欲各如其所志而不挈己以矩太守亦曰太守之職則有然故方其事之未論也非雍遜抑揚不足以達其志及其機之將析也非健決稜鐸無可以制其治故上宜之而下信之事易於下治而上治無弗事也太守王君其誠有職於是而交盡之者乎監察御史洛陽周君美其治乃令曰太守才識通變理道和平民之疲者起頑者服御史其不憂此郡矣其何以對嘉休府上佐屬吏其奉幣持尊酒組犧牛以彰厥善下享其事無後厥則其以成禮報御

吏持旌版身朱夫而達其言書請之下于是通判高君張君議曰禮成者大綱必微余數其辭置於兩楹之間

閔同知被旌序

維同知閔君之禮略與太守等御史周君樂閔君贊太守之有成而褒之也然於太守不言律已而於閔君言之者太守之務無方而其勢不可律律則子子馬一吏馬而已矣同知佐太守法宜無不預然必有所取或成焉而弗與贊贊之而弗可成者皆非也監司之所治有妨於州縣而弗與達下民之事或扼於上之治而莫可達達矣遂矣而或行之不得其良既良矣而或太暴則傷於專制反蔽其達少遲則入於需緩又開其違是唯同知君得以助之人情莫不好自勝而耻見短唯聖賢君子知其為難而強力以自克夫固將助人而先見其短以示其不自勝是固未以難克之事自厲也而先以厲人未嘗先見其助而先見其厲則其勢宜莫肯聽而又安得贊之乎故贊郡急務莫先於律已先有所不敢也而后以其不可為者贊之止先有所試之也而后以其所必為者助之決其止其決必有以使之既享其

成矣而後敢其成者應以順乎上下今閱君之佐太
守心和而志通人不見其形迹御史君又以律已稱之
余不敏不足以知君子然竊意其必出於是夫古者卿
士大夫之語於旅也稱道諷頌言語之所由施也府之
上佐衣冠士眾將酌觥以賀君屬余語而稱之

守巡壽路都御史序

古者卿大夫交聘以享燕旅酬而賦詩凡小國之弗節
宣於勞役大邦之有殷設於政令者微言以相諭惠辭
以告成禮之志也維陝右蟠跨西陸藩伯憲使亡慮數

十所制名城大都以數百帶甲十餘萬巡撫都御史街
天子之命巍然臨而拊循之既以時颺其所治於其境
而復交相謁以參考其成其慶嘉褒善之令上下相修
凡以爲民而已嘉靖癸卯汶上路公實奉 聖書來

殿來紀至於有秋弭節固原鎮遏胡寇盡闕西之境式
救且謐而星虛之月始弦未數爲公初度之期於是分
守大參謝君兵備憲副曹君分巡僉憲辛君奉觴於公
而徵其辭於余竊唯世之都太柄膺休福者其生也必
有殊於庸衆豈敢爲之異哉謹其吉祥徵兆所以鼓舞

其制治之良而向之於人者非強力無以輔其志非駁
厚無以荷其重故能使方隅之民壽且安則其身之壽
且安者可策而下也他邦之民其勢係於內治內治不
獲斯得以保骨肉而終天年其視與虎豹爲鄰猓猓以
狎之而能不懣懣獲考終者是固難匹也固原北距胡
巢不千里公置酒以享三軍萬眾而坐籌其中使饑者
食而勞者息農畝各獲其力而金鼓不鳴於耳是真公
之壽澤可以洋溢於陝人莫能爲之先者余茲用頌禱
於公而諸君之爲禮也庶幾附於古卿大夫報享諭志
以爲底者與余聞公致身汶上諸生秉周禮傳孔術復
古之道以壽民將不在斯人乎重以善夫諸君之爲禮
也

送平涼縣丞張朝觀序

平涼爲關右要邑當孔道徭賦纒千人甚不足以供館
轡之急而租調率缺縣令上事旬日輒解綬亦有委符
檄於道路者亦常攝令事邑治故歸重於丞嘉靖壬寅
之歲靈石張某以大學生履丞職實掌令治閱戶僅五
六百戶丁或單子無餘貲而公不進負積數萬吏卒又

重遣之則散歸其家以苟喘墜傾景待盡不復作來日計張丞為人慈愛既哀其如此而顧縱施刑辟亡奈之何莫若緩之使蘇息以善後民或樂丞得民意而監司多不直之者癸卯冬丞當以述職觀 天庭邑之學常弟子走余里請余言以重丞行余邑人也憫斯民之莫告而傷丞之無援欲籲之於上而無由也而況於丞之述職庶幾可以得聞敢不竭其情以為贈按官制平涼附府邑初有里四十餘後并為二十四又合而為四都戶初有四千餘成化荒歲損其半兩被胡寇又損其半以四分有一之民應公家全盛之賦其勢宜日損財產竭以及田廬田廬竭以及妻孥孥盡而身隨之理固然矣丞且如之何哉丞當言于朝曰 天子命丞使佐令以牧民也令且久虛丞嚆佐民且蠶食盡孰為丞牧者丞來述職而上無令之可佐下無民之可牧丞何職之述方今賢卿士大夫咸思匹稷契之隆以敬迓堯舜之治必不諉丞語為虛必將精選賢令以主丞治損冗費以蘇疲民而斯邑也庶幾其復初制之盛乎嗚

乎余何幸而復躬睹斯邑如初制之盛乎余是以重有感於丞之行而言之不能自己也

一 湟中即敘續卷序

嘉靖癸卯之夏河南布政司左叅議竹淙劉公以陝西副憲統西寧兵節制番夷河南左布政使豐山孫子為文以贈別謂西寧古湟中也目其卷曰湟中即敘省臬寮案洎賢士大夫之好公者咸為誦詩以贈既盈卷矣公道經平涼監以示其門人趙時春且曰此吾東行所得者繇此而西吾恐其無所容也方為續卷以受焉子其識諸竊唯 國家幅員之廣東北盡長山西南窮河源旄穹寄譯之民重沓而奔走煦若赤子之趣慈母唯惴惴然呵叱之是懼祇命儒臣杖策携尊俎而治之無一人不匍而伏者故我師劉公始自進士謁養號為孝者已而執法司寇分省上谷遂移以為忠今又將包西海崑崙之境而奄治之蓋起自東北而抵於西南長山河源之所屆雖鳥其語而俾其形者公胥為 國家治焉勤勤之弗恤而嶮巖之靡所憚不亦壯哉詩而誦之以附於四牡皇華之義而時春特被公命為之小序云

爾

嘉靖甲辰趙浚谷文集

送張朝卿赴廣平通判序

嘉靖己亥歲 大駕幸承天一時守令坐怠悞不恭

愾重辟者所至往往獨吾郡張子朝卿以江陵令治馳

道部工役凡祇應一駐蹕百司庶務欲頃刻取辦者人

必曰是宜付張令令亦不多遜必應曰是令職當然是

必於令乎給之以是張令之名籍籍群公間令故宜其

民部使者交譽其循良衆議方欲徵處部院清選以究

厥用坐是反以才能善治劇而胡寇斂山西甚急汾又

苦麻衆廼更相謂非張令莫可治汾者遂擢守汾州然

汾州所患不專胡唯宗室之未諳典訓者頗能擾其民

且卑守常出入其掌股間廼聞守故江陵令也莫不竦

肅以故得行其政善徵科料丁壯實城壁以禦胡事集

而毋牝糈辛丑余去 官職取道澤潞而西汾守之名

澤潞間人爭道之余曰嘻是余平涼人也人亦曰是唯

平涼人其鄉近胡且宗強故善治汾會寧夏副總兵陶

君虞卿帥師討山西胡道出於汾汾人聞總兵與守少

同研几欲誇見其長子弟什伍用此聯植幟索鞬嚴

鼓鉦如大軍飾路衢皆布伏總兵麾騎至則萬人皆唱

曰喏如一人焉亡人王裕李淵胡偵騎且道其軍皆

爲守所獲所部義勇民兵與其屬邑各伺胡騎放散奮

擊斬首四十七生得亡人劉子賢上功總督軍門以故

寇不近汾城獨掠縣鄙而去執政既治縣令罪則又以

爲守所屬也并坐守削一階張子弗以爲憚歸家待

命終不自數辯前功廼得通判廣平凡交親之知張子

者咸謂余宜有言以贈之余唯守令職務之繁劇視畿

輔上佐之優閑其難易易別而班朝治軍之大禮視通

判一職固不煩一舉手矣彼其自江而之汾也余往往

得之縉紳是諸大夫皆賢之也既而又得之澤潞之人

是國人皆賢之也虞卿新與余爲姻其面質汾之軍事

以示人人無愧辭是三軍大衆皆賢之而余之所聞所

見得之於公私內外無非賢者而余將何以爲子言哉

抑先聖獨許孟公綽之不欲而稱其優於爲趙魏老短

於爲滕薛大夫江汾之政豈直滕薛之大夫哉張子既

爲之矣茲之佐畿郡也尚在趙魏老之間乎請贈張

子以不欲

月巖樓記

巖以月名巖得乎月也樓以月巖名樓得乎巖也始巖之未始有月也吾與巖之主人欲坐焉而幽如欲談焉而嚅如欲吟嘯焉而期如捫其壁焉而歎如酌醴以觴焉而口鼻之莫辨也已而微波東生金光隱映瞬登中天虛朗章徹如大光明燈燭被四表雖有奧遁莫之藏也而風露之集于衣星河之煥于天者巖舉得而受焉故目之曰月巖云月巖主人于是削其巖之岬嶺駁雜者使與月之闌正等伐南山之材就工而架層宇焉使其高稍與月接壘其牆使若月之色虛其牖使受月之光洵觀其簷宇以致其薰澤使登之者真若歷白榆之階而挹丹桂之芳也故遂標其巖曰月巖樓云而請余爲之記夫月之照萬彙而更令古人所存者幾何而欲與之爲言也唯巖枕城之南其襟帶環抱凡城之老而歸者于是乎皆受之而其麓之奇俊秀拔下瞰郊居泉源通瀾以阜萬民亦莫之與京也而子欲以其有窮有盡之身並月與巖而參其間不亦難乎抑月之光無

窮無盡而吾心之契乎月其明亦無窮無盡也巖之受至大至久而吾之取材于巖者其久大又非如巖之有限有量也吾上際于天而下挾于地維風雨晦冥冲融其中而莫吾間而月之陰晴圓缺又奚啻乎森萬象而張四維而此牛渚蟾蜍又每下矣故以月巖居之良攸宜記其說斯無愧也巖經始于辛卯之秋樓成于甲辰之夏主人張信朝卿氏記之者趙時春景仁氏而皆平凉人巖則平凉南山之阿也

大觀亭記

司空西盤張公作亭於汾水之陽命之曰大觀少師大學士長沙李公宮保大宰白巖喬公咸詩以譌之蓋有年矣嘉靖甲辰之歲遇命時春爲記記曰亭惡乎觀觀心也觀惡乎大觀物也名斯亭者其知道乎夫觀於榮辱得失之故而已者是玩物而忘我者也觀於今古宇宙之變而已者是舍志而徇數者也君子以心觀物不以我觀物以我觀物不以物觀我公居常伯之尊天子所依毗四國所瞻法具定於公之心唯其反照之而空明無物也以故能觀天下之物使其各各有定而

已之意智不行於其間故四時順序而萬物以時是則
觀之六者時春于是乎深有望於公焉公之鄉先正裴
晉公文潞公咸以勲望係四方退而老於洛置酒賦詩
與賓客遊燕以終其身竊以為未始觀者也不敢以是
為公觀法方公之命記也其書曰觀有進於是者毋以
我者文而忘我而更誨我是衛武公之年至百齡而不
愧屋漏周文公之身兼四事而德盛禮恭者也以是而
觀天下之物則其心未始盈而其觀益無窮矣公其得
大觀之道矣乎海內不忘公公寧懇然於斯人也則將
以中正觀天下之道佐我 聖天子而式我四方百
辟焉是大觀之道大行也時春敢不拜手稽首以敬迓
公之嘉休

宗室存一子壽五十序

存一子年五十襄陵之族伯氏與之友者守約子守誠
子以書告余曰吾之族有弟其俊茂而善智計者不啻
百存一子也夫存一子又樂平之族也而吾友之唯其
弗逞其智計而忘其俊茂也夫北風振號草實木落庖
犧氏之網世韓盧聚鵲之足三韓六郡之驚黑蒙而白

翰者迎翔雲表銀鬃灑毛 紅成雨而乃駢聘龍河之
駿馭奔騰渥洼之神駒躡籍飛莧手搏猱偷叱咤風雲
藩不見都邑是令人發狂矣吾之族有好之者而存一
子無是也身不親簿書之會而手常持刀筆之章目不
睹臯陶之書而跡常交於爽鳩之庭此在存一子之尤
所厭而世俗不欲其獨醒必欲使之汨沒其間者也而
存一子之心則無是也良家之子吹竹而擊華喧缶而
夏絲是烏罪乎居然而倡矣伶優之耦衣錦繡而曳珠
翠入慶華宮出蹕與馬奔走天子之命校而管庫冠裳
之齊民是何修乎宴然而妃矣是則存一子之所賤惡
而今之世懵乎黑白者也存一子有亭館於郊之東焉
有池沼於溼之南焉蛛絲張宇而塵凝棟榭存一子弗
之蠲除蓋非賢士大夫莫與遊而所與遊者率賢士大
夫也夫賢者不肖之所憎而君子者小人之談哂譁傲
以引其日者也故言廉者彼必曰矯又惡其不蟬棲而
蚓穴也言靖者彼必曰鍊又責其不僧居而蜷屈也稱
人之仁孝者彼必曰是不情吾不離沮之使號為悖則
群訕之以為剛而雷此存一子之所以閉門兀坐而怨

惡荐至者也而吾徒不能釋然自放於小人之域而甘
爲不肖之歸彼又曰誰與存一子遊我且扼其喉而楷
其背是則吾徒之所弗懣而樂與夫存一子之有是也
且子固與存一子者蓋有言以張之余之困於世久矣
其非以言之故哉言之善者未嘗不歆動而鼓舞之也
其不善者未嘗不矯抑而排拂之也夫強其不善以與
善孰若舉其善者引而伸之以偕至於善之爲愈乎聲
色弋獵之好忿欲之侵其於富貴者尤易沉沒而存一
子能毅然不屈亦不善乎是固有壽之道矣表而出之
使存一子益自信以求其未至使未能者思淬磨以日
新其舊習迺諸君與人爲善之心余之素願也烏能以
言爲諱乎故一書而再書之

張學諭教授寧蕃序

寧蕃蜀徼之地跨制西南東建衛屯兵用揚威武而學
校隨之以敷文德一國家師虞夏之制淵乎微矣嘉靖
甲辰秋吾邑庠教諭蜀人張子某廼承吏部檄往掌其
教事庠之弟子樂張子之有是而惜其往也請余言以
送之余凡號爲人者不能以無所學亦其性之不可已

者也生而能動動衆知其所適也而於其已適於道者
範焉鋤焉接於目者得其行入於耳者踐其言行與言
存乎人而其得之賤之由乎我人之於我遠矣而況今
之於古華之於夷又相遠乎哉然接之於目而學之也
不以華夷異焉入之於耳而學之也不以今古異焉豈
非其性之有同者乎夫性之同不可以見也動之於善
也而人公以爲是動之於不善也而人公以爲非是者
師之而非者戒焉師與戒存乎人者也知其所以當師
與其所以當戒人不得而與焉夫是謂之性之靈是以
之照萬物而達萬變者也是固存乎我者也而亦奚用
學夫人曰是學之所由興也夫其性之靈不汨於人而
存乎我者聖人也人之蔽其性也聖斯授之以刷其蔽
之術焉衆人受之而皆可以至於聖故曰學聖不可常
見也而學可常見此教化之所以由興而人道之大所
以格於四表而無異也故舜生於東夷文王起於西戎
子之蜀故限於華外而今等於鄒魯豈非以是與寧蕃
去蜀益遠與蕃夷爲近子以昔人之教蜀者教寧蕃使
知庠文不難致者其於由是學矣如究其所以爲學者

張子哲不索而深思之

嘉靖乙巳趙浚谷文集

鄉進士王君元配閻墓志銘

陝西壬午鄉進士王君德光元配閻系出隴州吏部考功郎中諱某之曾孫大父某爲監察御史時王君之大父某爲原衡郎中祔好也而御史之子欽與虞衡之子某亦相善欽舉進士以按察僉事其備信陽室于東光尹施禮是生閻而虞衡之子亦舉于鄉實德光之父故以閻歸于王君能鼓琴攻女紅諸業讀列女傳通大義其舅兄繼三姑事之咸無惰職宜于王君及其女弟欣如也王君之族甲通渭僮客又衆歲鮮食閻能通有無其不能舉子者助之舉王君困于甲場二十有三載至斥奩盡其資之學曾爲倫所絀亦不治卒于嘉靖甲辰之春詎其生弘治辛酉孟秋之望前享年四十有四生女子三長適楊希尹仲聘李鸞李尚雅以未得丈夫子故爲王君納側室嗚乎可謂淑且才矣王君以余同舉于鄉故以其弟鄉進士閻君司衡之狀來請銘銘曰孰幽也而揭維是靈德其胤將發以是歸于王氏之闕章

靖旃蒙大荒落朔之日餘之月

按察副使羅公循外傳

右山東按察司副使吉水羅公遺事一卷迺其姻家太僕卿三符曾公直所書而其子贊善君諱洪先者續成之方公與厥配李宜人之卒也贊善君既狀其行得編修鄒公守益程子文德唐子應德之誌銘傳紀而贊善之孝思未愜復以遺事貽其友平涼趙時春集爲外傳傳曰公諱循字遵善世居吉之吉水少遊陝之白河取陝西解第三人登弘治己未進士第吏部被命選諸進士爲六科給事公與焉適中貴人請吏部以其私人張某代之六科大以爲耻遂以問公欲劾用事者公固辭不對卒受主事選六科不肯容中人植黨而公以忠厚自潔此固孝廟時事然當時吏部大臣無甚異汙者意其必屠某也爲兵部主事與郎中同入朝中貴設爵欲請復已廢某侯某郎中不肯飲公目郎中舉爵爵已迺說之曰侯以天子命廢言章又深罪侯幸蒙恩爲指揮官貴人屬內侍日久欲易天子命撓執法吏吾曹特罪去耳汝得保全身何云胡以身爲

人博封爵也中人部皆喜事遂解張綵素善公及蘇以劉瑾引為吏部郎中公遂絕綵瑾被執兵部尚書王敞懼曰內中老故事公因戰悸公退謂人曰國家除大賊大臣不深以為喜而反內畏何也權守鎮江鎮江時時於殿為葦田府官私其利公晚之曰水主廟盛常勢也蓋於此則損於彼矣乃以補給民田之沒入江者金壇令以誣被繫公且之令私以書百部陳謝公怒言于御史移令于雲南令之士大夫不知以書為賄矣卒以不能阿奉移守淮安顧榆商有能為海舶者常邀顧榆入中都之租稅運致之而厚索其估稅戶雖有舟弗受也縣令丞反為所牽制按之則入海公發問使捕得伏法顧榆以為快兵備徐州有閭某者行如顧榆商聞兵備名遂遁俄傳有赦公慶其必歸廼命趙指揮擒以來方鞫問而御史已移文捕械矣御史與諸傳聞者咸嘆伏公曰心為神物有思即應若有鬼神通之者時春按公本剛方聞則少而客遊數有欲與奔者皆弗納為舉子時宿棧道鋪司稱有女崇公不疑畏夜榻間如有所見云從者咸呼有物麗之而公寢如故以其清

明故忠能廉凡思於後或先事而迎億即不能神矣中機自勵故神毋後除久不調曹公以問文選郎郎游之鄭人也應曰羅某不受人託今亦難託人也蓋公兵備徐時鄭人有為豐令賄敗者其鄉人在朝五六輩咸以請公公卒按令除名故文選郎欲違忿於公值廷議革密雲兵備遂命公兵備密雲公即不視事是時士大夫已植黨挾私奔競懷法迄于今日以煽熾鳴乎悲夫始公食貧時已能攻苦勵志雖官四品不異素操既還鄉諸學子欲以干謁先達取進拒弗受故田廬悉推昆弟李宜人亦協志助成之贊善之清德雅望取諸義方為多時春辱與贊善為拂躬之交非世之所謂莫逆者故不敢為諛詞次第其可信者如左若其爵世行誼之詳已具諸公語中並不載載其逸亡者以備外史氏云

左大卿壽二親序

嘉靖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 皇帝以肇元嗣覃恩多方 詔有司凡官之立於朝咸封其親如其官故我陝西行狀撰卿左君得封其父沙莊公為戶部浙江司

主事母趙封安人受 勅于朝拜錫于家恩博之

固以為榮矣十五年日南至始作 九廟成

配大賚天下左君又得以奉訓大夫工部營繕司員外

郎晉爵于沙莊公安人加封宜人 誥錦以五色被

服以雲鵲帶以花銀束之以象齒之笏人咸號沙莊

公曰大夫沙莊大夫偕太宜人顯榮壽考道遠徜徉于

濁河桑土之野率其耆艾以訓誨其子弟大卿君擢藩

參拜憲副以陟卿位凡遷轉行役之往來必便道上壽

且將十載祿秩之奉服與之章視昔有加焉恩博之人

咸曰是親也而有是子也是子而奉是親也是親是子

也而適是時事是 君也其志行于朝其道及于民

其福壽獲于天以大其酬以旋其閭里恩博之間他日

以為美談而後人以為矜式者將必有述焉不既榮且

壽矣乎二十四年之夏太僕將入恭賀 萬壽聖節

畢役而來必拜賀其親臣節之恭子道之順畢在於是

矣時春其敢不樂君之嘉休聊次序其語以賀焉

李少卿壽母序

秋霖失作太陽不見者月復朔眾皆為蓋趙時

春獨為雲人曰雨也而蓋賜也而雲常也既雨矣馬

雲應之曰雨極必霽賜極必蓋勢也未雨而蓋未賜而

霽發也雨既注矣賜必報之棄蓋而雲不亦豫乎凡天

下之事未有豫而不應者故今旃蒙大荒之夏望歲而

不見也有孰蓋者群擊之蓋賜久鬱而其勢必將大伸

有以豫之矣唯人之豫也亦然今太僕少卿金卿李君

之考某績學植業鄉人薦之將應進士舉而卒母氏以

節義自將教其子使必繼其父業履屯阨攻苦淡不肯

少衰李君竟膺鄉書推擇為尚書郎以 覃恩之寵命

贈父而封母 制詔優之傳諸上大夫播于河濟之間

以為美談方厥考之方學而早世母氏之丁苦而持艱

幾十年未發之幽光一旦而振振之使世之志士幽人

潛心砥行者得以為求的而取正焉然余固猶疑其未

艾也既而李君擢守臨洮晉貳僕卿而其伯子晦夫登

進士于朝四子從李君于仕以娛其王母其易之所謂

受茲介福者與余固有以知其勢必將大伸不止於是

也余與君同官兵部今十有六年余日以頽墮摧鈍而

樂君之顯庸以章其節節其子孫而知其豫且大也

是故敢私言之以爲頌

左大卿贈別卷序

歲秋八月之吉萬方百執事咸以金函奉賀于

大廷以祝 萬年無疆之休所以大一統昭臣敬也

嘉靖旃蒙太荒落之歲陝西行太僕寺則大卿東津左

君親拜表以上于是厥審春城李君宗室存一子及其

子滄江子咸惘然有惜別之色先期爲會于涇水之津

凡引流通池之處花卉竹木幽勝之區咸韻其語以歌

焉而引其觴以酌之歌而休酌而倦則執手道別忻其

來而悲其去也其詞盈帙滄江子集以爲卷請余名之

以贈其行蓋凡君之遊余率與焉而其唱和之詞尤多

故不敢以狂簡辭輒題其首曰涇津別意而爲之序曰

詩三百大夫行役君子勞慰之辭爲多然四牡憂及父

母山甫式望其歸申伯之出封韓侯之辭觀或遠于親

或違于君已不足多而況於北山之勞役不均小明之

畏此罪罟乎是不可以方於今日者也豈非值昇平至

樂之世上下交泰之際乎歌呼相接於耳而軒輶相摩

於道車馬擾乎其爲別也抑感哀之理相繼而少壯之

時不常也追唯十七年間余自秘閣讀畫爲郎官君適

登進士當是時青眉年少謂可以致身殺契而樂睹唐

虞其志氣之盛爲何如今也少者壯壯者強強者衰而

余之愚劣摧敗尤不足比數夫其少壯之變已足悲矣

而又況於衰遲之別哉夫人之老少離合如涇流之凍

解浮沉耳何足多憂然涇之凍解沉浮變于前而涇未

嘗變也吾徒能於老少離合之變而能有不變者焉吾

何爲而憂其爲別也是以送于涇之津仲此說以贈之

郊莊觀音堂記

吾常慕元城劉忠定公之爲人紹聖黨禍久而自信益

篤者公與陳忠肅而已嘉靖甲申以舉子請婚于大名

遊忠定公之鄉始熟公事又讀其語釋觀音經之乃尋

段段壞者適外舅氏之堂有此經本遂從而紬繹之所

舉至衆然大要不過以無畏力忘情於利害而已忠定

本從司馬公學自誠而入非但忘情於利害者吾因此

頗曉觀世音大義大類告子之不動心而其曰無畏者

即告子之強制也是年始申大禮嗣是余登第仕於朝

值郭勛等造大獄少師大學士楊公諱去大學士張公

桂公而不克楊與桂兩罷去張獨操柄桂之徙夏給事
權附于張以自救既廼建議更 郊祀以浸漬引入殿
父配天之說遂與張相軋士大夫風俗一變獨縱橫之
術大行能如告子者亦罕矣庚寅秋吾亦以狂言考詔
獄 恩貸除名食貧無以自活又爲縱橫家困甚思
遠城市間南去七十里有鄭氏之山鄭氏久無後群盜
鄭本康惠等穴焉官軍討盡底定其稅糧無所徇里甲
困于陪納因共請吾治之廼稍芟林莽遂去虎豹始通
道于白崖山之巔有泉泓焉其面正陽爲板屋藺商麥
以居之柞山木以市衣凡十年而大熟居者成井廼作
屋三楹屋之前有峰焉下瞰百泉林壑幽美擊浮屠人
圓滿被草爲菴吾時登禾稼于其側輒發其語悵然不
能對問其所業則曰奉觀音像與經而已吾因宿樹下
取而讀之并法華在焉法華多文藻其質又不如觀音
經也夫觀世音一言而已其經已自多而又況於法華
乎老僕李之華樂歲之屢豐而憫觀世音與吾常暴露
也請于衆曰人柞一木負一石束薪以給丐者嘉靖癸
亥大荒落之夏觀音堂告成其制僅足容吾與觀音而

臣吾少而狎鷃不自度量深慕至平不動心之學年十
四舉于禮部公卿貴人多樂與遊而吾悍然不取有所
附麗獨思以一旦自見結 明主之知以無愧于其
職以伸其迂闊不可用之學既兩遷郎官再入翰林言
其職事而俱得罪以退重思自愛其身以求無負于天
之所予而其侶羅子唐子又各遠去獨與邊氓日談于
戈以興其好殺之心農夫固憤橫可道又役役升斗之
利卒隘吾意夫所謂觀世音者崛起西南萬里之外談
笑夷貊之中能不以聞見利害動其心其視縱橫子真
奴僕與茲吾之所以不以其異於吾而外之也然吾之
所以與之異者何哉彼以爲妄而吾以爲實彼以其妄
不足動而吾之實自不能動耳吾亦病彼說之多而吾
之辭又甚焉者何也彼既以爲妄矣妄不可言也而多
言之是多妄言也吾以爲實理唯恐說之不詳而辨之
不至也多又何疑哉遂以茲夏端陽之日刻之於石以
與同志者共焉

平涼府東關城小河水道議

平涼府城枕南山之麓北俯湮流小河之水源于南山

分水嶺之前南行三十餘里抵府城之南面折而東之
東入東關城中可一里許折而北行二百餘步入于涇
中徑東關城官路為木橋以通行此水之勢也草創之
始南山兩岸之草木多足以蓄水而下流東關之居民
少足以通水自一府而增衛又建莊牧又封宗藩宗藩
既盛軍校驟增姦宄有容五方輻輳上流之草木刊芟
水勢騰涌而夾河之居民蕃冗河身侵削水入城而來
也迅速背城而去也舒遲則其勢必橫流而旁溢以漂
東關之居民嘉靖丁亥之變沒溺萬家此其驗矣治之
之道堅築兩岸以防其決而疏通河身以洩其怒故近
來增築關城以防害姑為木橋以通行水勢若盛則木
橋漂去而岸城無虞民不告災甲辰孟秋之水有足徵
者今置石橋於下流以阻其方行之勢又中為石隔洞
門足以雍阻草木沙石水如暴漲石橋阻之於前度兩
岸之土城決不能禦害可勝道哉今既無以止石橋之
害必須有以防土城之決不能圖之於舊金必須救之
於什一故增築大城濠內東關之牆城使之堅厚縱橫
不踰十丈而可以救此上流一城昏墊之民計仁者之

漢為也至於下流之害唯無石橋則可一有石橋
致潰敗止而易之力不能勝坐視其敗心所不忍伏唯
仁人宅心焉

河曲破虜詩序

自成化以來宇來盜河南正德十四年逋寇亦不刺滑
據西海虜以討其叛賊為名以誑我文武將吏歲擾屬
番謀復右臂由是并河而東沙回夷逼甘肅嘉靖甲辰
冬總督少司馬南川張公策其班師遣大將咸寧侯邀
擊敗之於河之曲殲其殘騎百有二十餘首大獲其所
效羽書上騰 天子嘉悅進公都察院右都御史將
吏推賞有差時春承公與為文字之交燕居鄰河右身
熟其事既憫邊氓之久阨樂睹嘉休之有成遂賦詩曰
滔滔長河一曲千里廣潤沃日玉龍噴水為國西甌帶
天霞起受西國珍以納西旅孰敢昏瘝墮我疆封羶氛
波湧蜂蟻攸同越河而南並海而東不云盜我土云執
彼殺童我周備夫德言是鴻茫茫乾坤錫自上古敢有
弗恭斯予其屬桓桓司馬剋人父士飽而騰威致其
武罕生獻社塗脂疊鼓食口休哉自天降雷震驚妖孽

後不為災譙司馬厥有淵裁曰勝不足恃我德未懷
我有四垣孰招孰徠我垣孔厚彌宇在圓嘉德攸伏孰
不奔走流沙禹績群牧斯守罔有蕞毒敢拂余手昭告
執矩以垂永久

楊提學大寧考敘

書稱戎狄荒服周公蕪夷狄以寧百姓孔子內中國外
夷狄而成春秋聖人之慮深矣 皇朝象天樞以定
都大寧故地密邇包荒殘胡列於未衛之間茲宜欲軼
虞夏而超周孔哉亦權時度宜以安人耳曩時春為

宮僚唐子順之曰嘗聞之都御史王公大用云厚賞以
復故地是為上策時春以為未然恐襲國威以啓戎心
莫若垣山塹谷結廬屯戍舉高瞰下而田其中置為永
業廣不踰六百里里居百兵不當六萬人足矣今督學
憲副長沙楊子之大寧考其深有意於茲乎不然何其
索之精而謨之淵也抑是考以泰寧福餘為足憂以朵
顏據險為足恃此為北虜言耳北虜之不能越三衛而
南蓋固矣使三衛弱則且折而合於虜其強也安能保
其為畿甸之純臣乎劉元海亦西晉之質子而阿骨打

者天祚之舞佗也時春於是乎有私憂過計焉若夫羣
遠能邇招徠折衝此真大聖人之能事而臣子之所深
望焉者也王公新召用楊子舊職方必大有以對揚洪
休而茂樹勲業豈淺夫之愚慮所及哉姑序以俟之

紫荊考序

紫荊阮飛狐故道在 皇都之前東走天津通州不三
四百里關內平曠馳騎可信宿而至楊子策之忠且審
矣時春將何以為言哉抑兵之用天時地利人和而已
矣君臣交修去邪崇正遠華務實恭儉勤民以享天意
以消未萌之禍以折服驕虜之心是謂得天時盡諸西
山之水澆畿內之田既以足食因限胡馬是謂盡地利
罷無益以事有益民力充裕而可使有勇則燕代秦晉
之豪傑寧讓前古射生鍊礮之輩番漢禁衛之旅悉成
精兵中國和而四夷服矣虜何足道哉是以為紫荊考
序

答念菴羅先生書

念菴德器醇懿僕身所師行誼純潔僕心所敬而能取
善無妨黷淫日甚尤僕所步趨者也然所以學篤而志

歷遷年強而力衰者直以思與不思之分未定耳。而不思則罔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誠思先立乎其大者使小者真不能奪則心定而能慮而天下之事復何患何慮乎相別五六年相距四千里新得神解誠不可意度而知矣伏讀文卷其詞工而辨其意頗尚奇而傷一無乃亦有所枉用其思乎天下善善惡惡之公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反乎公曰讒佞是非云者吾寧可一時不以自考而一念不以自察乎上焉者不遠復中焉者頻復下焉者迷復過其實而之以自反則其反必過是滅於東而主於西也如曰吾有則焉而欲參考之人是豐床而架屋也故曰是非公也毀譽私也讒佞賊也吾特守其公絕其私而遠其賊烏有以其私與賊焉是徇而反自蔽其公乎吏者利人者也女者從父者也庶吏損已以益人雖不近人情猶是君子之徒名曰貞女而力執婦道舍其生父而從受聘之死士出關弔死撫屍哭男禮義蕩然矣是宜矜其無知而反獎其苦節不幾於憧憧乎共姜雖稚然共伯之妻也念菴因髡髻之文忘我匹之實舉以沉女遂致茲誤僕是以知當思者

而不思也論陽明之徒及荆川與僕之病甚善當服膺勇改敢忘嘉惠是亦有以奉復

海樵子序

端溪王先生中年棄官歸于澶淵之上目其所著書曰海樵子云夫海宜漁也而樵志不在漁也隱于澶淵而曰海樵子先生之道無所不可之也形非其所係也形與道異乎道屬乎形者也然形有不得而係焉海屬乎漁者也然漁有不得而專焉故號曰海樵子海與道其大者也漁可也樵亦可也身歸澶淵可也神遊滄海亦可也用之行舍之藏無乎不可也不離乎海與道焉君子皆由也海與道其大者也而漁也樵也形也非所能係也君子能先立乎其大者而已矣海樵而曰道器宜也相臣等篇海樵不得而職也惡乎言之哉故曰海與道其大者也不可得而係焉夫唯知道為無所係海樵子其知之矣海樵子歸隱十五年至嘉靖乙巳歲詔起為陝西行太僕寺卿寺治居陝之平涼平涼人趙時春故悅海樵子而樂聞其言者也遂為序之云嗚乎世且將用海樵子之道矣序其書者寧得而重係之乎

海樵子於世信能無所係而唯其大者是先焉是翁之
所以深致祝於海樵子也海樵子名崇慶字德徵正德
戊辰進士澶淵今爲直隸開州故海樵子世爲開州人
少時諫 武皇貶嶺表驛丞過端溪因以自號學者
稱之爲端溪先生

玄風錄序

宋氏失馭女直蒙古交亂中華豪俊高明之士耻爲其
用故有逃黃冠而自潔者若長春真人丘處機其殆是
哉處機登之樓霞人隱於陝西終南山下今所謂祖菴
丹泉觀與之同志而相先後者六人曰劉譚馬郝王孫
名俱列元史俱不食金元祿世稱爲七真玄風錄則蒙
古主訪道使耶律楚材錄其所對之詞也端溪王先生
愛其近於道故爲行其說其有不合者又從而辯正之
猶諸汰沙而獲金破璞而得玉也長春之道至是而愈
光矣長春心不忘中國故其述故者微宗多爲掩諱勸
其張官選賢以揀遺黎吾讀其說而甚悲之嗚乎有宋
彪虎之士如郭徐孔臯史嚴李安之徒甘爲犬彘盡死
力無足怪也以道學自名而致主遇時者獨何心哉故

出則辛棄疾處則丘處機庶幾得之夫經天緯地之謂
文定亂安民之謂武文武致用之謂道宋之學者無一
焉而曰多道學吾三復其語而益悲之然則長春蓋賢
乎哉獨其戒色之詞猶有遺恨者所謂一宵一爲者也
失道始於夫婦而夫婦之道自有天則發於自然之餘
足以爲父子之性中庸所謂至愚能知能行者是也彼
稱蒙古主之壽年已遠踰生子之時過天則甚矣不遏
而絕之乃教之姑徐徐焉何與此不可以不辯其首論
神仙曰輕清陽明之氣上屬於天者即文王於昭于天
之道孟子善養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者也端溪
子乃舉子後午前之術反陷於方技不若玄風之正也
然其曰寡嗜欲不妄思慮者吾無逆焉故序以歸之嘉
靖旃蒙大荒落重陽日顯蒙野人序

奉政大夫青州府同知張公墓誌銘

姻丈松岡張公諱世選字穎卿太原之祁縣人曾祖希
連厥妻賈以從役藩衛至平涼祖全厥妻孫生公之考
釗母戴以成化甲午生公少而孤育於祖所數夢父促
之讀書遂志諸卷以故嗜學能自堅年十八廩食鄒

爲高材生正德中鄉薦試春官入太學吏部銓注山東濟南府通判值正德末遊巡公主水道饋億能集辦不損公私以奉紹瑞專司馬政物力偕登夏岱岳香估毫毛悉輸公格治蝗旱災重數人粒食部使者交薦其良即署青州府同知後廼請 廷命佐青治視濟南不袁主清我額常溢均徭役數量平下治屬州莒曠政以昭民咸知惠嘉靖壬辰罷歸即治丘壠飭時祀訓子賦詩爲業毋預外間事癸卯歲厥配鄭宜人卒公尚周旋送終請余紀壙強力無缺事然亦自斃幽室于左乙巳閏月廼卒子散官雲鵬雲鵬廩生雲龍及其稚子永年拜余使叙其詳納諸地下廼爲銘曰公之亢宗晉西秦東三傳而徵四世其洪爲郡上佐藩鉅職雄春秋十五綽有休風歸藝松梓石峨關崇我往志之大大幽宮其宮北向南山從龍而子而婦厥類咸豐長妙之父仲女之翁層姻交締以丞山東爰出王家王姓是蒙仲姒曰曾亦壻 天宗長婿趙生永年聘鄭父與曾同粵維雲龍吾妹寔從同甥公孫胤嗣以隆寔庇公休永奉公終吾言可稽視此砥礪

張同知平盜序

寰宇之守在四夷郡縣之守在四封四夷之患在外其形似難治而其勢易見故多備四封之姦在內其究似易治而其情難知故鮮備多備少敗鮮備多危有以卜之矣平涼陝右要區比去遣八百里常宿兵十萬以防胡可謂至重自亭來盜塞幾百年僅三被胡寇然封內鼠竊狗偷反時時間發其又大者石城戍伏羌甘肅雲憲臣播在人耳而乾州樊玄胡利堡陣剛岷梁康黃之類余皆目睹焉一時守令異懦弗或煩將帥既平則又陽爲無恐以貽後患故涇上賈族襲陳剛餘鴟張山谷延命二紀內用敘貨以啗官吏外彰官邪以濟其賊群偷嘯合蔓長滋大嘉靖二十年攻張兵備之壻而奪其帑以名捕猶四年廼獲反接以令於市怡然號於衆曰吾賈六王不死也吾知文吏易與耳吾欲生死人即生死人欲貧富人即貧富人幾速而勢易故衆樂吾從而莫吾毒也今夫文吏之治則反是矣倒持其生死貧富之柄而決諸人又不能決而唯虛文之是徇故吾徒常得不敗敗又卒不可死余聞之而甚駭且疑焉獄數

月果不成部使者即移獄于涇涇守張髦士械治嚴度
難脫又移隴復之府獄再移于涇中遂竟得脫去大聚
徒欲攻涇及府府副守代北張君喈曰此賊不知老張
至也老張固爾是求爾固求之也趣之涇部署卒伍親
持弓矢射盜靡殫且復殆盡餘衆北遁爲環慶軍所得
府境以寧于是撫臺以平寇齎其太守邊君洎群僚吏
嘉樂厥休胥命余序其事以歸之余唯邊郡之事變夥
矣而其最急者莫如內盜胡未至而盜先之胡已遁而
盜猶熾胡力所不及而盜深入之凡可以戕上而下壞
法亂紀以欺吾君而貽患斯人者咸盜之聚也苟有能
治盜者余固樂與之矧其在余邦者也然余歷考張君
自辛巳進士起家宰發源高陽守隴以刑部郎謫判池
陂咸擒姦擒伏以善治劇稱昔張忠定公之宰崇陽也
斬一老吏持教至市曰此曾以計脫大盜李順于法者
也吏槍頭曰縣得好官矣忠定再鎮蜀寇爲宋名臣至
今稱之不衰君得非忠定之裔與何其酷似也然求其
所以爲張忠定者願君神會而心詣之余將引領以俟
焉

南川錄跋

古之學者貴而今之學者賤古之學者其言簡而今之
學者其言多行而有得人扣之而後言故簡本無所有
聒人以求悅故多自科舉之學興學者強聒以悅人多
矣是猶曰王制也無故而出異說以埽當世不猶賤與
今觀南州張公所錄皆指其措諸身者以驗之聖賢要
不失其本心故辭不費而理益明余是以三復之而知
其可貴不異夫古之學者也因敬題其後

題薦賢疏略後

右薦賢疏略一卷錄南北廷議湖廣臺院薦用兵部侍
郎高吾陳公之疏也其歷年以數十與議者忘慮數百
地之相去不啻數千里其賢乎公者同而不雜然始去
而後用再去而不復召者時也時豈獨用與不用乎其
所以賢乎人者則亦將變矣故始也薦而必用安知後
之時有薦而不用者乎繼而薦亦不用安知後之時賢
者不薦而薦者非賢乎雖能薦用賢者又安知其陽合
公議而陰廢之於非禮使自罹於法網乎雖幸而推誠
用之又安知其不使舍其所以賢而從其所不賢者乎

不佞敢以一言贊之曰夫唯決去於正德之末而能復用於嘉靖之初有以見公之賢復用而能再去再去而能使人薦薦不必使人用若薦不薦用不用一維其時而公無所係尤有以見公之賢蓋時春之素所慕於宋劉忠定陳忠肅者而庶幾於公見之是故敢僭為罪言亦將竊私以自附焉

桃溪應氏族譜序

夫譜何為而作哉詩曰君之宗之天子之治民者君也君子之治民者宗也宗法之不行久矣君子有傷焉故繫族於譜所以別族姓明尊卑聯親疎昭同異定嫡疑也凡在有生不可無也而況鄉士大夫乎余同年進士應君子才家世浙之遂昌桃溪自八世以上桃溪之應非無聞人也而迺弗聞焉非以失其譜與夫譜曷為而失與曰太微失太顯亦失微之失可得而知也顯之失則有甚焉顯奪生於勢利貴偽混於疑似雖有明哲莫之理也非以顯之故與故明諸譜類譜類可得而移也示以孝弟孝弟有時而衰也唯託諸嚴哲廣布方冊其可以永諸應君位三品素石方諒之望以此至鄉紳

非難事可謂顯矣居有傳世之業山有陰後之澤譜可無乎君是以既序之而復命余志之以廣其傳異日君序其裔致身藝圃而使遂昌桃溪之應播信史銘鼎表與茲譜相照映可以無慮其失矣余之空言何足為君輕重願君勉旃余待拭目以觀焉

贈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應公九華山阡表

自唐以來水關東南而浙之形勝聞天下其人文亦似之其在遂昌曰九華者為後出余同年進士應君子才家遂昌之桃溪先世葬小候山或丁溪山或即其居之後山自應君登鄉薦以丁酉歲蓋改葬其父中憲於九華而其母若兄嫂皆以次附于左并遷其大父母於中又一紀而君守錢郡天子益才君遂贈其父母如其官而九華之阡為後顯君自刑部郎為守為憲副使以登太卿其弛思者再矣而望益顯其榮祿方熾則九華山之名方大著於天下寔自中憲公始中憲公少讀書服王役不事世俗耀耀而此山卒以中憲公著何哉竊常觀於天地之心矢上世無文而災患益少末世滋陷而變故聖制壽域至宋猶矣而金元以其推尊之朝

入代之彼雖代之而更迭相效者偽日勝蓋不厭天心
故天山 大聖人以振肅之而後字內清寧方其時
居官長以祿壽終者皆中憲公比也而其服勞麗辟者
皆智巧辭藻之士然則天地之心何居乎承平百八十
年于茲矣卿相寮吏非能文之士不授興作百役非繁
麗之物不登然文士之克享大福者其先多質訥之人
而繁麗之可以永久者率龐固之幹也然則天地之心
可知矣日月出於陰晦之餘者最昭雷霆轟於久蟄之
後者能震冬藏四時之用水弱天下之物可以得天地
之心矣然則九華之阡雖自大卿君成之而其發祥練
靈實自中憲君不可誣也況大卿君方真簡亮耻與世
之巧者爭妍誠持是而不遷使後人習見古人忠厚之
風以助天地清淳之氣不至於厭潰昏濁而大加收斂
則泰之艱貞尚有福而豐之日中不憂身余將與同志
咸有賴焉豈獨九華山也哉

淺言

天地之化無停機而無所依聖人之學無止息而無所
倚

天地之形居氣之內非依形附氣也故君子務窮理
當知不強其所不當知道無名先天太極之屬君子各
以其所見名之故異字而同體

天地人物同氣輕清者上颺而升重濁者下沉而墜智
力無所與焉此安身立命之處也故明知禮樂幽識鬼
神

天地萬物之精非人之神氣莫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
物之情可見矣

內觀學之本也釋氏觀魄老氏觀魂聖人觀心性靈在
心靜則體不亂清則用不撓此原始反終之要也身為
度故制禮聲為律故作樂禮樂自備則福瑞自至割人
肌不足以益吾體故君子謂之盜

致中和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匹婦發慈則螳蟻獲生
劔鋒埋獄則靈光燭天氣機無不立應者但所致有淺
深則所及有大小所居有貴賤則所施有難易不中不
和者反亦如是

洒掃應對一舉其節則舉室之天地衆物不安吾徒當
致慎於小子之學

學者心外馳故每厭正事喜作餘事

靜者性之源清者心之本靜故誠清故明誠則正事無不舉矣明則餘事無餘功矣

洒掃應對以至於天皆正事也博奕聲色以至於喜奉好名皆餘事也少年初學于此先致辨致謹致力勿以小而自恕勿以人不知而自欺

惺惺存心之用兢兢致用之體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迺天理自然民生日用不可缺衣求異制食求異用居處器用求異尋常議論事功求異

於聖賢皆知識也其甚則至於泰誓所數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此當於日用細微之間察之文王之所以為文盡於此其沒也輕清上昇於昭於天生平血氣鼓舞知識用事及其血氣歸於無知識反以為害孔子答季

路蓋如此學者慎思而大做焉

孝弟在事親從兄之間大烹鍾鼎合禮制則為之外此即知識也無故而相怨奇作是非妄相口語皆有知識者也彼癡愚之人雖不能順帝則反勝於有知識者但終為有知識者欺誘耳

聰明者耳目之正事知識者耳目之餘事能不作餘事則心靜而清知識自退藏矣故曰栽者培之

知識者已也帝則者禮也克己復禮為仁

陶侃投蒲欂於江是去餘事運甕而惜分陰是務正事史者帝則之粗迹經者帝則之妙用以帝則觀史則史之櫛梳皆正事也以文義觀經則二典三謨皆餘事也萬物咸備於我各得其正理是謂正事由是而天地位萬物育

學始諸格物格者內方正外辟邪之謂物者吾身交接運用之屬致吾心之真知必也吾身之物各知其正而無邪則知至矣本自一義聖人懼夫以覺悟為知者故曰致知在格物慮其支離為二也故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

所知者咸物理之正而無邪則至矣由是而實用力焉則意無妄而心無邪身廼修矣以此放諸家國天下也何有

天文玄遠地理幽深苟知其上律下襲之要是即格吾物也視聽言動之非理者雖切近吾身亦天地懸隔論

語已與禮之分則格物知至也克已復禮即意誠心正也吾道一以貫之

未涉於人爲曰理裁之乎民義曰禮在吾身曰萬物咸備於我治人則曰務民之義獨曰民義則兼人已而舉之也

孔子深戒無所用心至于七十而後從心所欲孟子集義養氣深患襲取強制之弊以此而照後世以虛靜爲心以著述爲能者繆矣

風氣未開人文未著天下本無事也聖人安得無事而生事乎末世僞妄日滋故必正厥事而後可以無事上世無

書將安讀後世無非書無非書安得不讀此孔子所以貴于路何必讀書之爲佞孟子所以欲誦詩讀書以尚友也若王安石以讀書陵人便是格外之物便是已私虛靜其心是上達事何可預言無所不用其心頻失頻復漸可以寡過而至於無過是下學事下學而上達孔氏之學也急欲上達略去下學言雖孔氏身已異端矣辨學莫先於此

曹操自比文王使操竭誠盡忠以待天命之歸何異

王乃陰謀以成子之篡業口雖稱文王身已爲盜臣矣後世不遵孔氏之下學而妄希孔氏之上達者正曹操之徒耳高談性命自爲靜定是謂盜學格物者先格此此又棄正事務餘事之最大者也

諸葛孔明庶事無不親擘未嘗言性命想其隆中正耕田讀書及擇妻一事耳學者正當事事用心謹約以後盛德大業迺馴致耳勿虛爲高談勿過爲意想

聖人能忘百事慮智者能調五臟和學之自寡欲始戒念去欲在幽居燕閒之處瞬動食息之間

勿慕名以作事勿詭隨以悅人求諸吾心安可也

聖人不先事以開物唯因物以設教

終日乾乾小心翼翼君子也今人以爲小廉必以財用暴殄天物小人也今人以爲大由此不變而舊室不作未之有也

君子正其身以爲天下之表故世之知之者正也是治安之符也可以行道矣世莫能知世皆邪也是危亂之階也可以遁身矣人知之而求遁非君子也使君子畏人知非治世也吾於是乎觀變以奉身

君子之奉身弗可仕也事君而曰奉吾身是為悖臣身親之賜也樂仕而忘身是為悖子

有生者其有所不忍為之心皆同也有知者其有所不敢為之心皆同也君子滋有所不忍不敢焉獨奉身而忘其同君子奚忍且敢哉嗚乎戚矣

孔子之言無不溫厚獨於季氏曰忍曰不仁於三桓曰子孫微其辭烈可以觀勇矣

嗟乎造縱橫之禍者誰哉中古有其書與師而循未精也今世亡其書與師而人皆精也聖人則直謂之讓耳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卷之四

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吾謂彼為讓則彼亦謂吾為邪彼以名與利不可遜人彼所必得也吾以性與命不能遜人吾所固有也故隱其名奉身而去之遜利而弗遜名此所以屈原申屠狄也故箕子佯狂

心靜則志定氣順而應物有餘氣橫則心志皆亂而我為物役矣故君子定性

人道以人倫為急正倫以定性為急定性以治氣為先治氣以節欲為先節欲以遠聲色為急遠之於身則氣猶橫也唯遠之於心則性定故乾九三乾晝惕夕幾危

無咎危莫危乎此也讒之集刑之罹非危也

志的也想妄也志不可不堅想不可不戒

夕之所存勝晝之所為養德養身之要也

死生命也徇欲以喪生者非正命也壽夭數也遇念以捐身者非正數也

世之可憎疾人之堪訛言加諸人則損明施諸己則損志君子慎修而已人何與焉

易道精微天道玄遠學者勿妄臆

六經有不可解者世遠失其耳勿強為文勿釐為文經

貴立教一言弗訓易損乎臆說層見有累無益吾嘗聞

集

疑

君子審於進退之幾乃能安民輕功名者立功者有也

許文正之不如邵康節也宜哉

吾平生有所疾而無所怪事有常變物有絲絀誠有議妄何怪乎

靈人召我而毋我負人靈我客物而毋令客我則能之矣必也廓然順應則吾未能也

管仲有仁者之功而無仁者之心許文正有仁者之心

而無仁者之功劉伯溫兼之矣

幾危非佳識也決幾為難唯寡欲者能之

用術以避患必毋失已毋妨人如孔子微服過宋可也
奇袤術以三端中人貪財好色畏死而已戒之慎之常
銘諸心可也

盈兩間者唯一氣其形各殊知其同氣仁也

神昏則多寐思荒則寡寐神思清則寤寐平

志欲果而慮欲詳心欲定而見欲明

忍人之所不能忍非難也裁之以義為難也行人之所

不能行非道也行所當行道也

見已之是實人之非病甚矣况執已之非以掩人乎噫

自賊也已

教子于知覺之始萌防患于機械之初動古之智者能
之矣嗚乎

五倫根于天中薄其一則四者皆薄孰無全則權其

大者急者先之耳

天地仁物故常生生不匱物匱則殃人而亂作亂作則

人簡而物息物息則氣盈而聖賢出治復興矣

良心發于彝倫其惻然有所不忍者廓之其愴然有所
不敢者格之

人苦于其所當為者畏譏而不敢為于所不當為者徇
俗而強為之

衆皆樂矣吾何憂人皆憂焉吾奚得獨樂曰獨樂者傷
之也

陽德莫大於強陰德莫大於容強運而容受其致一也
婦強之於懦容陰陽之賊也

天之運或及象緯地之氣縮及流峙人之用時及天地

噫夫人人可不慎與

羞仕之不充者眾矣安得羞不充其仕者而與之乎學

莫貴于不息是強之端也莫大于不足是容之端也進

於是可也

盜亦有道萬物極駁皆道也格而廓之孰禦乎

防欲于未萌正君子無過止盜于無偽上也其次則急

救之其下則異救之愚者樂于危亡而已

智非禮則流于術禮非義則蔽于文義非仁則狃于諛

仁者以貫之性也喜惡欲懼情也性天也情賦也天

體靜故健而不息風則有清濁矣

不觀諸子之學則無以知聖人之德大而有不究異端之失則無以見聖人之道微而顯是交用者也非好辯非馳外也

古道醇一無書可讀後學多岐經籍所以正岐也

道有出於五倫之外者非道也德有出於四德之外者非德也道始於夫婦以爲父子之性者仁也故論語專言仁仁安有不誠者哉必以爲五常以合五行者妄也甚則以爲人秉五行之秀氣以生夫人與五行俱物之大者爲陰陽之燭闔而成形者也而人資五行以養生者也水火之先于人則有之矣以其得陰陽之大者也土者萬物之所產也是又其大者也是其所以配天者也夫金木二物爾而人且制之安在其能生人也箕子之意仲尼之道云爾末學有述焉以正惑

嘉靖丙午趙汝谷文集卷之六

處州銀冶志序

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請採宜饒銀以富國太宗文皇帝數之曰汝御史職朕耳目無嘉言賢才以助朕利民顧請採銀視朕爲何如主也遂黜萬紀按太宗本開業致治之君蒞阼之初良臣張蘊古獻大寶歲皆修德養人之精要無不當帝心者后爲萬紀所讒死此帝所以有嘉言賢才之思也與銀不可以衣食生民獨其質有常難耗渝可以權百物而通之凡天下之物堅久而少得者皆可以爲權周有九府圉法不專以銀爲權也權少則貴重而物裕不以多爲尚政亂物匱民趨末作銀雖多而權益輕採雖廣而費亦侈墮農業而糜衣食銀日以多衣食日以竭故太宗不爲而思嘉言賢才夫嘉言者可以致諸用者也賢者才足以致用者也非其君堯舜不敢舉非其民唐虞不敢布非禹稷禹咎之業莫敢行禹憂民不得耕故冀其居稷憂民不盡禹之利故相之食禹憂民不安稷之養故教之順咎繇慮民不昏若禹之教故示之刑無事於銀也太宗德雖漸堯舜然

君臣各有志修明政刑言利如萬紀者必黜而嘉言賢才必用使不忠如裴矩裴蘊者亦能以嘉言賢才自勵清明之氣上接天和而後土重厚之體淳固不虧蒼生豐年民知農桑之利萬倍於銀則爭趨南畝卒之斗米三錢絹匹數十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威加四荒而無轉餉之憂遂無以銀爲言者治雖不及於唐虞三代之後有能及之者半我太祖高皇帝除胡復華功並唐虞致治之美有光太宗然建元之初兵革未息費用尚廣已能屢蠲租稅至十三年遂盡予天下租凡所收租皆其地所有不強民以銀而民遂不以銀爲急雖有奸貪無所取銀欲竊物以行則形迹易露而法顧重是以官吏清而民安樂幾致刑措豈非所謂裁者培之者哉夫唯貪殘奸佞之臣專事乎銀任土之貢盡易以銀百貨出入以銀爲估可以低昂輕重以施詭秘竊上剝下以濟其私交通關節以崇其寵齋輕而迹難露俗敝而上不知百吏四民棄其本業而唯銀之是務銀日以登物日以耗奸究得志賢智退藏用乃益墮於是乎始鑿山穴地竭澤殲火以求之昏蒙之氣上千天變坤靈

疏洩生物枯槁民不務農農用不登災害並至干戈廝作此所謂傾者覆之也夫君人者孰不惡傾覆而樂栽培然常陷於傾覆而不知者惡聞賢者之嘉言而樂小人之便私便私之味甘而嘉言常苦口余同年遂昌應子子才於是乎有大憂即其鄉郡銀冶興廢利害之故起爭致亂之詳輯約爲志藏諸永久嗚乎唐虞太宗高皇之事余不得而見矣望斯世於唐虞太宗之盛以續高皇帝之休烈則是志也將以喻貪夫而回諸道使不挾銀冶以亂吾治此余所以序志之意也此作志者欲保治之意也嗚乎

東塔寺記

寺以塔名重在塔也浮屠氏起西南夷惠夷俗多欲幻妄欲以弄虛化之唯恐其弗勝其後延入中國凡王公貴人反以其富貴施諸浮屠氏敬而禮之常恐弗能勝其志故韓國溫太妃爰懷先昭王應世隨化散財酬德迺卜東郊離面枕岡考勝爲琉璃宮七以奉浮屠前爲天王又前爲金剛以呵護山門宮之左右各翼以廊以貌古之禮敬浮屠而得其三昧者左右廊之前蓋之以

樓以載鼓鑪爲香火諷唄之節其外環以精舍僧厨藥垣複門種種具足然大要歸重於塔故爲亭以居碑者又二一以志夫寺一以志夫塔

塔記

塔七級鎮浮屠宮後琢石以爲基覆之視其殿楯欄櫺榭施磚墁之工以億計周繚鈴索用五金之材以千計創于嘉靖乙未初夏丙午春初告成凡厥用意勤至上爲明聖祝釐下爲士庶祈休蓋推廣先昭王與今嗣王之令德而欲播諸人人者也睹斯塔者當儼然研其精義入於正覺彼以殺爲戒則凡有苛法以壽民節宴遊以裕物者不可不知也彼以貪爲戒則凡薄賦歛以惠下謹禮教以睦族斥遠言利之臣式昭恭儉之德者不可不知也彼以嗔爲戒則凡讒佞構間之來過差嫌隙之端待之以定性馭之以至公者不可不知也浮屠氏讓國以修行故人貴其身如山岳是以塔而藏焉昭王盛年奄棄千乘之尊太妃晚節施散萬金之資昭合浮屠氏之與旨矣則凡被夫教育者必能恪守寶訓淡泊無爲靜以養心簡以御事怡神於虛明清淑之

康太史集序

域以享大雅樂善之休茲塔將與有光時春將陰受其惠焉故不敢以不習浮屠氏辭謹奉宣嘉問以爲之記武功康太史聲名滿宇宙間竟爲人所排擠其敵爲無由自見世特傳其詩文爾其人本豪邁不羈雄文鉅作世稱所長云至於詩篇爾雅本質去雕世多未及異乎吾所聞矣嗚乎知其人誠未易也知其言亦豈易哉公必嘉靖庚子殘歲卒適時春免編修校書官辛丑二月初行抵武功以文哭之曰公之生也將以發關河閔秘之清揮其逝也于以還太華終南之元氣彼世之紛擾者曾何足爲深計嗚乎文何足以知公而公之文亦豈易知哉三復公之集與哭公之文而又重悲之初公憤世不已知滋欲自放不爲章句著作以求知于世然世之乞公文以求顯者益衆與人畢輒棄去故存者頗少賴太微張子盡哀諸交友乃克成集都御史東涯翁子始畀西安守六泉吳子鏐諸木夫世不能致公於顯位反欲因公之文以求顯其身已不試乃更取其所棄之空言而尊崇之人情賢不肖固相遠而士之遇不遇固

自有命也乙巳冬吳子以刻本貽余讀其中則先子之墓誌固已放失余既托吳子以附諸集因序以歸之使例求公之遺文世固有能藏公之文者而或不及乎梓或及乎梓矣而或非公立言之旨然則托空言以自見業有所難而因人之言以求顯者要亦不足恃也君子恃其自立者何如耳公之不修飾以求名而名自隨不爲文以傳世而世自傳者其意或在於是與嗚乎公其人傑也哉

少陵志序

杜陵之名舊矣少陵子生不能有其地死不占一隴歷唐開元至有明嘉靖幾千載有悅少陵子之道者長安太微張子迺以說御史吉君即其地祠少陵子以實所謂杜少陵者太微子又輯志以傳其考涉者詳矣想其雄都偉觀王公鉅人一時第舍池園服玩遊樂之盛聲華氣馥之雄耀山川而賁草木者可勝道哉少陵子薄遊寒士操觚吟詠立其旁渴得餘瀝饑扣厭肉固足矣彼皆殫智竭力而後有此地享此樂然樂之未久而其地已丘墟陵谷已變遷姓字已磨滅矣安知千載

之下以虛名享實祠者乃昔日子然旅食之少陵子也世之得失利害安足道士之榮辱成敗何可量哉或曰少陵子工爲詩詩人祠之然孔子定詩三百唐詩人亦數百家無獨受祠者或曰少陵詩不忘君忠足祠焉然唐有安史之亂享祠忠臣甚衆今其存者幾何矧有特志其地而追爲之祠者乎抑杜子一居朝班而自比稷卨備嘗艱阻而雅持不渝也遭亂離之極而能順適委和其志有足稱者士尚志而詩言志此少陵子之所以祠而張子之志有足比而同之也與張子名治道太微其號正德癸未進士爲刑部主事以不得其志棄官歸尤以誦詩名少陵子之旁有虛位焉後有作者必將奉太微子於此矣

王端溪關西詩序

端溪王先生再起行太僕事于平涼自嘉靖乙巳秋至丙午春暮凡得詩若干篇其門人宗室西溪子旭楠集而刻之趙時春序之曰氣溢興至而自言其言必鏗鏘協和而成詩詩也者言之不能自己者也作意雕刻斯悖矣先生棄卿位家食十五年而復仕仕又優閑不爲

世俗勢利糾束牽絏久矣其氣之充也道未大行于時事有觸於其心矢爲歌詩達于交友宜其迭奏聯音而不能自己也時春以乙酉秋獲拜先生于其鄉先生以詩贈得屬和焉時年十七矣其後再仕再黜又二十年而復與先生會每會輒奉卮爲先生壽已而吟詠相比以盡其懷未朞月而先生擢四川右轄蓋世之用先生尚恨其晚而時春之侍教于君子則惜其去之遽也顧亢桑駕鈍無能無役獨其倔強木樵之氣猶在尚能狂歌緩引以送先生之行他日先生陪 明良卷阿之

題卷阿集卷之六

八

咏 大廷而時春幸樂太平得與擊壤負薪者僞後之人其不以窮達而有異論乎是固未可知也

王太僕赴四川右布政使序

天下之治士大夫唯以不得其道是懼而不以不得貴仕爲憂故夫人爭趨貴仕之利而不知有道乃國家之大不利也爾來執事者頗以爲憂思進者舊以裁驟進故澶淵端溪三先生自陝西行大僕卿進四川右布政使蓋先生初舉進士爲戶部郎官值正德權閹用事刑部員外郎宿公靖劾其姦反陷獄坐廷杖先生陳大

義願同責竟貶炎方嘉靖新政稍遷至按察司副使尋行卿遼東時嘉靖十有一年矣先生度時事稍異無以効忠力而母已老得自致於孝乃謝政乞身歸澶淵之人樂其嘉善而畏其癯惡聲名復聞于 朝是時天下承平幾百八十年人樂仕進好進者率多顯達而知道者或病焉故登用先生使列於諸貴位之間彼有志於道者必將不言而默喻進退之義使其慚於是亦將慙慚而少縮沮也薰蕕同器涇渭同流嫫母西施同鑑麟鳳巢穢同園人望而知之矣故先生之道不必大行於時不獨行諸川蜀也使士大夫易其憂貴仕之心而爲不得於道之懼必將朝夕兢鑒索已之所當知而不阿匡掃門以索人之知己也將先生有助於天下之治寔多顧可謂先生之道不大行於天下乎宗室存一子素重先生之道而樂聞余之言者因其行乞言以贈先生書此以貽之使知君子之有益於治不必貴仕而後能也

諸生送王太僕赴四川右布政使序

陝之諸生不妄交而宗室少就學宗室以其富貴遂相

學相戾而陝之士貧甚不能自致於交遊之間固矣端溪王先生至平涼方九月而士之從者甚眾宗室西溪子旭楠偕某某北面請業于先生之行也咸請余言以送之觀夫是二者而先生之道益光矣不唯可行於川蜀也放而之乎四海其貧而不能自致者必將致於先生之教於陝之士無異也挾其富貴而卒能自屈者必皆願聞先生之學於陝之宗室無異也常病世之爲士者每自謂俯仰所累逐逐役役未得專事於學既貴而有祿宜可學矣又自諉鞅掌羈縻不暇爲學然則安往而可學乎安得無事而富足富貴而無所事者然後爲學乎誠若是也又挾之而不學矣今斯二者舉唯先生之學是悅是人無不可爲學而先生之學人無不可爲者矣有是人則有是身有是身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學身是在是則心在是心在是則學在是學在是則所以爲人者在是使人皆得其所以爲人安往而不治乎故知先生之道愈光不唯行於川蜀而已也先生行乎吾徒胥此觀之

王耕甫字說

端溪王先生之伯子太學生野字之曰耕甫而號小溪解曰澶淵平野亘彌名有所取也而無所謂溪溪以小稱自端溪出也子以小繼述而父之大業可睹矣業施于人也耕其自爲者也自爲者無所取於治人而治人者必不徒自爲太學養士凡以治人也惡乎以耕言之哉曰是將反諸本也反本所以率人也率人務本治之大者也本曰質可矣奚至於野乎今之所謂質言之所謂文也古之所謂質今之所謂野也揀今之弊莫如質而反古之質莫如野士相率於妍姱久矣安肯悅首於野乎理窮則變物極則反華致則索浮士衆則業民少冗費叢則利源涸人過則則天地裁及天地之未裁也而人自爲之裁莫如耕使人咸事乎耕則遊惰僞妄易而爲忠信靡麗奇靡易而爲儉朴矯誣幻易而爲靖嘉民乎中和之化而天地復清寧之體亂機將以之弭而治術其不中弛乎故曰反本者治人之大者也豈徒自爲而已哉耕甫其以吾言而質諸端溪先生果不謬於古之道願同從事而終老焉

奉送竹淙劉先生致仕序

正德辛巳春時春以童子拜竹溪劉先生於元城獲奉
几杖請益焉甫秋先翰林君遷於北海因去之北海
次年嘉靖改元時春應鄉薦道入城又次年先生進士
于朝因乞養又一年時春行奠鴈禮于元城又一年
復請鄉書因舍次侍教者踰月又二年時春以刑部郎
請告復拜先生又二年先生釋憂爲刑部郎官時春幸
得屬耳尋調兵部郎官得罪免家居四年先生擢陝之
按察屯田僉事及六載始遷山西參議守宣府時春亦
召用爲編修校書平涼固屯田要處而宣密通都下自
是奉先生教尤多時春再以罪放田里先生再遷陝西
按察副使奉 聖書填撫西寧番夷往返俱道平涼
凡計年二十有五載歷燕朔經齊趙晉魏周秦之邦終
于樓蘭即漢將傳介子誅戎王樹功名處兵農德刑之
政今古華夷之人其間得失榮辱成敗利害之故雖累
千百年如一日之陰晴晦明浮雲之聚散出沒莫可以
一定計者可勝爲先生道哉獨念賢人君子仕止之道
光明于其間者可以長存其餘泯腐同草木雖一時勢
燄烜赫固不足道也先生年四十餘始登進士一旦棄

之爲養無反顧人多其孝仕進二十年官不踰四品錢
進者笑其拙而守道者嘆其滯朝廷以先生爲功伐
而奉使者以先生爲非是計過止於不得調而先生引
義遂決去嗚乎其于仕止之際不亦光明矣乎凡書于
冊無愧辭問于人無忤色質諸天地神明無缺行杖策
冠屨以遨遊于鄉里間老可以爲少壯師而後可以爲
來世法是固儒紳先生之樂也今先生樂矣敢書此以
爲先生壽

備邊雜議考序

楊子統論西北邊以西城證北境良是北之有山即西
之有河北有山後諸城以護山即唐張仁愿築三城於
河外以護河既斥地千里及省烽堠千八百所之勢也
但西去河爲遙而北去山爲邇唐重西而輕北我重北
而輕西耳兵有大計有小利害仁愿棄突騎施構兵漠
北遂取漠南守河外渡口要害處則沿河邏卒可盡省
今之萬全興和大同五堡可以方仁愿之三城蓋虜兵
進退必由之地也聚兵不爲不衆患冗散而無紀律耳
置將不爲不廣患太多而難取才耳世豈乏才乎請盡

西荒之內備權其輕重而天下之大勢可知矣天限華夷氣分南北南人多智北人多力智力兼備者偏勝故南得北人則可以兼北漢武宣唐文皇本朝太宗是也北得南地則可以侵南五胡金元是也本朝席太宗攘夷之威有高皇恢拓之略外薄戎夷十分而兼其八所未賓者獨犂羶殘孽耳况犂羶之中其服役者又衆於其未服者也誠使國家遂戡漢兵而不用獨遣一恢弘智勇之士聽其自拔曉習番夷之人廣出財貨明信賞罰東告生熟女直兀者野人曰吾爲女除女患女有功而受吾賞即東得精騎十萬求遼左之人共推服者蒞之則虜之東地空矣北告兀良哈種類曰吾爲女廣地求畜牧女得利而受吾賞即北得銳士萬馬求燕薊之豪傑彼所素諳者監之則虜之南部瓦解矣西護西番南招亦不刺以恩信結河西屬國之衆曰吾爲女遮北道女擊其疲吾邀其來起西海而厲之河更屯伏百千所夾擊而互撓之此爲虜塚矣吾何患於虜哉今也不然非唯不能以財役屬夷反利其有而使彼輕我不以兵護其難反掩其不我備而斬獲以希

賞使我所備愈多而兵力益分餉費滋繁而民用困窮名將世雖不乏而亦不多有庸才足以置兵而不能治兵今列兵百十所一時求良將數十百人世寧有是理也其勢不得不濫及庸人庸人挾兵以窺利取利以媚世必將日顯良將耻爲庸人屈固將伏而不出此所以置將愈多而求良愈難也良者難得而庸者易致是以兵政日壞亂而紀律遂不知隳國威信起虜輕侮北棄興和而守宣大又城三關城臨清城山東河南矣西棄河南鎮遠關而城大邊又棄大邊而築夾牆築下馬關偏築秦城矣嗚乎是豈出於上略而爲所得已者哉失其所以求才之道故才者不用而用者非才將不知用兵而兵莫肯爲將用君子知其本之難正遠之難圖而姑遏其橫流度時易行也故有取於城焉余以是深爲君子憂也嗚乎

張總督擢大司徒督太倉序

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石州南川張公總督陝右師之三年朝廷念公勲勤欲增爵秩僉曰地卿司計邦本收利租賦萃焉厥膺陵積民力殫屈國用未裕况

是剔公私是給公其允哉即拜公戶部尚書督治京倉士大夫以爲得人慶陝人以爲公嘉于是苑馬卿余同年應君託時春爲辭以贈公竊唯兵與食天下至計也陝師精銳戰策得失公自嘉靖戊子已丑以監察御史來巡迄于今凡以身治其事者五載陝之人不能忘公而公繫情于陝者十有九年矣公固賤衣節食凡所好者務效焉而所畏惡者一洗之猶之國醫治一疔瘰癧要人無不欲其瘡者顧其施爲不能盡如醫意而醫又不常在側急則以身託緩則姑舍是是以不能盡脫去沉痾然亦能奄綿久存謂非醫之能與其仁乎夫陝之有賴于公亦猶是矣使公得專力于十有九年之間陝之疾苦必大盡去獨念寰海之內生民彫瘵有大于陝者茲用移公一振而起之天下承平久矣曾聞先正胡端敏公曰自所目見以來在上者之事用日豐日羨在下者之物產日固日屈故楨上馬以益下雖傾府庫而民愈病也如剝下馬以附上已罄杼軸而用猶屈也天之生物不在官則在民今茲安所在乎爾者公之居陝也上之請于度支下之取于市井者十貶常之三四而其

軍未常乏絕反增常之三四公何術以贏縮之哉唯以愛利人爲心而其用不妄耳持是以平九土庶民病其瘳乎若夫既富而教文之以禮樂以享其成功而續契之緒是固有次第哉固不敢爲雙言諛誦而正效也

貞女節婦解

未娶曰士未嫁曰女士納采女家受之氏名通焉曰聘未有夫婦也士奠鴈女家受之父命之東階母命之帷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姆奉登車士御輪焉先歸而待諸門至則揖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醢成婚禮焉故曰夫婦始易士女之名也婚昏也陰陽交際之時人道取焉是同生死故婦從一而終曰節也聘而未嫁非婚也女非婦也待姆而行行不踰閭以順父母故曰貞貞者順正而固也女德也故婚姻之禮不備則貞女不行行則非貞矣士未迎父母未命姆弗待也而奔以哭士而事其親於律無服而強持服吾聞哀生於情情主於禮此之何禮而於士何情也不備禮而行謂之奔褒奔婦則逆義遠親命則傷孝是宜爲國大禁令取之而與節婦同論甚非禮也故曰大不可

送應大卿詩卷序

嘉靖丁亥冬余自秘館除刑曹郎于時同年進士之試政于三法司及已任御史郎官評事者六十有餘人入則接席講議出則連鑣繼武閭閻侶侶咸輶其理衣冠俊乂時稱盛焉而浙之遂昌微菴應君獨有偉望於其間又按勲將之侵盜官物者迺往年受流賊金縱之渡河鞠成貰死其狀載后鑒錄中者也時與郭勛姻家欲仍以勢反噬法官君獨先倡與余繼按之御史梁君祖容又按之三法司覆廷按之司刑給事趙君信臣又廷劾之而獄始具二年余罷去應君名益振法司有大典非君莫可治劇郡要地衆望必屬君故自郎中守濟南守常州雖忤人意外遷寶慶守卒得督學湖廣督牧關西而復與余合首尾幾二十年余以閑廢久盡忘官式品儀所習皆耕稼野態其勢難處縉紳中而君獨以故舊見收其汙行常見恕其迂言爲可取時復道遙巾履於崆峒涇水之間嚙杯酒道故事爲樂亦往往賦詩唱和顧君見二毛而余亦雙髭白矣更指示大笑未數月君當賀九廟時嘉靖丙午春初也余爲五言四

章有餘悲焉幸其僚有代行者復得半歲居而君又當恭賀聖節矣復爲七言三章其辭稍平而意亦舒蓋幸其情已伸於朋友而義更盡於君臣也雖以譙遊之詩凡十五章著其合并之樂也卷獨余爲之而他人不與焉見君之不安交而余之寡諧乃見取於君也他日君政暇時取而觀卷余亦諷咏舊編如見面焉自有宇宙則有賢聖英豪身生間代心符同時獨以紙上數言耳余以此納交於古人多矣後之人其亦有以是而納交於余者乎況與君同年同朝而又再接于鄉視余之有得於前後之人者獨加厚焉而又貽此鄙言可以永交談於卷冊之中固不必再識面而相得亦既多矣况余未老而君方大用疆圉戎馬之際安知不庶幾其不再見乎敬識之以俟而虛其左右方

贈陝西按察司副使謝公外傳

嘉靖十年秋八月 皇帝制詔祀典告成覃爵朝列爾舉人謝國詔妻崔氏迺浙江道監察御史蘭之父母慶澤所延遺訓有徵宜頒卹典用勵顯揚贈父以子秩崔爲孺人 璽書下有司具如令式嘉靖十八年秋

八月

制誥大報尊

征復古爾贈監察御史謝

國詔加贈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孫人崔氏加贈

恭人 誥下有司視前有加焉按中憲公字民望本

壽人王太父興成振武因家於代太父鐸應舉為寧波

府推官父璽登進士湖廣按察僉事公少事家人作產

其伯御史始攻舉業有聲中自振勵治詩出流輩石遂

薦山西鄉書娶太保京山侯元之姊是為崔恭人以故

少遊都下交王汝舟方伯王俊民給事咸當世鉅人謂

中庸聖書後生粹未曉作中庸義累試南宮不第匪弗

就吏部選獨共子弟家職使其父母宜于官喪兄數至過

節竟卒崔恭人性行與誥尤號淳備竟亦後公未幾瘠

甚以沒子芝蘭嗣公學先後登進士芝至陝西按察副使

蘭為巡撫陝西都御史推明公行誼哀 詔誥銘誄詩叙

以對揚 明聖休澤賢士大夫咸操翰頌盛美號曰哀榮

錄又得大學士南塢賈公序其端歲在丙午秋初之月都

御史率師撫北邊道平涼以貽其友趙時春時春方刈麥

山中歸次其語以為外傳竊唯都御史方懋庸烈公行篤

身遠二法於太史氏家俱當書時春失職宜外別為語以

備採蒐故號外傳贊曰易稱君子龍德書紀揚側詩重

考槃又多家人父子婦女之詞明人道所由首矧厥子

肯堂以嗣以續服廼王役烝畀考妣彰厥有常吉哉天

道終福善要之期于永久朝植而暮穫者曷足以語諸

嘉靖丁未趙浚谷文集

重修涇州城記

涇州距塞僅千里輕騎七日至城高不及三仞隍僅

仞廣不及附庸之雉稅塩輸之郭遭世承平曷而不講

甚亡以副 明聖苞桑磐石之至計嘉靖丙午春三

月望濱海張君守涇越年能綱紀其民度時與力可以

築治庀三之一其工方尺令曰不必監病工不以工厲

民民趣治役如庀而止得歸業先而輦者慶後而祿者

罰高廣深浚視古加三之一而贏稅塩萬之城毋為寇

保民知利病所暨爭歡鳩役畢四旬而竣居者有保行

旅有歸州人以為張君庸來徵余文紀石以示永久余

自庚寅秋免夏官士至丁亥秋而赴史氏召與民居者

十年再為史職歲三月而免在民間者又七年其較民

利病悉矣而最深且鉅者莫如城公使之督修城者旁

午於道率不省城可否但具印文取例賂而去城不可
完賂不可止上之嘉猷不下施下之膏肉富私室君子
為之太息焉茲涇之民何幸而得張君哉守塞列城數
百官吏文武倚城而饗食公私者滿萬城如之何成民
如之何而不死且盜虜如之何而不狂且驚以逆尊上
也徭稅里甲凡官之役如之何而又肯廉於監城者以
自瘳也安得盡如張君者舉而屬之以瘳吾民之危苦
乎使余如之何而得已於言不以哀鳴以號於世之大
人仁者庶其隱而拯之也嗟夫余以無事而哀有事世
目為狂遂再廢不振今又指摘小民之困呼噪以取罪
余為狂迷以至此哉楚有狂夫自投湘江髮已被矣漁
者挽篙以拯之尚呼曰而勿拯我而趣拯楚郢吾哀秦
師之虜楚也吾赴清流死矣幸免為轉屍卒溺焉儒生
有祖䟽而行吟於雪中者或憫其凍呼之使就煥生不
肯曰吾雪能阜吾民田吾喜而賦詩良不苦也已而僵
手尚握厥詩余之文得無類此將無為張君哂乎君名
髦士字令夫濱海之霑化人先翰林君教諭弟子以甲
午山東鄉進士守是州孰余之狂者自童稚迄今二十

有七載其必哀吾之狂以仁吾民乎遂詳而志之

劉孺人墓志銘

嗚呼此為平涼趙時春妻劉孺人之墓孺人平涼華亭
人大名府檢校劉公諱時中女正德庚午歲正月之二
十三日元配王生孺人於國子監之邸舍世所謂小北
號者故孺人小子金臺行三甫半歲檢校公卒業歸華
亭又十歲仕大名而先翰林訓導元城始相聞辛巳歲
先翰林誨時春以次年建元科舉之命既牢辭不獲乃
請曰狂斐不幸有名字落人間終不能與華貴儔苟志
不行則拂衣去耳孰能與我共甘苦同患難者請正厥
始結婚而後行或以門閥相強者得以辭謝勿害先子
命曰華亭同郡為近劉氏女少爾一歲其可哉遂納幣
而先子遷霑化教諭壬午春時春西赴鄉書時督學先
正太宰唐公巡察都御史喻公咸以能詩首薦而憲院
灤江王公復列奏以童子奇偉薦諸朝遂聞諸縉紳間
凡欲妻之者咸得以劉氏為辭甲申冬歸于我丙戌春
時春官翰林孺人奉許太孺人至都次年冬十月時春
為刑部主事戊子春三月請告偕奉二親還鄉遂即青

州歸妹于張雲龍仲冬廼至平涼歸寧王母于華亭遂
葬檢校公後樹碣焉故孺人世次不復紀值歲大侵交
遊日殷孺人獨給內事不乏頗羸病數舉子不育憂端
兆矣己丑四月復官冬十二月調武庫庚寅秋七月時
春逮錦衣獄考治孺人日夜悲泣告天願以身代罷官
遭盜問關河南北仲冬方抵家身共耕作丁先子哀時
春病僅能興始大以後事慮孺人由是日瘠悴己亥夏
時春召爲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次年

勅封孺人孺人始置側室冬時春復免官癸卯秋七月

子守巖生孺人撫親篤至浸勞悴乙巳秋浚谷之水暴
漲壞郭南城廼遷北城八月孺人咯血危篤女昭德以
憂卒時春主治慰諭稍平復然終不能止丙午仲冬少
女生丁未正月大作三月朔辰卒於正寢最二十有七
載榮辱失得生死之故可勝悼歟嗚呼吾獨哀吾妻也
哉茲卜以歲五月戊寅祔葬平涼城南山文家原先翰
林之域廼爲銘曰嗚呼此爲吾妻孺人劉三君之墳吾
其終歸于是乎吾尚何云

九川呂先生祠堂記

嘉靖甲辰冬前巡撫遼東都御史九川呂先生卒于其
鄉寧州之正寢其子河南通判頤奔號慎竣廼事丁未
既免喪復作祠堂於郭而祀先生以慰其邦人學者之
心後學平涼趙時春爲之記曰夫濟猛之政易爲德而
振懦之弊難成功縱暴之惡易見而狡僞之姦難測也
方權璫武豎干紀耗政縉紳暗眊神人共愠先生抗史
魚之節雖折不撓其智可及也洎乎急異成風長姦縱
惡先生當將明之任躬復霜之時欲爲遽伯玉得辛昔
者先生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故刑無不震賞無
不愉邇無不致遠無不懷誠善持其政雖有衰德之亂
自非桀紂猶足維持累世罔敢撓貳况神明熙洽之運
乎夫以李絳之賢能佐憲宗致中興於強藩叛亂之後
而不能制一楊叔元於清平無事之時然則先生之遭
遇無足疑者溫節使盡戮群亂曾御史生獲首惡是以
似之蓋雍容尊俎論說賢聖揚鉅人宗工之休風以垂
諸後之君子故絳與先生之賢亦不以是爲輕重也然
先生之猶子舉進士爲方伯山西通判亦以進士佐司
寇以小法左遷皆能致遠以廣先生之緒盛德之祀其

尤未艾哉不幾優於絳乎先生參政山東時春侍先翰
林於屬邑獲撫衣馬而與方伯俱爲刑部郎與通判同
舉於鄉故稔先生事獨恨以廢斥自縲束不獲與執紼
猶幸得與聞於先生之祠也謹東向拜手而爲之記
嘉靖戊申趙浚谷文集

歸來引

歸來兮余胡爲乎履山澤之嶮巖眉風露之沾濡籍芳
卉以遺憂卷浮雲於寥廓既相忘於寥廓更棲棲其奚
須鳥何爲兮來下獸奚擇兮與俱撤宇宙之羅網夫焉
取夫江湖江湖窅窅兮愁千里日夕沉兮淵堦春秋代
序兮忽老思君不返兮歲月徂乘虬駕兮驂白虎肇君
袂兮天之衢騁霆飈兮易暘滄端地維兮握乾樞君胡
歷歷兮流電目釋道遙以自娛春有芳卉兮秋實被陸
君弗拮擻兮茲將庸輪弗來時以奮厲兮捐爲霜霰之
癯霜霰集兮腓百草與君矢兮遠道被服黃虞兮歌舞
咸英夕飲瑤觴兮晨遊蓬島三光燦燦兮二儀杲杲與
君相將兮千年壽考君不歸來兮余將歸悵西山兮悠
落暉心斷蜉蝣之委翼目送鴻鵠之高飛芳芻蕘兮

憤時雨肥兮蕨薇傷萍石徑兮延佇連蜷松泉兮霏微
稚子扶策兮山婦相隨臨流濯足兮迎風振衣暍壁兮
猿樹往來于漁磯無貳無虞忘渴與饑適素履之委蛇
遠塵鑣之祁祁絕迷途之毀譽瞭中曲兮是非順大化
以徜徉千古之人兮吾將與依

硯贊

山玄伯流緯象化飛瓊輔蒼相慘文英麟相盪屹如砥
度瑩曠山玄伯傳自古濟萬靈緒纘禹殺黑龍定九土
走秦恬驅玄武山玄伯磨毋磷涅毋緇軌至人播億祀
闡聖真疇志之趙景仁月鵲火歲戊申

岷梁平盜議

秦微以南多大谷峻嶺有古氏羌遺種雜以礦徒資金
石竹木之利比緣饑饉失政征繇煩複鼓扇萬衆不踰
旬月然其由來遠矣而去收穫之期尚隔半歲縱使尅
期掃盪而饑民無歸旋必踵亂即有食以賑之而農功
已失轉復遊惰爲姦憂方大耳誠得一憂國愛民多智
計者先以土兵豪勇千人守遮要害以厚價市春種子
萬石雜穀數萬以爲食量力均布必須公平穩便勿致

侵漁求索方正二月播種苗根既立民知有生立當鮮
散大勢既孤渠魁自弱迺威之以兵間之以計懸購募
捕絕其凶類此在執事者劑量鑑種發應機會耳若徒
發兵而不予食徒予食而不授田授種或田食徒授而
不衛以精甲數者俱備而委任不得其人吾不知其所
至也

同春亭銘

趙子以再 賜還田里之明年則子所居東北郭之
後園引涇流以溉濡時物欣然爭茂闢六春秋滋熾而

阜與人謀諧故渥其顏曰同春左曰樂意軒右曰生香
處遂銘之曰天關崇嶽翠俯涇湄軒留雲轍周傳鳳遺
闕靈瀟傑斯焉取斯余生亢桑鈎玄正奇庀茲亭廬俛
仰二儀乾坤中和日月輪囷含弘淳化宣明黃離吐茹
今古被服農犧象闡隱亮位列高卑邀矣負我乎取
之左呼虞淵右吸瑤池白虎秋吟蒼螭春馳順育祥品
倒接雲霓觀瀾神爽聽禽心怡風月清嘯流峙夫詩
氣濛濛衆有熙熙倚與正觀邈乎川恩或窮斯道淵
淵劉取材衷聖製匠哲師闢洞紘埃墻魏傳伊稷興

素夢寐庶幾遠攀靈駕近式龜著祥麟駭躍神龍匪羈
規之無度探之靡涯矢銘梁棟永以爲期

涇州重修廟學記

昇平百八十載唯養唯教豐積而疊邊郡爲烈剔疊致
亨翳存諸人輿若靈化張君令夫之守涇輯叶其民已
五春秋度宜義役顧宣聖之禮殿滋劫圯弗治學宮榛
蕪俎豆弗戒思唯大振守職訓養是責爰飭五材籲群
工奔走奏技上絢下鞏肅肅明明冠冕巍我青衿翼趨
謂時春密通鄉郡且承舊學宜衍繹師說上安哲靈下
告多士曰自秦始迄今幾億代人有恒道罔不唯聖是
師維周衰文僞士習放利爲虛薄率私已而厲民厥究
民病而已亦殃天哀我民乃降宣聖世我師演經數萬
曰仁則一一以貫之太哉仁乎俾爾學子端其好惡謹
節情性以一氣通天地之間而無忒故能以一身建諸
天地之間而無愧小試則審固筋力以役長上而老者
以安大行則訐劾嘉猷以靖家邦而少者以懷故仰風
烈者尊曰師長資矩範者擬爲典訓故享兆庶之奉而
不以爲泰坐役群動而民忘其勞誠造仁之極而握道

之要也是誠學孔氏以之居孔氏之學夫不
廼今則有大憂矣以學聖爲名而行同賈
而媚嗜學之良利已先之而愛人後之據
庫而剥下或竭乎嗾嘗被服顏孟而肝肺
衰之文僞以戕宣聖之發典是術之極驚
焉學子寧有一於是乎夫去其不仁者以歸
孔氏之所以發憤於東周者也矧邁 明聖
良宣化理孔氏之學維新矣敢揭其舊言新
石

劉母王氏合葬檢校君墓志銘

余外舅大名府檢校華亭劉君以嘉靖丁亥六月
真定之行子瑞克以喪歸庚子閏月卜葬于縣
里坤維與仙姑山之巽麓屹焉而畫以潤始
及其二子瑾璣自北山之定移而附諸左又二十
申冬至之先癸雞初鳴檢校君之繼室王亦卒
癸卯附諸右維吉維王母系邠州王儀之女實生余
人享壽八十撫瑞及璣皆有室瑞生孫儀賓守定次子
守榮皆婚瑞雖早世子守安已成童訓側室任能安其

孤辛氏仲女以孀節厲孺人雖先余亡而始終之義克
備是宜銘諸幽室以昭後裔銘曰維茲劉氏爲余外舅
矧之域氓維舊此唯食永安無極

嘉靖己酉趙浚谷文集

壽張長史序

鎮原桃坡張先生以周相國歸老於家年陟七十厥子
婿鎮國將軍某洎其門人李生某持束縑請余書曰先
生以明經學成而舉于鄉以治吏仕成而相王國以耆
艾德成而榮州里州里之人欽焉後之學而仕者將範
之况室于其楣樞衣于其堂者也况子之有交於先生
者也其可無辭以侈先生云余竊唯獲後先生之緒于
鄉而先茲十載待罪蘭室先生以貳雲中守至銓部承
辱先趾而教焉廼者釋肩于農先生亦致其事比郡百
里相望雖未趨庭窺牆而其受益思樂之意固已多矣
况重以將軍與生之有請乎國相視古諸侯之執政位
尊而少事吾聞魯君膳不及雙雞宣聖纔及攝相三月
而出奔若是其難也今之國君祿萬石相得三十之一
法纒希矣優游而歸老于鄉及孔子韋編三絕之年不

既樂矣乎禮稱耆艾鄉大夫邦家所致敬衆庶所楷式
太平之眉目風雅所由興也敢不敬叙本末以賀先生

胡蒙谿集序

蒙谿丈人釋典謁之班道于五陵之墟搏謝紳纓以畎
以漁力休而歌歌而成章歷閱滋久哀輯成集以示顯
蒙野人野人駭而問焉曰此豈終南沃野惆儻淑環之
長河鉅壑蓄秘涵曠之氣假之于子子無所庸庸爲歌
章以暢其辭而有是與曰然曰子胡不廣明良矢卷阿
陳軍政賦柏梁等比於雲咸章韶之音以鴻皇猷而宣
大雅乎曰唯唯否否曰夫華祝楚狂擊壤擊磬其情之
歡悲相懸而其音寥然希也子曷以兼而有之而復若
之密且富與將運數之升降難窮物理之長短弗齊
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野人昔者追欽丈人之風
無達者之闕矣夫雷砰電激雲霧瞋迷而戛然不已
之司晨之節也大風鉤於萬仞而斤鷄謹呼於蒿下偃
之不畏懼搖不可奪已霜霰全集萬植摧落群動歸
藏蛟龍蟄于重淵而蟋蟀爲床下之鳴以夜繼晝弗休
也土公閣韓黑灼擲扑弗避也雖或尼之必或續之雖

能却之必固生之是非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夫莫知
其所以然而然者雖天亦莫爲之所也而況於人能爲
之乎洪鍾璆絃金聲玉振孤竹之管字文之鐸劍閣之
鈴山陽之笛師涓之清角蒙古之襄陽礮雖妍姪殊途
其響調震越絕世驚人至矣而今安在哉將人成之人
廢之有不足恃者與若然則不因人而成不因人而廢
者此其道或可久而吾與子之所共保者其有在於是
與丈人輟然而作曰有是哉遂書之爲蒙谿集序

樂休園記

此已酉年文
丙辰增改

濱涇土皆饒而吾園在東北郭城中聯吾居後宜養
溉故又饒園窪吾居一尋中爲樓以梯通從內出也東
爲養浩堂以階降直階爲小樓以覆門焉而題之曰樂
休園自外入也門之左右爲垣以限吾居而覆以短廊
行者由焉人與物各得其所也園東西際鄰爲步五十
四自門徂城十八東爲亭曰考履以行初至也可無慎
與亭傍有廂曰迴光亭返照所臨也吾比之自照焉三
亭皆三楹而迴光拱其旁頗多二小室以閉藏也西曰
洗心右林而前池一詩荷一育金鯽以此藏於密也中

亭曰同春自考有益則吾與物偕樂矣故東附之以軒
曰樂意軒環以茂竹芳菊西配之以軒曰生香處值以
青松鞠芋水自城外來而注于茲過同春之廡西環洗
心東匝考履夾塗徑以溉泉畦而匯于樂休園之門復
闕地及泉以司出納升其富以潤吾居曰井池以其狹
深而植欄無井與池之制也雜植草木二藥奇滴芳馥
之卉蒲萄左藤以縈桑棗薔薇以垣而椒尤夥與菊芳
競芳與篠蕩凌寒休休然與吾心會而凡藥之可以康
吾體者亦間植焉水土饒沃而藝不後時則植物無不
休焉棲鳥知歸而蠶蟬有養則動物無不休焉雨則群
芳呈潤晴則衆翠爭輝風則涇濤入耳雪則後凋供目
蓋四時莫不休焉時奉母氏撫諸孫自居樓而臨之不
下榻而足而吾母蘊明哲樂韋布家衆化之各忻忻於
農圃令節嘉辰花朝月夕方巾短褐北望稽首以酹
明良升平之餘澤而吾母子始獲觴焉子姓族黨以逮
下僕凡無恙者無不與以故益休焉毀譽不入其耳利
害弗休其中誦詩讀書窮兩儀庶物之變窺治亂得失
之原究心補性情之所安以明道德仁義之指趣勇不

自制時出一咏志一辭優優焉前喻焉盛矣樂之聞無
物不與余同樂而無事不爲余休者故撮其凡號曰樂
休園云使余少舍此入里居則見吏民苦楚瞻四方則
接行旅呻吟候緡紳則聞榮辱利害余寧無戚戚乎故
不以彼易此也昔司馬公以獨樂名五畝之園傷不與
衆同也余敢乎哉故園雖西之而自以爲休焉如皮日
休司空圖黃庭堅又取止足休息之義蓋逢時不偶則
余之休益既多矣乎故以丙辰端陽之日作樂休園記

送雷楷審理序

嗚乎雷子行矣勉之哉子不得爲藩國之吏寧不得爲
天子之士乎子齊之肥諸生也自有孔氏以來服其教
固將急義以制利守仁而去殘者也而子之官審理也
所以理其嗜利殘人者而歸諸仁義也而子之前理之
不得爲理也久矣自子之爲理也而後人知有理官未
替而雷審理之名滿吾耳吾猶以人之比吾狂而諛吾
也及聞子之決自引去大義昭然播于人吾于是益信
子之能爲理而吾之狂猶庶幾以足知天下之君子云
爾始吾曾一爲史官僅七品秩耳吾以爲榮以爲得行

其志也人皆教吾此尊官階也盍俟諸吾以義無可俟也必去之而後吾心安今天下之談有所俟者衆矣俟士而得大夫俟大夫而得公卿滿所俟而所俟者以忘俟乎上者保傳柱國皆足而俟乎下者鬻妻食子斂人奪貨盈于前而不少恤也勢已如此不知竟何所俟乎吾于是有忍言者矣子之理官品高吾之史官無幾能不有所俟自諉事事爭之以必決去非吾私以子爲高今士大夫之談者公以子爲高矣非獨有位者稱焉爲薪行道之人亦莫容于口子何憚乎哉昔楊子雲著法言以魯之兩生爲大臣其意曰大臣而不臣猶無臣也書生而有大臣之行迺真大臣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子何憚于是哉董生邵南之孝友韓退之至尊敬然一聞其比干燕趙諸侯則誚其鬱鬱荷合而反教之勸燕趙之士出仕于明天子嗚乎子固又棄國臣而歸爲天子之士矣其賢於董生遠乎哉吾非謂吾之文與韓子有光喜子有以光吾之文于韓子也大書以送其行雷子名楷字端甫以拔萃入太學吾益信太學之能造士焉

鴉說

吾田於涇濱樹之楊柳樛得嘉蔭焉烏鵲叢而巢者萬計遂溷不可以懋從者百方治之弗可去一夕有鴉鳴焉群鳥以爲祟皆遠遁吾蔭以復吾溷以滌鳴乎鴉果爲祥乎爲祟乎周文公陳大夫賈太傅之徒其崇鴉已甚胡獨於余爲祥由是觀之祥也祟也曷常之有乎君子慎其所居而已矣

虹說

虹無質面之則爲虹從之則爲珥日麗乎水而浸以雲人之目寓之燦然而成虹雲日之光偏勝奪人目則虹息余常窮虹之飲於河者馳騎貫其中表裏視之而驗者屢矣制字從虫莫之敢指至以爲天地之淫氣皆妄也天地豈有淫氣哉君子釋經不可以不謹

妖月說

嘉靖戊申之歲有妖月見於辰巳之間幾與日並觀者咸謂生於天余視之則不然去人則不遠去天與日則遠矣凡日月交食晦朔星曜流宇機祥皆從人之所感所視天之氣無所不在物溷天之氣積以成象故人自

見之於人爲祥異天體無與也然則天有體乎曰日月
星曜之所屬是也天體至清日月星曜之體亦至清至
清之會合而生良物其祥異之著於人者人之瀾氣汨
之也日月星曜之本體無與也君子養其至清之氣上
與天合故天地位萬物育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包太孺人墓表

嗚乎此爲 有明貞婦包母楊太孺人之墓太孺人松
江華亭右族父周以贅贈中書舍人嘉興包君志始贈
君之父舉成化戊戌進士歷官池陽守至貧不能爲子
舉婚是非敦於民而非於己者與贈君又蚤世太孺人
越境致其養其父母咸無難色侵侮無以犯其衷此尤
可以厲流俗者名二子曰節曰孝以見其志教之必專
業師毋間空匱必力以底有成故二子皆舉名進士伯
以推官仲以中書舍人爲兩京才御史而伯子將按滇
南便省太孺人客有造里居者太孺人峻戒絕之伯子
又舉以告人是豈世人之所能及哉伯氏竟以嘉靖丙
午歲按湖廣陵戶之不便於民者反止抵罪解戍荏浪
以懲諸御史云仲氏遂棄官歸養明年戊申冬終於仲

氏之里第享春秋七十有二以某年月日合葬于贈君
橫塘之塋以成志也故侍郎養齋徐公備志其行銘諸
墓而吾鄉涇野呂公生謚之曰貞慈夫二公之是善非
惡有嚴於天下後世世之章服斧鉞莫得而易然伯氏
竟不得歸葬有司亦莫爲之請廼以墓表命余云嗚乎
悲夫夫以池陽守之不瘠民以自厚至太孺人封殖之
而御史伯仲大啓之伯氏以忠仲氏以孝兩無所負既
啓而鬱其殖滋厚天其益篤包氏而將大顯池陽守與
太孺人之幽光與御史君必有以駿承之母以險夷是
意哉故不揆狂斐謹私題之曰貞慈阡表

高太守入覲序

邊郡守之阨於述職者有三胡寇凶歲與事變而已矣
齊冠氏貞菴高府君守平涼之三年境無烽燧歲之凶
者乃登持兵以效謹譱以幻者乃息來歲庚戌春正將
偕萬邦群辟薦績于天子先馳告于牧伯監尹卿士僉
曰允哉乃儼冠珮纂群吏勅于庶政毋敢不虔庶其附
城徽其所由自有土之百執事昭其臧否毋敢不慎張
蓋脂轂瞻北極以拱趨翼如也躍如也期以對揚于

明廷者唯謹維是上佐諸君旅燕千郊揚解以告曰維
平凉北走朔方不千里粵自寇亭禾盜河南靡威不有
兵事茲歲適不知兵維府君之休比歲荒于霜賓鴈厲
疾仲秋之初皚皚覆地今孟冬之吉寒雨尚零禾盡登
維府君之休民迺不艱于食迺不力于暴乃不轉殍于
岐嶠乃事上之貞賦將克入亦維府君之休庶僚群有
司於是乎有賴焉以不罹于非疫府君其有以籍手以
稽首獻于象魏之側矣匪唯府君之休寔我邦之休遂
徵其詞合而實諸行李

趙振各集卷之六

又

維是邦之縉紳群士又偕祝曰維是郡昔罔不有豐歲
或躡以畋遊其婦子迺詈詛弗為恤今茲獵騎不出闔
閭穡弗踐于巧皆以利民民胥府君是事賴亦罔不有
賢守為是群不逞者弗之利用構怨離于上下使厥澤
不究于民揚沮其良士以淫縱其群朋以敗我禮度維
府君灼知厥心戰之千有制使不克盡逞于民民亦維
府君是幸賴維是郡地大而戶姓鮮寡食之者眾群蠹
萃焉以病吾民吾民樂于流恬于耗教胥响嚮以待命

命盡以及帑帑盡以及世業世業盡矣郡將安屬以故
我往之邦君罔克覲于 天子 天子亦不克闡
於維 明天子大哀我民乃乞其文藝從臣以牧我
有邦亦克灼知我有民之疚今茲以厥職述于
天子必克攸聞以大拯我民我民又維府君焉大幸賴
詩曰天命降鑒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
國封建厥福此之謂也又曰鴻鴈于飛劬勞于野爰及
矜人哀此鰥寡唯我府君儀圖之

送平凉令李侯入 覲序

吾邑當西陸孔道雜以藩府戎司監牧之奉不一而足
故為令不專於為民民力不專於奉公役故今天下之
民皆病而吾邑為尤病令治視它方為獨難自嘉靖甲
午至戊申隕霜皆殺禾救真定李侯之來宰吾邑也適
丁其會故尤為難侯上事諸司旁待驪禦下率疲民至
已酉秋迺大登羸疲者漸蘇焚替者就緒憲司以侯為
才聞諸 朝廷亦嘉吾邑之無寇留許侯修觀事文學
諸生為侯交慶請余言以送其行夫余哀斯民之窮為
之求援於上者眾且屢矣然在無以一指擘畫焉者豈

仁人之用獨匱於今哉蓋以所任或非其人而其人或
非所任今以侯之身犯其難而其才又足以當所任則
夫余之所賴以仁斯民而力爲之求援者舍侯其孰語
之大凡平涼之剝民者至衆而利民之途盡窒侯悉之
熟矣策之審矣其無可爲也昭矣是宜捐之以爲荒塞
以投狐兔可也顧每歲勞遣將明之臣執憲之使賢士
大夫輟環魚貫以爲傳舍何哉侯之擢命奉策擎拳曲
跼以事之顧亦曰天子之上地府庫在焉人民社

稷存焉苟凡

天子之命臣皆得以曲庇而主持之

吾將以求哀斯民耳今土地且盡矣府庫竭焉人民十
不存一墉墾爲人圃無祀所果孰與庇而孰與爲邑乎
以侯之才宜無所不能爲顧其勢力大於侯侯無奈之
何而力能爲之所者又坐視弗問然則民之窮其殆盡
乎井邑之荒殘其將墟乎束手而待之有日矣茲將以
觀于 明天子賜清問於赤墀侯得以借籌而對焉
斯民庶幾尚與受仁人之賜哉余日望之

牧說

村氓爲邑豪牧鹿鹿店以斃豪訟之邑大夫邑大夫俾

償其直之半嗚乎邑大夫其明矣哉夫受人之傭爲之
牧而斃於店猶責償也受 天子之傭以牧民而民
病將焉取償乎病以斃牧且當償況以貪與虐而斃之
者乎今民斃且半矣未聞 天子之取償於牧也有
之將不勝償嗚乎邑大夫之於牧也何明哉其亦可以
自反也夫

嘉靖庚戌趙溪谷文集

送易教諭序

吏職莫重乎教養士志莫尚乎進退吏知養非難知教
爲難士知進非難知退爲難也平涼之民其獲乎養也
微矣況於教乎 明聖不夷陋其邦選士造學一視
名都鉅邑然不肖者不克教賢者教又不克施職當引
義以決去雖然士之能以義決進退者幾人哉吾家居
二十年僅得三人焉曰藩府長史新野喬君不當是時
縉紳尚重風教其王又賢吾爲之申其說獨用以戒群
不逞耳又十有八年才得一人焉曰審理齊肥雷君楷
其爭於職也甚烈其見稱於下也甚備而見憎於上也
特至吾於是不避仇訕引義以大其說欲使巨蠹朋淫

稍知宇宙間有終不可泯滅之民。爨庶幾報沮而世。英哲有所嗣以憤發此吾之志也。又一年而重得一人焉。曰平涼儒學教諭成都易君書其人雅素無所獲戾於上下。獨念其職終不可行。遂先幾引去。尤爲從容合義。嗚呼。若三君子者之官。皆非尊顯。而其去於時爲輕。吾何以獨違世之所尚而私有取於三君子哉。顧吏無大小。均以教養爲職。士之有志於義者。其進其退。又不當以崇卑得失爲增損。設不能盡職於其小。又安能有爲於其大。不能勇退於卑官。又安知其不嬖。要苟合以求撫仕而謀利乎。士而謀利。其將無所不至矣。使士俗至於無所不至。則吾民其孰與保乎。悲夫。此所以道殣富於田里。而王人轉爲私隸也。矧責其養與教哉。故吾深有感於能退之士。而於易君之歸也。特表其名。以人之不復諱。

一紀異

嘉靖庚戌春三月二十一日大風起西北摧木毀屋晝暝次日至京師致正陽坊晝暝是日天鼓鳴閏六月十一日初昏天鼓鳴于北方雉盡鳴是月梨櫻桃再花

令兒輩告府辭免坊金狀

屢蒙本府屈尊降臨及節差官吏賜到坊銀切思父服官未四五載爲農足二十年感蒙天地生成君相陶鑄賢縉紳大人保全開身力耕有業可以仰事俯育無路可以報答公私今坐受優賢之禮委爲過分誠慮生災是以一向坊金文鎖例皆辭免蓋欲仰企知足以終餘年非敢撓度禮義有所前卻况父自秋初分付家事種麥收秋遂將遊終南未有還期預囑此言使謝罪上司前項坊銀委不敢領告乞容令辭免轉達施行

養正軒記

余之姻月巖張子作軒于巖之東偏以誨其子汝猷名之曰養正而余爲之釋其義曰夫易養蒙以正成聖功先師小大學入神之教其來漸矣儒生家習而人誦之可也有諸其身則未也余也敢忘先君子之大德其所以望於余者舉是以告子自吾先子之乞爲學官也曰吾藉學官之闕以澄吾子也凡汨余者毋近於余前食非蔬穀弗嗜也衣非布縷弗服也言非典訓弗告也樂

之釋奠先師禮之出自名儒端士者提携而聽之匪是則弗接也授之小學及主文正公之弗志溫飽范文正之爲秀才已任天下之重二程子之童齡學聖人之學益忻忻焉學官有劉忠定像刊行語錄悅其直道蓋庶幾之而深以長傲遂非爲戒以唯諾溫清洒掃不妄語爲法日計而時校之而母氏之審其隱微者尤嚴焉未嘗寬其頃刻之程護其纖毫之過也馭僕有叱咤聲輒曰若與彼等爲人子而彼長矣少可以陵長乎果餌異物盡以予人而獨靳于子曰是慣其口爲饜也矇瞽誦說古今孝友成敗則令諦聽之余以是嗜史縣令率諸生使伶人作兵火記于明倫堂先子止之弗得憤甚歸卧于家余竊往聽未至而母已追還先子擲之于床折其耳輪夫腫節猶在也立誦論語十篇懽始復初年十二先子病腸風竊鏤印程文觀而私效焉病愈爲母氏搜得以告先子先子曰汝自謂爲伊傳今乃爲此雖然

是祖宗之靈誘子也汝族三十人困征徭而亡墳墓田廬弗有也汝欲羞爲科舉先祖寧無望乎自茲悔且效之以迄于今其竊科第也忸怩甚而人方以爲怒其下

也世儒之謂二業合一者不謂之自欺余不信也故其再趣召也則以貶封之及于先子也自此以往則余之願雖少酬而其不能以正自養者亦既多矣大抵先子之養蒙自其衣食嗜好正之而仕止進退之端決於是矣自其起居早晚几席居處正之而服政蒞民之道決於是矣自其衆流之所趣不以動其情而職之所當爲者務以勤諸已而凡毀譽榮辱失得利害舉不足爲余憂而其所憂者凡一言一行之辱一草一木之失所皆余之責也誠盡余之得爲者而已矣苟非余之所得爲者君子其弗爲之乎是以始于憂而卒以無憂常舉以況諸生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凡如此而已矣是則養蒙以正之大端先子既以身授余而余有子有婿乃弗以告焉是則余之罪也與是則余之罪也與或曰子常仕於朝矣奚獨以子與婿與曰非敢隱先子之志也誠未平也若余之誠所謂維日望之者也而奚以言爲此之言者以張子之作軒也

徵爲兵部職方主事管營辭先塋庚戌十月二十

一日也

茲者韃虜干紀 天誅是行 逃蒐英俊 丕振

王靈故時 春起自農 畝揚于省 廷復二十年 兵郎之舊

秩護十餘萬 禁衛之雄 兵誓竭忠 憤攘剪妖 兇卜日引

道慶辭先塋

塞語鄉約序

嘉靖戊申 余以前史校待罪 家居屬鄉 兵罷宣大 戌歸
致督軍翁公書 發視之 則塞語在焉 嗚呼 曰是赤帝子之
民也 何其該而典也 豈余得與共斯世耶 雖然 客也未
聞於用也 間一歲 庚戌冬 余以兵事徵為職方主事 迺

誦其為大夫尹君書也 懼甚 宿其家 篝燈更出塞語 鄉

約而讀之 未竟篇 讀曰 風颯矣 敵訐矣 言核而理矣 小

者亭障大及疆圉 靡不鳩矣 可以懋厥庸矣 雖然 適也

未豫其幾也 再閱之 則有所謂審幾者焉 於是又嘆曰

逝哉 淵乎 進於是矣 吾蔑以加矣 顧擴而會之 何如耳

夫幾者 操用之微權 而神明之所委蛇也 是心之館 游

而無窮者也 不以利害榮辱失得之變 撓之 則神明豫

定而氣充斯以 仔看海岳 斯以旅泊兆物 無難矣 余思

以是贊贊襄哉

責言

唐杜牧之憤方鎮之禍 嫌出位而言也 作罪言 余起田

畝為職方郎 蓋將責以胡難與有行焉 非徒言也 誠不

足以動物力 弗克以任重大 懼誅之弗可道也 作責言

曰 煌煌聖業 威懾殊俗 而膏潤蹙蹙者 越九二又四祀

矣 文之恬以竊效亂典 籍而罔及經國武之偷以淫豫

四體而靡識矛盾 聖續昭天 天假福祚 弗欲以

二臣僕僨厥事故 茲蕞鉅獲逞焉 虞書有言 曰 浚水

不子 帝舜神禹之志也 又曰 成允成功 克勤克儉 不自

滿假 唯汝賢神禹之所以祇承于帝也 鴻荒黎濤 委波

匪帝之致至帝而極方其未也 弗可先天以開物 汨于

數窮 豈可違天而弗通 今茲猶浚水之微也 或曰 春初

為枯字 牧累重宜亟實伐以懲不軌 是春秋之義也 或

曰 我懈彼乘 咎在不虞 亭障繚繡周以戎詰 重將司之

於校拱焉 是周雅之所以城朔方也 或曰 寇貴幣賤馬

馬可賈焉 因以緩寇 寇怠而我師成 斯可以戰 是三說

者 相持交勝 又改歲矣 兵比曩之懦而加兇 將比曩之

侈而益貪 賢比曩之匱而愈急 風俗日澹而讒慝荐至

彼寇日忻忻焉鳩鵲悵之民匪瀚海之流冀秋月以肆
鳴鏑繫天閑之駿妾紉綺之姬血衣冠之衆垂涎矯領
行有日矣寇可怠乎師可成乎毋乃養寇以自欺乎曩
者振盜柄土木覆軫才寬刺涇原欽攘文錦戕雲中亂
紀許都敗海虜西宅納言逐保安三覆是寇在內而不
在外也彰矣故伐寇莫如自治自治莫如養民養民莫
如用賢用賢莫如省官今十賢成之而不足一小人僨
之而有餘麟鳳騶牙神龍之毛角希矣梟蝠群至而夜
遊故君子昭昭天下不數小人冥行植黨充牣夫張官
惡事於多乎是克儉之要也君子之取於君也廉其任
事也周勤之至也吾將伐吾君之仇守固吾先也守固
而後伐深有餘刃矣焉用陽緩寇而陰自怠乎夫彼寇
辱吾國而吾且計市馬之利貪而忘義甚矣被髮投履
以從之席薪甘膽以俟之不此之爲而泄泄沓沓玩日
暘月歲深年長收功於已嫁禍於人厝毒於今潰癰於
後狡亦甚矣國何賴焉且制寇在兵貪狡者衆兵去其
籍故制兵莫大乎復兵籍民委身而輸租寇至不免徒
死兵免徭而食租得制寇之死命焉夫食人之與見食

於人也制人者其利甚於人也其利害遠矣然則曷
不樂爲兵兵之去也在苛其代以求利其弗能戰也在
役兵以爲廝故簡苛法使狡者無所用其貪則兵籍可
復不以廝役代戰士則兵氣可振今之兵所持非攻寇
之兵也鋒鋦不備於用殆象兵耳寇控弦騎突鈎刀恃
焉弩盾足以禦射矛斧足以制焉棒以格刃渠答刺足
兵之用也械用具而士氣揚精簡略足以制胡寇而泛
濫不至於殃民此樂師之教君集者也是儉於兵者也
然則孰倡之曰有位者之威稜志氣足以倡之物生動
陽而靜陰展興以受陽之清夜息以養陰之榮則神爽
而氣清足以妙應百爲如不得已寧夜興而毋晝寢竣
而復常則萬物咸宜動之致也有生扭於宴安久矣飢
口不啻於飽弗窮天下之珍弗止也康體不啻於煖弗
極四海之玩弗止也竭五材以稱百欲乾陽之清爲之
混濁坤靈之翕爲之疏濇大欲咸逞大機適發天將儉
民肇兆於寇示薄罰耳其猶未也機將盡發滂乾霜雹
風霾虫孽以殁其腹奚珍之有寒暑沴沍水火金革以
蓄其體奚玩之爲骨肉蕩析田井丘壘奚有於欲夫今

不能自儉於欲而覆使天儉其正命智者必不為也自
足以障其明虛夸以侈其志舍內而務外至此極也故
去寇莫先去欲去欲必能動身動身則萬物皆輕而知
益明其視天下也欲然奚用儉其生以自侈則人與物
咸生天地將忻忻焉禮樂其有興乎奚寇之足憂雖然
知之而弗能行者余之罪也敢忘自責乎作責言

大勢

今天下有必不可襲之威用兵是也有必不可已之事
守險是也有必不可棄之人孰夷是也有必不可成之
謀市馬通貢是也用兵有其實而無其名則不襲守險
上憑山而下據水山之固足以臨而水之潤足以溉淖
可以陷人享其利而無其害夫孰肯已南多智而北多
力其勢均而偏重者勝今坐視熟夷之制於胡而弗援
非計也夫是三者人皆知其可行而弗為之者何哉利
歸於公家而害集其身故也市貢於勢於義皆不可而
冒為之者何哉冀遺責於目前而收利於旦暮也然則
將奈何曰古之人不云乎為政在人平居無犯顏敢諫
之士則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

蘇張文隱公文集卷之七

祭張文隱公文

嗚呼與公相期於夔龍伊呂之間而以為有其志無其
事也孰不惜公之用方至而不永其壽年以公之力足
以有為焉而公之志未可遽伸也孰不知公之名雖被
於朝付而公之心思以振綱綱而起委波者未易伸於
殿陛之前嗚乎公今往矣其所以迴翔摩厲而激昂太
虛者固已下扶地維而上薄雲烟而時春方馳騁於薄
書軍旅之會者不知其終能忘乎足而免於汗顏也

葉母還金卷跋

右葉母還金卷名賢題詞詳矣天下之多故生於民志
之不定民志之不定由於義利之不明民知義而不嗜
利則志有定而各獲所安天之相之也宜哉追念先朝
林君正德初省先大父平谷正於道逢驛騎疾馳遺金
金追而呼之弗及也少待則收驛吏以求金先君和其
非屬舉以還後三年而生不肯先君子時誨之曰吾不
私諸已以利一人而已他日不私利已以利天下者其
有望於爾乎迄今四十五年不肖承乏提山東總督

胡敬侯簡書駐師滎河賂葉母之事懷先君之遺訓憤
國賊之未滅不覺和為之動聊題卷末

被讒祝香文

虞告 上帝神祇我 太祖高皇帝 列聖及

先師孔子臣父處田野絕意仕進誤蒙 召用統兵山
東臣子急難義不敢辭凡治兵愛民思為國破虜自身
至心有一毫之不誠自私求名利者 天地聖靈鑒
誅之臣進困於讒退不得去入世塵凡一無所係唯有
老母伏乞降佑

上徐少湖宗伯書

呂生來備詳明公與任之意僕前此未測 廟論定向
姑以為在我治兵當如是耳驚駭媚訕理所必有知我
罪我所繫自重非止僕區區也然僕作用大意已詳貴
言文中平生專精如此所以深惡媚優以為媚優拙而
後鐵劍利自神禹以至我 皇祖率由此意而不幸
駐兵處正名娼淵藪兵皆喜娼縉紳群從爭先後之鄉
里坐小車尋娼者又深所憎嫉故愛勤者譽之深而淫
蕩者毀之至理勢然也詩曰衛人淫蕩致狄禍厥後憂

勤致再興今日狄禍聲矣故僕夙興夜寐忘身與家
胸盡金革精誠為木石以治此兵故以三月間治四千
兵殆逾本望大要今日所以治兵者有五人或損兵以
益將今則儉將以豐兵人或視兵如寇讎昨毀者今獨
視兵如赤子凡戰皆用火器先聲而無實今盡棄火器
先實而藏機人之兵日有減而此之兵日以多人之兵
成久而老此之兵成久而精故他兵皆怯敵而此兵皆
樂戰有由然矣雖然其致禍者亦有三賄賂不行而人
事多缺謀孽已成而方銳建功操兵不多而孤立無與
唯一破敵以明本心諸公倘憐其素志哀而矜之使母
子相見歸命首丘至足至幸

破虜口外議

逆虜俺癰席去年劫掠京北之威資近日市馬段帛之
利誇示迤北群胡脅誘塞上妖賊好為謾辭包藏覬覦
故於五月二十八日至大同而遽退者實聚其徒使覘
我之虛實而歸收其部落以待入寇之期也伏唯
聖明御極道格神天仁洽寰宇非獨中原生民歸恨於
虜思一奮劍以殲寇渠雖其族帳部落亦有面是心非

觀其成敗而不肯遽進者故禦虜於外制之於初未定之時為力似難而實易何也進則有重兵阻險之阻退則有廬帳水單之安又俺難恃群虜之助有輕我之心群虜仗俺難之強無備我之實我出其不意襲擊俺難必破之道前虜失利既聞群虜相率西走古北以東自不能至李靖以三千勁騎擒頡利霍去病以八百精兵破匈奴此其比也故曰為力似難而實易今不出兵早制使虜踰險皆有必死趨利之志在我失據各懷首鼠進退之憂戰一虜則眾虜狎至是變主為客也所傷必多勢必難支故愚竊以為必不可

陶侍御卷跋

監察御史陶君奉 命督理兩畿山東戎馬之政余得以監兵執役以從於潞衛之間示余詩文一帙爾雅跌宕有作者之風烈獨其往來淮泗惓惓於包孝肅公建儲之事使余涕泗橫流而鑒於衷也嗟乎余之無及於茲也遠矣雖然余胡為感於茲哉齊有棄婦抱其前夫之子而泣之曰汝無擠於險夫誠有所不忍者矣自其夫之新婚而觀其執不以為媼且其嗟乎此真監察

君之能事也而余胡為深悲焉其中亦有所不忍者乎抑余之果於狂而為媼為安乎懷不能已敬題諸後

議處民兵

照得義勇招兵事起倉卒隨方就宜原無定制近來事勢率皆權宜不可典要封疆之臣祇承 上命急救目前請略推源委先辨大體體勢既定而議自明竊惟本朝建都幽燕雖有山險反與虜共其大體以兵為守不言可知自上下四十八衛之虛變而為十二團營十二團營又虛斯變而為十四萬戎政戎政雖有十四萬眾然皆市井孱弱強名以兵而實不能為兵主兵者知其不足用故不得已而選邊兵以入內邊兵外徹日虛則各邊備單戎益生心內戍日久則玩侮將生事變巨測蓋昔者土未艱難而二石之禍作流賊構逆而四家之軍橫結紳血刃都民震驚原其所以全仗邊兵而內無強兵以相應故也天下大體如人一身外有五官以應用內有五臟以運五官缺一不可 國初京衛上下四十八萬兵而宣大止十六萬兵遼東不過八萬陝西止寧夏甘肅不及四萬舉各邊之兵僅當京師之半而

陝西半於遼東遼東半於宣大遠於京師則輕近於京師則重譬諸身大於臂臂大於手手大於指故能相使其勢然也今京兵輕於宣大遼東而三鎮弱於陝西其勢有異焉而甘肅之至通薊迤往萬餘里人情有所不堪不可以為常故不得已而招民兵 朝制養軍至厚甲器月糧衣布草料動皆官給而馬有旬日死者即補太僕寺歲補馬數萬匹每匹於民間價費三五十金工部衣器稱是令歲費金以百萬計戶部充軍及銀易糧又數百萬計皆官財也而解補起調為費尤多節目既繁侵漁易滋故 朝廷有養軍之費而軍無受惠之實公私困窮而貪濫益溢軍益以不振邊將益不能治軍故不得已而用憲臣令初選民兵起自庚戌十月至辛亥暮春經歷半載蜀峙餘糧衣履百具一切出於徭銀夫邊軍養之於百年之久經歷創繼之人不知凡幾而昨調來者率半挺而無利器驅羸馬而身備瘡日給行糧一升五合既不足食而唯刻減馬草料以自養馬食山草羸疲多致倒死軍以打草費日遷不能兵蓋戰以馬為勢以兵為用今乃枉費錢糧不知戰勢故聚聚三

中萬費財踰巨萬而其氣象素主兵者終不敢言戰守而卒歸於市市即和也易名以自欺耳而君臣大義華夷大分經常大典遂將泯滅職大有憂懼焉夫民兵之徭銀出徭入兵固無侵漁其馬自徭交兵縱有私焉不歸兵則歸徭徭富於兵民之間而強兵於俄頃之際馬壯人雄器械偉利是皆仗賴休庇謀足致兵政存惠民故以四千人一年三月之間人費三四十金比之十年養三四十萬之衆歲用巨萬其費孰多又況百年手故劉晏造船給千緡為省而後人造船給三百緡反費蓋費者有成而省者無成故也然則民兵今日之大勢可知矣且官軍每月糧一石率費三石而尚不能致解歲官軍支月糧一十二石而民已費三十六石有餘矣而加以冬衣花布之類又有費焉其馬每日給草一束每束脚價九分而料與草之價日費一錢有餘仍復羸焉今民兵工食養馬之費日給一錢止當邊軍草價耳況各道快手徭十八兩俗已倍加為三十六兩其行已久而各里民馬長差亦日給一錢故職愚意以為徭銀給兵三十六兩蓋取准於此而其未有徭

者慈如部文以不堪快壯工食給之有急則調以護邊
平居則養以制盜若其創始之費與去冬調選之費用
及有司先事預給之失則已具在台鑒而不容重論也
又有疑此兵難散者此又有大說焉今天下未能去兵
亦明矣縱京師不用此兵而山東留此兵於七兵備道
中亦未爲多近日李邦珍孟尚守之類累累竊發蓋因
與虜市以致忠義之情憤沮兇豪之氣恣肆若復去兵
何以威衆大上以德其次莫如猛強兵以備不虞威猛
之太者也職之不欲仕久矣蓋亦曾屢陳奏

聖治政本當時罪其迂今以兵事被用職專在兵臣子
之義逆知將來之變心知不可而口不能言也近蒙兵
部議覆何都給事中等奏稱議處民兵以便戍守行令
前來再爲從長審處庶爲經久可行題奉 欽依備

行到職蓋將爲兵民深長之慮是以少布芻蕘之思若
夫以德化民五兵不試乃平日之所晞慕但今邊事方
殷未敢爲此高論度時審勢實出下策遠愧古賢近負
台訓實懷慚怖倘蒙獲罷不勝至幸

嘉靖壬子趙浚谷文集

重翻本草序代巡按作

山東按察司翻治故刻本草成余爲序之曰淵乎邇哉
哲人之慮民也混沌析而鴻蒙鮮嗜欲夥而民用滋養
之者衆而害之者萌天廼授任神哲被以五常之正性
明於天地百物沴祥之變以時敷其聲色臭味之宜以
前民用而拯其災者是書所由作也政和之君承積蠱
之餘烈屈夷狄之有君惕然耻神哲之難繼而民害之
未遠故經武以及茲書也惜也富奢之臣偷而躬行之
道缺支蔓之習勝而貞純之風散干戈之覆尋而疾患
之揀末矣然茲書天下宗之益民弘多豈非徒法不能
以自行而爲政尤務於立本哉遵先哲之法而本其至
性先所當急而序及其緒固自有常吉焉余按是土屬
徵兵以謀胡難睹茲書之昏瘵懼其遂泯也按察使周
君琬謀于其寮屬稽其冗財余故得以正治之以惠澤
斯人布法之月書乃告成嗚乎嗣觀是書者毋徒以蠶
藥是毒其尚考古哲人之心興衰之故永鑒於政和之
政焉斯善於讀書者矣余於是乎有厚望焉若其裁制
更歷之詳語具前人傳序中不復載

北虜紀略

北虜之盛終於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山
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
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
迤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咎密回夷一曰瓦剌
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哥以番僧為夫雖有虛號
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削矣弘治末虜之強臣亦不剌西
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在浪古浪峽南走雪山
往往侵暴西番族帳帳舊有國初所賜金牌納馬
賜茶餉合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
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剌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
內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
行而亦不剌遂雄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節
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度古浪峽穿
黑松山入西海伐之亦不剌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
析而為三嘉靖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
部以歸居之賀蘭山後以為右部自此寧夏赤木黃峽
之口無寧日矣其二弟俞南徙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

與虜通初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剌之女至是死三子
台吉等各分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
俗欲蒸瓦剌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
直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
俺灘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足之
助內携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驕侈淫縱部衆
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娘灘黃河東不過故獨
石嶺潮河川所遠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其衆男女老
弱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從其帳於北以避我搗巢又
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
至紫荆關東至永寧四海冶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
鴈門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東行千六七百里方過
太行山麓由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
通潞然臚胸渾沱京西諸水及都城遮之亦不能復南
也古北路甚險故西緣陵南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
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東曰白馬關曰牆子嶺皆縮入
古北口之東南西曰石塘嶺大水峪羅紋峪匣兒嶺又
西曰渤海所黃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東

墻則諸夷華人之逋逃者曰陳棟積色稱兒阿耨豆兒
 居之眾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馬牧山
 深險無如之何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山之
 虜遮之也中國置墻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為險
 自此以東置墻皆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迴遠而
 難守然皆故大寧地以居朵顏者也其入貢而為患者
 哈哈赤又東曰喜峰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
 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為白龍江所阻當
 犯永平遵化鐵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福餘地直
 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眾不滿千遼澤
 受東北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淖泥常以三
 冬春初冰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入構熟夷得千人自
 為部長常以父事趙衆將傾葵數為害甚起必斬二人
 以祭旗率以為常其惡甚於哈舟兒陳通事等也虜中
 大校如此其名目可徵見者今列於左方以備參考云
 虜酋名目

小王子打來孫罕
 俺灘阿卜孩大虜首大
 把卜亥熟夷占北
 虎秀孛賴朵顏頭目近

把都兒台吉 <small>夷首</small>	更十探台吉 <small>夷首</small>	納林台吉 <small>部下王子</small>	背馬台吉 <small>獨石邊外</small>	安灘的 <small>即俺灘亦呼</small>	伯顏帖忽思 <small>朵顏都</small>	祖兒在 <small>把都兒</small>	討不賴 <small>花當</small>	把禿 <small>差用</small>	把把 <small>遼東</small>	辛愛把都兒 <small>俺灘</small>	瓦撒答 <small>通事在</small>	司吉囊 <small>夷首</small>	阿兒禿 <small>夷首</small>	伯言哈答 <small>此乃虎喇哈赤尋殺之人</small>	捨力木 <small>泰寧</small>	那麻真 <small>遼東</small>	虎刺哈赤 <small>大虜首在</small>	倘孛賴 <small>花當</small>	紅臉孛羅 <small>泰寧衛在</small>	達火通倘不囊 <small>俺灘部下</small>	哈哈赤 <small>朵顏都</small>	穩克兒 <small>朵顏部下</small>	丫頭智 <small>脫脫部下夷人通事講</small>	花當達子 <small>在遼東辛</small>	花當駝立 <small>近遼東</small>	把禿賴兒 <small>其子辛</small>	我包阿卜敘 <small>遼東達</small>	哈喇夷首	引燒卜 <small>朵顏</small>	虎刺大阿卜 <small>夷首</small>	阿刺處台吉 <small>小王子</small>	青台吉 <small>小王部下是吉囊子疑有</small>	錫刺台吉 <small>夷首</small>	魁林台吉 <small>小王子部</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七 祭衛河神文

祭衛河神文

維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春三月癸未朔越八日庚寅前任兵部武庫司主事見任山東按察司兵備僉事平涼趙時春謹以剛鬣柔毛庶品之儀奉安衛河水神之位曰凡山川興雲出雨有利生民者人咸以爲必有神主之矧自大河南徙九河諸水咸於是匯專達於海尊同四瀆又爲國家運糧阜貨脉絡兩畿襟古八州神之利益顧不大哉時春曩於庚寅之歲疏乞却瑞禁設自底狂辛道于茲河蒙神弘庇大著厥靈曾祝有事茲土廟食以報神休今經二十三載統兵於斯以備畿甸戎馬糧糈由河運致土地人民賴神降澤丕振兵威托神佑助昔承靈貺今叨職守神之缺祠寔惕厥衷不遑寧處建宇揭主昭虔安靈遵禮題爲衛河水神之位稱至於神尊莫大焉世俗煩黷不敢妄加伏唯時降甘澤以阜我民通利舟楫以裕國用震迅雷雨以掃胡塵將時春有大賴焉故茲昭告尚饗

祭旗文

維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三月癸未朔越二十日壬寅山東統兵按察司兵備僉事趙時春等謹以剛鬣柔毛庶品之儀致祭于旗纛之神曰夫提刑者遇犯法必討焉而爲將者遇干紀必剿焉時春等蕪此二秩削平胡虜伏唯旗纛之神是感是依今者歲序更始兵旅再颺神之聽之式靖邊疆尚饗

賀少保徐公入內閣啓

伏唯明公以英偉間世之姿際經綸屯蹇之會忠誠自結朝野依毗晉位台輔庶尹克諧況僕夙忝同志之後拭目啓沃澄清以弘有夏匪獨効彈冠誦廉歌已耳濟時大業養聖簡才振俗爲先三者之要在敦儉約胡之憂斯下矣僕願戮力簡主萬騎五年而盡定之伏願明公輔聖神以清儉無刑之化任人而不任官責衆賢以盡職而不使冗員相仗廢事事舉而官益省則俗正而吏道清用度自簡民可富兵漸強光復嘉靖之初治以紹祖宗而躋唐虞此僕與縉紳縉紳下逮含生者之所同喁喁也聖主難逢昌期易昉明謨亮采允屬宗工謹獻輿誦幸備採擇

期流軌並秩與伯夷班悵望無爲化相期在國還淳風
薄瀚海和氣溢人寰信欲徵三異威應振百蠻豹文炳
可華蛇足盡宜刪飛躍鳳龍隱拓平虎豹關康衢行祝
壽委巷無容森清流生氣象黎民開好顏要令登帝道
不獨濟時艱秉筆詩書盛韜戈宇宙間松遊庶以遂屈
今再能媚身世齊伊呂天機陋墨般山中人窈窕湖上
水潺湲綠野賓仍在滄浪興故閑桂招情未歇禮絕尚
容攀憶昔魁金榜高文耀錦爛齊鳳儀正著由葉孤堪
留與人間世千年起懦頑

責言後

困於病者思醫亦有憚庸醫之費至死而不請醫者困
於寇者思兵亦有畏用兵之危棄其社稷而不治兵者
夫是二者固悖矣而庸醫與庸將得無罪乎庸醫自知
其術不能生人而或殺人故以特久之劑不急之藥坐
困病者而幸要重賂病者不死家必破庸將自審己之
智勇不能勝敵而畏覆敗故多蓄冗兵以虛張聲勢廣

樹將師以要結群小兵冗將多則坐食於官者衆支費
百廣而私殖富厚使寇日長而兵不得息民日貧而內
變先作矣然則將奈何曰療病擇醫治兵擇將視其方
略定其程期必精而專近有小効則遠之大効可期也
夫病以必愈爲主而寇以必滅爲期者良醫良將也若
曰病久調攝則告主人以其方使勿失而已不當自主
治療而日愛謝饋也若曰寇久相持則使夫人自戰守
其地使勿失而已不當坐困夫兵也自漢唐之世未有
屯三十萬衆而不戰者也王恢馬邑首尾三月耳漢武
猶以坐費而無所得誅之孝文三將軍兵方月餘匈奴
遽遠塞其餘久屯夫兵者必征討夫久屯大兵而不征
討且和賂以自困者唯宋宋竟以此亡萬世之殷鑒也
吾忍言哉嗚乎

下

兵者毒民者也故有必勝寇之將無不毒民之兵兵之
毒凡幾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今兵以殺人爲心至毒也
宮室爲糞旣歌舞爲憤怒攘人室廬以居之役人婦子
以享之蹂人禾稼以爲道竭人井新以爲食至毒也是

制之兵也其無制者又甚矣曰若是則胡為有制也
曰時制使然也不唯古人處兵之有道矣夫國之初亦
然制兵有營食有屯牧有場觀民異處而不相狎官表
大路以行師今營房則市為賈區矣屯牧為皇莊子
粒矣兵雖欲結廬以居廬將安置況營房也列隊排伍
道不能容繫馬置櫪雜諸井甕況屯牧也邊地兵行之
處居必土室地寢飲泉薪野今畿內之民以磚為櫪
天子矣兵馬厝足便旋皆罪也各倚城社役人自奉燕
享賓客酬金易處兵得假館皆罪也治清泉為池削官
道為園闢萊蕪為田井居宇下僅足入汲兵馬倍增斗
水十錢困極必爭雖欲增汲固無其地況於薪芻價重
桂玉雖有名將且將奈何亦常聞將之術矣曰士不入
舍不休不宿不寢病必親視甘苦同之協為忠者親賞
背為逆者誅罰必以衆公不以己私而已其律兵也曰
必結廬穿井必採薪汲泉無事務農以足食有事習兵
以力戰而已矣未有分兵農殊爾我給金錢僦民舍處
人婦女之間而貴少壯以不淫置人喧雜之地而責武
夫以守禮屯戍暴露經年而曰爾寧凍死毋入民舍者

也然則今日之兵至於毒民者制使之也然則制胡為
使之若此曰制之使兵至於此者虜也明其罪在虜則
誅有所歸矣誅在於虜而釋之不計罪由虜作而不揆
厥原此國是公評之未定也然則是惡乎在評惡乎公
曰責將以必治兵誅虜虜伏誅則罷兵而息民將不任
治兵兵不能誅虜者誅之則孰不心服

奉壽總督太華何公序

嘉靖庚戌之秋豐極孽生道虜為逆震驚鄰圻

詔起陝右太華何公總四輔三遼師帥以靖北夷孽方

通志卷之七

十九

縮兵符虜弗克逞倡為遠交近攻謀敗執夷以嫁禍且
為虜毆民公摘其策弗聽弗悃孽無敢遂東夷底定剴
門莫安踰年 皇德格 天天廼殛孽爰有令臣

悉宣厥逆狀以 聞獲竟天誅告于海內有生咸快適

與公誕辰會時春時以監山東六郡兵戎檀之鄙秉公

成度與聞厥休乃颺言曰聖云仁者壽且樂夫至仁莫

大於生人而至不仁莫大於殺人今捨北虜陵犯之深

辜而加熟夷曖昧之寬誅不仁甚矣方其時凶醜滔天

公力遏巨孽使渤澥恒遼之會完好無缺生數十萬衆

夷之命豈獨孰衷蒙福耳仁孰大焉將天佑有道之長
故孽內外為良臣所繫羈以俟 乾剛之奮曜耶繼自
今以往內孽既粗逆虜氣沮計潰行膺 天罰善良
之民將蒙福宅厥居非所謂壽而樂者也耶詩曰維其
有之是以似之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公振孰夷於
帖危其古所謂不絕人之世者也錫類莫大焉
聖明亟用仁賢以殛凶孽雖 天運於穆不可測而公
之仁似之則所有者寧非 聖作物睹之類也耶時
春不佞敬拜手獻詞以為公壽且冀以摹寫
趙汝大集卷之十
天德於萬一而又自懼曰是非誦說所可擬也故終以
壽於公庶幾乎測七政以窺天者爾
奉壽少保大學士少湖徐公序
嘉靖紀元三十有一載 聖德玄泐格于
天天迺純佑我 聖皇除孽靖虜以奠區夏于時有
忠貞之輔不二心之臣曰少保燕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大學士華亭徐公爰以弱冠甲元科底是壽躋五十位
為元佐洪濟時艱用救寧我有邦家我邦家咸宜之以
為公壽其經局舊案平涼趙時春繹言曰夫隆古之佐

尚公近代則公孫樹僵丙魏有聲灌龍協夢姚宋
遼東華難韓范富文熙元變法司馬繼踵將世賢如是
希乎抑多難之所興也豈非饑食渴飲之易飮而復興
傾否之為工哉唯 天薦眷我 皇家初元肇科
公首首陟時春亦時值嘉會而孽將逆胡潛伏俱長比
及三十載相先殺焉以盡吾豐豫其謀臣測時春方伏
眈眈不勝殷憂痛 詔徵為司馬郎即佐孽將時春承
命感泣麾戈馳騎而來則孽將已奏罷之獨念三十載
覆載深恩三百年 君臣大義顧為孽妖所間竟不
一奔問起居何面目以見天下之為人臣者乎謹復醜
顏拜瞻 闕廷一舒臣子之敬欲稽首辭去公責之曰
世之所以貴於賢者謂其能濟大難而蒙大耻也吾之
所以賢於爾者以爾能後爾身而先吾 君也今凶
孽將阨吾邦家爾胡不圖其大而憂先吾 君也時
春曰敬拜公之休命蓋曾告吾母矣曰外寇易除而內
賊胡可當也公曰不有吾 聖皇與 皇天乎時
春敢再拜公之休命於是重領監兵之寄用是祗趨戎
行振忠義士旅迅驅百山以奉公之討讓遠敵淵池策

國威不敵犯孽用計存氣沮 天祗其魂卒受天誅
行道之人快焉繼自今以始凡公之光弼 鴻猷以敷
宣 皇道者率有譽而無聞忠善者有情而無沮冠裳
者有直而無枉奸諛者有改而無遂逆虜將革面而同
而欲率舞維公方道隆知命雖因茲塵屨藉者蒼鬢者
亦將奉 勛華而躋元凱緩刑尚德忘洽神愉行
致體胖顏童光躋兆黎於太上仁壽之域者有不在茲
乎何群公之專美也時春於是乎有厚望焉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後序

督學侍御山崎院君遺于潞河宿兵之所出章文懿公
年譜一帙示余而命叙諸後曰嗚乎盈宇宙之間沛然
而莫可禦者氣之正也以之立於天地之間確然而不
可渝者士之良也 本朝懲宋元之弊崇忠實去文采
逮景泰以來渾噩乎爾士氣亦少偷焉公與一峰雖公
等起而振之風神一變駸駸尚節義重廉約至弘治末
極矣而矯激之習亦或間作唯公守正不二而其氣之
昌且大者高邁等倫歷六朝八十有六載後世推重焉
非所謂沛然莫禦而確乎不可渝者乎公之門人漁石

唐公以公致之次年督舉關中時春猶得私淑朱先生
風烈丙戌再舉獲嗣公之後塵滿所轡暮時變江河也
重覆阻仰止之誠罔敢或懈今三十年于茲頃因胡難
荷戈先驅得公履歷之詳蓋一唱三嘆而猶未已也嗚
乎正氣之感其入人深也如是哉山峰子務正學以變
士習特表章公為世模範用意篤至使陋人薄夫悚然
敬畏而有所不敢為者將不在斯乎謹題手再拜以識
其下方

壽程太夫人有序

淑氣坤輿人萃其精有所抑則有所息智者擇息故常
自挹而畏盈長人有位尤人之精也故尤貴自抑余同
年程公德仲其詞若驚波自號訥菴其剖決震憲司翻
再被謫其貌常怡然不炫慕所長而以靜退事親教子
弟為樂余以是知其所抑畏闊蓄取精愈多而栽植滋
息太夫八已壽八十矣而尤未艾也季弟伯子咸執詩
書試鄉大夫待用矣而後尤昌以光也公亦年幾六十
貌益充行益靖以樂視夫居非所任而真行坑塹者不
既多矣哉自嘉靖丙戌筆唐公第京師為刑部吏涉

五載辛亥世子余提果兵指北通各歷寒暑少而親
而朕垂老復舍拜養母親子弟森森而立而同年大
彭原傳公享之號馬廬陵歐陽公崇亨仲至且余再
國二十年而獲與茲會喜可知也故不辭狂斐作詩以
貽之

庭臨漢句 恩光重居近銀河雨露新更喜招延
壽客不妨曾共 帝廷臣軒轅推紀盈三萬甲子周
天復二旬獨向孤雲長嘆息何由戲綵並開尊

衛水神祠碑

衛源出衛輝之輝縣古所謂共城百泉東北流入于河
汨河南徙則大行西北諸水咸匯衛而獨達于海故衛
于古為泉于今宜為濟周世宗始濟以濟舟師實攘取
契丹關南地遂名御河 皇朝益斥大以通漕饒達
于九有故又名運河衛御通北音不甚辨其實衛也以
其襟帶南北于古為利水于 本朝有大功嘉靖庚寅
秋七月余以兵部武庫主事奏 請邵瑞正士風獲奉
下 詔獄考竟除名歸西創甚不便陸儻舟道衛而所
論及者憤未解使賊賊請河竟無害其事頗異不欲詳

雖然衛之有功于國家大矣名不為濟而實濟且
公所祀水神至眾而不及衛水之神余以是祝神俟有
事茲方願為祠迄二十載庚戌胡寇為災余以徵治胡
事遂以職方主事擢僉山東按察司事收六府良家子
自德徂通北及密雲古北口教騎射以禦胡兵備皆道
衛以入潮河無難色踰年秋 朝廷治道虜為逆者罪
時春蒙 殊寵晉副使遂專治德州等九州縣兵居又
與衛為徒噫神之佑余者益弘多矣凡水旱豐歉皆賴
焉初以辛亥冬休兵以私財屬州吏目霍名徽建祠于
州城西洲上醵石焉以成事未遑落成今茲兵休工適
竣遂紀其本末以俟他日大庠校寧方圖考神利人之
績獻諸公備祀典焉不徒云云已爾

學士姚公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學士姚公淦字維東號明山浙之慈谿人
也王大夫某贈某官曾大夫某贈某官大夫某贈某官
考總制兵部尚書諱鎮以文學進士高第歷禮部員外
郎督學按察藩司咸著聲晉都御史撫延綏薦王劾劉
文等皆為名將繼督廣兵討賊叛收奉堡以明大義法

皆應典國史配張夫人夢吞日華與五色鳥投懷遂
生公六歲夫人卒公頌頤如禮七年就學聰慧強記尚
書命爲龍文公以代天行兩閩世救民對成童知屬文
於逸得遺書遂引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序焉尤好觀史
窮其成敗治忽及長狀貌奇偉世稱鉅人尚書兵備汴
漳山寇發閩人大震公即挾弓矢助討寇廣設方略寇
遂清舉正德丙子科鄉試第七人嘉靖癸未禮部第二
人及廷對遂冠多士拜翰林院修撰尚書亦自延綏
還拜工部左侍郎父子同詣闕謝縉紳以爲榮次年
大禮議起公偕臣寮伏闕爭之同杖于廷得復官
尚書以三品陞公子公推與庶弟其孝繼母友諸弟類
如此丙戌爲會試考官得少詹事楊公維傑都御史連
公鑛與時春等登翰林讀中秘書者爲多尋命備經筵
官乞假改葬張夫人歸奉使清黃公撮其要爲錄使世
臣所知國制以馭吏奸壬辰爲廷試受卷官充經
筵講官丰儀峻偉陳義誠切上嘉焉九載考績例
進左春坊左諭德與修明倫大典每晨入輔出盡心編
摩大同兵變戕王帥公密謀告帝柄者以誅其首惡而

宥其脅附且薦同年進士楚公書可任楚竟平大同崇
疏請帝王廟去元世祖主以正華夷之分初被卻後卒
如公言士有意公當主北畿舉士者謀重饋公公堅卻
之奉命校累朝寶訓成上親賜宴內廷加錦繡襲
衣晉侍讀學士安南不貢時議欲討伐公謂此單使事
耳可不煩兵卒如所料丁酉主北畿試得士登甲榜者
尤多文詞爾雅明俊世以爲武某歲丁尚書憂特賜
馳驛歸葬孝勤備至遂感疾卒後上常問髯狀元
何在或以公憂去及卒對者深悼惜之特賜祭公明
達魁岸其學長於史務求政要爲經濟事不拘拘文詞
常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共天
下魏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與白面書生共天
下元與族類共天下我朝皆無之可謂盛矣但邊防
海運最爲今日急務遂作邊圖凡道途往來關隘險阻
之處指諸掌不幸燬于火謂海運當講於平居時又曰
中國之兵強夷狄之兵弱創業之兵強守成之兵弱蓋
草昧法簡而嚴中世法繁而寬簡而嚴所以用命繁而
寬所以多敗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

筆義能見道昔者朱陸之辨虚心求是也今日之辨
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愈晦矣持論侃侃聽者忘
疲時春以庚子歲為編修校書于其子積處聞公訃哭
公子京師後十有三年以東兵討虜歸積乃以公弟都
冰君漣行狀請誌公墓嗚乎時春忍銘公哉然義不忍
辭遂為銘曰文明紀運世德用光尚書拜前學士續祥
鳳翥虎踞煥乎其章手持天文照耀帝傍帝曰都俞一
笑流光布為霞電光燭四方矢為典訓無用不滅嗚乎
天不憖遺乃收我哀浙河之東天自乳長闕我鈞淵永
世而藏仰瞻奎壁終宵振芒孰識英氣有逝不亡我銘
我石昭哉永常

胡氏家訓跋

胡氏輯家訓有承平時故老風前輩勤儉質朴以貽子
孫為永世之計類如此今人奢汰效利不貽子孫以安
而貽子孫以危不使盡人事以待天福而汲汲然為陰
謀詭利之圖唯求便私以自封殖而不知反以害之者
其視此何如也嗚乎吾於是有感矣念卷羅子為之題
意其詞近其指遠俾世之貽子孫者有所警焉彼亦獨

為入卷之情也哉

學士明山姚先生詩文集序

兼有文七政緯錯煥其經矣地有文海岳流峙昭其靈
矣人有文墳典方籍蔚其英矣然則孰為之天乎地乎
不可渝也文之經也人則緯焉縉紳先生修而葺之因
物變異隨在成形以相天地以詔來世世以為準有所
繼述而文流於無窮矣翰林侍讀學士明山姚公始以
文薦於鄉繼以明經魁於春官又以陳策動

聖明大魁初元甲科遂入翰林至學士而其文散布於
天下平生重節義尊尚莊子兼好王介甫之文詩精於
婉約有國初諸老風然莊生誕散而公鎮恪介甫剛
鵠而公舒和國初詩渾昌而公簡亮其氣雖不及而
其局體則優閑矣夫氣本乎天者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若夫局體則存乎公之所養與其時之所以養才者焉
君子於是乎可以觀時矣公剛定張弘範碑請除元世
祖帝王廟主劃平華夷嚴限尊卑不可踰立死難戴公
祠記明君行權而臣守經庶世之艱緩嬰難者有所興
而復白刃蹈水火以明仁義者有所恃則公豈徒為文

也哉奚焜燿於今世而已乎將與乾曜坤輿布綱維於
無窮也公既歿十有三載嗣子曠始以公文謁余于德
三復其言而悲公之志爲天所蓄遏止于文而文又弗
克流布用是爲懼題其後而歸之且將託都御史白石
連公序諸前而梓焉蓋時春與連公俱公較士時所得
進士其知公爲詳嗚乎後之讀公文者足以見其修材
偉器氣決動雲霄而特論如風雨有不可禦者矣殆古
之所謂死而不亡者哉

題東泉姚公文集後

尚書慈谿東泉姚公始以舉業擅名其後父子奕世魁
多士姚氏遂擅文聲於浙左然尚書自西撫延綏還爲
少司空輸少府材未久即南征廣中誅岑猛雖爲讒構
罷尋正大司馬位號總陝西四鎮兵其勲業班班可考
故無意於文也而今見於文集者如其多然皆用世
事類非組織綺繡爲工者而燦然成章如五谷九園要
之生民不可缺嗚乎是豈有意於爲文者之所可及哉
公長子學士公涑亦未及究於用而先歿故公之文尚
未及發揚於世然自時養耳目所見長老所傳姚公義

甚著況茲用世之文胡寧不傳於世也茲公之孫泰
學生積不遠數千里以時春受公父子之知爲厚遂持
今少司馬靜峰張公梓序公文以貽時春敬因題諸後
焉乎公之績著國史其情事具靜峰公之序如勵正
學以除妖淫明大義以討叛賊其志偉其節高其績雖
未竟視夫嬰娜尸位以虛文自見者固不同矣前輩持
論挺挺時春幸及見之類知此即人治一二事不避艱
難不計成敗積成風俗故天下事無不治者此國家
所以久長之效也公罷督廣兵權俟代尚勵志治兵期
以義靖亂而所司者所操持乃太相繆戾使公擠志以
去觀余同年田君汝成之紀岑氏事姦狀顯著至於今
士氣類如此不可振然則公之言不得用豈獨一時一
身之不利也哉時春於是乎有三嘆焉乃序以歸之使
後世之人睹靜峰公之所書與今日以後之事其有感
於公者當益深矣有目者行當共其憂時春又奚用多
言也哉

續責言

濱海之民嗜鮮之族役於海海若嫉民之饗甚而殘

其據也約束以歸于淵由是斥鹵之民蝦蟹不供
之濃竭地利芟山林而耕山蓋斥水天下土隨之河伯
不能受輸之海海若御前憾縱群龍為淫潦以禦河伯
之波河窘塞漕舟膠水陸之養皆困

者夫夫困於政心思既竭少壯氓以與肩之使不繼於
行已而貴公子效焉群少更效焉下士又效焉隸胥之
役者皆輿而乘人最版籍之氓不給於乘民大困兵益
弱

三分土治人不治則易之不益吏以困財不易處以
傷力今也任非其才不專責任增官遣使交錯旁午民
財匱私求力竭私奉財無以給公賦力不足以禦寇狡
者皆求為公吏斯役以自肥悍者或為盜

任賢者逸任法者勞經常之政簡便宜之法繁為政不
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至哉對也

聖人性情同於人也聖人以性御情衆人以情役性情
有以御則恭而不爭儉而不奪

疾疾生人所必有也恒寡欲以養心則元氣盛而疾疾
不能危之寇厲國家所必有也恒寡賦役以養民則公

私富而寇厲弗能勝之

天厚吾以壯年吾不敢恃壯而恒恐其衰者即後衰祚
有國以治安能不恃治安而恒慮其亡者即不亡

衣食人倫有生之本不可一時不務虛談安逸喪亂之
源不可頃刻入之

後宋少保丞相信公文集後

宇宙有不可渝之人紀至厓山宋亡而微非信公孰續

之至龍鳳丙午而建非信公孰啓之噫宋寧失政傳授
不豫新恩奪嫡權奸叛將通戎干夏豎儒老吏沈溺風

靡陽曜煜芒陰匿馭世公之禍於是乎肇二賈嗣柄弘
範李恒比而繼夏公成仁取義折首不悔弘範苟免先

公以忤恒後公歿蹠血瘡鄉服只身號稱把都臭腐
齷齪人唾厥名犬不食餘公之烈於是乎昭公風神昭

天大義格帝誕降 聖祖再闢混濛重造華夏公之
義於是乎伸嗚乎自有生民五倫攸紀昏寐耗數賢哲

作則三仁夷齊代不乏人揆其所正君臣而已未有三
綱九法斷爛糜潰衣冠文物犬豕決裂如公之遭遇也

許衡吳澂百拜愧死金華諸儒攘斥報冤公片言為經

寸絨流觀廟食宇內垂九二紀適嘉靖壬子歲御史豐
城鄔君高公義烈感觸時變爰叶良收梓敷公文凡頌
公者類附下方公之績於是乎大成時春十歲誦蒙古
紀每流涕被面恨世無英又不一碎膚首食虜肉顧茲
昌辰殘虜猶突郊甸蒙徵備戎行二年于茲風抱未酬
一毛已見幸全誦公手澤尚思爲公執鞭迺不揆狂僭
敬題諸後

嘉靖癸丑趙浚谷文集

誥封戶部員外郎周公墓志銘

公諱某字某先世徐之蕭人高祖全從吳元年義師策
勲世授永寧衛千戶曾大父敏坐法左移松潘衛千戶
仲子文公大父也好文學徙居漢州娶蔣千戶女以成
化丙申生公初娶張次娶盧生按察副使滿寔登嘉靖
壬辰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公就祿養乙未歲

六子以郊禮賈恩封公以子官值年六十涇野呂太
史序其事凡好公者感榮且壽焉踰年主事陞員外郎
天子復覃九廟恩誥封公員外郎配張贈太宜人
副使後又晉郎中權守華昌公以榮貴懷讓率其素履

儉讓朴厚漢人宜焉丁未春既卒于正寢享壽七十有
三時羣僚守權廣西按察副使終制移山東與余爲同
官以幽室之志耗余義不獲辭嗚乎世之昇平饒樂豈
獨上之致治有道亦維其父老能率上德意毋作
奸惡以貽厥後厥後食厥蔭乃亦克有終今憲副君世
方類厥庸將懋昭公休祚孫某某嗣憲副業益昌熾公
繼緒治所謂上下交受其益天道常與善人者也銘曰
孰不爲於先而繼於後維是前之潛光而後之榮壽宜
爾子孫福祿是有漢之汭汭相與靡朽

東野于逸士墓志銘

以利交者必害離交不孚而害有半也以害交者以利
終害不終而交有終也命曰利貞丁逸士遠之交王給
事也可謂貞矣逸士以早喪母李失學故入粟爲德府
長史史長史給事良佐父也方爲文學生故善丁史給
事既去生登進士第擢兵科右給事中史從之給事以
言廢有欲致之罪者并致丁史獄史卒勇直給事寃辜
史而田於德之河濱課子爲儒永成登庶成進士克成
有成皆文學生庸不謂利貞乎嗚乎交道之衰久矣而

史尤甚其倍官長以自利殆有踰豺狼夷貊者卒皆註
人網陷天刑視丁史何如也其昌後也尚歎矣復哉史
以義失秩為逸士本永成之狀作丁逸士墓志銘曰逸
士鼻祖全自勝國元迺絲洪都徙佃厭次之原五子道
義善志友行皆曰從從道為元以勇克宿衛給衣冠子
珍焚海輪邊亦賜官云始妻于德之顧生逸士考錄錄
結李氏婚逸士父母也其世系可得而論逸士復妻唐
生進士唐又天淪其積累既顧有徵于諸子之飛翻
也德之方坤塚鬱鬱而綬若若者將非所謂丁氏墳耶

禡牙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二月戊申朔越五日癸丑
欽差整飭德州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趙時春謹
以剛鬚柔毛之莫敬告于軍牙六肅之神曰維茲地據
四達兵機匪馬迺師迺煉干蕃于宣東極渤海北際胡
天苟違 王度靈旆斯懸指山山聳指水成泉奠靖黎
庶維忠孝先鳴乎尚饗

祈雨文

連歲亢旱人民饑荒重以邊事憂在芻糧茲春枯槁求

率未昌豈政事有不平任用有不良皆予等長民者之
責宜與之降殃若小民農夫之勤苦困匱宜與之降澤
降康陳茲誠悃伏唯鑒鑒

論禁五臺一帶伐木書

先禁止五臺一帶伐木以全天險以固 陵寢事近日
三部行山西五臺縣一帶採辦 皇木照得五臺去朔
州馬邑甚近東下直定富平尤捷迤南迤東無木無險
胡騎半日可至則井陘紫荆俱為虛設迤西迤北俱是
山林胡馬原習登山唯是林木阻阨故設備屯兵北愛
紫荆南愛井陘而中間相距數百里俱無所慮者以林
木為之限也林木之中其小者小民自能採取愚意尚
當立限制禁唯其大者民力不能製作般運且又不能
通道路故千萬大樹林立勝武騎千群今以一名將統
十萬眾守此數百里非獨費財勞民然將有老時兵有
衰時有隙可乘今此林木不食糧草與山同壽屏蔽千
里燕晉拱延 陵寢風氣壯偉山河形勝愛惜培植愚
尤懼其未至小民竊採愚謂當嚴防護凡有徑路愚欲
封閉斷絕豈可更令官採大木廣開道途小民因循市

買數年必盡蕩無限制數百里間盡通胡騎不知何以
禦之且五丁不因貪金牛開道秦兵何路取蜀周德威
不役兵滅賜兵資柞山開道何以敗於燕近日胡守中
不伐古北之本何以有庚戌八月之變況守中擬死實
因此本德厚流長福深隆遠此山去陵寢不數百里
俱為太行脉理尤非所宜事干軍機 宗社大計愚愛
恩深不忍坐視欲乞密諭工部速為停止別行採取不
勝區區以待論奏事體相形致有觸忤反誤大計伏乞
台鑒裁擇

屯牧錄序

嘉靖庚戌秋 天子震怒胡寇博簡俊傑以救輯疆
國川廷臣言渤海良齋王公自大理丞晉僉都御史治
山西宣大屯牧之政 賜璽書行事起自雲朔西至於
河南盡太行北抵沙漠公咸閱歷草蕪斥闢兵民之分
咸宜計其贏以鑲兵合七十萬有奇至癸丑夏當報成
登計于冊命余為之序序曰中國為夷狄先父矣智之
與愚相懸也陽之與陰相熾也善之與惡相絕也妍之
與姁相傾也紀綱政令之明甲兵人物之阜相遠也古

者叔耆之來享來主今也賓之敵之或下之何哉抑吾
之操持者蹠戾而競奢之陵恭儉乎是故傾奪之智行
則賢者可愚昏瘖之風熾則陽易為陰廉耻之道缺則
善惡妍姁斯混矣故鉤蠹顯蚩之民以氣勝焉天佑
聖明倣厲振惕公以執法之良懋膺厚寄冒荆棘履霜
霰躡岩上之巢涉馮夷之淵探恒霍之笈山岳效靈地
祇奉瑞斥地域中余得以披圖按籍而廩餼曲踊超乘
之群他日登白道圯穹廬驅辦纒之民於陶唐政典之
中謂不有賴於公乎公長余一紀 龍飛肇糾並以經
明首舉于鄉曰面談天下大計今三十餘年與公復同
官其事于茲昔之所蘊茲固未吐其萬一焉遭際任使
戮力罄竭聊陳其槩曾是以為言哉

奉國將軍滄江子墓志銘

滄江子 御賜名旭棣 高皇七世孫系出韓獻王
季子曰樂平安僖王生定肅王子王大父也王生鎮國
將軍徵錯鎮國生輔國將軍偕懷配馬夫人生子為當
室少敏嗜學從泗州守張倌授朱氏詩註守筮仕屬余
免武庫主事歸曰遂從余說易書春秋通大義蕪擬奉

漢人文建安以還感唐人詩往往有思致尤慷慨思以
忠功自奮郡邑督豪多傾心即庸劣人雖接坐不接談
與也奈內庸何不獲魔戈從先生先生慎之哉癸丑春
年四十幾歲竟飲憤而卒配張淑人生子女皆幼弟
旭欽以德平尹唐臣狀附余健士從軍者乞余銘嗟夫
余忝長於子自分沒草莽方以遺文託子子亡而余所
託者孤矣余又倥傯兵間不獲歸子尚忍銘子乎然所
以從吾遊者無他忠孝仁義而已矣子之忠無由自見
然每隱處語及社稷相對涕泣橫流雖余亦不知其何
心也子之親固不能湏臾不需子顧余可無滄江子哉
鄉邑賢俊縉紳今失滄江子無不潸然悼嘆子何以得
此於夫人哉豈非所謂沒而不亡者與方 天子神
武余以書生奮畎畝執戈二載備員中執法監督晉代
兵屢率勦張郃等跡靡餘孽釐厲業穴一快平生意
上報 明聖賜骸歸故丘杖屨醇酒於子歸化之
鄉而後悲可知也愚為子銘曰世之精者易棄而衆好
之者易擯用之者煩勞為災而衆所好者天所靳排

也寧有天之所靳而人不之來也然則豐於貴而膏於
面於數於理無可猜而余獨未之釋于懷其亦弗能廓
然忘情而姑以紓吾哀也耶

警心要語序

余少讀書館閣與西林張邦敷同研席于時年正富氣
最銳舉天下事無當張子意者已而出宰吾鄉之三原
余省謁洎免官再道焉其政皆絕人干請者無所容然
余已私為張子憂之又十年年益壯志益猛盛張子為
車駕郎參再 召吏官備官衆則時與事俱蹶戾不合
余重以狂言免去張子出守湖州遂報罷又十年而胡
寇作余執戈杆圍遂晉殿山西復與張子合然皆形與
年改世故隨齒髮俱衰各陳其所得求無忝於所生張
子乃出其所錄警心要語示余余為之序曰夫語出於
心者也而古由於今者也方今固未知其為古而出語
者安知其反足以警心夫今之為古也而古已亡固未
若警之於今也方語之足以助警心也而心已荒固未
若每警之於心也語為心賓乎心為語主乎古為今賓
乎今為古主乎余常學之矣求之於主而有得也然亦

之不足以警心也若夫喪心者亦其因語而反求譬諸
因實以索主人而後得之也雖弗可以訓其諸異於遂
亡之者夫雖然古今一道也心語一揆也求之而勿遂
岐之焉是又存乎張子之善學之也已

逆鸞本末

仇鉞鎮原平泉里人先以儒卒給事寧夏總兵府便嬖
適總兵意遂命冒繼仇總旗掌其兵稍遷指揮擢寧夏
遊擊將軍正德己巳劉瑾擅權遣使者大理周少卿督
察撫鎮與陝西侯參議鈞覈寧夏隱汰田糧急指揮丁
昂何廣等率眾反攻殺周少卿都御史安惟學總兵官
等繫侯參議奉安化王寘鐸為主以討瑾為名鎮守陝
西總兵官曹雄聞變促靈州寧夏反者無船不可東鉞自
盡收黃河船濟師歸靈州寧夏反者無船不可東鉞自
度妻子昌及孫長生皆在寧夏病風不足惜長生六
歲桀黠可念長生鸞小字也恐為反者所屠遂自大垣
帥師歸反者解甲垂殽以入覲寘鐸即稱病風丁昂等
親族就問計鉞曰舉事貴速今不亟舉而東何也昂曰

兵懼出而曹雄決河灌城畏其室家也鉞即誘由舉大
事成各封侯妻姬妣寧夏無室家哉昂曰然則各屠妻
子耳軍有詞者願泄其語又洶洶傳曹雄灌城特就鉞
謀昂廣視鉞疾無狀頗疑之謂其下曰明午當省鉞鉞
不出當入殺之其下以告鉞鉞度眾心動命其僕廣甲
以執茶盃為令明日昂廣詣鉞鉞出見昂廣喜庭中語
反事茶出獻酬其僕博斬昂廣首以號令城中兵皆反
正擒寘鐸破侯參議繫聽其視事時 上命太監張
永都御史楊一清帥師討反者遂以捷聞因劾瑾激發
罪既成獄曹雄坐瑾黨誅功獨歸鉞封威寧伯總兵滅
流賊晉封世襲威寧侯鉞慎事入江彬用事諸將黨比
多及禍鉞卒位以歲之疾也命鸞嗣侯兵部尚書彭
澤為製名字之曰伯翔肅曰和齋延譽公仙間居崇文
門內蘇州巷儉如京官第丙戌時春登第入史館讀書
歷刑部兵部主事九卿職會多與鸞聯席又就其居謁
昌昌必款洽遂談及鎮原平泉事平泉聖祖平涼茂以
語鸞以爵承總旗揚州籍也慈余壯年舉語而余不悟
後總兵兩廣寧夏反為首倡從逆者數萬餘人

又為官察龍歸驚復為河西總兵遂不相聞驚與曾
鐵構獄 上方欲誅夏言遂連坐鈔驚得釋莫復用
上疏復言鈔及都御史楊博御史張雨而為余主謀余
殊未信然眾皆笑其安康成歲驚復為大同總兵官大
同自梁震後遺陝兵通事頗多驚遂收用時義者提督
時陳傑也與太原伶候榮咸見驚逼大同驚懼二
變勸之厚賂驚折矢誓不交戰語具錦衣都督陸公炳
劾章驚既過大同遂東犯古北口直就安定德勝門同
事者知其謀遂促驚東入衛驚亦慮驚志滿將退故迂
道東至通州所部通事披髮胡服掠京南固安肅胸河
以助虜勢揚言兵部尚書丁汝璈奸為遼陽軍將其兵
肆掠也故汝璈極刑都御史王儀督鄉兵禦虜斬獲
通事首驚劾儀安殺御史助之罷儀官遂進驚平虜大
將軍承 制斬副總兵文官三品以下懦不戰者人皆
震畏驚率諸將徐隨虜出境竟不一戰猶論功加俸秩
太保 賜範金圖書得密諭事趣勢者事附之始與輔
臣相軋矣既連構獄困於財即大受賄賂始於東華門
比強市前周皇親大第麥太監福莊園通奏用覆軍錦

將益張大朋勢謀逼南遷又陝西人多知驚通虜恐發
覺欲矯 上命蓋覆之且以虜勢要君引進近畿史
道趙錦等斥遠時春翁萬達及兵部尚書王邦瑞然時
春業已召至遂授兵部主事贊營務驚益忌之構罷
上復命以前職督巡捕軍萬達罷去眾方傾心聽驚驚
乃與史道倡議與虜市馬以紓患眾或問余余曰此亡
宋秦檜策也何足問且官為平虜大將軍而劾牙僧闌
市職乎主辱臣死虜成之役辱甚矣特奏為臣子五世
受恩三十載得備一偏校練五千精兵願為大將軍前
鋒古北口狹鼠窟穴中將勇者勝耳且虜唯恃弓矢今
時春操持勁弓大矢教中國勇士不下虜且間以長鎗
大斧拒馬劉信叔所以破死木也願諸君安坐毋憂所
憂貪侈流行耳懦將不足任恐誤 國事遂作書言以
諭志辛亥二月時春擢山東按察司統兵兵食事市馬
議遂成車駕員外郎楊繼盛陳其不可者十有司承驚
指劾下 詔獄遂貶驚遂令延綏宣大俱開市虜將俺
灘阿卜孩知驚意欲弱 朝廷且納降人蕭斤策以開
市為名盡賤毀宣大邊牆邊將兵馬不敢禁自茲宣大

城城即下那顏騎馬可入城城中人夜覺其謀縛其黨
縣諸閭閻五月二十五日平旦屬騎傳城則遊擊兵已
陳城外山蕭片叱城城上縛囚呼聲片大駭俺難計沮
乃呼諸酋以疲老馬及肉獲不可生者互市獲段布數
十萬足厭飲南方珍酒果肅益喜恣盜邊上甚惡之時
泰以山東兵四千餘騎至通州 上命屯西直門外
新建民兵教場驚惡其兵盛軋已數諸 上欲加誅
上不從時春乞守古北口 上命移駐密雲自是
君相縉紳皆疑驚時春自介鞮率甲士鼓行至子密雲
驚亦屯安定門外中使賜食踰日始反命 上怪其
遲以驚不在屯遊別墅對八月十四日驚始出師時也
兵三十二萬騎十八萬驚不知兵唯誇厲強盛志在脅
和其出也索列鎮官將饋遺載路少不滿意則號甲奪
馬或讞斬中軍將其歸亦如之貪賄公行畿縣赤地戶
兵工三部糧易馬豆工需各數百萬糜費略盡九月十
七日歸京師乃奏曰民間訛言臣率家丁劫殺民兵金
事趙時春營為時春所敗辱臣臣有應援劫其詞裝指

要傳報四方人皆笑之十月兵解時春歸山東史道
賂俺難執蕭片總督遼東侍郎何棟執通虜熟夷哈周
陳通事歸于京師驚及輔臣道棟等論功行賞有差驚
進位太傅壬子春虜復犯宣大驚徵陝西兵會戰其家
丁先入巢敗賴時陳殿得返參將歐陽安旁擊之獲二
十餘級驚反劫二將行軍法 上皆原有眾論益疑
驚通虜之謀益漏驚欲嫁禍故屢致時春且誣成國公
朱希忠通虜 上皆辯明之而是役也夫馬芻糗械
復半八月之役大同守備沙潮不堪命自刎死驚與家
丁爭納大同女妓大同人憤怨尤甚兵益不振是歲正
月七月月皆食時春兵復至通驚諷通民毋舍民兵時
春露次教場結草廬驚諷趙錦教參將許璽夜縱火時
春夜除廬結陣整兵北戍密雲錦又諷參將劉繼先妄
報虜十三萬犯喜峰口檄時春兵援之欲使虜入古北
口時春納其檄固辭喜峰無寇古北口信地不敢輕棄
八月驚疽發背時考察相近匱金求藥者甚眾猶力疾
奏請而遍詆輔臣諸大臣然匱金者率持去十四日死
上用少保徐公階謀統收 制書將印時義等各散去

都督陞炳倫獲各伏辜詳具法司卷中臣昨奉旨日
伏睹壬子九月 詔書數逆黨罪勾引庸愚不容一人
幾蹈亡宋覆轍 聖謨洋洋通于四海義士咸奮敵
懷之志偉矣故擬其隱事遺文著于篇

勾注山祈謝晴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夏六月二十二日丁酉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無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趙時春謹以香燭紙醴之薦敬昭告于勾注山之
神曰維神敷形與乾坤定位布澤與日月同昭爰佑趙

氏有間漢朝遂顯庇黎庶限天驕今麥場禾穗值夏
秋交陰翳陽煽載暴載凌霖雨過甚實乃弗翹若欲彰
陰惠群小之罪漂颺飄流賊之巢宜降 天威於破

地免胥溺於倪旄如時春等官政有未賞匪有勞罰弗
及善或謬或故宜各以輕重畀之罰使從其曹不當奪
吾民之粒食而使有罪者得逃希茲忱悃陰雲用消謹告
維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癸丑六月朔丙子越二十六日

辛丑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無巡撫山西地方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趙時春等謹差代州知州司何等謹以

神應之儀敬祭謝于勾注山之神曰維神靈著兩關
懸三關峻著防界民賴以安茲因暑雨浸淫祈告躋攀
遙過水波遂開天顏日月昭朗惠民敷宣禾乃登穗物
情馴閑仗茲休庇薦莫告虔尚饗

虔饒民議略

山西地狹人稠宣次屯兵幾二十萬壯年取給直隸河
南今直隸河南大荒莽饑斗米直銀二三錢商販反取
米於山西以山西一隅之粟勢不能自支周歲而以宣
大兩鎮直隸河南兩省四五倍之眾販糶食之其勢必
不支故今秋收未三四月而三關軍士告急宣大商販
告絕非憂無銀蓋四面數千里之廣皆無粟可糶而食
故也而況貧之無銀之民安得不坐而餓死乎遺人况
狡者或未必坐而餓死若有粟以收之十萬之兵可立
致若不及早為慮豈待其困蹙束手起為盜賊流竄廣
中借寇以兵勢必不可除渴掘井噬臍無及及今作速
議處似猶為晚愚承乏巡撫受 恩莫報智屈坐井
憂深輔車夙夜思惟莫知所措案行司儒議報施行

嘉靖甲寅趙浚谷文集卷之八

賀汜川姚太守受旌序

今天下之民咸困而平涼居西鄙尤急百執事之職咸難舉而平涼之守尤勞瘁夫困於賦歛均矣而重以強宗園戎之禁奪尤窘也困於趣奉同矣而重以朱門羽檄之競馳尤疲也故郡大夫欲舉若職視他郡爲尤難今汜川姚君以嘉靖癸丑歲自南部郎中守平涼時天

其賢者曉譬以禮其弗率者徐正以法撫其瘡痍而其梗頑群僚吏漸以如式擇集者有所顧忌次年甲寅余罷督山西師歸視諸塗則少長有避塗者入諸郊里群吏有嗣迓者及郭則見其市井秩然以班而庶物咸阜以滋既而問諸人人皆曰郡得賢大夫昔所未有已而諸縉紳皆曰然諸吏士子胥曰然郡文學與其徒進而告曰吾郡守之賢先生既覲之而中臺執法者旌焉不可但已也且賢守之難得與吾郡之難治衆風所患也患難得而幸得之先生必不能已于辭也余遂

欣然力疾命筆而敷其說以爲來者式

送太僕方三桐致仕歸桐城叙

余自山西督軍罷歸之春同年進士三桐方君亦以前御史守泉府久次稍遷行太僕少卿至平涼蓋自丙戌至是凡二十有九載君以庶靖惇德當世橫流固非好而部符久不至廼有論君稽緩者君遂請老得允職宋某請余言以贈之行夫世變之相激久矣從而靡者命曰時人未得爲君子也舉世以爲是焉而質諸道非是也君子從其非是者舉世以爲非焉而質諸道乃是也君子從其爲是者夫道亦有時有君子則君子惡

從曰君子從其尤於人情而協於天理者時汶汶焉唯欲是者情禁禁焉唯勢是徇則君子惡乎從曰君子從天天不可知也人又悖之度其久而有定者從之則可得而知矣天惡乎定乎曰定諸無欲天唯無欲故能久人唯多欲其勢暫相合而終相軋也富與貴之交進也權與利之相競也許與術之相病也榮辱生死之迭橫也故曰終不可久而胡寧有定時之無定久矣群操敗舸逆風浪以奪驪龍之珠凌蛟鱷之淵取蝦鮒以恣

餐餐而不憂其握櫓覆舟也君子以其昭昭而蒙昏昏
以其歎歎而辱嗃嗃君子之不合於時固也遊神於無
物之墟宅身於至正之鄉腐臭橫逆之區君子不斯湏
處也欲固無如君子何矣而時亦且奈何方君其有意
於是乎余將與君歷首陽濯潁水陟箕山釣嚴瀨挹往
哲之高芬以抗斯世於軒堯虞周之匹以尊吾

君而振頽風顧瞻淑季昇泥操莽殞元朽骨之墟鑿然
憫悼方祿之以清流煦之以和風使其遊魂清漠中慚
內悔變化于元凱十亂之徒豈非久而有定之道與君
輟然而笑曰吾往矣遂輯其詞以置諸行李

恩綸錄跋

中天地而立人紀萬世不可易者君臣之大義也少保
東湖陸公以之自有宇宙則有華夷之限長國家則有
賞罰之典斯所以行君臣之義者也恭唯我 皇上
懋建焉故懷貳宿慝者少保公得以恭行 天罰而
上將孤卿之榮單及三代胥由茲致嗚呼盛矣世勲若
呂下公忠謹若張安世書史徒存其槩使後世徒仰其
美而其詳不可聞茲 恩綸錄之所以不可無傳也

讀斯錄者當仰我 皇克君之明並乎日月而臣子

于事君尊華之分凜若冰霜固當垂憲萬世與壁經齒
寧備信史而已哉頌曰赫赫厥靈濯濯厥聲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其繇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敬敢以是為
我 皇上祝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亦以是為少保公贊

用耻堂記

人所以異於禽獸夷狄者以其存五常之性也而耻為
大餓孝道饒弗受唾食旅婦蚊嘅弗宿牽臂士君子亦
族儻身不從非彞故曰耻之於人大矣又曰為機變之
巧者無所用耻焉夫以無耻自任而苟全富貴者莫如
馮道道更事五姓八君一狄主而德憑之以為救民盛
於佛使為臣者皆如道則君為傳舍安所用之道不足
論也曹操關奴養孫秉炎運灰燼卧龍涸轍徂詐流毒
盜有中原史官嘗其沉機萬世笑罵人倫所不齒者豈
是以為言哉然姦邪陋夫猶祖述而樂蹈之者以其苟
全富貴也及操之孫未五十年而族滅何富貴之有效
之者皆然迄唐而定唐固假仁義者也猶耻為機至於

莊生薄仁義去人倫然尤惡有機者以其有耻之心重
也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作之於沉可同日
而語哉余少而疎狂長而骯髒其愚顛海內所共知不
幸庾戌虜患郊圻廷議以爲敢死使備執戈邊鄙期
與虜不俱生好事者過譽遂遷大僚不滿所望乃嗤其
沉幾不足幸得賜罷歸田而山中之堂適成置酒以
樂其間深荷君上生成之恩而感士君子之知己
也爰本孟氏之義遂以用耻名堂嗚乎余豈止於沉幾
不足而已哉蓋平生聞機巧者面頰而大罵之猶爲未
愜人之以機陷余者甘蹈之至再三矣且不辭其心曰
寧人陷我毋我陷人持此以事吾君沒可以見
上帝先正吾志足矣庶幾終身無機而以有耻終焉爰
矢以爲記

嘉靖乙卯趙浚谷文集

壽傳憲使敘

塊半軋太虛用之而莫禦者能見而得之可以耀乎物
外彼八百之彭千齡之椿億萬年後朽之質皆物也唯
物終淪世以媽嫵爲悅嬰姪爲工饗佞爲得技戾爲強

儉賊爲贅淪汨莫或正之唯吾彭原傳公能握其契折
衷其出入不以彼易此邈乎所如之不合始自給諫謫
縣吏已復自校官遷省郎遲迴迂避垂三十載乃貳廉
車參藩以陟憲使時謂且大用巧宦者沮之公從脫而
歸北地又踰年年始登六十寔嘉靖乙卯春龍啓之晨
復其初度余迺遙致詞以賀之曰愉哉君之歸也一氣
播物列千萬品而人最貴分土又億鉅而中原爲華華
人之妍媸貴賤又億鉅而師儒寬博爲尊師儒之富且
貴者夥矣能自持以正永永弗淪耄老而歸內無所愧
如吾彭原公者不亦希乎吾嘗試之矣矻矻窮老而未
之有得速成早達而浮沉以畢世者相望也有如吾彭
原公之樂者哉其得也欣躍其失也忿憤唯物之徇以
忘其生耳有如吾彭原公之達者哉位軒裳而其塋弗
奉抔土祿萬鍾而其族弗識面目昂藏陵王侯而足之
弗衛鬼之將餒者有矣有如吾與彭原公今者之安其
所哉丈夫懼身之弗正位踰其才而莫克自立不患世
之不已知而弗相謀也公業已能此則吾所謂塊半軋
太虛而莫禦者公誠用之矣夫何歟乎吾無以助公而

心誠好之是故微詞以壽公且將與遠者共焉

同春亭記

銘成未刻間歲庚戌虜犯京畿余以職方郎徵尋

命爲山東按察司兵備僉事領其兵入衛再歲還副使
癸丑春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山西軍燕巡撫終歲
又賜歸聽調亭少境矣迺益脆爲樓上以奉所祇受
簡書而下仍亭名刻其銘於左方庶幾藏修之樂與療
官之疾情章也嘉靖乙卯端陽日時春跋

示學者

維天生物誠斯形焉維物制用儉斯名焉誠實無欺儉
用不靡實故常有節用日肥上德由茲末缺本餘妄念
損神敝精侈汰妓樂淫慾妨命爲大仁人憫惻愚者貪
愛譬如漏甕消涓不槩形稿性昏淪胥以敗嗚乎君子
戒之敬哉稽古則然匪我言駸

華亭縣創惠民渠記

關隴北支道華亭縣之西故縣人曰西山其谷東向而
水注縣之前川者北曰綿柳灘至于劉家嘴中曰觀音
溝至于丹泉觀南曰歸竹谷東南匯鹹池咸會于仙姑

山之東麓曰汭水行十里度縣南門而東越崇信以會
于涇故縣人曰南河迺涇之南源也地峻而流駛故民
稍治以爲輪磨山寒而多雨餘水棄不售承平幾二百
載林虔斷澤竭梁嘉靖乙卯自夏徂秋不爲霖禾且槁
縣尹臨晉王君官既憂既禱迺籌水利詢僉謀偕余暨
學師庶士之城西求水道命里胥率徒七十萃東麓諸
石過汭半流使東而北遵蹊徑過上亭廟前入官路沾
路之半爲渠過辛氏張氏趙氏之莊凡五里流淪平其
川田皆可溉也趙氏始放諸溝窪丈餘行三里至廢儀
州西城外曰劉氏溝緣溝西岸而北而東勿入于溝迺
入于州故城越好蚌廟塔寺至于縣西門之北數仞流
峻駛會得地中古石槽四尋者即以牖城而內水由城
隍廟關王廟之陳入于縣治東放之學宮以爲泮水注
東郊絕河其園田皆可溉也役不浹旬而成屬平涼太
守太康姚君汝紆以行部至厥畝允諧且曰涇汭槩平
涼之境皆可利用按察使少巖傅公觀風至郡亦云更
申聞水利僉事某公胥報可事勤而工省上不費而惠
下究縣人迺以告成事請余志諸石以垂永久遂銘之

曰隴陰從從其土以崇其兩以膏其殖以豐禁厲既憊
民用滋洪上侈下共澤潤山童風雨靡辰貨賄不充君
子式輝爰罄其衷曰有餘瀝行由地中駕言行適其諸
猶龍浩浩潑潑十里咸通放諸四海可療民恫余曰惠
也未究厥隆我有哲后思與天通百靈丕承共爲
臣工心惟水澄德唯淵同無欲如源無私如空靡殖渣
汗靡纖昏朦靡蕩以嬉靡激以攻光臨兆億唯正之供
曰雨而雨曰風而風六府允修庶土攸同爰及草木比
之昆蟲無遠弗近無始不終凡百含濡均被幷幪奚茲
勺水濡茲蒿蓬以示爲政罔有不公以示爲臣罔有不
忠以示俊良罔有不逢銘茲貞砥永永無窮

李安人墓志

平涼自余登嘉靖丙戌進士第後至癸丑而周君鑑乃
賜進士第其知名於鄉年亦十三四後發解即登第爲
刑部主事亦稍同未周君而值其母李太安人之喪歸
自京師乃以其同榜鄉進士趙君珮行狀乞余銘按狀
周故江西萍鄉而李則隆德邑人貴之女也周始於允
政以錦衣校分役韓之襄陵始家平涼至于不嗣其

弟允行以子亮棄役遂生尚仁李之夫主事父也尚仁
初娶趙氏生子欽銳鐸李撫之與主事無間已而視趙
昆弟亦然善居約事夫教子卒以穎異拔萃魁秦京士
黜天子庭然李年已六十六始獲養而遽歿孟子
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主事年纔二十六子三人
昆弟子又三人焉其可繼也洪矣況主事所持者正所
養者深益大其天之所受毋以世俗利害身家肥瘠撓
之以成光明俊偉之業毋作孟軻以下人李將列于三
遷之志人爵未足爲軒輊也豈非余之所深望哉若夫
事姑嫜孝逮僮僕仁工女紅自節約等事固其所恒蓋
將有大於此者也銘曰天將啓之固將有以侈之而可
不知其所始也豈燕於其孫而弗昌於其子耶夫固美
矣而重之以金紫也立于城闕之西北抑徵其若若而
繫繫也乎

莊浪縣重修儒學廟記

洪武三年始以陝西鳳翔府之莊浪州爲縣隸平涼學
廟之備可知也經百八十有餘載中間坳坳不知其幾
迨嘉靖丁未楊生淵等初請于巡撫都御史曉溪謝公

蘭移靜寧州庫帑白金八鎰委縣治之罔有應者至甲寅歲左叅政大名呂公時中相土于縣之良方維吉乃命尹福山張君國賓改爲之至乙卯落成聖師有殿先獻有廡啓聖縣賢良吏有祠儒業有堂齋祭享絃誦之所維牕重門表楔垣陳維鞏學官郭君體仁等爰述其故徵余志諸紳姓之碑云夫聖人之道大矣 皇明宣文之治偉矣故以莊浪之巖塞小邑固或陋且遺焉至乞貸旁郡以振治之底于維新其做惕于治教不既丁寧矣乎若爲師與士者毋但于安厥居毋荒于甘厥養以時新厥心俾所學日熙以大新我聖道俾易畫不在西郊之成紀曰自我邑筮焉鳳鳴不在東鄰之岐山曰自我岡儀焉巍巍乎堂堂乎几鳥被袞禹背湯肩之儀刑若接于夢寐焉斯謂之善新其學也庶幾新于庶姓疲者蘇澆者厖尹得以新厥政焉斯非所謂大學新民之術哉苟不求新于其身而徒新于厥居土木是災而德業是尤余于是乎有深懼焉張尹齊魯諸生知向方矣必大有以新之而來者爲可繼不唯新于學宮而已也余將以樂觀厥成焉

薛仲常文集序

方山薛仲常氏常之武進人也武進有君子曰荆川唐應德氏其勵志尚友千古不與世狎方山子與之遊既而業成均其司成泰和歐陽公陽明王先生弟子也以方山子爲良亟嘉與之其文益進遂魁多士宰邑久之迺爲郎官恬靜自將聞陝之涇野呂先生篤信好古從而請益以故其學日富聞譽自茂歷試考功考留都官自信益篤弗阿其友衆始不悅左斥之爲州郡佐謗始明復南宮郎擢浙之按察副使督治學政力以其學抗流俗士譁而攻之卒賜代又久之迺兵備延鄜地又近邊士莫當方山子意者獨與谿田馬先生及余言其行役往來必過其廬聽其持論侃侃忘疲時出其所錄文與其言可校覆也方山子不余鄙乃欲以余言序之序曰子知夫君子之有爲其與流俗果不可強同哉夫遠謀之於通言伸道之於徇情利已之於使人守正之於比邪直躬之於枉曲剛明之於柔佞誠朴之於矯僞其是非黑白若畫也奚其同好惡異而毀譽生取舍殊而予奪判使天下之政皆由是出而治亂之機於斯決焉

吁可畏哉君子之不能勝流俗固矣彼流俗之言有所
作爲者也其身不存則其所作爲者盡去而君子之道
彌光故君子之勝流俗也逮其身則人得以享其利而
仰其德不幸而爲流俗所蔽久而其道始明功業不能
逮其身秦會之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
已惜之而不已於是乎尚其文此文集之所昉與始也
流俗忌之而終也天下惜之是非積誠不能也易曰修
辭並其誠而必爲業也此其所以朝夕乾乾於驚惕危
懼之世與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斯
亦不足言矣富貴貧賤死生之運真暑寒晝夜之變耳
彼流俗何與於我哉雖然不以君子治流俗而以流俗
病君子是必有司之者焉而果非我之所當與也以是
而修辭則幾矣方山子他日以余言而質諸谿田先生
生辯于唐子其以爲何如哉

記異

乙卯冬十有一月朔日有食之越閏月十有二月壬寅
夜漏下亥刻地大震聲如雷至癸卯丑初乃止城壁屋
垣陶復多傾自平涼至渭南民多死小縣千人大州縣

至數千自渭南東至陝北至甘泉及蒲解舉城皆沒口
皆數萬光祿卿三原馬公理吏部尚書朝邑韓公邦奇
兵部尚書蒲楊公博之父僉事瞻河南按察僉事華陰
楊君九澤山西布政參議分守河東道白君璧皆卒山
陰王堯南京國子監祭酒華王君維楨死官吏死傷甚
衆山多崩斷潼關道壅河逆流清三日水從圻竇湧沙
沒麥敗田圯屋覆竈屋多焚奸人乘亂剽掠或相擊殺
數日乃定震尤甚者悉古馮翊境中原川廣福建甘肅
寧夏皆言震甘肅言天鼓鳴以後屢震黑氣盡日數有
蜺珥丙辰正月驚蟄彗星出東南犯軫及斗柄歷紫微
垣經六十餘日廼滅命戶部發銀四萬使右侍郎鄒
公守愚賑山陝祭告山川疫大作鄒公卒于長安民疫
餓震死者十之四五鄒公字君哲福建人丙戌同榜進
士

嘉靖丙辰趙浚谷文集

陶生岳字說

副總兵陶虞卿之嗣以岳名諱余訓以民瞻而申之曰
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瞻岳也又云委委佗佗如山

如河經亦有云儼然人望而畏之瞻德也詩又云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瞻位也夫唯德崇乃可以居高位而民
瞻焉崇德唯靜修始岳體靜故仁者尚之而致壽世俗
嗜好詠奪莫之能搖也而唯循夫理之是積久論定而
民乃瞻焉斯非可以倖致而為力固不易矣瞻于取予
而民知庶瞻于進退而民知讓瞻于容辭而民知忠瞻
于敬愛而民知仁瞻于裁制而民知勇可以為訓于天
下矣反是而居高位民將傲其辟焉而奚可瞻乃以赫
赫之威濟之不亦難乎陶生嗣祖父之勲行將有位以
治民民實瞻焉以靜制動非徒語也唯寡欲乃能至于
靜生于是不手勉焉則民有所瞻矣

夏祭五祀文

具官趙時春謹以少牢羞爵之儀虔祭于五祀之神曰
維禮大夫得祭五祀廼聖作王制也況茲中夏日近長
至以歡饗焉用報生長之義神之聽之介我胤祚永奉
昭假垂之無斁尚饗

洗心亭記

樂休園之西偏市鄰人之隙地築治之窟土及泉泓然

甘遂壅植之為蒲池以畜金鯽濟以涇流之餘波以其
溉園也肥而濁仍為陂其左以湫潤而時荷既澄而飲
魚荷茂華而魚腰鮪水陸之禽歡然如有所得也作三
楹以享其上與池之規各不踰尋園之主人曳杖履操
壺觴携親友奉壽母以遊其間有風吹簾篠雨濯卉木
露裊群英霜聚秋實雪印山川各以其奇來奏無絲竹
羅綺之費而冷然與心會油然與神諧浩乎其不可窮
也而不可強以名新晴天宇瑩然臨池萬象洞豁魚然
若超世外百慮無繫笑為門人曰二三子識之是足以
洗心矣有揚禪而前者曰先生洗心乎夫皇墳以降纂
書之前高文鉅韻聖訓賢編下挾地維上搜穹玄是非
浩代褒貶億年庶則由夷德推淵濶辭數周秦理以宋
傳冥求迭匯高堅攻錯排渣澄微腦臆恒懸先生其洗
心哉道以勢運業以權隆陷直為愚借妍為工枉正禁
替移俗播風萬屈不撓百折必東人以時智我以古蒙
有才不用必正其朋弗權以變必聳其經先生其洗心
哉白刃臨之未足懼也而善名劫之則或遷舉世刺之
不一顧也而君子子之則或喜不遷不喜常道平平默

而識之以存天明與世若矯與神若朋衆方劇喧若無
所驚先生其洗心哉主人嚙而笑曰二三子多言乎吾
頓而休夢而寤醉而醒樂而莫知其所以也乃歌曰清
風起兮生微涼波搖曳兮明月光魚龍飛躍兮雲雨翔
口欲言兮心已忘吾亭可名兮不可以方

祠堂鍾款

維嘉靖丁亥歲 制詔有司 大報尊 祖鴻典告

成 聖恩多方夏五月弦後季日 召臣時春為翰林

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下弦後臣時春始先教諭府

謝安奉表

君之喪冬十月朔朝于京師越戊子春正月吏部以先

臣贈典 上請 勅曰迺者升煙泰時裸饗總章燕及

皇天以配 祖考嘉與中外同其福祿願予侍從之

良可後追崇之典爾原任山東濟南府濱州諸化縣儒

學教諭趙玉乃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時春之父

沉毅寡嘿本於天成直諒多聞充於問學性每慚於阿

世志克勵於砥名兩任儒師一介不苟觀其却餽還金

鮮所屈降其平生氣節可知也高尚杜門明經教子南

宮首薦為世駿虎爾之慶澤其未艾哉茲特贈為文林

郎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於赫寵靈泉臺永貴母
許氏封太孺人妻劉氏封孺人臣時春亦 賜勅嘉勗

是冬既以請朝事免官放歸謹拜手稽首告于先翰林

臣之祠建禰廟以修春秋祠事唯謹庚戌秋九月下弦

召為兵部職方主事叅戎政大將軍持弗可移正職方

辛亥正月既陟下大夫山東按察司兵備僉事領兵入

衛壬子秋九月擢副使階中大夫癸丑春仲月弦未盈

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地方

冬既 賜歸聽調丙辰臣時春謹再拜稽首跪黑金陸

謝安奉表

鈞鹿票于祠門之右以昭示後裔用闡我 有明休命

曰敬祝 萬壽于無疆以對敷 仁聖之鴻澤于

子孫孫其永常

宋高宗書文賦賜吳唐卿

書文賦曷如書辨亡賜唐卿以書曷若揭精忠之旗筆

札工於學晉曷若奮一旅以紹少康漢光徒與左右相

悅曾不念二聖三宮之敵憤顛越也嗚乎吾於宋高宗

何譏乎志士仁人安得不扼腕而痛息

漢光武原娶陰氏後按巡真定納劉楊甥郭

世皆病漢光武以郭后之黜嗚乎此仁君之不幸也初劉楊以師婚厥甥王郎以兵逼潯沱南陽之奸仇帝曷嘗釋念也哉鄙上之猶豫帝之重於三綱也審矣嗣以宗社大計恐劉永等先之不得已而立則郭后與子皆不得已而偕建世不以更始為帝嫌諒其大也顧以郭后之黜為帝病何哉卒之郭以太后令終東海曼王友于亦至若帝處父子夫婦之間亦變而能正矣烏可病

韓文公平淮碑

少讀平淮碑亦疑韓文公沒李愬之功後讀呂成公衛禮至為銘議乃悟韓公所見之高夫以中興英主賢相奮大義以討內賊而愬先成功名義偉然彰矣奚必狙詐詰曲之為哉詰曲狙詐之稱于人此雅頌之所以不作也

李羅帖木兒

元搆恩蓋以文雅相順帝值李羅察罕二將爭晉冀地爭致賂于相而相交與之以市二將李羅怒以兵入都執相而未忍殺也相輸其賂倍償之其賂有速魯還數

珠者李羅先世寶也獨未輸屢徵焉有輸皆奇寶而非其故乃盡以寶珠盈箚獻李羅始怒其貪驕決計殺之唐太宗嘗言西域賈胡剖腹藏珠其斯人之謂與

宋攻燕不攻薊

宋太宗再攻幽燕使曹彬以正兵自涿州進潘美以奇兵自山後入然契丹自遼薊來援宋之左軍不能自河間並海以斷薊薊是謂知拊背而不知扼吭也況水軍宋之所長虜固無以敵哉

周漢君臣

韓信陳平皆先仕項羽亡秦已而怨羽薄已歸漢平為謀臣信為大將乃賊殺羽自是信遂見疑以族誅非無故也漢祖雖許平智屬以後事終疑其難獨任而歸重於王陵周勃二人固未嘗別事主而陵尤不屈意于帝者寧肯失節以少主與人乎彭越英布尤反覆自為六國伯王豈少主臣哉由此觀之帝誅反覆不臣者以示君臣之義一天下之志定百世之業非無故也魯兩生商四皓帝安肯卑視之為人臣者寧無功不可失正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天也孔子以湯武贊華而以至德

稱秦伯文王信矣哉

伯夷太公望俱以老就養西伯非背商歸周也夷齊商諸侯子終死于商望隱于漁師于周商無與焉箕子微子痛商而不咎周爲客以存宗祀仁矣哉武王之功大矣

漢二帝

漢文帝遺詔有年之久長懼于不終可以見帝終身畏慎保天位之誠心唯光武能與于此光武少與諸生學尚書往往施於詔令後世學者毋輕議二帝不學其恭慎之美非書生高談性命者所能及也

諸儒

議論至宋過矣華而不實高而無當喪亂之源有甚於清談老莊而永嘉象山之徒實首禍者也晦翁爭之雖力而其徒力行不逮未有以勝孔孟周程之傳徒存空言許衡諸子身陷北狄不能自拔故吾常謂其反不如丘劉譚馬等之為得也迨本朝薛文清公篤信力行始可以為儒惜其天年不永充實以未大化今之學者未達其故欲速躐等乃論道於高堂以企速化小而瀝

掃應對之弗習大而仕止進退之苟且甚至刑賞生殺一同庸衆吾常與共事而深嘆息焉竊念恐為小人所乘故姑置之將來人材實有王夷甫陳宜中之慮矣嗚乎

儒學

論性必以仁義論仁義必以事親從兄為良知之實此孔孟之教也學者生質不同施教無方而歸於實可以形著有所持循而其所得淺深高下美惡師友得以觀法懲戒此教之所以立也異端亦言知靈明善而棄其親長薄小仁義一言為悟莫可究詰小人依之得以放廢規矩猖狂自恣以揜其惡而著其善人不復得見其肺肝矣君子陷焉則空虛無用無以制小人而馭群動此教之所以廢也今孔孟之教俱在唯教學者以務實而勿為空言虛名能事其親能順其長而可以事君可以治民矣然事之順之又在天而不以人從理而不從欲求諸其本心而妄擬之乎聖訓而合此所以不可不學內外交修參互考證以養其良知益明而德益充行愈力而知益至父而馴致于大業輝光變化達權

乃其自然奚可預以為言哉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愚亦曰未知人焉知天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愚亦曰未能事親焉能事君其言甚易其行甚難務實力行斯亦易矣虛談何益

義理蘊于心雖未易見然隨寓而發亦自難掩仕止行藏乃其大者以此觀人處已亦可鑑形以知心也四皓之不事漢阜茂等弗仕於莽孫登避魏晉陶潛去彭澤司空圖墮笏崔與之辭理宗祿凡此名賢不可枚舉其胸中所蘊豈易量哉凡此皆非以不仕為高者乃欲有為而勢不能耳

莊列諸子

莊周之文閑深肆辯蘇子瞻謂其不詆孔子而其間或有詆詞乃議論反詰之間錯簡耳是則信然然盜跖說劍二篇詞旨淺陋後漢人擬國策之作混之莊子中居然可辨列子文本陋非莊子比尤易以偽亂真而楊朱篇終論名實乃至謂有名則尊榮遠樂此王行馮道之術世之苟得患失者耳列子如此安足為異端茲為一洗雪之非徒可以明道使莊列復生亦一快也

莊列大病既曰天下事任天真生死苦樂皆一致耳而乃病夷齊之餓死餓與飽死與生計較錙銖何一致之有哉夷齊老與太公等或為父師或遊荒野各得其所不相訾慕乃所以為天真孔子所謂求仁得仁也名自難掩豈二聖有心於求名哉智謀之士昧於道體遭世患難巧避自全遂以私窺聖以謂必作善以求名猶忿而求死耳豈足以語聖人

太史習俗所徂紀五帝夏商陋矣周秦縱橫伯漢功利乃滔滔有奇談蘇子山班固之譏信哉至西伯陰行善閔天獻女貨首陽作怨歌乃好事者為之與孔子所見皆相繆戾若曰閔天以是忠於所事矣俟囚七年之久趙世家夢至鈞天射熊高帝斬蛇哭神母視吳廣效狐鳴王莽符白石何以異乎固雖譏之而其自為文則又甚矣學者當折之於聖

汪黃姦佞

宋宣和六年東都地大震有聲蘭州山川草木變異微宗震惻命黃潛善視之沒不以聞說見程史又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變易命汪伯彥視之亦匿弗報說見程

昔淵海汪黃因此大用卒亡北宋此二異遂不書於史
我乙卯臘月地變亦河東陝西特甚衆論咸稱未之前
聞然則汪黃姦佞非獨欺陷有宋又將貽害後世也嗚
乎痛哉

嘉靖丁巳趙浚谷文集

華亭王令市擢守同州序

嘉靖丁巳春正月為金臺王君令華亭之四期用惠其
於上下銓司較其最晉大大秩知同州其奏可以先
其其次代以是春華亭之文與于紳髦若其旄倪咸侈其

嘉靖丁巳春

序

以余之夕於茲山也微言以冥諸行李夫守令之司
命迺漢唐志之而華亭之於同州皆其畿鄙同迺為
輔尚傳韓延壽姚元之之休風知州秩加令三等其
居處服御之崇祿位之重古賢如元次山輩應物諸君
子咸有增焉而思以報利於民其心誠有以哉孟子曰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人猶運諸掌夫人有所不忍其等而欲其飲也不忍其
寒而欲其溫也不忍其疲而欲其安也咸守令之責也
賢者孰無是心哉自昇平以來守令無不讀孟氏之書

方其進也皆眾以為賢抑獨不謂其有是心行是政哉
然田里汙萊而道殣不殊流徙相望而寇攘充斥財用
匱乏而上下交爭又重之以天災地圯同州獨烈民奄
奄無餘息矣其冀得賢守以拯拯之也寧有既哉不忍
之深孰有加於此也徒有不忍之心而無不忍之政者
欲蔽之也欲之大者莫大於聲利富貴必有所堅忍於
我而后有所不忍於民是唯賢者能之王君行矣勗之
哉余日望之方尺之帛寧足以罄余之誠也與或以為
余憚而以余為罪言則余亦所不辭也已

復古亭記

商石所居之郭北距涇谷半里得茹氏之廢園十畝中
有亭僅三楹楹僅尋夾以移柳二鉅且盈尋干雲七八
仞風慶之垂絲婉約可愛而勢且傾折欲敗亭里老云
俱百餘年矣亭之瓦長尺有咫上棟雖圯而下宇鞏立
乃更圻而飾之伐腐柳而植新肄焉以衍樛之子孫埴
埴之窪溝涇流而瀦之於澗然小沼受蒲萍荷魚之屬水
陸之鳥所宜之卉與余偕集而并遊籟聲時時自天外
來與余心會殆不可得而名言或曰郡之亭莫辨于此

垂厥而復無物以害之又可百年宜名曰復古固歌余
洗心亭辭萬綠叢中帝鳥矯天龍下奔騰韶者或曰幾
是與夫舜與韶固不亡也其年則愈古矣作復古亭記

即古亭記

復古亭之東北隅有小丘巋然下臨沼龍柏六七株其
稚子亡慮十數地棠之華間植而加倍焉櫻杏各三四
株蒲萄之架亦如之多藝柳以集鳥而編樛柳之肆以
鞏丘丘之上創亭視古亭幅員各廣尋時與客登眺東
則回中會盟壇漢武求仙之所唐人戰骨之燼有焉南

則萬峰連隴西則空同聳霄因憶軒皇乘雲秦人詛楚

亭

光武太宗上隴之績北距涇密通上即大原美吉甫薄
伐之敷弔長城丘墟之遺幸今日烽火之暫間也引觴
以詠陶然忘情庸知今之後不為古乎古之先不為今
乎或曰今即古也變化無方不可得而名也因名曰即
古亭

茹隆

記成之脯有叟幡然踵亭而告曰我茹氏之胤隆也年
八十餘矣聞君記亭不取遺我有以相長也記兒時謠

曰兩顆逼天樹高比大同山三盤水磨連夜轉九頃不
求天茹氏如貧廢涇河水亦乾吾祖父時也守令巡省
或復吾亭吾致雞醴亦吾享也里之衍弗平之若叢于

吾吾漸輸業于王家受直以充役吾業盡而無畦趾入
吾邑人者今此亭再市主矣而獨歸君喜君吾邑故家
能知故事焉庶吾民之或復故乎余聞而重傷之叟之
子江海孫朝鳳俱避役華亭常求貸于余余又及聞叟
語而重悲之夫力能存古亭與肆柳而不能存吾邑之
民豈余之情也哉存吾邑以存天下之民余之身若子
孫亦獲存焉余之大願也然則何術以存之前記曰革
其弊而完其故無以擾之雖更百年可也

硯贊

藏業琅玕天關之下追琢其章玄夷使者贊襄同文石
渠金馬郁郁彬彬靡史而野

桃花塢

距城東二十五里南距官道北距涇各一里乙未歲得
陳錄之廢礎佃治之涇流入磴者匯焉流瀚而澄地潤
而腴作舍依官道之原麓視敞而宅岨植柳藝桃木茂

而實繁二十餘年矣會大風掘木之鉅者幾百本作高亭一楹幾四丈自原而瞰山川數百里間清淑之氣無不會也前為軒三楹曰寶齋天齋而陽遜地齋而冬藏人齋而壽昌吾以此寶齋環其左右後先無不羅嘉卉而暢時物者然暮春桃盛華獨出於高柳長楊之間朱碧錯落耕稼者望之曰是胡為乎藹藹芊芊華如繡而柳如煙殆天垂幕而地陳茵也命之曰桃花塢余亦應曰名固嘉但桃之盛不數歲率一易每秋食實輒布其核使相承而無替以餘材構小亭于林中疏小沼以瀦衆美庶幾桃花塢之盛其可久乎

隨溪谷文集卷之八

記

記異

嘉靖丁巳春正月二日華山渭水皆鳴凡六日而止地屢震

黃太守被旌序

操列城之柄賞而榮之使生民賴焉者臺大夫也專一郡之命仁而生之使善良不紕絆者郡大夫也大夫宜于民善良仰而戴之不善者肖而化焉凶者入于不可赦者天也先是陝之臺太夫唐公布政山東郡大夫湯

陸黃君副守充府余方治東兵及交政焉皆子民無所容心軒輊數年後皆陟蒞于陝唐公固知黃君之弗擾于民也顯被以書令郡吏民持幣牢尊以慶之上佐諸君徵余數詞焉余非工為詞命者雖然夫政則嘗從事于君後矣敢不敬以揚解夫民有力于王室安于其家取與不私于上下毀譽不拂于公理者願大夫賞之榮之其則同升于公可也其不能進于是者亦磳磳自守若恐罹于咎大夫則獎而翼之使進于是可也又弗能者將網于法大夫則汲汲瞿瞿思有以免之弗克免則矜而求善于後焉可也民有見勝已者如見同惡者愛施諸已則歎望于人則厚厲人以奉已已厲則移諸人者願大夫罰之甚則有誅焉誅不知畏善不知慕怙力阻兵以戕天民在大夫當誅之不移復而無所事教者也大夫進于是哉臺大夫必將以是進大夫而暴之于天子之廷 天子又將以是暴之于天下而曰是天之所以命治斯民者也豈為賞與榮亦弘且侈哉或異于是者則余固非所當言矣敬請舉吏民之觴

記異

丁巳小暑三月初昏有星如炬流于天東北没于午地

送陶參將赴神機營序

唐兵三變我兵亦三變天下都司衛所之兵盡掌於五都督府有征伐則於內簡命大將軍充總兵官二將軍副又二將參焉以統之功成輒罷還都司衛所各守其方以備寇盜且屯田且教戰外方無寇則將不統兵內方有事則兵不請將故置將不冗而都司衛所之官無所運方守之責治精事省威加四荒祖宗謨烈淵乎迭茲繼變而闔營十二不付已又變而為戎政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八

五

制未有征伐而將副參遊守備之屬仍代督府都司衛所之防守甚至憲臣將民兵以助之而督府都司衛所之官乃文服坐食無防守之責他將無數求材難充故同山陶君虞卿始罷寧夏副將起參練勇營賜歸三載然督陝西軍者每防秋輒辟以自隨故于嘉靖丁巳之夏再起為神機營參將噫如君之材具周達其堪世用也固矣然猶屢止屢進焉何哉信乎求才之難而用人之不可易也天道以四時生長收藏成萬物一歲之功獨松柏青蒼相承茂千百歲故孔子嘆之曰歲寒然

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承平事夥君於世無所不可况乃君世業神機又素所諳余無以贊一詞昔陳遵使北狄其友贈以不拜今君參環衛近清光請贈子以後凋其可乎余已為詩四十字欲以侑別觴適衛使甘肅乞辭以大茲行故聊叙其所以而詩因系之下方

陶氏瞻園亭卷

隸變楷書以來能者衆矣世獨稱重王右軍顏魯公蓋右軍之清真魯公之忠義於書可槩見焉蘭亭帖尤右軍得意之書也其清真尤至然自昭陵摹載以來人自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八

五

為右軍其清真之意幾希矣陶生民瞻所藏殆此類乎苟不求之於其書而獨求其清真之蘊然後發之於筆則所以為右軍者思過半矣迺世累莫之能繫而一切慘舒弛張得失不定之情舉至於書而脫然矣孰謂右軍獨能乎哉雖然書小藝也得于心猶能如此况學聖人之道者乎其脫然於世何如也民瞻勉乎哉

丁巳災變

嘉靖丁巳春夏大旱五月朔祈雨于雷震洪應壇二日雨有疾風及晦奉天華蓋謹身等殿文

武五鳳等樓奉天門端門左右順等門皆災秋直隸山東遼陽大水北虜攻廣寧及山西朔州川各深入三四百里破大同城堡七十餘殺掠以萬數秋八月五日湧血山于山東陽穀縣高數丈濡人衣凡十七處彗山西北長數尺經旬乃滅倭寇福建淮南北羣盜道之殘登萊嶧山鳴冬十二月光祿寺火

雜劇談

客有為布姑子卿之術者先二紀相人每曰是頭銳而肩圓長而短下火形人也善鑽刺必貴已而果貴嗣是乃曰厥入壬子六癸之窮土乃不殖金火通明已而亦然于是求金之使四出富貨得志藝士道人皆獲咎以遞

客曰世謂丹砂化金而人能不死者有之矣蓋未得其人也盡求諸群盜乎盜哂曰吾禦人而效金以金而生非茲術也抑縉紳大人乎往訊諸曰吾談經史而從政弗喻茲術也顧強客而訊之客曰夫能化金者毋過積金不死者謂應死而不死也若效人金所積既多獲而付諸從政者法必死矣然竟得生非化金不死之術乎

矣以他求盜大喙曰非是之謂也吾固業農農甚勞億入甚薄從政者百方貴其金死者相望也不獲已乃禦八金以遣死頃吏耳非終不死也顧聞荆之盜有龍秋者本諸生弒令據邑得不死滇有那鑑粵有李文彪皆太學生弒其邦君海有汪毛屢戕大吏積金與山埒皆不死竊效之大效攘焉縉紳之徒有長喙而仇金者嚇其徒執吾徒欲死之然吾金多不乘雲而金翼之飄飄然出死地而復效金之所然吾又聞漢有盧植王允晉有丁邵劉琨隋有楊義臣張須陁堯君素唐有二顏張許鄭畋之傳不可枚舉率仇金而憎盜元之劉伯溫仇金尤甚喙最長不勝其憤氣結而死故積金能不死者自古有然殆天也非術也夫世有廉而仇金者矣未有不慕不死者也然則吾徒殆將熾矣客仰天而嘆歸而語長喙者咸於邑而悚息

王子晉既仙乘鳳吹笙而適鎬京道咸陽恭伯之婿簫史吹簫以誘鳳欲奪而乘之子晉訴諸帝帝曰爾何見之暮也夫鎬京爾之故也弗能守以假力臣臣藉手而有之君弗悟也矣有於鳳子晉對曰是帝之為也帝實

剥我有邦帝曰嘻朕何過哉爾弗云乎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未弭爾欲知天禍乎巧佞之臣是已齊爾良弼乃天禍也然自十亂八士以來朕之福爾邦者不可勝計悅榮夷尹氏弼石父而戮杜伯左臣聽范中行而誅莨弘疇之過與商人之語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爾邦之謂也子晉不得對厥歆而語御者善守而鳳勿令孽臣去之

山林之氓飼良犬以禦寇犬善巡苑林庖伏而攫食焉犬肉能療庖氓其瘥也而攻之遂獲之寇聞群氓之

能斃庖也亦舍去夫犬畜也殺身以捍主患能以義報仇卻寇君子有取焉

陳平死而無後平自知之謂其以陰謀行金成功也夫以金子人為君成功禍至絕祀况受人之金覆君之事禍當何如哉

南山之鬱林庖實負之匠氏謀取材而畏庖使獵師設善食以餌之庖獲而林竭山童雲雨不興樵蘇絕民大困索淵而浚之中得枯龍之骨百體咸備視之咸焚鏹

帝致之罰庖與龍威神之至者不貪不瀟與物偕豐一失其職大命乃傾悲哉

西鄰之婦畏其雷之鬼索牲備醴以祭發屋堦垣以讓咸罔不致也至棄其居以避之晉之孟氏官為庶訪大夫畏鬼尤甚官屢遷而鬼必從棄官而歸畏甚而卒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

宋氏之相陳宜中將逃于占城舟浮于海而陽侯斬之弗克濟曰是以口覆人邦國者吾且覆諸海宜中亦斬之曰是固覆于海而覲顏以主于海者海之判官雀躍

而進曰臣得君與相矣不溺則何以入吾海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吳寇焚剽三服之里南商之重幣不致吏之文幣以相媚者括取于造寇之工寇工幣亦告竭以紵布為寇又弗緇也闔城皆緇冠詩云不弔不禪威儀不類

吏善剝民善流吏不得民籍伍即其流所剝之市里皆籍以剝雖偷竊弗免籍唯大盜弗能籍獲者賄而縱之黠者率為盜高者為吏吏與盜日增衛太僕王孫賈曰吾始以膏粱之宗為難近緇紳之徒

為足恃也及仕于靈公罄心腹恣富飲雖夫人猶得近焉樂可知也問于孔子而呼天以詛余何賴焉孔子遂行賈遂怙黨賂罰無辜者之財有連于諸王子公子者率請賂而免之其不免而罰者倍于賂率破產乞丐以詛賈于天者載路或詬諸其門賈弗恤也以其半遺諸嬖由是王子公子嬖人交譽之而位益進君子曰國政之敗毀譽之亂也有然哉雖聖人末如之何矣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世謂關羽之敗由劉封未之信也夢封詬羅達夫曰此

趙雲本集卷之八

三十七

子真不欲富貴者胡不仁我或有為達夫靳惜者其友曰達夫進修者也非進取者也書不云乎小人講張為幻則自敬德其在于詩我友敬矣讒言豈興又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達夫有焉覺而天將明志之以徵諸達夫

不善為廩者不益其貨而務狹其廩以增舍益稅善鬻官者不益其民而務繁其政以增官滋鬻稅廩者不欲商之久鬻官者不欲官之久然商不久者善敗廩官不久者善敗政

民困億政敗墮議省官或曰省學官或曰省學官名醜而所省少不如省巡官議者曰巡官吾以候途吾無所用學竟省學官議省費省諸廩餼及祭神之需然皆有方者有司莫敢省也獨省孔子牲酒貨諸市或曰孔子雖恭儉不爭然先知故曰沽酒市脯不食

柳子傳河間婦人一夫其守無所不至反甚於小人之尤者文過遂惡甚矣若近世名公述馮奇之遭鬼困至死得直雖大賢以下所不免也生亂世困亂口悲夫

累歲不登丁巳之夏雨以時麥禾茂民之困者幾蘇矣

趙雲本集卷之八

三十八

鼠乃日字月孕徧田中麥大耗黍亦弱倉廩尤甚詩曰碩鼠碩鼠毋食我麥毋食我黍夫二三十年之上庸知有符合之疹乎

電自西北而擊東南乘高迸下明其為高寒陰沍之冰日所不燦錮陽於內陽一歲一舒錮之甚則發之暴近者鉅而形雜碎裂而重墜也遠者小而質圓風氣之所旋鎔也雷欲震而咽電乃降陽錮而暴舒也大震電而雷止陽已舒也近電所止之地不聞雷而聞砰鼓雷擊田也所聞者免于擊響應也春夏之交求西北高岑之

水鑿而落陽可也北方制寒之事也可勿藏焉蘇子之
論藏水節陽之盛而不及鑿南方禦暑之事也或鑿或
藏聖人兼治南北之事也藏諸近下而不鑿諸高遠失
其義也必也君子道盛陽氣自達則無俟乎鑿藏矣詩
載于幽幽西北寒方也公劉居一隅當夏之衰乎
天下少大智亦少大姦然皆難知蓋大智自異而大姦
自匿大智能知大姦而中人常妬大智然世多中人易
知其才易行其言故中人之志易獲也姦者欺中人之
易與而狎焉以文其說而固其黨以孤大智之群而離
其交杜其口大智獨運而寡與姦庸肆行而莫顧國必
破家必亡漢以斬白蛇哭神母聚眾斬則繫蛇然傷人
而夜哭者其人而非蛇也王莽效之素術效之陳友諒
之隻眼石人又效之其餘姦盜相效者不可勝紀固中
人所惑唯大智能覺之西門豹溺河巫李德裕止聖水
程伯子取佛首孔道輔胡穎之斷妖蛇皆大智制大姦
之效也亂熾而中人莫知子胥以知越扶目屈原以知
秦沉水范增以知漢剗身梅福逢萌鮑宣何武劉向以
知王氏死亡斛律光以知祖珽誅張九齡蘇旬呂誨陳

璫皆以辨姦廢後世慕其名而當時噬惡之雖大智而
獨見不足以勝姦制亂也雖然依神為姦易制也依人
為姦依道為姦依情為姦非聖人莫能制雖智者莫如
之何也已吾樂言之而有深憂焉是以莫敢終其說苟
聖智者豈無取於吾言哉

史論

春秋書事以經文為正左氏傳列國事非丘明不能也其矯誣者附會王莽劉氏之符命求立左氏學官以圖富貴者為之也又必以類增之斯或書故失之與與誣多以成敗論人異乎耻巧言令色者矣曰何知之曰以論語知之名呼之而然其行必求其下罪下則不名非同時則不傳此其所以為史之難也漢儒之附會而何者其意蓋欲以漢為堯後莽為舜後堯舜禹湯之德一一定以土代火與左傳之偽論同也一曰堯舜禹湯之德一一定以知之曰以堯典孟子知之而堯舜禹湯之德一一定以女婁之堯方呼為堯而不知其為堯之數又外詢于四岳又以姑婁為堯而不知其為堯之數又外詢微豈曰黃帝之後堯不知其系自黃帝而漢儒知之非獨其知過堯年亦當高於堯矣故可哂也曰自魏晉及宋之士胡不辨之曰子亦稽之史魏晉五代唐宋得天下有異於莽乎其臣置之勿論宜也唐出於李老聃或

曰聃李下生又曰臯陶為理子孫轉而為李左氏絕其六為臯陶後舜典命陶作士不為理也唐本宇文部匈奴自有蠻夷猶夏以來中原之族姓紊矣宋太宗之取太祖位或曰弑非也或曰讓亦非也陳橋黃袍之謀臣義與知焉事或不成則臣亂誅之以歸罪矣事既成安敢不以位及之故曰取而非弑也殺兄子以傳已子元佐以為非義陽狂而避之泰伯之義也故曰取而非讓也元佐其以天下讓乎太宗子孫久假屢絕而不歸至舉族淪于比狄廼留一庸王使授太祖之子孫兄弟之世各得其半淵乎至哉天命也其臣當靖康之亂類有能知而言之者皆弗誅獨誅岳飛以其極兵故也亦天也孝宗立而雪飛冤亦固然也故曰為臣不易天下之大分莫嚴於義利王安石欲隆治道而先求利政是以敗有宋立國大抵不假人以權而優以利自百官至夷狄皆然安石不知節之而務求足之其士風以虛文相高安石不知以誠率之而反授之以臆說便利其告君以明帝道闢異端而佞佛乃急寺置田請于其

君唯恐不及吾不知其何說也其人天資敏給小慧而暗大體強為大言而中實昏懦故勉以剛愎濟之安得不敗陸文安公學術天資為似之故撰其祠堂記頗有得焉至論其心之所以蔽則諱其佞佛好利蓋象山亦自為諱也或曰安石清約不近利曰子所言者市賈之利也安石欲竊賢聖以為利關佛而佞佛譏韓文之無補而自為三經字說則不悔首尾衡決心術曖昧知其謀為賢聖以圖大利也夫古之聖人不自聖也自以為聖則非聖

天子之都雖本其所興而亦必有前後進退之勢古今所同也堯舜禹都平陽時所患者水與三苗水性下趨而冀方形最高北方尚未生狄人而苗固在南方水鄉其形勢為勝也商之都河南與汴宋無異盤庚力遷河內子孫遂都河北以資冀為與區河山襟帶至強雖弱夏周最世遠不及之蓋北方未有狄狄之地皆在帝畿故也元金似之矣元先據女直地故金遂亡於河南本朝自南北征故元雖亡而不絕周雖都雍而亡蜀漢西戎近據終南雍之遺守之地亦全也雍之形勝歷漢

唐及今而始全冀之北今多在狄而山西狄難反在雍代之間出燕都之南此臣子之日夜隱憂者也或曰雍不有河套之狄乎曰千里而遙及邠及甘泉馬不支矣非如燕之朝發而夕極也今業已都燕當重宣大遼代以輔蔽之余嘗叨是任矣而志竟弗遂余有罪焉

周龍叛臣以為諸侯始自曲沃武公至三晉田齊而極其後遂賤天子之命侯而自相王矣秦亡於司馬欣之請事不見而逃正先之力諍無罪而誅漢亡於鉤黨又召董卓州郡之兵以促之唐自李楊作相安史搆兵半已亡矣遂使方鎮不由君命而天位不出父傳三百餘年而亡幸也宋雖不競外有強敵然君臣之間動有兩畏遠燕雲鄂渚之僞捷乃肆然無忌自謂太平而華夏亡矣書稱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知幾則可以知興亡矣可不慎哉

秦立扶蘇秦非獨不亡而可以與文景之治也陳勝吳廣起徒成假扶蘇之名天下響應况居帝位以行寬仁天下寧不歸耶赦徒成用孔道而天下止三十六守監百令丞尉亡官多民擾之患亡此胡南越之假扶蘇優

為文景矣然則天胡不佑扶蘇乎曰始皇君臣多淫僻也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道也物勝人自五帝以前是也天乃生禹益以損物而益人人勝物六國漢唐宋之季是也天乃生李斯王莽宦豎奸相夷狄以損人而益物或曰此治亂相禪自然之數也子言之何補曰嘗聞之先君子矣聖賢有道焉唯上下力行節儉非五十及大人不衣帛非七十及大人不食肉飲酒衣食宮室姑自足不求諸外不可衣食之物不珍不棄人以自逸不損人以自利不偽言以立行故常治

項羽鴻門之會不殺沛公樊噲張良之功大矣然非斗酒彘肩之能也其本於還軍霸上之諫乎遣兵守關猶可說也居皇帝宮私其嬪御范增召軍吏行申屠建李綱之誅沛公焉逃於王憲張邦昌余大均等之罪乎以吳闔閭之強君臣有楚之室卒為楚敗以關先生破頭潘之猾賊眇視高麗私其婦女卒為所殲况項羽之悍范增之妬乎逮噲之數羽得執此以為詞山噲本意也孰謂噲之功不先於三傑哉

大臣事君可無功而不可無誠張良始終為韓韓亡事漢漢祖呂后惠帝皆敬信焉韓信陳平反覆趣利皆見疑信誅而平絕後且自謂犯道家之忌允矣哉王陵周昌周勃之見信略如張良黥布等九反之禍皆與信同理勢宜也光武唐宗宋祖能全功臣大率如是其不能保全正如信平等耳姑以此為例觀世變者詳考之史遷不見左氏專據戰國游談無根之說詆誣聖賢惑誤人心如伊尹割烹要湯孟子明辯之矣乃復載之文王免姜里之囚左氏稱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史遷乃謂天散宜生行賂是文王苟免也又曰西伯陰行善蓋謬矣夫除炮烙刑滅崇侯虎伐密斟黎章灼耳目何陰謀之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不為聖人之所同也史遷所稱乃如是謬悖乎朱子黜鼎肉說湯之說而用姜文貨馬獻紂之事何哉末世放利誣聖自文以濟其私不可不辯春秋直書趙盾弑君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則以大夫不當尊殺含有罪之盾而殺無罪之同族耳史記乃用趙世本國策之說大悖孔子之意

瓊山丘公序宋元招安寇盜之非是矣顧未反其本耳
人君能舉直而錯枉枉者將化為直而何寇之可招禹
雖班師然修德以格苗終于分北不但已也周公則戎
狄且兼之所謂文告之修乃所以待遐荒戒後世之黷
武耳唯邪枉之臣自知才力不任定亂又妬有功之人
恐出已上又欲養寇以自資張賊虜以脅君父乃肆
招安之說其言豈止于是非之間哉若官政暴貪民不
命相挺草澤誅其害民者而復民之故業斯可矣奚
可以官爵賞哉

極其變而后知正之為至善也五帝時物猶勝人而人
之智勇僅足勝物以安居無遺力也水土既平萬國奠
位而篡賊夷狄異端之禍作矣異端唯佛最巧最辯難
窮能言天地萬物之變至矣功利智術之士以小變觀
大變安得不神醉而心屈也由正道觀之則戚矣曰何
以知其戚也曰彼出世法也夫陽明動而陰晦靜物之
用也人陽明而鬼陰晦物之體也陽明之氣盛而為人
人之氣竭反陰為鬼物之正也當盛而衰遊魂為變反
而不反精氣為物物之變也彼舉其變者以恐人而以

然不覺悍然不顧者教之以為出世法且變之不可
常允矣死即出世明矣生之不可出世又明矣故曰佛
鬼道也人而鬼道生而出世凶乎哉故人行人道則
神神與天合行鬼道則鬼鬼與地降小人驕私好怪故
好鬼道君子心存於正故好人道人而神神而天至者
知之不至者勿與言

王道廢而夷狄至陰鬼勝周定王三十六年中原大水
佛生西域楚莊王奪晉伯鳴乎豈小變哉

黃河清聖人生為祥于始生宋王之聖人也河四瀆視

公侯臣也陰也陰宜濁而清明臣有起而為君者為災
于受賀在位之君也讀史者詳之

先王盛時合人祀神之樂歌史紀之天下傳焉内外上
下之歌詩史採之天下亦傳焉諸侯亦有時貢焉周衰
諸侯不貢史臣行役之使錄而傳之好事者歌焉蓋天
子無可頌臣民憂憫篇節感歎而不雅故為王風列國
傳播之曲周人莫可誰何故為風曲先王之事變而
能正者也孔子有聖於衰世焉此孔子之義也其意
訛亂者則焉理也或曰朱子云皆列國之所貢天子

守之所不也曰朱子不云東遷而遂廢不講乎十壹國
風東遷以後為多天子固無巡守之事彼衛莊宣鄭莊
厲齊哀登武獻秦穆康陳靈曹共之君寧肯以其淫
暴之事以之天子乎彼隱而行之天下播誦君子有取
焉以懲惡孔子之義也

狄入黎人邢黎邢告急于衛衛失邢黎之屏蔽狄患及
衛矣而衛弗救又弗戒也方且玩人則宜淫玩物則寵
鶴卒殲于狄非狄之能衛自殲也秦已亡周韓兵交天
下唯齊未受兵宜君臣戮力以救楚趙而劫秦猶恐

弗濟乃中李斯說客之邪謀拒即墨大夫收用諸亡人
之奇策坐待遷夷秦漢隋唐宋元之亡皆如是方邊圉
告急危不旋踵而乃夷然坐視以底滅亡非不幸也詩
曰猶之不遠是用大諫心之憂矣涕泣隕之

虞世基以楊義臣之兵趙高拒章邯之請十常侍之收
王允張濟之討李克用賈似道之棄呂文煥哈麻之醜
脫脫皆能以喪邦而還隕其宗如出一轍雖然趙高
本趙公為秦擒被宮六國未叛于外而高先行陰謀
于內欲秦而報趙久矣其君不悟舉天下而聽之悲

夫

吾于今興廢之際得卓達之士亦不數焉孔門記微
子之箴其志咸矣避秦如四皓桃源之儒蓋多世莫得
傳焉淵我邈乎漢有梅福逢萌劉向郭林宗魏有管寧
皇甫謐唐有司空圖金元之際率為黃冠世莫得稱焉
者抑又有之矣余同年大司馬翁公亦今世之子然者
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漢文帝之美後世少及獨私一鄧通懼其餓死遂因而
除盜鑄錢之令使人各得自鑄錢予通蜀嚴道銅山其
後景帝害通乃以私出徼外銅錢罪之卒餓死通者錢
也而吳王濞乘之即豫章銅山鑄錢之富以成叛逆之
禍人主一念之私流毒之烈如此可不謹哉

聖人謹禍亂之源故成湯自有慚德懼其為口實而武
王伐紂之師夷齊不助孔子擬易之革何其謹也陳勝
吳廣之流當耕思亂孤鳴感眾此亂民也與二世斯高
何別焉儒者乃以勵武許之感甚矣李淵再世受隋高
爵主危不扶罪人也宜名曰反唯元以亂夷猶夏百年
之耻不可一朝與居凡兵之起皆義也聖賢亦何容心

哉用夏變夷則夏之否則夷之

習俗之因革必以其漸天地之始即有諸侯自萬國以來土漸大數漸少并而為六合而為一漢封諸侯未百年而盡亡自是以降尊卑無恒唯能是與世祿相間遂以為常其所由來者漸矣讀史者不可不知易圖治者不可不知史史者易之用易者史之本

晉張輔著論以漢昭烈優於曹操諸葛武侯優於樂毅允矣獨以光武優于少康似為未盡然徐而考之禹啓之功德未遠太康之惡未稔罪戾止亂畿內夏之諸侯咸在少康奮旅一呼咸至誅浞斟二豎四海安矣西漢

自宣元成哀平五世不行仁政誅戮名賢政由宮內時維婦寺官吏詐貪兆民連痛觀王吉貢禹賈捐之京房王嘉王章劉向李尋柳福之奏西漢之篡亡久已兆矣盜賊羣起郡國不計習成風俗至王莽而後盛耳罪歸於莽而後民思漢使莽習五父之勢歸政中山衛氏孔光劉歆等能保無群盜乎何也莽獨秉大綱耳政之條目世之風紀則光歆等所為也哀平王氏而用丁傅田下愈亂平又為王莽亂定迄不聞武宣諸孫有能振

起者蓋文景之澤為武宣所潤天國以天下歸文景之裔矣光武之承文景視少康之紹啓禹不亦邈哉昇浞之亂嗣夏唯少康耳民無異志焉漢之子孫萬數百姓莫適從也光武無與焉身破百萬於昆陽人方知之及更始再敗而民之恩劉氏益微矣光武再奮河北手無寸兵獨得天下之英賢徧掃宇內之寇盜一除委靡之習大獎忠烈之風亦逮明章和順而後文章燦然甚矣治功之難也孰謂光武不優於少康哉輔之論信然

趙彥森集卷九

十二

哉獨入關之後立法制除煩苛以正紀綱敦信義散財貨以明體統抑諛佞進忠鯁以厚風俗使子孫有所承繼者可百年便欲廢壞亦可百年由而不廢千萬年可也然天地之氣久治必衰衰乃復興吾不忍言也嗚乎班固稱王吉清儉而興服鮮明疑其能造黃金是不達吉之意矣觀古立朝正論據經本禮乃儉而不固者諫大夫之祿在漢亦厚與服蔽垢是威儀之貶而蔽君之寵也吉通儒也肯為之哉造黃金之說陋又甚矣大槩漢制官少祿厚近世官多祿薄官少材易得官多材難

見才易則治易才難則治難

漢元帝與京房語知人之難故行考課法唐憲宗與裴度辨朋黨之邪正故著辨謗略旗元柔懦少斷不足道也以憲宗之剛明功業垂成卒惑李逢吉皇甫鏘李道古等之佞而不能用度崔群韓愈裴濟之忠諫竟至失身宦豎何哉心有所欲而續敗於欲速也夫天下之所為公是不待辨而知其正且當行者恭儉也憂勤也仁恕也明決也容人之攻君私也中人以上之主咸知而行之無疑矣人臣之才合於是者必受而用之無間矣以是求治固無難矣唯夫睹其恭儉也而佛老虛曠之術入焉苦憂勤而申商綜覈之政行焉任仁恕而請謁燕昵之私干焉遂明決而恣睢敢為之敗參焉受離言以為直而訐暴矯亢之徒肆焉是數者皆賢君知人之患也蓋恭儉者欲少事少在於心不在事也事當濟而不濟則禍萌如帝乙之立嗣漢文之七國唐代之藩鎮宋人之冗官冗兵是矣憂勤者欲其樂天心樂而身勞則可久不樂其勞而勞其勞久將不堪必委政于疆察之臣以行督責之政秦政之李斯漢武之張杜唐玄之

李林甫宋神之王安石是已仁恕者多容有罪者或不能計明決者多武有德者或陷于罰雖然愛言者小人得雜進君子弗能當也人君以是基禍者尤多不可枚數皆心有欲而速成之姦人得以售而人主亟得所欲至于以賢哲兆亂亡而莫之救也然則曷救之曰以大救之人君之大同天有五者之德而心弗有焉則無欲可乘而君子自進小人自化矣

中興之盛唯周宣之名最烈而土道之衰亦自周宣始蓋其暮年所用之人內則尹氏外則申伯皆世胄懿戚據重秉鈞卒致東遷宣獨幽平之罪於其視光武固蔑如也比之唐憲尚留裴度李德裕以輔穆敬文武亦少劣矣唐之宣宗尤善敗士風專用法網籍束卿士舞智市利更五季猶不變歷觀人主之功莫大於振起士風喪邦之咎莫甚於洩偽成俗救洩偽莫如崇忠信尚恭儉

漢之亡以賢莽卓紹操而忌鮑宣何武陳蕃李杜杜融唐之亡以賢盧攜高駢朱溫而疎鄭畋李克用宋之亡以賢蔡京史彌遠賈似道夏貴而放陳瓘真德秀汪古

信文天祥或曰卓未常賢公卿同疏召之不以爲賢乎或曰克用亦擅命曰晉文侯鄭武公之流也斬朱玖行瑜而地歸有司溫建戔貞之罪不擅興討其志忠矣或曰立信天祥宋卒用之曰亡形成矣一死成仁二子有焉與亡奚益

嗚乎國之亡也有積漸之勢焉始於棄其賢而民從之終於棄其民而天從之天之愛國君甚矣天無言也故使賢者代之言亡國之君乃忌言而疎戮之天不忍棄也故降之太災危以儆之又弗信也而虐用其民民不堪命而大去之天乃亡之賢人君子於是乎有呼天奮命以從之者矣有深引避匿以去之者矣姦慝之徒遂內外合勢以傾覆之恬不怪悟以趣其亡豈獨天運有廢興哉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崔寔政論有所懲之言也然爲不仁者作備焉桓靈屠剥忠良宦官濁亂海內舉仁人而不仁者化救之治之道也焉用刑李膺劉郃陽球等不忍其憤一切治之以刑而俱斃袁紹盧植至于用戈卒以亡漢州何益焉寔又喻以呼吸吐納雖能延年不治傷寒是不知呼吸

內閉以治傷寒而仁政養民所以正風俗也然則德政之用將奈何曰賞善而罰惡皆德也刑所以輔德之不給也德厚則刑措文帝易斬趾爲笞數多而致死見刃之酷而未見梃之能殺人也然帝之斷獄天下不過數百則其應易斬趾而笞者居五刑之一焉又寡矣吏治既淳其笞不幸而邂逅以死者蓋百之一二耳焉得信寔之論而遂真爲文帝以嚴致平哉

書稱大舜分北三苗竄三苗于三危孟子之徒萬章乃曰殺三苗于三危註云殺其君也今詳書文二義皆是也三苗在今湖南負水怙亂其君無道民未盡從也故以兵往征而盡叛民疑懼也增修德教而自歸善惡始可分也惡民遷于北方之三危故曰分北曰竄也其君怙終稔惡至三危而不悛其衆既離即竄所而殺之於我爲允

仲康立爲天子首命賢臣胤侯掌六軍往征羲和之罪蓋羲和亦乘亂棄官黨惡孽也內叛無可奈何而征之既征而此官亦廢后稷不齒虞官仲滿亦失官守而奔西戎耶此而類推之唐虞官至此一壞蓋由仲康徒知用兵以伸威而不知正百官以正萬民垂統之謀固已踈矣及子而

有由然哉孔子錄之以終夏書傷帝道之變也

送徐令東歸序

平涼之為縣敝甚矣橫百五十里從九十里地不可闢也而稅幾三萬牧衛藩封之田租又半之合得粟六萬與加耗之估銀價非六萬不能具也徭役驛傳貢賦食鹽丁錢兵壯力役之征又倍於稅合之十萬金民得中半地方不滿百里而歲歛六萬金聞之草創初籍戶里二十四每里百戶十長為戶二千六百四十民恐徭重爭析戶戶或單丁令畏辟唯欲戶稅之多故見丁不過三千而稅調六萬餘乃人出二十金中人二家之產也如之何可完行之百九十年而丁口十失其六七又近當地震之變男女擄者千六百人有關戶賦者其存者十無一二或身無半裳欲市田與身而令抑徵其稅調于所市之主故雖市亦弗售已售者避棄之如仇敵于時樂安徐君純方為令哀其如此躬轡轂及勸于上下節貶其百費甚若涕泣行朴然積數十年之負合數十萬金而殘創餘民不踰六七百尚不足公家之給使人率一二金而至足尚不滿十分之一故貴者曰令無能

使易諸校官甚者曰令于法徵稅不及十之一當免官方嘆令未已獨平涼之士民與其閭巷藩戚咸曰令甚良今且寃以去丙辰地變非太守襄城姚君汝紆與徐令純民當無今日二君俱不久於仕信乎民之阨也諸飲食之環泣之欲請于上留之問于余余不敢應度徐君亦審于世故矣雖存亡休戚豈易心哉知其然而守之仁也不可辭而安之義也仁義者余與君之執羈也敢病御者哉惜也東野子之馬力盡矣君何病乎君壯年以鄉選為太學生歷丞判以至令與之言經籍滔滔不置有五子歸而授之經使不染于世較之鞭罷氓以求富貴奚多乎余先祖平谷丞值逆瑾索貨先祖以身當之卒不與歿而身無含具已巳年而余生每舉以勵官吏自先翰林君以至于今矣先君之辭有司而就校官以是也君無病焉然諸君子寧無以斯言為徵者哉

與田豫陽書

三十載前同欣遭際策名休時盍簪未幾變故難論伏唯兄以奇崛倜儻之才奮氣紆謨方之前烈宜光簡

冊顧委蛇廣憲遂永遜浙丘僕亦三仕三已天衢夙殊
果為秦越昔少今衰慙愧何獨念中年幸會翁東涯
公檢兄廣志微瞻緒論已驚雄筆子長長于漢事春秋
以前大為左氏警服班氏踰富不勝其質韓子力兼前
賢獨屈於史歐公肆力五季于韓有光子瞻唯表忠志
林秦對餘皆戲耳彼時王公大人奇績茂材獲蒙紀錄
已昭琬琰何乃駘首蠻姬作何福祺翻然俚褻肆為大
雅嗟乎此曹誠大幸而兄之所遇信迺天而非人也故
僕每一唱而三嘆焉若兄之與僕既相觀矣而遂永睽
終不得與駘首蠻姬為伍又重嗟也然私念兄與僕形
由人制無足多怪如 聖代開創經綸之洪業垂二
百年文武薦委反不如駘首蠻姬之幸焉嗚乎噫嘻人
也天哉抑近世以文為仕不以為政儒者以文為文不
以道為文文不載道而行外於文此宣尼所以致嘆于
天之將喪斯文也雖然斯文誰能喪之願與兄戮力天
若假年竊附於衛武之義茲因貫鄉沈大卿行略陳頑
鄙伏唯照察

尚將軍元配楊夫人墓志銘

丙戌丁亥秋余為翰林吉士適督漕總兵官都督楊公
宏上計公故發身西安衛以鄉故往來見其與九卿均
禮論漕政自筆奏無久讓書帕贊弗什饋事易竣靡留
滯心賢之至已丑平涼衛指揮陶君希聖襲司馬部
廼聞公之賢益喜且曰先慈戚公總兵松潘以長女歸
希聖繼亦歸焉于淮漕所見如是如是子以為賢信如
是庚寅冬余免兵部主事歸田陶君為衛長衛之政
大振顧其父遊歷將軍等戚石之靡嫖諭若歷陞守備
叅將副總兵寧貢生子女各六七八人眾咸曰楊公賢其
女克肖陶君又才故能如是庚子歲遊擊公卒副總兵
以簡書例不克葬夫人率其媵從孫子來奔喪襄大事
俱不遺禮以故成肅瘞幾二十年戊午夏六月己未竟
卒于平涼副總兵時再起叅將守靈州靈寇方急伯子
岳卜以仲冬甲申從葬于遊擊南山之北爰以其紀定
之石泣請于余曰母之補敗漸故自節約以奉上惠下
佐夫父之意先生所知也母以疾弗克子而子女甚眾
先生嘗許以長女聘中第雖弗克今先生又以王甥恩
慎聘少妹則母之劬勞諸子先生所知也先生既知都

督公又知遊擊公與家君岳又辱在門牆故有請焉余
曰諾故常銘遊擊公矣且陶趙重姻也安所辭遂為銘
曰 壬子周旬而越其七閱壽年也內外之戚咸位將
軍而執戎柄以庀來裔粵所天也岳子娶于孫東昌而
胤曰性曰情曰怡曰悅則性當繼其先也仲子崑亦長
兵千余之女夭而嗣以許生孫靈亦克延也曰岡娶邢
又四子未名將大其傳也女長妻馬勲次妻李寵次妻
黃詔最少王思慎皆任指揮銜也四繼儀賓張汝聰五
妻趙參將之嗣中立其後將綿也嗚乎茲其所以為賢
者也耶

趙汝文集卷九

主

送總督王侍郎東歸序

陝西磬雍梁夏涼之境三面控狄戎之部士介而毅者
常億計推其戎數之多寡以為統馭之秩自命士以至
監司將帥亦千百訂帑庫衣餼械備之需每歲鉅萬賸
諸民者十之八九焉岌岌乎勢至難也僉議廼乞大司
馬一人以總之自非方召郭李韓范之流蓋不能與故
代郡傅巖王公以諫垣卿寺憲臺之長僚進貳司馬保
釐茲土方厲引而西方躡羗蕃飲河湟關輔烽堠之弛

者再易星矣時以公為勞頒均逸之惠得賜東歸憲使
軍司南亢王君援古吉甫作誦之義屬余陳詞以告行
李竊聞召南布德而羔羊興頌子文三已而善政必式
陸侯代還而正對弗讓清獻作鎮而琴鶴無煩大臣之
籌均休戚同心濟四時代天而不言功進退揖讓休休
若一乃自古而稱之矣公方體茲義蒲輪東徂褰帷問
俗睹函夏之耗斁美郇伯之膏雨經開田之故墟思禮
讓之休風考華夷今昔盛衰之幾而燭其失得消長之
故抵唐虞趙代之舊都而知後世之不無益稷頗牧也
一旦

趙汝文集卷九

主

送陳通判述職序

明天子拊髀思耆舊召公而訪焉公豫以待之矣夫塞
翁之馬以失為得尺蠖之神用屈而伸余於公有祝焉
若世俗嬰媿之語弗敢以瀆告

國制三年一述職進士今茲戊午己未歲冬春之交適
遘其期太守以邊郡視事日淺得免展 覲禮以上佐
嘉定陳君代行蓋陳君通判郡帑餉將九稷敏心計而
嫻應對明于長短之數以軒輊于上下者十常獲七八

衛使其等樂君之宜于迷職也請余具其凡以爲好云
夫迷職之典肇自軒禹而許于周官孟軻大要勸農養
老進賢俊斥倍克上亦持是發貶焉而邊郡戎馬兢厲
之場尤以是爲急昔太原尹鐸明於治者也決於其君
曰繭絲爲保障焉君曰爲保障尹鐸于是瘠上以肥下
而免患于夷世落土于荒裔然則鐸不又交肥于上下
乎平涼之保障視內郡爲尤急內郡之繁於繭絲若南
畿江浙閩廣無不兵燹而窘隨者有司屢以保障告

廷議哀之歲免其租入之大半乃獨于平涼三邊要衝
賴後金集卷之九

三

之郡比古加詳焉舉山河磽鹵之境方五百里爲賦十
四萬牧賦十八萬頃三衛及宗藩旅從之屯雜其中奚
啻十萬最踰四十萬矣大司馬位一都御史御史各五
監司卿守將帥溢于百宗室內外溢于千僕養溢于萬
號名武士又數萬皆蠶食茲郡而問其蒞民供上之官
閭郡皆缺焉至假諸旁郡乃令曰賦入十三者罷之由
是罷而去者殆盡矣而隆德小邑之賦獨完其令亦罷
故民滋弗信也陳君乃能久于茲顧不難能矣哉君視
民無可奈何先誅勑一二族以儆衆吏持尋約投山谷

以均度之二年僅成一縣八里之籍而君殆病乃假吏
于旁郡更五人而成天若假君二十年壽增郡官五十
貢則一郡十州縣之賦可獲矣顧賀走兒盜據南山田
囉哩鴟張北地晝夜呼嘯之妖時有聞焉而遠報大同
賊且西來來秋告凶未可知也郡有一勝兵乎有升斗
贏糈乎有一可守之城堡乎罷民鞭朴之餘吏胥利巧
之衆有肯効死者乎余前所言之諸責交錯道路而烽
燧久絕倉卒失一八焉其罪可輕逭乎君行迷職無年
勞且擢去不復患此然與居者有近十年之交好而太

賴後金集卷之九

五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

左黃河而右青海北絕沙漠南臨蕃戎重山大澤華夷
錯處地饒耕牧馳騎棋布甘肅稱鉅鎮焉 國制命都
御史一人以撫之間用尚書侍郎者亦無厭職重風紀
也至正德戊辰內鄉胡公瑞始次輯其名位于石而南
陽王公鴻儒爲之序其言詳矣石旣盈嘉靖戊午河南
文岡陳公裴復鑲石以繼之以時春舊僚復命序之時

春不敏於先正無能為役然昔常負其是官繹咎而自責斯亦不容無言矣夫綱紀之鉅與百司之任為急為政者有弗平焉都御史舉而平之其事可譴三五而其人可繩一二也故昔之為都御史者如是而已矣弗校更而名誅之也迺今有異焉步墮而民疲將校悉鬻而戎馬墮勤百職耗費而典章敝鬚重以夷寇之倣威貴于都御史之一身其幾不過俄頃而居位率不踰一二歲故曰今之視昔為難而邊鎮之視內地為尤難豈直司馬公之畏名王公之觀善而已乃更僕未可名數而月旦不足是非也君子抑何以待之哉嘗聞諸葛武侯云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竭忠慮於國動攻吾之闕成敗利鈍則闕於天矣以其闕於天者而強以智術也則闕為忠慮之當竭者而有所顧護也則闕為所職奪於所畏而自強蔽於自溺也則闕為從違警乎眾咻而好惡隱於天衷則闕為無是數者則心正而身正而左右正而百吏諸軍咸正矣如是而猶有弗率者焉然後正之以法庶其濟乎咸正而無缺都御史職也余于是乎有厚望於諸君子竊以自淑焉迺若先正之

道讓後賢之樹勳史氏志也茲弗暇詳焉

嘉靖己未趙溪谷文集

送鳳翔王太守權知蘇府序

名道行

鳳翔太守陽曲王君以嘉靖戊午之夏實守是郡未閱歲直王正三載考績布法以君在明當陟而視守事日淺復擢移姑蘇君自弱冠致身庚戌進士知潁州即脫穎副守大名三當劇郡咸有望自蘇而往行晉錫

明廷矣監郡沙河趙君某時領平涼郡事以余有鄰郡與晉陽之好也微詞以贈其行嘗聞周原鮮鴈鳴惠

嘉靖己未

二

保之舊風存焉而姑蘇衍饒恭伯言偃陸范三公之遺烈躍如也名世如東坡蘇子迺歷鳳及杭而王君自鳳移蘇轍亦似之非儒者之美談乎抑使吏畏民懷文章炳耀如東坡可矣不曰有范公之經濟陸公之忠亮吳公之禮樂乎振其頽俗日進高朗庶幾三公矣不曰有德讓之清風治岐之王政乎矧遵 豐豫之會太守專理道之柄大起疲氓置之衽席而加潤澤固父母斯人之職天下所係望於名郡牧守者也王君有行余將日望之若夫計憂樂以割雞自小而隨世附會以負先正

諒王君之所棄也而余曾是以爲言哉

望洋樓記

余自嘉靖庚寅歸田迄茲三十載植木踰千茂者干雲頗爲迅風拔揭不忍薪棄可用之材而僮僕頗諳埴圻梓匠之藝西土歲唯一熟以農暇董治之捫剝其瀋腐以充陶則畢具北望涇密邇溢磊塊之石牛運旬日之工樹址浹仞而材及三仞而羨其崇超郭城丈餘塗以山垚澤以麻膏四旬而告成巍然絢墉隍之觀而壯室禦之備涇隴山川之秀風水雷禽之鳴高下動植之形

續金志卷之九

二十七

洋洋乎充耳而鈇目蓋難得而名也姑名之曰望洋或四物莫鉅于海觀莫洪于洋茲樓居陸海之西陲望涇而已奚其洋應之曰源先于委矣矣望涇非所以望洋乎秦隴之材至夥柞樵斧而腐烘汚有力者不之售而致之者或無力何哉遠于君故也然則葦洞之眠客寧復渭津之釣叟谷口之清逸豈殊赤松之高蹤察乎山澤之臞孰謂無十亂四皓之倫乎而咸澌滅無聞焉故曰命有幸不幸時有用不用也雖然使幸而用之則必以金刃大木之真而非待其天年之致也又余之無用

續金志卷之九

夫

于世故得以專精于藝材久其施而食其報良不易矣舉天下之材百年之養以茲方之當無所不足非用才之洋乎左望回中右望空同周道秦關漢殿唐宮原陵蕪沒草樹春風雲霞散朝青暮紅倏忽千載令人傷極而涕零抑孰使之亟亡而疇助之勃興也故曰運有降升道有污隆用賢者昌寡助者傾大哉治亂迭嬗之洋其唯周文王乎故曰望道而未之見夫木莩甲之而拱把之無所不用其力既合抱以極于十尋則力無所用而待其自遂夫涇自涓滴以濫觴必漸合衆流然後漂石負舟而匯于河以達于海夫山必自丘垤以經坡陀陟岡巖然後見其亘壓寰宇而終始天地蔽虧日月者吾欣然有會于心焉取善于微而致之久析義于精而期諸永崎阨間關操之堅而涵之深以達吾心而遂吾命乃致道之洋乎故曰洋洋乎發育於陽峻極于天然則余之望固無窮而洋固無不在也遂爲望洋樓記

壽東郭鄉先生序

東郭鄉先生弱冠冠正德辛未多士及第入翰林編修即以學道好古聞天下時春甫三歲又十五年忝領先

生武後通籍翰林值先生以諍職事外謫時春亦坐狂言黜常俛偃以不得見先生為嘆嘉靖丁亥俱被

召先生為洗馬吉水羅達夫贊善時春校書各無秩翰林戊子始獲從遊忻然魚之忘于淵也未嘗輕有言先生亦以中子繼甫從余遊顧未有以相長也未幾先生遷南司成歲終達夫偕武進唐應德暨時春各以職事請弗可廢黜踰歲大災先生直言闕失亦被罷去自是弗相覲者又十九年而夢寐猶見之心有所未達輒如先生與達夫等落翼之有來自南者先生與達夫每

類稿卷之九

五

傲惕俾勿墮集也今計先生之年幾七十思一有請益而無方自致曾繼甫以姚子周子西道之便特詔余鳴乎余之有懷于先生舊矣念自宋以來鴻儒端士拮据守道生則相望而不相如後廼誦其言以干名而左其術以趨時固亦多矣于君子何損焉時春雖未獲再拜謁先生秦之越江又甚遠而仕止去就之際廼可印符先生者艾達夫與余衰年矣度其初心以為少有異乎其尚可進乎先生之所以相進者抑豈如是而已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時有春夏秋冬而天行之

健弗春夏秋冬也君子有少長衰老而自強之誠弗少長衰老也古有太公望衛武公者能坐進此道以敬義勝急欲期無愧屋漏其言行動止繩檢詳密若待兒童故百年無忘千載如在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謂良知良能也知悅親順長者良知也盡愛親敬長者良能也弗如是而恐失之良戒也推而達之天下垂諸永久大人之事也大人固不係于赤子而亦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先生之所以誨吾二三子及吾二三子之所晞于先生者其在茲乎若夫天道孔昭先生享仁壽之休子孫食其慶之祚是特可以勸誘里閭庸眾耳殆未可以詩先生

胡柏泉詩文集敘

道為形聲之聚形聲為道之散握其聚散之管則在乎君子方三代之衰百氏百家並起孔子是定之而道聚聚而復散天也故得其形聲各以自名聚而觀之千百其群散諸宇宙考諸其世蓋亦希闕而難見云今大參滁陽胡君松乃有志于斯君少舉進士踐清要其於經史世傳之言固已閱歷又滁產也本

毓聖肇基之鄉自伏羲孔子成湯之傳道劉項光武魏
宋二梁趙宋之勃興咸不越是千里之間道之所散形
聲之聚于是尤鉅又參楚湖更晉代南三苗而北獫狁
咸得治之固足以驚其形而訇其聲矣已而中廢閑居
十六七年靜而聚之宜無不可至君方煢然不足足復
估舟渡江歷浙三江五海壯其懷天台鴈蕩恢其目
廷議再起君關西其于關河形勝古帝都會天下甲馬
勁處又躬歷之計君之所得于道之所聚蓋不啻十之
五六其散諸形聲郁乎文詩宜有明驗于其中而後合
趙漢金華集卷之九
也以孔子大聖周覽不過中原未常見燕秦越也司馬
子長之文自謂得于遊者多而獨未至燕今君之仕于
天都舊矣子長弗若是也詩文之多而可傳勢固當然
雖然余之有望于君不獨若是也蓋亦觀于宇宙之間
以求道之所聚乎夫道大于宇宙而宇宙非盡道也散
于形聲形聲可以徵道而道無形聲也拙乎而求昇奚
不引臂而轂率循鑑而捫形莫如內照于靈府徜徉原
野歆居穫之阜曷亦春植而夏耔乎君子辭之亂咸有
意于斯蓋引而不發深會所聚而不以形聲滯也由是

而充之無所如而不可矣孔氏之望于後學者其在斯
乎若夫程文詞之今古而誇其工艷君固弗居也而余
亦胡以相君哉

陶民瞻唐聖教序題辭

唐人善書佞釋基諸茲開創之君不可不慎所好奕世
令主不可不審所繼也陝藩故有是刻余亦善之蓋取
其工翰墨便酬荅非故崇之抑使今人不取易觀古人
而書法有徵耳陶民瞻遂旁搜得之仍丐余標識志曰
世之佞釋不獨文皇工書不獨王氏也以文皇之功烈
趙漢金華集卷之九

圭

右軍之清真重其人遂寶其書子欲法古人之書當求
古人之所以賢斯得古人之精者也宋徽高蔡京父子
俱工書然見者必悲且唾何哉以其所能者皆足以覆
邦家也書六藝之一聖人所以教人然特小學事耳至
於大學非所急也少而不說學長而怠所職是聖之棄
而書反爲蠹也若夫大學之道則以心神天下國家爲
先而奚有於書少之所學老不棄長之所事細不忽是
存心之精而入聖之門也民瞻誠能如是爲其于書也
思過半矣

嘉靖庚申趙浚谷文集

胡柏泉憲長族譜序

國史氏亡而族姓志作進士科興而族姓志不傳君子有憂焉系族以譜而倫理正親誼敦蓋孝弟之志仁義之方也滁陽柏泉胡君之敘族其志豈不偉哉其意曰譜之傳繇于族之興族之興存于人之弘人能弘道則孝弟立而仁義行內化宗族而外施鄉里覃及方內無不率俾非系譜之志與或不務弘道而唯弘聲利雖黨彙烜赫而名義蕩然君子之憂有大焉胡君厲志迪行

趙浚谷集卷之九

重

送胡憲長松之浙序

關西地據上游勢無藩衛故分省大叅治焉位尊寄重簡畀維艱嘉靖己未之春滁陽柏泉胡公松自晉藩召者十有七載廼拜命錫守茲土踰年春正政敷吏又民以救輯再拜浙江按察使平涼太守江陵邵君大

爵文武僚屬咸徵余作誦以紓其思余初忝署郎公憲

進士再徵官窳公以湖澤考覈文譽大振余得與

下士尚友焉退而各居其鄉稽古績學雖仕止迹殊南

止地復而其思有以自奮于世以不損其天之昭明則

其志無貳也公之西臨固樂道而快覲之洎其別也安

然默如而無以自致乎常謂都大位享鴻禧而獲斯民

之望者其所自負必厚其所以澤民者常深自負厚其

操心必慎而不敢薄待天下之人澤民深其壽畫必計

且淵而不忍傳舍官政之交前之否戾我其受之後之

趙浚谷集卷之九

重

籍翼我其培之有利於民不辭害於己有名於身毋貽

害於人進不忘其友而退不遺其君故人已并修而物

我兩忘也非公與余之所以學于古訓而思自致于

明時者哉繇是達而稷契約而回軻一道也異于是者

余固不敢以告公公亦奚以居焉是行必道淮淮有行

臺都御史荆川唐公應德在焉持此以告曰庶幾以是

終老乎是希不失民之所望焉而已矣

蕭令世登被旌序

今天下之令皆難而平涼尤烈今牧民者也民流散則

今為牧而無以順上孔子曰下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欲獲上必信乎友信友必先順乎親必先誠諸身誠身必先明夫善今縣令內江蕭君奮自賢科師紫陽其於誠明之訓殆衣食而寢處之矣故撫疲瘵而能稱上意巡按御史令縣曰蕭令才其旌以嘉幣羊醴諸生以為令榮請余稱詞以置諸玷夫誠明聖學也先師以歸下位者何哉非獨以居下之難于為上也亦曰居下者自視常卑而不以大道自任耳言子游知孔子之意令武城而施教成孔子悅之而忘其前語乃戲曰害

趙葵文集卷之九

立

雞為用牛刀子游吳人未習魯語以師肯對孔子廼曰女是也吾戲也夫稱大道以治小邑孔子猶以為戲也而況今之世乎誠明之說三尺監類能誦之矣而宿師宗工莫能行也余胡舉以相方哉雖然明是實理則行是實政而臻是實功乃實理也而何疑乎舉君子而告之曰令宜民則君子必考其實也必人富而家給也否則悌矣遇小人而誑之曰我善事上唯所命之供也彼亦必考其實也語其實足所欲也尤不可偽為誠也者小人所不能違也而況於君子乎令君實用力於是焉

考諸民反乎身千百其功而毋少怠書子游之業不遠矣余何幸而身獲見之乎庸以是祝母曰余為不誠語也

郭氏義田記

太僕少卿潁川郭子學書既官郡守廼市負郭腴田幾二頃以蒐服內之族老孤貧困婚葬不舉者人三十畝不能自食者劑量之自五畝至十五畝以族之才者司之事舉而能自食更授不能者堅其約以示子孫郭子自守擢僕卿治在平涼徵余為記曰族有眾寡祿有豐

趙葵文集卷之九

子

約田有小大而義無眾寡小大豐約也通其計使可久持以誠斯不替矣郭氏之族其待濟者止於是乎其能濟者亦如是而已矣其待濟者將不止於是則其能濟者又將大於是而田之寡于范氏之千畝養之不周于五服之外可無慮也端木子嘗以是質諸孔子孔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焉亦可謂仁之方已郭子有濟人之心矣推而施之烏知人無是心乎烏知人之求平于我者不有大於族乎是將不獨濟吾族也以指諸人使皆得其平可也不獨為之

自我者當平也以教夫人使各以平馭人可也是之為義仁斯致焉而其它可無慮矣吾于子有厚望焉姑記以俟之

送解學諭教授永壽王序

都人解君初以明經自府庠貢于

大廷升太學擢教諭平涼凡六年銓司優其勞用教授永壽王永壽于秦大藩也而平涼為西陸都會解君授經其間凡秦漢以來迄于今興衰理亂之蹟燕秦殺洛兩河英雄廟視血爭之區辨其是非失得而究其成敗

趙漢全集卷之九

五

終始其亦可以悠然自得而輟然一嘆也哉平涼諸生方榮君之行乞余言以戒諸行李則告曰凡君之經所治所談有異於君之身聞者乎夫以今論古則為今而後之視今亦為古夫古人視天下為大故角而爭之遂而得之方其意氣偉然積鬱事物忤情者誅拂者斥自以為得矣而抑豈知彼之經生學子援筆而論長嘯以呼指詈貶詆而乃無可奈何乎由其大天下而小諸身也大乎外而小諸內也故君子貴此不貴彼貴我而不責人凡其不足於古者皆將以求充於我也動靜進

息止止行藏舉無所歉于心而貴賤富貴顯微之情皆無間矣人或問過在夫人而我何尤焉故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人而受天知則幾乎天矣夫幾乎天者經之所教君之所以受授者也弋者必饜炙匪甘市齒也舉網得鱸以酬清流奚從博金乎學之所以教人皆我之所自得者也君于是而三思焉將無往而非學矣是所以貴于茲行之為大也若曰吾姑以是而教遊焉則非余之所敢知也已又况于世之所為利祿乎哉

趙漢全集卷之九

五

鄰水縣學訓導浚洙王先生墓志銘

鄉先生王惟善諱寶璠浚洙父靜默道人諱道誠母段氏生君于弘治甲寅十一月十日始祖慶洲之縉雲人以儀衛總旗扈韓國之平涼君七歲失母莫知葬所父卒百方物色卒得合葬受學于何先生斌治春秋嘉靖壬午與余同餽鳳府學娶溫氏累上有司不舉丁未有司薦于太學已酉擢四川鄰水縣學訓導越歲溫卒于官子齋扶歸甫六載乞致仕情素蕭散以家居惟恬淡自守或與鄉先生懼宴初不婚阿逐時俗教子孫皆

所成嘉靖庚申春選疾弗廖乃季月十有二日巳時終
于正寢年六十有七遺命諸子謹守所業立志以正居
家以禮凡子三長曰修妻楊生孫男二可教可學二曰
齊縣學廩生妻唐生孫男一可嘉女五俱未婚三曰平
業醫妻賈生孫男一可為女二尚幼君女二長適舍人
王憲仲適吳麒卜夏四月十四日葬于南山故壠齊以
鄉進士曹繼參狀請余銘余與君同學生也義不可辭
銘曰其情儵然 其象頽然 望之闐然 從之宣然
令始令終 六十七年

東明縣丞趙君墓志銘

君諱棟字承之先世濠人從

天兵伐胡成功授指揮使曰祥者始以秦之護衛移平
涼衛子惠為指揮同知君高祖也惠子維代為君王大
父也維子珣握陝西都指揮同知君大父也生君父斌
舉進士為御史應天府丞御史多子其弟文繼指揮至
鎮陝總兵晚乃舉子君乃先事之如父弟禹既生復歸
御史服役二父如一有同母弟庶弟撫以成均授之家
無以為雖為廩生食指畝歲斤斤耕穫以給俯仰故累

上不舉貢大學晚乃承東明主馬母擾牧人歲登其額
歲凶請賑活者其眾願同官匪賂不舉遂以嘉靖甲
寅年請老庚申夏四月四日卒于西城故第壽七十有
五子傑俊倬為廩生佩舉于鄉倬季曰仕亦為生孫九
人長曰怡亦廩生多業儒蓋未艾也君本出段氏配閭
氏楊氏王氏周氏具長女歸段生彩仲女歸知州張宦
李歸以生汝翼而余伯嫂家子婦俱段族且府丞與先
翰林世好君之疾余數視之終世安可無志

銘曰藝培根 豐如雲 孰哉殖于厥先而不洪于厥

子孫

韓昭王次妃陳氏墓志銘

陳太君少淑嫺有女德早侍 韓昭王奉母尚妃嫡溫
妃孝敬卑順母忘朝夕通文字主書記及筭舉子
御賜名融煥以例王長洲貌肖 昭王悅書史近儒生
善談諷納妃陳生孫鎮國將軍睦華孫女武功縣主儀
賓劉官尚烏埽娶譚夫人有嫡曾孫一尚幼未賜名庶
曾孫三曰朗鏞朗鏞朗鏞俱賜爵輔國將軍室淑人者
二其李尚維曾孫女三各封郡君儀賓尚之者二季幼

未及也太君生成化已亥十月初五日薨於嘉靖庚申九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二王先作園于南山五里原終始無違禮可謂戚矣余之將兵而北也留母許太孺人於家王及太君數存問之曰是急國難雖母弗顧也吾將代為之養其意尚不問而可知其為忠與孝云 銘曰弗有其母胡能知人之有母弗急其君胡能知人之急君狎通者知其由于子之善而慮遠者追其源于母之陳是宜劬履其心而象服其身者也

曹處士墓志銘

鄉進士曹子繼家持其友孟子學易之狀來請其父墓道之志先歲曹子之母卒余既以曹子之以丈同余遊不牢辭而志之矣甫暮而其父復卒于其重請殆難以卻乃志曰曹氏之受姓遯矣莫可得而泝也有諱敬者去繼參三世以山東高遠之楊士扈韓之平涼是生俊聖子汝氏生處士名文縉字德夫凡藩之士弗悅學而喜藝處士以丹青之類書也故業之曰庶幾子孫或學乎再娶于劉生繼參繼明藩人重處士之和宜其柩

假故從吏繼參使學戰藝于乙卯得捷陝西方舉進士于春官未幾而劉卒藩人敬處士之壽恐其弗及見故以王之命命處士為壽官實嘉靖庚申五月年七十有八十月辛酉遂卒未足以紓繼參之孝思故請余銘銘曰邵子有言生于太平年長于太平年老于太平年考之上下更千萬年世有見茲壽年而終始于太平年者也後之人有不得與于茲年者必將有羨于斯年而益信吾言之足以永年也耶

詩論

先儒論國風為天子巡守諸侯陳詩太史採焉東遷弗行然今深考詩之時世篇中事語足徵如衛之碩人燕燕擊鼓乘舟鶉奔載馳河廣諸篇鄭之叔田齊之猗嗟晉之無衣秦之黃鳥陳之株林灼然為東遷後之詩其時天子衰微諸侯安肯陳其短太少何計能取之夫詩與春秋左氏可互證也疑當時列國所刻之詩上下共誦樂工傳布家喻戶習千百其辭孔子為而止之止存二百十一篇以示懲戒云明乎此則朱文公詩序之牴牾亦當釐矣

嘉靖辛酉趙汝谷文集

送秀峰李給事 冊封還 朝序

國制錫命諸侯率以卿士漢策親藩亦遣近臣然皆以位不以德世或病焉

皇朝雖稽古封建而親親賢賢均歸至當持節遣使必以清德華望之臣裨其行故嘉靖四十年春正月適順陽頒封之候先期有司以韓之懷城王及永福之妃為請備禮樂于 大廷群公卿士百寮咸法服以侍而吏科給事三原李君瑜拜 命以行春風融雪和氣順布

趙汝谷文集卷之九

聖

君肅將 明命含角亢之精行惠和之令澤必下流恩欲遐布孟子有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義洪矣豈止一國之被哉抑君夙受推擇登甲科治劇邑政最簡為近侍又當黜幽陟明之所舉天下之賢不肖得甄別焉蓋士之所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宜莫是乎大任重與大曾子以為唯弘毅者能之而直稱之以為仁仁固自親親始也唯仁者能知仁賢者能知賢騰神龍于重霄振鳳鳴于崇岡騁駉驥于九衢君之能事也余胡以為言哉然仁之道始自親親而其原在無欲故能大而有

容剛而弗撓君之至也閉館趣持節之使既至致

命而亟行雖餞饋弗相及也而獨于余之迂鈍無能者加意焉閑郊握手醺醺瀋酣雲山一咲天地之間覺宇宙之無盡而塵膠之汎滌也異者有裴龍躡伊傅光大以化群枉自茲始矣余胡言哉

正名

子者陽孕之名一陽生於子故天開於子夜半冬至為子而承父為子男咸稱子也君之子不可同於齊人故稱以世以太而子之名弗可易也問寢視膳豫教以善皆子職也王者繼天撫世之名為天下之大君萬人之大父以加於子系矣或稱為儲或貳亦非也子可以貳父乎是不能別嫌明微也然則君之衆子不可王乎曰衆子自為宗者也於父無嫌自君其國耳然古稱諸侯漢始為王承六國之僭也史臣知其王名之失故表曰諸侯王

政火

五行以前民用常當和調均平土最大日以益益則民道弗能損也金日以損弗能益也木之損益常平唯水

火民弗能損過則有害水爲火所灼日所暴尚能常平
唯火則無往不在無物能損木之生者衆火也石之生
者金中火也油之燃者水中火也土之焦者地中火也
民又種而滋之是以過而爲灾宜制令民使以二十四
候息故大生新火以舒其鬱且民弗食勞火則少疫癘

范曄史

曹騰與曹鄴俱亂政宦者史踵魏臣之釐過稱之種蒿
得公由騰且以自慶蓋胡廣趙成宋由之流潛附姦邪
以取高位由以任隗袁安表正于上故正論得而誅之

後漢書卷之九

本

四十五

廣戒爲李杜所形故君子得而譏之蒿乃遭正人泯滅
故顯比非人互相標榜敢如是耳自袁逢以下皆然君
子當例觀之陋鄙劣惡貨賄充位求食而已炎精燔滅
表哉此玄德孔明所以痛憤也劉表宗攜世儀臣
鄧無失其討公孫瓚背曹操皆正而表保境以俟時清
義也史乃列于諸亂臣之間而反教以縱橫之略異哉
蓋范曄乃亂人也其史不可不詳辨之

漢帝失馭肇自章帝納竇氏之譖而幾滅梁氏之族和
帝憤竇專橫遂斥宦官以行誅究梁氏而加厚焉於是

外戚宦官交擅柄命猶七八世而後亡則節義之著士
風之策有相多矣嗚呼世其母病好名之士哉

東漢初興士之不汙偽命者皆崇獎焉而范史以冠獨
行忠義大倫也豈獨行一節之比哉女唯一節耳蔡琰
再失其身烏可以齒列女欄衡華佗左慈行雖詭異而
志皆憎操觀人當以大節爲先

皇甫義真天下士也破黃巾而不有其功却闔忠湯武
之說困於卓黨弗挽曄史弗深予焉故曰曄亂人也

清碧先生杜伯原谷音跋

後漢書卷之九

四十六

天常王澤之不終泯故京兆有杜本先生隱於元能夏
之音不終斬故先生犯狄讎以成谷音而至今猶存嗟
乎使宋人能達谷音之義則必不斤冠準張趙穢岳鄂
以成金元數百年之禍唯天終不泯谷音之義俾

皇祖卒孽群英以復華夏而先生之志卒伸嗚乎清碧
先生其不亡矣夫是音也憲使夢鶴田君傳之淮海孫
君序之以貽時春遂使衰蘭之軀振曜明目彼賣國和
虜以苟富貴者固當愧死嗚呼世有二君子尚奚取於
賣國和虜者哉

孫膑學壽觀序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而子自歆居九夷其贊中乎以為信可以及豚魚而況人乎方元之勝時帶甲弦騎而血刃者且百萬彌漂沙漠中原西域以及南海奚啻十萬里兵行百年不休其狙詐威談包山迴海至極矣然扣其餘智終不能伏牂阿一隅之地天喪其精我

皇祖仗忠信一麾而豪傑景附舉元所有無思不服而牂阿自列為貴州請官吏於是淮海孫氏之先服戎姓撫布其心腹骨肉相保幾二百年它方或有小盜而清平之衛名與實孚且絃誦衣冠埒維揚謂非忠信之效而孫氏之功與今督學先生之親皆以大年洲塞白首善道鄉里而父行仕于

朝者率大僚向進先生方以詩書禮樂化後人行將及天下再以歲事教平源士顧余涇上之廬其言恂恂可復質無所矯飾可以致久於天地間此先生之親所以為壽而其榮望將垂於無窮與近從橫家弄術得志鄉里親戚相詒相殘以者富貴而天人交戾之雖鳥獸不

觀玄

食其餘由先生之親觀之為何如也元以詐力服天下運不踰百當時士生其間者何如也今天下承平二百年縉紳多奕世其先皆以質勝華得之士之遭際又何如也從橫家間亦有得然得乃其失至於父子不相信戚矣視忠信之效得失何相遠哉是故揭之以為先生之親壽後之君子其有所取法而毋以忠信為迂哉

易以奇耦分陰陽而重爻交交而理數咸脩玄以方州部家分首而數自一至九首皆雷同方川部家無與焉首內辭義與一三為九之數無與焉獨合曆數氣候耳如子雲欲以曆數為言而因及三才之正變可以範生民矣奚拘拘模易哉孔子贊易易固盡道不重模也楊子雲頗識奇字擬賦自知其陋重以模易愈陋矣世人常用之字自蒼史以來因時制用隨便立畫非有要道奇事也偶見所未見遂以為奇又陋矣王介甫字字謹衍各各見道襲子雲之陋者也司馬溫公天質忠厚知非介甫而乃貴雄亦賤目貴耳矣世人高於雄者無取於玄不如雄者又不識玄玄何足貴哉孔子不仕宦公

之初既仕即墮三都梅福以尉道卓茂以令免龔勝之徒或死或去其用意玄矣子雲以莽大夫終身文重諛之又何玄哉朱文公曰莽大夫楊雄死矣其玄然子雲之學誠勤遠汲汲名利弗能釋反以敗名雖以溫公之優無救文公之譏學者當遠名而務實

祭荆川唐先生文

嗚乎傷哉予奚傷于荆川先生之深也始先生之生以正德初元而余竊後三載俱托形於大化之分髡髻從事於墳典而踪跡委蛇于吳秦有耽偕道至樂无悔焉

嘉靖癸亥集卷之九

合

四九

恤其為傷焉知其有離合遷改也洎余以丙戌濫朝簪又三年而髦又咸弁先生與羅念菴先生之文照耀省闈容與詞林行不越履鋒藏壁壘嗟乎淵哉如魚龍之矯首於蓬海瞻者利睹而鳥知其有咎罪也天道推遷江海日改儀秦術熾孔孟道侵各復而鄉如其所在與誦宗焉靡敢陸沉十載推擇同宅官案官卑負重身微望深悠悠深素厭矣是滌舉建恒職聞者快心或為憤怒或與好音吾徒逝矣請鑒真宰往又星周世事頗治乃挾樊垣或傾昂萬操未何辭方枘見怪控持與胡

周旋執戈山越是臨余與先生良獨苦心遽爾疲瘁思登襄恍靜或運甕鏑弗飲襟寇焰未消胥謀有待先生危疑余乃得効扶病三已先生無急雖歷臺綏何忘綬匡庸意俄傾永謝世塵不復執手與共論心嗚乎傷哉余樂與世之擬鄒魯而嘉唐虞者至倍矣有如先生之特立勇進而毀譽弗較乎見可則進而遇艱必待滔滔然矣有如先生之履虎蹈蛇而落落磊磊乎善是斯售有是斯矜其中靡靡其飾森森有如先生之勤篤精厲永貞允詒者乎嗚乎先生往矣余方知其有所在也庸詎知其無所在也又鳥知其無所不在也世固以生為不合也夫可離可合者人之鯁蕾耳若其元精升沉浩氣噫輟固無或離或合亦豈有在不在也則夫余之與先生姑狗常生之情遙致一奠以紓哀音而先生與余之本真又豈必於是乎在也先生之逝而始達斯文蓋與余同二紀而未始一會乃知世事無足多云而存亡得喪抑奚足芥蒂也耶嘉靖癸亥趙浚谷文集

蜘蛛說

鼯之類多足而飛遊吐絲而成網罟蠶蠕之羽以襲其腹者命曰蜘蛛方其孩時形如粟初引絲或隨人前靡不悅也咸曰是兆喜號為喜珠送之使復其所既壯如豆如栗胃蚊蠅蚋蠊之屬以食人尤快之曰莫吾毒也及其拂人而胃蜜蜂人始大惡搏殞之夫蜘蛛以絲生天也天無心人乃有愛憎之情

壽羅達夫六十序

羅氏自豫章先生以來世有聞人而吉水之族近世得一峰先生而益著一峰之澤未泯得吾友念恭羅君達

補卷之六

六

五

夫而又著吉水自文相信公以迄今冠廷對者得十人天下甲科之盛莫先焉而公議獨重兩羅一峰既以完節終歸于孔氏之域天下無二論獨達夫年已六十其所持者益堅內自養者益光大其與一峰相始終以無愧前聞蓋無可疑議世俗之禮舉不足以壽達夫而共其有大可畏者唯在於惑世俗之禮焉雖然吾達夫其可以俗禮惑然朋友之義主于輔仁而貴忠信忠信所以進於仁也仁者天之道人之心也自宋儒以來世守其說自以為越躋漢唐由今觀之今不及宋宋不及

唐唐不及漢漢固無望於三代矣豈後之才異於古哉忠信日薄故也中人之情要近利而急取名名利之趨捐軀以赴之自發義帝喪捐金六萬以及今日凡其奔走群動貴簞汗簡者自獨行忠節隱逸之外無非是焉蓋以是物而待是人則固有然矣而何疑於忠信之薄哉其來固久遠矣蓋老氏遂厭絕之而孔子唯以忠信為仁為教其最高弟子勇如仲路智如端木貢謀如宰子皆以過谷顯質毋諱挫厲俗至迄用有成忠信故也後之君子寧復有是事哉日相道諛為偽故虛名多而實效寡雖有忠信之士反相哂訕牢固漸染才豈不大可畏哉相違二十餘年度吾達夫天子忠厚可望而知後復有二十餘年乎守忠不渝光大變化非予之所能懸度也而有厚望焉其端則在於忠信然此豈余之私言也哉述孔氏之言也同歸於孔氏達夫與余之所以交也願終老而卒業焉

勅封貴州司主事周君墓誌銘

嘉靖甲申秋余以舉子侍先翰林于山東之靈化秋霖中夜夢聲收為昆曰癸丑科趙會元者顧余頃占者相

端後三年而余為刑部河南司主事題名其上則戴澤
 水趙公栗夫為弘治癸丑會元也嗣是本郡甲第每乏
 嘉靖癸丑余撫山西之初里人周君季子鑑方發解舉
 進士鑑與余偕年十三四知名登第加余五歲閱歲授
 刑部山西司主事未暮丁母李安人憂居三載繼聘余
 長女移刑之貴州司考最推恩父母妻故周君封刑部
 貴州司主事諡毅豫有徵手辛酉鑑兵部職方司主
 事尋晉職方員外郎協司郎中周君善飲頗病胃壬
 戌之臘鑑正武庫郎中君疾劇庚午不起春秋六十
 有六鑑輓輅以春暮抵平涼卜秋赦補葬府城西南原
 之先兆而以幽室之志謂余余既通姻烏可辭銘銘曰
 厥先萍鄉是因筭校潮韓再折為襄陵臣世乏而君之
 大父允行以子亮來嗣為平涼人是生君字應之諱尚
 仁娶于趙有子叔鐸仲銳伯欽繼以李是生郎中凡子
 四孫七人君風采儒為其王子師訓之以仁值其擢闕
 遭掠鉗與死鄰卒能守義不四解紛睦親今以為仁克
 誠鬼神但有人心者同歸於仁故今灼知人之剝膚刺
 骨為可恤而無復暴善民融涇回春靡孺有具是之謂

篤生栽培宜子孫之振振諷誦垂紳推仁仁人而君之
 弗為弗大伸也空同之東瞻嶽岑而俯清湘百祀詎容
 泯也耶

趙浚谷文集卷之九

鹽論

今天下財利公私俱困唯當節省而其尚可取足者惟存鹽法鹽利之源三曰井曰河曰海井之利微矣可恃者河與海海鹽無窮其源無可治也而其弊唯在於歸於私而權不出於公則官商少利而私販多國課損矣然私販之多者以官商之艱也若設法主於使官商易而私販艱則私販不禁而自少私販絕而官商利則利不求增而自益矣使官商易之法奈何曰禁私販則苛法則商便商或有負官法者其大勢固在官也如之可也私販則勢全不在官矣畧小法而懲大罪使民獲利於小而畏罪於大其勢將化私販以為商國課安得不日益哉惟河鹽之弊法繁同於海而其源則今變於古矣河鹽變而法不變此河東之課所以日損而河鹽之食者由此重困也河之下流二曲在中國而三河之曲為最大受困最多漢唐鹽利茲為鉅然河之第八曲行朔方者棄於太行其蓄鹵深博界於羗虜其給用鮮少遂盈溢而要用三河之曲第九曲也自宋以來

民之陶埴伐石水之糞決流澇而大陸大任之限亡河自河南徑南合滎入海而齊趙無河第九曲亡矣河東之池亦流通行無復得蓄可以致鹽故鹽味苦薄殆不可食而所行之地東汴南汝北迄西漢方數千里通無河商安得食鹽北方民艱莫此為甚困於鹽者數百萬口計所失課以數十萬故汴汝之間盜食海淮而延漢鳳隴盜食河套鹽甚至河東之衆亦自糞汾而食何哉鹽米生民之命必不可缺者也誠使通海淮於汴汝通其久而稽其成是亦裕民足用之一助也

時政

自兵爭天下而先王之道德已亡所恃者唯法制焉鄉舉里選之術虛而士習不根於道德所恃者唯者課為田賦蒐閱之制驟而將帥不履於甲兵所恃者唯簡練焉今法制日更而今易率用其便於私而拂乎公者為吏而損乎民者私目勝而公道愈喪者亡而民公愈為物失所而百貨耗數矣其課士也杜習之庠肆之守令月會而監司歲計黜陟優劣然後以歲序稍進

爲貢而三年大比於黜陟幽明之後拔其英俊之尤者以登於天子之庭而親策之乃試用焉其弗登於是者適教之國學與有司之後而後與公卿上大失之胄子乃試用焉厥其考課唯誦讀文義可以冒獵而獲法制既虛可以徼倖而致倖進利涉賢豪淹沒百職不舉而淫刑日加奔競盛行而廉耻道乖率由此也將帥本出武職兵士由其練習率以弓馬角勝而已然統之以兵部而分掌於五軍皆大閱之地也都司以閱衛所舊世比焉衛所亦歲計月會而日肄焉監司又時巡而賞罰之拔其尤者以充將帥故雖不達義理而亦粗徇折衝之用今皆廢矣苟具文書而監司之薦將帥每極其溢美之辭夫固未嘗一試也而奚以知之蓋詢諸人言或取諸阿奉而已既爲將帥不能御馬安能擊鼓或坐有輿安能臨戎非才叨冒廣行賂賂以結權倖凡法制治兵之具舉皆爲需索之圖故食於公者兵籍數千萬而其遇寇也不能發一矢有司憤之乃詬稽其糧餉而重倚於民兵彼憤者固不知兵處之無道使兵得執綱以撓法而民因發兵以重困虜虜之患後以原素據

侵犯海濱而江南頻歲盜賊漸起民賦日虧弊源不除將來不知其所底至也然則何道以拯之曰明先王之道德振祖宗之良法進忠直之士遠狡偽之人孔子云人存政舉

固原州重脩公署記

固原建鎮以來甲子蓋一周有贏而公署之鮮者數輩者坵墟按察副使襄垣龔峯姚公九功蒞政之初乃大剔戎蠹脩復憲典興其廢完其缺肅官吏之失常逮士女之無良者必稽式費既無妄公役迺充歲凶以和春澤布膏以其餘力繕治公署堂宇亭館餽犒布令之所譙麗金鼓戎節敷教之具咸不戒而備平涼別駕上黨楊君某欣承嘉命祇樂成功爰告余紀其事於石以昭示後人紀曰奉公者弗私治官者忘家古之道也乃聞者大異於是敗類之徒剝公成私萬物咸否兵政貿焉公承明聖作新之初殫慮矢謀數十年之敗一朝完美豈志所謂志有不爲才足有爲者也右都御史兼司馬任丘一泉郭公存素絲之操休休之度釐正是任譴聞莫入有司各舉其職厥有由焉豈志所謂大臣法小

臣庶者也夫以數十年壞之一朝起之群小咻之二三君子承之爲力固不易而術亦多端矣提其大要則志所謂足食足兵民信極矣信立而兵食可足若昔之虛文無實以誤國是者後之君子其戒之哉其戒之哉戒夫彼而法諸此此告成之所以不可無紀也夫

杜佑

唐杜佑相業無稱其鎮揚州但云開營壘治兵爲家費鉅萬子式乃盛飾遊宴廣延賓客父子皆令終唐何賴焉其集通典即不常之春秋又以欺天下後世矣

贈柳谷祁太府叙

欣則衣朱聞鵲則欣中原之爲也故聞鳥則怒威施素焉欣以白而威以朱嗔鵲而喜鳥鵲蓋有之矣善唯可好以善施諸人謂之政尤可好也故君子嘉之宜之敦勉之以樂其有成是故中國禮義之常豈以蠻夷開哉平涼之古左狄而右戎南向華夏經周文武成康之盛乃被聲華我皇朝除夷復華遂達諸侯王之都而治之以守諸侯王世及而守數萬民視如傳舍甚者歟蠻夷自視抑其善而暴其失是善者患之恒重守弘治

聯守以善政九年之績有秩參政而復來守僅解守而爲都御史者其始之善之也固嘉之宜之申錫之上下同志以最其成論既有定而或有輕肆欣怒以易朱白者衆共以蠻夷擯之俾弗作維嘉靖癸亥歲蒲坂柳谷祁君來守茲郡實繼前江陵邵君邵廩平守法端人也蠻夷其心者持角攻之執事者弗討以祁君來治君視事如常時調其欣威以待其平柔其強梗以振其弱踰年而治聲達於執憲之大僚錫幣尊以闡厥善使郡人共樂厥休上佐諸君以余從大夫之後爲致揚解之詞曰願君之益懋厥善以繼古禮義之休大正其朱白以厚我禮義之防而革蠻夷之面又曰吾民其尊尊賢長長幼幼以服禮義之訓而勿自陷於蠻夷

程朱責王魏辨

按唐史高祖以三子不睦致楊文幹之亂重譴官臣魏徵王珪杜淹韋挺皆流蠻方唐法流者皆囚執監行毋敢縱秦王臣房玄齡等皆外補官以官故得少留秦王召之皆辭王怒使尉遲敬德劫之以兵而後至乃成謀惣於高祖又命以詰且早參而鞠問之故三子次日入

朝而秦王遂伏甲士九人擊殺巢隱計凡三日而王無
等流囚乃又在旬月之前其行必遠其勢無由死建成
之難且受君命免官囚流於理無犯命脫囚死難之義
秦王既以高祖命為皇太子遂傳位乃起王魏於囚中
而用之徒以犯顏敢諫得名非如桓公之專任管仲四
十年也其去建成也非背主其事太宗也無專功程子
朱子之論誤矣君子宜致詳焉宋之小儒為王魏辨乃
獨指官臣為帝臣不當私死太子此又甚誤夫太宗受
命待辨乃遠命伏兵弑兄其勢則為爭帝圖位於義則
為刺客姦人王魏若不流徙安得而不死之唯其先已
流廢不在其位則其不得以恩君事仇責之也明矣致
曰王蠋之言忠臣不事二君何與曰此仇國之論也非
同姓相承以安社稷之謂也唐之天下天與人歸其在
太宗不在隱巢明矣隱巢之必致亂太宗之必致治蓋
昭如也太原建義而帝業肇高祖以屬元吉劉武周遂
隔之微太宗唐不唐矣擒充戮竇而四海清高祖不姓
撫定漢東再叛微太宗山東非唐有也梁師都以突厥
百萬擾中原微太宗則高祖棄長安而華將左社笑

好三分六朝三百餘年塗毒生民之禍天實命太宗以
治安之責實符光武建成雖貴未如更始之為君天既
命光武漢臣咸歸如鮑永竇融人不以為忘君事仇也
太宗既受天命高祖以授聖子主魏方為流囚不事太
宗將時事也必也大道為公智及仁守則高祖當如文
王之舍伯邑考王魏當使建成為吳太伯則天下何事
我王魏之失在為建成結黨以圖秦王高祖罪之當矣
太宗素知其賢公心任之吾見其美而事仇非確論也
唐
唐世宦官之禍豈不悲且慘哉其用由於女寵而其敗
極於藩鎮廿六始也人主欲進之而唯恐不及其終也人
主畏患之而卒不敢去也夫太宗以上智之才制法百
代立三公三省以輔治作府兵十六衛以禁亂而內侍
乃居四品之下給使令酒掃而已武常擅餘幾移唐祚
五王玄宗一朝反正民不知兵以無宦者世謀於內外
也玄宗內嬖外私始親高力士晚年以治平自足允肆
逸樂將相皆因力士以固寵而楊思勗遂任討伐安祿
山卒竊帝位使帝者子孫生長宦官之手而依附社

終傳神策之軍案相不與援之之謀從行文書衛將乃
無可軍之兵僅擁虛器尸祿苟佐壞法亂紀知而不言
言則屈從以保富貴殺父與君莫敢誰何唐之將相大
臣亦安得而無罪乎極於甘露之戮白馬之禍斯人之
裔茲覆種族豈獨人主受其咎哉由是觀之人主不可
湛逸樂以情任宦官人臣不當苟富貴以兵柄授宦官
也明矣此萬世之大戒故吾於唐有感焉

宋

唐政不綱五季失馭生民之亂又極明宗焚香祝天而
宋太祖太宗生焉固不偶然太祖雖英偉卓識而天資
純毅固無飾詐以取天下之心陳橋謀變率太宗趙普
苗光義羅環等所為抑亦天命也卒能討叛制逆以清
中原未告成而太祖崩其勢必立太宗人事天意有必
然者必以次及廷美其事固難復授德昭理之宜也然
太宗譎而不正趙普患失苟祿乃至弑太祖之二子而
以安定郡王奉祀東向之主弗歆天子之祭下食於寄
祿無土之諸侯宋禮於是乎掃地矣卒來夷狄之禍有
以哉本宗之享元祐非義其父無恩恭伯之至德宋人

乃謂之狂何其竟也其喜襄王尤為不順大臣未附冠
準以身任之沮其宗失政又欲扶孽后擁襁褓以圖貞
觀之功犯順懲義宋人亟稱其忠悖矣國祚三絕舉族
北遷高宗不能遠天幸禪太祖之裔九九之世昆弟各
半而太宗之嗣殲於完顏亮太祖之後蓋椒彬焉於今
天道其倬然哉世之挾詐求利者胡不相畏乎

礮防

火器以佐弓矢中國之利器也而各有損廢俱患陰雨
秋防多雨故技擊不可不熟也青黑之金溶而為砲巨
者受火藥斗石遙擊數里築輦地基以眠之口向敵而
尾躡內向宜侈其躡約其身使躡能安基則不反而內
擊內擊禍矣久藏不用受陰蘊濕尚不知燥停束緼火
勢迅猛裂必自擊自擊禍矣是三禍者將不知兵兵不
制器之過也溶金不精厚薄失宜工之咎也小者一手
所運受藥及鉛子必半兩以上長必踰尺闊必廣寸乃
能剋敵細將不能身專必二分以上口如一焉則弗裂
綿寢必近底則亦不自擊遠於底則數後有火將內縮
而自擊焉將之情也工何尤焉吾與斯民同患故言之

許太保家譜序

許氏自唐虞為方岳以來史籍世稱而今代靈寶為尤盛父子繼世家宰保輔登上卿者四焉大夫牧守郎官以數十而太保公策勲二子復為將軍甲第表樹溢通衢海內美之而中原尤熾余丙戌同舉進士凡三百獨太保先為達尊余初以郎事之輔松臯公於刑部公陟家宰奉

特詔徵余入翰林乃得聞公之先世自同州來弘農蓋自陝以西登輔弼者亦始見云弘農唯楊夫子四世三公咸以令德挾義世廼襄毅公作宰力遏逆瑾橫流與太尉何異宜其子孫之盛楊氏殆弗如况遭際

明聖固又盛焉夫蒿華維嶽河洛為帶天地之中氣攸鍾許氏之盛有以哉余不敏不足以知天下之故然嘗竊念世之張官置吏凡以安民儒者頌詩談書將以寃安民之術也財者民之所恃以生均而養之之謂仁節而則之之謂義仁斯無可欲義斯無可畏世有以財自豪而以官軒輊人者其亦異乎伯起襄毅公之為矣然則族譜之盛豈不在於斯與余昔納言於松臯公首以

三不惑為稱今復以是為黜齊公告蓋或竊有見於斯焉夫楊先正之淑軌而自淑其身以貽後人固黜齊所以命余之意也故不敢以老鈍不文辭後之君子亦幸勿以余為徒文也

嘉靖乙丑趙浚谷文集

前吏部文選司郎中湛泉王君行狀

王君諱與齡字曰受甫余故呼壽夫世為平陽府解縣人父爵自歆德府通判擢知薊州其大父文以處士贈如子秩通判君之母李封安人正德戊辰孟秋李營

有蛟龍蟠巨樹是月之五日生君幼凝重不狎群童九歲與兄培齡從安陽崔後渠先生學咸見器重嘉靖乙酉迨夫領鄉薦與余邂逅澶淵始聞君學行戊子君亦薦於山西己丑昆弟咸登進士迨夫尋卒余方為刑部郎得交君及羅達夫唐應德推為天下士悅其必不與衆俯仰幸卯授蘇州府推官以少年佐劇郡獄訟咸平無滯官有憤人盜鏡者嚴掠之君謂盜甚微不足治且近誣姑俟之竟獲真盜生前寃者海寇董氏聚眾攻殺大姓顧氏之族或支解之君竟捕伏法而散其衆蘇

唐子汨余會東郭郭先生令少師徐公論學蔡闡象
論歸之壬寅晉文選郎中以用天下人才為已任上疏
錄故事請抑奔競清仕途重撫臣責成守令奏報是
君孜孜力行用人務進廉靖老成痛繩僥倖絕請謁常
州訓導諸富勢士爭求之君乃用平涼貢士號張貧子
者怙勢者咸沮常州府知府應君子才以廉不阿上更
代君近見訪問吏治民瘼衆莫敢望子才由是顯於員
外浙人鄭公曉主事榆次周君缺廣人李君義壯力竭
倉殘以張治典正論幾振而分宜之螟蛉子已漸盜大
柄卑侮省郎公以分宜帖子托錢知縣君峻拒之其衆
益潰君率同官上其事乃君與錢知縣同報罷鄭周李
咸外謫銓部自此喪氣吏治貪冒日甚計費得官計日
求擢而民不聊生寇盜充斥矣君歸平陽角布躬稼圃
怡然自得仇者媒孽萬端竟無可乘二十餘年壯顏俱

棄甲子復周聖明除誅民蠹而八月達夫告終
冬至二九之七日君自顧泥丸上神山乃筆之
內子高亢八志竹與君相安子聖文學生清修士也嗚
呼姦逆伏辜衆方屬望壽夫達夫乃皆先余而逝嗚乎
余之悲嘆豈獨傷交親也哉世固有一公夫人特志
君余姑壯所見以述余不得已之情云爾

記風雲雷雨山川文

維神令具陰陽分靈天地時措雨暘以育品彙有生歲
章胡為盛夏雨澤不降盜劫夜行民用弗康敬設木主
祀神於玄武門樓之岡樓靈所澤歲以為常伏願水
土通潤雲旗遠揚惠風時雨仁我庶氓不勝私慶尚饗
朝那祁雨文

嗚呼維大氣之分莫尊於神莫靈於人故人知求庇於
神而賴神以惠民今茲盛夏天中之日薰風養物之
辰胡遇西風振厲捲雨推雲宜茂者稿宜潤者曝原厥
葵謬在吾官吏不在小民雖然某常學之矣夫吏之心
不在民而惟私其家與身者神固默相我若治極之
矣如其等之聯輿彼黨甘遜山林志欲潔已安人宜

蒙昭鑒於神令敬誓約托天地皇明之洪造期以三日
請雨于 神如果三日而雨是正直之道尚存而區區
為國為民之志終伸也敢不奮勵斯世以報答天休於
神如其不然亦將卷懷藏密潛完葆真以俟歸化於神
夾此一幾唯神明分

祀硯峽東泉水文

惟山有水則益靈惟物得水而遂生余少懷名山薪水
之志長為世網宦塵之繁乃今而賦遂初曾青山碧水
之冷冷引置山阿走注門楹飛布巖宇迴瀉階庭六易
之象深靜中庸之德淵澄宣尼之嘆不息孟與之贊科
盈潤澤群品涵育庶生余庶依以終老俱不隕乎令名
由是蒸雲作雨由是棲鶴化龍上通氣於天漢下朝宗
於東瀛仲野叟浩浩之志匪聖德淵淵之評漸漸無既
永永有終倚與休哉

中夏報朝那秋神廟文

廟西去硯峽六里嶺西溪
兩亭潯水之源

美高之山朝那之秋是與雨露奠我西周慨周鼎之東
淪秦克脩其戈予驅并戎秋開辟阡疇宇養條壘建縣
視候威重如山澤流如秋社稷尸祝萬古千秋乃遊文

獻之無徵民雖不能知而亦何莫不由詎期去冬絕雪
夏雲不留幾七月餘泉涸塵浮偏走群望亦莫我憂時
春乃諗於衆唯神是求濬源增沛迴颺雲油夜浣波暢
浹日霏遊不徐不疾既沾既優稿者盡起占之有秋萬
姓謳歌仰戴神休敬薦肥膋以克俎羞神其克享駿惠
我偉大沛靈雨濡洽原丘用終神惠五穀豐夜永以夏
仲報審嘉祿

封戶部主事太朴李君合葬配王安人墓志銘

昇平幾二百年吏富文敝閭閻漸丘涇陽人太朴李君
廷相喟然憂之戒其子吏部主事世達曰今萬物價於
百姓而百姓誦於群吏汝學古入官可不深念哉世達
以故丙辰對策切時利害亡溢頌得末第未調嘉靖
午閏月幾晦喪其母王安人又三年餘始授戶部司
主事甲子仲夏盈三載考最太朴君得封如子官毋王
贈安人故事吏部用陝人常參兩至是久絕乃始調世
達文選而封君以臘之祀竈日卒於家距其生弘治己
酉享年七十六皆邁 聖世康年而所憂如此嗚乎昭
哉淵乎文選將以乙丑仲冬之望後卜合葬於所居

此之平洋令其第某走狀告余曰君故元世家深陽之
某里遠祖云諱鈞美後有諱繼先者繼先後有考莫微
系承 國初登版者諱仲德仲德生大大生剛剛生二
子寬通寬生三子崇穀崇配王已酉中和節後三日生
封君君少質直力田樹藝少有積殖乃為商寧厚直以
取良物倍工力以售約已以利人故人不怨而已益饒
里人王某常以封君名貸官和糴銀事窮而銀已費將
鬻文毀產以償君反憫焉遂以所有穀數十石代償約
王曰徐歸我直與劉遜共商河間遜瘟雖所親皆忌避
君獨護視避者亦病君并護視卒共病亦弗悔曾夜獲
盜乃鄰人賁之輸官從我唯謹族人弗克者或代之償
王太安人亦同志相之卒生四子世遠世遠嗣其業世
科厚食文學晚生世遠以儁才登科甲守正不役時好
封君夫婦皆貴顯婦吳亦封安人諸孫方奕奕不克紀
云 銘曰損者益善必祁百年之年各適居毋寧日月
其徐徐

朝那廟碑

朝那秦肇縣惠文王使張儀陰謀伐楚獻文於秋神曰

敢昭告于巫咸大神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是時楚方
強三閭多賢能謀熊相昏不用自陷囚執兵敗國削非
神褫其魄者殆不至是也但湫神之為巫咸豈商之賢
相與或列子之所述與抑自為一人莫可徵矣而神之
名為巫咸則可據也相傳為朝那縣令令者邑萬戶秩
千石之官秦以朝那北距義渠西制戎而萬戶之民半
多戎狄以一令牽遠能適卒兼義渠塞河南史雖失其
名而其令之才且賢亦可想見豈非足以嗣周公之功
為聖人之徒者與但朝那地界故廣而湫則所在有之
唯華亭縣西北五十里湫頭山山最高池淵泓莫測旱
澇無所增損且北麓為涇之源南趾為涇之源神靈所
棲莫宜於斯而境內千百泉湫咸朝宗涇內在湫頭實
涇內之源禮祭河必先源而後委則朝那之廟食於華
亭又其宜也但湫去縣至險遠香牢乏薦舊傳於縣西
北十里湫頭之支之下原去縣近而山平曠有泉錯出
下為西亭溝民咸仰惠澤故遂立祠屢祀必脩稱曰蓋
國大王則無所據而名不正時生於朝那數千載之
後毋誦經史窮治亂覽山川美績思古聖賢之風烈

以爲拯否定傾必代有哲人而文獻莫徵於修郡志
喟然三嘆焉自童子鄉舉躬詣胡馬飲涇憤莫或續神
與禹周之緒也顧四十餘年力已三志未渝事親既
終喪乃以甲子冬至定居而亭溝之東二里許與祠相
望乙丑春旱至五月弗雨民恐且饑徧走群望余告以
神之貞臺適兵部郎中周君鑑鄉進士曹子繼參趙子
佩在余所遂以月之十日同祈於神而縣之耆舊狎至
共浚湫以還乃北風化爲谷風陰沍群然突起至夜太
雨翌日乃晴語具祭文云故勒諸碑陰以後思雨耶雨
雨足耶晴八月之朔余祇題朝那神祠加焉方大澍耶
霽縣官遵化謝君濟縉紳劉子瑞等咸共伐石志之以
傳諸後且爲迎送神之歌俾民歲以五月望八月朔祀
焉歌曰神之來兮幽之西金天煥兮霜露凝雲多布
兮颺之騎奔迅霆兮騰潛螭陽穆兮陰爲雨露凝雲
雨徐徐阜我兮百穀嘉蔬育我兮孫子祁祁衆角奔兮
拜舞鼓革兮精脯羞散兮少牢之鷄鴈清醑兮田之黍
春秋代兮後神居千百祀兮煥冠與廟神之孚兮瞻顧
緒條雲揚兮騁天馬佐少昊兮於穆元靈誰兮震馬兌

之極兮遨遊西海恬兮廣野前文鳳兮後軒龍彼姪
兮何爲者

重修鳳翔府儒學記

鳳翔之學學之所自也學奚自曰自道道自天鳳翔故
周原也自文王以天德之純配天而授周公周公以道
制周典封於魯而典止存于魯魯人孔子得其尤純制
爲六經以授天下之弟子諸弟子脩其學以爲萬世師
夫以一匹夫之言不待權輿力而天下萬世共脩其學
而學焉是謂之道非天不能也有生不息之謂天自天
之生斯民也而有父子夫婦之典焉治其生也而有君
臣尊卑之典焉輔其治也而有師資交友之典焉是之
謂道本諸天者也天奚俟於人之脩人生固本於天唯
聖人能純乎天而衆人以人教之是以有生之治不常
聖人懼焉制爲典常使學焉而脩其教以歸於純後世
學者學聖人之道而思聖人之儀形此廟學之所以建
而脩之于無窮者也天下咸有廟學而鳳翔乃文王周
公致治之所孔子之道所由受學周孔之學者可不急
乎先乎是蓋祀而脩者良有司之底績學矣嘉靖甲子

之復元而滋堦太守吳君過偕其通判孫君光先推官
張君縉哀貲庀工以請於撫院陳公其學巡院鮑君承
廉潘君一桂分守胡君安分巡馬君出圖咸交宜之費
金四十鎰有奇適 大觀戒期去來紛紜嗣御史鍾君
沂代巡推官李君承緒攝守新守史君官至乙丑春殷
而告成適時春南遷華亭之硯峽山允密邇周京李君
以公竣道茲山謂余宜紀麗牲之石嗚乎聖人遠矣學
者特學其典耳而天則無遠焉天無遠而道斯近矣能
去其殼則幾乎天矣天予人以父子夫婦之典以相生
而已失其所以為生則殺以君臣尊卑相治失其所以
為治則殺以師資朋交相輔失其所以相輔則殺良有
司之建學教育學者為是物也嗚乎其交以自考而自
脩焉則庶乎善學者矣

明督撫鳳陽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荆川唐先生墓志銘

荆川唐先生字應德諱順之高祖伯誠以上世居臨淮
伯誠遷常之武進生五子以仲子復舉進士為大理評
事恩封評事復遷守平樂政績稱於世季弟衍先生曾

祖也亦以不貴貴封給事中貴郎先生大父成化庚戌
會魁擢戶科給事中以謹重重於鄉子珩中鄉舉仕至
永川知府配贈宜人任氏以正德丙寅生先生而明
殺嘉靖戊子南畿舉明詩高第明春試禮部第一人

廷對第四人策蒙 御筆嘉獎 特恩前未有也改翰
林庶吉士柄臣方忌諸吉士奏罷之而以主先生會試
欲特留先生先生堅不可遂例授兵部武選主事冬臘
余自刑部主事調武庫與先生朝夕講習先生能矣而
余能酒淬燠省絕務求為學本原以脩己而以其餘力

適情六藝為經濟正務世好利達漢如也學本朱文公
然恐其偏於綜急故於應事中求無事有象中求無象
庚寅秋余以論諛俗得罪去先生亦奔任宜人之喪壬
辰免喪除吏部稽勲主事尋遷考功不阿流俗獨任風
裁重清議吏部弗堪也柄臣以翰林多缺故遂改先生
編脩校 先朝寶訓將成當例選先生素以直道自任
耻出柄臣之門遂稱病求去柄臣固留不可而忌者因
譖之故 命先生以主事致仕錮不用先生浩然南歸
學者多宗之自是稱為荆川先生蓋年未三十也庚子

東宮召爲編脩兼右春坊司諫江西北水羅發
爲贊善同官有犯物議者言官論汰去 廷臣更舉以
聞 上更簡少保霍公首 宮寮東郭鄒先生今少師
徐公爲洗馬時春以編民拔爲史校周御史諱缺者政
清紀郎天下謂得人自是時春從諸先生請益日獲所
未知蓋忘晝夜甫一載東郭遷南祭酒 少師奔太夫
人喪冬十月 少保卒於位先生深念天下之重又以
皆元 誨官故與念菴及余請以辛丑正 大朝會及
東宮朝禮欽蒙 御札下柄臣 朕三翰林臣請朕及
東宮臨朝之意甚好 朕久在於懷鄉等以言度意諸
柄臣絀其奏 留中二十六日乃皆免爲民自是荆川
先生之名重天下學徒及論薦者衆而忌者日深先生
弗恤也蔬布飲水杜門絕遊宴博極典策百家衆技刪
蕪撮要研精竭神又十有五年乃渙然自信曰吾學定
以用矣庚戌胡寇 郊甸徐公薦先生及余余復爲兵
部主事後五年先生亦復兵部主事戊午遷職方郎中
先生先因居永州府君喪哀毀飲水病腹臍腫欲求去
而少師嚴公以總督蒞師之子王郎中賦詩詁已歎按

總督使先生行欲併中先生先生經畫素定條上
還事宜奏行之甫三月歸事具北奉使集中嚴公以先
生未病勞復使視討南倭師先生素欲平南寇以靖鄉
郡故與胡總督請宗憲者計度南事尤詳己未三月遷
太僕寺少卿胡總督奏進右通政叅軍事先生謀欲破
賊海中使弗擾居民躬泛舟海波自江陰至於劉河渡
自嘉興放洋至於蛟門風迅日行幾及千里群從驚駭
嘔噎先生晏如也三月海多東南風寇乘風利掩掠岸
上號曰春汛時環岸要害列兵將坐食於民然皆游墮
不習戰弗禦諸海寇得登岸散掠去乃擄取死掠之民
賞以自利先生病之登舟汨崇明沙督舟師列岸下出
私貨激狃諸將約曰能戰則吾有賞不能戰則吾有刀
寇至見岸下舟師驚怖先生急督諸將捕斬之沉舟凡
十三斬首百二十俘獲無算餘寇奔三沙會總督以總
兵盧鍾之師來援先生使鍾計三沙而江北賊亦爲王
師敗之姚家蕩餘寇奔廟灣四月晦先生師至淮安之
駐馬邏寇二舍五月朔進師新溝撫都指揮何本源
軍齊楚將兵凡五阻廟灣河而軍先生所將亦五軍持

火器及青州射手助之明午攻斬散寇四十六焚舟十
三進攻賊巢弗克三沙寇亦拒命月望先生奔命還討
三沙始二寇之敗諸將不能乘勝急擊旬日觀望二寇
得伺間堅守先生知其非顧無如諸將孱何命四面分
遣並攻承以火器騎兵掩其關勇士別持火器焚寇舟
分兵樁絕海路詰旦鼓之矢石砲火殲地寇中傷者衆
然皆設樓垣翳蔽反自垣穴中山火器擊王師且以北
路遊掠之賊伏師傍林機以俟累先生別分兵逐捕頗
斬獲戰至午寇度師氣漸衰并出突師背師却鋒及先
生先生堅騎振旅徐令驍將劉顯爲先鋒當寇諸將夾
助之盧鑑以大軍軍中六月朔劉顯以銳師進攻寇閉
壘不戰總督以遊擊王應岐之師五十士兵二千來會
六日諸將恃衆進攻應岐先奔亡其營畫師皆奔寇乘
勝攻盧鑑先生麾兵發火器乃解度諸將益驕乃以十
一日擇甲先登設誘兵令劉顯督寇促兵將各傳聲並
攻寇堅守望樓弗應顯及誘兵皆燔揚言兵殺矣先生
下馬自操刀致寇去百步許二將懼扶歸明日再戰土
兵傷卻 幼陞通政嚴督兵將先生白藉此以令諸軍

可克也往太倉廵之諸將竟縱寇遁去廟灣師亦解先
生甚憤嘔血然自此絕江少寇矣論功資白金文綺因
條上海寇機宜事具南奉使集中九月擢都察院右金
都御史巡撫淮陽表謝有曰被髮纓冠之救時先生疾
日甚因便以示余余以庚申三月讀其書壯而悲之方
任春坊時連楊深憂曰進不得見 上退困於緣倭尸
祿不去如天下萬世何盡請 朝手議既絀將別去又
曰臣子受 上知深矣去胡以報乃又相語曰不十年
北胡南倭必大作不得爲國醫願爲瘍醫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以故先生竟力疾賑凶荒治戎伍四月朔舟巡
泰州猶操筆散賑粟七千石訣諸將勉以忠義語妹聲
左某從孫一應曰死國吾志也今得良死舟中足矣顧
開居三十年未聞道念之介介飭衣履坐而卒胡總督
以 聞賜祭葬有司祠焉念菴及余皆以文哀之已詳
故茲不復載文詩奏議凡若于及所編著左氏始末古
文皆梓行配莊封孺人與先生同志攻苦淡生子鶴徵
爲文學生女二長適某次適某先生常謂余子女無多
亦自少累其勵志類如此是以以不治床褥行不備

如獨待猶士及臨政治劇乃更彬彬去銘曰將將
而兵非兵余戰於北而先生南征逝者已矣而余衰皓
而生世又烏知其怒髮衝冠而指使振鐃者耶嗚乎先
生獨立卓行雖積匪崇大道弘濟教甫借榮望之未見
行而未成豐臺固懈道積厥躬有德無命有進無程身
逝志存嗚乎先生

祭傅彭原憲長文

嗚乎死生于人大矣而公于去世之際能了了如此也
夫豈非致虛唯靜是主不馳於浮必介於乎神明中蘊
而能若是乎故以身世為傳舍天地為廬與妻子為儔
介形骸為丘墟者與進之無欣忤退之無憂虞而富貴
貧賤失得毀譽奚足置區區與公固常師法周孔奉對
公車排瑣闥伏機衡長外臺持藩維懷忠貞履折奸孽
裾與人同歆一旦委蛻如遺蓋神與道俱動無不利任
其所如嗚乎吾之于公往也奚又多哀而多書尚 餐

明湖廣按察使彭原傅公墓志銘

嗚乎余忍執筆銘吾彭原公哉公以弘治丙辰生於慶
陽余以後公十五歲生於年源古為同郡公以正德已

卯舉余以嘉靖壬午舉相繼以詩魁本鄉丙戌遂同舉
進士公為行人司官京師蓋無朝不同者三年余先以
言忤太宰汪公除名後公為刑部給事與論病太宰太
宰遂肆黜言官故謫公清豐縣丞乙未丁封君憂此歲
子哭先翰林遂同憂公以丁酉稍遷國子助教間一歲
余為編脩其再起又相先後余再廢者又十年公乃以
壬寅遷都水主事乙巳進戶部員外郎太宰熊公察
稱其賢於朝遷兵部武庫武選郎中丙午丁太宜人憂
已酉復為禮部精膳郎中庚戌以久次陞山東按察司
副使余亦三仕為兵部職方司主事次歲王正遂僉公
司事公一子中遂聘余仲女數拜先太孺人壬子同公
為副使冬末公遷山西參政余以癸丑二月巡撫山西
秋暮公遷湖廣冬甫及任遂去余亦以其時俟代甲寅
春初抵家又同也辛酉春公以中來取女及拜先太孺
人焉閱月而歸未幾而子哭先妣公為祭文寄哀焉甲
子閏月乃往慶陽報拜亦閱月而歸乙丑驚蟄日公年
登七十三月八日余為詩壽公遺長子守嚴往拜一二
日暮宿鎮原乃聞公以是戌無疾化去矣嗚呼公

勸文朱請嗎乎稽公與余交好之篤如此雖不
能文其文安忍辭按公常言其先世仕元有殉平章雖
失世系然墳次具在去府南九十里故歆原縣之東每
祭必焚羊首可測其族類矣公弼歆原不忘本也今公
乃與配駱宜入葬府南十里蒲川石山之上焉歆原省
入安化故為安化之北管人高祖亨曾祖森皆隱田里
大父得才選為府史有才能仕至鉅鹿主簿父傑以公
封給事母王封太宜人益生公公性安靜無樂善嫉惡
本於天性而發言必信以故愛惜善類必明辨小人之
以中傷者又薦達之不少置沉浮三十年公論歸焉
故雖而復興其在工戶武庫出納唯謹絕侵耗武選少
革抑曰彼先世以身殉國者也山西督糧值大同軍餉
踊貴巡撫侯公奏請山西輸粟余欽與之公堅持不可
巡按御史深不樂余友病公余乃定以州縣近五百里
者輸粟五百里之外輸銀蓋邊人饒田牧連納近易而
銀難得平路遠業商賈而銀易致且違軍無得粟銀
則食與用交足軍民俱利也故監司侯皆報可御史頗
難余置便門於臺側隙地以練兵蓋臺側隙地

而偏便門暇治兵耶啓便門而高臺門公偕內人拜
姓必由便門議者弗察也意其必由臺中門遂以兩端
勸公太宰李公元輔嚴公方忌公與余故相次罷去猶
以余虛名動人但聽調而已公未沒之先三日晝見絳
衣使召置南嶽遂辭謝闕城人其日欽縣官拜所奉神
先祠畢闔門獨寢而終家素無所蓄終亦不及家事嗚
乎生死之際大矣唯不殺于人偽者知之如公之所存
可易哉公初娶於駱次娶於黃娶連皆無子乃納側
室王王生子中中卜以是年冬暮歸公於大宅中少後
能文而遭家貧艱苦其族兄守德實左右之女長適潼
關指揮使孫某早寡而有子其志操可紹故少傳虞坡
楊公以女妻之仲適遊擊將軍劉世貞亦哭公未幾而
沒次適某咸早沒以中之才所遭如是必振勵攻苦以
大其門余之望也銘曰天與之人奪之終必予之實為
善名為惡終必無惡非耶是耶何四十年之久而一朝
異耶文胡為乎君子於存亡去就之際亦何易乎
嘉靖丙寅趙浚谷文集

陶神廟記

制火用汭利民者越人也陶器汭便民者帝舜也平水
土以居民者神禹也益實佐禹其後為秦虞關父為周
陶正乃續舜緒余峽故周秦之鄙而禹益疏鑿之跡咸
存陶器古朴咸有虞氏之法而用必資土水火敢忘古
聖賢之烈乎廟貌以春秋享祀之大報本明忠孝也民
但利之而不知利之本君子之所憂也瞻廟祀而知報
本則知所以生知所以養教斯立矣利之而因以立教
斯利物和義之道也廟地嘉靖初元尚為林藪十二年
市之山民漸芟柞耕陶十八年始易廬為室作廟不容
尊俎三十九年始易堂及門各三楹仰 聖明至治之
休澤茲亦一微也與

錢郭總督樂辭

蓋聞唐堯在位七十餘載屏共驩而進元凱光武象
三十二形除新都以致中興肆我
聖皇甲子再肇之餘大布滌蕩肅貞之政陰匿掃翳忠
良彙征故我大司馬一泉郭公最分陝之勤勲總留都
之兵政謹信守管鑰如蕭鄧侯小事代專征續徐魏國
移牙河渭之表澄清江海之波移鎮蟠桃之東奉衍山

陵之慶文旌西啓室井劍光東拂斗牛召伯甘棠於
南蔭周公華袞復爾西悲清油大僚瞻仰興頌黃毛倪
叟攀挽咨嗟煙塵息驚者五秋桑麻想綿於萬里謂鳴
珮必聞乎 帝闕益極頽尾之氓顧揚旌暫進于金陵
小憇牛首之署謂余受庇幃幪濫竿先達同官汾晉叨
冒首僚昔雖旅敷明揚未稱盛美今當採輯輿誦奉陳
祖筵

詞調水仙子

雍涼仗鉞五經秋文武兼資將相籌塞烽穩定西成候
爭長河東渡口喜一朝名覆金甌領南朝江山明秀拱
北辰總統公侯逐 壽香仍拜

宸旒

祈晴文

是月大暑先二日縣官帥士吏樹碑勒余文以頌神功
是夜大雨凡三晝夜秋禾用豐神之靈貺既侈而崇禎
垣屋之多敝况麥場未盡登人陸物也水盛則傾又陽
世也陰久畏蒙乞戰雲布以振豐隆照以杲日鼓以時
風經旬而雨雨決即晴人物莫不唯神是憑謹告

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雲峯朱君墓志銘

三原雲峯朱君諱聘字安國其先世某國初為都御史名當世幾世孫諱某為君大父生君父諱某配馮寔生伯子諱朝仲子即君季子賀君早慧祇事大父與賀俱治舉業逮事王康僖公為高弟子嘉靖辛卯舉於鄉與賀偕乙未登進士第為行人使治山陰王之喪凡餽贐咸辭不受丁酉簡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東城甫期東城人宜之戊戌巡京通倉漕運軍與倉官吏槩置授受率輕而盜其贏君舉籍以輸官宣大軍饑戶部請

予倉粟二十五萬以賑之又使君以御史促發君奉命而行而戶部反稽留君糾于上賑乃濟君受賞已亥郊禮推恩君與父俱封御史文林郎贈母馮封妻王以孺人庚子正月奔父喪哀毀如禮壬寅復為御史癸卯春正侍班糾儀上奏或言有所譏諷廷杖四十左選四川丹稜知縣民俗好相率為訟縣官追理即與胥和解而稟其贖以賂官君先告諭禁止不悛乃正其罪撫臺惠監其匿稅欲勘治君請量井大小以多寡其稅則民樂輸而不勞勘治遂行之山有虎噬人君告於

神而往捕虎俯伏不敢動衆遂殺之視田稅以餘糧將及倍其稅君計均之減十之九民咸德焉監臨重君移署雅州兩境之民交爭之卒以借州州南通番夷多寶貨率賂州以金求判許互市私市通而官茶滯易為夾帶若絕賂金止判茶利悉歸公官儲溢者最交薦于朝居二年擢南京禮部主事踰年陞禮部郎中再遷徽州府知府徵俗善賈巧訟尤爭利前治者姑息焉君竟日治事事皆辦政聲流布府輸上供幣金二萬兩率先以給匠而自盜十之一以故匠之輸上幣也亦疏惡而

莫能正君乃收幣平估又市皇木金亦照君散金於屬縣而督稽之凡上供物皆加漕運估直例定大戶以解輟竣則歸府檄以俟稽考有力者利加估率以入京之便賣之而事多不竣君舉以歸大戶齊雲山有香錢微多行賈有引稅君皆不取由是嗜利者厭之庚戌左遷汝寧知府君知流俗目下群嗜利者得志仇視廉正之士嘆曰吾求吾是而已無可奈彼何治汝均田賦理冤獄振學校治守備會賊師尚詔來寇固始不得入而賊

其備之嘆曰：劉民滋養兵款以衛民也，今乃以資貪。我按察執法官也，敢責官乎？城積糧給邊軍，相遠四千里，輦饋給朝發夕至，管糧之通判指揮以文詒兵備，增運估歲千餘金，而自盜之君糾正其罪，歸金於官。次年義治松潘歲稿燕番夷牛酒費三百餘金，而牛之波角筋骨亦直其半，為有司侵盜君收估於官者，當其半著為例，自茂至灌險徑路整三百餘里，君樹石為堤，行旅便之，糧運尤易。云：兵之糧稿於追集閱視時呼而稽之，則官胥弗敢浸漁矣。丙辰考績時，要官率入千萬金，乃得號為常例。君既欲治貪，盡重失彼常例所省者，乃入公家奉公而絕私者，衆共勅之。故君罷歸，遂建雲峯書院以教子弟，治墜域以表忠孝。服少時布衣，以勸清約，務悖孝友，不半官府者凡十年。丙寅初夏，以壽終。距其生，義治辛酉年六十六歲。初賀以太原府通判佐余治無山，西文與君同鄉同朝而同志，其以百世之辭來請，而余無以諉之也。銘曰：天之道清地得之，以寡衆得之，以平如君奉天之清，將無往而不可胡，而弗成，將子孫而臣惡，免為而弗恭，祖考慈而子孫嗣。

與馬識夫御劄而蠲管者也耶

題茶馬告諭番夷

御史司 天子耳目以運動庶司大僚臂指之臣以奠安北民而撫制四夷者，今巡按茶馬御史尤急於安邊民而韓番夷之機要者也。天門之俯番夷奚啻萬里而言之譎詭果譁難通，矧曰知其情之艱屈乎嘉靖丙寅池陽方君新未按西陸，灼知貪民之窺茶利以招權而懸衡番夷乃督同僕卿何君派行憲副朱君金憲劉君一麟參將劉君某施易曉語通番漢字為檄諭以遍告番夷使絕貪民而以常徭納馬謹賜茶而毋泛求慎守王法而寅畏天命嗚呼方君其克類 天子之耳目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漢丞相孔明討定西南夷亦詳條教人，皆易曉。曹操下雍涼先戒長吏勿先使人入羗求利，方君文雅博達故一舉而衆義兼擴之以奠中國而覃及四夷，固不宜矣。夫是道也，余少嘗學之而弗克底於行，因僉憲劉君之請遂申言之，蓋一唱而三嘆焉。使凡司兵民牧市之史咸以上之心為心，而以予之情為情，毋比於貪人，以于王度，其惟願允博也哉。

海防錄跋

欽唯 皇祖 列聖奄君四海軍及荒裔而長江介水帶之間治戎若是之備有以仰規 聖謨昌後之密江防大產僚吏式廓法守幾三百年無揚波之虞有以占皇朝得人之休令都憲洪公稽延志式以昭於後有以見 揚烈尚友之休鳴乎法備而吏汨之將冗而兵不肆時春有懷懷焉其尚主誠以濟之乃言其底績也大尚得以被其餘光焉

從子墓志銘

嘉靖初元先翰林君教諭山東之濰化春三月時春歸平涼請舉府舉第一七月朔謁府憲傳北虜寇西郊遂登陴大雨如注寇不能夫夜沿遼東北道是月下弦兄時元嫂段氏生中子守正於山東之濰春仲秋之杪時春陝西鄉舉第二人先君守正為登科後命時春子之及冠為娶段氏字曰希文不樂文藝能射御與今都督任勇許經為射朋勇以其嗣子繼勳娶守正長女再偕攻虜薄塞帳再獲虜首經總兵固原壬戌秋請為募盜以銳士禦虜官播遷先登斬虜首授小旗再冬防靖

虜黃河營前奏際擲由是英島將士多樂與交先內辰陝西地大震機官集山賑粟六百斛予四品軍職余先已賑華亭縣至首石遂得升部劄付授平涼衛指揮參事既數有戰功甲子歲總兵郭江拔為左哨把總乙丑七月虜入逆緣西路鎮靖堡之戴賊害然將焉數矣汝中軍往援亦被圍逆緣總兵趙奇率諸將赴之營雖望不戰圍益急守謀夜潰守正以前左二軍奔擊虜圍破之郭總兵得歸終不言其功冬復防河丙寅二月始歸余及婦已歸女子任繼勳年衰倦謀留守正六月太白晝見七月初守正辭徐赴軍門余遂告軍門留之皆不應郭總兵易為右哨守塞瓦查梁十月十日寇陷塞垣總兵又以中軍營之虜衆太至中軍潰守正馳救奮死之越旬日方得收殮又越月方歸子梁方及壯聘武選郎中周君鑑長女幼子果聘固原衛指揮使王猷積之女餘幼女二人余方以仲冬丁亥營於祖塋之右為玄宗焉嗚乎慟哉余衰備勞瘁尚何言哉伐硯石紀歲月以舒哀使余獲完諸孫之嫁娶是天不廢汝之忠烈世錄曰孰以驕陰抑正陽孰以貪懦摧兵強

蕭英之續所故乃為處亡吾匪獨汝傷仰天而呼字實茫茫

登州府知府呂君墓志銘

呂受氏唐虞書詩所稱述有令緒居陝之寧州為學生者諸英蚤與鄉書為深州判官生子昇嗣為學生早世生九川公諱經舉進士為禮科給事中贈父如其官封母王太孺人妻高封孺人於弘治癸亥孟夏之二十六日生君名顯字幼誠九川公轉吏科都給事以君與從兄諸顯號定原先生者從涇野呂先生學為高弟子定原正德己卯陝西發解君同科試不舉嘉靖初元君甫冠與余偕請舉試為兩府冠仲秋省舉君第七人相得甚驩所過驛必給駿馬爭馳咸陽而西父老故欲觀之以誇子弟下馬又予古朗吟君揮翰勁逸吐辭迅美余嘆復焉至戊戌方舉二甲進士才氣老成諸老器重請解遶儲固原以便道省九川公於漢州初九川公以副都御史謫戍漢君得過余今廬題曰萬峰精舍會詔釋戍復京官之無罪失秩者君因奉父還家侍養踰年君授刑部司主事登復召為御史按作長歌以紀之

刑部諸司唯君所處煩劇君諳練明達政學兼舉時有忌之者會秋簡命江北決囚內庭字號謬誤辛丑春竣事還振垣不敢劾中使乃請罪君等各外遷君得通判河南職捕盜盜息民安甲辰奔九川公喪與諸生立祠以安其神時春又罷史官歸為作記丁未起復衛輝府通判初定原先守衛有惠政作景武堂君繼之又宜其民故多所咏播戊申春擢廬州府同知先後佐郡皆有治聲撫按交薦己酉陞南刑部山西司郎中擢法益精而定原尹應天時論榮之冬擢襄陽府知府繁劇甲江北君方畧素定隨機皆辨秋漢水大溢堤破及城多圯君以身當之悉衆守捍為文告天水漸平而境內已多被灾君大出帑藏以賑恤收葬又振作生徒不計所費郡人雖稱詠而謗議始騰尋分修太和山受上賞甲寅移登州府知府治視襄加慎密乙卯與監鄉試彌得人是冬謝歸偕定原諸弟鄉之者宿引誘後進恤孤助困教其孤甥孫信如子登鄉舉時以田野閑適視余之獨居無侶益裕裕焉丙寅秋八月十九日卒於前居年六十四配戶部員外周君達之女生女而

無子側室三人 氏生二子勅勸俱太學生諸孫及
孫將彭彭焉不可殫紀官乃為狀勅自來乞銘值余方
營兄子葵重哭良朋追感今昔胡能已銘曰父訓師承
兄弟登庸卓冠州里惠於友朋宜爾子孫仍仍繩繩生
也為誦逝也為銘

臨慶丁卯趙浚谷文集

五月望報朝那文

維神參佐天地時若雨暘阜植嘉穀民物用康又除其
蓄沴陰罰不良故陳歲報永永為常伏望消釋冰霓收
剪好畛一盜必犯九月始霜四境兆人永庇休光

稻懲

硯峽之水可藝稻然多稗耘者以其莫辨也並存之第
辨其不類者健童曰稻茂稗弱易辨也盡去弱硯叟曰
莫能一也姑存諸鑒秀而去稗雖緩而未失也既秀則
茂者稗稗去而稻始嶷嶷僅及秋鳴乎可不懲哉

贈戶侯子脩何君叙

皇朝之制四夷其威濟矣使兵斬敵首及死向敵者以
差受官世祿焉何生天爵故從余學朱子詩稟食上痒

有年矣然家世於平涼衛為五十夫長嘉靖鷄鳴山之
役沒王事天爵其家嗣也不忍棄學者數年余敦趣之
乃詣關受百戶以歸於衛其門人某等請余話言余乃
喟然曰生佔畢累年亦識孔子授詩三百必達於政之
義乎孔子以三百為至多朱子解之又數十萬言至余
之授生又不知幾十萬言也自匹夫匹婦之微暨家邦
戎狄之變莫不詳焉舉而措之各迪至當然今日之尤
切於生者莫如秦襄公秦之先微矣世北首死戎乃得
數十里之地曰附庸視百戶何異哉及戎覆西周天下
惴恐王侯奔走莫救襄公獨仗義奮武倡衆射禦東衛
天子西復周京奇功烈烈出人意表惜平王無志不能
委任今 天子仁明英武拊輶據鞍率詩書之文以任
天下之英賢生勉乎哉三復小戎而力行之使百人之
室家秩秩德音一旅之衆閭閻能射以雪世讐而振
國威此其權輿也余厭余告生之衍也故約之又約之
曰生篤志勇往而已矣

易辨

易乾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朱子以謂物猶人也隘

致中和而育萬物四靈畢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豈獨人乎哉

中秋報朝那文

維神奠位西土時若雨暘災沴屏息百穀呈祥育我民物阜大亨昌式脩秋祀以社以方神之聽之庶幾來享千秋永惠我以康

隴州重脩廟學記

禮殿儒學之設於州縣肇自宋神宗而我

明昇平二百年為尤盛環隴而遷汧汭者州縣皆置

學

不

聖

師生誦說奠祭而隴居其最諸坐法孔子之徒孔子聞

道於周自以身不得近西周故曰吾其東周而隴幸在

周之西甸則其廟學師生之董治振作在良有司無疑

者嘉靖之季傾圯漸滋長子楊侯世鄉以沙河令政最

擢知是州迺請于監司府僚裒公帑贖金四十鎰有奇

不以勞民隆慶元年之春既得請乃鳩五材程群工政

暇即課學業而趣作後底冬則禮殿廡庫講堂齋舍煥

然有序階門垣器陳布周慎諸士橫經治藝勃焉風生

學堂也太康漢章乃泐其鄉進士閣司訓之狀徵紳姓

之文於時春伏自念四十年前老經生也近聖人之居

事聖人之學白首而屹屹豈聖人之難能哉亦曰世俗

之利祿得失交橫於外而無主於中以其交橫之私而

奪其無主之守是以所學非學愈得愈失而不自知也

夫建學立師君師責也承風興學有司責也文教之不

振士風之日偷周隳於處士之橫議宋亡於理學之大

明顧漢之黨人為用存四十年唐之甘心清派三十餘

輩忠佞之效殊絕矣學聖人之學者可不懼哉時春於

是乎大有憂焉敢告曰費幾千金巍乎昂新君師有司

之事修矣勿枕經而倚席烘薪而瀝汚之重勞有司之

復脩可也文武悉舉於諸生忠邪咸由其自取今人之

譏前人有定論矣勉力聖學息心名利大振頽風共隆

治道毋使後人而重譏今人焉其可哉至於所以為聖

人之學則人各有天則躍如焉周孔孟氏之經訓昭如

焉學者嗜之自有正味非斯文之所能與也然其役也

執事孔庶法當次列於後誠有意於斯文亦學者之一

助也

贈李吏部序

難靖之季年歲缺迂與之情至感也迂者以而受知我
世宗既而以拙言再觸權臣斥歸田里者各十年卒蒙
再用又再忤逆臣機至險卒蒙保全優遊山林又十
四年尤愧無以圖報恭聞 龍馭上賓謳歌繼體四十
年老郎丞弗獲與攀號拜舞之列窮居塊處毛白骨疎
莫迂顧者建元踰月乃有雪衣鵲形僦僕賃館而來弔
焉刺曰涇陽李世達始知其為令吏部主事也相與啜
湯執手悲歡論學問政屬副使周子明亦來會僅五日
夜以僦僕遠役告渾乃別去蓋以哀未忘而意未忍告
曰異日將有言以贈以志毋忘今日之好經冬屢雪山
日皓皓鄰之耄倪困憊有司之供應旁午乃頌君之不
以僕馬館饋累民其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曾聞之先
正耿太宰云人以吾方三原王公吾安及王三原吾前
日晏退食必道三原公之問有老僕每市油三錢以為
常朝燈今吾之積膏是用有愧三原公多矣噫先正之
清貞相高蓋如斯富貴無以動其心而忠直之士相勸
勉當世之民舉安而偷聞無疆也吏部君其誠有意於
斯乎必勉圖厥政彙征清流庶幾續弘治之方矩管希

聖之高蹤其在斯乎詩曰昭明有融高明令終令終
有傲李君今有傲矣迂者將翼之於終故以為贈迂者
平涼硯峽山人趙時春子明名鑑先正事具信史

明貢士孟君墓志銘

平涼被逮俗罕誦讀士之以學行登甲科者蓋鮮余於
正德嘉靖間先與林都憲高張二僉憲姚孫二太守接
踵晚得周子明孟與時同遊而張公徙居紫閣峯下眉
壽康強三子皆發科余歆後之而未能也每自慶其得
遭之幸焉孟子名學易嘉靖李科進士其父紹先字子
孝少余六歲世靈臺之邵寨人父聰母安氏正德乙亥
仲夏之下弦生紹先從父景春以宦者事王府乃携紹
先遊府庠鳳泉王公拔萃陟廩生入書院受業然子孝
善飲酒不屑世故娶張氏生子學易學書學詩學禮側
室子二人凡六子而學易醇敏通經史遂登進士子孝
亦貢南宮同對 大庭人以為榮進士任成都推官子
孝懲鄉俗弗徙成都善酒余方幸之而子孝竟以隆慶
建元四月之八日卒於家可謂達矣如余垂耆年方節
飲諷誦僕僕與諸生角勘豈不陋哉冬暮進士方卜塋

於城西南山之先纘以鄉進士曹繼參伏采余硯峽之
居乞為節余方歆效于孝以還造化之真而病未能也
欣然銘曰于其知夫飲之樂乎晉阮氏陶淵明以之生
二耜弗如之乃以忠遺凶硯峽老人方思陶陶遂遂相
忘於無何有之鄉如子孝之一枕黃梁而未能將何以
希太古之淳風而世之安危理亂咸不屑於中耶樂為
子孝銘將以銘吾終

郊祀議

郊祀分合之辨諸儒聚訟詳矣蓋常深經其故人君奉
天體元政元而郊義也周以子為天子正月朔政元受
朝賀故冬至而郊明天為陽始也後人用夏正寅月朔
政元受朝賀亦中甸而郊三陽之月地天交泰郊而合
地焉可也歷代皆都中原或東南方冬至陽生升高告
天其寒尚可當也 本朝都幽朔冬至苦寒多朔風使
吾 君夜半凌琉璃數仞之丘周旋曲折而拜於咫尺
之虛不亦危乎又或遇風必不克郊首議之臣既遭誅
矣因循弗正母乃過乎
趙浚谷文集卷之十終

趙浚谷疏案

任兵部武庫司主事

奏為應 詔陳言請禁諛佞開言路以振士風以隆 聖治
事臣伏見邇者榆林饑荒及各處地方災傷 聖心隱惻
勅令群臣各陳所見臣有以仰窺 皇上之心憂民之盛
心也繼而副都御史徐讚及訓導范仲斌進瑞麥指揮張楫
進嘉禾都御史汪鉉進鹽花俱蒙 溫旨賚以銀兩所進
之物皆薦 宗廟繼而禮部欲行稱賀 聖意謙虛至于
再奏 勉賜俞允且申勅臣下各修乃職臣有以仰窺
皇上之心以物阜年豐為生民之福樂民之盛心也伏以
皇上求治之心憂則與民俱憂樂則與民偕樂臣又有以仰
窺 皇上之心直欲為唐虞三代之主為臣子者亦當以
稷契皋夔伊傅周召之道事 陛下然自下 詔求言
以來已涉旬月而進言之人徒以虛語浮辭面諛 君父
及指摘末務收拾舊文該部輒覆奏施行類皆無補於治道
况因災求言之 詔在邇而慶賀 聖瑞之奏累上災
祥間有前後不倫此臣之所以驚駭于中敢冒死為 陛
下言之惟 陛下留神省察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非不

治之為憂而不能保其治之憂人臣之事君也非必能使
其君無過之為美而能補其過之為美以虞舜之隆而大
禹有丹朱之戒以武王之烈而召公有旅焚之箴殷高宗
值殷道中衰恭默思道夢予良弼用以嘉靖殷邦其後少
懈祖已進言高宗亦悟率為殷三宗周宣王承厲王之難
能側身修行任用賢臣中興周道詩人歌頌其後漸係于
勸廢籍田奪魯嫡殺其諍臣杜伯左臣姜戎叛之陵夷至
于幽平周轍遂東高宗過而能改故商室蹶而能張宣王
迷而不悟故周室不可復振誠以治功已成則怠心易生
怠心既生則諛言易入諛言既入則佞人得志而正士退
藏君子道消而小人道長此古之聖王雖治而不敢以治
自處而憂其亂古之賢臣不敢恃其君之無過而憂其過
傳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
賊方今上自卿佐下及科道諸臣自受 詔陳言以來
臣見其歸罪有司矣未見其責難於 君也見其禁擾
更張矣未見其陳善閉邪也至於急切之務剴直之辭舉
不以告 陛下豈以為 陛下不能受之哉抑其智
不及之哉夫智不及者謂之具臣具臣可也以為不能者

謂之賊臣 陛下將焉用之哉况近年以來三辰失時
五行乖度蝗蝻為災孽火焚屋飛星孛孛山石自崩洪水
逆流人妖物異更見迭出內則人民饑饉外則戎狄寇盜
臣竊以為此實 天之所以仁愛 陛下欲使
陛下昭德塞違夙夜惕厲以大啓 中興之治而光輝
大明之業 陛下祇順 天意孜孜圖治如日之方
升如川之始至 陛下持此不懈則聖王之瑞舉
陛下之能事臣以為今之諸臣當以唐虞三代慎德從諫
之術告 陛下不當以後世祥瑞符應之文侈
陛下 陛下當以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正大光明之業
責諸臣不當以一草一木之異賞諸臣况禎祥之未關於
朝廷之政治非由諸臣之作為而乃覲然受賞不知羞惡
小人嗜利倣倣成風蓋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清受賞繼
而都御史汪鉉遂進甘露矣今則徐讚范仲斌又進瑞麥
矣張梅又進嘉禾矣汪鉉揚東又進鹽花矣禮部又再請
稱賀矣如范仲斌之流猥瑣卑微不足責也汪鉉徐讚楊
東叨列憲臣風紀攸司當激濁揚清進忠補闕以稱將明
之任禮部尚書李時等官居八座職典三禮當祇承

德意以成

主上譙光之義顧乃昧義微利罔上要君

玷傷政體大壞士風此小臣所以拊膺流涕而不能自己

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昔唐宇文士及

譽一樹太宗斥之以為佞人况朋比匪人貪天之功以邀

厚賞其為佞豈不大哉若不嚴加懲治禁遏弊端誠恐此

風勃興正氣銷輒上下雷同乘時射利大非國家之福

伏乞 皇上謹苞桑之戒梃動金之萌申令百官各直

言時事毋得隱諱以後敢有依託符瑞巧設諛辭熒惑

聖聽者即加誅譴以儆將來如此則佞人可化為正士小

人可化為君子而 陛下之治與唐虞三代比隆矣嘉

靖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具奏

又

奏為再奉

明旨感激

天恩冒死條陳愚見再干

聖聰伏乞 俯納幸事

臣先於嘉靖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奏為應

詔陳言禁

諛佞開言路以振士風以隆

聖治事具奏奉

聖旨云 又為冒死懇乞

天恩認罪事具奏奉

聖旨云 欽此欽遵臣承

命震越衷情感激伏自念臣

本草茅賤士西鄙遠人年方十八叨蒙甲第甫及弱冠濫

膺省郎賈誼二十遇漢文而臣更少馬周布衣干太宗而臣

已榮臣才遠愧古人而微幸至此荷蒙

陛下天地生

成之化 君父教育之恩至矣盡矣是以雖名微位下

不與獻替之列而圖報思稱常存犬馬之誠輒以狂言干

冒 天聰又蒙 聖慈宥其罪戾責其陳奏小臣偶被

嚴命恐懼戰越心欲言而口不能意徒切而智彌短謹即

再奏請罪伏湏 斧鉞之誅又蒙 聖造包含察其狂

贅之情恕其欺罔之罪俾得吐露愚情披竭悃誠

陛下所以責成小臣者如此小臣敢不為

陛下一言而

死乎使臣有言而死死而盡忠於

陛下有補於天下

國家臣死也安使臣緘默而生生而不盡忠於

陛下

無補於天下 國家臣生也愧謹以膚見開條陳素伏望

陛下垂日月之照察芻蕘之言遠覽古今成敗之迹近觀

當世已行之事擇臣之言察臣之心使天下之人知有狂

愚如臣者猶蒙 詢訪則勝於臣者必將奔走焉

陛下効死矣臣竊惟當今之務其最大者有四其最急者

有三一曰崇治本夫帝王之身興治更化之本也其所以

宰制權衡天下者心也所以能以一心而應天下之務者

以其至公而無私至虛而無物也凡人情之易動而難制

者莫甚於喜怒帝王之勸善而懲惡者莫大於賞罰苟以

天下之公善者焉而賞之以吾之所喜以天下之公惡

者焉而罰之以吾之所怒夫如是則善者勸而惡者懲矣

苟以為吾心之所喜者焉而賞之非天下之所公善以吾

心之所惡者焉而罰之非天下之所公惡夫如是則惡者

不懲而善者不勸矣使善者勸而惡者懲天下未有不治

者也使善者不勸而惡者不懲天下未有不亂者也由是

觀之則君心之喜怒乃賞罰之由係賞罰之所係乃治亂

之所由微且顯 陛下致中和之德擴純王之道勿以道

心之事為可怒當求諸天下之公惡勿以遜志之事為可

喜當求諸天下之公善果善焉雖逆心者必賞果惡焉雖

遜志者必罰是則 陛下之所賞罰者非一時喜怒之

私實天下善善惡惡之公使天下皆歸於大公而不至治

者未之有也臣竊觀 陛下勵精圖治之意固欲德侔

先舜而俗駕唐虞矣夫先舜聖人也以其聖治天下天下

之人未有觖先之者然而堯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曰樂

取諸人以為善臣以是窺堯舜之心至虛而無物故能包

天下之人而無天下之聖此所以為大聖人也欲行堯舜

之道其要莫先乎此矣且願 陛下虛心以應天下之

物舍己以來天下之善勿以 天縱之聖而謂常人之

見無可從勿以出類之智而謂衆人之言不足采夫舉常

人之見以益聖人集衆言之長以益至智譬猶川澗雖淺

宗海則深丘垤固卑附岳益崇故不自聖而天下莫敢不

歸其聖不自智而天下莫敢不推其智故堯舜之名易致

而隆古之治可及也臣固曰崇治本者此也二曰信誦令

夫誦令者聖人之所以鼓舞萬民者也易曰渙汗其大號

夫汗出而不可及大號渙而不可及詩云訐謨定命夫謨
當大而不可小蓋以命一定而不可易是故號令不可不
信也然所以信之亦在乎慎之而已夫天地之所以為尊
者以其無言也雷霆之所以為威者以其時奮也四時之
所以為信者以其弗爽也金石之所以為堅者以其弗渝
也臣願 陛下致謹於發號施令之際留心於釐弊更
化之時毋以一人之言為可信當參諸天下之公毋以一時
之近効為可喜當求諸永久之利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
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使天下之人各享安靜之福
以歸於 恭默淵深之化則 陛下之號令如天地之
為尊而雷霆之為威四時之為信金石之為堅矣臣故曰
信號令者此也三曰廣延訪夫人君不能獨理天下故有
公卿以贊其治有百司以分其職有臺諫以糾其違書曰
臣作朕股肱耳目故聖王之制有因事以咨訪之者如皇
華之詩是也有因燕享以咨訪之者如鹿鳴之詩是也有
因閑暇而交儆者如虞庭之歌是也唯其上下之間志易
交而情易通是故其道同而其事諧也今臣下得親奉
天顏而沐 清光者唯早朝頃刻之間耳群臣在列執

法在前執事之臣各以其序奏事當是時 陛下雖欲
俯賜清問豈可得哉有所事事則形之章奏 陛下可
否之耳其於從容漸摩之功啓沃論思之益固蔑如也臣
以為倣古輪對之制及我 朝宣召之規令文武大臣及
臺諫侍從之臣各以期會對 便殿庶司群吏或以其職
事召問之不置糾儀俾得從容議論事理或指陳民間
利害但不許言人過失及無益之事如此則 陛下既
得以知政事之利弊民情之真偽又可以知其人之賢否
才之優劣則道愈高而知愈明足以察群動之情而絕壅
蔽之端矣四曰厲廉耻夫 陛下之所以禮貌之而倚
之以輔佐之任者大臣也所以信任之而使之持天下之
公論者臺諫也故大臣有弗能則去之而已矣不可既用
之而復不信任之也臣願 陛下於大臣去就之際待
之以信其言若是固當用之其言若非亦寬容之以開不
諱之路 陛下既待大臣以禮而大臣不盡其忠者臣
請復 國初面糾之制臺諫得具彈章於稠人廣眾之中
明正其罪至於臺諫之臣叨蒙信任而不竭其力者臣請
舉宋人辱臺之說以罰之如蒙職三月之後無所糾正建

明臣以不堪風憲之例改調外任夫以禮貌待大臣而亦以禮貌責之則大臣不敢不厲其廉耻而盡其忠以信任臺諫而亦以信責之則臺諫不敢不厲其廉耻而竭其力廉耻之節素厲尚義之風流行敢有喪其所守淫冒無耻者衆論自當公棄之尤不宜使憐夫細人肆其便利之口告訐塵浮曖昧之私以傷國家政治之大體所以然者欲使人臣皆顧行檢而惜名節隆朝廷而尊主上臣故曰厲廉耻者此也五曰惜人才夫人才者致治之具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多士生而文王寧人才誠不可不惜也但全才難得而用人不易故聖人之官人也取其長而棄其短忘其故而與其新周公是以不求備於一人秦穆是以不以一責掩大德其惜人才也若是臣伏見近年以來諸得罪落職之臣或謫戍邊徼或竄伏田里或流落遠方或淹滯州縣論其才能雖不逮古人稱其器用亦頗堪任使即其得罪之由又非敢有傲慢越禮以亂官箴也直以意偏見疎任重才小或欲因事納忠而智不及冒犯龍顏自致譴戾瞻望廷闕涕泗靡及陛下之於諸臣尊則君也恩則父也諸臣之於

陛下分則臣也情則子也臣子有過君父固當訓責之冀其有改既能改過更新尤宜收錄之取其後効夫人窮及本故悲哀則呼天困阨則思君君疾痛則呼父母陛下之於諸臣天也君也父母也諸臣有所悲哀困阨疾痛之情安得不於陛下而訴之哉伏願陛下念人才之難得察臣子之至情乞勅吏部即查近年以來以言譴斥者量才叙用以備任使其謫戍者亦乞於郊禮時與大布曠蕩之恩除其舊罪與之更始則陛下寬仁之度與天地同流而慶澤之來萬世無窮矣臣故曰最急之務者此也六曰固邊圉自承平日久邊備廢弛殘胡跳梁於西北蠻夷侵盜於東南度劉寇攘禍難實深況薊北大同京師咽喉甘肅嘉峪陝西要害而烽燧日舉干戈歲被四郊之外不能牧馬豐沃之都鞠為茂草其富室大族往往內遷以避之遂使邊邑蕭條城郭丘墟此仁人之所痛也臣以爲今日備邊之大要有二在乎嚴軍令廣兵力今總兵遊擊等官古大將之任也夫古者推轂而遣將得專生殺予奪之權三令五鼓而申之不用命者戮以爲狗故其兵可死而不可亡可殺而不可退此所以

無敵於天下也。且以爲宜嚴敗軍之律。士卒臨陣退怯者。裨將得以取而戮之。裨將有臨陣退怯者。大將得以取而戮之。大將有貪懦失機者。總制官得以取而戮之。使將帥有死綏之志。而士卒無反顧之心。以戰則威。以守則固矣。竊計我師之所長者。在用衆。戎虜之所長者。在用精。故虜騎之精。計一人而當吾十人。則不足。我師之衆。計百人而制虜一人。則有餘。夫我師用其長。而有餘。虜人竭其長。而不足。是常勝之道。在我而不在虜也。但以我師雖多。而勢分。虜騎雖寡。而力專。以我之分。當彼之專。是制勝之道。在虜而不在我矣。故臣以爲宜蒐簡冗兵。嚴戒軍律。其邊將有任重而兵寡。或屯遠而援孤者。宜統併爲一軍。一軍不下八九千人。計三邊之師。可制二三十軍。而虜精銳之騎。不過萬人。小入寇掠。不過千百人。故虜大舉。則吾十軍足以制之。小入則吾一軍足以制之。餘或援或撓之。是我常衆而虜常寡。我常逸而虜常勞。以衆敵寡。以逸待勞。兵家之善計也。至於避難內徙者。尤宜嚴加禁約。務使邊鄙充實。守禦完備。則中夏有藩籬之固。外夷絕覬覦之心。下故曰最急之務者此也。七曰正治教聖王之道。不行於天下。

者異端害之也。自王者之迹熄。而夷狄之教興。佛老之徒。蠱賊靈倫者。千五百年矣。凡所以汙我衣冠之民。使之不興於禮讓。梗我文明之化。使之不協於大中者。皆二氏之教害之也。今其徒皆鮮衣美食。不耕不織。假稱符錄。依託經懺。幻化黃白。飛昇遐景。反易天常。眩誘愚俗。平居不能殖產作業。以供賦稅。臨難不能披堅執銳。以禦外侮。而乃坐糜廩米。僭立宮殿。褻瀆神明。矯誣上天。爲生民之害。至深至久。苟非大聖人之所作。爲其孰知屏而遠之。恭惟陛下持敬一之心。興禮樂之教。若欲行聖王之道。以熄異端之害。此天下之所至願於陛下者也。臣愚以爲宜復古冠昏喪祭之禮。禁絕醮祭禱祀之術。以正天下之風俗。其徒敢有誦習邪說干冒寵祿者。即賜譴斥。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正道之所。在則陛下純王之心。與天合德。而帝王道統之傳。在於陛下矣。臣故曰最急之務者此也。臣自知新學小生。才識庸淺。所聞所見。不足以對揚明命。但以幸生聖明之世。深沐雨露之私。故敢披瀝臆。扣竭底蘊。敬陳芻蕘之言。圖効涓埃之報。極知愚昧再冒天威。萬死之罪。無所容遁。伏乞

聖恩俯念小臣惓惓之情 曲賜寬宥以廣進言之路臣
不勝干冒 天威戰慄待罪之至嘉靖九年七月初二
日具奏

任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

奏為乞 恩請封事 臣由嘉靖五年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歷任刑部兵部主事九年七月內因言事革任十八
年五月內奉 欽依起用改授今職十月初一日起

關謝 恩到任外臣伏觀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恩詔兩京在任文官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誥勅欽

此恭惟

皇上聖考達乎神人錫類洽乎寰海凡厥蠢

蠕含生之數悉歸中和順化之中況臣被 恩尤蚤祿

食有年宿罪積愆已蒙 雷雨之昭洗推 恩布慶欣

逢 綸命之屢頒且臣叨列清班顯被章服而使先臣某

終于學官存母許尚同常布私心省咎負愧幽明查得給

事中張良貴御史童漢臣等俱於未授今職之前恭遇

恩詔既授今職之後援例乞請俱蒙 勅下該部題覆

准給臣之事體實與相應伏望 皇上溥造化曲成之

恩賁一視同仁之澤 特勅該部早為題 請使臣

得比于諸臣同沐 聖恩給授應得 勅命庶先臣

光被于泉壤存母榮保于餘年而臣之致身授命可以無

它顧慮矣無任感 恩圖報之至嘉靖十九年 月

日具奏

奏為乞舉正 東宮朝會禮儀備內外文武官僚以崇

國本以慰人心事 臣伏觀 陛下於春秋鼎盛之年即

預建 皇太子以奉承 宗社安慰臣庶大公至明

計深慮遠實萬世無疆之休重熙累洽之業也天下臣民

曷勝幸甚維茲嘉靖二十年適庶官朝覲之期多士賓興

之歲恭維 陛下雍穆端拱與 天無極 皇太

子垂及六齡潛哲滋茂此正 天日重暉大明麗物之時

天下臣民忻逢快觀之際也然而 東宮朝會禮儀之詳尚

未修舉 內廷近侍之屬翊衛府軍拱護之徒尚未選擇

鑒駕法從物未威儀之美尚未張設甚非所以重 國本慰

人心對揚 明聖垂統裕後之至意者也臣謹按春秋孔

子褒齊侯合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彼周王之事不足為

陛下道但先聖褒方伯率諸侯以尊君重統之義則可以萬

世法方今天下臣民嚶嚶之望豈不百倍於齊桓公哉

陛下盛德謙抑未即 渙綸音以示群臣也而臣職忝官僚
責在司經若復緘默不以上請誰當焉 陛下言之於伏
望 聖明俯賜採納如果臣言不謬即乞 勅下各該
衙門博考制度備具禮儀務在豐美擇來歲正月上旬清吉
之日禮官率中外群臣以 奉天殿朝賀畢後即於 文華
殿朝賀 皇太子臣又竊思 皇太子睿質冲粹其登與陛
座起居周慎之防非臣等外臣所能與伏望 陛下聖鑒
親賜選擇謹厚忠實小心內臣即令帶 東宮職銜以奉
事 皇太子務在周備其外廷宿衛侍衛官員人役亦望
特勅所司定議施行及臣等官僚見缺太多存者至少甚
至少保掌府亦缺不補極知不足以奉
聖意塞眾望更乞
陛下博簡天下英賢端方直諫之人以充其任則天下臣
民不勝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具
奏
任提督鴈門等關無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 嘉靖三十二年

臣於本年參月初壹日到山西地方隨准原任巡撫
山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許論與臣
交代咨送 符驗關防到臣即時復望
闕叩頭謝 恩祇奉行事外臣竊惟并土重地象應參
伐以威戎執法近臣資兼文武以敷政形勝帶山河
之固藩封近于億之繁顧臣庸愚曷堪重寄伏惟
聖明 心通天地 道洽神人任官惟賢懷遠以德察
臣中忱朴實無偽憫臣寒苦馳驅從征曲全微生當
彼逆狂噬之際顯庸超授同扞牧有勞之臣螻蟻亦
含 二儀再造之恩涓滴莫效起枯回生之報願
茲孽胡敢干 天罰負
陛下含弘兼愛之 聖德遠
上帝覆幬好生之仁心屢動邊塵四隤 王畧
天將殄其兇惡而趣之斃臣當肅將
皇命而奉 天誅遊魂行尸值群賊授首之日安內攘
外罄微臣圖報之私伏願
聖壽無疆並日月以久照 祚胤永錫洪 本支於億
年臣不勝感 恩圖報之至

假公營私撤去 畿甸天險陰與逆虜開路者聽臣與山西巡按御史并直隸撫按衙門等官指實奏劾特 賜重治及小民竊取捕獲聽臣等照律例問罪庶得以保全天險拱延 陵寢風氣障蔽 畿甸生民不勝祈望之至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題為稽考邊儲事行據山西布政司等衙門會呈到臣看得戶部議行查革馬草本為樽節省費但邊方積弊日久虜寇侵犯日深承平舊時牧放採草之地在內可耕者俱以生齒繁多民困竭耕種日夕地脉漸薄其徵收已盡起科無可折草之銀其地利又盡供苗無復茂盛之草山西地土狹隘人民儉嗇徧急宜容寬軍士入田取草便致告稱擾害以故前人議將秋青草折價徵銀幫補買馬及照各衛所雖有餘丁各有辦納京運柴炭并軍三分料銀又因民七分料價常年內有拖欠負累餘丁匠作包造軍器又有派辦各 王府房墳祭價及額設供應造冊幫貼軍裝等項銀兩臣等又近抽運兵家廟可者以補軍缺既無空丁亦無採草之地又 宗室祿米各項萬倍於 國初支取括搜不遺餘力委因地利竭而人力盡以致軍馬

弱而虜寇深在外可牧者又皆臨邊荒曠之地各近黃河潮河桑乾淳沱諸水濕沃雖易以長草大虜翻因之屯聚春夏牧放馬畜秋冬收結草辦利歸於虜我軍日夕瞭哨探爪潛藏隱伏尚被其撲捉馬背城內槽餒或出就泉飲水猶恐其搶虜春夏牧放尤難秋冬何所取採故臣等愚見度今之計當厚養愛軍馬廣積糧草先責邊臣以養兵食用充足軍強馬壯精神奮發氣力雄盛然後給以雄利弓矢器械日夜教之進退攻殺如此二三年間兵馬教養強盛進可以剿殺奪帳取馬伸威千里之外退可以保境息民收拓故地牧馬養兵以復承平之規可也今乃值兇逆正橫春冬用兵不休諸將敗亡接踵秋來寇患益深不知何所底至臣等日夜撫養百方積聚猶恐日不暇給時不假借乃計較於馬草削奪盡錙銖委千金之駿於餓隸而奪教練之功以採草况既因無處取草已令折銀幫買馬價收銀之後又令買草上納是為重役以致草終不可得而馬咸致斃費終不可省而多招怨讟非惟不便軍情實是有妨大計臣等待罪邊關目睹艱虞不敢不具悉迫切陳 請如蒙 聖恩軫念邊方大計軍機重事乞

勅下戶兵二部熟計實補倒馬與傳支馬草所費孰多將
草仍准照近年事例支給或有別項採草餵馬地土隱占
侵沒乞將冊籍根由發臣等得以追究徵派如止因用度
匱乏欲從節省而前項官馬又不可坐視餓損乞將本地
所屬民納草束聽臣等徵解支給不敷之數查照先年名
臣馬文昇遼東罰積糧草及臣等接奉積穀 勅諭聽
臣等於各紙價贖罰折草補支仍於屯軍處多積穀米草
束以廣軍儲待臣等儲積稍充容臣等自行奏 請以
省京運之費裕戶部之財臣等區區之誠未嘗一日不在
節用省財強兵裕民顧受任日淺積蠱年深治之有漸則
易為力行之無遽反致債事伏乞 聖恩俯從寬宥特
賜俞允臣等與地方軍民不勝幸甚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奏為 進銀兩以助工費事近見邸報該兵部等衙門題
奉 欽依修築外遷城臣聞商詩頌高宗曰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仰
惟 聖明淵謨神算定制則法象緯以立環衛拱翼
大都奠坤維而建重城觀臨夷夏肇造 興隆之盛典用

垂萬世之 洪規雖計之所須無以踰此臣身遠 關廷
不獲親奉版築預觀厥成謹以前任受俸銀壹百兩祇
進少裨工程之萬一用展涓埃之微誠伏乞 勅下工部
特賜收用臣不勝干冒欣躍覲縷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題為乞 恩比例豁復調衛官貢事准兵部咨該本部
題准禮部咨該本部題內府抄出 晉王新地奏稱寧化
王府鎮國將軍知規選到群牧所正千戶王希臯長女王
氏堪為婚配題奉 欽依該禮部看得王氏既經勘結
無碍合照例封為鎮國將軍夫人所據千戶王希臯合咨
兵部查照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該兵部
查得弘治七年令軍職王親同城居住及附近者查係見
任調五百里之外管事原係帶俸者存留查得王希臯係
山西 晉府群牧所正千戶與鎮國將軍知規結親應該
調衛合無將王希臯改調平陽衛中所管事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咨行前來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凡
與王府結親者王府官不拘軍民職但與王同城居住者
皆改調欽此看得舊例軍職王親同城居住調衛以防微

杜漸係保全 宗室計深慮遠况群牧所係承 王之官

既與 王之宗室結親尤不可同城居住非止謂邊方也

王希臯既冒禁以重結復違例以啓 請抗違 明旨

不赴平陽調衛改駁部文輒敢再三煩黷一千戶遷調小

事尚不遵承則三關黜陟賞罰大此十倍者孰肯稟

命因緣傳播取侮笑於賊虜致慢 令於方表若

朝廷之政令必行則王希臯之遷調難免伏乞 勅下

兵部仍照前議行臣先將王希臯提問違 制罪名押

赴平陽衛管事以為軍官抗違者之戒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題為徵收嘉靖三十二年夏稅秋糧馬草事據山西布政

司具呈到臣看得因地制賦 國有成規折色本色各有

攸宜守而弗易則民不駭吏而無漸則民難從責民以難

從而駭之司 國計者豈固欲如是哉亦緣邊軍饑乏度

支不前不得已而至此然以山西所屬處天下十五分之

一其 宗室祿於民者將來不下萬計自千石以至二百

石折而均之本折通作五百石算猶為五百萬石臣度中

原江南財賦輸京運者亦不及此雖盡山西軍民膏血未

足其半及邊餉官俸尚各每每告稱缺少臣無可奈何從

新補舊苦徵嚴刷猶且支吾不給今二鎮之糧每石徵銀

一兩存留祿廩一切以五錢當一石給之蓋刻省于內以

致厚于外而二鎮一石已當存留二石之價矣然民猶竭

力以供而無敢後者誠知邊方之為重也今復責以本色

非惟腳價之費倍蓰於昔且舟車不通決無可達之理臣

見去年 廷臣建議運通倉之糧二十萬於懷來僅三程

耳所費腳價已六萬餘兩然猶不能達宣府今山西去大

同近者五百里顧可使民自運耶且宣大不用山西本色

而相承以濟者亦有藉於天下之全力焉故始以鹽法實

邊繼易而為招商蓋鹽乃 國家之餘利其生無窮招商

則隨時以低昂宣損於官以惠斯民法意已善振舉在人

若改山西之本色可以實二鎮前人已早為之何必紛紛

與商人貿易而不憚耶臣又觀之戶部派單於別項折色

之下俱有願納本色者聽之語似若以本色為易而折色

為難本欲以順民之情而不知道里險遠輸運艱難之至

此矣雖然此特為山西納糧之民不利於本色耳猶曰有

利於宣大也及考宣大軍需則又大有不可慮者宣大地

上寬曠人煙稀少舟車難通惟饑荒之年缺食則重本色而大熟中熟之年食有餘則俱重折色蓋本色止充食耳軍裝器械百費皆取足折色是軍每年長計通算折色重於本色者一也又以中熟大熟不熟之年較之則中熟大熟之年為多而不熟之年為少中熟大熟之年司計者尚得權衡於銀一兩為粟一石之間而折估加放出斗石之數以濟京運之不及今變本色則一石每年無論荒熟止可放一石是有司每年長計通算折色重於本色者二也年熟道通軍費折色不貴本色之年而山西本色反易至年荒道不通軍正用本色之年而山西反賑濟防虜自救不暇安有餘粟及冒犯虜患馱載運送之人乎必將強所不能而刑逼之以致逃亡離散本色既無而折色又失是宣大與山西長計通算俱利折色而不利本色者三也前此經國之臣講究區畫熟且詳矣故止用折色相承不變今偶因去年一歲緣邊不熟已過之事而遽變百有餘年相承之良法況今春涉夏緣邊宣大雨水調勻夏豆二麥俱可望收秋田苗根亦頗肥壯而山西自太原以南漸漸枯旱求賑困苦至極如前所呈度至秋收之日宣大

各邊米豆價必比之平陽一帶反賤彼時將徵本色於貴食之民脚運百倍費力散本色於賤食之軍用度百端皆滯夫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倍不改常今以姑試一年尚不可行之本色而遽欲改前八百年通行之折色此地方官吏軍民所以盡知其不可行而與巡按御史李一瀚所以竊有論奏如蒙伏望天恩俯念軍民至情特勅該部將臣所陳通計宣大山西軍民逐年利害銀數估放荒熟本折多寡務使經久通融可行不得姑試後復變更以裨國計以利軍民則臣愚幸甚地方幸甚為此具本謹題請旨

題為大虜屢寇境內殘掠地方乞究失事將領事准兵部咨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李一瀚題前事內稱總兵衙門移駐偏關使西拒套虜北連老營俱為適中有警聞報刻時可至本部覆奉欽依備咨前來會同總督軍門議照總兵移駐偏關一節該巡按御史李一瀚題請因見春初署叅將事守備曾懷忠失事誠為地方迫切至情救濟邊氓不為無見但偏頭關迤西黃河一帶地方緊要者止是冬春河凍不過四箇月之間且本關專設叅將守

備及有禦冬兵馬足堪防守近因前此少事該前巡按御史吉澄奏將禦冬兵馬裁革及革偏關老營一帶冬春馬草各軍聞風節省將馬餓弱一時赴援不前又因叅將孫寶綬事直隸巡按提問委曾懷忠暫管本官虛詐不才今春致被虜賊乘隙踏冰過河為患河曲縣地方失事以後水深浮渡賊少及叅將孫寶回任防守禦冬人馬仍行題復可以防禦剿殺其大同地方與鴈門關等處地方最為緊要且係俺答阿卜孩大虜終歲頻有警報至冬如果河套賊與俺答阿卜孩連結河上其勢甚大其事非一日亦非一總兵官所能獨禦又當另行奏處但總兵原係關鎮鎮守官負其於該管地方赴急應援職分常事既經巡按御史李一瀚奏行會議況今目前宣武事急乞勅該部再行計議合無行令總兵仍駐宣武關隨警東西調度如冬月河凍相機潛赴偏頭關設伏防守如套虜止肯禿捨只賊數不多且與總兵相機料敵必當有處御兵有深機事無常形不可預言禦冬兵馬當仍照舊調赴防禦應支冬春各營馬草亦當照舊支給近既有禦冬之備遠又有偏老之援總兵有好兵馬自當往來調度可保無虞矣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題為陳時弊度屬情慮貽將來大患懇乞 聖明申 勅臣工務懷永圖貴實効以保萬世治安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會同總兵官查將節年防秋事宜議擬明白咨報以憑會 奏等因准此緣三月臣始到任除邊務與宣大相同而臣兼巡撫三府四州民事軍政猥多宣大近奉 欽差給事中等官清理議處俱有成規而臣所屬因考察之後舊官已去新官未至常時法制亦且廢弛作新整頓施行廣遠難以周遍必須少待經派行令各該衙門各具陳利害方敢會同總兵官李沐博采詳議開列條款冒昧 上陳乞 勅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芻蕘可采一一乞 賜施行臣愚幸甚邊方幸甚謹題請 旨 計開 一併力拒戰准兩鎮總督軍門咨內所議擺邊之弊切中今日事情山西之失亦大類此山西軍兵雖減兩鎮三分之二地面亦止二分之一果因逐處設兵擺守兵散勢分屬四面窺伺一處得利決壙則三關狼顧莫救臣等議將本鎮各枝軍馬酌量緊急受敵去處大段騰開以西老營以東不過二三百里若止守

墩堡高而簡便又濟各處遊騎巡邏以補其不及屯練大兵以爲之應援每墩堡相去各不遠五七十里近口衝要處不論義兵勇士民壯選丁人等與本地原防守軍士相兼補助務足五千人爲一大營各屬將領內選一人知兵者不限官位大小惟取謀勇過人燕領約三四大營日逐騎射擊刺教練收放爲樂各墩堡照舊看守仍量聲息有無遠近多寡於各大營內日輪有馬精壯官軍五十名或一百名或二百名臨時量敵制數給傳牌往來相對且屯聚兩三月間每馬軍輪巡少不過三五次多亦不過十數次即覺旌旗相望聲勢相聞零賊三五騎來犯此二百四百巡邏精騎聯絡大營往來不絕形類數萬足以助墩堡之勢遇虜犯真確各撥三五騎走報大營縱有大舉賊來彼行五七十里而我二營之兵以三四十里赴援亦足相救兩面合萬人爲營形勢自張安居待虜勞逸自倍又得教練武藝日精彼一日間豈能遽過數萬人而我後兩營之兵一日即可至爲衆二萬勢全力大必能破賊比之一人守五七步單孤零散彼此不相援救者其利害居然可見賊不得志於此必違志於他處焉

一帶犯岢嵐諸州縣則西路兩大營即與偏關兵五千合勢爲一萬五千人足支一二日自鴈門赴援者亦至衆亦二萬以上則岢嵐一帶山險止可容受此衆在我運用之何如賊雖十萬無能爲也其兵力所不及有險可據有山頭林影可以設疑之地仍立虛旗放紙砲厚賞招膽勇步軍土民爲之各莊內亦給與旗砲豎放亦如之形勢自信賊進不得掠必將自退氣衰馬疲觀變出奇制勝在我矣形勢既振虜必引而東北各大營內騎兵可以抽取應援其步兵仍留庶不爲虜牽制而臣奉命赴急區區微誠或得少効但應援原患馬少義兵馬因先與邊兵遣兵因停止馬草餓倒之數比所允爲多計兵部馬亦少不敢煩擾素請尚容百方設法區處或又謂今兵力單少數萬之衆難聚聚而難用臣以此爲此又不查實數之過而仍踵兵匱於勢分勢分於將多之弊也據今年宣大查盤委官叅政齊宗道等查得大同鎮見在官軍八萬八千二百一十餘員名宣府大略相同量其大勢與山西三鎮合兵已約及二十萬人十區兵約十萬人京營兵約十四萬人山東北直隸河南援兵又不下一二萬人陝西援兵近萬人

畜一 六七萬甲兵之衆古所罕有自薊至黃河所守不
過二千里而兵常患不足不能一戰者何哉將不得人而
設將太多將多則占役者衆兵分愈多愈分則兵愈不足
而費用愈匱將多則難於求才貪庸者得以徼倖才智無
所用之以之牟利則爭先求勝以之爲義則進退掣肘每
將官一員分兵三千人其官俱二三品以上尋常隨從用
百人往來文移轉遞書寫差報又不啻百人供給廝養又
百人傳報者之數十人每將官九人而役一營兵官多兵
分民擾財匱莫甚於此役步軍猶可也役馬軍所費尤多
原設驛馬以傳軍事邊報乃其正職也以後私走驛遞盜
持火牌者多而驛以馳驛爲徇情不復急邊事由驛傳者
率多遲緩始於各馬軍中抽其精快者率二十三十里設
三五騎爲一撥以代驛傳報邊事各徇情之徒見驛馬難
行亦遂騎撥馬撥馬不得專報邊事徇情者濫騎疲憊復
一二十里於防秋夏秋之日又設三五騎爲一塘陝西設
塘而不設撥山東北直隸設撥而不設塘今山西塘撥俱
設不足爲徇情者騎乘而邊報賴因之誤失欲以法治塘
撥則其馬已爲徇情者所奪而罪非所由欲治徇情者之

罪則各倚城社已俱遁去而莫可究詰計每年二千里之
邊縱橫俱設塘撥馬不下占戰馬萬匹肆意奔馳愈多倒
損所喪戰馬不下數千匹今每報諸將與虜爭戰何曾有
萬騎相持者乎夫合戰則每稱止數百一二千而因公私
役累積萬騎莫知節省禁止如此之類其名目甚多不可
枚舉又况擺邊拒牆費人愈多而兵力愈分此臣所以常
謂夷狄聚寡而攻 中國散衆而守散衆而守則守有定
形聚寡而攻則攻無定勢執有定之守而禦無定之攻安
得不僨事故又常謂非虜之能乃我之不能者弊在此也
爲今日之計莫若大聚兵力而省併將帥凡上納署級之
人可假以事權以觀其才而不可即寵以爵祿以益其奢
侈如十區中參遊二員共守一區者可合其兵爲一而少
用將帥以務求真才如驛馬塘撥馬當嚴禁泛濫而蓄騎
兵之銳氣如 符驗旗牌之給宜量其地里遠近而節約
之諸凡此類臣所未及者俱可以類推節減將官少則事
省而費不煩兵力聚而勢精專將彙進得以教練精兵
而貪庸者黨類日少無所騰其讒謗庶數年之後兵可精
而費可省矣伏乞 聖裁 一精當養兵夫以今日土地

之開闢軍丁之繁庶征戰之稀少皆倍於國初夫國初糧無不足也今地加闢而邊軍糧草日告不足戶部制用益匱每欲傳減邊軍困苦至極輒告缺乏撫臣欲從戶部則衆心不安而士氣不振欲從軍士則戶部度支無出而生民日以困窮其故何哉蓋以害財冗食者因仍舊貫不可撙節而効力致死者憚於改更或致裁抑此養士所以未當而士不用命也然則養士之道將奈何亦曰養其所當急用之士裁其冗食婪取之人耳夫國初人心未定造鄙腹裏俱用兵邊鄙之憂有時而腹裏竊發日夕不可期宗室骨肉親密鮮少而黎庶之心桎梏趨向未定故重用內衛軍士護衛旗校資以防制糾察其制糧賞布花悉同邊軍當時宗室人數食祿不及今千分之一山西糧儲尚有盈餘戶部糧儲取諸至近而邊兵強盛每奪取北虜齎去累代所積中華寶貨故邊兵日以殷富不甚藉財於戶部腹裏法禁森嚴日夕檢制防範軍校無暇日而無所取財雖糧賞布花數同而勞佚輕重亦等行之日久聖化浹洽中原人心如一無用於兵兵皆放散安閒邊事懈弛而虜漸強盛邊兵始敗衄不振死傷缺少邊人畏寇

脫逃內徙地荒財匱轉益銷弱兵皆重內輕外計臣所見撫屬太原三衛原額軍數二萬今見存止四千七百九十餘名臣設法新抽軍丁八百二十餘名以證九邊之衛其耗散皆如是可知也內衛屯軍護衛旗校因人心賓服無復防制糾察之苦安閒長育子孫而邊軍逃入內地原與同宗及各避差徭之民或朋戶影避甚至太原征調軍丁及各州縣納糧民或指稱王府菜戶家人厨役等名色樂丁或令戶朋戶影占不出宗室繁衍千億爭以奢侈相尚地租不足祿入不足糜費軍民之差既重爭殺王府王府之人差輕其趨日重亦稍設辦納官錢之名以取其財正軍校日一分歲至三兩六錢餘丁及投托軍民前項各役有一兩二錢至八錢者悉視徭役上等規則自臣平涼原籍所見安東護衛以及臣今撫屬皆然然人猶樂投之者以其比里甲則無追呼十羊九牧之憂比邊軍則無爭戰鋒鏑死亡之苦由此觀之今日急用邊軍而其勢如此之輕無用旗校而其勢如彼之重今不分輕重而均給糧賞布花不分邊腹而從其逃亡影射至於軍官則又特甚樂王府而惡為朝廷之官樂在衛管事而惡

征調如近日群牧所千戶王希臯以結 王親自太原城內調平陽衛而堅執不赴潞州衛指揮崇承爵薛奎唐承宗樂管內衛事而聞調領兵皆稱病戶部度支不足而經制既有定法不敢擅易故內衛護衛於原額故在者不察其無所事事尚與人納官錢而一例支給糧賞布花却於邊軍原額數缺太多一向清勾不出而臣等邊臣百方召補選抽未足者反止照逃亡減少之數猥蒙新軍之名及戰馬之草一例靳而不予如廣武等城召到募軍一千名頂補本堡并鴈門所逃故軍士未及原數也而管糧主事不與月糧及近准戶部咨稱主兵馬匹秣牧自給悉革草束如韓非所謂急則用介冑之士寬則養名譽之人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者也然則養士之法如何而得其當乎古人有言曰更化則可善治除臣已奏 請查處補給如戶部果無所出容於本地節省自給莫若易彼移此伏惟 陛下神聖鼓舞萬物制伏群動乞 勅戶兵二部會議如果 國用不足防秋急用邊軍糧草決不可缺 宗室祿糧日增須臣牽撫處補必當汰去不急之用以給此二者則莫若將辦納私官錢旗校糧賞布花暫且

停止與不征戰衛官之俸不操官軍月糧少減其半銀納官不征戰者不必支俸以補足邊軍月糧 宗室祿糧之用各占用人役原 大明會典開載者止照例與一丁不許朋戶全戶其菜戶等巧立名色原例所無者追還納糧當差其王希臯仍改調振武等邊衛唐承宗等行臣提問如律官錢悉嚴禁革以資軍校之用以省戶部之財如此則輕重得宜而與奪攸當賞給不濫而人樂効力數年之後人趨於邊軍者衆而勢自振起矣伏乞 聖裁一振肅紀律 中國之人智力俱勝夷狄緣承平日久安居以逃亡為常不復治罪臨陣遂閉壘不陣恐其潰逸今後凡逃亡軍士嚴督所司務在得獲各盡律例正軍法臨陣失陷主將領將者各議定軍法則例如古法隊伍連坐使不得幸免以制潰散逃亡則將士自齊敢戰之心而武藝不精技射不熟為人所乘亦難為戰合候 命下行令各該將領官員人等知悉遇有敵人侵犯不係大舉深入先行料敵以威制勝毋得欺弱輕舉致彼設伏引誘審彼無後救無埋伏仍當分撥加倍精兵先出兩旁截前據險夾攻不得隨後誤事賊勢大盛量力堅守險隘以待應

援仍遍傳火砲各山頭放紙砲裁虛旗其人潛藏使賊不測即當遞去不得妄追畏懦失事仍日逐倡率曉諭各軍士俱要隊伍同心遇賊困傷一人全隊伍赴救圍困全隊伍全軍力戰赴救圍困一軍總兵各附近將官隨總督軍門巡撫共舉十萬精兵百道攻打盡殺虜賊遵奉有功者朝廷陞賞候 奏聽本地即時大賞不吝千金畏怯輕率失事者 朝廷誅罰候 奏聽本地即時行軍法重打穿耳遊營其妄傳賊勢說謊張皇者各依軍法身在中華心在北番透漏軍情者依律候 奏梟抄本地仍先行軍法

趙汝公疏六
示衆兩鄰隊伍知情者綁告首告即當重賞仍免知情之罪不舉者同依律梟抄仍於各隊伍內選工鎗打放挽強弓射大箭者為鎗箭馬師各一名每人教二十五人日夜教演槍箭馬三藝立陣時四面立箭月六七日步箭把八九十步以充敵人就陣內射之中多者箭師受賞槍以木杆於陣內對刺中敵多者賞槍師馬師於月夜習之陣前較驗照前賞罰餘日各在方便就近去處不時演習槍師亦要學箭箭師亦要學槍累數次舉行各師賞罰如在房內學拽硬弓如在院內學使長杆上馬每各將領督撫官

親閱陣哨如有三藝精通者各兵及槍箭馬師各受土賞官亦如之每月賞罰逐月加重力行半年兵粗可用二年間使致精熟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伏乞 聖裁 一節省行糧查得該管卷內一件為懇乞 天恩更宿弊便軍情以節財賦事准兵部咨該寧武關守禦千戶所班軍徐章保等奏稱寧武關春秋每班軍一千二百名輪赴老營堡操練老營堡軍三百名及八角利民神池等堡軍一千二百名又赴偏頭關操練偏頭關軍一千二百名又赴寧武關操練乞要各存留本處以便征操以省行糧奏奉欽依備咨前來會同總兵等官會議應否改正咨報覆議定奪等因准此切照兵馬相援酌量地里遠近邊儲告急亦宜設法節省雖曰師行糧從時不可缺而區處未當老師費財不可不深戒也今照本鎮總兵駐寧武關西路遊擊駐老營堡參將駐偏頭關舊議將寧武關旗軍每班一千二百名春秋二班輪赴老營堡為遊擊兵載入 勅內老營堡軍三百名八角堡軍五百名神池堡軍五百名利民堡軍二百名共旗軍一千五百名俱赴偏頭關作為參將援兵偏頭關軍一千二百名又赴寧武關操練為總兵

趙汝公疏六
手元

正兵更相調住官費行糧人離室家俱為不便以致班軍
徐章保等往往奏告不已及查老營堡遊擊欽奉 勅諭
內開統領原選定寧武關遊兵一千二百名與老營堡見
在舊遊兵一千八百名共足三千之數欽此再照寧武關
相距老營堡一百八十餘里偏頭關相距寧武關亦一百
八十餘里地里窩遠山路崎嶇赴班者遺老弃幼俯仰無
賴常欲思歸往來道途無時休息每年所費行糧不下萬
計伏望 聖明俯念下情乞 勅該部合無俯從群
議將寧武關班軍二千四百名輪赴老營堡者存留本關
總兵處操備老營堡三百名八角堡五百名神池堡五百
名利民堡二百名各免赴偏頭關各留本堡操備極邊各
增屯戍人心樂從公私兩便實為至當其不足九百名老
營堡俗勁人勇行令召補就以所省行糧抵作月糧所省
尚多以足一千二百名之數作為遊兵偏頭關一千二百
名赴寧武關者存留本關操備各補原數以免徵調之煩
以省無益之費其老營堡遊擊 勅諭除去統領寧武
關遊兵一千二百名字樣乞另 頒給如此則人情稱
便上下相安各得其所矣伏乞 聖裁 一防秋錢糧

據山西布政司等衙門各會呈到臣看得防秋錢糧節年
撫臣准三司會議從便那借缺少京運數多以及于臣太
原石隰二營募軍糧銀淨盡朝夕待哺無出乃至借及事
例方敢因防秋會計今總計二次買馬借過主兵銀三萬
五千三十四兩八錢五分據議稱椿朋既以不多目今徵
解補馬難作補還募軍之數又義兵二次借支募軍銀二
萬一百七十五兩七錢八分前時緣無贓罰處補此後贓
罰又且折草備不測糧料并備陝西客兵行糧借支募軍
銀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兩一錢八分四毫二絲一忽此
皆先次戶部計作三十二年一營募軍月糧數而今借用
當以京運銀還補者也臣因京運銀至者間無此項准布
政司呈權於事例銀借支蓋戶部據其見在之文抵作募
軍實數而不知前項借支未嘗補還二營逐月待哺遂借
及事例銀竊計戶部京運銀發山西山西事例銀運送戶
部均為戶部出入之數徒增道路往來之費伏乞
聖恩勅下戶兵二部從長計處其前項補馬及陝西客兵
借支過二營募軍主兵今年銀兩及二營權借支過事例
銀兩准令抵補其以後月分該支之數亦應以事例銀充

補行據該司呈稱今年止收事例銀三萬五千兩有奇除
前借支募軍月糧去銀一萬二千七百八十六兩五錢七
分止餘八千餘兩不足二營募軍兩月之費其餘月分自
今年五月起至十二月終止尚該銀二萬五千餘兩無從
處給再照虜犯無方用兵叵測如上年客兵不經行地方
糧草盡折作三十二年主兵之數本色若從變賣倘用兵
彼地變賣既擾人再買又擾人恐復貽前將客兵銀折當
主兵既而陝西兵至仍復支買供應客兵今致主兵短少
復行籌請之弊也竊恐今歲虜知宣大防範甚嚴取

謝安金鑑

卷

聖

今大勢見駐偏老邊外已犯偏關見獲首級馬匹其有無
失事另行查報今秋侵犯勢所不免垂涎關南難保必無
調度重兵往來應援截殺客兵糧餉不可不備則今該副
使趙大綱等會計尚欠銀七萬九千六百餘兩止是料量
舊數兵馬凡若此意外費用不在其中況臣又該准備入
援其各邊兵各有地方防秋逐處皆急不敢輕動惟選丁
勇士發回義兵約及四千人該班民壯舊規八千人及臣
調取原籍平涼家丁六十餘人以合一萬二三千人帶去
防秋教練以備隨賊向往截殺并入援之用期在殲滅賊

謝安金鑑

卷

聖

虜所計騎征馬匹除見在外兵部發下市馬除段約買補
馬五六百匹臣照例處補賊罰馬并民兵補陪二項馬共
約有二百餘匹以給前項一萬二三千人之用尚覺馬少
山西行太僕寺椿朋銀計有四千五百餘兩約買補馬二
百餘匹以補老營遊兵大約不下一千餘匹新補馬然皆
副使趙大綱未計入之數又當增計新添千匹馬五六箇
月行支草料及查前項客兵銀兩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內
蒙差經歷葛文獻解到三十二年客兵銀六萬兩內積出
餘銀一十三兩本年十二月內又蒙差主事黃大節解到
三十二年客兵銀二萬兩積出餘銀四兩二錢該前巡撫
都御史許因見不足召買支用會行題請該補解
一十四萬兩又蒙差貢外郎李心學解到客兵銀七萬兩
積出附餘銀七十七兩除三十一年客兵預支募軍并三
十二年客兵銀共九千三百六十五兩一分一毫以作行
糧外今以各項兵馬計算尚少銀八萬餘兩其唐家會樓
子營沿河一帶先年設有防禦兵馬後因少事裁革以致
今春套虜乘冰過河遂致河西縣地方失事近該巡按御
史李一瀚題增設兵馬令總兵統兵駐偏頭關深合事宜

臣因度行禮宜省止議冬月總兵駐偏關加添兵馬但目今偏關屢被賊犯已調岢嵐營參將郭綱助守該支行糧今冬河凍之時虜必復逞故態侵犯偏老禦冬兵馬時不可缺合無於防秋之後摘撥遊兵三千名於唐家會樓子營一帶設伏遇有虜犯一面剿殺一面飛報偏關正援兵馬相機截殺務期成功如有觀望誤事聽臣從重參究待春煖河開方行掣回所用糧餉約以四箇月為期該米五千四百石料一萬八百石草三十六萬束時估不等大約共該銀一萬三千餘兩并前未足客兵銀兩防秋在即俱

宜今時 計發臣抑又切思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

今民窮至極又屢遭災旱臣等忍心百計嚴徵正稅以給軍儲 王府祿糧各拖欠不前深慮逃亡離散已無可奈何其不敷之數欲求諸戶部臣亦罄竭愚衷推恕度重戶部之困有甚於臣而前項軍餉錢糧數尚未敷百方撙括出於無策伏望 聖恩乞 勅戶部或將前項事例及賊罰銀抵補尚有未足臣深念 國計已乏如此民又窮困如彼既不在於官又不在於民然則今日之財果安在乎亦由徇情妄用者多而任怨節省者寡耳臣既叨列

樞臣敢不任怨節省區處但事有干礙勢不由臣難以專行姑舉一節以例其餘查得 寧化王府鎮國中尉表材串同長史司呈無故規詞至以誕生 皇子為已祝禧之功討建坊牌不候奏 准自表其門支大盈倉糧銀

一千兩又將賊罰贖官宅一座為銀三百六十兩俱係供軍之數濫冒支領心猶不足每遇新撫臣到自為定例告討臣若不禁止則一中尉除正祿外每年冒支倉銀千兩以上其餘各項濫冒如前所陳俱得夤緣不肯聽受裁正若徑行追則原係 宗室自領無人可追難以懲戒如望

聖斷特賜 准行臣及巡按御史查究前項經手人役

案卷問罪發落表材係 宗室雖免以常人盜官錢科罪猶姑容以本身父子見支三十一二年祿米扣住抵還其餘冒濫妄支錢糧之人自將觀感消化縱有犯者臣等亦得究治行法 國法既不挽於貴勢 國用自充裕於將來諸凡耗盜庫財如此倫比不一而足而建坊驛遞里甲所費不貲除臣嚴加節省力遏橫流臣非不知竭庫財以悅人求京運以濟軍富貴可保而名位立致非不知為國惜財則徵倖者騰忿嗟戚抑過甚則被辜者生讎歟願

以田野微生受 恩深厚捐軀隕命未足為報成敗利鈍從天所賦予奪禍福裁自

聖上義在報

主不敢徇私伏乞

聖裁

題為捷音事先於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午時准巡撫大同都御史侯鉞報稱本月十六日大舉達賊約七萬眾入大同宣寧墩南寇臣度遊擊劉承惠兵馬奉調中途去賊不遠似有神應深合機宜已具 題訖臣即節行劉

精義谷纂

合

聖上

承惠乘賊未渡桑乾河即會同應州知州東路遊擊趙綸等各督令步兵土民人等上水尋高岸以木石或用繩繫糧料袋內裝沙石將上水堵壅盛長待賊前哨方渡舉礮即撤木石沙袋放水下衝截殺不料劉承惠避賊違臣前行入應州城內賊遂過河深入渾源應州地方臣恐其犯紫荊關路即會同鎮守山西總兵官李淶統領正兵督兩遊擊并東路參將郭瀛兵臣選中軍把總義士王介等領臣原籍家丁十名勇士選丁一千名共馬步官軍約一萬三千宣布 朝廷威德明示賞罰期必殺虜各分遣前赴

渾源地方隨賊向往應援截殺臣又領立功原任副總兵王懷邦中軍革任守備張文副把總勇士李繼攷管領兵壯把總許經張瑞麟等各官兵前赴應州恐防後有大虜并防前賊仍回原渡復犯臣境隨據應州西墩近懷仁縣地方傳砲五箇又據平虜衛一帶傳報夜不收劉廷會飛報大勢達賊由平虜衛邊外鷹架山西犯臣即掣兵截殺賊見我邊設備嚴密退回擁眾伺隙又經嚴行各該將領隄備外續據遊擊劉承惠差夜不收陳宗仁報二十日本營兵馬在渾源州渾河與賊對陣斬獲首級一顆又據署東路參將事郭瀛差夜不收董淮報本營官軍在於渾源州東磨莊與賊對陣斬獲首級二顆又據遊擊趙綸差夜不收崔大貴報二十一日本營兵馬在於渾源州李峪村南坡與賊對陣斬獲首級二顆賊犯平州關外邊口守備許昭訓用大將軍火器打退奪獲達馬二匹牛羊達箭夷器等件東往靈丘縣去訖臣恐賊聲東寇西行令郭瀛王介回兵沙澗驛應援二十四日又據王介部下選鋒百戶宋傑報稱前賊侵犯磁窑口官軍殺退往靈丘縣地方捉人詢問倒馬關路臣先後俱奏報巡撫保定都御史艾希

精義谷纂

合

聖上

淳隄備外又催總兵官李淶督叅將郭瀛遊擊劉承惠趙綸與中軍把總王介所統王寵宋傑等兵馬隨賊向往相機剿殺去後於本月二十五日具本差承差常定題

知行至廣昌縣銀嶺遇達賊常定棄本逃命走回又准總兵官李淶報稱前項各營官軍追賊至靈丘縣平城舖對陣斬獲首級總兵李淶正兵營二顆遊擊劉承惠營二顆又據平刑守備許昭訓報二十七日於圍城子截賊斬獲首級一顆又准總兵官李淶差夜不收報稱各營官軍追賊至廣昌縣永安堡等處與賊精兵萬騎血戰當蒙總

刑案卷五

四

督軍門親督各營官軍奮勇用臣所製大刀大斧勁弓大箭一齊砍射就陣斬獲首級總兵李淶正兵營共二十七顆遊擊劉承惠營四顆遊擊趙綸營八顆奪獲達馬武器數多倉卒路遠臨陣未查明各已在軍門驗三十日申時據平刑守備許昭訓報稱前賊復犯關口臣即行令堵截并督郭瀛王介等各兵馬星馳防援三十日夜半許昭訓等失於防範被賊擁眾從圍城子太安嶺各進入犯繁峙縣地方守備許昭訓又失於飛報臣於八月初一日酉時聞知臣止有百戶李琦杜鶴齡捕盜新軍二百五十名指

刑案卷五

四

揮錢陽領新招步兵勇士一百二十名前去截殺張勢各到城東四十里東林村截住仍即連夜調集原任副總兵王懷邦挑選各守備選鋒馬軍七百本官因推任老營遊擊統伊家丁十五名領臣所與勁弓大箭起程遺下前軍臣行令把總許經管領并副把總勇士李繼孜管領招募勇士四百名半夜到臣於初二日丑時臣親統鴈門兵備副使趙大綱中軍革任守備張文書辦義士袁迪令史劉天敘典史王廷玉等統前項兵馬及臣原籍家丁六十名截殺至代州東段村迎賊大營東西四五十里其前哨精兵約五六百騎伏於溝內零賊四五十騎伏路劫掠不意臣卒至臣即揮長刀叱令官兵從馬撲砍挫其前鋒奪其銳氣把總許經部下斬首級一顆獲達馬一匹賊見我兵勇猛奔走聚集前伏臣即於本地割營賊或三二十騎或四五十騎四面誘敵臣欲躍馬縱兵擊殺當據兵備副使趙大綱張文許經等苦勸臣任重軍孤且待後兵接應并調棗林村營會合陣前賊見臣氣銳遂收東南一帶伏兵俱奔西北割營至夜臣兵方至初三日卯時賊起營臣召聚兵將按行賞罰再宣布朝廷威德示以虜不足畏激

令盡行剿絕遂統孤軍緣途且戰且行追賊至代州東十里鋪遇賊伏路精兵四五百騎衝陣臣披甲輪長刀與李繼孜許經并臣原籍家丁義士袁迪及跟隨牢阜等役各當先砍射止調跟隨捕盜新軍二百名奔退民堡各軍亦頗奔赴堡內賊聚圍臣馬上手揮長刀斫賊李繼孜與臣家丁用大箭射賊所中皆倒一面令副使趙大綱分領臣家丁及旗牌官冉相李琦杜鶴齡義士袁迪并吏書牢阜等各用刀背驅策各官軍方纔進戰賊死傷數多方退遠者各扶拖去訖會臣調管領民壯把總千戶張瑞麟等亦刻夾擊就陣斬獲首級三顆奪獲達馬三匹夷器等件賊方退往西北山上伏兵仍截路惟押馱烘炒千戶余麟述藏入堡本日午時署參將郭瀛把總王介人馬方追到據報王介部下斬獲首級八顆奪獲達馬二十五匹郭瀛部下斬獲首級七顆奪獲達馬一匹各有夷器等件王懷邦帶領家丁斬獲首級一顆臣見其遠來疲勞令休兵隨後未時仍當先追賊至代州東五里平城堡遇賊伏路精兵四五百騎橫衝有續到民壯五百名在彼臣令先設快鎗大砲打賊及郭瀛兵馬至賊方奔走向西北山臣縱兵

滿川搜賊營內按察各官神池堡把總千戶陳淮逃藏申時近城先調西貳守備孔賓曰清周策兵從本日已時至代州並不接應聞臣得勝廣退方行前來又不傳號砲巡捕新軍管隊王黑驢等八名見賊退走臣自當先認係孔賓等會兵酉時方俱進城計議合兵殺賊略按行賞罰郭瀛雖獲功頗多但係署地方官不能阻賊念其寡不敵衆姑令立功王介李繼孜許經各勇戰當先各賞紅段一疋余麟陳淮王黑驢等各問究除先已留署苛嵐參將劉勝偏頭關參將孫寶增添老營堡守備高尚古兵各三千各於西路口分截殺外初四日子時仍令王介郭瀛許經李繼孜并守備孔賓曰清周策等喂馬食兵已畢探賊西北逃去令各前赴鴈門關白草溝一帶分投截殺本日卯時太原參將杜承勳署八角守備劉應麟兵亦至行令與臣前調民壯按伏鴈門廣武一帶外路口促賊北奔與郭瀛等兵夾攻仍先給告示給鄉民各截殺逃賊本日午時又據代州東地名烙鐵縣堡居民楊誦等報驗本月初一日達賊攻堡誦等率衆砍打斬首級一顆獲達馬一匹夷器等件又據代州富村堡居民喬萬報驗初二日達賊步衝

入堡萬等斬首一顆夷器等件又據繁峙縣生員樊文報
驗住本縣小李小村初一日達賊下馬攻村文等斬首一
顆獲夷器等件數多為首生員樊文為從民郭淮保俱係
實內楊誦喬萬審各不願陞照例即各賞銀一百兩樊文
聽其陞賞本日申時又據署東路叅將郭瀛報賊在於鴈
門關西香爐溝對陣斬獲首級二顆奪獲達馬三匹夷器
等件又據把總王介報稱初四日酉時在於白草溝地方
斬賊首級二顆獲夷器等件賊眾於本日三更時拆白草
溝邊牆出境又據神池守備孔賓報家丁李廷美等追賊

至白草溝斬首一顆獲夷器等件前後共斬獲首級七十

五顆奪獲達馬數多即騎戰候兵回查明牛羊以萬計且

各招令百姓認領各兵將尚前後截殺并總兵李淶正兵

兩遊擊兵尚有斬獲另行具 題外切惟醜虜逆天犯順
殃民殘物分道進數萬之眾相持歷越月之久轉戰經千
里之遙官軍雲合攻圍路絕勢窮突入臣境臣以書生提
兵千餘格鬪逼逐數萬眾三日間疾馳三百里卒以敗逆
弗克逞志皆由我 皇上聖德好生神武不殺天佑信
順陰補其魄臣每與虜戰輒有疾雷大雨驚塵不起虜弓

盡膠不能及遠臣軍兵射必命中故臣以寡眾隨處候
首以致克捷茲遇 天功夫豈人力輔臣洙贊 廟謨

折衝於帷幄之中本兵託籌選將制勝於千里之外總督
軍門指授方略中嚴節制運十萬甲兵於手中驅百道豺
狼於網內巡撫大同都御史侯鉞先期飛報會兵協力臣
得仰承 成算得効粗使圖報未盡於治埃枕戈空憤
於夢寐直欲鳴劍於伊吾之北猶慚拒寇於門閭之內始
以小試振起承平頽墮之兵終當百戰誓梟不道逆賊之
首方懷屏營豈敢言功為照鎮守總兵官李淶寬博有謀

叶力教養數月之間士氣丕變轉戰數百里獲虜首數十

級由其以忠勇倡頹俗勤恪治軍旅綽有大將之才宜建

殊特之勲者也遊擊趙綸劉承惠因之以成事而趙綸弱

兵比老營忠勇之帥勢甚懸絕今承惠所獲反少且違提
調以貽大患功不足掩罪但已經革任署東路叅將原革
任叅將郭瀛獨當賊衝雖不能制其入犯然緣途轉戰斬
獲頗多驅逐出境勞効亦著功當在趙綸之上勇士把總
王介李繼孜各督力過人忠勇服眾自山東兵從臣三年
捍衛古北千里辭家討虜收散亂民兵成忠義勇士備極

艱苦每為前鋒今部下各有斬獲而王介尤多其援接郭
瀛與臣合兵致虜無敢肆虜疾驅出境繼殺十里鋪之戰
身扞臣前左右馳射應弦皆倒眇視萬虜所當無前然尚
在士伍未有秩位誠蒙獎擢用將來皆熊肅之將指揮
許經年富志猛善射敢戰首獲功以挫賊鋒旋安營而伐
虜謀新任老營遊擊原任副總兵王懷邦間孤旅單騎
戰虜遂致斬獲止怖虜以臣官姓謂臣各村舍俱伏精兵
使虜懷疑畏終於敗衄此宜 賜復俸祿責其成功俱皆
功之首也神池守備孔賓雖緩赴援旋即獲功管領兵壯
把總等官偏頭所千戶張瑞麟夜戰退虜保護居民衆感
其德為民指揮秦璋驍果敢戰亦獲首功足贖前愆無負
使過老營所千戶孫吳發身武舉亦能將兵中軍革任守
備張文百戶冉相隨臣督戰極効勤勞是皆功之次也若
中軍百戶李琦杜鶴齡雖各盡心催軍且皆多力善射但
捕盜新軍乃其所統先既避匿後復奔北不能制馭此當
功過相掩者也其各營領兵官員各有勞績斬獲各有首
從但尚未班師難於稽查宜俟回軍查明再行題 請若
臣本貫諸家丁各從征三年今當先數十戰衆所共見殺

凌谷趙公墓表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

欽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河中年家

晚生王崇古撰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南京應天府府尹前雲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寧州呂 頤書

維隆慶改元歲在卯

聖天子嗣大曆服華亭存粹徐翁受

顧命夾輔新政 詔起巖穴放逐耆舊共政陟明黜幽恤亡昭枉海

內熙熙頌明良庶事日漸起平涼凌谷趙公夙以中丞家食待用

締交徐翁三十年道義彌篤比歲遘國多事徐翁意非趙公莫可

永思

起靡風振神氣公亦日思出當一面展所蘊藉提動兵籌

主權虜翊昌運以酬知己徐翁重念公勤節壯志出處明決顧寡倍於

時軍特難其進俟大受焉乃公即歲長至山居寅起趨縣行祝

慶禮寒寒致觸風疾旬日不起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華亭縣硯峽之

別館古方承 命來督秦兵計聞警嘆曰天不欲

君相延攬英雄殄滅胡虜耶何奪趙公遠耶既為文以哭之再思驥死

當收其骨天下不患無驥出也乃會諸臺報訃

闕廷請錄公撫晉功加恤典表忠勵世 聖衷惻然天下部即職方

氏稽功宗得公撫晉斬捕首虜二百餘級如何例請 賜祭一壇

制備褒恤越明年戊辰長子守巖卜仲冬十五日墓公南山父祖之次

先期以公門婿提學副使周君鑑狀介於古諸徐翁銘翁按狀而

深自悔其自平公與平公其後生平及公出處六節述
未遂同登之志處相公所為又若詩書雅興肆如司馬子長李太
白而卒澤於仁義道德初仕

世宗皇帝朝任兵部主事疏請禁諛佞以正士風又疏錄諫官明善惡
闕異端等七事下 詔徵奪官編民暨 詔起政

宮僚後疏請正 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再罷為

編民中年以邊事起職方郎歷官山東按察司副使教提兵入衛
幾陷於逆當後奉 命撫三晉斥貪墨著征徭抑請求絕餽遺

常曰某不欲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比罷官歸教
年科臣稽晉錢穀籍尚得公所積贖錢千金佐軍需又稱公文學

氣節政事振天下顧自謂儒者末事其志專在攘夷狄後

水忠錄

表二

祖宗之疆宇貽後世以長治久安而卒不獲究厥施澤致慨焉其銘曰

龍興而雲弗從伯樂與驥幸相值兮而不獲收以爲功世方貴
術而干將鏃鉞曾不獲與鉛刀並庸教耶人耶吁嗟乎公文付守

巖使者俾刻而納諸公墓求無負於地下重命索古言表其墓道
古奉牘三復繹思終歲竊惟士君子之出處關世運之治忽遇不

遇人也其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士君子之論交終始關士風之隆
汙同不同迹也而誓死生不相背負有道焉以成其信非比也歷

觀趙公生平所樹立於徐翁沒所慨銘誠相負耶非耶趙公允可
慰於地下乎否耶嗚呼果天意滅胡 國運彌昌耶則

君相必將首起趙公羅天下才勇以從事於匈奴縛呼韓繫單于可計
日而待也抑天未亡胡耶即趙公登用其成功未可期也歷代忠

烈英豪志存吞胡雪耻者庶幾獲卒如其願者幾焉欲其出而

違誰若蓄其壯猷俾完令名而無遺成敗之論爲多耶夫用兵不
易也乃趙公忠義激烈每不覺其言之易古今豪傑或負氣太高

不能包容于尋常人固趙公自信以終身亦徐翁深信公而卒緣
以召公焉悲夫今徐翁亦解重遠云知趙公者且希矣當其薦用

公耶能保終能行所志否耶世運士風之外降籍於二公之交卜
之矣向使公初嘉靖庚寅之疏行則可却祥瑞罷禱祀正士風杜

賄濁奸雄必難以竊國柄貽四海虛耗之禍使公任司經庚子之
疏行則可破方士兩龍不見之離間穆定國本而

嗣聖無就邸曉遠之憂其勤節殊勳當在社稷勳出晏不止如中歲安
邊攘夷所指注云也夫首逆歸于祥瑞之賀登巨奸于寵渥之初

水忠錄

表三

洎徐翁早年建白得罪狀其忠烈竟不知有身繼正儲位真
宗廟禦戎戎定遼國凡徐翁所厚望望死生不相背負非友朋私也有

臣如二公乃竟必不能協恭以底績焉天耶數耶世固未可測也
古生也晚于一公生平論述期待未扣玄奧嘗聞一公緒論及諸

徐翁所聚銘格言信史永可傳矣何庸他述耶公家世積厚幼學
壯行洎出師代郡躬擐甲冑摧堅陣英聲偉績徐翁志其降自

星精沒逐神若孝友惟德忠諫揚名道德立言不沮不惧凡三不
朽於公所謂不負 上帝先師 聖祖君父四不負之懿允

如周狀厥有徵哉嗚呼徐翁沒云靈矣公諱時春字景仁浚谷爲
祖居之川因號以識不忘生于正德己巳二月二十八日卒年甫

五十有九未冠十四以詩魁陝舉十八舉南宮首冠丙戌襲用鄉

榜進士歷官巡撫山西提督馬門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登第四十餘年居官僅十載當手著述遺浚谷詩文集十六卷平涼府志十三卷稽古緒論洗心亭詩錄行于世餘尚存可未訂刊元配劉孺人比德敬美先公卒公自爲誌銘合葬今阡室王氏生長子中巖邑廩生娶段氏楊氏生次子中愚聘毛氏女四長王氏出歸周憲副封安人仲楊出歸生員傳中三亦王出四張出俱幼未聘孫男一名藥女一俱幼子姓龜勉新讀以世其家齊公餘慶云公于先叔考止一公同登甲第世爲泰普通家比年西征數過公母以道德功業相期待歲甲子予撫其公寄詩規勉直出肝膈多秘語古識用自淑入原方期依明德共濟時難乃翁忽逝痛哲人之若謝慨世運之未亨矣稽先達之交察天人之際銘以

永思錄

分

表

表旌用告來世銘曰

粵稽古史漢武重戰功而李廣不封中國相司馬而西夏未平嗟英雄之數奇憤胡運之難傾於惟趙公生鍾河嶽降自星精少摧魁元致位中丞氣薄李廣友善溫公抱吞胡之壯猷肩庫濟之精忠文武爲憲德義可宗用未究施年斯遐齡豈天人之難壽抑世運之待豐登矣定遠誰續燕銘側同

君輔哀共友朋銘勳墓礎永慰幽明嗚呼惟翁生無愧怍沒有令名安尚之陽煦佳城千秋萬祀式景英風

永思錄

明御史中丞浚谷趙公行實

公諱時春字景仁號浚谷浚谷者平涼東南隅水名也公之世系武功康太史誌公考贈翰林君之墓已詳之其遠祖有稱南京公者曰杭朱趙氏裔也公祖諱福以國子生授平谷縣丞祖妣楊氏考諱王贈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翰林莊敬嗜學六試不偶正德壬申應貢授元城訓導繼遷需化教諭端軌善誘作人甚衆初娶靈臺考功員外郎史君書之女生

永思錄

分

子時元繼娶許太孺人乃生中丞許太孺人者安東護衛義官宣之女婦道母德無讓女史所述今元輔存翁誌之甚悉茲不具論太孺人誕公時異香滿室星精降神者生而雋慧性靈洞爽與群兒戲嘗列旗部署自長御之群兒率伏翰林曰吾兒有殊衆資必藉學宮教育之故汲汲就元城職公讀書過目輒成誦日可記萬餘言然尤勤勤誦習夜以繼晝披六經語孟耶毅然篤信曰不能行此不名爲人居常以伊傳自况耻就科舉於翰林舉古之大儒以詔公公獨以

范文正爲秀才已任天下之重二程子童齒學聖人之學自任十歲爲古詩賦文論一揮立就思若湧泉奇瑰炫目十二翰林病腸風公私取鏤邱程文觀而模擬之翰林驚喜曰汝自謂爲伊傳今乃效此是祖宗之靈誘子也汝族三十人困征徭汝歆羞爲科舉乎於是乃試以時義激宕雄儒逸邁不羈翰林樂學官之閱若禮文度數咸提攜而觀聽之學官有劉忠定像及語錄公悅其直道思庶幾之而深以長傲遂非爲戒以唯諾溫清洒掃不妄語爲法矇瞍誦說古

宋忠錄

一

上

今孝義成敗則諦聽之故公酷嗜史史所紀述治亂安危之大雖寇戎夷貉詭姓逸名歟時隱事究極顛末歷歷如道隔宿事年十四以儒士進試於督學漁石唐公一日而徧三場題下輒援筆報成一若夙構唐公擊節嘆賞每試屬邑諸生則命公與偕偕則必先成第高等嘗留饌與論政學大聳唐公聽稱譽不容口乃勸之應舉公以搜檢非賓賢禮爲辭唐公曰此以待作偽者耳汝真儒也復何嫌及徹棘擢第三詩魁乃嘉靖壬午也先是七月虜猝至平涼屯涇水

北城關郊有之民舍城關下衛軍堅不欲納衆衆莫惜公力主開城命壯士持兵環立而詰辨之且曰城開虜幾我有備必不敢近卒以此活數千人命數千人咸稽首稱公仁質明虜果遁去衆益服公智畧云時唐公與蔡石岡諸公亟舉公才大中丞王公侍御喻公交以奇童薦於

宋忠錄

下

三

朝更稱諸兵機丙戌乃舉禮部第一人年纔十八耳其文義汪洋浩汗氣雄千古學士大夫爭重之館閣諸公深以國士器之改翰林院庶吉士盡讀中秘書文士儲書者咸借覽一覽即返無弗誦憶益閱詞翰日課萬言然卒以才見忌丁亥除刑部河南司主事已丑調兵部武庫司主事公以郎署簡逸日惟讀書賦詩遇職事則必秉公信法不畏疆禦不徇請託與海內有志之士講經濟實學搗管論文撫劔悲時議論風生若決河注海聽者震聳忘倦謂國家承平日久文敝武弛寇戎將熾約豪俊習騎射談甲兵低昂古今評品人士至於衆緒村數錢穀也極請制閭弗根極要領圖爲久安長治之策

雖時宰託以延訪終弗輕就霍渭涯公曾表記之庚寅秋禮部奏賀瑞公弗隨賀乃上疏請禁諛佞以正士風因劾執政汪公等言過激直有

旨詰責公即再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關異端等七事復剴切乃逮錦衣拷訊竟落職爲民歸家絕意仕進自力耕作丁酉丁翰林憂哀毀扶病勉棄大事極誠盡禮御史周公鈇等章凡數十薦已亥免喪吏部會推渭涯霍公存齋徐公東廓鄒公及公等一十二員爲宮僚以公爲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一時德業聞望海內具稱得人云日與諸公探學考政恒切社稷之憂期共濟時艱庚子十二月同羅念庵唐荆川公請正

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

國本適方士倡兩龍不見之說蠱惑

聖聽時宰因欲罪之

上以三人儒學繫時望察其意無他札內閣尚稱三翰林臣遲久之乃羅爲民家居將十年督耕課藝日率子孫承太孺人歡又括田租置弓矢教佃僕日習騎

射以豫寇難不忘運籌意戊申都御史翁東涯公薦公才本天賦思與神謀可勝艱大庚戌虜犯安定門公卿集闕獻議存翁時爲宗伯首薦公洎吏科等咸論薦乃起公爲兵部管營主事或以虜勢重止公公告太孺人曰君父之急不即赴可乎乃亟售田屋修戎器率家衆同仇騎馳十二日至都大將軍鸞以管營不便已請裁去以公爲職方司主事辛亥鸞督權日甚又通虜倡市馬議衆咸問公公曰此亡宋秦檜策也焉有官平虜大將軍而效牙僧開市乎庚戌之役辱甚矣主辱臣死亦爲臣子五世受恩三十年得備偏校練精兵五千人願爲諸將先虜唯恃弓矢某操勁弓巨矢躬率勇敢間以長鎗大斧拒馬此劉信叔所以破兀朮也願諸君勿憂憂在貪侈流行耳遂作責言深詆市馬誤國之罪又謂當路曰誠心任某使得畢志殫忠即生縛俺灘丘福此外寇易與耳但內寇未易平也聞者壯之而權奸恚又數面詰鸞鸞益銜之時鸞

賜範金圖書許得密奏事數進私揭爲危言類

上神聖不挫又憚公發其奸遂出公為山東德州民兵
金華市馬議遂成民兵素反側因欲禍公公至大振
兵政精勤訓練士卒懾伏夏虜寇京北公率民兵四
千餘騎入衛士馬驍健部署嚴整都人咸羨鸞惡其
兵雄軋已復毀欲加誅

上不從壬子公復入衛至通露次教場裨將阿鸞意夜
縱火鼓譟公緝捕首事移戌密雲鸞遣飛語禁中
外知其計不聽八月鸞疽發背死真重典九月陞公
兵備副使益簡健士緝治豪猾搜捕寇賊一道肅清

宋史

卷

七

癸丑鸞黨既伏法乃陞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
鴈門等處巡撫山西毅然以安撫為己任振風紀足
兵食躬教射御鼓舞驍雄嚴馭下吏屏斥貪墨刻期
集事玩愒必罰汰征徭禁糾索宗室正祿外一切假
名乞請皆禁弗予悉併入正祿曰吾不竊府庫以自
潤亦不敢竊府庫以市恩衆見公皦然不同亦歛聲
不敢妄干豪右侵牟民利及宗室不法即力宣諸法
清墳戶策丁民校諸黠占病民之役慎守府庫痛絕
餽遺民之受福無窮而忌者益流憚八月虜寇代州

公親擐甲胄先將士戰勝卻虜前後俘斬一百二十
級戰之日公建白藤鄉白鎧白馬獨面赭若神三軍
咸起騰欲效死既合圍虜酋偽為公旗甲往來馳
麾惑我衆幾至帳公縱騎迎擊大喝聲震山谷酋馬
驚墮地擊殺之虜大驚擾斬捕甚衆或云大虜掩至
一守備扣馬止公公叱曰懦夫辱國殃民禍非一日
吾身先將士以雪積耻若欲撓我視我劍乃自揮大
刀逐虜既遠方振旅入城見諸司解甲胄坐談虜狀
慰勞將士屬草奏捷夜分始入內寢公方大戰歸汗
衣頭顱盡解乃免胄太蚤致風射項後自是風乘之
即喘嗽秋肅着貂帽覆護之歲以為常竟作終身災
悲夫是歲諸邊捷既聞第山西功為一時宰既忌公
論功未肯贊會總兵李淶自戰敗亡乃遂以淶敗為
公威脅所致捃摭之欲逮公衆論多不平乃姑許功
罪相准仍以原職回籍聽調午刻聞報日晡即高圖
書數筐馳歸屬官為訖不及聞既歸有遣書報謝
者公悉卻還歸數年謗者謂公耗軍儲會戶部請遣
官查違儲忌者多方謀陰中及給事雪山劉君等聞

奏獨公軍儲絲忽出納歷歷有以成籍屢按無爽仍得
其庫貯脩賑紙贖八千餘金奏

上用以助工費急者始噤不得肆辛酉五月丁太孺人
憂復哀毀及暴烈日中督治瑩域病幾殆戊午南本
兵等衙門會薦准起用再推陪南顧順天巡撫癸亥
推戎政侍郎暨撫按先後疏薦俱未即起甲子冬宗
室構禍公棄產辟地華亭硯峽山山風峭厲竟冒風
間作隆慶改元錄用諍臣南京科道暨撫臣復會薦
廟堂方屬意起公乃冬仲長至公入華亭縣望

宋思錄

祝夜凌風宿疾大作望日晨興再為寒侵勞劇臥榻醫
藥罔功二十七日酉時卒於硯峽棲道正寢病革唯
咨咨嘆劇晉寇難生民荼毒及一二賢俊進退絕口
不道私家事公異質淵涵洞壑今古寤寐通神嘗豫
道千里外隔歲事悉合符契忠孝天植重春秋之義
寇賊奸宄誓不俱生少負鷹鷂之志搏擊摧佞人以
賈生年少排絳灌比之然纔試輒沮登第四十餘年
居官不十載而一世獨與樵牧伍每聞虜作輒裂眦
彈劍以披髮纓冠自任蓋畏天悲人憂國急民耿耿

在念一飯不忘而矯矯壯猷垂於後世惜哉公曾上

漁石詩曰小却寇平仲寧忘大禹謨謂平仲為城下
盟冒春秋之恥而禹謨所述則唯本於勤儉公平生
問學得力蓋源於此詳具辛亥責言篇大意謂勤身
勤德以勵政勤民儉身去欲以省官省事則天地可
位萬物可有愉情淫侈則百物耗斲寇攘交作災沴
荐至推天驗人其言閎肆而理極精微公非食不為
厭飲惡衣不競覽博終身不變唯賓祭則致豐潔嘗
教人惜福深惡暴殄飲酒不棄涓滴不嫌短刺片楮

宋思錄

皆收用毋謝政杜門不履公庭不干時政雖親故事
不假一刺公鄉素厚者有問則答謝喪亦不輕遣刺
蓋持此以終身公之罷鎮山西也庚申王尚寶奉使
過平涼道時宰欲起公意諷公通刺公正色曰爾休
矣焉有處子守貞不字已踰衰暮而顧教之變節隨
人耶爾無嫌言污吾耳尚寶慚沮太孺人未葬時一
侍御造廬訪而不入弔公俛伏柩側堅請不出侍御
憤憤拂衣去聞者咸嘆公之執禮其高尚不訕類如
此家政嚴肅僕人咸授一藝五材百工所需畧備經

繪繡緒可繫見云與人交無縫緒遇急難死生則
匍匐相救論事慷慨激烈窮極終始直陳是非不視
眉捷爲你俯親知有善則亟稱之舉爲後生法有失
則面詰折之必欲改悔中人咸憚公暴其失而下愚
不悛者或仇之處兄弟族屬裁以大義不爲私庇奉
養婚喪不舉者助之初失位家居不自瞻而遇人之
困乏則竭力調恤歸農既久廩庾稍贏凶歲即大出
粟賑貸鄉人數十年賴以存活者蓋萬衆云丙辰平
涼因地震大饑公出粟數千有司義之循部例授公

宋忠錄

合

十

兄子守正以指揮公事公自幼教守正忠孝大義正
奮然興起從弟將佐勇立功塞上屢乞登斬虜丙寅
同郭總兵禦寇於大虜鏖戰死節已叙錄爲千戶
蓋公夙所教也公兄劉氏華亭人大名府檢校劉君
時中之季女封孺人有懿德公上疏被杖再罹顛沛
孺人同難相濟歸共田作操井臼奉先翰林暨終喪
勞瘁致疾丁未春三月卒公誌而葬之祖塋側公昆
弟三伯即時元季時恭公其仲也男二長守巖母王
氏出博通五經燕長於射篤行敏學克紹中丞業爲

邑庠廩生娶段氏儀賓安之女婉順宜家次守愚亦
幼聘安東護衛指揮毛麟之女女四伯王氏出適
鑑封安人仲楊氏出適憲使彭原傅公之子廩生中
叔亦王氏出季張氏出俱幼未許聘孫男一名樂聘
通判李應奇仲女孫女一名長姐亦幼從子守約等
四人從孫梁等又六人子姓寔振振然起矣公所著
平涼府志浚谷文集九卷詩集六卷及稽古緒論洗
心亭詩餘已錄刻其前後奏疏公牘關政教者尚廣
當續付諸梓世之知公者叙其詩文有曰豪如太白
而不淫雄如子美而多變踈暢跌宕如司馬子長班

宋忠錄

合

十

叔皮至其卒澤於道德仁義之歸典禮中正之粹又
非諸君子之所能造又曰詩有秦聲文有漢骨朴厚
而近古忱慨而尚義觀其所稱述公之制作可識其
大都矣公初登第占天者謂五星聚於營室迨公卒
之前歲復夢上清使者召公赴臺昌五星會公間語
所親曰文上多齒於壽吾文不爲虛車藝顧于世無
濟而已耶聞者疑之越歲而公果棄雲上升矣邇其
爲星精無疑者而顧未究厥施也彼造物者其無意

於斯世中執其升之而執所忌之胡終始茫昧而不
可誰耶嗚呼公大德重乎綱常而食息起居之必察
大節審乎出處而靜定取與之不苟大義質乎天地
而暗室屋漏之不愧大勇輕乎死生而利害毀譽之
不撓大智燭乎幽蹟而竹頭木屑之不遺蓋放之則
彌綸無外歛之則綜核有方先正曰不為嬰兒之態
而有大人之志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不求
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公實有焉公事
語人曰仕止久速唯義所在吾何意必但求不愧

宋忠諫

卷

士

上帝不愧

太祖不愧

先師得見先人於地下耳事定於蓋棺公可謂真不愧
矣公脩名嫺節未易殫述不肖鑑末學無聞深慚固
陋晚侍門牆未窺蘊奧哲人長逝矩矱靡依慨百身
之難贖重半子之深悲憤亂陋忘罔知倫次唯

名世鉅公刪其蕪穢發其隱遺俾得垂芳不朽云

賜進士第提督學校四川按察司副使門下惠婿周鑑

頓首謹述

趙浚谷集十六卷

浙江汪汝
琛家藏本

明趙時春撰時春有平涼府志已著錄時春素以
將畧自命不屑屑以詩文名然明史本傳稱其讀
書善彊記文章豪肆與唐順之王慎中齊名今觀
其詩文多慷慨自喜不可拘以格律胡松序所謂
素人而為秦聲亦其風氣然也然則史所謂文章
豪肆者長短俱在是矣是集詩六卷文十卷皆編
年而不分體徐階序稱十六卷與此集合李開先
序則謂詩六卷文九卷凡十五卷續有作者當續
入之蓋開先序在嘉靖乙丑而階序在萬曆庚辰
時春歿後十五年又有所續入也

浚谷先生集十三卷

〔明〕趙時春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八年周鑑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浚谷

集十七卷》提要

浚谷先生集序

余曩日讀書至秦誓讀詩至駟鐵小戎終南黃
鳥之什愛其言質直武毅明信悃悃而文采蔚
爛煥乎成章則以謂先王禮樂教化之餘澤又
經仲尼化工刪潤理固宜然比年起廢叅藩守
在關右由雍歷鹵從涇遡渭西陟空同吳嶽諸
山觀于朝那汧汭諸水見其盤薄雄秀厥崇際
天曼衍逶迤其流駛激則知山川原本遠有自
來秦人而爲秦聲猶楚人之爲楚語要無惑其
然也居久之行部至高平往來固原訪浚谷先
生于藏書閣廻光亭因得盡讀先生平生所爲
詩若文乃其感事憂時咏懷撰物酬答寄贈則
何其宛然秦繆公后子蹇叔孟明氏之烈而小
戎駟鐵黃鳥終南之流風也然又豪如太白而
不淫雄如子美而多變踈暢跌蕩如司馬子長
班叔皮至其卒澤於道德仁義之歸典禮中正

先生之武此一科將能之未足以語先生
折衝之畧也先生天才穎異雄視百代東
髮修古文詞邃於墳典丘索先秦兩京之
緒其大指乃在自強不息去昏惰以勵憂
勤其用歸于惇倫而濟務不競雕蟲之技
儒者最所慕說千古不傳之秘先生獨契
其精見于責言諸篇者幽明並包治忽旁
蒐括倫鑒之要燭倚伏之幾上下古今天
人之際至備矣遠邁乎洪範丹書之奧而
識其大非漢唐以下曲儒所易及也盖先
生于學無所不窺不斲規規以求合于古
其豪疎之氣凌厲無前而縱舍闔闢唯其
意興之所之氣激而籟生響至而谷應自
然者與神合而燦然者與化運也至其論
事如指掌籌策若蟠匄徵諸文以責諸事
功懸踰于長孺活而通達不羨夫詎云撫

填諸疏前後亡慮數萬言大都以戰爲和
以攻爲守士必歸伍食必歸士險唯扼塞
無與虜共塞我常乘虜無爲虜所乘諸所
區畫司馬穰苴不過是也孤忠自效不取
苟容遭讒中廢裹足杜門造詣日深而披
咏日富乃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君臣社稷
之憂始終大節百折不回屹乎如泰山不
可動浩乎如大川不可禦矣又何暇別文
武哉士太耳熟公者將謂公工博士家
言而未明於當世之務精騎射馳馬試劍
以身薄虜而大將之畧未閑也無乃隨陸
絳灌偏長目之邪茲集藏在先生家塾余
爲之詮次而重刻之大梁庶後之觀者有
以窺先生之全當不以余爲阿所好云
萬曆庚辰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愚

勞周鑑墳首誤

卷之六

勞周鑑墳首誤

四

重刻趙浚谷先生集序

語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史記隨生寥寥
九江數言耳彼陸大夫新語春秋殊伉浪
不爾雅何論武也明興吾秦多文章家北
地倡始武功高陵耀州二三君子相繼崛
起各有集行世海內學士大夫浮慕北地
響附景從推轂以爲指南而于三君子亦
每言宗地馬斯固稱雄執苑已爾何暇計
折衝哉先生與四君子相後先弱冠登朝
一日而領袖南宮名振天下天下以此多
先生之文乃文不在茲也僉臬之後自山
東提甲士五千人入援補強虜之魄折債
帥之心

世皇帝決策簡用先生開府晉陽癸丑虜大入
塞先生披甲跨馬揮長刀擊殺虜轉戰數
百里斬首以百奴俘獲稱是天下以此多

之粹又非諸君子之所能造此又曷故也蓋先生資材卓犖本自不羣束髮登

朝徧交一世之名士並時如羅子達夫唐子應德皆與之食息臥起上下其議論而講於孔氏之正學故其言翹而文譎而則直而不倨肆而成章閎衍鉅麗而弗靡逖追典謨而上薄風雅要亦其理也則豈秦風之所能限耶蓋前之諸君子得於天地者同而其養於己者不能無異

浚谷文集

前序

二

故蘇子由古史譏子長淺陋而不學意率有感乎是即彼班生李杜諸君子亦何能追轍也之謂耶善乎仲尼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而不如丘之好學他日則又以學之弗講爲其憂故學匪以爲詩若文人焉而已也爲哲爲謀爲肅爲義爲賢聖仁人君子之業否則藝焉爾矣甚乃爲佞爲諛爲慝爲慝爲禹歆操不之流蓋學與弗學所繇致相遠矣然則學可一

日弗講哉余蓋於趙子得師焉趙子以余之論深有合而因屬余題其集余不敢讓浚谷其將益有以教蒙乎

時嘉靖壬戌春殷

賜進士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滁陽柏泉胡松序

浚谷文集

前序

三

溪谷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四言詩

贈馬谿田五章

寄王湛泉四章

猥臬戒得也君子以義命居焉三章

樂府

鳳臺曲

塞上曲二首

幽澗泉

溪谷文集

目錄

古朗月行

雉朝飛

來日大難二章

陽春歌

五雜俎二章

古別離答黃德兆武部

白馬篇

五言古詩

春暮遣興

秋懷

秋興

懷春七首

擬古答黃武部七首

去國留別寮友

四條嶺

海上別吳二應軫

感遇

早秋懷羅達夫唐應德

寄河中劉尹一中

玄鶴

溪谷文集

目錄

五言律

早朝

秋陰

武選司牡丹盛開廬郎中集四司君子同賦

答德兆問行

登龍門洞望飛鳳山

近營

和陳大參侍瞿石門行邊韻

送郭鴻臚之榆林寧親

訊唐應德避居城南寺

答崔侍郎過訪不遇

聞固原告急

王孔昭自通政謫漢中判稍遷襄陽同知

黃都閩北戍

送陳死卿入賀

陪許都事遊空同

和王端溪冬日遊空同

壽翁梅齋二首

陪王應二大卿遊陶總戎東園二首

哭唐漁石先生二首

凌太文集

目錄

三

送陶總戎赴督府

兵赴薊門

和宗室靜明見寄

撥悶柬葉子元給事

順義別郭戶部

懷恩堂

答羅念菴二首

陶將軍北園二首

送陶虞卿赴神機叅將

柳湖讌集用陶民瞻韻

唐應德南征

送郭少卿入賀

山野秋穫

終老

寄李伯華

五言排律

招屠文昇袁永之觀池魚十四韻

秋分日賀 萬壽節十四韻

送大學士石門程公巡邊東旋二十韻

空同二十韻

凌太文集

目錄

四

五言絕句

雨後見月

早起偶書

罌粟

牡丹

除職方主事專管營務口占二絕

卷之二

七言古

贈楊評事

東風歌

日出扶桑

重贈吳二應軫

擬古有所思

龍門洞歌

秋夜長二首

黃公佩宅醉後歌

訪唐應德不遇

擬古有所思

龍門洞歌

秋夜長二首

浚谷文集

目錄

五

翁總督海居園歌

寄包蒙泉侍御

石泉洞歌贈羅達夫

贈東海李生逢煦歌

仲夏喜雨

寄張邦敷柏林幽居

南巖集射

南山行贈同遊周子明曹希賢

送周子明北上

與子明話蜀中事

夏日周壽菴吳海亭招遊大明湖

七言律

直日登白雲樓述懷三首

登孟津山河壯觀樓

瞻華岳

清明

秋光

秋思四首

旅甸懷古六首

通州道中

浚谷文集

目錄

六

九日病創

留滯

旅鴈

臨清東邵死卿天和陳僉憲察俱謫宦稍遷聞

余重困追陪數日

雨後劉侍御歐陽苑卿招遊空同

連伯金館長以御史按至話舊有懷

送鄒學士以太常少卿管留院

送崔侍郎之南都

立春日雪

早春憶羅達夫唐應德

和唐應德見懷

和總督楊南淵邊秋喜雨四首

挽樂平王

寄王壽夫鈴郎

寄張西盤司空

山居二首

夏日即事詠懷二首

寄張邦敷知府

贈皖城吳大叅

凌谷文集

目錄

七一

楊提學過訪

北亭雪後負暄

和左太僕喜雪韻

同達夫次王大叅三鳳吟韻

同左大卿觀陶總戎牡丹戲贈

同左大卿宴集

同左大卿詠芍藥

送左大卿入賀

和王太僕登王母宮韻

九日王大僕過訪次韻

元宵飲陶總戎宅

萬峰樓讀易

秋懷五首

宴集丙戌進士

伏日北戍

次蘇總督西征遇雪韻

罷督軍西歸

柳湖觀荷

九日

彭原懷古

凌谷文集

目錄

八

答姚秀才

送周子明督學四川

周子明招飲阻雪

七言絕句

贈別張邦敷館長二首

上京樂四首

送咸寧侯總戎兩廣五首

野老

虎山詠贈孫子忠二首

次段義民游空同述懷韻五首

總督張南川還自花馬池四首

寄廷議都憲二首

同左太僕次楊督學塞上曲五首

寄屯邊陶總戎二首

郊山半霽

出潼關

覽紅葉題詩圖因賦三首

至薊會何大華總督二首

計使

盛夏喜雨

凌谷文集

目錄

九

音

元日禹城朝賀二首

登城四首

暮望

紀事

新晴登桂香樓

寄周子明

書所見

小元宵二首

東王紹夫大叅

白牡丹

答鳳翔姚崇正秀才

卷之三

賦

司命賦

洛原賦

屏風賦

別知賦贈戚秀夫

詣蒲萄賦

頌

陝西破虜頌

凌谷文集

目錄

十

議

郊祀議

薛文清公從祀議

處民兵議

處饑民議略

岷梁平盜議

破虜口外議

卷之四

疏一

請禁被倭正士風疏

上崇治本等七事疏

請正 東官朝會禮儀疏

乞禁五臺一帶伐木疏

請正護衛官不往免調衛疏

卷之五

疏二

條議防邊事宜疏

督戰報捷疏

卷之六

論

凌谷文集

目錄

上

諫論上

諫論下

禦戎論上

禦戎論中

禦戎論下

史論

詩論

卷之七

序一

壺關縣志序

西曹對雨詩序

五先生文粹序

岷梁靖亂詩序

唐漁石先生文集序

樊子集後序

郝生家訓序

河曲破虜詩序

大寧考序

紫荊考序

海樵子序

凌谷文集

目錄

中

玄風錄序

桃溪應氏族譜序

處州銀冶志序

康太史集序

少陵志序

王端溪關西詩序

備邊雜議考序

胡永之集序

塞語鄉約序

章文懿公年譜後序

明山姓先生文集序

屯牧錄序

警心要語序

薛仲常文集序

胡汝茂憲長族譜序

胡汝茂文集序

許太保家譜序

左太僕贈別卷序

送應太僕詩卷序

卷之八

卷八

目錄

七

序二

送王僉憲序

黃公佩王母圖序

送楊景周擢廣東憲副序

壽友人翁序

壽王封君序

送王太守述職序

送張憲副擢河南大叅序

王叅議壽母序

送韓府長史喬木致仕歸新野序

送白貞夫序

送端少卿廷赦致仕歸江南序

再送郭行人還京序

奉賀唐漁石先生以總督徵爲刑部尚書序

壽韓靜菴序

送大學士翟公行邊東還序

送死馬卿賈子擢陝西右布政使序

送張濟甫赴浙江提學序

送張湖州序

張氏雙壽圖序

卷九

目錄

七

李光祿麟奉使大同圖序

送鞠通判序

卷之九

序三

壽路都御史序

送平涼縣丞張良佐朝覲序

宗室存一子壽五十序

張同知平盜序

王太僕擢四川右布政使序

奉送竹谿劉先生致仕序

侍郎張公擢大司徒督治太倉序

送高太守入覲序

平涼令李侯入覲序

送易教諭序

壽總督侍郎何公序

壽大學士少湖徐公序

送方太僕致仕歸桐城序

壽傅憲長序

送陶參將赴神機營序

送徐令東歸序

送總督王侍郎東歸序

送王明甫擢蘇州太守序

壽東郭鄒先生序

送胡憲長之浙序

壽羅達夫六十序

贈戶侯何子修序

贈李吏部序

卷之十

記一

養魚池記

重修長子縣城記

重修花馬池邊牆記

靜寧州名賢祠記

遊崆峒記

崇信縣修學記

大觀書屋記

漣漪亭記

洮州鳳山書院記

後樂亭記

孰樂園記

固原書院置祠堂記

淨香亭記

仰周亭記

寶勅堂記

鄭莊觀音堂記

卷之十一

記二

韓藩東寺塔記

重修涇州城記

九川呂先生祠堂記

涇州重修廟學記

樂休園記

養正軒記

洗心亭記

復古亭記

桃花塢記

即古亭記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

郭氏義田記

重修鳳翔府儒學記

浚谷文集

目錄

陶神廟記

卷之十二

碑表

朝那廟碑

贈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應公九華山阡表

包太孺人墓表

志銘一

東昌府知府孫君墓志銘

青州府同知張公墓志銘

劉孺人墓志銘

檢校劉君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銘

學士姚明山先生墓志銘

丁逸士墓志銘

奉國將軍滄江子墓志銘

李安人墓志銘

卷之十三

志銘二

陶將軍元配楊夫人墓志銘

鄰水縣學訓導王君墓志銘

東明縣丞趙君墓志銘

浚谷文集

目錄

曹處士墓志銘

勅封刑部貴州司主事周君墓志銘

封戶部主事李君配王安人合葬墓志銘

僉都御史荆川唐君墓志銘

湖廣憲長傅君墓志銘

從子墓志銘

登州府知府呂君墓志銘

貢士孟君墓志銘

浚谷先生集目錄終

四言詩

贈馬谿田五章

維岐斯原維涇斯流君子壽考邦家之休君子永年德祿是迺

山則崇崇澤則活活國有君子庶民發發君子立朝邦國有猷君子歸來三秦之子

君子用矣庶民定矣君子退藏民之病矣君子休哉我友敬矣

梁文集

卷之一

十一

維岐有鳳禽則哀之維遊有麟禽則翹之國有君子胡不立朝厥德乃喬厥壽乃遙

君子之壽爲國先後君子百年道義之固或心之懌或顏之厚行歸于良由君子壽

寄王湛泉四章

濛濛汾流侵彼周道余心有憂下民如草君子邂逅適我懷抱出處維時以昇彼昊

汾流西東我民告空毋寧不惻運有窮通維彼大聖靡情不通我友虔哉相將令終

或棲迹丘園或懷人隱憂或棘我疆園或寄迹公侯道

維厥時德維厥修毋負於天毋貽先人羞

維圃倚城荒九柏松嗟我所懷醉我深衷我歸我里瞻彼來鴻用紆我思肆我好風

猗猗戒得也君子以義命居焉

有猷者臯招予同伍上有昭天載諸后土予祇服之軌予敢僻莫忝先正而父而母

誰爲室地而不棟以梁行天則龍守寢者厖俾龍而厖匪邦家之光阜爾具賄厖之昂昂

臯之敷敷匪怒伊嘯君子休休厥有洪猷淑祇爾矩矱民之適無棄前好邦家是寶

梁文集

卷之一

十一

樂府

鳳臺曲

鳳凰臺上鳳凰棲簾簾之食梧桐枝鳳飛翩翩歸何許臺上孤鳳空自號臺邊織錦天帝女聞之一聲淚如雨

羞將雲鬢理機杼長黯黯兮愁不語瑤華錦字斷消息羅圍繡幕空寒暑暑來寒往歲華還忽聽黃鸝聲聞關

安得羽翼齊飛去令人睹此毛髮斑

塞上曲二首

大將擁旌旄飛師度白檀烈士多膽氣麾戈斬樓蘭朔漠饒風雪豹裘九月寒胡天白皓皓龍沙路漫漫長懷

報明主况敢辭艱難曉行搜弱水夜戰到桑乾驚塵
暈紅日漸血戰雕鞍箭射左當戶旗懸大可汗歸來奏
天子天子賜貂冠策勲上麟閣甲第列長安丈夫悲多
奇遭遇良足歡

中原無爭戰太乙鎮山河黃鬚誰氏子紛披起干戈秋
風吹塞草胡馬一何多皇馭控飛將天綱恢網羅肆征
蒐狼虎析羽靜風波揚威鎮四極繫兵飲九歌始知聖
人度能令宇內和

幽澗泉

幽泉咽鳴不可聽木葉蕭蕭令人驚深崖結閣雲天裏
隱若長空白虹起理君素絲彈瑤琴月之光花之陰長
欽歸來誰問津我所思兮山之岑

古朗月行

古月呼爲白玉盤今月芒似寶劍寒古月已沒今月在
却恐蟾蜍不敢安月出東方照東海滄波如雪射光彩
老蛟伏螭精神動水數夜光顏色改天仙玉女不可求
十洲三島今安在客贈我珊瑚鞭惠而不見思纏綿
容光易逐年光落况復相逢未有緣人間得失已如此
安能茫昧求神仙

雉朝飛

雉子山頭三月春日出欲出採薪人採薪山中跋芳草
有雉爰爰雙錦翎雄者狂呼雌者號往來奮翼求其曹
嗚呼唐虞不復見萬事空憂勞東鄰蠶婦操杵作南閭
公孫掣錦袍錦袍易蔽催新著哀哀寡婦空悲號出求
山上徂公果忍見山頭雉子毛雉子之肉不可充徂毛
不可縲耕夫織婦相磬磬雉能高飛人將焉逃

來日大難

來日大難歲月易過今日開燕樂且相歌

主人厚陳笙簧孔多不如連袂屢舞婆娑

牛之生馬蠶能飛蛾不見化人筵前吟哦君今不樂當

奈君何

奈君何

陽春歌

天綱已轉斗復東六合清輝朝帝宮柳條初放鸚鵡綠
桃花欲剪鵝腮紅紅紫芝瑤草含芳色清波橫翠搖碧空
碧空蕩漾散春和遲日氤氳曙光多長使鳴禽集玉樹
生憎珠蕊墮銀河銀河春水何茫茫飄紅亂點不成行
雙生蓮帶春已暮並曳朱羅占早芳風箏飄泊掛白榆
遊絲掩隱羅垂楊鴻鵠昨向青冥去燕子近來歸故鄉
故鄉可思不可見此物愁人堪斷腸琴上猶彈雙鳳凰
沙頭忍見紫鷺鴦鴦鴦七十弄光景海鶴伶仃嘆孤影

無情最是黃鸝聲啼徧枝頭春晝永

五雜俎

五雜俎旌旆文往復還陣風雲不得已戰三軍
五雜俎雉子班往復還鳥在山不得已羅網間

古別離答黃德非武部

遠言所思者乃在巫山陽巫山迥且崇瀟湘變淒涼驅
車發都邑南顧臨河梁誰云邇京洛終然險路長路長
何所悲蕭索澄秋霜歲月奄忽暮鴻鴈復南翔美人不
可見凋零慘衆芳

白馬篇

後集

卷之十

五

白馬垂銀帶青轡紫絡頭燕薊豪俠子夾街兩兩遊右
手弄金彈左手援吳鉤仰視雲中鳥忽成席上羞美人
五五絃急管雜篳篥吹唱薄層霄餘音哀且柔持觴勸
君酒願君千萬秋歡娛良未極長日忽西幽昔爲塵世
珍今隨逝水流西方有奇士雄俊世莫儔千金博嘖笑
氣槃輕王侯流光被千載蜚聲振九州嗤嗤夸毗子挾
刀爭乾餼烈士寧受侮捐棄歸山丘時哉苟有遇安知
非東周不然滄海上且從赤松遊

五言古詩

春暮遣興

突兀衡門吟高覽日初寤瀝零聞雨聲綠蔭瞰前樹煙
靄發清興爽籟疑物趣感時覺騷憂復此值春暮風轉
落花飛青郊美無度拄杖尋微行數步一回顧豈徒戀
物華自能解心悟顏生甘簞瓢宋玉饒詞賦所貴古今
人浮名何足慕

秋懷一首

秋虛涼氣入金風動嫋嫋蟋蟀度衡宇玄駟辭高閣所
愛暑瘳薄令我翻不樂蕭索永夜清佳卉俱紛穉紛穉
良可惜蒼昊信難度采采時菊芳歲晏同寂寞

秋興

後集

卷之十

六

人云秋興悲我樂自浩蕩清風吹萬壑靈籟發幽響晶
日生虛白乾坤變光朗淒淒綠卉腓悠悠白雲上時興
旣綿邈因之動遐想

懷春七首

春風播陽和芳樹敷條柯上有紅玉英下有煩冤羅縠
宛何所欲感我憂思多空傳瑤池意不見青鳥過方命
紫鸞駕飛上豈希阿河流劇險漲終焉困風波白日閒
窮途感慨當如何

二

桃李皎媚姿繁紅信綽約江南三月春芳菲亂朱簾光

華不成實其下多蹊脚昔向春風開還向春風落北方
有佳人貞白若冰雪三十不嫁人四十守閨閣容光委
時晦歲華從寂寞宜家豈不願誓不墮輕薄

三

旦夕青樓上歌鍾日日聞問道誰家子給事霍將軍因
得被光寵出入奉明君侍近多清暇歸來醉紅裙歡
彈朱琥珀此足盛麝薰筵前水榭席新從宮內分坐則
辟煩瘴臥則却蠅蚊但恨無丹藥可使乘風雲白日驚
忽暮盛事難再云青春照黃土遺恨在丘墳

四

春風漫浩蕩春禽相和鳴時景傷佳麗萬物倍光明懷
人感春色悽愴百憂生蚩蚩矜繁華寧知相代更海田
變桑榆鶴鵠化鵬鵬枯槁貌多歡威烈未足榮蒼冥無
定意倚伏虛前程

五

東風嗟澤陂春水蕩漣漪流水既不遠落花將在茲顛
倒含空碧晴雲宛相宜曉來臨池照萬象俱參差颯然
會我心滌蕩煩憂思雖未諧夙願且復酬斯須江湖會
有約何必適前期

六

御階千樹綠春風亂楊柳空復占芳時光華何能久貞
愧松柏姿艷居桃李後竟日啼鶯燕窺向金門走依依
大道間芊芊何所守我欲折有贈有贈非吾友不如斷
車馬且飲尊中酒

七

浮雲無定意流水無定波不如長相守免絲與女蘿絲
羅之纏綿乃在松柏柯松柏長不萎絲蘿長不過聞君
富園樂百草惠陽和但能植四物所得良已多

擬古答黃武部

與君別離久相望何漫漫傷彼瑤臺月虧盈暗雲端又
如洪河檣飄搖不敢安手封泥錦字報子青琅玕道遠
誰爲致欲憑兩飛鸞飛鸞下來食謂言行路難昭陽出
復沒年光代燠寒憂來不可輟愴况摧心肝

二

青樓結朱羅涼飈澹夕陰忽聞青絲聲佳人撫瑤琴一
彈明月白再彈秋鶴吟拊按三四彈商風振北林柔指
弄直絃滌蕩悅人心豈無陽春曲迢遞難和音

三

大海闊無際滄波下夕陽微月初就盈飄若水晶光忽
焉桑榆暮金波何輝煌遂使眾星隱卑能永夜長浮雲

一蔽虧二八使人傷

四

猛虎不受羈高鳥不受擒人維品物靈安比獸與禽排
水辭通侯揮手却千金匪直眩高迹大運竟難忱潛鱗
伏九淵鳴蟬翳深林天地無全功誰識造化心

五

秋風驚草木萬物盡凋零豈惜微塵沒哀此洞房清君
子赴朔漠迢迢萬里行中閨限內外別君涕泗橫長夜
聞啼鵲魂驚塞上聲殘膏照孤影明月入帷空安得逐
北風飛飛到邊城

凌冬文集

卷之十

九

六

有客揮寶劍其價雙南金拂袖持長柄寧死不受侵起
向尊前舞龍光變晴陰南金豈不貴所重國士心

七

海水日夜流潮汐總為客賓鴻避寒燠馳走忘南北長
夜撫青銅林暝天已黑銀河冷橫列宿密如簪衆星
皆有託牛女遙相隔咫尺烏鵲橋何由薦枕席秋風最
蕭瑟寂寞竟終夕

去國留別寮友

驅車都城門東望大通關山川鬱迢遞河水流潺潺

水尚有歸逐臣去不還回首謝衆賓慷慨無歡顏我行
日以永征途阻且艱下有千仞谷上有萬重山山谷或
變易物理固循環秋風吹萬壑草木競紛班擊筑歌易
水援琴賦秉簡豈無相思調美人在雲間天孫與河鼓
可望不可攀懷人感秋色慘況生痺癢寄言衆君子秉
德相經綸莫作秋蓬嘆流涕空涓潛

四條嶺

久耕八里山新墾四條嶺匹馬下西風斜陽照獨影嵐
生繡巖齊木落蒼山冷得意在林泉塵寰真土梗

海上別吳二應彰

凌冬文集

卷之十

十

燕齊多奇士吳子肯碌碌軒昂瓌偉姿英風妙昔風光
華映青春眉宇森林木詩書五千卷頗有稱腰腹頃應
諸侯薦來謁方州牧我始年二七君亦階三六見者皆
驚嘆開豁清神目又應公府辟俱捧尺一牘本意出處
同世事忽反覆青衿歸故園白駒來空谷鉛刀試一割
寶劍匣中橫君心自浩蕩我生何踟躕因之勤遠懷塊
然念幽獨請得賜沐浴休寧親東海隩流連追舊遊交情
偕仲叔涼風颯然來乾坤徧清肅懷歸悲季秋命車隨
西陸浮雲無定蹤窮通相倚伏巫咸難預謀詹尹不可
卜安得兩黃鵠並騎相馳逐

感遇一首

有鳥被翠翰生自隴山樹百丈巢其顛飛鳴隨去住一朝閉金籠感激主人過學語期報恩寧知鵲鴝妬踰淮諒非良巧構疇能寤因得謝條餽還向雲中路極知故山好何似主恩故豈無高飛翼睚眦爲誰驚悠悠古今心愴况彌生賦

早秋懷羅達夫唐應德

會少寄書多古人夙所冀顧茲長別離尺書亦難見皇風正清夷同人異離亂胡爲阻天涯而不一對面江山幾萬重煙波渺宇縣長風天外來一夜青林換衆虫鳴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宣雜羣鷄叫青旦嗟余但索居終焉寡儔伴起登南山顛五陵空秋煙迴看青海底鯨波殊未已昔賢安在哉悵望青陵臺赤烏方西逝關月正東來不覺霜露重萬籟吹新哀昔者同携手此日難復有人定長樂鍾夜涼西苑柳柳色年年新思君成白首本自殊鄉邑安能竟相守斯機未能息陸地龍蛇走悠悠塵世間倏忽成老醜無作嘆飛蓬相將期不朽

寄河中劉尹一中

劉侯神驥姿老思奮千里棲隱首陽山彈劍長風起壯思物外人安事荆卿七盼余瑤華篇今余思不已與君

俱神遊焉能長滯此皇墳亦等閒何勞論青史大空本無塵汎掃徒爲爾相邀華胥間持贈一杯水

玄鶴

玄鶴亦丹頂棲身半雲霄遊戲青冥去欲止風瀟瀟唳聲徹四遠哀憐不能驕生于靡他適多寄空同坳有時啄涇鯉有時舞林梢高鸞防繒繳深藏遠鳴臯無人記年壽有客嘆扶搖飄然自情適焉知松與喬

五言律

早朝

傳呼開紫極聯步趨彤墀合散金鞭淨紛披御仗移風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雲蕭殿閣日月暖旌旗未就甘泉賦長慙雨露私

秋陰

金菊旣鋪徑芳蘭亦滿園波光明遠樹晚照落平原如此風情好頻傷霧露繁會須管一醉得意欲忘言

武選司牡丹盛開盧郎中集四司君子同賦

名卉來西陸開花滿前門三春多異色萬里寄孤根窈窕檻中見芳菲海內尊看花無限意惆悵與誰論

答德兆問行

故國關山迥他鄉歲月關望雲離思切歸鴈旅聲殘野曠燕臺古風高易水寒孤臣懷闕淚長共路漫漫

登龍門洞望飛鳳山

試攀龍洞梯遙望鳳山岑秦隴廻天小岷梁絕塞陰依微懸紫閣迢遞列青林千古雄圖在京歌獨至今

近營

獨樂吾何敢獨醒事已非近營南圃地還採故山薇雲水觀心靜丘園與世違無勞嗟抱甕茲地可忘機

和陳大參侍翟石門行邊韻

燕然最絕域旄節徧經過地勢東連海天驕北渡河烽煙關塞遠部落虜渾多若對拊髀問還揚猛士歌

送郭鴻臚之榆林寧親

後集

卷之十

三

四

辭帝承明闕寧親絕塞間椿堂隨鴈序玉殿輟鸞班秦成通河曲胡塵擁漢關寄言驃騎將一掃朔庭間

訊唐應德避居城南寺

聞道城南寺清溪不着氛烟花渡流水樓觀接層雲知子區緣薄聊將靜者羣我懷叢桂樹幽思益紛紛

答崔侍郎過訪不遇

使節知何處鳴珂尚遠坳斗牛空有象雲水豈留形遷幕夕沾雨直廬曉帶星無嫌尋徑路惆悵立空亭

聞固原告急

聞道白羊騎猶穿花馬池故園烽火急上苑帛書遲涇

汭思雲鳥蕭關入鼓聲何由請一隊直擣向燕支

王孔昭自通政謫漢中判稍遷襄陽同知

一別金門去何時珠舄還驅車漢水上掛席楚雲邊已訝黃裳老其如具錦傳從來厭獨醒欲共甕頭眠

黃都閩北戍

腰間龍躍劒帳下虎韜兵月欽踰林幕春深細柳營懸旌千竈靜報國一身輕莫使麒麟閣獨傳漢將名

送陳苑卿入賀

共喜朝天去休傷岐路分南淮瞻帝里北極動星文祝聖懷金鏡獻方圖錦雲無令千里俊空老驚駘

後集

卷之十

十四

羣

陪許都事遊空同

飛舄俯玄都相將扣玉壺樹陰浸地徧山色近天無仙馭人何在登臨興詎殊狂歌吾故態行醉不須扶

和王端溪冬日遊空同一首

梵宇凌空起華旌趁曉過曲盤人似畫寒暮鳥猶歌上客俱仙珮慚余附女蘿倘蒙時枉駕猶足禦行窩

壽翁梅齋二首

內臺司馬第南極老人星恩重五絲詒丹還九轉經雨花蓮座碧風麥海天青堯歷頒新州重瞻幾葉棠

二

家近定王臺登臨亦快哉鵬搏萬里去鼇負三山來天外碧雲捲水邊紅日開仙人騎赤鯉時獻夜光杯

陪王應二大卿遊陶總戎東園二首

地迥寬宜射人閑清似仙桃紅歸馬日蒲碧躍魚年三五逢今主十年慶甫田且尋杯酒勝聊復共持弦

二

已結林爲幄還將水作圍衆峰石宛轉雙沼波光輝池淨青天接川迴翠嶺微何慚舞雩者行樂亦忘歸

哭唐漁石先生二首

凌谷文集

卷之十

五

臣

地望推元老天官翊聖圖兩操文武柄一別死生殊

蕃使懷休璟台司屹蔡謨麒麟遺像在精爽欲吞胡

二

愴甚金貂侶心摧貝錦文鵬塵翳海日鯨浪上江雲空有西州慟不聞東魯論傳經遺素業天路早飛翻

送陶總戎赴督府

還撫龍泉劔遠從騾騎營胡沙昏白日邊地盡秋聲王略勤三捷天威肅九征燕然石尚在待子樹勲名

兵赴薊門

遠赴薊門戍言從奮劔遊揚林辭潞水過鼓臺皇州

海日行將近胡沙淨可收請纓酬夙志吾道豈悠悠

和宗室靜明見寄

桀胡干紀常承命鎮封疆伐罪還虞典全生戴聖皇丹誠懸皎日勁草足嚴霜故里何年返歡將腊鯢揚

撥悶東葉子元給事

手揮七尺刃復挽六鈞弓猛氣薄雲外收兵到海東無家寧有虜善教可平戎夜夜聞彈劍匣間光吐紅

順義別郭戶部

燕塞收兵後逢君易水寒蕭條下木葉咫尺望長安邊月侵關冷胡霜入漢乾相期歌杖杜不必問呼韓

凌谷文集

卷之十

六

數

懷恩堂

將母識君恩懷歸衣綵新風簷朝向日星檻夜瞻辰地迥煙雲變人閑性理真欣逢虞典日豈羨義皇民

答羅念菴二首

嘆息楚江老詞鋒常冠軍一從易水別每望暮天雲風外驚羣失春歸鴻語聞浮生何住著念此意如醺

二

騷離何足道風雅日凋殘余採南山蕨君歌北渚蘭猶龍望漸迫騎鶴且遊觀莫訝行將老共求心所安

陶將軍北園二首

名園倚郭北官道出城東頗訝旌軺近常聞供帳雄歌
翻碧落外人笑翠微中歲歲花開似裁詩都未同

二

灌水魚龍集臨城角鼓通紅催朱藥雨綠引翠簷風泉
暖韓王圍山蟠漢帝宮手栽拱把樹稍稍上凌空

送陶虞卿赴神機叅將

宋殿三衙帥唐環十六軍官聯參斗柄旌旆儼星文羽
衛迎黃道龍光覲紫雲時時仙杖入清蹕早應聞

柳湖謨集用陶民瞻韻

橫野山爲帶連天城作屏泉光隨地綠樹影入潭清宿

凌谷文集

卷之一

七

霧簾仍濕溪風水自鳴相邀揮綵筆何必羨登瀛

唐應德南征一首

鯨波深未破鵬翼奮將搏信美從軍樂無差行路難羣
靈海岳助一劒斗牛寒南紀風塵靜仍期早掛冠

送郭少卿入賀

驪駒千里戒寶錄萬年秋秦草夾輶暗淫花拂旆游陳
圖雲擁駿獻鏡日迎眸莫厭官聯冷南薰正可留

山野秋穫

命駕之山墅晨興凌隴岡雨稠溪漲濶峰密嶺雲長碧
嶂排天迥黃花拂路香徘徊欣暮景茲意永無忘

終老

避世非黃綺棲身常翠微晨興日映枕曉步露生衣草
履無高下村隣少是非已成終老計後世莫相違

寄李伯華

濟上風光俊者順人更嘉鶯花隨几杖詩酒醉煙霞海
日蛟龍氣壺天歲月餘會當凌八極吾道豈浮槎

五言排律

招屠文昇袁永之觀池魚十四韻

西曹劇酷暑南海憶冰綃汲井成新沼微涼引夏颺遊
魚時潑潑近水覺蕭蕭仙洞日陰翳龍門夜寂寥清光

凌谷文集

卷之一

六

隱玉鏡餘照閃金刀吹浪鮮鱗出隨風荇葉飄參差泛
碧影蕩漾沉青霄其下翻雲氣維南迴斗標五星如轉

彈二氣存虛瓢清賞豁然會臨流詎爾遙索居懷勝友
操翰及良宵魚水夙交契濠梁近可招壺天同窄迫竹

杖豈潛跳倘遇琴生鯉相期王子喬

秋分日賀 萬壽節十四韻

天上秋分日人間龍見時堯階蓂葉合伏卦著畫移當
震文明出承天寵祿綏星辰開景象日月範光儀照夜

庭燎永催朝漏鼓遲升階鳴珮履夾陛擁旌旗玉露含
盤冷金波去殿低禮從三輅轉樂奏八風吹萬國供王

儲

瑞千官祝壽祺北辰元拱宿南極想靈龜仙踪迎符語
洛書備福詞廓寥闕聖謨卓越軼雄規安得千秋錄偏
稱七月詩空然隨百獸拜舞立形輝

送大學士石門翟公巡邊東旋二十韻

四海共皇風分憂切上公位兼八座重鎮屬九邊雄
文武仍才傑經綸翊聖功揚旆截塞外曳旆度湟中
嘉善傳周賚錫金修漢宮便蕃來寄譯歌舞遍華戎萬
里鳴鞭下三軍挾纛同台光方燦爛時雨亦零濛纔出
天山北更之鴨澤東旗翻關月黑糾映海鹽紅尚憶吟
鴻鴈無勞歌卓犖秦戈安社席庶士共忻懽迢遞皇華
凌谷先生集卷之十

空同二十韻

宇宙開羣象山川闢兩雄行行自負絕種種各難同水
漱石崖劃石蟠山勢融崇巒接井鬼奔浪注霓虹北顧
臨龍漠西陽燭犬戎附祁生庶彙緣髻跨洪濛俯瞰浮
如帶遙連隴似駿谷餘漢帝米鼎峙梵王宮馬渡青霞
外人行翠黛中委蛇跋地軸笑語驚天翁捫壁學猿攀

穿巖似蟻攻片雲流穀雨亂壑響松風日月分高下郊
原見始終禽聲頻慰耳樹色屢疑矐足困思杯酌瞻遙
喜歲豐漸升煙霧上氣與乾坤通倚劍壯心息攀弓道
業隆垂名百代下回首萬緣空無用木虛腫能言鳥脫
籠尚憐周道近或爾夢非熊

五言絕句

雨後見月

秋至多淫雨雲深不見月涼颼向晚來滿地清光發

早起偶書

獨欲聽晨喧攬衣欲遽起院靜不聞人鳥啼深樹裏

墨果

墨果花如錦開時蝶滿枝明朝零落盡惆悵暮春時

牡丹

並蒂殷紅滿千枝雨露新可憐歌舞地不見洛陽春

除職方主事專管營務口占二絕

飛雪舞交風征轡生殺氣正思裴晉公生縛吳元濟

二

赤松父有約黃石意尤真慈母倚門望功成蚤乞身

凌谷先生集卷之一終

浚谷先生集卷之二

七言古

關中趙時春著

贈楊評事

吾聞西蜀士乃有揚子雲英聲冠宇宙藻翰垂芳萬
金之珠光照夜冀北之產龍為羣子雲已逝蹤跡沒江
山則寂不復聞常疑華陽空青之寶氣散入巫峽化氤
氲或謂峨眉雙抱青城合涵江碧水流紛紜精靈應有
佳士出爾來果復見楊君楊君兄弟皆蜀錦此君更有
續羅紋去年時策杖過次動華助
金華省同
賦定能云子雲况居天祿閣君亦棲遲金馬門雄姿逸
駕君應是可惜不作解嘲文

東風歌

東風吹驪柳稍黃水輪輾盡吟滄浪走入羅幃看不見
飛却梅花空自香香入春園散春草秦中三月覺春好
黃鸝啼過西原斜行人遍識長安道長安大道直如線
試看東風拭素練秦樹青青漢苑綠昔時歌舞今不見
其中八水接天流東風吹浪起閑愁石排崑崙左幽谷
上衝雲漢迴斗牛但見洪波千萬里杳然莫如曲江秋

曲江兩崖花如錦前朝佳麗成灰燼惟餘亡國恨無窮
歲歲東風吹不盡

日出扶桑

悲哉日出日出扶桑照海隅海有胡僧為呪術能使石
爛山崩海波枯曜靈無光陽侯癯老龍戢翼困塗泥低
頭不敢向天吁三島之仙人或騎土牛木馬而奔驅汗
沫喘息長途徂不見其形之惘惘空聞其聲之烏烏安
得與我長劍倚天衢為君投命斬妖胡何必延綿待天
誅

重贈吳二應珍

卷之三

二

與君君齒即相知交義強過壯年時已傾洛下豪貴客
肯問城東遊俠兒陳留膠漆何勞數潁川杯酌未為奇
燕南九月悲風起隨風時渡漳沱水漳沱浩蕩寒波流
西望邯鄲北薊州偶來燕趙尋芳勝却憶張陳舊交遊
舉手誓天天欲裂揮戈指日日為愁慷慨英名世所羨
劍客猛士還相求一諾一身即欲許千秋萬歲莫須憂
一朝勢盡交亦窮山河反覆夾雌雄為虜為王何足道
空餘荒塚沒蒿蓬悵望陳踪良已久驅車去之京燕中
頗聞燕人語唧唧但道昭王與慶卿黃金招賢為雪恥
白刃入秦竟不成一時得失徒為爾千載空餘好士名

卽今 明主方側席莫使前賢嗤後生寧知歷鬼困腰
褻忍將下壁獻荆庭匣中有劒尊有酒英豪豈落他人
後拔劒聊爲梁父吟卽茲時翫先生柳片片白雲宿淺
簾累累寒山對虛牖堪笑權門撾鼓吏頗學嘆世鹿皮
叟此叟沉淪人莫識惟我與君能得之心隨太虛還日
月身將忘機等鹿麋謂言此地可能久誰知世事如反
手嗟我已落風塵中羨君獨與滄溟友滄溟波浪迴且
深之子長懷萬里心燕草茫茫三月春思君不見空愁
人龍之飛鳳之舞噫將獨立高騫而遠翥顧我亦是冥
中鴻忍能垂翅落網罟因之長懷借往念拜謁金門謝
漆文集 卷之五 三

擬古有所思

今我不樂懷南山玉露交零桂枝開美人娟娟隔塵寰
仙裾瓊珮空紛班盈盈秋水在中間冥冥雲霧渺難攀
駕言欲往且復還思夫君兮涕淚潸

龍門洞歌

我聞龍門洞上有大還鑪景昔時居此地往來不與
人煙殊景福曾構玉宸觀石室深藏金笈書其下崢嶸

龍潭幽引水穿渠繞四周細衝轉輪石作碓高奔急浪
木爲溝憶昔千家變城市寧知異代成荒丘琅宇琳宮
隨羽化龍虎不來麋鹿遊泃水上隴山頭朝朝暮暮成
千秋昔時仙子今誰在寂寥空谷寒波流

秋夜長二首

秋夜長秋色清月華寒露下深更雕簷綺樹飛螢明當
階走砌促織鳴是時烈士壯心驚天邊颼颼吹涼風涼
風吹入秦關裏千家萬戶皆秋聲秋聲卒律疾鷹隼秋
氣蕭瑟滿咸京五道飛行徵士馬三邊將帥正西征擊
鉞伐鼓通青海輕車虎士鎮長城塞上兵甲猛且多中

漆文集

卷之五

四

原昇平奈樂何曾忝署郎觀禁旅此夜幽懷聊放歌

二

蟲聲唧唧秋夜悠坐看驚鳥起城頭桂影無塵銀漢流
天孫河鼓還相求玄鳥歸來鴈南遊涇渭蒼茫兼葭秋
零露已集春庭樹悲風還掃漢家樓陳后金屋含舊怨
班姬絳扇生新愁新愁舊怨無時歇故國旋從秋草沒
細尋此事堪傷神且對南山醉明月

黃公佩宅醉後歌

故人昔爲金榜客余時策名爽鳩籍故人致身青雲道
我亦起視螭頭草十年不見傷睽隔一生相遇卽傾倒

念我與子俱壯年便爾參差豈枯槁昨者遭際生顏色
如此風物越懷抱爲君滿斟白玉甌爲君倒掛珊瑚鈎
景短夜長天宇靜院深軒窗照色幽樂極神歡未可量
靈霞寶盃置中央數以三七而面方誰其尸之古杜康
博徒於此碎心膽吾曹聊用試低昂案上逡巡銀罍走
尊中瀲灩金華香不知今夕是何夕翻指帝鄉爲醉
鄉座間賓主誇無敵人生嘉會安可常門外驪駒以戒
路城頭破鏡飛明光飄然分手橋梁去明日追隨朝建
章

訪唐應德不遇

漆文集

卷之十

五

臣

文德坊東車馬陌興來倒屣訪幽客主人綠綺靜懸牀
稚子玄纁亂收策迴首長安御柳青夕風倒射春雲白
杏花已落楊花飛不見黃生空太息

曹兵憲胡人大獵圖歌

春陽無事獨飲酒有客扣門圖在手云是驃騎開將軍
近逐條侯來細柳幕下握籌廉訪君久司屬國招五部
熟胡要領得胡情祝胡猶兒胡父母胡工自寫出獵圖
千隊胡雛隨鷹狗坐中颯颯寒風生壁上紛紛介馬走
沙平草白氊穹高呼韓首插漢旌旄月如彎弓腰繫刀
箭羽流星聲怒號宛轉雙輪下皂鵬翻身按翅洒赤驄

狻猊肉鬣虎騰跳碧眼黃鬚誇最梟兩拳如杵身騎腰
闊支玉甌來相邀笑酌涼州新蒲萄共撥琵琶紅壓槽
獻觴割鮮從所招金縷寶校雙朱鑣負熊擬薦未央朝
天子不好長楊獵此曹忠順烽塵消丹青想像絕嵎谷
煙雲黯淡凌招搖夫君名位等南仲披圖指點心神動
望興十萬過唐宋狼鹿競入職方貢勸君更作王會圖
吾力能磨股武頌

翁總督海居圖歌

粵維南溟之與區揭揚地實天下壯右放西洋歸大壑
左送尾閭岳初上萍泐驚濤薄地維參差牛女殊天象

漆文集

卷之十

六

清

南極之南更有星老人拄杖撥雲明靈樞前戶守海若
祝融境界接僊瓊壽域仁薰自此來陽山明都轉雄哉
六鼇欲拱龍伯國百夷盡舶定王臺人傑地靈理則有
今賢古獻不殊才矯矯張曲江斯文絕代空後來繼之
崔清公勾踐尉佗不足雄迺知富貴無可數男兒要自
宣徽風明公崛起揭陽嶺異墳前典恣馳騁目中已無
四神州何況汪洋凌萬頃浮游渤澥氣常餘澄入重淵
意彌靜項承明詔定南交指揮萬艦猶舴艋下瀨將
軍膽氣粗請纓壯士精神整一舉卽招鬼主來再麾可
係單于頸此酋小慙非昔倫數荷控持來作梗廟廊

獻平胡策夫戎猶犯中華境 天子按劍坐明堂飛符
五道出三省開壇推擇許先登斧鉞有虞躬所乘漁陽
突騎樂可言北平飛將屬遙領曾聞文帝舊經畫萬全
興和貴嘉靖疆圉孔棘資良籌 朝廷有道思骨梗汲
黯坐寢強藩謀郅都能使煙烽冷他時待贊營平圖寂
寞壯心驚耿耿

寄包蒙泉侍御

長遞短函包御史去年殿上侍 天子親賜繡斧清南
荆一忤權璫身合死 金闕自垂日月明鐵衣遠戍風
塵裏丈夫氣欲吞羯胡何勞催促向邊鄙北望關闔幾

卷之十一

七

習

萬重西渡河湟九千里戍人鄉淚墮胡笳落屯田徵
漢鴈久苦豺狼肆誅求近傍霜威錯歡喜君身自在網
羅中安能播揚去沙粧見賢思親親即跡世人賤目唯
貴耳我昔請劍斷城狐近來反覆困塗豕雲鴻失侶向
誰鳴思君共飲濁涇水掘泥揚波亦自佳况兼冰炭消
無滓空同之野心悠哉秋來萬壑洪濤瀾數聲短笛邊
風高一片寒光關月起有時烽火近朝那自操鞭棘護
桑梓三秦豪傑胡爲乎四海蒼黎竟誰恃直竿漁父空
白頭捫虱先生漸豁齒青山高臥不論年白雲出谷宛
相似人世紛華盡等閑虛名都付蔡侯紙所以古來賢

達倫散髮酣歌良有以况吾與子俱陸沉車馬跡徒
然爾且來共放山中麕豈其定食河中鯉長向尊前對
聖賢那問凡間有賊否清朝終肯混龍蛇直道久拚率
虎兕憶昔造物初洞濛君家營親水雪履兄節弟孝訓
雙成坤德子職世莫比漢庭母儀重稱鮑義方對仗寧
怯李我家慈教迥相同毋輕暫犯重田里常嘆今人愧
古人翻謂古人亦如此古人今人東逝流但願保終還
如始低須救水奉晨昏猶勝鍾鼎致甘旨

石泉洞歌贈羅達夫

藤蘿掛長松白雲宿桂樹飛泉澎湃響石琴波冷冷兮

卷之十一

八

八

起層霧霧隱雲騰朝暮冥人云虎豹輝文兮蛟螭潛澗
浮雲白日不可留歲來年去成新故斷雷凄迷生洞陰
石苔忽刺泣寒露起看稻花生滄波天路便便月欲吐
道人此際長無言不識昏冥兮那有悟昔者一袍輕觸
人至今楔瑜磨牙兮豺羆含怒五運迭旋兮偶爾焉生
三光代序兮何須深作與子共尋華陽真逸之老人驂
鸞鶴兮麾鶴鶴瑤液漿兮玉麟脯洞裏尋春別有洞天
花飄零長自雨萬劫繁華亦等閑須臾史與腐何足慕君
不見驅牛負版幾何人至今偏稱伊與傅杖頭無錢不
須憂腹中有玉寧可沽又不見吳王西占楚王宮幾世

一指江波澗當時得意不論年于今樂國莽狐兔顧我
與子胡爲哉起彈匣劍生塵埃南山有麋北山萊總然
適志非雄才願子長住石泉洞何須更歌歸去來

贈東海李生逢贈歌

我陳我師當清秋北風號怒雲飛流按劍欲分鄧支頭
胡爲不往空夷猶去年虜犯霸陵上氣滿長虹不得吐
明皇玉殿厭鳴鳳三十萬兵若雷山羅列二十四屬城
豈無膽雄士如虎元戎繡帳坐談兵嗟我友朋安得語
定襄城下折箭盟尚書會戎暗消兵所愧 君恩舊未
報豈爲封侯事橫行春秋多愷貴臣子身奉大人心內
深憂集
驚辭祿西歸勢不可拔刀斫石涕縱橫東海李生奮長
戈談笑已無 處羅爲我劍舞我長歌劍分劍分奈若
何

仲夏喜雨

凱風吹雨着芳樹巨葉濃陰實如注萬壑奔濤動地來
到處鼓吹羣蛙聚幽人發興在高清騎馬尋芳不知暮
芊芊青莎藹如郊歷歷翠楊迷遠渡忽明忽暗龍頭雲
乍開乍合溪邊霧彷彿神龍穴欲翻或云河伯婦應娶
森茫不辨周秦咫尺便有滄洲趣自茲百卉倍榮光
吾亦欣然賦長句

寄張邦敷柏林幽居

柏林居士清如柏五馬舊走長安陌二十遊藝三十年
老來竟作文章伯世俗慣習兒女情那知丈夫髯如戟
采苦猶存三晉風解組羞稱五湖客憶昔同讀蘭臺編
道義曾窺孔氏宅清標豈讓義皇人風骨自有夔龍格
時變江河那可留常情腐鼠屢來嚇九折橫波幸猶清
半生黑髮今爲白雖然潦倒無成功尚能摩鬱窮丘索
辛勤竟犯昔者疾磊落寧同求也畫每思攜手共尋幽
豈料回頭歲更易一尋東西路二千欲寄書牘纔方尺
但存意氣晚相投休論形骸遠爲隔不見韓休與蕭嵩
亦是同朝兩僕射
南嚴集射

南嚴集射

南嚴踣踞瞰深壑北對城堞光如削緡弁期集五六人
弟子張侯不張幕矢直弓和央拾均天暗畫永風微作
倏忽抨穿掣電驚俯見鏑金暗出橐乍似迴颺起疑塵
突如流星地中落抑揚步趨動精神操弧注目何盤礴
直令枉矢勢難射始信旄頭光欲弱漠漠高冥下妖氛
紛紛曠野走狐貉軒昂猛氣固無倫不覺暑炎爲之薄
嗟我衰疲力弗任羨爾英賢相繼作有酒如澗心所耽
偏酬嘉客引深酌挽強雖異少年雄賦詩尚有登高樂

文武弛張值 聖明彌望諸君大充拓

南山行贈同遊周子明曹希賢

終南南去卽須彌層峰疊嶂插無極東經楚蜀連三岳
西抵崑崙綿四域中爲吳隴稱奇絕度空庠并走西北
谷多虎豹湫藏龍曾聞靈鳳鳴周國往往飛泉注奔崖
巉崿石墻如溝洫襲懷伊憶鴻濛時開濟仍存神禹力
唯吾與子生其間空復閑吟羨山色眼見春田帶雨青
忽對秋峰列戍黑春秋年歲成悠悠坐令南山笑白頭
似追漢世黃綺老還尋太古赤松遊凌霄騎玄鶴馭氣
騰紫蚪千巖萬壑行欲徧天僊玉女來相求深入桃源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上

事幽討暫憩瑤洞窮冥搜追日唯恐嶠嶷晚彌風始覺
林筍幽白茫月桂露滴額朱影扶桑光射眸岱宗倒映
滄浪底目中不見孔與周誰能一覽小天下復令灝氣
環十州君不見四代長安舊宮闕至今人唱秦樓月雙
猿山巔楓葉愁每同秦娥簫聲咽漢殿銅駝久不聞秦
王賞金音已歇富貴功名安在哉果然荒塚同蒿萊當
時豈無升遐想那知一去不復迴又不見紫閣宮中火
燒丹自云萬劫鎮心田青牛赤鯉久翼落素書黃石總
凋殘唯有茲山稱悠久去年震動幾不定問我此遊何
所樂高吟淺酌隨芳嬌闌風玄圃咫尺間石室翠巖光

如削萬仞涼飈起鵠鴻滿地雞豚飽狐貉隱有菱今陂
有微木揚枝兮草萋萋非悵佳人兮來何暮黍離離兮蘭
蕙肥氣濛濛兮涇渭瀨煙棲蓋兮霧生衣水泠泠兮潛
虬躍電流朗兮雷振威山鬼泣兮商羊舞神之君今天
與妃一望不見兮見清波之百道掩四維而紛飛旣淦
震以盈野亦滯滯以罪微須臾靜掃無塵翳晴嵐結綺
騰光輝錦樹晃瑤華之明靚噴潦穿石磴之鳴磯川胡
爲乎濤復淺山胡爲乎長巍巍乃知世故猶風雨不定
陰晴與是非山中之樂何可極明晨命駕吾將歸直待
三花株滿把他日重將解帶圍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上

送周子明北上

周郎早須遊上京秋風杲日耀雙旌年未三十漢郎署
致身却使馬唐驚甌中生塵衣作被堂上有親間有兄
少年騰達未爲遲效用况逢明盛時已見鴻翎奮萬里
豈止桂林折一枝良驥抱材當致遠震雷作雨不空施
神物直與精靈應頭角稍稍出藩籬自存周孔經綸術
豈效長安輕薄兒百年勲業一舉手片時繁華空爾爲
看君意氣彌久遠更須手足懷良規要令勤儉甘茶苦
毋與年少誇輕肥淇竹常瞻金錫色國風遠播羔羊詩
使人不羨昔人古今人還致後人思終身常在雲霄上

異日流光著鼎彝

與子明話蜀中事

君從蜀川來語我蜀中事峨眉月萬年明照盡人間
不平事江漢春濤掃地維楚巴山寇失天吏棧閣崢嶸
虎噬人閉關拒守官不治果然竹刺連木梢上如登天
下如墜成都之野豁然開劍門故道今不閉水無濯錦
只澆田官絕嬉遊擬古寺文章空復憶相如雄圖幸免
沒劉備從來勝地屬山僧到處橋邊有酒肆側身常似
李白詩憂世還同杜甫記爲報巴蜀父老知健兒早拔
雪山幟

漆木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沈

夏日周壽菴吳海亭招遊大明湖

我生無依着宇宙盡吾廬因拜歷下官遂識大明湖
光明艷新晴後羣公載酒自公餘平波如鏡涵羣象中
牽百丈陵芙蓉岱嶽參差碧影動古來壇殿落丘墟聞
有冥洞潛通濟神光往往躍龍魚霞綺旃兮風爲馬盛
以冰紈白玉裾驅除炎蒸化時雨掃蕩煙塵清太虛遂
使蜃蜃呈殘照果然浮浪湧蟾蜍日居月諸閑去來茫
然長嘯使心哀清歌已迴南浦棹凌空更上北極臺北
極高高自今古時有閑人爲鼓舞壘石隈城勢反卑我
曹行樂茲何苦且從蓮帶瀉黃流直欲清涼穿肺腑興

逸神爽發孤吟山靈水伯誰能補假令酒陣再容開讓

君三遶華不注君不見昌國君建旆長驅濟西軍至今

遺恨報燕文又不見淮陰侯六國席捲三秦收胡爲不

向赤松遊此時此樂真可惜良景良緣難重留映水共

憐雙鬢改開尊同是十年流早須功成拂衣去山間湖

上兩優游

七言律

夏日登白雲樓述懷三首

因留盡省獨防夜重上白雲四面樓霄漢遠看碧玉落
晚霞晴歛翠華浮千年日月懸金殿萬里風煙接羽丘

漆木集

卷之二十一

古

東望滄洲溟浪隔關山極目令人愁

六夷巢裏富寶歌百越江邊翡翠多瘴癘春濤龍換骨

鯨噴雪浪海生波金蛟虛遠將軍柱玉象常交蜀相河

南望斗牛氛正闕爲誰談笑靜干戈

一從走馬長安陌獨向京華歲月賒春櫻離愁思每岱

風飄魂夢接煙霞參差事負斑衣會冷落空悲玉樹花

惟有夜深天上月故隨仙子海邊槎

登孟津山河壯觀樓

涼風欹棹下河洲更倚闌干上翠樓四顧青山雲杳杳

獨憐鷗鷺晚悠悠妻涼古樹含秋色寥落寒天起暮愁

無限詠懷今古意滔滔河水自東流

白露蒼兼含素秋夕陽返照入飛樓
舟凌繡柱波濤迴門對青山煙霧稠
深院碧梧難並宿野田黃雀自生愁
坐來把酒看雄劍會有寒光拍斗牛

瞻華岳

丹崖蒼壁勢嶒嶸峻鳳翥龍盤幾萬層
福地風雲靈氣合洞天宮闕隱光凝
仙人掌上千崑雪神女峰前九月冰
翠蓋紅蕖人不見玉壺朱紉興難乘

清明

年年歲歲長爲客又見清明三月春
芳草晴連千里道

漆全集

卷之十

五

異鄉風捲萬花新燕京土俗分煙火
戚里笙歌動四鄰日暮城南爭射柳
閑喧車馬起飛塵

秋光

殘葉蕭蕭下夕風秋光疑在有無中
王孫不自惜芳草客子空懷悲蕙叢
夜杵聲悠迤和鴈天階雨濕細鳴蛩
蒼苔日斷寒煙歇旅食生涯任轉蓬

秋思四首

極目兼葭帶白蘋天空木落淨飛塵
故鄉風景山河異明主恩波雨露新
銀漢影流纖月曉金莖氣裊碧梧春
欲浮渭水供垂釣慵向窮途數問津

卽看碣石通滄海何處秋光不損神
衰草白沙天外靜落霞黃菊晚來新
易垂莊舄懷鄉淚誰念湘潭放逐臣
歸去惟尋河上叟滄浪細濯羽綸巾

朱雀星流紫閣通青龍日轉玉繩東
三秋幾陣恒山雨萬里頻吹朔塞風
繡柱銀橋投海燕錦條金彈失冥鴻
欲將仙棹浮瀛島坐看蓬萊接混濛

玄武湖頭萬壽山葱蘢佳氣滿天關
珠宮彷彿虛無裏月殿陰森縹緲間
飛鳳千秋常捧日盤龍五色自成斑
紫芝白石離憂切青瑣彤闈難再攀

旅甸懷古六首

漆全集

卷之十

六

帝駕龍車出震宮濯征涿野北黃熊
千年遺像風塵裏百戰中原圖畫中
金簡玉書封岱嶽翠華朱節下空同
至今寰宇迷雲陣誰使伶倫截竹筒

白玉爲樓金作臺昭王昔此聚羣才
君臣磊落千年契戰伐紛騰萬里開
黍谷潛移松桂晚軒弓何處梓楸哀
英雄悵望空陳迹日暮風悲向草萊

海外蒼茫竟可知人間變態盡堪疑
當時文藻迴天地異代風流播典謨
落日玄狐悲故國深秋綠蘚暗殘碑
河山寂寞空懷古獨向秋風自詠詩

灕水接黃河此地猶聞羽葆過南渡
可能翻地軸

中原誰復奮天戈
旌裘浩蕩黃雲滿
風雨淒涼紫塞多
終古重看翔鳳地
于今還聽大風歌

武穆旌旗絕塞陰
祠堂檜柏晚蕭森
青年慷慨匡時略
皓首蹉跎抹日心
夢遶黃龍空想像
南來白鴈已駸尋
雄姿猛氣今安在
猶使孤臣淚滿襟

信公忠節迴天地
人世紛華自古今
戰壘微茫煙草沒
祠堂窈窕歲時深
英雄事業三秋夢
江海閒關萬里心
五噫六歌偏灑淚
夕風斜日慘高林

通州道中

大同橋下咽鳴水
通濟河邊芳草洲
瀕麥澤蘭空泣露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落花流水自傷秋
關河渺渺三千里
雲樹蒼蒼百二州
遙憶美人何處是
玉簫聲斷鳳凰樓

九日病創

病裏重陽不見家
家人相對莫相嗟
他年擬酌逡巡酒
此日難逢爛熳花
歸去惟存張子舌
再來無復馬生車
何須遠棹浮滄海
著處青山可種瓜

留滯

留滯滄洲已浹旬
鵝冠終日滿風塵
浮雲何事來還往
流水無情秋復春
海甸中宵來驛使
天涯盡處未歸人
不堪對酒翻惆悵
翠篠黃花幾度新

旅鴈

萬里冥鴻海外來
天涯力盡未曾迴
幾行數下中宵淚
孤影長鳴竟日哀
霜露久淹燕伯國
稻粱何處越王臺
猶存健翮隨飄泊
試與凌雲見異才

臨清東邵苑卿天和陳僉憲察俱謫宦稍選聞余
重困追陪數日

江湖轉客人千里
邂逅相逢酒一杯
把臂論文心未老
排雲披腹志先灰
自操舟楫不辭遠
生怪蛟鼉刺欲來
近喜南州陳與邵
路岐終日共徘徊

雨後劉侍御歐陽苑卿招遊空同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輕雲細雨洗塵埃
萬壑千岩向曉開
冉冉隨風凌絕巘
稍稍滴露裊殘苔
青松翠竹秋山暮
白鴈蒼鷹朔塞來
三島共遊成昨夢
十年今日喜重陪

連伯金館長以御史按至話舊有懷

蹉跎十載論交後
契闊八年嘆索居
吳越奔波曾憶汝
秦關扼塞正愁予
非防狡兎埋三窟
卽換銀魚誦五車
好報兵曹張主事
何緣不寄一行書

送鄒學士以太常少卿管留院

故京禮樂資耆舊
原廟衣冠重寢陵
學士卽恩辭北極
斯文今日仰中興
蛟螭不久蓄潢水
鴻鵠何勞避繳矰

明主應開宣室召可能迴轡致時澄

送崔侍郃之南都

萬里朝天去復迴九秋嚴氣正堪哀
鵠鴻在野誰能問虎豹當關那可開
冠珮早從星屨下帆檣遙指石城來
請看六代南朝事殘月分明照鳳臺

立春日雪

朔雲蒼莽沒胡沙銀燭蕭條冷萬家
卽有玄冥坏蟄戶祇疑玉女散天葩
點衣細細隨風落當午輝輝向日斜
特地邊聲春較晚不知何處是梅花

早春憶羅達夫唐應德

凌冬不集

卷五

无

吳

秦塞春歸海色晴憶君此日別黃扉
三年逐客田廬在萬里行人音信稀
江渚早梅堪寄折楚天煙樹渺依微
惠而不見空惆悵目斷南來鴻鴈飛

和唐應德見懷

兩地孤蹤信所如三年一見故人書
絕愁清曉星寥落還憶皇州月滿梳
綠鬢垂絲爭似昨丹心狂態死猶初
滄浪幸有狎鷗處肯學湘纍怨索居

和總督楊南澗邊秋喜雨四首

天聲暗帶雨聲過一夜燕支頓減旌
戈虹霓吞瀚海鼓鼙雷電動牙和賜
貂此日勤明主被羽何年奏凱

歌不用風雲思猛士山西名將古來多

胡庭漠漠迥添愁漢成年年盡白頭
沙上枕戈空帶濕閨中少婦不勝秋
玉麟啓鎮資籌策金鳳傳杯且勸酬
試問何當休士馬朔雲收盡紫雲浮

苦雨陰風送曉寒帳前爽氣撲龍干
沙邊立馬千山碧塞外燒荒萬木丹
重見桑麻接隴右不教烽火近長安
丈夫勲業及強健他日凌煙取次看

列校分疆萬里通九秋甘澍徧西東
漢庭不獨發揚賜魏鎮還宜聽李中
咫尺煙塵消朔漠蒼莽漢月照胡空
直須放馬休兵甲一任秋山落葉紅

凌冬不集

卷五

无

何

挽樂平王

朱閣深沉赤日斜素帷遙掩碧窓紗
幾迴置醴思冠蓋一夜寒霜出鬢影
娃館空藏新月色梁園不復舊時花
上賓唯有鄒生在哭向瑤林起暮鴉

寄王壽夫銓郎

帝都一別幾經秋聞道投簪返故丘
四海交親多逐客十年裘馬倦塵遊
朝廷有道閑居好天地無心歲月流
細數韶華研物理世間何事不悠悠

寄張西盤司空

莫言几杖老汾東今日安危寄數公
名重三朝綠社稷

天將一德付宗工風翔虎變人爭睹乾道坤承代有終
涇野狂夫無所事猶堪擊壤掛堯風

山居二首

郡城南面眾峰幽家在高峰最上頭牧子分弓晨射雉
樵人負擔晚驅牛樹梢鸚鵡能人語籬外狗獐共鹿遊
頗悟前身是岩客不因此地可忘憂

龍樹稠稠幾萬重結成孤絕最高峰三時渴飲岩頭雪
百里遙聞空外鍾乘月有時能獨往行雲出岫本無蹤
悠然適與素心會非是修身學曼容

夏日即事詠懷二首

卷之十

卷之十

王

夏木陰陰百丈清遶天花霧襲層城芳浦有人交玉珮
飛泉無地不金聲獨携魚服當晨出喜浴龍媒傍曉行
茲土繁華非舊事三思往哲有餘英

西陸關山明錦繡上游都會接雲霄草龍珠帳來安息
神馬碧雞出漢朝五月奚官收首猶千尋疊架引蒲萄
非唯泛駕憐奇駿亦藉涼陰靜煥驚

寄張邦敷知府一首

署郎通籍再呈周解綬江鄉尚黑頭世事偏傷岐路衆
謗書誰向篋中投畫輪旛戟非前夢文水壺山喜自由
如許風光不易得幾時杖屨共優游

贈皖城吳大參

雙龍闕下共談時再駕漕車亦似遲暮雨三秋勞使節
朔雲萬里動征旗幾迴飛輓秦關戍獨擅高名河漢詩
鶯谷未能忘夢寐鴉斑無路奏墳笈

楊提學過訪

萬里長風迴塞鴈三冬程雪灑文幢秦中豪俊今能幾
燕骨神奇難更雙白虎傳經餘漢澤菁莪紹統自周邦
酒闌聽話三邊事始覺呼韓可立降

北亭雪後負暄

小亭近在大城隈徙倚亭中曙色開日下五雲穿牖戶

卷之十

卷之十

王

習

天邊三雪淨樓臺攬衣不逐袁安臥寡和空傳郢客才
縱使懸鵲亦自樂何妨浮蟻更行杯

和左太僕喜雪韻

嚴氣行空動陸離朔風吹影自紛披光添照夜飛龍馬
花集承明麗鳳池南畝平鋪多景色北窗高臥更神怡
由來郢曲難爲和况是新裁白雪詞

同達夫次王大參三鳳吟韻

待罪金華歲月深玉階終日望瑤音至仁竟放湯園獸
能語新還隴上禽千里遙傳風穆誦百年共保歲寒心
白龍雖下降煙少幸中犁耨老故林

同左大卿陶總戎牡丹戲贈

露蕊繽紛拂檻長，好風披袖送餘芳。
光添早蝶搖仙佩，影落殘虹覆院牆。
羅襪行時春更好，玉尊開處晚猶香。
不辭潦倒同君醉，明日凋零謾自傷。

同左大卿宴集

水殿晴開夏晝長，綠陰深處柳風涼。
池邊玉笋光侵幕，荷上珠圓遠送香。
詞客揮毫驚麗句，壯年行樂有輝光。
欣逢勝槩兼清賞，明日不辭更進觴。

同左大卿詠芍藥

幽賞人傳上巳辰，邊城開到已無春。
朱英衰露垂垂發，碧葉含風細細勻。
水散餘香生晚潤，光牽朝靄倍精神。
自憐草屨陪冠蓋，對酒相看幾度新。

送左大卿入賀

賀

韋一

都

早驅龍錦徧秦山，還捧螭函拜聖顏。
金鏡千秋明袞座，銅峰三品接鵷班。
望雲萊綵聊停轍，指日堯階可賜環。
惆悵凱風飛北旆，夢魂隨到上陽間。

和王太僕登王母宮韻

蕊宮巖宇晚添幽，松檜幡幡欲動秋。
絳節不來青鳥去，畫阿依舊白雲流。
露凝石髓虛丹藥，鴈蹴溼沙起碧瀾。
佳節十年成旦暮，可憐白盡少年頭。

九日王太僕過訪次韻

九日列尊對列仙，白衣相助更欣然。
喜逢紫塞消烽際，迴憶清朝勤政年。
華髮搖風晨並入，黃花散靄晚相連。
明朝有興還來訪，休怪狂夫醉欲眠。

元宵飲陶總戎宅

將壇春酒水漿細，元夜邀賓燈火新。
直待清霄寒吐月，休教白髮老侵人。
香翻桂影燭光薄，紅沁榆階寶曆勻。
羣品欣欣增氣色，太平依舊獨開身。

萬峰樓讀易

萬峰樓上萬峰齊，獨抱幽懷望欲迷。
秋檻倚風回塞鴈，星軒入夜聽天雞。
瑤池氣接崑崙北，金檢分明華嶽西。
叅罷龍圖收暝色，不知天祿少雲梯。

秋懷五首

秋

書一

吳

秋懷五首

秋氣平臨關塞遙，隴雲秦樹漸蕭蕭。
蒼煙帶水孤城暗，白日含風萬影搖。
書度衡陽今已暮，浪翻積石未全消。
可憐牛女還相憶，人世空瞻烏鵲橋。

還瞻北闕整朝衣，秋向東方拜紫微。
三賦獻來雙鬢改，八年流落寸心違。
此生已負鸞龍會，故國猶傳鳳鳥飛。
莫向西周歌此曲，由來叢桂有光輝。

天南天北秋無際，秋去秋來只自傷。
千載斯文寧稷卨，

幾人致主並虞唐龍圖玉曆何年着錦字瑤音遠寄將
會駕黃蚪遊紫霧莫言空谷久徜徉

蒼茫朔氣動龍沙古塞陰雲棲晚霞秦戍壯心摧羽檄
漢姬鄉淚墮琵琶金揮昧谷傷額燕翠冷果恩想暮鴉
何日兩階干羽振露清煙白靜天涯

名掛金閨二十秋寸心偏愛故山幽推賢每羨益罷虎
學訥終慚司馬牛明月哀鴻思舊侶野雲孤鶴自相投
永將白賁酬三極不向朱門拜五侯

宴集丙戌進士

青袍昔日參金榜華髮重來爲玉京夢裏朋情忻聚首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老來合散最關情道存寧覺意無憑薄義重方知去就輕
酒散寒城歸騎晚半輪孤月向人明

伏日北戍

茫茫海月映清流簫鼓迎風晚欲收野騎參差瞻漢闕
美人窈窕憶滄洲卽看紫極行黃道共接金波滿玉樓
鴻羽連娟天路永蘭橈復此暫夷猶

次蘇總督西征遇雪韻

邊地凝寒飽雪霜六花平掩塞沙黃漢兵欲出匈奴散
周雅歸來檢狁襄已見錫封傳祚胤更分屬國受降王
階前剩有餘光借毋使空歌我馬蒼

罷督軍西歸

丹詔飛來罷督軍早春單騎去河汾四知遙謝楊夫子
三已還同楚關文涇上有田堪抱甕山中多雨足眠雲
物情諒我忘機久猶許不驚鷗鷺羣

柳湖觀荷

帝孫臺榭枕城邊招客重開錦繡筵花底魚遊青障裏
柳塘雲擁碧荷天清波搖曳隨風渙絳殿平臨對日鮮
置醴同欣接讌賞浴沂何讓嗣羣賢

九日

天空木落水生洲一片西風萬里秋白露淒淒迷草樹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黃花楚楚覆園丘衆芳衰歇手山靜終歲神功一旦收
何事前賢輕墮淚且隨閑客暫登樓

彭原懷古

春風吹散曉雲輕訪友閑行不宿城千古山原水界破
萬家陶復地生成西連白帝秦關險北走黃河沙漠平
開鑿難忘神禹力誰能續緒罷長征

答姚秀才

老來空憶少年時抵掌臨風有所思海內英豪多異域
囊中墳典自相師春山伐木方求友醺酒臨流可詠詩
祗爲煙霞哭舊侶中何不久駐光儀

送周子明督學四川

手携文印向西州前有文翁後武侯桃李應春思化雨
魚龍噴浪滿芳洲化行萬里青天外清似三巴錦水流
想到秋來桂子熟月明絃誦暗香浮

周子明招飲阻雪

巖光結送西山雪象緯無形大地同忽訝陰凝隔此日
不逢陽月布和風龍梅凍折人難採溪徑冰吞道未通
最是與夫愁破袖吾廬擁被近殘烘

七言絕

贈別張邦敷館長二首

漆文集

卷之十

七

繡柱銀橋拱帝州寒沙飛燕水東流孤鴻定擬歸何
處望斷夕陽天際愁

太行壺口自披離西度秦關路委遲終古遊人魂斷處
不堪重聽渭城詞

上京樂四首

二月漁陽花似錦渾河雲水碧於藍三千俠客歸何許
十五胡姬酒半酣

玉珮銀環拂地來鳴鍾伐鼓正陽開金猊項上行入度
織女河邊探石迴

花帽腰金著錦衣年年執戟護黃扉蒼龍紫閣當晨啓

白馬青鞵薄暮歸

金勒青驄白玉鞭勾欄陌上酒家眠美人猶自嫌輕薄
却向西湖唱採蓮

送咸寧侯總戎兩廣五首

大將承恩出建章旄頭飛羽度衡陽樓船夜擁江波黑
劍戟光搖君馬黃

皇明疆理自天開玳瑁珊瑚越寶來使者星臨龍伯國
伏波旗捲趙王臺

紫綬金章漢列侯巨牙高纛鎮南州風霆盡擁收金戟
歌舞人歸白玉樓

漆文集

卷之十

七

廣南節度聞名久橫海將軍卒有無要使威稜情絕域
莫將瀟洒論兵符

田州刺史開疆後海外諸侯入貢來使者丹書天上至
元戎金鼓日邊迴

野老

度花穿柳遍芳洲華髮蕭蕭兩鬢秋野老不知身外事
青山綠水自悠悠

虎山詠贈孫子忠

丹崖石室幽人地紫霧金壇仙子家黃鶴樓中空有夢
碧桃巖下自開花

高臺直上與天齊絕巖偏能映日迷王氣已隨玉馬去
靈光猶有碧雞棲

次段義民游空同述懷韻五首

兀碑平穿縹緲間近連天柱號大關遠分秦隴三川水
收盡崑崙萬里山

獨向雲霄俯翠岑不知風露染衣襟舉頭東望長安遠
誰識先生捧日心

上界分天尺五近高岑拔地萬尋強千年日月朝金闕
五時風雲護法王

衆峰積翠曙光輕手接星辰薄太清但願年年長此日
君王萬歲樂昇平

桂館蘭宮恩幸長金丸飛燕隔中央至今人說興亡事
猶唱春風嫵媚娘

總督張南川還自花馬池四首

五部降胡夜散兵萬旗牙隊擁龍旌懸知虎豹藏營窟
近接星辰朝太清

天聲早晚徧遐荒雪海陰山滿太陽五教從容追稷契
兩階千羽仰虞皇

鐵甲尤寒紫塞秋年年塞上送征裘征人未掛黃金印
恩歸故鄉已白頭

當年使節事澄清攬轡曾爲萬里行七貴五侯何處覓
祇留勲業照丹青

寄許廷議都憲二首

號城山水世間奇西峪先生游鶴姿明月滿潭白石爛
逢人何處覓垂絲

附鳳攀龍二十年驚鴻別鶴最相憐祇今同挂青松杖
風月滿前不用錢

同左太僕次楊督學塞上曲五首

一劍橫衝十萬師選鋒新出羽林兒登封擬到天山上
絕漠曾攀雲葉旗

沙磧草青君馬黃關山月落漢天長大農不用調車乘
已道生招日逐王

欲挽銀河洗甲兵玉關遼海罷長征薰風吹散蹄林馬
暖日晴搖細柳營

劍流赤電氣貫虹曾奉軒皇引六龍雲陣只今留海宇
不知塞北更誰雄

五陵今日憶陳湯每歲秦兵赴冀方寂寞壯心將白首
何年頡利見明光

寄屯邊陶總戎二首

蛟浪堆冰萬點愁虬鬚屈指欲封侯寒衣攜就憑誰寄

夜夜月明滿玉樓

每聽吹角起胡塵
誓掃匈奴望顧身
對影還憐天上月
幾年曾照太平人

鄰山半霽

山色平分翠欲鋪
烟光水氣半天無
老農荷笠驅牛晚
別作人間一畫圖

出潼關

河帶重山鐵作城
揮鞭東去寶刀鳴
自慚紫氣不重見
候吏何須記姓名

覽紅葉題詩圖因賦三首

宋文公

朱子

三

吳

美人一望阻佳期
斑竹沈瀾恨別離
咫尺金門成萬里
謾勞紅葉更題詩

二十餘年青鬢改
若爲明鏡起新愁
長門賦就憑誰寄
一夜相思成白頭

珠樹紅飄意緒多
何如織女渡天河
一年一見猶嫌少
爭似山中泣碧蘿

至薊會何太華總督二首

鳴笳疊鼓近漁陽
煙樹重重日正黃
四字無塵氛袂息
獨彈寶劍望遐荒

海門曙色滿
皇州劍戟森
森士馬稠
一戰平戎非

策獨憐管仲早匡周

計使

燕樹平沉赤日西
白雲遙望隔天涯
涇川去使無消息
空嘆慈烏夜夜啼

盛夏喜雨一首

碧水紅蓮漲御河
瀛洲太液渺滄波
侍臣曾上陽臺賦
良夜迢迢將奈何

元日禹城 朝賀二首

海日瞳瞳引虹旌
縣衙設仗使臣行
陽輝初變九龍旆
春氣先暄五鳳城

宋文公

朱子

三

吳

白髮慚隨白日長
赤城空憶赤堠光
翻憐二十八年事
曾賜宮花出上陽

登城四首

星河北塞連天迥
宇宙南雲屬地遙
牧馬沙場雄萬騎
將軍談笑下雙鵞

旌旆悠悠緩帶遊
平生不數冠軍侯
天樞旺氣吞龍漠
渾水依然東北流

吳歌子夜邊聲起
羌笛秋吹出塞頻
自有陽春生玉律
更將挾纁贈征人

鳴笳曳旆布雄兵
雨洗干戈沙塞清
虎帳盡開看寶劍

燕額年少欲橫行

暮望

暮天一望思悠悠
讀罷連山漫倚樓
煙歛遙岑雲歛宇
西風寂寞野棠秋

新晴登桂香樓一首

身近雲霄瞻日月
目空河嶽俯乾坤
俯然一榻無塵慮
可是羲皇以上人

寄周子明

聞君看我舊堂花
酌酒殷勤日影斜
久謝市朝無妄想
青巖獨對紫霄霞

漆木集

卷之二

七

書所見

點點花飛吹細浪
飛飛白鳥落平沙
天如碧玉涵秋水
菊似黃金散暮花

小元宵二首

羅綺朱樓幾百家
畫簫鼓夜鳴笳
自挑短燭觀周禮
滿眼春光散雪花

天上人間覺未遙
華燈皓月試初宵
眼前兒女敲秦缶
何似瑤臺弄玉簫

柬王紹夫大參

新酒適情花正開
使君征柁自南迴
舊時白面今蓬鬢

不惜醅顏共綠醅

白牡丹

天風吹罷露茫茫
搖曳瓊枝引素粧
不共繁花爭艷骨
綠雲深處動幽香

答鳳翔姚崇正秀才

高韻清裁王子猷
春風過我共登樓
揮毫想見珠璣下
一片文光上隴頭

浚谷先生集卷之二

漆木集

卷之二

七

浚谷先生集卷之三

關中趙時春著

賦

司命賦

客有以束芻加塗綵繪飾素金碧紫紆繡刺抹傅冠夏
后之章甫合軒轅之制度標曰司命之君祇承則畀福
祚惠而好我用啓窮固主人辭而難焉曰夫陽輝而夸
圓垂象陰翕而柔祇敷形故形則爲水土木石象則爲
日月辰星萃兩間之精華麗至道之模型要其所極猶
參差難并究其所始則突與窈冥蓋七聖之智而於是

浚谷先生集

卷之三

一

賦

迷四科之博而不能訂謬彼譎幻假此獨靈類燕人削
猴於棘端同偃師舞巧於周庭縱無求而不獲匪余衷
之所寧客曰迂矣子之言也夫三五淪喪剥落真元陽
明凋謝陰邪昂軒執失則擎拳曲踦以取媚志盈則招
權攬威以自尊一波縈而萬濤漲孤壘摧而三軍奔沉
七曜焉輪迴而兩間乎平反醜正惡直其徒寔繁足恭
令顏其竟寔敦豈眇曆之所能櫟柱空於悒以蒙遭屯
勗余忠告慎爾出論余乃再拜而受之妥于中堂致饗
吉肅冠裳注椒醴奠蘭漿列載餽餼糧鳴洞簫鼓笙
黃陳靈尊招巫陽望左右幸歆饗已乃兀然突然燭影

浚谷先生集

卷之三

二

賦

亂而神颺翔標然竦然毛髮豎而相扶將若有惻惻于
隅號嘯于梁乃審厥相則恍惚今難量乃聆厥辭則喟
嗒乎難詳叩之則無所應已焉則復來降良久巫致嘏
曰神靈訊汝謂汝有所凶客而求祥乎汝之祥由天神
不能逆天而取歟謂汝有所咎尤而求懲創乎汝之尤
由已神不能易汝之肺肝而柔汝之剛腸夫不揆於人
而於鬼乎厚望不圖於誼而受俗之羈韁悲世所以馳
驚追逐而卒仆僵者也吾且示子以廣大之論遊子於
曠逸之場下挾乎地維上觀乎天閭騁雋永之至辨析
聖教之微茫明以語子子其聽叩蓋聞大造以天地爲
洪爐以山川爲巨防鼓動之以五行鎔液之以陰陽綴
日月使煽灼驅風雷使簸揚於是鍾淳懿者茂以昌值
澆離者肆而狂譬諸燦金精者爲百鍊之鋼鈍者爲一
割之鋸其間等倫皆可辨明返造物之本原此其較然
大章者也乃若遭其窮厄值其淫汪變態萬端靡可久
常或保其愚或賊其誠伊摯之任兮乃孕空桑重華之
睿兮乃殞南蒼陶唐咨岳兮巢由深藏屢癸悞諫兮乃
臣龍逢磻溪垂綸兮暮獲真王甘童舞智兮爲趙鳳凰
此則糅錯難齊事理或爽者也至若箕子陳疇於周而
奴僂於商仲尼勁於夾谷而畏於宋匡齊桓雄於五伯

而蛆出於牀秦繆弘於乙丙而殉其三良此則始終異
故本末披猖者也又其甚者尤可悼傷接輿獨見兮楚
稱為狂三閭忠盡兮爰投三湘伍員獻謀兮翻盛革囊
引演納肝兮國破身亡著乎詩人之諷刺編為史冊之
輝煌然懷寶含瑜逢時搶攘既不其力覆用胥戕或有
義烈精誠感動玄黃荏弘逆血而化碧鄒衍痛哭而飛
霜然猶乖世負俗絕顛扼吭其餘擠志飲憤激薄乎三
光者不可以比方也窺古今之殊致感流波之相滂合
至道於冥漠揆安宅於久常縱目乎紆垓之表神遊乎
無何有之鄉窮通好醜孰能為之弛張進退虞豫孰能
為之低昂願含章以藏器俟乎時運之芳勿韋脂以模
稜永含愧於滄浪余聞斯言警悟倉皇方欲單其要眇
療砭膏盲但見皓月覆地落葉凝霜向之所睹儼然而
寢矣

洛原賦

將與子兮瞻彼洛洛之水瀟瀟而清漠披宿海而劃龍
瀦量漢宮而帶唐郭馳走周韓之郊鴟張大嶽之脚汴
鴻蒙之肇域懷麓宛其如昨帝股厯茲秘謨期使天文
式廓命巨靈之翬臂贊崇子之疏鑿奎章兆於神龜文
命受而齋淪敷育爛若羣英炳五用於丹雘肆後獻之

製材必於是乎容度靈光覃夫千秋伊獻哲之攸作懷
聖圖以宣文駕崑崙而磅礴爰諭俗以摛詞反斥約而
為博託音咏以諷規郁春葩之敷蕝窮元白之姬微實
鷄羣之孤鶴慶流行於江濱紛胤緒之奕絡鏘鈞韶之
鳳鳴亦乘秋而作鶚傳世翼其殊流義將溼而恩薄顧
之子盡諸求懼將遺乎宗祏廼道河以沂江葛藟延其
所託錫嘉名于豫邦本太始之渾噩陟崇丘之繫繫絙
千里其如削帶湍流之喧逐噴魚龍之揮霍嗣先猷之
鴻音鼓清風于萬壑巍厚載以爭隆澤沿洛而施博燭
軌躅于無疆豈斯文之鏤鏤亂曰與子遊兮洛之南南
有三峰熊耳山遙瞻淮漢流潏潏與子遊兮洛之西散
華連蜷蟠朱提層峰峻嶺與天齊與子遊兮洛之陽松
少崢嶸直太行龍門九曲道路長與子遊兮洛之野閭
鷄走馬金溝下累累塚墓何為者洛之原兮印之水松
檜森森兮泉石每每沃野良田眾所美禹範周鼎有遺
趾吾與子兮從茲始

屏風賦

屏風以方挺四樹斷斷其枝崇牙樅隆黏黑為儀內藏
其質素紙覆之設格玲瓏陸離差池光明正平益於背
梓於面君子攸宜又皓白皚皚皎潔如明月月出西方

儵忽沒屏風障我無時歇西風飄飄起衆芳受天罰右
屏風當西風之律卒令我不隨時萎長白髮

屏風以木縱橫交加周設邊幅內頗嶮又外則坦夷洞
直白楮重遮無紆繞縈轂之飾無隱疎落絕倫實嚴密
不受外邪白日照燭灼然瑤華日出東方奄忽暮東風
吹秦代新故左屏風當東風之號怒令我壽命長半周

別知賦贈戚秀夫

平涼趙時春旣放邈於涇水之陽笄頭之麓友魚鳥而
伍麋鹿南山戚子秀夫釋輜輶而訪焉曰吾聞聖人不
役役於時而蟬蛻於物上故實之而氷消燦之而春盎

卷之六

卷之三

五

詩

河淮橫流巨靈天吳鼉螭吞雲而砥柱呂梁之礪不移
也吾子柰何解朱絃以紐犁埋韶濩之清賞伏龍光於
重淵濶淤泥而長往負鹽車而垂耳忘萬里之雄想曷
以翹首奮翼甯青雲以欲上騰矐於九達之衢俟軒蓋
之亨敞苟黃虞之有作猶庶幾於芳響使冰廓而靡倡
竟聞寂而孰與爲黨乎時春曰唯唯夫子所言乃見田
躍淵之志蓋未親於盤螭潛虬之事也蚤負揮而振股
視九華瑤池之境猶鉅厠也異哉軒轅氏之問彼髡髻
焉知其具茨乎田有拒牧無羨福務釋躋息陰以誇連
騎操椎攻堅不藉鋒穎之利故聖人冒然於浴沂而擊

節於顏氏興漆調之深說數有望於由賜故曰達人安
命君子不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
日用而不知庶幾乎羲皇之治戚子嫣然而笑稱詩曰
振清風兮被皓月南山翠嶺兮涇流焉歇執策援綬載
脂而別

誚蒲萄賦

上天有命品物咸正何傾欹委靡詰曲旁掌糾繆膠臈
紛披縱橫委蛇周折柔紉不勁乎何羅麗纏綿叢條紫
牽盤旋芊鬱青翠凝妍迢迢匝匝盤礴臚延託寄而棲
附物而前屈蔓累結黃緣不遷乎何產於德羗戎馬之

卷之六

卷之三

六

鄉盛於西裔流僻之地珍乎侏離拘枉之方而不擇中
土享帝王乎又何飄泊流落徙蕩遨遊浮沉沒沒何緣
何由登金張之圃而塞中域之州乎夫其芳柯如雲朱
實離離紫圓清甘煥然特奇狀如朔樾質如荔枝馥鬱
芳芬光采陸離厭厭咀吮樂以忘饑使漢皇受西域之
質符詔興萬里之師吁嗟嗟兮其敗人也或媒以麴蘖
昨爲水漿沉浸醲郁奕列汪洋使人嗜之顛倒增狂酒
亂錯繆越度失常唐宗沉淫以悅不良詞人珍之盛諸
夜光又咄咄兮其迷真也亂曰爰有異品來殊方亂我
局度干典常脆薄詭隨無所用正士直人羞自傷

頌

陝西破虜頌

惟皇德敷中夏宣威荒遐總大成也通虜作孽盜我邊圉諸將致伐獲其全師宥弱舍老釋奔納伏惟梟抗命之旅三百餘人西方載寧諸夷用靖臣愚司文敢紀其事協諸聲律用昭 大明威德有犯者雖遠且悍必誅頌曰於昭我 皇式布其武以正妖邪以衛中土經絡綸緯陽燁陰撫如竹之棧如絲之縷外薄寰海毫眇備舉 九夷百蠻生獐藍縷咸戴其珍稽首 天府曰仰 皇德如天如父有天斯覆有父斯怙庇我 皇威

凌谷文集

卷之三

七

則莫予侮 四夷奉貢八方來臣維 皇之德天地同仁天無不胃地無不振何有狡獪能遁其身 蠢茲醜虜頑慝昧器恃其穹落羶穢續紛有如瘼狗性莫能馴盜我斗辟犯我雍秦西凌瀚海南絕河津 皇震怒召用猶人麾旄秉鉞大啓戎鎮恭行天罰國威是伸蠢茲醜虜猶未知悛翱翔鹽池睥睨湟濱 我鼓我師我載我盾靈星招搖我師之屯 虎士銳攻濯征其陳風馳雷逝霆厲濤淪虜乃震駭引避遯巡翕其爪角選徒駢駢乃培以挺乃櫻以紉如狸捕鼠如鷄擊翮或趨而跳或艾而遵言取其殘言宥其昏 虜收司刑保

國岐曲岷然陰合青蒼則勻乘茲肅氣以懲不循與安西陲永清胡塵 升彼高陵以望青燐 皇帝曰吁斯亦吾民不遵其軌自戕其身藏諸京觀以警後昏 錫 皇帝智勇聖神佐以良弼濟濟彬彬恢我疆宇諸我臣鄰開弘廟略匹古元淳 天賜 皇帝文德維新式是四方垂拱 楓宸至和攸徵休禎畢臻盛德之傳何千億春

議

郊祀議

郊祀分合之辨諸儒聚訟詳矣蓋常深繹其故人君奉

凌谷文集

卷之三

八

天體元改元而郊義也周以子爲天正子月朔改元受朝賀故冬至而郊明天爲陽始也後人用夏正寅月朔改元受朝賀亦中甸而郊三陽之月地天交泰郊而合地焉可也歷代皆都中原或東南方冬至陽生升高告天其寒尚可當也 本朝都幽朔冬至苦寒多朔風使吾 君夜半交琉璃數仞之丘周旋曲折而拜於咫尺之虛不亦危乎又或遇風必不克郊首議之臣既遭誅矣因循弗正毋乃過乎

薛文清公從祀議

周道衰孔子沒諸儒傳失其真學者雜以它技先儒孟

軻始倡距楊墨之言以爲聖人之徒楊墨之害炮而佛老之術出其徒尤衆其害彌長唐儒韓愈力排其說而世人始知邪正之分宋諸君子闡揚聖真而天下大明道德之旨蓋皆有功聖門是以得從聖祀 皇明以道治天下學者非儒術不談類能竊乎周程張朱之緒餘非復楊墨佛老之故轍但虛言無實去本崇末功利潛行於其間詞章汨沒之已甚求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訓潛心於修己治人之方言必底績行不愧心如贈禮部尚書薛瑄者百年以前實難其人同時大學士李賢亦曰學者皆以科舉爲事獨薛瑄有志道學夫能遠俗學之害力求聖人之道是亦聖人之徒也以聖人之徒從聖人之祀於理爲當於義爲允乞下禮部亟賜施行

處民兵議

照得義勇招兵事起倉卒隨方就宜原無定制近來事勢率皆權宜不可典要封疆之臣祇承 上命急救目前請略推源委先辨大體體勢既定而議自明竊惟本朝建都幽燕雖有山險反與虜共其大體以兵爲守不言可知自上下四十八衛之虛變而爲十二團營十二團營又虛斯變而爲十四萬戎政戎政雖有十四萬衆然皆市井屠猾強名以兵而實不能爲兵主兵者知其

不足用故不得已而選邊兵以入內邊兵外徼日虛則各邊備單戎益生心內戍日久則玩侮將生事變叵測蓋昔者土木興難而二石之禍作流賊構逆而四家之軍橫縉紳血刃都民震驚原其所以全仗邊兵而內無強兵以相應故也天下大體如人一身外有五官以應用內有五臟以運五官缺一不可 國初京衛上下四十八萬兵而宣大止十六萬兵遼東不過八萬陝西止寧夏甘肅不及四萬舉各邊之兵僅當京師之半而陝西半於遼東遼東半於宣大遠於京師則輕近於京師則重譬諸身大於臂臂大於手手大於指故能相使其勢然也今京兵輕於宣大遼東而三鎮弱於陝西其勢有異焉而甘肅之至通薊往返萬餘里人情有所不堪不可以爲常故不得已而招民兵 朝制養軍至厚甲器月糧衣布草料動皆官給而馬有旬日死者卽補太僕寺歲補馬數萬匹每匹於民間價費三五十金工部衣器稱是各歲費金以百萬計戶部兌軍及銀易糧又數百萬計皆官財也而解補起調爲費尤多節目既繁侵漁易滋故 朝廷有養軍之費而軍無受惠之實公私困窮而貪濫盈溢軍益以不振邊將益不能治軍故不得已而用憲臣今初選民兵起自庚戌十月至辛亥

暮春經歷半載芻峙餼糧衣屨百具一切出於徭銀夫邊軍養之於百年之久經歷創繼之人不知凡幾而昨調來者率半槌而無利器驅羸馬而身傭負日給行糧一升五合既不足食而唯剋減馬草料以自養馬食山草羸疲多致倒死軍以打草費日遂不能兵蓋戰以馬爲勢以兵爲用今乃枉費錢糧不知戰勢故聚衆三十萬費財踰戶萬而其氣象萎靡主兵者終不敢言戰守而卒歸於市市即和也易名以自欺耳而君臣大義華夷大分經常大典遂將泯滅職大有憂懼焉夫民兵之徭銀出徭入兵固無侵漁其馬自徭交兵縱有私焉不歸兵則歸徭藏富於兵民之間而強兵於俄頃之際馬壯人雄器械偉利是皆仗賴休庇謀足致兵政存惠民故以四千人一年三月之間人費三四千金比之十年養三四十萬之衆歲用巨萬其費孰多又况百年乎故劉晏造船給千緡爲省而後人造船給三四百緡反費蓋費者有成而省者無成故也然則民兵今日之大勢可知矣且官軍每月糧一石率費三石而尚不能致每歲官軍支月糧一十二石而民已費三十六石有餘矣而加以冬衣花布之類又有費焉其馬每日給草一束每束腳價九分而料與草之價日費一錢有餘仍復羸

漢書

卷之三

十一

焉今民兵工食養馬之費日給一錢止當邊軍草價耳况各道快手徭十八兩俗以倍加爲三十六兩其行已久而各里民馬長差亦日給一錢故職愚意以爲徭銀給兵三十六兩蓋取准於此而其未有徭者悉如部文以不堪快壯工食給之有急則調以護邊平居則養以制盜若其創始之費與去冬調選之費用及有司先事預給之失則已具在台鑒而不容重論也又有疑此兵難散者此又有大說焉今天下未能去兵亦明矣縱京師不用此兵而山東留此兵於七兵備道中亦未爲多近見李邦珍孟尚守之類累累竊發蓋因與虜市以致忠義之憤憤沮克豪之氣恣肆若復去兵何以威衆大上以德其次莫如猛強兵以備不虞威猛之大者也職之不欲仕久矣蓋亦曾屢陳奏 聖治政本當時罪其迂今以兵事被用職專在兵臣子之義逆知將來之變心知不可而口不能言也近蒙兵部議覆何都給事中等奏稱議處民兵以便戍守行令前來再爲從長審處庶爲經久可行題奉 欽依備行到職蓋將爲兵民深長之慮是以少布芻蕘之愚若夫以德化民五兵不試乃平日之所睎慕但今邊事方殷未敢爲此高論度時

漢書

卷之三

十三

罷不勝至幸

處饑民議略

山西地狹人稠宣大屯兵幾二十萬往年取給直隸河南今直隸河南大荒薦饑斗米直銀二三錢商販反取米於山西以山西一隅之粟勢不能自支周歲而以宣大兩鎮直隸河南兩省四五倍之衆販糶食之其勢必不支故今秋收米三四月而三關軍士告急宣大商販告絕非憂無銀蓋四面數千里之廣皆無粟可糶而食故也而况貧乏無銀之民安得不坐而餓死乎邊人充役者或未必坐而餓死若有粟以收之十萬之兵可立致若不及早爲處坐待其困斃束手起爲盜賊流竄虜中借寇以兵勢必不可臨渴掘井噬臍無及及今作速議處似猶爲晚愚承乏巡撫受 恩莫報智屈坐井憂深輔車夙夜思惟莫知所措案行司屬議報施行

岷梁平盜議

秦徽以南多大谷峻嶺有古氏羌遺種雜以礦徒資金石竹木之利比緣饑饉失政征繇煩複鼓扇萬衆不踰旬月然其由來遠矣而去收穫之期尚隔半歲縱使剋期掃盪而饑民無歸旋必踵亂卽有食以賑之而農功已失轉復遊惰爲姦憂方大耳誠得一憂國愛民多智

計者先以土兵豪勇千人守遮要害以厚價市赤種子萬石雜穀數萬以爲食量力均有必須公平穩便勿致侵漁求索方正二月播種苗根旣立民知有生立當解散大勢旣孤渠魁自弱廼威之以兵間之以計懸購募捕絕其凶類此在執事者劑量鑑稱蚤應機會耳若徒發兵而不予食徒予食而不授田授種或田食徒授而不衛以精甲數者俱備而委任不得其人吾不知其所至也

破虜口外議

逆虜隆慶帝去年劫掠京北之威資近日市馬毆帛之利誘西迤北羣胡脅誘塞上妖賊好爲謾辭包藏覬覦故於五月二十八日至大同而遽退者實聚其徒使覘我之虛實而歸收其部落以待入寇之期也伏惟 聖明御極道格神天仁洽寰宇非獨中原生民驚恨於虜思一奮劍以殲克渠雖其族帳部落亦有面是心非觀望成敗而不肯遽進者故禦虜於口外制之於初至未定之時爲力似難而實易何也進則有重兵阻險之阨退則有廬帳水草之安又俺灘恃羣虜之助有輕我之心羣虜仗俺灘之強無備我之實我出其不意襲擊俺灘必破之道前虜失利旣聞羣虜相率西走古北以東

自不能至李靖以三千勁騎擒頡利霍去病以八百精
兵破匈奴此其比也故曰爲力似難而實易今不出兵
早制使虜踰險皆有必死趨利之志在我失據各懷首
鼠進退之憂戰一虜則衆虜狎至是變主爲客也所傷
必多勢必難支故愚竊以爲必不可

浚谷先生集卷之四

疏

關中趙時春著

請禁諛佞正士風疏

臣伏見邇者榆林饑荒及各處地方災傷 聖心隱惻
勅令羣臣各陳所見臣有以仰窺 皇上之心憂民之
盛心也繼而副都御史徐讚及訓導范仲斌進瑞麥指
揮張楫進嘉禾都御史汪鉉進鹽花俱蒙 溫旨賚以
銀兩所進之物皆薦 宗廟繼而禮部欲行稱賀 聖
意謙虛至于再奏 勉賜俞允且申勅臣下各修乃職
意者

卷之四

一

臣有以仰窺 皇上之心以物阜年豐爲生民之福樂
民之盛心也伏以 皇上求治之心憂則與民俱憂樂
則與民俱樂臣又有以仰窺 皇上之心直欲爲唐虞
三代之主爲臣子者亦當以稷契皋夔伊傅周召之道
事 陛下然自下 詔求言以來已涉旬月而進言之
人徒以虛語浮辭面諛 君父及指摘末務收拾舊文
該部輒覆奏施行類皆無補於治道况因災求言之
詔在邇而慶賀 聖瑞之奏累上災祥間有前後不倫
此臣之所以驚駭于中敢冒死爲 陛下言之惟 陛
下留神省察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非不治之爲憂而

不能保其治之憂人臣之事君也非必能使其君無過之爲美而能補其過之爲美以虞舜之隆而大禹有丹朱之戒以武王之烈而召公有旅獒之箴殷高宗值殷道中衰恭默思道夢予良弼用以嘉靖殷邦其後少憚祖已進言高宗亦悟卒爲殷三宗周宣王承厲王之難能側身修行任用賢臣中興周道詩人歌頌其後漸倦于勸廢籍田奪曾嬀殺其諍臣杜伯左臣姜戎叛之陵夷至于幽平周轍遂東高宗過而能改故商室蹶而能張宣王迷而不悟故周室不可復振誠以治功已成則怠心易生怠心既生則諛言易入諛言既入則佞人得志而正士退藏君子道消而小人道長此古之聖王雖治而不敢以治自處而憂其亂古之賢臣不敢恃其君之無過而憂其過傳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方今上自卿佐下及科道諸臣自受詔陳言以來臣見其歸罪有司矣未見其責難於君也見其焚擾更張矣未見其陳善閉邪也至於急切之務剴直之辭舉不以告陛下豈以爲陛下不能受之哉抑其智不及之哉夫智不及者謂之具臣具臣可也以爲不能者謂之賊臣陛下將焉用之哉況近年以來三辰失時五行乖度蝗蝻爲災孽火焚屋飛星

彗孛山石自崩洪水逆流入妖物異更見迭出內則人民饑饉外則戎狄寇盜臣竊以爲此實天之所以仁愛陛下欲使陛下昭德塞違夙夜惕厲以大啓中興之治而光輝大明之業陛下祇順天意孜孜圖治如日之方升如川之始至陛下持此不懈則聖王之瑞舉陛下之能事臣以爲今之諸臣當以唐虞三代慎德從諫之術告陛下不當以後世祥瑞符應之文侈陛下陛下當以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正大光明之業責諸臣不當以一草一木之異賞諸臣况禎祥之來關於朝廷之政治非由諸臣之作爲而乃覲然受賞不知羞惡小人嗜利倣倣成風蓋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清受賞繼而都御史汪鉉遂進甘露矣今則徐讚范仲斌又進瑞麥矣張楫又進嘉禾矣汪鉉楊東又進鹽花矣禮部又再請稱賀矣如范仲斌之流猥瑣卑微不足責也汪鉉徐讚楊東叨列憲臣風紀攸司當激濁揚清進忠補闕以稱將明之任禮部尚書李時等官居八座職典三禮當祇承德意以成主上謙光之美顧乃昧義徼利罔上要君玷傷政體大壞士風此小臣所以拊膺流涕而不能自己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昔唐宇文士及譽一樹太宗斥之以

為佞人況聞此匪貪貪天之功以邀厚賞其為佞豈不大哉若不嚴加懲治禁遏弊端誠恐此風勃興正氣銷輒上下雷同乘時射利大非國家之福伏乞皇上謹苞桑之戒促動金之萌中令百官各直言時事毋得隱諱以後敢有依託符瑞巧設諛辭榮惑聖聽者即加誅譴以儆將來如此則佞人可化為正士小人可化為君子而陛下之治與唐虞三代比隆矣

上崇治本等七事疏

臣先於嘉靖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奏為應詔陳言禁諛佞開言路以振士風以隆聖治事具奏奉聖旨

欽此

奉旨

欽

欽

又為冒死懇乞天恩認罪事具奏奉聖旨欽此欽遵臣承命震越衷情感激伏自念臣本草茅賤士西鄙遠人年方十八叨蒙甲第甫及弱冠濫膺省郎賈誼二十遇漢文而臣更少馬周布衣干太宗而臣已榮臣才遠愧古人而微幸至此荷蒙陛下天地生成之化君父教育之恩至矣盡矣是以雖名微位下不與獻替之列而圖報思稱常有犬馬之誠輒以狂言干冒天聰又蒙聖慈宥其罪戾責其陳奏小臣偶被嚴命恐懼戰越心欲言而口不能意徒切而智彌短謹即再奏請罪伏須斧鉞之誅又蒙聖造包含察其

狂瞽之情恕其欺罔之罪俾得吐露愚情披竭悃誠

陛下所以責成小臣者如此小臣敢不為陛下一言

而死乎使臣有言而死而死而盡忠於陛下有補於天

下國家臣死也安使臣緘默而生生而不盡忠於陛下

下無補於天下國家臣生也愧謹以膚見開條陳奏伏

望陛下垂日月之照察芻蕘之言遠覽古今成敗

之迹近觀當世已行之事擇臣之言察臣之心使天下

之人知有狂愚如臣者猶蒙詢訪則勝於臣者必將

奔走為陛下効死矣臣竊惟當今之務其最大者有

四其最急者有三一曰崇治本夫帝王之身與治更化

之本也其所以宰制權衡天下者心也所以能以一心

而應天下之務者以其至公而無私至虛而無物也凡

人情之易動而難制者莫甚於喜怒帝王之勸善而懲

惡者莫大於賞罰苟以天下之公善者焉而賞之不以

吾之所喜以天下之公惡者焉而罰之不以吾之所怒

夫如是則善者勸而惡者懲矣苟以吾心之所喜者焉

而賞之非天下之所公善以吾心之所惡者焉而罰之

非天下之所公惡夫如是則惡者不懲而善者不勸矣

使善者勸而惡者懲天下未有不治者也使善者不勸

而惡者不懲天下未有不亂者也由是觀之則君心之

喜怒乃賞罰之由緣賞罰之所係乃治亂之所由徵臣願陛下致中和之德擴純王之道勿以逆心之事爲可怒當求諸天下之公惡勿以遜志之事爲可喜當求諸天下之公善果善焉雖逆心者必賞果惡焉雖遜志者必罰是則陛下之所賞罰者非一時喜怒之私實天下善惡惡之公使天下皆歸於大公而不至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觀陛下勵精圖治之意固欲德侔堯舜而俗駕唐虞矣夫堯舜聖人也以其聖治天下天下之人未有能先之者然而堯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曰樂取諸人以爲善臣以是窺堯舜之心至虛而無物故能包天下之人而兼天下之聖此所以爲大聖人也欲行堯舜之道其要莫先乎此矣臣願陛下虛心以應天下之物舍己以來天下之善勿以天縱之聖而謂常人之見無可從勿以出類之智而謂衆人之言不足采夫舉常人之見以益聖人集衆言之長以益至智譬猶川淵雖淺宗海則深丘垤固卑附岳益崇故不自聖而天下莫敢不歸其聖不自智而天下莫敢不推其智故堯舜之名易致而隆古之治可及也臣固曰崇治本者此也二曰信號令夫號令者聖人之所以鼓舞萬民者也易曰渙其號夫汗出而不可反大號渙而不

可反詩云訐謏定矣夫謏當大而不可小蓋以命一定而不可易是故號令不可不信也然所以信之亦在乎慎之而已夫天地之所以爲尊者以其無言也雷霆之所以爲威者以其時奮也四時之所以爲信者以其弗爽也金石之所以爲堅者以其弗渝也臣願陛下致謹於發號施令之際留心於釐弊更化之時毋以一人之言爲可信當參諸天下之公毋以一時之近効爲可喜當求諸永久之利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使天下之人各享安靜之福以歸於恭默淵深之化則陛下之號令如天地之爲尊而雷震之爲威四時之爲信金石之爲堅矣臣故曰信號令者此也三曰廣延訪夫人君不能獨理天下故有公卿以贊其治有百司以分其職有臺諫以糾其爲書曰臣作股肱耳目故聖王之制有因事以咨訪之者如皇華之詩是也有因燕享以咨訪之者如鹿鳴之詩是也有因閒暇而交儆者如虞庭之歌是也唯其上下之間志易交而情易通是故其道同而其是諧也今臣下得親奉天顏而沐清光者唯早朝頃刻之間耳羣工在列執法在前執事之臣各以其序奏事當是時陛下雖欲俯賜清問豈可得哉有所事事則形之章奏陛

下可否之耳其於從容漸摩之功啓沃論思之益固蔑如也臣以爲倣古輪對之制及我朝宣召之規令文武大臣及臺諫侍從之臣各以期會對便殿庶司羣吏或以其職事召問之不置糾儀俾得從容議論事理或指陳民間利害但不許言人過失及無益之事如此則陛下旣得以知政事之利弊民情之真僞又可以知其人之賢否才之優劣則道愈高而知愈明足以察羣動之情而絕壅蔽之端矣臣故曰廣延訪者此也四曰厲廉恥夫陛下之所以禮貌之而倚之以輔佐之任者大臣也所以信任之而使之持天下之公論者臺諫也故大臣有弗能則去之而已矣不可旣用之而復不信任之也臣願陛下於大臣去就之際待之以信其言若是固當用之其言若非以寬容之以開不諱之路陛下旣待大臣以禮而大臣不盡其忠者臣請復國初面糾之制臺諫得具彈章於稠人廣衆之中明正其罪至於臺諫之臣叨蒙信任而不竭其力者臣請舉宋人辱臺之說以罰之如受職三月之後無所糾正建明卽以不堪風憲之例改調外任夫以禮貌待大臣而亦以禮貌責之則大臣不敢不厲其廉恥而盡其忠以信任臺諫而亦以信任責之則臺諫不敢不厲其

廉恥而竭其力廉恥之節素厲尚義之風流行敢有喪其所守淫冒無恥者衆論自當公棄之尤不宜使儉夫細人肆其便利之口告誥虛浮曖昧之私以傷國家政治之大體所以然者欲使人臣皆顧行檢而惜名節隆朝廷而尊主上臣故曰厲廉恥者此也五曰惜人才夫人人才者致治之具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多士生而文王寧人才誠不可不惜也但全才難得而用人不易故聖人之官人也取其長而棄其短忘其故而與其新周公是以不求備於一人秦穆是以不以一青掩大德其惜人才也若是臣伏見近年以來諸得罪落職之臣或謫戍邊徼或竄伏田里或流落遠方或淹滯州縣論其才能雖不逮古人稱其器用亦頗堪任使卽其得罪之由又非敢有愆慢越禮以亂官箴也直以意偏見疎任重才小或欲因事納忠而智不及冒犯龍顏自致譴戾瞻望廷闕涕泗靡及陛下之於諸臣尊則君也恩則父也諸臣之於陛下分則臣也情則子也臣子有過君父固當訓責之冀其有改既能改過更新尤宜收錄之取其後効夫人窮反本故悲哀則呼天困阨則思君疾痛則呼父母陛下之於諸臣天也君也父母也諸臣有所悲哀困阨疾痛之情安

得不於陛下而訴之哉伏願陛下念人才之難得察臣子之至情乞勅吏部即查近年以來以言譴斥者量才敘用以備任使其謫戍者亦乞於郊禮時與大布曠蕩之恩除其舊罪與之更始則陛下寬仁之度與天地同流而慶澤之來萬世無窮矣臣故曰最急之務者此也六曰固邊圉自承平日久邊備廢弛殘胡跳梁於西北蠻夷侵盜於東南虔劉寇攘禍難實深况前北大同京師咽喉甘肅嘉峪陝西要害而烽燧日舉干戈歲被四郊之外不能牧馬豐沃之都鞠為茂草其富室大族往往內遷以避之遂使邊邑蕭條城郭丘墟此仁人之所痛也臣以為今日備邊之大要有二在乎嚴軍令廣兵力今總兵遊擊等官古大將之任也夫古者推轂而遣將得專生殺予奪之權三令五申而鼓之不用命者戮以為狗故其兵可死而不可亡可殺而不可退此所以無敵於天下也臣以為宜嚴敗軍之律士卒臨陣退怯者裨將得以取而戮之裨將有臨陣退怯者大將得以取而戮之大將有貪懦失機者總制官得以取而戮之使將帥有死綏之志而士卒無反顧之心以戰則威以守則固矣竊計我師之所長者在用眾戎虜之所長者在用精故虜騎之精計一人而當吾十人則

不足我師之眾計百人而制虜一人則有餘夫我師用其長而有餘虜人竭其長而不足是常勝之道在我而不在虜也但以我師雖多而勢分虜騎雖寡而力專以我之分當彼之專是制勝之道在虜而不在我矣故臣以為宜蒐簡冗兵嚴戒軍律其邊將有任重而兵寡或屯遠而援孤者宜統併為一軍一軍不下八九千人計三邊之師可制二三十軍而虜精銳之騎不過萬人小入寇掠不過千百人故虜大舉則吾十軍足以制之小入則吾一軍足以制之餘或援或撓之是我常眾而虜常寡我常逸而虜常勞以眾敵寡以逸待勞兵家之善計也至於避難內徙者尤宜嚴加禁約務使邊鄙充實守禦完備則中夏有藩籬之固外夷絕覬覦之心臣故曰最急之務者此也七曰正治教聖王之道不行於天下者異端害之也自王者之迹熄而夷狄之教興佛老之徒蠱賊彝倫者千五百年矣凡所以汙我衣冠之民使之不興於禮讓梗我文明之化使之不協於大中者皆二氏之教害之也今其徒皆鮮衣美食不耕不織假稱符籙依託經懺幻化黃白飛昇遐景反易天常眩誘愚俗平居不能殖產作業以供賦稅臨難不能披堅執銳以禦外侮而為坐糜廩米僭立官殿褻瀆神明矯誣

上天爲生民之誓至深至久苟非大聖人之所作爲其孰知屏而遠之恭惟陛下持敬一之心與禮樂之教若欲行聖王之道以熄異端之害此天下之所至願於陛下者也臣愚以爲宜復古冠昏喪祭之禮禁絕離祭禱祀之術以正天下之風俗其徒敢有誦習邪說干冒寵祿者卽賜譴斥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正道之所在則陛下純正之心與天合德而帝王道統之傳在於陛下矣臣故曰最急之務者此也臣自知新學小生才識膚淺所聞所見不足以對揚明命但以幸生聖明之世深沐雨露之私故敢披瀝臆扣竭底蘊敬陳芻蕘之言圖効涓埃之報極知愚昧再冒天威萬死之罪無所容逭伏乞聖恩俯念小臣惓惓之情曲賜寬宥以廣進言之路臣不勝干冒天威戰慄待罪之至

請正 東宮朝會禮儀疏

臣伏觀陛下於春秋鼎盛之年卽預建皇太子以奉承宗社安慰臣庶大公至明計深慮遠實萬世無疆之休重熙累洽之業也天下臣民曷勝幸甚維茲嘉靖二十年適庶官朝覲之期多士賓興之歲恭維陛下雍穆端拱與天無極皇太子垂及六齡濟哲滋

茂此正天日重暉大明麗物之時天下臣民忻逢快覲之際也然而東宮朝會禮儀之詳尚未修舉內廷近侍之屬翊衛府軍拱護之徒尚未選擇鑾駕法從物采威儀之美尚未張設甚非所以重國本慰人心對揚明聖垂統裕後之至意者也臣謹按春秋孔子褒齊侯合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彼周王之事不足爲陛下道但先聖褒方伯率諸侯以尊君重統之義則可以萬世法方今天下臣民喁喁之望豈不百倍於齊桓公哉陛下盛德謙抑未卽渙綸音以示羣臣也而臣職忝宮僚責在司經若復緘默不以上請誰當爲陛下言之哉伏望聖明俯賜採納如果臣言不謬卽乞勅下各該衙門博考制度備具禮儀務在豐美擇來歲正月上旬清吉之日禮官率中外羣臣以奉天殿朝賀畢後卽於文華殿朝賀皇太子臣又竊思皇太子睿質冲粹其登輿陞座起居周慎之防非臣等外臣所能與伏望陛下聖鑒親賜選擇謹厚忠實小心內臣卽令帶東宮職銜以奉事皇太子務在周備其外廷宿衛侍衛官員人役亦望特勅所司定議施行又臣等宮僚見缺太多存者至少甚至少保掌府亦缺不補極知不足以奉聖意竊冀聖恩更乞

陛下博聞天下英賢端方直諫之人以充其任則天下臣民不勝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乞禁五臺一帶伐木疏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十五日准工部咨該本部題為議處木植以資工役事營繕清吏司案呈卷查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內先該本部題議得楠杉板枋并枕散等木各廠已用盡內外大小工程時常修舉分派各該產木地方備行撫按衙門督同司府官員買解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本部將枕散等木派行山西真定限五箇月以裏解部已經備行各該撫按行令司府差官收買解運抵灣交割去後今經半年未據解報近議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古

陳

築外邇土城工程用木緊急相應行催以濟急用案呈到部備咨行臣會同巡按御史嚴行該司督買勒限完足速運接濟城工等因到臣接管卷查嘉靖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先准工部咨該本部題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管理張家灣廠本部署郎中王嵩呈同前事該本部備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巡撫都御史許 會同巡按御史行令該司召募識木商人及情願上木殷實之家將後開木植照例平買完足委官雇募水陸等限五箇月速運抵灣交割計採買枕木

三千根松木各四千根松椽木一萬根等因該前巡撫都御史許 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李一瀚案行布政司欽遵查照召買解運又查先於嘉靖三十年正等月內節准都察院咨准工部咨該本部題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內官監右監丞高忠等并暫管太監袁亨等題為差官抽印木植以備供應事節該本部備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該前巡撫都御史許 備案行布政司轉行守巡冀寧等道官五臺縣腹裏各該地方聽從商販放行續據該司呈稱借支京運銀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五兩行令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五

臺縣知縣楊啓光忻州同知王宦採運等因備呈到臣批行本司京料銀嚴比較官吏大戶庫役補還前借去後為照前項咨案俱該前巡撫都御史許 節次經行今該臣接管照得山西西南面一帶山場千里赤地俱各砍伐無木惟五臺一帶東北至平刑紫荊關西北至鴈門等邊關林木密邇邊外舊時不敢砍伐巍然尚存節因屢派大木有司無以應 命只得將此砍伐臣因自山東來赴任入境經過故關一帶詢訪形勢看得五臺去朔州馬邑甚近東下真定阜平尤捷迤南迤東無木無險關新半日可至則井陘紫荊等關口俱為虛設

矣惟其地西迤北俱是山林胡馬原習登山惟畏林木阻阨故設備屯兵東北憂紫荆南憂升陞而中間相距數百里俱無所慮者以林木爲之限也林木之中其小者小民自能採取臣愚竊意尚當立限禁制惟其大者民力不能製作般運且又不能自通道路故千萬大樹林立勝武騎千羣今以一名將統十萬衆守此數百里非獨費財勞民然將有老時兵有衰時有隙可乘今此林木不食糧草滋息繁殖與山同壽屏蔽千里 畿甸拱延 陵寢風氣壯偉山河形勝愛惜培植臣愚尤懼其未至小民竊採尚當嚴禁防護凡有徑路俱應封閉

奏
卷之四
七

阻絕豈可更令官採大木廣開道途小民因循市買求利數年必盡蕩無限制數百里間盡通胡騎不知何以禦之且先年胡守中伐古北口木特蒙 聖訓昭然臣等罪後果有庚戌八月之寇至今殷憂 聖訓昭然臣等當祇奉推類護惜此木德厚者流長福深者蔭遠此山去 陵寢不數百里俱爲太行脉理尤非所宜事干宗社軍機大計臣受恩深重不忍坐視况工部原行止謂採候用有司已行砍伐近因修築邏城尤須急用木植出於不得已但原坐派大木未足之數俱是松散等木在縣形楠美材不堪供奉 上用止益商販私利

致損國體勝除臣已行該司等道并原委官將領官價商人已砍伐成大木及查各民商違禁私砍取在山木植不拘大小盡數俱令印記給水陸運價作速送至張家灣以備工部查取修理外邏城外其有未足之數乞 勅下該部速爲停止以後嚴禁封固如有別項求利之徒不顧 陵寢風氣邊方大計假公營私撤去 畿甸 天險陰與逆虜開路者聽臣與山西巡按御史并直隸撫按衙門等官指實叅劾特 賜重治及小民竊取捕獲聽臣等照例問罪庶得保全 天險拱延 陵寢風氣障蔽 畿甸生民臣不勝祈望之至

奏
卷之四
七

請正護衛官不往免調衛疏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武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抄出 晉王新典奏據本府羣牧所正千戶王希皋具本啓稱嘉靖二十九年有 寧化王表標第六子鎮國將軍知親長成選婚奏奉勘合轉行長史司官會選臣女王氏堪配無礙咨呈禮部題奉 欽依賜封夫人成婚訖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內奉兵部明文將臣擬照邊方官員與 王府結親者調五百里之外管轄 平陽衛中所等因到臣看得千戶王希皋

所啓請窮迫奉有前例且臣府事務繁劇見今缺官
管理乞 勅禮部將王希臯免調衛存留供職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王
希臯係群牧所千戶員缺今 晉王奏稱府事繁劇缺
官管理免其改調似亦相應 俯從所 請但先係兵
部題調合咨前去煩爲題 請改正復任等因咨部送
司案照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稱 寧化王府鎮國將
軍知親選到群牧所正千戶王希臯長女王氏爲婚合
咨兵部查照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查得嘉靖九年題
准事例邊方官員與 王府結親者不准帶俸俱調五
百里之外管事及查王希臯係山西 晉府群牧所正
千戶係邊方官員已經照例改調平陽衛中所管事去
後今該前因查得王希臯與 王府結親禮部咨文未
曾開有應免調衛事例是以本部查照邊方官員改調
今經禮部查稱群牧所官原係跟隨 親王人員相應
議擬合無將王希臯免其調衛仍回群牧所復任等因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十八日本部尚書珪等具題
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王希臯准照例免調衛欽此欽
遵等因備咨到臣接管查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十七
日 部咨爲乞 恩請封選婦事該本部題武選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儀制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 內府抄出 晉王新塹奏稱 寧化王府鎮
國將軍知親選到群牧所正千戶王希臯長女王氏堪
爲婚配等因題奉 欽依該禮部看得王氏既經結
無礙合照例封爲鎮國將軍夫人所據千戶王希臯合
咨兵部查照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將千
戶王希臯移咨兵部送司查得弘治七年令軍職 王
親同城居住及附近者查係見任調五百里之外管事
原係帶俸者存留查得王希臯係山西 晉府群牧所
正千戶與 寧化王府鎮國將軍知親結親應該調衛
既經禮部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又經該司查有前例
相應議擬合無將王希臯改調平陽衛中所管事仍行
原所將本官職俸開除嘉靖三十年十月十一日該本
部尚書趙 等具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
遵備咨前巡撫都御史許 已經案行山西布政司呈
稱備行太原府將群牧所正千戶王希臯改調平陽衛
中所管事仍行原所將本官職俸開除外今查前因查
得 大明會典內開凡與 王府結親者若 王府官
不拘軍民職但與 王同城居住者皆改調欽此看得
舊例軍職 王親同城居住調衛所以防微杜漸係

全 宗室計深慮遠凡群牧所係奉 王之官既與
王之宗室結親尤不可同城居住非止謂邊方也今王
希臯既冒禁以重結復違例以啓 請抗違 明旨不
赴平陽調衛改駁部文輒敢再三煩黷一千戶還調小
事尚不遵承則三關黜陟賞罰大此十倍者孰肯稟
命因緣傳播取侮笑於賊虜致慢 令於方來若 朝
廷之政令必行則王希臯之遷調難免伏乞 勅下兵
部仍照前議行臣先將王希臯提問違 制罪名押赴
平陽衛管事以爲軍官抗違者之戒

卷之四

卷之四

子

浚谷先生集卷之四終

浚谷先生集卷之五

疏

關中趙時春著

條議防邊事宜疏

准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王國禎題該本部議擬總
督鎮巡等官每歲預將防秋事宜通限三月以裏條列
具奏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准總督侍郎蘇 咨同
前因准此緣三月臣始到任除邊務與宣大相同而臣
兼巡撫三府四州民事軍政猥多宣大近該 欽差給
事中等官清理議處俱有成規而臣所屬因考察之後
舊官已去新官未至常法亦且廢弛作新整頓施行廣
遠難以周徧必須少待經涉行令各該衙門具陳其利
害方敢會同總兵官李冰博采羣議一曰併力拒戰二
曰精當養兵三曰振肅紀律四曰節省行糧五曰防秋
錢糧開列條款冒昧 上陳乞 勅該部再加詳議如
果芻蕘可采一一乞 賜施行則臣愚幸甚邊方幸甚
一併力拒戰在兩鎮總督軍門咨內所議擺邊之弊切
中今日事情山西之失亦大類此山西軍兵雖戒兩鎮
三分之二地面亦止二分之一果因逐處設兵擺守兵
散勢分虜四面窺伺一處得利夾牆則三關復顧莫救

臣等議將本鎮各枝軍馬酌量緊急受敵去處大段鴈門以西老營以東不過二三百里若止守墩堡甚為簡便又須各以遊騎巡邏以補其不及屯練大兵以為之應援每墩堡相去各不過五七十里近口衝要處不論義兵勇士民壯選丁人等與本地防守軍士相兼補助務足五千人為一大營各屬將領內選一人知兵者不限官位大小惟取謀勇過人兼領約三四大營日逐騎射訓練收放為樂各墩堡照舊看守仍量聲息有無遠近多寡於各大營內口輪有馬精壯官軍五十名或一百名或二百名臨時量敵制數給傳牌往來巡哨換牌各以日期查照賞罰交界去營稍遠亦不過三四十里常有數百精騎往來相對且屯聚兩三月間每馬軍輪巡少不過三五次多亦不過十數次即覺旌旗相望聲勢相聞零賊三五十騎來犯此二百四百巡邏精騎聯絡大營往來不絕形類數萬足以助墩堡之勢遇虜犯真確各撥三五騎走報大營縱有大舉賊行五七十里而我二營之兵以三四十里赴援亦足相救兩面合萬人為營形勢自張安居待虜勞逸自倍又得教練武藝日精彼一日間豈能遽過數萬人而我後兩營之兵一日即可至為眾二萬勢全力大必能破賊比之一

人守五七步單孤零散彼此不相援救者其利害居然可見賊不得志於此必逞志於西若鴈門以西賊退必由八角一帶犯岢嵐諸州縣則西路兩大營即與偏關兵五千合勢為一萬五千人足支一二日自鴈門赴援者亦至眾亦二萬以上岢嵐一帶山險止可容受此眾在我運用之何如賊雖十萬無能為也其兵力所不及有險可據有山頭林影可以設疑之地仍立虛旗放紙砲原招膽勇步軍土民為之各莊內亦給與旗砲豎放亦如之形勢自倍賊進不得掠必將自退氣衰馬疲觀變出奇制勝在我矣形勢既振虜必引而東北各大營內騎兵可以抽取應援其步兵仍留庶不為虜牽制而臣奔命赴急區區微誠或得少效但應援原患馬少義兵馬因兌與邊兵邊兵因停止馬草餓倒之數比所兌為多竊計兵部馬數亦少不敢煩擾奏請尚容百方設法區處或又謂今兵力單少數萬之眾雖聚聚而難用臣以為此又不查實數之過而仍踵兵置於勢分勢分於將多之弊也據今年宣大查盤委官叅政齊宗道等查得大同鎮見在官軍八萬八千二百一十餘員名宣府大略相同量其大勢與山西三鎮合兵已約及二十萬人十區兵約十萬人京營兵約十四萬人山東北

直隸河南援兵又不下一二萬人陝西援兵近萬人不啻四十六七萬甲兵之衆古所罕有自薊至黃河所守不過二千里而兵常患不足不能一戰者何哉將不得人而設將太多將多則占役者衆兵分愈多愈分則兵愈不足而費愈置將多則難於求才貪庸者得以徼倖才智無所用力以之牟利則爭先求勝以之爲義則進退掣肘每將官一員分兵三千人其官俱二三品以上尋常隨從百人往來文移轉遞書寫差報又不啻百人供給廩養又百人傳報者又數十人每將官九人而役一營兵官多兵分民擾財匱莫甚於此役步軍猶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

四

役馬軍所費尤多原設驛馬以傳軍事邊報乃其正職也以後私走驛通盜持火牌者多而驛以馳驛爲徇情不復急邊事由驛傳者率多遲緩始於各馬軍中抽其精快者率二三十里設三五騎爲一撥以代驛傳報邊事各徇情之徒見驛馬難行亦遂騎撥馬撥馬不得專報邊事徇情者濫騎疲憊復一二十里於防秋之日又設三五騎爲一塘陝西設塘而不設撥山東北直隸設撥而不設塘今山西塘撥俱設不足爲徇情者騎乘而邊報類因之誤失欲以法治塘撥則其馬已爲徇情者所奪而罪非所由欲治徇情者之罪則各倚城社已俱

通去而莫可究詰計每年二千里之邊縱橫俱設塘撥馬不下占戰馬萬匹肆意奔馳愈多倒損所喪戰馬不下數千匹今每報諸將與虜爭戰何曾有萬騎相持者乎夫合戰則每稱止數百一二千而因公私役累積萬騎莫知節省禁止如此之類其名目甚多不可枚舉又況擺邊拒牆費人愈多而兵力愈分此臣所以常謂夷狄聚寡而攻中國散衆而守散衆而守則守有定形聚寡而攻則攻無定勢有定之守而禦無定之攻安得不債事故又常謂非虜之能乃我之不能者弊在此也爲今日之計莫若大聚兵力而省併將帥凡上納署級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

五

人可假以事權以觀其才而不可卽寵以爵祿以益其奢侈如十區中叅遊二員共守一區者可合其兵爲一而少用將帥以務求真才如驛馬塘撥馬當嚴禁濫而蓄騎兵之銳氣如符驗旗牌之給宜量其地里遠近而節約之諸凡此類臣所未及者俱可以類推節減將官少則事省而費不煩兵力聚而勢精專賢將彙進得以教練精兵而庸者黨類日少無所騰其讒謗庶數年之後兵可精而費可省伏乞 聖裁 一精當養兵夫以今日土地之開闢軍丁之繁庶征戰之稀少皆倍於國初 國初糧無不足也今地加闢而邊軍糧草日告

不足戶部制用益隱每欲停減邊軍困苦至極輒告缺
乏撫臣欲從戶部則衆心不安而士氣不振欲從軍士
則戶部度支無出而生民日以困窮其故何哉蓋害財
冗食者因仍舊貫不可撙節而效力致死者憚於改更
或致裁抑此養士所以未當而士不用命也然則養士
之道將奈何亦曰養其所當急用之士裁其冗食婪取
之人耳夫 國初人心未定邊鄙腹裏俱用兵邊鄙之
憂有時而腹裏竊發日夕不可期宗室骨肉親密鮮少
而黎庶之心捏杌趨向未定故重用內衛軍士護衛旗
校資以防制糾察其制糧賞布花悉同邊軍當時宗室
人數饒祿不及今千分之一山西糧儲尚有盈餘戶部
糧儲取諸至近而邊兵強盛每奪取北虜齋去累代所
積中華寶貨故邊兵日以殷富不甚藉財於戶部腹裏
法禁森嚴日夕檢制防範軍校無暇日而無所取財雖
糧賞布花數同而勞佚輕重亦等行之日久 聖化浹
洽中原人心如一無用於兵兵皆放散安閒邊事懈弛
而虜漸強盛邊兵始敗衄不振死傷缺少邊人畏寇脫
逃內徙地荒財匱轉益銷弱兵皆重內輕外計臣所見
撫屬太原三衛原額軍數二萬今見存止四千七百九
十餘名臣設法新抽軍丁八百二十餘名以證九邊之

衛其耗散皆如是可知也內衛屯軍護衛旗校因人心
賓服無復防制糾察之苦安閒長育子孫而邊軍逃入
內地原與同宗及各避差徭之民或朋戶影避甚至太
原征調軍丁及各州縣納糧民或指稱王府菜戶家人
廚役樂丁等名色或全戶朋戶影占不出宗室繁衍千
億爭以奢侈相尚地租不足祿入不足靡費軍民
之差既重爭役王府王府之人差輕其趨日重亦稍設
辦納官錢之名以取其財正軍校日一分歲至三兩六
錢餘名及投托軍民前項各役有一兩二錢至八錢者
悉視徭役上等規則自臣平涼原籍所見安東護衛以
及臣等撫屬皆然人猶樂投之者以其比里甲則無
追呼十羊九牧之害比邊軍則無爭戰鋒鏑死亡之憂
由此觀之今日急用邊軍而其勢如此之輕無用旗校
而其勢如彼之重今不分輕重而均給糧賞布花不分
邊腹而從其逃亡影射至於軍官則又特甚樂王府而
惡爲 朝廷之官樂在衛管事而惡征調如近日群牧
所千戶王希臯以結王親自太原城內調平陽衛而堅
執不赴潞州衛指揮柴承爵薛奎唐承宗樂管衛事而
聞調領兵皆稱病戶部度支不足而經制既有定法不
敢擅易故內衛護衛於原額故在者不察其無所事事

尚與人納官錢而一例支給糧賞布花卻於邊軍原額數缺太多一向清勾不出而臣等邊臣百方召補選抽未足者反止照逃亡減少之數猥蒙新軍之名及戰馬之草一例靳而不予如廣武等城召到募軍一千名頂補本堡并鴈門所逃故軍士未及原數也而管糧主事不與月糧及近准戶部咨稱主兵馬匹採牧自給悉革草束正韓非所謂急則用介冑之士寬則養名譽之人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者也然則養士之法如何而得其當乎古人有言曰更化則可善治除臣已奏請查處補給如戶部果無所出容於本地節省自給莫若易彼移此伏惟 陛下神聖鼓舞萬物制伏羣動乞勅戶兵二部會議如果 國用不足防秋急用邊軍糧草決不可缺宗室祿糧日增須臣牽撫處補必當汰去不急之用以給此二者則莫若將辦納私官錢旗校糧賞布花暫且停止與不征戰衛官之俸不操官軍月糧少減其半銀納官不征戰者不必支俸以補足邊軍月糧宗室祿糧之用各占用人役原 大明會典開載者止照例與一丁不許朋戶全戶其柴戶等巧立名色原例所無者追還納糧當差其王希臯仍改調振武等邊衛唐承宗等行臣提問如律官錢悉嚴禁革以資軍校

之用以省戶部之財如此則輕重得宜而與奪得當給不濫而人樂効力數年之後人趨於邊軍者衆而勢自振起伏乞 聖裁 一振肅紀律中國之人智力俱勝夷狄緣承平日久安居以逃亡為常不復治罪臨陣遂閉壘不陣恐其潰逸今後凡逃亡軍士嚴督所司務在得獲各盡律例正軍法臨陣失陷主將裨將者各議定軍法則例如古法隊伍連坐使不得幸免以制潰散逃亡則將士自齊有敢戰之心而武藝不精技射不熟為人所乘亦難為戰合候 命下行令各該將領官員人等知悉遇有敵人侵犯不係大舉深入先行料敵以威制勝毋得欺弱輕舉致彼設伏引誘審彼無後救無埋伏仍當分撥加倍精兵先出兩旁截前據險夾攻不得隨後誤事賊勢大盛量方堅守險隘以待應援仍備傳火砲各山頭放紙砲截虛旗其人潛藏使賊不測即當遁去不得妄追畏懦失事仍日逐倡率曉諭各軍士俱要隊伍同心遇賊困傷一人全隊赴救圍困全隊全軍力戰赴救圍困一軍總兵各附近將官隨總督軍門巡撫共舉十萬精兵百道攻打盡殺虜賊遵奉有功者朝廷陞賞候 奏聽本地即時大賞不吝千金畏怯輕率失事者 朝廷誅罰候 奏聽本地即時行軍法重

打穿耳遊營其妄傳賊勢說謊張皇者各依軍法身在中
華心在北番透漏軍情者依律候 奏梟抄本地仍
先行軍法示衆兩鄰隊伍知情者緝縛首告即當重賞
仍免知情之罪不舉者同依律梟抄仍於各隊伍內選
工槍打放挽強弓射大箭者爲槍箭馬師各一名每人
教二十五人日夜教演槍箭馬三藝立陣時四面立箭
月六七十步箭把八九十步以充敵人就陣內射之中
多者箭師受賞槍以木桿於陣內對刺中敵多者賞槍
師馬師於月夜習之陣前較驗照前賞罰餘日各在方
便就近去處不時演習槍師亦要學箭箭師亦要學槍
累數次舉行各師賞罰如在房內學拽硬弓如在院內
學使長桿上馬每各將領督撫官親閱陣哨如有三藝
精通者各兵及槍箭馬師各受上賞官亦如之每月賞
罰逐月加重力行半年兵粗可用一二年間使致精熟
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伏乞 聖裁 一節省行糧查得
接管卷內一件爲懇乞 天恩更宿弊便軍情以節財
賦事准兵部咨該寧武守禦千戶所班軍徐章保等奏
稱寧武關春秋每班軍一千二百名輪赴老營堡操練
老營堡軍三百名及八角利民神池等堡軍一千二百
名又赴偏頭關操練偏頭關軍一千二百名又赴寧武

關操練乞要各存留本處以便征操以省行糧奏奉
欽依備咨前來會議應否改正等因准此切照兵馬相
援固當量地遠近邊儲告急亦宜設法節省雖曰師行
糧從時不可缺而區處未當老師費財不可不深戒也
今照本鎮總兵駐寧武關西路遊擊駐老營堡參將駐
偏頭關舊議將寧武關旗軍每班一千二百名春秋二
班輪赴老營堡爲遊擊兵載入 勅內老營堡軍三百
名八角堡軍五百名神池堡軍五百名利民堡軍二百
名共旗軍一千五百名俱赴偏頭關作爲參將援兵偏
頭關軍一千二百名又赴寧武關操禦爲總兵正兵更
相調往官費行糧入離室家俱爲不便以致班軍徐章
保等往往奏告不已及查老營堡遊擊欽奉 勅諭內
開統領原選定寧武關遊兵一千二百名與老營堡見
在舊遊兵一千八百名共足三千之數欽此再照寧武
關相距老營堡一百八十餘里偏頭關相距寧武關亦
一百八十餘里地里窩遠山路崎嶇赴班者遺老棄幼
俯仰無賴常欲思歸往來道途無時休息每年所費行
糧不下萬計伏望 聖明俯念下情乞 勅該部令無
俯從群議將寧武關班軍二千四百名輪赴老營堡者
存留本關總兵處操備老營堡三百名八角堡五百名

利民堡二百名免赴偏頭關各留本堡操備極邊各增屯戍人心樂從公私兩便實爲至當其不足九百名老營堡俗勁人勇行令召補就以所省行糧抵作月糧所省尚多以足一千二百名之數作爲遊兵其神池堡五百名亦免赴偏頭關亦留本堡防守增添形勢以當朔州山陰之虜偏頭關一千二百名赴寧武關者存留本關操備各補原數以免征調之煩以省無益之費其老營堡遊擊勅諭除去統領寧武關遊兵一千二百名字樣乞另頒給如此則人情稱便上下相安各得其所矣伏乞 聖裁 一飭秋錢糧據山西布政司左布

欽奉

奉聖

三

政使趙廷松等會呈爲欽奉 聖諭事抄蒙臣案驗云云又據山西布按二司鴈門兵備等道副使趙大綱等會呈爲邊儲事云云等因各會呈到臣看得前項錢糧節年撫臣准三司會議從便那借缺少京運數多以及于臣太原石隰二營募軍糧銀淨盡朝夕待哺無出乃至借及事例方敢因防秋會計今總計二次買馬借過主兵銀三萬五千三十四兩八錢五分又義兵二次借支募軍銀二萬一百七十五兩七錢八分備陝西客兵行糧借支募軍銀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兩一錢八分四毫二絲一忽七微此皆先次戶部計作三十二年二

營募軍月糧之數而今借用當以京運銀還補者也臣因京運銀開無此項准布政司呈權於事例銀借支蓋戶部據其見在之文抵作募軍實數而不知前項借支未嘗補還二營逐月待哺遂借及事例銀竊計戶部京運銀發山西山西事例銀運送戶部均爲戶部出入之數徒增道路往來之費伏乞 聖恩勅下戶兵二部從長計處其前項補馬及陝西客兵借支過二營募軍主兵今年銀兩及二營權借支過事例銀兩准令抵補其以後月分該支之數亦應以事例銀充補行據該司呈稱今年止收事例銀二萬五千兩有奇除前借支募軍

欽奉

奉聖

三

月糧去銀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六兩五錢七分止餘銀八千餘兩不足二營募軍兩月之費其餘月分自今年五月起至十二月終止尚該銀二萬五千餘兩無從處給再照虜犯無方用兵叵測如上年客兵不經行地方糧草盡折作三十二年主兵之數本色若從變賣備用兵彼地勢必再買不勝煩擾恐復蹈前將客兵銀折當主兵既而陝西兵至仍復支買供應客兵今致主兵短少復行算請之弊也竊恐今歲虜知宣大防範甚嚴即今大勢見駐偏老邊外已犯偏關今秋侵犯勢所不免垂涎關南難保必無調度重兵往來應援截殺客兵

糧餉不可不備今副使趙大綱等會計尚欠銀七萬九千六百餘兩止是料量舊數兵馬凡若此意外費用不在其中况臣又該往備入援其各邊兵分地防秋逐處皆急不敢輕動惟選丁勇士發回義兵約及四千人該班民壯舊規八千人及臣調取原籍平涼家丁六十餘人以合一萬二三千人帶去防秋教練以備隨賊向往截殺并入援之用期在殲滅賊虜所計騎征馬匹除見在外兵部發下市馬餘段約買補馬五六百匹臣照例處補賊罰馬并民兵補陪二項馬共約有二百餘匹以給前項一萬二三千人之用尚覺兵多馬少山西晉太僕寺椿朋銀計有四千五百餘兩約買補馬二百餘匹以補老營遊兵大約不下一千餘匹新補馬然皆副使趙大綱未計入之數又當增計新添千匹馬五六箇月行支草料及查前項客兵銀兩嘉靖三十一年十月內蒙差經歷葛文獻解到三十二年客兵銀六萬兩內積出餘銀一十三兩本年十二月內又蒙差主事黃大節解到三十二年客兵銀二萬兩積出餘銀四兩二錢該前巡撫都御史許 因見不足召買支用會行題 請該補解一十四萬兩又蒙差員外郎李心學解到客兵銀七萬兩積出附餘銀七十七兩除三十一年客兵

支募軍餉三十二年客兵銀共九千三百六十五兩一分一毫七絲八忽六微以作行糧外今以各項兵馬計筭尚少銀八萬餘兩其唐家會樓子營沿河一帶先年設有防禦兵馬後因少事裁革以致今春套虜乘冰過河遂致河曲縣地方失事近該巡按御史李一瀚題增設兵馬令總兵統兵駐偏頭關深合事宜臣因度行糧宜省止議冬月總兵駐偏關加添兵馬但目今偏關屢被賊犯已調岢嵐營叅將郭綱助守該支行糧今冬河凍之時虜必復逞故態侵犯偏老禦冬兵馬時不可缺令無於秋防之後摘撥遊兵三千名於唐家會樓子營一帶設伏遇有虜犯一面剿殺一面飛報偏關正援兵馬相機截殺務期成功如有觀望悞事聽臣從重叅究待春暖河開方行掣回所用糧餉約以四箇月為期該米五千四百石料一萬八百石草三十六萬束時估不等大約共該銀一萬三千餘兩并前未足客兵銀兩防秋在即俱宜今時 請發臣又思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民窮至極又屢遭災旱臣等忍心百計嚴徵正稅以給軍儲王府祿糧各拖欠不前深慮逃亡離散已無可柰何其不敷之數欲求諸戶部臣亦罄竭愚衷推恕度量戶部之困有甚於臣而前項軍餉錢糧數尚未

數百方接括出於無策伏望 聖恩乞 勅戶部或將前項事例及賊罰銀抵補尚有未足臣深念 國計已乏如此民又窮困如彼既不在於官又不在於民然則今日之財果安在乎亦由徇情妄用者多而任怨節省者寡耳臣既叨列撫臣敢不任怨節省區處但事有干礙勢不由臣難以專行姑舉一節以例其餘查得寧化王府鎮國中尉表材串同長史司呈無故祝詞至以誕生 皇子為已祝禧之功討建坊牌不候奏 准自表其門支大盈倉糧銀一千兩又將賊罰贖官宅一座為銀三百六十兩俱係供軍之數濫冒支領心猶不足每遇新撫臣到自為定例告討臣若不禁止則一中尉除正祿外每冒支倉銀千兩以上其餘各項濫冒如前所陳俱得貪緣不肯聽受裁正若輕行追則原係宗室自領無人可追難以懲戒伏望 聖斷特賜 准行臣及巡按御史查究前項經手人役案卷問罪發落求材係宗室雖免以常人盜官物科罪猶姑容以本身父子見支三十一二年祿米扣住抵還其餘冒濫妄支錢糧之人自將觀感消化縱有犯者臣等亦得究治行法國法既不撓於貴勢 國用自充裕於將來諸凡耗財盜庫如此倫比不一而足而建坊驛遞里甲所費不貲

除臣嚴加節省力遏橫流臣非不知竭庫財以悅人求京運以濟軍富貴可保而名位立致非不知為 國惜財則微倖者騰怨謗裁抑過甚則被革者生仇敵顧以田野微生受 恩深厚捐軀隕命未足為報成敗利鈍從天所賦予奪福禍裁自 聖主義任報 主不敢徇私伏乞 聖裁

督戰報捷疏

先於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午時准巡撫大同都御史侯鉞報稱本月十六日大舉達賊約七萬眾入大同宣寧墩南寇臣度遊擊劉承惠兵馬奉調中途去賊不遠似有神應深合機宜已具 題訖臣即節行劉承惠乘賊未渡桑乾河即會同應州知州東路遊擊趙綸等各督令步兵土民人等上水尋高岸以木石或用繩繫糧料袋內裝沙石將上水堵壅盛長待賊前哨方渡舉號即撤木石沙袋放水衝截殺不料劉承惠避賊違臣前行入應州城內賊遂過河深入渾源應州地方臣恐其犯紫荆關路即會同鎮守山西總兵官李冰統領正兵督兩遊擊并署東路參將郭瀛兵臣選中軍把總義士王介等領臣原籍家丁十名勇士一千名共馬步官軍約一萬三千宣布 朝廷威德明示賞罰期必

殺虜各分遣前赴渾源地方隨賊向往應援截殺臣又領立功原任副總兵王懷邦中軍革任原任守備張文勇士李繼致管領兵壯把總許經張瑞麟等各官兵前赴應州恐防後有大虜并防前賊仍回原渡復犯臣境隨據應州西墩近懷仁縣地方傳砲五箇又據平虜衛一帶傳報夜不收劉廷會飛報大勢達賊由平虜衛邊外鷹架山西犯臣即掣兵截殺賊見我邊設備嚴密退回擁眾伺隙又經嚴行各該將領隄備外續據遊擊劉承惠差夜不收陳宗仁報二十日本營兵馬在渾源州渾河與賊對陣斬獲首級一顆又據署東路叅將事郭瀛差夜不收董淮報本營官軍在於渾源州東磨莊與賊對陣斬獲首級二顆又據遊擊趙綸差夜不收崔大貴報稱二十一日日本營兵馬在於渾源州李峪村高坡與賊對陣斬獲首級二顆犯平刑關外邊口守備許昭訓用大將軍火器打退奪獲達馬二匹牛羊逆箭夷器等件東往靈丘縣去臣恐賊聲東寇西行令郭瀛王介回兵沙澗驛應援二十四日又據王介部下選鋒百戶宋傑報稱前賊侵犯磁窯口官軍殺退往靈丘縣地方捉人詢問倒馬關路臣先後俱咨報巡撫保定都御史艾希淳隄備外又催總兵官李冰督叅將郭瀛遊擊劉

承惠趙綸與中軍把總王介所統王寵宋傑等兵馬隨賊向往相機剿襲去後於本月二十五日具本差承差常定題 知行至廣昌縣銀釵嶺遇達賊常定棄本逃命走回又准總兵官李冰報稱前項各營官軍追賊至靈丘縣平城舖對陣斬獲首級總兵李冰正兵營二顆遊擊劉承惠營二顆又據平刑守備許昭訓報二十七日於圍城子截賊斬獲首級一顆又准總兵官李冰差夜不收報稱各營官軍追賊至廣昌縣永安堡等處賊精兵萬騎血戰當蒙總督軍門親督各營官軍奮勇用臣所製大刀大斧勁弓大箭一齊斫射就陣斬獲首級總兵李冰正兵營共二十七顆遊擊劉承惠營四顆遊擊趙綸營八顆奪獲達馬夷器數多倉卒臨陣未經查明已在軍門報驗三十日申時據平刑守備許昭訓報稱前賊復犯關口臣即行令堵截并督郭瀛王介等各兵馬星馳防援三十日夜半許昭訓等失於防範被賊擁眾從圍城子大安嶺各進入犯繁峙縣地方守備許昭訓又失於飛報臣於八月初一日酉時聞知臣止有百戶李琦杜鶴齡捕盜新軍二百五十名指揮錢陽領新招步勇士一百二十名前去截殺張勢各到城東四十里棗林村截住仍即連夜調集原任副總兵王懷邦

挑選各守備選鋒馬軍七百本官因推任老營遊擊統伊家丁十五名領臣所與勁弓大箭超程遣下前軍臣行令把總許經管領并副把總勇士李繼攷管領招募勇士四百名夜半到臣於初二日丑時臣親統馬門兵備副使趙大綱中軍革任守備張文書辦義士袁迪令史劉天敘典吏王廷玉等統前項兵馬及臣原籍家丁六十名截殺至代州東段村迎賊大營東西四五十里其前哨精兵約五六百騎伏於溝內零賊四五十騎伏路劫掠不意臣卒至臣即揮長刀叱令官兵縱馬撲斫挫其前鋒奪其銳氣把總許經斬獲首級一顆奪獲達馬一匹賊見我兵勇猛奔走聚集歸伏臣即於本地割營賊或三二十騎或四五十騎四面誘敵臣欲躍馬縱兵擊殺當據兵備副使趙大綱張文書等苦勸臣任重軍孤且待後兵援應并調棗林村營會合陣前賊見臣氣銳遂收東南一帶伏兵俱奔西北割營至夜前兵方至初三日卯時賊起營臣召聚兵將按行賞罰再宣布朝廷威德示以虜不足畏激令盡行剿絕遂統孤軍緣途且戰且行追賊至代州東十里舖遇賊伏路精兵四五百騎衝陣臣披甲輪大長刀與李繼攷許經并臣原籍家丁義士袁迪及跟隨半皂等役各當先研射

其調跟隨捕盜新軍二百名奔退民堡各軍亦頗奔赴堡內賊聚圍臣臣馬上揮長刀斫賊李繼攷與臣家丁用大箭射賊所中皆倒一面令副使趙大綱分領臣家丁及旗牌官冉相李琦杜鶴齡義士袁迪并吏書半皂等各用刀背驅策各軍方纔進戰賊死傷數多各扶拖去訖會臣調管領民壯把總千戶張瑞麟等亦到夾攻就陣斬獲首級三顆奪獲達馬三匹夷器等件賊方退往西北山上伏兵仍截路惟押馱烘炒千戶余麟逃藏入堡本日午時署參將郭瀛把總王介人馬方追到據報王介部下斬獲首級八顆奪獲達馬二十五匹郭瀛部下斬獲首級七顆奪獲達馬一匹各有夷器等件王懷邦帶領家丁斬獲首級一顆臣見其遠來疲勞令休兵隨後未時臣仍當先追賊至代州東五里平城堡遇賊伏路精兵四五百騎橫衝有續到民壯五百名在彼臣令先設快槍大砲打賊及郭瀛兵馬至賊方奔走向西北山臣縱兵滿川按賊營內按察各官神池堡把總千戶陳淮逃藏申時近城先調西路守備孔賓曰清周策兵從本日巳時至代州並不接應聞臣得勝虜退方行前來又不傳號砲巡捕新軍管隊王黑驢等八名見賊退走臣自當先認係孔賓等會兵四時方俱進城計

議合兵殺賊略爲按行賞罰郭瀛雖獲功頗多但係署地方官不能阻賊念其寡不敵衆姑令立功王介李繼攷許經各勇戰當先各賞紅段一疋余麟陳淮王黑驢等各問究除先已留署奇嵐將劉勝偏頭關叅將孫寶增添老營堡守備高尚古兵各三千各於西路口分截殺外初四日子時仍令王介郭瀛許經李繼攷并守備孔賓曰清周策等畏馬食兵已畢探賊西北趨令各前赴鴈門關白草溝一帶分投截殺本日卯時太原叅將杜承勛署八角守備劉應麟兵亦至行令與臣前調民壯按伏鴈門廣武一帶外路口候賊北奔與郭瀛等兵夾攻仍先刻告示給鄉民各截殺逃賊本日午時又據代州東地名烙鐵縣堡居民楊誦等報驗本月初一日達賊攻堡誦等率衆斫打斬獲首級一顆獲達馬一匹夷器等件又據代州富村堡居民喬萬報驗初二日達賊步衝入堡萬等斬首一顆獲夷器等件又據繁峙縣生員樊文報稱往本縣小李牛村初一日達賊下馬攻村文等斬首一顆獲夷器等件數多爲首生員樊文爲從民郭淮保俱的實內楊誦喬萬審各不願照例即各賞銀一百兩樊文聽其陞賞本日申時又據署東路叅將郭瀛報賊在於鴈門關西香爐溝對陣斬獲首

級二顆獲達馬三匹夷器等件又據把總王介報稱初四日酉時在於白草溝地方斬賊首級二顆獲夷器等件賊衆於本日三更時折白草溝邊牆出境又據神池守備孔賓報家丁李廷美等追賊至白草溝斬首一顆獲夷器等件前後共斬獲首級七十五顆奪獲達馬數多即令騎戰候兵回查明牛羊以萬計臣各招令百姓認領各兵將尚前後截殺并總兵官李冰正兵兩遊擊兵尚有斬獲另行具題外切惟醜虜逆天犯順殃民殘物分道進數萬之衆相持歷越月之久轉戰經千里之遙官軍雲合攻圍路絕勢窮深入臣境臣以書生擬兵千餘格鬪逼逐數萬衆三日間疾馳三百里卒以敗逃弗克逞志皆由我皇上聖德好生神武不殺天祐信順陰禱其魄臣每與虜戰輒有疾雷大雨驚塵不起虜弓盡膠不能及遠臣軍兵射必命中故臣以寡敵衆隨處授首以致克捷茲迺天功夫豈人力輔臣深贊廟謨折衝於帷幄之中本兵計籌選將制勝於千里之外總督軍務右都御史蘇指授方略申嚴節制運十萬甲兵於掌中驅百道豺狼於網內巡撫大同都御史侯鉞先期飛報會兵協力臣仰承成算粗效任使圖報未盡於涓埃枕戈空憤於夢寐直欲鳴劍於

伊吾之北猶慚拒寇於門閭之內始以小試振起承平
頽墮之兵終當百戰誓梟不道逆賊之酋方懷屏營豈
敢言功爲照鎮守總兵官李淦寬博有謀叶力教養數
月之間士氣丕變轉戰數百里獲首數十級由其以忠
勇倡頽俗勤恪治軍旅綽有大將之才宜建殊特之勳
者也遊擊趙綸劉承惠因之以成事而趙綸弱兵比老
營忠勇之師勢甚懸絕今承惠所獲反少且違提調以
貽大患功不足掩罪但已經革任署東路叅將原革任
叅將郭瀛獨當賊衝雖不能制其入犯然緣途轉戰斬
獲頗多驅逐出境勞效亦著功當在趙綸之上勇士把

凌雲文集

卷三

書

總主介李繼孜各膺力過人忠勇服衆自山東兵從臣
三年捍衛古北千里辭家討虜收散亂民兵成忠義勇
士備極艱苦每爲前鋒今部下各有斬獲而王介尤多
其援接郭瀛與臣合兵致虜無敢肆弄疾驅出境繼孜
十里舖之戰身扞臣前左右馳射應弦皆倒眇視萬虜
所當無前然尚在士伍未有秩位誠蒙獎拔擢用將來
皆熊虎之將指揮許經年富志猛善射敢戰首獲功以
挫賊鋒旋安營而伐虜謀新任老營遊擊原任副總兵
王懷邦開關孤旅單騎戰虜遂致斬獲且怖虜以臣官
姓謂臣各村舍俱伏精兵使虜懷疑畏終於敗衄此宜

賜復俸祿責其成功俱皆功之首也神池守備孔賓雖
緩赴援旋即獲功管領兵壯把總等官偏頭所千戶張
瑞麟夜戰退虜保護居民衆感其德爲民指揮秦璋驍
果敢戰亦獲首功足贖前愆無負使過老營所千戶孫
吳發身武舉亦能將兵中軍革任守備張文百戶冉相
隨臣督戰極效勤勞是皆功之次也若中軍百戶李琦
杜鶴齡雖各盡心催軍且皆多力善射但捕盜新軍乃
其統先既避匿後復奔北不能制馭此當功過相掩
者也其各營領兵官員各有勞績斬獲各有首從但尚
未瑋師難於稽查此宜俟回軍查明再行題請

凌雲文集

卷三

書

本司計家丁各從征三年今當先數十戰衆所共見殺
傷雖衆不敢斬級雖効忠宣力臣不敢隱蔽而係臣親
睽亦不敢瀆請再照斬獲之績雖出行伍而激勸之
功亦由臣僚除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李一瀚鼓舞將士
舉將治兵竭力殫心緣奉有近例不敢枚舉亦不敢隱
蔽外若戶部主事張守宗峙積糧芻士飽馬騰山西按
察司鴈門兵備副使趙大綱整治兵糧親履行陣以致
克捷之功清軍副使高捷驛傳僉事李九功協力運謀
固守地方犒賞激勵振揚士氣茲當首論者也布政司
右布政王崇清軍市馬裨益兵務管理糧儲右叅政傅

學禮徵辦軍儲備極區畫分守冀寧道右叅政周滿菟
卒修邊保障無虞各有裨軍務所當次論者也分巡冀
寧道僉事蔣勳雖修城稽緩有失防範而坐鎮繁峙虜
不久留深掠此宜功過相掩者也太原府同知桑泰才
濟急難譚同應變提調文水縣縣丞張雲從置造利器
辦給賞犒卒用成功據泰才力若超拔爲本邊僉事必
收其用張雲從家本隴西亦有勇幹與代州吏目耿臣
各供給軍需披甲催戰書辦義士袁迪亦自山東從臣
軍書文移頃刻立辦千里辭家三載隨營與書吏劉天
敘王廷玉皆披甲麾兵不憚險阻應合敘其勤勞
如蒙 聖恩雨露均沾於萬物 日月遍照於幽巖
念微勞特示激勵伏乞 勅下該部甄別陞賞以勵邊
疆之臣則臣幸甚地方幸甚

論

諫論上

關中趙時春著

凡諫之難非言之難也所以受之而察其情者爲難彼
其情將縱而言之人主橫而逆其理焉則其諫不行彼
其理將直而肆之人主將抗其情而摘其慢則其諫不
行彼其暴其瘼而砭之人主則以爲痛已而忤其中彼
其隱其指而喻之人主則以爲玩已而忽於外彼其約
其緩急而繩之人主則以爲乘已而忍於心人主之所
難莫難於其察諫者之情矣凡人主莫不欲其身有好
諫之名而朝有忠信之臣然而大忠誅小忠賞大信誅
小信效忠信者蒙顯辜而阿意面諛者有陰福此其所
以有其名而無其實好雖切而道愈遠也人主莫不欲
其身之尊榮而無貶辱政之正治而無邪慝國之安存
而無危亡豈獨欲無之又從而諱忌之夫諱其貶辱邪
慝危亡之事而欲其無之者誠人主之務也然不受貶
辱之語則何以獲尊榮之福不見邪慝之徑則何以啓
正治之途不聞危亡之禍則何以致安存之功夫人主
惡聞不祥則臣下不敢言冒而言之則計身身僇而暴

國家之惡使明哲者將塞微而杜禍巧佞者將獻奸而伐柄如此則尊榮正治安存之事不可得而貶辱邪慝危亡之形成及其成而後毀之此人主所以多無及之悔而昧不見之圖也凡人主所以不能察諫者之情而受之者蓋以人主欲尊榮而諫者引危亡人主不以爲詛呶則以爲誹謗誠使人主能因其言而察其情則則惕厲而憂之錯磨而削之不於無及而悔之無之則糾密而防之邀聽而慮之不於其既見而後治之大至智無所計盡明府不俟形著故集衆人之謀慮不勞已之心思而可坐知未然之數也通天下之耳目不靡已之聰明而可坐測萬物之情也恢弘君人之度不煩已之嫗煦而可坐致百姓之親也故曰積氣成天雲霧冒焉積水成淵龍德化焉集善成德而天下歸焉諫者亦何負於人主哉是以日月不掩其食故天下仰其明雷霆不差其蟄故春夏奮其威天地不蔽其不足故萬物載其仁人主不差臣下之短已故天下樂其治也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夫無道之主貶辱邪慝危亡之所集也然能受諫猶不失有道者之天下况有道之君能察諫者之情而受其言則三王之治易與而五帝之名可肩也是以身不期尊榮而自尊榮

卷之六

二

二

三

政不期正治而自正治國不期安存而自安存故風化漸於疆外而令聞昭於無窮也若乃騁智辯以拒人言遠忠信而快諛佞之口使天下之人捫舌而交目君子削迹而僂僂是癰疽決於腹心而豎骨梗於喉吭也嗚呼危哉

諫論下

凡人臣有所關說於其主言不當計不効受而不庸與棄而逃之者分也百言百當百計百効受而庸之者分也棄而逃之者命也百言當七百計効五糴錯而令主擇焉盡受而庸之其參差出者其事危不受而庸之茲人得以摘其間者其事危兩持其可否而庸之主將疑而偵其後者其事危諫之術難矣哉衡其理而或臆決其事者其言當而計不効習於事而枝撐其理者其計効而言不當計已効矣而或先後其事則將有揣摩之譏言已當矣而或抑揚以飾其理則將有文撫之誚言已當計已効而或伉毅其辭氣以悚主則將有訕詛之誅此人臣雖有百當百効之術而乃無一安身之計也夫忠信不以迂闊撓正直不以摧敗折彼或不能則將語曰百當不如一默百効不如一忍雷同其說以低昂天下之人而牽引之上材危行自全中材苟簡容身則

卷之六

三

三

四

空國之勢成而孤立之禍始卒有緩急驅保頭顱護妻孥之臣責之以忠臣孝子之節渙然瓦解冰泮失人主之本望矣使人主豫知其然則必不任其人所以任其人者咎在於忠信之謀不効而正直之言不當彼得以深入其計而反操其柄以伐國此人主覺而誅之不足償天下之責也凡人臣亦莫不欲其道之亨泰而享尊榮世之治安而履夷豫行之便利而獲令名然乃有力不足以任其事而過思非分之圖欲以設巧釣奇而求无妄之福無妄之福至於前而不警之禍隨其後智不及之固將乘險以徼天幸也智及之則自以騎虎握蛇而莫敢縱嗚呼天下之人雖狂疾蠱昧孰肯暴虎而執蛇哉人臣學道有素行任當世之責懷百當百効之術而不歸於明主之前而乃以騎虎握蛇爲能自求不警之禍計亦左矣大夫有諍臣三人則不亡其家士有諍友則不喪其身今則不然人臣苟欲徼无妄之福不以百當百効之術奉其君其黨與亦各乘時以徼福不以百當百効之術奉其友子弟臣妾皆蔽於其私不以百當百効之術奉其長差之毫末失之萬千滴漏不實遂傾江漢誠使人臣肯以百當百効之術奉其主主雖不受羣起而公和之其黨與各以其術奉其友子弟臣妾

各以其術正救其所私是舉天下之人皆善諫也則無一人立於有過之地者此莫大之福人臣之所當禱醮而祈者也知之而自昧者謂之隱不知而自是者謂之愚隱與愚而竊高位者謂之盜盜臣不容於明主之世嗚呼懼哉

禦戎論上

中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崇浮靡而忽實效戎狄之窺中國其始於襲吾之長而毀吾之短中國之人襲其水土饒智計足以達變阜貽貨足以利用夫四裔之人性專而用瘠以智捷專施利收瘠故吾之用一而可兼其倍矣況吾之用百以敵一而何患乎自守哉古之善用其長者其必在於斯矣不善者則不然其智計亂於輕浮而賄貨匿於奢靡彼以其專勝吾之亂彼以其瘠取吾之匱故春秋譏之以爲自亡而兵家忌之曰致於人昔衛之亡其兆在鶴故敵以其鶴勝之溫之亡其兆在慢故敵以其慢勝之漢之圍其兆在驕故匈奴以其驕勝之晉之衰其兆最著於玄故五胡以其玄勝之唐之亡其兆最盛於貪淫文辭故沙陀因其類勝之宋之亡其兆最深於虛談道德故始終爲戎狄之所勝而繼之以滅中國之統絕不繼者幾百祀自古士大夫之崇

浮靡而忽實效者莫深於宋而其禍莫慘於宋舉其所
以長者盡棄之而使戎狄日窺吾之短故吾常以爲宋
之不亡其咎不在於師旅之不武而在於士大夫弛武而
不講不在於設守之不固而在於不知以攻爲守之
計何以明其然耶繼周之業乘唐之弊以小加大以強
役弱以有道伐無道非有漢祖京索之難朝發令而夕
奉版譬猶郡縣然非有王寶運衡之勢宋人徒見取天
下之易可以文德說而不知戎狄之難非武之善經莫
定也故一困於劉氏再困於契丹重困於俘裔之元昊
統絕於後起之金元始爲昆弟之國中爲城下之盟終
約叔姪之號及其無可奈何而稱臣奉貢之使行矣又
不得已而襯壁面縛之禮行矣自古無不亡之國而亡
宋之情最戚舉天下如是之大英雄豪傑如是之多而
宛轉於戎狄掌股之上曾無一夫奮袂而大呼者陋甚
哉宋之君臣其汨沒於浮靡之深也國家有天下驅全
勝之孽胡紹百王之絕統奮青丘之神劍返紫宮乎庚
夷 神武旣布而 聖文聿修於是始尚事功而抑浮
靡時則有覆軍折將而邊圉無尺寸之失蓋嘗 皇興
北狩而戎夷終不敢失君臣之禮信臣精卒畫疆而固
守虬虎之旅騰揚而霆發於是離極重明百蠻稽服矣

觀前事之得失睹今日之功効經武禦戎之上略斷可
識矣或以爲聖王崇文德而不勤遠略儒者有仁義道
德以禦侮是不然孔子不學軍旅之事而加兵萊夷聖
王莫盛於湯武而天吏之師征伐肆克今使士大夫忽
當務之實用而蹈前車之覆轍慕文德之虛名而忘經
武之大猷使戎狄得以窺吾之長短此猶畫餅可以療
饑以葛陽而消癰疽也烏乎賢

禦戎論中

夫散兵不足以制人而制於人疑志不足以應敵而應
於敵天下無事畫封境申約束利兵健卒星羅而雲布
其勢不爲不強其威不爲不張猝有狂夫奮挺之難恫
喝相杖莫肯毅然授命者內顧妻子私貨財之念重而
赴義致果之志微也故曰制於人內顧重而外難輕則
上下異心上下異心則投機有間投機有間則借警資
盜故曰應於敵有生之心必喪其生設守之謀常蹕其
守使有必死之志則其生不足爲也使有必攻之謀則
其守不足爲也方三季之衰各有戎狄之難以武王之
威而不能遏淮徐之亂萌周公於是弁兼戎狄滅國五
十而百姓寧宣王奮紹周之志肆征不庭而不能禦羗
戎之難馴致亂階宗周載滅桓文於是攘左衽之衆建

匡合之功勲而諸夏來同漢祖承百勝之勢而蒙白登之恥孝武於是開河南通西域威稜逮於宣元而百蠻稽服晉之敗二百年而唐文皇始定之宋之敗又三百年而我聖祖克安之向使必守之兵爲可用則是幽厲晉宋無覆亡之實禍也攻守之智不足施則是聖帝明辟無顯融之令名也故常策之戎狄之衆曾不百一於中國瘠肥相較利害相懸萬一未侔而能爲中國患者攻其所守者也獲其地不足以益土役其民不足以廣衆而征伐之兵勢不得息者以攻爲守者也衆均尚勇勇均尚智智均尚聖四者戎狄之所短而中國之所

凌谷本集

卷之六

八

臣

長也是所以攻守之勢在中國而不在戎狄明矣散衆而守則守有定形聚寡而攻則攻無定勢以有定之守而禦無定之攻雖有聖智難爲工而況於勇怯之間哉使戎狄襲吾之所長而毀吾之所短者此也夫兵之勝敗相參鼓旗相當而莫敢先窺者謂其士強弱等而將智勇班也使吾簡百一之士練技擊之兵非全兵能當也信任英賢申嚴節制非烏集之敵也彼見吾有衆攻之勢無寡守之失故誘之利其衆可亂惑之聲其情可得合變制奇之要在此而不在彼明矣是非欲役其羶裘之衆利其孽蠶之具也使彼知匱裘之衆不可異保

而凡吾水冠之民孽蠶之具不可異保而凡吾賄貨之富則飲馬之謀寢而款塞之請可幾矣故曰一勞而永逸暫費而永寧孰與惴惴然散衆而自守而坐待戎狄之患哉吾固曰有死之志則易生也有攻之謀則易守也

禦戎論下

其本莫如自治以結天下之心慎守以待旣衰之勢漢晉之亂單于叛安史之難河隴陷盧文進之奔幽薊割郭藥師劉整之降宋室微其患在內萌於至近發於至遠浸淫弄害遍滿宇內一夫乘機四夷交難終之在人

凌谷本集

卷之六

九

臣

始之由我明王知人之不足恃也故先治其身使其心志足以倡率百體血氣足以供給庶用聰明足以役使群動威靈足以招徠英豪未明而衣後日而入非人之情四徹而無所蔽雖有纖芥適至之疾而無土崩瓦解之患外備不索於內內取不求諸外卒有大寇列疆而守重兵以示勢脅其深入併壁以入保絕其鈔掠重賞以誘士知其情僞彼雖未敗而固已無所利矣夷狄之情唯利之是逐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破一十家之堡不足千人之朝食百家則不能克矣日馳數百里之地必擊空虛之處遇敵則不能戰矣深入

險重之中必知情勢之宜無間則不能出矣輕騎遠出以爭利重兵必逐水以屯望無泉則困斥鹵矣故廣置耳目安集生口堅并壁壘置兵要害先據水泉匿形而不擊玩士而不圖慎守之策也然則必不戰與曰非不戰也不當戰也彼固求戰者也彼戰則必死死則必勝勝則車騎兵甲之獲固已利矣况乘勢遠鈔之利也虎不先見人不敢搏見射獵者則走聲勢使然也故不戰者守之善者也求戰而不得欲進而不能隨入隨出亟進亟退使承平之士習於戰陣久驕之虜疲於奔走情見勢屈衆情離貳勝負之形決矣戰可得而知矣然則

後谷文集

卷之六

十

吾獨無瑕與曰吾固曰自治以結天下之心也凡兵唯無瑕者可以攻瑕以瑕攻瑕者技巧用焉以瑕攻無瑕是爲大敗今海夷越鯨波以陵江浙西域渡流沙而脅甘肅瑕亦甚矣我雖有瑕可以用技北虜鄰壤專精爲患瑕在於我我瑕則待其來而備之彼瑕則俟其極而斃之不可斃則守以疲之亦若禦虜然但虜以戰爲實而以和爲虛彼以貢爲實而以戰爲虛虜能數來而彼不能數來彼不能數來則我固已制之矣又何求

史論

春秋書事以經文爲正左氏傳列國事非丘明不能也

其矯誣者附會王莽劉氏之符命求立左氏學官以圖富貴者爲之也又必以類增之斯成書故失之艷與誣多以成敗論人異乎詭巧言令色者矣曰何以知之曰以論語知之名呼之而取其行必交友以下也非下則不名非同時則不傳也紀孔子卒至三晉之喪智瑤非漢儒之附會而何史記亦有之欲以成莽之篡漢故以漢爲堯後莽爲舜後堯舜俱黃帝後必使帝系一定以土代火與左傳之僞論同皆妄也非史遷舊文也何以知之曰以堯典孟子知之帝系堯爲舜從曾祖而以二女妻之堯方呼爲在下之鰥不以爲親睦之數又外詢

後谷文集

卷之六

十一

于四岳又以姑妻焉常人弗爲也而堯舜爲之舜出側微豈曰黃帝之後堯不知其系自黃帝而漢儒知之非獨其知過堯年亦當高於堯矣故可哂也曰自魏晉及宋之士胡不辨之曰子亦稽之史魏晉五代唐宋得天下有異於莽乎其臣置之勿論宜也唐出於李老聃或曰聃李下生又曰臯陶爲理子孫轉而爲李左氏紀英六爲臯陶後舜典命陶作士不爲理也唐本宇文部匈奴自有蠻夷猾夏以來中原之族姓紊矣

宋太宗之取太祖位或曰弑非也或曰讓亦非也陳橋黃袍之謀匡義與知馬事或不成則匡胤誅之以歸罪

矣事既成安敢不以位及之故曰取而非弑也殺兄子以傳已子元佐以爲非義陽狂而避之秦伯之義也故曰取而非讓也元佐其以天下讓乎太宗子孫久假屢絕而不歸至舉族淪于北狄廼留一康王使授太祖之子孫兄弟之世各得其半淵乎至哉天命也其臣當靖康之亂類有能知而言之者皆弗誅獨誅岳飛以其握兵故也亦天也孝宗立而雪飛冤亦固然也故曰爲臣不易

天下之大分莫嚴於義利王安石欲隆治道而先求利政是以敗有宋立國大抵不假人以權而優以利自百

凌谷文集

卷之六

志

官至夷狄皆然安石不知節之而務求足之其士風以虛文相高安石不知以誠率之而反授之以臆說便利其告君以明帝道關異端而佞佛乃立寺置田請于其君唯恐不及吾不知其何說也其人天資敏給小慧而暗大體強爲大言而中實昏懦故勉以剛愎濟之安得不敗陸文安公學術天資爲似之故撰其祠堂記頗有得焉至論其心之所以蔽則諱其佞佛好利蓋象山亦自爲諱也或曰安石清約不近利曰子所言者市賈之利也安石欲竊賢聖以爲利關佛而佞佛譏韓文之無補而自爲三經字說則不悔首尾衡決心術曖昧知其

謀爲賢聖以圖大利也夫古之聖人不自聖也自以爲聖則非聖

天子之都雖本其所興而亦必有前後進退之勢古今所同也堯舜禹都平陽時所患者水與三苗水性下趨而冀方形最高北方尚未生狄人而苗固在南方水鄉其形勢爲勝也商先都河南與汴水無異盤庚力遷河內子孫遂都河北以背兗冀爲輿區河山襟帶至強難弱夏周衰世遠不及之蓋北方未有狄狄之地皆在帝畿故也元金似之矣元先據女直地故金遂亡於河南本朝自南北征故元雖亡而不絕周雖都雍而亡蜀漢

凌谷文集

卷之六

志

西戎近據終南雍之退守之地未全也雍之形勝歷漢唐及今而始全冀之北今多在狄而山西狄難反在趙代之間出燕都之南此臣子之日夜隱憂者也或曰雍不有河套之狄乎曰千里而遙及邠及甘泉馬不支矣非如燕之朝發而夕極也今業已都燕當重宣大遼代以輔蔽之余嘗叨是任矣而志竟弗遂余有罪焉

周寵叛臣以爲諸侯始自曲沃武公至三晉田齊而極其後遂賤天子之命侯而自相王矣秦亡於司馬欣之請事不見而逃正先之力諍無罪而誅漢亡於鈞黨又召董卓州郡之兵以促之唐自李楊作相安史構兵半

已亡矣遂使方鎮不由君命而天位不出父傳三百餘年而亡幸也宋雖不競外有強敵然君臣之間動有所畏逮燕雲鄂渚之僞捷乃肆然無忌自謂太平而華夏亡矣書稱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知幾則可以知興亡矣可不慎哉

秦立扶蘇秦非獨不亡而可以興文景之治也陳勝吳廣起徒戍假扶蘇之名天下響應况居帝位以行寬仁天下寧不歸耶赦徒戍用孔道而天下止三十六守監百令丞尉亡官多民擾之患亡北胡南越之侵扶蘇優為文景矣然則天胡不佑扶蘇乎曰始皇君臣多淫僻也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道也物勝人自五帝以前是也天乃生禹益以損物而益人人勝物六國漢唐宋之季是也天乃生李斯王莽宦豎奸相夷狄以損人而益物或曰此治亂相禪自然之數也子言之何補曰嘗聞之先君子矣聖賢有道焉唯上下力行節儉非五十及大人不衣帛非七十及大人不食肉飲酒衣食宮室姑自足不求諸外不可衣食之物不珍不乘人以自逸不損人以自利不偽言以立行故常治

項羽鴻門之會不殺沛公樊噲張良之功大矣然非斗

酒彘肩之能也其本於還軍霸上之諫乎遣兵守關猶可說也居皇帝宮私其嬪御范增召軍吏行中屠建李綱之誅沛公焉逃於王憲張邦昌余大均等之罪乎以吳閭閻之強君臣有楚之室卒為楚敗以關先生破頭潘之猾賊眇視高麗私其婦女卒為所殲况項羽之悍范增之妬乎逮噲之數羽得執此以為詞出噲本意也孰謂噲之功不先於三傑哉

人臣事君可無功而不可無誠張良始終為韓韓亡事漢漢祖呂后惠帝皆敬信焉韓信陳平反覆趣利皆見疑信誅而平絕後且自謂犯道家之忌允矣哉王陵周昌周勃之見信略如張良黥布等九反之禍皆與信同理勢宜也光武唐宗宋祖能全功臣大率如是其不能保全正如信平等耳姑以此為例觀世變者詳考之

史遷不見左氏專據戰國遊談無根之說詆誣聖賢惑誤人心如伊尹割烹要湯孟子明辯之矣乃復載之文王免姜里之囚左氏稱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史遷乃謂閔夭散宜生行賂是文王苟免也又曰西伯陰行善益謬矣夫除炮烙刑滅崇侯虎伐密戡黎章灼耳目何陰謀之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不為聖人之所同也史遷所稱乃如

是謬悖乎朱子黜鼎肉說湯之說而用美女貨馬獻紂之事何哉末世放利誣聖自文以濟其私不可不辯春秋直書趙盾弑君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則以大夫不當專殺含有罪之盾而殺無罪之同括耳史記乃盡用趙世本國策之說大悖孔子之意

瓊山丘公斥宋元招安寇盜之非是矣顧未反其本耳人君能舉直而錯枉枉者將化為直而何寇之可招禹雖班師然修德以格苗終於分北不但已也周公則戎狄且兼之所謂文告之修乃所以待遐荒戒後世之黷武耳雅邪枉之臣自知才力不任定亂又妬有功之人恐出已上又或欲養寇以自資張賊虜以脅君父乃肆招安之說其害豈止于是非之間哉若官政暴貪民不堪命相挺草澤誅其害民者而復民之故業斯可矣奚可以官爵賞哉

極其變而后知正之爲至善也五帝時物猶勝人而人之智勇僅足勝物以安居無遺力也水土既平萬國莫位而篡賊夷狄異端之禍作矣異端唯佛最巧最辯難窮能言天地萬物之變至矣功利智術之士以小變觀大變安得不神醉而心屈也由正道觀之則戚矣曰何以知其戚也曰彼出世法也夫陽明動而陰晦靜物之

用也人陽明而鬼陰晦物之體也陽明之氣盛而爲人之氣竭反陰爲鬼物之正也當盛而衰遊魂爲變反而不反精氣爲物物之變也彼舉其變者以恐人而以冥然不覺悍然不顧者教之以爲出世法且變之不可常允矣死即出世明矣生之不可出世又明矣故曰佛鬼道也人而行鬼道生而出世凶乎哉故人行人道則鬼神與天合行鬼道則鬼鬼與地降小人騁私好怪故好鬼道君子心存於正故好人道人而神神而天至者知之不至者勿與言

王道廢而夷狄至陰鬼勝周定王三十六年中原大水佛生西域楚莊王奪晉伯嗚乎豈小變哉黃河清聖人生爲祥于始生宋王之聖人也河四瀆視公侯臣也陰也陰宜濁而清明臣有起而爲君者爲災于受賀在位之君也讀史者詳之

先王盛時合人祀神之樂歌史紀之天下傳焉内外上下之歌詩史採之天下亦傳焉諸侯亦有所貢焉周衰諸侯不貢史臣行役之使錄而傳之好事者歌焉蓋天子無可頌臣民憂憫篇節感數而不雅故爲王風列國傳播之曲周人莫可誰何故爲變風爾先王之事變而能正者也孔子有聖於衰世焉此孔子之義也其重復

訖亂者剛焉理也或曰朱子云皆列國之所貢天子巡
守之所陳也曰朱子不云東遷而遂廢不講乎十壹國
風東遷以後爲多天子固無巡守之事彼衛莊宣鄭莊
厲齊哀襄晉武獻秦穆康陳靈曹共之君寧肯以其淫
暴之事貢之天子乎彼隱而行之天下播誦君子有取
焉以懲惡孔子之義也

狄入黎入邢黎邢告急于衛衛失邢黎之屏蔽狄患及
衛矣而衛弗救又弗戒也方且玩人則宣淫玩物則寵
鶴卒殲于狄非狄之能衛自殲也秦已亡周韓兵交天
下唯齊遠未受兵宜君臣戮力以救楚趙而劫秦猶恐
弗濟乃中李斯說客之邪謀拒即墨大夫收用諸亡人
之奇策坐待遷夷秦漢隋唐宋元之亡皆如是方邊圉
告急危不旋踵而乃夷然坐視以底滅亡非不幸也詩
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心之憂矣涕泣隕之

虞世基散楊義臣之兵趙高拒章邯之請十常侍之收
王允張濬之討李克用賈似道之棄呂文煥哈麻之醜
脫脫皆妬能以喪邦而還隕其宗如出一轍雖然趙高
本趙公子爲秦擒被宮六國未叛于外而高先行陰謀
于內欲亡秦而報趙久矣其君不悟舉天下而聽之悲

吾于古今興廢之際得卓達之士亦不數焉孔門記微
子之篇其志戚矣避秦如四皓桃源之儔蓋多世莫得
傳焉淵哉邈乎漢有梅福逢萌劉向郭林宗魏有管寧
皇甫謐唐有司空圖金元之際率爲黃冠世莫得稱焉
者抑又有之矣余同年大司馬翁公亦今世之子然者
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漢文帝之美後世少及獨私一鄧通懼其餓死遂因而
除盜鑄錢之令使人各得自鑄錢予通蜀嚴道銅山其
後景帝害通乃以私出徼外銅錢罪之卒餓死通者錢
也而吳王濞乘之即豫章銅山鑄錢之富以成叛逆之

禍人主一念之私流毒之烈如此可不謹哉

聖人謹禍亂之源故成湯自有慚德懼其爲口實而武
王伐紂之師夷齊不助孔子擬易之革何其謹也陳勝
吳廣之流當耕思亂狐鳴惑衆此亂民也與二世斯高
何別焉儒者乃以湯武許之惑甚矣李淵再世受隋高
爵主危不扶罪人也宜名曰反唯元以醜夷猾夏百年
之恥不可一朝與居凡兵之起皆義也聖賢亦何容心
哉用夏變夷則夏之否則夷之

習俗之因革必以其漸天地之始即有諸侯自萬國以
來土漸大數漸少弁而爲六合而爲一漢封諸侯未百

年而盡亡自是以降尊卑無恒唯能是與世祿相間遂
以爲常其所由來者漸矣讀史者不可不知易圖治者
不可不知史史者易之用易者史之本

晉張輔著論以漢昭烈優於曹操諸葛武侯優於樂毅
允矣獨以光武優於少康似爲未盡然徐而考之禹啓
之功德未遠太康之惡未稔羿浞止亂畿內夏之諸侯
咸在少康奮旅一呼咸至誅浞梟二豎四海安矣西漢
自宣元成哀平五世不行仁政誅戮名賢政由宮內時
維婦寺官吏詐貪兆民遭痛觀王吉貢禹賈捐之京房
王嘉王章劉向李尋梅福之奏西漢之篡亡久已兆矣

漢書

卷之

三

盜賊羣起郡國不計習成風俗至王莽而後盛耳罪歸
於莽而後民思漢使莽習五父之勢歸政中山衛氏孔
光劉歆等能保無羣盜乎何也莽獨秉大綱耳政之條
目世之風紀固光歆等所爲也哀斥王氏而用丁傅天
下愈亂平又劣焉王莽亂定迄不聞武宣諸孫有能振
起者蓋文景之澤爲武宣所涸天固以天下歸文景之
裔矣光武之承文景視少康之紹啓禹不亦邈哉羿浞
之亂嗣夏唯少康耳民無異志焉漢之子孫萬數百姓
莫適從也光武無與焉身破百萬於昆陽人方知之及
更始再敗而民之思劉氏益微矣光武再奮河北手無

寸兵獨得天下之英賢徧掃宇內之寇盜一除委靡之
習大獎忠烈之風亦逮明章和順而後文章燦然甚矣
治功之難也孰謂光武不優於少康哉輔之論信然

蓋嘗備論高祖世祖之興皆乘兵亂與項羽更始何異
哉獨入關之後立法制除煩苛以正紀綱敦信義散財
貨以明體統抑諛佞進忠鯁以厚風俗使子孫有所承
繼者可百年便欲廢壞亦可百年由而不廢千萬年可
也然天地之氣久治必衰衰乃復興吾不忍言也嗚乎
班固稱王吉清儉而輿服鮮明疑其能造黃金是不達
吉之意矣觀吉立朝正論據經本禮乃儉而不固者諫
大夫之祿在漢亦厚輿服敝垢是威儀之陂而蔽君之
寵也吉通儒也肯爲之哉造黃金之說陋又甚矣大槩
漢制官少祿厚近世官多祿薄官少材易得官多材難
見才易則治易才難則治難

漢元帝與京房語知人之難故行考課法唐憲宗與裴
度辨朋黨之邪正故著辨謗略漢元柔儒少斷不足道
也以憲宗之剛明功業垂成卒惑李逢吉皇甫鐸李道
古等之佞而不能用度崔群韓愈裴潯之忠諫竟至失
身宦豎何哉之有所欲而績敗於欲速也夫天下之所
爲公是不待辨而知其正且當行者恭儉也憂勤也仁

恕也明決也容人之攻君私也中人以上之主咸知而行之無疑矣人臣之才合於是者必受而用之無間矣以是求治固無難矣唯夫睹其恭儉也而佛老虛曠之術入焉苦憂勤而中商綜覈之政行焉任仁恕而請謁燕昵之私干焉遂明決而恣睢敢爲之敗參焉受雜言以爲直而訐暴矯亢之徒肆焉是數者皆賢君知人之患也蓋恭儉者欲少事少在於心不在事也事當濟而不濟則禍萌如帝乙之立嗣漢文之七國唐代之藩鎮宋人之冗官冗兵是矣憂勤者欲其樂天心樂而身勞則可久不樂其勞而勞其勞久將不堪必委政于疆察

凌谷不集

卷之六

三

之臣以行督責之政秦政之李斯漢武之張杜唐玄之李林甫宋神之王安石是已仁恕者多容有罪者或不能討明決者多武有德者或陷于罰雜然受言者小人得維進君子弗能當也人君以是基禍者尤多不可枚數皆心有欲而速成之姦人得以售而人主亟得所欲至于以賢哲兆亂亡而莫之救也然則曷救之曰以大救之人君之大同天有五者之德而心弗有焉則無欲可乘而君子自進小人自化矣

中興之盛唯周宣之名最烈而王道之衰亦自周宣始蓋其暮年所用之人內則尹氏外則申伯皆世胄懿戚

據重秉鈞卒至東遷豈獨幽平之罪哉其視光武固蔑如也此之唐憲尚留裴度李德裕以輔穆敬文武亦少劣矣唐之宣宗尤善敗士風專用法網稍束卿士舞智市利更五季猶不變歷觀人主之功莫大於振起士風喪邦之咎莫甚於流僞成俗救流僞莫如崇忠信尚恭儉

漢之亡以賢莽卓紹操而忌鮑宣何武陳蕃李杜孔融唐之亡以賢盧攜高駢朱溫而疎鄭畋李克用宋之亡以賢蔡京史彌遠賈似道夏竦而放陳瓘真德秀汪立信文天祥或曰卓未常賢曰公卿同疏召之不以爲賢

凌谷不集

卷之六

三

乎或曰克用亦擅命曰晉文侯鄭武公之流也斬朱致行瑜而地歸有司溫建茂貞之罪不擅興討其志忠矣或曰立信天祥宋卒用之曰亡形成矣一死成仁二子有焉與亡奚益

嗚乎國之亡也有積漸之勢焉始於棄其賢而民從之終於棄其民而天從之天之愛國君甚矣天無言也故使賢者代之言亡國之君乃忌言而疎戮之天不忍棄也故降之大災危以儆之又弗信也而虐用其民民不堪命而大去之天乃亡之賢人君子於是乎有呼天奮命以從之者矣有深引避匿以去之者矣姦惡之徒遂

內外合勢以傾覆之恬不怪悟以趣其亡豈獨天運有廢興哉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崔寔政論有所懲之言也然爲不仁者作備焉桓靈屠剝忠良宦官濁亂海內舉仁人而不仁者化救之治之道也焉用刑李膺劉郃陽球等不忍其憤一切治之以刑而俱斃袁紹盧植至于用戈卒以亡漢刑何益焉寔又喻以呼吸吐納雖能延年不治傷寒是不知呼吸內閉以治傷寒而仁政養民所以正風俗也然則德政之用將奈何曰賞善而罰惡皆德也刑所以輔德之不给也德厚則刑措文帝易斬趾爲笞數多而致死見刃之酷而未見挺之能殺人也然帝之斷獄天下不過數百則其應易斬趾而笞者居五刑之一焉又寡矣吏治旣淳其笞不幸而邂逅以死者蓋百之一二耳烏得信寔之論而遂眞爲文帝以嚴致平哉

書稱大舜分北三苗竄三苗于三危孟子之徒萬章乃曰殺三苗于三危註云殺其君也今詳書文二義皆是也三苗在今湖南負水怙亂其君無道民未盡從也故以兵往征而盡叛民疑懼也增修德教而自歸善惡始可分也惡民遷于北方之三危故曰分北曰竄也其君怙終怙惡至三危而不悛其衆旣離即竄所而殺之於

義爲允

仲康立爲天子首命賢臣胤侯掌六軍往征羲和之罪蓋羲和亦乘亂棄官黨惡據邑內叛無可奈何而征之旣征而此官亦廢后稷不窋虞官仲雍亦失官守而奔西戎即此而類推之唐虞官制至此一壞蓋由仲康徒知用兵以伸威而不知正百官以正萬民垂統之謀固已踈矣及子而弑有由然哉孔子錄之以終夏書傷帝道之變也

詩論

先儒論國風爲天子巡守諸侯陳詩太史採焉東遷弗行然今深考詩之時世篇中事語足徵如衛之碩人燕擊鼓乘舟鴛奔載馳河廣諸篇鄭之叔田齊之猗嗟晉之無衣秦之黃鳥陳之株林灼然爲東遷久後之詩其時天子衰微諸侯安肯陳其短太史何計能取之夫詩與春秋左氏可互證也疑當時列國所好之歌上下共誦樂工傳布家喻戶習千百其羣孔子芟而正之止存三百十一篇以示懲戒云明乎此則朱文公詩序之抵牾亦當釐矣

浚谷先生集卷之六 終

浚谷先生集卷之七

關中趙時春著

序一

壺關縣志序

上黨天下之脊也而壺關居其端尤爲扼塞之區左通
岱恒之經右連穀函之麓中披周韓之腹爪秦晉之疆
北而馳之燕趙之郊故山東可有邢豫可有懷孟雍可
有蒲阪冀可有陘口或攻其內或攻其外而壺關不可
得上黨不可拔持久坐困則冒三軍於困中令牧堅持
鞭而扑之斃耳由是言之則壺關之盛衰其國之興替

浚谷先生集

卷之七

一

所繇也置牧不良設守不固是無壺關也無壺關與上
黨是猶人踞其脊而歐之蔑不負矣昔者秦人曾以其
威困山東諸侯破軍殺將而不能得一大都越壺關而
東侵者以韓死守韓不負圖而用馮亭以嫁禍於趙趙
又棄蘭廉而用馬服子以喪師於長平故東諸侯卒爲
秦所并光武之至河內遣鄧禹自并入關鮑永不用馮
衍而使田邑邑降而禹得上黨遂以虜永禹安集河東
而遂復關中鮮甲慕容之逐垂而用評也亦猶夫趙也
唐之用李抱真以控東方也亦猶夫禹也大將徐達之
伐山西也元橫廓不知守此險遂納河南之兵成倚角

之勢克期而天下清寧 毅皇時大盜群起攻剽劫略漸

漫城邑卒不能以一矢加於山西陝右者以壺關在焉
故卒就天誅由是言之則壺關之盛衰國之興替所繇
也置牧不可不良設守不可不固牧良而守固則壺關
安壺關安則上黨無患是我踞人之脊而制其命孰敢
橫我哉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壺關之誌可以弗
作乎惜其相襲敝故而文獻無徵縣令張友直雖有志
於作者而靡所紀信故求助於館長張邦敷而爲之請
於予予特爲述其槩於安危者如此若其詳尚宜取諸
鼎鑿訪諸故老俾後世知作者之用心云

浚谷先生集

卷之七

二

西曹對雨詩序

夫人情鍾於所愛則與物恒具順之則爲喜逆之則爲
悲非其物異也往時人言思人者見屋廬草木衣服之
狀皆似其人又時時夢之其窮愁離阨之極則往往發
爲訕謠苦調悲吟極拘攣憂慮之狀故向生感笛王子
推琴猶不但已乃至於狂聒呌呼寧覺爲異此其物足
動之哉彼其情鍾於中則其暴其外者雖什百其倍豈
足落其沉痾而洩其秘稿乎建人姚在明與其昆在韜
甚相得又同舉於鄉在明先擢第爲刑曹郎其昆來試
南宮既離而合又甚離也見黜有司令署建平學官離

而合合而復離益可悲矣假今在明因物感恩豈獨對
雨云哉則解之曰聽鼓鼙則壯士喜而三軍悲悲在於
所懼不在鼓鼙也審音樂則得志者喜而失志者悲悲
在於所欲不在音樂也對雨則農夫喜而離人悲悲在
於所愛不在雨也夫情始於無形觸之而后寓感之而
後形然則在明之情雖謂之對雨可也於是在明之寮
友即風人之義以暢其鬱陶之懷而踊躍其進為之志
蓋將約之以禮義非止為情而已也咸謂小子可以興
於詩矣其序以引其端

五先生文粹序

梁肅

卷之七

三

世之稱述傳記子史之家至博矣未有不以名號其書
者不以名號其書而直稱之曰先生者惟濂溪周子洛
程伯仲子秦張子閔朱子為然世以其學同歸於聖人
後之學聖人者必由之而後入故並稱之曰五先生先
生云者弟子尊師之稱也五先生亡矣天下之願為弟
子者將無以致其力故必求之五先生之文文非所以
學五先生也以為學五先生而未得故姑求五先生之
文爾五先生之文其行於世者博則世之不能為五先
生而徒為五先生之文者必大亂真矣故五先生之文
未有不粹者也而曰文粹者以別其亂真者耳夫聖人

梁肅

卷之七

四

之道天道也學者未能合天道故求諸聖人未能得其
所以為聖人故求之五先生又未能得其所以為五先
生故求之五先生之文夫自五先生之文以至天道安
在其千萬而存一二哉求千萬於一二而又有亂真者
焉則其亡所得可知矣故始於學道終於無所得世乃
議之曰儒者博而寡要陋哉斯言惡知所以為儒哉孔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
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求五先生之道於其文者
得其粹然者乃為約矣苟得其粹然者以為約則雖在
斯文猶為衍也嗚呼欲求五先生之道者得斯義而推
之庶幾其不為世俗之陋儒矣

岷梁靖亂詩序

天下之患常起於細微而其勢莫之或止遂至於不可
救譬之強壯之人本無它疾病飲食膿脆之物日厚奉
養而饑寒之患不至於前自以為安矣而不知痰積結
於五內毒害發於四支亦非一朝之故也皆由漸以致
之矣治平之世在上者惠以育其天下之人仁以望其
上庶幾乎期於無刑之治而不知大奸巨猾潛伏於草
莽之中者隱若敵國極而至於用甲兵又不能勝而至
於遣將帥授鉞鉞嗚呼其所以為小不忍者乃至於殘

恐而其始爲婦人之仁者乃所以爲大不仁也曩者流賊之變是已有司曾不以爲深憂大抵追捕故縱之法弛而讞疑矜恤之意多至於養蛇成蛇者往往而是嘉靖乙未伏盜起於岷梁之麓巡撫都御史安崖黃公直抵其穴盡夷其醜類而後返故有盜魁某有司以虛文爲死久矣至公是舉而後生得設使某也在則岷梁之盜豈能遽絕而往者流賊之變安知其不萌於斯也余居田間久見良民爲盜所暴而有司曾莫之恤及民冒死以搏之而有司反爲盜力往往不得直故爲盜者常自以爲多幸而良善常自以爲不幸其弊將志於驅民而盡歸之盜則公此舉其所以防微而杜漸明典憲而勵風俗良以至矣執法之臣顧不當如是耶公之門人華亭訓導王金請余書諸其卷而歸之於公且曰以詔夫牧民者

唐漁石先生文集序

漁石集者浙東唐子之所著也子唐子始以進士令於鹽城以御史按治於雲南靖宸濠之難於江西以按察副使提學於陝西以僉都御史理漕於江淮再登朝自山西按察使爲太僕卿自副都御史爲吏部左侍郎特蒞其長事事如尚書即晉兵部尚書右都御史盡督陝

西之軍與其饒事最子唐子之風燁於天下而其在陝西者十之五焉所至交其鉅人名彥而甄淑其髦士倘才子唐子之誼聞於天下而其在陝西者亦十之五焉文與詩凡八卷若干篇目有黔南集有江右集有關中集有晉陽集有淮上集其再至關中者將別爲集以俟然哀其帙而關中之集軼四尚羸子唐子之文熠燿於天下而其得諸陝西者又不啻十之五焉子唐子身爲天下之士而其燭越於陝西者爲衆故能於陝西之士相知之不惑而相信之不疑則時春於羣士之中又獨得十之五焉然則子唐子之文非時春其孰宜序之子

唐子卒業於楓山章先生先生以直道顯於成化弘治之間時春間諸唐子云壁巖礧礧玉縑冰瓚松柏菁茅霜菊凝華粲然篤行君子也子唐子伏蒲鍾叩陽暴江滌蘆暢栽培岳歸其麓江澎其濤渢乎超類拔萃者也膏積燁發英拆英葩虎炳豹變掣電蒸霞盡乎其溫以靖民也栗乎其烈以糾迷也濬乎其澤以敬敷也鑒微研幾旌淑扑慝以將明也昭毅致果震之弗難陰翕陽舒以經武也行先而言從澤乎人者以潤其身油然而更節合而超然者與音諧郁乎以文以詩也匏大受而中虛竹節堅而膚空作之而已不有施薄而心不凝身

爲簪組羈而神與江海澄此子唐子以東西南北之文而系之以漁石者也漁石子可謂煥然成章矣王道降聖澤墮而文與道之義岐焉世無碩師儒罕能兼而仔之或幸有其人而世主亦莫能致諸用今子唐子能以文鳴道於休明之時聖主能致子唐子於公卿之位使後世君子讀其文而晞其道者將曰聖主真能知人如古之哲王也夫子唐子真能稱所知如古之賢臣也夫又將曰楓山子真能以道授人時春真能得所受如古之碩師儒也夫嗚乎後學小子其將有所興也夫子唐子諱龍字虞佐初云夢漁子又自云漁石子云

溪谷文集

卷之七

七

樊子集後序

信陽樊子少南哀其所爲文與詩成帙以遺其友平涼趙時春時春觀而卒之乃喟然嘆曰嗚乎斯可以昭人文之盛矣夫曩弘治正德之間中州君子嗜古宏雅者蓋彬彬乎顯且盛矣奪驪龍之珠而完趙室之璧者人自以爲無與讓則我有明之風化巍乎炎漢盛唐之間而上憂乎姬周者抑諸君子實有功焉吾嘗憂夫盛衰之相因而嗣之者之弗廣也樊子乃能力起而正之其源出於何大復氏獨堅壁立玄甲之幟不復襲其師說然成一家言視大曆以還蔑如也崢嶸山斗之氣

沿五六十餘年而諸君子韓之不少聚則我有明之人文不亦旣昭矣乎吾聞之談者云丙戌放進士榜先是五星聚營室天旣昭然垂象而聖天子復以右文之治化之吾徒豈敢少安以自畫當與樊子勉力焉

郝生家訓序

凡人之才蘊於其中而無所自致往往於家庭細微之間亦可以見之漢陳蕃自以爲不能掃除一室而能掃除天下後卒阨於宦官晉謝玄使人雖履屐各當其才而却情知其勝任嗟夫此蕃之所以徒爲拔劍之呼而玄之所以卒成淮淝之功也與夫民生而有氣血心知之累有親戚交友之倫有飲食日用之常是其所居之貧富貴賤大小雖有不同而其才之有所必用而可以自見則一也今曰我能爲大而不能爲其小此其術所以疎而其才所以不能自振也與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彼陋邑之所謂忠信者唯能樹藝其田廬倡率其弟子以事其父兄輯睦其鄉里如是而已耳未嘗知所謂從先王之教服官府之政以致其遠且大者也故聖人激之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嗟夫此聖人之教所以爲密而其才率置於有用而無廢物與今觀郝生之諸父皆斷斷閭閻人非有豪望聲勢可籍倚然自其母以

貞節立其家而其昆弟善守之益勵其行而居其業相與雍穆不少衰又相與養生使遍謁夫世之所為鉅人君子以侈其學嗚乎是豈孔子之所謂忠信而吾之所謂才足以自見於細微者與惜也今世之所謂學者矜大以自高而虛誕以失實往往并其忠信之才而失之固願生且以其父兄為法而以世之紛華聲利為羞俟其學有所得而後充其類以求進益毋曰我將為其大而不屑其小焉則善矣

河曲破虜詩序

自成化以來宇來盜河南正德十四年通寇亦不刺潛

卷之七

七

七

七

據西海虜以討其叛臣為名以誑我文武將吏歲擾屬番謀復右臂由是瓦刺棄瓜沙回夷逼甘肅嘉靖甲辰冬總督少司馬南川張公策其班師遣大將咸寧侯邀擊敗之於河之曲殲其驍騎百有二十餘首大獲其所歛羽書上騰天子嘉悅進公都察院右都御史將吏推賞有差時春承公與為文字之交兼居鄰河右身熟其事既憫邊氓之久阨樂睹嘉休之有成遂賦詩曰滔滔長河一曲千里虞淵沃日玉龍噴水為國西暨帶天霞起受西國珍以納西旅孰敢昏寐墮我疆封羶氛波蕩蜂蟻攸同越河而南並海而東不云盜我土云執彼

殺童我罔猶夫變言是焉茫乾坤錫自古敢有弗恭斯予其虜桓桓司馬赴赴人父士飽而騰威致其武挈生獻社塗脂繫鼓僉曰休哉自天降雷震驚妖孽後不為災謙謙司馬厥有淵裁曰勝不足恃我德未懷我有四垣孰招孰徠我垣孔厚彌宇在囿嘉德攸伏孰不奔走流沙禹績群牧斯守固有藎弄敢拂余手昭告執矩以垂永久

大寧考序

書稱戎狄荒服周公兼夷狄以寧百姓孔子內中國外夷狄而成春秋聖人之慮深矣皇朝象天樞以定都

卷之七

七

七

七

大寧故地密邇包荒殘胡列於采衛之間茲豈欲軼虞夏而超周孔哉亦權時度宜以安人耳曩時春為宮僚唐子順之曰嘗聞之都御史王公大用云厚賞以復故地是為上策時春以為未然恐褻國威以啓戎心莫若垣山塹谷結廬屯戍乘高瞰下而田其中置為永業廣不踰六百里里居百兵不啻六萬人足矣今督學憲副長沙楊子之大寧考其深有意於茲乎不然何其索之精而謨之淵也抑是考以泰寧福餘為足憂以朵顏據險為足恃此為北虜言耳北虜之不能越三衛而南益固矣使三衛弱則且折而合於虜其強也安能保其

為畿甸之純臣乎劉元海亦西晉之質子而阿骨打者天祚之舞佗也時春於是乎有私慶過討焉若夫柔遠能邇招徠折衝此真大聖人之能事而臣子之所深望焉者也王公新召用楊子舊職方必大有以對揚洪休而茂樹勳華豈淺夫之愚慮所及哉姑序以俟之

紫荆考序

紫荆阨飛狐故道在 皇都之前東走天津通州不三四百里關內平曠馳騎可信宿而至楊子策之忠且審矣時春將何以爲言哉抑兵之用天時地利人和而已矣君臣交修去邪崇正遠華務實恭儉勤民以享天意

漆谷文集

卷之七

七

以消未萌之禍以折服驕虜之心是謂得天時盡瀝西山之水澆畿內之田既以足食因限胡馬是謂盡地利罷無益以事有益民力充裕而可使有勇則燕代秦晉之豪傑寧讓前古射生鍊礦之輩番漢禁衛之旅悉成精兵中國和而四夷服矣虜何足道哉是以爲紫荆考序

海樵子序

端溪王先生中年棄官歸于澶淵之上目其所著書曰海樵子云夫海宜漁也而樵志不在漁也隱于澶淵而海樵子先生之道無所不可之也形非其所係也形

與道異乎道屬乎形者也然形有不得而係焉海屬乎漁者也然漁有不得而專焉故號曰海樵子海與道其大者也漁可也樵亦可也身歸澶淵可也神遊滄海亦可也用之行舍之藏無乎不可也不離乎海與道焉君子皆由也海與道其大者也而漁也樵也形也非所能係也君子能先立乎其大者而已矣海樵而曰道器宜也相臣等篇海樵不得而職也惡乎言之哉故曰海與道其大者也不可得而係焉夫唯知道爲無所係海樵子其知之矣海樵子歸隱十五年至嘉靖乙巳歲 詔起爲陝西行太僕寺卿寺治居陝之平涼平涼人趙時

漆谷文集

卷之七

七

春故悅海樵子而樂聞其言者也遂爲序之云嗚乎世且將用海樵子之道矣序其書者寧得而重係之乎海樵子於世信能無所係而唯其大者是先焉是余之所深致祝於海樵子也海樵子名崇慶字德徵正德戊辰進士澶淵今爲直隸開州故海樵子世爲開州人少時諫 武皇貶嶺表驛丞過端溪因以自號學者稱之爲端溪先生

玄風錄序

宋氏失馭女直蒙古交亂中華豪俊高明之士恥爲其用故有逃黃冠而自潔者若長春真人丘處機其殆是

故處機登之棲霞人隱於陝西終南山下今所謂祖菴
丹泉觀與之同志而相先後者六人曰劉譚馬郝王孫
名俱列元史俱不食金元祿世稱爲七真玄風錄則蒙
古主訪道使耶律楚材錄其所對之詞也端溪王先生
愛其近於道故爲衍其說其有不合者又從而辯正之
猶諸汰沙而獲金破璞而得玉也長春之道至是而愈
光矣長春心不忘中國故其述故君徽宗多爲掩諱勸
其張官選賢以抹遺黎吾讀其說而甚悲之嗚乎有宋
彪虎之士如郭徐孔鄺史嚴李安之徒甘爲大鼎盡死
力無足怪也以道學自名而致主遇時者獨何心哉改
漆谷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予乃舉子後午簡之術反陷於方技不若玄風之正也
然其曰寡嗜欲不怠思慮者吾無逆焉故序以歸之

桃溪應氏族譜序

夫譜何爲而作哉詩曰君之宗之天子之治民者君也
君子之治民者宗也宗法之不行久矣君子有傷焉故
繫族於譜所以別族姓明尊卑聯親疎昭同異定嫌疑
也凡在有生不可無也而况卿士大夫乎余同年進士
應君子才家世浙之遂昌桃溪自八世以上桃溪之應
非無聞人也而迺弗聞焉非以失其譜與夫譜易爲而
失與曰太微失太顯亦失微之失可得而知也顯之失

漆谷文集

卷之十一

古

則有甚焉傾奪生於勢利真偽混於疑似雖有明哲莫
之理也非以顯之故與故明諸譜類譜類可得而移也
示以孝弟孝弟有時而衰也唯託諸獻哲廣布方冊其
可以永諸應君位三品素負方諒之望以此至卿相要
非難事可謂顯矣居有傳世之業出有蔭後之澤譜可
無愼乎君是以既序之而復命余志之以廣其傳異日
君陟臺省致身夔高間使遂昌桃溪之應播信史銘鼎
彝與茲譜相照映可以無慮其失矣余之空言何足爲
君輕重願君勉旃余得拭目以觀焉

處州銀台志序

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請採宣饒銀以富國太宗文皇帝數之曰汝御史職朕耳目無嘉言賢才以助朕利民顧請採銀視朕為何如主也遂黜萬紀按太宗本開業致治之君流昨之初良臣張蘊古獻大寶箴皆修德養人之精要無不常帝心者后為萬紀所譏死此帝所以有嘉言賢才之思也與銀不可以衣食生民獨其質有常難耗渝可以權百物而通之凡天下之物堅久而少得者皆可以為權周有九府圜法不專以銀為權也權少則貴重而物裕不以多為尚政亂物匱民趨末作銀雖多而權益輕採雖廣而費亦侈墮農業而糜衣食銀

凌谷文集

卷之五

五

天

日以多衣食日以竭故太宗不為而思嘉言賢才夫嘉言者可以致諸用者也賢才者足以致用者也非其君堯舜不敢舉非其民唐虞不敢布非禹稷尚咎之業莫敢行禹憂民不得耕故奠其居稷憂民不盡禹之利故相之食尚憂民不安稷之養故教之順咎繇慮民不皆若尚之教故示之刑無事於銀也太宗德雖慚堯舜然君臣各有志修明政刑言利如萬紀者必黜而嘉言賢才必用使不忠如裴矩裴蘊者亦能以嘉言賢才自勵清明之氣上接天和而后土重厚之體淳固不虧蓄為豐年民知農桑之利萬倍於銀則爭趨南畝卒之斗米

凌谷文集

卷之五

五

三錢絹匹數十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威加四荒而無轉餉之憂遂無以銀為言者治雖不及於唐虞三代之後有能及之者乎我太祖高皇帝除胡復華功並唐虞致治之美有光太宗然建元之初兵革未息費用尚廣已能屢蠲租稅至十三年遂盡予天下租凡所收租皆其地所有不强民以銀而民遂不以銀為急雖有奸貪無所取銀欲竊物以行則形迹易露而法顧重是以官吏清而民安樂幾致刑措豈非所謂裁者培之者哉夫唯貪殘奸佞之臣專事乎銀任土之貢盡易以銀百貨出入以銀為估可以低昂輕重以施詭秘竊上剥下以濟其私交通關節以崇其寵賄輕而迹難露俗敝而上不知百吏四民棄其本業而唯銀之是務銀日以登物日以耗奸宄得志賢智退藏用乃益匱於是乎始鑿山穴地竭澤礪火以求之昏瘡之氣上千天變坤靈䟽洩生物枯槁民不務農農用不登災害並至干戈廼作此所謂傾者覆之也夫人君者孰不惡傾覆而樂栽培然常陷於傾覆而不知者惡聞賢者之嘉言而樂小人之便私便私之味甘而嘉言常苦口余同年遂昌應子子才於是乎有大憂即其鄉郡銀台興廢利害之故起爭致亂之詳輯約為志藏諸永久嗚乎唐虞太宗高

皇之事余不得而見矣望斯世於唐虞太宗之盛以繼高皇帝之休烈則是志也將以喻貪夫而回諸道使不挾銀冶以亂吾治此余所以序志之意也此作志者欲保治之意也嗚乎

康太史集序

武功康太史聲名滿宇宙間竟爲人所排擠其猷爲無由自見世特傳其詩文爾其人本豪邁不羈雄文鉅作世稱所長云至於詩篇爾雅本質去雕世多未及異乎吾所聞矣嗚乎知其人誠未易也知其言亦豈易哉公以嘉靖庚子殘歲卒適時春免編修校書官辛丑二月

梁谷文集

卷之十

七

初行抵武功以文哭之曰公之生也將以發關河闕秘之清輝其逝也予以還太華終南之元氣彼世之紛擾者曾何足爲深計嗚乎文何足以知公而公之文亦豈易知哉三復公之集與哭公之文而又重悲之初公憤世不已知滋欲自放不爲章句著作以求知于世然世之乞公文以求顯者益衆與人畢輒棄去故存者頗少賴太微張子盡衷諸交友乃克成集都御史東涯翁子始畀西安守六泉吳子錫諸木夫世不能致公於顯位反欲因公之文以求顯其身已不試乃更取其所棄之空言而尊崇之人情賢不肖固相遠而士之遇不遇固

自有命也乙巳冬吳子以刻本貽余讀其中則先子之墓誌固已放失余既托吳子以附諸集因序以歸之使例求公之遺文世固有能藏公之文者而或不及乎梓或及乎梓矣而或非公立言之肯然則托空言以自見業有所難而因人之言以求顯者要亦不足恃也君子恃其自立者何如耳公之不修飾以求名而名自隨不爲文以傳世而世自傳者其意或在於是與嗚乎公其人傑也哉

少陵志序

杜陵之名舊矣少陵子生不能有其地死不占一隴歷唐開元至有明嘉靖幾千載有悅少陵子之道者長安太微張子廼以說御史吉君即其地祠少陵子以實所謂杜少陵者太微子又輯志以傳其考涉者詳矣想其雄都偉觀王公鉅人一時第舍池囿服玩遊樂之盛聲華氣燄之雄耀山川而賁草木者可勝道哉少陵子薄遊寒士操觚吟詠立其旁渴得餘瀝饑扣厭肉固足矣彼皆殫志竭力而後有此地享此樂然樂之未久而其地已丘墟陵谷已變遷姓字已磨滅矣安知千載之下以虛名享實祠者乃昔日子然旅食之少陵子也世之得失利害安足道士之榮辱成敗何可量哉或曰少

梁谷文集

卷之十

七

陵子工爲詩詩人祠之然孔子定詩三百唐詩人亦數
百家無獨受祠者或曰少陵詩不忘君忠足祠焉然唐
有安史之亂享祀忠臣甚衆今其存者無幾何矧有特
志其地而追爲之祠者乎抑杜子一居朝班而自比稷
卨備嘗艱阻而雅持不渝屯遭亂離之極而能順適委
和其志有足稱者士尚志而詩言志此少陵子之所以
祠而張子之志有足比而同之也與張子名治道太微
其號正德癸未進士爲刑部主事以不得其志棄官歸
尤以譔詩名少陵子之旁有虛位焉後有作者必將奉
太微子於此矣

梁本文集

卷之七

九

注

王端溪關西詩序

端溪王先生再起行太僕事于平涼自嘉靖乙巳秋至
丙午春暮凡得詩若干篇其門人宗室西溪子旭楠集
而刻之趙時春序之曰氣溢興至而自言其言必鏗鏘
協和而成詩詩也者言之不能自己者也作意雕刻斯
悖矣先生棄卿位家食十五年而復仕仕又優閑不爲
世俗勢利糾束牽縷久矣其氣之充也道未大行于時
事有觸於其心矢爲歌詩達于交友宜其迭奏聯音而
不能自己也時春以乙酉秋獲拜先生于其鄉先生以
詩贈得屬和焉時年十七矣其後再仕再黜又二十年

而復與先生會每會輒奉卮爲先生壽已而吟詠相比
以盡其懷未朞月而先生擢四川右轄蓋世之用先生
尚恨其晚而時春之侍教于君子則惜其去之遽也顧
亢桑鴛鉞無能爲役獨其倔強木樵之氣猶在尚能狂
歌緩引以送先生之行他日先生陪 明良卷阿之咏
于大廷而時春幸樂太平得與擊壤負薪者儔後之人
其不以窮達而有異論乎是固未可知也

備邊雜議考序

楊子統論西北邊以西城證北境良是北之有山即西
之有河北有山後諸城以護山即唐張仁愿築三城於
河外以護河既斥地千里反省烽堠千八百所之勢也
但西去河爲遙而北去山爲邇唐重西而輕北我重北
而輕西耳兵有大計有利害仁愿乘突騎施搆兵漠
北遂取漠南守河外渡口要害處則沿河邏卒可盡省
今之萬全興和大同五堡可以方仁愿之三城蓋虜兵
進退必由之地也聚兵不爲不衆患冗散而無紀律耳
置將不爲不廣患太多而難取才耳世豈乏才乎請盡
四荒之內備權其輕重而天下之大勢可知矣天限華
夷氣分南北南人多智北人多力智力兼備者偏勝故
南得北人則可以兼北漢武宣唐文皇 本朝太宗是

梁本文集

卷之七

十

五

也北得南地則可以侵南五胡金元是也 本朝席太
宗攘夷之威有 高皇恢拓之略外薄戎夷十分而兼
其八所未賓者獨鞬靽殘孽耳况鞬靽之中其服役者
又衆於其未服者也誠使 國家遂戡漢兵而不用獨
遣一恢弘智勇之士聽其自拔曉習番夷之人廣出財
貨明信賞罰東告生熟女直兀者野人曰吾爲女除女
患女有功而受吾賞即東得精騎十萬求遼左之人共
推服者溢之則虜之東地空矣北告兀良哈種類曰吾
爲女廣地求畜牧女得利而受吾賞即北得銳士萬馬
求燕薊之豪傑彼所素諳者監之則虜之南部瓦解矣
西護西番南招亦不剌以恩信結河西屬國之衆
爲女遮北道女擊其疲吾邀其來起西海而屬之河更
屯伏百千所夾擊而互撓之此爲虜塚矣吾何患於虜
哉今也不然非唯不能以財役屬夷反利其有而使彼
輕我不以兵護其難反掩其不我備而斬獲以希賞使
我所備愈多而兵力益分餉費滋繁而民用困敝名將
世雖不乏而亦不多有庸才足以置兵而不能治兵今
列兵百十所一時求良將數十百人世寧有是理也其
勢不得不濫及庸人庸人挾兵以窺利取利以媚世必
將日顯良將取爲庸人屈固將伏而不出此所以置將

愈多而求良愈難也良者難得而庸者易致是以兵政
日壞亂而紀律遂不知墮 國威信起虜輕侮北棄興
和而守宣大又城三關城臨清城山東河南矣西棄河
南鎮遠關而城大邊又棄大邊而築夾牆築下馬關偏
築秦城矣嗚乎是豈出於上略而爲所得已者哉失其
所以求才之道故才者不用而用者非才將不知用兵
而兵莫肯爲將用君子知其本之難正遠之難圖而姑
避其橫流度時易行也故有取於城焉余以是深爲君
子憂也嗚乎

胡永之集序

蒙谿丈人釋典謁之班遁于五陵之墟擗謝紳纓以
以漁力休而歌歌而成章歷閱滋久哀輯成集以示顯
蒙野人野人駭而問焉曰此豈終南沃野個儻淑壤之
英長河鉅關蓄秘滴曠之氣假之於子子無所庸庸爲
歌章以暢其聲而有是與曰然曰子胡不賡明良矢卷
阿陳車攻賦柏梁等比於雲咸章韶之音以鴻皇猷而
宣大雅乎曰唯唯否否曰夫華祝楚狂擊壤擊磬其情
之歡悲相懸而其音寥然希也子曷以兼而有之而復
若是之密且富與將運數之升降難窮物理之長短弗
齊子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野人昔者追飲丈人之

風仰探達者之闕矣夫雷砰電激雲霧暝迷而憂然不
已者司晨之節也大風錡於萬仞而斥鷃離呼於蒿下
偃之不畏擺搖之不可奪已霜霰全集萬植摧落群動
歸藏蛟龍蟄于重淵而蟋蟀爲牀下之鳴以夜繼晝弗
休也王公閣幃薰灼擲扑弗避也雖或尼之必或續之
雖能却之必固生之是非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夫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雖天亦莫爲之所也而況於人能
爲之乎洪鍾璈絃金聲玉振孤竹之管宇文之鐸劍閣
之鈴山陽之笛師涓之清角蒙古之囊陽礪雖妍媸殊
途其響調震越絕世驚人至矣而今安在哉將人戒之

凌谷文集

卷之七

序

塞語鄉約序

嘉靖戊申余以前史校待罪家居屬鄉兵罷宣大戍歸
致督軍翁公書發視之則塞語在焉惜曰是赤帝子之
民也何其該而典也豈余得與共斯世耶雖然容也未
聞於用也間一歲庚戌冬余以兵事徵爲職方主事廼
諦其爲大夫尹君書也懽甚宿其家篝燈更出塞語鄉
約而讀之未竟篇讀曰風風矣猷訐矣言校而理矣小

者亭障大及疆圉靡不鳩矣可以懋厥庸矣雖然適也
未豫其幾也再閱之則有所謂審幾者焉於是又嘆曰
逝哉淵乎進於是矣吾蔑以加矣顧擴而會之何如耳
夫幾者操用之微權而神明之所委蛇也是心之館游
而無窮者也不以利害榮辱失得之變撓之則神明豫
定而氣充斯以行肩海岳斯以旅汨兆物無難矣余思
以是贊贊襄哉

章文懿公年譜後序

督學侍御山峰阮君遽于潞河宿兵之所出章文懿公
年譜一帙示余而命敘諸後曰嗚乎盈宇宙之間沛然
而莫可禦者氣之正也以之立於天地之間確然而不
可渝者士之良也 本朝懲宋元之弊崇忠質去文采
逮景泰以來渾噩乎爾士氣亦少偷焉公與一峰羅公
等起而振之風神一變駸駸尚節義重廉約至弘治末
昌且大者高邁等倫歷六朝八十有六載後世推重焉
非所謂沛然莫禦而確乎不可渝者乎公之門人漁石
唐公以公歿之次年督學關中時春猶得私淑先生之
風烈丙戌再舉獲嗣公之後塵彌所嚮慕時變江河屯
遭艱阻仰止之誠罔敢或懈今三十年于茲頃因胡難

凌谷文集

卷之七

序

荷戈先驅得公履歷之詳蓋一唱三嘆而猶未已也嗚乎正氣之感其入人深也如是哉山峰子務正學以變士習特表章公爲世模範用意篤至使陋人薄夫竦然敬畏而有所不敢爲者將不在斯乎謹盥手再拜以識其下方

明山姚先生文集序

天有文七政緯錯煥其經矣地有文海嶽流峙昭其靈矣人有文墳典方籍蔚其英矣然則孰爲之天乎地乎不可渝也文之經也人則緯焉縉紳先生修而葺之因物變異隨在成形以相天地以詔來世世以爲準有所

漢本集

卷之七

重

繼述而文流於無窮矣翰林侍讀學士明山姚公始以文薦於鄉繼以明經魁於春官又以陳策動 聖明大魁初元甲科遂入翰林至學士而其文散布於天下平生重節義尊尚莊子兼好王介甫之文詩精麗婉約有國初諸老風然莊生誕散而公縝恪介甫剛鷲而公舒和 國初詩渾昌而公簡亮其氣雖不及而其局體則優閑矣夫氣本乎天者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若夫局體則存乎公之所養與其時之所以養才者焉君子於是乎可以觀時矣公刪定張弘範碑請除元世祖帝王廟主割乎華夷嚴限尊卑不可踰止死難戴公祠記明君

行權而臣守經庶世之緦綬嬰娜者有所興而履白刃蹈水火以明仁義者有所恃則公豈徒爲文也奚爲焜燿於今世而已乎將與乾曜坤輿布綱維於無窮也公既歿十有三載嗣子積始以公文謁余于德三復其言而悲公之志爲天所嗇廼止于文而文又弗克流布用是爲懼題其後而歸之且將託都御史白石連公序諸前而梓焉蓋時春與連公俱公較士時所得進士其知公爲詳嗚乎後之讀公文者足以見其修材偉器氣決動雲霄而持論如風雨有不可禦者矣殆古之所謂死而不亡者哉

漢本集

卷之七

重

屯牧錄序

嘉靖庚戌秋 天子震怒胡寇憚簡俊傑以救輯疆圉用廷臣言渤海民齋王公自大理丞晉僉都御史治山西宣大屯牧之政 賜璽書行事起自雲朔西至於河南盡太行北至沙漠公咸閱歷草蕪斥闢兵民之分咸宜計其贏以饒兵合七十萬有奇至癸丑夏當報成登計于冊命余爲之序序曰中國爲夷狄先父矣智之與愚相懸也陽之與陰相熾也善之與惡相絕也妍之與媿相傾也紀綱政令之明甲兵人物之阜相遠也古者奴蓄之來亨來王今也質之敵之或下之何哉抑吾之

操持者雖戾而競奢之陵恭儉乎是故傾奪之智行則
賢者可愚昏濂之風熾則陽易爲陰廉恥之道缺則善
惡妍媸斯混矣故鈍蠢黷蚩之民以氣勝焉天佑 聖
明倣厲振惕公以執法之良懋膺厚寄冒荆棘履霜霰
蹶老上之巢涉馬夷之淵探恒霍之笈山岳效靈地祇
奉瑞斥地域中余得以披圖按籍而廩餼曲踊超乘之
群他日登白道圯穹廬驅辦鹽之民於陶唐政典之中
謂不有賴於公平公長余一紀 龍飛肇科並以經明
首舉于鄉白面談天下大計今三十餘年與公復同官
共事于茲昔之所蘊茲固未吐其萬一焉遭際任使戮

梁公文集

卷之七

毛

力罄竭聊陳其集曾是以爲言哉

警心要語序

余少讀書館閣與西林張邦敷同研席于時年正富氣
最銳舉天下事無當張子意者已而出宰吾鄉之三原
余省謁洎免官再道焉其政皆絕人干請者無所容然
余已私爲張子憂之又十年年益壯志益猛盛張子爲
車駕郎余再 召史官備宮宋則時與事俱蹶戾不合
余重以狂言免去張子出守湖州遂報罷又十年而胡
寇作余執戈扞圍遂晉殿山西復與張子合然皆形與
年政世故隨齒髮俱衰各陳其所得求無忝於所生張

子乃出其所錄警心要語示余余爲之序曰夫語出於
心者也而古由於今者也方今固未知其爲古而出語
者安知其反足以警心夫今之爲古也而古已亡固未
若警之於今也方語之足以助警心也而心已荒固未
若每警之於心也語爲心賓乎心爲語主乎古爲今賓
乎今爲古主乎余常學之矣求之於主而有得也然亦
考之於賓以自益焉夫庸詎知賓之不可以酢主而語
之不足以警心也若夫喪心者亦冀因語而反求譬諸
因賓以索主人而後得之也雖弗可以訓其諸異於遂
亡之者夫雖然古今一道也心語一揆也求之而勿遂
岐之焉是又存乎張子之善學之也已

梁公文集

卷之七

天

五

薛仲常文集序

方山薛仲常氏常之武進人也武進有君子曰荆川唐
應德氏其勵志尚友千古不與世狎方山子與之遊既
而業成均其司成泰和歐陽公陽明王先生弟子也以
方山子爲良亟嘉與之其文益進遂魁多士宰邑久之
廼爲郎官恬靜自將聞陝之涇野呂先生篤信好古從
而請益以故其學日富聞譽日茂歷試考功考留都官
自信益篤弗阿其友衆始不悅左斥之爲州郡佐謗始
明復南宮郎擢浙之按察副使督治學政力以其學抗

流俗士譁而攻之卒賜代又久之廼兵備延廊地又近邊士莫當方山子意者獨與谿田馬先生及余言其行役往來必過其廬聽其持論侃侃忘疲時出其所錄文與其言可校覆也方山子不余鄙乃欲以余言序之序曰子知夫君子之有爲其與流俗果不可強同哉夫遠謀之於邇言伸道之於狃情利已之於使人守正之於比邪直躬之於枉曲剛明之於柔佞誠朴之於矯僞其是非黑白若晝也奚其同好惡異而毀譽生取舍殊而予奪判使天下之政皆由是出而治亂之機於斯决焉吁可畏哉君子之不能勝流俗固矣彼流俗之言有所

病君子是必有司之者焉而果非我之所當與也以是而修辭則幾矣方山子他日其以余言而質諸谿田先生辯于唐子其以爲何如哉

胡汝茂憲長族譜序

國史氏亡而族姓志作進士科興而族姓志不傳君子有憂焉系族以譜而倫理正親誼敦蓋孝弟之志仁義之方也滁陽柏泉胡君之敘族其志豈不偉哉其意曰譜之傳繇于族之興族之興存于人之弘人能弘道則孝弟立而仁義行內化宗族而外施鄉里覃及方內無不率俾非系譜之志與或不務弘道而唯弘聲利雖黨彙烜赫而名義蕩然君子之憂有大焉胡君屬志迪行垂白不渝于少壯斯亦不足患矣傳之子孫垂諸永久望之以可繼之業責之以弘道之任其尤偉哉猗余方圖之而未果也獲睹斯章蓋勃勃焉况君之世乎於戲其必有所感也夫其必有以興也夫

胡汝茂文集序

道爲形聲之聚形聲爲道之散握其聚散之管則在乎君子方三代之衰百氏諸家並起孔子是定之而道聚聚而復散天也故得其形聲各以自名聚而觀之十百其群散諸宇宙考諸其世蓋亦希闕而難見云今大參

滌陽胡君松乃有志于斯君少舉進士踐清要其於經史世傳之言固已閱歷又滁產也本 毓聖肇基之鄉自伏羲孔子成湯之傳道劉項光武魏宋二梁趙宋之勃興咸不越是千里之間道之所散形聲之聚于是尤鉅又參楚湖更晉代南三苗而北獬豸咸得治之固足以驚其形而聞其聲矣已而中廢閑居十六七年靜而聚之宜無不可至君方埒然不是足復估舟渡江歷浙三江五海壯其懷天台鴈蕩恢其目 廷議再起君關西其于關河形勝古帝都會天下甲馬勁處又躬歷之計君之所得于道之所聚蓋不啻十之五六其散諸形聲郁乎文詩宜有所聚于其中而後合也以孔子大聖周覽不過中原未常見燕秦越也司馬子長之文自謂得于遊者多而獨未至燕今君之仕于 天都舊矣子長弗若是也詩文之多而可傳勢固當然雖然余之有望于君不獨善是也蓋亦觀于宇宙之間以求道之所聚乎夫道大千宇宙而宇宙非盡道也散于形聲形聲可以徵道而道無形聲也攝弓而求羿奚不引臂而數率循鑑而捫形莫如內照于靈府徜徉原野歆居穫之阜曷亦春植而夏耔乎君于辭之亂咸有意于斯蓋引而不發深會所聚而不以形聲滯也由是而充之無所如

而不可矣孔氏之望于後學者其在斯乎若夫程文詞之今古而誇其工艷君固弗居也而余亦胡以相君哉

許太保家譜序

許氏自唐虞爲方岳以來史籍世稱而今代靈寶爲尤盛父子繼世冢宰保輔登上卿者四焉大夫牧守郎官以數十而太保公策勳二子復爲將軍甲第表樹溢通衢海內羨之而中原尤熾余丙戌同舉進士凡三百獨太保先爲達尊余初以郎事元輔松臯公於刑部公陟冢宰奉 特詔徵余入翰林乃得聞公之先世自同州來弘農蓋自陝以西登輔弼者亦始見云弘農雅楊夫子四世三公咸以令德揀衰世廼襄毅公作宰力遏逆瑾橫流與太尉何異宜其子孫之盛楊氏殆弗如况遭際 明聖固又盛焉夫嵩華維嶽河洛爲帶天地之中氣攸鍾許氏之盛有以哉余不敏不足以知天下之故然嘗竊念世之張官置吏凡以安民儒者頌詩談書將以究安民之術也財者民之所恃以生均而養之之謂仁節而則之之謂義仁斯無可欲義斯無可畏世有以財自恭而以官軒輕人者其亦異乎伯起襄毅公之爲矣然則族譜之盛豈不在於斯與余昔納言於松臯公嘗以三不惑爲稱今復以是爲默齋公告蓋或竊有見

於斯焉夫楊先正之淑軌而自淑其身以貽後人固默齋所以命余之意也故不敢以老鈍不文辭後之君子亦幸勿以余爲徒文也

左太僕贈別卷序

歲秋八月之吉萬方百執事咸以金函奉賀于大廷以祝萬年無疆之休所以大一統昭臣敬也嘉靖旃蒙大荒落之歲陝西行太僕寺則大卿東津左君親拜表以上于是厥察春城李君宗室存一子及其子滄江子咸惘然有惜別之色先期爲會于涇水之津凡引流通池之處花卉竹木幽勝之區咸韻其語以歌焉而引

卷序

卷序

卷序

卷序

其觴以酌之歌而休酌而倦則執手道別忻其來而悲其去也其詞盈帙滄江子集以爲卷請余名之以贈其行蓋凡君之遊余率與焉而其唱和之詞尤多故不敢以狂簡辭輒題其首曰涇津別意而爲之序曰詩三百大夫行役君子勞慰之辭爲多然四牡憂及父母山甫式望其歸申伯之出封韓侯之辭覲或遠于親或違于君已不足多而況於北山之勞役不均小明之畏此罪罟乎是不可以方於今日者也豈非值昇平至樂之世上下交泰之際乎歌呼相接於耳而軒輜相摩於道吾何愛乎其爲別也抑盛衰之理相繼而少壯之時不常

也追唯十七年間余自秘閣讀書爲郎官君適登進士當是時青眉年少謂可以致身稷契而樂睹唐虞其志氣之盛爲何如今也少者壯壯者強強者衰而余之愚劣摧敗尤不足比數夫其少壯之變已足悲矣而又况於衰遲之別哉夫人之老少離合如涇流之東解浮沉耳何足多憂然涇之東解沉浮變于前而涇未嘗變也吾徒能於老少離合之變而能有不變者焉吾何爲而憂其爲別也是以送于涇之津俾此說以贈之

送應太僕詩卷序

嘉靖丁亥冬余自秘館除刑曹郎于時同年進士之試

卷序

卷序

卷序

卷序

政于三法司及已任御史郎官評事者六十有餘人入則接席講議出則連鑣繼武閭閻侃侃咸輳其理衣冠俊乂時稱盛焉而浙之遂昌倣菴應君獨有偉望於其間又按勦將之侵盜官物者廼往年受流賊金縱之渡河鞠成賁死其狀載后鑒錄中者也時與郭勛姻家欲仍以勢反噬法官君獨先倡與余繼按之御史梁君祖容又按之三法司覆廷按之司刑給事趙君信臣又廷劾之而獄始具二年余罷去應君名益振法司有大典非君莫可治劇郡要地衆望必屬君故自郎中守濟南守常州雖忤要人意下遷寶慶守卒得督學湖廣督牧

開西而復與余合首尾幾二十年余以閒廢久盡忘官式品儀所習皆耕稼野態其勢難處縉紳中而君獨以故舊見收其汗行常見恕其迂言為可取時復逍遙巾屨於崆峒涇水之間銜杯酒道故事為樂亦往往賦詩唱和顧君見二毛而余亦雙髭白矣更指示大笑未數月君當賀九廟時嘉靖丙午春初也余為五言四章有餘悲焉幸其僚有代行者復得半歲居而君又當恭賀聖節矣復為七言三章其辭稍平而意亦舒蓋幸其情已伸於朋友而義更盡於君臣也繼以讌遊之詩凡十五章著其合併之樂也卷獨余為之而他人不與焉見君之不妄交而余之寡諧乃見取於君也他日君政暇時取而觀卷余亦諷咏舊編如見面焉自有宇宙則有王英豪身生間代心符同時獨以紙上數言耳余以此納交於古人多矣後之人其亦有以是而納交於余者乎凡與君同年同朝而又再接于鄉視余之有得於前後之人者獨加厚焉而又貽此鄙言可以永交談於卷冊之中固不必再識面而相得亦既多矣况余未老而君方大用疆圉戎馬之際安知不庶幾其不再見乎敬識之以俟而虛其左右方

浚谷先生集卷之七 終

浚谷先生集卷之八

序二

送王僉憲序

西蜀王士延自刑部郎遷湖廣憲司僉事僚友崔懋言偕其儕追而餞之酌酒而祝之曰凡憲司之惠弗戢者予知其所以然乎患莫大於相疑何耶天子不能獨理人故畀之守令顯天下之民者守令是已守令顯斯民生殺與奪之權則將以其意行生殺予奪之權可乎不可乎天子亦知其不可則設憲司以防之故憲司之設始於疑守令憲司顯守令進退榮辱之權設又以其意行進退榮辱之權則天子又將大置人以防之其疑固大於守令矣然則為憲司者退以疑疑下進受疑於上上疑則下慢疑下則上反患顧不大哉雖然上之所以疑我者因我之以疑權疑下也嗚呼王子豈能必不疑守令之可疑但能必不以我疑疑之權疑守令豈能必不受人疑疑之權以疑我但能必不以我疑疑之權受人疑嗚呼王子行矣勉之哉吾不疑彼疑疑之權矣而彼疑我是天也子母怨吾不以疑疑之權疑彼矣而彼疑吾疑疑之權是人也子母尤不怨天不尤人子有以

報天子矣然吾又聞湖廣故楚地近獠夷俗喜疑而叵信子果能此豈非鍼楚之秦緩與

黃公佩王母圖序

凡道涉於支離荒唐之論者君子以為深病苟或意在於善則君子亦不廢其人易稱亨利永貞書備五福此皆人之所有也則於道宜詩稱有命自天萬壽無疆此皆人之所無也則與道倍意聖人崇易書之文而於詩亦存而弗削何與意者天下無兼善之事取其意之善則其論之支離荒唐姑舍之可也余聞王母蟠桃之說舊矣其支離荒唐寧待問而後今黃氏公佩以此以壽其大母而余反數數然稱之何與噫此聖人存詩之意也凡人子孫欲孝其親者摩頂至踵皆所不惜四方異物梯崇浮深皆所當致况彷彿形象之間忍以其支離荒唐之病而為吾親儉哉夫支離荒唐害道之罪小以天下儉親不孝之罪大君子病人論支離荒唐不病人為孝然則余之稱公佩亦君子之志也公佩余同年也與其為善安得不喜談而樂成之

送楊景周擢廣東憲副序

明制內設御史院外立按察司以糾邦治號曰風憲官其職不親操政主按政之得失而褒貶之不流民事主

察民之利害而興釐之故凡內外百司有失職者必徹觥于衷曰彼風憲官將以所治糾我為風憲官者亦夙夜惕若曰我所糾之治有違乎則將為我風憲羞庸是百司無批釋之政黎民有嬉嘩之休風憲之設亦侈太哉初懼其權重難制故班御史院於六卿左按察降二司一階又以中丞攝大夫之職副使佐按察使之治凡使之治必關白而後行有所漏罅則佐而糾之不以逼為嫌故中丞舉其職則天下治副使舉其職則藩省治居是職者可謂得行其志矣其後為中丞者自比于六卿為九卿姑引大體以自居而多移其治于御史為副使者亦自昵於二司為三司又改逼為嫌而挈其治擅之使副使謙遜無所關率陞堂陪座押案僉書退食解所玩矚日月或問之應曰我帖司副使例如此人亦曰彼帖司副使當然士大夫有擢是職者必問其為帖司否帖司之說豈法制使然哉始余少讀官吏甲令所載風憲官冠豸冠服法服得以風聞章奏奏不如不治心甚駭之又聞長老言異時天造之始副使以下乘馬徑入省堂案驗公私掠治吏卒省中咸惴伏請罪其威若此又大異之以為人生而居是官得行其志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弱齡入仕目睹所謂風憲官者已稍異所聞

心私怪焉又聞帖司之說則大以爲疑及爲刑部主事與郎中楊東溪爲陪貳東溪既果斷通敏則凡余之所治者一一屬之而余乃以閒暇爲樂始信所謂帖司者不唯風憲而百司亦皆有之會東溪擢廣東按察副使其寮友咸賀不敏以少當傳長者辭今則爲致其語曰我將以君爲帖司者耶必將始娶於流俗徜徉以窮年而奚庸余言也竊觀君之楚楚然勸王役蹶蹶然不違息殆非喜爲帖司者耶夫丈夫遭際休時在側陋猶耀其光况居大官衣章服得行而志固當嶄然巖然砥礪臣節訂頑砭懦播汗流清飈然陪遐夷之民于陶唐

壽友人翁序

始余學遊河魏師劉子而友董君劉子之所以我師者以良焉則詔之以惜焉則替之以放於其親黨朋友者則皆吾師也董君之所以吾友者以良焉則詔之以惜焉則替之以放於其親黨朋友者則皆吾友也而况於

其親乎哉董君匿其光於王庭瑚璉之用而專其志於家人父子之間翕翕敖敖樂且永昌孫哺其翁婦宜其孳休和之臻既壽而光設有章甫嬰組金璧輝煌嗟呼董君較巨挈長其諸不以彼而易此也凡與董君友者咸賦南山之章徵余序而美之庶幾乎易之餘慶詩之熾臧者耳

壽王封君序

稱詞以壽禮乎固禮也古禮之綴文繁節焚如華如不可臆度而膚說也其根抵天道延蔓人情者可以禮會而心諧也故稱詞以壽禮也禮之六曰嘉嘉美也凡天

下之至美可稱道而頌說之者皆嘉禮也箕子陳洪範窮天地之數歸其美於五福而首之曰壽宣尼刪詩三百篇極人事之變祝壽之詞爲多武王戒殷酗酒至於羞饋耆耄則導之使飲古人讌樂其少賤者爲尊長者獻爵必云稱壽觴或云上壽酒是其遺意也龍門子每言六經互相爲用余常以爲知言今樂經逸亡而禮經殘缺故諸經之中有涉於禮樂者可以互相推也夫壽散於諸經者莫不以爲美則其屬之於嘉禮也固宜屬之於嘉禮而不備其文與詞是委諸草莽耳今冠禮有三加祝辭龍門子曾更衍祝辭壽禮既無其辭故近世

好禮之士多援龍門子之義而加祝之雖見訕於曲儒
不辭也為禮而見訕不使人知之而又蔽諸已曰我知
禮焉惡用人知者其猶未為禮也已吾郡太守王君其
翁司徒封君年七十矣於是府之大寮若吾鄉士大夫
各形諸聲詞以頌其德而祝其壽凡其所為美者諸君
固以鏗鏘乎鼓鏞之音而雖移乎琴瑟之韻矣余故為
之歸乎禮而布其辭解其訕以全其美且稱道諷頌言
語明先生長者之意亦弟子之禮也然則茲禮也一舉
而諸美備矣其合乎古孰大焉

送王太守述職序

嘉靖十年歲在辛卯王正之月固安王君以戶部尚書
郎出守平京平京西鄙蔽郡也地斥瘠墉堦秋悍春怯
民瘼且痾困悴不舒雨暘奪穡螟蝻食人磐石之宗內
暴其都寇攘戎落外奪其井民罔牢生胥偷玩喝冠不
媒室婉不保嬰穴居巢處滅姓毀宗王君喟然嘆曰嗟
乎天子其不以某為不材故試以艱難又嘆曰嗟乎
天子其不以此邦為長物故畀之某又嘆曰嗟乎吾其
胡圖援濟此灼泗之衆苟吾職焉吾盡利焉匪吾職焉
吾將禱焉苟有仁心其忘吾言乃宣乃奠乃哺乃瘞乃
擾乃既乃哀其耆而撫其孺乃飴其茶而麗其瘵其力

有不可者焉君嘆曰嗟乎吾力有不可者矣吾其禱諸
監司已而又有不可者焉君又嘆曰吾其毋庸已吾其
禱諸天子之監尹若巡察之使已而又有不可者焉
則又嘆曰吾其竟不已矣吾將以述職告于天子及
期而部使者以告災止君郡之衣冠黎老又遮車而言
曰公去則孰與惠我君乃喻之曰吾非不適於茲而勤
于行也夫將有所為也有所為而弗得則吾與若皆無
憾也於是留者懼不能迴君之旆而改君之轅也又懼
君之告于天子將有以器君而不復西來也酌酒而
祝之曰公毋迂我咸賦九罭之卒章以道其行

送張憲副擢河南大叅序

凡天子之所治其區而為省者十有三政教之所凝
濡威德之所薰炙軒輶秉鐸之使魚鴈相將而蠻夷之
部聲名之所漸者不與焉自山之東西河之南北據古
雍豫之都又以涼梁益雍曰陝西言自陝以西暨也割
河北之相衛以益豫曰河南言自河之南而漸於北也
所以股肱京師經絡形勢商周禮樂之風漢唐阜殖之
化緡文備物之鄉而他省不敢望焉地望穹窿而德宜
弘侈於是北平張公釋陝右臬副之任徃秉河汴分省
之權蓋古所稱上游膏腴之府公於是恒而牧之將明

宜猷之重公於是仔而肩之匡直輔翼之術公於是廓而敷之公之斯行可謂榮且遇矣固將絕殺函方河洛顧龍門窺大室覽川原之削砥則思美文命援墊之烈賜甘棠之蔽芾則圖嗣召南騶虞之績瞻黍苗之芄穰則求致郇伯勞來之勤登炎漢之郊墟則盡然念致理之艱難而傷召杜之不復作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公其將深有所得乎然余聞公爲御史以直道事武皇願以血戰驚輿於居庸下至今人贊其勇惟仁者乃能勇仁固安人之術也公其有以得之矣余不佞辱公之知其知公宜深而郡守王君與公里閭之雅又知公之深者也是故合其言而贈其行

王叅議壽母序

世運之理宇土莫夷六符清平子無不孝臣無不忠綱緼龐物群品化成以恬以熙祺壽以榮固不北產胡而南產越而產於中土之中二精之所萃五秀之所鍾既完諸福而有顯名豈非人生之至願而不可必逢迨亦臣廉以義而主之仁以明哉維我少方伯北澗王公世爲齊魯表儒其祥逮公之禰而疑公旣以器藝六官登庸而公受錫揭其號於禰之類公之母夫人氏以太孺人生錫封旣顯膺綸煥之寵而陰服神祇之遐齡公業

已填撫西陸居母於東安土也爰將以修藩臣之禮恭慶上京因其間歸寧爲呼盛哉余竊幸侍公於至理之世也窮世變者莫踰於詩詩稱至理莫如成周之隆時而其勞將命之臣猶以不遑將母爲辭豈非其君殊甸而主異畿亦欲其並敦於君親而以地以勢有不獲所期乎矧于衰末陟屺采芑之流離比今之四海爲家而六合牧夷臣子外盡奉公之義而無內顧愛親之私者乎豈非天子之明聖而諸臣莫敢不以廉以義相師乎如余雖爲休明之逐臣猶不與彼一當况公方祇王役而佐丕基旣逢人之所難逢而力足爲人之所難爲者乎烏乎余行誥公之遭逢不寧是息而太孺人之壽日以滋茂也故不敢以不敏辭謹陳誦以廣四牡之義

送韓府長史喬木致仕歸新野序

南河之南虞帝之所從遜也箕穎之間許由之所從棲也汝淮之濱晉魏奇士之所由集也地勢雄拔而山水秀傑故其產多君子亦似之新野喬君大用豈其人哉君始舉於鄉筮仕即知定州事定古雄都也固嘗淬其鏑而試其鋒矣已果脫穎爲南督府經歷未幾而有韓府長史之命韓之文綱庶茂怙富蔑禮者十率七八間

有一二遵典訓者群輩相誓以爲怪物亦往往化爲異類長史欲來職法以繩縮則梗不可施欲束手坐觀則曠王章又爲士大夫譏議又相率造不經人道語詬詆長史以爲笑樂大抵類傭保母乳富室嬰孺嬉戲則破敗器用衣服少裁抑之即挑圍哭踊以捫煩長者蓋國制使然非獨長史之不能賢縱有賢者亦不能使之善不過夾自引去以全其節甚不能者乃更乘間闢得蹊奪非唯無以正而更爲儕類辱焉乎此亦可以觀於喬君也哉君以五十之年不謀於妻子不告於鄉黨朋友一旦出人意表幘被束逝亂紀者駭汗失職者內慚其必亦有因之翻然愕而躍然改者然則君之去比之得於仕者爲多矣豈非風土故常之湔染聖清賢讓之遭澤歟抑喬君之產固君子也知其賢者必有以辯矣昔宓子賤爲令仲尼稱之以爲魯多君子崇其政也君之歸也余亦尚其俗重其節也仕止之義一故以告夫君而又以敬告凡百

送白貞夫序

禮部主事白子貞夫以使事至於韓 國史修撰屠子文昇蓋贈之言其言曰凡適乎關之西者問其山則終南太華空同也問其水則潯涇渭河漢也問其人則

某與某若某也而時春之名字適在列白子於是信之而不惑於其山則探幽而窮奇焉於其水則窮源而問津焉於其人則皆造廬而計之和顏色而從之遊無留良焉其於古人取友之道可謂無二矣白子於使事之歸也而更要余以有言夫余之所言者屠子已先之白子又力舉之而余復何以爲言哉雖然不忍默以視子抑聞之古人曰名之所以名者名矣而名者未嘗名形之所以形者形矣而形者未嘗形凡屠子之所言者名也而其名者未之名焉凡白子之所見者形也而其形者未之形焉去年關內旱守土之臣徧走群望未見其蒸爲霖雨以膏澤生民也而徒見其山之膚無毛水之色不腴是豈善充其形者哉方 明聖側席求賢時春嘗待罪於朝矣試其言而不度於時達諸政而不及於民卒之放廢以終身焉是豈善充其名者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之善體物者類如是白子既猶夫古之道矣我將謂子得其名必求得其所以名名者而善名之得其形必求得其所以形形者而善形之庶幾名必稱情而實踐夫形者豈非余之至望至望也哉白子行矣屠子聞余言必將深喜而贊成之故又申之以詩云爾黑水西河唯雍州崑崙之水接天流終

南太華幾千丈參差似與天爲儔之子好奇兼好隱竭
來爲訪林泉幽青壁題詞播雷漢皇華驛路接斗牛憶
昔明聖搜巖穴我亦平步登瀛洲孤寒寥人衆所易
終然棄置歸山丘業已無才爲世用徒令成輔與身謀
隱山還復愁狼虎歸家似欲投戈矛七尺之軀無處所
飄飄來往隨浮鷗恥向齊門操軒瑟未戴南冠空楚囚
正無朋侶慰寂寞之子爲我久淹留傾心一見成白首
豈直膠漆之相投秋風落日催殘葉千山萬山寒不收
暫隨白駒訪空谷更騎斑馬向神州征夫枉自懷惆悵
鄙人何以答綢繆金馬玉堂多好仇勸君戮力繼前修

梁本文集

卷之六

三

封書試問屠太史昔日風流今尚不

送端少卿廷赦致仕歸江南亭

嘉靖十三年秋虹川端子自大名守除陝西苑馬寺少
卿蒞事之冬十月即上疏曰臣廷赦年四十有二筋力
審固耳目聰明不幸有心腹之疾蠱食五內浸淫四支
懈怠營惑不任事事有國工謂臣宜安靜和養輔以炎
軒之術少馳驚它方技不者且不救願納官有司歸故
里制曰可其以少卿秩致仕凡號爲賢士大夫者咸
惜端子之去以爲端子且去則轂下失一諍臣同官寮
友以爲端子且去則正人失一碩輔群吏執事以爲端

梁本文集

卷之六

三

子且去則小民失一良牧如是則端子不宜去不宜去
而亟去衆皆惑平涼趙時春曰否夫端子之去非亟也
宜也端子棲遲憲院且六七載正色垂紳志掃狐鼠君
子以爲有史魚之節一麾出守再調監牧與時消息不
失厥正君子以爲得乾九三之義善與人交弗濟弗諂
君子以爲有羊舌肸子太叔之風然則端子之宜去久
矣其不去者將一陳力以報聖恩而對揚祖宗百
數十年養士之意於無窮也今端子養其外而疾攻其
內禁不得有所施其身之不暇恤而奚有於厥官如是
則端子之去夫安得不謂之宜雖然吾聞之道人云凡
人外無恙而內被患者乃有三屍蟲伏人肺腑之間而
主飲食有所不足則以庚申日出訴于上帝而降之罰
故雖有真逸仙子多以清淨辟食往往違譖毀不得登
上壽其饕餮口腹之徒飽肥其欲而無後患今端子鶴
形而玉立豈道人所謂三屍所忌耶抑上帝之聰明而
三屍之穢惡乃或得而蔽之耶豈物理之有然帝亦未
如之何姑從而聽之耶意者道人多寓言而世俗遂傳
之也然吾又聞西出華東至崧南底衡廬多洞天神君
之所居有靈藥寶劔足以殺三屍如果有其術盍往求
之吾將從子逝矣

再送郭行人還京序

行人郭子允重再以使事至平涼而西方之士多歸向之者蓋允重善言春秋士之治春秋者罕能得聖人之意故必有達師碩儒以宗之而後可入譬之爲方於規而造輪於矩也經有所授必有所受沿流而遡之至孔氏而止吾聞孔子之作春秋也其志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矣當是時王綱失紀賢不肖殽亂大人世及以爲禮君子逃匿而莫用春秋之義大要彰善癉惡討罪褒德人臣得之以尊主而庇民人主執之則親賢以遠奸防微而杜漸誠哉傳心致治之

凌本集

卷之八

古

書

要典但患人未之能知或知之而未能致諸用二者不可得兼故其書徒存而其效鮮矣烏乎吾豈獨無深望於允重哉 聖天子將大明淑慝以臻至理必先博簡英儒以任耳目之司而郭子之位與才適當其次春秋之義倘可舉而言之以佐維新之治乎爲我起董子而問焉曰前何以使之無讒而後何以使之無賊

奉賀唐漁石先生以總督徵爲刑部尚書序

嘉靖十一年壬辰春陝西饑 詔徵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晉溪王公爲吏部尚書以吏部左侍郎蘭谿唐公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代

將其軍兼理賑濟饑民 賜璽書二以行先是請築花

馬池邊以捍北虜而開嘉峪關路以納西夷貢奉虜方聚衆以窺邊城而西夷之吐魯番者尚反覆微利不即輸誠於是總制尚書王瓊言有甘露集固原州諸樹上宜薦 郊廟以答靈贖 天子嘉其意就加 太子太保尋徵入內而唐公代將矣公既受命即晨夜西馳歷諸鄉邑聚落延問其父兄子弟而徧察其窮瘝疾苦以時贈恤之至秋禾乃登歲廼始熟而虜欲馳騁蹂取公得其狀趣至花馬池督諸大將兵會戰招諭沒虜生口以携其衆虜欲犯邊輒先知必伏兵要害處邀其疲極而取之虜旣少利而戰有亡失廼專意收西游叛黨或出東北大同不甚窺西邊云公以故得西至甘肅制置吐魯番事會北虜與叛黨相攻而吐魯番爲鄰胡所破歲益少豐而三邊無大倣時人以爲 朝廷威靈公之福德所致然公未嘗以降西夷爲功嘗曰華之於夷父之於子首之於足也首足之不可並置子父之不可駁曲直亦明矣且吐魯番恃其險遠吞噬密狡險毒不可勝原在大司馬之職以九伐正邦國今總制尚書實績是職憑弱犯寡負固不服吐魯番實有焉大兵不一越流沙以致討小夷豈能亟度數千里而爲益乎如

凌本集

卷之八

五

書

其侵冒王略則整兵以待其勞一鼓滅之耳公之大意欲尊華夏外戎狄蓋如此屬吐魯番已服而媚公者已去天子召公爲刑部尚書且將大用之故其謀隱不行甘肅執事諸君凡有職於戎行若司牧餉者久服公之德而侈公之行謂時春受公知最深其知公宜至蓋爲文以志之時春伏念公受眷於聖明行且澤被於天下天下有耳目者將共咏頌而傳之非鎮帥門生之所得私言也獨舉是語者以爲鎮甘肅者之所當知且獨與時春言之而他人或未之知故特著之云耳

壽韓靜菴序

孔子曰仁者靜仁者壽漢之名儒又引而伸之曰君人者將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者也故靜以安其神使毋洎其天君子之仁君子之壽也故雖淵之天耕之病原之溺皆壽也而况於喬松之年師尚父之流哉靜以馭群品使各率其天聖人之仁聖人之壽也故雖夷之饑患之黜宣尼之棲棲于行皆壽也而况於唐虞之繼治軒岐之濟物哉大哉仁乎斯其所以能靜也至哉靜乎斯其所以能壽也夫唐虞三代以上仁壽之風諸儒口得而誦之而耳已不得聞其詳矣仰惟我孝宗敬皇帝之治臣幸得而濡其遺澤私淑其耆舊之休風

蓋所謂安靜如漢文而禮樂無所與讓仁厚如宋仁而神武固爲過之一時明良遭際如洛陽之劉文靖公釣陽之馬端臨公三原之王端毅公洪洞之韓忠定公鎮煥擢於恭默納偷薄於敦厚天下至無功德之可紀而其有才能技巧者至無所施聖人既遐舉鈞天以佐事上帝而陰隲下民諸公亦各克躋耄耄以遺範於後而流澤於遠余以是知靜者之必仁而仁者之必壽也忠定公之孫憲副君廷偉於時春進士爲同年質直而謙厚有公之遺風蓋公之季子兩淮運同號靜菴者之所出靜菴年亦幾七十矣觀其自號爲靜與其所以壽則傳之於忠定公者有不可誣而又以授之憲副君以繼忠定公之業者端有所自也時春不幸弗獲侍重德之教乃以口舌見稱於世而亦以此取罪夫其所謂靜而壽者他日願與憲副君質於靜菴公而繹其微以自藏其狂愚無用之身庶幾存而不亡而若存以尚友乎古之人第恐斯道要妙非言語之所能盡而又不在于言語之間也竊願樂於靜者有求焉

送大學士翟公行邊東還序

聖天子撫牧萬邦協夏覃夷德罔不被猶軫念邊氓界隩之區幽遐之壤澤或轉漏疾疹攸恤爰簡元臣界施

祭積故我 武英殿大學士石門翟公遂領兵部尚書
左都御史以行實嘉靖己亥歲春殷始自宣大更歷延
寧至于固原西涉河湟至于甘涼撫臣鎮師督旅之長
左右上下各即迺服閣閣于于咸秩以均介鍵之徒旃
毳之衆奇服異音追隨旌旋歌吹後先公迺祇敷 聖
天子德惠式頒 大賚咸頌 鴻休 聖壽無疆迺夏
抵秋周行萬有餘里閱五餘月視古吉行猶倍厥程于
詩有之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又云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公實兼有又將東出隴度關河由燕薊以之乎遼東
於是總督陝師兵部尚書劉公援吉甫作誦之旨諧辭
麗義上咏 聖烈下逮靖共撫景懷別監臣獻夫敷情
陳誼依永成聲固原兵憲李君文中將託之細帙以薦
行李屬時春序其端時春竊唯 聖君之德莫大於仁
輔相之務莫先於勤故易大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聖天
子興發內帑加惠窮邊至仁也公駿惠綸命星馳霖濡
不亦既勤矣乎昔王元之記古之善相者以爲不獨有
其德亦皆務於勤人以爲名言然則勤者固輔相之急
務也勤以勵已故敬慎而不敢慢勤以崇業故精一而
不外弛時春竊樂有得於公故散僭以爲言而又以私

自奮焉從是役者兵部武選員外郎蒲州楊君博亦能
勤於厥職以贊公行是故敢併僭及之

送苑馬卿賈子擢陝西右布政使序

梗楠豫章之爲椽題楹楠其足可惜亦明矣才如賈子
而久屈於監牧夫孰謂之曰宜於是吏部以賈子名疏
請即拜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於是賈子之登進士第
者二十有九年于茲矣或曰是有司所以拔久淹者與
或曰是將假之以息肩關右之民者與平京趙時春曰
唯唯否否夫賈子之爲器也大故其萃也宜深其致用
也遠故其儲也宜久其取裁也充故其進也宜艱子知
夫梗楠豫章之所以爲才乎蜀越徼外之山下蟠九地
而上插青天者固將棲根於其淵而扶枝於其山是故
其制器不得不宏其生迺於蠻夷幽窮之陬人足絕迹
之所微營細用者雖欲斷而小之而力終未如之何故
必有大匠氏以製大用然後得而睨之是故其儲用不
得不久遠其挽於陸也如虹蜺之貫漢庭而浮於水也
如黃龍之負禹舟匪資之以億萬之衆而延之以歲月
之久則無因而致之通都天府之中以供 郊廟明堂
之具是故其進之不得不艱今賈子始自御史列卿而
左居於外憲戎馬之司又遠去京國數千里之外而獨

歷變鄉邊塞之區且幾三十年之久世道之升降民俗之情偽固灼數而著占之矣賈子以是大肆其學天象之玄深兵戎之大計古今英雄成敗得失之故指諸其掌而無遺慮謂非天之所以大厚賈子而使之自奮於衆人之外者乎陝西地方四千里襟帶羌胡設四大鎮屯數十萬雄師爲中原之右臂御史之以按至者四都御史之以撫至者五又以一兵部尚書督軍其中而宗藩之府將命之使監司之臣皆數倍於他省其供億至爲繁夥財賦所出之鄉自谷口至於劔關華陰至於岷岐方不過千里而坐食者四倍焉俗兼戎狄雜五方嗜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三

奸異而情性殊是故民窮而盜滋兵疲而敵強財匱而政耗皆集之於布政使而非若他官之可以一職一責諉也以是而任之賈子誠得其人矣投諸其民之危者而厝之以安斥乎其用之數者而繼之以裕易乎其俗之頽者而反之以朴賈子胸中固當有以淳游是四千里之陝西而縱橫吞吐之而時春亦包含中之一人也請拭目以觀此行

送張濟甫赴浙江提學序

嘉靖庚子春吏部請以儀制郎中張君濟甫爲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其學校事蓋浙爲天下之鉅藩掄材爲

天下之最而提學職風化之原庚子又值賓與賢能之歲濟甫將 綸命走快舸泛潞衛河濟之津冒江湖重瀾之險必三四月而後至廼以旬日之期操方尺之檄翕致浙東西數千里之英豪湖海江山之間氣布立階案下以差品其文詞顧而上之曰是等爲才宜進摩而下之曰是等爲不才宜退又召而戒之曰是等爲中才宜歸懋爾業旣而有司即其所才之中擇其尤才者備其額數而貢之於 天子之廷又於其尤才之中益求其所以盡乎天下之賢者程其所宜以次而晉乎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任而天下之治理於是乎興故提學不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三

過專教事一職所職不過一方與常有司無異然其所致之人才乃有關於天下之治理可以使朝無倖位而野無遺賢則非群有司之所敢望焉乎其誠重且艱矣哉始丙戌歲濟甫與余亦以是次進當是時同升於公者三百輩 聖天子以爲未愜復遵永樂故事選二十三人讀書館閣以增益其所未至而余與濟甫皆在列顧行輩皆天下彥俊謂天下之事不難致然距今纔十有五年而其存亡得失之故已迭相半求其終能有益於天下之治理而仰答 明聖求才濟時之至意者謂誰與方濟甫與余之未遇時莫不以士之所以不能自

致於有司有司之不能有致士於天子爲恨今濟甫且當其任矣使士能自致於濟甫之前而無所愧濟甫又能致其所當致之士而莫或疑夫士也者又將以其所以自致者以致天下之士而効諸治理之用夫然後可以謂之盡天下之賢而稱求才之職果非群有司之所能與而其重且艱者斯輕而易舉也故敢僭言之於始以樂觀其成功庶幾真有益於天下之治理而余與諸君子皆與有賴焉

送張湖州序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人不越尊俎而代之矣吾甚悲夫庖尸之於今之易位也豈唯易之又從而亂之夫古之人其取精不馳之於不一之鄉而用之不梏之於多顧之惑各專其所守而畢集其所長不相踰越而莫可逃責故四民各奠其所而萬邦不貳其心有以致之矣德之季也下有羨心以覲其上有猜志以防其下覲之已甚而姦紀衆防之不足而亂政作姦亂相尋而無藝極故監制之柄重而奉使之網密有司疲於應酬而民力竭於饋供又其甚者釀毀譽之媒以亂黜陟之典盜賞罰之柄以張恫喝之威操輕重之券以爲干謁之圖群志爲之風靡而百職日以焚索何古之爲治者

更少法疎而愈與今爲治者吏多法密而愈刻乎專則精雜則亂勢使之然也維湖居浙之西偏舟車之所不衝泛使過賓頗簡稀矣而監司命使之繁例固若也地腴而民質傭租易給無搶攘衡夫一旦之憂矣而非分之不滿於干求無望之荐興於愛憎例固若也知府爲親民首僚得日夕商確吏民事事之當否即知府之工拙無所諉矣而咨請之滯事機公移之煩上下例固若也然則張子將奈何曰仕存乎吾志耳非求諸外者也求諸外而有得其位雖伸其志則屈無所求而有得其位雖屈其志則伸夫人將以爲位乎將以爲志乎志專乎我者也位存乎人者也夫子將以爲我乎將以爲人乎並湖走山幾千里天下名勝之區數十萬農桑之民句踐孫策錢鏐張士誠之徒角死而不可得享者子一朝儒服垂組而坐治之有侈然爲子文其位之樂而實怒然爲子戚其治之勞者矣是皆求諸外者非存乎吾志者也夫志尤其專而精雜而亂者也以子視位之上於子者則彼爲尸而子爲庖尸之陵庖焉非子患也子治其庖焉而已矣以子視位之下於子者則彼爲庖而子爲尸庖之不供焉非子患也子治其尸焉而已矣子能爲尸矣而人以爲非尸子善爲庖矣而人以爲非庖

非子患也子誠自盡其所以爲庖尸者焉而已矣子誠致精而用專志乎我而不由乎人將天地萬物之爲庖尸彼湖山一襟帶之間世路險夷白日之騁隙耳亦何有於子哉况吾於子又以志合者也是故盡其言以贈之行

張氏雙壽圖序

壽圖有三古有上皇氏納垓紘於躔孺不識生死疾厄之事如宋王元之所記此天下之壽圖也其次則王道純熙近者安而遠者悅無兵革刑辟之患如漢王陽之所陳此中國之壽圖也天下未必無生死疾厄之事而

張氏雙壽圖序

卷之八

壽

序

我獨享其安衆人不能免兵革刑辟之患而我獨承其樂其致之必有本而招之必有道此一身一家之壽圖而今世之未易逢者也烏乎如張氏雙壽之圖其殆近是哉張氏先爲吾陝涇陽人而今得爲拱衛以籍京畿之定興夫陝之民丁壯暴邊鄙餘氓困征徭曾有如拱衛安居之壽者乎甚者北虜梟獍於晉代海盜颶掃於江左群羣鳥嘯於河淮生人未有息肩之期而丘壠未有攸暨之望也寧有如近畿之人依日月之末光之爲壽者乎人生而有子有孫顧爲難矣幸而有才智足以充任使而効忠勤彼其父母望之如望歲然而寵辱利

害之相形榮枯倚伏之相繼每十百千萬而不可齊嗟乎豈天運人事之適然哉今張子爲司徒郎既顯於朝而其父母又以行義壽考聞於鄉較之縉紳士大夫能獲於是者幾何人烏乎是又宜謂之榮且壽也然張子狀其父母能以勤儉居其業既烹糜和劑以抹荒瘡而又斥田掩骼以澤枯朽信乎致之有本而招之有道者是又宜書之以風世而化俗使其知古之所謂壽者本乎上而不敢必今之所謂壽者由於下而因有以助乎上也

李光祿麟奉使大同圖序

張氏雙壽圖序

卷之八

壽

序

大同據雲朔華夷之會雖聲華四暨宇內鼓動於華胥鈞韶之中而大同之士喋肉刺血以與虜搏前擲虜顛後繼歌舞縱金革角抵延曼之樂動費千萬金司計者決不與之校貨貝輒輟而奉使鈎袂蓋所以養豪偉梟雄之氣以竦鬼魅境域之心固不可以尋常繩尺校嘉靖戊戌歲復予犒軍金數萬於是同郡光祿署署事李麟持符載綱以往宣布明聖優渥之至意上咸歡呼醉飽稽首稱萬壽而退具軍樂列麾旄以送使臣李君之條以爲榮耀繪圖其本末而屬余次語其端云唯士之所以效祝於上而致敬於使者豈非以爲報哉雖然

此庸人感恩之常非上之所以望於豪偉梟雄之士也
吾聞古有豪偉梟雄之士者其上不以名義辱於遠人
其次不以理色辱於鄉士其下不以形勢辱於疆宇匹
夫爲義而大呼決計風雲爲變慘而效軌爲喪志况乎
合三軍萬隊之力稱爲天子之北戶者也間者虜數
犯塞爲疆宇憂此於古豪偉梟雄之士以爲最下辱致
死之不旋踵夫合三軍萬隊之力而効死於讐敵虜酋
之頸寧足繫而虜之膏血寧足汗輪蹄也何獨聞於古
之人而不見於今之大同之士也呼之以其名則應奉
之以其資則受責之以其事則哆然縮懦是寧豪偉梟
雄之足言乎以庸人之感恩而爲豪偉梟雄之報奉使
者如之何而不有以開喻之也抑吾聞之言深者其形
密而感極者其報甚則夫人之所以云云而使大同之
士爭爲豪偉梟雄之事以致報乎君上者將必有以自
暴於疆宇而非所常先言也姑俟之

送鞠通判序

鞠君吳松之產也時春與吳松馬御史子仁同賜第而
其召爲宮寮也復佐吳松徐洗馬子升於司經御
史君以擊奸宰瀕死英聲振天下洗馬君晉爲祭酒其
道且大行衆將倚以經世之任者俱余所推重然皆與

鞠君交親方君之擢判平涼也二君與時春書譽君之
才且良惜其遠出邊郡畫然同詞則夫時春與君之釋
吾郡而他之也豈敢以俚語辭無一言以贈之按吳松
本江海與暑之區而平涼據秦夏華戎之會黍稷異味
羊魚改腥茗酪殊氣葛萊別服吳松黻者垂髻削刻而
謳吟平涼三尺童子柞本爲弓紉筋爲弦被竹木以烏
雉羽而射不避狼虎纔離保姆已手掣生馬鬣騁乎峻
阪兀崖之上以相笑樂使挽一葦筏行涇汭岸乃愕然
失措嗟夫禹別九土周辯職方世以楊雍指爲秦越其
風土嗜好背馳懸絕固若是哉况宋以文獻渡江中原
久困胡服南北之俗尤異大聖人受錫四海行三尺
法以用人故鞠君遠超南服蒞止西邑揆之人情似有
不相宜者而平涼強宗悍牧番胡兵騎星錯奕布三尺
法六籍術亡柰之何而君周旋期月間數搏執強梗固
所恟悚使底于成必有可觀矣君遽以南北之分爲解
大僚不察從而聽之夫君子所詘者道非必其身之安
也所有者志非貴乎外物之奉也居此而思彼營物而
役志君子之戒也君豈爲是哉不察其志而徇夫物情
不用其道而苟榮其身此君子之所不敢安而鞠君之
所以必去此郡而他適也故敢于其行而僭言之且以

章君之志也

浚谷先生集卷之八終

卷之八

天

浚谷先生集卷之九

序三

關中趙時春著

壽路都御史序

古者卿大夫交聘以享燕旅酬而賦詩凡小國之弗節
宣於勞役大邦之有敷設於政令者微言以相諭惠辭
以告成禮之志也維陝右蟠跨西陸藩伯憲使亡慮數
十所制名城大都以數百帶甲十餘萬巡撫都御史御
天子之命巍然臨而拊循之既以時賜其所治於其境
而復交相謁以參考其成其慶嘉褒善之令上下相修
凡以爲民而已嘉靖癸卯汶上路公實奉 璽書來殿
來紀至於有秋弭節固原鎮遏胡寇盡關西之境式救
且謐而星虛之月始弦未敷爲公初度之期於是分守
大叅謝君兵備憲副曹君分巡僉憲辛君奉觴於公而
徵其辭於余竊唯世之都大柄膺休福者其生也必有
殊於庸衆豈故爲之異哉蓋其吉祥徵兆所以鼓舞其
制治之具而同之於人者非疆力無以輔其志非駿厚
無以荷其重故能使方隅之民壽且安則其身之壽且
安者可策而卜也他邦之民其勢係於內治內治不撓
斯得以保骨肉而終天年其視與虎豹爲鄰猥偷以狎

之而能不懣懣獲考終者是固難匹也固原北距胡集
不千里公置酒以享三軍萬衆而坐籌其中使饑者食
而勞者息農畝各獲其力而金鼓不鳴於耳是真公之
壽澤可以滂沛於陝人莫能爲之先者余茲用頌禱於
公而諸君之爲禮也庶幾附於古卿大夫報享諭志以
爲民者與余聞公致身汶上諸生秉周禮傳孔術復古
之道以壽民將不在斯人乎重以善夫諸君之爲禮也

送平涼縣丞張良佐朝覲序

平涼爲關右要邑當孔道徭賦纒千人甚不足以供館
穀之急而租調率缺縣令上事旬日輒解綬亦有委符

漆案文集

卷之九

二

檄於道路者丞常攝令事邑治故歸重於永嘉靖壬寅
之歲靈石張某以太學生履丞職實掌令治閱戶僅五
六百戶丁或單子無臂貳而公私逋負積數萬吏卒又
羸億追呼多不集急繩之則宛轉頓踣使承目不可視
重遣之則散歸其家以苟喘堅顧景待盡不復作來日
計張丞爲人慈愛既哀其如此而顧縱施刑辟亡奈之
何莫若緩之使蘇息以善後民或樂丞得民意而監司
多不直之者癸卯冬丞當以述職覲 天庭邑之學官
弟子走余里請余言以重丞行余邑人也憫斯民之莫
告而傷丞之無援欲籲之於上而無由也而況於丞之

述職庶幾可以得聞敢不竭其情以爲贈按官制平涼
附府邑初有里四十餘後并爲二十四又合而爲四都
戶初有四千餘成化荒歲損其半兩被胡寇又損其半
以四分有一之民應公家全盛之賦其勢宜日損財產
竭以及田廬田廬竭以及妻孥妻孥盡而身隨之理固
然矣丞且如之何哉丞當言于朝曰 天子命丞使佐
令以牧民也令且久虛丞疇佐民且蠶食盡孰爲丞牧
者丞來述職而上無令之可佐下無民之可牧丞何職
之迷方今賢卿士大夫咸思匹稷契之隆以敬迓堯舜
之治必不諉丞語爲虛必將精選賢令以主丞治損冗
費以蘇疲民而斯邑也庶幾其復初制之盛乎嗚乎余
何幸而復躬睹斯邑如初制之盛乎余是以重有感於
丞之行而言之不能自已也

宗室存一子壽五十序

存一子年五十襄陵之族伯氏與之友者守約子守誠
子以書告余曰吾之族有弟其俊茂而善智計者不啻
百存一子也夫存一子又樂平之族也而吾友之唯其
弗逞其智計而忘其俊茂也夫北風振號草實木落庖
犧氏之網罟韓盧宋鵠之足三韓六郡之鷲黑裳而白
翰者廻翔雲表鍛剛麗毛紛紜成雨而乃馳騁隴汧之

駿馭奔騰渥注之神駒躡籍飛苑手搏猱猱叱咤風雲
萍不見都邑是令人發狂矣吾之族有好之者而存一
子無是也身不親簿書之會而手常持刀筆之章目不
睹臯陶之書而跡常交於爽鳩之庭此在存一子之尤
所厭而世俗不欲其獨醒必欲使之汨沒其間者也而
存一子之心則無是也良家之子吹竹而擊革喧缶而
戛絲是烏罪乎居然而倡矣伶優之耦衣錦繡而曳珠
翠入處華宮出蹕與馬奔走天子之命校而咎辱冠裳
之齊民是何修乎宴然而妃矣是則存一子之所賤惡
而今之世憫乎黑白者也存一子有亭館於郊之東焉

且子固與存一子者蓋有言以張之余之困於世久矣
其非以言之故哉言之善者未嘗不歆動而鼓舞之也
其不善者未嘗不矯抑而排拂之也夫強其不善以與
善孰若舉其善者引而伸之以借至於善之為愈乎聲
色弋獵之好忿欲之侵其於富貴者尤易沉沒而存一
子能毅然不屈不亦善乎是固有壽之道矣表而出之
使存一子益自信以求其未至使未能者思淬磨以日
新其舊習迺諸君與人為善之心余之素願也烏能以
言為諱乎故一書而再書之

張同知平盜序

寰宇之守在四夷郡縣之守在四封四夷之患在外其
形似難治而其勢易見故多備四封之姦在內其究似
易治而其情難知故鮮備多備少敗鮮備多危有以卜
之矣平京陝右要區北去邊八百里常宿兵十萬以防
胡可謂至重自亭來盜塞幾百年僅三被胡寇然封內
鼠竊狗偷反時時間發其又大者石城戕伏羌甘夏虐
憲臣播在人耳而乾州樊玄胡利堡陳剛岷梁康黃之
類余皆目睹焉一時守令異懦弗戒至煩將帥既平則
又陽為無恐以貽後患故涇上賈族襲陳剛餘鳴張山
谷延命二紀內用敗貨以啗官吏外彰官邪以濟其賊

群偷肅合蔓長滋大嘉靖二十年攻張兵備之壻而奪其帑以名捕獲四年廼獲反接以令於市怡然號於衆曰吾賈大王不死也吾知文吏易與耳吾欲生死人即生死人欲貧富人即貧富人幾速而勢易故衆樂吾從而莫吾毒也今夫文吏之治則反是矣倒持其生死貧富之柄而決諸人又不能決而唯虛文之是徇故吾徒常得不敗敗又卒不可死余聞之而甚駭且疑焉獄數月果不成部使者即移獄于涇涇守張髦士械治嚴度難脫又移隴復之府獄再移于涇中途竟得脫去大聚徒欲攻涇及府府副守代北張君喈曰此賊不知老張凌谷文集 卷之九 木

斬一老吏持教至市曰此曾以計脫大盜李順于法者也吏搶頭曰縣得好官矣忠定再鎮蜀寇爲宋名臣至今稱之不衰君得非忠定之裔與何其酷似也然求其所以爲張忠定者願君神會而心諧之余將引領以俟焉

王太僕擢四川右布政使序

天下之治士大夫唯以不得其道是懼而不以不得貴仕爲憂故夫人爭趣貴仕之利而不知有道乃國家之大不利也爾來執事者頗以爲憂思進者舊以裁驟進故澶淵端溪王先生自陝西行太僕卿進四川右布政使蓋先生初舉進士爲戶部郎官值正德權閹用事刑部員外郎宿公靖劾其姦反陷獄坐廷杖先生陳大義願同責竟貶炎方嘉靖新政稍遷至按察司副使尋行卿遼東時嘉靖十有一年矣先生度時事稍異無以効忠力而母已老得自致於孝乃謝政乞身歸澶淵之人樂其嘉善而畏其彈惡聲名復聞于朝是時天下承平幾百八十年人樂仕進好進者率多顯達而知道者或病焉故登用先生使列于諸貴位之間彼有志於道者必將不言而默喻進退之義使其慚於是亦將慙慚而少縮沮也薰蕕同器涇渭同流嫫母西施同鑑麟

鳳皇鏡同圃人望而知之矣故先生之道不必大行於時不獨行諸川蜀也使士大夫易其憂貴仕之心而為不得於道之懼必將朝夕競靈索已之所當知而不阿匿掃門以索人之知己也將先生有助於天下之治寔多顧可謂先生之道不大行於天下乎宗室存一子素重先生之道而樂聞余之言者因其行乞言以贈先生書此以貽之使知君子之有益於治不必貴仕而後能也

奉送竹淙劉先生致仕序

正德辛巳春時春以童子拜竹淙劉先生於元城獲奉

漆谷文集

卷之九

八

几杖請益焉甫秋先翰林君遷教于北海因去之北海次年嘉靖改元時春應鄉薦道元城又次年先生進士于朝因乞養又一年時春行奠鴈禮于元城又一年復請鄉書因舍次侍教者踰月又二年時春以刑部郎請告役拜先生又二年先生釋憂為刑部郎官時春幸得屬耳尋調兵部郎官得罪免家居四年先生擢陝之按察屯田僉事及六載始遷山西參議守宣府時春亦召用為編修校書平涼固屯田要處而宣密邇都下自是奉先生教尤多時春再以罪放田里先生再遷陝西按察副使奉 璽書填撫西寧番夷往返俱道平涼凡

計年二十有五載歷漢朝經齊趙晉魏周秦之邦終于樓蘭即漢將傳介子誅戎王樹功名處兵農德刑之政今古華夷之人其間得失榮辱成敗利害之故雖累千百年如一日之陰晦晴明浮雲之聚散出沒莫可以一定計者可勝為先生道哉獨念賢人君子仕止之道光明于其間者可以長存其餘泯腐同草木雖一時勢燄烜赫固不足道也先生年四十餘始登進士一旦棄之為養無反顧人多其孝仕進二十年官不踰四品銳進者笑其拙而守道者嘆其滯朝廷以先生為功伐而奉使者以先生為非是計過止於不得調而先生引義遂决去嗚乎其於仕止之際不亦光明矣乎凡書于冊無愧辭問于人無忤色質諸天地神明無缺行杖策冠屨以遨遊于鄉里間老可以為少壯師而後可以為來世法是固儒紳先生之樂也今先生樂矣敢書此以為先生壽

侍郎張公擢大司徒督治太倉序

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石州南川張公總督陝右師之三年朝廷念公勲勩欲增爵秩僉曰地卿司計邦本攸司租賦萃焉厥層陵積民力殫屈國用未裕冗蠹是剔公私是給公其允哉即拜公戶部尚書督治京倉

士大夫以爲得人慶陝人以爲公嘉于是苑馬卿余同年應君託時春爲辭以贈公竊唯兵與食天下至計也陝師精銳戰策得失公自嘉靖戊子已丑以監察御史來巡迄于今凡以身治其事者五載陝之人不能忘公而公繫情于陝者十有九年矣公固取節食凡所好者務致焉而所畏惡者一洗之猶之國醫治一疔療要人無不欲其瘡者顧其施爲不能盡如醫意而醫又不常在側急則以身託緩則姑舍是是以不能盡脫去沉疴然亦能奄綿久存謂非醫之能與其仁乎夫陝之有賴于公亦猶是矣使公得專力于十有九年之間陝之疾苦必大盡去獨念寰海之內生民彫瘵有大于陝者茲用移公一振而起之天下承平久矣曾聞先正胡端敏公曰自所目見以來在上者之事用日豐日美在下者之物產日困日屈故損上焉以益下雖傾府庫而民愈病也如剝下焉以附上已罄杼軸而用猶屈也天之生物不在官則在民今茲安所在乎爾者公之居陝也上之請于度支下之取于市井者十貶常之三四而其軍未常乏絕反增常之三四公何術以贏縮之哉唯以愛利人爲心而其用不妄耳持是以平九土庶民病其瘳乎若夫旣富而教文之以禮樂以享其成功而鑽契

凌雪文集

卷十九

十一

八

之緒是固有次第哉固不敢爲僨言諛誦而正效也
送高太守入 覲序二
邊郡守之阨於述職者有三胡寇凶歲與事變而已矣齊冠氏貞菴高府君守平涼之三年境無烽燧歲之凶者乃登持兵以敘謹譴以幻者乃息來歲庚戌春正將偕萬邦群辟薦績于 天子先馳告于牧伯監尹卿士僉曰允哉乃儼冠珮纂群吏勅于庶政毋敢不虔廉其附城徵其所由自有土之百執事昭其臧否毋敢不愼張蓋脂轂瞻北極以拱趨冀如也躍如也期以對揚于明廷者惟謹維是上佐諸君旅燕于郊揚觴以告曰維平涼北走朔方不千里粵自寇孽來盜河南靡歲不有兵事茲歲廼不知兵維府君之休比歲荒于霜實鴈屬疾仲秋之初皚皚履地今孟冬之吉寒雨尚零禾盡登維府君之休民廼不艱于食廼不力于暴乃不轉殮于岐嶠乃事上之貞賦將克入亦維府君之休庶僚群有司於是乎有賴焉以不罹于非疚府君其有以籍手以稽首獻于象魏之側矣匪唯府君之休寔我邦之休遂徵其詞合而寘諸行李
又
維是邦之縉紳群士又偕祝曰維是郡昔固不有豐歲

凌雪文集

卷十九

十二

九

或踰以畋遊其婦子廼詈詛弗爲恤今茲獵騎不出閭
閭穡弗踐于圻皆以利民民胥府君是幸賴亦罔不有
賢守爲是群不逞者弗之利用構怨讎于上下使厥澤
不究于民携沮其良士以淫縱其群朋以敗我禮度維
府君灼知厥心戢之于有制使不克盡還于民民亦維
府君是幸賴維是郡地大而戶姓鮮寡食之者衆群蠹
萃焉以病吾民吾民樂于流恬于耗斲胥吟嚟以待命
命盡以及帑帑盡以及世業世業盡矣郡將安屬以故
我往之邦君罔克覲于天子天子亦不克聞於維
明天子大哀我民乃乞其文藝從臣以牧我有邦亦克
湊卷之九

平涼令李侯入觀序

吾邑當西陸孔道雜以藩府戎司監牧之奉不一而足
故爲令不專於爲民民力不專於奉公役故今天下之
民皆病而吾邑爲尤病令治視它方爲獨難自嘉靖甲
午至戊申積霜皆殺禾菽眞定李侯之來宰吾邑也適

丁其會故尤爲難侯上事諸司旁待疆禦下率疲民至
已酉秋迺大登羸疲者漸蘇勞督者就緒憲司以侯爲
才聞諸朝廷亦嘉吾邑之無寇留許侯修觀事文學
諸生爲侯交慶請余言以送其行夫余哀斯民之窮爲
之求援於上者衆且屢矣然卒無以一指筆畫焉者豈
仁人之用獨置於今哉蓋以所任或非其人而其人或
非所任今以侯之身犯其難而其才又足以當所任則
夫余之所賴以仁斯民而力爲之求援者公侯其孰語
之大凡平涼之剝民者至衆而利民之途盡窒侯悉之
孰矣策之審矣其無可爲也昭矣是宜捐之以爲荒塞

平涼令李侯入觀序

以投孤兔可也顧每歲勞遣將明之臣執憲之使賢士
大夫轍環魚貫以爲傳舍何哉侯之擁籌策策拳曲
踞以事之顧亦曰天子之土地府庫在焉人民社稷
存焉苟凡天子之命臣皆得以曲庇而主持之吾將
以求哀斯民耳今土地且盡矣府庫竭焉人民十不存
一墮墮爲人圖無祀所果孰與庇而孰與爲邑乎以侯
之才宜無所不能爲顧其勢力大於侯侯無奈之何而
力能爲之所者又坐視弗問然則民之窮其殆盡乎井
邑之荒殘其將墟乎束手而待之有日矣茲將以觀于
明天子賜清問於赤墀侯得以借籌而對焉斯民庶幾

尚與受仁人之賜哉余日望之

送易教諭序

吏職莫重乎教養士志莫尚乎進退吏知養非難知教為難士知進非難知退為難也平涼之民其獲乎養也微矣况於教乎明聖不夷陋其邦選士造學一視名都鉅邑然不肯者不克教賢者教又不克施職當引義以決去雖然士之能以義決進退者幾人哉吾家居二十年僅得三人焉曰藩府長史新野喬君木當是時縉紳尚重風教其王又賢吾為之中其說獨用以戒群不逞耳又十有八年才得一人焉曰審理齊肥雷君楷其

卷之六

卷之六

四

四

於其大不能勇退於卑官又安知其不嫌啜苟合以求懸仕而謀利乎士而謀利其將無所不至矣使士俗至於無所不至則吾民其孰與保乎悲夫此所以道殣富於田里而王人轉為私隸也矧責其養與教哉故吾深有感於能退之士而於易君之歸也特表其名以人之不復諱

壽總督侍郎何公序

嘉靖庚戌之秋豐極孽生道虜為逆震驚郊圻詔起陝右太華何公總四輔三遼帥師以靖北夷孽方縮兵符慮弗克逞倡為遠交近攻謀敗熟夷以嫁禍且為虜毆民公掎其策弗難弗憚無敢遂東夷底定薊門奠安踰年皇德格天天迺殛孽爰有令臣悉宣厥逆狀以聞獲竟天誅告于海內有生咸快適與公誕辰會時春時以監山東六郡兵戍檀之鄙秉公成度與聞厥休乃颺言曰聖云仁者壽且樂夫至仁莫大於生人而至不仁莫大於殺人今捨北虜陵犯之深辜而加熟夷曖昧之冤誅不仁甚矣方其時凶醜滔天公力遏巨孽使渤澥恒遼之會完好無缺生數十萬眾夷之命豈獨熟夷蒙福耳仁孰大焉將天佑有道之長故孽內外為良臣所繫羈以俟乾剛之奮曜耶繼自今以往內

孽旣粗逆虜氣沮計潰行磨 天罰善良之民將蒙福宅厥居非所謂壽而樂者也耶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公振孰夷於阨危其古所謂不絕人之世者也錫類莫大焉 聖明亟用仁賢以殛凶孽雖 天運於穆不可測而公之仁似之則所有者寧非 聖作物睹之類也耶時春不佞敬拜手獻詞以爲公壽且冀以摹寫 天德於萬一而又自懼曰是非誦說所可擬也故終以壽於公庶幾乎測七政以窺天者爾

壽大學士少湖徐公序

凌春文集

卷之六

七

嘉靖紀元三十有一載 聖德玄沕格于 天天迺純佑我 聖皇除孽靖虜以奠區夏于時有忠貞之輔不二心之臣曰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大學士華亭徐公爰以弱冠甲元科底是壽躋五十位爲元佐洪濟時艱用救寧我有邦家我邦家咸宜之以爲公壽其經局舊宋平涼趙時春繹言曰夫隆古之佐尚矣近代則公孫樹僵丙魏有聲濯龍協夢姚宋著績遼夏平難韓范富文熙元變法司馬繼踵將世賢如是希乎抑多難之所興也豈非饑食渴飲之易飲而復興傾否之爲工哉唯 天篤眷我 皇家初元肇科公首首陟時春亦

時值嘉會而孽將逆胡潛伏俱長比及三十載相先後焉以盡吾豐豫其謀叵測時春方伏畎畝不勝殷憂屬詔徵爲司馬郎即佐孽將時春承命感泣麾戈馳騎而來則孽將已奏罷之獨念三十載覆載深恩二百年君臣大義顧爲孽妖所間竟不一奔問起居何面目以見天下之爲人臣者乎謹復覲顏拜瞻 闕廷一舒臣子之敬欲稽首辭去公責之曰世之所以貴於賢者謂其能濟大難而蒙大恥也吾之所以賢於爾者以爾能後爾身而先吾 君也今凶孽將阨吾邦家爾胡不圖其大而憂先吾 君也時春曰敬拜公之休命蓋曾告吾母矣曰外寇易除而內賊胡可當也公曰不有吾聖皇與 皇天乎時春敢再拜公之休命於是重領監兵之寄用是祇趨戎行振忠義士旅迅躍百出以奉公之訐謨遠猷淵遯鞏固虜迄不敢犯孽用計左氣沮天祚其魂卒受天誅行道之人快焉繼自今以始凡公之光弼 鴻猷以敷宣 皇道者率有譽而無闕忠善者有恃而無沮冠裳者有直而無枉奸諛者有攻而無遂逆虜將革面而同百獸率舞維公方道隆知命雖因茲厯虞緒者蒼鬢者皓亦將奉 勛華而躡元凱緩刑尚德志洽神愉行致體胖顏童光路北黎於太上仁壽

之域者有不在茲乎何群公之專美也時春於是乎有厚望焉

送方太僕致仕歸桐城序

余自山西督軍罷歸之春同年進士三桐方君亦以前御史守臬府久次稍遷行太僕少卿至平涼蓋自丙戌至是凡二十有九載君以廉靖惇德當世橫流罔非所好而部符久不至廼有論君稽緩者君遂請老得允厥

梁令大集

卷之七

太

也君子從其爲是者夫道亦有時有君子則君子惡乎從曰君子從其允於人情而協於天理者時汶汶焉唯欲是者情焚焚焉唯勢是徇則君子惡乎從曰君子從天天不可知也人又悖之度其久而有定者從之則天可得而知矣天惡乎定乎曰定諸無欲天唯無欲故能久人唯多欲其勢暫相合而終相軋也富貴貴之交逆也權與利之相競也詐與術之相病也榮辱生死之迭橫也故曰終不可久而胡寧有定時之無定久矣群操敗舸逆風浪以奪驪龍之珠凌蛟鱷之淵取蝦鯪以恣饕餮而不覺其振鬣揚舟也君子以其昭昭而蒙昏

以其款款而辱噉噉君子之不合於時固也遊神於無物之墟宅身於至正之鄉腐臭橫逆之區君子不斯須處也欲固無如君子何矣而時亦且奈何方君其有意於是乎余將與君歷首陽濯潁水陟箕山釣嚴瀨挹往哲之高芬以抗斯世於軒莢虞周之匹以尊吾君而振頽風顧瞻淑季昇浞操莽殞元朽骨之墟蘆然憫悼方將之以清流煦之以和風使其遊魂清漠中慚內悔變化于元凱十亂之徒豈非久而有定之道與君輟然而笑曰吾往矣遂輯其詞以置諸行李

壽傅憲長序

梁令大集

卷之七

太

塊乎軋太虛用之而莫禦者能見而得之可以趨乎物外彼八百之彭千齡之椿億萬年後朽之質皆物也唯物終淪世以媯嫵爲悅嬰姘爲工饕餮爲得伎戾爲強儉賊爲饜淪汨莫或正之唯吾彭原傅公能握其契折衷其出入不以彼易此邈乎所如之不合始自給諫謫縣吏已復自校官遷省郎遲迴迂避垂三十載乃貳廉車參藩以陟憲使時謂且大用巧宦者沮之公屣脫而歸北地又踰年年始登六十寔嘉靖乙卯春龍啓之辰復其初度余廼遙致詞以賀之曰愉哉君之歸也一氣播物列千萬品而人最貴分上又億鉅而中原爲華華

人之妍媸貴賤又億鉅而師儒寬博爲尊師儒之富且貴者夥矣能自持以正永永弗渝未老而歸內無所愧如吾彭原公者不亦希乎吾嘗試之矣乞乞窮老而未之有得速成早達而浮沉以畢世者相望也有如吾彭原公之樂者哉其得也欣躍其失也忿懣唯物之徇以忘其生耳有如吾彭原公之達者哉位軒袞而其瑩弗奉杯土祿萬鍾而其族弗識面目昂藏陵王侯而足之弗徇鬼之將餒者有矣有如吾與彭原公今者之安其所哉丈夫懼身之弗正位踰其才而莫克自立不思世之不已知而弗相謀也公業已能此則吾所謂缺乎

送陶叅將赴神機營序

唐兵三變我兵亦三變天下都司衛所之兵盡掌於五都督府有征伐則於內簡命大將軍充總兵官二將軍副又二將叅焉以統之功成輒罷還都司衛所各守其方以備寇盜且屯田且教戰外方無寇則將不統兵內方有事則兵不請將故置將不冗而都司衛所之官無所遺防守之貴治精省事威加四荒祖宗謨烈淵乎邈哉繼變而團營十二不得已又變而爲戎政新制

未有征伐而將副叅遊守備之屬仍代督府都司衛所之防守甚至憲臣將民兵以助之而督府都司衛所之官乃文服坐食無防守之責他將無數求材難充故同山陶君虞卿始罷寧夏副將起叅練勇營賜歸三載然督陝西軍者每防秋輒辟以自隨故于嘉靖丁巳之夏再起爲神機營叅將噫如君之材具周達其堪世用也固矣然猶屢止屢進焉何哉信乎求才之難而用人之不可易也天道以四時生長收藏成萬物一歲之功獨松柏青蒼相承茂千百歲故孔子嘆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承平事夥君於世無所不可况兵乃君世業神機又素所諳余無以贊一詞昔陳遵使北狄其友贈以不拜今君叅環衛近清光請贈子以後凋其可乎余已爲詩四十字欲以侑別觴適衛使甘勲乞辭以大茲行故聊敘其所以而詩因系之下方

送徐令東歸序

平涼之爲縣散甚矣橫百五十里從九十里地不可闢也而稅幾三萬牧衛藩封之田租又半之合得粟六萬與加耗之估銀價非六萬不能具也徭役驛傳貢賦食鹽丁錢兵壯力役之征又倍於稅合之十萬金民得中平地方不滿百里而歲歛六萬金聞之草創初籍戶里

二十四每里百戶十長爲戶二千六百四十民恐徭重
爭析戶戶或單丁令畏辟唯欲戶稅之多故見丁不過
三千而稅調六萬餘乃人出二十金中人二家之產也
如之何可完行之百九十年而丁口十失其六七又近
當地震之變男女損者千六百人有關戶殲者其存者
十無一二或身無半裳欲市田與身而令即徵其稅調
于所市之主故雖市亦弗售已售者避棄之如仇敵于
時樂安徐君純方爲令哀其如此躬罄教勸于上下
節貶其百費甚者涕泣行仆然積數十年之負合數十
萬金而殘創餘民不踰六七百尚不足公家之給使人
率一二金而至足尚不滿十分之一故貴者曰令無能
使易諸校官甚者曰令于法徵稅不及十之一當免官
方兼令未已獨平涼之士民與其閭巷藩戚咸曰令甚
良今且寃以去丙辰地變非太守襄城姚君汝籽與徐
令純民當無今日二君俱不久於仕信乎民之阨也諸
飲食之環泣之欲請于上留之問于余余不敢應度
徐君亦審于世故矣雖存亡休戚豈易心哉知其然而
守之仁也不可辭而安之義也仁義者余與君之鞅羈
也敢病御者哉惜也東野子之馬力盡矣君何病乎君
壯年以鄉選爲太學生歷丞判以至令與之言經籍通

滔不置有五子歸而授之經便不染于世較之輟罷
以求富貴奚多乎余先祖平谷丞值逆瑾索貨先祖以
身當之卒不與歿而身無令具已已年而余生每舉以
廟官吏自先翰林君以至于今矣先君之辭有司而就
校官以是也君無病焉齊魯諸君子寧無以斯言爲徵
者哉

送總督王侍郎東歸序

陝西磬雍梁夏涼之境三面控狄戎之部士介而穀者
常億計推其戎數之多寡以爲統馭之秩自命士以至
監司將帥亦千百計裕廩衣餼械備之需每歲鉅萬
諸民者十之八九焉岌岌乎勢至難也僉議廼乞大司
馬一人以總之自非方召郭李韓范之流蓋不能與故
代郡傅巖王公以諫垣卿寺憲臺之長僚進貳司馬保
釐茲土方虜引而西方躡羌番飲河湟關輔烽埃之弛
者再易星矣時以公爲勞頒均逸之惠得賜東歸憲使
軍司南充王君援古吉甫作誦之義屬余陳詞以告行
李竊聞召南布德而羔羊興頌于文三已而善政必式
陸侯代還而正對弗讓清獻作鎮而琴鶴無煩大臣之
義均休戚同心膺四時代天而不言功進退揖讓休休
若一乃自古而稱之矣公方體茲義蒲輪東徂褰帷問

俗睹函夏之耗斁美仰伯之膏雨經開田之故墟思禮讓之休風考華夷今昔盛衰之幾而燭其失得消長之故抵唐虞趙代之舊都而知後世之不無益稷頌牧也一旦明天子拊髀思耆舊召公而訪焉公豫以待之矣夫塞翁之馬以失爲得尺蠖之神用屈而伸余於公有祝焉若世俗嬰嬾之語弗敢以瀆告

送王明甫擢蘇州太守序

鳳翔太守陽曲王君以嘉靖戊午之夏實守是郡未閱歲直王正三載考績布法以君在明當陟而視守事日淺復擢移姑蘇君自弱冠致身庚戌進士知潁州即脫

凌谷文集

卷之九

言

潁副守大名三當劇郡咸有望自蘇而往行晉錫明廷矣監郡沙河趙君某時領平涼郡事以余有鄰郡與晉陽之好也徵詞以贈其行嘗聞周原鮮鴈鳳鳴惠保之舊風存焉而姑蘇衍饒泰伯言假陸范二公之遺烈躍如也名世如東坡蘇子廼歷鳳及杭而王君自鳳移蘇轍亦似之非儒者之美談乎抑使吏畏民懷文章炳耀如東坡可矣不曰有范公之經濟陸公之忠亮吳公之禮樂乎振其潁俗日進高朗庶幾三公矣不曰有德讓之清風治岐之王政乎矧邁豐豫之會太守專理道之柄大起疲氓置之衽席而加潤澤固父母斯人之

職天下所係望於名郡牧守者也王君有行余將日望之若夫計憂樂以割雞自小而隨世附會以負先正諒王君之所棄也而余曾是以爲言哉

壽東郭鄒先生序

東郭鄒先生弱冠冠正德辛未多士及第入翰林編修即以學道好古聞天下時春甫三歲又十五年忝履先生武後通籍翰林值先生以諍職事外謫時春亦坐狂言黜常依依以不得見先生爲兼嘉靖丁亥俱被召先生爲洗馬吉水羅達夫贊善時春校書各兼秩翰林戊子始獲從遊忻忻然魚之忘干淵也未嘗輕有言先

凌谷文集

卷之九

言

生亦以中子繼甫從余遊顧未有以相長也未幾先生遷南司成歲終達夫偕武進唐應德暨時春各以職事請弗可廢黜踰歲大災先生直言闕失亦被罷去自是弗相觀者又十九年而夢寐猶見之心有所未達輒如先生與達夫等啓翼之有來自南者先生與達夫每傲惕俾勿墮棄也今計先生之年幾七十思一有請益而無方自致會繼甫以姚子周子西道之便特詔余嗚乎余之有懷于先生舊矣念自宋以來鴻儒端士据經守道生則相望而不相如後廼誦其言以千名而左其術以趨時固亦多矣于君子何損焉時春雖未獲再拜謁

先生秦之越江又甚遠而仕止去就之際迺可印符先生耆艾達夫與余衰年矣度其初心以爲少有異乎其尚可進乎先生之所以相進者抑豈如是而已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時有春夏秋冬而天行之健弗春夏秋冬也君子有少長衰老而自強之誠弗少長衰老也古有太公望衛武公者能坐進此道以敬義勝怠欲期無愧屋漏其言行動止繩檢詳密若待兒童故百年無忘千載如在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謂良知良能也知悅親順長者良知也盡愛親敬長者良能也弗如是而恐失之良戒也推而達之

凌谷文集

卷之九

五

天下垂諸永久大人之事也大人固不係于赤子而亦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先生之所以誨吾二三子及吾二三子之所踰于先生者其在茲乎若夫天道孔昭先生享仁壽之休子孫食善慶之祚是特可以勸誘里閭庸衆耳殆未可以壽先生

送胡憲長之浙序

關西地據上游勢兼藩衛故分省大叅治焉位尊寄重簡畀維艱嘉靖己未之春滁陽柏泉胡公松自晉藩待召者十有七載廼拜命錫守茲土踰年春正政敷吏又民以教輯再拜浙江按察使平涼太守江陵邵君大

爵文武僚屬咸徵余作誦以紓其思余初忝署邸公寔進士再徵宮宋公以湖藩考覈文譽大振余得與天下士尚友焉退而各居其鄉稽古績學雖仕止迹殊南北地復而其思有以自奮于世以不損其天之所畀則其志無貳也公之西臨固樂道而快觀之洎其別也安得默如而無以自致乎常謂都大位享鴻名而獲斯民之望者其所自負必厚其所以澤民者常深自負厚其操心必慎而不敢薄待天下之人澤民深其籌畫必計且淵而不忍傳舍官政之交前之否戾我其受之後之籍翼我其培之有利於民不辭害於己有名於身毋貽害於人進不忘其友而退不遺其君故人已并修而物我兩忘也非公與余之所以學于古訓而思自致于明時者哉繇是達而稷契約而回軻一道也異于是者余固不敢以告公公亦奚以居焉是行必道准准有行臺都御史荆川唐公應德在焉持此以告曰庶幾以是終老乎是希不失民之所望焉而已矣

壽羅達夫六十序

羅氏自豫章先生以來世有聞人而吉水之族近世得一峰先生而益著一峰之澤未泯得吾友念菴羅君達夫而又著吉水自文相信公以迄今冠廷對者得十

九人天下甲科之盛莫先焉而公議獨重兩羅一峰既以完節終歸于孔氏之域天下無二論獨達夫年已六十其所持者益堅內自養者益光大其與一峰相始終以無愧前聞蓋無可疑議世俗之禮舉不足以壽達夫而其有大可畏者唯在於惑世俗之禮焉雖然吾達夫其可以俗禮惑然朋友之義主于輔仁而貴忠信忠信所以進於仁也仁者天之道人之心也自宋儒以來世守其說自以為越跨漢唐由今觀之今不及宋宋不及唐唐不及漢漢固無望於三代矣豈後之才異於古哉忠信日薄故也中入之情要近利而急取名名利之趨捐軀以赴之自發義帝喪捐金六萬以及今日凡其奔走群動賁藻汗簡者自獨行忠節隱逸之外無非是焉蓋以是物而待是人則固有然矣而何疑於忠信之薄哉其來固久遠矣蓋老氏遂厭絕之而孔子唯以忠信為仁為教其最高弟子勇如仲路智如端木蕢如宰予皆以過咎顯質毋諱挫厲備至迄用有成忠信故也後之君子寧復有是事哉日相道諛為偽故虛名多而實效寡雖有忠信之士反相哂訕牢固漸染又豈不大可畏哉相違二十餘年度吾達夫天予忠厚可望而知後復有二十餘年乎守忠不渝光大慶化非予之所能懸

度也而有厚望焉其端則在於忠信然此豈余之私言也哉述孔氏之言也同歸於孔氏達夫與余之所以交也願終老而卒業焉

贈戶侯何子修序

皇朝之制四夷其威溥矣使兵斬敵首及死向敵者以差受官世祿焉何生天爵故從余學朱子詩廩食上庠有年矣然家世於平涼衛為五十夫長嘉靖鷄鳴山之役沒王事天爵其冢嗣也不忍棄學者數年余敦趣之乃詣關受百戶以歸於衛其門人某等請余話言余乃喟然曰生佔畢累年亦識孔子授詩三百必達於政之義乎孔子以三志為多朱子解之又數十萬言至余之授生又不知幾十萬言也自匹夫匹婦之微暨家邦戎狄之變莫不詳焉舉而措之各迪至當然今日之尤切於生者莫如秦襄公秦之先微矣世北首死戎乃得數十里之地曰附庸視百戶何異哉及戎履西周天下惴恐王侯奔走莫救襄公獨仗義奮武倡眾射御東衛天子西復周京奇功烈烈出人意表惜平王無志不能委任今 天子仁明英武拊輶據鞍率詩書之文以任天下之英賢生勉乎哉三復小戎而力行之使百人之室家秩秩德音一旅之衆閑御能射以雪世讐而振

國威此其權輿也余厭余告生之衍也故約之又約之
曰生篤志勇往而已矣

贈李吏部序

嘉靖之季年硯峽迂叟之情至戚也迂者非而受知我
世宗既而以狂言再觸權臣斥歸田里者各十年卒蒙
再用又再忤逆臣其機至險卒蒙保全優游山林又十
四年尤愧無以圖報恭聞 龍馭上賓謳歌繼體四十
年老郎承弗獲與攀號拜舞之列窮居堀處毛白骨竦
莫迂顧者建元踰月乃有雪水鵠形僦僕僑館而來弔
焉刺曰涇陽李吏部知其為令吏部主事也相與聚
湯執事悲歡論思為之齋副使原予明亦然會五日
夜以僦僕遠役告其方則去蓋以哀未忘而意未忍告
曰異日將有言以贈以志毋忘今日之好經冬屢雪山
日皓皓鄰之耄倪困憊有司之供應旁午乃頌君之不
以僕馬館饋累民其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曾聞之先
正耿太宰云人以吾方三原王公吾安及王三原吾前
日晏退食必道三原公之門有老僕每市油三錢以為
常朝燈今吾之積膏足用有愧三原公多矣噫先正之
清貞相高蓋如此富貴無以動其心而忠直之士相勸
勉當世之民舉安而令聞無疆也吏部君其誠有意於

斯乎必勉圖厥政彙征清流庶幾繼弘治之芳矩晉希
三五之高蹤其在斯乎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
有倣李君今有倣矣迂者將翼之於終故以為贈迂者
平凉硯峽山人趙時春子明名鑑先正事具信史

浚谷先生集卷之五

浚谷先生集卷之十

關中趙時春著

記一

養魚池記

夫窮天下之大觀未始知觀者也海之濶莫之河吳之江越之湖楚洞庭之湖彭蠡之澤極天下之大觀矣其形勝橫絕括囊宇宙使怯者懼而壯者悲彼方悲懼之不暇而奚有於觀乎苟於紛錯繁擾之中而有悠然由然之趣蓋不俟窮極其觀而後得夫所爲美者刑部事於諸曹最劇部置獄置以諸司主事主之監察繫囚

之出入月更其人嘉靖八年夏五月適余蒞事在械滿前呻吟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左右皆湫隘未有縱余觀而適余心者乃尋廳之後隙地圖可丈許請於寮友蔡直夫得其董作之羨材鑿地橫六七尺縱裁之深更裁之甃以周郭北內爲臺方約其廣高倍其深下爲洞一門三汲井爲沼清滄澄冷養黃白錦斑青黑之魚凡三十六尾魚守一覆以萍芡之屬潛伏往來上下出沒儵然而行忽然而止或掀其鬣或膨其腮或鈎其尾或磔其鱗或箕其口更迭迴遡五色陸麗孰使余心恬而神怡縱目徜徉而手足莫知其所如平始余嘗道三晉周

秦之境留滯渤海者五年所謂海之濶河之廣幸獲見之獨大江之南未窺然夢寐懷想其名川巨浸庶幾若在余膺臆其雄偉環壯變態古今使余慷慨激烈而悲悼往昔生憤世不平之心則有之矣卒未有使余心悠然由然而得其趣者余以是知觀之未始窮而余之未始知觀也

重修長子縣城記

大明有天下寢海內之兵而衽席之不復試用者百五十年餘鋒銳銷城郭隳賢士大夫雍從揖讓聲名文物庶幾五帝三王之盛矣妖賊劉六乘間竊發支黨延熾被於山東西河南北之境小邑破滅大都入保至興邊兵征討之卒就梟夷而蒼生之禍慘矣當是時忠臣勇士束手受害莫能誰何譬如有持千金之資而不操利兵以爲之衛其不受盜竊而去者幾希唐山進士王君密爲長子令既輯救其民矣又以不虞爲圖乃稟其衆力匯其材植經其役賦取其故城之澆脆者而聳之庫最者而豐崇之圯覆者而完合之封之以瓦石域之以溝洫樹之以蒲柳守之以樓櫓懸風戰格睥睨之具不旬月而治最版築之士相杵而歌者凡若干人木石之工運斤而辦之者若干人督其役者縣簿杜永泰董

其事者邑士王劍等也王君之用心可謂勤矣今世之儒者要言地利不如人和形勢雖強以仁義爲本余謂不然夫闕門之禮不可用之於夾谷之會章甫之服不可衣之於過宋之時仁義和惠可以治民不可以待寇捍患古之君子鳴玉而佩劍代結繩以刀筆易巢居以城郭鎔金柞木鞣革蕤羽以爲五兵之衛得其旨矣余旣深嘉王君之用心又因其邑人薛君大川之請薛君亦廉能吏故不違其請而爲之記因併著余說

重修花馬池邊牆記

國家威制四夷巖岨封守而陝西屯四鎮強兵以控遏北虜花馬池尤爲襟喉滅其下而益之墉樓櫓臺燎鋪墩守哨之具星列碁布式固不備成化以來其制漸渝黠酋乘利稍益破壞以便侵盜而大將率綺紈纓弁子莫或者禦朝議益少之始務遊臬剽以功首級差相統制而巡撫都御史居中畫其計督監司主饋餉更請置總制陝西三邊軍務以上卿居之士衆知爵賞可力致則颺起而諸將奏功相繼虜頗懼伏北引矣嘉靖十年總制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王公瓊始興復之虜尚屯結恫喝未克即敘時用唐公龍來代博采群猷惟良是是凡厥邊保悉恢故制寧夏夾河東西邊亘數百里類

垣墊流于崇千禧嘉靖十四年秋工乃告竣請給官費僅二萬兩役不踰數千人無敢勞怨行者如居掠斂用息是役也相其謀者則巡撫都御史楊公某張公某繩其任者則巡按監察御史毛君鳳韶周君欽督其事者則按察僉事劉君恩譚君閏協共王復贊襄洪猷是用勒銘以永後範銘曰巖高墉今繚坤維踞聲收今環彪螭鎮貊貉今伏狻猊揚威稜兮永庚夷

靜寧州名賢祠記

靜寧州自宋置軍以來爲邊鄙要地其人沈鷲勇決號爲能兵故倚之以內捍秦雍外控羌胡然則卓犖奇產拔風土之良統制方牧樹甘棠之績代有其人法宜從祀今天子建元十有餘年海內向風爰修逸禮制守令於諸學宮建名宦鄉賢祠以春秋舉祀焉所以勸賢昭烈佑啓後人德音甚備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御史唐公上承下教敷政唯勅奉訓大夫知靜寧州事嘉定劉君琬祗承明命董作建室列妥英靈允協群望祠旣畢輿爰徵余文以記之夫靜寧之爲邊裔固矣廼今則得爲中土之鄉者繫諸名賢實有武功以爲干城實有文德以爲衣被卒囿於皇王禮樂之中以脫乎被髮左衽之厄茲里土所以垂式元老所以嬰懷良

牧所以建祠者也書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吾於茲舉見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勗諸

遊崆峒記

雍山之鎮維吳山其阪爲隴其西而北二百里爲竿頭山涇水出焉涇出山放之化平川四十里束於崆峒山之前峽至於山之東麓與後峽水會循龍尾山之北十餘里至於龍尾始與彈箏峽之水會而涇始大龍山下至平涼府十里而旣而南北兩原廓然對峙而川始闊涇之水引而陟之兩岸以爲磴爲池爲圃卉木茂而禽鳥聚則府城西北之勢愈增奇凡遊崆峒自城者西之

深本集

卷之十

五

六

自東郭者循城之北而會于西余家東郭而別墅距筭頭甚邇故凡崆峒之首尾能悉之崆峒得涇而勢愈尊蓋由鑿前後峽以疏涇而崆峒始覓出譬猶正人君子禮義以峻其防巍然莫屈彼淫夫小人望之而可知其卑且陋故凡言崆峒者舍涇則無以見其尊凡遊崆峒遵涇南岸道府西越乾溝銀洞溝經石頭寨西嶽廟掠大峒山亂涇汭至於問道宮宮者軒后與赤松廣成二子授受之所故以爲名正德間有道流王翁自號全真貌若七八十者頗自矜大然亦不能辟穀但能啗巨豚肩粟至數升膊肱一壯酒飲百觥俗云醉爲五龍轉降

深本集

卷之十

六

術其術亦非道流所甚異然王持此術眩耀於士大夫間以居其貲將益侈其宮群執役者艷而劫焉王斥其名以怖之盜懼敗露遂取其元以減口素與王全真者爭執城市之惡少劾之獄又期年始獲真盜乃云云然其先枉死者已數輩矣今宮之後建一閣閣下爲王全真像云江南有商遊疾得道士療之而愈自稱崆峒道士王全真命商肖像于崆峒以爲報且彰其異此爲其徒羞全真之死故設計以解之不足信由宮之北遂升前峽坡坡皆溜石飛沙可四里許至山腰一巨石僵道左內有小石光圓如月狀攀躋而倦者據石而休且飲再登一里許西壁有石碑嵌岩間宋遊師雄題名處夫王全真求長生而橫罹夭折游師雄欲得名而埋沒荒蕪可一爲之慨嘆又上穿蒼蔚歷曲盤如前途之半始得平地爲滹沱寺寺之後稍東高峰爲中峰寺中峰益東之高峰爲東峰寺東峰之旁爲眺豐亭亭之下去崖幾百丈有洞焉玄鶴巢其中亭上坐則涇川南北山之流峙城郭村塢之羅布烟雲花鳥之變態慘之指掌而無遺故曰眺豐眺豐之南曰南峰寺亦懸出涇之上中峰北行半里有小岡岡上喬松六株崆峒之松以萬數皆俯仰衆植中而此松獨迥然秀出意可敬畏也松岡

有小宇亦禪居北有二絕澗獨木爲橋南橋丈餘北橋倍之號仙人橋過橋登峻坂即北峰寺寺後萬壑崢嶸幽巖莫測而一塔懸立其西北隅塔後下數仞爲丹穴穴竇圯泐余昔曾遊焉思之可竦神也其西南林木愈龍鬱徑愈險捫藤蘿百折而上爲西峰寺西峰之右有故虎穴虎穴益西有冽泉大旱則微而終不涸泉之上復里許登馬嶸山真武廟廟之南平視爲三官廟其西仰攀爲香山寺三峰崢嶸之絕巖下瞰眺豐五峰覽涇川南北山原若波浪之伏推焉真武廟之東直下潯沱寺爲石蹬千百級折迴以數十視諸徑爲極艱曲余昔

卷之七

七

七

七

遊未之有今與大梁熊子修氏乃登之云熊子曰余昔遊嵩岱華恒升峨眉絕頂視此山互有異同其俱得稱爲名山宜矣獨疑其靈泉抱闕嗚乎世代往矣元化推遷陵谷變易吾安知其終無是與吾安知其終無是與

崇信縣修學記

河東楊侯梅尹崇信之三年能不靳謫於民以即教寧是敷是敬顧學宮泐圯弗治士無攸堅孔氏宮牆鞠爲蒼蔚瞻依邈焉聲教否戾墮闕弗宣爰致吉蠲爰構五材于梓于陶于冶于圻搜工于穀葺陳于新易腐于確奠神于棲登士于學業虞鼓鏞遒俎稽式絃誦之聲洋洋

洋溢迺徵余文以昭物則布于衆曰維聖人之教不以世輕世重而爲興替豪傑之士雖徵文王猶興昔文武沒而周道衰秦力政而漢伯強唐宋繼役於夷孔氏之教不絕如縷楚蜀甌越皆蠻夷而陳良文翁朱子之徒猶能誦說其義學士大夫稱焉彼真豪傑之士也況諸子故周產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也佩聖人之澤若此其甚也更邁陽龍二五之會離明章徹高朗四被戶唐虞而人咎焉其視菁莪棫樸之士固埒矣或將先之或將後之殆非邈然孤立者也開乎來者紹乎往言於古者驗於今著乾二之文以見九五翼顯世之猷以寧

卷之八

八

八

八

大觀書屋記

始余以言謫隸氓徭僦舟間行歸陝西釋縲絰垂楚之阨而望故國丘壠之樂忘其憂而怡然幸也猶未足以泄讐者憤爲盜狙諸游幸不死而重創焉罄其資以歸報雖脫虎口還家而垂囊枵腹無以供菽水然猶以爲殆類古賢聖者困而發憤者之事使其身僅存而聰明不廢吾獨後之乎其志軒然不少衰而觀世利鈍成敗

榮辱屈伸之變其心衍然不少渝也然俛便之徒方視
以爲奇貨而市利既浸潤無所得而鑽摩不可入則將
以百方困之是以恐然巧屨而削迹褐被捆屨優游
於山澤草莽之間而脫世之隘弃起于山可以食蕨于
郊可以圃葺茅于木可以觀詩書古今之變皇帝王伯
之略鍾土于汙剝木承流可以觀魚水之性情天雲之
浮影其升沉陟降陰晴遲速之期其與人事利鈍成敗
榮辱屈伸之故疑若有數焉而不可必與理勢之自然
而不能解者值山水驟漲汨其滿斷其流水既竭而魚
待需命小童汲升斗之水以活之則垂綸以嬉其不掛
漆木集 卷之十 九

觀夫詩書所稱古今之變皇帝王伯之略其利鈍成敗
榮辱屈伸之機歷億萬年而如一日亦何異於此乎舉
天下億萬年不可必之數與不能解之理勢而違之欲
困人以求利者大惑也居其中而不能反觀又不能以
觀人欲逃焉弗安者亦惑也觀於天下自然之數之理
之勢以喻衆人之惑斯可謂大觀也已然則發天下之
大觀者自余始發余之觀者當自書屋始故不敢以讓
夫人而擅以名吾屋述之爲大觀書屋記

連漪亭記

初余尚友天下之士于浙得屠子文昇焉文昇有憂先
漆木集 卷之十 十
天下之志過計其不遂而欲樂已之樂思構浙水之最
佳勝處巢以爲亭而觀遊焉請余名之曰連漪而爲之
辭會余以言譴廢退伏自念與世已矣雖欲與之共憂
無所施而所望以憂吾君者夫二三子也固將使之憂
吾君而乃爲之言其所樂以懈其中而誘其外使二三
子者各完其樂而不與吾君同憂吾罪人也姑以不暇
爲解者三年時屬王制肇新慎選禮官而文昇之位實
貳儀曹又進而爲祠部長則其所以憂者愈急而思所
以遂其樂者益切夫以愈急之憂而懷益切之樂余懼
文昇之志將懈而爲斯亭之所誘也是故寓言于亭以

廣忠告之義大凡水之源於泉而滄於泓者連而清澗而旋渙不汨於物者性也其導而爲江爲河以通舟楫匯而爲陂爲澤爲湖以資漑灌以阜百物以饒芟蒲菱芡魚鹽之利以養兆民於是清者激而爲風濤旋渙者滙而爲渚閼而水之樂有不得全焉其幸爲吾子亭下之觀雖不濤於風不滙於渚閼亦且掘其泥而揚其波使之不得遂其清塤以埴輦以石文以五材使之無所得以旋渙則不汨之眞日以離而水之憂愈大矣是豈水之性也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寂而順安而適與物偕樂而不役於物者其性也爲之衣冠而縲繫之爲之高車文蓋而閑檻之使之舍已之好而徇人之欲則寂順安適之妙日以離而其存於應物之餘者幾希而人之憂愈大矣是豈人之情也哉其用則然也水之性奪於勢雖欲連而滄焉有不可得矣聖賢君子之用於世雖欲獨遂其情之所樂焉有不可得矣夫其樂者難全而其憂者踵至是故禹焦體湯短髮文王不康食孔子不燠席墨翟不黔突故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聖賢君子之謂也其偃仰棲遲不知所以憂而私便一身之樂者衆人也余與文昇乃道義數年之交非燕樂旦夕之好也故不敢以衆人望文昇而期以聖賢君子之事是

故寓言於亭以廣忠告之義

泚州鳳山書院記

昔者孔子蓋欲居九夷則其所以行道化人之心無間於遠邇可知也泚州距京師幾五千里介居河源之表控諸雜蕃羌部落特置茶馬博易以爲羈縻之計此其於教化之意微矣而於事勢利害宜無大相遠者然自創制之始已招置儒學生徒而近歲專命監察御史以糾按其治夫以憲臣領利權而興文教於高尚武力之所此其於教化之意寧可謂微而防萌杜微之術抑豈可少哉宣聖教於遐夷播皇風於無外寔於御史焉攸賴嘉靖十四年余同年進士涪西劉子良卿適奉綸命來典厥事憲則旣張群吏効職華夷交驩固或踰矩念遠方之士未諳文學聲教失宣賢倚萎墜乃檄整飭邊備陝西按察司副使鈞陽馬子紀報下有司卜置書院於州之鳳凰山地靈景臧材飭工備限以重門繚以周垣東西爲翼室以居諸生對峙爲會講亭以冒其前而其中南面五楹爲講堂巍然下臨之堂之後爲樓以時觀遊曰遊藝樓紫陽子云所以玩物而適情也樓之後爲閣以儲典籍曰尊經閣而子史百家不言張伯玉云尊經也閣之後爲射圃亭記云觀德也合之曰鳳

山書院詩云鳳凰鳴矣千彼高岡今茲山勢高而形傑士其有興起而鳳鳴者乎且從其山名也士之遊於茲者必將由其門而入焉斯弗迷焉耳歷其階而進焉斯弗外焉耳周覽而徧觀焉斯弗隘焉耳歸而升諸講堂以折其中遊諸樓以見其高且美乃以質諸聖人之經而求入其室以參大和於生民昭文明於盛世斯足稱之曰鳳鳴之士焉耳孔子嘗謂子路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說者謂其備於剛不足於中和故不能入於聖人之室而欲其鳳鳴焉不以難乎汎汎居西隅萃金剛之氣使其有賢儒之士宜莫踰子路等求其入室而鳳鳴焉顧不尤難矣哉然吾聞之剛之為害易柔而柔之為勢難強也上世巴蜀江南皆夷域最號懦怯不可振然自言偃文翁任延之徒各以其所學鼓舞之而後其賢士大夫遂顯名於天下今明御史奉天子成命顯示聖人之道以興多士默消其剛悍難使之氣遊之於禮樂教化之中以致中和之風者固多士之能事也孰謂入室之難而聖人之道果不可行於遐夷也哉

後樂亭記

兵部尚書兼都御史蘭谿唐公總制陝西之三年士用

更咸謂建固原輶運秦夏士馬駟卒而觀遊庫裝不足均以均勞佚疎視遠人共相孔樂之宇得城南廢沼漚其滂漚以為淵靈其阜崇以為丘圻其廡飾以為亭地不加闢而瞻眺用饒公暇而適焉坐小舸燕息楫交之間景接乎目則動與象適物感乎心則神與意會聲入於耳則靜與理諧賓旅之往來公挾而與遊曲踊盾輪之徒執蓋而從者畏途邊愁之思以消而趨事赴功之意躍如也咸請於公名之曰後樂蓋取義於先正范公仲淹之語云門弟子平京趙時春曰范公誠賢人也往者寔董是師其清風高烈至於今實使人咏嘆而稱頌之不衰范公誠賢人也抑聞之唐文皇云戰勝攻取將帥樂之高官崇秩卿大夫樂之蒞中國而撫四夷帝王樂之方范公之遇主其視文皇之治有若不屑為者夷考其事奔命於涇渭之間宛轉於元昊掌股之上憂先天下之志誠酬矣國是未定而外患方殷奚後樂之有較文皇之功寧無報乎方今聖天子欲興殷周之治公嬰方召之寄其視范公先憂後樂之心宜無少間雖然必使吾君獲文皇之所可樂而后臣子釋范公之所以憂邇者元戎屢捷德輿維冢公庶幾其樂矣乎抑此特將帥之樂耳異者輔世翊運含灼華夷準諸海外

致吾 君於帝王之大樂而公亦得以享卿大夫之樂焉不亦泰乎公欣然笑曰有是哉其遂書之以爲後樂亭記

孰樂園記

行太僕寺丞宣府范某甫過余言有園在其城某郭用以怡神而適情昔者寺之長福建陳子命之曰後樂蓋徵諸宋丞相范文正公之說某則辭不敢曰文正蓮國多難而某生長太平文正荷將相之責而某優遊一丞文正之樂誠後矣而某則無所不樂其有數椽之屋數卷之書不知夫孰爲廊廟之耽渠某有方頃之田十畝

淡谷文集

卷之十

五

告

之園上山下澤眺飛觀泳不知夫孰爲旌旆之羅列給侍之紛沓時服杖履援琴命酌休乎茂林群懼董噉不知夫孰爲富貴之烜赫而勢利之迭相傾奪也某愧無文正之德而樂則與之有間矣敢藉此以辭而請更名焉余曰然夫范子之樂誠不後矣而亦未知其何以爲樂也宜遂名之曰孰樂余聞諸鄒孟氏云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雖然已之於人少之於衆未始有異樂也窮人之樂以爲樂則將偕失其樂以已之樂以爲樂則將偕得其樂故窮人之樂樂必窮使人以憂憂必及孰與夫樂已之樂而無後憂者乎

彈九土之財不足以供其侈竭北人之力不足以給其用孰若一丘一壑土階茅茨之爲樂乎烹三牲而割六畜陳八珍而列九鼎享之者自以爲樂矣孰知夫被之者之甚苦哉刺繡縱橫絢綵陸離制倖化工而巧奪天機孰知夫鶉結負蚤之子屈指而相笑乎夫所貴於王公卿相者非獨以其富與貴將以使之保吾民而厝之安與樂也今民實惴惴焉奔走服役之不服而已又焉得獨樂孰與高臥丘園而締交泉石外不愧於人而內不負於心爲樂之至也且余聞之昇平之樂未易逢而亦未易居也人情好動而難靜驅之以生事則易而使

淡谷文集

卷之十

未

之無事則難故常樂爲其所可喜而忽其所可憂孰若恬靜清漠各安於無事而坐享至治之大樂乎利害交於前而得喪蔽其心是非由於口而毀譽亂其真其視寵辱不驚而物我兩忘者又未知孰爲樂而孰爲不樂也范子曰誠如子之言則亦孰如吾園之可樂而孰與吾爲樂請受而誌諸園以示後之好樂者

固原書院置祠堂記

固原州城之南有室翼然距闔閭之下左右廊廡相比後先鴈鷺立問其守者則對曰往爲兵備副使山東桑君溥所建欲飽之而祠民之所尸可以匹社者會桑君

代去而法宜待報故久未緋牲於是兵備僉事信陽樊子曰是鵬職也不可以但已然紀大僚之勲德而輒祠焉非鵬之所得為也若以為書院而置祠堂焉乃有司之所以勵後學而崇先獻其可夫乃斥閑田三百畝以業生徒儲用俎豆咸稱其式命學官率其弟子之髦弁者序而升不約而稱曰昔都御史平湖項公鈞陽馬公遇亂石城能捍大患則宜祠總制侍郎某郡才公志清沙漠奮不顧身以勤死事則宜祠總制尚書單泰公肇創軍府世號福將荆山王公斬獲名酋晉溪王公保固邊圉以勞定國法施於民則皆宜祀少師遂菴楊公之法備於秦尚書漁石唐公之功光於荆山而又吾師也則又皆宜祀樊子以為然爰請於總制尚書浙東姚公設其生者荆山王公漁石唐公位如衙制而諸公壇焉神之也儀既成舉士固興躍樊子蒞於講堂而誨之曰夫先猷鉅公本皆儒士耳而蜚聲宣烈烜耀今昔謂非諸生之所當為乎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吉甫燕喜飲御諸友侯維在矣張仲孝友吾意諸公之所準無踰吉甫而諸生之所當為者亦不殊乎是其務修爾孝聲爾友九文九武意斯無玷於古之人

淨香亭記

凌雪文集

卷之十

七

天

秦山之北麓為驛城之南泉壑之幽深者以十數而西峪為最峪之水源於其峪之西益窮而為山處其間沮茹汪漫以百數而東注於峪之口始得停蓄紫瀏之處以為廻塘塘之坻以為亭曰淨香者為最據亭而四顧南鉅熊耳武關之山北渡即入數萬里洶濤之洪河東西通穀函開闢以來角爭之區秦洛二京往來之道其間世代之廢興人事之得失大者王侯卿相之所經營小者幽人隱士之所棲遲牧夫樵子之所奔馳而呼嘯欣然而喜戚然而悲愕然而可駭其變故之不可常必者以鉅億萬數而秦山之峪西峪之水流峙而不息者然則又當為其最古之人其號為英雄豪傑者眾矣然皆馳逐於聲利波蕩於功名力疲心倦無可奈何則又以其餘腐腥臊泉石之清幽舉其澹澄靜微之本性而巧汨之古今相尋以為高是又不可以鉅億萬數矣亭之主人許廷議氏乃獨曰吾不若然吾少有四方之志故嘗欲借飭籌九邊之兵機折箠制百蠻之死命矣然而有得為焉有不得為焉吾適意而已不能必其為也吾家世業儒吾又以儒進身儒與禪至不相謀而吾又悅禪吾之於禪也或學焉或不學焉吾適意而已不能必其學也吾亭有竹而塘有荷而杜甫之詩所謂風吹

凌雪文集

卷之十

七

天

翠條娟娟淨雨裏紅華非非香者適與吾塘亭契吾既
悅甫詩而益信吾塘亭之先有得於甫也故以名吾亭
云亭繫乎塘者也吾則無所不之也故吾之於亭也猶
乎其兵與禪也姑適吾意而已矣豈必以爲吾之所繫
而固有之矧敢以其世味之餘腐而汚汨之乎也哉友
人平亭趙時春得其說而樂之爲之辭以銘諸亭曰亭
之香兮子德之芳兮亭之淨兮子德之耿兮竹實可以
棲鳳凰虬螭偃蹇於荷柄兮嗟今昔之俊良孰委蛇大
道以受命兮仲子之往而不促其方匪直斯亭之最爽
而子又其最勝者與

凌谷文集

卷之十

九

仰周亭記

門人開州郝綸潞清河之波以爲池而時荷焉且爲亭
於其上開守江左張子名之曰仰周蓋以附諸濂溪愛
蓮之意云而時春謂之說曰世之以形迹擬聖賢者未
有得爲聖賢者也宋襄公以兵戰擬文王白圭以溝壑
擬禹項籍以重瞳擬舜優孟以衣冠擬叔敖揚雄王通
以著述擬仲尼韓愈歐陽修以文章擬孟軻而秦漢以
來骯髒奇怪之豪欲以一節一行自附於古人之末光
而私竊其名字以自眩耀如司馬相如之於蘭相如杜
子夏之於卜子夏其餘趙亮李舜陳仲弓之徒不可以

凌谷文集

卷之十

三

寶勅堂記

一二數曾是得爲聖賢哉而沉於燕遊亭池之好聖賢
與人同也而其所以爲好則不同衆人皆以我徇物而
聖賢獨以物徇我而後能無我故好之而能使之徇我
者上也好之而能不徇於物焉次也好之而遂徇於物
民斯下矣夫唯無所好既好之矣而能不爲所徇千萬
人中寧有幾人乎又況乎能超乎所好之外而使之徇
吾所好是非間世而獨立者乎此濂溪之所以未易學
而世之學聖賢者但擬其形狀之似而未得其真也學
濂溪有道致內虛解外膠通天地時萬物而後得以見
其泥而不染濯而不妖遠清近芳中通外直者也不然
則湛耳目之玩好以竊往哲之嘉名如吾向之所譏彈
者寧復足云濂溪也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夫有之
而後似之者吾之所以望於生也是爲記

嘉靖十九年冬臣時春幸得以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
校書與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臣謝少南聯官
臣少南以其家所藏爲監察御史督學京畿所受勅
諭騰黃副本示臣時春伏而誦之其綱唯一目以數十
言幾千餘仰其慮周而義精旨該而事核不泥於古不
牽於俗因喟然嘆曰嗟乎此固聖人之所以教萬人

與庶務者夫臣少南實而藏之其重有感於 君臣之際而思自致也夫臣少南因爲臣時春言即其家建堂凡出身以來所受 制勅書畫幀其中以朝夕祇服以恪共厥職屬臣時春爲記之以交勛於永久會臣時春以狂言免斥歸家伏念無涓滴之報自致於 聖明之前而嘉靖二十年六月 日 璽書褒封臣僚及其先世臣時春猶得與列於是重有感於臣少南之託謹拜手稽首爲之記曰嗚乎夫隆古之君臣幾無言矣皇墳以來未之前聞也孔子修古史爲書百篇斷自唐虞迄於周君臣命訓之詞爲多然堯舜典謨爲詞亦簡都

溪谷文集

卷之十

五

法

之高明矣非目之聰可得而既也又觀於地之博深矣非手足之用可得而度也又嘗觀於其日月辰宿之麗乎其上羣品萬物之物盪乎其間矣有非一人之識所可臆度而膚說者然世之君子方以其咫尺之簡圖之不盈握而取之不踰闕然天地之所以陰慘陽舒以立教以至人之所以立乎其中而欽若其道者舉不能有所外焉故謂天地非人之藏者所能盡則可謂人之所以能盡天地之道非自其藏焉者得之則不可也人臣之事君固有大於辭命教戒之間者然自其辭命教戒者而察之而猶有未盡焉臣愚未見其得也此臣少南之所以 寶藏而服膺之者其意或在是與臣時春雖朽廢然所以思啓 大聖人之秘訓而精白一心以對越之以期無愧於有商嘉靖之臣者則與臣少南無異也故不敢以狂僭辭謹稽首拜手而爲之記

郊莊觀音堂記

吾常慕元城劉忠定公之爲人紹聖黨禍久而自信益篤者公與陳忠肅而已嘉靖甲申以舉子請婚于大名遊忠定公之鄉始熟公事又讀其語釋觀音經之刀尋段段壞者適外舅氏之堂有此經本遂從而紉繹之所舉至衆然大要不過以無畏力怠情於利害而已忠定

溪谷文集

卷之十

五

本從司馬公學自誠而入非但忘情於利害者吾因此
頗曉觀世音大義大類告子之不動心而其曰無畏者
即告子之強制也是年始中大禮嗣是余登第仕於朝
值郭勛等造大獄少師大學士楊公謀去大學士張公
桂公而不克楊與桂兩罷去張獨操柄桂之徒夏給事
權附于張以自救既迺建議更 郊祀以浸漬引入嚴
父配天之說遂與張相軋士大夫風俗一變獨縱橫之
術大行能知告子者亦罕矣庚寅秋吾亦以狂言考詔
獄 恩貸除名食貧無以自活又為縱橫家困甚思遠
城市聞南去七十里有郊氏之山郊氏久無後群盜鄭
本康惠等穴焉官軍討盪底定其稅糧無所屬里甲困
于陪納因共請吾治之迺稍芟林莽逐去虎豹始通道
于白崖山之巔有泉泓焉其面正陽為板屋蕝商麥以
居之柞山木以市衣凡十年而大熟居者成井迺作屋
三楹屋之前有峰焉下瞰百泉林壑幽美學浮屠人圓
滿被草為菴吾時登禾稼于其側輒發其語悵然不能
對問其所業則曰奉觀音像與經而已吾因宿樹下取
而讀之并法華在焉法華多文藻其質又不如觀音經
也夫觀世音一言而已其經已自多而又汎於法華乎
老僕李之華樂歲之屢豐而憫觀世音與吾常暴露也

請于眾曰人柞一木引一石束薪以給圻者嘉靖癸亥
大荒落之夏觀音堂告成其制僅足容吾與觀音而已
吾少而狂慙不自度量深慕孟子不動心之學年十四
舉于禮部公卿貴人多樂與遊而吾悍然不敢有所附
麗獨思以一旦自見結 明主之知以無愧于其職以
伸其迂闊不可用之學既兩遷郎官再入翰林言其職
事而俱得罪以退重思自愛其身以求無負于天之所
予而其侶羅子唐子又各遠去獨與邊氓日談干戈以
興其好殺之心農夫固質樸可道又役役升斗之利卒
臨吾意夫所謂觀世音者崛起西南萬里之外談笑夷
貊之中能不以聞見利害動其心其視縱橫子真奴僕
與茲吾之所以不以其異於吾而外之也然吾之所以
與之異者何哉彼以為妄而吾以為實彼以其妄不足
動而吾之實自不能動耳吾方病彼說之多而吾之辭
又甚焉者何也彼既以為妄矣妄不可言也而多言之
是多妄言也吾以為實理唯恐說之不詳而辨之不至
也多又何疑哉遂以茲夏端陽之日刻之於石以與同
志者共焉

凌谷先生集卷之十終

記二

韓藩東寺塔記

塔七級鎮浮屠宮後琢石以爲基覆之視其殿楹欄櫨榭施磚埴之工以億計周繚鈐索用五金之材以千計創于嘉靖乙未初夏丙午春初告成凡厥用意勤至上爲明聖祝釐下爲士庶祈休蓋推廣先昭王與今嗣王之令德而欲播諸人人者也睹斯塔者當儼然研其精義入於正覺彼以殺爲戒則凡省苛法以壽民節宴遊以裕物者不可不知也彼以貪爲戒則凡薄賦歛以惠下謹禮教以睦族斥遠言利之臣式昭恭儉之德者不可不知也彼以嗔爲戒則凡謹伎構間之來過差嫌隙之端待之以定性馭之以至公者不可不知也浮屠氏讓國以修行故人貴其身如山岳是以塔而藏焉昭王盛年奄棄千乘之尊太妃晚節施散萬金之資脗合浮屠氏之與旨矣則凡被夫教育者必能恪守寶訓淡泊無爲靜以養心簡以御事怡神於虛明清淑之域以享大雅樂善之休茲塔將與有光時春將陰受其惠焉故不敢以不習浮屠氏辭謹奉宣嘉問以爲之記

重修涇州城記

涇州距塞僅千里輕騎七日而至城高不及三仞隍僅仞廣不及附庸之雉稅鹽輸之郭遭世承平喝而不講甚亡以副明聖苞桑磐石之至計嘉靖丙午春三月聖濟海張君守涇越年能綱紀其民度時與力可以築治屯三之一其工方尺今曰不以監病工不以工厲民民趣治役如庀而止得歸業先而輦者慶後而厥者罰高廣深浚視古加三之一而贏稅鹽屬之城毋爲寇保民知利病所鑒爭歡鳩役畢四旬而竣居者有保行旅有歸州人以爲張君庸來徵余文紀石以示永久余自庚寅秋免夏官士至丁亥秋而赴史氏召與民居者十年再爲史職歲三月而免在民間者又七年其較民利病悉矣而最深且鉅者莫如城公使之督修城者旁午於道率不省城可否但具印文取例賂而去城不可完賂不可止上之嘉猷不下施下之膏肉富私室君子爲之太息焉茲涇之民何幸而得張君哉守塞列城數百官吏文武倚城而蠶食公私者滿萬城如之何成民如之何而不死且盜虜如之何而不狂且驚以逆尊上也徭稅里甲凡官之役如之何而又肯廉於監城者以自濟也安得盡如張君者舉而屬之以療吾民之危苦乎

使余如之何而得已於言不以哀鳴以號於世之大人
仁者庶其隱而揀之也嗟夫余以無事而哀有事世目
爲狂遂再廢不振今又指摘小民之困呼噪以取罪余
爲狂迷以至此哉楚有狂夫自投湘江髮已被矣漁者
挽蒿以揀之尚呼曰而勿揀我而趣揀楚郢吾哀秦師
之虜楚也吾赴清流死矣幸免爲轉屍卒溺焉儒生有
袒跣而行吟冬雪中者或憫其凍呼之使就燠生不肯
曰吾雪能阜吾民田吾喜而賦詩良不苦也已而僵手
尚握厥詩余之文得無類此將無爲張君哂乎君名璧
士字令夫濱海之窮化人先翰林君教諭弟子以甲午

漆全集

卷之十

三

九川呂先生祠堂記

嘉靖甲辰冬前巡撫遼東都御史九川呂先生卒于其
鄉寧州之正寢其子河南通判顯奔號慎峻廼事丁未
旣免喪復作祠堂於郭而祀先生以慰其邦人學者之
心後學平涼趙時春爲之記曰夫濟猛之政易爲德而
振懦之弊難成功縱暴之惡易見而狡獪之姦難測也
方權璫武豎干紀耗政縉紳瞞神人共愠先生抗史
魚之節雖折不撓其智可及也洎乎息巽成風長姦縱

惡先生當將明之任躬履霜之時欲爲遷伯玉得乎
者先王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故刑無不震賞無
不愉邇無不致遠無不懷誠善持其政雖有衰德之胤
自非桀紂猶足維持累世固敢携貳况神明熙洽之運
乎夫以李絳之賢能佐憲宗致中興於強藩叛亂之後
而不能制一楊叔元於清平無事之時然則先生之遭
遇無足疑者溫節使盡戮群亂曾御史生獲首惡是以
似之蓋雍容尊組論說賢聖揚鉅人宗工之休風以垂
諸後之君子故絳與先生之賢亦不以是爲輕重也然
先生之猶子舉進士爲方伯山西通判亦以進士佐司
寇以小法左遷皆能致遠以廣先生之緒盛德之祀其
尤未艾哉不幾優於絳乎先生參政山東時春侍先翰
林於屬邑獲撫衣焉而與方伯俱爲刑部郎與通判同
舉於鄉故稔先生事獨恨以廢斥自縊束不獲與執紼
猶幸得與聞於先生之祠也謹東向拜手而爲之記

涇州重修廟學記

昇平百八十載雅養雅教豐積而壘邊郡爲烈剔蠱致
享駁存諸人粵若霑化張君令夫之守涇輯叶其民已
五春秋度宜義役顧宣聖之禮殿滋圯圯弗治學宮榛
委組豆弗戒思唯大振守職訓養是責爰飭五材籲群

工奔走秦技上絢下鞏肅肅明明冠冕巍我青衿
謂時春密邇鄉郡且承舊學宜衍繹師說上妥哲靈下
告多士曰自泰始迄今幾億代人有恒道固不唯聖是
師維周衰文僞士習攷刊為虛薄率私已而厲民厥究
民病而已亦殃天哀我民乃降宣聖世我師演經數萬
曰仁則一一以貫之大哉仁乎俾爾學子端其好惡謹
節情性以一氣通天地之間而無忒故能以一身建諸
天地之間而無愧小試則審固筋力以役長上而老者
以安大行則計勸嘉猷以靖家邦而少者以懷故仰風
烈者尊曰師長資矩範者擬為典訓故享兆庶之奉而

漢書

卷之十

五

五

不以為泰坐役群動而民忘其勞誠造仁之極而握道
之要也是誠學孔氏以之居孔氏之學夫奚不宜雖然
迺今則有大憂矣以學聖為名而行同賈豎中不悅學
而媚嗜學之良利已先之而愛人後之攘君不遺于府
庫而剝下或竭乎脂膏被服顏孟而肝肺儀泰盡蹈周
衰之文僞以戕宣聖之彞典是術之極斃而不仁為甚
焉學子寧有一於是乎夫去其不仁者以歸于仁是固
孔氏之所以發憤於東周者也矧邁明聖御宇賢良
宣化理孔氏之學維新矣敢揭其舊言新諸緇牲之石

藥休園記

濱涇上皆饒而吾園在東北郭城中聯吾居後宜龔宜
概故又饒園窪吾居一尋中為樓以梯通從內出也東
為養浩堂以階降直階為小樓以覆門焉而題之曰樂
休園自外入也門之左右為垣以限吾居而覆以短廊
行者由焉人與物各得其所也園東西際鄰為步五十
四自門徂城十八東為亭曰考履以行初至也可無頓
與亭傍有廂曰迴光亭返照所臨也吾比之自照焉三
亭皆三楹而迴光拱其旁顧多二小室以閉藏也西曰
洗心右林而前池一蒔荷一育金鯽以此藏於密也中
亭曰同春自考有益則吾與物偕樂矣故東附之以軒

漢書

卷之十

六

曰樂意軒環以茂竹芳菊西配之以軒曰生香處植以
青松鞠萼水自城外來而注于茲過同春之廡西環洗
心東匝考履夾塗徑以溉眾畦而匯于樂休園之門復
關地及泉以司出納升其富以潤吾居曰非池以其狹
深而植欄兼井與池之制也雜植草木二藥奇滴芳馥
之卉蒲萄左藤以繁桑棗薔薇以垣而椒尤夥與菊芳
競芳與條蕩凌寒休休然與吾心會而凡藥之可以康
吾體者亦間植焉水土饒沃而藝不後時則植物無不
休焉棲鳥知歸而蠶螟有養則動物無不休焉雨則群
芳呈潤晴則眾翠爭輝風則涇濤入耳雪則後凋供目

蓋四時莫不休焉時奉母氏撫諸孫自居樓而臨之不
下榻而足而吾母蘊明哲樂韋布家衆化之各忻忻於
農圃令節嘉辰花朝月夕方巾短褐北望稽首以酌
明良昇平之餘澤而吾母子始獲觴焉子姓族黨以逮
下僕凡無恙者無不與以故益休焉毀譽不入其耳利
害弗休其中誦詩讀書窮兩儀庶物之變窺治亂得失
之原究心神性情之所安以明道德仁義之指趣勇不
自制時出一咏志一辭優優焉愉愉焉盈天壤之間無
物不與余同樂而無事不爲余休者故撮其凡號曰樂
休園云使余少舍此入里居則見吏民苦楚瞻四方則

濠谷文集

卷之十

七

接行旅呻吟候縉紳則聞榮辱利害余寧無戚戚乎故
不以彼易此也昔司馬公以獨樂名五畝之園傷不與
衆同也余敢乎哉故園纔四之而自以爲休焉如皮日
休司空圖黃庭堅又取止足休息之義蓋逢時不偶則
余之休益既多矣乎故以丙辰端陽之日作樂休園記

養正軒記

余之姻月巖張子作軒于巖之東偏以誨其子汝猷名
之曰養正而余爲之繹其義曰夫易養蒙以正成聖功
先師小大學入神之教其來漸矣儒生家習而人誦之
可也有諸其身則未也余也敢忘先君子之大德其所

以望於余者舉是以告子自吾先子之乞爲學官也曰
吾籍學宮之闕以澄吾子也凡汨余者毋近於余前食
非蔬穀弗嘗也衣非布縷弗服也言非典訓弗告也樂
之釋奠先師禮之出自名儒端士者提携而聽之匪是
則弗接也授之小學及王文正公之弗志溫飽范文正
之爲秀才已任天下之重二程子之童齡學聖人之學
益忻忻焉學宮有劉忠定像刊行語錄悅其直道蓋無
幾之而深以長傲遂非爲戒以唯諾溫清洒掃不妄語
爲法日計而時校之而母氏之審其隱微者尤嚴焉未
嘗寬其頃刻之程護其纖毫之過也馭僕有叱咤聲輒

濠谷文集

卷之十

八

曰若與彼等爲人子而彼長矣少可以陵長乎果餌異
物盡以予人而獨靳于子曰是慣其口爲饕也矇瞍誦
說古今孝友成敗則令諦聽之余以是嗜史縣令率諸
生使伶人作兵火記于明倫堂先子止之弗得憤甚歸
臥千家余竊往聽未至而母已追還先子擲之于牀折
其耳輪夫腫節猶在也立誦論語十篇懽始復初年十
二先子病腸風竊鏤印程文觀而私效焉病愈爲母氏
搜得以告先子先子曰汝自謂爲伊傳今乃爲此雖然
是祖宗之靈誘子也汝族三十人困征徭而亡墳墓出
廬弗有也汝欲蓋爲科舉先祖寧無望乎自茲悔且效

之以迄于今其竊科第也忸怩甚而人方以爲怒其丁也世儒之謂二業合一者不謂之自欺余不信也故其再趣召也則以貶封之及于先子也自此以往則余之願雖少酬而其不能以正自養者亦既多矣大抵先子之養蒙自其衣食嗜好正之而仕止進退之端決於是矣自其起居早晚几席居處正之而服政蒞民之道決於是矣自其衆流之所趣不以動其情而職之所當爲者務以勤諸已而凡毀譽榮辱失利害舉不足爲余憂而其所憂者凡一言一行之辱一草一木之失所皆余之責也誠盡余之得爲者而已矣苟非余之所得爲者君子其弗爲之乎是以始于憂而卒以無憂常舉以況諸生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凡如此而已矣是則養蒙以正之大端先子旣以身授余而余有子有婿乃弗以告焉是則余之罪也與是則余之罪也與或曰子常仕於朝矣奚獨以子與婿與曰非敢隱先子之志也誠未孚也若余之誠所謂維日望之者也而奚以言爲此之言者以張子之作軒也

洗心亭記

樂休園之西偏市鄰人之隙地築治之窟土及泉泓然甘遂蟠植之爲齋也以畜金鉅計以涇流之餘波以其

溉園也肥而濁仍爲陂其左以澹澹而蒹葭既而魚荷茂華而魚鰲鮪水陸之禽歡然如有所得也竹三楹以亭其上與池之規各不踰尋園之主人曳杖屨操壺觴携親友奉壽母以遊其間有風吹簞篠雨濯卉木露裊群英霜裊秋實雪叩山川各以其奇來奏無絲竹羅綺之費而泠然與心會油然與神諧浩乎其不可窮也而不可強以名新晴天宇瑩然臨池萬象洞豁竄然若超世外百慮無嬰笑爲門人曰二三子識之是足以洗心矣有揚觴而前者曰先生洗心乎夫皇墳以降蒙書之前高文鉅韻聖訓賢編下扶地維上搜穹玄是非浩代褒貶億年厥則由夷德推淵濤辭敷周秦理以宋傳宜求遯匿高堅攻錯排渣澄微腦臆恒懸先生其洗心哉道以勢運業以權隆陷直爲愚借矧爲工枉正勞瘁移俗播風萬屈不撓百折必東人以時智我以古蒙有才不用必正其朋弗權以變必鞏其經先生其洗心哉白刃臨之未足懼也而善名劫之則或遷舉世刺之不一顧也而君子予之則或喜不遷不喜常道平平默而識之以存天明與世若矯與神若朋衆方劇喧若無所驚先生其洗心哉主人嚮而笑曰二三子多言乎吾頓而休夢而寤醉而醒樂而莫知其所由也乃歌曰清

風起兮生微涼波搖曳兮明月光魚龍飛躍兮雲雨翔
口欲言兮心已忘吾亭可名兮不可以方

復古亭記

南負所居之郭北距涇各半里得茹氏之廢圃十畝中
有亭僅三楹楹僅尋丈以樛柳二鉅且盈尋干雲七八
仞風戛之垂絲姚約可愛而勢且傾折欲敗亭里老云
俱百餘年矣亭之瓦長尺有咫上棟雖圯而下宇鞏立
乃更巧而飾之伐腐柳而植新肄焉以衍樛之子孫植
壤之窪溝涇流而猶之潄然小沼受蒲萍荷魚之屬水
陸之鳥所宜之卉與余偕集而并遊顧聲時時自天外
來與余心會殆不可得而名言或曰郡之亭莫壽于此
垂廢而復無物以害之又可百年宜名曰復古因歌余
洗心亭辭萬綠叢中帝鳥嬌天飛下舜簫韶者或曰幾
是與夫舜與韶固不亡也其年則愈古矣作復古亭記

桃花塢記

距城東二十五里南距官道北距涇各一里乙未歲得
陳錄之廢礎佃治之涇流入礎者匯焉流瀟而澄地潤
而腴作舍依官道之原麓視敞而宅岨植柳藝桃木盛
而實繁二十餘年矣會大風擢木之鉅者幾百本作高
亭一楹幾四丈自原而瞰川山川數百里間清淑之氣

無不會也前為軒三楹曰寶齋天齋而陽通地出而冬
藏人窗而壽昌吾以此寶齋環其左右後先無不羅嘉
卉而暢時物者然暮春桃盛華獨出於高柳長楊之間
朱碧錯落耕旅者望之曰是胡為乎鵲鵲芊芊華如繡
而柳如烟殆天垂幕而地陳茵也命之曰桃花塢余亦
應曰名固嘉但桃之盛不數歲率一易每秋食實輒布
其核使相承而無替以餘材構小亭于林中疏小沼以
瀦眾美庶幾桃花塢之盛其可久乎

即古亭記

復古亭之東北隅有小丘巋然下臨沼龍柏六七株其
稚子亡慮十數地棠之華間植而加倍焉櫻杏各三四
株蒲萄之架亦如之多藝柳以集鳥而編樛柳之肄以
鞏丘丘之止創亭視古亭幅員各廣尋時與客登眺東
則回中會盟壇漢武求仙之所唐人戰骨之燼有焉南
則萬峰連隴西則空同聳霄因憶軒皇乘雲秦人詎楚
光武太宗上隴之績北距涇密邇上即大原美吉甫薄
伐之勳弔長城丘墟之遺幸今日烽火之暫聞也引觴
以詠陶然忘情庸知今之後不為古乎古之先不為今
乎或曰今即古也變化無方不可得而名也因名曰即
古亭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

左黃河而右青海北絕沙漠南臨蕃戎重山大澤華夷錯處地饒耕牧驍騎基布甘肅稱鉅鎮焉 國制命都御史一人以撫之間用尚書侍郎者亦兼厥職重風紀也至正德戊辰內鄉胡公瑞始次輯其名位于石而南陽王公鴻儒爲之序其言詳矣石既盈嘉靖戊午河南文岡陳公棐復鑲石以繼之以時春舊僚復命序之時春不敏於先正無能爲役然昔常負乘是官繹咎而自責斯亦不容無言矣夫綱紀之鉅與百司之任爲急爲政者有弗平焉都御史舉而平之其事可謫三五而其

漆谷文集

卷之十一

七

人可繩一二也故昔之爲都御史者如是而已矣弗校更而名誅之也迺今有異焉吏惰而民疲將校悉屬而戎馬賈勘百職耗斁而典章敝髦重以夷寇之倣咸責于都御史之一身焉其幾不過俄頃而居位率不踰一二歲故曰今之視昔爲難而邊鎮之視內地爲尤難豈直司馬公之畏名王公之觀善而已乃更僕未可名數而月旦不足是非也君子抑何以待之哉嘗聞諸萬武侯云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竭忠慮於國勤攻吾之闕成敗利鈍則關於天矣以其關於天者而強以智術也則闕焉忠慮之當竭者而有所顧護也則闕焉

所職奪於所畏而自強蔽於自溺也則闕焉從違舉衆咻而好惡隱於天衷則闕焉無是數者則心正而身正而左右正而百吏諸軍咸正矣如是而猶有弗率者焉然後正之以法庶其濟乎咸正而無缺都御史職也余于是乎有厚望於諸君子竊以自淑焉迺若先正之遺謨後賢之樹勲史氏志也茲弗暇詳焉

郭氏義田記

太僕少卿賴川郭子學書旣官郡守廼市負郭腴田幾二頃以菑服內之族老孤貧困婚葬不舉者人三十畝不能自食者劑量之自五畝至十五畝以族之才者司之事舉而能自食更授不能者堅其約以示子孫郭子自守權僕卿治在平涼徵余爲記曰族有衆寡祿有豐約田有小大而義無衆寡小大豐約也適其宜使可久持以誠斯不替矣郭氏之族其待濟者止於是乎其能濟者亦如是而已矣其待濟者將不止於是則其能濟者又將大於是而田之寡于范氏之千畝養之不周于五服之外可無慮也端木子嘗以是質諸孔子孔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焉亦可謂仁之方已郭子有濟人之心矣推而施之烏知人無是心乎烏知人之求平于我者不有大於族乎是將

不獨濟吾族也以措諸人使皆得其平可也不獨爲之自我者當平也以教夫人使各以平馭人可也是之爲義仁斯致焉而其它可無慮矣吾于子有厚望焉姑記以俟之

重修鳳翔府儒學記

鳳翔之學學之所自也學奚自曰自道道自天鳳翔故周原也自文王以天德之純配天而授周公周公以道制周典封於魯而典止存于魯魯人孔子得其尤純制爲六經以授天下之弟子諸弟子修其學以爲萬世師夫以一匹夫之言不待權輿力而天下萬世共修其學

卷之十

卷之十

五

而學焉是謂之道非天不能也有生不息之謂天自天之生斯民也而有父子夫婦之典焉治其生也而有君臣尊卑之典焉輔其治也而有師資交友之典焉是之謂道本諸天者也天奚俟於人之修人生固本於天唯聖人能純乎天而衆人以人敬之是以有生之治不常聖人懼焉制爲典常使學焉而修其教以歸於純後世學者學聖人之道而思聖人之儀刑此廟學之所以建而修之于無窮者也天下咸有廟學而鳳翔乃文王周公致治之所孔子之道所由受學周孔之學者可不急乎先乎是蓋祀而修者良有司之底績屢矣嘉靖甲子

之復元而滋祀太守吳君過偕其通判孫君光先推官張君縉袞貲庀工以請於撫院陳公其學巡院鮑君承應潘君一桂分守胡君安分巡馬君出圖咸交宜之費金四十緡有奇適大觀戒期去來紛紜嗣御史鍾君沂代巡推官李君承緒攝守新守史君官至乙丑春殷而告成適時春南遷華亭之硯峽山尤密邇周京李君以公峻道茲山謂余宜紀麗牲之石嗚呼聖人遠矣學者特學其典耳而天則無遠焉天無遠而道斯近矣能去其微則幾乎天矣天予人以父子夫婦之典以相生而已失其所以爲生則殺以君臣尊卑相治失其所以爲治則殺以師資朋交相輔失其所以相輔則殺良有司之建學教育學者爲是物也嗚乎其交以自考而自修焉則庶乎善學者矣

陶神廟記

制火用以利民者燧人也陶器以便民者帝舜也平水土以居民者神禹也益實佐禹其後爲秦虞閼父爲周陶正乃續舜緒余峽故周秦之鄙而禹益疏鑿之跡咸存陶器古朴咸有虞氏之法而用必資土水火敢忘古聖賢之烈乎廟貌以春秋享祀之大報本明忠孝也民但利之而不知利之本君子之所憂也瞻廟祀而知報

本則知所以生知所以養教斯立矣利之而因以立教
斯利物和義之道也廟地嘉靖初元尚爲林藪十二年
市之山民漸芟柞耕陶十八年始易廬爲室作廟不容
尊俎三十九年始易堂及門各三楹仰 聖明至治之
休澤茲亦一徵也與

浚谷先生集卷之十一終

浚谷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七

浚谷先生集卷之十二

碑表

關中趙時春著

朝那廟碑

朝那秦鞏縣惠文王使張儀陰謀伐楚獻文於湫神曰
敢昭告于巫咸大神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是時楚方
強三閭多賢能謀熊相昏不用自陷囚執兵敗國削非
神禍其魄者殆不至是也但湫神之爲巫咸豈商之賢
相與或列子之所述與抑自爲一人莫可徵矣而神之
名爲巫咸則可據也相傳爲朝那縣令令者邑萬戶秩
千石之官秦以朝那北距義渠西制戎而萬戶之民半
多戎狄以一令系遠能通卒兼義渠塞河南史雖失其
名而其令之才且賢亦可想見豈非足以嗣周公之功
爲聖人之徒者與但朝那地界故廣而湫則所在有之
唯華亭縣西北五十里湫頭山山最高池淵泓莫測旱
澇無所增損且北麓爲湫之源南趾爲湫之源神靈所
棲莫宜於斯而境內千百泉湫咸朝宗湫湫在湫頭實
湫湫之源禮祭河必先源而後委則朝那之廟食於華
亭又其宜也但湫去縣至險遠香牢乏薦舊傳於縣西
北十里湫頭之支之下原去縣近而山平曠有泉錯出

下爲兩亭溝民咸仰惠澤故遂立祠履圯必修稱曰蓋
國大王則無所據而名不正時春生於朝那數千載之
後每誦經史窮治亂覽山川美惡思古聖賢之風烈
以爲拯否定傾必代有哲人而文獻莫徵於修郡志蓋
喟然三嘆焉白童子鄉舉躬睹胡馬飲渾憤莫或繼神
與禹同之緒也顧四十餘年力已衰而志未渝事親既
終喪乃以甲子冬至定居兩亭溝之東二里許與祠相
望乙丑春早至五月弗雨民恐且饑徧走群望余告以
神之貞靈適兵部郎中周君鑑鄉進士曹子繼參趙子
佩在余所遂以月之十日同祈於神而縣之耆舊仰至
共浚湫以還乃北風化爲谷風陰渰然突起至夜大
雨翌日乃晴語具祭文云故勒諸碑陰以後恩雨即雨
雨足即晴八月之朔余祇題朝那神祠加焉方大澍即
霽縣官遷化謝君濟縉紳劉子瑞等咸共伐石志之以
傳諸後且爲迎送神之歌俾民歲以五月望八月朔祀
焉歌曰神之來兮幽之西金天燠兮霜霰虛雲之旃兮
飈之騎奔迅霆兮騰潛螭陽穆兮陰爲電露瀼瀼兮雨
徐徐阜我兮百穀嘉疏育我兮孫子祁祁衆角奔兮拜
舞鼓革兮糈脯羞敬兮少牢之鷄酌清醑兮田之黍春
秋代兮俟神居千百祀兮熄寇與虜神之享兮瞻顏藉

儵雲揚兮騁天馬佐少昊兮於穆光陸離兮霞鳥兌之
楹今遨遊西海恬兮廣野前文鳳兮後軒龍彼妖氛兮
何爲者

贈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應公九華山阡表

自唐以來水關東南而浙之形勝聞天下其人文亦似
之其在遂昌曰九華者爲後出余同年進士應君子才
家遂昌之桃溪先世葬小候山或丁溪山或即其居之
後山自應君登鄉薦以丁酉歲盡改葬其父中憲於九
華而其母若兄嫂皆以次附于左并遷其大父母於中
又一紀而君守畿郡天子益才君遂贈其父母如其
官而九華之阡爲後顯君自刑部郎爲守爲憲副使以
登太卿其地恩者再矣而望益顯其榮祿方熾則九華
山之名方大著於天下寔自中憲公始中憲公少讀書
服王役不事世俗焜耀而此山卒以中憲公著何哉竊
常觀於天地之心矣上世無文而災患益少末世滋僞
而變故叵測浮華至宋備矣而金元以其椎魯之胡入
代之彼雖代之而更迭相效奢僞日勝益不厭天心故
天出大聖人以振肅之而後宇內清寧方其時居官
長以祿壽終者皆中憲公比也而其服勞麗辟者皆智
巧辭藻之士然則天地之心何居乎承平百八十年于

茲矣卿相察吏非能文之士不授典作百役非繁麗之物不登然文士之克享大福者其先多質訥之人而繁麗之可以永久者率麗固之幹也然則天地之心可知矣日月出於陰晦之餘者最昭雷霆轟於久蟄之後者能震冬藏四時之用水弱天下之物可以得天地之心矣然則九華之阡雖自大卿君成之而其發祥徠靈實自中憲君不可誣也況大卿君方貞簡亮賦與世之巧者爭妍誠持是而不遷使後人習見古人忠厚之風以助天地清淳之氣不至於厭潰昏濁而大加收歛則泰之艱貞尚有福而豐之日中不憂矣余將與同志咸有

浚縣文集

卷之十二

四

賴焉豈獨九華山也哉

包太孺人墓表

嗚乎此為 有明貞婦包母楊太孺人之墓太孺人松江華亭右族父周以贅贈中書舍人嘉興包君志始贈君之父舉成化戊戌進士歷官池陽守至貧不能為子舉婚是非敦於民而非於己者與贈君又蚤世太孺人越境致其養其父母咸無難色侵侮無以犯其衷此尤可以鵬流俗者名二子曰節曰孝以見其志教之必專業師母問空匱必力以底有成故二子皆舉名進士伯以推官仲以中書舍人為兩京御史而伯子將按滇

南便省太孺人客有造里居者太孺人峻戒絕之伯子又舉以告人是豈世人之所能及哉伯氏竟以嘉靖丙午歲按湖廣陵戶之不便於民者反坐抵罪解戍莊浪以懲諸御史云仲氏遂棄官歸養明年戊申冬終於仲氏之里第享春秋七十有二以某年月日合葬于贈君橫塘之塋以成志也故侍郎養齋徐公備志其行銘諸墓而吾鄉涇野呂公生謚之曰貞慈夫二公之是善非惡有嚴於天下後世世之章服斧鉞莫得而易然伯氏竟不得歸葬有司亦莫為之請廼以墓表命余云嗚乎悲夫夫以池陽守之不瘠民以自厚至太孺人封殖之

浚縣文集

卷之十二

五

志銘一

東昌府知府孫君墓志銘

余里有長者曰孫君廷相子忠其字舉正德己卯科登嘉靖癸未進士授直隸三河知縣陞南京戶部主事調同知常州府東昌府擢同知兩淮都運鹽事陞授知東昌府事辛丑冬十月卒于官距其生弘治癸丑享年四

十有九次歲壬寅冬十二月望其子可畏以歸附葬于南山運同封君之兆友人趙時春誌曰君愷悌爽坦與人無猜迂雖婢使輩不知朴戒嬉嬉如也今三河爲民所附愛政治魏縣三河民遮關乞留魏竟不能得君常州淮運皆饒處君治如三河人皆稱其惠無忍以貨汗之者佐東昌時治黃河之不利於運者督不病工而役亟完婦人尤以爲難及守東昌治前守遺租憲司擊民急租無從辦君諍使出諸獄曉其經紀官賦民感守之生已也日夜輪纒不休郡有豪家殺人夫而偶其配賂張副使以匿奸張視君素長者殊不思已而御史章劾下君覈實君具露奸狀以直死者寃張副使罷去衆論快之府有羨財衆將以爲君入 覲裝君悉以易穀賑民其卒也民尤思之君之上世本洪洞人六世祖宦于涇遂家平涼失其名字是生明甫明甫生祐祐生果果生全全生君之父鑑仕至文安主簿母靳氏知縣靳某之姊也俱以君運同恩數贈焉先配胡早卒繼以賈生子二人可畏可大選尚高平王府縣主側室子三人可父可立可仕長女聘爲褒城王妃次適副總兵陶君之嗣子繼祖次聘西德王之嗣子餘三女尚幼備誌之以見君之降年雖不永而其胤祚之昌則固有待也銘

青州府同知張公墓誌銘

曰維是良太守之室聞且枚舉其貞珉以昭不回

烟丈松岡張公諱世選字穎卿太原之祁縣人曾祖希連厥妻賈以從役藩衛至平涼祖全厥妻孫生公之考釗母戴以成化甲午生公少而孤育於祖所數夢父促之讀書遂志諸卷以故嗜學能自豎年十八廩食郡庠爲高材生正德丁卯鄉薦試春官入太學吏部銓注山東濟南府通判值正德末遊巡公主水道饋億能集辦不損公私以奉貂璫專司馬政物力偕登褒岱嶽香估毫毛悉輸公帑治蝗旱災虫數人粒食部使者交薦其良即署青州府同知後廼請 廷命佐青治視濟南不棄主清戎額常溢均徭役數量平下治屬州莒贖政以昭民咸知惠嘉靖壬辰罷歸即治丘壠飭時祀訓子賦詩爲業毋預外間事癸卯歲厥配鄭宜人卒公尚周旋送終請余紀壙強力無缺事然亦自贅幽室于左乙巳閏月廼卒子散官雲鵬雲鵬廩生雲龍及其稚子永年拜余使敘其詳納諸地下廼爲銘曰公之亢宗晉西秦東三傳而徵四世其洪爲郡上佐藩鉅職雄春秋五十綽有休風歸藝松梓石峨關崇我往志之大夫幽宮其宮北向南山從龍而子而婦厥類咸豐長妣之父仲女

之翁層姻交締以丞山東爰出王家王姓是蒙仲奴曰
曾亦壻 天宗長壻趙生永年聘鄭父與曾同粵維雲
龍吾妹寔從同甥公孫胤嗣以降寔庇公休永奉公終
吾言可稽祝此砥礪

劉孺人墓志銘

嗚呼此為平涼趙時春妻劉孺人之墓孺人平涼華亭
人大名府檢校劉公諱時中女正德庚午歲正月之二
十三日元配王生孺人於國子監之邸舍世所謂小北
號者故孺人小字金臺行三甫半歲檢校公卒業歸華
亭又十歲仕大名而先翰林訓導元城始相聞辛巳歲

凌谷文集

卷之十二

八

先翰林誨時春以次年建元科舉之命既半辭不獲乃
請曰狂斐不幸有名字落人間終不能與華貴儔苟志
不行則拂衣去耳孰能與我共甘苦同患難者請正厥
始結婚而後行或以門閥相强者得以辭謝勿害先子
命曰華亭同郡為近劉氏女少爾一歲其可哉遂納幣
而先子遷霑化教諭壬午春時春西赴鄉書時督學先
正太宰唐公巡察都御史喻公咸以能詩首薦而憲院
藻江王公復列奏以童子奇偉薦諸 朝遂聞諸縉紳
間凡欲妻之者咸得以劉氏辭甲申冬歸于我丙戌春
時春官翰林孺人奉許太孺人至都次年冬十月時春

為刑部主事戊子春三月請告偕奉二親還鄉遂即青
州歸妹于張雲龍仲冬迺至平涼歸寧王母于華亭遂
葬檢校公後樹碣焉故孺人世次不復紀值歲大侵交
遊日殷孺人獨給內事不乏頗瀛病數舉子不育憂端
兆矣己丑四月復官冬十二月調武庫庚寅秋七月時
春逮錦衣獄考治孺人日夜悲泣告天願以身代罷官
遭盜間關河南北仲冬方抵家身共耕作丁先子哀時
春病僅能興始大以後事慮孺人由是日瘠悴已亥夏
時春 召為翰林院編修兼司經局校書次年 勅封
孺人孺人始置側室冬時春復免官癸卯秋七月于守
嚴生孺人撫親篤至浸勞悴乙巳秋浚谷之水暴漲壞
郭南城迺遷北城八月孺人咯血危篤女昭德以憂卒
時春主治慰諭稍平復然終不能止丙午仲冬少女生
丁未正月大作三月朔辰卒於正寢最二十有七載榮
辱失得死生之故可勝悼歎嗚呼吾獨哀吾妻也哉茲
卜以歲五月戊寅附葬平涼城南山文家原先翰林之
域迺為銘曰嗚呼此為吾妻孺人劉三君之墳吾其終
歸于是乎吾尚何云

檢校劉君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銘

余外舅大名府檢校華亭劉君以嘉靖丁亥六月卒于

真定之行子瑀克以喪歸庚子閏月卜葬于縣川西十里坤維與仙姑山之巽麓屹焉而畫以澗始以其妻梁及其二子瑄璣自北山之窆移而祔諸左又二十年戊申冬至之先癸雞初鳴檢校君之繼室王亦卒卜臘月癸卯祔諸右維吉維王母系邠州王儀之女實生余孺人享壽八十撫瑀及瑒皆有室孺生孫儀賓守定次子守榮皆婚瑀雖早世子守安已成童訓側室任能安其孤辛氏仲女以嬀節屬孺人雖先余亡而始終之義克備是宜銘諸幽室以昭後裔銘曰維茲劉氏爲余外舅姪之域珉維璽兆唯食永妥無極

學士姚明山先生墓志銘

翰林院侍讀學士姚公涑字維東號明山浙之慈谿人也王大父某贈某官曾大父某贈某官大父某贈某官考總制兵部尚書諱鏌以文學進士高第歷禮部員外郎督學按察藩司咸著聲晉都御史撫延綏薦王効劉文等皆爲名將繼督廣兵討戮叛牧岑猛以明大義法皆應具 國史配張夫人夢吞日華與五色鳥投懷遂生公六歲夫人卒公踊頓如禮七年就學聰慧強記尚書命爲龍文公以代天行雨閔世救民對成童知屬文於途得遺書遂引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序焉尤好觀史

窮其成敗治忽及長狀貌奇偉世稱鉅人尚書兵備江漳山寇發閩人大震公即挾弓矢助討寇廣設方略寇遂靖舉正德丙子科鄉試第七人嘉靖癸未禮部第二人及 廷對遂冠多士拜翰林院修撰尚書亦自延綏還拜工部左侍郎父于同諱 關謝縉紳以爲榮次年大禮議起公借臣寮伏 闕爭之同校于 廷得復官尚書以三品蔭公子公推與庶弟其孝繼母友諸弟類如此丙戌爲會試考官得少詹事楊公維傑都御史連公鏞與時春等登翰林讀中秘書者爲多尋命備經筵官乞假改葬張夫人歸奉使清黃公撮其要爲錄使世

臣咸知 國制以馭吏如壬辰爲 廷試受卷官充經筵講官卡儀峻倬陳義誠切 上嘉焉九載考績例進左春坊左諭德與修明倫大典每晨入脯出盡心編摩大同兵變戕主帥公密謀告當柄者以誅其首惡而宥其脅附且薦同年進士楚公書可任楚竟平大同常疏請帝王廟去元世祖主以正華夷之分初被卻後卒如公言士有意公常主北畿舉士者謀重饋公公堅卻之

奉 命校 累朝寶訓成 上賜宴內廷加錦繡襲衣晉侍讀學士安南不貢時議欲討伐公謂此單使事耳可不煩兵卒如所料丁酉主北畿試得士登甲榜者多

文詞爾雅明俊世以爲式某歲丁尚書憂 特賜馳驛
歸葬孝勤備至遂感疾卒後 上常問羣狀元何在或
以公憂去及卒對者泮悼惜之 特賜祭公明達魁岸
其學長於史務求政要爲經濟事不拘拘文詞常曰三
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晉
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與白面書生共天下元與
族類共天下我 朝皆無之可謂盛矣但邊防海運最
爲今日急務遂作邊圖凡道途往來關隘險阻之處指
諸掌不幸燬于火謂海運當講於平居時又曰中國之
兵強夷狄之兵弱創業之兵強守成之兵弱蓋草昧法
簡而嚴中世法繁而寬簡而嚴所以用命繁而寬所以
多敗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奚能
見道昔者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今日之辨朱陸私心
求勝也言愈多而道愈晦矣持論侃侃聽者忘疲時春
以庚子歲爲編修校書于其子積處聞公訃哭公于京
師後十有三年以東兵討虜歸積乃以公弟都水君漣
行狀請誌公墓嗚乎時春忍銘公哉然義不忍辭遂爲
銘曰文明紀運世德用光尚書拜前學士續祥鳳翥虎
踞煥乎其章手持天文照耀帝傍帝曰都俞一笑流光
布爲霞電光燭四方矢爲典訓無用不滅嗚乎天不勉

遺乃收我良浙河之東天目乳長闕我鈞淵永世而藏
仰瞻奎壁終宵振芒軌識英氣有逝不亡我銘我石昭
哉永常

丁逸士墓志銘

以利交者以害離交不孚而害有孚也以害交者以利
終害不終而交有終也命曰利貞丁逸士遠之交王給
事也可謂貞矣逸士以早喪母李失學故入粟爲德府
長史史長史給事良佐父也方爲文學生故善丁史給
事旣去生登進士第擢兵科右給事中史從之給事以
言廢有欲致之罪者并致丁史獄史卒勇直給事冤棄
史而田於德之河濱課子爲儒永成登庚戌進士克成
有成皆文學生庸不謂利貞乎嗚乎交道之衰久矣而
史尤甚其培官長以自利殆有踰豺狼夷貊者卒皆註
人網陷天刑視丁史何如也其昌後也尚述矣實哉史
以義失秩爲逸士本永成之狀作丁逸士墓志銘曰逸
士鼻祖全自勝國元廼縣洪都徙佃厭次之原五子道
義善志友行皆曰從從道爲元以勇充宿衛給衣冠子
珍後海輸邊亦賜官云始妻于德之顧生逸士考鍾錄
結李氏婚逸士父母也其世系可得而論逸士復妻唐
生進士唐又天淪其積索滋溉顧有徵于諸子之飛翻

也德之方坤塚纍纍而綴若若者將非所謂丁氏墳耶

奉國將軍滄江子墓志銘

滄江子 御賜名旭撮 高皇七世孫系出韓獻王季子曰樂平安僖王生定肅王子王大父也王生鎮國將軍徵錯鎮國生輔國將軍偕襄配馬夫人生子爲當室少敏嗜學從泗州守張信授朱氏詩註守箴仕屬余免武庫主事歸田遂從余說易書春秋通大義兼擬秦漢人文建安以還盛唐人詩往往有思致尤慷慨思以忠功自奮郡邑賢豪多傾心即庸劣人雖接坐不接談庚戌虜犯關余以兵召子年三十餘尚告余曰外虜易與也奈內虜何不獲麾戈從先生先生慎之哉癸丑春年四十幾歲竟飲憤而卒配張淑人生子若女皆幼弟旭杓以德平尹唐臣狀附余健士從軍者乞余銘嗟夫余忝長於子自分沒草莽方以遺文託子子亡而余所託者孤矣余又倥傯兵間不獲緋子尚忍銘乎然所以從吾遊者無他忠孝仁義而已矣子之忠無由自見然每隱處語及社稷相對涕泣橫流雖余亦不知其何心也子之親固不能須臾不需子顧余可無滄江子哉鄉邑賢俊縉紳今失滄江子無不潸然悼嘆子何以得此於夫人哉豈非所謂沒而不亡者與方 天子神武余

以書生奮畎畝執戈二載備員中執法監督代兵履李勣張齊賢舊跡庶幾犁庭馘虜巢穴一快平生生意上報乞 明聖賜骸歸故丘杖履酬酒於子歸化之鄉而後悲可知也忍爲子銘曰世之精者易衰而衆好之者易摧豈用之者煩勞爲災而衆所好者天所靳排也寧有天之所靳而人不之來也然則豐於貞而嗇於回於數於理無可猜而余獨未之釋于懷其亦弗能廓然忘情而姑以紓吾哀也耶

李安人墓志銘

平凉自余登嘉靖丙戌進士第後至癸丑而周君鑑乃賜進士第其知名於鄉年亦十三四後發解即登第爲刑部主事亦稍同未周林而值其母李太安人之喪歸自京師乃以其同榜鄉進士趙君珮行狀乞余銘按狀周故江西萍鄉而李則隆德邑人貴之女也周始於允政以錦衣校分役 韓之襄陵始家平凉至子不嗣其弟允行以子亮來役遂生尚仁李之夫主事父也尚仁初娶趙氏生子欽銳鐸李撫之與主事無間已出視趙昆弟亦然善居約事夫教子卒以穎異拔萃魁泰京士賜 天子庭然李年已六十六始獲養而遽歿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主事年纔二十六子三人昆

弟子又三人焉其可繼也洪矣况主事所持者正所養者深益大其天之所受毋以世俗利害身家肥瘠撓之以成光明俊偉之業毋作孟軻以下人卒將列于三遷之志人爵未足爲軒輊也豈非余之所深望哉若夫事姑嫜孝逮僮僮仁工女紅自節約等事固其所恒蓋將有大於此者也銘曰天將啓之固將有以侈之而不可知其所始也豈燕於其孫而弗昌於其子耶夫固美矣而重之以金紫也立于城闕之西北抑徵其若若而繫繫也乎

梁谷先生集

卷之十二

六

梁谷先生集卷之十二終

梁谷先生集卷之十三

關中趙時春著

志銘二

陶將軍元配楊夫人墓志銘

丙戌丁亥秋余爲翰林吉士適督漕總兵官都督楊公宏上計公故發身西安衛以鄉故往來見其與九卿均禮論漕政自筆奏無久讓書帕贊弗貨饋事易竣靡留滯心賢之至己丑平涼衛指揮陶君希臯襲官司馬部廼聞公之賢益審且曰先幾歲公總兵松潘以長女歸希臯繼亦歸寧于淮漕所見如是如是子以爲賢信如是庚寅冬余免兵部主事官歸田陶君爲衛長衛之政大振顧其父遊擊將軍等咸右之靡嫚喻者歷陞守備叅將副總兵寧夏生子女各六七八人衆咸曰楊公賢其女克肖陶君又才故能如是庚子歲遊擊公卒副總兵以簡書例不克葬夫人率其媵從孫子來奔喪襲大事俱不遺禮以故成肅察幾二十年戊午夏六月己未竟卒于平涼副總兵時再起叅將守靈州靈寇方急伯子岳卜以仲冬甲申從葬于遊擊南山之北爰以其紀之石泣請于余曰母之補敗潞故自節約以奉上惠下佐夫父之急先生所知也毋以疾弗克子而子女甚

梁谷先生集

卷之十三

一

衆先生嘗許以長女聘中第雖弗克今先生又以王甥
思慎聘少姝則母之劬勞諸子先生所知也先生既知
都督公又知遊擊公與家君岳又居在門牆故有請焉
余曰諾故常銘遊擊公矣且陶趙重姻也安所辭遂爲
銘曰壬子周旬而越其七閱壽年也內外之戚咸位將
軍而執戎柄以朶來裔粵所天也岳子娶于孫東昌而
胤曰性曰情曰怡曰悅則性當繼其先也仲子崑亦長
兵千余之女夭而嗣以許生孫靈亦克延也曰固娶邢
又四子未名將大其傳也女長妻馬勲次妻李龍次妻
黃詔最少王思慎皆任指揮衛也四繼儀賓張汝聰五
妻趙參將之嗣中立其後將綿也嗚乎茲其所以爲賢
者也耶

鄰水縣學訓導王君墓志銘

鄉先生王性善諱寶號浚洙父靜默道人諱道誠母段
氏生君于弘治甲寅十一月十日始祖慶浙之縉雲人
以儀衛總旗扈 韓國之平涼君七歲失母莫知葬所
父卒百方物色卒得合葬受學于何先生斌治春秋嘉
靖壬午與余同儷廩府學娶溫氏累上有司不舉丁未
有司薦于大學已酉擢四川鄰水縣學訓導越歲溫卒
于官子齊扶歸甫六載乞致仕性素蕭散既家居惟恬

淡自守或與鄉先生懽宴初不嫌阿逐時俗教子孫皆
有成嘉靖庚申春遘疾弗瘳乃季月十有二日巳時終
于正寢年六十有七遺命諸子謹守所業立志以正居
家以禮凡子三長曰修妻楊生孫男二可教可學二曰
齊縣學廩生妻唐生孫男一可嘉女五俱未婚三曰平
業醫妻賈生孫男一可爲女二尚幼君女二長適舍人
王憲仲適吳麒卜夏四月十四日葬于南山故壠齊以
鄉進士曹繼參狀請余銘余與君同學生也義不可辭
銘曰其情脩然其象頤然望之闐然從之豈然今始令
終六十七年

東明縣丞趙君墓志銘

君諱棟字承之先世潯人從 天兵伐胡成功授指揮
使曰祥者始以秦之護衛移平涼衛子惠爲指揮同知
君高祖也惠子維代焉君王大父也維子珣擢陝西都
指揮同知君大父也生君父斌舉進士爲御史應天府
丞御史多子其弟文繼指揮至鎮陝總兵晚乃舉子君
乃先事文如父弟禹旣生復歸御史服役二父如一有
同母弟庶弟撫以成均授之家無私焉雖爲廩生食指
衆歲斤斤耕穫以給俯仰故累上不舉貢太學晚乃丞
東明主馬母擾牧人歲登其額歲凶請賑活饑者甚衆

顧同官匪賂不舉遂以嘉靖甲寅年請老庚申夏四月四日卒于西城故第壽七十有五子傑俊倬佩仕佩舉于鄉倬仕為平涼府學生孫九人長曰怡亦廩生多業儒蓋未艾也君本出段氏配閭氏楊氏王氏周氏其長女歸段生彩仲女歸知州張伯季歸賈生汝翼而余伯嫂家子婦俱段族且府丞與先翰林世好君之疾余數視之終也安可無述銘曰藝培根豐如雲孰栽殖于厥先而不洪于厥子孫

曹處士墓志銘

鄉進士曹子繼參持其友孟子學易之狀來請其父墓道之志先歲曹子之母卒余既以曹子之以文同余遊不牢辭而志之矣甫替而其父復卒于其重請殆難以卻乃志曰曹氏之受姓逃矣莫可得而泝也有諱敬者去繼參三世以山東高遠之竭士扈韓之平涼是生俊娶于汝氏生處士名文縉字德夫凡藩之士弗悅學而喜藝處士以丹青之類書也故業之曰庶幾子孫或學乎再娶于劉生繼參繼明潘人重處士之和宜其祚胤故從吏繼參使學戰藝于乙卯得捷陝西方舉進士于春官未幾而劉卒潘人敬處士之壽恐其弗及見故以王之命命處士為壽貴嘉靖庚申五月年七十

有八十月辛酉遂卒未足以紓繼參之孝思故請余銘銘曰邵子有言生于太平年長于太平年老于太平年考之上下更千萬年世有幾見茲壽年而終始于太平年者也後之人有不得與于茲年者必將有羨于斯年而益信吾言之足以永年也耶

初封刑部貴州司主事周君墓志銘

嘉靖甲申秋余以舉子侍先翰林于山東之霑化秋霖中夜夢聲收為昆曰癸丑科趙會元者履余頂占者百端後三年而余為刑部河南司主事題名其上則戴溧水趙公果夫焉弘治癸丑會元也嗣是本郡甲第每之嘉靖癸丑余撫山西之初里人周君季子鑑方發解舉進士鑑與余俱年十三四知名登第加余五歲閱歲授刑部山西司主事未替丁母李安人憂居三載繼聘余長女移刑之貴州司考最推恩父母妻故周君封刑部貴州司主事諒哉豫有徵乎辛酉鑑調兵部職方司主事尋晉職方員外郎協司郎中周君素善飲頗病胃壬戌之臘鑑正武庫郎中君疾劇庚午遂不起春秋六十有六鑑挽輓以春暮抵平涼卜秋殷附葬府城西南原之先兆而以幽室之志謂余余既通姻烏可辭銘銘曰厥先泮鄉是因發校翊韓再析為襄陵臣世乏而君

之大父允行以子亮來嗣為平涼人是生君字應元諱
尚仁娶于趙有子叔鐸仲鏡伯欽繼以李是生郎中凡
子四孫七人君夙業儒為其王子師輔之以仁值其構
關遭掠鉗與死鄰卒能守義不回解紛睦親余以為仁
克誠鬼神俾有人心者同歸於仁故令灼知人之剝膚
刺骨為可恤而無淩暴吾民融返回春靡號有受是之
謂篤生栽培宜子孫之振振諷誦垂紳推仁仁人而君
之弗為弗大伸也空同之東瞻欽岑而俯清鄰百祀詎
容泯也耶

封戶部主事李君配王安人合葬墓志銘

漆谷文集

卷之三

六

昇平幾二百年吏富文敝閭閻漸丘涇陽人太朴李君
廷相喟然憂之戒其子吏部主事世達曰今萬物墮於
百姓而百姓詘於群吏汝學古入官可不深念哉世達
以故丙辰對策切時利害亡凝頌得末第未調嘉靖戊
午閏月幾晦喪其母王安人又三年餘始受戶部司
主事甲子仲夏盈三載考最太朴君得封如子官母王
贈安人故事吏部用陝人常參兩至是久絕乃始調世
達文選而封君以臘之祀竈日卒於家距其生弘治己
酉享年七十六皆邁 聖世康年而所憂如此嗚乎昭
哉淵乎文選將以乙丑仲冬之望後卜合葬於所居莊

北之平洋令其弟某走狀告余曰君故元世家涇陽之
某里遠祖云諱鈞美後有諱繼先者繼先後有彥莫微
系承 國初登版者諱仲德仲德生大大生剛剛生二
子寬通寬生二子柰穀柰配王已酉中和節後三日生
封君君少質直力田樹藝少有積殖乃為商寧厚直以
取良物倍工力以售約已以利人故人不怨而已益饒
里人王某常以封君名貸官和糴銀事窮而銀已費將
鬻女毀產以償君反憫焉遂以所有穀數十石代償約
王曰徐歸我直與劉遜共商河間遜瘟雖所親皆忌避
君獨護視避者亦病君并護視卒共病亦弗悔曾夜獲
盜乃鄰人黃之輸官徭稅唯謹族人弗克者或代之償
王太安人亦同志相之卒生四子世遠世達嗣其業世
科廩食文學晚生世達以儁才登科甲守正不役時好
封君夫婦皆貴顯婦吳亦封安人諸孫方奕奕不克紀
云銘曰損者益善必祁百年之年各適居母寧日月其
徐徐

僉都御史荆川唐君墓志銘

荆川唐先生字應德諱順之高祖伯誠以上世居臨淮
伯誠遷常之武進生五子以仲子復舉進士為大理評
事 恩封評事復遷守平樂政績稱於世季弟衍先生

曾祖也亦以子貴貴封給事中貴即先生大父成化庚戌會魁擢戶科給事中以謹重重於鄉子瑄中鄉舉仕至永州知府配贈宜人任氏以正德丙寅生先生生而明毅嘉靖戊子南畿舉明詩高等明春試禮部第一人廷對第四人策蒙 御筆嘉獎 特恩前未有也改翰林庶吉士柄臣方忌諸吉士奏罷之而以主先生會試欲特留先生先生堅不可遂例授兵部武選主事冬臘余自刑部主事調武庫與先生朝夕講習先生能奕而余能酒淬勵省絕務求為學本原以修已而以其餘力適情六藝為經濟正務世好利達漠如也學本朱文公

梁本集

卷之五

八

七

聞 上更簡少保霍公首 宮寮東郭鄒先生今少師徐公為洗馬時春以編民拔為史校周御史諱缺者政清紀郎天下謂得人自是時春從諸先生請益日獲所未知蓋忘晝夜甫一載東郭遷南祭酒少師奔太夫人喪冬十月少保卒於位先生深念天下之重又以皆充講官故與念菴及余請以辛丑正 大朝會及 東宮朝禮欽蒙 御札下柄臣 朕三翰林臣請 朕及東宮臨朝之意甚好 朕久在於懷卿等以言度意諸柄臣繼其奏 留中二十六日乃皆免為民自是荆川先生之名重天下學徒及論薦者眾而忌者日深先生

梁本集

卷之五

九

七

太僕寺少卿胡總督奏進右通政叅軍事先生謀欲破賊海中使弗擾居民躬泛舟海波自江陰至於劉河渡自嘉興放洋至於鮫門風迅日行幾及千里群從驚眩嘔噎先生宴如也三月海多東南風寇乘風利掩掠岸上號曰春汛時環岸要害列兵將坐食於民然皆遊墮不習戰弗禦諸海寇得登岸散掠去乃攘取死掠之民賞以自利先生病之登舟泊崇明沙督舟師列岸下出私貨激稿諸將約曰能戰則吾有賞不能戰則吾有刀寇至見岸下舟師驚怖先生急督諸將捕斬之沉舟凡十三斬首百二十俘獲無算餘寇奔三沙會總督以總兵盧鏜之師來援先生使鏜討三沙而江北賊亦爲王師敗之姚家蕩餘寇奔廟灣四月晦先生師至淮安之駐馬避遠寇二舍五月朔進師新溝撫都指揮何本源軍齊楚將兵凡五阻廟灣河而軍先生所將亦五軍持火器及青州射手助之明午攻斬散寇四十六焚舟十三進攻賊巢弗克三沙寇亦拒命月望先生奔命還討三沙始二寇之敗諸將不能乘勝急繫旬日觀望二寇得伺間堅守先生知其非顧無如諸將辱何命四面分道並攻承以火器騎兵掩其關勇士別持火器焚寇舟分兵樁絕海路詰旦鼓之矢石炮火殷地寇中傷者衆

然皆設樓垣翳蔽反自垣穴中出火器擊王師且以北路遊掠之賊伏師傍林樾以俟釁先生別分兵逐捕頗斬獲戰至午寇度師氣漸衰并出突師青師却鋒及先生先生堅騎振旅徐令驍將劉顯爲先鋒當寇諸將來助之盧鏜以大軍軍中六月朔劉顯以銳師進攻寇閉壘不戰總督以遊擊王應岐之師五十土兵二千來會六日諸將恃衆進攻應岐先奔亡其贊畫師皆奔寇乘勝攻盧鏜先生麾兵發火器乃解度諸將益驕乃以十一日環甲先登設誘兵令劉顯嘗寇促兵將各傳餐並攻寇堅守望樓弗應顯及誘兵皆燬揚言兵餒矣先生下馬自操刀致寇去百步許二將懼扶歸明日再戰土兵傷卻勅陞通政嚴督兵將先生曰藉此以令諸軍可克也往太倉迎之諸將竟縱冠遁去廟灣師亦解先生甚憤嘔血然自此絕江少寇矣論功齊白金文綺因條上海寇機宜事具南奉使集中九月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淮陽表謝有曰被髮纓寇之救時先生疾日甚因便以示余余以庚申三月讀其書壯而悲之方任春坊時連榻深憂曰進不得見上退困於讒佞尸祿不去如天下萬世何盍請朝乎議既絀將別去又曰臣子受上知深矣去胡以報乃又相語曰不十年

北胡南倭必大作不得爲國醫願爲瘍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故先生竟力疾賑凶荒治戎伍四月朔舟巡泰州猶操筆散賑粟七千石訣諸將勉以忠義語妹登左某從孫一磨曰死國吾志也今得良死舟中足矣顧開居三十年未聞道念之介介飭衣履坐而卒胡總督以聞賜祭葬有司祠焉念菴及余皆以文哀之已詳故茲不復載文詩奏議凡若干及所編著左氏始末古文皆梓行配莊封孺人與先生同志攻苦淡生子鶴徵爲文學生女二長適某次適某先生常謂余子女無多亦自少累其勵志類如此是以臥不治牀褥行不備輿

漆木集

卷之三

三

蓋如獨行狷士及臨政治劇乃更彬彬云銘曰將不將而兵非兵余戰於北而先生南征逝者已矣而余衰皓尚生世又烏知其怒髮衝飈而指使振霆者耶嗚乎先生獨立卓行雖積匪崇大道弘濟衆甫倍榮望之未見行而未成疊疊罔憊道積厥躬有德無命有進無程身逝志存嗚乎先生

湖廣憲長傳君墓志銘

嗚乎余忍執筆銘吾彭原公哉公以弘治丙辰生於慶陽余以後公十三歲生於平涼古爲同郡公以正德己卯舉余以嘉靖壬午舉相繼以詩魁本鄉丙戌遂同舉

漆木集

卷之三

三

進士公爲行人司官京師蓋無朝不同者三年余先以言忤太宰汪公除名後公爲刑科給事輿論病太宰太宰遂肆黜言官故謫公消豐縣丞乙未丁封君憂此歲予哭先翰林遂同憂公以丁酉稍遷國子助教間一歲余爲編修其再起又相先後余再廢者又十年公乃以壬寅遷都水主事乙巳進戶部員外郎太宰熊公察廉稱其賢於朝遷兵部武庫武選郎中丙午丁太宜人憂已酉復爲禮部精膳郎中庚戌以久次陞山東按察司副使余亦三仕爲兵部職方司主事次歲王正乃僉公司事公一子中遂聘余仲女數拜先太孺人壬子同公爲副使冬末公遷山西叅政余以癸丑二月巡撫山西秋暮公遷湖廣冬甫及任遂去余亦以其時俟代甲寅春初抵家又同也辛酉春公以中來取女及拜先太孺人焉閱月而歸未幾而予哭先妣公爲祭文寄哀焉甲子閏月乃往慶陽報拜亦閱月而歸乙丑驚蟄日公年登七十三月八日余爲詩壽公遺長子守巖往拜十二日暮宿鎮原乃聞公以是戌無疾化去矣婿中乃以公墓石勒文來請嗚乎稽公與余交好之篤如此雖哀不能文其文安忍辭按公常言其先世仕元有號平章雖失世系然墳次具在去府南九十里故彭原縣之東

每祭必焚羊首可測其族類矣公號彭原不忘本也今公乃與配駱宜入葬府南十里蒲川右山之上焉彭原省入安化故爲安化之北管人高祖亨曾祖森皆隱田里大父得才選爲府史有才能仕至鉅鹿主簿父傑以公封給事母王封太宜人人生公公性安靜樂善嫉惡本於天性而發言必信故愛惜善類必明辨小人之所以中傷者又薦達之不少置沉浮三十年公論歸焉故蹶而復興其在工戶武庫出納唯謹絕侵耗武選少革抑曰彼先世以身殉國者也山西督糧值太同軍餉誦貴巡撫侯公奏請山西輸粟余欲與之公堅持

卷之三

卷之三

西

不可巡按御史深不樂余反病公余乃定以州縣近五百里者輸粟五百里之外輸銀蓋遠人饒田牧運納近易而銀難得平潞道遠業商賈而銀易致且邊軍兼得粟銀則食與用交足軍民俱利也故監司侯皆報可御史頗齟齬余置便門於臺側隙地以練兵蒞臺事則啓臺門而爲便門暇治兵即啓便門而爲臺門公偕內人拜先妣必由便門議者弗察也意其必由臺中門遂以兩端劾公太宰李公元輔嚴公方忌公與余故相次罷去猶以余虛名動人但聽調而已公未沒之先三日晝見絳衣使召置南嶽遂辭謝闔城人其日飲縣官拜所

奉神先祠畢闔門獨寢而終家素無所蓄終亦不及家事嗚乎生死之際大矣唯不徹于人僞者知之如公之所存可易能哉公初娶於駱次娶於黃娶連皆無子乃納側室王王生子中中以是年冬暮歸公於大宅中少俊能文而遭家貧艱苦其族兄守德實左右之女長適潼關指揮使孫某早寡而有子其志操可稱故少傳虞坡楊公以女妻之仲適遊擊將軍劉世貞亦哭公未幾而沒次適某咸早沒以中之才所遭如是必振勵攻苦以大其門余之望也銘曰天與之人奪之終必予之實爲善名爲惡終必無惡非耶是耶何四十年之久而一朝異耶文胡爲乎君子於存亡去就之際亦何易乎

卷之三

卷之三

五

從子墓志銘

嘉靖初元先翰林君教諭山東之霑化春三月時春歸平涼請舉府舉第一七月朔謁府憲傳北虜寇西郊遂登陴大雨如注寇不能支夜沿涇東北遁是月下弦兄時元嫂段氏生中子守正於山東之霑舍仲秋之杪時春陝西鄉舉第三人先君守正爲登科後命時春子之及冠爲娶劉氏字曰希文不樂文藝能射御與今都督任勇許經爲射朋勇以其嗣子繼勳娶守正長女再偕攻虜薄塞帳再獲虜首經總兵固原壬戌秋請爲募

客以銳士禦虜官橋堡先登斬虜首授小旗再冬防靖
虜黃河皆斬首奪所掠由是英果將士多樂與交先丙
辰陝西地大震饑官募出賑粟六百斛予四品軍職余
先已賑華亭民三百石遂得戶部劄付授平涼衛指揮
僉事既數有戰功甲子歲總兵郭江拔爲左哨把總乙
丑七月虜入延綏西路鎮靖堡之貳城害叅將焉郭總
兵以中軍往援亦被圍延綏總兵趙奇率諸將赴之皆
觀望不戰圍益急士謀夜潰守正以前左二軍奔擊虜
圍破之郭總兵得歸終不言其功冬復防河丙寅二月
始歸余及婦已歸女于任繼勳年衰倦謀留守正六月
太白晝見七月初守正辭余赴軍門余遂告軍門留之
皆不應郭總兵易爲右哨守塞瓦渣梁十月十日寇陷
塞垣總兵又以中軍當之虜衆大至中軍潰守正馳救
皆死之越旬日方得收殮又越月方歸子梁方及尹聘
武選郎中周君鑑長女幼子果聘固原衛指揮使王成
積之女餘幼女二人余方以仲冬丁亥營葬於祖塋之
右爲立宗焉嗚乎慟哉余衰憊勞瘁尚何言哉伐硯石
紀歲月以舒余哀使余獲完諸孫之嫁娶是天不廢汝
之忠烈也銘曰孰以驕陰抑正陽孰以貪懦摧兵強致
裔夷之潰防汝乃爲忠亡吾匪獨汝傷仰天而呼宇宙

茫茫

登州府知府呂君墓志銘

呂受氏唐虞書詩所稱述有今緒居陝之寧州爲學生
者諱英蚤與鄉薦爲深州判官生子昇嗣爲學生早世
生九川公諱經舉進士爲禮科給事中 贈父如其官
封母王太孺人妻高 封孺人弘治癸亥孟夏二十六
日生君名顯字幼誠九川公轉吏科都給事以君與從
兄諱顥號定原先生者從涇野呂先生學爲高弟子定
原正德己卯陝西發解君同科試不舉嘉靖初定君甫
冠與余偕請舉試爲兩府冠仲秋省舉君第七人相得
甚驩所過驛必給駿馬爭馳咸陽而西父老故欲觀之
以誇子弟下馬又弔古朗吟君揮翰勁逸吐辭迅美余
嘆復焉至戊戌方舉二甲進士才氣老成諸老器重諸
解邊儲固原以便道省九川公於漢州初九川公以副
都御史謫戍漢君得過余今廬題曰萬峰精舍會 詔
釋戍復京官之無罪失秩者君因奉父還家侍養踰年
君授刑部司主事余復 召爲史校作長歌以紀之刑
部諸司唯君所處煩劇君諳練明達政學兼舉時已有
忌之者會秋 簡命江北決囚 內庭字號謬誤辛丑
春竣事還掖垣不敢劾中使乃請罪君等各外遷君得

通判河南職捕盜盜息民安甲辰奔九川公喪與諸生立祠以受其神時春又罷史官歸為作記丁未起復衛輝府通判初定原先守衛有惠政作景武堂君繼之又宜其民故多所咏播戊申春擢廬州府同知先後佐郡皆有治聲撫按交薦己酉陞南刑部山西司郎中持法益精而定原尹應天時論榮之冬擢襄陽府知府繁劇甲江北君方略素定隨機皆辦秋漢水大溢堤破及城多圯君以身當之悉眾守捍為文告天水漸平而境內已多被災君大出帑藏以賑恤收葬又振作生徒不計所費郡人雖稱咏而謗議始騰尋分修太和山受

凌谷文集

卷之十

實甲寅移登州府知府治視裏加慎密乙卯與監鄉試號得人是冬謝歸偕定原諸弟鄉之耆宿引誘後進恤孤助困教其孤甥孫信如子登鄉舉時時以田野閑適視余之獨居無侶蓋裕裕焉丙寅秋八月十九日卒於所居年六十四配戶部員外周君達之女生女而無子側室三人氏生二子勸勸俱太學生諸孫及女孫將彭彭焉不可殫紀信乃為狀勸自來乞銘值余方營兄子葬重哭良朋追感今昔胡能已銘曰父訓師承兄弟登庸卓冠州里惠於友朋宜爾子孫仍仍繩繩生也為誦述也為銘

貢士孟君墓志銘

平涼被邊俗罕誦讀士之以學行登甲科者蓋鮮余於正德嘉靖間先與林都憲高張二僉憲姚孫二太守接踵晚得周子明孟與時同游而張公徙居紫閣峰下眉壽康強三子皆發科余欲從之而未能也每自慶其所遭之幸焉孟子名學易嘉靖季科進士其父紹先字子孝少余六歲世靈臺之邵寨人父聰母安氏正德乙亥仲夏之下弦生紹先從父景春以宦者事王府乃携紹先遊府庠鳳泉王公拔萃陟廩生入書院受業然子孝善飲酒不屑世故娶張氏生子學易學書學詩學禮側

凌谷文集

卷之十

室子二人凡六子而學易醇敏通經史遂登進士子孝亦貢南宮同對大庭人以為榮進士任成都推官子孝應鄉俗弗往成都善酒余方幸之而子孝竟以隆慶建元四月之八日卒於家可謂達矣如余垂耆年方節飲諷誦僕僕與諸生角勸豈不陋哉冬暮進士方卜葬於城西南山之先壠以鄉進士曹繼參狀來余硯峽之居乞為銘余方欲效子孝以還造化之真而病未能也欣然銘曰子其知夫飲之樂乎晉阮氏陶淵明以之生三嵎弗如之乃以忠遘凶硯峽老人方思陶陶遂遂相忘於無何有之鄉如子孝之一枕黃梁而未能將何以

希太古之淳風而世之安危理亂咸不屑於中耶樂為
孝銘將以銘吾終

浚先生集卷之十三終

別本浚谷集十七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趙時春撰此本凡詩二卷賦及雜文十五卷有
其甥周鑒序明史藝文志載時春集作十七卷即
據此本也

雲崗選稿二十卷(一)

〔明〕龔用卿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龔燿刻本

大司成雲岡龔先生略集叙

先生之文若詩前刻備矣斯其略集也今
嗣光祿彥升君屬余弁諸首顧余何足以
知先生然先生為余夙所欽慕者不可以
無言也今脩詞家之持論文必西京詩必
盛唐以為是固然耳余謂大造菁莪必有
所寄而宣詩其聲而文其象也偏倚則易
兼統為難摹古則易獨匠為難神而明之
天牧
擬議而變化之故足術矣豈必柱下漆園
鄭圃龍門令之為文而岑劉錢孟青蓮少
陵之為詩也蓋詞章之體與時推移自元
距先秦千有餘載其間作者代殊人人殊
言言殊致無慮數百家然各以所得者自
鳴不相沿襲歷歷有操弓命的者似難以
執一論也我

明人文丕振蜚聲於館閣者蟬聯踵接何可

勝數乃先生尤為館閣中白眉大都詩步
驟杜陵亦間作選語文出入昌黎亦間作
漢語清真渾成爾雅典則於古哲匠率師
意而不師迹意興所就主于必達雖阪走
丸水赴壑驚鳥舉而風偪要未足以為喻
者蘇子瞻云吾之文行其所當行止乎其
不得不止也先生有焉杰於先生為後進
於彦升君為密姻母能為役敬述其所自

六敘

一

江甫

得者如是若先生魁省試為國士首魁

大廷為天下士官木天侍

講幄典京闈教胄子奉使朝鮮著作之富殆

遍夷夏則彼都人士彙能言之且備于王

參藩洪臬副二公之章矣奚容贅焉

萬曆癸卯孟冬朔旦

賜同進士出身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奉

勅總督倉場前兩京刑部左右侍郎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南贛汀韶惠
潮郴桂等處地方行人司行人充琉球國
使

欽賜一品服眷晚生謝杰頓首謹



六敘

三

雲岡選稿目錄

卷之一

賦

登太平樓賦有引

詞

桃源憶故人送吳龍津參議江西

憶秦娥遊夏家莊

武陵春送袁南江之松滋

南鄉子早秋憶故園

合錄

一剪梅季夏坐中庭

少年遊憶舊遊諸友

春滿皇州賞盆荷

柳梢青寄友人

畫堂春送華鴻山侍讀歸省

鳳凰閣詠雪

醉蓬萊壽羅韋庵九表

越溪春題贈林東泉園池

水調歌頭瑤芳亭賞蓮

御街行七月十五夜對月

沉醉東風闕中春景

感皇恩送尹侯考績

玉堂春送王別駕之溫州

拂霓裳林以潛宅賞牡丹

醉太平郊行

春光好二月山亭卽事

醉紅粧尹叅戎招飲神光寺

雨中花春雨中觀罌粟海棠盛開

合錄

更漏子賤生偶題憶舊遊

洞天春九月三日燕集見閃電

秋蕊香詠菊

太常引九月望日登東城樓

詩

四言古體

嘉山嶺下怪石蹲立於傍無數作維石

東山歸隱也

五言古體

題吳大尹湖山卷

秋思

聞東南大旱有感

送徐子升太史遠謫

齋宿

碧雲寺

早朝

遊山

送陳需齋給事高東王大行使琉球

目錄

三

送林郎中督賦江南

挽雷處士次林小泉司空韻

五曲謁紫陽精舍

鐵山郡車輦館蟠松

題趙考功雪屏圖

徐錦衣東園燈夕宴集分得月字

感遇雜興六首

西園同蔡太常王光祿歐通政賞紅梅

分得草字

題湖峯鄭元卿氏携大學士夏桂洲所

書宿鄭家坊手卷二首

次張半洲司馬中秋對月韻二首

水晶宮觀珍珠簾

麥斜巖

上何嶺

祝九山員外招遊怡薰樓晚步至烏石

山新庵得翠字

夏日飲九山怡薰樓

目錄

四

飲林二山中丞雞峯山堂

送張希周赴選

將至溫陵道中

登穀城山

春日田家雜興七首

春洲夜泊

江夜

題黃子入太學卷

讀陶詩偶作

夏日閱華鴻山巖居稿有懷江少峯用

鴻山原韻

卷之二

詩

六言古體

遊西湖歸途登五塔寺

謁箕子墓

七言古體

題余太僕雙嶼卷

目錄

五

詩

題張伯操舍人雙壽卷

題梅主事居庸關圖

送許士永郎中使浙

題貞節卷

嘉靖甲午閏二月二十一日夜雷火萬

歲寺塔走筆爲雷火浮屠行

憶昔行贈林懷忠典膳

子陵臺

題洪西淙居然亭

桃源圖爲袁郡伯賦

用唐人月洲歌韻送葉郎中歸浙東

武城

樹稼歌有引

前屯衛觀楊總戎校獵

題馬總戎畫

過青石嶺

郭山孝女

觀獵

目錄

六

道中古松

觀捕魚

朝鮮國王設宴于慶會樓作小歌以申

謝意

贈林惟大

題五虎出山圖

題畫

題史駝村侍御畫

題苦節卷

送王國楨王政之金陵

卷之三

詩

七言古體

仰宸樓歌贈大學士張公

陽峯歌贈大學士張公

送林榕江儀制北上

寄壽下鶴臯

秋雨歎二首

目錄

贈陶雪堂都運之子

別汪西潭憲副

李克齋吳默泉二大叅招飲澄心堂

智泉

送余畫士

贈喻晴江方伯捧表北上

戲題贈人

題蘭畹卷

贈丁戌山人遠遊

題所翁畫龍

辭榮歌贈王青羅

山茶歌有引

五言絕句

早秋

古意

朝天宮賞牡丹

寄題道山陳氏水亭

夜坐

目錄

水吉夜泊

和河上醒歌六首有引

題林榕江畫冊

湖亭晚眺

車輦道上松

箕子墓

箕子祠

發開城道中

太平樓次唐先生韻二首

過劔水

先月亭

一覽亭

秦王島

姜女墳

龍泉寺待吳龍津給事不至

題廖添濱太守卷二首

中湖夜泊

壽溪對月

二首錄

九

姜篆江都運贈辛萊川酒六首

六言絕句

崇安道中三首

過安州雲巖院

金郊道中二首

重陽後遊鼓山六首

陪張半洲遊鼓山堂前韻六首

卷之四

詩

七言絕句

遠在

長信宮

送方體道御史之南畿四首

湖堤

送胡慎齋太守入覲二首

和河上醉歌二首有引

藩幕諸君招飲鼇峯勝觀亭

宿劔浦城外

二首錄

一

登天遊觀

西湖曲七首

滄洲道中

候駕謁陵三首

迎駕三首

送馬蘭谷參將

送臨川王尉

夜宿榆關見月

榆關雜詠四首

題北鎮廟

題任西溪都憲畫

贈馬總戎

山下觀獵

初見杜鵑花

宿牛峯縣興義館

開城太平館四首

將發碧蹄阻雨

高麗故宮二首

目錄

十一

重過龍泉館

登浮碧樓

望海寺

題廖漆濱卷二首

送曾東村之僊居

題牡丹四首

代人題壽意

送王文昭司訓袁州

夾溝驛待張龍湖不至二首

內乾運殿

挽常州陳進士

送呂希武知道州

送人宰邑

送鄭子尹河源

次顧東橋息園新營雜興十首

和夏桂洲少師見寄西苑應

制紀勝諸詠十八首

和桂洲白鷗園諸詠五首

目錄

十二

金陵雜詠四首

渡江訪陳虛窓中丞六首

村居雜詠三首

一峯樓

春日山亭偶作

池館二首

越王臺覽古

十四門橋

溪源宮

再渡義谿訪陳虛窓二首

平臺次張半洲韻二首

秋日同祝九山登烏石山次韻三首

首夏聚景亭獨坐二首

秋日飲半洲城池汎舟六塘二首

仲夏山亭漫成

秋日過倪維朱池亭小酌二首

夏日山亭觀穫

越山北樓乘涼

齊錄

圭

瑤芳亭觀打魚二首

碧練亭觀種田二首

秋日山亭對雨三首

秋日山亭野酌

卷之五

詩

七言絕句

春日同鄭東溟少司寇遊鼓山

舟過方山

入才浦

晚過楊蘭石少叅濯錦亭待月三首

塔湖看網魚二首

口號代東問人乞花

村居對月二首

獨步庭中偶成

送詹士舍

林小山留飲小林園五首

謝活水侍御招飲木山莊二首

齊錄

古

倪維熙招飲東莊

李百竹家賞盆桂二首

張半洲宅夜坐叙懷三首

春日泛舟釣龍江至西禪二首

二月舟行義谿紀興三首

七月六日飲半洲城隅園池

夜宿裴公洞

過洛陽橋

木蘭陂題李長者卷二首

次陳培竹謁葡萄韻

立秋後過新庵

見倭寇所燒海船

謁閩越王祠

讀郭景純遷州記

四月七日平臺月下聽滇人吹簫

五月四日汎舟臺江

十二日再汎臺江

臺江舟中對月

目錄

五

渡江至水西

林旗峯太守江門發舟

過陽崎江

觀塑像戲題

林小江郡丞招飲新莊二首

南樓觀武閫馬射

飲陳雙山一笑亭

携榼貢院與黃少村少司空對酌

登烏石山偶成二首

雨中登貢院凌雲臺

萬安橋獨步

訪倪維熙留酌

五言律

瓊林宴

上表謝恩宿於禮部

冬至朝陵

虞惟明侍御招遊通惠河

錦衣鄭蘭齋席上偶成

目錄

十六

送人作教領南

宿圓照寺

過古城園

登望湖亭二首

題謝同年桐城歸興卷

送廖通判之河南

太湖泉

關室

西禪訪林茂貞

遊鼓山上院

宿上院

山亭晚憇

久雨

題扇面山水

遊華嚴寺二首

過大橫驛

葉坊

同倪維熙飲釣臺

目錄

七

黃

張氏藕華居

謝溝舟中見月

玉田道中

豐潤院中和張道長韻

灤河望孤竹祠

永平公署

將至北平道中

良策館阻雨

上巳登洞仙山亭

長湍府招賢院

重渡臨津江

重過生陽館

香巖寺

寧遠湯泉

張灣道中

送鄭署永節推太平府

送人宰邑于楚

送陳實判泗州

目錄

八

黃

東江僉憲于順

送楊丞之新城

題永安莊卷

壽龐錦衣竹坡偕其室人七表

送殷良器領南太常簿

隆福寺訪何春元

茅山喜客泉

藩臬諸君會宴于洪氏莊

晚度慈雲嶺值雷雨

柳州亭

淨慈寺

重過藕華居用舊韻

晚入浙江驛

過桐江

再遊鼓山

九日張半洲招遊烏石山

鐘聲

早春登臨漪草閣

不齊錄

夜宿江亭

十一月十四日見梅花

贈毛珵相士

題明曜山房

送郭一崖給事使琉球還朝無東亭槐

亭大行

卷之六

詩

七言律

奉天殿放榜

奉和羅峯閣老敬一亭成之作

山陵道中

慶成宴次贊善林方齋韻二首

虞惟明侍御座中見永塔七級玲瓏

贈司成林方齋之南畿

寄謝張二友

碧雲寺

送戴給事乃岳冠帶榮歸

不齊錄

戲贈都下孫彥明

送大宗伯紫巖劉公之南京

送少宗伯張公使郢

送同年李子知雲南

登貢院凌雲臺

送張犀浦方伯之滇南

同方筆山侍御林榕江儀部遊鼓山次

筆山韻

次榕江韻

夏日集白湖鄭氏山堂

雨中同榕江訪二如內弟次榕江韻

秋日同高文溪侍御飲張希周山光堂

藩幕諸君招飲鼇峯勝觀亭

水口

王僉憲招遊開元寺

建溪

遊虎丘

曹戶部招遊大石山

目錄

主

黃

渡江望金焦二山

瓊花觀

別山寺次韻

次角山詠玉田韻

永平道中望諸山積雪

任西溪諸公招遊北鎮廟

遊華表觀

史道長會苑馬太僕副總兵設宴於都

司堂席上有作

頭關站

渡鴨綠江

納清亭

嘉山嶺

將發安興館遇雨漫成

登練光亭

渡大定江

風月樓

登快哉亭

目錄

主

宿大同館

中和郡生陽館次王公韻

登黃州齊安館廣遠樓

午憇鳳山郡劔水館

次金太僕韻

平山府金巖館讀壁間諸作

謁宣聖廟示諸生

贈朝鮮國王

出漢城戲作迴文體

登百祥樓次陳給事韻

重過林畔館見水田

駱駝洞

劉永平招飲鳴遠樓

挽丘棟塘侍御

黃汝行家賞盆蓮

雨過段子仁留酌

次李序庵閣老九日遊邵園韻

和張宗伯宴朝鮮使臣韻二首

目錄

十一

送沈章山之任

和許松臯太宰宮寮燕集

元夕張宗伯宅燕集

送中丞魏淺齋巡撫河南

送洪國華主事之南畿

盆荷次胡府丞韻

贈人

江浦公署次李涪涯尚書壁間韻

詠張甬川家盆蓮

遊東園次許龍石韻

貢院衡鑑堂餞別陸晉川道長

除夜次張陽峯宗伯來韻

元旦次張陽峯來韻

登燕子磯三首

趙錦永宅觀燈

國學齋居

雲夜張水南見過

壽祠部王三接乃翁

目錄

十四

賜告歸至常山喜述

遊平遠臺次許東川太守韻

飲張希周宅次林榕江韻二首

卷之七

詩

七言律

飲高文溪靈山亭

次許東川春日山居紀興韻

遊鼓山用江少峯會憲韻

九日張半洲招遊烏石山

次半洲遊烏石山韻

擬元日早朝應制

謁九鯉仙宮

上仙遊嶺

鯉湖觀瀑

上洞燕集次王遵巖大叅韻

宿迎仙館次壁間韻

題甫南山寺

目錄

五

木

贈田都閭北上

遊鼓山次姜篆江來韻

次張半洲韻

元夕張半洲家觀燈次姜篆江韻

姜篆江招飲市舶府三友臺

元日次王岱麓憲長韻

平臺燕集次祝與峯韻

九日登鼓山絕頂

岑談二方伯舉同年會于平遠臺即席

有作

瑤芳亭小集次張半洲贈韻二首

題張半洲瓊園樓

贈林中表

瑤芳亭秋坐閱邸報

春日山亭即事東張半洲鄭東溟二首

次張半洲贈大司馬唐漁石韻時半洲

有總督三邊之報因以贈之

次祝與峯元日寫懷

目錄

五

黃

次林次崖大理見贈韻

贈林次崖

贈錦衣李千戶

三月郊行夜歸見螢

次林小江會同年韻二首

送周苒厓大叅北上

送魏參軍之白下

壽林小江七袞

初夏郊行即事

贈朱貢元

送楊雲衢憲副之河南

五言排律

贈林方齋司成之南畿

壽毛礪庵閣老

登百祥樓

留別任西溪中丞

送楊順齋太守之重慶

送信宜尹白子

目錄

吊瀨原為少司寇郭茂齋賦

吊洋門 同上

贈王雲竹侍御北上

送王十山北上

寄壽少司空范衢村

題方平洲節推園亭

別趙龍巖憲長

七言排律

太平館次張給事韻兼答沈判書來意

神樂觀同張龍湖王前峯賞芍藥

送李同川侍御還朝

卷之八

奏疏

奉使復命題知疏

題遼東邊務疏

薛文清公從祀議

卷之九

記

目錄

政和范氏祠堂記

一經堂記

雙峯書舍記

建陽縣重建儒學記

富陽縣重修儒學記

重修閩清縣治記

及第樓記

翠屏山記

東遊記

後樂堂記

泊頭鎮新立董子書院記

寶文書院記

松溪縣改建儒學記

金紫山房記

卷之十

序

贈倪汝公尹永嘉序

送王懋中尹蕪湖序

目錄

送林汝兩主事之九江序

无

壽陳少尹序

送廉州方推官序

二峯序

送鄭世揚尹湯溪序

壽李母饒孺人八表序

壽大司空西峯趙公七表序

壽聞人母王太孺人序

卷之十一

序

南山紀樂序

送中丞梁岡戴公總理河道序

送廣東僉憲橫山陳君序

送許士成尹崇德序

壽鄺南塘七表序

送都御史林石崖序

壽方母黃宜人七表序

送胡審理序

目錄

贈曹際卿節推之徽州序

三十

送中都留守陳君序

送南京國子祭酒方齋林公序

送丘經歷序

送陳仲遲教授岳州序

送戶部郎中東溪陳君守湖州序

崔侯治水政蹟序

卷之十二

序

送復所何公擢湖廣左方伯序
送左方伯兩洲王公之東廣序
送敎授劉汝礪尹上高序
贈陳舜禎序
送中丞虞山陳公致政序
壽林碧潭翁序
送郡守慎齋胡公考績序
送屠東洲方伯入覲序
送郡守慎齋胡公入覲序
目錄
送大行東王高君奉使還朝序
岷峨志序
平蠻偉績序
朝天日錄序
遼東志序
送河南叅政馮君序
壽顧封君七十序
卷之十三
序

送南京大理寺丞集齋丘君序
壽太醫院使吳公序
雙壽序
送龍津吳君叅議江西序
恩封具慶圖序
送曹際卿叅政廣西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應天舉人序齒錄序
送侍御鏡峯陶君還朝序
目錄
送謝子佩通判漢中序
送侍御晉川陸君擢守思明序
送小洛何君僉憲廣東序
送王石岡先生撫治鄖陽序
義谿集序
送左方伯竹墟屠公入覲序
送憲副婁江秦公入覲序
卷之十四
序

贈朱教授考績序

送楓潭萬公任貴州大叅序

送月川夏公任廣西大叅序

賀中丞竹墟屠公巡撫湖廣序

贈劉西岑別駕考績序

刻通志二十略序

送李克齋廉憲之東廣序

壽封給事林公暨配監安人序

送方伯克齋李公入賀歸省序

目錄

送中丞安峰劉公巡撫山東序

福建運司志序

送學憲鎮山朱公晉四川大叅序

贈張別駕致政序

贈西泉楊公晉藩司右轄序

龍城余氏族譜序

重脩延平府志序

送漳州太守曹侯入覲序

送左方伯東潭蕭公致政序

福建市舶提舉司志序

贈臨江別駕何君還任序

卷之十五

誌銘

肅州衛知事楊君墓誌銘

道州知州洪公墓誌銘

封孺人程氏墓誌銘

甌寧陳翁墓誌銘

孺人何氏墓誌銘

目錄

慶遠府同知葉公墓誌銘

沈母許孺人墓誌銘

山東右叅議如齋高公墓誌銘

漁隱章翁暨配沈孺人墓誌銘

叙州府知府峯西鄭公墓誌銘

卷之十六

誌銘

安吉王府教授矩齋陳先生墓誌銘

贈安人白母吳氏墓誌銘

處士丘君墓誌銘

先室恭人林氏墓誌銘

封戶部員外郎恒齋祝公配嚴宜人合

墓誌銘

雲南按察副使雲川舒君墓誌銘

封吏部郎中翠屏李公墓誌銘

吉安府通判楓山楊君墓誌銘

孫母姚孺人墓誌銘

封宜人彭母常氏墓誌銘

墓誌銘

墓誌銘

卷之十七

碑

前高淳尹伍公去思碑

漂水謝侯去思碑

都御史笑齋龔公平寇碑

汀郡守石帆楊侯生祠碑

世德貽休碑銘

南京太僕寺卿支湖胡公神道碑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贈少保謚康懿小

泉林公神道碑

封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副使前睢寧尹

默齋游公墓道碑

武略將軍前錦衣副千戶胡君墓碑

卷之十八

墓表

贈大理評事五峯張公墓表

城南王祀丞墓地表

南京工部右侍郎衢村范公墓表

墓表

墓表

處士白雲孫君墓表

贈承德郎吏部主事正庵王公暨配顏

安人墓表

祭文

祭大學士序庵李公文代閣下作

祭郭方岩主事文

祭馬恒齋都督文

祭封洗馬歐陽公文

祭霍渭厓尚書文

祭林榕江通叅文
祭太醫院使吳陽谷文
祭陳蘭汀都憲文
祭王東潮別駕文
祭母舅配楊太孺人文
祭鄭平川太守文
卷之十九
贊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陽峯張公像
贊有引
高王夫瓊林宴歸圖贊
無錫鄒都事贊
說
吳子慶字說
柯二子字說
題跋
題王鼎文郎中三陟永懷卷
題張心齋閉關三疏

題沈氏家藏卷
題武功紀異錄
題春龍出蟄圖
題錢員外九龍圖
題介庵信後錄
題忠訓堂集
題類博稿
題宋史新編
題重刻巖居稿
跋宋三賢遺墨
跋榮壽錄
卷之二十
雜著
閣試周禮十二荒政解
閣試擇文論
閣試遜志箴
閣試時敏箴
鄉試策問二題

白鵲頌有序

鵲異紀

原諫

會錄

三

雲岡選稿目錄畢

雲岡選稿卷之一

賦

登太平樓賦

樓在太平館內予至王都登而樂之援
筆賦此聊以寓登臨之感時嘉靖丁酉
三月既望也

承 后皇之嘉命兮持使節於東藩朝翱翔於
國門兮夕問道而脂轅羗日征而月邁兮邈鴻
鵠之騰騫采民風以從事兮豈賢勞之足言矧

卷之一

前

天心之悅豫兮錫 一人之大慶合四海而同
歡兮戴元良之繼 聖 帝度廓其有容兮羅
萬方以無外謂朝鮮之秉則兮沛 鴻恩之汪
濊予乃攬皇華於原隰兮駕四牡之駢駢遵大
路以逍遙兮循周道之倭遲涉山海之長途兮
重門屹乎崇關指扶餘以振轡兮超俗慮於塵
寰忽時序之流易兮歷冬春以循環望長安於
日下兮瞻甌越於雲間晨就車以載馳兮悵每
懷之靡及暮憇息於長陂兮懷西園之雅集渡

三韓之涓水兮式箕子之故墟眺開城之巨鎮
兮訪高麗之舊廬乃三月之既望兮遂至止於
國都過崇禮之城堞兮突館舍於西隅敞翼軍
其層構兮煥傑棟之峻嶒揭厥名曰太平兮予
乘暇乎一登縱吾目之所如今非流連于光景
將咨詢其土風兮獨旁搜而逸騁爾乃陽春之
肇和兮煙光四望而交侵山川盤遶而凝結兮
奔泉引帶乎脩林草木蓊鬱而蒼翠兮擁空中
之樓閣居甍連棟如魚鱗兮控廣陸於巖壑極

卷之一

二

詩

浦渺渺以清流兮曲沮掩映乎崇丘百雉隱隱
如彈丸兮郊原蒼莽于荒陬俯漢江之煙艇兮
泛古渡之楊花駕石梁而濟川兮度深谷之飛
霞忽聞黃鳥之交鳴兮暖風拂面而時來麗雲
氣於丹青兮山花馥馥以齊開吾固知非予土
兮情實惓惓而懷歸也紆皇覽以廣異見兮景
蓋心會而莫予違也予幼好此奇服兮將役志
於四荒厭卑棲之薄落兮振寥廓於康莊紉蕙
蔭以爲佩兮采杜若於芳洲畦留夷與揭車兮

擬岸芷以夷猶間申椒於菌桂兮諒予心之所
喜扈江離與芳荃兮直脩姱以爲美駕玉虬而
乘彩鸞兮蹇神遊於縣圃驂赤螭以麾蛟龍兮
謁飛仙於瓊宇飲予馬於咸池兮總六轡於扶
桑使望舒以先驅兮令灑塵而降霜乘清風飄
玄雲兮叩帝閭以延佇儼衆仙而來迓兮致微
詞於下女坐予於洞虛之府兮開玉液於瓊筵
陳雅樂而奏雲和兮集蓬島之群仙倏會合其
未幾兮遽長揖以迴還予之志在玄覽兮繫簡

卷之一

三

黃

書之所畏固周旋以廣諏兮跼陳詞以爲貴歷
東遊之亭館兮靡不愛其高爽惟慶會與百祥
兮酌流霞以深賞步迎薰以浩歌兮對浮碧而
月上詠漢廣於中洲兮操桂棹乎安流雜居民
與士女兮隨波濤以去留彼張騫之乘槎兮或
恍惚而難定訪君平之問卜兮疇能指牛女以
爲證豈若予之生逢盛世兮達大觀於海疆回
將秣予馬於閭風兮歸息於白玉之堂揖讓於
華胥之庭兮羅廣樂乎未央日趨走於紫雲兮

殿兮近 天子之清光誦都俞而稽首兮偕穆
高以徜徉亂曰天下有道荒服安兮車書大同
民風觀兮遠遊信樂非以嘯傲兮言返初服聊
從吾所好兮

詞

桃源憶故人送吳龍津叅議江西

昔年捧詔朝鮮路萬里並驅朱轡馬上海山煙
霧風夜行多露 故人別我江西去徽省月明
秋署欲贈臨岐無語廬阜雲飛處

卷之二

四

憶秦娥遊夏家莊

步紅塵鬧花深處逢行人逢行人相將繫馬楊
柳溪濱 牡丹亭畔鋪華茵朱門半掩菱歌新
菱歌新畫船簫鼓游泳青蘋

武陵春送袁南江之松滋

舟下荆門江漢遠縣宇傍山隈候問郎官日幾
迴野店早梅開 青草湖連雲夢澤月照楚王
臺雁影衡陽陣陣來漁火逐波洄

南鄉子早秋憶故園

金井碧梧凋絡緯殘早露飄草閣捲簾舒望
眼迢迢人在高堂數斗杓 遠浦接江潮茅屋
門前繫小船萬里碧空涼似水遙遙明月蘆花
過石橋

一剪梅季夏坐中庭

簾幙重重隔小園煙滿前村雨滿前村庭院深
深早閉門燈也黃昏月也黃昏 何處砧聲徹
帝閣悶到無言靜到無言一曲檀郎對玉尊巧
語溫存細語溫存

卷之二

五

少年遊憶舊遊諸友

芭蕉亭畔霏微春雨摘葉寫新詩薔薇架上含
香宿蝶拾翠月來遲 芳園緩步迴廊曲檻垂
釣坐清池細酌沉吟一雙黃鳥飛上綠楊枝

春滿皇州賞盆荷

粉紅數朶染朝霞輕盈綠映窓紗瓊珠碎雨斜
深深庭院細細蕪葭隔牆池館是誰家 小窓
簾外看開花嬌姿欲語羞遮清漪露綠芽身留
京國人在天涯高歌一曲數歸鴉

柳梢青寄友人

天涯行客南征正值青春華陌流水御溝垂楊
繫馬小樓煙夕 晴窓忽憶髫年看光陰如駒
過隙前比暮雲湖南春樹感懷今昔

畫堂春送華鴻山侍讀歸省

玉堂詞客戀親情九重恩許歸寧天倫樂事勝
浮名畫錦光榮 日暖河橋冰泮帆開楊柳煙
晴東風遙送錫山青彩袖花明

鳳凰閣詠雪

忽同雲密布天花亂落回風旋舞入簾幕只見
巢林歸鳥古樹寒雀粧點似瓊瑤城郭 晴光
入戶色與朝衣相礪孤裘未煖錦衾薄鎮日裏
鎖玄陰飛灑九天樓閣

醉蓬萊壽羅韋庵九袞

望越山萬疊閩海初潮溪流清淺城郭風煙車
馬盈芳甸石鼓峯前越王臺畔畫棟張高宴鶴
背笙簫慢亭絃管歌聲雲轉 紅袖筵開錦屏
春暖南極光中老人星見綠髮烏紗炯雙眸煒

榮掣電人生百歲有幾心事隨鶯燕蘭桂爭榮
田園真樂三公何羨

越溪春題贈林東泉園池

新卜林塘成小隱亭館傍城開清簾踈簾留客
醉閒展局鶴夢驚回青草春池白雲脩竹潦倒
餘盃 懸車早賦歸來別墅倚山隈雕鞍綺轂
時相過柴門日印蒼苔笑看浮生底事此間何
異蓬萊

水調歌頭瑤芳亭賞蓮

愛此畫橋小宛在水中央闌干十二縈遶景物
似瀟湘僻地林塘如練心賞濂溪雅興盈沼有
奇芳涼風送微雨倚檻薦清香 眼兒媚嬌欲
語任徜徉名花萬種誰似此品擅名場人喜通
明正直花喜嬋娟鮮潔情意本相將願取年年
樂花下醉壺觴

御街行七月十五夜對月

碧天如洗冰輪冷玉露飄金井夜深蕭散遶階
行涼浸滿庭秋影萬籟無聲一塵不到人在清

虛境 銀床坐愛良宵永露下瑤堦靜清光萬
里共嬋娟此夜年年佳景舉盃邀月婆娑起舞
鬢亂何須整

沉醉東風閣中春景

沉醉東風開小桃步屨園林如綺萬戶千門華
燈寶幃處處笙歌起遊蓋飄雲飛埃結霧隊隊
尋芳年少子良宵美景看扶歸真箇是太平市
里一歌管樓臺七貴豪翠苑遊車如水問柳尋
花村醪社鼓巷陌春光裏俊俏成群風流結陣

卷之一

八

樂事韶華紛眼底浮生令節勿蹉跎不枉了青
春紅紫

感皇恩送尹侯考績

上苑看花簇錦袍分符輝列宿五雲高化行炎
海息波濤絃歌起文風播動時髦清識鑑秋
毫羔羊被南國詠清操春風遲日送旌旄長安
去程功課最天曹

玉堂春送王別駕之溫州

東甌佳麗四月清和天氣碧海晴川遠樹颺輕

煙綠水平田靄霧飄青蓋翠柳低垂掣玉鞭
黃閣經綸未遠流風憶昔賢才雋芳年佐政黃
堂上佇見清名繼一錢

拂霓裳林以濬宅賞牡丹

向林園花邊立馬駐瓊軒春晝永東君粧點映
霞文朱絃調翠管寶曆展湘裙對爐薰捲朱簾
煙霧正繽紛艷陽天氣驅睡思役詩魂邀伴
侶尋花問柳倒芳尊霓裳翻羽袖霞珮拂春雲
倚斜照更堪憐傾國吐奇芬

卷之二

九

黃綬

醉太平郊行

扶藜踏沙穿籬傍花松陰一曲琵琶聽池塘開
蛙綠揚水涯晴空晚霞竹叢小逕田家看斜
陽背鴉

春光好二月山亭即事

新柳展早梅芳萬花香牆外鞦韆近海棠逞紅
粧乳燕流鶯雙語遊蜂浪蝶爭狂笑語花間
紅粉隊好風光

醉紅粧尹叅戎招飲神光寺

神光古寺近城壕步丹梯石壁高千崖秋色樹
聲號芳杜若遍江阜將軍十載練兵勞駕樓
櫓涉波濤看取凌煙圖畫日經百戰息征袍

雨中花春雨中觀罌粟海棠盛開

乍入園林開錦繡誰織就鮫綃朱綬恍身際龍
宮天孫機巧萬朵拖紅溜柔弱不勝珠翠族
着雨嫩臙脂深透看倚遍闌干低垂簾幙正是
陽和候

更漏子賤生偶題憶舊遊

卷二

十

黃說

畫堂春雙闕曙曉漏玉河清署金羽蓋御爐香
紅雲捧玉皇仙人掌黃金榜曾侍龍鱗殿上
早結局賦歸來移舟傍釣臺

洞天春九月三日燕集見閃電

秋深轉覺憎熱况值重陽時節羽扇頻揮不堪
輟見雲間光掣畫屏文幌高揭又聽蟬聲哽
咽畢竟無風淡雲纖雨踈星明滅

秋蕊香詠菊

草木此時黃落野圃秋容蕭索傍籬數畝聯長

薄粧點韶華婢約餐英採秀閒行樂相輝萼
清香佳色來簾箔濁酒黃花矍鑠

太常引九月望日登東城樓

東城直步望南城臺邊路遠山青石級聳蓬瀛
秋色好煙涵水清冰輪正滿海天寥廓皎潔
望中盈萬里向人明風樹定烏棲不驚

詩

四言古體

嘉山嶺下怪石蹲立於傍無數作維石

卷二

十一

維石巖巖如虎斯雄虎斯雄不我從胡爲乎泥
中

維石巖巖有趯如兔趯如兔不我顧胡爲乎中
路

維石鑿鑿可以爲錯東人取之爰究爰度彼美
石兮東方之石兮

維石三章二章章五句一章六句

東山歸隱也

節彼東山言邈其野我徂東山言秣其馬于以

繫之于林之下

東山岩堯言採其薇厥居孔適爰拂其衣駕言
行邁式遄其歸

東山莪莪湯湯維河山原有栢河流有禾車馬
至止既庶且多維以永懷聊以晤歌

東山幽幽麋鹿呦呦一別有懷道里阻修亦既
邁止予復何求以耕以釣以遨以遊實獲我所
爰寫我離憂

東山四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八句一章十

卷之二

十二

句

五言古體

題吳大尹湖山卷

佳哉湖山趣結廬在其中千頃涵明月萬壑生
清風連天走懸厓暮靄映晴峯浩歌不賓士長
嘯無極翁會心不在遠此景有誰同

秋思

菊花開已黃鴻鴈歸來早如何遠遊子迷隔故
鄉道雙劍含龍光玉匣徒自寶有時出示人寒

平映穹昊風聲號遠林平原墜秋草佳人不可
見永懷在巖島鴻鴈翔青霄潛魚依密藻至人
貴藏輝皎皎胡能保

聞東南大旱有感

炎精燭寰宇赫赫爍石壕三秋失所望嘉穀長
蓬蒿赤地彌千里村莊動枯槁黎元胥暵暵郡
邑愬嗷嗷旱暵既太甚板鍾不時操吁嗟籲上
帝念此下民勞民勞亦已瘁嗟哉天帝高誰能
鑒天漏處處足波濤遠慮懸廊廟予心獨切切

卷之二

十三

送徐子升太史遠謫

灼灼艷陽時芳園桃與李朝為枝上花暮落逐
流水松栢委嚴穴孤直結霜根蘭蕙生空谷幽
香零露繁浮華竟淪替惟見寂者存窮達固有
命世事徒紛諠夫子惆儻人長風騁孤騫終然
遷謫去豈負滄洲言

齋宿

華樓映列館飛棟翼巍堂玉河澹右流金屋雄
左彌群彥肅誓命洗心翊神皇薄言扶元祀

膚敏遂裸將予亦假齋沐暮宿瑤臺傍攬衣不
能寐仰睇列宿光緩步循廣除霜露沾我裳月
明照槐枝振振鳴條颺鼓角嚴更靜斗移夜未
央芝火耀雙闕珮服參翱翔而我從百僚夙駕
入建章

碧雲寺

銀河破山出飛流奔洞口颯如風雨來駛若蛟
龍走綠荷冒清池華亭陰高柳琳宮突雲起陰
洞依山陡松屏夾石壁孫室開雲牖靈竒紛奪

卷之二

十四

黃頌

目遣懷在盃酒感慨川原殊推測天地久浮名
信予累垢氛櫻素守孤飛羨雲鴈漾波見魚鬻
感彼得所適悟此覺繫肘所藉同懷者冥搜二
三友酒酣任談天耳熱自擊缶及時須行樂無
使傷老醜

早朝

嚴警動帝寢芝火燭廣除祥飈入紫微佳氣
護皇居肅肅未央宮赫赫承明廬龍樓突兀
起鳳閣左右舒紫殿羅高館玉橋映清渠雲旂

結霞彩丹陛集仙裾金門陳廣樂翠葆擁瑤車
爐香遠步櫺鮫燈照綺䟽玉几隱神霄離位御
極初騎士肅羽衛雞鳴曉漏餘弱質守涼薄報
德乏瓊琚訂謨贊嘉后含情獨愧余

遊山

髫年學道術夙志負幽期晨興尋遠山夕息憇
長陂蒼林隱佛刹綠樹披江湄疏峯虹外標流
景望中移野臥藉豐草溪泛采芳離谷虛聞靈
籟巖絕俯脩枝靜聽迴風響佇望夏雲滋薜蘿

卷之二

五

秘古洞旅蒲冒清漪陽景澄霽孤煙匝逶迤
遠遊超神理浩歎發幽奇盤桓凌翠嶽登覽寄
遐思願授還丹訣俟爾與世遺飄飄脫塵網安
薌相追隨

送陳需齋給事高東王大行使琉球

后德徧窮域島夷慕休聲梯航萬里至稽首會
廣廷丹墀獻國書重譯戴聖明正位渙號汗
統部憑寵靈帝謂王無外際海咸蒼生懋予
柔遠圖嘉此來賓誠皇威振夷夏河海已晏

清稽儀循舊典按圖閱所征 王命繫瞻仰

勅遣侍臣行龍文耀金冊玉符接羽旌麒麟章
服貴象簡閭里榮皇華駕四牡迢迤出神京樓
船牽錦纜佩劒動青萍海人不揚波利涉胡足
驚陟峯望嶽崿入谷聞鼙聲波光搖草樹岸色
浮鵝鵲儒服野鳥窺漢節鮫人迎問俗九夷殊
望遠三山平常懷請纓志緬悟投筆情所貴丈
夫者四方皆經營此行期不辱炯炯垂令名

送林郎中督賦江南

卷之二

十六

朔風無時休故人辭我去驅車出都門明星河
漢曙飛蓋遶湖江華軒儼駟馭均賦省民勞轉
輸紓國慮庭空鳥雀喧懸光入粉署此時有所
思海天隔雲樹悲哉武穆墳屹立西湖路更有
和靖祠殘碑隱煙霧懷人采國風歷覽知其處
世情易翻覆人言輕毀譽惻然儻切憂佇望頻
來疏

挽雷處士次林小泉司空韻

古道久不作時俗漸澆漓嗟哉世間人悖德良

可嗟居積不能養阜財安所施親恩隆罔極獨
不愧男兒孝哉雷氏子玉樹耀芳安高堂奉二
親華扁揭門楣日盡菽水歡時學老萊嬉同胞
推所愛撫育恤孤嫠名譽播鄉閭清議浮穹碑
生爲人所羨沒爲人所規高義振頽靡臨風激
長思咨爾後來者景範常存斯

五曲謁紫陽精舍

九曲清溪流此地居其半上有蒼崖屏下有綠
波渙嘉禾雜異卉神功表奇觀琳宇飛雲霞懸

卷之二

十七

巖薄穹漢小圃腴可耕淺渠清可灌山川洩幽
靈晦明定昏旦我來謁紫陽維舟綠楊岸懷賢
式居廬鼎新美輪奐釣遊本吾心歷覽騁披玩
况值嘉節臨春華草木爛羽節遠相邀漁歌互
來喚玄理固予會柰此浮名絆行當息塵網未
作青山伴

鐵山郡車輦舘蟠松

嶺上萬株松無如蟠松好盤屈蒼虬枝亭亭翠
羽葆鐵幹排天風翠濤滴華島穿雲石齒裂溜

兩霜皮老春風桃李花涼風萋萋草寧如
心冰雪不枯槁東來萬重山所歷咸探討偶然
得見茲對之開懷抱洞門晝常陰晴光映穹昊
西旋擬開筵坐對金樽倒

題趙考功雪屏圖

滇南點蒼山屹然十九峯分爲十八溪懸瀑如
飛龍設險列兩關積翠臨天中陰晴衆壑變秀
出青芙蓉白浮雲未散綠潤雨初濃頂上多積
雪四序若嚴冬鍊骨閉巖穴中有綠髮翁逍遙

卷之二

十

雲霧裏笙鶴過空同丹砂肯留訣策杖欣相從
徐錦衣東園燈夕宴集分得月字

燈夕元侯家澄霽陰靄歇春盤列綺筵入座清
興發珊瑚出海底珠光耀銀闕鮫室浮紫煙樓
臺爭突兀寶樹散瑤花錦屏坐超忽身疑遊蓬
島洞雲生恍惚酒酣夜向闌熒熒小星沒萬里
流清輝中天對華月

感遇雜興

墨子悲素絲楊朱泣路岐素絲奚足悲岐路泣

何爲乃知志士心抱一傷支離紛華蕩真性太
樸斯轉移結繩日以遠末俗尤澆漓蒼蠅變黑
白烏鳥亂雄雌悠悠灌畦者泯迹真吾師

哲人有明訓毀譽本無心云何蚩俗子衆口易
鑠金憂心慍群小機變日以深尼谿阻平仲臧
孫尼展禽薰蕕本異器竿瑟不同音邈茲千載
下毀轍徒相尋往事憮自昔遺帙感至今

失馬未爲禍折肱未爲失休咎固有端盈虛誰
能必管鮑結金蘭雷陳重膠漆松柏勵歲寒貞

卷之二

九

心那可匹個儻魯連子反爲世所嫉汪汪君子
心古道皎如日

纖纖水中蒲青青澗畔草榮茂固有時望秋卽
枯槁鬱鬱山上松清廟需時實不學桃李花媚
妍逐春好孤標歷四時冰霜但自保追風千里
駒棄置在中道咄咄勿復言沉思令人老

孔明遇昭烈不爲關張喜文皇得魏徵仆碑出
群毀自非金石心交情易頽靡渭叟興周師嚴
夫引商祀倉卒意氣投勲名從此起吾愛張留

侯富貴如脫屣

五陵競豪貴，賓從氣成虹。歌鐘動朝暮，甲第連雲中。金鞍映錦障，馬首驕如龍。臂鷹入上林，挾彈遊新豐。一朝豪華盡，冷落隨秋風。昔時歌舞地，夜雨鳴寒蟲。

西園同蔡太常主光祿歐通政賞紅梅分得草字

陽和被江臯，已綠瀛洲草。南枝得氣先，名園占春早。踈影匝清漪，幽香散萍藻。良朋挈我遊，閒

卷二

干

行事探討移舟泛南池，晴雲映華島。花塢藏洞門，萬竹相縈抱。夜深僊秉燭，霞艷照輕縞。索笑更巡簷，坐愛孤根老。

湖峯鄭元卿氏携大學士夏桂洲所書宿鄭家坊手卷索題予因憶甲辰夏衝雨至信州已暮次早謁翁於丹桂堂遂留飲竟日乃次其韻追賦之

曉發島陽坡，望望湖嶺山。深雨氣寒首，夏怯衣冷徑。轉咽泉聲煙，開散林影倦。遊厭驅馳寒

更動嚴警列炬度浮橋，入郭須臾頃及門。夜已闌，梧陰滿金井。

又知賜第雄，今茲時一至。良宵冷清宴，深情存夙誼。高樓突雲起，結構臨無地。明河濕露水，天宇湛澄翠。銀燭晃高堂，徹旦遂忘寐。

次張半洲司馬中秋對月韻

華月照我膝，戀此雲水鄉。開尊豁心賞，撫劍徒悲傷。勛業感時變，驚呼熱中腸。凭欄看北斗的，鴈成行。

卷二

主

明蟾正當午，綠酒且相親。對茲感今昔，偶然成主賓。玉露湛晴宇，海色澄水輪。爲問星河乘槎有幾人。

水晶宮觀珍珠簾

尋真入仙峯，俯視懸崖水。瀉流千萬丈，奮迅數十里。急若雷霆震，驟如海潮起。遙從天漢來，倒挂虛空裏。遠瞰勢爭雄，霹靂如鬼工。山月照仍白，虹光射轉空。雪浪噴瓊液，銀河落蒼壁。飛珠拂晴霞，下激層巖石。茲地信名山，訪勝心自閒。

仙人授丹訣鍊藥駐朱顏願言棲石室隱蹟白雲間

麥斜岩

入山春已深山氣猶寒
初披榛棘叢漸達寬
平路喬林蔽陽景濕翠沾衣露行行涉清溪石
橋橫古渡樵谷顯深題松杉莽回互危亭跨石
磴飛鳥不可度陰洞流玉泉層崖薄雲霧更上
蒼石巔攀蘿躡高步幽人隱不來青山自朝暮
茲行信奇絕庶以舒情素歸望碧虛宮東山新

卷十一

三

月吐

上何嶺

名山鍾神秀芳洲列仙島
我來訪幽奇索身事
探討巍巍陟高嶺縣縣歷遠道雜樹滿荒山異
種成合抱松楸翳白日曠途迹如掃朝吸明霞
漿暮掇金光草浮雲倏反覆機局任顛倒實德
日以乖彌文騁華藻嗟予昧周行見幾苦不早
微名櫻世紛墮落失其寶歸歟反初服林泉堪
自老

祝九山員外招遊怡薰樓曉步至烏石山
新庵得翠宇

盛夏草木長出遊愜余志故人夙招尋輕車遠
相致同心二三友清談懷古誼高樓與山平薰
風倏然至冰漿沉朱李碧碗擘丹荔好鳥鳴前
楹山靈會余意遵路陟山麓披襟入僧寺層林
半夕陽懸崖轉空翠對此不覺瞑兀然成一醉

夏日飲九山怡薰樓

何處可避暑山樓滌煩襟方池冒華藻潛鱗逝

卷十一

三

波深一徑掃石苔愛此脩竹林四野平田綠嘉
禾翳繁陰樹影見山色林光聞鳥音感茲時物
變誰知習靜心謾作蘇門嘯聊爲梁甫吟

飲林二山中丞雞峯山堂

衆山互盤鬱奮迅若駭獸迤邐成拱揖起伏遞
奔湊紆徐覽奇蹤無如雞峯秀壺公當其前九
華出其後松嶺峙其左鳳山擁其右我我簇雞
冠軒昂入雲闕卜藏居其下天然成輻輳松栢
望如雲濃陰滿清晝鑿池架魚梁剗巖穿月竇

當窓滬嵐翠山川鬱相繆古刹聳文峯花巖顯
名舊招提復何有煙雲出層岫清尊邀白日坐
對韶光逗冬寒氣猶煖將屬青陽候軒冕未爲
華林泉吾邂逅俯仰遂所歡何必紫綰綬

送張希周赴選

張旭意氣豪美王冠巍我筆陣驚風雨書罷更
長歌才高數不遇坎壈何其多願着祖生鞭勿
負魯陽戈予亦惜才者力微柰爾何

將至溫陵道中

卷之一

五

遠道赴溫陵巖路多歌側天寒草木踈遠山有
佳色晨征海色動奔趨迨日晏煙光變陽景四
郊倏昏黑川原何由辨暮夜不可即瀕海多悲
風古道饒荆棘險阨恒戒途悚懼時橫臆世俗
嗤我遊馳驅窮日力况值霜露滋歲晚青陽逼
但得撥幽奇玄理或可測曠然小塵世欲借冲
霄翼

登穀城山

汎舟自青浦環溪涉沿洄命車陟翠巘寒裳步

山隈始至稍平曠行行漸崔嵬翳翳興雲洞陰
陰呼月臺松濤撼秋雨蕭颯天風來冲霄積時
翠遠村終日雷半山築書屋徑路斲蒿萊云是
宋儒彥於此淑賢才道學啓時輩彬彬成英材
攀蘿凌頂上峭壁石屏開籬落錯村墟四望如
浮埃張筵出松際巨觥遞相催寓目發長嘯日
夕尚徘徊

春日田家雜興

卷之二

五

春至草木暢欣欣遂其生步得田間道前山鷓
鴒鳴融和百川媚淡蕩風日晴農家好時節嗟
嗟踏車聲飯牛樹陰下比屋餉深耕公門幸無
事鷄犬靜不驚藜藿甘如飴捫腹歌太平歸來
抱孫子日夕卧前楹

城市競紛華鄉村敦朴素營營衣食謀饑寒得
無懼朝暮事耕作縣官督租賦終歲未得寧况
乃憂內顧人生苦奔走東日向西注力田不艱
辛鳴鳩在高樹豐歉自天年窮通隨所遇

春流帶長薄窮巷闔柴門桑榆遶舍北踈竹護

顏垣亭麻相掩映努力事荒村夜色赴田廬尋
食起朝瞰比鄰啓蓬華旭日散雞豚東作罄男
婦歲事長兒孫馳逐紛世務役役將何言

人力有勤惰世情多苦辛所願田土熟同作無
懷民一家喜溫飽耻見泣隅人有酒喚鄰叟滿
園桑葉新逍遙阡陌間車馬起驚塵予心既閒
適鷗鳥情自親

三春倏然至江南草木風反舌調鳥音隱隱林
薄中芳園綠滿地花發舊年叢對此明媚景幽

卷十一

末

懷樂冲冲所希雨澤時家家卜年豐野人何所
事拄杖携村童登隴發長嘯衆謂南山翁

晴日麗暄景村村事阡陌鷄鳴入深莽還家日

將夕農談狗所務旦暮望苗麥生計苟日充歲

事復相迫斗酒對妻孥辛勤相慰嘖耒耜倚門

東蓑笠挂空壁離落煙火青春江潮水白詰朝

盡室出野草連天碧

窮巷披簷苔晨露待朝晞松陰暖風來單袷試

春衣忽逢李將軍射獵合重圍戈旌耀日色巖

谷生光輝意氣傾道路顧盼風生威賓從多如
雲寧復念寒微野老守窮賤幽棲掩荆扉城市
絕知己高調識者稀殷勤採桑女不復羨輕肥
貞白但自保詎使寸心違

春洲夜泊

新柳護江隄沙崩岸欲陷山空春月高江水平
如鑑宿鳥暮相呼霧歛星河湛扁舟繫沙頭夜
潮來泛泛

江夜

卷十二

末

落日川光暮蕪葭淺水清煙村人語少扁棹且
孤征疎星湛河漢良宵月正明倚篷一舒嘯千
里海雲平

題黃子入太學卷

黃子崑嶽秀秋芳滋露繁玉鑑懸晴昊冰壺澄
海門謁子郭外舍欲整北行轅志友天下士磊
落思超群襟期星照夜意氣岫行雲緬予忝太
學邁志光前聞蹇足思致遠長風逆高騫得師
豈難知良法不可誼贈子雙明珠行矣復何言

讀陶詩偶作

閒讀古人作吾愛陶淵明冲淡近自然語句出
天成解組賦歸來不爲名利縈長夏茅簷下流
觀山海經旦起事農畝日入返柴荆但喜酒中
趣罔恤身後名恍然會予意藜杖坐前楹春花
爛熳開好鳥花間鳴課僕芟園草日午聞雞聲
一盃成獨酌心遠神自清少無諸俗性胡爲勞
此生優游田里居緬想高士情鷦鷯一枝安寄
語謝時榮

余之二

壬午

夏日閱華鴻山巖居稿有懷江少峯用鴻
山原韻

林臥開舊篋得君前歲書莆陽相別後情況近
何如五羊賦歸來從茲音信疎長安多少年輕
煖爲誰歟雙鯉忽然至惆悵慰離居江風吹白
茅涼辟懸齋廬思君不能寐攬衣步前除屋梁
照顏色東山月上初

雲岡選稿卷之一畢

雲岡選稿卷之二

詩

六言古體

遊西湖歸途登五塔寺

望遠山兮林丘煙蒼蒼兮水悠悠
塞薜蘿兮鳥飛入翠微兮尋幽
凌丹梯兮舒嘯息樹陰兮倦
休揚朱鞭兮走馬歷蒲渚兮
道周隔湖水兮問舟遂鼓棹
兮中流攀荷珠兮夷猶飛白鷺
兮滄洲遠菱蓮兮十里雜蘆
葦兮風颭颭露凝光兮

卷之二

前

空紫指蓬瀛兮登樓催碧甯
兮交勸日旣夕兮淹留

謁箕子墓

溪窈窕兮山深城矗矗兮樹陰
瞻墓門兮有棘廣封土兮三
尋雲靈霽兮碧霞岑斷樵採
兮狝兔侵傷大賢兮古道敬
展拜兮涕交襟嗚呼思伊人
而不可見兮空惆悵乎此心

七言古體

題余太僕雙嶼卷

青山萬疊來何許，碧水滄茫落星渚。溪流倒影浸長空，遙見晴沙出雙嶼。主人草堂面湖山，溪光樹色連平野。巖開霧歛草徑斜，有客携琴自來去。一從主人鳴玉鑾，野叟山靈日延佇。石橋煙柳自昏晨，花落鳥鳴春復春。雲霄萬里塵纓繫，誰復橋頭去問津。知章投老剡川曲，張翰遐思故國尊高人。自是煙霞侶，豈爲浮名絆此身。常從圖畫窺髣髴，雲關岫幌瞻衣巾。待公白髮歸林壑，來爲溪山作主人。

題張伯操舍人雙壽卷

主人新開綠野堂，兒孫笑語聲琅琅。主人新釀綠醕酒，親朋燕樂祝眉壽。堂前古栢四時青，堂北萱花閱歲星。開堂飛觴一舒嘯，春風披拂山花冥。

題梅主事居庸關圖

萬峯巖屹簇天起，疊嶂懸崖入雲裏。就中阻隘跨青龍，北門鎖鑰雄虎視。險如劒閣插青霄，鴈飛絕漠愁天驕。由來重鎮限南北，扞蔽中原萬

里遙濛濛。積翠浮嵐色，夕陽古路饒荆棘。松風長鳴萬壑悲，澗水潺流山之側。聖朝一統四海清，雄圖巨障亘長城。石臺雲氣連朝暮，平原遠堡夕烽明。始知王化大無外，神謨廟筭邊氓賴。部中使者天上來，燁燁戎車映征旆。手持節，淨妖氛。腰橫寶劒動星文，營門月照鳴刁斗。塞草黃花萬馬群，運籌帷幄威邊鄙。書記翩翩誰與比，丈夫所志在四方。王事驅馳敢怠弛，披圖頓覺意氣雄。少年投筆收奇功，單于遁迹瀚海表。左賢不射燕山弓，燕山從此煙塵息。夜夜胡兒自吹笛，大觀一日如百年。寧爲窮途懷戚戚，戚馬騰士飽戰場。閒邊城無事，不須關牧馬長驅沙塞遠。皇明萬古舊山河。

送許士永郎中使浙

杭潮慘黯拍天昏，杭山迢遞壓海門。懸空含精赤日吐，排山怒浪如雷奔。昔年我來逢水漲，舟行滂濞如天上。青螺銀屋在眼中，桑麻煙火遙相望。君今別我向南行，北風吹雪黃雲生。樓船

伐鼓鳴江潯津吏湖頭候使旌軸轡尾接江天
曉公庭晝靜吏人少月明山寺聽疎鐘春來晝
省聞啼鳥古杭風物甚繁華輻輳星聯數萬家
香車寶馬闌城闕小澗平田接苑沙西湖湖水
縈迴綠湖上閒雲覆茅竹孤山上有林逋廬武
穆遺祠寄湖曲嗟君此別意何長鷺舉鷗飛波
不揚我歌渭城勸君飲雲水雲山路渺茫

題貞節卷

南山有孤松根蟠地軸凌玄冬北山有修竹獨

卷之二

四

黃範

耐風霜倚寒谷吁嗟婦人之節不可磨蒼松翠
竹同差我我歌一曲栢舟詩春園桃李空華滋
嘉靖甲午閏二月二十一日夜雷火萬歲
寺塔走筆爲雷火浮屠行

昨夜聒耳聞狂雷須臾忽報浮屠災煙焰漲天
照城郭紅光滿室如日開童孺奔馳庶人走壯
夫驟聽仍疑猜草木怒號風力勁宿鳥群起鳴
悲哀念昔浩劫憑神力高標挿地金銀堆玲瓏
七級跨鼉背虛空八面絕浮埃我曾躡履一登臺

眈心飛俯瞰越王臺吁嗟乎結構何太奇對此
空徘徊丹青照耀窮土木乃爾一息歸餘煨初
驚閃電落河漢便覺驟雨從天來崩山隕石蛟
龍聞霹靂搏擊相喧逐似聞兵戈逐窮寇疑有
怪物巢其隈寺名萬歲將以歷萬古豈知今日
寒蛩泣露垂荒頽神靈茫昧意叵測佛力廣大
胡爲哉君不見秦地火三月阿房宮殿化爲灰
又不見唐人投一炬乾陽樓閣成蒿萊世間萬
物成敗皆有數徒使我狂歌擊節心欲摧

卷之三

五

憶昔行贈林懷忠典膳

憶余昔年計偕上迴溪亂石舟蕩漾纜牽逆水
半月程陸道迢迢登浦城浦城望吾家不及一
千里鳥道走懸崖飛湍激流水涓涓鳴瀨路轉
深孤村茅屋圍樹林羊腸繚繞入煙霧云是閩
浙小關路路逢林子懷抱奇一見渾如舊識時
開堂列筵飲我酒憑陵呼白冬夜久玉盃錦席
走逡巡座中俱是同袍友堂前古樹綠森森堂
後翠栢激繁陰酒酣拔劍爲我舞磊落不受二

毛侵林君林君真好客勤渠傾倒披肝膈生平
愛士不愛錢時俗紛紛竟何益一別隔路塵倏
忽餘十春比來見我閩山下已膺一命榮其身
送美人兮將歸涉江臯兮芳草望紫煙兮停雲
夢仙霞兮遠道何時重上君子堂十觴大酌舒
懷抱

子陵臺

青山拔地起兩岸雲屏開噴聒聳傑構云是子
陵臺子陵臺高百千仞烈風颭颭萬山震丹崖

卷之五

六

鐵障挿青冥屹立頽波作雄鎮我曾三謁先生
祠披榛艤棹江之湄舟車未至卽物色童穉皆
稱百世師蒼煙白霧蔽溪谷此臺巍然山之麓
客星猶懸霄漢間釣竿誰復弄滄浪巉巖聳翠
煙霞表再拜如對先生顏漢家雲臺未足貴羊
裘不羨三公位綱常從古要人扶東京節義公
之氣桐江一絲不得臣光皇自是非常人穎陽
若無許武仲何以千載歸堯仁吁嗟乎嚴山高
嚴水清上連牛斗不盈尺下有蛟龍隱洞泓先

生之節正如此至今山水垂芳聲

題洪西淙居然亭

我來遊西湖正值春光暮千山浮紫煙一水明
綠樹相過古寺看春山萬頃琉璃接柳灣蒼苔
古木連雲徑僧來高閣鳴清磬樞衣直上居然
亭西淙主人稱嘉名亭中坐對湖山勝笑指溪
光聽鳥聲風帆煙艇渺何許岸芷汀蘭雜蘆渚
封藤古洞蓮花開諸峯流雲濕樽俎西淙主人
真好奇新荷過雨晴風吹山花亂落黃鸝語醉

卷之五

七

步蘇堤自透蛇

桃源圖爲袁郡伯賦

誰寫桃源圖盡入生綃裏獨步妙丹青一幅佳
山水桃源之遇真足奇深溪古道行人稀桃花
流水非塵世澗草青青黃鳥飛去津尚已迷歸
途日應遠不見山中期但覺春光晚衣服翩然
不改秦竹花散作千家春雲中雞犬喧白晝百
尺樓臺接水濱金鎖峽連仙家屋跨鶴飛遊乘
白鹿却疑入海採龍淵未信洞門敞平陸濛濛

塵霧歎人寰路隔仙凡咫尺間還家復往不可
見欲認前途非故山吁嗟乎豈獨漁人稱奇遇
披圖自覺成真趣何當寄跡滄洲中細詠輞川
桃源句

用唐人月洲歌韻送葉郎中歸浙東

鄞之水兮吐芳洲石齒齒兮水分流繚縈蕪兮
雜蘅杜飽兩雪兮幾經秋一片雲數株樹花落
鳥啼隨去住馬蹄踏雪出關來錦纜迎風向家
去行人歸已遲桃李春風時滿目雲山真可悲

卷之二

八

武城

武城道邊有古墳殘碑斷碣臥苔紋石麟翁仲
埋荒草路人云是耿將軍將軍雄豪天下聞跨
鞍飛箭氣如焚部分壯士破堅陣沙場百戰收
奇勳歸來洗兵論功賞封侯列爵從明君只今
葬地擁松柏牧童羞豎何紛紛日暮悲風沙塞
起愁看壠上飛黃雲

樹稼歌

將至永平宿七家嶺驛一夕大霧起視田
野山川皆如霜霰着草木之枝葉堅厚凝
結比雪特重俗呼爲樹稼自豐潤至此凡
兩見焉或曰樹稼必有其應不徒然也作
歌以紀異云

七家嶺高崔嵬驛亭遠在白雲隈寒燈照耀皇
華臺中宵煙霧猶飛灰滿濛四塞成氛埃起視
群山白皚皚混沌乾坤遍九垓白日無光猿鶴

卷之三

九

哀樹枝木葉荒蒼苔珠聯玉結瓊瑤堆恍如江
南節候催東皇秉令春風回六龍鞭起地中雷
千樹萬樹梅花開忽然一夜山川壓樹稼樹
胡不推此物胡爲乎來哉方今 天子徵賢才
太平玉燭調三台

前屯衛觀陽總戎校獵

將軍校獵真豪雄身騎沙苑五花聰雕鞍玉勒
黃金策平原馳突如追風荒城日高狐兔臥慘
羅驚起荆棘叢翻身一發白羽箭矯首再引六

鈞弓臂鷹走狗紛相逐掩合不避山巖從狝奔
兔走飛群雉一一墮落平林中將軍自昔作鎮
稱元戎卽今偏裨將校皆當鋒閒來射獵山南
北銳志欲使鳥獸皆空年過七十誓死敵顧
盼猶爲矍鑠翁深山單騎射猛虎戰袍猶染胡
血紅屏居藍田能幾日尚擬滅虜成奇功

題馬總戎畫

淇竹聳脩林山花媚晴宇珍禽聚錦絢雲霞三
四枝頭簇文羽彩衣白練懷好音石澗飛泉過

太卷三

十

山雨碧峯煙霧生琳琅安得有此將軍堂將軍
當朝擅雄武獨立桓桓震戎虜手挽強弓敵萬
人志薄秋雲映千古我來一見如舊遊座中談
笑鳴吳鉤腰懸金印大如斗坐建籌策封公侯
邇來樹羽臨邊鄙曾誇執戟明光裏生平馬上
事詩書閒向堂中閱圖史畫工運筆良苦心恍
然對此一開襟將軍功勳慕諸葛訓練強兵思
七擒

過青石嶺

青石嶺石如牙大石小石混泥沙懸崖雪水萬
派下雄蹲虎豹騰龍蛇羊腸詰屈盤雲杪蒼苔
古路行人少亂草殘花委地紅半嶺流雲絕飛
鳥青石嶺不可行僕煩馬殆搖危旌騎兵相尾
戒勿急芒屨布襪沾泥濕嶺頭煙起初日黃嶺
上行人愁斷腸

郭山孝女

郭山孝女何許人髫年淑質當青春秉彝純孝
出天性從容斷指療其親我來奉命過遼海

太卷三

十一

土風歷歷勞詢采雲興館東半里餘華表迄今
猶不改道傍乍見一下車徘徊登眺獨憐渠人
生有子能如此芳名山水爲終始空山故宅走
鹿麋落花荒草臥殘碑欲尋遺址不可得悵望
園林春露滋君不見藩王立石旌其門從來名
義古所敦

觀獵

蒼鷹卓立奇毛雄金眸玉爪凌遙空郊原草短
過眼疾奮翅突入平林中平林茂木集群鳥彩

雉驚起離芳叢飛來飛去逃不得赤日蕭颯生
悲風蒼鷹側目低隨飛穿花度水邀其蹤老拳
按地飽利嘴毛羽脫落鮮血紅張羅校獵山南
北三聲插箭收奇功天生萬物各有種鷹強雉
弱不相容強食弱肉豈所忍吾將噉噉想天工
雉兮雉兮罹此兇胡不反啄穿其胸

道中古松

道傍古松樹青翠高入雲扶疎出群木枝幹半
已焚幸不礙車從無勞尋斧斤我戒東人勿剪

卷之二

十一

拜行人藉爾爲青蓋

觀捕魚

清溪蒙蒙魚網集小艇往來向風急操舟舉網
投中流巨口纖鱗聚如翕大魚入網皆垂頭小
魚盤中猶戢戢庖人鼓刀紛玉膾落筋忍見血
鮮濕斑荊作杖調吳鹽火上有時還崛立吾令
餘魚放諸水湏臾濡沫能口吸當筵喜看盆內
躍入饌何堪盆中泣君不見綠陰之中常釣遊
打魚可樂食魚愁

朝鮮國王設宴于慶會樓作小歌以申謝
意

名苑花開三月天賢藩敬客張高筵巍我勤政
之殿前石華小閣通西偏瓊樓百尺凌蒼煙朱
欄碧瓦高騰騫白石楚楚潤且堅流蘇雜彩圍
花氍鳳簫鼉鼓聲喧闐珍盤玉筴調朱絃晴虹
西檻引流泉華池古樹密鈎連山禽溪鳥飛翩
翩虞師更進水蘭舡漾波網罟截洄浴白魚潑
潑紛澄鮮入饌不辨魴與鯽紅紗蠟炬呈金蓮

卷之三

十三

新荷出水大如錢菱葉池藻綠相牽葡萄滿架
水晶懸萬山燈火蟪蛄珠聯畫毬結綺雙龍纏寶
臺璀璨搖雲鈿錦屏玉洞花欹然娥眉清影淨
嬋娟翠雲亭手坡之巔老松群木絕可憐虬鱗
盤屈不計年奇葩異卉石臺邊千紅萬紫爭春
妍躑躅芍藥映杜鵑柳陰之下多水田叢林漠
漠飛鳥驚經丘尋壑采芳荃百步九折仍回旋
陳茵小坐金盃傳揮毫凝秀題新篇國王請予
命亭名
弼雲吳黃門
改名拱極予改
名聳後先對此不覺坐屢

遷霞光皎皎月正圓春宵苦短不知眠多情能有主人賢狂歌一曲留朝鮮此景此樂名山川

贈林惟大

君不見滄灣林子善書法筆陣矯矯雄三軍縱橫變態各有意包羅五緯昭天文邇來惠我四巨幅鼎彝琬琰耀人目堂上怪底煙霧生滿座嘉賓皆汗縮氣格遠傳朱紫陽脫胎換骨騰光芒波濤搏激雷霆闢星斗錯落蛟龍翔勁如甲兵森武庫端如冠冕坐明堂大如巨靈擘山岳

卷三

古

小如佩王森琳琅傍觀束手似容易落筆雄豪誰可當豈徒八閩擅奇譽奔走遠見來多方古來張旭擅天巧公孫舞劍悟神妙吾觀林子翰墨場直與異世而同調好爲筆端詞興爲筆端發玄雲生戶牖白石擊青越長袖揚高風短劍明秋月揮毫戲作長短歌才劣語澀將奈何

題五虎出山圖

畫堂不令開山林濛濛煙霧深復深群峯四望玄陰塞谷沓沉霾雲慘黑參天樹木風怒號崖

草汀花失顏色誰令此物下山隈三兩成群破荆棘摩牙踞爪森開張猛氣橫生當路側是何意態健且雄劃然一嘯萬壑風溪流迴合遶山出薜蘿隱翳蟠松叢吾聞周公驅獸遠萬里此物胡爲在朝市無乃仗茲壯國威坐逐讒邪盡披靡壯懷爲爾一高歌古人有戒垂大羅麒麟遊郊鳳巢閣遠物不寶如汝何

題畫

上林花發三月春芳草滿地石嶙峋文禽五彩

卷三

五

照毛羽綠筠初拂瀟湘雨鵲鵲乳燕雙雙飛落花澹蕩煙霏微牡丹深淺各自媚天香披拂遊人醉晴窓試展畫圖看清風習習來毫端

題史駝村侍御畫

神仙之說多渺茫誰寫此幅懸中堂朝光海色動萬里灝氣鴻濛彌八荒遙傳海上有三島絳闕琳宮接穹昊松風不動日月閒懸崖盡是金光草猿鶴相呼如可招彩雲飛處聽笙簫蓮葉神龜不知歲路隔塵世橫銀橋仙官道人來何

許霞衣飄颻風自舉手持靈錄步丹丘欲憑丹
訣知春秋試問蓬萊玄圃上海水桑田今幾籌

題苦節卷

太母苦節真足奇蒼松翠栢同幽姿天風吹下
冰雪冷鐵心虬幹珊瑚枝三冬衆芳盡搖落獨
見貞操冒華滋南山有萊北山李託根長大終
何爲寧如歲寒不易節結纏青蘿與兔絲青蘿
兔絲數千尺願言終古以爲期

送王國禎主政之金陵

卷之二

二六

王子西南秀瑤琨蘊璞奇冰壺澄玉宇皎皎青
雲姿弱冠遊禹穴枳棘非所棲彈琴播休聲稿
壤生雲霓揚舲白下綴鵷班聲名藉藉公卿聞
鳴珂日向明光殿華省含香集清燕留都庶廟
羅英才桐梓明堂已堪薦廟堂禮樂日討論諸
君衮衮思致身洛陽才子方年少天子正須
經術人

雲岡選稿卷之二畢

雲岡選稿卷之三

詩

七言古體

仰宸樓歌贈大學士張公

樓名司徒鄒黃山所題

仰宸樓在何許司徒彩筆扁新題石首山前向
荆渚飛甍突兀高入雲月牖風櫺跨全楚朝來
霞綺射窓虛江色空濛擁平與斜光倒影照滄
洲萬頃浮嵐濕樽俎凌空半壁隱晴虹當軒秀
出青芙蓉樓下長江淨如洗水深水淺藏蛟龍

卷之三

一

集

樓中貯書千萬卷

御賜頒來黃金殿玉璽重

封寶墨新琅函什襲瑤花絢陽峯夫子際時庸

清名自是金閨彥玉堂清切侍天顏彤闈日

日承恩眷恩眷淹留駐帝都此樓佳氣無時

無主人欲歸歸未得夢寐時繞山之隅宋臺梁

館已塵土傑構崔嵬耀今古功施社稷却歸來

醉臥樓中歌聖主

陽峯歌贈大學士張公

陽峯草堂江之浹誰其作之張學士學士人家

逸興偏卜居愛此佳山水繡林龍蓋走諸峯奔
峭懸崖勢伏起煙嵐空翠濕疎簾巨石縱橫白
齒齒平田映帶遶楓林雲光霞彩來衣襟岸荻
汀蘭互盤曲落花深樹啼幽禽朝光入戶散浮
靄素練泓澄宛如帶開軒沙上飛鷗鳬晝靜笙
竿鳴萬籟嗟予性癖愛江鄉渚青潮白山雲蒼
放歌一曲寄遐想何當鼓櫂臨滄浪江月白江
霧黃陽峰之下江水長峯頭日日生雲雨盡令
四海回春陽

送林榕江儀制北上

君家積慶稱德門蟬聯簪笏垂華軒守庵典郡
聲名跡况復燕譽流諸昆文安康懿世稱賢司
馬司空擢後先尚書兩代陟官保海內鴻名歸
大老君年弱冠拔危科金闥通籍早鳴珂功名
赫赫日昇海文聲藉藉風生波兩都郎署三十
載麟閣雲臺簡英采共道超宗有鳳毛芳塵趾
美冠儀曹 朝廷禮樂邁三五文治熙和日當
午願將古道翊 今皇澤被八荒作霖雨

寄壽下鶴臯

維揚巨族鶴臯子六世同居號義門交遊海內
盡豪俊樂善輕財衆所尊一朝輦轂聲名起重
勅遙頒擢閭里華表高標積善家月旦鄉評稱
義士卽今子姓多象賢冠裳濟濟紹家傳燕山
五桂擅奇種王氏三槐兆必先憶昔維舟廣陵
渡瓊花觀裏忽相遇北來寺中載酒過回首江
雲春欲暮我今又見鴻臚郎天衢萬里任翱翔
交情世誼如昨日越山楚水道路長浮萍聚散
付流水參商永夜遙相望慙慙寄汝紫霞曲持
向高堂捧壽觴

秋雨歎

曉禾烝熟多枯死入秋彌月仍多雨山泉溪漲
混同流四野茫茫成白土魯地已看六鷁飛齊
丘又見商羊舞君不見城隅哀哀泣婦人官租
未了身無縷
村婦持筐擷野蔬蔽形不掩羅裙襦亂髮蓬肩
赤雙脚欲語不語聲長吁路傍問之吞聲哭抵

言家室愁均輸夫身繫園不得出日食已晚未
得舖歸來無新可供爨羞向堂前問舅姑君不
見春間斗米值百錢嬌女爲婢男爲奴

贈陶雪堂都運之子

君不見陶君之子清且奇龍從頭角異凡兒雙
眸炯炯照秋水面白脣紅貝爲齒卽今弱質纔
九齡口占奇對如建瓴又能挽弓射百步四筵
賓客驚相顧母乃衡湘炳精靈產此寧馨巧相
遇吁嗟陶君之門世積德珍重此兒瑞家國

卷之三

四

別汪西潭憲副

停杯且勿喧聽我歌別離此情不可道此別難
爲辭近別猶可期遠道不可知爲君歌一曲萬
里寄相思君才本是金閨彥壯年奏賦明光殿
周游畫省司徒郎出持繡斧臨邊疆雲中沛色
耀晴旭腰間劒氣橫秋霜善政優優播甌越聲
名藉藉騰天闕清標玉宇懸冰壺逸思瑤空流
皓月邇來邂逅海之濱執手相看猶故人惠我
一卷青囊錄識鑒超卓如有神方期不朽崇明

德忽復馳驅覲京國春江瀾瀾開錦帆楊柳青
青壯行色交情繼緒惜離筵丈夫立節垂千年
薊北閩南天萬里臨歧把酒意茫然

李克齋吳默泉二大叅招飲澄心堂

紫薇堂高聳碧霄南山佳氣鬱蒼亮庭空畫靜
吏人少公餘折簡時見招入院松陰青未了省
中退食聞啼鳥輪囷老樹大十圍散影扶疎蔽
昏曉是時物候冬向深梅花破臘香滿林香風
襲人春意動開襟不見寒威侵太白仙子真豪

卷之三

五

妙酒後掀鬚發長嘯自誇百爵不須辭時共吳
公開口笑雄才逸氣凌蒼煙長鯨一吸傾百川
憑陵大叫呼好采滾滾高談驚四筵雙瞳炯炯
懸明鏡壺矢錚錚落清聽出奇制勝突如來對
酒看花不覺暝綺窓叢竹搖青芬歌管飄颻空
外聞鐘聲忽度西山兩月色還開南浦雲同袍
荏苒候二紀青眼相看誰可擬共期勲業垂千
年不學公孫逐時靡寒更夜柝轉高樓金杯潦
倒仍淹留歸途步月天街靜北斗已挂東城頭

智泉

青山一派銀河出飛流噴雪洒穹石奔騰三折
窪爲潭細草蒙茸繞泉碧雞峯斜下遠溪行泯
泯一道泉流清松林盤糾通蘿逕兩岸幽山夾
水聲羊腸詰屈依山麓驟見玉龍相追逐晴川
白日鬬雷霆驚濤百丈懸飛瀑智泉之名良不
孤誰其表之陳方壺二山主人好奇興游覽每
與泉石俱捫蘿踏苔千百仞絕壁梯雲出松徑
剪除荆棘步尋芳杳杳風泉滿清聽漱賓載酒
欲窮源醉來箕踞卧雲根手掬清泉泛杯筆衰
藤古木迷天昏諸公之興猶未已更欲誅茅看
山水相期爲我結草亭洛陽詩社追耆英會當
歌詠舞雩化日向斯泉濯塵纓

送余畫士

四明古號佳山水日月兩湖盪千里其間人物
多賢豪余生妙得丹青理壯年仗劍遊帝京
姓名籍籍動公卿酒酣掃素得天趣筆法欲與
古爭衡虎頭將軍吳道子王韓董夏併二李范

羣王馬郭河陽更有龍眠李居士吳興學士陳
所翁墨蹟相傳紹其美本朝名筆當者誰楚越
戴進與吳偉沈林夏呂踵芳塵海內馳名亦無
幾史遷遠遊文日進余生涉歷半湖海名家妙
契本師傳巧奪化工混真宰余生別我從何來
欲從白下向金臺他時刮目應相待神遊八極
滄溟開

贈喻晴江方伯捧表北上

樓舫伐鼓芋江潯錦纜朱簾映珪組遙空炯炯

卷三

七

使星紅萬里函章拜明主金闕崔嵬深九重
大廷禮樂超夔龍彤輝舞佩明珠袖對揚有喜
昭天容使君自是濟時彥瑚璉奇珍久堪薦閩
南歲晚方識荆龍門笑領春風面廟廊正爾需
才華朔鴈寒星伴使車隴上看雲相憶否試憑
驛使問梅花

戲題贈人

家住蘭谿溪水曲萬頃玻璃潑醅綠春風買權
泛江雲風檣煙艇紛相逐江湖寄跡閱年華開

遍山城幾度花開將風月供談笑乾坤隨處便
爲家六十韶光隙駒久床頭時有綠醕酒酒醒
散步暮江天城邊池蓮村中柳

題蘭畹卷

道人家在蒼山東獨愛幽蘭與芳芷閒居碧草
生滿庭手植孤根傍煙水零露秋高九畹滋不
隨桃李競春姿臨風欲采寒香贈散步江天獨
立時

贈丁戊山人遠遊

卷之三

傅子自是人中龍煒煒星斗羅心宵生平足跡
半湖海有時鍊藥登雲峯退之華山窮絕頂子
晉緱嶺時相從往日辭家十八載邇來復携萬
里筇欲乘淙水扁舟月更聽姑蘇半夜鐘西行
若見念庵子道我交遊萬事慵

題所翁畫龍

葉公好龍龍下迎僧繇畫龍不點睛劉累御龍
卜周祚朱漫學技竟何成所齋醉墨灑天漢驚
雷掣電走凌亂筆底風雲變化間滿堂煙景翻

溟瀚我本江湖遨遊者觀茲神物意瀟灑君看
潛淵奮起時普施霖雨遍天下

辭榮歌贈王青蘿

昔見右溪白山子每談南海王青蘿壯年射策
明光殿久辭榮祿歸山阿到處林泉恣歡賞閒
中風月任吟哦飲若長鯨吸江水百杯滿酌仍
高歌世間聲利等漚鳥曠懷樂志何其多望與
羅浮山竝峙思翻溟渤水增波君看漢代雲臺
將不及桐江一釣蓑

卷之三

九

山茶歌

張心泉餽余茶花一盆二種其一照殿紅
又名映日丹其一則蜀茶同本異幹花之
奇品也歌以賞之併柬心泉

美人贈我照殿紅花開映日迎東風美人贈我
蜀茶葢翠萼綃囊媚煙水三山海國二月春園
林簇簇百花新枝頭好鳥鳴求友嬌紅嫩白鋪
華茵看花滿眼發幽興聽鳥鳴春懷好育好育
幽興不易遇熙熙萬彙同春心小亭日午坐書

簾綺疏竹影光零亂暖風晴日天氣薰綠苔石
逕飄花漫風景滿前題不得蜀茶照殿爲我增
顏色

五言絕句

早秋

塞遠冥鴻度秋高胡馬肥關山一夜月處處搗
寒衣

古意

妾有青銅鏡梳粧不離身願持鑒終古肯復照

卷三

他人

朝天宮賞牡丹

露浥離披秀日薰深淺紅故將妖艷態日日笑
春風

寄題道山陳氏水亭

小徑通園圃幽亭映苑沙春風深戶閉飛盡海
棠花

夜坐

暗竹泉流響微風花氣馨夜深時獨坐雲漢度

飛星

水吉夜泊

風雲霏霏夜溪居已閉門扁舟沙岸宿獨犬吠

山村

和河上醒歌

林榕江以河上醒歌六絕見示序之曰經
旬不飲絕無人事故作是歌其意深矣余
謂醉而能醒醒而能醉是善醒善醉者也
不然則柴桑之醉果真醉華山之睡果真

卷三

十一

夢賦

睡耳非知醉醒之意因倚韻而和之命曰
和河上醒歌

自青

白雲在青天鳴蟬在高樹清簾捲疎簾薰風時
入戶

花色青不改浮雲時去來開門見遠山玉井蓮
花開

兀然林居小晨昏景自多山深聞鳥語江靜苔

漁歌

碧練瓊河水柴門向水開綠灣楊柳裏時駕小舟來

阮籍非耽酒盧仝不爲茶吾將鍊丹液泛泛乘雲霞

題林榕江畫冊

孤村明野色萬樹點山尖去馬來牛路風光近短簷

湖亭晚眺

卷三

十二

黃婉

堤上湖草綠堤下湖水清湖中捕魚子晴雨半生平

車輦道上松

東來喜看山更喜山上石青青數株松清風生

兩腋

箕子墓

青山芳綠苔封壤築高臺使車一瞻拜蕭瑟悲風來

箕子祠

古廟蔓藤蘿屹立檀君石丹青儼如故春秋薦椒酒

發開城道中

綠水臨長壑春風吹白茅溪邊一石塔上有鶴來巢

太平樓次唐先生韻

錦席開華館扶鞭信馬歸明星時在戶點點照春衣

萍蹤涉海左歸夢度遼西五雲雙闕曙起坐聽

卷三

十三

鳴雞

過劔水

徑路微如綫松風鼓水紋輕輿三十里衝破嶺頭雲

先月亭

亭子傍山隈雲光夜夜開層簷非近水爲有月明來

一覽亭

小亭開鳥道突出萬松閒堆翠濃如滴千山一

覽間

秦王島

茫茫遼海灣上有秦王島盧生久不來秦王空

自老

姜女墳

海濱姜女墳穹窿一片石秦關渺何許日日望

行客

龍泉寺待吳龍津給事不至

旌旄久不來緩襟步庭宇亭亭數株松下有一

卷之三

十四

碑古

題廖漆濱太守卷

群峯峭青壁鳥道接丹梯松風度樓閣上有幽

人棲

雪色迷山徑寒江有釣綸臨淵何足羨應念苦

寒人

中湖夜泊

遠墅稠群木清流汎短蒲扁舟投岸宿山鳥夜

驚呼

壽溪對月

溪水平如鏡蒼煙靄暮林月滿迴塘上寒潭深
復深

姜篆江都運贈辛萊川酒

兩畦三十品無如此奇出清意有誰知道腴從
此出

綠甲春來細芳園過雨霑堆盤香氣馥入饌翠
雲纖

竹浦尊初散梨窓客未醒相逢傾一醖對此眼

卷之三

十五

偏青

右謝萊

重碧潑金罍月照寒潭水坐對賢人心何以酬

知己

奇方出神仙何不遇唐賢色比咸陽美人傳斗

十千

遲日薰絲柳晴雲秀遠峯幽懷何以暢且盡琬

瑤鍾

右謝酒

六言絕句

崇安道中

獨樹維舟橫渡兩山夾水中流礪田雙雙溪鳥

風帆片片沙鷗

輕煙籬落燈火旭日草屋雞豚數尺門臨流水

一聲犬吠山村

絕壁臨溪欲斷奔泉激石空流珠宮佛刹雲表

綠樹漁罾渡頭

過安州雲巖院

草沿新砌方鋤花落空庭未掃雨後看山最奇
煙中望海猶好

卷三

十六

金郊道中

景交二月三日過千山萬山孤鳥輕雲海上
落花流水人間

乳燕頻來四五飛鴻遙見二三風光頗同薊北

客夢常遶江南

重陽後遊鼓山

石鼓嶢嶢突起煙波渺渺飛來九月江中潮滿

三秋海上雲開

蘭若看山未足青絲沽酒何遲渚清沙白如許

鳥歸霞落誰期

上院半山法界藤蘿繚繚諸天日落雲迷野寺

潮來水滿洲田

古寺僧歸花外仙家犬吠雲間繞屋幾灣流水

環江一派青山

遠與晴空鳥沒古亭芳草碑存疊嶂苔封石室

清齋鍾動雲門

石上書留鳥迹山間樹老虬枝磨崖試覓舊句

牽蘿爭看新詩

卷三

十七

陪張半洲遊鼓山疊前韻

天意於人有約山靈喜我重來公今切莫辭醉

野菊滿林盛開

連日陰晦是日晴明故有首句

出郭見山即喜肩輿赴約未遲探討直窮大頂

登臨不負幽期

翠壁高盤萬丈銀河直下九天杉松中藏古寺

洲渚遠帶平田

雲捧綺樓天上風傳清磬人間生平最有幽癖

襟懷祇在青山

削石臨溪欲墮歌亭嵌洞猶存簇簇小橋草舍

濛濛細雨江門

野蔌薄供數味山花斜插一枝洞簫聲震林谷
歸來馬上題詩

卷三

一八

才

雲岡選稿卷之三畢

雲岡選稿卷之四

詩

七言絕句

遠在

遠在京華憶故鄉客懷蕭瑟對秋芳天寒野曠
滄江暮幾陣寒鴉鎖夕陽

長信宮

長信宮中秋草齊玉人斜倚玉樓西碧天萬里
歸鴻度猶自雙雙過舊堤

卷四

一

送方體道御史之南畿

潞河楊柳拂堤青河水逶迤素練澄驄馬雕鞍
出城郭煙花樓櫓下金陵

金陵王氣古來奇 皇祖貽謀建丕基霄漢風
高騫隼鸞疆場何處覓狐狸

栢臺霜冷復烏啼蹕道風嚴聽馬嘶回首長安
瞻日近巍巍宮殿拂雲齊

一片征帆遠客心洗天梅雨度江陰碧空萬里
吳臺月此夜相思深不深

湖堤

狂風瑟瑟吹我衣
碧水蕪葭帶極浦
長堤獨馬少人行
回望四山盡煙雨

送胡慎齋太守入覲

牙檣錦纜越江濱
白叟黃童揖路塵
臥轍何時慰歸思
春風重見柳條新

溪雲江水度千山
萬里馳驅覲聖顏
雉尾影中頒鳳詔
應知丹陛錫恩還

和河上醉歌

卷四

二

各

林榕江以河上醉歌見示余誦之見其叙
事清切寄興高遠恍如身在河上也昨瓊
河燕歸時已二鼓因醉而歌之醉而和之
亦猶瓦缶之擊各適其音耳命曰和河上
醉歌

河上瓊樓仙子居
涓涓春水映清渠
閉門盡日渾無事
閒讀淮南數卷書

種竹栽花雲水鄉
村居無事日偏長
海鷗沙鶴知心性
笑看浮生底事忙

藩幕諸君招飲鼇峯勝觀亭

山寺鐘聲藏樹遠
海門漁火射波紅
半空幻出蓬萊島
百瀉人家一韻中

宿劍浦城外

扁舟繫纜懸崖上
故國鄉思入夢饒
昏暗不分山水色
漁燈點點在浮橋

登天遊觀

獨上高亭俯萬峯
飄飄雙袖舞天風
青林碧水煙霞迥
身在紅雲香靄中

西湖曲

卷五

三

各

竹籬草屋住湖邊
柳陰下繫泛湖船
遊人載酒日歌舞
催直惟須三百錢

湖草青青泛白鷺
中流款乃聽漁歌
吳娃年少慣留客
翠幕朱簾載酒過

郎上湖船子夜歌
儂乘小艇泛金波
春光不管隨郎去
對景尋芳儂亦多

問郎何事逐東風
楊柳橋頭春正濃
桃花開遍色如錦
笑折一枝羞殺儂

楊柳花飛糝綠苔隨風飛去又飛回晚來入戶
當筵舞點點輕狂落酒盃

家住湖邊弄綠漪荷香十里晚風吹遊人只道
西湖好生小從來自不知

湖上絲絲萬綠條湖邊北屋趁漁樵種成桃李
千餘樹何日濃陰遍六橋

滄洲道中

草屋村氓慣負鹽蘆園蒲橐滿閣閣小舟撐入
長河裏縱有巡兵更不嫌

卷四

四

江

候駕謁陵

長安馳道接昌平翠輦歲時出鳳城王節金幡
喧鼓吹蟒衣中使夾街行

武士分麾擁節旄羽林千騎帶弓刀六宮步輦
張黃幄內使乘聽著錦袍

百寶沉香金羽蓋珠簾玉几遠遊冠山陵扈從
羅千吏門外高呼擁百官

迎駕

傳聞聖駕在沙河衛士紛紛策馬過銀前金

壺宮漏永中天月色傍人多

天子離宮遠在山新亭肇祀駕駢還群臣走馬
連宵發鎖鑰當門夜不開

扈從山陵走百司碧峯丹嶂耀旌旗駕迴長
樂鐘聲動驚起鳴鴉官柳枝

送馬蘭谷叅將

提兵邊塞拱神畿隊隊旌旗草木輝落日黃花
原上路將軍縛虜馬前歸

送臨川王尉

卷四

五

才

作尉臨川且近家公庭訟獄寂無譁九重述職
歸來後依舊東風滿縣花

夜宿榆關見月

海天長望戍樓閒烽火高原鎖暮山永夜朔風
傳漏柝邊城明月照榆關

榆關雜詠

聞道天驕已渡河陰山萬里雪水多長城戰格
連青海胡騎如雲不敢過

巨額黃髯最健兒彎弓奪取虜驄騎臂鷹走狗

沙場地醉把胡笳向月吹

朔漠風寒草木枯桓桓騎士列前驅夜歸雪滿

弓刀白羗笛一聲山月孤

頻年不解黃花戍列塞雲屯百萬兵日夕轅門

傳夜柝軍中時聽鼓鼙聲

題北鎮廟

有遼金碑

丹青廟倚白雲深松檜森森古殿陰荒草斷碑

埋鳥跡細芟蒼蘚認遼金

題任西溪都憲畫

卷五

六

萬頃晴雲捲暮霞一泓秋水遠溪斜輕煙半鎖

山前樹月白松青漾碧沙

贈馬總戎

皇圖萬古壯山河列騎連營關塞多賴有干城

良將在紛紛雜虜敢橫戈

山下觀獵

吹角連兵下帳幃彎弓千騎疾如飛雲羅四面

包原野白日山中看打圍

初見杜鵑花

半嶺晴開半嶺霞隔江錯訝日西斜三韓春氣

深如許纔見東風第一花

宿牛峯縣興義館

蒼屏微靄鎖樓臺點點梨花破綠苔高捲湘簾

放山色重簷不礙燕飛來

開城太平館

松嶽栽栽高挿天荒城落日起寒煙西京舊說

高麗地傳國曾經五百年

朱甍碧瓦鬱嵯峨曠野飛煙日暮多自是皇

卷之四

七

明聲教遠車書一統混山河

邑里村莊散萬區油油芳草綠平蕪路人不識

山川恨指點層城說故都

安和演福最爲佳廢寺殘燈傍古崖蘇晉不來

空繡佛更無高士坐堂齋

將發碧蹄阻雨

此去藩邦祗一程却教霖雨滯行旌邦人莫訝

風煙濕爲有龍光過古城

高麗故宮

松蓋扶疎十里陰，層臺石壁紫苔侵。當年歌舞
翻成夢，今日春風碧草深。
千層石級建高臺，麋鹿朝遊長綠苔。松嶽煙嵐
清自好，月明時有鶴飛來。

重過龍泉館

看山移席聞啼鳥，對水停杯數落花。望裏聲聲
藏密塢，香浮片片泛流霞。

登浮碧樓

銀河東下綠波深，煙艇微茫繫柳陰。晚上高樓

卷四

亂春色，漁燈幾點在江心。

望海寺

海上石山山上寺，寺中惟有一山僧。自耕數畝

荒田地，獨守寒廬夜夜燈。

題廖添濱卷

丹峯翠壑起輕煙，正是江村雨後天。飛鳥不來

沙渚淨，濛濛雲氣亂前川。

獨向江頭坐釣磯，浮嵐空翠點春衣。臨流回首

看歸鳥，高樹無風葉自飛。

送曾東村之仙居

官舍閑山隔越山，馬蹄天北又天南。半庭過雨
槐陰綠，絲竹聲清月在潭。

題牡丹

深紅焯灼出瓊闌，旭日初開捧露盤。自是名根
來上苑，天香國色總宜看。

舞態嬌安破粉紅，競舒穠艷盡闌東。長安多少
尋芳者，依舊風流似洛中。

仙離粉黛賽宮粧，醉暈朝紅夜染香。領取春光

卷五

九

來上國，分明留作萬花王。

瓊英淺碧翠雲翹，素態清羸濕未銷。春晝玉人

眠不得，蓬萊深處聽吹簫。

代人題壽意

江城雪後梅花發，仙子乘雲駕彩鸞。傳得深宮

金鳳曲，紫簫聲徹碧空寒。

送王文昭司訓袁州

袁山秀水接高城，畫舫橋頭月正明。溪寺鐘鳴
人語寂，郡齋猶有讀書聲。

夾溝驛待張龍湖不至

扁舟乘月泛江沱銀漢無雲映碧波一夕思君
何處泊夜深燈火聽漁歌

遠岸孤帆隔一程中宵月色傍人明相思不寐
猶江水歌枕時聞撥棹聲

內乾運殿

團團小殿古松斜石檻玲瓏映水花翠輦不來
金鎖合綠楊深處有啼鴉

挽常州陳進士

卷四

十

南宮一見識才賢何事迷途阻去鞭山鳥山花
夢塵世紆歌空載月明船

送呂希武知道州

赤旗朱弩綰銀魚父老爭迎刺史車欲副蒼生
更何術篋中惟有捕蛇書

送人宰邑

卓蓋銅章出帝都每於雲裏見雙鳬他年入
覲長安日爲問民謠近有無

送鄭子尹河源

星軺初向惠州城爭看兒童竹馬迎爲問吏人
何治術一錢一硯是生平

次顧東橋息園新營雜興

久聞吳下辟疆園新闢西莊給事門日涉已成
陶令趣地偏擬向阮生論

野徑休鋤草自花庭柯不動集昏鴉息機會到
忘言處碧水丹山是主家

碧欄干畔長陵茗疎雨輕風養藥苗莫把漁竿
釣煙水浦鷗鷺清影自蕭蕭

卷四

十一

花逕流泉架石梁垂楊脩竹陰方塘鶯聲燕語
頻來往時有風光到草堂

萊竹青青挺萬竿瀟湘春雨拂雲寒清談時有
高軒過日永遊人載酒看

宿雨林花帶露香葛巾細簟坐雲涼閉門手展
黃庭卷樹影移時日正長

誅茅背郭避嘔釜竹塢槐庭散綠陰細細荷風
來水面溶溶梧月到天心

晚稻登場紫蠟肥江天冥冥鴈南飛開軒深酌

凌秋色庭葉蕭蕭弄夕暉

朱英翠苻匝清池夾岸芙蓉欲吐時獨坐謾成秋水賦一盃深唱大風詞

又盟松竹結嘉賓更與泉蘿作主人徙倚雪晴雲散後紫金山色月華新

桂洲少師以西苑應

制紀勝諸詠見寄因憶辛卯秋

皇帝新立亭殿于西苑重農事也落成命二輔臣進講無逸殿卿時以職事展書殿中

卷之四

十一

賜宴于幽風亭惟卿與詞臣與焉亦榮遇矣

遂追紀而和之

君王垂拱坐西宮寤寐義皇德並隆無逸殿圖

思稼穡亭開七月揭幽風

宮柳半含煙靄濕林花猶帶露華乾朱門路遶

昭和殿紫禁雲高太乙壇

天池西畔玉橋橫萬頃琉璃綠樹明百鳥迎春

來上苑一犁新雨餉深耕

金海亭開面面風錦屏文石萬山同五雲雉尾

開宮扇龍衮光浮日正東

深秋新殿講筵開錫宴亭前進玉杯汾水度詞輝草木洞庭張樂起風雷

輔臣坐講隆新典內侍遙將朱几來天語從容親賜宴宸恩仍許從臣陪

翠華遙駐苑中山留得君王一顧歡恒裕有

倉供帝藉後宮爭向祀蠶壇

龍池風起細揚舲殿閣清陰入窈窕青草叢中藏海屋綠楊深處見山亭

卷之四

十二

錦芳亭北倚欄干鸛鵲鸛鵲滿晴闌銅龍突出

神霄上仙掌高擎承露盤

帝城西苑立神倉欲備采盛潔稻梁故事鬼神

同夏禹經營靈沼詠周王

含風御柳絲絲綠映日宮花朵朵丹雙闕雲中

龍輦下百官鵠立侍鳴鑾

翠芬清馥披亭殿脩竹喬松冒玉池輦道平臨

芳輦地旌旗高拂綠楊枝

玉虹垂練碧山頭下注激潭繫小舟翠苑輕雲

生別殿金門旭日上龍樓

昭和殿敞錦芳亭擁翠飛香秋露冷鳳舸龍舟
蘆渚畔石門煙景洞雲冥

古殿森森萬木陰石潭風磴度清深碧梧枝上
鶯拋錦綠藻波心鯉躍金

柳岸蓮塘接苑門珠簾繡柱抱華軒謾言衡室
皇風遠猶有茅階古道存

廣寒涵碧並巍峩翠壁丹梯翳女羅海上何須
覓蓬島 皇明萬載此山河

卷四

十四

石鏡涵空海月生玉龍噴水洞雷鳴巍巍池閣
臨丹極杳杳宮樓接太清

和桂洲白鷗園諸詠

八角塘

八角橫斜水滿塘無邊景物在江鄉夜來春雨
山前過添得風光上野航

蓬萊閣

小閣鈎簾環綠水蓬萊元自隔風塵綸巾羽扇
逍遙坐野老驚看天上人

賜閒堂

黃扉日日面 天顏受國深恩暫許還海內蒼
生方屬望肯教一日與公閒

明月榭

萬里無雲騰碧海水邊虛榭受光深閒來獨坐
中宵永霄漢遙懸魏闕心

醉春臺

黎杖青鞵獨上臺春山春日百花開撩人春色
濃如酒對客須傾三百杯

卷四

十五

金陵雜詠

處處笙歌春未闌江亭微雨杏花殘朱甍繡戶
長門閉風度飛花撲畫鞍

楊柳絲絲拂苑牆宮門旭日耀珠光御河流水
年年綠時聽春鶯繞建章

春雨霏微入未央天街碧草淨年芳上林花發
濃如錦宮殿千門鎖夕陽

綠草成茵擁畫欄春晴花氣滿長安紫金山色
明如畫輸與遊人駐馬看

渡江訪陳虛窓中丞

候館傳餐暫息勞
丁寧舟子理蓬篙
官船解纜迎潮上
峽口風來浪正高

官渡橫江駕櫓雙
隔溪帆影入船窓
夜來添得前山雨
滾滾溪流入大江

層峯疊疊埋雲樹
細草纖纖織澗泉
茅屋山頭聯石級
村氓老幼盡于田

大頂文峯聳處尊
此間無異浣花村
中丞甲第開三徑
一簇松杉正遶門

卷十四

十六

倚岸成橋通小溪
溪流清淺草萋萋
野花自落春歸去
澗戶無人山鳥啼

古檜蒼松入院涼
雲屏錦席共燈光
殷勤重話十年事
風雨蕭蕭夜對牀

村居雜詠

臨漪草閣

草閣風生六月涼
臨漪馥馥艾荷香
釣簾驚起雙鷗鵝
寒影蕭蕭過柳塘

望仙樓

望仙樓近望仙橋
仙子何年下九霄
月白風清人未老
緱山鶴背聽吹簫

容膝軒

笑我洞房如斗室
環堵蕭然只容膝
開軒看眼滿庭芳
春草詩成枯彩筆

一峯樓

月夜時聞笙鶴音
坐闌庭影轉花陰
春雷忽送千山雨
試問溪頭水淺深

春日山亭偶作

卷十四

十七

石徑逶迤萬木中
纖纖新草碧欄東
江亭一夜春風起
滿院桃花著樹紅

池館

池館新開越水濱
林花一度又逢春
曉來風起狂枝舞
祇恐花飛惱却人

新荷初展綠如錢
萍葉青青野水鮮
春雨夜來添幾尺
湖塘隨處起烏鳶

越王臺懷古

古木垂陰綠滿園
長橋十里接江門
越王臺殿

臨江曲青草平蕪何處村

十四門橋

疎松策竹擁村原
跨岸橋通十四門
水淺沙明飛白鷺
夕陽溪色近黃昏

溪源宮

仙觀依山過十尋
軒楹俯瞰碧溪潯
潯磷磷細石漾流淺
下匯碧潭無底深

再渡義谿訪陳虛窓

岸濶沙平江水灣
青簾盡舫水雲閒
晴光忽散

卷四

太

千峯雨天畔分明五虎山

舟過陽崎江漸濶
峽流半渡一溪分
平田綠野人家少
惟有漁歌接水雲

平臺次張半洲韻

金風澤國報新秋
望入千崖爽氣浮
絕頂雲霞飄羽蓋
郡人傳說謫仙遊

木落天高林影秋
涼風輕颺海雲浮
江城十里潮光滿
更擬扁舟載酒遊

春日同祝九山登烏石山次韻

江流如帶遶青山
萬里風煙壯客顏
坐對海天遙送目
蓬萊宮闕五雲間

江城野圃淨秋容
落鴈平蕪夕照中
共酌仙臺豁高賞
萬松清吹落天風

搖落心悲宋玉秋
煙波渺渺使人愁
雲歸四野遙空淨
紅蓼花開江水頭

首夏聚景亭獨坐

首夏紅葵照日明
環亭開作錦爲屏
畫欄倚遍江天暮
沙碧松蒼眼倍青

卷四

池塘雨過蛙聲聞
庭院雲晴樹影多
草色疎簾青近砌
湖光空水綠平荷

秋日飲半洲城池汎舟六塘

秋日水亭橙橘香
錦屏華席坐雲涼
清歌遶棟飄群木
向晚移舟汎六塘

黃竹歌聲激素波
當筵銀甲弄雲和
游魚撥刺橫舟過
蕭鼓中流發棹歌

仲夏山亭漫成

裊裊竹扉迴曲沼
籠籠曉樹綴明霞
小窓鎮日

集 87-718

山禽語落盡荔枝龍眼花

秋日過倪維朱池亭小酌

曲巷新開枉史莊苑中高竹入雲涼
疎簾清簟看棋局碧椀調瓜薦露漿

柳屏隱約通蓮沼花檻逶迤接竹林
颯颯秋風吹雨過四山雲影半池陰

夏日山亭觀穫

小屋低簷不礙雲平堤短岸曲通村
滿田婦子欣禾黍長夏清風半掩門

卷之四

十

越山北樓乘涼

山上層樓高接天下瞰城郭通人煙
蕭蕭徑路臨山寺閒與山僧坐論禪

瑤芳亭觀打魚

流光過眼忽三春麈尾綸巾綠水濱
能解閒行還自笑吾身天地一迂人
脩鱗潑潑漾池春野老相看綠樹濱
不是漁磯不垂釣打魚元是養魚人

碧練亭觀種田

蛙聲淺草開春波刺水秧苗風日和四境
村村

農務急滿田兒女唱田歌

暮春正是種田時一望瀾漫綠野齊
最喜風光迷似醉路傍叢竹叫田雞

秋日山亭對雨

狂雷挾雨自天來四望雲陰黯不開
山色空濛平野合鳥飛不度越王臺

瑟瑟西風捲綠荷蕭蕭涼雨滴秋波
水亭坐愛楓林晚忽見一行白鷺過

卷之四

十一

棲雀驚風隱暮霞行人避雨入田家
一群乳鴨方浪喜游泳往來穿藕花

秋日山亭野酌

陣陣秋雲踈復行夕陽斜影半山明
一聲古調飄林木幾點寒鴉空外鳴

雲岡選稿卷之四畢

雲岡選稿卷之五

詩

七言絕句

春日同鄭東溟少司寇遊鼓山

梯雲絕嶠漱泉聲
晴日春山聽鳥鳴
磴道縈迴出林杪
中天遙見一江橫

舟過方山

群龍奔峭插江斜
簇簇青松蔭白沙
日夕空山雲霧起
隔林煙火幾人家

入才浦

洪江南下望仙崎
岸闊江平漫石磯
榕樹渡頭天欲暮
春帆一片雨中飛

晚過楊蘭石少參濯錦亭待月

偶過楊子談經所
匝岸芙蓉開滿池
清光入戶分燈影
正是東山月上時

濯錦池開玉井東
幽窓綺戶映朱櫳
疎簾半捲樓頭月
人在梧桐樹影中

夜深羽扇不停披
九月炎如六月時
羅幙蛩聲

猶未散中庭兀坐看星移

塔湖看網魚

懸鵝破衲打魚人
歷盡江湖不厭貧
老婦溪春携稚子
潮回晒網滿江濱

拍肩三五小孩童
孱弱操舟疾似風
舉網洪流隨上下
得魚沽酒是年豐

口號代東問人乞花

草堂已築少名花
欲得天香挹露華
乞取松梅與蘭桂
十分春色到吾家

村居對月

萬里流輝自可人
碧空寥廓淨無塵
瑤臺仙子乘鸞下
滄海桑田閱幾春

月明清影靜涵池
點點飛螢入我衣
風定碧波平似鏡
懷人千里共清輝

獨步庭中偶成

茂樹庭前長綠陰
芭蕉抽葉已成林
道人終日無餘事
獨立花間聽鳥音

送詹上舍

欲買茅堂傍建溪樓成當與四山齊同由橋上
看舟下萬石灘頭聽鳥啼

林小山留飲小林園

傑構久看司馬第名花新築洛陽園不妨紅露
飄青蓋客至先開綠蟻尊

曲徑逶迤微雨滑奇峯屹峙夏雲高避暑偶成
河朔飲名流猶有竹溪豪

捲幔晴山湧白雲開軒綠沼起鷗群幽懷不倦
客常至潦倒應須到日曛

卷之五

三

池上橫橋橋上亭綠陰臨水亂蟬鳴碧甯勸飲
君須醉時聽山歌三兩聲

亭上欄干遶石塘亭邊花木淨群芳鮮魚入饌
銀絲鱸玉液調冰琥珀觴

謝活水侍御招飲末山莊

出郭應知在郭忙野人性癖戀江鄉得歸茅屋
真喜事一飯君恩未敢忘

雲飛葉落滿林坳絕壑懸崖秋氣高半月山樓
傾巾憤芙蓉杜若遍江皋

倪維熙招飲東莊

小築新莊近水頭大堤芳草起沙鷗隔林試問
擎舟者秋水年年幾度流

李百竹家賞盆桂

細雨紛紛濕紫苔邀賓爭看花來臨風欲共
花神語滿泛花香入酒杯

垂垂金粟綴芳叢采得天香滿袖中誰信吳剛
能斫伐却疑身在廣寒宮

張半洲宅夜坐叙懷

卷之五

四

畫戟新開司馬門湘簾高捲碧山雲暖風暗度
春宵約二十年來此論文

禁苑鐘聲散綠槐長安並馬早朝迴同遊交誼
今誰在愧我如公濟世才

萬年枝動亂鳴鴉仙掌晴光映彩霞香度六街
官舍近開尊長對紫薇花

春日泛舟釣龍江至西禪

釣龍江上越王臺春日潮迴錦纜開舟子答歌
爭進漿西禪官畔看山來

扁舟搖曳傍溪花布韞青韞踏軟沙芳草岸平
江水碧折楊驚起亂鳴鴉

二月舟行義谿紀興

輕移畫舫碧江潯破浪風來繫柳陰隔水向人
頻問路小橋步入荔枝林

蕩漾春江一棹輕幽林攜手試閒行村氓不識
衣冠客指點舟人問姓名

溪平如鏡蘸星河曠野風煙日暮多何處小舟
聯絡下空山江靜起漁歌

卷之五

五

七月六日飲半洲城隅園池

偶來避暑上亭臺朱李光浮琥珀杯日暮半池
雲氣黑西山殘雨送輕雷

夜宿裴公洞

白石青松滿舊山丹梯萬丈費躋攀世間名利
紛紛者不及先生早閉關

過洛陽橋

溫陵原是舊遊地訪勝于今一問津賴有端明
宋學士千年題柱屬何人

木蘭陂題李長者卷

中流砥柱障狂瀾萬石支撐擁碧湍三十六間
憑地險綠波光浸一山寒

踈財捍患築長堤爲國忘家載口碑水綠山青
人自老至今惟說木蘭陂

次陳培竹餽葡萄韻

冉冉龍鬚牽紫幹纍纍瓔珞聚珠丸若求調鼎
登清廟似與鹽梅一味酸

立秋後過新庵

卷之五

六

身健簪筇不用扶秋風蕭瑟入菰蒲興來烏石
尋僧寺閒看山僧印佛圖

見倭寇所燒海船

海船三百六十艘羅列江邊樓櫓高一夕半歸
煨燼冷殘兵折戟赴江濤

謁閩越王祠

民家燒盡有殘楊古廟巍我鎮越疆煙艇風帆
江水漲歸然獨峙曾靈光

讀郭景純遷州記

福地福州原有識茫茫滄海變桑田君看郭璞
遷城記六六年來兆已先

四月七日平臺月下聽滇人吹簫

臺高縹緲接丹霄閩海妖氛尚未消散步瑤堦
清露滿月明良夜聽吹簫

五月四日汎舟臺江

渡頭搖舫出沙灣百里人家一望間江岸連山
江水闊舟中惟見越王山

十二日再汎臺江

卷五

七

月上東山潮正平隔溪漁火映江明漿聲咿嘯
中流響隱隱山橋帶越城

臺江舟中對月

點點疎星流紺宇娟娟新月照江湄開簾對月
潮初長江上漁翁罷釣時

渡江至水西

一夜颼風吹猛雨五更雨止復停風須臾換柁
橫江去蜺水旗山在眼中

林旗峯太守江門發舟

渡頭微雨濕棠舟一水盈盈起白鷗遙指江門
連錦樹美人猶隔水中洲

過陽崎江

煙雨滿江潮水急漫移畫舫傍漁磯舟人鼓棹
謳新曲驚起田中白鷺飛

觀塑像戲題

閒登佛閣對禪僧笑付良工貌我真散淡形骸
聊自適却疑惠遠是前身

林小江郡丞招飲新莊

卷五

八

莊舍相依喜卜隣高樓聳構河之濱開門犬吠
如迎客驚鴨成群欲近人

村居忝竊孟家鄰選勝尋芳出水濱四十年前
龍虎榜與君同是看花人

南樓觀武闡馬射

左右轅門立武闡材官勇士結重圍將臺角響
黃旗展挾矢呼名策馬飛

飲陳雙山一笑亭

一笑亭開戶不關朝朝暮暮對南山疎簾未礙

看山色飛鳥浮雲日往還

携榼貢院與黃少村少司空對酌

館誼交情四十年相逢杯酌是良緣秋風池上
碧荷雨不爲天涯悵別筵

登烏石山偶成

城上高樓接遠天村中綠水盡平田千山四望
銜紅日獨立秋崖聽晚蟬

攀蘿躡磴步雲橋獨上高臺望海潮城闕秋風
動木黍閒行清興自逍遙

卷五

九

雨中登貢院凌雲臺

澤國鯨波瀚海通八閩形勢古稱雄試登棘院
凌雲頂多少樓臺煙雨中

萬安橋獨步

樹陰隱隱露山腰路入梅亭望不遙百丈長虹
臥溪曲逢人多說萬安橋

訪倪維熙留酌

團團雙栢夾花臺臺畔芙蓉爛熳開折取一枝
蘸秋水秋光分向竹窓來

五言律

瓊林宴

瓊林開 御宴聞喜被恩濃杏苑紛冠冕梨園
奏鼓鐘宮花明綺席天酒瀉黃封慙愧衡茅士
清時際會逢

上表謝 恩宿于禮部

奎殿承恩後南曹襟直過夜闌春尚冷月暗燭
來多雲淨澄銀宇星輝出絳河明朝有章表側
耳漏如何

卷五

十

冬至朝陵

朔風起邊塞胡沙暗遠村麒麟疏隧道龍虎抱
陵原古樹棲寒鵲神宮閉戟門玉魚魂未散青
靄自黃昏

虞惟明侍御招遊通惠河

翠茗危亭上濃陰匝古隄清漪開酢醑碧藻泛
鳬鷺杯酌隨流曲林陰逐景低晚涼幽意愜歸
路過橋西

錦衣鄭蘭齋席上偶成

庸敵陳高宴窓開列翠屏高談誰得意深酌自
忘形涼月生秋宇微風散夜星主人真愛客酬
勸不須停

送人作教嶺南

風歛千山雪天開五嶺雲劍光依北斗琴響入
南薰移席看山色尋芳擷沼芹門牆占桃李風
化繫於君

宿圓照寺

問道芳郊外揚鞭古澗中濃花匝幽徑喬木受
春暉

卷五

十一

高風遠漢歸雙鳥晴坡落數鴻披衣坐蘿薜清
興入無窮

過古城園

寶剎藏丹壑珠林隱石門山川有燕薊風物自
乾坤水落溪多石雲移馬度村帝鄉何處是
落日古城原

登望湖亭

爲愛湖山好重來此地遊瓊樓飛白日瑤宇接
丹丘俯瞰滄洲近遙瞻銀漢愁誓將問仙訣吾

道復何求

鳥道青雲上僧房綠樹邊山門響清磬石鼎動
春煙飛閣臨丹洞重巒吐玉泉坐看塵世遠吾
意欲安禪

題謝同年桐城歸興卷

桐城有高士隱德契幽玄陶謝青山句羲皇白
日眠鳥歸林木茂鱣潑楚江鮮杖屨隨清興年
年樂自然

送廖通判之河南

卷五

十二

馬首終青絲行行適路岐郡迎新別駕人觀舊
官儀吏事無儒術民謠是口碑洛陽形勝地不
負宦遊期

太湖泉

獨有西湖水冷然淨我心冰從天漢發脉注地
根深秋鑑金波靜冰壺玉宇沉翛然飛動意從
此數登臨

關室

關室通深巷家家機杼聲雞豚連曲陌燈火接

層城地僻衣冠少樓高笑語輕乾坤兩無礙隨處得吾生

西禪訪林茂貞

嘉木匝虛院夏雲橫遠山鳥飛低不度僧出畫常關杖策僕夫遠綸巾野老閒何年定吾術心事白鷗間

遊鼓山上院

百丈盤雲上諸峯勢自卑春風飛燕雀夜雨泣蛟螭古洞莓苔合危亭碣石支浮生餘白晝携

全卷五

十一

手到天池

宿上院

上院分山半岩崑法界空巨壑浮海上飛錫卓天中枕簟星河逼松蘿雨霧通未明瞻出日雲際起高風

山亭晚憩

山路緣溪狹河梁倚岸平雨蛙喧柳沼風鳥落花坪晚照含煙碧春流帶草清漁歌傍河曲淒斷兩三聲

久雨

入夏仍多雨浮雲日日陰產毒多傍戶啼鳥不棲林昏旦鄰春急郊原穡事深諸溪新水漲近郭已過尋

題扇面山水

獨坐春江晚遙憐紫岫高忘機狎鷗鳥隨意臥蓬蒿山瀑飛瓊練松風激翠濤蘆花平淺渚煙雨弄漁舸

遊華嚴寺

全卷五

十四

春日虛空界聯鑣訪古臺入門鐘磬發敞席野林迴鴈蕩浮蒼樹龍池印綠苔賞心歡不極昏黑上蓬萊

爲有城東約重尋此寺遊山精藏白晝野鶴下丹丘鴈塔風霜古龍宮日月浮行歌留勝賞臨水問行舟

過大橫驛

溪澄春雨歇日出宿帆開走浪平沙沒懸崖過纔歷水春分野碓村戶傍漁臺山色青如黛春

光岸岸來

葉坊

晴雲生遠岫輕霧點前潺岸柳連青渚汀花映
綠灣溪春斜引水火種遠燒山民俗猶今昔征
蓬故往還

同倪維熙飲釣臺

與君同榜後相見十年期浙水春殘夜嚴灘月
上時登臺孤客夢對酒異鄉思更惜明朝別漫
漫南北岐

卷之五

十五

江

張氏藕華居

爲憐湖水好重過藕華居把釣臨荷渚移舟傍
葦渠花繁覆堤煖柳暗入亭虛愛爾張平子當
筵網白魚

謝溝舟中見月

夜泊彭城路關河鼓角嚴波光澄月牖野色動
風簾槐柳沿堤暗菰蒲出水纖征途頻問俗豐
歉丰相兼

王田道中

前隊列雙旌塵飛車馬鳴荒山無草木野店有
柴荆驛樹連雲塹邊峯接漢城喜逢青瑣客文
藻振英聲

豐潤院中和張道長韻

小院看蔬圃秋英已落花遙空聞過鴈高樹綴
明霞曠野爭寒雀荒城集暮鴉行行近山海回
首望京華

灤河望孤竹祠

日夕灤河路寒村半掩扉城荒存古蹟土曠住
人稀北郡留孤竹西山甘採薇椒漿思一薦霜
露欲沾衣

永平公署

使車環郡國踪跡寄天涯深谷冰埋徑平橋石
擁沙風煙百餘里樵爨兩三家杳杳飛鴻塞他
鄉見物華

將至北平道中

縹緲依山度馳驅向楚遙晴空初日出峻嶺宿
煙消問俗悲鳴鴈防秋看射鵰自慚涼薄質無

卷之五

十六

江

補 聖明朝

良策館阻雨

鳴雨來不歇，霏微晚更多。
飄蓬春已半，欹枕夜如何。
簷溜喧寒杙，松聲散玉珂。
中宵清夢繞，猶滯此山阿。

上巳登洞仙山亭

小亭跨山頂，躡蹬飛雲楂。
路遠羊腸曲，溪分燕尾斜。
正當佳節會，并對春光華。
長嘯希仙侶，逍遙傍紫霞。

卷之五

十七

長湍府招賢院

路入招賢院，平橋過綠灣。
岸崩沙磧白，石古蘚苔斑。
野屋明雙樹，溪流抱一山。
天涯有歸燕，遊子幾時還。

重渡臨津江

潮平江岸小，山淨野煙開。
近水亭依樹，齊雲石傍臺。
青林響松栝，白日震風雷。
何處滄波渺，漁舟點點來。

重過生陽館

老樹千章暗，晴峯萬點尖。
山有多棗，粟海利擅魚鹽。
遠水浮煙歛，新苗過雨霑。
棲鴉歸返照，詩思晚來添。

香巖寺

蛇山盤百折，綫路繞千尋。
萬里風雲壯，諸天歲月深。
花香浮塔院，霞影落丘岑。
杳杳鐘聲動，遙峯度碧林。

寧遠湯泉

凡水性皆冷，斯泉氣獨溫。
頗疑通海眼，已見動

卷之五

十八

雲根坤軸包，玄理川流識。
化原真機元，自妙何必問寒暄。

張灣道中

舟楫江河異，燕齊道路通。
野平雲近樹，日夕夜還風。
樓閣雲霄上，征帆煙霧中。
蕭條千里望，杼軸萬家空。

送鄭署丞節推太平府

佐郡臨姑孰，心平政自閒。
江流抱牛渚，城勢面龍山。
巨鎮留王跡，雄圖護帝關。
更憐清夜月，漁

笛響溪灣

送人宰邑于楚

數年仍宰邑百里亦諸侯泛鷁江天暮飛鴻夢
澤秋銅章明象緯赤縣護神州漢室求循吏當
年說太丘

送陳實判泗州

塗山開舊邸泗水壯名都禹廟留秦漢 皇陵
接楚吳桂帆臨澤國入境問樵蘇清獻流風在
懷賢興不孤

卷十五

十九

東江僉憲于順

憶昔長安日鳴珂散早朝春燈時共酌秋雨夜
聯鑣匡坐看書卷虛庭望斗杓文通真早達金
帶已橫腰

送楊丞之新城

不辭鄉國遠佐宰近邦畿鴈影橫塘度蟬聲古
道稀邑傳秦郡舊路入漢關微別思胡笳夕秋
風木葉飛

題永安莊卷

北郭都門外晴山馬首看村居臨蹕道沙檻落
風湍牛笛橫青野禽聲繞畫欄市廛尋大隱猶
喜近長安

壽龐錦衣竹坡偕其室人七袞

帝里逢春暮高堂並古稀堦蘭迎淑景庭草弄
晴暉舞袖凝華髮歌觴映錦衣瑤臺青鳥會日
晏未言歸

送殷良器領南太常簿

帝里通鄉國祠官領簿曹公庭人吏少省署禁

卷十五

二十

城高束帶寅三禮彈冠薦百牢五雲清切地香
霧濕官袍

隆福寺訪何春元

緩轡長安道城陰直柳灣逢僧來竹院訪友叩
雲關林淨花含雨煙開日映山風塵前路滿輸
與老禪閒

茅山喜客泉

一壑清如滴瓊珠散曉霞天空毫可鑑塵淨玉
無瑕碧石聯春草瑤欄隱暮花見人如有喜滾

滾印晴沙

潘臬諸君會宴于洪氏莊

卜宅多臨水開軒即見山張筵青草渡倚棹綠
楊灣江霧穿林碧巖花點石斑叨陪冠蓋彥日
夕不知還

晚度慈雲嶺值雷雨

嶺路寒煙積松林晚吹生樹深猶近寺地僻更
通城驟雨迷山色殷雷雜水聲憑高時一望直
北是神京

卷五

五

柳洲亭

柳岸通堤路蓮塘入水雲湖平見山影風細動
波紋畫舫笙歌席青林鶴鶴群高樓舒望眼煙
樹倚斜曛

淨慈寺

爲有探奇癖重來古寺遊亭虛蓮洞古雲淨鶴
林幽翠擁千峯秀青連萬木稠舊題仍在目餘
興更登樓

重過藕華居用舊韻

懶性非朝市偏宜水竹居洞雲侵座濕松月射
窓虛愛客頻開宴消愁只著書已誇囊有酒豈
歎食無魚

晚入浙江驛

薄暮躋雲嶠平堤過六橋小村通驛路落日正
江潮夜渡爭流急春燈亂影飄越山省不遠兩
岸繁吳船

過桐江

卷五

五

一派桐江水蒼屏兩岸開山形青似削水色綠
如苔帝座光猶故客星隱不來顏波障萬古知
是子陵臺

再遊鼓山

夕憩通霄路晨登喝水巖攢峯青欲滴屹石勢
如劍宿霧侵山後浮嵐潤客衫凭欄凝睇處海
上有歸帆

九日張半洲招遊烏石山

石徑逶迤上中天歷翠芬亭開一江水窓落萬
山雲極浦蒼煙合平蕪秋色分憑高俯塵世笑

語九霄聞

鐘聲

緲緲來何遠依依韻不群
霜清寒漏徹月曉曙
光分深院風前度孤村
雨後聞祗應征戍婦一
聽一愁紛

早春登臨漪草閣

春日上高樓江村景物幽
水田飛野鷗溪閣報
山鳩岸遠潮初滿天空
雲自流曠懷從此適
吾道付滄洲

卷之五

五

夜宿江亭

夜宿江樓上星辰手可攀
雲光扶片月波影動
千山遠閣飛螢亂投林
倦鳥還清宵動幽興
漁笛在溪灣

十一月十四日見梅花

閩南春信早未臘見梅花
點綴雲初曉輕盈日
半斜山林增氣色風物
記年華從此陽和暢
群芳競吐葩

贈毛珵相士

袖懷唐舉術眼有呂公晴
不待從徐庶居然識
孔明風霜雙短鬢天地
一浮華去去雲中路斜
陽送櫂聲

題明曜山房

愛此真如境蕭然一室閒
捲簾低北斗開戶見
春山錫杖凌風振禪房
映水關踈鐘將日暮杳
靄出雲間

送郭一厓給事使琉球還朝兼東李槐亭
大行

卷之五

五

上國頒恩命文光照海陬
夷邦瞻使節李郭共
仙舟詔下三台動波平
百怪收采風知獻納
端拱慰宸旒

雲岡選稿卷之五畢

雲岡選稿卷之六

詩

七言律

奉天殿放榜

宮漏頻催曉箭聲，疎星淡月映霓旌。
六龍夙駕瞻臨御，三殿宏開聽奏名。
宸翰新題黃榜濕，天門高照寶燈明。
草茅際遇從今日，薄劣何能答聖情。

奉和羅峯閣老敎一亭成之作

卷之六

琬琰堯文煥，日章傳心千載破。
荒唐鹿鳴燕樂娛，賓王魚藻懷忠繁。
典常相宅遠追周，洛誥弘文應繼古。
明堂高歌未羨橫汾曲，稽首彤墀頌聖皇。

山陵道中

役旅風光未忍論，蕭條茅屋數家存。
荒城返照山當路，古渡橫雲樹擁村。
遠寺疎鐘風外度，遙空歸鳥霧中昏。
一杯濁酒堪乘興，落葉殘燈掩衙門。

慶成宴次贊善林方齋韻

玉殿傳呼坐侍臣，金門旭日照龍鱗。
錦京此日沾春宴，中國于今有聖人。
香繞五雲依翠輦，樂成九奏送庖珍。
僊桃醉色明華袞，千載龍飛萬國春。

卷之六

虞惟明侍御座中見水塔七級玲瓏

栢臺公暇敞高筵，對客調冰五月天。
巧鑿龍宮浮島穴，中含玉宇入雲煙。
寒光不屬丹青貴，疑碧憑誰肖貌妍。
麟閣雲臺爭突兀，追陪今日見才賢。

贈司成林方齋之南畿

清秩新聯玉笋班，聖朝風教重賢關。
十年講幄弘經緯，一代儒宗仰斗山。
神驥霜蹄終逸駕，冥鴻秋影杳難攀。
即看振鐸南雍地，桃李春光

滿目斑

寄謝張二友

舉眼朋知今日異許君於我是知心寒窓半夜
芭蕉雨蠹簡三春楊柳陰道向會時藏用妙心
從靜處識機深勉旃勿作過時歎贈子雙雙綠
綺琴

碧雲寺

碧雲深鎖梵仙宮飛磴峻增十二重樹色鳥聲
開媚景晴光霞綺映高峯石潭波漾魚吹藻塔

卷六

三

院風來鶴舞松歷盡翠微空濕地數聲流水一
聲鐘

送戴給事乃岳冠帶榮歸

駝顏鶴髮映烏紗閱遍東風幾歲華謝却山中
閒日月直從天上近雲霞門楣王謝稱佳壻鄉
里衣冠見故家歸去休牽塵土夢山翁長與話
桑麻

戲贈都下孫彥明

家近皇居甲第高繁華不數五陵豪相逢意氣

來車馬不爲膏粱易俊髦岐路逢迎長折節風
塵歲月自侵毛年年仙闕黃花候錦席文茵泛
濁醪

送大宗伯紫巖劉公之南京

金陵百二山河勝重鎮還須屬老臣地切五雲
瞻北極淮流六月渡南津經筵暫輟星辰近宗
伯初承雨露新計日即虛前席召應將黼黻贊
楓宸

送少宗伯張公使郢

卷六

四

手持使節下仙舟代祀兼爲畫錦遊禮樂萬年
崇漢典衣冠千載憶軒丘雲開荆楚江山麗望
入湖湘天地浮剩有民風馳奏疏更憐秋思遠
凝眸

送同年李子知雲南

殊邦應喜郡侯來五馬幘帷問俗迴萬里夷方
歸境土九天雨露起蒿萊下車已卜豺狼避行
部重看瘴癘開今日朝廷崇德化安邊須仗
出群才

登貢院凌雲臺

凌雲樓閣傍城隈，隱隱文光接上台。
不盡煙霞彌近郭，無邊花柳映高臺。
況逢良友聞三益，共向春風舉一杯。
勝賞可能多述作，懸知君負子雲才。

送張犀浦方伯之滇南

殊方復覩漢官儀，越海應懸借寇思。
春水三巴仙棹遠，煖風百丈錦帆遲。
浮雲宦業元無定，長路鄉關謾有期。
聖代由來重藩鎮，雄才何以

卷六

五

答恩私

同方筆山侍御林榕江儀部遊鼓山次筆

山韻

丹丘晴望白雲浮，拄杖穿花許更遊。
清磬一聲山鳥下，閒房半掩越江流。
藤蘿窈窕香風細，煙水微茫野意悠。
騎鶴峯頭仙子過，洞簫吹徹九

次榕江韻

七閩形勝占東山，石磴凌嶒此日攀。
人語欲連

天闕近江潮已接海門，彎平田曲澗村村繞絕。
巖流雲暮暮還山，半夕陽飛鳥盡鐘聲遙在翠微間。

夏日集白湖鄭氏山堂

閒遊便覺息塵機，清晝江頭坐釣磯。
林木蒼蒼溪鳥下，野田漠漠水禽飛。
子真谷口能留客，和靖山中暫解衣。
不盡烟霞供嘯傲，擬拚一醉夕陽歸。

兩中同榕江訪二如內弟次榕江韻

卷六

六

十

城南草閣覆春雲，沙浦晴飛鶴鶴群。
紅雨苑花當戶濕，翠煙堤柳逐江分。
動携棋局尋苔徑，靜對爐香散午薰。
更有王童清夜曲，多情能得幾回聞。

秋日同高文溪侍御飲張希周山光堂

縹緲孤城最上頭，西風蕭颯一登樓。
雕楹百尺晴絲卷，喬木千章落日幽。
雨色漸歸閩海夜，樹聲遙報漢宮秋。
張顛高適才無美，潦倒何妨盡日留。

藩幕諸君招飲鼇峯勝觀亭

郡城何處訪名山只在東南咫尺間不盡樓臺
江日淨無邊波浪海雲還地臨碧漢鼇窟天
設珠城虎豹關喜有諸君能勝賞浮生因得一
開顏

水口

山頭暮雲爵重陰山下茫茫溪水深芳菲岸圃
累百仞結構江樓餘十尋村氓繞屋傍巖曲漁
舸隨流集樹林土風猶喜故鄉近遠道綿綿懷

好音

王僉憲招遊開元寺

溪頭百丈浮圖閣耀日玲瓏絕點埃碧水丹山
環郡勝青簾畫舫逐波來當筵歌舞酣春事開
鎮旌旄屬大材已辦芳樽恣幽賞不妨斜日更
登臺

建溪

晴日含山碧四圍清陰溪閣淨朝暉荻蘆滿地
迷人眼苔蘚沿崖上客不遠道驅車時拂劍荒

村茅屋尚局扉雙旌衝霧高峯上時見沙頭黃
鳥飛

遊虎丘

古木清陰娛夏日虎丘名寺住樓船小池曲抱
千人石虛閣平臨第二泉綠樹遠連湖蕩水青
山晴帶薜蘿煙振衣飛鳥流雲外極目朱樓落
照邊

曹戶部招遊大石山

大石山高凌紫霄陰陰藤蔓覆山椒雙飛白鶴

李太

來喬鳥遠引青鸞下玉簫深入風煙停羽騎晚
來歌吹上吳船蒼松翠竹荒村暮明月蘆花映
石橋

渡江望金焦二山

廣陵天際挂風帆鼇背浮空見二山樓閣九天
淹日月寺門千古鎮江關鐘聲吹浪鼇鼇出野
氣沉村鶴鶴還最是中流凝望處恍如身在五
雲間

瓊花觀

曉來獨上瓊花臺瓊花無沒生青苔國色天香
何處問牙樯錦纜爲誰來三春草木愁無奈百
萬旌旗去未回道士不知傾國恨猶將九朵浪
疑猜

別山寺次韻

晴雲無雪朔風輕東指關山萬里行紫霧沉村
迷羽騎青巒當徑引霓旌野僧鳴磬客初到古
寺聞香心自清暫向行厨脩竹裏斜陽暮角趣
王程

卷六

九

次角山詠玉田韻

種玉空餘白鶴還滿田秋草與誰剛斗牛夜氣
寒空靜麋鹿朝遊野水潄白石已能成妙訣金
丹猶可駐仙顏樵歌一曲僧歸路盡角斜暉下
紫山

永平道中望諸山積雪

雪後看山景最奇瑤臺瓊宇白雲滋煙開萬里
寒光淨風起孤城曙色遲曉散玉珂林外出晴
分銀漢渚中移何須更覓三珠樹仙嶠凌空一

望時

任西溪諸公招遊北鎮廟

盤問山勢似游龍王削芙蓉聳碧空旌蓋及門
來遠客衣冠遊宴會群公春回遼海千峯曉天
入高麗八道雄不謂登臨愜幽賞笑將雙劍倚
崧峒

遊華表觀

昔人化鶴幾千年華表于今已浪傳海畔關城
尚無恙里中丘塚倍於前山雲江月長爲侶白

卷六

十

石青松更可憐何事丹砂不相問蓬瀛宮闕隔
群仙

史道長會苑馬太僕副總兵設宴於都司

堂席上有作

雲淡雪消當午夜千門萬戶樂豐年樓臺燈火
迴銀燭文武衣冠集綺筵習習春風吹面薄圓
圓隴月向人圓清尊歌舞良宵會皂蓋風流自
昔傳

頭關站

晴日初消萬嶺煙青郊躍馬信朱鞭編橋乍渡
通流急殘雪猶存覺地偏茅屋數家迴岸曲疎
松幾樹出山巔陽春不道關河隔正是江南二
月天

渡鴨綠江

鯨波萬里泛仙槎碧漢澄泓漾淺沙始信地靈
雄島服遂令天塹限中華扶餘道上春光候鴨
綠江頭楊柳花自是文風歸一統萬年藩屏衛
皇家

納清亭

納清亭子在溪頭溪淥寒流亭更幽晴日雲霞
開遠墅春風煙水落平洲眼前對景供吟興松
下閒行設釣遊爲爾停杯一舒嘯山光潭影共
悠悠

嘉山嶺

嘉山嶺在白雲頭開鑿于今幾度秋怪石峻峻
欲墜喬松疊疊翠如流却看列岫溪中落遙
見長江天際浮躍馬嘉平還遠去前程有興更

登樓

將發安興館遇雨漫成

寥落村墟陰白茅倚江山郭俯青郊陰晴景異
春無定庭院人稀鵲有巢傍岸已迷楊柳樹隔
牆時見杏花梢沉沉入夜淹行客芳草萋萋滿
綠坳

登練光亭

城上高亭俯碧江茫茫煙艇列千艘游魚出水
紛無數白鳥平沙下一雙石壁橫雲搖遠樹海
風吹浪入寒窓浮金沉碧真如練一望層霄盡
海邦

渡大定江

晴日和風穩放船輕波蕩漾綠生煙蘭橈好趁
遊魚泳羽隊不驚沙鳥眠碧草遶堤迷遠岸紅
霞映樹落前川控江亭上頻回首極目層巒晚
照邊

風月樓

高樓百尺入雲涼畫棟朱甍接大荒海月迫臨

窓牖靜林風時泛芰荷香微微疎雨含江氣片
片殘雲漏日光斜倚曲欄來晚照一聲漁笛下
滄浪

登快哉亭

快哉亭近碧山頭浪跡于今說勝遊極目兼霞
滿城郭可人煙景傍林丘新蒲出水直如劍初
月離雲曲似鈎歌罷仙璫春露冷一雙歸鶴過
江洲

宿大同館

卷之六

三

平壤古都留巨鎮村墟榛莽半人家一江煙水
開城郭數里松陰覆苑沙王國尚聞遲海嶠客
途幾欲遍天涯仲春已破暮春至又見橋頭飛
柳花

中和郡生陽館次王公韻

萬壑遙從海上來層樓傑構向山開飛飛玉羽
明沙岸裊裊柔條近石臺煙鎖松蘿停翠蓋日
薰桃杏襯紅顚湘簾畫永遊絲靜時向晴峯步
紫苔

登黃州齊安館廣遠樓

百尺層樓繞畫欄曉來登眺不勝寒三春花柳
圖中景十里風煙鏡裏看日暖空間盤白鳥波
明海上舞青鸞豪吟似與雲霄近便欲令人生
羽翰

午憩鳳山郡劔水館

水流如劔拖雙碧積翠松陰鎖暮山麥秀平連
丘隴綠苔紋斜點石巖斑溪頭新柳半舒卷嶺
上閒雲自往還雷煥可曾經此地光生夜氣斗

卷之六

十四

牛間

次金太僕韻

郵亭素幔絕氛埃兩岸群峯入戶來縱酒敢謀
良夜醉看山直爲好懷開牆頭嫩綠搖青壁庭
畔飛紅襯紫苔可是春光多着眼題詩深愧杜
陵才

平山府金巖館讀壁間諸作

東國山川欲賞音故教豪客放狂吟清新未厭
三千首追琢能如百鍊金縱使鬼神能感泣敢

言蘭惠卽知心蒼茫獨詠青山老拄杖穿花向
午陰

謁 宣聖廟示諸生

丹殿巍巍敞碧林石橋斜倚綠池深春風氣挹
芝蘭秀化日晴龍檜栢陰觀聽橋門圓素履趨
蹌講席曳青衿 聖朝道教如天覆萬國冠裳
自古今

贈朝鮮國王

握符久已鎮東藩忠孝承家作屏翰國度尚存

卷之六

五

周禮樂人文猶守漢衣冠中林不復鳴鴻鴈在
野無聞誦考槃 聖主恩光元不淺丹心常許
傍長安

出漢城戲作迴文體

飛雲野色樹蒼蒼曉日晴籠沙霧黃歸鴈送聲
傳塞草轉鶯流韻賦堤楊衣沾露氣花枝好杖
倚山光水路長屏掩半窓溪淅綠霏霏谷徑曲
芬芳

登百祥樓次陳給事韻

萬山雲影亂前川拍岸滄波放釣船百里平巒
青拂樹一江輕浪綠生煙沙嘴渡三洲近風
度遙峯獨鳥邊俯檻清流看不盡深林蕭鼓夕
陽天

重過林畔舘見水田

下車林畔拂征袍暑氣侵人日色高野婦持筐
堆野菜溪翁滌金薦溪毛開軒散影來青靄入
院乘風聽碧濤岸岸清流歸澗壑村田隨處翦
蓬蒿

卷之六

六

江

駱駝洞

駱駝小洞自何年槎牙石徑相鈎連香生臺殿
雲埋屋僧在巖扉鶴避煙絕岸江聲迷古渡前
山雨氣射平川登臨不爲藤蘿繞直上高峯倚
翠巔

劉永平招飲鳴遠樓

山圍四野翠屏樓六月炎蒸氣似秋煙水茫茫
浮遠與菰蒲隱隱接芳洲才華作牧重來鎮公
暇邀賓最上頭宴賞喜聞兵甲靜五雲高處

帝王州

挽丘棟塘侍御

斯人何事倏云亡
京邸傳聞淚滿裳
綠野有花鶯自老
碧窓無樹鶴空翔
鐵冠豸服終餘事
白水青山是故鄉
欲采江蘺爲一薦
猶憐官守限殊方

黃汝行家賞盆蓮

聞道盆蓮已盡開
招邀元爲看花來
當軒雲錦姿無恙
着意霓裳手自栽
向日淨芳侵軟座
凌

卷之六

十七

波疊翠映深杯
笙歌明月清宵永
城上何勞鼓角催

雨過段子仁留酌

避雨偶來脩竹徑
開樽深向紫薇家
盆荷出水深三尺
間葉凌風開數花
雲淨鈎簾迎月上
夜歸騎馬戴星斜
不妨取醉存吾事
已見交情遍海涯

次李序庵閣老九日遊邵園韻

粲粲黃花開野園
深秋風物共清尊
洞門細霧

頻通閣石壁凝雲欲傍村
楊柳芳堤垂羽蓋
芙蓉小苑簇華軒
禁林御氣應相近
令節還同既醉恩

和張宗伯宴朝鮮使臣韻

虞帝薰風播五絃
海邦稱貢自朝鮮
九重日月懸丹極
萬國冠裳列錦筵
御醕光浮分玉饌
簫韶聲徹奏鈞天
史臣亦有河東賦
宗伯先傳白雪篇

卷之六

十八

清鐘急管雜繁絃
玉食天廚簇錦鮮
百伎盡呈

供奉曲陪臣
深醉綺羅筵
爭看劍履光華省
欲報瓊琚戴昊天
薄劣已曾叨使節
和鳴今復誦瑤篇

送沈章山之任

螭頭帶筆立霜臺
十載腰金屬俊才
潞水爭看旌節去
閩邦重見故人來
關河春暖牙檣動
洲渚風生錦纜開
遙羨倚門雙白髮
夢衣頻獻老萊杯

和許松臯太宰宮僚燕集

殿松宮栢映冬蒼東府仙寮醉羽觴周室贊襄
歸畢召漢家事業陋平良德星近聚瓊河上瑞
日重光紫禁傍霄漢風雲同劍履萬年寶曆
頌遐昌

元夕張宗伯宅燕集

學士華燈結綺毬太平歌舞帝王州堂開錦
幃珠宮麗簾捲花欄寶扇幽纖女機絲織月淨
蛟工雲彩宿煙浮玉堂仙客良宵會何異蓬萊
見十洲

卷六

九

送中丞魏淺齋巡撫河南

開府烏臺擁節旄月卿新命屬時髦心懸劇北
分憂切治洽周南作鎮勞曠野清塵驅虎豹荒
村安業剷蓬蒿六飛恩詔迴鑾後共想中興
聖治高

送洪國華主事之南畿

鄰里名家不乏人相傳經學接芳塵雲霄地切
衣冠舊雨露恩承甲第新彩服魚軒娛白日朱
鞭阜蓋照青春清曹起草元無事更喜江南近

八閩

盆荷次胡府丞韻

團圓翠蓋映窓紗淡淡晴光秋色奢敢望恩波
分帝闕恍疑塵世到仙家嬌紅欲竝瀛洲桂
濯錦還同上苑花最喜金風蕭爽候輕盈數朵
明霞

贈人

英名早著十年科儒雅風標亦足多疏草昔曾
留諫院詩篇今復盛鑒坡相傳洛下爭模紙不

卷六

十

學山陰只換鷺良會未嫌供給薄秋風疎雨送
望歌

江浦公署次李涪涯尚書壁間韻

淺渚蒹葭在縣門村莊籬落散雞豚地連淮海
山河壯江抱荆吳日月吞京闕隔雲時隱見暮
潮隨草雜清渾一帆未趁舟人便良夜高樓且
盡樽

詠張甬川家盆蓮

學士盆荷絕可憐臨風如拭相爭妍錦毬迎日

半舒卷翠蓋擎雨時歇顛地連太液恩波早色
借上林佳氣偏詞苑便應留勝蹟共看內禁傳
金蓮

遊東園次許龍石韻

金谷城隅開竹扉水軒山閣轉霏微橋橫古洞
泉流細江抱寒雲樹影稀歌調畫看林葉下舞
筵秋竝野禽飛勸酬潦倒情何極羅月風煙興
未違

貢院衡鑑堂餞別陸晉川道長

卷六

主

堂開衡鑑蒞笙歌四座清尊笑語和謾訪庭階
尋舊蹟偏驚物候易蹉跎凌雲高閣看山遠近
水虛亭得月多尚憶昔年秋試夜虹橋燈影浸
晴波

除夜次張陽峯宗伯來韻

坐遣韶華一歲除相親惟有五車書椒花采勝
春盤細鼓角高城夜漏餘紅袖醉看萊彩戲青
藜時照子雲居車聲闕外鱗鱗發正是宮壺曉
箭初

元旦次張陽峯來韻

鍾阜逶迤御苑東太平燈火萬家中兩京閭闔
班行地此日衣冠拜舞同鳳集麟遊時共泰龍
蟠虎踞古稱雄清宵翹首依南斗北極光搖帝
座紅

登燕子磯

燕子磯頭構小亭磯邊危石接高城江光旭日
龜鼈出野色晴雲鶴鶴鳴沙岸繫舟春浪靜漁
舠挂網早潮平煙波萬里涵無盡隱隱宮樓倚

卷六

主

太清

山下長江磯上臺登空宮閣倚崔嵬蒼波渺渺
含天遠朱斂巍巍傍日開萬里層霄堪北望三
湘征鴈自南來登高欲借凌風翼一覽滄溟遍
九垓

清江碧石相因依虛閣平臨燕子磯晉代園陵
隨草沒吳宮臺殿入雲微氣蒸淮海游鼈動春
到衡湘過鴈歸獨立蒼崖時極目天空一鳥任
高飛

趙錦衣宅觀燈

元夕笙歌傳戚里王家甲第綺羅層亭開竹圃
紅梅映路接朱門碧澗澄宮帶玲瓏圍錦幃珠
光璀璨列春燈瑤臺夜靜城頭月鳳吹聲喧彩
霧凝

國學齋居

憶昔清齋宿禁林辟雍肇祀理朝簪興邦正仰
垂治繼闕猶懸補衮心習靜訪聞仙樂下端
居遙想翠華臨精禋一念存明德欲獻丹霄大

卷之六

三

甫

寶箴

雪夜張水南見過

紫門清切近皇居雪夜頻來長者車誰信交情
憐鮑叔應知高誼逼相如寒更燒燭催殘臘杯
酒論文檢舊書京國比鄰仍忝竊久看學士挂
金魚

壽祠部王三接乃翁

吳臺日照海雲紅青鳥遙傳紫氣通北極恩光
來杖屨南山秀色映簾櫳堂開絳蠟搖花影座

擁香煙茁桂叢雙鬢年來省未變清時爭羨鹿
門翁

賜告歸至常山喜述

壯年學宦近雲霄乞得閒身伴海樵多病祇應
麋鹿友無才何補聖明朝山林未省江湖慮
關塞猶聞羽檄遙仕路風塵已如此冥鴻遠去
不須招

遊平遠臺次許東川太守韻

名山古刹留奇蹟春日登臨不住心島嶼青歸

卷之六

五

雲外盡江城綠漲雨中深鶯啼老樹千門曉簾
捲幽亭萬木陰醉倚石欄來晚照滿林煙景發
新吟

飲張希周宅次林榕江韻

春山春日上高樓瑞草瑤芝事事幽詞部風流
成絕唱繡衣豪飲更淹留羽觴壺矢堪乘興蘭
畹蒲塘總解憂追憶山光尋樂地向來仍隔幾
春秋

面面山光入畫樓清泉細映竹林幽浮雲捲幔

東峯出落日張筵北海留澤國釣遊聊寄傲邊
塵消息未忘尋得聞司馬調兵食隴月高懸殺
廣秋

金卷六

五

雲岡選稿卷之六畢

雲岡選稿卷之七

詩

七言律

飲高文溪靈山亭

芳庭茂樹雀聲啾愛客張筵竟日留紅蓼花開
猶近暑碧梧枝老已驚秋洞穿蘿月芝峯杳路
入松雲鶴徑幽十五年來成舊跡不妨載酒更
重遊

次許東川春日山居紀興韻

金卷七

一

籬落江村城市遠蟪蛄池館洞房深桃花着雨
紅初綻楊柳含煙綠漸陰去馬來牛成野趣浴
鳬飛鷺見春心農談喜對柴桑侶時聽松風一
鼓琴

遊鼓山用江少峯僉憲韻

仙嶠九盤星漢近丹梯萬疊海雲長氣蒸澤國
吞溟渤勢撼乾坤接混茫白練橫川沉雨色赤
霞含日動江光憑高欲借凌風翼笑拍洪崖天
際翔

九日張半洲招遊烏石山

劍珮昔同京國日巾車今見故山情滿林野菊
咸秋色萬壑風濤盡樹聲高閣隣霄平象緯虛
亭枕石瞰江城舊題隱隱苔封古更擬追隨共
勒名

次半洲遊烏石山韻

極目兼葭雲水鄉况逢九日喜秋陽尊前帆影
潮初上離畔寒光菊未黃歌出洞雲紛桂醕香
浮蘆露薦更觴佳辰賢王同傾倒始信山中白

卷七

二

日長

擬元日早朝應制

銀燭光中寶扇開翠華影裏赤旗迴千官拜舞
朝元節萬國昇平進壽杯鳳闕歡聲傳九殿龍
樓佳氣溢三台小臣叨與鵷班列報主深慚
經濟才

謁九鯉仙宮

躡屐捫蘿入洞天仙人鯉化自何年千秋藥鼎
留丹火萬丈松崖瀉瀑泉古路雲梯扶石上半

空琳宇倚峯懸我來欲訊長生訣山頂霏微生
紫煙

上仙遊嶺

尋真初入仙遊路晴日春山興不違山向窮時
皆鳥道路當險處有柴扉雲邊喬木千章暗澗
底清泉百道飛欲向仙翁求秘術滄洲早已着
荷衣

鯉湖觀瀑

奔泉走壑震雷聲噴玉飛珠灑碧林石壁插空
青不斷洞門隱日晝常陰鳴谿急峽垂千丈挽
木泉藤餘百尋未息塵緣無住着欲棲半榻寄
遐心

上洞燕集次王遵巖大叅韻

十六年來重會面友懷年誼兩相關故人情共
江濱水老我心期海上山每倚高峯看鳥沒時
尋幽洞伴雲閒且拚縱飲謀良夜莫話浮名反
覆間

宿迎仙館次壁間韻

絕巖珠宮俯翠崖直從仙隱闢高萊垂虹挂瀑
經年雪走壑飛流徹夜雷樓閣浮空凌疊嶠星
河入戶傍層臺高峯月照寒潭水時有幽人跨
鶴來

題南山西寺

萬峯喬木挿天青百雉歸城帶雨明碧漢流雲
惟海色蒼山懸瀑自溪聲開基盡屬衣冠裔扁
額猶存晉宋名我欲留題遍僧寺杖藜猶帶一
身輕

贈田都閫北上

將軍年少氣如虹凜凜威生草木風一劔早傳
司馬法雙旌遙指大明宮指揮魚鳥千人敵寤
寐麒麟第一功直掃強胡清瀚海燕然勒石賦
彤弓

遊鼓山次姜篆江來韻

東山翠嶺增閩勝草木陰森麗地文峭壁凌空
盤鳥道古碑翳日繡苔紋亭虛縹緲留江月徑
入幽深鎖洞雲身在翠微乘鶴馭叢林蕭鼓半

空聞

次張半洲韻

疊嶂嶙峋聳碧空雲根盤礴海門通千尋巨石
沉蒼兕百丈飛泉挂玉虹思入滄溟煙樹外目
窮歸鳥鏡光中坐臨羅列諸峯小滾滾川流盡
向東

元夕張半洲家觀燈次姜篆江韻

金谷春光逢不夜紛紛環珮下瑤臺鼇山火樹
連雲起鵲渚星槎遶地回燈燭萬家移月影笙

卷之七

五

江簡

歌一派自天來長安應弛金吾禁三殿重門寶
炬開

姜篆江招飲市舶府三友臺

青陽布候千門曉晴日同登三友臺地主招攜
情不極華筵歌舞首重回方池碧藻看魚躍奇
石雕欄放鶴來羯鼓直須酬令節名園催取百
花開

元日次王岱麓憲長韻

黼座紅雲捧聖人泰階玉燭兆芳辰天臨紫閣

祥光迥地入青陽淑氣均百辟衣冠瞻舜治萬
方雨露洽堯仁微忱竊効華封祝歲歲年年德
澤新

平臺燕集次祝與峯韻

臥病江門長謝客鼇峯忽步喜嶙嶙平蕪野色
青林遶環海山光紫霧凝江上歸帆浮樹杪雲
邊飛鳥出霞層清時長嘯多君共作賦登高愧
我能

九日登鼓山絕頂

卷之七

六

江

九日登山興更豪萬峯秋色入雲高澄江波影
天寥廓絕壑樹聲風怒號徑路蕭蕭迷野寺村
原隱隱亂蓬蒿便乘健翼觀滄海千仞岡頭振
錦袍

岑談二方伯舉同年會于平遠臺即席有
作

同袍交誼五雲邊屈指看花三十年契濶弟兄
終會合忘形爾汝是高賢吳宮明月黃鸝候越
嶠秋風白鴈前縱飲直須謀夜醉莫教他日惜

離筵

瑤芳亭小集次張半洲贈韻

翠圍平野聳樓臺碧澗潮從海上來花塢巧當
漁浦入竹籬斜抱水亭開芳分瑤草霞光淨勢
接龍宮灝氣迴枉沐旌麾出城郭新鋤小徑開
蒿萊

亭下迴波淨碧漪遊人低拂綠楊枝江間遠湧
湖光滿城上雙標塔影奇仙掌高擎臺殿出畫
船遙向柳陰移眼前風景迷人醉此日招邀慙

卷之七

七

江

素期

題張半洲瓊園樓

半空江閣倚山椒萬里秋風捲次寥出郭已知
消俗慮憑欄更喜上層霄安期笙鶴時來過惠
子濠梁苦見招俯仰古今成一笑白雲明月謾
相邀

贈林中表

生平性結煙霞侶城市人稱大隱家心了黃庭
餐玉屑手調寶鼎鍊丹砂九霄笙鶴雲歸樹一

派春泉月映花欲識鳳毛延世澤王堂金馬舊
聲華

瑤芳亭秋坐閱邸報

奏賦當年擬子虛南陽今結孔明廬煙籠翠葆
千竿竹風動牙籤滿架書捲幔雲開青嶂合鈞
簾日射綺窓疎畫欄倚遍群山暮細雨時遊逐
隊魚

春日山亭即事柬張半洲鄭東溟

山抱田家江岸迴竹籬掩映傍江開滄洲樹影

卷七

八

江

連平浦黃嶺晴光擁釣臺問字浪傳天祿隱濟
時暫負渭川才清朝久忝金閨籍老大翻從兩
鬢來

池亭疎散任吾真新水浮萍躍細鱗得句吟成
溪鳥下近人機息浦鷗馴倚欄把釣花饒笑遶
徑尋芳柳未勻試問江頭春幾許暮潮初漲石
鄰鄰

次張半洲贈大司馬唐漁石韻時半洲有
總督三邊之報因以贈之

重鎮于今正屬公腰懸雙劍插崆峒三千旗幟
煙塵裏百二山河指顧中幕府清秋烽火靜邊
庭明月戍樓空中卦不敢貪南牧爲有征西郤
敵弓

次祝與峯元日寫懷

閭巷家家蕭鼓喧五雲晴日照天門謾將采勝
酬青眼且共斑斕對綠尊正想氤氲飄合殿遙
知拜舞散朝暾江湖遠慮關廊廟藿食還同旣
醉恩

卷七

九

江

次林次崖大理見贈韻

盃酒相逢一笑間廿年交誼過雲閒半生歷盡
風波險雙手劈開名利關短褐談星看劍氣清
宵待月問刀環含香玉殿隨天仗猶記當年識
聖顏

贈林次崖

旅邸韶光二月中往來巷陌詠春風五陵車馬
傷心舊七貴豪華過眼空萬事升沉原有定一
身俯仰未爲窮憑君細演床頭易祇恐人疑吾

道東

贈錦衣李千戶

十年騎馬戀京城，薄劣無能耻聖明。
調瑟祗知膠柱計，臨淵徒有羨魚情。
深源總爲功名薄，張翰翻然去就輕。
寄語同遊諸俊彥，清時思不負蒼生。

三月郊行夜歸見螢

閩南三月螢火飛，低流乍起撲人衣。
深更高閣寒仍度，踈雨空林濕不稀。
帷幔輕羅添寂寞，野

卷之七

十

江

田芳草弄光輝，遙空星斗驚凌亂。
時向花間點點歸。

次林小江會同年韻

韶華不改三春舊，人事重看一歲新。
浮世功名雙短鬢，吾生天地一閒人。
興聯池草尋詩伴，笑對東風滿座賓。
勿謂五雲丹闕迥，江湖廊廟本

不

江城麗景屬春天，載酒何須問聖賢。
掃逕即看雙鳥下，穿籬遙過百花邊。
石臺繚繞流雲外，亭

榭逶迤夕照前，疑是習池歸酩酊。
不誇鄭谷泛盆泉。

送周苒厓大叅北上

越嶠官船樓櫓高，錦帆晴日泛江濤。
三山薇省旬宣重，兩浙名家甲第豪。
袞黼即看周典盛，甘棠應念召公勞。
登仙遠去雲霄上，何異秋鷹得解條。

送魏叅軍之白下

才子當今識魏收，少年挾策謁宸旒。
清秋幕府

卷之七

十一

十

烽煙靜，明月秦淮客舍幽。
雲繞石城雙鳳闕，日開仙樂五龍樓。
不嫌官冷違清賞，白下從來是舊遊。

壽林小江七袞

懸弧稱慶屬佳辰，况值恩綸寵命新。
北海開尊均燕喜，南山當戶並嶙峋。
林泉遣興時留客，草閣探玄每問人。
年歷古稀仍老健，逍遙天地一閒身。

初夏郊行卽事

積雨煙林始放晴雲間白鳥去偏明水從獨樹
橋邊出人在萬花叢裏行江上龍舟喧競渡田
中牛笛飽深耕太平風景應無象何幸幽居慰
此生

贈朱貢元

大儒之後世多賢掄選才華屬妙年晴日揚帆
隨綠柳春風騁馬恁朱鞭河東擬上楊雄賦魏
闕先陳賈傳篇萬里雲霄思振翮秋空寥廓着
高騫

卷之七

十二

送楊雲衢憲副之河南

弱冠巍科迥不群金陵載畧定三軍天開五馬
臨閩郡風度雙旌指洛濱聲價南金光劍氣才
名北斗煥星文相逢惜別懷賢日春樹微茫隔
暮雲

五言排律

贈林方齋司成之南畿

紫極新頒命賢關屬講臣鳴珂辭北闕飛旆下
南津泰道貞符啓奎躋瑞氣臻仙班違日月客

夢繞星辰棧樸文風盛菁莪道化淳橋門園履
滿講席執經頻髦士生王國鴻儒領縉紳濟時
須俊傑輔世待絲綸聚樂懷高誼登崇趾愛身
論文如不棄何以慰沉淪

壽毛礪庵閣老

秀氣鍾萊郡文星聚海隅鴻才秉景運駿足騁
長途已繫蒼生望真看玉燭符龍光新出匣鵬
翼迥搏扶班秩聯金馬圖書校石渠青宮匡翊
舊王署寵恩殊啓沃虛前席都俞仰大謨廟堂

卷之七

十三

敦至理霄漢快亨衢譽望登黃閣文章耀紫樞
尚書光八座少保位三孤演繹絲綸久調和鼎
鼐演典刑周大老經術漢醇儒顧問方三接歸
來忽二疏興多尋杜若機靜狎鷗鳬東海矜桃
實蓬瀛醉玉壺洞中添壽錄林下記桑弧徐子
稱麟種超宗識鳳雛青山携几杖綠野問尊罍
位極身無恙年高福與俱白頭偏雨露憂思在
江湖

登百祥樓

山郭敞高樓春江景候幽扶餘天際海陸水日
 中州石隱龜鼉窟川明鶴鷺洲翠螺盤律萃碧
 洛舞螭虬蛟室江光見蜃樓島氣收蓬萊仙子
 宅玄圃羽人遊螯戴維坤軸鯨吞失海籌網緼
 同野馬籠絡一風牛泛梗輕千里飄蓬進萬艘
 潮平石齒沒風捲雪花浮月上波連漢颺來氣
 近秋王喬時跨鶴野老日忘鷗寶鏡開銀匣水
 壺瀉玉旒星巖棲介子貝闕隱浮丘薜荔青垂
 洞縈蕪綠映溝層軒宜眺遠畫棟可消憂翠岫
 陰霾散叢林倦翼投韶光聯雉堞農事滿田疇
 訪古嗟長道登高豁壯眸丰標歸李郭風雅仰
 曹劉赤壁來蘇軾山陰見子猷寒溪聞嚴篴虛
 谷響琴篴下渚移蘭棹橫橋上釣舟金鱗隨網
 出玉膾具盤羞綺席呈新伎朱絃間短謳意關
 行復坐景會句還酬世事空中鳥浮生水上漚
 感懷如不樂流序詎能留且盡杯中物寧思分
 外求涼颺吹佩帶落日在簾鉤乘興未歸去題
 詩在上頭

留別任西溪中丞

昭代敦文化中丞出保釐建牙趨左輔開府鎮
 邊陲腹內甲兵滿尊前籌策奇清風生海甸威
 望懾番夷肅氣騰溟渤陽光走魑魅沙場無戰
 伐閭里起瘡痍正屬隆賢日方當報政時朝
 廷歌舜禹岳牧列臯夔夢卜求名佐鹽梅切
 聖恩徵書光紫極拜命在丹墀邂逅傾高誼招
 邀屢有期飛觴同眺賞解珮獨淹遲下榻慚虛
 譽裁絨詠短詩悠悠關樹隔山月挂蛾眉

送楊順齋太守之重慶

久憶瞿唐險端愁蜀道難霧深魚復浦天遠虎
 鬚灘巴路臨三峽關城繞百蠻漢宮堤草沒祠
 廟井梧寒赤甲雄奔峭青崗近鬱盤民淳風尚
 古政簡治宜寬宦業曾遺愛仙遊得巨觀殊方
 五馬貴清詠播幽蘭

送信宜尹白子

出宰誇年少驅馳向越鄉鳴琴飄皂蓋攬轡結
 銅章海市通蠻落山城畫界疆皓轡開古嶂麗

水出崇岡問俗存馴雉留心戒牧羊網羅今典
在治行古人光家世風流遠休聲未可忘

吊瀨原爲少司寇郭淺齋賦

隱德稱高士徵文屬舊家故園非白髮往事已
丹砂石碣流雲暮泉臺向日斜清谿鳴宰木碧
瀨印晴沙錦誥翔苞鳳瑤碑絢彩霞祗餘春夜
雨和淡澱山花

吊洋門 同上

聞說洋門勝逶迤拱壽岡坤靈長擁護淑質此

卷之二

一六

中藏翟弗來天上螭碑樹道傍慈烏啼夏月嬌
鳥嘯春陽薜荔封丘古松楸入夜涼永懷何以
慰報德有龍章

贈王雲竹侍御北上

聖代昭文化蘭臺選巨儒靚深玉堂殿浩瀚石
渠書金匱抽瓊簡青藜照碧虛緬余曾院署羨
子近皇居憶昔髫年日成均識面初子安稱早
達王翰擅芳譽鵬海搏高鳥鯨波想巨魚星臨
天祿閣日永未央廬海內英豪集朝中館閣儲

太羹須鼎鼎良器識璫璣問俗憑熊軾乘風颺
隼旗桓驄人共避范轡意何如山岳搖青蓋豺
狼遁故墟膽由忠作幹身以道爲裾止輦袁生
坐從橋廣德與清朝行五諫異代憤三閭楚水
迎仙棹閩雲傍使車暢歌增慷慨惜別莫躊躇
經濟需時彥踈慵獨愧余舊遊如有問濱海一
樵漁

送王十山北上

聖世求儒碩賢科選俊英西江推閩東越振

卷之七

十七

芳聲玉樹凌風整冰壺見底清字傳羲獻法詩
祖柳韋名得趣才尤駛忘形酒半醒筆揮龍鳳
躍句就鬼神驚野館分仙袂晴雲映羽旌江聲
留夜泊鴈陣伴宵征別思河梁賦襟期霄漢情
紫囊秋月皎寶劔碧天橫長路騰神駿滄波起
巨鯨世稱瑚璉器人擬廟廊楨勲業歸時輩文
章淑後生相看吾道在努力佐文明

寄壽少司空范衢村

代有文明化時歸大老賢霜蹄神驥駿風翮巨

鵬騫戀主心逾切
刑家志尚堅
名高夷子裔
節並蜀公傳
澤國旣歸思
江春入暮年
竹松怡晚景
鷗鷺結新緣
手拄乘龍杖
人稱跨鶴仙
流盃三逕菊
泛棹五湖船
綠野時聞笛
東山日敞筵
謝庭宜寶樹
監玉種芝田
老耄身仍健
簪纓福並全
至今滄海上
籌屋頌詩篇

題方平洲節推園亭

鳳池東陌畔
仙路北隅通
地闢青山近
門開綠竹叢
草玄楊子宅
聞梵越王宮
拂石風低柳
臨

卷之七

七

漪月上桐花香
飄几席樹色映房櫳
談笑來軒蓋
澄留泛酒筒
方塘涵密藻
曲檻臥晴虹
林影低斜日
池光漾遠空
亭虛深入燕
簾捲靜懸蟲
鮮碧煙生石榴丹
日映楓境將摩詰
並勝擬辟疆
同不有登臨
興安知結構工
幽期如不厭
來往杖藜中

別趙龍巖憲長

代屬文明日
人逢泰道時
育才歌棧樸
列席誦皇華
有美生人傑
居然挺世姿
鳳鳴元上瑞
鯢

化自神奇釋褐游
丹御彈冠拜玉墀
木天時討論
栢府日逶迤
法簡臨邊嶠
文光照海湄
四知昭憲度
六事飭藩維
綱紀馳芳譽
圭璋肅令儀
佐同堯四岳
權總漢群司
虞典方明試
周官正采詩
觀風民隱盡
考政帝心知
勁節凌霄鶴
忠衷向日葵
鹽梅調鼎鼐
霖霖雨濟艱
危綠野甘肥
遜華筵慰別
離山雲情轉切
蘿月夢相隨
別後江天杳
因風寄所思

七言排律

卷之七

七

太平館次張給事韻
無答沈判書來意
蓬萊丹闕接蒼隆
冠冕車書瀚海通
九廟流光綿大曆
三宮瑞氣亘長虹
瑤函天仗開金殿
玉札黃封出顯宮
百辟簪纓羅象緯
六軍宿衛走熊羆
鳳姿允合天人望
龍種真誇日月雄
寶鼎光調銀燭裏
璇璣氣協泰階中
生民已倚重熙運
開國還思再造功
蓬華遭逢堯舜主
衣冠聯綴傳周工
西來雲樹郵程迫
東過關河壯志冲
村後村前山不斷
天南天北路無窮
中邦界畫

鄉音異絕域風光景候同別館樓臺環草綠近
江亭樹照霞紅山田雪片占耕事水院水條卜
歲豐嶺上人行同磨蟻道中物換類飄蓬每逢
登閣頻携酒隨處看山便愜衷彷彿蓬瀛凌鶴
馭逍遙玄圃跨蛟宮香簾細影雲屏暗步障宏
開錦繡叢語燕流鶯飛殿閣落花遊絮散房櫳
臺前遙望溪雲度苑內初看隴月朦輕暖輕寒
春景媚乍風乍雨物華融里閭團結團帷幔城
市喧闐簇綵絨疎箔盡編江漢竹長繁俱屬首

卷之七

十

江

陽銅青衿插羽迎官長皂笏揚戈練甲戎學館
多緣髦俊選州司半是武材充誰云僻陋遐荒
小會見冠裳古俗崇煙滿萬山沉島嶼雲迷千
里混冥濛江門細浪浮輕楫寒草寒汀落晚鴻
海國不辭長跋涉殊方幾欲遍行轅新羅百濟
諸番界樂浪玄菟鴨水東榛莽連巒高突兀藤
蘿翳洞古龍從拍天洪浪時開背歸翼凌霄欲
御風直北只憑看析木指南何處問周公緱山
深慕周王晉勾漏遙思晉葛洪斑豹管窺疑未

釋狂雷山裂耳猶聾知心孰語三生訣暢志思
彈一曲桐顧我冥摛觀俗勝憐渠清趣惜杯空
天涯雅會投簪盍海角奔馳亂髮攀自古登臨
多感慨幸逢 明聖樂熙隆

神樂觀同張龍湖王前峯賞芍藥

看花策馬青郊路開逕邀賓取盡歡夏日晴雲
仙宇靜清歌散快酒盃寬香傳霧氣濛濛濕色
映霓裳細細團良會不妨紛促席明時應喜共
彈冠賢豪勝地相逢少麗藻新詩並美難一曲

卷之七

五

江

洞簫來鶴馭冰壺清徹玉琅玕

送李同川侍御還朝

攬轡澄清意絕倫臨軒簡命沐恩新紀綱重整
三山俗德澤更生八郡民遠海鯨鯢驚按節當
途豺虎避埋輪朝陽逸轡看鳴鳳平世孤忠羨
逆鱗身著繡衣歸栢府手持白簡觀 楓宸欲
知寰宇無苛政須信 朝廷有直臣

雲岡選稿卷之七畢